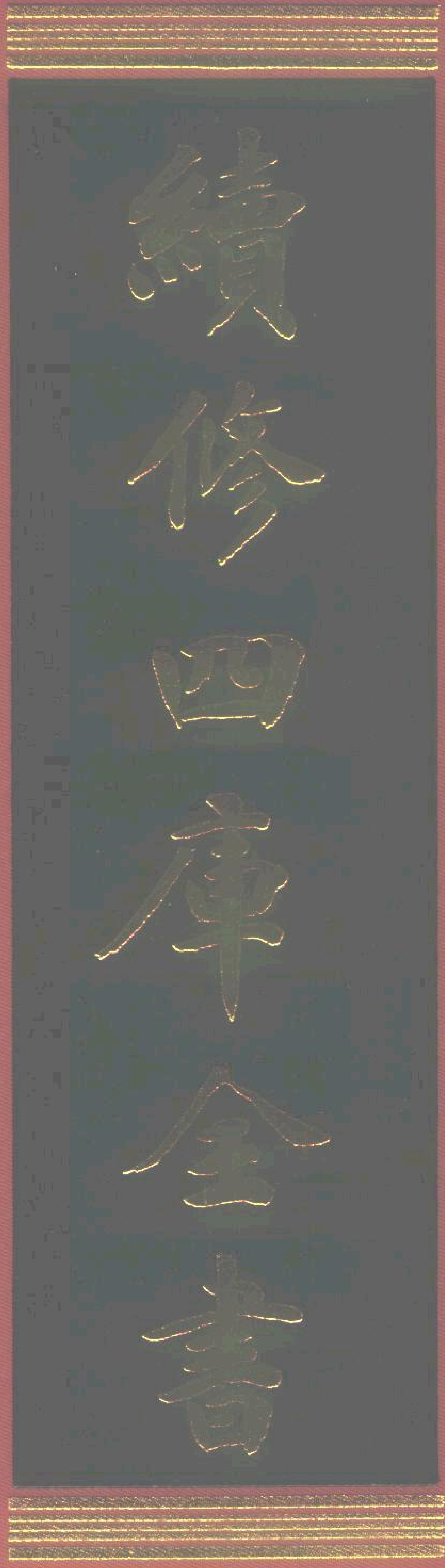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六三七・史部・地理類

〔光緒〕畿輔通志三百卷首一卷（卷一百八十九至卷二百十六）　〔清〕李鴻章等修　黃彭年等纂……………一

畿輔通志卷一百八十九

錄七　宦績七　國朝一

蘇納海　許汝霖　張伯行
汪由敦　鄂爾泰　朱軾
顧光旭　裘曰修（以上大臣）　特　沈文奎
雷興　張存仁　李蔭祖
王登聯　朱昌祚　甘文焜
金世德　于成龍　格爾古德
于成龍　郭世隆　李光地
蔡珽　李紱　唐執玉
劉於義　李衛　孫嘉淦
高斌　史貽直　方觀承
周元理　楊景素　鄭大進
劉峩　梁肯堂　胡季堂
熊枚　陳大文　顏檢
裘行簡　吳熊光　那彥成
松筠　蔣攸銛　曾國藩（以上督撫）
汪承霈　王鼎　何凌漢
翁心存（以上兼尹）　田六善　汪晉徵
施世綸　蔣炳　竇光鼐
陳兆崙　申啟賢　李朝儀（以上府尹）
熊伯龍　吳國對　李應薦
楊名時　吳襄　趙大鯨
吳文鎔（以上學政）　凌燽（監察御史）　江蘩（巡鹽御史）

蔡鶴立　三保　徵瑞
文謙（以上長蘆鹽政）　王謩　沈起元
吳士功　屠之申（以上布政使）　裴宗錫
吳廷楨　丁壽昌（以上按察使）　秦鉽
任璣　蔣林　盧見曾
孫琢　稽承志　楊霈（以上長蘆運司）
李丕著　蔣三捷　甘文煊
王來用　陳維新　塗廓
徐永順　宋琬　韓嶼
耿介　錢世清　丁思孔
薛柱斗　崔誼之　楊維喬
宋犖　朱宏祚　石天樞
王騭　朱士傑　邵嗣堯
趙宏燮　李發甲　陳鵬年
戴聖聰　陳宏謀　陶正中
王師　葉信　喬人傑
驍楚賢　沈長春　韓文綺
張雲藻　秦聚奎（以上各道）

國朝

謹案怡賢親王督修畿輔營田水利功德在民科爾沁忠親王督辦天津海防並勳猷懋著顧謚親藩邸非可以宦績例也故其事散見於河渠海防略兹不具錄

蘇納海姓他塔喇氏滿洲正白旗人性慈祥才識尤明敏順治十八年擢國史院大學士兼管戶部尚書事時鼇拜等擅

權蘇納海不肯阿附康熙五年鼇拜因已隸鑲黃旗蘇克薩哈隸正白旗遂欲以正白旗屯莊改撥鑲黃旗而別圈民地以與正白旗使旗人訴請以牒戶部蘇納海力持不可謂旗人安業已久民地曾奉旨不許再圈宜罷議鼇拜矯旨遣貝子溫齊等履勘旋以鑲黃旗地不堪耕種疏聞遂遣蘇納海會同直隸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經理其事昌祚登聯交章言兩旗人較量肥瘠相持不決而旗地待換民地待圈所在荒廢不耕農人環訴失業請停止圈換之令蘇納海亦以屯地難於丈量候明詔進止鼇拜遂坐以藐視上命械付刑部議罪部議律無正條擬鞭百籍沒家產鼇拜極言情罪重大上以部議不按律文弗允鼇拜出矯旨即予處絞八年上親政鼇拜伏辜特旨爲蘇納海昭雪敕部予恩䘏祭葬如例謚襄愍（國朝先正事畧）

許汝霖海甯進士康熙年以禮部侍郎督理子牙河務有築隄浚河功居民德之祀青縣名宦祠（雍正志）

張伯行字孝先儀封人康熙五十四年由倉場總督奉命發倉賑濟順天永平府親往巡察至永平與知府謝賜履講社倉法令勸所屬捐輸積貯本朱子法條酌十六款奏上民德之（道古堂集）

汪由敦字謹堂安徽休甯人雍正二年進士官戶部右侍郎奉命勘永定河時有言宜別開新河歸海者由敦徧歷沿河州郡議以暴水爲患由河身淤淺第濬之當自息宜仍舊便奏上報可（安徽通志）

鄂爾泰字毅庵姓西覺羅氏滿州鑲藍旗人康熙三十八年舉人乾隆二年八月官大學士奉命查勘直隸河道九月奏言永定河上游無分洩下游不得暢達以致爲患請於牛截河隄北開新河即以北隄爲南隄沿之東下入六道口經三角淀北至青沽西入大河更作洩潮埝數段俾沙停埝外水歸河中即下口無阻再於上游河身自牛截河以上挑濬深通南北岸分建滾水石壩四各開引河一合清隔濁補救無難又言千里長隄爲數十州縣保障隸霸州保定文安大城境者最險要今年風浪擁壞擬於淀河出口處至陶家營築培隄工照底闊頂尖法修成坦坡形龍堂灣轉角處補築月隄以重障疏大隄對岸支河淤淺禁擱河疊道俾得暢達又言靜海縣北之獨流內受淀水外當河道亦最險處請於東岸建滾水壩開引河注之中塘窪疏通下口達海建閘防潮下王大臣等議行（名臣傳）

朱軾字若瞻江西高安人康熙甲戌進士雍正三年奉命與怡賢親王共治畿輔營田水利發帑金百萬爲經費軾悉心營度以漳衛滏陽子牙永定滹沱諸河爲經以趙北口東西兩淀爲咽喉蓄洩得宜溉田六千頃尋合疏請分直隸諸河爲四局南運河及臧家橋以下之子牙河苑家口以東之淀河

爲一局請令天津道總理北運河爲一局請裁分司令通永道兼理苑家口以西各淀及畿南諸河爲一局請改大名道爲清河道管理下部議行（國朝先正事畧）

顧光旭字華陽江南無錫人乾隆十九年進士二十四年授浙江道監察御史時直隸山東大水明年二月

命赴京畿勘災光旭至文安大城疏積水撫饑民入樂亭境民數萬擁縣門欲斃知縣及悍役王姓者時已昏黑光旭令老者數人前宣示

上恩言至痛切衆皆感泣乃乘夜秉燭起草馳章入告乞加賑次至寶坻灤州盧龍皆如之四月勘畢復

命

召見嘉許良久（春融堂集）

裘曰修字叔度江西新建人乾隆四年進士二十三年以侍郎

命赴河南勘辦楊橋決口工竣

御製中州治河碑序裘之二十八年二月

命馳驛來京督辦直隸水道溝渠事務

賜御製詩曰修濬蘆溝中泓疏金門求賢二壩築攔水埝瀹鳳河淤兼治北運河築南倉横隄以衛民居改疊道以洩西流九月工竣請假同籍迎養明年復

詔督辦永定河北運河等處工程上言治河不外疏築二字而築不如疏其理甚明直省之弊在近水居民與水爭地如兩河淀泊本以瀦水乃退水一尺則佔耕一尺旣報陞科即呈請築埝致隄埝直衝波心横決益甚請

敕所司於一切淀泊毋許報墾陞科並不得横加隄埝俾水有所歸則患自息矣

上是其言降

敕嚴禁當是時

高宗軫念河防不惜捐千萬帑金以捍民患曰修竭忠殫力尤足以

仰副

聖心云三十八年卒

賜祭葬謚文達（國朝先正事畧）

沈文奎浙江會稽人明諸生順治元年授保定巡撫駐正定明三關總兵郝之潤旣投誠旋以被劾解任文奎將抵任聞其率部卒馳至倒馬關奮駐形勢乖張持檄諭寛慰曉以禍福旋令總兵吳勝兆率精鋭步騎疾馳赴鎮以備不虞而密疏奏請收其所部以需後效之潤遂留保定文奎策遣先是畿輔南未定土賊蠭聚若大名之開州內黃正定之井陘藁鹿保定之東鹿唐完所在千百成羣焚掠村堡文奎旣莅任訓練標兵飭厲將士與按臣衛周允商搉機宜設策勦撫賊黨趙崇陽等數百人絡繹歸誠會甯晉叛寇韓國璧等抗師負固文奎飭遣崇陽星夜擒勦陣斬國璧殲其逆黨復遣督總兵王燦等討滅香爐寨賊渠錢子亮喬家寨賊渠趙建英別遣守備劉文遇等攻圍深州賊渠於小安晉州賊渠馬數全所至賊巢蕩洗于是冀州賊郭世先保定賊李庫內黃賊李君相順德賊袁三才等數十渠魁一時並就俘戮賊黨解散畿南始定是時保定等府州縣徵納與課猶沿襲明季舊例有優免太濫致虧正額者亦有取盈攤派刻薄厲民者文

奎奏定悉照正條一切陋弊概行禁革又以甯晉莊地利廣租輕多爲各郡邑豪右佔據遞年逋欠籽粒銀兩守令代償墊解疏請嗣後凡莊地盡召土著小民佃種立甲徵收豪右紳衿概行禁絕明年疏言畿南兵燹之餘民力困竭每歲解京之絲綿等物俱購之別省既難卽得且物貴民貧運解不易請俱改爲折色二月又疏請各衞所地畝錢糧令州縣徵收屯丁兼屬管攝凡軍宅屯莊概入保甲且於邊戍既裁軍裝雜派之需應行革除諸疏並見採擇四月天津土寇李聯芳張成軒等橫行南皮鹽山間聚衆千人文奎遣都司楊澄守備徐景山等率精鋭間道星馳擒剿復與天津道陳騰舉等分路追襲擒斬聯芳等九十三人

特旨嘉獎旋

命調任陝西未赴任

詔仍留保定巡撫五月擢淮揚漕運總督（名臣傳）

雷興遼陽人正黃旗漢軍舉人順治元年十月授天津巡撫時土賊李聯芳張成軒嘯聚滄州南皮間興同總兵婁光先督師進勦成軒等竄追至海口扼其去路賊驚潰投水死者大半興復遣兵搜捕餘黨斬其渠魁散其脅從疏言大沽海口爲神京門戸請置戰船以備海防下所司議行二年調陝西巡撫（名臣傳）

張存仁字完真正黃旗世襲浙江人順治七年總督三省駐節大名翦楡圍巨寇畿南以甯庚寅

詔令考校守令文藝存仁躬莅各郡命題面試居官廉幹者有一二語通曉卽注上等否則文雖佳亦乙之監司請其故存仁曰我武臣也

朝廷命我校文我第考實文有僞實難欺也衆皆歎服康熙初崇祀

名宦（志雍正）

李蔭祖漢軍正黃旗廕生順治十一年授直隸山東河南總督加兵部尚書銜疏請豁免被災州縣秋糧又以流民令歸原籍恐道殣者多請賜地安集卽時散賑（名臣傳）並請免逃人連坐之令（志雍正）又疏言直隸瀕海汛地北塘鬬河黑洋宜分兵駐守至禁止海船恐魚鹽米麥不能轉運請令官爲列號稽察出入則商民俱便疏並下部議從之（名臣傳）正定西山久爲寇踞地險難於用兵蔭祖諭井陘道陳安國入賊巢撫之渠魁高三出就撫泣輸誠卒爲勇將康熙二十五年崇祀

名宦（志雍正）

王登聯奉天人隸漢軍鑲紅旗順治十七年官保定巡撫時海宇初定伏莽尚多官吏艱於緝捕互相容隱登聯請嚴縱盜之法重窩主之律厚捕首之賞由是盜賊屏息康熙元年裁順天巡撫以登聯兼理其事加工部尚書銜河間大名所屬災先後奏請發粟賑濟全活者多五年冬以撥圈旗地擾民密疏請令各安舊業言甚痛切忤鼇拜意論死旗民哀之八年

特旨復原官

賜祭葬諡愨愍祀直隸名宦祠（國朝先正事畧）

朱昌祚字懋功山東高唐人隸漢軍鑲白旗康熙四年授直隸山東河南三省總督（國朝先正事畧）五年抵任疏言直隸總督經制額兵舊駐河間提標額兵舊駐大名今總督駐箚大名

提督改駐河間若合兩標兵彼此調移恐攜帶家口致累民間請免調兵丁但更換統轄之員爲便得旨俞允（名臣傳）會鼇拜圈地議起遣部臣會同督撫經理旗民囂然咸泣訴失業昌祚上疏極陳其不便鼇拜怒革職逮問部議律無正條擬鞭責籍沒鼇拜入奏應置重典上未允出矯旨竟予立絞八年鼇拜伏罪特諭昭雪復原官賜祭葬如典禮諡勤愍祀直隸浙江名宦祠（國朝先正事畧）

甘文焜字仲明江西豐城人隸正藍旗漢軍康熙二年授順天府尹以法繩下貴幸家皆斂迹崇文門稅苛露章奏之六年巡撫直隸先是郡惟納以督撫親巡屬邑官吏因緣派累民間奏罷巡歷例文焜疏言巡撫不巡視所屬則吏治民隱無由悉知請敕令巡視但申嚴苛擾例禁則不肖之人知儆而實心任事者得盡職守疏下特詔允行著爲令文焜單騎巡所部禁暴恤貧緝姦除盜知無不爲疏報保定真定等屬秋雨爲災請全蠲歲賦其已徵夏稅流抵來年詔從之復劾昌平順義懷柔密雲文安各州縣遲報水災論如律（國朝先正事畧）官總督白秉真以賑費浩繁請聽官紳輸納銀米文焜輸銀三千助賑議叙加衔（名臣傳）七年擢雲貴總督十二年吳三桂反殉節於鎮遠諡忠果（國朝先正事畧）

金世德字孟求遼東鐵嶺衛人隸正黃旗漢軍康熙七年官直隸巡撫八年疏言各省設布政按察二使總理錢糧刑名直隸以京畿獨不設惟八道員各管一府其圈地州縣以隣縣地撥補退出者分還各州縣不盡係一道管屬彼此牽混難稽至提解犯人隔界推諉會審參差臣查各省道員有屯田督糧驛傳全管通省例請於直隸八道中改設糧道巡道各一駐省城總理事歸畫一不致舛悞部議改直隸通薊道爲總理錢穀守道霸昌道爲總理刑名巡道駐保定府正定饑上命賑濟期滿世德以各屬尚有饑民請再賑得旨如所請十二年疏言直隸事務殷繁長蘆鹽政巡撫勢難兼顧請仍差御史專理下部議行十四年請調分防吳橋縣安陵東汛東光縣大龍灣汛兵千把總各一馬兵四十步兵百三人防緝嚴鎮羊兒莊等處私鹽從之十八年地震通州三河平谷香河武清永清寶坻薊州固安等處世德分別被災輕重請照分數蠲免錢糧如所請行十九年三月以疾求罷五月卒遺疏言直屬圈撥之餘民多貧乏災傷疊見旗民雜處易有推避凡在外旗丁宜照屯村編定名冊地方官稽查不使容留匪人口北各衛有沙壓水衝地畝毋歲額征錢糧不多貧民實難賠累望特恩蠲免得旨允行後賜祭葬如例諡清惠（名臣傳）世德性恭儉鮮嗜好教屬吏如教子弟十餘年來守令無以簠簋不飭干辟典者胥吏必用工書從官來謁必令盡所欲言所屬有以紛更進者世德曰民生安危

覩平督撫大法小自廉民安物斯阜倘害事邀功顧名思義謂巡撫何凡有言紛更者一切報罷蒸趙近習健訟往往以雀鼠成大獄羅碎者歲數十世德每閱爰書必焚香靜披覽得其情平反無慮千百囹圄以虛畿內滹沱桑乾諸河漲没民田膏腴變沙礫者八萬餘畝世德疏請豁免卒得請除甲寅以後四方用兵供億絫且急州邑長吏不能支世德單騎行營中躬給芻糗兵無所横索吏無所侵漁市肆晏然病亟請致仕台省交章奏留引汲黯淮陽故事勉之卧理卒之日官民悼慟有失聲者崇祀名宦祠（保定府志）

于成龍字北溟山西永甯人康熙十九年任直隷巡撫知縣某經道府揭報具牘訐告成龍疏請嚴定反噬挾制律著爲令又疏請豁免宣府所屬東西二縣及懷安蔚州二衞水衝沙壓荒糧三千餘石銀千餘兩從之又因災疏請栽征直平糶詔卽以平糶之米作賑會旱步禱雨立霈禾黍重歧三穗民號曰于公穗尋劾青縣知縣趙履謙貪黷狀論如律二十年春陛見賜坐賜茶嘉其爲今時清官第一旋賜食御書房文賜帑金千良馬一越數日御製詩手書賜之尋遣官助成龍賑宣府各屬饑民詔蠲免本年額征及積年帶征秋請緩真定府屬房稅銀又請破格全蠲霸州本年田賦均報可（國朝先正事畧）陞兩江總督加太子太保卒謚清端兩省並崇祀名宦雍正十一年入祀賢良祠（雍正志）

格爾古德滿州鑲藍旗人姓鈕祜祿氏康熙二十年官直隷巡撫二十二年疏言自竄投旗之人或有作奸犯科冀逃法網者或有遊手好閒規避差徭者本主聽其仍居本籍放債牟利則諉旗而稱民遇官長訪聞窩逃構訟等事又舍民而稱旗抗避不出甚或招摇鄉里魚肉小民應責令本主止留務農人戸于屯莊餘俱收回復役嚴定縱徇處分得旨下部詳議飭禁二十三年疏言順天永平保定河間等府民田圈作旗產者向以別州縣之地撥換仍聽彼處民人佃種今業戸收租供職遇佃種不償則額賦無出其佃地所屬州縣因錢糧考成無涉不爲催租致受撥之地多有積逋官民俱累請自後令佃地所屬州縣代爲征解仍按未完分數與奏銷一例處分疏下部議行先是保定連歲歉收米粟騰貴格爾古德請截留山東漕糧撥給駐防兵部議不准復疏言駐防兵米不下萬石若就近採買民間益苦値昂或遠購鄰境則運費不貲仍請截留爲便得旨允行時大學士明珠佐領下人戸指圈民間塚地墾種有訴於戸部者檄巡撫察勘宛平知縣王養濂以無礙塚塋餙辭格爾古德劾養濂引圈塋地屬實得旨下部議處六月疏薦井陘道李基和靈壽知縣陸隴其盧龍知縣衞立鼎尋以疾請解任

溫旨慰留七月卒于官諡文清二十六年祀直隸名宦（名臣傳）
于成龍漢軍鑲黃旗人康熙七年由蔭生授樂亭知縣八年
署灤州知州以罪囚脫逃降調樂亭民列其善政叩
闕願留部議保留疊經飭禁械爲首者繫獄九年二月縣民再叩
閽下巡撫金世德察奏所列善政皆實復縣任十三年六月以緝盜
逾限未全獲應降調金世德奏言樂亭疲邑成龍撫綏調劑
與民相宜可否留任部議不准
特旨允之十八年擢通州知州二十一年直隸巡撫于成龍遷兩江
總督疏薦其可大用尋又請
敕廷臣推清操與相類者爲江寧知府
上即擢成龍任之旋擢安徽按察使二十四年陞直隸巡撫瀕行
賜銀千兩表裏二十端
諭詢畿輔重地利弊應興革者宜何先成龍奏弭盜爲先奸惡之徒
倚仗旗下名色窩藏匪類有司明知而莫敢深究嗣後有如
此者臣當執法治之既抵任疏言弭盜之方在力行保甲令
民間已申飭遵行惟旗下莊屯向不屬州縣管轄本旗統領
官遠在京城僅有撥什庫在屯未能約束今應令旗人與民
戶同編保甲以撥什庫與鄉長互相稽察無論盜所刦之家
是旗是民俱協力救護能擒獲者賞給如窩盜縱盜許州縣
官詰訊申報又疏言燕山六衛所轄遼闊與州縣不相統屬
請嗣後以衛地近州者歸州近縣者歸縣則保甲易編匪類
易察京東之通州西之盧溝橋南之黃村北之沙河宜設捕
盜同知四員分駐其地自守備以下分汛各宜檄巡墩臺諸
務及旗下莊屯悉歸稽察則武弁有所顧忌旗人亦受約束
矣疏並下部議行先後察究武清易州等處怙惡不悛之旗
人請
旨寬諸法又疏言順德廣平大名等府額解狐皮花絨芝蔴運送費
多恐借端苛派請改解折色又言河工歲修派夫應令旗地
與民地一體計畝均役下部議格於例並得
旨如所請行二十六年四月
上以于成龍廉能稱職誠心愛民
特旨褒獎加太子少保十月
巡幸畿甸
賜鞍馬並銀千兩嗣因案削太子少保降二級調用得
旨留巡撫任二十八年正月從
上閱河同侍郎徐廷璽往視下河隄奏串場河已興工挑濬自丁谿
場至白駒場有通海之處三陷子竈上又歸入丁谿之馮家
壩小河宜加挑濬俾河垛之水由丁谿入苦水洋從之是年
直隸旱
詔發帑金三十萬兩賑濟成龍疏言兵丁仰借月糧今歲米豆騰貴
請加給折色之半又言旗下莊屯貧戶及未成災州縣貧民
請酌議賑恤又言長蘆鹽引前以軍興需餉加增有壅積未
銷者請豁免征課並得
旨俞允二十九年七月疏請增設通州昌平順義等州縣及榆林土
木等驛馬匹大名府通判二員移一員駐古北口管理驛務
移密雲縣丞駐石匣腰站並下部議從之（名臣傳）任縣水荒地
數千頃產去糧存累民尤甚成龍據知縣王原祁申詳爲之
題請豁除民困以甦（雍正志）旋任河道總督三十七年二月

命以總督銜管直隸巡撫事三月興修永清固安至張協七十里舊
隄挑濬渾河淤沙十旬竣工
詔錫名永定河建廟以祀奏設南北岸兩分司一以重責成視黃運
兩河之例
敕部揀諳練河務之候補候選人員赴工効用七月疏言贊皇縣地
處重山界連三省久爲賊藪近遵
恩諭勸導自新已相率歸誠而防緝不可無兵應設馬兵四百以守
備千總各一把總二轄之又言固關舊設馬步兵七百餘名
疊經裁汰抽調止存三之一應移王家坪裁存馬兵九十名
隸固關參將增設千總把總各一疏下部並從之十一月疏
言駐防滄州滿洲官兵三百二十六員名歲需粟米七千二
百八十餘石從前截漕支給近因部議不准截漕以本州額
征粟米撥給僅得其半餘皆採買臨封市價低昂無定運費
贏縮無常每誤二八兩月支放之期請自明年仍循舊例截
漕支給爲便疏下戶部不准
特旨如所請行三十九年三月卒於任
賜祭葬如例謚襄勤雍正八年入祀賢良祠（名臣傳）康熙五十年崇祀
名宦（雍正志）
郭世隆漢軍鑲紅旗人康熙三十九年官直隸巡撫三十年
二月疏言直隸守巡二道分管通省錢糧刑名與各省布按
二司無異應改部選爲請
旨俞授
上是其言下部從之是年順天保定眞定永平諸府屬夏旱秋歉
詔世隆履勘撫綏世隆察奏七十四州縣本年及來年額賦分別蠲

緩其受災較重之霸州文安大城永清眞定井陘獲鹿元氏
贊皇高邑臨城行唐靈壽甯晉十四州縣發賑四月又遵
諭詳籌積貯之務疏言荒歉之歲以每州縣饑民萬口爲率大口四
合小口二合按名賑給有五六千石之糧可供半年之食今
直隸捐納穀米一百三十萬石有奇應均撥收貯州縣大者
存五千石中者存四千石小者存三千石庶可隨時變通賑
濟荒歉常平倉米令歲平糶六十三萬二千石有奇例應歲
內買補恐米價因之益昂應展限來歲五月其原糶之州縣
官雖有陞遷事故亦令本員買還以撥應貯之州縣收倉庶
杜推諉疏下部議從之三十一年二月疏言奉天所屬州縣
連年大有米穀贏餘請
敕山海關但禁大車裝載暫聽旗人民人肩挑馱負進關轉糶則永
平等處米價可以漸平疏下部議自三月至八月如所請行
十一月疏言宣府向設鎮道及十衞六廳與各營分理錢糧
驛務廳員限於佐領營衞皆屬武弁政多扞格宜裁六廳十
衞改設一府八縣
上是其言三十二年四月以眞定路當孔道地方遼闊自裁去總兵
後分防弁兵甚少奏移紫荊關副將駐眞定酌調各營馬步
兵二十添設守備千總把總等官分撥汛防以龍泉關參將
移駐紫荊關以眞定營遊擊移駐龍泉關三十三年四月以
霸州等處因子牙河堤決田畝被淹已遵
旨賑濟平糶其大城縣趙扶村之南隄青縣之楊村隄至東子牙隄
雄縣蒲淀五百淀之東隄請卽修築又黑龍港河及王家口
八里淤塞請開濬深通疏入得

旨俞允旋擢閩浙總督卒祀直隸名宦（名臣傳）
李光地字晉卿福建安谿人康熙九年進士三十七年授直
隸巡撫清勤自勵尤盡心於農田水利三十八年
詔以漳水與滹沱合易泛溢其導漳河由運達海以分滹沱之勢光
地疏陳挑濬之法報可次第訖工因奏霸州永清宛平良鄉
固安高陽獻縣濬新河占民田百三十九頃請豁其賦額從
之（國朝先正事略）六月疏言通州附近六州縣額設紅剝船六百
隻每船給地十頃以爲運丁贍養之費倘遇水旱收入既寡
豈能常令其修船雇夫請嗣後視民地一體蠲免得
旨准行三十九年疏言積弊因循未有甚於虧空者不可不立法清
釐凡雜項不入奏銷案內錢糧責成盤查上司與正項一例
盤查向例以年終爲限嗣後應自十一月起至次年奏銷以
前止果無虧缺逐項出具保結否即立行結報如挪移銀至
五千兩以上或糧米至六千石以上者擬流不准折贖及援
赦減免庶知畏威法而倉庫加謹（名臣傳）又條上科場事宜三
則學政事宜四則均下部議行時
聖祖以子牙河屢汎濫自河間以北靜海以南皆被害遂
親臨相視發帑金
命光地於獻河兩岸築長隄西接大城東接靜海亘二百餘里又於
廣福樓之焦家口開新河引水入淀由是下流益暢無水災
光地以隄工既成請開諸州縣水田引漳滏滹沱大陸諸水
資灌溉薦同知許天馥爲河間知府司其役從之畿屬固有
入旗牧地與民田相錯歲久民多占牧爲田方奉部檄按驗
光地令民自首者按則輸糧而免其隱漏罪其隙地願耕者

聽民便之明年修永定河工自郭家務至柳岔口開河築隄
四十一年飭所屬州縣廣興水利近山者導泉通溝近河者
引流釃渠去水遠者鑿井溉田其水道應修濬者但借給興
工四十二年
聖書褒美擢吏部尚書巡撫如故冬畿輔被水請發倉賑貸命富人
出粟平糶明年給事中黃鼎楫等疏劾光地撫綏無術
詔原之四十四年疏劾前任雲南布政使張霖假傳
詔旨鬻私鹽得銀百六十萬兩得
旨即令光地審擬霖論斬籍沒十一月授文淵閣大學士（國朝先正事略）
卒諡文貞崇祀名宦雍正十一年
特旨入祀賢良祠（雍正志）
蔡珽漢軍正白旗人康熙三十六年進士雍正三年署直隸
總督時直屬被水賑濟復發帑修河間靜海諸城以工代賑
珽奏言省會米價昂貴請令臬司甫文倬至天津速截留漕
米二萬石于保定平糶留萬石接濟沿途地方
上如所請
敕再運通倉米一萬石往天津聽珽調度加賑一月倘不敷用者珽
奏明增發珽奏條約十四款一察參地方官侵冒一重懲胥
役捏報一嚴防衿棍挾制若貧士窮火無資一體給賑一飭
地方官親查賑恤一貧民戶給印券以杜重冒一預示賑期
勿致淆混一俟漕米入倉開賑未免守候應令五十里內居
民即於水次赴領遠者因地酌運一各屬倉儲不敷賑給者
先計限成數均給撥令米至補領一造冊遺濫者許自首改
正一災黎外出來歸者續報給賑一舞弊胥役即重處地方

官失察治如溺職例一三月之米全數給與恐愚民貪耗應
分兩次散給一每村各給村名紙旗依次給領以免踐踏一
派武弁巡查以防搶奪又言賑濟三月便須修城工賑時所
給印分領米後仍給本人修城日點務備工不待吏查至玉
田豐潤兩城亦殘壞請一體估修均如所請旋調補吏部尚
書（名臣傳）
李紱字巨來江西臨川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雍正元年以
兵部右侍郎奉
命截留湖南等幫漕糧於天津收漕二年三月督運抵通得
旨嘉獎初李紱署吏部侍郎因議敘年羹堯子富等捐造營房一事
不肯從優為羹堯所嫉及奉
旨天津截漕估變米價盈餘銀五千兩交守道桑成鼎貯庫紱赴廣
西巡撫任成鼎以原銀解交紱以事屬直隸因具摺送直隸
巡撫李維鈞會奏維鈞匿不以
聞會羹堯入
覲遂奏紱巧取此項三年二月紱據實陳明
上洞悉羹堯維鈞等誣捏傾陷
諭曰伊等蓄意如此倘若根基不牢則已墮其術中矣前項既經伊
等送到粤西朕又了然明白可即留充公用旋授直隸總督
四年三月抵任十月奏請增直隸河員天津州州同青縣子
牙河主簿各一隸天津道轄涿州霸州州判吏目各一宛平
良鄉固安永清東安武清六縣縣丞主簿各一隸永定河道
轄北運河同知通判各一要兒渡縣丞東明村主簿各一薊
州灤州州判各一玉田縣縣丞豐潤縣主簿各一隸通永道
轄霸州清河吏目一隸清河道轄又請將河間天津所屬旗
民案件改歸新設之天津理事同知轄部議如所請十一月
奏言在京部科及直隸藩臬等衙門向有積年書吏盤據招
攬役滿雇人承辦仍陰主其事謂之缺主臣嚴飭逐令出境
並飭各州縣毋許容留一人但訪得部科缺主尚有潛居通
州昌平等處者請
敕部科諸臣查開姓名移咨一併驅逐得
旨俞允尋補工部右侍郎（參名臣傳暨國朝先正事略）
唐執玉江南武進人康熙四十二年進士雍正七年以都察
院左都御史
命署直隸總督時執玉方抱病力疾視事八年二月疏言永平府屬
喜峯口倉存貯灤州盧龍遷安撫寧昌黎樂亭等州縣米石
年久蒸變減價糶賣眾任官應賠虧折米二千五百餘石請
照通州中西二倉減價例免賠部議令接受官賠補得
旨從寬豁免三月奏密雲城外白河夏秋山水暴漲直逼西城沿河
一帶舊築土木隄埽不能捍禦近年衝刷殆盡請挑去土嘴
使水暢流直趨南下併近河另築堅厚土隄以幫石隄隄根
用樁固載石以固其基使石隄完好城垣鞏固舊埽亦無庸
更議修築
詔從之六月還兵部尚書仍署總督事務時直隸水災執玉奏報
上即命侍郎敗可登副都統阿魯等分往查賑兼施執玉又奏查各
處被水情形消長不一有
上諭所及之處而水勢實已消落可免成災者有
上諭所未及而田廬被淹急須撫恤者乞

敕諭查賑諸臣據實踏勘通融辦理特旨允行十二月奏天津直隸州係水陸通衢鹽漕聚泊旗民混淆一切巡查防捕及承辦水師營各項軍功差繁事冗請升州爲府附郭置天津縣專理地方事務再寶坻縣廣有六百餘里其毗連之梁城所距邑甚遠一切公務不能兼顧請將寶坻縣南路一帶劃歸梁城並改所爲縣從之尋定天津新升府日天津梁城所新改縣日寧河旋以病解任十一年正月復命署直隸總督三月卒於官（上同）

劉於義字喩旃江南武進人康熙五十一年進士雍正九年以刑部尙書署直隸總督（上同）乞貸饑民坐盜論死者百餘人並奏除直隸爲盜不分首從皆斬之令（紫竹山房文集）十二月參奏巴里坤軍營阿京之內大臣阿濟圖侍讀學士查克丹等擾驛遞上嘉勉乾隆九年協辦大學士事五月御史柴潮生請修直隸水利上以於義諳習情形令同總督高斌辦理七月以原銜充經筵講官十二月奏陳水利事宜一錢糧令清河天津二道核轉一事關通省陸續報銷以清案牘一工程三萬兩以上委專員分辦各自報銷以下委員同地方官辦由地方官報銷一河渠隄埝橋閘有關要工應專員典守者於通省員弁內奏移一築隄開河間估熟地旗地就近撥補民地給價除糧一工料價用市平給發又奏勘初次應舉各工一瀦宛平良鄉涿州境內牤牛正支各河一開新城雄縣境內白溝河支流趙北口淀內各支河一開東淀河道徑直以暢尾閭一另疏子牙河口閘築隄分瀦澤一疏薊減河入鳳河消漲水一攔堵河淀淤塞刷宣洩一引唐河由舊渠歸保定河一以渠閘引河淀沃田一瀦正定縣各泉爲渠成自然之利一修復營田舊渠閘一給百姓營田工本均下部議從之十年署直隸總督奏勘三次應舉各工均議行又奏慶雲鹽山二縣請於本年節省項下酌給銀兩砌磚井并多開土井資灌溉再撥用商捐貯銀委員赴張家口買牛給貧民耕種並度土性買栽棗杏桃柳三萬株以備食用從之尋疏請減慶雲縣額賦得旨著將該縣每年額徵地丁銀蠲免十分之三永爲例七月署直隸河道總督十二年四月直隸水利工竣議敘加三級尋回京卒諡文恪（名臣傳）

李衛江蘇銅山人雍正十年授直隸總督十月命節制直隸提督等官十一年八月疏言獨石口邊城外河西請造遏水堤並東西雁翅二道張家口邊城外舊有土堤請增高三尺改石壩九月疏言直隸地方遼濶州縣事繁佐雜官應酌量增改下部議行十二年正月條奏運河事宜一直隸故城縣與山東德州衛武城縣毗連係運河東注轉灣之處向未築堤水發即溢請以工代賑趲築塘堤一直隸山東運河交界各州縣犬牙相錯遇命盜案件互相推諉請定地界撥換以專責成乾隆元年四月兼管直隸總河二年正月奏誡親王府侍衛庫克於安州民爭控淤地一案赴州囑託顯有指員詐騙情弊上嘉其執法秉公特賜四團龍服七月奏報蘆溝橋良鄉固安永清東安等處水災

上命於天津北倉截漕五十萬石酌撥被水州縣以備賑恤三年四
月奏言滄州青縣挑濬磚河佔用旗民地畝其糧銀應請造
冊開除並照滄武清縣筐兒港壓佔地畝之例按畝給價部
議從之十月卒
賜祭葬如例諡敏達五年崇祀直隸名宦並
諭入祀賢良祠（同上）
孫嘉淦字錫公山西興縣人康熙五十二年進士雍正六年
署順天府府尹二月疏參古北口監督傳紳於昌平州屬喬
子村蘇家口黃花城私立關稅橫徵革職論罪如律（名臣傳）乾
隆三年以吏部尚書出督直隸先是京師米貴學士方苞以
米貴由燒鍋耗粟非嚴禁不可議聞於朝
上特爲申禁重其科罰嘉淦時在刑部有請開酒禁一疏及爲總督
復密具疏言臣莅任檢前觸禁未結之案凡五百七十有奇
夫禁酒爲利民生也今民未得利而犯禁已如是之多計每
案正犯及鄰保連及者不下五六人五百餘案爲犯約三千
餘人其餘已結與未報院而州縣自理者且十倍於此鄰保
胥吏之所賄放又倍於發覺在官之數是輦下重地以酒罹
法已不啻數萬人而天下各道可知矣以日用細故而令天
下騷然非盛治之所宜也疏入而禁弛（陳兆崙紫竹山房集）復疏言永
定河南北兩岸建草壩開引河形勢下部議行十一月疏奏
刁民王宰謀吞生員馬承宗產賄太監劉金玉等投獻貝勒
允祁門下請交刑部究審允祁交宗人府察議尋
命兼管直隸河工先是順德府民焦晉爲奸徒郭允樞以邪教誣陷
至是嘉淦審明奏釋治允樞罪四年二月疏言熱河喀喇河

屯化育溝歲需兵米二萬四千餘石倉儲不敷查承德州四
旗通判向經採買備賑除已運外現存米九千餘石隣近州
縣倉庫充裕無須領運請此項留撥兵米仍予採買案內報
銷至口外莊頭歲歉交米不能如數請撥司庫銀發八溝同
知四旗通判預買一年兵米運貯熱河倉三月疏言直隸向
設旗莊官專管旗戶一年任滿實心化導者議叙如旗人犯
不法等事照地方官失察民人例議處嗣經裁併理事廳轄
該丞倅兼管旗民所轄又較旗莊原數過多議叙久停議處
向仍舊例請嗣後失察之丞倅如與州縣同城一例處分否
則照該管知府例議處俱議行時
上以直隸河工緊要
命偕總河顧琮悉心辦理嘉淦疏言天津地方南北運河與淀河交
會西沽而入於海河臣觀南運河水甚濁與永定河相似一
入海河水皆濁流經久必淤墊況通省之水會於一線之海
河秋潦時至勢必宣洩不及大學士鄂爾泰前曾奏准于靜
海縣獨流地方開引河實下游洽水之關鍵但開河易達河
難設中途梗阻則漫溢爲患且海口開深又恐潮水倒灌臣
等現委員勘通省水道凡衆河交會及入淀入海之路有急
宜修濬者即于今夏興修報
聞又言直隸旗圈地畝旗人止收地租民人村莊在圈內者自居祖
遺屋租種旗地兩不相涉如民有佔旗地蓋屋及旗人將民
人祖遺之產罔行告訐圖取租者俱照違制律治罪下部議
行五月晉太子太保五年九月疏言永定子牙南運北運四
河與東西兩淀疏濬大略從之尋奏永定河改歸故道各工

俱竣時江南總督高斌進京取道直隸

命會同嘉淦等議河善後事宜十月合疏言永定河雁於固安城南霸州城北之間順流東下由津水窪接連東淀直達西沽入海則上游漲水自消霸州城北築護城圍城保定縣城千里長堤自新莊迤北至城東路疃村堤根逼溜應加寬厚其路疃以東至艾頭村接連營田圍埝約五十餘里議築越堤作重障又疏言永定河改歸故道一切修防裁省所有石壩引河及築堤放淤可分責各道員其直隸河道總督缺請裁俱議行卒諡文定（名臣傳）

高斌滿州鑲黃旗人乾隆四年任直隸總督兼管總河印務奏籌永定河全河機宜惟在使尾閭通暢請於三角淀舊淤傍南稍淺處開爲引河下接大清河之老河頭上接鄭家樓水口挑去積土所挑土即於北岸廢埝之南圍築坡埝以防北軼南岸之尾亦量爲接築以遏南流其下口河身隨時疏通至上游應籌分洩之道請於南岸六工之雙營北岸三工之胡林店七工之小惠家莊各增建三合土滾壩一堤身俱較石壩減落尺寸南岸郭家堤舊有草壩亦應一律修築如式大學士等議行七年三月疏言直隸山西沿邊副參遊都等缺

恩許揀用滿旗人員直隸爲京畿重地請將已補邊缺通曉營伍者調補內地則以京員補用邊缺則滿旗人員更可疏通四月又請拓天津水師營汛增駐滿兵一千合舊額爲三千滄州亦增兵二百合舊額爲五百均從之十二月奏言永定河上游爲桑乾河北岸自山西大同縣屬之西堰頭村起至直隸西甯縣屬之辛其村止南岸自大同縣屬之册田村起西甯縣屬之揣骨疃止可各開渠灌田桑乾河由西甯石閘村入山經宣化縣之黑龍灣懷來縣之和合堡宛平縣之沿河口兩山夾峙一線中趨若於山口取巨石錯落堆疊仿竹絡壩之意作爲玲瓏水壩以殺洶湧之勢則下游之患可減疏上議行十年加太子太保二十一年卒

賜祭葬

予諡文定（名臣傳）

史貽直字儆弦江南溧陽縣人康熙三十九年進士乾隆七年以吏部尚書署直隸總督直省旗民雜處號稱難治莅任半載題結事九千六百餘又念永定河工爲京畿第一要務八年正月偕清河道知府由固安沿河相度情形添築滾壩凡修防疏濬之宜詳勘熟籌奏明辦理人咸賴之（行述）

方觀承字宜田安徽桐城監生乾隆十四年官直隸總督兼理河道莅任後留心水利濬治永定滹沱白溝等河搜考前村雜距等泉原委改移永定河之下口俱議行十八年奏設義倉告成計倉千餘貯穀二十八萬五千三百餘石酌定規條並繪圖以進

溫詔嘉獎二十年署陝甘總督二十一年回直隸任永定河淤灘地觀承請於堤內外共留十丈爲種樹取土之用餘撥給守堤貧民領種從之（國朝先正事畧）二十四年正月遵

旨酌定

陵寢兵役規條四事如所議行二月疏請區別領票赴恰克圖庫倫之商仍准經過喀爾喀各旗交易貨物如有招價放債致礙

蒙古生計仍嚴行查禁

上是其言（滿漢名臣傳）二十七年奏請寓賑於工凡河渠堤埝及各處之

減河疊道等概加修築計三十二州縣土方銀米皆歸確實

得

旨俞行（國朝先正事畧）二十九年十月疏請嚴麥田牧羊之禁令羊販赴

津滄荒窪地方牧放毋許至京西京南以衛民息事

上是其言十二月疏言右衛兵駐移張家口其歲支粟米通計協領

等官四十四員兵千一百二十名此內有張家口原設官三

員兵三百名向在新移官兵應支數內實不敷米一萬四百

餘石宣屬產米本少商販不通本地無可撥給請將宣化懷

來懷安三縣現支半豆照二十六年改折之例停支額豆入

折改徵粟米撥運又於蔚州西寧二處酌撥屯豆六千六百

石亦照前例折徵粟米但道途遙遠煩恐多糜費請卽於本地

出糶收價至張家口買米交倉以上可得米八千餘石再於

移駐之領催前鋒馬兵歲支米十五石每名改折三石以準

籌撥之數惟張家口米價較右衛昂貴所有新改折色每石

加給銀二錢如此通融則兵食有資而轉輸可省下廷臣議

行（滿漢名臣傳）三十年

高宗南巡觀承迎

鑾

賜詩褒美四月條舉木棉事十六則繪圖說以進尋疏請築城栢鄉

內邱定興安肅望都等縣改建甎城淀泊河灘淤地向給貧

民租種嗣因胥役豪强影射兼并觀承查明撤回請歸留養

局爲養贍貧民之用八月籌辦居庸關城及關溝疊道十月

奏永定河葦地已成高灘請改種禾納租均如所請三十三

年卒謚敏恪觀承自爲清河道至總督皆掌治河洞徹地勢

相時決機前後數十疏從之輒利磁州有逆民爲亂觀承奏

誅三人赦七人

上疑其寬縱廷寄切責者數執不易

詔九卿軍機大臣會訊乃知觀承所定之當四十二年入直隸名宦

祠（國朝先正事畧）

周元理浙江仁和人乾隆三年舉人三十六年官直隸總督

三十七年正月疏劾三座塔監督長春私設稅局勒實論罪

如律三月疏言直隸雨多河漲通京一帶衝衢疊道日漸衝

刷溝渠淤阻漫淹民堤民埝在在衝缺田廬均受其患應照

以工代賑之例覈實估修今勘天津東門外之海河疊道又

宛平大興良鄉房山涿州定興安肅清苑滿城正定新樂邢

臺沙河永平邯鄲磁州新城雄縣任邱獻縣景州昌平懷柔

密雲等州縣疊道悉係通京並山東西河南衝途日就低窪

跨道木橋亦多坍落又良鄉之茨尼雅河新城雄縣之盧僧

河新城清河民埝雄縣東西南老堤並清河兩岸民埝任邱

近淀民埝獻縣臧家橋南北兩隄應并籌核請乘汛期未至

之先一律興修勒限報竣時

命尚書裘日修閱直隸河工與元理協議旋合疏言直隸諸水情形

酌量修濬

詔如所請三十八年六月

上詢金門閘宣洩情形疏言金門閘舊有攔水壩春間蒙

親臨指示加長使有回溜過壩並令求賢北村兩灰壩並照金門閘

涿梁一澗水一道以緩水勢即將遵妥辦現在隄圍溜緩并於河流去路一體濬治務使積淤盡刷水道暢利令永定循保核定章程遵守得旨嘉獎十二月偕侍郎兼管府尹蔣賜棨同勘八旗在官荒地奏稱從前拋荒地畝多由水衝沙壓及鹽鹻石子施工較難收利亦薄漸成廢棄臣等履畝察驗內有附近熟地之處僅可墾種及沙鹻僅蓋浮面稍去即有土可藝其時即有原業佃戶在旁面加曉諭伊等欣然認墾查八旗原報荒地一百餘頃今勘得可墾地五十二頃零在官原報荒地一千三百餘頃勘得可墾地四十七頃零臣等酌議俟承墾四五年令州縣勘明如果成熟酌定租數報司存案俟八年期滿覆勘無異照租額徵收查墾熟在官地畝例禁典賣該佃自應永遠墾種至八旗荒地除有業主外照例入官徵租又沮洳卑下之區分別開溝洩水因勢利導其難資宣洩者無庸開濬以節民力下部議從之四十年奉命入都命紫禁城騎馬四十一年二月上巡幸山東過天津賜以詩九月同學政羅原漢請熱河增建學校下部議行四十二年五月奏熱河人烟輻輳附近山岡多產煤處令潘家口汛土窰子山場現已試採煤旺窰成應聽開採詔允十二月以歲暮錢價增昂請酌撥局錢發換以平市價上是之四十四年正月疏言宣化府城外西北臨柳川河爲常峪青邊口外諸山水匯歸之所每遇汛漲直逼城根向有護城隄年久傾圮請改建石塘並築石迎坡以期鞏固報聞嗣因案革職留任十二月補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暫署直隸總督印務四十五年擢工部尚書四十七年卒於家（國史大臣列傳）

楊景素字樸園江南甘泉縣人乾隆三十六年官直隸布政使奉旨履勘文安永清東安武清被水地方酌減糧賦民力以蘇三十九年山東妖賊王倫煽衆作亂陷陽穀壽張堂邑犯臨清據閘口奪糧船爲橋勢欲西竄時景素駐景州經理糧餉九月率兵數百遣幹將扼臨清西岸賊匪船橋在臨城西二里日花園時正定鎮萬朝與副將瑪爾清阿帶兵一千二百人屯油坊賊攻之急景素星夜馳赴二十三日五鼓定督同副將等率精兵六百人直趨船橋黎明見橋東舟上賊數百燃礮抗拒官兵隱隄後賊礮塡突出擊之賊散而復聚者再乘勢射殪燃礮賊一人遂縱火焚橋兵丁穆維率四五人度浮橋東岸奪賊礮二橋遂燼三岔河有賊千人出沒景素馳赴洪觀營禮拜寺諭官兵白虎使入村說回衆立功以報國回民洪郎洪全等集二百餘人與都司張世富官兵白虎等衆迎賊戰斬七百人生擒二十七人燬其渡船自是河西無賊踪是日舒赫德大軍進圍臨清舊城殪賊五六百人於塔灣景素令軍士盡取河中船移泊西岸列兵河上防賊西逸復以鎗箭擊殺潛泅賊百餘人十九日賊悉平首逆王倫自焚死露布上聞十月即授山東巡撫四十三年調直隸總督時值永定河伏汛景素奏展北三工河身四百丈與上下流等水得宣洩而險工搶修之費省又奏成安少莊扇決口河身實深

於故道請即順水勢濬治加堤工省而河窜旋卒於任（採訪冊）

鄭大進字退谷廣東揭陽人乾隆元年進士四十六年官直隸總督宣力彌勤朝廷倚重命勘永定河下口河工及陳奏保定九龍河疏濬事宜皆稱旨十月卒賜祭葬如例諡讓恪（廣東通志）

劉義字先資山東單縣貢生乾隆二十三年授曲陽縣知縣曲陽在恒山之麓地瘠民貧義悉屏去煩苛每因公至鄉輒呼父老子弟教以孝弟慈讓問其疾苦其差徭之必不能稟罷者召鄉長諭令自行籌辦不假手胥吏故民不擾而事舉集二十四年西山生蝗蝻厚尺餘義集夫役親往率捕二十八年署宛平莅任絕請託遇事必按律懲治豪猾斂迹蘆溝橋向姓夫婦設旅店屢以利客貨密殺人卒置之法三十年冬以捕盜功引見奉旨賞給同知銜仍留知縣任三十一年夏陞南路捕盜同知南路所轄地方有名白塔者盜藪也義身率兵壯擒其魁誅之其黨遂散明年春調補東路同知三十五年春降調引見奉旨仍發直隸以同知用三十六年夏陞授永平府知府灤州有白羊教煽惑鄉里義捕其渠治罪教遂絕又東南環海地畝多為旗產仍係居民耕種往往奸民串通搆訟糾紛不結義指授所屬州縣立定阡陌永為証據甫一年斷結積案數百又灤河經灤州樂亭縣境灘淤遷徙無常兩屬地畝控案積年不息義身率牧尹查明椿誌刊定章程抗不遵令者即按盜種官田律懲治人皆慴服三十七年秋補授通永河道四十年丁艱歸四十三年補授直隸天津道調補通永道四十四年冬署直隸按察使四十八年授直隸總督兼兵部尚書銜八月條陳剝船利弊酌定章程具奏四十九年勘修遵化州目平州固安縣城工十一月奏減附河旗地租銀五十年奏請大名順德廣平及河間府平糶詔如所議行夏四月奏請東吳任三縣大順廣三府及河間府屬之景州等八處一律減價平糶先是奉有恩旨於平糶之外將各處應徵錢糧一概停緩至是義又以三縣請諭部允行義又請飭兩各屬有地無力之戶借給兩月口糧秋後免息徵還其鰥寡孤獨老幼殘疾者即予支銷具疏入告奉旨著照所請速行六月奏查大順廣三府田禾情形請分別展借六七八等月口糧并請九十兩月先於摘賑秋七月又以大順廣三府州縣被旱較重者各屬倉儲經平糶借支口糧之後不敷賑濟預請撥漕米十萬石備賑又以鉅廣接壤被旱雖輕而田禾究未暢茂具疏奏請一體展借口糧俱奉旨允行九月正定府冀州趙州所屬地方因滹沱河溢田禾被傷奏請於大順廣被旱州縣一體賑恤十月奏請停止勸捐義穀又請借給籽種并口糧一月又以鰥寡孤獨老幼殘疾及無地乏食貧民恐停賑之後無以謀生復請加恩摘賑一月是月會同鹽政奏請於湖南湖北江西等省製造剝船一千五百隻分給沿河州縣酌定章程以備北運河剝漕

之用奉
旨允行人皆稱便五十一年春正月京察奉
旨交部議敘夏五月奏請加築永定河大隄復奏墾順德府任縣之
大陸澤得膏田八百九十餘頃分別陞科又慮圮淤不恆或
爲民累并奏定官爲歲勘糧額隨時增減由是認墾者衆遂
成沃壤閏七月廣平奸民段文經及其黨徐克展張君德等
五十餘人作亂大順廣兵備道熊恩紱遇害賊乘夜逃散戩
聞報率同臬司兼夜馳八百里赴大名查拏賊黨張君德徐
克展惟賊首段文經遠颺五十二年春正月部議以段文經
未獲奏請革職
特旨留任二月
上幸盤山戩赴
行在扈
蹕
諭以古北口外熱河一帶民食維艱應否平糶之處會同軍機大臣
酌議戩分別具奏奉
旨依議速行戩又以慶雲鹽山二縣得雨較遲請照安肅等二十九
州縣之例一體緩徵夏五月奉
旨查囤積戩覆奏直隸民食全賴奉天接濟而豫東舟車亦輳天津
流轉請仍聽四外商販照舊往來庶民食不至匱乏米價亦
得平減倉場總督奏請江西續到剝船三百隻留於山東備
剝剝戩會同山東巡撫奏此項船隻留於山東無項可籌贍
養留於直隸則剝米之外尚有應剝之銅船奉豆及裝運鹽
斤可以營生不若仍歸直隸

詔從之是年宣化府旱災奏請分別輕重照例給賑冬十一月復請
於明春停賑之後將成災七分以上之極次貧民於二月展
賑一月並將五十三年地糧及節年應徵新舊錢糧倉穀一
概緩至秋後徵收以紓民力其成災六分以下及勘不成災
地畝請明春借給籽種五十三年三月奏請各府屬分別平
糶夏四月奏請順天等府屬缺雨州縣緩徵時逾小滿麥禾
將槁戩率同各官竭誠祈雨甘霖立沛五十四年奏請分年
帶完節欠應徵錢糧以紓民力奉
詔如所請行時永定河水較大戩駐工次奏報撫恤甯晉蠡等二縣
被水災民並各屬大雨田禾被淹情形秋七月奏請各處被
水較重之處借給口糧八月赴
霞莊恭祝
萬壽疏請
恩撥通州所存陳米四十萬石並懇
賞撥銀八十萬兩以備賑恤又以本年雨潦被淹七十餘州縣內成
災自六分至八九分者四十一州縣總計被災各處倉存米
及隣境州縣協撥米又蒙
恩賞北倉米共五十萬石猶慮不敷賑濟至是因又疏請奉
旨該部速議具奏戩又以賑濟需用錢文請於寶直局積存錢十七
萬餘串內提出十二萬串撥給附近省垣水路可通之州縣
遇領賑民戶應與銀一錢者折給制錢一百文使局錢不至
壅滯而市價亦免昂貴九月先期具奏冬十一月親赴被水
各屬抽查已經領賑災民面訊所領錢米數目無不符合其
出外災民聞賑歸來者均令印委各官一體查明補賑其被

災較重之霸州文安等二十二州縣成災七分之極貧九分
之極次貧民復奏請於明年春二月內加賑口糧一月皆得
旨允行五十五年
賜紫禁城騎馬二月
上諭
東西陵幸泰山曲阜迴
行在扈
蹕奏請將因災緩征銀一百四十餘萬兩加
恩豁免後歷授兵部尚書卒諡恪簡（採訪冊）
梁肯堂浙江錢塘人乾隆二十一年舉人五十五年官直隸
總督五月奏添建海河閘座旋因案革職從寬留任五十九
年七月疏奏正定等屬河水驟漲田禾淹沒復奏因關災區
分別撫恤事宜
上嘉之八月奏正定等處積水漸消分飭借助籽種請帑二十五萬
糧二十萬石以賑被水州縣又請將通州等三十三州縣未
完銀八十一萬五千五百兩穀六十三石豆六百五十九石
酌免一半得
旨全行豁免嘉慶元年正月與千叟宴二年八月奏永定河漫口堵
築合龍報
聞九月奏黑龍江兵丁全出直境得
旨嘉獎尋授刑部尚書（國史大臣列傳）
胡季堂字升夫河南光山人嘉慶二年授直隸總督二月奏
請清查各屬額儲常平倉穀存缺虧欠分別辦理又以河務
事宜最關緊要千里長隄及淀泊隄工宜分別籌辦文安積

水未消應請緩徵九月又奏請因公動缺穀數分限買補以
實儲備而裕民食俱得
旨俞允四年二月
賞太子太保銜尋請以查抄和珅家人呼什圖米麥雜糧萬一千六
十五石番八成撥給文安縣二成撥給大城縣被水村民
允之會近郊長新店被盜有
詔切責逾月季堂奏獲長新店首盜張標係內黃令陶象炳之力
諭嘉其據實陳奏不存邀功之念是月續獲長新店盜夥并滄州逃
盜韓四等（國朝先正事畧）五月奏潞北牛河金門閘又奏修永定
河倍加守護以爲未雨綢繆之計又奏霸州等州縣未能及
時得雨懇
恩獨緩俱得
旨允行十月卒諡莊敏（名臣傳）
熊枚字存甫江西鉛山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嘉慶六年六
月直隸水災直隸總督姜晟以報災延緩逮問
命枚署總督事枚歷查九十餘州縣被水輕重情形奏請撥銀急賑
先後報
聞時截留漕米六十萬石儲天津北倉枚奏以漕米盡儲天津將來
轉運各屬不惟虛糜腳價且使距天津較遠災民未能早行
領食應請分儲沿河水次鄭家口泊頭等處
上從之七月疏請賑恤事宜一被災輕重造册存記以省覆查而杜
刁控一各學貧生查給口糧一應賑月數覈實變通一捐賑
多寡分別獎賞一綠營兵向不給賑其衙途住房給價修理
一興修倉獄兼可以工代賑得

旨允行尋奉命同侍郎那彥寶等籌辦永定河工堵築事宜新任總督陳大文未抵京諭熊枚俟陳大文接印後不必留工著即周歷直隸辦賑八月赴東安訊僧人演亮控教諭查賑需索又赴文安訊匿名揭帖控知縣藏賑私徵均鞫誣報聞並奏請清查賑戶不得拘每戶大口不過五小口不過三之例下部議行九月上以枚查辦災賑認真擢都察院左都御史枚遴閱數十州縣舉辦賑實心者五員劾辦理草率者四員分別以聞賜紫禁城騎馬七年四月命署直隸總督奏言直省米麥高粱已議定減價平糶現在糧價日增應按市價再爲遞減以紓民食五月奏沿河應辦要工或因隄埝殘缺或因河渠淤塞應援照以工代賑之例動用銀米及時興修均如所請行尋卸總督事赴河間景州薊州等處查勘蝗蝻據實入奏十年六月復署直隸總督同藩司裘行簡清查各屬虧項尋補左都御史（國史大臣列傳）

陳大文河南杞縣人原籍浙江乾隆三十七年進士嘉慶六年六月京師大雨永定河北岸決口成災總督姜晟以奏報遲延逮問大文奉諭署理八月奏辦大賑須提早一月以救災黎並條陳放賑章程得旨俞允十月偕兵部侍郎那彥寶武備院卿巴凝阿會奏永定河北岸上頭工合龍全河水勢復歸故道上以大文督催認真下部議敘十一月劾藁城縣知縣路元錫閒賑遲緩大城縣知縣錢桂查災延玩諭令革職審辦如律七月因病籲請來京供職許之（同上）

顏檢字惺甫廣東連平州人乾隆四十二年拔貢嘉慶五年擢直隸總督東明縣民李車強姦七歲幼童趙六不從起意致死疊砍十五傷於保辜限內治愈檢以李車淫惡逞兇未便拘引常例請敕立決得旨所議甚是又永年縣民梁自新勒斃繼妻白氏及媳張氏一案訊由白氏攜前夫女張氏再醮梁自新自新子有幅以思娶爲白氏所嫌時加凌虐自新念係獨子媒聘張氏爲有幅妻冀白氏因愛女并憐其子詎白氏憎詈如故復縱張氏與族孫梁順先通姦爲自新父子窺破遂商同謀毒有幅經自新接出毒食忿欲鳴官白氏母女轉毆逐有幅自新憤極先後將張氏白氏勒斃律毆妻至死應絞監候惟白氏怙惡不悛與夫恩義已絕與尋常斃妻有間請從輕改擬杖流上韙其議加恩減爲杖一百徒三年六年三月疏請復旗租原額以紓民力詔加恩全行減免其餘額徵租銀年清年款毋許仍前延玩七年授直隸總督並加兵部尚書銜賞穿黃馬褂八年八月奏請將大城等各州縣旗租全行豁免經部覆餘十分之五復以戶部繕寫錯誤仍咨請更正部臣以聞命傳旨申飭九月奏請緩徵文安大城雄縣安州新安河間青縣靜

海隆平新河等州縣新舊錢糧

允之九年二月

京察下部議敘尋以事革職發往烏魯木齊效力贖罪道光二年正月復擢直隸總督先是直隸藩司屠之申奏直隸差務殷繁議請於每地畝攤徵銀一分以均徭役

上命俟顏檢到任後妥議具奏尋奏稱減差均役之說實不可行其略曰自古有治人無治法立政貴持大體無事紛更守土重在得人自臻治理現惟有嚴飭該管道府各就地方情形董向來辦理舊制隨時斟酌妥爲布置一有差務即嚴察該州縣等如有能體恤民艱公平允協之員據實保舉其有聽信書役任意浮派苛累者立即指名糾參不得稍從寬縱

上以所論極是七月奏請賑濟霸州等二十一州縣被水災民如所請行八月永定河南六工東西壩共走失十三丈未克如期合龍降一級留任九月大壩合龍十月奏緝獲在逃十年習教之逸犯宿景連等按律懲治

上嘉之三年二月請將大城縣續淹七十村莊

加賞一月口糧得

旨允行四月署工部左侍郎（同上）

裘行簡字敬之江西新建人乾隆四十年

欽賜舉人嘉慶八年由福建布政使調直隸先是天下大政事賑貸轉輸供億皆以州縣爲經由藏匯錢穀出入多未釐正

高宗禪受禮成

特旨盡免虧員而地方大吏錮稽簿領束於成格不能盡釐除或借以爲煩擾之具行簡以爲非清帑無以禁僥倖滌煩苛遂一以清帑爲首務福建布政司冊目十有一行簡創分子目千五百有奇支解者毫黍皆見吏不能欺得銀若干萬直隸民逋議分年帶徵官逋議分年罰繳又得若干萬於是兩行省積弊一清（國朝先正事畧疏陳直隸藩庫各項錢糧逐條復奏略云直隸虧缺款項細數應飭各道府造冊齊全送局後方可澈底查覈至州縣因何賠累之由動以皇差爲名藉口賠累殊不知乾隆三十年以前從未聞直隸有虧空之事恭乾隆十六二十二二十七三十等年四舉南巡盛典乾隆十五二十六等年兩次巡幸五臺十五年之內六次辦理差務不爲不多何以並無虧空四十五四十九等年兩舉南巡盛典四十六五十一五十七等年三次巡幸五臺二十年之中辦差五次較少於前而虧空日增總核二十年以後之地方大吏貪黷營私結交餽送非辦差之踵事增華實上司之借端索近年大吏不加查察一任州縣藉詞影射相習成風試令州縣捫心自問果有賠累其捐官肥家之錢究從何出此臣之所不能代爲寬解者也至分年彌補之說可以行之於他省而在直省爲難可以行之於現任而在離任之員爲難蓋直隸爲各省通衢往來驛務最爲繁多缺分較好之州縣祇可裒多調劑津貼補苴又無別項陋規可以提取此直隸較他省爲難也至現任之員查有虧空予以革職留任勒限彌補彼必保護身家愛惜官職自賣田產亦思依限全完若責以代離任之員按年彌補伊焉肯自解私囊代人完欠勢必取給倉庫遞挪目前是前欠未清後虧復至此現任代前任彌補之爲難也至直隸屢次清查虧空漸增完欵漸少之故蓋亦有說查屬員之虧項無著例應該管之道府分賠道府之賠項無著例應本任之院司攤賠今直隸董率申明定章查照辦理則其自爲之私已可概見乃惟沾沾於原虧之人是問又不按例嚴追無以示懲此所以原欵無著後虧復增也臣愚以初二兩次清查應行在省監追之員經此次盤查後再行勒限一年如果實在無力完繳查明任所原籍財產實屬罄絕即由部臣查明各該員在任日月著落該管各上司分別賠繳以歸有著至嘉慶十年以後州縣交代遇有虧缺臣惟有執法從事斷不稍狃人情查致從寬縱總之自九年以前查覈虧數以清虧空之源於十年以後嚴查交代以截虧空之流如此辦理庶以前之虧空或不致懸宕無著以後之交代或不致仍前藐玩奏入上嘉其所奏明晰下大學士六部尙書議行）十年九月護理總督十月加

恩以兵部侍郎銜署直隸總督十一月奏直隸初二兩次原虧銀兩將應行監追人員飭追旋即查明原任知州顧寅臣等五人虧缺銀數奏請辦理十一年四月奏請移駐汛員以重河防

補築永定河隄埝工程又會籌兵丁差費於該省公項內撥款生息均得
旨允行嗣因案革職留任九月卒諡恭勤（國史大臣列傳）

吳熊光字望崑江南昭文人乾隆三十七年進士嘉慶二年擢直隸布政使直省庫項纍多卽設局清查將酌定章程奏
聞大要謂直省每歲額徵地糧正耗銀二百七十餘萬兩又雜稅銀七萬三千餘兩而每年所發兵餉驛站工料及廉俸役食直各項工程共需銀二百六十萬五千餘兩另案要工不在此數稔歲儘數徵解量入爲出已少贏餘數年偶有蠲豁卽入不敷出又各州縣多係衝衢遇有要差必借項墊發迨奉部核銷其溢領者於承辦官名下扣數追還又有地方應辦公事例不清銷者皆一省通融籌辦按年歸款項非無着而各員交代每至遲延應勒限嚴查如實係因公墊借年分遠者在直之員卽催提歸款離直者分別咨追并在不善辦理各
上司名下賠補又查藩庫借項庫吏只管收支州縣已解未解則羨餘房主之外何項尙存若干或無存而暫借別項又分設科主之以致轇轕不清熊光專延幕友於流水簿外另立清簿眉目了然胥吏始無從影射五月上差於南石槽地次衆
上召見詢及情形熊光據實面陳迨後冒領錢糧之案發覺前後各任均爲朦混獨熊光任內以查察素嚴絕無舞弊四年正月奉
上諭以和珅薊州墳塋規模僭越並侵佔民田并有藏匿寄頓令吳熊光轉飭清河道馳赴該處履勘詳查隨查得所屬新城清苑等處租地二百六十餘頃質庫錢肆等十九座熊光係析具奏
上嘉之三月擢河南巡撫再擢兩湖總督九年夏調署直隸永定河漫口飭道廳等汛購料物趕辦固安永清東安宛平四縣被淹地畝二百餘村查明被災輕重照例停徵分別蠲緩核明具題旋調督兩廣（行述）

那彥成字韶九姓章佳氏滿洲正白旗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嘉慶十八年授直隸總督十九年巡歷開州條陳善後五事灤州石佛口王姓世習白蓮教或累謀逆全獲誅之二十一年捐穀三千石與復義倉貯穀十六萬六千石有奇尋以他事落職遣戍起用道光五年十月復調直隸總督是年江南運河阻滯南糧改行海運十一月疏陳海運漕糧撥運事宜下部議行六年五月以直隸竊匪日多請嚴緝盜治罪之例從之七年七月以直隸挂名吏役過多包差滋擾苦累閭閻裁汰二萬三千餘人酌應留名數冊報嚴明奏入得
旨褒嘉並通諭直省均照所奏章程辦理十三年卒諡文毅彥成性好學遇有執持於權要人無所屈勦辦川陝楚及滑縣教匪尤有功任總督時三次考績皆
特旨優叙雖屢起屢躓中外想望風采嘉慶中英吉利人貢頗不恭順惟問福中堂及那大人見居何官蓋外夷素所敬信者祇此兩人云（國朝先正事畧）

松筠瑪拉特氏蒙古正藍旗人乾隆三十七年由繙譯生員考補理藩院筆帖式道光二年署直隸總督奏請整頓直隸各屬書院

上是之八年署熱河都統授閱兵大臣疏請挑挖承德府屬旱河工程應歸都統專指奏報無庸由直隸藩司報銷以免稽遲得旨俞允九年二月署兵部尚書偕工部右侍郎白鎔往直隸覆鞫新城縣營弁朋謀陷害白勤一案平反定讞原審官議譴有差四月復署直隸總督卒諡文清（國史大臣列傳）

蔣攸銛號礪堂漢軍鑲藍旗人乾隆四十九年進士道光二年授直隸總督莅任後水旱頻仍被災州縣共一百數十處攸銛請蠲請賑全活數百萬人四年疏言文安任邱霸縣屯居旗人請革除私設總催領催名目以便約束及挑濬新刷衛河請分別豁糧給價並請飭下河南撫臣同時興工俾大汛前一律完竣奉旨依議永定河連年異漲河底日漸淤高攸銛偕張文浩勘商於南二工修復金門閘並於南上汛添灰壩挑挖出水減河並築護村隄埝是時持異議者引興縣孫嘉淦前事謂閘壩必不可作攸銛力排衆議卒成之六月偕侍郎程含章會議全省水道大綱奏請發帑次第興辦五年奏定防守千里長隄善後事宜授體仁閣大學士尋內監（採訪冊）

曾國藩字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同治七年由兩江調督直隸疏陳直隸應辦事宜并請酌調人才略云練兵飭吏二端爲直隸最大之政其次則治河亦屬要圖直隸近歲以來北有馬賊南有教匪東南與齊省接壤則梟匪出沒之區而降捻游勇亦多散處其間伏莽堪虞一旦竊發旬日嘯聚動以千計非有數千勁兵星速剿捕即恐釀成大變此內患也其無形之外患陝回現尚猖獗宣化固宜嚴爲置防海疆雖曰安恬天津亦宜預爲設備總計數者必須練兵二萬有奇乃足以敷調遣目下劉銘傳一軍萬餘人駐紮張秋該軍精勁冠時應請敕下李鴻章即以銘軍長作拱衛京畿之師其餉項照舊由江南供支業經李鴻章奏明在案待劉銘傳陛見以後或將該軍全調北路或因運米之故分紮東直之交臣再與之商酌辦理此外尚須練兵萬人專就原議之六軍調省城而合練之或兼用湘淮之營制募北勇而另練之俟臣到任後再行察度奏明辦理惟二萬餘人果能練成勁旅敬求皇上不輕調遣凡兵一經調出即難遽歸倉卒有警徵調仍屬空虛上年輦轂震驚可爲鑒戒此不能不預爲陳明者也直隸之吏治臣入境以後略詢民間疾苦大約積獄太多羈累無辜聞有州縣到任年餘未曾坐堂一次訊結一案者又因連年用兵差徭甚重大戶則勒派車馬供支柴草小戶則攤派錢文擣充長夫劣紳勾通書役因緣訛索車輛有出而無歸貧戶十室而九逃今雖軍事大定尚復派修城之資索前欠之賦誅求無已大吏過於寬厚罔恤民艱加以政出多門相忍爲國劣員於此敗露方懼嚴參而彼處鑽營反得優保總督之事權不一屬僚之徑竇愈多玩上則簸弄是非虐民則毫無忌憚風氣之壞竟爲各省所未聞臣到任後不得不大加參劾擬以清理積訟停止雜派爲先務嚴立法禁違者重懲臣自問素非苛刻者流近在江南亦係失之太寬今忽變爲嚴厲劣員或求書函以圖救全或騰謗議以冀寬弛皆屬意

中之事臣隨時體察攻伐之劑去病卽止苟使數月期年風
氣稍轉亦無難漸就和平復臣常度而下車伊始則非剛猛
不能除此官邪是亦宜預爲陳明者也直隸之大河凡九其
不經東西二淀而徑入海者有三其經過東西二淀而後入
海者有六六者之中惟永定河滹沱河常泛溢而爲民患論
者謂二淀爲民間田廬所佔不能容納衆流日就淤塞上年
永定河決被水之縣甚多臣於河工素未諳求出京以後擬
先看永定河再復履任審度情形奏明興工惟查永定河工
從前每年部撥歲修銀近十萬兩隔數年輒復另案發帑加
培土工自道光二十二年後而另案之土工停矣自咸豐三
年以後而歲修十萬僅發四分之一矣近雖由劉長佑奏請
歲發五萬而司庫支絀不能如期到工以隄身處處受疾常
常潰決上年南四汛大工原請釋費十餘萬而部撥之兩淮
三萬山東三萬訖未報解將來三月興工無款籌墊不能不
奏請先從部庫借撥又聞所請之數只可敷衍目前斷難堅
實經久恐須添籌巨款乃可一勞永逸此亦宜預先陳明者
也此三者非有人不能振興非有財不能展布河工尙難計
算卽練兵一事除戶部六軍經費照常撥解外所短尙多請
旨敕下兩江總督馬新貽江蘇巡撫丁日昌每月撥銀三萬兩解至
直隸稍資周轉臣就兩江員紳中開列數人請
旨敕下吏部調至直隸俾收臂指之助不勝感幸（曾文正奏議） 八年二月
查明積澇大窪地畝應徵糧賦請分別豁減
從之又先後二次查明屬員優劣開單具奏得
旨分別嘉獎降革以肅吏治尋疏陳練軍事宜並籌定簡明章程奏

入
允之（國史大臣列傳） 大順廣三府旱災國藩籌撥制錢十數萬緡分起賑
散活饑民無算九年八月調兩江總督十一年卒
賜太傅
予諡文正光緒元年入祀直隸名宦祠（採訪冊）
汪承霈字受時安徽休甯人嘉慶五年官兵部尙書兼管順
天府尹事六年永定河決奉
命發帑往恤晝夜在古廟中料理疏渠瀉水轉賑加賑諸務隨時入
奏皆蒙
俞允兩月餘水始落民賴以安（安徽通志）
王鼎陝西蒲城人嘉慶元年進士二十三年兼管順天府府
尹事務三月以畿內亢旱糧價加增請撥倉麥一萬石設廠
平糶
允之尋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國史大臣列傳）
何凌漢字雲門湖南道州人嘉慶十年進士道光六年官順
天府府尹莅任聞抱養育嬰堂幼孩者須以數十金買龍票
立革其弊立內號簿飭屬訊案每月按簿催結無留獄順天
所屬牧令擢至西路同知更無升途凌漢以人材須鼓勵會
大名府缺出與直督會奏得
旨以西路同知辛文芷補授遂開此例京畿獄訟繁多自府縣所自
理外由刑部都察院提督府奏交咨送無虛日凌漢盡心研
究大要以罪疑惟輕務歸仁厚惟於兇盜案件謂宜懲一警
百讞治皆從嚴（國朝先正事略） 十三年調吏部侍郎兼尹順天二
月以京畿上年遇旱奏設六廠煮賑四月以固安縣飯廠設

賑就食貧民村莊遼遠驟居炎暑飯易變味請改爲散米以
示體恤
從之調戶部左侍郎奏京畿賑餘米石請存貯縣倉以備急需如所
請行會挑挖內外城河道以工代賑就食者多至二三萬人
復議定工竣資送章程得
旨俞允（國史大臣列傳）十四年遷左都御史兼府尹如故官至戶部尚書
卒諡文安（國朝先正事畧）

翁心存字二銘江蘇常熟人道光二年進士累官工部尚書
兼管順天府尹事咸豐三年粵寇北竄畿輔騷擾詔關東
索倫兵及東三盟蒙古兵駐畿甸外所需車馬芻糧有不給
者以乏軍儲論心存皆先期辦治民不知役並規度可控扼
地利柵屯守又料簡民兵以壯聲威百里外烽堠相望金鼓
聲四聞寇窺其有備不敢偪以失察罷官旋起吏部左侍郎
歷官體仁閣大學士卒諡文端（同上）

田六善字兼山山西陽城人順治十八年巡視長蘆鹽政康
熙六年巡視京通二倉先是六善有倉糧積弊一疏及拜
命勾稽精覈一無敢干以私黠徒某倚勢恣橫前使者莫敢問劾置
之法十三年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五月陞順天府尹部議
發庫銀十萬兩令城市貿米價遽騰踴人心惶懼六善抗疏
停罷民戶視之後致政歸送者多泣下（有懷堂文集）

汪晉徵字符尹休甯人康熙己未進士二十六年官順天府
丞提督學政遷府尹月有課季有程開設義學頒白鹿洞學
規以勸士上言學政六事至今以爲法疏請修順天府學部
議以其言迂緩格不行

特旨命再議如所請至今官糈輸奐儆之力也（駁太僕集）

施世綸字潯江漢軍鑲黃旗人靖海侯琅之仲子也生而清
羸多疾及長刻志勵行殫精書史以蔭生任江南泰州知州
累擢大僕寺卿以前任湖南布政使墨吏議康熙四十五年
特旨起爲順天府府尹風裁峻厲令行禁止時五城司坊官多擅理
詞訟奸徒包攬捐納又客商貨物巧設專名牙行要其出入
百物騰貴遊子弟競酒食游戲世綸條請嚴禁
聖祖悉從之四十八年授左副都御史兼管府尹事（採訪冊）

蔣炳江南陽湖人雍正七年舉人乾隆五年官順天府尹八
年疏言向來辦理京差車三百輛以內係大宛兩縣於京城
雇覓三百輛以外始令近京州縣協辦今夏秋雨水不時外
來車少京城雇覓較難請將本年大宛兩縣承辦之事以二
百輛爲率並將應用數目先期核定行各州縣預辦至任載
之車平地可載二千觔路險行遠必宜量減請令查明車數
約計運載多寡均分量載則車戶更樂於趨事
詔從之九年疏言直隸農民罔知盡力耕鑿臣留心訪察凡有井之
地悉爲上產每大井一可溉田二十餘畝中井亦十餘畝雨
澤偶愆足資糧汲上年直屬歉收蒙
恩發粟發帑多方拯濟今農事初興甘澤未普當思以工代賑請令
督臣詳議曉諭農民有能鑿大井者給口糧工本中井半之
俾貧民得傭工餬口地方宜親爲相度計及久遠庶磽瘠可
變膏腴
諭下直隸總督高斌酌行五月奏五城設廠糶官粟而遠鄉艱於赴
領請發粟四萬石於四路同知處分設四廠以就民便

詔如議速行十二年擢兵部右侍郎仍管順天府事（國史大臣列傳）

竇光鼐字調元山東諸城人乾隆壬戌進士授順天府尹畿輔驛弊久吏胥多因緣爲奸光鼐受事屏絶苞苴懲其尤數人劾州縣之不職者時京縣蘭第錫李湖皆光鼐薦舉其後官督撫皆號稱賢臣任京兆四年丁外憂歸服除再補原官因旗莊不出丁協捕與督臣奏辨褫職尋起爲通政司副使（小峴山人文集）

陳兆崙字句山浙江錢塘人雍正八年進士乾隆十九年官順天府尹意致蕭散有山澤閒儀遇事悉心釐剔慎刑愛民未嘗輕事鞭扑會西陲用兵調發索倫勁旅兆崙短衣策馬護送出居庸關四境晏然初順天府屬置官車三百募民充領凡一車給銀八十兩爲造車置馬騾之用年終出息四兩至滿原領額而止議行民爭上其名願充各屬稱便數年車敝馬病有力不任修復而求退籍者官或簽富戶以代民不堪擾兆崙寓書總督方觀承奏罷之觀承又以各道府議令民車入官冊復答書痛言其弊議遂寢（採訪冊）（答方觀承書略云伏讀尊札議大君子之用心如人意所欲出不勝膺服惟是其弊既見即亦未易驟除除之過驟則徵用民車必多而去一弊又生一弊矣以某等愚計請宜用之有方除之以漸今且分路分年立而休之法如此路應休之車雖有急不合承應俾得盡此一年自營生理休一用二既有二百兩爲主車則添僱民車較易爲力又況用車少時此二百兩亦不盡用無須更問諸民所謂用之有方也又如官車內有極疲敝者地方自必知之酌令裁汰約共百兩之數所留用一百兩亦如此法按年徐爲脫卸使民車不致驚擾而公務亦濟此則除之以漸似屬可行番休之法則某已見行之矣至各該道所議停罷官車役令各屬登記所治民車人冊此似不可向置官車以紓民力弊且見於前事矣今爲廢官車之故而籍記民車是民車悉爲官車矣昔之官車纔三百兩官所自買今之官車則凡車皆官而又民自置以供官弊將有甚於昔也　再覆書略云凡爲訏謨遠猷者爲國家持大體而已我　朝百餘年來民間絶少徭役區區撥用車兩猶爲給直則或時期會原屬分所難辭自官車一設使習而安之之民生心觀望轉視赴官事如分外其受病之根然既已行之三年矣一旦罷官車而籍其私車徵發疑爲擾後而奪之我比戶騷然此其未便一也令下之日逐戶標造入冊之後以時檢驗小民之家具即獲豢之生涯此其未便二也又民車之廢置成敗各得自由既登官籍則一置而不可復廢一成而不可復敗馬騾亦有定數而不得缺少改移即許其缺少改移一二年之後且盡化爲牛驢此其未便三也今但仿乾隆初頒派各屬車兩之案少爲變通令各州縣得自爲部署部署不善者劾罷毋庸別立條例迫以必爲立條例迫以必爲則才吏更無所用其長而庸吏敢肆行其拙至於用拙而且肆焉其如此民何至敝官車限一年全完原帑亦似過迫應爲展期至二三年乃可）

申啟賢河南延津人嘉慶七年進士二十五年授順天府府尹道光元年以武清縣知縣劉澐捕蝗遲延奏請摘去頂帶並酌增捕蝗章程四條一驅蝻官雇夫役恐有隨意踐踏者惟先相度生蝻之處地段大小用夫若干每名使驅一隴每十名以一役督之官親觀之使皆執持笤帚或柳枝按隴齊驅並肩徐進不許參差一有蝻之處按隴從一頭逐之至隴畔復添人週圍徐驅令其攢湊一處即用葦箔圍之邊壓以土不使露隙惟留一窄門其門口用水缸斜埋地中缸沿與地相平再使人入葦箔驅之蝻至門口溜入缸中不能復出一蝗蝻皆性向火詩所謂秉畀炎火實捕蝗古法應於隴畔挑濠濠邊燃火蝻皆奔赴使人從後驅之令跳入濠內或裝袋中以水煮之或在濠內以火焚之至成蝗生翅即於田畔燃柴蝗即飛撲翅被焚燒須臾可得數十斤一雨際蝗翅淋溼捉捕甚易此時加價收買男婦老稚皆踴躍從事疏入如所議行五年京察交部議敘（國史大臣列傳）

李朝儀貴州貴筑縣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由知縣游升順

天府府尹凡親民應爲之事無不悉心體察實見施行咸豐庚申之變朝儀方署東路同知捧檄修海防晝夜持籌聯絡董除奸宄修城守民得不擾又嘗以民兵五百禦捻匪萬人於沙河境上相持一晝一夜退援而賊遁同治七年總督曾國藩薦舉賢員以朝儀居首特擢永定河道永定素稱難治遇漲輒潰朝儀在任十年籌備料垛搶護險工請修金門閘及灰壩分洩汛漲每狂瀾驟至董役於深宵風雨之中員弁兵夫無不爭勸光緒三年署直隸按察使五年授山東鹽運使旋擢府尹卒於官身後囊橐蕭然計服官三十七年勤政愛民始終一致有古循吏風詔准於固安縣地方建專祠（採訪冊）

熊伯龍字次侯漢陽人順治己丑進士提督順天學政絕苞苴崇實學正文體丹黃甲乙皆手自評定士風爲之振起卒祀名宦（雍正志）

吳國對字玉隨安徽全椒人順治戊戌進士累遷侍讀督順天學政頒三訓以敎士敦孝弟崇實學正心術士風丕變（安徽通志）

李應薦字柱山山東日照人康熙丙辰進士督順天學政絕苞苴嚴請託釐正文體振拔寒畯請置學田以資贍養增弟子員額以廣進取復引近諸生反覆開導以讀書爲文之法人爭誦之歲滿復留任三載（李文貞集）

楊名時字賓實江南江陰人康熙辛未進士提督順天等處學政每接諸生必開諭以立志居敬致知力行之道不專文詞見官屬一依儀制不肯少假借保定守遣成例不餽河員在衙童子試劾罷之未朞年士習丕變（湖海文傳）五十六年出爲直隸巡道諭曰欲試爾民事也時國初沿明制直隸不設三司而以巡道主刑獄兼驛傳政充事劇吏因緣爲姦蠹名時細大必親無留獄無匿情僉曰百年中無與比也（方望溪集）

吳襄字七雲江南青陽縣人雍正元年由翰林院侍講提督順天學政在任距鄉試僅一月襄先期擬稿以待比受印立檄行試事始不誤四府拔貢前學臣未及咨部部議持不便錄科襄曰卽不選拔諸生庸不得與試耶仍以生員入闈恩詔廣額部限一年考畢襄疏請未科試者隨試增加已試者於歲試補行他若加入旗原增及旦字號皆一體廣額視事因較正文體敎實學以先正大家開導諸生腐陋爲之一洗所至留心民瘼敝陳畿南水利請設勸農使奏入並蒙俞可（汪由敦撰神道碑）

趙大鯨浙江仁和人雍正二年進士乾隆八年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督順天學政疏陳整飭士習二條（其略曰一實學之宜崇也竊惟窮經爲學者根柢約其旨可以成文通其理可以致用而性理一書學者潛心探討可爲經濟才華之本是工夫俱屬切要欽惟聖祖仁皇帝御纂四經性理功垂萬世世宗憲皇帝諭令各省刊刻准人刷印我皇上又特頒諭旨令各省撫藩留心辦理務俾士子易於刷印仰見聖朝崇尚實學樂育人才之至意在東南各省久已家有其書而北方士子竟未有曾得見者皆因北地紙貴工本太昂之故臣前在江西學政時刷印四經性理兩書一兩六錢今直隸則需七兩有奇雖比之部定國子監經書之價已是減省而較之江西已四倍有餘矣臣莅任後即文發藩刷印分發無如貧寒士子購買維艱雖諄勸令誦習究不能家人以力之不逮請於直隸藩庫撥銀一千兩移交江西撫藩刷印其書交直隸藩司收存俟學臣前往出考之處分發生童購買聽[illegible]行之既久附[illegible]停止則家有其書人人得以誦習矣一劣生之宜儆也學臣考試例須舉保優劣原令歲科兩次舉行後經禮部議准祇於歲試舉

行一次比照三年大計之例也伏思舉報優生不妨寬其期日毋庸再請若劣生祇於歲試舉報則前後任歲試往往有相隔二年餘者在不肖之生儘可任意妄行雖積惡自必敗露而以二年之久家庭則和氣多乖鄉曲則把持不一譬之父兄師長見子弟有過立當訓誨豈有遲之二年始行懲治之理且歲試爲諸生畢集之時固當加以勸懲而科試爲學臣再至之地尤爲訪問詳悉請嗣後舉報劣生仍遵定例歲科並得舉行其科試舉報者不必於任滿時題奏俟後任學臣於歲試之後彙題如此則劣生時時知儆矣臣在任後士習凡有過犯或立即斥革或發學戒飭總冀頹風知戢庶幾地方無案牘之煩鄉里愚民免欺凌之患得科試再加整飭於士習大有裨益矣

上是其言九年父憂歸（國史大臣列傳）

吳文鎔江蘇儀徵人嘉慶二十四年進士道光十四年由侍講學士提督順天學政先是順天生員考試遺才以在京肄業不及回籍起文准用同鄉官印結投考有一人出結數十張至百餘張者其中有無籍遊棍未能周知易啟書吏朦混之弊至是文鎔先期示禁並限定一人出結不得逾二十名之數嗣因有結數逾限者查出四名本結官並未認識憑學書書吏輾轉覓求私相取用奏請將書吏交刑部究辦十六年選拔屆期疏言查選拔十二年一行爲掄才鉅典登進之階較捷易啟招搖撞騙之弊且直隸省考選拔向有卷費册費各項陋規名目貧乏者甚至不能應考殊非選拔真才之道道光四年曾經前學臣毛式郇奏請禁革茲恐積久玩生臣衙門書吏家丁自應加意約束並出示申禁惟扃門校閱時內外間隔而鬼蜮之撞騙書吏之需索聞見未周弊難盡絕應請

敕下直隸督臣通飭各府州縣及提調各員嚴密察防如有匪徒在該地方招搖撞騙迅即拏究並由督臣示諭各屬應試拔貢生員各項陋規概行嚴禁如有需索抑勒情事准該生等赴提調官衙門稟訴從重懲辦得

旨允行咸豐三年總督湖廣陣亡諡文節（同上）

凌燽字約銘安徽定遠人康熙癸巳舉人以御史巡察直隸等處平反冤獄天津漏報水災親勘得賑（安徽通志）

江蘩字采伯湖廣漢陽拔貢康熙二十八年官長蘆巡鹽御史次年新增天津鹽引四千道蘩奏照康熙十七年台臣傅廷俊條議酌留七百道餘俱裁革（天津縣志）

莽鵠立字卓然滿洲鑲黃旗人雍正元年任長蘆鹽政請介勸敏實以加斤免課通融帶運展限奏銷借帑數事面奏俱蒙

俞允商民賴之雍正三年改衛爲州疏請以天津舊轄之寶坻屯民分隸各州縣而天津百里內村莊向屬武清靜海者俱改歸天津又請重修天津城垣及堤埝一帶隄岸如罌黃口老君堂教軍廠諸處夙稱衝要宜修築以防水患俱得

旨允行立救火會重修鹽法志善政良法不可枚舉乾隆六年祀名宦（同上）

三保滿洲正黃旗人雍正十二年任長蘆鹽政論近海貧民年六十以上十五以下以及殘疾孤寡者報明地方官給與鹽牌日准販鹽四十斤以資餬口無告貧民賴以生活者甚衆（同上）

徵瑞字時若內務府正白旗人乾隆四十八年任長蘆鹽政清廉慈惠裁革一切冗費歲歉設法賙恤之修隄堰散絮衣增書院膏火費去之日士民送者數十里路塞幾不能行（同上）

文謙咸豐初任長蘆鹽政粵匪撲犯天津文謙督隊迎擊力

挂兒鋒罔郡賴以保全光緒四年奉
旨予謚並准於天津地方建專祠（採訪冊）

王碁字孝徵江蘇太倉人康熙四十五年進士雍正七年官直隸布政使時州縣新舊交代惟倉穀爲難或前官預餙虧穀或後官延宕不收互詳聚訟碁稔其弊使碾米交代以一米抵兩穀糶之平糶後以價貯庫秋成時新任買補有司便焉兵餉舊例於次月初始領前月糧碁令於前月望後發次月之糧曾弁頌爲善政（春融堂集）

沈起元字子大江蘇太倉州人康熙六十年進士乾隆七年官直隸布政使八年直隸旱總督議以十一月開賑起元力爭得速賑所屬有冥賑戸不賑口者嚴斥之災民俱得實惠又絕監糊之例餽郤庫封之羨餘省州縣解項之苛駁覓盜案三月之率結聲名益振（同上）

吳士功河南光州人雍正十一年進士由吏部主事游升直隸大名道遷直隸布政使奏藩庫錢銀交代新任接收出結督撫盤查保題定例綦嚴但日久視爲具文請嗣後撫藩離任奏請
陛見之日即將在任庫項曾否挪借有無虧空之處另摺附奏其或在任不久調補遠省貧乏不足歎借庫項者一併據實陳奏新任赴藩接印後亦於交代限內另摺奏聞仍照例出結保題則挪借之積弊可除
上以所奏簡而易行著爲例（名臣傳）

屠之申字可如號舒齋湖北孝感縣人嘉慶末授大名道大名兵燹後人民離散之申捐設粥廠二十七所晝夜梭畫民困以甦道光元年由甘肅布政使調直隸
召見時
上曰汝在甘肅辦事好故調此請疏濬冀州衡水等處溝渠以利民田因事革職復起爲清河道升布政使護理督篆初直隸附京五百里內外多係老圈旗地年久隱匿牽混控牘山積而歲徵銀五十餘萬兩充貧兵丁其額日絀之申奏設局清查分別管業又酌改順屬四路弁兵歸營訓練州縣增添捕役俾兵自爲兵捕自爲捕以專責成又口外熱河七廳州縣案民雜處事權不一之申請仿照甘肅鎮迪道之例悉歸熱河道勘轉都統分別題奏核咨以歸一律均得
旨施行未幾告歸（採訪冊）

裴宗錫字午橋山西曲沃人乾隆間由山東督糧道調霸昌道旋擢直隸按察使庭無留獄嘗曰淹滯囹圄亦傷民命不必皆刀鋸也凡治獄虛衷推鞫務在得情時宗錫治刑書與總督方觀承時有所鬩齬執持侃侃必如所擬然後已觀承益重之母憂歸尋起原官（章學誠撰傳）

吳廷棟字彥甫安徽霍山人道光乙酉拔貢咸豐二年六月由刑部郎中出知河間府河間俗健訟京控省控案充斥逐日清理無積壓累民時親歷州縣察勸更棚窩鋪皆裹糧自隨屬令無供億苦至景州擒匪徒數人行旅獲安十二月粵賊北竄府當東道之衝官紳議請兵廷棟曰賊未至請兵徒糜費擾民且素非統馭必不受約束令城民皆土著但得精團固守則衆志可以成城矣於是簡丁壯繕城垣修器械整旗幟備烽燧法嚴令明安堵者數月八月賊犯臨洺關趙州

陸平柏鄉深州相繼陷九月二十日賊距城二十里城民乞出不准有墜城竊走者以軍法治之人心始有固志二十一日獻城陷廷棟日夜巡防不寐不懈警至設法禦之賊屢窺未由入癸丑冬升永定河道甲寅春署理天津河間河務兵備道七月擢直隸按察使總督皆以河間爲京師門戶廷棟防守嚴密且得民奏留之乙卯軍務平赴按察使任

召見問團防所設施對曰城大且破壞賴紳民日夜巡防又值河水驟漲賊不得渡非臣之能也先是直隸書吏疲玩成性案卷多積壓廷棟至嚴立限期懲其弊訟案無大小輕重皆迅結無留宿者嘗曰古人教養之政皆難行惟有寓教養之意於聽訟斷獄之中勤審速結使百姓少羈押拖累即所以養辦案公平明允使百姓知畏法不可倖逃即所以教也有孫某居院幕其弟被人所訐即稟總督令某出幕不稍徇次年派辦

西陵大差濟庫例發銀數千兩爲公費廷棟悉以存餘銀繳還前此未有也大計州縣得卓異者就賞以門生禮見概絕之六年大名水災稽查賑務實惠及民大名與山東曹州接壤匪徒滋擾廷棟獲十餘名訊明首從僇數人餘解回籍直境晏然冬授山東布政使七年入

覲時直隸奉

嚴旨行當十錢官民苦之總督不敢言廷棟因

上問反復開陳並及鐵錢鈔票之弊（畧云直隸市肆商賈出示行使大錢二成今春復推廣行使三成小民謹奉公令原爲行使其實市中買賣價值百文之物卽索價百二十文今行大錢三成卽索價加三成是中折算雖名爲行使實不得謂爲流通　國家立法必先便於民方可行必先信於民方能行見奉　諭旨直隸自今歲上忙爲始錢糧卽收三成大錢二成鈔票是十成實銀已遂減去六成在百姓例宜繳折數無患於奉行乃反遲疑觀望遂生顧慮者必有所不便不信也直隸計二百餘萬錢糧若收三成大錢以京錢四串抵銀一兩計收二百餘萬串大錢民間安能驟得如許大錢將來私鑄必由此充斥恐誅之不可勝誅如不收私鑄則可指爲阻撓或折改制錢又干枉法姦民得以挾制其上矣倘謂既收大錢如部文所言京中必有商販自然流通將大錢由京運直隸籌商販所圖者利也今以十文制錢買一當十大錢運至直省仍賣十文制錢空增運費初無利息商販誰肯爲之設有商販定是私鑄而影射官錢其弊何可勝言至各屬所收大錢運交藩庫運費又將何出取之民則爲浮收出自官必無力賠墊現藩庫支放又需軍費處亦窒礙難行之一端矣官民之情如此上忙錢糧恐難照常直隸乃　畿輔重地[illegible]安靜足以拱衛　京師前所收銀七票三支放則銀票各半藩庫多此二成實銀方足以供周轉卽去歲大賑今春展賑計用實銀十九萬有零皆賴此二成實銀撥發否則豈能以鈔票大錢分給災民乎今年黃河決口未增直隸水災必重若議賑恤費帑何出又　東西陵差借資民力必先由藩庫墊發方不至緩不及事倘無款可撥必先須取於民操切大爲恐抗[illegible]別滋事端必所不免　上曰據此無論官運商運仍是不行對曰若能行自然流通不待販運臣不敢一言欺飾各處行使大錢城內行使城外卽不能行使如何得謂流通[illegible]民日用零星之物僅值數文卽物價亦[illegible]當十大錢並無當一制錢豈非不便百[illegible]以一錢爲當十民以當十爲一錢　國[illegible]搭放兵餉是見惟多搭發成制錢放散[illegible]手一成物價令戶工兩部不肯多鑄制[illegible]今市上不見制錢[illegible]國家錢法惟[illegible]皆爲市商所假借以逞其[illegible]錢愈輕實由科斂太多朝更夕改民無適從之故[illegible]從因故持破爛大錢買物有不收者即以阻撓[illegible]錢遂有借挾制而不收大錢者[illegible]而鐵大錢竟[illegible]不見有當十大錢則民間不用可知乃戶工二部每日鑄之何也　國家設法流通報捐等准收大錢二成[illegible]又全收鐵大錢將來大錢盡歸於官只有搭放兵餉一途兵持鐵大錢無處使用貧民小買所得鐵大錢亦成棄物是兵民亦困矣且御史條陳各持一說固有目擊時艱爲民生起見者亦恐或因　皇上意在疏通大錢揣摩迎合[illegible]進言議論紛然徒足惑人聽聞[illegible]君因之多立章程流弊愈甚）

上頒之議遂寢尋由山東降調直隸按察使官至刑部右侍郎卒諸

祀名宦（同治三年金陵告捷廷樞權上下內外為天下已安已治因上疏請益加敬懼持之以恒永圖長治久安之基其略曰竊臣恭讀本月初三日上諭自古君臣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即令今日已治已安猶當戒慎恐懼不自滿假等因欽此今江寧克復元兇授首實方指日蕩平普天臣民同深慶幸乃聖心猶戒慎恐懼不自滿假謹戒統兵大臣督撫等及內外大小臣工慎始圖終無荒無怠此誠四海臣民萬世無疆之福也而臣竊有慮焉萬方之治亂在朝政百工之敬肆視君心事不責文責其實下不從令從所好敢為皇太后皇上敬陳之夫治亂決於敬肆敬肆根於喜懼從古功成志遂人主喜心一生而驕心已佚宦寺即有乘此喜而貢其諂媚者矣左右即有因此喜而肆其蒙蔽者矣容悅之臣即有迎此喜而工其諛佞者矣屏逐之姦即有窺此喜而巧其夤緣者矣諂媚貢則柄廢竊蒙蔽肆則權下移讒佞工則主志惑夤緣巧則宵小生於是交盡戕塞聽明惡忠讜遠老成從前戒懼之念一喜敗之此後傷肆之行一喜開之方且矜尋智樂真達逞猶賢快從從一人肆之於上羣小煽之於下流毒蒼生遺禍社稷稽諸史冊後先一轍推原其端只因一念之由喜入肆而已軍興以來十數省億萬生靈慘遭鋒鏑即倡亂之民莫非朝廷赤子大兵所加盡矜誅夷皇太后皇上體上天好生之心必有哀矜而不忍喜者況旗兵乏食根本空虛餉饋缺備邊陲搖動兼之外夷處處窺伺要求邪教肆行人心煽惑豈惟不可害而實為可懼假使萬幾之餘或有一念之肆雖綸音告戒而羣臣第奉為故事多方且視為具文積習相沿徒為紛飾將仍安於怠惰廢弛矣是非堅定刻苦持之以恒積數十年之恭儉教養有未易培國脈復元氣者夫上行必下效內治則外安而其道莫大於敬其養必始於懼懼天命無常則不敢恃天懼民情可畏則不敢玩民權柄暗竊則諂媚必斥懼權下移則蒙蔽必興懼志易蕩則讒佞必遠懼邪易生則夤緣必絕凡皆本於一心之敬而已蓋懼者敬之始敬者懼之實敬則大智愈明神武愈張天之明命常顧於目民之怨咨如聞於耳一人篤恭於上盈廷交儆於下羣帥知懼必協力以清餘氛殘寇無難盡殲大吏知懼必竭力以圖善後災黎將慶再生而有所勸勞仍復其難其惟日與二三大臣閒謀布公集思廣益無欲速無見小一切撫綏培養安內撫遠之要無不次第籌其萬全庶幾至誠無息久道化成絜祖宗富有之大業開子孫無疆之丕基是皆由皇心之敬成而實由皇心之懼始也要之存亡決於敬肆敬肆根於喜懼唐太宗身平羣雄貞觀之治軼於漢文而以驕矜致悔明皇親定大亂開元之治等於太宗而以奢侈召禍若夫帝舜之治至於地平天成大禹猶告以無傲無慢而虞書首曰欽此所以成中天之運也武王之治通於九夷八蠻召公贊訓以玩人玩物而丹書首曰敬此所以永八百之祚也喜而肆者如彼懼而敬者如此易傳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可弗以為永鑒與疏上翌日奉上諭申戒天下原摺存宏德殿用資省覽　年譜）

丁壽昌安徽合肥人同治初屢著戰功八年直督曾國藩調壽昌贊軍務九年天津民教滋事署天津道措置裕如在任五年勤政愛民始終如一丁憂去光緒三年服闋總理海防營務值直境旱荒壽昌會督官紳集捐助賑全活飢黎無算四年署津海關道旋晉按察使清理積案千餘起壽昌秉性忠誠居官廉潔未幾積勞卒奉旨准建專祠（採訪冊）

秦鉞江南無錫人順治十二年進士十五年任長蘆鹽運使長蘆鹽政大壞私販日滋諸商習為豪奢運使亦藉商人為囊橐鉞奉職據法一無所撓於是始懔然聽命戶部議增引目鉞致書當事以竭澤焚林為喻覽者歎服（堯舉文鈔）

任璣字公養陝西郃陽人順治辛丑進士康熙二十五年官長蘆運使建議引鹽積滯必通銷於引鹽不至之地其產鹽州縣例不食官鹽者奸商坐引至數千計悉請罷於是商力漸甦鹽課無損遷直隸守道以良鄉旗民經界未正奉旨勘驗辦理積勞得疾歸卒（陝西通志）

蔣林字元楚全州人康熙五十四年進士乾隆元年由浙江嚴州府除長蘆運使洗手奉公廉隅慎操商故有公使錢當時院司歲各費數萬緡林以身率儉歲費不及百緡院亦得林歲取幾減前數之半嘗再護院事得關征羨餘數千吏白故事當歸私橐林命留之庫不私一錢居四年以父母老請歸養上覽奏顧謂近臣曰世乃有不願久為長蘆運使者耶命籍其名始俞其請（湖海文傳）

盧見曾字抱孫山東德州進士乾隆十六年任長蘆運使創立問津書院日集諸生課之邑舊有施棺會事將中輟諭蘆商於公費項內每年撥助銀兩定爲例民咸稱便（天津縣志）

孫泳字介梅江蘇陽湖人乾隆四十四年任天津知府性廉介署長蘆運司鹽商以千金餽力卻之重修三取書院加生童膏火一如問津士人德之（同上）

積承志江蘇無錫舉人乾隆五十六年官長蘆鹽運使五十九年天津馬家口海河漫溢同長蘆鹽政徵瑞晝夜搶護培堤堅固又北倉河水陡長同倉場侍郎景安竭力搶護捐貲修築土埝

上嘉之（國史大臣列傳）

楊霈字慰農漢軍進士咸豐初任長蘆運使專匪北犯籌捐廉練勇倡製銃礮數百以衛津沽名曰蘆團至今稱勁旅焉（天津縣志）

李丕著號愚公山西曲沃進士順治元年任永平道當鼎革初民無專官丕著招撫流亡措置有法秉亂爲盜者許其投首自新又請設客學甄恤遠士立月課以示鼓舞事有不便不待陳控即革除之士民爲肖像立祠於南山之巔（永平府志）

蔣三捷遼東歲貢生順治元年任通州兵備道廉明有威惠教甚舉（大清一統志）每月朔望赴城隍廟講鄉約六則士民次第立左右跪罪四於庭前聽講講畢有罪者扑治冤抑者辨釋人情翕然（雍正志）

甘文焜奉天海城貢生順治初任順廣兵備道時天下初定民心猶擾文焜撫輯如承平後殉難滇黔郡人遥祭皆失聲（同上）

王來用遼東人順治二年官蠡縣兵備道廉靜寡欲聽斷允精土賊起獲巨寇馬顛等十八人立斬之餘黨悉散歷任後民建祠誌思（蠡縣志）

陳維新奉天人順治四年官昌平兵備道渤海盜起官兵剿捕株連及州維新請兵不入境身保無賊州人獲全（大清一統志）

塗廓遼東人任河南河北兵巡道駐磁州順治六年賊陷隆平遥武安廓率兵奮擊馬蹶死之麾下蘇某亦力鬭死磁尤祿寺鄉建祠以祀（同上）

徐永順遼東人順治十六年官天津道時議勦洗靜海諸邑永順力保天津無賊民賴以全（雍正志）

宋琬萊陽人順治十四年爲永平道性明決遇事立剖姦宄斂迹境內肅然祀名宦（大清一統志）

韓奭字六一沁水進士順治十六年任易州兵備道下車徧諮鄉士大夫咨民間利病性明毅人不敢干以私二年受篩士民泣送（同上）

耿介河南登封進士康熙初分巡大名道介故清正革火耗裁陋規吏畏民懷翕然稱治及去父老送數百里（大清一統志雍正志）

錢世清字生一浙江錢塘貢生康熙四年任永平道性勤儉涖任數年凡屯田驛牧郵傳諸政以及城郭學校倉庫隄圩百廢具飭府丞梁某賠補官糧貧不能償以鍰救解任世清代措千五百餘金其生平盛德類如此告歸士民請祀名宦（永平府志）

丁思孔字泰巖瀋陽人順治壬辰進士康熙八年任直隸守道出納平準吏胥不能爲奸時東南用兵供億浩繁思孔躬自措辦不以擾民禮紳士恤行戸惠卒伍尤多善政擢江南按察使（雍正志）

薛柱斗延長縣拔貢康熙九年爲天津道勤政惠民禮士崇學津門爲兵民錯處奸宄雜沓之所柱斗綏靖得宜境內帖服王葺道署修黌宮悉捐俸爲之人尤服其廉云（康熙志）

崔道之字老山平度州進士康熙十年任通永道性寬和治政明決鞫讞不阿不狥餽送悉屏絕之時以廉靜聞（雍正志）

楊維喬甯海人順治己亥進士康熙十九年任口北道庚申歲歉力請錫賑壤接雲中有豪勢販婦女越境者嚴禁之存恤周備保全甚多（同上）

宋犖字牧仲河南商邱人康熙二十二年官通永道在官能持大體以清節見推三河令彭鵬治行爲畿輔最牧仲薦諸巡撫于成龍得超擢卒爲名臣（國朝先正事畧）

朱宏祚高唐州舉人康熙二十四年任直隸守道捐俸拯荒刊田單平監價奮有狐皮梁板累民力爲請免民尤德之祀名宦（雍正志）

石天樞陝西富平舉人康熙二十五年任天津道署中所需向取諸市天樞刊榜以示屬吏無敢濫取者距城二里有隄百丈時潰決爲患天樞倡築完固水患以平鄰境貧民覓食於津者歲數千計創育黎堂收養之士民建生祠以祀（天津縣志）

王隲福山人康熙二十五年任口北道旗丁利民地可種控部隲偕部員公同查勘力辨其誣民至今頌之崇祀名宦（雍正志）

朱士倓字直莽漢軍鑲白旗廩生康熙二十八年任天津道石天樞創育黎堂月久恐其廢墜以公羨請於大吏並倡捐二千金置田立租人咸稱之（天津縣志）

邵嗣堯字子昆山西猗氏人康熙庚戌進士康熙十九年知柏鄉縣大學士魏裔介爲其座師家人罹法嚴治之不少貸又旗丁毒毆子錢家入縣庭勢洶洶不稍屈繫之獄移文都統訊主者主者不敢承具論如法值歲饑或言勸積粟家出粟嗣堯曰人惟不積粟故歲饑則束手吾方勸令積粟家獲厚利何勒爲已而富粟者甚衆歲不爲災爲忌者所中落職旋以薦授清苑縣屢斷疑獄循績亦如治柏鄉（山西通志）康熙三十年陞守道清介持躬苞苴杜絶遇事霆發機激勢要憚之特擢江南學使卒於官祀名宦（雍正志）

趙宏燮陝西延安監生康熙三十七年任天津道延義學誠徭役杜行帖修隄防興利除弊善政不可枚舉河東地方屬天津道康熙十九年改隸武清民甚不便宏燮力言於上官皆不允行及督直省乃一再上疏卒得請西沽向無津梁捐俸製巨艦列水面爲浮橋行旅稱便卒祀名宦士民復立專祠於三汊河岸（天津縣志）

李發甲字濂仙雲南人康熙甲子舉人四十三年分守口北蒞任革一切浮費民有耕種無力者設法辦種給之山民砍窨多土豪侵佔發甲詳請永禁民業以安乙酉冬調天津宜人爲立碑以志（宣化府志）

陳鵬年字滄州湖南湘潭人康熙三十年進士五十六年署

霸昌道昌邑有冠花翎者數人稱某王遣來索修城者金勢張甚鵬年僞遜辭延之入而陰伏健卒縛置獄中因馳奏適某王入對上示以疏曰無之曰然則可聽陳鵬年處分鵬年杖斃一人枷四人徇於城自是畿甸肅然嘗進瓜熱河上命傳諭家僮汝主官清不必以常例進奉可將瓜帶歸以賜汝主其廉直見知於上如此歷官至河道總督以疾終諡恪勤（國朝先正事畧）

戴璽聰字無聰山東歷城貢生官昌密兵備道昌密多王公湯沐邑莊頭挾强佩勢大爲民患聖聰通其豪啗喔慰勞既習乃爲言奸人擾民狀且累君盍聽我檢押各唯唯受教轉相告戒毋犯戴公約束（有懷堂文稿）

謹按康熙志載此人無年代可考故附康熙末

陳宏謀字汝咨廣西臨桂人雍正元年進士乾隆元年官天津道河間滄景諸州最窪下恃隄防爲衛宏謀相其夷險築遙隄月隄縷堤（彭啟豐撰墓誌銘）（培遠堂集南運河修防條議議得南運一河自全漳濟運以來一派渾流洶湧奔赴直隸境內難免阻淺之虞時有漫決之患其漫決者皆係頂沖掃灣之處其泛溢者皆係河灘無隄之處是以歷來凡頂沖掃灣皆爲險工年年加高培厚飭勤工頂名曰官堤面房加培者猶難十分堅厚臨河之舊土日被沖刷則新幫之土益難抵禦因有建築草廂鑲砌草土之事草工易腐朽三年保固限滿則須加鑲修拆是以沿河草壩日多帑費日繁而工之險者仍險此有隄之患也至於河灘無堤之虞或河岸寬濶或河發淤情既無畏於頂沖復下常有泛溢偶遇暴漲小民於水到之處築堤藉築名曰民捻而此一綫民捻臨時攢築不察形勢不加夯硪汛後隨即坍卸任水小之年似可不需此捻若遇大水一片汪洋在在危險此又無堤之患也自乾隆二年常河臺奏請建築高寬月堤放淤裁稱經鄂大學士議覆准行之後節年以來已著昔有之月堤加幫寬厚放淤成工極薄之堤變爲寬厚化險爲平已有成效我此類推凡屬有堤頂沖掃灣之處舊有月堤者均宜加幫放淤舊無月堤者均宜另建月堤以備將來放淤至於無堤之處均宜就其高阜土脊另建遙堤以爲外衛大抵地勢高阜者宜建遙堤而不宜建月堤若建月堤於高阜之地既不能放淤徒爲積水所浸倘縷堤有留水入月堤勢更湍急斷非月堤所能抵禦也地勢窪下者則又宜建月堤而不宜建遙堤若建遙堤於窪下之地不但水至建瓴而下難以抵禦且使遙堤之內縷堤之外可耕之地常爲積水深坑末由宣洩無益於河有損於民此月堤遙堤護圍各有所取而地亦各有所宜也自來之議月堤者皆謂放淤涉險寧可臨抵堵禦議撓堤者則新築堤於水所至到之地原覺過計殊不知凡頂沖掃灣之處積堤卑薄若不放淤日益沮洳舊土漸坍新土難固爲費日多一日危險日甚一日豈可苟延旦夕不爲遠計且放淤之法不自今日現在兩岸淤平之月堤不可勝數其他凡屬險工大半築有月堤前人爲此無非爲放淤而設自當因其涉險益加慎重一勢不遠以期萬全不宜因噎廢食坐致危險也至河漲寬岸水勢雖云至到然歷考近年水勢漸大乾隆二年之水大於常年之水而三年之水則又大於二年矣上年河水業已出槽平時所謂極平之工河灘之岸皆已過水官弁士民晝夜搶禦搶惶急逢幸衆　皇恩覆庇水勢漸退獲保安瀾倘再長數寸之水隨處皆可泛溢兵夫民力豈能防禦考之河防一覽所載規水之法凡麥汛長水一寸秋汛長水一尺提地與清兩減河自建閘以來麥汛從未過水今歲麥汛兩閘口過水四五寸不等就此而論焉知今年之水不更大於上年況河防要務有閘運道民生惟宜盡未雨之綢繆豈可徼天幸於萬一然則築月堤以放淤似險而實平築遙堤以外衛似迂而實切誠經理運河之要務也）復乘小舟咨訪水利得放淤之法凡汛水盛漲多挾沙而行導之從隄左入隄右出如是者數四沙沈土高隄內悉成沃壤喜曰老河兵直吾師也（國朝先正事畧）又查義學查賑飭議青黎堂規條請修天津海河疊道（培遠堂集）尋遷江南按察使官至東閣大學士以疾歸卒諡文恭（國朝先正事畧）

陶正中字田見江蘇無錫進士乾隆七年任天津道津邑爲漳濟下流時患水正中建言疏子牙河濬淀泊即藉其土以築隄議最偉大吏首薦之擢直隸臬司復留以襄賑立以工代賑之法人尤德之（天津縣志）

王師字貞甫山西臨汾縣人雍正庚戌進士十一年知元城縣縣有村地名王勝疃者田久荒而嚴徵如故凡數十頃畝

吏重㩀科則莫以告特請於大吏除之乾隆四年調知清苑
時下曲有冤獄已定讞冤民所聘女誓與夫同日死道路皆
之師廉得冤狀力請於大吏再三始得覆鞫竟脫焉既出獄
完婚夫婦詣縣堂拜謝長跪以去七年遷知正定府八年分
巡清河道九年隨大學士高斌吏部尚書劉於義勾當直隸
水利周歷保定河間天津正定等處所擘畫事宜多被採用
功成
上聞而賢之十年遷直隸按察使（陳兆崙紫竹山房集）
葉信字可亭江西武進士乾隆二十三年任天津道三十六
年運河漲城西芥園隄潰水氾濫無所歸信遣人掘中堂窪
洩於海因詳請直督自芥園挑挖減水河一道由中堂窪達
海河永洩渾淀子牙各河穿運之漲事未果行（天津縣志）
喬人傑山西徐溝舉人乾隆五十五年任天津道壬子大水
民饑倡率官紳捐貲立粥廠活數萬人（同上）
曠楚賢字六柱湖南衡山人乾隆辛丑進士嘉慶初官通永
道清所屬數十年積案值旱徒步禱雨立沛調清河道督修
千里長隄工竣以勞疾卒（湖南通志）
沈長春字芝亭歸安人乾隆乙亥舉人知鉅鹿縣案牘紛積
剖決裕如五十三年調大興縣會座主尹京兆例迴避仍回
鉅鹿八月遷景州知州州爲南北孔道驛遞草料角保買之
民間官爲給價長春曰事經吏胥手保無擾民乎悉罷之己
酉春
高宗純皇帝東巡蹕路所經雖病未嘗廢公秋大旱力疾查勘以災
狀聞方事賑恤以誤失餉鞘罷職庚戌恭辦
萬壽經壇給六品頂帶旋經直隸總督奏辦霸州營田嘉慶元年署
曲周補武邑邑之趙橋有護隄民埝也因雨將壞率民力築
之得不潰
大行梓宮經三河檄署三河事差竣加一級秋大蝗雇民集捕蝗一
升給錢百蝗不爲災五年回武邑調天津明年六月霪雨浹
旬永定河水異漲天津濱海城卑羣流匯注閉城堵禦城不
浸者三版晝夜巡視城以無虞城外皆巨浸民多漂溺長春
立城上指揮募救一人予錢千自朝至暮縋城上者不下千
人又於隙地蓋席棚人給麪餅凡數月全活者無算既而有
旨設粥廠捐貲施賑至麥熟乃止督部鹽使皆以入告題大名同知
得大名府事十年攝正定二月委赴冀城防護要犯大吏保
奏有
旨記名以知府用五月攝廣平六月真授尋移正定七月記名以道
員用十月補通永道蒞後凡遇
行在必蒙
召見長春甫擢監司非意計所及蓋在三河時能校署總督已密保
薦至是
諭及始知之也十二年調天津道戊辰
駕幸淀津
賞袍褂荷包等物並蒙
明宣是職尤重漕務由故城至楊村水程十一站悉爲所轄楊村剝
運更須駐辦向例一丁兩船官設剝船一千五百不足用則
封雇民船協濟守候需日民船津貼往往多於官船長春告
之大吏復於秋獮

召見時面奏之遂與漕運兩司議經費定限期一一舉行歸南三日南糧已入直隸境長壽往來河干測水深淺竭力督催雖暑熱未嘗稍息漕得無誤抵滄州

特簡河南按察使旋得加按察銜仍回天津道任之

旨未幾授湖南按察使（木有生齋集）

韓文綺浙江仁和人乾隆六十年進士嘉慶十七年授直隸永平府知府十九年陞清河道二十年查拏灤州教匪王殿魁等文綺首先獲犯

上嘉其緝捕勤能二十一年署按察使（國史大臣列傳）

張雲藻字曇龕江蘇儀徵進士道光二十二年官霸昌道重修燕平書院置義地十餘畝卓有政聲（採訪冊）

秦聚奎字鳳山奉天蓋平進士由景州陞署大順廣道興利除弊知無不爲同治元年捻匪起聚奎練兵訓卒戰守兼資擒賊首王守清等置於法賊寇完縣聚奎督兵由白塔集追剿教匪張夕誅等至桑阿鎮兵敗死之事

聞侍郎並建立專祠（同上）

畿輔通志卷一百九十

錄八 宦績八 國朝二

范燦（大興縣知縣）
王哲輔（固安縣知縣）
李大章（東安縣知縣）
靳謨
李宣範
彭鵬（以上三河縣知縣）
趙日瑛
劉體仁
伍澤榮
劉克邁（以上寗河縣知縣）
陶焴（順義縣知縣）
曾成龍（懷柔縣知縣）
劉德宏
彭人俠
張德榮
張和（以上涿州知州）
彭蕚來
姬均（以上霸州知州）
郗詔
張朝琛
程繩武
陸光旭

畢焴（宛平縣知縣）
藺第錫
商宏才（東安縣典史）
許毓芳
陳壽昌（以上通州知州）
鄧欽楨
陳協
呂詒安
吳棨（以上寶坻縣知縣）
林繼篁（寗河縣典史）
陸騰駿
楊瑜顯
楊馞
黃理中
吳山鳳
方嵋（涿州州同）
張世法（以上房山縣知縣）
方典（霸州州判）
韓文
許天馥
劉廷璦（以上文安縣知縣）
何詡（以上保定縣知縣）

夏益進（良鄉縣知縣）
李濬（以上永清縣知縣）
呂起渭（香河縣知縣）
高天鳳
成王臣
胡紹安
朱杰
胡啟文（以上武清縣知縣）
關廷牧
汪錫齡（昌平州知州）
王澗（以上密雲縣知縣）
李勳
倪佶
許自召
趙庭椿
佟有年
祖延泰
秦世正
崔啟元
劉寶楠
孫光祚
于際清

胡國佐　董廷恩　潘永圖
王若常　趙錫蕃（以上薊州知州）　牟雲龍
賈文龍　朱以升（以上平谷知縣）　胡延年
武國楨　朱一蜚（以上保定知府）　王雉飛
常大忠　宋基　蔣元緒（以上保定府同知）
郭廷郛（清苑縣知縣）　馬上及　余允光
湯愛鼎　裴國楨　朱元春
張煥　禹祥年　孫緒祖（以上滿城縣知縣）
宋念祖　鄧元瑛（以上安肅縣知縣）　張藩
白尙登　王德新　鄒玗
張其珍　梁燦　劉致中
陳思讓　梁寶書（以上定興縣知縣）　閻興邦
易尙升　申允恭　胡永漼
周良卿（以上新城縣知縣）　王政　鄒昱
張國柱（以上唐縣知縣）　高捷　鄭瑛
遲曰豫　柯榮　張志尹
郭堯都　羅士吉　趙用熙
何長敦　趙日爌　傅潢（以上博野縣知縣）
陳自德　錢振龍　李天機
蔣國正　沈景張　陳士全
劉體中（以上望都縣知縣）　江起元　趙士麟
程愫　張熙麟（以上容城縣知縣）　朱宏憲（陳燕附）
趙変　朱懋德　唐毅（以上完縣知縣）
賈涓　單務嘉　劉文燦

畢忠告　高崟爵（兄承爵）　楊石渠
尹名選（以上饒縣知縣）　戚崇進　姚文燮
凌松林（以上雄縣知縣）　胡源（祁州知州）　劉崑
孟文升　王天慶　陳文合
李文耀　蔡廷斗　李夢蓮
夏獻烈（以上東鹿縣知縣）　俞鳳（束鹿縣丞）　劉嘉誌
卜光煜　丁銑　楊景彬
張恩煦（以上高陽縣知縣）　夏熙（熱河巡檢）　覺羅嵩阿禮（平泉知州）
馮如京　李日芄　李中梧
路遴　陳丹　唐敬一
常文魁　梁世勳　蔡維寅
華黃　謝賜履（以上永平府知府）　彭爾年（永平府同知）
劉觀瀾　夏時美（以上山海關通判）　尤侗（永平府推官）
梁應元　趙汲　李士楨
閔斐　魏師段　衛立鼎
陸懋　陳夢熊　晏賓
萬承苓　屈成霖（以上盧龍縣知縣）　楊鳴
王永命　張一誥　張夢蓉（以上遷安縣知縣）
張毓中　劉馨　趙端
孫士賢　袁君弢　程大禧（以上撫寧縣知縣）
王曰冀　陳邦齊　李象井
梁肇文　曾孫謙　台世儀（以上昌黎縣知縣）
鄭仲　馬如龍　韓逢庥
莫騫　吳士鴻（以上灤州知州）　黃珽（灤州吏目）

金星瑞 聶因培 余昌祖（以上束鹿縣知縣）
蕭德宣（臨榆縣知縣） 徐可先 張燦（以上河間府知府）
朱光鉞（河間府同知） 劉果 方嵋
鍾翰 何蘭馨 朱溥（以上河間縣知縣）
劉發康 喬國楨 程材傳（明嵗）
楊文彩 吳龍見 熊存瀚（以上獻縣知縣）
王焯 李華國 陸福宜
楊嗣祈（以上阜城縣知縣） 章銘奐（阜城縣典史） 胡雲鵬
黃世發 歐陽維藩 周傳昌（以上肅甯縣知縣）
徐滀 劉日光 錢孫振
劉統（以上任邱縣知縣） 班連 增鼎
嚴會業 孔慶鈺（以上交河縣知縣） 陳大經
周命育 曹瑾 董瀾
查宗仁（以上甯津縣知縣） 張一魁 周鉞
王安仁（以上景州知州） 杜于藩 王書升（以上吳橋縣知縣）
鄭永春 王九魁 孫震
白爲璣（以上東光縣知縣） 李允楨 蔡維儀
朱晉麟 翟萼雲 張學權（以上故城縣知縣）

國朝

范燦字電文雍正二年進士知大興縣事縣民阿貴者最恣橫一日方理堂事突入攫人燦曰鼠輩敢爾縣令尚可爲哉即閉署扉捕之鞫其奸狀境內肅然縣有隱徑一案燦白京兆發之藩司不悅欲中以他事在廷有白其冤者特擢河南鄧州知州（陸燿撰神道碑）

單烺字曜璽山東高密進士宰宛平邑多奸猾吏莫能詰其首尾案山積不可理烺首杖蠹吏清獄之淹滯者期年政舉藩司欲加煤課檄督甚急烺以煤產衰旺不常一定爲例則百姓受害無窮力爭之乃寢乾隆二十七年近畿大水請賑於上官甚力大宛得不饑旋以憂歸（韓夢周撰墓表）

夏益進字雲岑湖南武岡人以貢授靜海主簿歷大城縣丞善捕緝每獲盜輒與之飲食能以情句稽其黨與出入以故所獲獨多累遷井陘良鄉知縣時川楚用兵軍書絡繹益進晝駐驛舍夜治官書縣無廢事補德平縣去（湖南通志）

王哲輔浙江進士乾隆初宰固安有廉名治獄無留牘時攜一馬一僕訪民間利弊遇盜姦著於句稽閭境肅然（固安縣志）

蘭第錫山西吉州人乾隆十五年舉人二十七年知永清縣連歲水災第錫牒請加賑又自爲粥於路食餓者萬千人癸未蝗入境躬率士民撲之蝗盡去有劇盜夏延剽掠第錫聽訟偶詰得其從徒具知聚落即夜發吏卒掩之賊負嵎相抗衆畏葸莫敢先第錫奮臂入其巢衆湧繼之盜悉就縛邑民多貲種旗地狡者時以擾民第錫懲其豪猾四境帖然三十年擢大興知縣（永清縣志）

李續字王緒江南常熟人官永清知縣旗人耕占民田事久不決續按畝丈量復民田一萬數千餘畝擢昌平知州遷北路同知續嘗遘厲疾民相率禱於神者數千人疾果愈旋調河間以老乞歸（採訪冊）

李大章江南丹徒廕貢康熙十四年知東安縣刊邑志繕城池緝逃亡嚴保甲寬仁端愨有古循吏風（東安縣志）

陶宏才會稽人爲東安縣典史順治五年妖賊劉東坡冦東安時知縣以事赴保定宏才即率兵三百餘出城奮擊斬獲甚衆再戰爲賊所執猶奪刀殺數賊自剄死一（大清統志）

呂起渭字東海遼東人順治元年知香河縣時四境盜賊蜂起起渭躬督兵民相機勦捕地方獲安官至廣平府同知（香河縣志）

靳讓字伯遜河南尉氏進士康熙四十年知通州通號繁劇疑獄累奏牘讞剖決如流殫心教養朞年州大治擢廣西提學僉事（河南通志）

許毓芳字尹吉江蘇宜興人副貢生知任邱縣巡撫李光地薦其政績擢邠州康熙四十二年改通州築隄百二十里以捍水患覈旗莊之占民產者人頌其德（江南通志）

高天鳳字吾莊江蘇長洲人乾隆四十三年知通州爲政務順民情不事煩擾折獄除奸無少徇州當孔道苦差徭捐備官車以應雜役民稱便葺學宮修州志稽常平倉修葉烈婦祠置辦試院桌櫈實心實政以次舉行士民德之（採訪冊）

李宜龍字蕚村安徽歙縣人道光十八年知通州除暴安良案無留牘捐廉修

文廟備祭器新閻忠烈公及葉烈婦祠墓旋服不次擢江蘇松江府知府去（同上）

陳壽昌字汀蘭江西南城人道光辛巳舉人歷知雄縣阜城密雲長垣廣宗等縣大計卓異陞通州知州剔積弊除蠹胥有明幹稱緝獲巨盜黃二張三等置之法地方獲安（南城縣志）

成王臣河內人康熙二年知三河縣在職三年不遺一吏訟者令其自拘至即訊決民大悅服一（大清統志）

彭鵬字奮斯福建古田人順治十七年舉人康熙十三年逆藩耿精忠叛逼受偽職乃卻粒飲水椎齒出血堅臥三年不起逆平授三河知縣邑地瘠當要衝旗民雜處（國朝先正事畧）鵬至除火耗革陋規嚴保甲減驛累平冤獄建黌宮設義學實心任事不畏強禦

御前放鷹者至縣使來索餽牽鵬於庭鞭之（道古堂集）有中夜矯傳

內旨者鵬察其詐延與語陰遣人發其橐具得奸狀實之法每治獄發摘如神吏民不敢欺鄰邑疑獄不能決憲司檄彭鵬往輒白其冤二十七年冬

聖祖東巡駐蹕三河

召問鵬不從耿逆及在籍在官狀

賜帑金三百兩

諭曰爾居官清正不受民錢以此養爾廉勝民間銀數萬兩多矣明年順天府尹許三禮劾鵬讞獄遲玩

詔巡撫于成龍察核白其枉部議落職

詔降二級留任尋以盜案併降三級皆得

旨留任又明年

詔舉天下廉能官尚書李天馥首以鵬薦與嘉定令陸隴其並行取

請假歸葬即家授給事中累官至廣東巡撫卒於官

聖祖嘗諭閣臣曰彭鵬前任三河時但聞有賊即帶刀乘馬往擒治毫無畏懼朕深知之遺疏入有實心供職克盡勤勞之褒（國朝先正事畧）

鄧欽楨廣西全州舉人康熙十年知武清縣綫徵均徭人知

訟息蝗蝻生欽植步禱壇蝗起境不爲災捐俸修黌室檐文風蔚起因盜案罣誤解任宦橐蕭然（武清縣志）

胡紹安浙江平湖縣進士康熙四十六年知武清縣爲政寬惠絶苞苴撫流離修學宮息爭訟詳陳剝船擾累建八蜡廟卓有循聲康熙四十七年入名宦祠

趙日爽山西文水縣進士雍正四年知武清縣清正愛民念武邑錢糧款項繁多分差擾累編查三載分爲戸南戸北戸中三房每房管數十村設立滾單逐戸挨催至今稱便

陳惕浙江山陰縣監生乾隆元年知武清縣在任三年裁里書革科派雜差幫貼自備捐資詳免河工採買秫秸人戸祝之（俱同上）

朱杰宰武清多惠政嘉慶六年大水杰發倉賑饑全活無算降調去士民爭詣大憲泣留復任（採訪册）

劉體仁字樂山四川人嘉慶辛未進士宰武清察民疾苦詣大憲奏減鄚莊東沽港諸村地租二千餘金著爲例積逋逾二萬悉免之有倫擁厚貲恣不爲法體仁按其罪戍極邊籍其產立爲義田復置學田歸書院爲生童膏火費書院狹隘捐廉購官產改建之並修

文廟士民詠其善政裒爲集題曰雍陽頌聲

呂詥安字伯謀安徽舉人知武清縣京畿亢旱違報災停賦稅有富室擠訟請安貧可利動重賄之卻不受以事去官民咸哀之

胡啟文字季龍河南進士知武清縣邑患盜啟文募勇壯訓練之每夜出捕盜身先兵吏數月閤境晏然髮逆擾靜海與武接壤大兵出勦啟文籌辦供億勸團練嚴保甲獲間諜誅之調知大興父老餞于郊有哭失聲者（俱同上）

伍澤棨字廉建湖南祁陽人雍正五年進士知寶坻縣有惠政罷官後主講文明社學士人師事之祀名宦（湖南通志）

吳棨字碧波安徽全椒人以教習知寶坻縣

高宗純皇帝諭順天沿河州縣修理隄防棨卽星夜督工不日築成是秋大水寶坻獨完固無患（安徽通志）

關廷牧字叢桂廣東南海縣進士乾隆三十九年知甯河縣下車纂修邑志彰癉靡遺邑向無書院廷牧卽文昌祠後殿捐俸修葺勸捐鄰邑二百金充延師費復重修

文廟建壇墠立養濟院政績卓然（採訪册）

劉克遴字訓圃江西廬陵人道光十五年進士宰淶水霪壞秋捐廉給籽種遇旱懇誠露禱雨沛然下增書院脯餼有兄弟爭訟引咎自責訟者感泣而罷調隆平量移甯河清鹽課決巨獄卻苞苴有死囚可疑推勘九晝夜囚感泣解組後囊橐蕭然（廬陵縣志）

林維箕字展光江西瀘溪縣人由太學生授甯河縣典史時梟販竊發維箕緝姦宄置其渠於法民獲安大吏廉其賢以卓異題調大興邑差委殷繁箕勇躍辦理罔不協值河決

朝廷發帑賑濟親查戸口不假手吏胥後以積勞卒於官（瀘溪縣志）

任錫齡字夢九江南江都貢生康熙四十六年知昌平州公署費用向皆里民供億悉汰之地衙差役紛沓吏胥緣爲奸錫齡痛懲蠹役民如更生城東有山左寇匪擾民錫齡設法驅之患遂息以罣誤去官士民請留格於例五十年復任昌

平（昌平州志）

陶熺字熙文安徽南陵人乾隆壬戌副進士以薦知保定縣調順義

駕幸灤河先一日雨水壞橋需費甚急吏爲假得千金熺詢知出自有案之家亟還之日吾甯以俟公干吏議其有守如此（安徽通志）

陸騰駿字馭之江蘇清河縣人順治初由貢生授懷柔縣知縣攝密雲清豪强侵佔民田代完邑逋穀千餘石豁重編四百餘丁擢戶部主事（江南通志）

王澗字靜夫義甯州人乾隆間知密雲縣値

車駕巡行秋獮以密雲當關外衝要

命撥綠營兵二百名守城澗恐擾民馳詣上官請奏免民大悅幸亦城歲饑富民畏刼搶閉麥粟不敢發澗親諭饑民編立保甲勸富戶平糶民賴以安陞知薊州署易州通州俱有惠政（義甯州志）

曾成龍字在田江西新城人乾隆十三年進士知懷柔縣旗民雜處地小民貧成龍捐廉代完積欠又勸民每二十里設倉積穀備荒表前明成介愍公墓後裔出撫他姓爲贖回婚娶送義塾人稱之調棗强去（新城縣志）

楊瑜顯字公潤壺中人後隸旗籍順治間知涿州外寬內明令行化洽蝗災瑜顯別寢處齋潔默禱蝗遂去解任後貧不能歸（涿州志）

李勲字麟臺遼陽諸生知涿州性伉直痛絶干謁以修學廟堂爲已任建義塾聚州之子弟督課之修設巷柵每夜躬親巡警民賴以安報最擢長沙知府（同上）

劉宗宏開原人康熙十五年官涿州知州寬仁敏練案無留牘獄鮮滯囚（大清一統志）康熙三十一年祀名宦（雍正志）

楊裕字靜山奉天人性鯁直廉明掠憬康熙四十三年知涿州釐奸剔弊無少寬貸時有永定河之役吏負緣爲奸裕按戶籍選丁老弱者匆遣去任民祀其像於會通樓（涿州志）

倪岱字山宗安徽合肥人雍正時舉賢良方正授固安縣署涿州事勤於政治恤士愛民捐俸賑饑寬免徭役以老乞休歸（安徽通志）

彭人傑安邑進士雍正六年署涿州知州時有袁六者謀殺某婦前牧不能窮其狀傑夜詣城隍廟設法鞫之袁惶怖服罪（涿州志）

黃理中郎壘舉人雍正八年知涿州在任四載修學宮建忠孝節義等祠百廢具舉歲旱祈雨不應脫帽赤腳詣城隍取銀鐺繫神項對繫暴日中雨沛然

許自召歙縣人雍正十三年知涿州州城內外舊有官地百姓建房屋出租爲囚糧自召捐俸置地充之民租悉免

張德榮澄州人乾隆二年知涿州性仁恕捐俸立義學於鎮子開倉儲收納舊有陋規榮悉革之冬月設粥廠濟窮乏至今奉以爲例後以事罷職（俱同上）

吳山鳳字翥堂湖北漢陽人乾隆二十八年知涿州留心民瘼州西爲巨馬河上游西嚏橫溪時潰決山鳳按度原委捐俸築隄募之由房樹村西北流水患遂息州志久失修補葺欽畧稍完書焉（採訪冊）

趙庭椿浙江山陰監生道光十三年知涿州學宮歲久傾圮

庭樁倡捐修復費省而事舉

張和道光中知涿州循聲最著（俱同上）

方觽桐城人官涿州州同乾隆二年夏大水浸城設法以救漂溺賑濟災黎全活無算（涿州志）

佟有年遼東甯遠拔貢知房山縣勤於爲政修學宮葺公廨樽城池建垂樓編縣志皆捐廉倡修又嚴行保甲緝捕逃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除之一縣稱治（房山縣志）

彭夢來字棣芳河南夏邑貢生授龍門知縣調房山事不留宿民稱無宛旋調三河將去爲房民請免息穀三千七百五十餘石（河南通志）

張世法字平度湖南湘潭縣人乾隆癸未進士知房山縣邑旗圈地密莊頭某倚勢爲梗牽累多人案盈尺悉繩以法鄉某婦夫斃姑病云中餅餤毒往驗以所食餘飼犬犬斃佯謂婦曰天暑甚汝爲姑揮扇陰察婦目頻顧稠人中世法叉向所顧處呼曰毒人者在此一人旋縮而退獲而搜其身囊中餘藥尚存鞫之得姦謀狀民頌神明病歸（湘潭縣志）

祖延泰奉天人知霸州舊時凡興大役給兵米及解部耗費概役之民其數多於正賦延泰盡爲禁革

大兵北征州當出騾車延泰盡出己貲辦具不以煩民民至今德之（大清一統志）祀名宦（雍正志）

姬均字平軒河南夏邑縣庠生道光十一年知霸州中亭河久失修玉帶河水漲不得洩溢爲患均蒞任築壯牛河隄以備渾水復修中亭河築橫埽於龍門口時河水方盛均躬鏨鍋數百貯土沉其下旬日功成州旗民雜處訟屢不決均剖其曲直宿案一清時州苦水患民多流離均倡捐義粟數處設粥廠市粟布賑之全活無算同治十二年請祀名宦（採訪冊）

方典字漢一巴安徽懷遠人由拔貢生授東安縣丞陞霸州州判廉幹勤慎見稱於時承辦永定河務潔己奉公有能名河工之暇親督河夫耕種河邊隙地以屯田法教之遂多收穫（安徽通志）

秦世正瀋陽貢士順治三年知文安縣清審絕戶額數有虧詳請豁除民感其德（雍正志）康熙四十一年祀名宦（文安縣志）

郝詔遼東人順治五年知文安縣六年逆賊蜂起攻城詔親冒矢石力禦之城賴以全（同上）

韓文富平人順治十年知文安縣時畿南大水縣當最下逕役尤甚文捐資易粟以賑賊發親率鄉兵捕其渠誅之縣旗民雜處爭訟日多文常單騎遍歷莊屯多方開諭民情大安（大清一統志）康熙四十一年祀名宦（文安邑志）

崔啟元奉天舉人康熙十一年知文安縣風裁嚴肅裁決如流盜梟犯境率兵親勦長子爲賊所害士民悼之（雍正志）四十一年祀名宦（文安縣志）

張朝琮浙江蕭山監生康熙二十五年知文安縣清廉慈惠歲饑須賑災戶不假手吏胥

皇差車獨出霸屬朝琮請均其役民德之築河隄整城垣新衙署修文廟建魁樓皆實心奉行事集而民不擾（文安縣志）三十三年升薊州下車首火耗禁陋規絕私派遇公務悉出己資學宮就傾倡捐修復丁丑歲祲製棉衣設粥廠以賑民貸倉米不能完者三百餘戶悉數代償子弟貧不能讀設義學延師教之尋

以憂去（薊州志）

許天馥江南蘇州歲貢生康熙三十二年知文安縣才優肆應邑災請蠲賑運米卹價皆出己貲民愛之如父母升河間府管河同知（文安縣志）

劉寶楠字楚楨江蘇寶應人邃於學道光二十年進士授文安縣知縣文安地形窪下水患頻致潰溢寶楠履勘相度先事隄防在任三年皆獲有秋再補元氏咸豐元年調三河卒（採訪冊）

程紹武字念孚安徽太平人康熙三十九年進士知文安縣蝗災親赴隴畔撲捕擢保定河決食宿河干涕泣爲民請命水患以平（安徽通志）

劉廷瑗號遵軒江西南豐舉人署天津河間等府同知擒巨寇散餘黨事聞加同知銜補文安縣值歲歉捐廉賑饑凡三閱月活數十萬人調署磁州（南豐縣志）

孫光祚范縣舉人順治元年知保定縣持躬廉潔視民如子水災力請開常平倉賑濟民賴以生（雍正志）

陸光旭平湖人順治九年知保定縣水決隄糧以大疫光旭請免被災田賦仍罄己貲煮粥以賑擢御史去復請免霸州文安保定荒地逋糧後轉冀南道聞保定復罹水潦遣人持金分給貧民民立祠祀之（大清一統志）

何誦崑山人康熙間授保定知縣水災築隄捍禦嘗中夜親工馬驚墮水溺幾死縣多逋稅以羨餘代之（同上）

于際清掖縣貢生順治時知薊州多才幹學宮久圮出其資修復之州地自圈佔後民多失業際清百計招徠查邊地數頃極力爲民申請陞山東濟南府知府（薊州志）

胡國佐奉天廕生康熙三十年知薊州勤政愛民廉謹不擾薊當九河下流水嚙隄易決國佐相勢修築民無水潦災薊地撥旗應補河間國佐請以薊補薊力爭於上官民得安枕升湖廣德安府同知

董廷恩奉天廕生康熙十六年知薊州州境旗莊紛紛圈撥疆里混淆廷恩核得不應圈撥者三千五百五十頃有奇申請停撥民如更生莅任二載興義學建倉社清驛遞嚴保甲禁火耗革賍錢實心任事去之日民立碑誌思（俱同上）

潘永圖金壇人康熙間知薊州有犯罪者賄當事請寬之永圖焚其書立置於法（大清一統志）

王若常字心如浙江錢塘人乾隆中由山海關通判遷薊州知州會當軸者營生壙於薊遣家奴劉姓者往治之劉要若常出迎并治館舍若常謝弗許劉憾甚因進蜚語當軸者言於直隸總督將摭他事劾罷之若常遂以病免罷官後貧不能歸薊之民餉以酒食并助之歸焉（秦瀛小峴山人集）

趙錫蒲山東冠縣拔貢嘉慶十五年知薊州政尚寬備租賦火耗民苦其繁錫蒲十除六七尤加意學校重葺學宮民服其教（薊州志）

牟雲龍關東杏山人順治五年知平谷縣才能敏練六年七月土寇蜂起搏城下雲龍單騎入營斬其渠餘孽盡殄以積升廣東道監察御史（平谷縣志）

賈文龍山西蒲州人康熙中宰平谷縣年歲荒歉民多流亡文龍設法招集免徭役雜差生業以復歿後立碑誌思（採訪冊）

朱以升字生木號次雲浙江仁和縣人道光庚子進士以知縣籤分順天壬寅權平谷縣事平谷順屬僻邑缺最瘠以升奉檄徒步出東直門僱驢赴任無眷屬亦無僕從以儆示人衆始知爲新令也接篆後將數十年詞訟悉爲清理派一識字者爲吏二人爲皁役此外悉遣散之日率一役徧巡各村社饑則購麥餅爲食未及旬日士民大悅士子苦無讀書乃遣役至京購經史日事講說不逾年煕煕向化府尹廉其能調權昌平州視事未兩月適鄰邑有路劫之案鄰邑推諉以升㬪然曰豈有爲民上而不爲民除害專爲巳處分計耶任爲已事日夜緝捕而鄰邑不爲佽助事多棘手報聞尹憲怒其好事解任後知其枉立爲開復檄委權甯河滿歲調權香河值大水成災

朝廷發帑數千兩兼辦賑恤以升乃戴星而出徒行下鄉清查戶口未及邑之半而賑款已罄衆或勸稟加賑以升戚然曰吾不忍自欺也慨然以甯河所餘盡數捐賑復詳請擇要築隄親駐河干督工隄成水患稍差民德之名其隄曰朱公隄自香河題補甯河將赴新任民如失所依跪香泣送甚有攜室遷甯河者以升下車慰之分給粟帛使歸在甯十五月與學校立義塾修塘工百廢具舉調任順義縣適有一婦自母家歸中途被殺棄尸於野緝凶不得以升易服出城至一僻村見一婦身穿麻衰襟袖俱帶血痕因署次早率役至某村查保甲村民皆至獨不見昨所見之婦詢之鄉人始知係某處新移居者核其村與棄尸地相近召婦至鞫之盡得其實旋以憂去官（採訪冊）

胡延年字蒼恒允州人順治七年知保定府郡猾數輩跳身旗下詭民田爲已產官吏莫敢詰有崔具呈者尤狡而兇民訴於部檄延年鞫之具呈恃勢不肯服延年憤仰天而嘆忽風起空中有聲似梃擊者具呈大呼乞命立殞人皆異之（大清一統志）

武國楹奉天貢生康熙二十九年知保定府時民間墳墓圈入旗地不復容子孫奠祭國楹請之上官檄行所屬申明會典許其子孫隨時祭掃不許攔葬阻祭民咸頌德焉祀名宦

朱一蜚字健冲浙江嘉善人知東明縣東明盜藪河南劉某爲魁一蜚廉知捕役命某能給以厚賞獲其黨殷二貫之使擒劉以自贖民患遂除署霸州掘井千餘以救亢旱乾隆九年調遵化甫兩月陞保定知府建版牐興水利大吏皆倚重焉（春融堂集）

王雉鼎字太冀孟津舉人授薊州知州升保定同知時容城有叛者部院議督兵勦捕雉鼎曰此饑民也何忍加兵適獨往上官危之比至衆皆羅拜遂招安（河南通志）

常大忠字二河交城人順治壬辰進士康熙三年任保定府同知端嚴有守建忠烈祠祀甲申盡節諸臣疾作聞完縣大祲傾囊助賑及卒櫬不能歸祀名宦（雍正志）

宋基商邱人保定府同知勤於捕盜嚴保甲慎緝捕常冬日出巡遇貧士衣葛解囊以賑祀名宦（同上）

蔣元緒字公紱湖南永明人乾隆辛酉拔貢任保定先是安州與新安縣民爭地容城楊忠愍公祠產十八頃亦被隱占歷官不能決元緒奉檄履勘盡歸忠愍祠故地並勸出官淤

多項判入蓮池書院以資養士兩造具服署同知兼攝容城縣事俱以廉能稱（湖南通志）

郭廷邦涇陽人順治十二年知清苑縣以廉直稱布衣蔬食不異寒素遇事挺然上官不能折以憂去行李蕭然一僕一婢一羸馬而已（大清一統志）

馬上及字翰明山西永和拔貢順治十六年知滿城縣治尚嚴明政崇大體於講學勸農寬徭清役諸善政毅然力行始終如一及歸囊篋蕭然邑人泣送（雍正志）

余允光奉新舉人順治十八年知滿城縣亢旱齋沐步禱甘澍立應建義學十三貫田供館穀士風振興卒於任民痛哭如失父母祀名宦（滿城縣志）

湯愛鼎字旺衡巢縣人康熙二十三年知滿城縣除耗羨清釐理抑強梁治行稱最（江南通志）

裴國楨奉天官生授滿城縣知縣勤於民事捐資修葺學宮縣治及城隍廟農隙鳩工不以累民在任六年士民懷之（雍正志）

朱元春字爾炎福建莆田舉人康熙三十一年知滿城縣勸農恤役上官器之縣故有常平積儲歲歉悉出貸民康熙三十七年

駕幸五臺道由滿城值大雨命發縣中積粟給旗兵倉貯空莫以應詰之曰歲儉散民間矣

上嘉之以治狀薦授監察御史士民爲立碑誌思（滿城縣志）

張煥字寄圃浙江山陰貢生康熙四十三年宰滿城下車問疾苦究利弊獨浮額停不急之役民困以蘇方順橋爲九省孔道日久傾圮煥倡捐修築設義塾置義田生息以給士子在任九年陞順德府漳河同知邑人泣送乾隆年入祠

禹祥年字履倩河南汜水廩貢雍正五年知滿城縣民欠至二千餘金申請緩徵不允乃鬻產代償卒於任闔邑悲思

孫緒祖山東歷城人雍正八年進士性廉儉宰南樂正定俱有惠政乾隆六年調滿城修白草金線二河以勞疾卒（俱同上）

宋念祖號陟庭沂州人康熙二十八年知安肅縣三十四年單需旁午不忍累民遣僕歸鬻產給之邑民感泣（安肅縣志）

鄧元英字絢南江西新城人乾隆舉人知安肅縣差使絡繹不以累民歲旱請賑民得無饑（新城縣志）

張藩字蘇白孟縣人順治初知定興縣首革陋弊百廢俱舉賊渠張克亮險狡藩以計擒之餘黨就撫（定興縣志）

白昫登鐵嶺貢生順治四年知定興縣心切休養一切役皆罷之五年擢廣西道御史

王德新義州貢生順治間宰定興寬平恤民以違例鐫級

鄒玗字式玉河南進士康熙初知定興縣值大水南召五馬渾城隄岸多潰決玗請帑并捐廉與縣丞張都閭工隄成

張其珍字石卿洛陽舉人康熙十年知定興縣首釐里甲大害夙患頓除均徭役革陋規鑿泮池修縣志殫心爲治士民懷之

梁燦正白旗舉人雍正元年知定興縣吏役下鄉不許食民間一粒歲飢設粥廠每日必親驗視民立祠祀之

劉致中河南尉氏進士乾隆二十二年知定興縣邑民楊山夫婦夜被盜殺致中聚村人遍閱之一鞠而服人稱神明白

奉儉約尤善記憶在任十年陞蔚州餞送者遮道（俱同上）

陳思讓號海墟江西弋陽人乾隆丁酉拔貢知定興縣差煩事雜稽其浮費剔之淸查保甲繪爲圖匪民匿迹時一騎一從至鄉閭平爭訟勸孝弟藹然如家人父子尋調邢臺（弋陽縣志）

梁寶書廣西臨桂人道光庚子進士知定興縣下車輕徭賦除蠹役民困以蘇范陽書院日久傾圮寶書捐廉爲倡創立河陽書院建室數十楹俾生童肄業其中絃誦之聲至今不絕（採訪冊）

閻興邦字敬仲宣府前衞舉人康熙九年知新城縣革里胥之弊丁銀令民自納息訟勸耕捐俸修學政績卓然（大淸一統志）康熙十三年祀名宦（雍正志）

易向升字與同澧州人康熙己酉舉人知新城縣縣旗民雜處號稱難治向升訴於親王王賜之鞭懸諸儀門遇輒笞之一時肅然（湖南通志）

中允恭河南延津縣人乾隆乙未進士四十三年知新城縣未下車微服入境訪民間利弊及吏胥奸惡狀莅任除蠹役輕徭薄斂吏民懷畏明於聽斷訟中或牽連婦女可釋者置不問不可釋者値公事到鄉迂道就其里訊之凡兄弟析產爭訟者諭以手足至誼往往感泣以去調天津士民餞送數十里（新城縣志）

胡永湛江蘇丹徒舉人嘉慶二年知新城縣六年大饑永湛察饑民待賑者十一萬戶報上官發賑七千石再請弗許告病去民聚衆搶掠勢洶洶不可禁署事者馳白上官仍遣永湛回任民知永湛至皆環跽大哭永湛諭之曰今已加賑活爾等無得自罹於法皆感泣散去復令各糧商減價出售境內晏然（同上）

周艮卿字雲峯貴州都勻人道光辛丑進士六年知新城縣建義倉並勸捐義穀以備荒歉與教諭王振鐘等捐修文廟二忠祠舊附署前地湫隘因移近學宮旁置十餘楹作書院課生徒文風蔚起（同上）咸豐元年知定興縣束隸胥除賭博整飭書院勸課農桑邑兵差累民悉請豁免民立生祠祀之（定興縣志）

王政陽信人順治己亥進士康熙六年知唐縣濱河地畝多水漲沙壓負累錢糧政親爲檢勘凡實在被傷處所力請豁免又請免每歲狐皮解費四百餘金請散遞馬於要道州縣以蘇里社喂養之累又請廣入學額後歸歿祀鄉賢（山東通志）

鄭昱黃岡人康熙庚戌進士知唐縣性廉潔苞苴不行革除火耗縣庠序傾圮學官賃居民舍城垣亦皆頹毀捐俸修築煥然一新立文會親與諸生講解行取授給事中祀名宦（雍正志）

張國柱字斯石安徽石埭人以貢生知唐縣革陋規創義學歲饑盜起賑緝有方民賴以安（安徽通志）

高捷順治元年署知博野縣時盜賊羣起捷招撫數千人民始安堵（博野縣志）

鄭瑛山西洪洞進士順治四年知博野縣時蠡縣失守調兵有方民賴保全

遲日豫廣甯歲貢生順治五年知博野縣擒賊有功民咸德之後陞湖廣道

柯榮廣甯歲貢生順治九年知博野縣修署築隄護城有功民頌其德

張志尹陝西臨潼進士順治十三年知博野縣愛養休息革除庫吏民咸頌之行取御史巡鹽兩浙

郭堯都陝西高陵人順治己亥進士康熙六年知博野縣禁賭博絕苞苴修城築隄閭閻不擾邑健訟擇鄉耆督之復嚴行保甲法盜賊屏迹陞督捕主事士民商賈攀轅泣送

羅士吉口口舉人康熙二十六年知博野縣值蝗蝻災竭誠致禱悉逸去是秋穀多雙穗大有豐登人皆稱異政所感興利除弊培植文風重修魁樓及北城樓自此科第不絕

趙用熙浙江蘭谿縣舉人保題孝廉方正特授知縣雍正二年知博野縣救災恤患除盜安民立順莊法滚單徵糧以省差催廣勸樹畜嚴禁偷竊又請緩民欠倉穀二千餘石終養歸邑人餞送百里不絕

何長敦號禮門福建光澤縣人嘉慶五年舉人以大挑知縣署新城縣事值歲凶給賑長敦親赴災區查戸散放不假胥吏之手後上憲歷被災各縣覆核惟公所報無異乃歎曰若何令者可爲第一誠實可靠之員他官不及也縣故多盜長敦以威信督快役及里長查保甲以清盜源在任數載境無刦案聽斷明敏案無留牘令饒陽民有夜牛呼寃者巡吏阻之不理長敦聞聲起視立卽傳訊有爭祖產者訟數年不決長敦傳訊時每纂引一人進內問以祭掃瑣事訟師所不及囑者使各畫供詞然後合質眞僞自見無不服令銜木有張烈女守瓜田被人强汚不屈死兇無左證前令幾寢其事長敦至訪緝兇犯置於法而上女烈獲旌焉令博野興利除弊修學校端士習刊鄉賢顏習齋先生遺書以風厲一邑居官十餘年廉俸多分與兄弟戚友又購置祭田學田是以宦直雖久囊橐蕭然著有愷樂堂經辨詩集雜著若干卷（採訪冊）

趙日熿山西樂平人以進士知博野縣博嚴邑也盜時出沒被獲者株累多至數十人日熿設科條洞中機宜盜遺引株累者悉縱去（山西通志）

傅濱字星北貴州貴筑人嘉慶十六年進士道光二年知博野縣大水奉檄賑災民親爲收發不假吏胥手三年調滿城邑一百五十村編十九處名曰大約遇差務約正總成攤派民苦其繁重多未完交濱易爲中約皆輸納恐後如更生有訟者賄以金卻不受四年調豐潤邑有蝗災親履田野督捕以徵積逋不力撤任總督蔣攸銛特調署宛平未任以艱歸（採訪冊）

陳自德字潔源豐潤人隸滿州籍以貢士宰望都邑承彫弊後極力振起築城濬隍寬嚴交濟膺

內詔擢試御史稱職（望都縣志）

錢振龍字升之鑲藍旗人知望都縣民有爲債逼鬻妻者解囊贖還復築堡固圉民獲安堵舊志散佚振龍勤加蒐訪成之祀名宦

李天機營州人康熙十五年知望都蒞任除報富民作權書解糧銀之擾修堯母帝堯學宮三廟興社學復陂堰百廢具舉士民思之

蔣國正字枚臣諸暨人隸錦州籍官監生康熙二十八年知

望都縣年二十才猷練達多惠政催科寓以撫字買辦平價不累行戶除額外之稅雇夫役修道路悉酬其傭年荒請米三萬石邑南界舊隄被盜決屢受其災國正募人董督招民住居立其鎮曰古城設義學置茶亭掘地得泉民神之樹碑曰蔣公泉蝗災禱於神多自斃在任十年陞廣西永安知州去士民立生祠祀之

沈景張字敬安震澤舉人乾隆元年知望都縣邑界衝途役繁賦重景張均徭平雇無名之役悉捐除之驛草歲需五十萬增價自買邑額賦一萬四千行順莊法民稱便水災清查貧民一萬四千五百口貧生三百名上其册請賑前後用穀一萬六千皆躬督分給民賴以安葺城垣建營臺濬泉河四十里爲石閘三蓄洩有法邑東南下溼購稻種給民復教民習蠶務循行阡陌與兒童婦子慰勞如家人學宮就傾重加修葺移建崇聖祠於講堂東落成率僚屬舉賓客讀約法以風厲士庶里塾則延師教之籍寺廟之産爲學田絃歌之聲至今不絕尤好獎善類旌節孝十二人明季戊寅之難死事者官民九十五人民婦四十八人爲位附於祠春秋與祭歲時問高年有老婦逾百歲聞於朝寵賚有加一時驚爲異數上官知其賢有疑獄必使鞫之多所平反四年冬報最內陞（俱同上）

陳士全江南江甯人道光丁酉舉人二十六年知望都縣下車訪民間利弊布衣粗糲示下以儉常夜出署訪賭賊懲以法民皆畏服九龍泉淤塞督工挑挖灌田數十頃縣當通衢差車累民爲最士全僱驢以代民卹更生創差徭表酌立定數至今猶賴之（採訪册）

劉體中雲南昆明人道光乙巳進士咸豐元年知望都縣署中柴薪向責之民體中焚册悉免民間輸納差役不過數人民有詞訟事票傳限以時日吏胥懍懍減損銀錢釐革皆實澤及民無所贈顧咸豐二年髮逆北竄體中立二十四團申明約束賊遠逸城賴以安（同上）

江起元菑縣人順治丙戌進士宰容城時圈田之令初下起元篤志撫循凡不便者輒一切報罷戊子丈民田陂陀藪澤墳墓渠塹所在悉與分豁調繁去（保定府志）

趙士麟字玉峰河陽人康熙甲辰進士知容城縣以正人心敦風俗爲務建書院明正學與諸生講論輯其語爲敬一錄揭教約分十二則其相砥礪（康熙志）縣有不便者二十事力請於大吏除之范陽盜起士麟窮迹其巢檄安肅令兵勦捕盜遂空（大清一統志）尋祀名宦（康熙志）

程愫山西祁縣舉人乾隆十年知容城縣留心善政三賢祠俱置祀田人至今稱之（容城縣志）

張熙麟江蘇江甯舉人咸豐五年知容城縣崇儒重道倡建希賢公會窮乏者捐捨棉衣棺木士民德之歿後從祀靜修祠（同上）

朱宏審字守謙全椒舉人康熙三年知完縣懲健訟均力役招流移課茂才以古循良自勗縣代他邑役馬宏審概拒之新雄治道復徵役於完堅不應去之日民持酒泣送亘百里（康熙志）後有陳燕明者廣東東莞舉人康熙二十九年知完縣歲凶燕明遍詳大府禁強借勸捐賑止橫價巡撫于成龍令

入府道行卒於任邑人憫之（完縣志）

趙燮字亮公陝西安邊衛監生康熙三十年知完縣下車歲大祲驚產捐米設廠賑饑明年旱災捐俸僱車牛運望都倉米減價督糶民賴以甦邑有劉二與李明月訾殺張喜兒納之井事久莫決燮齋戒沐浴禱於城隍神夢明月麗空有神振衣而示之者再兇遂獲（同上）

朱懋德字調梅江蘇靖江人雍正九年知完縣時方大祲躬歷鄉村盡發社倉穀以貸之民困始甦以出借過多奪俸七年勿悔也縣故多旗圈地昇平日久佃民各附近開墾業主思奪之懋德言於上官請以圈餘墾熟之田許民自首悉照例入於糧額升科而田則歸民執業一時首墾者至千餘頃縣歲辦蘋婆果解京物微任重懋德請於部免其役縣志久殘缺獨修輯之調長垣邑緊劇素以難治名懋德鋤強扶弱豪右爲之斂迹境有大行隄隄生茭歲折徵解河南銀一千兩繼荆龍決口淹隄草不生而額解之項自在累及原戶子孫復請豁免爲蓮公書院膏火田五百八十畝爲有力者所占贖回之歲收其租延師課生童以興文教未幾爲郡將所誣罷職事尋白調選得山東夏津縣（春融堂集）

唐毅字宜之四川人乾隆癸酉舉人知完縣矢慎矢勤明於聽斷邑有趙某爲盜所攀四繫經年毅下車知其冤即出而置盜於法會有邪匪李福等聚黨謀逆被獲悉心研鞫無辜被逮者悉釋之（四川通志）

賈湄字本生山西蒲州貢生順治十五年知蠡縣仁以愛民嚴以緝盜革里甲養馬之弊隄壞冒雨督築不恤勞瘁卒於官士民惜之（蠡縣志）

單務嘉字精陵山東高密進士康熙七年知蠡縣矢勤矢慎杜濫差除私派革里馬絕贖鍰禁賭博督四鄉築墻垣建遞保長立更籌以巡警盜氛頓息陞江甯府同知

劉文燦字煒然鑲紅旗舉人康熙十一年知蠡縣精明歷練杜差役之擾一票不濫出鬭訟必親督捕精於折獄片言解紛陞中書民思之建祠立碑

畢忠告字嶰湄山東益都進士康熙十六年知蠡縣豁包糧禁賭盜奉行稽察隱地參罰之例甚嚴獨不藉此爲超遷加級地出示聽人自首按例起科民立碑頌之（俱同上）

高蔭爵字子和鐵嶺人宰蠡縣蠡大邑也劃其半爲旗屯民佃勳貴田倚勢豪橫猾首做神互爲奸利操持吏短長巨猾某誣劉生爲奴而籍其田獄既成蔭爵按得實并其他贓事置之法皆惕伏莫敢犯令又河數決孟嘗村歲不一登民大饑邑有倉粟二萬石請賑於上官不可再請再不可請解印去上官不得已許賑五千石蔭爵曰歲凶而民不能償二萬石亦死五千石亦死等死耳我且活吾民乃盡發之出帑金五百兩貸種麥約曰麥熟償種穀熟償粟以二十之一爲息是歲旱蝗起蔭爵捕蝗禱雨輒應秋大霖雨河水暴漲率吏民捍隄植立風雨中波濤撞擊不震不動隄完而田大熟於是設義倉置鄉塾興立教條尊禮賢士邑大治調署三河一以簡易爲治無所設施或問其故曰前令彭已治矣何紛更爲

上至三河問父老高令與彭令孰優父老曰彭令廉而毅高令廉而

和

上稱善久之于成龍同捕盜方略條三事以對曰剔盜藪窮盜術清盜源大略言盜以旗屯爲囊橐而出沒變幻不可蹤迹請嚴保甲首實之令使盜無所匿而平日能使之衣食稍足則可不至於爲盜成龍題之擢南路捕盜同知兄承爵字子懋康熙二十八年官安徽巡撫緣事解任得白

命督理靜海滄滹沱等處河務精明强力不畏險難後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厥太僕集）

楊石渠字靜巖江西豐城貢生知蠡縣下車訪問利病剔蠹除奸胥吏不敢欺邑有積河巨族與高陽界連每春發謀捍禦與高陽爭訟前令多不決石渠履勘畫界立碑爭息而水患平有娶婦歸甯誤墜兒輿下斃婦訴於庭賄胥吏繫輿人獄石渠得其實立釋之未幾有商失金捕緝未獲一日忽有以原金獻者即前所釋之輿人知失金衆償得之以獻尋卒於官（豐城縣志）

尹名遴字衡齋江西玉山優貢生知香河縣雪冤婦獄卒河間怙郡守乞假解任明年知蠡縣蠡西南蕭家灣小東河所經地高水陡城當其衝不沒者三版議分疏以殺其勢請帑疏鑿四里有奇復以堅隄四閱月渠成而潴龍河決潴龍河出中山唐水至祁州會沙滋經蠡東北入高陽南北兩岸隄長七十餘里歲修費出於民而吏胥包辦以故卑薄善潰名遴更定爲法使各鄉之殷實者司之屆期躬赴隄所戶僱夫圩僱長親勤惰酬以直費減而隄固嘗事善之蝗起上官立捕蝗法名遲日官捕不若民自爲捕納蝗一石給百錢費私錢不及百緡而蝗盡瘞矣某邸司牧者侵佔民地訟於官不直之即訴請當事名遴持之益力蠡訟順月以千計計日定程繼之以燭漏盡猶對狀剖決無倦容丁艱歸卒（玉山縣志）

戚崇進字仲僕山東威海衛貢生康熙四年知雄縣廉明役爽下車詢民隱除積弊催徵無限期訟獄不事勾攝去之日百姓勒碑曰天下清廉第一（雄縣志）

姚文燮桐城進士康熙八年知雄縣大水民多流徙文燮招徠之復業者予以荒地耕種捐貲築城垣隄岸請免被水田租修學課士邑志殘缺更爲蒐訂士民懷之（雄縣志）康熙三十八年祀名宦（雄縣志）

婁松林河南西華人咸豐癸丑進士五年宰雄縣縣當孔道軍興以來兵差絡繹車馬悉自備不以擾民新城縣青変隄決縣屬被淹松林捐廉堵築之天津修築磚壘邑奉派採辦樹株二千餘松林皆自行籌運民感激願奉金相助悉卻不受建義塾恤災黎息爭訟戢盜賊在任七年家戶祝之同治十二年請祀名宦（採訪冊）

胡源浙江人同治七年知祁州捻逆竄州境縱火攻城源躬督鄉勇登陴禦之力戰被執與學正周彬前任學正于壯圖同時遇害（同上）

劉崑字西來江西南昌人順治十六年進士康熙七年授東鹿知縣修黌序獎厲人才城圮捐俸修固邑乘殘缺重葺之尤嚴於治盜獲則置諸法境內肅然（東鹿縣志）遷雲南府同知吳三桂反械崑赴滇僞官坐堂上問何言曰不作賊遂羈於獄三桂惜崑才杖四十充軍戍騰越衛遂避賓合山去及

大兵破雲南補登州府同知遷常德府致仕（湖海文傳）

孟文升字重華河南原武貢生康熙十一年知東鹿縣邑豪藏匿亡命爲不法寘名軍府貲緣官都司歸里後與其子端石爲不法文升廉得其狀立斃之乃率吏卒捦其家諸亡命皆倉猝不及備搜獲民女十餘人舁之鹿人歡呼載道爲立祠以祀（河南通志）

王天慶福建晉江人乾隆元年知東鹿縣守廉才長强於吏治下車整理書院建文昌宮延師課讀創養濟院留養局恤鰥寡孤獨無失所者至今人猶德之（東鹿縣志）

陳文合廣東澄海舉人乾隆十年令東鹿慈祥愷悌士民戴德首重學校補修文廟創建明倫堂敬一堂尊經閣並東西兩學官廨舉廢修葺政治一新

李文耀字金章福建清流拔貢乾隆二十二年知東鹿縣甫下車滹沱漲溢爲患捐俸築城垣開川澮河由故道行後葺書院及常平倉義倉養濟院留養局治績尤著

蔡廷斗浙江仁和監生乾隆三十二年知東鹿縣操守廉潔邑土城圯詳大吏易以磚至今人猶賴之

李夢蓮貴州綏陽舉人乾隆四十二年知東鹿縣庚子滹沱溢水入城夢蓮造運水車晝夜督工水退民德之書院廢弛重加修絃誦之聲至今不絕

夏獻烈江西新建縣人道光庚戌進士知東鹿縣性明敏精於吏治涖任値髮逆北竄獻烈練勇防禦籌兵籌餉事集而民安

俞鳳安徽婺源副貢生乾隆四十六年官東鹿縣丞明敏有爲勤於吏治四十九年滹沱溢水浸城鳳安督開溝洫引水入濠復緣隄植楊柳千餘株隄賴以固（俱同上）

劉嘉註平原進士宰高陽下車土賊蜂起聚攻城矢集如雨力戰卻之調永興去邑人立祠以祀（保定府志）

卜光煜雲南人道光初宰高陽政簡刑清盜賊斂迹尤篤意作養人才誦讀聲徧闔城郭閭邑有巨浸曰同龍宮三年大水高出隄岸者尺餘光煜登城守晝夜不懈禱於神水退城無恙開倉賑濟四境晏然迄今垂五十年父老猶稱頌不置云（採訪册）

丁銑嘉慶末宰高陽能爲民除患高陽嘉道中每秋冬有北口外牧人驅羊數萬頭所至麥苗皆盡且假名王公府州縣無敢過問者大爲民害銑至逐之其患始息

楊景彬陝西人咸豐二年宰高陽創建濡上書院勸辦團防修葺邑城女墻同治七年捻逆困城城堅恃以無恐四鄉避難城中者數十萬人士民至今猶思念之

張恩煦咸豐庚申進士同治五年宰高陽捻逆北竄高陽戒嚴城外附近村莊爲賊所踞軍書旁午火光燭天恩煦與提督劉景芳教諭張康熙訓導李若樾典史沈昌本外委李玉堂治城守賊來攻輒卻之危城得完論功有差（俱同上）

夏熙字春臺浙東上虞人慈祥精敏負幹濟才授熱河巡檢時熱河未改郡統以同知分理者惟巡檢任綦鉅熙莅任立義塚建祠廟百廢俱舉熱河環羣山之衝夏秋患水熙浚旱河以導盛漲力捍民居乾隆己丑庚寅水大溢蕩廬舍奉

詔重濬新河使西南諸山之水由南下東赴熱河河身廣袤丈尺水患以平熱河地當雁磧歲偶歉餓殍出關流滯者踵相接熙集千金寄質庫量其息歲買穀棉以給凍餒尋卒於官民思其德建祠祀之（承德府志）

覺羅嵩阿禮滿州正藍旗人性廉介聽斷公明知平泉州不播督屬不延幕僚一二僕從簡如也嘗言治民首在整躬興利尤宜革弊州屛舊規凡柴炭草束之類皆取之民阿禮發價平市悉除其弊秋獮大差例於循額外增歛於民充供帳費阿禮曰吾奉檄徵民不得已也若復增之民何以堪卒不增其潔已愛民類如此秩滿去任攀轅卧轍者達鳳凰嶺外（同上）

馮如京山西太原振武衛恩貢順治元年知永平府彈壓變亂招集流離申請創立義學除明季陋規六屬欽服其任深州也常革老人應驛之苦立法撥槽至今賴之尋陞榆林道副使（永平府志）

李日芃字培原灤州諸生順治二年任永平知府懲投充革濫派吏不能爲奸尋陞霸州道副使（同上）

李中梧字燦宇遼陽人知玉田縣有惠政順治三年擢永平知府民有持鋤殺人事久未决中梧命燃草炙鋤血迹宛然獄乃定又有操故券訴人負其父財者察知其僞其人媿服而退（大清一統志）

路進字子將江蘇宜興人順治壬辰進士任永平知府築石隄數百丈以捍灤河鋤强暴護良善在郡三年治行稱最（江南通志）

陳丹字自修江南山陽人康熙七年知永平府下車即盡罷供應還各屬嚴絕饋遺署內另舍自居纔可容膝以精勤致事卒於官士民哀之（大清一統志）祀名宦（永平府志）

唐敬一字耕留四川成都舉人康熙十年任永平知府禁革鋪墊陋習不輕差一役入鄉壬子夏旱齋禱五日雨立沛十二年水嚙城西北隅圮敬一捐廉修復之

常文魁字月生正藍旗貢生康熙十五年任永平知府歷事敏練折獄片言立决修理

文廟添設石坊石欄於學前購隙地創建書院爲生童會文之所府志失修重補葺之其諸祠廟亦次第興舉郡人服其勤能

梁世勳字鶴汀陝西安塞廩生康熙二十九年授永平知府立心寬厚丁丑水决西北城隄倡捐修築民饑煮粥以賑捕蝗祈雨皆立應有效後官至安徽巡撫

蔡維寅字典三浙江德清進士康熙四十年任永平知府首崇學校朔望課諸生於明倫堂分別獎勵郡舊有義學維寅擇塾師教之淸查舊存田畝並設法添置膳田士人至今懷之（俱同上）

華黃字中濟江南無錫進士康熙四十三年知永平府恤屬僚愛百姓片言决獄人心悅服永郡科甲素乏黃修學課士文風振興（雍正志）

謝賜履字建侯廣西全州舉人康熙五十四年由戸部郎中出爲永平知府夏澇傷稼前守以有年聞賜履至見饑民枕藉即出庫帑三百賑之勸富民出粟以助不旬日得萬餘石

民心定乃赴上官請發倉儲詞氣激烈時楊名時爲巡道贊成之先是通州所屬被水將入告至是乃以永平四州縣偪災附請得發粟千萬石永平當四萬總督遂檄通永道以百艘載糧由通州直達樂亭地雖瀕海而小港深不逾尺且兩岸將結氷遲悞則獲戾矣暘履驅赴港口相度飭收令備車輦覓千夫以蘆席萬片就地爲囤駐近村以待居三日邏者告南風發港水二三尺百餘石舟已入矣又二日以深四五尺告可達三百石舟既而風益厲水益深八百石大舟揚帆竟入至第七日風止水涸空舟僅乃得出名時聞而歎曰謝守勤民神固黙相之矣尋進擢天津道（廣西通志）

彭爾年字永公奉天杏山監生康熙三十二年任永平府同知時府守梁世勳議修

文廟並城垣隄岸爾年贊成之承審郭案釋無辜牽累者數十人尋因公鐫級（永平府志）

劉觀瀾洛陽人任山海關通判值悍卒狂逞頑民影附撫御勞心卒於官關人爲歛貲歸其喪祀名宦（雍正志）

夏時美滿名安達里字羨之廣甯人康熙十年任山海關通判潔己奉公愛民重士時蒙古察哈拉部落謀爲不軌時美完守備禦關民恃之會屠將軍統師進勦時美督運軍需供應無悞以憂去合郡士民焚香泣送並勒石建祠以誌不忘庚寅知府張朝琮詳入名宦（永平府志）

尤侗字展成江南長洲拔貢生順治九年任永平府推官學識優長治政明決優禮師儒因材鼓舞士習丕變後登博學宏詞科官翰林院檢討（雍正志）

梁應元字仁吾遼陽人順治三年任盧龍知縣當鼎革初人心惶惑應元慈惠寛仁鞠保備至修學宮建啟聖名宦鄉賢等祠陞江南池州知府

趙汲字學夫號潤宇奉天錦州貢士順治五年任盧龍知縣廉明仁厚前任學宮未竣汲慨然繼成之時部檄買芻豆赴三屯備行幸羽書旁午民間供應不及汲時給值僱運不以擾民陞江南泰州知州（俱同上）

李士模字可菴高甯進士順治十四年令盧龍才識優長遇事立剖邑舊無志士模始爲纂輯（雍正志）

閔峻字山紆浙江烏程拔貢康熙四年宰盧龍邑土瘠民疲地衝事劇峻悉心撫字勸諭輸將禁雜耗行保甲懸賞緝逃竊審不頗強禦學宮圮捐俸重修之考績内陞（盧龍縣志）

魏師段字松巖湖廣黃岡貢生康熙九年任盧龍知縣履任初革除一切陋弊值

聖駕東巡召見詢以愛民之實奏對稱

旨師段勤於吏事諸務親裁修學宮及邑治煥然改觀鄰邑有殪其僕而誣人者承審官頗其豪勢獄竟成師段嚴訊得情人稱神明祀名宦（永平府志）

衛立鼎字慎之山西陽城人康熙十九年知盧龍縣地當兩京孔道驛使旁午立鼎悉自營辦不以擾民先是縣中徵糧勺杪以下皆用升合量徵草以銀代仍買草民間而低昂其直立鼎令輸戶合奇零統歸斗斛及額而止納草者不用代民甚便之會

聖祖命魏象樞偕吏部侍郎科爾坤巡察畿内至盧龍已治具不食

俱毀茶一甌曰令飲盧龍一杯水吾亦飲令一杯水諸大獄悉以咨之立罪引經準律象權大稱籌楊爾古德爲直隸巡撫以事至其縣謂之曰令之苦無異秀才時紘做秀才自苦耳今自苦而百姓樂非苦中之樂乎疏薦盧龍治行第一璽書知縣陸隴其次之內遷戶部郎中秩滿遷屬建知府以年老致仕歸（國朝先正事畧）

陸懋字士林浙江平湖副貢生康熙二十五年知盧龍縣廉明剛正不畏權勢時有旗員假公擾民懋執法嚴懲民獲安堵春郊勸農親愛如家人以直忤去官及東裝惟敝笥傘屐而已老幼焚香泣送達於境外（永平府志）

陳夢熊字渭公山東濰縣拔貢康熙二十七年知盧龍縣北平自開濟桃等口筏手借端擾民夢熊以法繩之皆斂戢守約束喜峯口設備穀米浥爛可虞夢熊詳明始末挹將來貽累復修學宮立義學平物價借穀種施衣粥創立義塚皆實惠及民不畏強禦編審舊例增丁索費累民夢熊於編審時預定某社某日止令戶首遞單足額者免候一應需索積弊悉除邑民咸悅（盧龍邑志）

晏賓字鹿菴貴州平遠州舉人康熙四十四年知盧龍縣寬厚愛民每冬徵收倉糧隨到隨收有升斗不足者概免補償歡聲載道己丑水浸學宮設法修葺編審戶口旌舉節烈人咸頌之嘗攝遷安縣兩邑差務冗劇賓從容肆應措理咸宜自奉不改儒素上官有第一清官之譽以憂去（永平府志）

萬承芩江西南昌縣進士雍正時以庶吉士改授盧龍知縣除耗羨嚴行保甲尤以振興文教爲已任捐俸立義學延名師教讀薪水皆出己貲給之（同上）縣內地民人出關給路照爲驗胥吏多需索承芩勒石永除至今稱便以疾乞歸（南昌縣志）

屈成霖字起商常熟人乾隆元年進士初任盧龍縣總督李衛見其書生敕知府教以吏事及蒞政剖決皆適事理知府驚服五年總督孫嘉淦薦知景州濬惠民渠築運河月隄決堙增庳民無水患募卒夜偵津路盜賊迸逃商旅獲安有大姓宗族好相訐告成霖廉知搆訟主名嚴誡之訟以衰八年天津河間旱饑有

詔發賑當時一戶率賑二口成霖計口施賑無漏淨者民先流亡聞賑還者續上其籍並紫廩給又於南門北門設棲流所以處四方流移隣邑聞者慨不爲成霖民是時成霖才望寖顯大吏方議薦拔而成霖深惓盈滿因求解職十一年遂謝病歸（玉芝堂文集）

楊鳴湖廣安陸舉人康熙三年知遷安縣政治寬平六年地被圈部檄撥任邱地補之民憚其遠鳴力請得免卒於任士民咸泣（遷安縣志）

王承命字九如山西臨汾舉人康熙九年任遷安縣持躬清正治政廉明蒞任革陋規除耗羨凡食物器具俱見給時值商民德之學宮城垣及冷口邊牆相繼頹壞修葺不以累民陞行人司行人祀名宦（永平府志）

張一誇浙江山陰拔貢康熙十六年宰遷安寬厚精勤修學宮葺城垣旌節孝革陋規政無不舉時有誘賣故民之妻爲氏於旗下者婦矢志不從一誇捐貲贖回全其節十七年府檄築漵河橋申免其役民德之（遷安縣志）

張夢蓉字人鏡山東觀城進士道光十五年宰遷安莅任剔宿弊抑豪胥訟者至無敢稽時乘馬行村野遇訟事立決之夜則微服歷城郭奸慝無所容雹災徭役悉予豁免建書院興水利至今人食其德云（同上）

張敏中字去偏山西陽城舉人順治二年知撫甯縣邑當明末差繁徭重及包完坍塌地畝錢糧大爲民累敏中莅任清查通數槪請捐除流亡復業甫七月擢刑部主事百姓如失父母（永平府志）

劉馨字敬菴湖北沔陽廩生康熙十四年知撫甯縣治政寬厚捐貲創建武廟立小學修書院有益於民者爲之莅任四載諸務畢舉

趙謂字又呂浙江錢塘貢生康熙十九年知撫甯縣慈惠明敏釐剔奸弊民畏而愛之尤留心學校獎厲生童設義塾置學田立義塚又於城北設氷窖以供部例免山海運駝之累境內晏然（俱同上）

孫士賢字軼凡安徽鳳陽人康熙四十年知撫甯縣建義學興利除弊邑當衝要驛馬不敷民苦派應士賢力請增馬民累得永除乞休歸邑人泣送（安徽通志）

裘君弢字約斯號退菴江西新建人雍正初進士知撫甯縣五載廉潔自持守前令遺規絲毫不以累民致仕家居四壁蕭然（永平府志）

程大禮字岵懷福建莆田監生雍正四年知撫甯縣懲惡安良一切雜派陋規盡革之先是邑地畝銀花戶交給催頭每畝約京錢六七百或八九百大禮給發易知單將正耗開明每畝用銀六分合時錢三百六十按限自封投櫃每歲所省不下萬金詳請勒石以垂久遠城西洋河杠梁之費派里下爲民累禮皆捐俸修之以罣誤去任

王日翼字建齋山西陽城舉人康熙九年知昌黎縣籍城修學編審公平舊有糧羨陋規日翼示永除頌聲徧境內去任民立碑誌思

陳邦齊字君弼奉天蓋州廩生康熙十五年知昌黎縣操持廉介治政仁明邑錢糧積逋百姓多流亡邦齊莅任一切繁擾陋弊不便於民者盡行禁革省刑薄稅百姓皆接踵復業時以慈母稱之（俱同上）

李象井字星泉江西吉水人乙未進士乾隆五十年任昌黎知縣歲饑捐廉倡賑力不足稱於人鬻産以償所負尋丁艱歸（吉水縣志）

梁肇文字景圖廣東三水縣人乾隆乙酉拔貢知昌黎縣慷慨好義給貧士膏火復捐廉資息爲士子赴科納卷費邑有淤田數十頃擇親老孤寡及貧士無田者給之四十三年
上南巡
賞除道能
賜衣一襲母憂歸（採訪冊）

曾豫謙字蘊發江蘇昭文人嘉慶六年舉人歷署元城南和昌黎獻縣盧龍知縣在昌黎時有因讐故殺案訟久不決豫謙鞫得實案始結任盧龍有貴官過境僕從畢擾爲民患豫謙抗聲與爭斂迹去青龍河溢浸及城豫謙督率堵禦設舟楫具糗糧以賑災民補曲陽縣旋調清豐葺

文廟濬河渠亢旱先期募大府奏請緩徵因辦賑論事與上官不合奉檄撤任（採訪册）

曾世儀字仲威湖北黃岡人道光乙未進士十六年知昌黎縣初任時微服入境訪地方利弊及莅事立懲莠惡數人禁影戲絕聽風墾荒以招流亡表彰孝義民風大振昌黎南濱海漁戶盜賊易匿跡世儀令紳民編圖巡緝萑苻斂息又地接山海關民圖棄家貿易者月以千計出示勸以安分守業勿輕離鄉里違父母拋妻子以圖難必之利情詞懇切百姓有感而泣者尤加意培植人才捐金入百爲諸生膏火費復捐廉建義學重修文廟夷齊廟并韓文公祠訪其嫡嗣韓振詳請承襲時英夷不靖世儀奉檄防堵昌黎海口相地勢險易建礮臺挖梅花坑經費三千餘金皆出己貲籌辦復諭令近海團練守望相助月餘而海口之防備以嚴尋薦升保定府同知去官老幼泣留並繪卧轍圖以送（同上）

鄭伸字行臺奉天錦州人順治二年任灤州知州推誠待物一介不取時奉部圈田力護近城園舍晉大同僉事歿祀名宦（永平府志）

馬如龍字見五陝西綏德州舉人康熙十六年知灤州灤俗悍而多盜旗弁債帥持吏短長如龍鋤奸安良豪右斂手州有民殺人埋其屍四十餘年如龍一夕宿逆旅恍惚有人訴冤掘其地得白骨詢之士人云此屋已十易主矣詰最初一人至鞫其情遂吐實立寘於法昌平衛有殺人獄莫知主名郡守以如龍才使治之道逢白馬少年云殺人者叔也如龍至閱其狀乃民有父子被殺於寺并殺寺僧五人而民之居旁張劉二人者即其子之中表叔也詢之不承私令跡之二人相語曰誰謂馬公察者易欺耳即執之一訊而服於是數州之民皆頌爲神明歷官至江西巡撫（嚴太僕集）

韓逢庥字悅宜山東青城貢生康熙三十七年任灤州知州廉明正直愛民如子灤俗抗糧刁訟爲藏盜藪逢庥徵比不許旗豪劣衿包攬貲完罰欠衆心悅服詞訟不輕差役據理立剖又訪拏旗棍窩詐等事年餘盜息民安境內稱治調定州士民遮道泣送（永平府志）

莫暮字乳泉廣東定安人乾隆庚辰舉人嘉慶五年知灤州明於決獄民無遁情捐廉葺學宮建忠義節孝兩祠增修書院並置一切器皿書籍集生徒延師教之復建武弁衙署倡修榛子鎮石橋辛酉灤溢民多漂沒暮懸重賞拯浮屍予棺瘞之卒於官邑人請入名宦（灤州志）

吳士鴻字庚亭江南長洲人嘉慶十一年知灤州練達明敏遇重案務使盡言不事刑求獄成後罪囚多感泣者州旗民錯處俗悍而訟繁士鴻秉公剖決清宿案數百起戊辰河溢賑濟外復捐俸撫恤之詳請裁除冲刷淤地租糧銀州民大悅庚午夏諭鄉民修築汀流河閘芬灘等埝水漲恃以無害海陽書院向無經費捐廉爲諸生膏火文廟文昌魁星諸閣多傾圮皆倡復之士民戴德

黃埏字乙舟安徽桐城縣人嘉慶三年官灤州吏目撫郵獄囚留心民務尤喜培養寒士文廟文昌魁星諸閣悉捐修之有三州詩集行世（俱同上）

金星瑞浙江仁和監生康熙二十一年任欒亭知縣政尚慈惠有能聲修文廟崇祭典備樂器水衝城垣圯設法修築一不以累民陞雲南師宗州知州（永平府志）

聶因培字能受江西永豐縣人乾隆庚午舉人戊子查賑保定全活數萬人三十四年署欒亭知縣懲豪猾聽斷若神冬宰靈壽人稱爲陞公復見尋因事鐫二級解組歸士民泣餞（永豐縣志）

余昌祖臨湘人乾隆戊子舉人權涿州州判總河蘭第錫器重之委辦河工要務克著勞績授欒亭知縣屢決疑獄去任時祖道數十里不絕（湖南通志）

蕭德宣字秉哲湖北漢陽縣人嘉慶十九年進士道光十三年官臨榆縣知縣政以勸農課士爲要先農壇基址久湮德宣亟修之備壇坫籩豆扶犂時集老農與語民與官始親每行部所至必召鄉之耆老問以首種之入及土物之宜夏大旱步禱於角山之龍井雨立沛然書院久廢倡率捐修署東建東溟書院課士其中雖案牘勞形每課必親爲講授訓諸生以立品爲先所取異等皆方正諸生有涉訟者令至書院隨衆作文文不佳而訟又不直者從重戒飭於是士皆以訟爲恥而文行益修登科者踵相接十五年調任威縣去之日邑人如失慈父母紳耆士商祖帳於西郊者追還二十餘里歷任東光以清查無虧薦陞任天津海防同知以病告歸（採訪册）

徐可先武進進士康熙十五年知河間府時值三藩叛亂兵屬南征甫莅任即備治軍旅使命往來之役歲荒議賑施錢米棉衣無算陞山東提學副使（河間府志）

張聚字奠石湖南舉人雍正二年任河間知府值水災亟請上官賑卹弗聽尋晉副使銜赴陝西襄辦軍需未行改長蘆鹽運使入謝繪災民圖以進上爲動色時方議興營田水利晉按察使銜督辦工程（湖南通志）

朱光鋏字殿英安徽宣城人以監生從水利營田効力歷陞順天府北岸同知以忤總河某意左遷與同官謁總督方觀承議興濟減河事方大驚異委董其事功成乾隆十五年擢河間府同知自是凡遇險要工即非所轄亦藉其襄理以積勞卒官（安徽通志）

劉果山東人知河間縣才識敏練康熙八年駕幸河間問民疾苦父老以果治狀奏召見褒之（一統志）祀名宦（雍正志）

方嵋揚州江都監生乾隆八年知河間縣愛民如子旱災逐戶查賑實惠及民往時城居例不入賑嵋曰此獨非我民乎至諸生中貧老者則以銀米送儒學散給至今頌德勿衰（河間府志）

鍾翰字屏南江西上猶舉人知河間縣山東民變供應軍需無遺誤水災請賑濟捐廉修隄活命數千人宰藁城詳免水冲沙壓地畝錢糧卒於官（獻縣志）

何蘭馨字薌柏河南息縣人道光乙酉舉人歷知新城青縣等處爲政嚴而不酷明察如神吏胥皆懍懍奉法每聽訟坐堂判決務得其情故刑雖重而無怨調補河間均徭役除富

民派馬之累尤嚴於治賭盜民不敢欺道途遺物無拾取者重修城北毛精壘葺書院置學田數十頃延師教授復捐修郡城書院及縣學宮規模皆增鉅人至今思之（採訪冊）

朱溥字小嚴浙江歸安縣人同治三年宰河間清廉寬厚有訟者多諭之使和命盜重案要犯外一無牽掛舊習兵車秫草折價病民皆酌減之六年以防河功擢用知府八年卒於官邑人請入名宦（同上）

劉徵廉字季頑江西泰和舉人康熙十年知獻縣卻饋贈賑災聚修邑志惠聲翕如也時編審戶口弊狀多端徵廉核實無擾民時稱平允（獻縣志）

喬國棟岐山貢生康熙十六年知獻縣以廉靜慈祥著聞興學校敦教化清訟獄築隄防修橋路邑人頌之（同上）

程材傳字晉懷湖廣蘄州進士雍正三年知獻縣歲災發倉廩賑濟復出己貲助之一時稱最總督蔡珽大學士朱軾暨怡賢親王並以聞於

朝得敘異等邑多積弊材傳次第革之除甲頭甲總穩催諸色除四一重耗爲加一五因以歸公地當七省衝遇公務皆發民車役持票索民錢無數材傳區遠近計日授直闔境翕然巨盜郝敬越刑部獄數十年不獲材傳親入其穴執之又擒李三趙二等盜風以息擢知天津直隸州明晟字恕齋湖廣應山進士雍正八年知獻縣嚴賭風捕巨猾釐剔積弊上下肅然時有前程後明之頌（河間府志）

楊文彩正白旗人乾隆二年知獻縣蒞任督築城濬河二大役散直均給不假吏役手八年災請賑活民無算（獻縣志）

吳龍見字惆士江南武進人乾隆丙辰進士十一年由武強移知獻縣龍見歷畿輔知無弗爲築武強城建滹川書院置義倉葺河間獻王陵而訪其後以奉祀暇則召邑中髦俊與之講制藝處劇地簿書鞅掌冠蓋旁午不廢也秩滿遷刑部湖廣司主事（求有生齋集）

熊存瀚字夢勃江西鉛山舉人咸豐九年署武清十年英夷犯順存瀚糾合團勇數千人晝夜防禦諜者入城輒捕斬城賴以完同治元年宰清河縣時張錫珠宋景詩作亂存瀚率鄉民萬餘扼要防堵賊屢窺不敢逼四年調補獻縣邑西偏林木數十里久爲盜藪存瀚募練馬勇百人擒要犯誅之道路肅然六年旱疫疾作禱於神輒應秋馬賊北竄存瀚募勇築城以守七年賊陷饒陽薄縣南城下存瀚身先士卒礮石交下如雨賊稍卻旋賊以別股假我軍旗幟紿入東門力戰死之事聞從優議卹奉

旨建立專祠訓導陳成烈其子候選從九陳康祥都司馬寶臣暨家丁裘槐等七人並准附祀（採訪冊）

王焯字仲弢陝西三原人康熙庚戌進士二十一年知阜城縣先是刑司吏某爲盜主持欺隱上官阜境遂爲盜藪焯下車即燭其奸立捕之置諸法（阜城縣志）縣地雜旗屯民多影射首行均稅法俾民無匿田田無匿稅更立征輸十限民無逋賦境內帖然（陝西通志）

李華國山東高密舉人康熙四十九年知阜城縣爲人子諒易直淡泊自奉無異寒素立滾單法民無催科之擾尤喜獎進士類諸生貧者歲給膏火士民德之（阜城縣志）

陸福宜江南泰興縣監生雍正十一年知阜城縣革除一切浮費捐貲建廨宇修理學宮締造關帝廟增葺監獄一絲不以累民公餘纂修邑志尤爲當世所推重（同上）

楊嗣奇字偉器廣西人雍正十三年舉人十八年知阜城縣建義倉手立條教與民約事無繫訟案牘立爲剖決嘗曰民吾子也不能以禮德化而使無訟訟又不即理致滋候廢本業豈爲人父母所忍爲且小怨不理大釁必生保無自累乎所著有公暇錄詩一卷（廣西通志）

童銘彝揚州江都人官阜城縣典史才優守潔捐棺木埋水防捐貲修學人咸思之（阜城縣志）

胡雲鵬遼東人順治三年知肅甯縣值鼎革初村落亂民不靖雲鵬開誠招撫賴以安戢尋擢易州知州民立生祠祀之（肅甯縣志）

黃世發貴州舉人康熙□□年知肅甯縣性慈良質實視民如家人除雜派修學校繕城垣坑墾荒地訓民穿井耕種沿城植桑柳數萬株凡水車蠶箔糞灌紡積諸務纖悉皆籌計之復建置社學贖近城官地九十餘畝以其租爲生童膏火資受學者踵至雍正元年

特旨賜四品職五年加按察使司兼直隸營田觀察使修隄墾田所在變低窪爲沃壤以勞卒遠近聞之莫不流涕（同上）

歐陽維藩江西新建舉人雍正三年知肅甯縣聰斷明決潔已愛民絕苞苴除莠狠城垣學宮倉庫廟宇俱加意修葺不以累民民至今稱頌（河間府志）

周傳呂字渼光江西南豐人十二年知肅甯縣邑屢罹水旱災下車即請賑散給民便之又捐廉修學宮士氣丕振庚申大旱步禱中暍卒（南豐邑志）

徐滄遼東人順治二年知任邱縣尊節好義重道崇儒拯難恤殘士民安堵累官嵩道以殉難增光祿寺卿祀名宦（河間府志）

劉日光字裕甫絳州舉人康熙十一年知任邱縣爲人外和中毅剔奸蠹招流亡建趙北口七橋役不繁而工集有禱雨滅火之績邑人頌之

錢孫振歸安進士雍正十一年知任邱縣爲政嚴明堅確人無敢犯有巨盜殺人亡命孫振懸重賞購之置於法邑有故吏橫暴鄉里衆苦之孫振直縛取論罪里中帖然又均賦役清戶口數十年吏胥積蠹爲之一空暇則謁學宮與諸生講論文業邑稱大治後擢薊州知州告歸道任邱士民爭留之數日乃得行（俱同上）

劉統字漢亙武威拔貢乾隆二十五年知任邱縣綜覈名實裁減浮冒吏胥不能爲奸重理桂巖書院延師徒給膏火詳立條規著文勒石以垂永久重修邑志公餘親加校勘發潛闡幽稱完書焉（任邱縣志）

班連錦州貢士順治四年知交河縣時河東賊寇猖獗連捍禦有法士民安堵行擢御史邑建生祠祀之（河間府志）

牆鼎四川人康熙十年知交河縣勤於政事巨細必親公餘手撰邑志爲當時推重（一統志）

嚴曾業浙江人康熙中知交河縣捐貲繕黌序建義學延通儒爲師多所成就行保甲禁賭博逐娼妓境內肅然（一統志）

宦僕宿店詐稱失事誣店主負業廉其實詳懲之法邑人稱快祀名宦（秦王志）

孔慶銈字菊農山東曲阜人道光丁未進士咸豐元年令交河政平訟理有廉幹聲三年秋粵匪李開方等陷深州慶銈發急遞請兵令歲貢李澄瀛等練勇六百人防西河之小範橋手書數兔示以方略時賊氛逼近慶銈勸母徐氏暫避民間臨歧戒之日畿甸擾攘時事不可知脫有不虞幸勿忘孔姓爲祖宗羞弗泣受命賊旋由武強之滏陽河繞覘北走陷獻縣慶銈以賊北竄調練勇同守亭津賊突於九月二十三日折南而驅趨縣城時値市期狀勇赴市購物猝不能集賊乘虛而入拚毀半戶胥役僮僕皆星散慶銈知事不可爲整衣冠坐堂上哆口罵賊子繁遲獨依左右叱之不去惟詈指嗚咽血淋淋不止慶銈罵聲愈厲賊以刀擬之繁遲伏背護父遂並及於難賊藏其強直去時積薪以火藥焚之徐母泣曰吾兒不負所命得死所矣事聞准建專祠（王蘭廣撰傳）

陳大經字鈞操江蘇無錫人康熙時由監生授甯津縣知縣門無閽人投訟牒者入燕寢訴其情被訟者亦然曲直立剖催科不用鞭撲亦無逋者農時民告貸於官應之秋償不責息病者予之藥鮮不效會有大役鄰邑部送役夫千人至縣期尙後飯糧已竭大經遣還約某日至及期畢集（江南通志）

周命育字貽來湖南人雍正丁未進士知甯津縣減浮糧裁陋規水災請賑濟全活甚衆（湖南通志）

曹瑾字懷璞河南河內人嘉慶丁卯舉人道光四年署甯津知縣聽斷明決有盜即率吏親勦匪徒皆斂迹去民有孤貧無依者隨時周給冬則設粥廠賑濟之同治十年請祀名宦（採訪册）

董澗浙江鄞縣人嘉慶己巳進士道光五年署甯津縣勤政愛民入署皆裹糧自隨不擾民吏胥懍懍冬則設棉衣錢米以恤窮乏訓士以敦行立品爲先創建魁星閣文昌宮登科者踵相接去官人咸思之（同上）

查宗仁字小峰安徽銅陵縣廩生初官部曹後改捐直隸知縣光緒年間直隸大旱後無牛可耕宗仁創牛捐之議稟商大吏及察哈爾都統遂帶同通事出口周歷牧羣地面竭誠勸導蒙民咸其誠集捐耕牛三千數百隻押解進口及時分給貧農應用資屬創舉後以查辦張獨多三廳各旗官荒馬廠地畝以宗仁曾在察哈爾勸辦牛捐熟悉蒙民情形派與斯役凡勘丈地畝議租升科催交押荒諸事必躬必親備極勞苦時値吉林需員奏調差遣大吏以宗仁誠篤耐勞盡心民事仍將宗仁奏留直隸六年秋權甯津縣篆勤政愛民案無留牘興利除弊深洽民心以勞疾卒於官士民立碑頌之（採訪册）

張一魁遼東廣甯人康熙十年自河東都轉運使左遷知景州編審均役釐剔奸弊無偏枯患葺學舍修州志無事輒單騎徧歷郊野殷殷勸課如家人民愛之如慈父母（景州志）

周鉞字秉節江蘇長洲貢生康熙四十二年知景州癸未河決濬惠民渠水患息時山左流民載道鉞設粥廠數處全活數萬人學宮東北隅舊有董子祠字湫隘且圮鉞移建之築

室四十餘楹爲廣川書院召州人士講肄其間時州縣徵收糧銀多以錢代弊竇叢生鉞一例徵銀民便之爲建生祠以祀

王安仁江蘇崑山人雍正四年知景州州舊有寄莊田納糧逾惟正之半得免徭役時運河淺夫爲景畏途民多借名寄莊加征至一千四百有奇盡入官橐又完糧火耗銀紳衿加一民口加二復借奏銷爲名按畝加派民益困敝安仁至悉詳革之鐫石以垂永久邑人如釋重負（俱同上）

杜于藩字碩夫揚州江都貢生康熙中宰吳橋歲荒請賑躬至鄉問察戶口無濫無遺縣有掠賣人女殺其父母於道者日久未獲一日有買婢持券來稅呼婢前視纔七八歲而裂襦頗長問誰襦曰母衣母安在曰與父俱死矣然則誰賣汝曰叔叔何名曰不知曰殺人者必詭稱叔者也既而果然行盜案捕七人王察唯一人爲眞盜餘皆釋之民稱神明在官十三年以績最擢永定河同知士民立祠以祀（河間府志）

王書升字秀巷四川人康熙癸巳舉人知吳橋縣値歲大旱禱雨立應立義學有廉能稱時旁邑東光甯津景州被水災奉委查辦賑恤有方會上官欲於境內開河分殺水勢士民泣請以爲未便即自具文力陳其害曰吾官可去河不可開也議遂寢究以此獲咎被議宦槖蕭然（四川通志）

鄭永春遼東貢士順治六年知東光縣値土寇猖獗
大兵來勦永春力護良民全活甚衆（河間府志）

王九鼎陝西三原進士康熙九年知東光縣捐俸修學築濟漾橋政簡刑清吏民不擾陞吏部主政（東光縣志）

孫震浙江餘姚舉人康熙十七年知東光縣清查保甲嚴緝盜賊釐剔一切弊政修南城樓築學山署在任三年致仕士民思之不忘祀名宦（同上）

白爲璣字子儀奉天鐵嶺人康熙二十八年知東光縣輯縣志修
文廟設學置田貧者設衣粥給之（同上）遷通永道副使祀名宦（永平府志）

李允禎字貞甫山東德州人明崇禎癸酉舉人順治元年知故城縣故城額丁二萬餘兵燹後死徙者過半歲征猶如故民大困允禎摭審已有緒矣適改官將去乃大集父老取故冊焚之曰毋爲若曹異日累也因鎖書吏密室中晝夜開除以新冊申上官竟得請其困始蘇（堯峯文鈔）

蔡維儀鑲白旗監生康熙五十八年知故城縣六十一年奉委甘肅軍前雍正元年回任因民戶糧耗浮於紳拳文一例交封革除催頭細寫順莊滾單令自行投匱解費撥馬悉歸官自辦并除里地津貼及逗作應官層戶承値等款民爭頌之（採訪冊）

朱晉驤字玉書江西高安人嘉慶四年知故城縣下車革除官市減價一切陋規廉潔自矢不名一錢（高安縣志）

翟琴吾嘉慶十二年知故城縣捐濬梟田有翟佛之稱祈雨東郊用演繁露遺法宿壇七日夜雨足乃返去之日百姓男女皆攀轅泣送（採訪冊）

張學權江蘇江甯人道光甲辰舉人同治二年知故城縣邑地丁錢糧歲徵銀萬七千餘學權令民自封投櫃易錢以銀

人皆稱便時髮逆不靖學權築河牆嚴城守晝夜防堵民賴以安軍興後民困敝甚一切差徭悉豁免之聽訟如家人父子未嘗輕扑一人委曲勸諭至有感而泣者八年升大名府同知（同上）

畿輔通志卷一百九十一

錄九　宦績九　國朝三

李梅賓　劉君成　熊繹祖

蹇銑　李紹元　黃立隆

恆春　錢炘和　石贊清（以上天津府知府）

顧高嵩（天津河務同知）　張可立（鹽運司經歷）　朱奎揚

周棫　謝子澄（以上天津縣知縣）　法寅

吳貽誠　石拱極　馮溎

江安瀾（以上靜海縣知縣）　嚴霖（青縣知縣）　申偉抱

閔三元　姚孔鍹　張奎祥

沈如潮（以上滄州知州）　孫文驄（滄州巡檢）　白龍昇

何中舉　馬士瓊　魏運世（以上南皮縣知縣）

錢廣居　董良性　朱爾鷟

黃貞麟　熊士晉　劉慶麟（故城縣）

彭良鸞　尹士芳（以上鹽山縣知縣）　張必科

李芳春　張碩抱　盧元培

李興祖　韓契　吳焕

李炳生　金士仁（以上慶雲縣知縣）　任鼎（慶雲縣典史）

王啟會（正定府知府）　杜淡　胡文學（以上正定府推官）

侯殷邦　趙世顯　姜臣烒

唐純　周灝（以上正定縣知縣）　高熊貞

吳茂林（以上井陘縣知縣）　岳宏譽　顧爾極

周棨　程家駿（以上獲鹿縣知縣）　王祖

王人雄　潘紹列　張謦价

郭珍 王啟俊 謝寶樹（以上元氏縣知縣）
胡公著 丁象鼎 陸隴其
李發甲 程焯 黃秉鈐
任執匠 賈森 馮章
趙京錫 寇圭發（以上靈壽縣知縣） 趙炳
王埜 張孝時 李芳茂
席光緒 王大猷 桂超萬
唐盛（以上欒城縣知縣） 裴承榮 花平
湯聘 劉凌雲 童華（以上平山縣知縣）
羅仰鎮 鄒尚易（以上阜平縣知縣） 王廷傑
楊鳳岐 王秉直 連個
施永中 劉伯宗 胡士程（以上行唐知縣）
祖龍 史長昆 成永健
劉運灝 黃岡竹 趙士元（以上贊皇縣知縣）
張從政 王世功 崔爾仰
傅澤淇 陳祖法 蔣祝
張傑 葛蔭梓 楊雲鶩（以上晉州知州）
唐揚（晉州州判） 高必大 祁時新
方正玢 張秉志 張維城（以上無極縣知縣）
范乃耆 柯顯 楊朝麟（以上藁城縣知縣）
林華皖 衛執蒲 張曾裕
麻廷璥（以上新樂縣知縣） 連登 高來鳳
魯倍（以上順德府知府） 米寰 高顯（以上邢臺縣知縣）
李興元 談九乾 孫鳳立

裴孔源 傅鍾琢 王衡（以上沙河縣知縣）
高尚位 劉培遠 周章煥（以上南和縣知縣）
陳一新 陳天清 張應麟
趙焉 真象年 趙道元
周連登 汪叔桀 張光第（以上平鄉縣知縣）
朱玉 趙元章 李汝南（以上平鄉縣典史）
劉洪進 傅登榮 簡上
艾厥修 荆振日 郎鑑（以上鉅鹿縣知縣）
錢國琦 龔承宣 劉檝
吳存禮 牛玉怡 丁志振（以上廣宗縣知縣）
孫犢 趙必誠 許本銓（以上唐山縣知縣）
王秉乾 汪宗洙 劉宗孟
徐祚增 楊泌（以上內邱縣知縣） 吳懷忠
王原祈 賀勳 徐鴻逵
張有光 彭運章（以上任縣知縣） 王嗣衍（廣平府知府）
周憲會（廣平府同知） 王報春 余維樞
朱世緯 丁應惠（以上永年縣知縣） 李時茂
李允登 張焞 陸拱辰
馬如麟 劉澐 范守恆
余承恩（以上曲周縣知縣） 倪嘉珠（曲周縣典史） 范大士
許國栻 王能任 萬中祺
王建中 戴芬 程正階（以上肥鄉縣知縣）
師朝讓（肥鄉縣典史） 吳應文 袁鴻謨
姜熠 朱瓛 郎銘

黄在中 王光熒（以上鷄澤縣知縣） 石鳳洲（黄向一雞澤縣典史）
顧如華 華士捷 陳鵠翔（以上廣平縣知縣）
蕭秉楷 熊給 鄭方坤
畢鉞 富陞額 袁正林
盧昌輔 盧運昌（以上邯鄲縣知縣） 鄭一元
沈昇初 王公楷 徐時作
李曰瑞 李蔚 楊昌江 李聯璧（以上成安縣知縣）
馬九思 高汝樽 沈溶（以上威縣知縣）
劉學坦 劉漢黎 曹汾（以上清河縣知縣）
趙惟煥（清河縣典史） 沈志禮 趙穎・
任塾 蔣擢 俞鴻馨（以上磁州知州）
晉淑軾 莊鈞（以上大名府知府） 季璜
張燮（以上大名府同知） 范名德（大名府通判） 王燁
陳偉 俞兆增 翁燿（以上元城縣知縣）
吳發（元城縣主簿） 張恒 馬國徵
顧咸泰 王清彥 蔣芾
黎式儀 馬襄 周嵩
宋謙鳴 陳睿 謝清問
喻元升（以上大名縣知縣） 武三省（魏縣典史） 田慶曾
方元啟 李天錫 潘開基
茹敦和 麥泰交 徐潤
楊得三 史近光（以上南樂縣知縣） 張振義（南樂縣教諭）
李備生 崔維嶸 高文鑑
楊燦 鄒汝魯 韻光

王懷清（以上清豐縣知縣） 楊日升 王籍
徐開第（以上東明縣知縣） 楊天佑 孫棨
楊自強 李符清 楊桂森
焦家麟 毛永柏 劉煦
金秉忠 錢維錫（以上開州知州） 程正性
柯仲賓（以上開州同知） 宗琮 秦毓琦
趙國麟 胡承璘 嚴遂成
屠祖賚 荷毅 吳鋼
張光會 趙綸（以上長垣縣知縣） 劉世治（長垣縣典史）
范時崇 呂猶龍 王者輔（以上宣化府知府）
金毓浩 顏培天（以上宣化府同知） 陸濬睿
方畿（以上宣化府推官） 陳天棟（西寧管糧通判） 周德榮
陳坦 黃可潤 狄覲光（以上宣化縣知縣）
張弼（赤城縣知縣） 田仁 海鳳翥
黃艮棟（以上龍門縣知縣） 林宸機 歐陽枚
熊錫祺 潘應椿（以上懷來縣知縣） 靳榮藩（蔚州知州）
冉德 汪天柄 何芬
張充國 楊贊襄（以上西寧縣知縣） 祖允焕
武一韓（以上懷安縣知縣） 宋永清（延慶州知州） 楊汝楫（保安州知州）

國朝

李梅賓廣西臨桂進士雍正九年任天津知府府屬七邑皆濱海難治梅賓下車查糧册立規條與民更始有訟者理諭情格無不說服去創考棚修文武廟建石闢刊郡志製佾生舞衣冬月製棉衣給貧乏署中惟一子一僕自隨人呼為李

佛旋擢山東運使（天津縣志）

劉君成字生餘貴州貴筑監生乾隆五年任天津知府未蒞任微服至城涸迹市廛數日廉知匪棍姓名牌示於衆首匪曹某畏威悔過遽改行餘俱斂迹又禁釀酒以重民穀（同上）

熊繹祖字定思湖北京山拔貢乾隆十五年知天津府偶見城西白骨暴露心惻然乃捐廉倡率邑紳立天津台置義地建骨塔復置靜邑陳官屯地十九頃二十七畝取租爲經費以垂永久

盈毓滿洲鑲黃旗人乾隆二十三年任天津知府慈祥愷惻每聽訟令原告人呼被告者至情恕理遣立判而去事無巨細不經吏役手商賈貨物被吏役侵漁者必代昂其值追償之有圃夫訟某役以賤價封其園毓親率圃夫往索倍其價而去其封次年以
內召去任士民泣送城市擁塞不得行凡二日始出境

李紹元浙江仁和人乾隆五十年任天津知府絕苞苴杜請託西門汎卒王三夜殺人上官請勿深問不聽卒置之法邑向有天津會義田歲收租爲掩骼費會河南歲歉饑民多流離至津即取存租恤之全活甚衆（俱同上）

黃立隆字定之湖南甯鄉人乾隆癸酉拔貢官河間同知隨嚮導大臣查灤濡二水源委繪圖說進呈
御覽
命藏册府擢大名知府護本道事後調知天津府值歲旱辦賑不冒不遺全活饑民無算以勞疾告歸卒（湖南通志）

恆春字宜亭滿洲正白旗進士道光十八年任天津知府開城池鼓鐘樓修學棚平衢路復捐貲立惜字社輸五百緡作瘞骨資以廉能稱陞永定河道洊陞雲貴總督（採訪册）

錢炘和字吾士雲南昆明縣人咸豐三年知天津府九月間粤匪橫犯津郡炘和躬冒矢石固守濠墻事平附祀長蘆鹽政文謙專祠（採訪册）

石贊清字襄臣貴州貴筑進士咸豐六年知天津府潔己愛下深得民心咸豐八年英吉利至天津制軍某走贊清聚水二甕於堂階曰夷如入脅則與吾妻死此矣未幾相國桂良與議和而去十年英吉利佛郎西入天津總督以下多受辱夷分住官舍惟贊清毅然不屈夷令其去曰取吾頭以往官舍不可讓也夷異之一日夷以五百人持兵入署扶贊清坐肩輿導入夷館曰非敢相難聞有兵欲燒吾船故假君爲質耳贊清不食後數日民情洶洶夷人恐命之去贊清不可曰吾如何來當如何歸也夷復命五百人前導以肩輿送之歸當首出一指稱之曰此好官也夷居天津數月贊清終不離衙署迄夷人入京師取和歸贊清皆不與聞（方宗誠撰記事）十一年冬
特旨擢順天府尹有以資觀感之
諭去任紳民泣送數十里官至工部侍郎（天津縣志）

顧高嘉字南樓浙江嘉興進士康熙十四年任天津河防同知公正和平力懲情弊建奎宿樓開濠設閘以通水利己未旱蝗倡捐千金立粥廠賑饑全活無算去任後士民立碑誌德

張可立漢軍鑲黃旗進士康熙四年任長蘆鹽運司經歷清

廉律己著有政聲從祀名宦

朱奎揚字南湖浙江山陰監生乾隆二年任天津知縣精於折獄疑案皆立剖有啞者婦私於人指其夫爲記賴夫不能自陳奎揚投果於婦之幼子令分給其父而果給啞者遂仍以婦歸之去任時百姓送者塞路

周栻字未庵浙江諸暨進士道光十二年任天津知縣清正廉明豪猾斂迹民獻堂額曰兩月而治旋擢玉田以失察教匪去職咸豐十年粵匪陷諸暨殉難奉
旨賜䘏建祠

謝子澄字雲舫四川新都舉人咸豐二年知天津縣有政聲三年粵匪由滄州竄至城西之稍直口勢張甚邑紳民劉繼德者素驍勇因事繫獄子澄出之諭以大義繼德感激願効死招集同民數千子澄親率練勇與繼德迎擊於得勝口斬其渠大敗之津民弋鳧者曰雁戶子澄預募數十人伸匿小艇中賊敗竄呼渡時已昏黑排銃突發賊驚遁城危而復安後勦賊至靜海殁身受痛創赴水死之有衙役于鵬龍者同時殉難越日負子澄尸出面如生事
聞奉
特旨照布政使陣亡例議䘏入祀昭忠祠津邑人士建專祠於北門外（俱同上）

法寰號怡雲膠州人明天啟丁卯舉人
國初除靜海知縣值歲大祲首捐俸散賑并勸當事者出粟千射煑粥以濟餓民全活無算癸巳秋膠鎮海時行叛時寰里居聞變罵賊死之二子爽選皆遇害入祀鄉賢祠（山東通志）

吳貽誠字荃石桐城人以主簿陞知靜海縣葺書院增膏火邑瀕海遇旱蝗起乘其未飛募士捕之踰年大水力請上憲按籍給賑存活無算（安徽通志）

石拱極字天一光州進士授靜海縣知縣調任吳江將行念靜海歲歉邑多逋賦終遺百姓累捐貲代完（河南通志）

馮漢字石洲四川舉人知靜海縣捐五百餘金置書院義田至今猶食其利（靜海縣志）

江安瀾字曉波廣西舉人知靜海縣咸豐三年髮逆入境勢孤不敵赴水死之（同上）

嚴霖浙江歸安人知青縣禮士愛民嚴保甲息盜訟水災捐築隄防請賑活饑民無算（青縣志）

申偉抱遼陽貢士順治七年知滄州清理逃亡減除荒地民困以甦陞知泉州（天津府志）

閔三元遼東廣甯人康熙十七年知滄州歲歉多方賑濟州濱河築隄濟流民允利之（滄州志）

姚孔鋕安徽桐城監生康熙四十二年知滄州歲饑奉
旨賑濟復捐貲加賑二月
聖祖巡視河工經州境一切供應無缺事無擾民又滄爲濱海要區初設駐防兵民相搆釁孔鋕多方開導人情帖然在任六年以艱歸里（同上）

張奎祥字星五華容人雍正己酉拔貢知遷安縣善聽斷熱河等關重案檄往即成信讞十二年擢知滄州嚴禁包納修築南關隄岸州人呼爲張公隄（湖南通志）

沈如潮字月海浙江桐鄉縣人嘉慶庚午舉人道光十三年

宰平鄉城北蝗起捐廉收買親督撲除（平鄉縣志）二十九年知滄州治尚清靜喜文士公廉明察書吏不敢欺咸豐三年粵匪犯直隸集紳士倡議團練募勇千餘人又捐修城垣九月初癸鎮海門放壅水工方興而賊至如潮與城守尉德成迎戰於紅孩口火藥車焚勢敗馳歸守城賊焚迎薰門入乃令眷屬悉死賊執之索銀厲聲曰

闔帑不能與賊賊怒批其頰拔手阜顏嘗后命其跪不屈磔之降不從遂被害子監生康吉兄如江姪康升牌桐鄉舉人四川候補知縣姚學蘇幕友嘉興諸生徐炳榮海甯州管品三門丁何煜家人王瑞李祥廚丁王條翟姓均被殺姪孫承懺自縊奉

旨建專祠死者一並附祀（滄州于光褒弔知州沈月海詩拆土諱埋碧血香神光猶爲護臺淋築城伊始嗟已厥練勇無多僅半行肘掣那堪局子賊鄰穿窒自說睢陽中郎去後知音少瞥見瑤琴已斷腸　滄州王國均弔知州詩吾滄賢刺史政績著清勤可奈兵戈至旋驚玉石焚誓心惟指日臨難不忘　君大節昭昭著堪懸　聖主開城亡家已破氣愈壯山河不顧鬼神泣翻嗟兒女多臣心當若此　圖事竟如何殘有忠魂在長揮落日戈　滄州殉難錄）

孫文驄江甯監生滄州李村巡檢抵任三日粵匪破城堅守獄門不動賊縱火被焚死（同上）

白龍昇滿州人順治三年任南皮縣知縣性剛毅廉潔大兵過境挺身自理費省而民安聽訟不事鞭扑催科無暴吏而輸納爭先當圈佔時多方護持心力俱竭陞知府邑人思之（天津府志）

何中舉字文遠遼陽貢士順治七年知南皮縣時大盜就撫餘黨多未靖中舉集鄉勇備馬匹器械操練精銳獲不悛者罰之法四境帖然邑當要衝民苦輸稅詳請革除之刑省政平幾內稱循良無出其右大計卓異

賜冠服陞知磁州晉江甯知府

馬士瓊西充舉人康熙十年知南皮縣時山左盜出沒境上游匪多爲之窩道士瓊稽土著察流寓禁游惰農隙時募勇訓練分曹部署擇民中沈毅者統御之一境肅然先是徵賦多踰額賦既重稅亦多不如程民苦鞭扑至有棄地轉徙者士瓊一律經制民咸感說邑去海數百里鹽多私販士瓊遣役密爲偵察並移檄鄰境協力捕治皆斂迹逸去復懸賞緝逃民猾胥不得緣爲奸利有訟者推誠勸諭至於父子骨肉之際未嘗不流涕而遣之防卒爲民患士瓊立威痛懲邑賴以安（南皮縣志）

魏邁世字會期江西廣昌拔貢知南皮縣縣爲古渤海地疏下游七十里通積澇水患平蝗災設法趨之未幾卒於官（廣昌縣志）

錢廣居字大可江南太倉州舉人順治元年知鹽山縣廉靜不苟弭盜有方境內大治政最陞工部主事（雍正志）祀名宦（天津府志）

董良性遼東歲貢順治三年署鹽山知縣土寇起親冒矢石勦除有功闔邑立碑頌之（鹽山縣志）

朱鸑鷟字翔千江南泰興貢生康熙五年宰鹽山邑承凋敝後清田賦理詞訟緝逃人捕盜賊崇修廟學整理廨舍蒞政五年百廢俱舉治績爲一時冠（同上）

黃貞麟字方振山東卽墨進士康熙九年知鹽山縣剛正嚴

明無所聽顧刊碑革弊修學禮士皆毅然爲之歷戸部主事士民立碑以誌遺愛（附黃貞麟鹽山口號六十韻作吏自適苦余每笑其愚迷之舉娓娓聽者徒揶揄於今來鹽山耸信言非迂平原百餘里一望盡荒蕪衰柳殘蕭閒惟見狸與狐村落數晨星頹垣苦不塗男婦皆操作出入無完襦行行近城郭野老爲前驅睥睨多殘缺往來成通衢城中鮮居民毳有東南區上屋似穴處斥鹵過阛闠敝廬十餘間宛如荒刹孤卽此縣衙署使君莫踟躕堂宇皆頗斜大半少門楯短牆可排闥四壁走鼪鼯牆外見汙池硼嗣飛雁鳧胥吏索俸錢買米充庖厨今日踰小市明日乏午餔粗稱可以飽何故望豐腴中宵狂風起紛紛落頹墉月色照樹上夜無鈴柝夫中外悄然靜高槐閒烏鳥心悸不能寐倉皇胥吏呼荒城大寥闃盜竊向有無胥隸復使君此事誠可虞渤海偃刀劍從未靖根株今又臨旗屯處處憂萑苻公然擾白晝不必問孳膂再詰何以故境內多逃逋既受賦役累又爲逃人訴輕亦蕩家產重則株妻孥東臨大海濱往時設網罛捕魚作生計亦可辦稅租年來海防嚴功令禁船杉寸木不許入犯之法必誅衣食無所藉私販聚鹽徒窮極日健訟鋌而走險途長吏既傳舍殘黎膏啻枯撫字望使君幸憫爲生扶聞言步庭際一歎一長吁補救縱無術不敢憚勤劬日旰未退食矢心食茹荼但能完正賦忍復科錙銖息訟頻鄉老惟慮逮無辜防竊清保甲口爲之卒瘏匆匆趨上谷爲糧窮民圖再拜啟撫軍前言備陳數剴切幾痛哭撫軍惻以會旗屯肆虐害其慮在切膚卽日拜章奏必不緩須臾分者假便宜當與俗吏殊辭歸過滄河市井饒居沽長堤驕駿馬攜妓美且都壯士持弓矢僕人抱笙竽甫自畫船來高樓呼髮亂紅袖侑清歌携蒲雜呼盧日日逞鮮肥夜夜足歡娛借問伊何人上役及屯奴聽之長太息憂心如焚爐若輩敢如彼鹽民安得蘇）

熊士晉字詠庵湖廣江夏人康熙十七年由貢監知鹽山縣緝盜有方民賴以安十九年旱饑流民載道士晉倡捐七百餘金立粥廠於南關望樹鎮活數萬人（同上）

劉慶麟字蕉林江西崇仁進士嘉慶二十二年知鹽山縣終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訟獄立判決無稽留者時言者以海濱開墾陞科入告奉檄嚴查鹽山東北鄉多草荒地慶麟依例勘辦不徼不隨國課無虧而閭閻亦不擾卒之日弔者如市時有胡公清劉公明之頌胡名以昭字明山廣西臨桂舉人嘉慶十五年知鹽山縣居官慈介政簡刑清尤雅意親賢鄉之士有品端學優者必式閭敬禮卒於官民咸思之（同上）

彭良騫字晉生江西南昌人乾隆甲戌進士三十五年知鹽山縣邑故多盜下車獲巨憝劉老托莽牛等數人寘諸法盜相戒勿過境山東人呂虎傷於路不能言良騫察其情狀密捕一人至一鞫而服遠近稱神君邑地丁向責富戶催納名曰單頭富戶畏比代完往往被累蕩家產良騫立滾單法士民便之調天津縣濱海產鹽私販充斥良騫梟其渠餘弗問上官以爲言曰民窮則爲盜絕其生是迫之爲盜也上官然之復修築隄埝以禦風潮巨浸之區悉成樂土積勞卒於官（南昌縣志）

尹士芳字菊田山東歷城進士咸豐三年署知鹽山縣九月粵匪破滄州鹽與滄接壤土匪乘隙蠢動四境騷然士芳激厲紳民與武舉劉光動等倡團練得義勇數千人民氣爲之一振某鄉擒匪三人至立斃之後各團擒賊送者百餘皆訊明正法人咸賴之（鹽山縣志）

張必科蓋州人順治四年由貢生授慶雲縣知縣强毅有志節受事未兩月宿弊盡革會土寇至登陴捍禦賊至輒射殺之賊悉衆來攻必科射斃數賊忽絃斷手傷擲弓曰命也城破自焚死贈僉事（大清一統志）祀名宦（天津府志）

李芳春蓋州人順治五年知慶雲縣邑當殘破之餘芳春年少賊甚易之乃與鎮防郭天培等密謀勦捕賊黨二千餘人訓練鄉民皆知守禦賊相戒不敢入境（大清一統志）

張碩抱項城拔貢順治十一年任慶雲知縣幹理周詳案無留牘修學宮葺廟宇築濬城池興廢舉墜若恐弗及復嚴查

保甲簡練行伍文事武備皆燦然有條有奸人匿名羅織紳矜保留者數百人竟不能得去之日老稚遮道行李蕭然（天津府志）

盧元培字鵾鳳仁和進士康熙三年知慶雲縣寬裕和平蝗災申請賑濟民賴存活催徵不事鞭扑亦無逋賦丁憂去任士民思之不忘（同上）

李興祖字廣甯奉天鐵嶺人康熙十三年知慶雲縣均田賦嚴保甲建社學修邑志興廢舉墜卓有賢聲官至山東鹽運使（慶雲縣志）

韓契滿州人康熙四十一年知慶雲縣老成練達多惠政饑煮粥以食餓者四十三年大饑力請錫賑民賴以生時盜賊竊發契恩威並用人倚之如長城後以憂去

吳煐浙江錢塘人康熙癸未進士五十一年知慶雲縣才恢學廣敏於吏治蒞任數年不延幕友簿書案牘分析無留滯邑數有疑獄煐發伏摘奸洞鑒如神天津副使檢災至縣滄鹽士民沿途投牒皆乞檄慶雲縣審理其能聲動鄰封如此後陞府丞

李炳生字曦如陝西岐山舉人雍正九年知慶雲縣作養士類約己惠民嘗督河工見役夫曝背跣足爲之隕涕因事罷官囊無長物邑民競賫薪米以供朝夕左遷學博士民思慕焉

金士仁字嗣山安徽歙縣進士乾隆五年知慶雲縣八九年邑大旱請賑又
詔發帑金爲民穿井種樹買牛實心奉行民被其澤邑土瘠賦重中

請當路奏聞減額徵地糧十分之三卒於官士民哀痛如喪私親（俱同上）

任鼎山陰人任慶雲縣典史順治十二年馮寇圍城鼎率衆禦之奮勇擊殺以衆寡不敵力竭遇害民痛悼之（雍正志）

王啟曾字貽孫浙江人道光丙申進士咸豐六年署冀州知州清積案數百起蝗蝻率僚佐捕之州有村曰壘頭斥鹵產鹽比戶販鬻爲生計吏入魚肉之民弗堪命每結隊持械與吏抗勢浸橫大啟曾單車入村召其父老反覆曉諭並揚以禍福衆跪泣願改圖役清河鹽匪肆擾無壘頭一人九年署廣平有刁生養無賴多人夜持利刀入人家劫少婦摘其罪竄之遠方城濠淤閉失修值歲饑啟曾籌萬金仿以工代賑法日督挑挖越三月工竣多植物產歲數千緡歸書院資生徒薪粟旣而畿南寇起連陷數城竄入廣測隍深減頂乃遁永年縣西鄙素猾悍不供徭役先是縣尹率役督催劫止三日始得還啟曾會辦團練校藝於場故示團長曰某某村不法吾奉檄將捕之西鄙聞之懼介士流乞恩願盡三日完宿逋許之遂納課執役謀省告督撫辦團防有邯鄲幹役李自有者被訐縲絏來府廷察其才可任曾有劇盜巢深山役莫之制乃試曰汝能擒以獻當赦爾罪破械縱之去自有入穴縛其魁並獲其從五六人遂授爲練長俾募勇丁備調遣嗣攻鹽匪衆敗死之同治四年署深州兵燹之後民氣未復啟曾減課稅汰陋規清釐積案控告者不設牌期隨時訊結被誣監押暨因事株連者悉訊明釋放民如更生深土城多坍塌啟曾檄借民力按段分修其磚石木料及犒賞之需倡捐

廉俸千金又集貲起四城敵樓數旬工訖踰歲寇至入城避難者數萬人固守獲安六年授正定知府時捻匪蠢動城西北隅沙積若岡阜攀堞可上捐廉除治之工竣卽清査保甲招募勇夫以備不虞郡有夷館從其教者恃勢爭良民產搆訟敎會訊鞫從公教主入署語多不遜敎會屬言曰良民吾民也教民亦吾民也教民行教中事吾可不知也教民爭良民產不可不理也今聊示薄懲使知法耳再犯當重刑之教主斂容謝過去明年捻匪北犯敎會集練勇造旗幟銃礮火箭火彈列城堞並分給各團擊賊聲威赫然賊遠遁不敢逼正定爲用兵孔道帶甲往還者多驕恣民患之敎會先時治舍館於郊備糗糧禮其長約定法律兵民各安衆保薦以道員卽補

賞戴花翎嗣曾國藩來督直隸復密摺薦之尋以病致仕歸（行述）

杜濙濱州人順治丁亥進士授正定府推官隨總督張存仁平榆園賊所俘獲咸就訊於濙濙錄渠魁釋脅從活數百餘人（山東通志）

胡文學字人言鄞人順治壬辰進士授正定府推官井陘賊聚衆事敗以僞牒株連者數百人文學惟按治其黨舉僞牒盡焚之人情始安巨盜高鼎踞西山垂二十年遠近騷動文學請益兵防守專意招撫鼎遂降以卓異擢御史（大清一統志）

侯殿邦字晉錫儀封人順治辛丑進士知正定縣邑南滹沱河歲爲巨浸商旅裹足殿邦爲建大橋境內沙壓地萬餘畝賦多逋積力請豁除致政歸（河南通志）

趙世顯漢軍鑲黃旗廕生康熙二年知正定縣獎拔人才嚴禁胥吏案牘立爲裁決滇黔不靖大兵過境民無供億苦比年閙荒匿糧不報丈量擾民世顯但令無糧者自行首報遺賦以完十七年去官民立碑頌之（正定縣志）

姜臣烒江蘇元和監生嘉慶二十五年知正定縣道光三年大水民多流離臣烒輕徭薄賦請賑設粥厰民得無饑卸事卒於省垣士民赴弔者不絕（同上）

唐純江都監生道光十四年知正定縣定火耗禁浮征至今遵行其法減河橋歲科民立碑頌之（同上）

周灝字子純貴州貴筑進士性廉直愛民初權沙河補定興皆有政績調正定縣咸豐三年八月粵逆由懷慶平陽竄直境入臨洺關連陷沙河隆平柏鄉趙州欒城直逼正定文武官弁欲出城避其鋒人心惶惑危在旦夕灝持刀坐城門宣言曰吾守土官也有出者吾必以軍律按之由是官弁不敢出灝申明大義稽保甲團鄉勇誓與死守人心始固逆聞之折而東去四年五月因杖一營兵被議褫職士民號泣攀轅如失慈父母旋得開復同治元年六月卒總督劉長佑疏聞於

朝奉

旨於正定建專祠（方宗誠撰傳）

高熊貞字渭南廣西岑溪副貢康熙四十年知井陘縣廉明勤慎會廣西巡撫彭鵬至廉知其守城破賊事特疏薦之授兩浙鹽運使（廣西通志）

吳茂林字松如安徽潁州人康熙丙戌進士知井陘縣開水田築隄溉苗民獲其利（安徽通志）

岳宏譽字聲圖順治辛丑進士康熙二十七年知獲鹿縣邑多桀猾莊頭星布宏譽一以法繩之擧卓異升戸部主事（江南通志）

顧胥極懷慶人康熙中宰獲鹿有修城役矢公矢慎不派一物役一民卒於官士民感泣（燕川集）

周棨字肄三江蘇常熟人乾隆四十三年進士知獲鹿縣地當孔道軍書旁午肆應裕如民有娶妻七月而生子者出之及棨至已二十四年矣婦守志不衰棨廉得其子足指有異狀驗與父同民遂感悟帖服迎其妻歸調任武清地多水患田没而糧存棨力請得免丁內艱歸（常昭合志）

程家駿字子牧江西南城拔貢宰獲鹿髮逆北竄家駿捐廉募勇士五千與民協守四境晏然補新樂地瘠民疲值大軍過境每鄉例派車五輛先期守候家駿悉遣之回至期乃集仍按日給工價民咸德之（南城縣志）

王組字公冕河南睢州歲貢康熙三十六年知元氏縣邑逼處大山多積盜組嚴設保甲擧盜斂迹（河南通志）革社書省民費人尤德之祀名宦（元氏縣志）

王人雄浙江蕭山擧人乾隆十九年知元氏縣整飭義學置地以育寒士又乞丐無歸者立留養局育之崇聖名宦鄉賢文清忠孝等祠以次補葺政聲卓然（採訪册）

潘紹烈山東萊蕪進士道光十二年知元氏縣禮士勸農捕蝗救旱禁淫祀修雨壇省役輕徭民戴其德

張聲价字奉茲湖南湘潭人道光十一年擧人十四年大挑知縣分發直隸時陸建瀛爲布政使司疑獄輒委定讞富民韓各老殺人論抵瞰聲价貧陰饋重金乞緩其獄峻拒之考竟如律南和歲歉聲价奉檄賑之乘單車詣各莊按戸口給錢米奸吏罷民斂手聽命民素强悍善持官吏短長前令以事去官者數矣聲价嚴明御之訖事無譁皆轉語其黨曰無擾好官權元氏縣聲績益赫以艱歸

郭珍陝西進士咸豐二年知元氏縣三年秋髮逆由河南竄入直隸聞警諭紳民義防守九月賊由趙入深珍躬督鄉衆登城守望賊遁去土匪起獲數人正法闔邑肅然

王啟俊山東蓬萊監生同治元年春馬賊起啟俊立局團練捐置鎗礮軍器募勇百餘名城關舊有十家牌於十家中擇一人爲牌頭即以十人爲一隊以牌頭爲隊長又按五色旗分五大隊以在局紳士五人爲百夫長無事各安本業有事各按隊伍登城固守鄰封與境內鄉民入城避難者數萬人賊聞有備悉竄去城賴以全（俱同上）

謝寶樹字謙貞江西金谿人道光庚子進士知元氏縣兩月決積獄二百餘署淸豐有鹽賈車誤入境蠹商控爲私販匿弗問賈以重金謝峻卻之政有不利民者剗剔殆盡以勞卒於官（金谿縣志）

胡公著字希呂績溪人順治戊戌進士康熙初知靈壽縣除耗羨減刑罰有武擧爲盜魁者前令不敢詰公著廉知之延與飲密諭捕役擒之明日羣盜來刼被害（安徽通志）

丁象鼎江南五河進士康熙三年知靈壽縣釐正徵糧積弊革除一切陋規土地墾闢百姓復業有賢能稱入祀名宦（雍正志）

陸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康熙庚戌進士二十二年知靈
壽縣邑於正定最爲磽瘠近畿輔多徭役俗强悍善鬬好訟
而輕生隴其曰富而後可以教輕生之習禁令尤嚴然未盡
絕者民貧而不知義也力言於上官非大恤民力不可時派
運上供石灰騾車靈以五輛視他邑獨多前令爭之不能得
民以病告隴其首以爲請至以去就爭乃得更代邑北負太
行南濱滹沱不毛之土十三而贏順治康熙間兩奉
旨盡蠲其征後以言者復申隱地處分之例州縣畏罪稍有首報出
是倚山瀕河之地閒可耕穫者亦相戒不敢墾隴其揭示遍
曉謂荒地雖係瘠壤豈無畧可播種收升合之利爲餬口計
者爾民或慮一行播種便當起科所入不足以完税利有限
而害無窮然朝廷決不與爾民爭此些須之利爾民但耕種
勿慮於是漸有闢者在任七年竟無一畝首報靈邑額丁萬
四千有奇例五年一編審必增數十丁至隴其審丁反虧額
一千五百有奇蓋前此爲令者以溢額爲功逃亡死絕不敢
復除而攤派包賠之累日甚隴其謂如是是驅之使逃也具
以實聞上官且曰賦課之道惟有愛恤窮民使漸充足逃亡
日少則國課日增若目前形勢實難就筋力疲盡之民責其
無餘也（三魚堂文集）民有訟子不孝者隴其自責曰德不足以化
令之罪也父子感泣而去政暇訓諸生以程朱正學聞者皆
爲興起（大清一統志）歲饑賺大吏以聞得
旨免徵額賦有大姓爲盜所刦巡撫不欲奏聞命改爲竊隴其不從
曰甯以誠去官不欲以僞荷祿知府乃取盜魁杖殺之隴其
惻然曰盜可殺而殺之不以法吾不忍也作勸盜文遣吏往

獄中爲諸囚誦說之聞者多痛哭（國朝先正事畧）己巳夏大旱無
麥秋大風隕霜禾盡槁奉
旨蠲免錢糧發帑金兼支倉粟賑濟靈邑貯粟僅二百石有奇而饑
民核有二萬三千八百餘名口奉撥帑金三千兩隴其躬爲
部署驅馳山谷夜以繼日而府檄以限單至不許踰額隴其
不顧卒盡散之甲子夏兩江總督于成龍卒於任
上臨朝痛悼問九卿詹事科道今天下清廉官如于成龍者有幾人
於是九卿等以直隸巡撫格爾古德部郎范承勳蘇赫江南
學道趙崙楊州知府崔華兗州知府張鵬翮靈壽知縣陸隴
其對涖靈一年巡撫格爾古德薦其清節飲氷愛民如子趙
請擢用（三魚堂文集）二十五年巡撫于成龍訪民間利病隴其陳
六事一正月開倉太急宜緩一開倉起科爲限宜寬一水利
宜興一積穀宜廣一州縣存留公使錢宜復一審丁溢額宜
裁大畧謂自古稅斂必俟稼穡登場今正月開征民間尚未
播種且四方安謐司農不至告匱自可以前歲所餘暫抵本
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徵補於額賦無損而民力則可以大紓
唐虞三代之政此其首務也餘五事皆切中時弊二十九年
科道員闕
上面諭在廷各舉所知於是工部尚書張英等交口論薦奉
命旨行取隴其念靈壽頻年災正供不支而雜徭未盡減將受代乃
申請緩征量減房地稅又言上官供應久奉裁宜永革除又
請將倉庫不時借放饑民于成龍曰謝事時猶力爲災黎請
命仁人哉臨行邑民哭送者數萬立碑誌遺愛秋補四川道
監察御史疏請將畿輔災區錢糧悉蠲免勿帶徵

特旨允行康熙三十一年卒於家祀直隸江南名宦雍正二年
命從祀賢儒乾隆元年
特賜諡曰清獻（國朝先正事略）

李發甲雲南舉人康熙三十五年知靈壽縣勤慎自矢勸課農桑振興學校士民德之官至湖南巡撫卒祀名宦（雍正志）

程焯字映藏山東舉人康熙四十年知靈壽縣祁林山虎爲患焯爲文禱之突有異獸搏虎食立盡是年蝗入境悉化爲蛾士民立碑以記（採訪冊）

黃秉銓字緘齋江南溧陽進士康熙五十八年知靈壽縣下車剔弊政旌孝義行鄉飲酒禮康熙六十一年饑力請賑恤復請增文武弟子員建陸清獻祠於官廨故地時人咸歌美之

汪執恆陝西鞏昌府進士雍正九年知靈壽縣性慈廉課農桑恤孤弱請免火牌車乾隆四年夏大雨雹禾盡隕捐廉恤災勸民種蕎秋大熟民創祠報之

賈霖無錫進士乾隆九年知靈壽縣十三年傅經略某征大金川派兵車六十輛霖歷陳地方疾苦狀免其半復齎廉俸百金津貼藁令懇代爲承辦遂悉免焉

馮章字蘭圯岡縣舉人知靈壽縣下車重修大成殿復捐廉足成之爲政慈厚免木炭諸雜派民如更生仕至大名府同知

趙京錫字子謙江南陽湖監生知靈壽縣廉明耿介事事得大體旌表節孝重修明倫堂及忠義節孝兩祠嚴保甲飭團練境內以安整飭書院未及竟卒民人至今頌之（俱同上）

浚圭發字滋華安徽定遠人以廩貢生任正定府經歷委查滹河源流指撤出塞悉圖其經流及所受大小水曲折參之經傳各水利書辨正水經得失而爲之說逞報僅七月其任成安時以水請賑不許固爭始得委署靈壽縣喜曰此陸稼書廿棠之舊也至則詢所廢墜者盡復之尋以疾卒（安徽通志）

趙炳四川廣元舉人康熙間知欒城縣洨河淤耿堤亦久圮水至上游河北諸村多受其害炳築舊堤以捍水勢民賴以安邑志板燬於火炳重修之（欒城縣志）

王堊字其人安徽桐城廩貢康熙十七年知欒城縣革里長社書催頭需索之弊設官窨甃磚井資民田灌溉建義學修邑乘律己端嚴蒞民慈惠以卓異升彰德府（雍正志）

張孝時字嘉錫吳縣人康熙辛未進士知欒城縣濬洨沙諸河故道延袤四十餘里列置榆柳以固隄防邑之水患遂息（江南通志）

李方茂濟源進士乾隆中知欒城縣垣壞修之龍岡書院置義田若干頃捐資生息爲諸生膏火絃歌之聲至今不絕（欒城縣志）

席光緒字繼堂陝西朝邑人嘉慶己卯進士道光初知欒城縣禁娼賭輕徭役每月召書院生童課之捐俸爲膏火獎賞士氣奮興折獄明允鄰邑多赴愬者甲申夏蝗蝻光緒虔禱蜡廟跪烈日中爲民請命邑得不災尋調萬全（同上）

王大猷字玖坡石門舉人道光中知欒城縣爲政嚴明聽訟無巨細必款曲推究務得其情邑差役有騾牛車爲民害大猷洞悉其弊毅然除之尋調任去（採訪冊）

桂超萬字丹盟貴池縣人道光十七年由進士知欒城縣慷慨任事下車整書院建置義學邑西汶河爲西山諸水所匯流秋夏之交積潦傷稼超萬興工挑濬並移知鄰封會同疏決水患以平陞永定河同知同治六年行取政績載入循吏（同上）

唐盛字際虞山西朔州進士咸豐元年知欒城縣慈儉急公興民不擾三年粵匪林鳳祥等北竄掠趙州九月襲欒城盛督夫勇拒賊賊攻入南門巷戰力竭被執賊勸之降厲曰身爲朝廷守土之官不能殺賊城亡與亡有死而已賊怒縛於柱脅以刀不屈射之洞脅十四處懸其首儀門之楣次日賊奔藁城百姓入城覓尸哭聲溢衢巷邑監生李郁年七十聞變公服至署願代死至鼓樓罵賊被殺與吏陳虎臣錢塘人守北城亦不屈死事聞奉

旨建專祠以陳虎臣配之死難諸人並附祀（同上）

裴承槃江西新淦歲貢順治初知平山縣鼎革伊始士民多失業下車勞來安集政教大行縣署毀於兵燹廬器蕩然承槃次第修補積廢徐興編循役清里甲尤能懲奸剔弊後陞正定同知有遺愛祠（正定府志）

范平代州貢士順治九年知平山縣晉寇高鼎聚衆劫掠西山總督李蔭祖奏

旨招撫平隨副使陳安國推官胡文學入山安置賊就撫亂離之役政多廢弛平至清保甲以緝奸練鄉勇以禦寇捐俸興修學宮人皆舉教復官至御史（同上）

湯聘江南上元進士康熙八年知平山縣剛正廉明請蠲荒賦三百二十八頃豁除逃亡四千餘丁招徠復業逃民一千八百餘戶汰冗役除耗派伸沈冤捕巨寇力行保甲輸築廳壕修光祿橋以疏水道築永樂隄以除水患黨民疾病死亡者多所拯濟士民感之（平山縣志）

劉慶雲字占甲雲南安寧州進士康熙四十一年知平山縣砥行潔清撫民和惠編保甲設義學捐俸倡修學宮以興起教化爲己任文風丕振（同上）

童華字心樸浙江山陰人雍正初入貲當得知縣時方纂

大清律例大學士朱軾薦其才

世宗召見命察賑直隸時欒亭盧龍兩縣報饑口不實華倍增其數怡賢親王方與朱軾治營田水利至永平問華灤河形勢條對甚晰王器之四年授平山縣知縣災不待報遽出倉粟七千石貸民擢知眞定府權按察使事以前發粟事部議免官

特詔原之五年怡賢親王奏以華理京南局水利華度眞定城外得泉十八疏爲渠溉田六百畝先後營田共三百五十頃以北人不食稻請官發錢買水田穀運通倉省漕費而民得市黍稷以爲食王具以

聞從之未幾移蘇州（國朝先正事略）

羅仰鑣江西吉安監生乾隆十年知阜平縣阜邑重巒複嶂挾大派諸河曲折以行瀕流田畝屢圮於水原額地二百二十餘頃頻年

恩豁僅存六十七頃民困甚仰鑣至相度地勢督民疏淤塞殺橫流築隄建閘躬親勞苦至十三年共墾荒田五十餘頃總督那蘇圖上其狀奉

旨交部優敘阜民始知有水利營田漸廣矣又增鋪兵以嚴巡緝實倉儲以備荒複創設留養局一以收恤行旅十六年去官同治元年祀名宦（阜平縣志）

鄒尙易福建上杭舉人乾隆二十二年知阜平縣下車卽問民疾苦興水利自法花村至王快鎭六十餘里每灘設渠長一人督民開渠二十有五墾棄地萬數千畝其土肥美所獲常數倍民困漸甦時新復舊治一切制度多缺略失修尙易鋭意講求自農桑壇廟城垣公署驛傳館舍津梁有關政體者靡不殫力經營百廢具舉又念倉儲卹政於民尤要故於二者建立尤多頒朱子白鹿洞學規及

本朝蔡文勤學約刊示庠序士風丕振乾隆二十六年

高宗純皇帝西巡嘉其循績賞緞一疋荷包一對三十四年陞廣西永安知州同治元年祀名宦（同上）

王廷傑山西鄉甯縣進士順治四年任行唐知縣蒞事均地土講鄉約施義術散牛種撫流民改建櫺星門創文昌閣數月政悉舉有蝗蔽天聲如烈風虔禱胥逃去後調任楚鄖（行唐縣志）

楊鳳岐臨清貢生滿州籍順治三年知行唐縣性情恬淡工琴有子羔治單父風不事敲扑糧完訟平民甚愛之時軍校假拏逃人行詐鄰封過者輒傾家鳳岐獨毅然禦之民免罹其害秩滿陞滁州去之日百姓泣送遮路四十餘里祀名宦（正定府志）

王秉直陝西南鄭人順治十一年以進士知行唐縣儉約樸實守正不阿每聽訟視事如家人父子十二年大雨傷民饑樹皮草根咸盡秉直發粟賑濟力請於上官得免歲租之半存活甚衆祀名宦

連佩福甯拔貢康熙元年知行唐縣時有草廠河淤民荒地三百七頃有奇奉部檄撥補安州安民斂租不輸課爲唐人累佩申請分租扣糧著爲例復清牌甲以重窩逃修武備以杜盜賊廉訪蠹胥積弊悉革除之民至今懷其德

施永中江南上海人康熙二十五年由例監知行唐縣初順治四年撥補安州草廠河淤民荒田共三百七頃奇康熙十一年金撫咨部將所撥地盡數退歸行民惟草廠地二十一頃吝行民完糧外仍給安民租八分民苦輸租之累屢控不已永中爲民貸銀四百兩移解安州給其價值立文案邑民如釋重負

劉伯宗湖南巴陵拔貢康熙四十七年知行唐縣居心慈祥不事苛察時城河淤淺遇雨泛溢爲災伯宗濬池修閘善洩有資環池植楊柳數千株人呼爲劉公柳（俱同上）

胡士程字雲九安徽涇縣人乾隆乙酉舉人知行唐縣歲饑捐廉設粥以賑全活無算知阜城縣差務殷繁牛騾車輛俱出民爲捐俸造車以備遞送人稱胡公車以病歸（安徽通志）

祖龍遼東人順治初令贊皇縣時國家初定草寇竊發龍創平寇亂招集流亡民咸復業又兵燹之後官斯土者至無民居龍措置有方百廢具舉後陞杭州知府（正定府志）

史長民樂陵人康熙丙辰進士二十五年知贊皇縣安集流民鎭撫土寇興學校平徭賦革陋規毀淫祠善政不可枚舉致仕歸卒崇祀於鄉（山東通志）

成永健字乾夫豐城進士康熙二十七年知贊皇縣廉明有
膽略明季餘孽據西山紙糊套藏而復熾者再永健申請上
官議招撫因單騎入賊穴宣揚德威衆皆泣跪受撫寇平
奉檄於王家坪諸處建營設汛布置如法又墾山地均賦役
備儀俉勸農桑重學校民賴以安（贊皇縣志）
劉運灝字鴻起安徽南陵人康熙四十八年知贊皇縣縣萬
山中與晉接壤爲逋逃藪舊設戍兵王家坪兵悍爲民病運
灝咸惠兼行兵民帖息復輸改爲條編闔邑稱便上官重其
才凡鄰邑捕蝗監賑查視河工悉以委運灝所至有聲（安徽通志）
黃岡竹字華亭江西廬陵人乾隆丙辰進士八年知贊皇縣
甫蒞任修城門輯邑志置義倉十一所積粟一千四百餘石
勸農桑簡詞訟平刑罰急賑濟捐修學宮創設復初書院捐
穀百餘石置田頃餘爲生童膏火費設留養局作勸民歌人
咸化之（採訪册）
趙士元字仁瀕宜賓舉人任贊皇縣知縣邑豪朱某分產中
有恃强侵吞巨金行賄者士元秉公結案賄金擲還士民頌
之（四川通志）
張從政天中監生順治元年知晉州時値開國之初土賊蠭
起民多流亡從政單騎入賊穴剴切曉諭皆就撫於是墾荒
蕪給牛種減額賦緩催科絕耗羨清丁戶除社蠹滌煩差徭
罰贖興利除害復業者數萬人大府具其政以聞優
旨嘉獎（採訪册）
王世功字九圍滿洲監生順治二年知晉州頁訴愷悌下車
卽痛釐浮徵錙加耗州人訟者出片紙令自待質不用吏役

署中日用絲毫不擾民葺學宮置學田修城固圍築隄捍災
百廢具舉墾城南荒田數百餘頃蒙其利者萬家後擢廣東
道御史上（同）
崔爾仰字子高聞喜縣進士乾隆十六年知晉州勸學墾荒
訓鄉勇停贖鍰治行爲畿輔第一（張文貞集）
傅滓洪字育庵遼東遼陽廕生康熙十八年知晉州治尙嚴
釐奸剔蠹吏胥不敢干以私不逞者咸斂迹焉立義學擇俊
秀者肄業其中復力除擾民之事尋調通州（晉州志）
陳祖法字淵殷浙江餘姚人康熙辛卯舉人二十七年知晉
州執法嚴峻隆學校葺祠宇絕耗羨卻供億禁奸蠹除盜賊
實心爲民任二年以疾乞休州人籲於巡撫于成龍固請留
遂復起視事初晉人聞祖法去也建生祠祀之及復留祖法
改其地爲課士所親爲講授文風蔚興以晉徭役未均請於
上官獲戾去任（採訪册）
蔣玧字廣三浙江仁和人雍正元年進士乾隆十二年知晉
州興農桑浚河渠嚴保甲事無不舉州人白某習邪教玧曰
不治則滋蔓蔓而圖之難矣遣數十人縛以來置之獄使人
勸諭之白悔泣卒爲良民州俗悍喜鬭製三黃寶蠟丸創重
者醫之輒不死民得免抵全活者多州瀕滹沱河歲葺隄玧
於隄上徧植柳數年柳成陰民呼曰蔣公柳總督方觀承薦
於
朝引
見賜朝衣一襲會報蝗災玧於都門旋治所禱於八蜡廟蝗皆南去
其飛蔽河士民爭爲詩歌紀之勒諸石（國朝先正事略）

張傑湖南安鄉監生嘉慶二十年知晉州下車首念民依捐貲買穀以備災荒添置義倉數區貯穀五千餘石民受其庇（採訪冊）

葛蔭梓河南廣城人乾隆乙酉舉人道光六年知晉州奉檄捐倉穀三千五百石有奇總督那彥成請於
朝得
旨優獎

楊雲驤浙江錢塘人道光辛卯舉人咸豐三年知晉州時髮逆由山右竄入畿甫甫抵任賊至死於難家人具衣冠斂焉（同上）

唐揚字名埜江南吳縣人官晉州州判廉靜仁慈凡地丁私派月錢悉行革除時奉委收糧納戶自入一毫不以染指出其餘貲捨衣粥施棺施藥修神祠養貧役而自奉儉樸布衣蔬食晏如也（晉州志）

高必大字載南湖廣襄陽進士順治十六年知無極縣爲政善操縱寬明有威盜賊斂迹邑北舊苦水必大濬濠導流波平隄立捐俸修學宮自大成殿及東西兩廡名宦鄉賢二祠文昌閣魁星樓明倫堂尊經閣皆煥然一新上官以其政聞陞秦州知州（正定府志）

祁時新直隸宣化舉人雍正七年知無極縣居官慈祥視民如子每下里見民有窮困無依者輒相對泣下賑恤而慰勞之民有訟力爲勸解無少長皆忘其爲官（正定府志）乾隆二年調東明邑南陳里長屯地窪下衆水匯歸下流無所洩每遇雨漥田禾數百頃時新親度形勢於屯東濬渠由八里溝達賈魯河中經山東地曾守阻之時新以理爭不稍屈卒從之已未水災不待申請開倉減價以賑旋調沙河（東明縣志）

方正矜字茂采江南桐城人雍正九年知無極縣爲人精明勇於任事開東北鄉大渠勸民種樹至今收其利建大堂後恩補堂義學其創始也（正定府志）

張素志河南鄢陵進士乾隆二年知無極縣斷獄明決陋例供給學使皆派里下素志悉裁革之又東北鄉荒糧貽累詳奉豁免民困以甦調獲鹿去

張維城山西人雍正庚戌進士乾隆六年知無極縣謹飭斂約一如寒素爲政以勤課農桑爲首務督民修理東丈等數大渠出入倉穀必躬親監視革除一切陋規時集士之秀者課以文而優禮之尋告病去（同上）

范乃蕃山東進士順治十一年知槀城縣潔己奉公察民間疾苦多方救恤隆學校勤考課邑中問學者衆（雍正志）

柯顧福建龍溪進士康熙十三年宰槀城滹沱水汎漲衝塌興安村民房百餘間每間給銀修葺鬮鄉立祠祀之槀邑額外地撥補安甯兩邑構訟者累年不決顧詳請上官定爲上中下三則官征官解兩邑至今賴之（槀城縣志）

楊朝麟奉天人康熙三十七年知槀城縣甫下車咨訪利弊勒石革除陋規有廉幹稱邑義學久廢建復之滹水溢壞民房無數損貲買地爲謀室家民立生祠祀之調文安縣邑人焚香擁拜不忍舍（正定府志）

林華皖莆田人順治十四年知新樂縣徵收罷秏耗羨修學滑河聽斷精決治爲當時第一（大清一統志）

衛執蒲字禹濤韓城人順治辛丑進士康熙八年知新樂縣請豁荒地賦額三千畝時徵賦以銀七錢三爲額執蒲請從民便悉準市值收錢歲省民財萬餘金流亡漸集邑稱樂土（陝西通志）

吳曾裕海甯人康熙四十年知新樂縣樂邑故有社書取辦公事每歲擇富民更充常至破產曾裕擇里中知書算者爲之不願者聽百姓稱便訟無巨細詳慎推鞫以是獄無冤濫（大清一統志）

厤廷璥字鳴佩江西廬陵貢生乾隆十九年知新樂縣委查定州荒田得免賦調吳橋會德州河決廷璥馳往堵禦導歸宣惠河總督方觀承上其事擢石景山同知兼理固安永清東安災賑捐置棉衣千餘二十九年調天津攝滄州獲盜二十餘名境內晏然（廬陵縣志）

連登廷東進士順治中知順德府歲饑力爲賑救郡有猾掾顛請事一日三發其詐仍使執事掾股栗爲改行擢山東副使有贊者數十當轍臥曰吾輩無月不能睹公顏色請攀援以詣去思登從之再拜痛哭而去立生祠於北門內康熙五十九年入祀名宦（雍正志）

高來鳳陝西舉人順治十四年任順德府知府正直慷慨斷訟如神易簀時猶捐俸二百金修學宫卒於官從祀名宦（順德府志）

魯傳黃州廩生康熙二十二年知順德府有惠政祀名宦祠（同上）

米襄蒲城人順治丁亥進士知邢臺縣邢故有水泉浸漶日久襄開渠灌溉民獲其利西山袤延數百里羣盜盤踞四出剽掠襄訓練鄉勇擒賊渠置諸法患遂息（陝西通志）

高顯河南杞縣進士康熙中知邢臺縣俗有白蓮大乘等教煽惑愚民徒甚衆顯親詣村落廉得首事數人置之法開誠化導邪說遂息康熙三十五年祀名宦（雍正志）

李與元漢軍貢生順治七年知沙河縣修至聖殿蠲雜費免虛糧歷邢州崇祀名宦（沙河縣志）

談九乾德清進士康熙二十五年知沙河縣修學宫積邑乘創襄南書院行取去祀名宦

孫鳳立信陽州進士乾隆十二年知沙河縣重修大成殿葺衙署前後兩堂並建義倉入所要去邑人立碑誌思（同上）

張孔源浙江山陰人嘉慶五年知沙河縣蒞任首裁冗役高寨社等村水衝沙壓地畝久爲民累孔源力請於上官卒蒙蠲除士民勒石頌之

傅鍾琢號昕堂河南登封進士嘉慶十五年知沙河縣革冗費減差徭創建温州書院延名師課士其中東脩膏火獎賞及試卷飲食之費皆捐廉給之丁艱歸（俱同上）

玉衡正紅旗人道光庚子進士咸豐二年宰沙河課農桑興學校士民化之三年粵匪竄臨洺衡登陴防禦誓與城存亡城陷衡公服坐堂上罵賊死之合門同時遇害邑人祀於忠忠烈公祠春秋致祭焉（採訪冊）

高爾位字顯之錦州貢生順治四年知南和縣嚴明智勇善騎射單騎擒賊於南韓橋下士人建生祠祀之擢陝西道御史（順德府志）

劉培運三原舉人順治十五年知南和縣明敏有幹略釐奸除暴闔境肅然城北舊有邢家渠民賴灌溉之利十六年被任民誣告上官檄令塞之培運與郡守力爭始得陞壽州知州（同上）

周章煥字堯文四川江津舉人乾隆三年知南和縣建書院興學校（四川通志）澧河塞時溢爲患章煥考其源流要害請於上官奏
旨發帑金若干兩興工代賑循故道疏濬開拓寬六丈深六尺兩岸隄埝共十二丈自磚瓦固村東至郝橋西共四十二里水患平（南和縣志）

陳一新茌平貢生順治四年知平鄉縣有幹略明季縣堂燬於兵一新重建之見年者衙前役也當者多破產爲均派里下官自僱役民不費而事舉旋調醴泉令（順德府志）

陳天清字如水柘城人順治己丑進士七年授平鄉知縣邑與邢之西山接巨盜出沒其間天清出奇計取之平鄉地卑襟帶漳滏往往因水致訟天清修隄濬渠井備陳於上官卒如其言以行（河南通志）

張應麟字振仲浙江鄞縣舉人康熙元年知平鄉縣老成練達寬猛得宜修城垣建魁閣誅豪强給牛種威惠尤著在任六年以詿誤去民甚惜之（平鄉縣志）

趙弼字子臣四川彭縣舉人康熙八年知平鄉縣仁明敏練善政多端革除南馬見年三大害上官製旗獎之增修邑志尤爲世所推重（同上）

莫象年字休賢廣東新會人康熙乙卯舉人三十一年知平鄉縣編審舊例縣田六千八百餘頃派萬餘金悉革之邑東富洋河隄久廢水漲輒浸沒民田爲捐俸築隄十餘里又以高原無水捐濬新舊井五百餘以資灌溉民食其利黃河之役邑派柳枝萬擔運河千象年親詣上官請免其役遇蝗災焚香祝之悉逸去有山祟狀如鼇首大如箕出則淫雨衝陷隄障象年爲文祭之祟退雨止民立生祠兩壁分繪驅蝗退祟圖誌其績歲饑設粥廠五全活無算又創義學建石橋息訟安民百弊釐剔去官囊橐蕭然（採訪冊）

趙道元安徽休甯人康熙六十年知平鄉縣縣當漳滏交流舊建利民六閘資啟閉年久傾圮道元至連歲遇旱乃蒐訪利弊捐俸重修六閘復於河東添建二閘灌地萬餘畝復於中流建牐二座停蓄水勢諸費不以擾民設閘長以時啟閉議條約以杜爭端又於江淮雇募良工製造水車以佐水所不及至今民尸祝之（安徽通志）

周連登陝西涇陽縣人乾隆丁巳進士八年授平鄉知縣實心爲民竊匪斂迹滏河灌畦地九十餘頃隄決皆被冲家修理往往破產連登立均役法令有畦者同力堵築民咸便之精於聽訟嘗讞廣宗李九成疑獄有神明之頌邑人思之（順德府志）

汪叔渠山東即墨進士嘉慶二年宰平鄉爲政嚴明豪强斂迹修文廟立書院課士有方鄰邑來學者百餘人九年調邯鄲有控忤逆者責懲後令其子在署服役親定省禮卒感激求去後陞順德知府入名宦祠（平鄉縣志）

張光第祥符舉人道光二十六年知平鄉縣歲饑捐廉濬城

河以工代賑費數千緡民賴以全（同上）

朱玉淳浦人順治元年任平鄉縣典史年二十餘驍勇善騎射六年五月山東土寇犯境玉督衆出戰馬蹶被害民人哀之祀名宦（雍正志）

趙元章江蘇常熟人任平鄉縣典史咸豐三年粵賊北犯官軍潰於臨洺賊連陷數邑勢張甚抵平鄉縣城三十里知縣營弁先期遁之郡元章集紳民簡勇丁誓與城存亡有潰卒三百至城與之食遣去無敢譁者脫獄囚使導滏水注諸隄夜三鼓有驚而走者曰賊至衆大潰元章止之曰環隄水數尺賊安得至執倡首者二人梏之衆始定明日賊北竄趙平鄉獲完（平鄉縣志）

李汝南鄒平監生咸豐九年任平鄉縣典史同治元年十二月賊陷城遇害（同上）

劉洪進廣甯貢士順治五年官鉅鹿縣知縣莅任三日山東馬賊竄平鄉勢張甚洪進率親丁往援被圍數重百總賈珽救之賊遁去因商偵賊宿所夜半遣城總王臣百總賈珽練長陳玉堂馬可旺襲於任縣相家寨大敗之六年八月城北馬步賊千餘摽掠平鄉村落洪進夜伏兵於南原莊出其不意盡殲之城北渠魁張長頭糾衆爲盜洪進出示招撫許以自新復單騎入賊營剴切曉諭衆悉就撫（順德府志）

傅登榮蓋州貢士順治七年任鉅鹿縣知縣漳水溢浸及城登榮躬率邑民築堰雨中寢食隄上民賴以安後陞揚州知府

簡上字謙居四川巴縣舉人順治十八年知鉅鹿縣請榷符均徭役新學宮賑饑荒築隄堰有廉幹稱擢吏部文選郎從祀名宦

艾厥修湖廣河陽進士康熙三年知鉅鹿縣寬明仁慈捐修學宮革除火耗裁行戶除錢穀莅政八載告養歸士民如失慈父母

荆振日字覺菴丹陽人乙未副進士康熙十年宰鉅鹿修黌宮建學舍捐俸七十餘金緩賦恤刑修隄平價去之日士民爲立碑誌思（俱同上）

邢鑑字涵白奉天廣甯歲貢康熙四十六年宰鉅鹿邑民劉某有稚女被刺殺於鄰之空室驗畢度其出入之形知非室主所殺也令比隣家各取所有刀刃以驗得其狀滏陽諸河水時泛溢爲患鑑加意疏塞邑人獲安乙丑六月蝗入境躬率驅除同民寢食者凡三閱月上官知其能屢薦諸
朝賢聲益震（鉅鹿縣志）

錢國琦字廷瑞滿州貢士順治四年授廣宗知縣時盜賊蜂起攻劫無虛日國琦修守備練丁壯城賴以安六年三月有土寇千餘夜破城東南隅入國琦適巡至北門聞警及其弟國璞等銜鋒奮擊國琦中流矢拔其鏃裹瘡力戰大敗之斬其渠魁顯吾段二等數十人祀名宦（廣宗縣志）

龔承宣字來旬巴陵歲貢知廣宗縣修學建倉置廣濟橋葺名宦鄉賢二祠清眞自矢漳河溢漂民廬舍承宣捐貲築東門閘自是水不爲患及歸民遮道送之（湖南通志）

劉棫字岸先信陽人康熙庚戌進士十五年知廣宗縣性慈良不事鞭扑先是廣鉅等七縣協濟龍岡中邱驛馬供役者

率至破家民甚苦之檄申請大府奉
旨專責邢內二縣料理夙害以除復立子來莊爲民營居室給牛種尤雅意作人創設義學延師教授生徒月三課其文親定甲乙二十二年陞河州知州去之日吏民攀轅卧轍如失慈父母（廣宗縣志）

吳存禮號立菴三韓人康熙二十二年知廣宗縣政務大體有古循吏風築隄堰置圍地清糧戶設義塾修邑志功尤鉅爲仕至兩廣督撫祀名宦

牛玉怡山西忻州進士乾隆中知廣宗縣有廉幹聲水旱多方賑恤民賴以生先是內邱衙繁多差屢令宗邑協濟玉怡至抗辭力爭至今頌之

丁志振字又菴安徽懷甯舉人乾隆中知廣宗縣性明決料事如神乾隆甲午秋山左有警志振率吏民誓以死守上官檄守威縣志振聞命立赴至即辦城浚隍吏貪緣爲奸痛責之事定旋廣（俱同上）

孫續朝城人順治己亥進士康熙中宰唐山唐小而貧積弊力經畫治具畢張每昧爽出堂吏左右抱牘者林立一一剖決俱中其窾念費宮爲育才之地首先修葺除豁砂壓地畝捐俸鑿井數十遇旱滂請蠲議賑民不知災清欺隱均徭役行保甲汰雜派去贖鍰禁役下鄉嚴革耗羨治績爲一時冠特予卓異行取授禮科給事中（唐山縣志）

趙必詵字文振安徽涇縣貢生知唐山縣居心寬仁賞罰必信三年獄幾空修文廟建北麓書院尤政之卓者（安徽通志）

許本銓字文青湖北天門拔貢道光二十二年知唐山縣廉明慈惠愛民重脩甲辰創建書院捐廉二百金復置地五十餘畝收租以備薪水柳林河淤四十餘年本銓督束疏濬民至今利之（採訪冊）

王秉乾遼東諸生順治間宰內邱修學宮開除荒地九百餘頃勒石記之行取山東道御史（內邱縣志）

汪宗洙字魯源安徽婺源歲貢康熙中知內邱縣時西山劇盜嘯聚民多流亡宗洙招徠懷集案牘不煩郡司理臨邑閱四止上臺委決者二人（江南通志）內邱驛馬向係五縣公應順治三年定爲分日行差法後唐任兩縣欲變法議協銀宗洙力爭於上奉
旨照舊辦理卒於官士民哭皆失聲

劉宗孟廂紅旗貢生康熙中知內邱縣有操守能御下革去南馬私幫復與唐山力爭分日行差法人寡賴焉以丁憂去官

徐廷增浙江秀水貢士康熙中知內邱縣性廉潔不妄取民間一錢治賭盜尤嚴徵收不事敲扑精於聽訟剖切曉諭往往皆感泣去告歸民建生祠祀焉

楊渤字復菴山西聞喜人乾隆中知內邱縣剔役蠹創書院三十二年請帑建磚城諸費皆計物授值實心實政行所無事士民德之（俱同上）

吳懷忠安徽鳳陽歲貢生順治時知任縣塔圪臺地苦斥鹵民多逃散懷忠請免雜差復除養馬之害（任縣志）澧泰諸河口大陸澤也已久堙失古道懷忠相度原委疏濬復舊民利之（安徽通志）

王原祈字茂京太倉人康熙九年進士知任縣任故古大陸爲九河下流時大吏部使者按視至任原祈據縣志力爭賦得弛又請於臺使奏減歲賦三千餘兩在任四年嘗襄象樞巡察畿南凡大案必委鞫焉（春融堂集）其他如築隄建橋獎盜賊明保介發倉儲救饑政績尤著二十五年卒

命行取擢諫垣改翰林累官少司農卒於位

恩賜祭葬如例五十九年入祀名宦（雍正志）

賀勳忠州舉人康熙二十五年知任縣精明慈惠蠲水泊糧賦修築隄堰人稱其能（任縣志）

徐鴻逵字天翔鄧人康熙甲戌進士授任縣知縣甫至詳免各稅銀與學校獎進士類歲饑捐俸煮粥以賑州有湖數百頃建壩蓄洩成良田民甚賴之（河南通志）

張有光字書克四川進士任任縣知縣邑患水有光通葫蘆套濬穆家口隄堰疏導以達天津不數年被淹地畝盡成膏腴境內乂安（四川通志）

彭運章□□人知任縣多惠政值咸豐創建義倉積穀六百餘石復捐貲生息爲歲修之資咸豐三年髮逆竄擾後開倉賑濟全活者數千人同治八年知縣吳保森復捐穀實之（採訪冊）

王嗣衍貴州進士康熙間官廣平知府值永邑歲饑貸粟賑濟田者獲利捐俸創建學宮并各祠宇公所文筆修舉賑貧乏表賢良鋤強暴實心圖治民不能忘祀崇報祠（廣平府志）

周憲曾字藝之浙江仁和舉人咸豐三年授廣平府同知有政聲八月髮逆竄臨洺關憲曾與城固守城陷死之妻蒯氏妾郭氏幕友何戴筐同遇害事聞奉

旨建專祠（採訪冊）

王報春陝西朝邑舉人順治九年知永年縣性質實廉靜勤敏遇事人不能欺買地鑿滏水月河以避水患民賴之各鄉車牛夫役總爲一籍遇公務以次撥胥吏不得爲奸（永年縣志）

余維樞字中台安徽婺源副貢順治十三年知永年縣葺學宮立義塾每聽訟一見其人即懸久不忘以罣誤罷官人皆惜之（安徽通志）

朱世緯固始舉人康熙九年知永年縣明斷有爲下車首葺學宮尤勤於民事有急務即立決之政餘纂修縣志考核詳明諸生貧不能赴試者皆捐俸以助其崇儒好士類如此（廣平府志）

丁應惠字蘭友山東諸城舉人雍正十二年知永年縣豪爽識大體有攜訟者責鄉長拘喚不以差役累民城北引渠種稻多水患應惠塞通水閘民便之調任井陘邑人繪攀轅臥轍圖以送（採訪冊）

李時茂遼陽貢生順治八年知曲周縣明決剛毅績有志略土寇王昌跳梁境內下車即設法捕殺之葺奎閣建倉廒修邑志創濠牆練兵保境煮粥賑饑善政不可枚舉薦以御史

行取（曲周縣志）

李允登四川南部進士康熙六年知曲周縣清廉方正不徵一不隨講學課農俱以實心化道不務虛名士民至今思之祀名宦（雍正志）

張焞惠安進士康熙八年知曲周縣時值旱荒白上官蠲賑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復督修濠柵團練民兵用伍保法盜賊悉屏迹去（曲周縣志）

陸拱辰浙江上虞監生乾隆四年知曲周縣積質廉重待人不設城府以寬厚爲治吏莫能欺邑社學久廢謀與之創立毓英書院以勞卒於官

馬知麟山西人嘉慶十八年知曲周縣嚴毅力白上官請賑停征公費不給以家貲助之餓民聚掠親往撫定一時稱爲循良

劉溪四川銅梁舉人嘉慶二十年知曲周縣重修書院及文昌閣魁星樓文運以興城中水向不堪食開闢濬深井泉俱甘去後民思之不忘

范守恆雲南蒙化廳舉人咸豐十一年知曲周縣東匪陷城罵賊力竭歿於南城下

余承恩山西靈石監生咸豐十一年知曲周縣時東匪蹂躪民心惶恐承恩不避危險身先士卒賊見旗幟驚逃

倪嘉璘常州人咸豐三年任曲周縣典史城陷死之（俱同上）

范大士江南如皋貢生康熙三十八年知肥鄉縣創建義學清釐地糧革社書浮額除免攤解芝麻草豆諸費邑人賴之（廣平府志）

許國栻奉天開原監生康熙四十年知肥鄉縣時漳河衝決邑東南六十餘村垣屋皆壞國栻築長隄以防水患又墊解胡蘆營等村三年逋賦民困獲蘇

王能任湖廣鍾祥貢生康熙五十六年任肥鄉知縣邑城爲漳水嚙沒下車即修復之衙署倉廒以次第建興尋以憂去官

萬中祺宜興人雍正間攝肥鄉知縣漳水溢呂家堡等四十餘村被災尤劇中祺請賑請蠲復捐貲以給窮困比去邑人遮道送之

王建中奉天錦州進士雍正八年知肥鄉縣精敏廉幹不畏權勢事至皆立剖無留牘修建城垣衙署文廟及行臺營舍嚴夜警禁賭博闔境肅然（同上）

戴芬華亭舉人知肥鄉縣城隍文廟學宮以次修舉進諸生獎拔之士民戴德（肥鄉縣志）

程正階墊江舉人攝肥鄉知縣嘉慶癸酉歲旱民大饑正階詳請蠲免錢糧賑濟銀米民賴以生時河南山東教匪倡亂人心震搖邑當大廣衝途兵差絡繹正階支應彈壓四境宴然

師朝讓清澗人官肥鄉縣典史時旱荒盜賊蜂起朝讓督勇親勦直擣賊穴擒其渠斬之餘孽屏迹（同上）

吳應文奉天瀋陽人順治三年知雞澤縣性慈祥儉易有犯法者不忍苛以刑修葺學宮城池衙署及隄橋公所百廢俱舉續修縣志嚴城守清保甲徵糧無羨餘凡上官移文有不便於民者輒再三申請邑人戴之（廣平府志）

袁鴻謨睢州進士順治十七年知雞澤縣興廢舉墜一毫不以染指設門兵清衙地疏鹽引尤爲便民尋陞戶部主事（同上）

姜炤字楚白山東萊陽進士康熙七年知雞澤縣風俗嚴肅人不敢干以私創義學修邑志增築鳳起山淦河潰決民苦之炤買地濬新河水患永息民立治水亭以志不忘（雞澤縣志）

朱晃字存蓼浙江山陰副貢康熙十四年宰雞澤政尚寬仁

稷徵輸勸課士惆沙水爲害鑿三渠使入泊又深濬浮圖南渠永杜衝患民便之（上同）

郎銘鑾黃旗監生雍正二年知雞澤縣值大水報災屢被批駁銘以實情涕泣面陳上官感動得奏請賑濟有不及者出己貲給之一時均沾實惠（廣平府志）

黃在中字公璜江西宜春進士雍正六年知雞澤縣廉明有聲邑支河決在中督民防堵上官稱其能丁艱去官（宜春縣志）

王光燮字麗三江南武進人乾隆二年進士十五年知雞澤縣鑿邢家隄建青龍閘通城濠水利濬溝七道建七利閘得溉田三百餘頃沙河爲害縱橫二十餘里夏水漲舟行過郡落間秋涸始種麥光燮舍河畔召民濬之二旬而工竣沙患以甯建書院招秀民肄業其中公餘輒過之經其指授多掇科第去值歲旱盛衣冠禱赤日中首觸城東龍王廟石碑血涔涔下天遂雨京軍過臨洺關雞澤當出車五十輛故事先期遣吏選民馬吏緣爲奸或詐增車值光燮按鄉亭定出車數書其值令民自擇馬至期乃會調邯鄲時廐騎詔邊驛假民馬役使民自具芻牧徵馬殆遍光燮貸富人馬十而假一官爲畜之繇滿還其主僕者予直夜隸吏繇宿南關市逆旅數十家苦供億光燮捐廉俸別置舍官給資物市民賴焉河東鹽地壞西商借長蘆引由漳滏兩河運所過郡縣爲扶持各有饋謝光燮峻卻之左右或以爲言不可後事覺受者皆坐議後卒以介潔事免官（趙懷玉亦有生齋集）

石鳳洲河南人咸豐初年任雞澤縣典史至十一年卸事新任黃惆江蘇人甫接篆教匪犯境城不能守鳳洲敵執死之惆公服坐獄門亦爲賊不屈被賊支解死事尤慘云（採訪冊）

顧如華字貫夫湖廣漢川人順治己丑進士知廣平縣奸民周自好僞造印信前令急捕逃入山東榆林引賊犯大名順德及縣境如華備守具閉門蒐剿難民徐採知賊巢榆林接於黃河堤下窩復用生員周布南計領馮步鄉勇決河上流灌之賊死者無算乃出乞撫榆林平癸巳夏漳水泛濫肥鄉成安諸縣浸沒如華預培隄堰廣平得無患丁酉詔爲御史廣平人生祀之祈年禱疾訟獄皆往焉（白茅堂集）

華士捷字亦三江南舉人康熙中知廣平縣漳水舊經邑界泛濫不時士捷疏濬上流水患遂息城隍廟舍廟學久就頹廢士捷以次修建在任十七年卒於官祀名宦（大清一統志）

陳鶴翔字鑫善南海人乾隆丙子舉人知廣平縣漳河決奉旨撥東米賑災鶴翔親檢丁戶悉袪夙弊躬率夫役築隄決口凡捐俸二千餘金口三合三決鶴翔哭禱於河役者踴躍助之口遂合隄長十餘里植柳數千株民呼隄曰陳公隄柳曰陳公柳（廣東通志）

蕭秉楷湖廣孝感拔貢康熙四十七年知邯鄲縣邑當孔道諸費悉派里下秉楷悉除之歲饑多方賑濟無一轉散者有將軍差棍盜圖詐秉楷廉知其情曰此地差使絡繹若奸詐得行民受累無窮矣遂按律具詳差使懼自盡竟坐是削籍去邑民泣送至黃河始還（邯鄲縣志）

熊綸江西光山進士康熙間知邯鄲縣大旱步禱輒應邑當衝要驛馬應差皆擾民間喂養民苦之綸捐金買地創馬棚數十間公私稱便（廣平府志）

鄭方坤閩縣進士雍正五年知邯鄲縣存心仁厚處事精明重學宮備祭器修邑志在任四年以卓異陞去（同上）

畢鋐高密舉人雍正間知邯鄲縣爲政嚴明胥吏有不奉法者必重懲之事至立剖訟無留宿莅任年餘境內大治（同上）

富陞額號恬菴滿州正白旗人己卯進士道光七年知邯鄲縣十年地震壞無數民房陞額詳請上官給銀修補壓斃者給棺銀冬〻煮粥賑濟民德之（採訪冊）

袁正林號墨村湖北江夏進士道光間宰邯鄲折毀淫祠建立義學修葺文廟城隍諸祠補築沁水隄在任五年百廢具舉調清苑陞遵化知州

盧昌輔江西進士咸豐元年宰邯鄲崇儉樸清廉自持嘗自外還署見窮民負柴集堂下遂盡革私派書院就圮捐俸修之以盜案去官

盧遐昌江西南昌人道光乙酉舉人咸豐三年知邯鄲縣時髮逆竄擾土匪乘機搶掠遐昌戢奸鋤暴民賴以安七年旱蝗歲大祲復設廠市蝗給錢代賑人咸德之

鄭一元遼東義州人順治元年知成安縣值兵燹後地畝荒蕪請蠲元年租稅以里社徭派中作本戶正供部徭米豆改解折色又立官廠以養馬民累頓除有山東巨寇竄入邑境一元率數騎捕之賊不敢犯

沈昇初字東生江南長洲舉人順治十二年知成安縣性明決人不敢欺值歲旱留賦孔棘昇初語士民曰大旱不雨令不德也賦稅不完令不才也惟有投劾去耳聞者風動爭爲輸納勸農桑清獄訟審編常例一切罷去陞兵部主事（俱同上）

王公楷字木重江南潁州人順治辛丑進士康熙八年知成安縣郝邑有告夫被殺者株連數十人公楷奉檄理之訪其里中自某死後有屠沽兒往外未歸即命蹤跡捕之果得因奸殺死狀獄遂決縣苦漳水公楷請豁瀕河地租晝夜行泥淖中率民築隄防疏通畎澮水竟西徙以丁內艱歸（江南通志）

徐時作福建建甯進士雍正間知成安縣捐修學宮邑賦多缺額時作清釐地畝令隱漏者以實自首正供既足派累亦除（廣平府志）調邢臺詳免水衝沙壓地錢糧五十餘頃廢墜者力舉之（邢臺縣志）

李日瑞字輯五江西吉水人雍正丙午舉人知成安縣先是成安連歲苦蝗民間有李公來成安安之謠及日瑞至民歡呼載道在任十載蝗不入境後四十年從姪蔚字若華復以乾隆己酉舉人署成安凡日瑞所立政績悉整飭之蝗亦不入境人稱成安賢令兩李公（吉水縣志）

楊昌江貴州天柱進士同治二年署成安知縣宋景詩作亂昌江籌城垣捐鑄礮七噴筒七列城守賊逼城士民獲安（採訪冊）

李聯璧字潄西江西瑞昌副進士知成安縣地當漳水之衝隄屢潰決聯璧相度形勢建小隄於上游河流底定大吏重之（瑞昌縣志）

馬九思遼東貢生康熙二年知威縣明敏有才幹吏不能欺時有奸徒相聚爲害九思察其尤者痛懲之豪強斂迹（廣平府志）

高汝樽萊陽進士康熙間知威縣值歲歉力請賑饑全活無算環城植柳人比之甘棠云（同上）

沈浴字子泉山西太原人宰威縣咸豐十一年山東教匪張善繼鹽梟宋景詩等作亂浴與同官治城守募勇數千分段防禦四月賊擁至縱火攻城浴督兵力禦礟石齊下賊立卻大兵至合力擊之賊始遠遁危城獲全（採訪冊）

劉學坦涿州舉人康熙間知清河縣禁賭博革除一切私派疏馬夾河民商稱便以憂去任祀名宦（雍正志）

劉漢黎鄢陵人授清河知縣清爲衝要匠民疲奔命往往他徙漢黎除其逋賦數月增戶數百邑故以丁田定賦額站支之費悉取給於丁徭歲費無算漢黎編審增減有差民無不均之歎（河南通志）

曹芴字定之江西南昌進士道光十七年知清河縣崇儒重道下車重修書院鳩工庀材落成後延宿儒主講每課必勤加訓誨人文振興（清河縣志）

趙惟煥字蘭卿江西南豐人官清河縣典史咸豐十一年捻逆竄境惟煥督兵迎戰賊執之厲聲罵不絕口賊斷其舌復噴血擊賊衆支解之（南豐縣志）

沈志禮鑲白旗人康熙三年知磁州歲旱開渠引滏水溉田秋禾乃登徵收賦稅不差一役而賦亦無虧（大清一統志）歷陞湖北布政使入祀名宦（雍正志）

趙積灤州拔貢康熙十一年知磁州遇事剛斷不畏豪强州南東陳等六里有沙壓地民苦賠賦積爲數頃外首地墾荒田五十二頃抵補之減積累無算陞同知（廣平府志）

任塾江南懷甯進士康熙二十年知磁州性廉介抵任盡革陋規以學宮頹廢鬻產五百金修之崇文課士科目浸興五十九年祀名宦（雍正志）

蔣擢順天大興人康熙三十五年知磁州性嚴毅人不敢干以私疏渠道興水利修廢舉墜百度維新以卓異陞戶部員外郎（廣平府志）

俞鴻馨海鹽進士雍正間知磁州值大水壞民廬無力與修者捐俸以助滏濱民地爲他邑侵佔積訟不決鴻馨按志圖正之隣民屈服又詳除滏村等水淹石壓地糧若干畝民免賠累卒於官州人立祠以祀（同上）

晉淑軾字長眉山西洪洞人順治丙戌進士知大名府時巨寇任鳳亭巢踞四省界議招撫衆不敢往獨擔一役徑抵賊巢宣布朝廷德意鳳亭感泣解甲聽命疏奏鳳亭授副將五臺寇窩三間之亦就撫擢順天府府丞（山西通志）

莊鈞江蘇陽湖人官大名府知府值歲大歉饑民呼噪求賑鈞謁大順廣兵備道請發粟不許歸語其妻姚氏而歎鈞子軫時九歲遽前白鈞曰大人能棄此官卽自檄行各縣耳鈞曰善知其言全活男婦以億萬計而鈞亦未獲咎（崇百藥齋集）

季璜會稽人順治二年官大名府同知攝濬縣事人有銘金爲硯以饋者璜題其硯而還之嘗鞫內黃獎昌獄全活數百人以罣誤去官兩縣立祠祀之（大清一統志）

張燮字次皋江南桐城人康熙間歷知平山固安清苑等縣所至仁惠有聲有鄭氏疑獄久未決燮立辨之又章氏爲强暴所污廉得其情稱爲神明舉荒政興學校燬淫祠台臣交章薦舉旋陞大名同知漳水決身自畚插捍禦隄防河患頓

息又捐俸賑濟活者數千人（江南通志）

范名德安徽壽州舉人康熙六年官大名府通判創府幕士犯罪名德按治之其人走愬制府名德曰某守法吏敢以上官撓法耶卒於官貧不能殮士民傷之（大清一統志）

王燁安徽霍邱舉人康熙二年知元城縣性端介愛士民若子藥除雜派邑人德之（雍正志）

陳偉字蘭涯莆田舉人康熙十一年宰元城下車除驛馬冗費明刷庸豐政革門兵濫供汰里下雜派正疆界葺學宮節繁刑立保甲新術監治署舍築城浚濠四年政舉（元城縣志）

俞兆增字大文海鹽進士康熙三十年知元城縣廉平寬簡聽斷尤精他邑疑案多委判之卒反悉當卒於官士民感其德建祠以祀（同上）

翁燿字明遠湖南湘潭人乾隆丁丑進士知元城縣二十四年漳衛並溢饑寒載道燿於賑卹外制棉衣給之二十六年漳河漫口漲益甚燿疏通下流鳩工堵築兼增培衛河隄工民賴安堵旋知滄州雪冤獄恤寒畯天津巨盜九人竄匿州境悉捕治之擢漢中知府（採訪冊）

吳發字景山浙江錢塘人康熙十一年任元城主簿所轄衛七十三里以築隄防汛爲先務十二年大水築月隄障之勤漕務建義學尤爲上官所重（元城縣志）

張垣字射斗遼東貢生順治六年知大名縣廉潔寬平下車建勸農亭督民墾荒田三百餘頃集諸生聯文社月三課之元城請大名置驛分紓其力垣以地小民貧力請上官得免（大名縣志）

馬國徵（大名府志作禎大名縣志作楨）字明生博興人順治乙酉舉人十三年知大名縣居官善於催科不用鞭扑蒞任三月教化大行至終年無爭訟者祀名宦祠（山東通志）

顧咸泰字思菴湖廣舉人康熙九年知大名縣城屢患水咸泰捐俸鳩工數月完固是歲水復漲躬率民夫堵禦刑牲祭之須臾水平建文昌閣修縣志創四望臺卓有聲績（大名縣志）（家呈補思菴德教圖贊康熙十年辛亥大名縣妖尼成氏自稱九天聖女郡人走事若狂吾兄思菴下車之明年也執之男婦鑽火觀者堵牆尼受拷初若不痛苦久乃呼救乞哀遂盡火其旗牌符劍解其黨後四年乙卯新河縣白蓮教起遠近響應聚數萬掠聚落陷新河既討平之斬渠首六十三人而大名無一人從者兄弭亂未萌之力也因爲贊補德教圖之左方紜紜蒼生受惑不已智者守正達人辨理民情煽動譌言蠭起大降小兒舊興大傀七里作霧五斗納米唐賽賡妖毀鑒孔邇嚴嚴大尹正直是與翦以翦芽義無茹藁我思古人追以媲美豹也西門儔賢東里沙麓爾瞻喬木有遺庶幾千秋傳書信史）

王清彥奉天鑲紅旗官生康熙九年知魏縣（乾隆二十三年魏縣裁并大名）猾吏蠹胥不能施其奸清牌甲均頭役案無留牘民無偏累內轉行人魏人立石畫像以誌不忘（同上）

蔣芾字肆柯全州人康熙丁卯舉人四十三年知魏縣攝一弟一僕往魏濱漳河罹水患屢率檄築隄元城與魏相推諉芾勸民均其役於通縣躬赴畚插貲其糗糧五日夜隄成兩縣賴之眾名曰蔣公隄建義學延士子肄業捐俸資其膏火魏始有列鄉榜登進士者初魏人好訟日投數百紙芾剖決如神三年後幾至無訟以母病歸祀魏名宦祠（廣西通志）

黎式儀（大名府縣志俱作義）電白舉人康熙四十五年任大名縣革陋規不名一錢遇歲饑煮粥賑濟所存活以萬計修學宮創書院置田養士皆捐俸爲之在官十四年士民愛戴入祀名宦

（廣東通志）馬襄字棐先會稽監生康熙四十七年授魏縣知縣旱禱雨輒應人以爲神創義學於東郭置田爲脩脯費復置佃田貧弟子廩餼以引年歸（大名縣志）

周樹黃岡人雍正癸卯進士四年知大名縣樸素無華時單騎巡鄉曲與田父野老語如家人人不知爲長吏訟者面示讞期片語立剖居九載百姓思之

來謙鳴蕭山人雍正癸卯進士五年知魏縣甫至督築漳河隄與吏民同甘苦嚴明條約無敢作奸時巡鄉察民間利弊貧弱者加意撫循厥豪猾一時奸宄皆斂迹去八年以憂去官

陳睿長寧舉人乾隆十九年知大名縣邑小而瘠睿以寬厚治之民安其政二十二年大水汜沁水挾淇漳注衛高數丈闔數十里睿豫運米城樓躬率民夫築護城隄晝夜不懈水嚙隄猛溢急趨民避城上以所儲米煮粥食之數日水稍平開倉出粟牒請不俟報可及得

旨賑濟躬查戶口撫恤無濫遺移疾歸民皆流涕（同上）

謝清問字愈臣雲南河陽人乾隆丁丑進士二十三年知大名縣地近漳河素遭水患清問築隄決塞以待之與監司意不合遂移疾歸後漳水大至獨大名無患總督方觀承知其賢強起之使治漳水患悉平旋補井陘調獲鹿縣城久圮清問爲之重修功成而民不擾民德之繪像入賢侯祠清問曰爲官盡心固分內事亟命毀像民復繪如初其任井陘也俗患狐祟偕巫乘間蠱惑多設淫祠清問一切禁絕狐怪頓息

搢授正定府同知（雲南通志）

喻元升字旭齋雲南南甯舉人道光十九年知大名縣勤政愛民遇有大差民間攤派不敷濟以廉俸額外不賦一錢壬寅夏旱晨夕步禱齋壇雨應期至歲大熟陞京職百姓送者數十里不絕（採訪冊）

武三省華州人順治十七年任魏縣典史性耿直勤於職事夏大旱禱龍潭雨立應爲蠹役所誣百姓走訴大府白其冤以疾歸卒（大名縣志）

田慶曾山東昌樂恩貢康熙三年知南樂縣寬徭薄賦胥役弄法者斥逐之勤於課士貧不能婚葬者助之貲邑苦驛累力請當道改由衛途行取主事（南樂縣志）

方元啟浙江開化人順治辛丑進士康熙九年知南樂縣時民多逃亡徭役無所出居者重困元啟按籍清釐減免丁銀六百九十餘兩來歸者給以牛種農具不數年增戶口萬六千有奇（大清一統志）歲荒設廠施粥建義倉捐穀千石薦擢戶部主事（雍正志）

李天錫字奉若四川新繁人康熙甲子舉人四十年知南樂縣值歲饑流民麕至天錫捐廉賑恤全活無算復除甲首越境役輸之累民賴以安（四川通志）

潘問基浙江紹興監生康熙四十四年宰南樂性剛直興學校修城池不費民間一錢獎善懲奸聲績甚著（南樂縣志）

茹敦和字遜來浙江會稽進士乾隆十九年知南樂縣歲大祲敦和寬民賦給以籽種復勸民植桑爲久遠計暇則集諸生課文藝因其材質而成就之三年邑大治調補大名縣旋

內遷大理寺許事卒祀名宦（採訪冊）

凌泰交字同野安徽定遠進士嘉慶十一年知南樂縣有政聲調天津縣十七年陞大名府同知旋調補深州知州上官重其能凡屬邑有疑獄檄往剖決二十四年勘災過南樂郊迎者相屬於道卒祀貴州鎮遠府名宦祠

徐潤奉天進士嘉慶十七年宰南樂十八年滑匪滋事縣境戒嚴潤守禦有方大兵過境籌辦軍需民不知擾歲饑煮粥賑濟民賴之

楊得三四川新都進士道光十七年署南樂知縣勤政恤民歲旱禱雨立應有罪犯潛逃久不獲得三禱於城隍廟三日犯自投首其誠能感神如此

史近光山西孟縣附貢道光十八年知南樂縣剛明果決務持大體城西廿餘村罹水患詳請緩征革麥商常例錢嚴禁囤積立義學以訓寒士復捐俸修葺衙署及各神祠民無力不能婚葬者出貲恤之訓導王景錫卒於任不能歸櫬近光傾囊以賻二十二年以卓異薦調補靜海知縣未赴任引疾而歸

張振義字麟趾龍泉進士雍正五年官南樂縣教諭修學造士期年百廢具舉後舉博學鴻詞（俱同上）

李橘生山東萊蕪拔貢順治二年知清豐縣邑當兵燹之後罷市懸耒井里蕭條橘生加意整飭剔奸弊墾荒田清賦役里長易以百長官民稱便擢都察院經歷官河南衛輝知府（清豐縣志）

崔維嶸滿洲貢生順治四年知清豐縣為政廉平有方略時山左土寇猖獗維嶸申請當道設兵二百晝夜守卒剿平之陞陝西興安州知州（同上）

高文鑑江陵人順治十八年授清豐知縣先是縣多雜徵歲費數千兩文鑑至悉除之爭訟者立為剖決未嘗留滯以病去民立祠祀之（大清一統志）

楊爆字東敏浙江平湖進士康熙十二年知清豐縣修城垣嚴保甲薪學宮革汰冗役禁絕陋規十五年編審查覈地短糧長及地少丁多之苦邑人戴之（清豐縣志）

鄒汝魯麻城進士康熙三十五年知清豐縣薄賦勸農修城池嚴保甲懲賭博循聲丕著以憂去百姓立祠祀之官至大常寺卿（同上）

顧光字諫園浙江仁和舉人乾隆二十年知清豐縣建廣陽書院書算館置義塚濬衛漫溢疏濬有方復修治路渠以防淫潦民至今賴之（同上）（小峴山人文集顧光家居久忽有十數人叩門入謁者問之曰我清豐縣民也公有德於吾邑今以禮天竺大士至聞公健在故來謁光扶杖出其人皆羅拜出粢棗山茗陳於庭為光壽移時去）

王懷清四川人咸豐十一年以閬州州判代理清豐殉難

賜卹太僕寺卿懷清視事僅四閱月屢出奇兵敗賊邑民悲之（同上）

楊日升江西新城進士康熙七年宰東明留心教化著鄉約俗解每朔望帶獄囚及構訟者至約所講畢即判其曲直而杖之時當黃水溢後諸建置皆傾圮日升設法興建修祠廟繕城垣新公署役凡數年而民不病卒於官（東明縣志）

王禧字慎夫河南睢州人康熙二十五年授東明知縣縣錢糧多欺隱居民流亡纚至易甲長法大戶用其族長催之於是兼并不行流亡者復業縣分四十里里養馬一匹以備官

用民苦其累編勸石埶之邑患盜編使盜魁賈五雲築寨爲編總保長諭之曰邑有盜汝輒不用命創舞汝盜遂絕迹有馮化者句逃人誣其鄰某編客令鄰匿他所別令一人跽堂下召逃者詰曰汝識某可執以出逃實不識也見一人跽堂下執之衆皆譁逃技窮乃曰馮化紿我衆中有欲逼者編曰必化也追之果然重杖遣之安其客於外繼妻高氏與前妻之女在室高逼於劉某忌女圖并亂之女不從其妝女以誣口編曰高母道已絕應照故殺妻前夫之子律論斬巡撫題其議具題報可著爲例東明距睢州百八十里編奉諱歸縣人赴睢弔與白衣冠數千人城巷填塞觀者歎異二十九年補獲鹿縣獲鹿爲山陝衝衢編治驛有法民不知有供億苦歲歉出穀以活饑人值編審戶口鱗次面訊里長不得上下爲奸利果遷至江蘇按察使以疾告歸（國朝先正事略）

徐開第字星聚山西保德州進士乾隆五年授東明知縣性峻厲法在必行雖豪貴不少貸嚴保甲弭盜賊四境帖然尤加意學校課士無間寒暑學宮東偏建堂六楹曰治經齋集諸生肄業其中立學規十二條從遊者接踵至未幾去官（東明縣志）

楊天佑漢軍鑲黃旗人順治三年知開州愛民重士政簡刑清時値山東大寇丁鳴吾率賊萬餘自朝城攻開州由北門越城入直至州署天佑率家人奮勇禦之殲鳴吾兄子復射鳴吾中左脇賊潰鳴吾傷重道死大寇遂滅開州獲全州民感之崇祀名宦祠（採訪冊）

孫棨浙江嘉善舉人康熙六年知開州勤於政治修儒學塑荒田建文昌閣置常平義倉葺州治牆垣浚四鄉壍濠在任數年循聲丕振（大名府志）

楊自强雲南通海拔貢嘉慶元年任開州知州爲政勤敏興學校敦士習增葺明道書院修城洞橋梁創建文昌閣文風振興政績爲一時最（同上）

李符清字載園廣東合浦舉人乾隆五十九年知東鹿縣出資修學宮置田增諸生膏火費嘉慶八年知開州荆隆口決率州判李武增築司馬堤水患息困乏者煮粥食之訪遣子墓加封樹立拜亭建二賢祠於瑕邱復捐廉修文昌宮建魁星閣重訂州志三年書成（採訪冊）（金匱楊芳燦撰陽策建國致余同年友李載園塡介滿粵時有長垣疏濬之役君熟太史河渠之書遂獨任焉奉大府之檄巡河一枝先役夫之勞舉插畚柄相度危堤毀踏或爭牛羊信宿野廬破屋時見星月凡兩閱月始克竣事又値霪潦洪集塗泥尺深官事有程簡書可畏乘馬晨驅策蹇遂行家公舍人時與爭席書可責佐不拼要章既設願而相讐遒覽鏡而自笑作爲是國紀於役也昔襄陽人爾爲嵩觸之影東坡過嶺留笠屐之圖歷寄托之情同實勞逸之不侔矣茲來握手同話舊遊荷深杯以敘心尋陳述而披卷賢勞嘅知君非覓灞橋之詩受悔無成愧拔催青唐舁之卷）

楊桂森雲南石屏州進士道光十三年知開州加意教養立城鄉義學修留養局捐廉生息至今人猶賴之（採訪冊）

焦家麟山東章邱貢生道光二十六年知開州歲大饑交卸後請帑補修州城以工代賑存活者甚衆

毛承柏吳縣人道光二十七年知開州歲饑開倉賑民時山東流寇竄州境承柏率兵隸西追數十里至穡塘村會豫省兵殲滅之

劉熙山西趙城拔貢咸豐二年知開州黃水溢請賑活數萬人時逆氛張甚行堅壁清野法令四鄉浚濠築壘賊知有備

不敢犯陞大名知府身先士卒屢破賊巢卒於任奉

旨建祠祀之同治初奉

旨政績編入史傳

金秉忠浙江人咸豐十年知開州十一年東匪攻城力卻之賊退卽率各團出勦括內署衣服簪珥以濟軍餉交卸後檄辦大名糧臺被賊執去不屈死之（俱同上）

錢維錫字慶長江南常熟人知開州州有何氏婦與凌兗邦通謀殺其夫誣其子與媳并夫之妾同謀三人並坐極典兗邦反從輕擬維錫平心鞫得與兗邦同謀狀照例加等與何氏同罪其子媳與妾俱得昭雪丁父憂歸（常昭合志）

程正性四川萬縣貢生順治十八年任開州同知建學宮捐俸以資貧士膏火歷陞永甯府同知卒於官（雍正志）

柯仲賓字在中安徽貴池拔貢知新城縣爲政廉靜革耗羨以勸諭無催科之擾修文廟創義學擢開州同知嚴設保甲盜賊斂迹（安徽通志）

宗琮字侶璜陝西涇陽人順治辛丑進士康熙九年授長垣知縣十三年丁母憂十六年服闋再補長垣邑自明季徭役繁重兵燹後繼以水災民多流亡琮開荒田均徭賦正額之外無雜派并免徵收幫貼諸弊修城垣嚴保甲建尊經閣魁星樓聚生儒課以道藝武者較其騎射復取古今忠孝廉節事之最易解者詮註成册令鄉耆朔望講諭民皆向風邑人立祠以祀（長垣縣志）

秦毓琦奉天鐵嶺例貢康熙二十年任長垣知縣修城垣葺學校建鶴山書院靖盜安民勤於吏事歷任宣化知府

趙國麟字仁圃山東泰安進士康熙五十八年知長垣縣革除積弊遇訟者兩造使各盡其辭修蘧伯玉祠建寡過書院辛丑河決武陟衝長垣壞王家堤漂民田廬無數壬寅水復至國麟相度水勢引河築堤請賑卹又建護城堤於濠外經理有方民獲安堵雍正二年擢永平知府（同上）

胡承璘字璞園江南涇縣人雍正癸卯進士六年授長垣知縣有石姓以命案被誣承璘夜分閱卷有婁子裹筆不能下心知其冤力究得實白釋之（安徽通志）邑患水修築防黃月堤九百六十一丈改建常平倉於縣署東以卓異陞雲南沅江知府（長垣縣志）

嚴遂成字海珊浙江烏程人雍正甲辰進士乾隆十五年任長垣知縣十六年河水壞堤明年改建新月堤於南自堤西村西接河南滑縣堤工東接大行堤長十五里并修河壖四座建朱家道口涵洞以備宣洩建常村等集義倉四處籌捐留養局經費生息以爲永久民皆感之卓異陞雲南嵩明知州

屠祖賚湖北孝感進士乾隆十九年知長垣縣廉靜愛民重濬舊城等河渠以利宣洩田賦舊多飛射祖賚按方定里丈量畝界設滾單令民自輸時以爲便詳請豁免河堤佔用民地租稅捐義穀建留養局四處循聲大著卓異陞江南安慶府通判

何綬滿洲鑲白旗舉人乾隆二十二年知長垣縣水災捐穀數百石并勸紳士量捐於城鄉立廠煮粥以賑又詳請緩賦賑濟民得不饑

吳鎬字曉棠安徽桐城監生乾隆十九年任長垣縣丞開舊城河黃家集渠甘家堂渠上臺以爲能卓異陞本縣知縣二十六年豫省河溢壞縣境朱家口隄傷田禾廬舍鎬撫綏有方詳請賑恤民皆德之水退請留災賑餘米變價修築朱家口王夾隄小岸紙坊等處月隄數百尺自捐銀九百餘兩重修護城隄開文明渠歸東明漆河築城垣學校壇廟倉廒百廢具舉陞永定河南岸同知

張允曾江蘇長洲例監知長垣縣甫下車即嚴飭胥吏不得私賦民一錢民有訟獄刻期傳訊無留牘乾隆四十三年旱災貧民相聚掠食於道饑且死允曾繪圖以請並勸諭富室貸粟於鄉里以俟賑邮全活甚衆是秋河決移檄大名諸屬協濟河工允曾以民困未復力陳其不便未果所請尋以疾卒於官遠近聞之無不泣下

趙綸字青園浙江錢塘副貢嘉慶十六年知長垣縣雪究獄人稱神明十八年秋有以教匪謀爲不軌具報者綸籍查戶口靑苗以鎮壓之九月初有滑縣匪徒潛來糾合綸復親往曉諭村里長一人責其失於稽察旋返行里許遇賊遂至遇害於葦園村事聞得旨優邮

劉世治浙江山陰監生嘉慶九年任長垣典史十八年教匪倡亂知縣趙綸死於賊世治聞變急飭紳民助城堅守時直隸總督那彥成駐師滑縣世治草牘請援邑恃以無恐（俱同上）

范時崇字自牧漢軍鑲黃旗人福建總督死逆藩耿精忠難承謨子也以難廕康熙三十年累遷順德府知府在任興學校邺窮黎巡撫知其能三十三年特疏請調宣化時宣化州縣係新設規制未定滿漢軍民雜處難於撫循又值厄魯特噶爾丹梗化軍需旁午供億維艱時崇肆應有才帖然就理（採訪冊）旗下有黠者敗義旗告圈宣地部使查勘皆民間糧田時崇力爭得免駕幸口外時崇屢蒙召對陳奏地方事宜御賜親民堂額旌之後陞天津道（宣化府志）

呂猶龍字爾霖正紅旗監生康熙三十三年知宣化府廉明勤敏繩豪猾以法雖權貴請託不少徇建義學舉賓興通錢法平斗斛禁奸商革濫稅抑驕弁戢橫兵次第舉行民戴其德（宣化縣志）

王者輔字覲顏安徽天長優貢乾隆二年以軍功授固安知縣陞順天北路同知立書院建營房五年陞宣化知府執法不阿爲揭帖所傾曾獲其人論斬者輔亦降官（安徽通志）

金鋐浩字漢倬浙江諸暨人康熙四十九年官宣化府東路同知建保安北山石壩又捐俸創造東門石橋百姓德之時懷來改衛爲縣學宇漸圮典禮闕如鋐浩捐俸修葺詳請給田以供祭祀以賢能擢廣東惠州知府（宣化府志）

顏培天字念純江西萍鄉進士官宣化同知知縣某以刑斃人承檄勘之知縣請託冀寬有不聽竟驗得實觀者以爲神明嘉慶二年擢禮部員外郎（平鄉縣志）

陸濬睿平湖人順治間爲宣府推官地近邊軍民雜處前官多用法繩治濬睿獨以寬察重囚輩加世段太康性全等冤出之獄拔諸生之秀者以興文教鎮將徐洪志擅殺平民濬

審治之如律忤巡撫去（宣化府志）

方繼桐城拔貢順治中任河間府推官駐劄宣府仁明不恕活纍囚數千人有疑獄數年不決者一訊卽服後遷漢中府同知（雍正志）

陳天棟字隆吉浙江永嘉貢生康熙十七年任南路理餉通判（康熙三十二年改設西甯縣裁缺）修文廟建書院設義倉庚申歲大歉力請巡撫于成龍特疏餉本年春秋租每口賑米八斗活者萬家以卓異特薦民立碑頌之（大清一統志）

周德榮字苑伯奉天□□人康熙三十二年知宣化縣當改衛爲縣之初官署倉厫創造補葺多著勞績築護城隄墒詳革門面稅銀民尤戴德祀名宦（雍正志）

陳坦字文度湖廣黃陂舉人康熙四十四年知宣化縣宣故衛要地供億不以累民蒞任三年嚴匪類禁賭博懲奸猾修城垣改築河隄裁門稅力禁旗人煤窰復建義學葺忠義祠創育嬰堂修縣志善政不可枚舉人至今尸祝之（宣化縣志）

黃可潤福建龍溪人乾隆己未進士二十年知宣化縣先是郡城西久爲沙沒往來者乘以出入可潤督修城役築長隄內外植柳以蔽之修柳川書院設府縣四城義學人利賴之（採訪冊）

狄覲光字賓于貴州貴筑人嘉慶庚申舉人十三年大挑直隸知縣廉幹精明屢決疑獄官清豐時兵差絡繹一日有兵三十閧於門覲光令役縛之而杖其爲首者境內肅然時禁邪教甚嚴覲光偶入鄉見廟中有書匿啟視則白蓮教書人惶懼失措覲光諭之曰此必前人悞留非汝等所習也立焚之衆皆感泣曰父母活我歲饑請賑未至捐廉以濟之上官遣家人索米飼馬禁不與署饒陽行保甲法獲巨盜三十餘人補宣化知縣張家口入學在宣化境內久爲民累覲光言於上官罷之洋河多水患請帑建二隄復捐資以助未幾去官（同上）

張弼字鼎實山西拔貢康熙三十二年知赤城縣時宣府議養旗馬弼一切屆運不以病民三十四年夏災力請蠲賦獨石口稅務舊屬縣收三十七年改歸張家口監督弼詳請照舊量徵商民頼之（宣化府志）

田仁字壽山山東陽信人康熙三十二年知龍門縣操守廉介終始不渝歲歉奉行蠲免煮粥賑饑活災黎無算乙亥丙子調喂旗馬費五千餘金醫產給之尤喜培育人才詳改舊生歸籍設義學重師儒人文以振（龍門縣志）

海鳳翥字石亭湖南衡陽人康熙甲戌進士三十八年知龍門縣革私派陋弊勒石永禁之縣城爲壩水所齧多傾圮鳳翥捐建石壩引水東流城賴以固（湖南通志）去任時南山堡等處罹災民苦逋賦出金償之（同上）

黃艮棟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六年知龍門縣甫下車革除一切陋規聽獄片言立決案無留滯尤加意培植人才義學書院皆親往督課捐廉增置膏火士皆奮興（採訪冊）

林宸機福建莆田人康熙二十八年任東路理餉通判（康熙三十二年改設懷來縣裁缺）歲饑捐俸施粥復請賑於上官嘗徒步勸農遇不足者貸以籽種以墾誤去人咸惜之（懷來縣志）

歐陽枚字卜一江西彭澤舉人雍正六年知懷來縣政尚寬

平以愛民訓士爲本明倫堂圮捐俸重修水災給民籽種按口賑之開古惠民渠溉田數千頃卒於官士民建祠以祀（彭澤縣志）

熊錫祺字舜臣江西高安人道光丙戌進士宰懷來地近邊俗樸野下車倡捐五百金建沮陽書院八旗圈地年久多爲混黠者巧爲影射吏役亦緣爲奸賦虧而民大病錫祺請於大府履勘鉤考得其實積弊一空（高安縣志）

潘應椿字佑泉安徽歙縣舉人知懷來縣總督裘高勘和合口玲瓏石壩應椿以和合口爲嬀水桑乾洋河三水匯流之嚙喉若束而狹之橫溢爲害可立待也上書數千言力陳不可裘據以聞

詔從之永定河下游數州縣被澇奉檄往勘直陳民病皆得賑恤官豐潤有官地數千畝民多塋葬忽奉撫檄開墾應椿力止之遂定爲義塚著於令後補廣宗縣以勞卒官（安徽通志）

靳榮藩字价人山西黎城人乾隆戊辰進士二十年知龍門縣調遷安均車徭爲旗三民七之制縣人董杜氏未嫁守節捐俸置田贍養之又爲孝子王留喜捐置贍田十數畝名曰勸孝田（遷安縣志）己丑陞蔚州知州建文蔚書院州西二十五里日暖泉堡其南灘磧夏秋間水漲注匯厥壑嚙夷之川蕩析田廬歲爲患舊築土壩輒圮榮藩易以石爲丈三百一十高九尺有奇首尾綴之土壩人呼之曰靳公隄（朱珪撰墓誌銘）

冉德廣元舉人吳三桂叛逆刼其父强以官德奔救之賊懼以刀弗顧蜀平授西甯知縣有惠政士民愛之（雍正志）

汪天柄錢塘人康熙二十八年以通判改知西甯縣性耿介不畏强禦邑有土可煎鹽被禁抑爲民病者且三十年天柄申請聽民自煎公私賴之（大清一統志）祀名宦（雍正志）

何芬字蘭石湖廣鍾祥人康熙丁丑進士四十一年知西甯縣下車懲賭棍儆游惰禁巫覡止屠牛除各堡皮張絨毛窰缸園蔬無名之徵厰米歲運二三千石至獨石口民苦其累芬請於上官就近運送民便之（西甯縣志）

張充國字定遠鑲白旗人康熙四十七年知西甯縣下車剔奸釐弊人稱神明未三月巡撫郎以廉能保題西路同知己丑旱災充國緩徵給民籽種家尸祝之（同上）

楊贊襄字伯樵江西豐城人道光己丑進士知西甯縣建洪州東川兩書院雪冤獄拒饋金執法不稍貸調密雲巡河千民喧呼渡遂捐廉增十船民利賴之丁父憂哀毀得疾卒（豐城縣志）

祖允煥漢軍鑲白旗人康熙三十二年知懷安縣時宣郡調飼旗馬責辦芻茭公私皆棘手允煥調濟措置悉中機宜又捐俸建文昌祠凡利弊關民生者無不力爲興革去之日民立石誌之（懷安縣志）

武一韓字坦菴山西太谷人雍正五年進士知懷安縣性耿直立政務在愛民邑有楊木長柴之徭輸解累民即申請捐俸貸輸民得免於役以便民徵收折色被黜邑人遮道攀留有哭失聲者（同上）

宋永清漢軍正黃旗人知延慶州城圮設法修之夏霪雨山水嚙城永清借旗圈地浚水南行復樹隄以障衝決至今賴之（延慶州志）

楊汝楫奉天蓋平人康熙三十八年知保安州廉明靜正與民休息蒞任七載修文廟建南社學創涿鹿書院造永豐倉陞兵部員外士民立祠祀之（保安州志）

錄十　宦績十　國朝四

郭皇數　劉漢傑　范璽

祖允豪　劉埥　傅修

白明義　畢昌緒（以上遵化州知州）　張迎芳

陳億（以上玉田縣知縣）　趙登高　李爾蕙

羅景勅　王夢齡　陳恭錫

沈振鵬　熊炳離（以上豐潤縣知縣）　朱懋文

沈志禮　董學禮　彭人瑛

夏子齡（以上易州知州）　黎常（易州州判）　陸濤

許書　談銘　廖之謨

甘汝來　徐士煜　何鼐志

史寶徵　魯傑　曾聯城（以上淶水縣知縣）

劉鴻都　宋子嗣　張德謙（以上廣昌縣知縣）

陶鼎鉉　龔崍　李坦

胡枝蕙（以上趙州知州）　牟廷選　謝廷瑞

江恭先　劉遐齡（以上柏鄉縣知縣）　居南

唐斐然　方思孝　張九鍵

張攀辰（以上隆平縣知縣）　牟嘉蔭　薛所本（以上高邑縣知縣）

宋廣業　李榮白　李應虞（以上臨城縣知縣）

顧予咸　趙汝斌　朱之焜

古韻（以上甯晉縣知縣）　李嬪忠　毛士儲

魏定國　喬焯　楊莘（以上冀州知州）

斐綸　沈秉公　劉偉

閻堯熙 丁履豫 吳承寵（以上南宮縣知縣）
張先基 蕭廷棨（以上棗強縣知縣） 吳世焜
楊英昶（以上武邑縣知縣） 張恆 王萬方
蕭鳴鳳 汪理 汪壎 陶淑（以上衡水縣知縣）
朱衣助 李天培 尹倪
張杰 陳希敬（以上深州知州） 顧錫敏（深州州判）
李模 潘拱辰 官朝京（以上武強縣知縣）
高澄（饒陽縣知縣） 劉濬酒 李甲黃
陳宗石 鄧士楚（以上安平縣知縣） 王大年
楊理範 張孔源 馬佳寶琳（以上定州知州）
范時秀 符渭英 許來音
賀世封 蔣洪濤 劉璋
劉元肇 金洙（以上深澤縣知縣） 劉師峻
王棨 陳旭 潘光煒（以上曲陽縣知縣）
慶祥 熙昌 裕誠
那清安 武忠額 嵩溥
桂輪 薩迎阿 宗室惟勤（以上都統）
楊饒 魏經國 黃廷桂
吳進義 楊芳 齊慎
樂善 劉松山 郭松林（以上提督）
剛阿泰 趙良棟 藍理
倚宣 閻可權 丑達
永昌 音登額 薛大烈
容照 向榮 劉雯鶴

李光運（以上總兵） 宗室永明 台費蔭
宗室祥厚（以上副都統） 張思誠 李廷楠
張應標 喻三元（以上副將） 德成（城守尉）
沙春元 李昆（以上游擊） 祁富哈
張繼聖（都司） 涂尙忠 謝占魁（以上守備）
鳳翔 興成（以上防禦） 廣昇 德音 多瑞
慶瑞 雙和 慶恩 卓爾斯泰 添祥（以上驍騎校） 李魁泰 武成 鳳鳴 裕
察興阿 坤祥 貢明 桂連（以上副驍騎校）

國朝

郭皇畿山東滋陽進士順治三年知遵化縣（康熙十五年以陞縣爲州）撥補地畝民多驚皇畿許熟者認種荒者徐墾乃大安（雍正志）

劉漢傑遼陽貢生順治初知遵化縣撥補事不擾民

范蓋洛陽人順治間知遵化縣性慈惠以撥補被劾士民請留得還職又以鄰邑逃人波累解任咸惜之

祖允熹鑲白旗廕生康熙二十八年知遵化州初新生送學有陋規允熹革之旗民以圈投相訐訟允熹秉公剖斷

劉靖新鄭副貢乾隆十二年知遵化州建義倉五區倡捐粟數百石又修郡城增義學州人思之

傅修海陽舉人乾隆末知遵化州修州志建八蜡廟於烏龍泉復建亭於後名曰春及重農事也

白明義奉天進士道光五年升遵化州有惠政劉伏旺盜段樹遠颺明義密擒解部正法累官至清河道鐫職復調補遵化

畢昌籍淄川拔貢咸豐四年攝遵化州素儉質吏胥有美衣飾者輒面斥使改每微行問民疾苦故奸猾莫敢欺甫三

月受代去（俱同上）

張廼芳湖廣應城進士康熙十五年知玉田縣慈仁寬厚鉏吏役獨以嚴有旗員無牌索馬肆厲最酷者毅然曰一官甚輕何取重辱飛檄上達尋以逃人罣誤去官民歌思之泣送者載道後以援驛事罷

上嘉其敢言命復職補山東博平縣知縣（玉田縣志）

陳億字景陽江西玉山人嘉慶丁卯舉人知玉田縣歲歉先事向豐稔處採辦米石減價平糶無餓民旋調滿城（同上）

趙登高盛京人順治二年知豐潤縣草昧初定盜賊所在蠭起登高擒賊數人賊糾黨刼之力鬭而死祀名宦（豐潤縣志）

李爾蕙山西代州貢生順治十一年知豐潤縣果敢有爲乙未京東多盜白晝刼城市侍衛率禁旅剿之爾蕙具牛酒犒於境隨之行分別良莠活民甚衆司空遣官查花石將輦之京爾蕙以前朝棄物爲解事遂寢歷任去官（同上）

羅景泐江西泰和貢生康熙二十九年知豐潤縣濱海竈戶例輸邊布地既入官徵收如故景泐請於上官均入地糧縣多積弊糧車馬草舊皆責辦於民景泐悉免之（大清一統志）祀名宦（豐潤縣志）

王夢齡字玉山貴州平越舉人康熙四十三年知豐潤縣性耿介廉明門無私謁革除重耗雜派治盜尤嚴吏民愛之如慈父母捕蝗徧歷郊野境不爲災歲亢旱遂跣禱赤日中甘雨大霈以憂歸家人啟其橐不滿四金聞者歎息雍正元年祀名宦（雍正志）

陳恭錫貴州普安舉人康熙四十五年知豐潤縣歲饑賑貸有方查革里胥浮冒之弊邑河決塞捐貲傭募開濬自靈各莊至豐臺鎮二十里咸得疏通民獲其利至今頌之（雍正志）祀名宦（豐潤縣志）

沈振鵬字子萬嘉興人乾隆庚子進士五十五年宰懷柔攝密雲五十八年補豐潤嘉慶四年

高宗純皇帝山陵大事振鵬承辦薊州桃花寺一路自宮府官司以及驛舍庖廚莫不躬親其務冠蓋赴

盛京宿頓三所供應無誤在官以士農與獄訟三者爲本謂農者通邑所寄命獄者一人所寄命也爲教則率士倡民而無擾之可矣嚴於祠祀歲己未境有蝻孽禱於八蜡夜大風起明日野無一蝻民額手頌舊例不祀火神民居屢燬虔禱之災遂息邑有營田產紅稻供大倉究其水利屢獲豐稔爲政首風教有不率者嚴懲而曲諭使感悔後已遇疑獄廣詢審察務得其情三木歲不一施川楚軍興調索倫兵五千從山海關入分道遄行兵部符甫下前茅已至車馬不備者假之鄰驛謂之過站或需及商旅振鵬先事立規常爲三撥以二更代以一應急需西至潞河東至臨榆往還無誤積勞成疾卒（亦有生齋集）

熊炳離字翁澗江西新昌人道光丙戌進士知豐潤縣修浭陽書院詳免王莊積逋士民德之調衡水重濬滹沱河水道修學宮義倉暨桃城書院邑稱治丁艱歸（新昌縣志）

朱懋文浙江山陰人順治元年以逐闖賊功擢易州知州在任數年豁虛屯置官驛設長夫改叛衣禁苛軍清丈地畝立徵糧之法政聲卓然（易州志）

沈志澄浙江山陰人以廕授易州知州康熙六年水潦溢入
城中志澄晝夜疏導水退民賴全活（大清一統志）捐俸修宋陰書
院置義田課租爲賓興資易人立石志愛（保定府志）
董學禮字立菴三韓人康熙間知易州催科寬嚴得宜訟者
不事敲扑於怙惡不悛之人書飭改二字額其門改即撤去
學宮尊經閣將就圮倡捐重修又詳請上憲以廢兵署建義
學置租爲脩脯資莅任三年迴避改補之裕州數年後卒於
官柩反易貧不能歸葬州人醵金歸之（易州志）
彭人璞山西安邑縣進士雍正四年知易州時
泰陵定於易凡民產廷議倍價給之璞恐民領價他費購買不便且
轉徙力陳於當事請以官地如額撥給當事者如其言奏請
得
旨加倍撥給民感之（同上）
夏子齡江蘇江陰進士知易州重修發嗥書院設義學多處
捐俸以資膏火遇旱籌賑活民尤留心武備捐製軍器募壯
勇行保甲練鄉團同治六年馬賊擾民聞風輒遁去七年捻
匪竄畿內內守外禦民恃以安有遊勇虐民誅之闔境肅然
祀名宦（采訪冊）
蔡常字宜春江西南昌人由道光乙酉副貢官易州州判廉
潔愛民自奉儉素散車塞驛役一老僕而已有豪民因索債
奪人妻者不可訟於庭常笞其豪而代償其債民咸快之尋
調冀州疾告歸卒（南昌縣志）
陸禧號迎侯饒平人明舉人順治初授淶水縣知縣立保甲
革耗羨修學校士宗其教民被其澤歷任九載蕭然（廣東

通志）
許書字元文安徽歙縣人順治乙未進士十七年知淶水縣
修文廟建名宦鄉賢二祠置義塚（易州志）縣滿漢雜處號難治
書調劑有方旗民愛之歷官禮部郎中（安徽通志）
談鎔字利菴三韓人康熙二十年知淶水縣裁減雜派制馭
豪强時城頹南門之西鎔力請築完又建書院於西關外書
籍器用畢具購買學田延師育士升山東高唐州知州（易州志）
廖之諒字貞一廣西全州舉人康熙四十年知淶水縣寬厚
慈祥愛民如子邑科目絕響闢書院萃秀傑之士教之登科
者接踵創建茶亭置渡船施義棺存孤養老廢疾如歸馬水
口修城及採運弓胎皆以協濟累淶之諒請大吏蠲除之在
任九年
欽取雲南道御史士民立祠以祀（同上）
甘汝來字耕道江西奉新人康熙五十二年進士由教習授
淶水知縣時邑久旱汝來至而雨免民間雜派銀六千餘兩
以耗羨充之禁莊田無故增租易佃者有司例不笞旗人汝
來請於上官得以柳木棒示威豪强戢服畢里克者侍衛之
調鷹差遣者也率拜唐阿及家人數十輩至淶擅居民舍民
萬廷荷等被毆幾斃百姓赴愬畢里克等亦相率入縣堂勢
洶洶汝來勃然怒曰令爲
天子撫百姓肯令君輩魚肉小民耶遂揮令看管置其家丁於獄隸
大府以聞而其黨已以擅拘職官入告及吏兵刑三部會議
汝來詞氣不屈衆以强項令目之部議褫汝來職奪畢里克
俸

聖祖仁皇帝侍詔畢里克革職汝來復原官汝來自京還治所父老子弟爭牽羊酒迎郡人士作詩歌紀其事名由是振調補新安賑災民割俸予寒諸生故事乘輿至多藉供億苛斂及拘民船守候汝來力禁之築白楊淀河隄涸田數千頃在雄縣罷民間雜派銀責奸吏於法凡三任知縣百姓爭欲致之去則尸祝應官至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卒謚莊恪（國朝先正事畧）同治九年祀名宦（採訪冊）

徐士煜湖北孝感舉人雍正八年令淶水幹練慈祥裁免牙行雜派置書院學田水東村營王府圈地佔用民畝士煜親丈撥補不假手吏胥騎家灘入官地被水沖沒逋賦無償力請豁免士民德之（淶水縣志）

何纘志字南崖奉天寗□縣人嘉慶三年舉人道光初授淶水縣知縣書院久廢纘志重建之又捐設額外孤貧口糧重修留養局無告之民全活甚衆二十六年祀名宦（採訪冊）

史寶徵字璞山陝西安州人道光丙戌進士十年知淶水縣十二年大旱民饑爲亂誅其渠開倉以賑又以例設孤貧口糧人浮於額捐廉足之

晉儒湖北江夏人道光辛巳舉人十六年知淶水縣精明廉潔十七年建淶陽書院士風振興新莊頭張貞女未婚夫歿矢不二其家屢挫辱之貞女私往夫家守志其父木工也以爲大辱持刀往索勢洶洶庠生謝蘭閣於官儒曉以大義以官轎送歸夫家旌其閭咸豐元年知縣賀廷鑾與訓導張萬清復捐置田畝給之卒以節終

酉聯城江西新建人道光丁酉拔貢咸豐七年授淶水縣知縣蝗災督民捕之復出貲買蝻子開倉以賑饑民全活甚衆（俱同上）

劉鴻都字爾雅江南桐城拔貢康熙四年知廣昌縣縣土瘠民稀鴻都召墾荒地千餘頃給以牛種戸口日增民無逋賦設義學勵士風邊徼之地家絃戸誦致仕歸卒（安徽通志）

宋子嗣字振商四川夾江舉人雍正十三年任廣昌縣知縣甫下車首清積弊不便於民者悉去之邑舊有丁徭之累有子然一身每歲輸銀五六錢至一二兩不等者子嗣援閩省南坪之例稟清通申大府爲之題請攤入地糧尋邀豁免邑又有牙庭村民被刼事主報某塗面刼之甚確及訊知良民被誣卽予省釋衆方愕然旋獲真盜張明六等人始服之如神（四川通志）

張德謙字益齋江西分宜人嘉慶庚申舉人善吏治歷署武强淶水故城等縣廉明風厲兩獲盜案大府重之知廣昌縣甫下車訊巨案得實政聲翕然（分宜縣志）

閻鼎銓遼東人順治九年知趙州性廉飭聽斷明決奸蠹皆懾服歛迹升鎮江知府士民懷之祀名宦（大清一統志）

龔嶸福建閩縣監生康熙二十八年知趙州治政勤肅役不擾民捐俸修學置義學田歲荒賑濟有方吏民戴德陞松江知府趙人立石志思（趙州志）

李坦湖廣蘄州庠監康熙三十一年知趙州正己率下實心愛民蝗旱親率捕禱應如響歲饑捐貲賑之（同上）

胡枝蕃字德揚安徽桐城人嘉慶十四年知趙州性明決下車清積案數百起無毫髮爽尤不欲以訟累民近者立爲剖

決違則單車就質之於是民皆以訟爲恥（採訪冊）直隸賦輕差重枝蔓爲節省衙役吏無染指惟於娼賭盜賊皆從嚴卓異陞（安徽通志）

牟廷選字鳶揚錦州人順治三年知柏鄉縣地當驛道使客經過有乾馬貼馬借牌枉道之弊一切革之申豁地丁積逋籌書錢穀皆不假手吏胥而才猷自裕民建祠立石以誌祀名宦（雍正志）

謝廷瑞字晉石奉天正藍旗人康熙十一年知柏鄉縣地當衝途凡使命兵馬往來如織供應悉出己貲并涕泣爲民請命秋毫無擾捐修學校建預備倉於東門爲積貯計陞高郵知州柏人立祠祀之（柏鄉縣志）

江恭先山東即墨人道光甲午舉人咸豐間署臨城縣檄賑柏鄉旋調柏鄉知縣修槐陽書院延名師增膏火士論美之（採訪冊）

劉暹齡山東濰縣拔貢咸豐八年知柏鄉縣遇蝗有法八蜡祠圮捐俸葺之卸任後擊賊大名遇害（同上）

屠南字扶九武陵人康熙癸酉舉人歷任曲陽隆平新樂等縣皆潔己有惠政其任隆平值水災南賑恤得宜刊救災略民尤德之（湖南通志）

唐斐然字成章全州人康熙癸巳舉人雍正十二年授隆平知縣縣於三輔地小民貧斐然勸民息訟勤耕嚴胥役催科騷擾之禁又立書院聚生徒以教之縣有村曰釜東者卑窪多水斐然相其形勢謂宜捍以大隄隣境大閧議詣當事斐然執前議益堅及遣官相度果如所策於是築隄若干步釜東遂無墊溺患民立碑隄上以紀焉（廣西通志）

方思孝字立行安徽歙縣舉人乾隆二十三年知隆平縣邑大饑請賑上官不許歎曰若待再請民已轉於溝壑矣吾願以一官殉之遂開倉發賑全活無算（安徽通志）

張九鍵字天門湖南湘潭縣人乾隆戊午舉人知隆平縣下車辦軍需及賑濟事明年滹沱挾槐午諸河爲患九鍵規其原委還逕數十里疏旁渠護以夾堰事竣僉曰張公活我尋乞歸（湖南通志）

張肇辰江蘇元和縣舉人官隆平知縣興修學校開城北水溝以洩水患積勞卒於官（採訪冊）

牟嘉蔭遼東官監生康熙五年知高邑縣治邑七載修學廢墜嚴明執法吏胥畏之祀名宦（雍正志）

薛所本盂縣貢生康熙十三年知高邑縣清丈地畝振興文教士民樂業（大清一統志）後行取中書去祀名宦

宋廣業字性游江南長洲人康熙二十一年知臨城縣俗健訟有大猾俗稱一門五虎置之法民得安枕設義學育生儒邑遇荒旱煮粥以活饑民纂輯邑志未竟以艱去後歷任山左卒刊刻成書康熙六十年祀名宦（同上）

李榮白（臨城縣志無白字）字樂翁安徽潁州人康熙五十七年知臨城縣建石隄以捍城歲歉借種不能償者代償五百餘石乞休歸（安徽通志）

李應虞字咸五山東東平州人乾隆戊辰進士二十二年宰臨城調棗强大計卓異署涿州升貴州平遠州其宰臨城棗强也勸農桑興蠶織獎士子冒雨捕蝗祈神祛虎輒立應屢

辦災賑盡心勞力俾實惠及民迄今兩邑士民猶嘖嘖稱頌不衰（朱珪知足齋集）

顧予咸字小阮江南長州人順治丁亥進士四年知甯晉縣畿南多盜康其魁數人捕弗誅厚衣食之爲耳目他盜悉驚散縣地多不耕賦例應除上官徵如故力爭乃免而豪家之匿田以累貧弱者率胥主之乃閉胥室中使盡書所匿又令民得自首實而賦役平居數月縣大治（韓菼撰墓表）

趙汝斌山西岳陽貢生順治五年知甯晉縣邑城無防丁汝斌懲前創備團鄉壯守城勤訓練精器械伺賊合衆掠旁縣汝斌發城丁邀擊斬傷無算威名大著賊黨羣相戒不敢犯境（甯晉縣志）

朱之焜江南高郵進士順治十一年知甯晉縣境素多盜訪渠魁輒殲之俘賊陽受撫陰爲不法事焜密申上台縛至梟示盜遂絕迹（同上）

古讃字又希湖北江夏進士道光間知甯晉縣愛民如子尤以培植士林爲急務季有課月有程文風蔚起尤旱禱雨立應邑南水涸泊地數百頃巨商欲買以居奇具呈大憲已准行矣讃力陳不便毅然以去就爭之卒如其議尋調玉田（採訪冊）

李顯忠漢軍廕生康熙四年知冀州性豪爽勇於有爲文廟城樓隄埝皆募工修葺州志自明嘉靖後久失修顯忠搜葺成書文獻賴以不墜（冀州志）

毛士儁字待旃遂安監生康熙四十六年知冀州通達政體善除盜有周生家因葬被刼前官久不能獲士儁懸重賞購之忽有曹州捕役來告遂廉得其實莅任四月力以興文教課農桑爲己任以父憂歸

魏定國廣昌進士康熙五十八年知冀州愛民重士歲饑議賑恤創義學捐置學田以垂永久文風爲之丕變陞刑部侍郎

喬焴三元舉人雍正九年知冀州下車見文廟頹圮卽倡衆重修建義學革社書尤膾炙人口以終養歸

楊芊鍾祥歲貢乾隆四年知冀州爲政不事刑威聽訟必委曲勸諭使自悔悟立信都書院捐修西關堤道士民頌之調任易州擧暮泣送者萬餘人（俱同上）

裴續山西介休人順治二年以貢生知南宮縣鼎革初瘡痍未復續蠲除土寇與民更始立書院置學田設義塚葺縣治而律己以廉自奉如寒素時積勞卒於官士民號痛罷市祀於前令喬國二公祠（南宮縣志）

沈秉公遼東瀋陽貢生順治四年知南宮縣留心教養賦役寬平戢遊兵馭悍卹力除遞馬解運二役親勦鉅鹿賊九年陞磁州人尸祝之（同上）

劉偉字萬年山東濰縣舉人康熙二十七年知南宮縣南宮多浮稅偉悉爲釐革勒石示永久邑鹽賈皆四方大猾持官引重價罔利畏偉廉正因門吏僞爲送鹽或藏金器中偉大怒杖門吏投之門外於是商人斂迹鹽價平時方重逃人之令漢人隸旗籍逃去者凡寄宿食名爲窩留鋪捕者持符嚇詐百端有司以部檄不敢詰而督捕猾吏與奸民結詭名隸旗投富室捕者臨至窩之者家立破縣當孔道害尤甚偉力

持之以是忤上官罷職南宮人列治行叩閽請留閱四月不得達旣而上知逃人害爲裁督捕官偉亦不復出方其歸也百姓斂錢數車爲贐偉力卻不受家居數年卒南宮人聞之罷市哭赴葬者五百餘人建專祠祀之又每歲祭於其墓（採訪冊）

周堯熙字東陽山西夏縣進士雍正二年知南宮縣素以嚴明稱蠹胥役譴紳士堯日坐堂上訟者至立決之未逾月而健訟之風息尤嚴盜禁有積惡白日刼婦於路田夫執送於官勞以酒扶賊而斃之陞晉州邑人泣送（南宮縣志）

丁履端字希呂常州人乾隆四十四年舉人初選直隸之元城母老乞近改河南尉氏以憂去免喪仍發直隸嘉慶二年補南宮縣首修東陽書院延名師主之由是士多擢科第時川楚軍興護餉抵滹沱河風雨不能渡露宿河干啖地瓜以爲食尤精於折獄反復導諭往往有感而罷訟者王洛振者深冀間巨猾也積爲逋逃藪以是致富人莫敢誰何賈人雷氏被竊賊言寄贓洛振家履端擒而訊之遂吐實人咸稱快會洛振病死其子翻控大府履端迺被劾有旨覆審一如初讞事始白復官攝寧津旋調威縣威界山左民多健訟以治南宮法治之某甲爲牛踢傷足誣養牛者聚毆久不決履端至一訊而服李乙父死兩月控爲族人所毆履端曰父讐何事胡不卽訴使檢驗無實恐爾不能當其罪也乙悔謝去嘉慶六年夏霪雨不止永定河漫溢下流南注瀦田廬無算履端亟籌堵築親勘戶口請發賑邑有義學久廢捐俸葺之顏曰洛陽書院暇輒親造講課生童之試者遂倍於前八年正月修道畿東感寒疾卒（亦有生齋集）

吳承詒安徽歙縣人嘉慶二十一年知南宮縣政慈惠平減徭役啟中額馬之外捐備車馬以應差使歲省數百金重修東陽書院陞順天東路同知（南宮縣志）

張先基字蔚菴湖北廣濟人順治壬辰進士十二年知棗強縣棗強畿南大縣也事繁劇號難治下車緝衙蠹緩追征嚴保甲驅游惰庀材修學發粟賑饑月聚父老子弟誨諭縣大治有故官楚藩右轄者子若孫爭陰訟久輾轉胥人窟穴其間互勝負案積寸許上官屬新令剸割先基鞫訊胼誨諭排惻兩造感悟訟乃平先是縣獄擬辟者二十有八案力請恤刑使者改爲矜疑存活百數縣故僻陋而人亦知學先基闢衙齋徹生童都試課棗強之有人物自是始丙申大兵過棗有兵丁爲邑民趙甲毆死趙滑道將兵者欲歸罪知縣趙從二百里外奔首曰殺兵者我也奈何畏罪而奪一邑之慈母其感人之深如此尋以逃人失察落職縣人傷之樹碑擊登聞鼓言狀然格於督捕成例竟解任去（居業齋文集）

董廷榮鑲黃旗監生康熙十七年知棗強縣歲饑捐俸賑濟革除里社養馬遇事設法供應民困以蘇（棗強縣志）

吳世焜字朝若江南無錫進士康熙三十四年宰武邑民苦順甲差多蕩產世焜痛革積弊定爲十甲均循法勒碑示人邑民德之（武邑縣志）

楊瑛昶字即遠安徽桐城人官武邑丞清寶坻知縣兼攝三河薊州擢北運河同知遷天津運同歷權河間大名知府其在寶坻人文寥落鄉試出榜往往無名瑛昶創修泉州書院

而親課之五年中中式八人邑中訛爲僅事過蝻孳生募夫撲滅以斗米易斗蝗米盡技市價給錢代之在武邑値歲大旱齋心籲禱甘澍立應在運河水衝決搶修應時事竣而立在天津以熟悉鹽務爲上官保奏卒於官（亦有生嗇棄）

張恆山西臨晉拔貢順治三年授衡水知縣兵燹後土冠時發恆一意息民罷革諸弊（大清一統志）修築衡宇城樓廟學不費民一錢立石山書院於河干開荒防澇清丁免糧人尤德之升東昌府丞建生祠以祀（衡水縣志）

王萬方扶風副貢康熙四年知衡水縣治尚清靜勸教恤刑柏鄉修墩十數年大患也極力詳免修廟學及文昌祠禁健訟省追呼免行戶美政甚多（同上）

蕭鳳鳴正藍旗人康熙十七年知衡水縣毅然以更化善治爲已任革除積年陋弊邑濱滹沱築長隄禦之民饑捐俸以賑官差遞馬一毫不以煩民當事以其最上聞

內召去官（同上）

江理安徽祁門人康熙壬子拔貢知衡水縣時有牧馬之役理一芻一粟不以擾民積弊盡除（安徽通志）役有任境者乾隆四年知縣事廉明有威尤善決獄不株連一人塽字西麓江西浮梁人（衡水縣志）

陶淑字作人江西南城人乾隆丁丑進士二十八年知衡水縣捐俸建桃城書院築老龍亭閘修安濟橋例價不足出己資助之陞保安知州（南城縣志）

朱衣助字文佑遼東人順治五年知深州時土寇未靖披堅執銳爲士卒先捍衛孤城撫循黎庶士民德之歷任操江爲鄉兵所獲不屈死（大清一統志）

李天培三韓人康熙二十八年知深州清操懍然與民休息嘗曰吾無善政及民惟不生事以擾吾民而已聽訟片語立折衡水有兩冤獄大吏檄天培訊悉得其情平反之治尚寬至豪强賭盜悉嚴繩之不少貸茂山衛賊盜東鹿縣民擒之懟於州立置諸法卒於官士民感其德營葬於城南東科村春秋祭之祀名宦（深州志）

尹佩嘉魚進士乾隆十六年知深州明年秋滹沱決州西南境躬率民夫堵潰口築隄三百餘丈水南徙二十年築州城建義倉十二區設留養局十五所置地二十餘頃爲留養局書院之費陞保定府知府道光三年祀名宦（同上）

張杰湖南安鄉縣監生知廣宗縣有能名嘉慶廿六年委辦鉅鹿縣教匪孫惟儉等擒首從各犯一百餘名二十五年知深州重修書院置膏火地五頃捐制錢萬緡發商生息延聘名師登科者接踵道光二年奉

旨下其法於通省施行州俗好爲祠杰請廟地五十四頃四十餘畝建義學二百四十五處立師範五則學規九十六條絃誦之聲達於四境舊時差徭繁重民苦其擾每於年終私賂吏役則次年少派雜差名日安莊錢其無錢者多困斃不可救杰廉得其情裁革一切雜差勒吏役將所得錢悉還之民遇差徭捐俸自辦百姓不忍官賠累爭輸於官因酌村之大小派定數詳明立案力役以均留養局日久就圮重建九所增地六頃五十餘畝建宋歐陽修祠詳請前知州李天培尹佩二人入名宦道光初滹沱決杰單騎親勘出資賑之逾年麥秀

兩歧士民頌之以爲善政之瑞入至今尸祝焉（採訪冊）

陳希敬字笠甫浙江海鹽人道光癸未進士由宛平擢知深州性嚴急敏於從政公務未嘗少延咸豐三年粵匪李開芳等陷臨洺關深州城殘破未及修葺日警報至募勇城守賊壓至皆散去希敬公服坐堂上求死誘之降不顧賊怒揕之出乘間赴署西大汪死之奏上奉
旨祠祀如制（同上）

顧錫敏字勵堂山東曲阜人道光丁酉拔貢判深州咸豐三年粵匪竄深與知州陳希敬治城守徐謂之曰賊來何恃陳曰與城存亡而已錫敏曰當共勉之翼日賊破城執希敬誘之降錫敏公服從外至厲聲罵曰大丈夫死則死耳狗鼠輩安可與談禮義乎賊擁出爭砍之遂遇害事定奏上奉
旨祠祀如例（同上）

李模字洪範河南郟縣人明末闖賊開僞科取士士有不就試者屠其家模不赴考截其鼻耳順治丁酉舉河南鄉試第一己亥成進士康熙七年知武強縣（雍正志）治尚清簡民安之政暇集諸生講學一如布衣師弟（大清一統志）邑舊例丁行差每丁正供一錢外加派入九分不等模請於上官革除之時歲南大旱武強武邑獻縣饒陽四邑尤甚模發常平倉積穀千石而移文自劾按臣歎異發金賑給之并聞於
朝得
旨近畿三府免民租之半而四邑盡蠲模之力也（河南通志）陞部郎去士民攀轅泣送三十三年祀名宦（雍正志）

潘拱辰江南無錫人康熙二十二年令武強時年十八吏役初易之蒞任除苛繁刷積弊徵科命里民傳牌按期完納聽訟不輕事鞭扑而摘發如神邑民鄭安樂者贅壻於家後復生一子年長安樂妻中毒死獄久不決拱辰率訟者謁城隍廟禱於神夜半朱其磬因令於衆曰神告余矣扣磬而鳴者兇也逼令衆再拜出令各人摸磬畢急呼燭驗之皆朱其手而一人否即安樂子也一訊而服人稱神君時單騎勸農鄉民有立淫祠者立毀之以忤權貴落職祀名宦（武強縣志）

官朝京字子孟泉州安溪縣舉人康熙二十八年知武強縣會遼陽于成龍巡撫直隸喜猛鷙吏急催科而朝京屏鞭扑下牒詰責不爲動方是時耗羨尚未歸公有司皆謂己物也而朝京獨自刻苦用代貧民輸不及額者終任邑賦無虧（方苞撰墓表）

高澄山西翼城縣舉人康熙四十九年知饒陽縣精明强幹不假色吏胥嘗曰若害吾赤子而玷吾官聲是冦讐也舊例錢糧起運奏銷皆有册費每歲科歛至數千金澄捐俸代給不以絲毫累民去官父老焚香泣送數十里（饒陽縣志）

劉濬泗字式尼河南通許歲貢順治十年知安平縣歲饑民多鬻妻子濬泗加意撫恤捐俸代贖更竭家資爲民完公賦去之日士民泣送（河南通志）

李甲黃字九影山西黎城舉人順治十六年知安平縣著勤俗歌揭之通衢諸生有廬於墓者月造其所給以廩而於惡少魚肉鄉里暨以私鹽入人橐而誣之者按治之不少假借士民賴之（山西通志）

陳宗石字子萬江南宜興監生康熙二十二年知安平縣清

康慈惠才能著稱吏民德之憩撫于成龍特薦內擢主事祀名宦（雍正志）

鄧士楚字甄礪江西新城人雍正癸卯進士知安平縣革陋規絕賄賂鹽商故例歲進金得昂價牟重利士楚獨例金平鹽價民德之尤加意造士有張捷者家貧爲給食娶妻捷死妻守志買田贍之有婦自縊死婦弟誣前室子所逼士楚察其子孝白其冤又嘗活大獄數十人總督隸劉某怙勢奪人金士楚重笞之晉饒陽有胡某兇狠爲民害立置之法士民快之（新城縣志）

王大年字拙山廬陵人康熙乙未進士雍正五年知定州修城郭壇廟貢院及楊公祠催科用滾單法先農壇穀有三穗之瑞祀名宦（定州志）

楊理範字濟寬揚州人歷知九縣陞定州知州其宰臨城也甫三日雪十年冤獄化買妻之俗使民知禮義在遷安均田稅之不均者以紓貧民在盧龍築灤河隄疏洞泉使田之高下皆得資蓄洩倡贖民之以債沒兒女者一時得歸三百餘家皆曰使君骨肉我其遷定州也百姓遮道告饑即發倉以賑守者曰非例也理範曰庶吏漠視民疾苦不以時告即告上官或疊勘相質災數重輕爭分毫相視不敢決遷延時日饑不得食往往多餓死非
朝廷養愛百姓意第如我指有故我自當之大府聞之重其德令攝冀州旋署永平府（韓夢周撰墓誌銘）

張孔源浙江山陰人嘉慶五年知沙河縣莅任首裁冗役高寨社等村水沖沙壓地畝入爲民累孔源力請於上官卒蒙蠲除士民勒石頌之（沙河縣志）十六年知定州定苦差役繁劇孔源罷差局歸官辦民便之納賦去里長之役立順莊法富民如釋重負祀名宦祠（定州志）

馬佳寶琳字夢蓮滿州鑲黃旗人道光二十五年知定州性嚴明健訟者皆斂迹去修文廟及名賢各祠濬州南河渠輯州志旌節孝捐廉建坊民思之（同上）

范時秀字實甫遼東人順治九年以廕生宰深澤爲政不苟煩苛御胥吏皆以嚴時羣盜乘間竊發時秀畜家丁簡鄉壯朝夕訓練名小范營盜至悉擒之境賴以安滹水泛漲衝城勢危甚築分水龍王廟於西城臺以禦之城獲全居六年陞南安府知府復陞廬鳳道（深澤縣志）

符渭英金壇進士順治十五年知深澤縣水旱後民多流亡渭英招之復業（大清一統志）建橋梁整暴遞除鹽規修學課士居五年民親之如父母（雍正志）祀名宦（定州志）

許來音福建進士康熙八年知深澤縣時令民間牧養官馬又歲徵狐皮民苦之來音請罷養馬以銀代狐皮縣南北滹沱滋河二水歲漂溢來音相度修築水不爲災（大清一統志）四十一年祀名宦（雍正志）

賀世封字栴意廬陵人康熙庚戌進士十八年知深澤縣性慷慨直質下車以清勤自誓陋規雜派悉革除之歲歉竭力捐賑重修名宦祠建尊經閣廢墜者悉舉以逃人案解組邑人立石志思（深澤縣志）

蔣洪猷字商森貴州貴筑舉人康熙三十九年知深澤縣儉約若寒素士永定河決檄各縣購木萬株力請免輸其半邑

西北當木道潰之衝歲苦水潰治之使有所歸捐貲築城池修文廟爲經久計上官知其能檄委大城築隄有功陞戶部主事旋出守湖州卒於官宦篋蕭然遠近聞之皆流涕

劉璋字于堂山西陽曲舉人雍正元年知深澤縣縣自壬寅歲洊饑盜賊蜂起璋立捕盜法獲一盜予十金輕者令緝盜自贖盜多就縛俗健訟村置鄉平一人小事令鄉平勸諭多中輟有被盜誣陷者獄已具璋雪其冤爲獲眞盜白之尋解組去（同上）

劉元暉福建永春進士雍正七年知深澤縣下車問舊政知劉璋賢曰官不以陞黜爲優絀劉公吾師也每事資之聽訟不事敲扑反復開導往往皆感泣催科行滾單法初邑多戶胥里書飛灑包收諸弊元暉多爲催單令人少而易徧糧少而易完單未出預完者免催單既發先完者改單民爭輸改單者如市雖終日勞弗恤也尋以事免

金洙字文波山東歷城進士嘉慶十六年知深澤縣年二十人以少易之蒞任廉明慈惠胥吏皆不能欺有叔謀奪其姪產者控於官洙重責之其叔爲斂迹陞易州知州累官至天津兵備道入祀易州名宦祠（俱同上）

劉師峻字岐度陝西舉人康熙十年知曲陽縣邑苦抄瘠困於歲民半流亡師峻芟開招集蠲徵苛斂皆罷之春郊布牛種恤惸獨計口授糧冬則贖解庫之布給裘木棉而衣之民有疾疹皆投狀問藥不二年歸業者至二千七百戶大吏廉其狀以聞

上褒之重修學宮擇士行之美者二十五人分爲塾師士習一振學使王某迂道旌之至嚴保甲練丁壯謹守望儲器械繕城築橋清鄉省稅修養老之典復鄉約之法善政尤不可枚舉至今人戶祝之（曲陽縣志）

王棨江南長洲歲貢康熙三十五年知曲陽縣設義學以振文風濬河渠以蓄水利輕徭清賦息訟安民民愛戴之以賢能調任清苑四十七年祀名宦（雍正志）

陳旭字曉蒼雲南進士乾隆二十八年知曲陽縣以振作人文爲首務嶽廟前有池醴泉湧出蓮花自生乃度廟東隙地創瑞蓮書院購地五百餘畝爲膏火資延師考課文風大振祀名宦（定州志）

潘光焯字鑑廷奉天錦縣進士道光二年宰曲陽自奉以儉視民如家人時獨立露坐有訟者面決之還其狀有事褁糧入鄉但飲民一杯水而已旱禱雨立應秋饑以實報災忤知州摘印詣藩垣以去就爭卒得厚賑邑人立祠祀之二十九年祀名宦（曲陽縣志）

慶祥圖博特氏蒙古正白旗監生嘉慶二十一年授熱河都統奏請勒限嚴催控案將屢提不解之知縣交部議處

上嘉其實心任事二十二年疏請山場餘地賞給額魯特游牧

命如所請行後回部逆裔張格爾犯喀城歿於陣晉一等義烈公

賜祭葬謚壯直入祀昭忠祠（國史大臣列傳）

熙昌蒙古正藍旗人嘉慶二十二年權熱河都統在任八閱月惠政周洽屬之平朝建赤等境半爲蒙古箭下地逮竊多山盜賊時出沒索之急則逸入藩部昌廉其情下車日約諸盟長諭之以義有敢犯雖親近亦置於法道路肅清去任士

民懷之弗置（承德府志）

裕誠佟佳氏滿州鑲黃旗人嘉慶二十六年授察哈爾副都統二十七年陞都統先是察哈爾八旗蒙古官兵於俸餉內每兩扣銀五分以充公用裕誠以該地情形窘迫俸餉所入僅敷養贍常差攤扣充公於生計有礙請於嘉慶二十二年道光六年間先後奏借六萬兩生息餘銀閒款內酌籌二萬兩發交張家口市圈商民生息以爲辦公之用奏入

旨飭直隸總督訥爾經額議奏尋以張家口市圈商民歇業者多奏罷其事又以察哈爾八旗蒙古官兵都統及副都統隔年輪查每旗僅選兵數十名以備校閱餘均係該總管按月操演隔年查旗之舉徒滋糜費奏請改於查驗軍政之年該都統等輪流出口全數校閱此外年分責成各該管認真經理切實呈報得

旨允行（國史大臣列傳）

那清安葉赫納喇氏滿洲正白旗人嘉慶十年進士道光元年正月

命赴直隸按大名府知府王履泰河南開封府同知押運官歷有恆挾妓飲酒獄科其罪又天津縣書吏謝大年等因興修水利訛詐得贓鞫實官吏褫職遣戍有差四年授熱河都統五年偕

欽差大臣左都御史松筠太僕寺少卿斌良赴土默特按塔布囊拉巴珠爾藝從色楞旺楚克主使誣控貝勒濟克默特扎布招民開地傾陷肥巳等案藏事旋任奏言竊見土默特案內有假揑人命訛詐錢財一節實東土默特蒙古近來第一惡習口外地方遼濶冬日嚴寒時多倒斃刁徒設計背置殷實人家門首冒認屍親揑砌案情任意訛詐鄉愚無知恐到官拖累攢錢和息一家被詐援及闔郡骸骨屢移遂遭殘毀爲害滋甚伏查移屍詐財刑律原有專條而蒙古例內凡軍流徒犯罪止折枷情重法輕未足以懲刁惡請嗣後遇有假揑人命訛詐錢財之案所擬軍流徒罪即行實法不准折枷庶刁徒知所畏懼而地方可期安靜疏下刑部理藩院議行十四年卒諡恭勤

武忠額佟佳氏滿州正白旗人道光十年三月授察哈爾都統十一月參察哈爾正黃旗總管奔布善廢弛營務奏請撤任並隨同遷就之參領等交部分別議處如所請行十一年三月奏張家口駐防滿州蒙古官兵近來戶口倍增生計日形竭蹶酌籌調劑章程請將張家口稅務豫交軍臺兵餉除每年支放外現存積存餘銀項下動撥銀一萬二千二百四十兩按一分生息借給兵丁每月於應領錢糧內分別銀數本利坐扣以一年爲期全行扣存在庫周而復始年清年款並於每年所得息銀一千二百二十四兩內提出銀九百四十二兩存庫留備將來本銀其餘息銀二百八十二兩借給滿州蒙古孤寡殘廢人等以資養贍

上允所請八月奏體察羣收情形量爲變通並請將年老之副總管綸布達什休致

從之十二年奏請借項生息以資公用十三年調熱河都統

嵩溥伊爾根覺羅氏滿州正藍旗廕生道光十四年八月授熱河都統十一月奏參建昌縣知縣毓祥於盜犯方滇等戕

傷事主拒殺官兵一案各犯不能全獲實屬糾捕無能請旨
革職並置方渢等於法
允之十六年訊翁牛特王旗鎮國公桑噶巴拉呈控札薩克多羅郡
王喇特那濟巴第各款究出賄囑各情請暫將翁牛特王旗
鎮國公桑噶巴拉革去公爵澈底根究得
旨允行十月奏查明古北口八旗春秋二季本邑兵米應採買七千
石以資支放十七年二月奏查明圍場樹木被斫情形請將
扶同弊混之翼長伍爾圖防禦穆棟阿一并革職以示懲儆
又奏圍場章程四條三月調福州將軍
桂輪薩爾圖克氏蒙古正白旗人道光二十一年授熱河都
統十月以駐防八旗生齒日繁強壯閒散均堪造就請添設
擡礮二十尊在閒散內揀選礮兵六十名令鳥槍營協領等
勤加訓練每兵月給餉銀二兩即於生息閒款內動撥得
旨允行時擒匪李長春扶回民架名偷竊之嫌糾高升姜保玉韓士
全張過汶等聚衆二百餘人毀平泉州回民房屋一百六十
餘間桂輪督員緝獲將首犯梟示餘分別治罪如律二十二
年奏裁厄魯特養鷹頭目
上如所請二十三年調烏里雅蘇臺將軍二十七年卒諡恪慎（同上）
薩迎阿鈕鈷祿氏滿州鑲黃旗人嘉慶十三年舉人道光二
十三年擢熱河都統奏言承德府暨平泉建昌朝陽赤峯四
州縣乾隆年間設立捕盜官兵分駐五處因該州縣毗連蒙
古部落營汛相距窵遠前署都統阿勒清阿令平泉等州縣
設立太平社其法合數村爲一社公舉老成充當社長專司
巡緝搜挐窩家阿勒清阿旋即卸事辦理尚未整齊見復出

示許編冊等朝陽平泉建昌三州縣九鄉民人等均已舉行
其赤峯豐甯灤平等處亦設法補立如所議行二十五年十
一月授伊犂將軍
宗室惟勤鑲藍旗人嘉慶十四年進士道光二十九年授熱
河都統
命查鎮廸道屬倉庫因疏陳籌補舊虧杜絕新虧章程十條下所司
議行三十年以熱河地方前經都統薩迎阿奏設太平社助
官捕盜甚爲得力旋因匪徒江龍海等聚衆阻止結黨搶刼
捕務遂廢
上命惟勤偕直隸總督訥爾經額飭屬嚴挐並查太平社應否仍照
舊章尋奏言太平社實於捕務有益請仍照舊章辦理並獲
匪徒江龍海等治如律又以御史閻思培奏
盛京捕務廢弛搶刼疊出
命惟勤迅速查明嚴密緝挐至是奏稱密檄州縣弁兵往查委無窩
留盜賊之戶惟熱河幅員遼濶匪徒最易潛蹤聞挐逃竄不
可不防酌擬緝捕章程以
聞咸豐二年捐助軍餉下部議敘同治二年卒
楊殿山西甯武人雍正四年官正定鎮總兵舊制總兵親丁
名糧六十分副將三十分殿以正定所存副將舊額應否賞
給請
諭曰名糧止於此數可謂第一清廉總兵矣何須奏請先是殿奏臣
所屬固關龍泉倒馬茨溝插箭嶺五處關稅除定額一千零
一兩八錢解藩庫外羨餘約畧相等未便潤將弁兵等私橐
請歸公爲製裝用至是又奏羨餘歸公該管將弁抽收仍恐

侵漏已飭選老成殷實人赴關監收其拆前嶺一處臣自行
稽核俟居一年將動用確數具奏
報聞是年監修正定城垣五年五月擢古北口提督十月疏言薊昌
道守庫兵五十五名向係道員自招補所支季餉道庫扣留
庫兵積年並不操演致老弱冗濫倒充數請於昌平營守
兵內選鳥槍手五十五名看守道庫仍隨營操演其原撥兵
數俱撤歸汛部議如所請
上嘉鯤直陳積弊加都督僉事本月奉
旨提督楊鯤老成歷練前任正定鎮總兵實心供職至條奏事件皆
有裨益簡任提督以來辦事公當毫不瞻徇直隸諸鎮臣皆
少年新進著授楊鯤節制合鯤以直隸提塘抽調各協營兵
傳遞公文有虛冒尅減之弊請加釐剔十一月疏言宣化鎮
演礮火藥舊係府屬州縣製造嗣因造不如法折銀一百五
十三兩交鎮自製除開銷正項六十兩外餘係州縣墊交查
此項火藥工本止用銀一百二十八兩零其餘皆歸鎮臣臣
仰遵
聖訓事事期於秉公何敢因營伍沾有餘利令州縣賠累莫如仍令
州縣輸辦該鎮委員監造以免藉口庶軍需不悞積累亦紓
又言千把總出身行伍有游歷提鎮者但職卑忽遭斥革往
往有人頗勤慎才技優卓而因公罣誤罷棄終身殊為可惜
請仍准入伍報効得
旨嘉獎均如所請行直隸舊設專送行文兵丁請之京撥鯤以各省
塘兵俱兼送武職文報直隸沿途設有塘兵僅可通融兼送
不必另撥請撤歸伍于中留空糧三十二分給塘兵工食以資養贍奏入
諭獎其料理妥協七年正月
命署直隸總督仍兼提督二月疏言涿州營參將所屬薊州營都司
距天津鎮標不遠而涿州距鎮標二百餘里公文來往皆由
涿州轉行往往稽遲請將薊州改隸鎮標庶可朝發夕至有
裨營伍部議如所請尋以事革職卒於家（名臣傳）
魏經國漢軍正白旗人雍正七年署直隸古北口提督疏言
熱河一帶地方路通各口建立
行宮四方貿易絡繹不絕近省貧民托足餬口臣親歷河屯營
十汛人煙稠密戶口殷繁外來遊民蝟集遊閒滋事者不少
同知一員約束難周熱河迤東一百八十里地名八溝接連
蒙古行商多聚於此最為繁雜請增設通判巡檢等官與同
知分管河東河西部議從之八年疏言武職親丁名糧前經
東河督臣田文鏡奏准馬步各半各省一體遵照臣查各省
營制大率馬二步八然有馬糧甚少僅供差防者有設守糧
無馬糧者有設馬步戰糧無守糧者如武職親丁名糧俱准
馬步各半行之河東二省自必相宜若概以為例似難通行
請將馬糧甚少與祇設守糧之營按馬步各半之數以二步
抵一馬聽提鎮臣酌定至於祇有馬步戰糧並無守糧如古
北提標石匣新營各員所食步戰糧較之馬糧祇少草豆乾
糧其餉數無異似應馬二步八留作養糧亦與馬步各半之
數相等一變通間實於軍務有裨得
旨覽魏經國所奏有不得不因地制宜之勢其言甚為明晰著直省
督撫提鎮各就本地營伍情形酌議並下部知之十月卒

賜祭葬如例謚僖恪（同上）

黃廷桂漢軍鑲紅旗人乾隆三年授天津鎮總兵邑地狹人稠乾隆元年禁民船販盛京米石民益乏食廷桂與直督李衛會疏極言民運之便請開禁得旨允行（天津縣志）五年遷古北口提督董率有方將弁兵丁勤於肄習上嘉之官至大學士封伯爵號忠勤卒謚文襄入祀賢良祠命圖形紫光閣四十四年御製懷舊詩列廷桂於五督臣首（國史大臣傳）

吳進義陝西甯朔人乾隆十八年授古北口提督疏言直隸標兵操演每名歲用火藥至八斤餘恐贏餘偷漏出口請照浙江駐防八旗槍兵例每名准報銷三斤九兩按期核實散給十九年四月又言臣閱河屯協馬兵弓箭生疎請將槍牌步兵六百八十三名內改設弓箭兵七十名備拔補馬糧均報聞五月疏言古北口官當本銀萬兩二分收息惠濟兵丁尚存餘息請將撥息銀四千兩足成本銀萬四千以一分五釐起息除充賞外較前倘屬加多不敷年成本交還兵民永佑利益從之二十四年疏言直隸應交出厰之馬北路提標及馬蘭宣化兩鎮向在張家口交收南路督標及天津正定永寗各鎮在京交收查提標馬蘭鎮距張家口均千里定例出青之馬由京至牧厰每日支草一束各營赴張家口每馬仍日支糧銀一錢千匹日支百兩遲交十日即費銀千兩請嗣後提標馬蘭鎮之馬亦在京城交收既免往返跋涉錢糧亦不致虛糜從之二十七年卒謚壯慤（名臣傳）

楊芳字誠村貴州松桃廳人結髮從戎經百戰戰必躬先士卒所向未嘗挫衂道光元年授直隸提督（國朝先正事畧）疏陳教練兵丁其法以兵六十四名爲一隊責成各千把於本營哨內如數挑定輪流日操一隊計五隊共兵三百二十名歸將備一員督練至六日合操一次爲一陣臨敵仿積卒星體五隊站成梅花式用前三隊擊賊得犄角之勢爲正兵後二隊接應爲奇兵遞而增之五隊爲旅鎮將統之五旅爲軍大將統之一兵有失責在千把一隊有失責在備將一陣有失責在鎮將直隸額兵三萬八千三百二十五名按四成挑派可得兵一萬五千三百三十名能成二百四十隊除閒時操練精熟器械一律整齊自能一日有一日之功一兵有一兵之用矣（採訪冊）八年平逆回張格爾有功詔封三等果勇侯圖像紫光閣漢大臣以芳爲首卒謚勤勇（國朝先正事畧）

齊慎河南新野人道光八年以戰功繪像紫光閣授古北口提督先是提標三營馬匹經提督楊芳奏改三成歸厰過冬以節省乾銀爲在槽七成貼費至是慎奏馬匹在厰過冬從前未見起膘近年冬寒雪大多致瘦斃且買草及牧馬弁兵口食諸多糜費節省無幾不能貼餧草馬請停止在厰過冬如例支乾銀不敷餧養領到時酌派委員以現銀購買草料無虞昂貴兼之夏秋一半牧青計所省乾銀足貼餧養春冬全數歸槽可期操練上允之二十四年卒謚勇毅（國史大臣列傳）

樂善伊勒忒氏蒙古正白旗人咸豐九年以功授直隸提督
八月英咭唎夷船闖入大沽海口僧格林沁督飭將弁扼截
將夷船擊退副保在事尤爲出力各員樂以訓練得人交部
優敘十年七月英夷攻陷海口樂善戰歿
賜卹如例謚威毅入祀京師並天津府城昭忠祠（同上）
劉松山湖南湘鄉人忠勇多大畧轉戰湖南等處十餘省所
向皆克有古名將風以功洊擢廣東陸路提督同治七年追
勦捻逆由陝晉入直隸全股蕩平拜黃馬褂輕車都尉世職
之
恩九年攻甘肅逆回中礮陣亡奉
旨入祀昭忠祠（採訪冊）
郭松林湖南湘潭人初以驍勇名屢著戰功同治七年勦西
捻嘗敗賊於安平又敗賊於饒陽張總愚趨東光犯運河松
林擊走之又敗賊於滄州天津等處捻逆平松林與有力焉
光緒六年授直隸提督甫視事卒奉
旨賜卹予謚（採訪冊）
剛阿泰漢軍正藍旗人順治六年授宣化府總兵時山西至
宣化遍東山中土賊聚衆遙應姜逆懷來所屬礬山狼窩蔚
州所屬三澗辛莊黑山所在屯聚剛阿泰甫莅任卽率兵赴
懷來逼礬山而營遣參將顏重耀等分兵攻狼窩殪賊甚多
礬山賊首王海等懼悉衆來歸會辛莊賊刼桃花堡剛阿泰
移兵疾馳抵蔚州率兵搜山賊糾衆三百拒戰我軍奮擊斬
馘七十餘賊敗竄追勦至黑山設伏山隘擒礮具進攻賊潰
伏發悉殲之獲其牲畜器械三澗等賊聞風就撫五月奉
命勦易州土寇遣參將羅映台等進兵麻黃谷以巨礮毀其巢復統
兵自紫荊關循邊牆搜勦至昌平屬鎮邊城撫定其衆乃還
鎮六月疏言臣任宣鎮兩月三勦山寇共招撫賊首王海等
二十三人餘賊一千三百餘人或隨營收伍或安插歸農尚
恐猜疑未化請發
恩諭免死以安反側又言宣鎮營制近議裁併臣思經制有昔設而
今可裁者有今宜設而昔未立者道在因時變通鎮標舊有
槍礮分隸各營本難畫一今盡調赴山西協勦火器一營必
須專設以資援勦請於宣屬四營內每營抽撥戰守步兵各
七十五名演習施放別成一營領以遊擊使之朝夕訓練庶
幾緩急足恃疏並下部議行（名臣傳）
趙良棟甯夏人康熙十一年官天津總兵整隊伍勤簡練士
馬雄勁爲諸鎮最（大清一統志）天津素稱盜藪旗丁鹽販通行裹
棄白晝大都攫人而奪之金吏莫敢訶問良棟申法制立程
約張設耳目窮治根柢務在鋤強暴以恵孤弱於是奸宄屏
迹部告無事（嚴太僕集）累官四川總兵加兵部尙書謚忠襄祀天
津名宦雍正十一年
特旨入祀賢良祠（雍正志）
藍理字義甫福建漳浦人從靖海將軍施琅征臺灣戰於澎
湖身被十餘創腹背腸出以匹練連腹背裹之卒破賊以參
將用尋丁憂康熙二十六年服闋入都抵趙北口遇
聖駕出水圍將避道所乘馬凝立弗肯行鞭之數十不動乃舍騎步
入梁園中
駕至遣侍衛問誰騎理乃出曰臣藍理從福建來者

上問是征澎湖時拖腸血戰之藍理耶奏曰是
上曰來何遲也召至前問血戰狀解衣視之乃撫摩傷處嗟歎良久
復
召至行宮慰勞之
特旨授神木副將
賜帑金三百兩未行擢宣化鎮總兵掛鎮朔將軍印四十二年調鎮
天津理以畿輔產米無多而天津一望皆平原可開河引水
灌稻田乃躬率兵士墾闢得水田數百頃歲收豐稔
上悉以賜理錫名藍田爲世業四十五年擢福建提督（國朝先正事略）
尙宜陝西人康熙間授宣化府總兵整飭營伍約束士卒皆
以嚴先是宣屬各營汛積玩生驕兵多不法宜蒞任重懲之
究緝奸宄盜賊皆斂迹去四十四年以將弁相搆免官（宣化縣志）
賈可權字宜菴廣甯人康熙間由參領擢宣化總兵蒞鎮修
城垣排積沙完隄壩修津梁歲荒捐米賑濟兵民相安卒於
任宣人肖像事之（同上）
丑達滿州正白旗人乾隆二十六年官天津鎮總兵辛巳水
有司匿不以聞適入
覲
高宗問訓練事丑達以城外皆水無訓練地對
遣官查驗如達言於是有司皆罷黜免征賑民得不饑每歲糧艘
回空幫丁以所餘食米在津變價爲路資兵弁藉端詐索丑
達曰國課無虧而自賣其餘粟何罪之有置不問去任之日
百姓以酒餞送之（天津縣志）
永昌伊爾根覺羅氏滿州正藍旗人乾隆三十八年官直隸

馬蘭鎮總兵三十九年三月署天津總兵八月山東逆匪王
倫滋事連破壽張堂邑等縣
上命大學士舒赫德總兵勦之並
飭永昌豫選綠營兵聽候調永昌簡天津及附近東各營得八百名
派河間協副將雅爾哈等兼赴德州隨舒赫德進勦旋以賊
匪竄入臨清州之柳林地方逼近直隸故城縣界總督周元
理檄往防禦永昌調集武清霸州等營兵四百名督率都司
常格等親赴故城遏截賊勢以天津地方緊要不可無大員
彈壓請於周元理調通州協副將富僧額帶兵二百名來津
率同在津官兵一體防範奏入
上嘉之舒赫德之駐德州也以南來會勦之兵既不足恃奏
聞
上以綠旗兵既怯懦山東巡撫徐績措置復未妥協
命永昌隨左都御史阿思哈帶領京兵及東三省兵馳出臨清之南
與徐績合爲一路以資表率尋因賊衆猝至臨清河西衝擊
官兵周元理復調永昌赴油坊一帶相機策應逆首王倫旋
敗焚死永昌恐餘匪竄逸帶領弁兵密布運河西岸擒獲會
受僞職逆匪多名賊平交部議敘四十年授天津鎮總兵五
十二年卒（國史大臣列傳）
音登額舒穆魯氏滿州正藍旗人嘉慶十七年官宣化鎮總
兵十八年九月河南教匪李文成倡亂陷滑縣賊黨分擾直
隸山東諸邊境音登額隨直隸總督溫承惠進討十月兵至
開州聞賊黨散屯諸村落分兵三路進勦音登額破賊於惡
虎寨擒殺數百人十一月隨

欽差大臣那彦成勦道口賊衆萬餘抗拒音登額攻其西面以巨礮
轟擊賊大敗殲斃及焚死者不可勝計遂破賊巢捷入
賞戴花翎尋以失察所屬獨石口都司曾綸與知逆謀部議革職
上加恩改爲留任二十一年
上恐幸木蘭駐
蹕古北口閲兵以音登額訓練有方
恩予賞賚道光五年
賞副都統銜充葉爾羌辦事大臣六年六月回部逆裔張格爾陷城
力竭死之事
聞祭葬如例諡剛節入祀昭忠祠並於死事地方建祠入祀（同上）

薛大烈甘肅寧夏人嘉慶九年以功授天津鎮總兵邑俗多
械鬬大烈痛懲之夜擒巨匪數人置於法邑民獲安尋陞提
督（天津縣志）

容照章佳氏滿州正白旗人道光十五年授直隸馬蘭鎮總
兵兼管內務府大臣十二月奏請
東陵後龍全局地面酌籌分段傳牌定限巡查
上嘉之尋訪獲黃崖關營兵習教情事究出案內多人奏請將訪獲
及失察員弁分別升黜從之十六年九月獲疊次盜紅樁界
內樹株賊犯索坤等送交刑部審辦十月疏陳歷年教習四
款一鎮屬各汛每年夏秋私採藥草熬膏呈交鎮署各該上
司衙門均有餽送汛兵親身採覓者致將差操本業拋荒或
有雇覓居民央浼親友竟至不論公私作爲年例一鎮標左
右營派兵一百四十名芟割火道內二十名專爲打草備鎮
署修補房間之用每名幷貼制錢六七千文作爲辦公及買
鐮刀草爬各費兵丁既已攤派錢文差操俱免藉得遊手探
山自尋利益轉可指官差之名滋擾重地一鎮將公出挑負
行李往往役使兵丁千把總各官亦得役使一二名名爲挑
夫竟至槍箭技藝不能合法一鹿圈內餧養小鹿六十餘隻
雖向無開銷實係營中應辦之事而大鹿一項前奉
恩旨停止仍多年餧養徒滋糜費且派撥官兵經管致誤差操均請
禁止奏入
上甚嘉之永遠禁革著爲令十二月疏言
寶華峪內應拆之內務府營房三十六間請作官學及該首領
太監居住其應拆之八旗禮部營房一百八間請租給差役
等居住所得租息歸入永濟庫閒款項下備用如其所請十
七年二月以
陵寢寶山後爲內火道所管地方向設十八撥汛天台山迤北爲前
面要地向設一百三十餘汛均有駐汛外委不足以資彈壓
請於分水嶺至昌瑞山梁增派千把總按段專管奏入下軍
機大臣議行五月奏擬裁汰冗員請將
東陵各衙門原設筆帖式撤二十四員仍留二員當差下禮部議行
並奏請
西陵各衙門亦照案裁撤從之尋以事褫職（國史大臣列傳）

向榮字欣榮四川大寧人沈毅有勇略少從楊宮保遇春歷
行陣所向有功道光末年津海弗靖津之東北塘爲海要口
口北八十里之蘆台大河通海特議立重鎮大吏奏榮材自
正定移營鎮蘆台一切營度悉循宮保法因地制宜聲威赫
然後征粵逆積勞卒於軍（採訪册）

劉雲鶴湖南人記名總兵咸豐二年隨勦湖南湖北江西廣
西安徽浙江各省巨寇卓有戰功四年調直隸同治六年梟
匪作亂追敗於臨清同至威縣派總兵黃名進副將王來敏
等選精卒三十人同襲賊於馬莊副將倪同珩等帶勇百餘
名繼於後適河間協副將李昌運領馬隊數十騎至與之偕
夜三鼓抵馬莊賊遁去追擊於館陶賊悉衆力拒雲鶴下馬
步戰力竭死之事
聞從優議卹
李光連湖南人記名總兵同治七年奉檄偵馬賊於蠡縣抵
祁州與賊遇血戰死之事
聞從優議卹（俱同上）
宗室永明額正藍旗人由浙江道監察御史於嘉慶十六年
命巡視通州漕務十七年六月奏江蘇大倉等幫米色灰黯不堪久
貯請先搭放江淮頭幫米色微變應剔除駁回賠繳七月奏
浙江台州等幫攙雜灰黯之米爲數甚多不勝其駁倘可食
用者另貯先放不堪收受者駁另賠補請
飭該督撫將原辦理不善之員參處均如所請行八月奏湖南頭二
等幫係居三進最後沿途起剝需費較多丁力實形拮据請
將本年應交餘米緩至下運帶還以紓丁力
允之道光五年十二月授察哈爾副都統六年三月偕都統和世泰
奏言察哈爾八旗游牧豫備台站差務牲畜向無正項開銷
請形苦累請借古北口道庫銀三萬兩發商生息分官兵按
年支領以資辦公即於官兵應領俸餉內扣還銀一萬分作
三年歸款實於蒙古生計有裨如所請行五月授泰甯鎮總

兵官總管內務府大臣（國史大臣列傳）
台費蔭伊爾根覺羅氏滿州正黃旗人乾隆五十四年授山
海關副都統五十五年奏言流犯田自相自陝西配所逃歸
至是十八年之久在籍窩藏不法匪徒肆行搶竊現在率領
兵役將自相等首從捕獲懲辦得
旨嘉獎五十六年調錦州副都統（同上）
宗室祥厚鑲紅旗人道光十七年授山海關副都統十月拏
獲配所逃犯大監劉進祿奏交內務府審訊辦理十二月又
拏獲夾帶鴉片煙土人犯程模需等奏交刑部
賞戴花翎十八年以校閱山海關八旗及永平府冷口喜峯口羅文
峪四處官兵將訓練之勤惰技藝之優劣分別懲勸入奏報
聞二十八年陞江甯將軍咸豐三年粵匪陷城歿於陣諡忠勇（同上）
張思誠字至陛遼陽人順治十三年任山永協鎮副將永平
爲兩京要衝行旅絡繹盜有冒幹辦使臣公行劫掠者地方
苦之思誠履任率健丁捕之又嚴禁尅扣兵餉弁丁有生事
者執法立懲故終其任兵民相安調陞浙江溫臺等處副總
兵（永平府志）
李廷楠字若梓陝西西安人順治閒以功廕爲山永協鎮副
將氣度沖和勤操閱以練技勇禁借支以清尅扣尊賢禮士
有古儒將風（同上）
張應標字正吾陝西崇信人康熙七年任山永協鎮副將應
標初奉檄勦四川陳家坡巨寇劉二虎一戰平之又楚有大
逆李來亨者久據茅麓山寨勢張甚應標與總統梁家琦會
勦掘壕築隄割汎分守來亨銜汎夜遁應標奮力截殺賊衆

大敗以勤勞功加都督僉事康熙七年陞山永副將訓練有法所屬自都司下及部伍之微皆推誠以待有古良將風（同上）

喻三元字魁一江南徐州人康熙十二年任山永協鎮副將簡練兵卒法令嚴明念芻餉爲三軍命嚴杜尅扣有盜即單騎擒之萑苻悉斂迹去（同上）

德成字仁齋蒙古鑲白旗人道光二十六年任滄州城守尉公廉勤幹素得士卒心咸豐三年粵寇北犯陷獻縣交河入南皮逕犯滄境丙寅有白氣如環半壓城上移時而滅林鳥多墜地死丁卯大霧辰刻賊至州南二十里之捷地德成率漢勇四百餘陣於紅孩口河隄遏賊北去路奮矛直入立斬黃衣龍帽賊渠一人復生獲數人我軍益奮鎗礮齊發賊前鋒傷斃無算逐敗之追北五六里我火藥車忽自焚賊蜂擁至德成親督戰殺賊數百人賊悉眾來抗乘風勢用噴筒巨礮傷我兵幾半復分兵攻西北兩門焚小南門入德成急入城焚火藥庫持刀巷戰傷重赴水死之賊歎曰此鐵漢子也出之水以黃綾裹其屍而去妻沙氏亦自焚死事
聞從優議郎並准建專祠（如皋徐嵩年滄州城守德成挽詞城南隅合壞雲屯封豕長蛇勢亂奔尚古青編據奇節一池碧水浸忠魂圖家縱火周扁武轉戰無援楊雁門一死知公含笑去不隨新鬼哭黃昏　滄州駐防桂琳鐵漢子詩鐵漢子城守尉撻二矛當一隊賊逼臨洺公亟語刺史請宜及時繕城賊速如鬼刺史曰然吾欲決河民其魚馬可奈何河未決賊忽來銜枚夜走疾如雷公方食不秣馬而馳督千餘人戰於河湄士卒呼聲動天無不一當百自晨達昏三戰兩克河聲鼛無鼓聲闐闐豈無力杖杀杞新田豈無四牡如輊如軒孰走告賊謂我無援奔鯨掉尾既卻復前我馬驂不進徘徊鳴向天嗚呼人縱我忘獨不念　國匪我是讐惟邪之思我有戎庫背以遺賊一炬焚之心比火迫復驟於巷鬚張如磔北向大呼臣不能與城俱完臣死亦氣結何以報　主惟此熱血鐵漢子心如鐵鐵可屑心不折）

沙春元河南鄭州人滄州塼河鎮遊擊有勇力咸豐戊午直沽防堵以礮擊沈英夷船一隻勢急或勸下臺暫避拔劍叱之中礮死（以上俱滄州殉難錄）

李崑字寶林江西義甯武進士嘉慶十四年官天津遊擊蔡花臉者劇盜也聚眾數千人晝伏海船夜入人家掠金帛婦女無算官吏畏之不敢發崑偵得冤狀謁總鎮薛大烈密告以故大烈即整飭士馬命崑爲前導漏二鼓馳入賊船手刃十四人頃之大烈兵至羣賊皆就擒守天津十載和靜寬恕兵民悅服（義甯州志）

祁富哈滿洲人山海衞城守章京清廉有守常俸外絕無侵染且能約束卒伍撫恤士民闔門享無事之福者數載以疾卒官祀名宦（雍正志）

張繼聖字開來貴州人雍正五年以京營守備出守靖安堡有聲擢永甯路都司整飭營務百廢俱興永甯爲出營盤口要路民出入載柴木爲生後禁民出入偷越者多被逮繼聖詳請弛禁民便之文廟圮倡捐重修歿之日永人哭泣奔奠者不輟於道（延慶州志）

涂倘忠字敬思江西靖安人乾隆壬戌進士授蔚州營守備訓練士卒紀律嚴肅四境晏然暇日雅歌投壺有古儒將風度在任六載爲閫帥所倚重以疾歸（靖安縣志）

謝占魁簡州人茨溝營守備帶兵隨剿川陝教匪身先士卒不避艱險在陝西西鄉縣擊賊死（四川通志）

鳳翔字煇廷滿洲鑲白旗人正白旗滿洲防禦咸豐三年廣西賊犯滄州鳳翔派守東城賊至徒步大呼手刃乘白騾賊渠躍登其騾而戰兵敗入城促家人速死脫冠服登城至汎

地以守賊入復歸家冠服而出巷戰死之子樂善妻傅氏抗節被害女三人孫女二人亦同時死正白旗蒙古防禦興成字子集滿洲鑲白旗人率長矛隊擊賊礮石如雨或勸稍退成厲聲叱之中噴筒死子中慶亦陣亡鑲白旗滿洲防禦廣昇蒙古正白旗人巷戰死賊以黃綾裹其傷處鑲白旗蒙古防禦德音滿洲鑲白旗人守南城城破北面再拜亦與四子俱死（滄州府采錄）

多瑞姓索佳字星符滿洲正白旗人正白旗滿洲驍騎校粵匪竄滄州之捷地多瑞挺槍出入賊隊所殺甚多賊分兵潛行陴下突攻西城急歸守城時已被重創家人往視厲聲叱之以刀砍城磚曰爾等速尋死所再來視我者與此同城破力殺數賊而死手握刀不解面如生子德欣德俊孫志明並陣亡孫志文殺一賊獲其元後令妻子投水自火其屋賊入格鬭死（滄州駐防桂林驍騎校詩城門乍開礮聲止萬衆駭曰賊入矣一夫挾矛髮上指大呼誰與敢越此賊騎驟來逢尺咫霹靂一聲發一矢人倒馬奔血噴紫又一騎來矛突起擲空飛去一疾水賊顱正中玉龍尾銜路漸狹賊漸多霍霍左右揮摩戈赤幘投地日如電長槍大斧聲戛磨壓昏日黯風轉急賊騎憑陵四面逼血滿戰袍誰力爭手持斷矛猶屹立嗚呼丈夫生世誰能無死死非其所死亦可鄙高牙大纛紛於雲如君膽識當多聞　同上）

慶瑞滿洲鑲白旗人鑲白旗蒙古驍騎校粵匪陷滄州城率子桂齡與賊鬭死正白旗蒙古驍騎校雙和盛服自縊子嵩配嵩林被殺鑲白旗滿洲驍騎校慶恩亦陣亡原任正白旗滿洲驍騎校卓啓斯泰字大林年八十一歲賊入出立門外長子婦曹氏隨侍同聲罵賊賊並殺之孫和春孫女大姐皆遇害次子多順陣亡原任鑲白旗蒙古副驍騎校添祥年七十一被殺妻女皆從死（同上）

奇魁滿洲人正白旗滿洲副驍騎校性忠直嘗學精騎射文通滿漢教家以孝弟爲本咸豐三年粵匪至滄州總督辦火藥及賊至神色泰然莅事弗懈城破或告曰東門可走曰吾世受

國恩誓以死報去此非吾死所矣事急飭人燒火藥庫賊入巷戰矢盡短兵接賊圍數重招使降憤罵不絕口傷重猶力殺數賊而死妻趙氏與兩女縫戰衣從容若平日或勸之逃曰丈夫誓死報

國婦女雖爲弱肯棄義偷活耶率兩女赴水死（獻縣牛元愷輓滄州驍騎校奇魁詩奇公奇公一門忠烈足千古我作此歌淚如雨有文葳蕤鳳凰雛有妻靜好鴛鴦偕室家無恙和且平仗節滄州守茲土跳梁小醜起粵西軍書百道如星馳妖氛塞地驚犯境轟轟巨礮雜鼓鼙圍中昨夜疑戰袍我公月下自磨刀壘養擬借背城一單騎定使捲甲逃誰知天欲全公節我城空設堅如鐵轉瞬撤燬公入門氣衝髮指賊都裂大呼殺賊吼如雷丈夫當化萇宏血忽傳一箭焚武庫毋留齎寇翻相助深謀突發倉卒同公之韜鈐一何裕時公且戰且指揮殺人如草已橫路僕報東門尚可走公怒填膺唾以口太平世受聖朝恩城沒余存顏胡厚風悲日暗將星沈街號巷哭使人心東鄰老翁悲不見西家嬌兒痛莫尋斯時夫人女公子從容就義全周裹巾幗意氣凌鬚眉娥眉甘爲將軍死女死父妻死夫英媛挺挺古所無淋漓大筆書青史一字著兼月死一珠上天不絕藎臣後爲留弱息綿俎豆賞延於世嘉乃勛乃勛允董河山壽懷昔公列木立堂弓裘箭室紛書香玉今廊應已瓦礫兩地黃花自傲霜　滄州于光褒奇魁詩墁雲壓陣城門開砲頭星墜聲如雷萬騎暴山捲地至乾坤一霎成塵埃奇公矯矯剛且毅精忠自有凌雲氣平時掃地賞名花今日持矛隨都尉都尉相從衛水頭殺人如草陰風愁已周兀朮金山敗俄見蕭王探岸投臣力已盡鉛丸乾房馬奔膺飛電掣誓埋碧血三尺士臌有丹心一寸鐵日昏霧慘畫冥冥耀喑兒號不可聽嘶劍折弓爭撼棄虜軍驅焉奔競星俾箭急呼焚武庫白虹一道走天青擘龍捽折天王旗霹靂下擊陰兵驍忠魂裕直天如墨空表仙籙聯袂附一家忠孝[illegible]千古留得孤兒墦墓土連天風雨獨歸來夜冷更採夢全鼓　滄州王國均挽奇魁詩猶聞奇公性剛毅讀書擊劍文武備生逢　盛世樂無垠堂同不立裕後昆有妻有女賢且慧布衣蔬食全天真風雲變鞞鼓起號賊北來勁猶殺妻女製衣兒斧鉞上報　國恩心比鐵紛紛驕馬捲地來煙塵滿目聲望歷將軍陣沒我兵寡誓心一炬嚴城開誰公奮函

（力圖戰恐使萬室成灰埃公入城疑上指防利冠武庫機變文集累按碧水兒能繫數家無累家無累城已亡矢發既盡心傷徑短兵巷戰名益彰擊兒起敎齊招降罵口念厲聲堂堂身無完膚體欲僵魂兮冉冉歸帝鄉事聞於　朝陛頁臣楚鄭異典哀忠魂世褒同替俎豆新吁嗟乎奇公奪公竄亦好義身成仁惜太早天上讚揄何日埽）正白旗蒙古副驍騎校武成守西門戰死子嵩凱嵩年孫恆利恆來俱死正白旗滿洲副驍騎校滄泰守東城率子那慶戰死鑲白旗滿洲副驍騎校鳳鳴陣亡子那善亦被殺鑲白旗滿洲副驍騎校索興阿坤祥守北門同罵賊死正白旗滿洲副驍騎校貴明守小南門用礮擊傷二百餘賊城破自縊死鑲白旗蒙古副驍騎校桂連兵敗有勸之走圖後效者不肯去大呼曰此我輩報

國時也遂歿於陣（同上）

畿輔通志卷一百九十三

列傳一　三代

商

永平府

伯夷叔齊

周

順天府

田光　高漸離　左伯桃

蔡澤

河間府

顏芝　子貞

正定府

樂毅（先祖樂羊 宗人樂乘）　子樂閒

廣平府

牛贊　肥義　藺相如

虞卿　公孫龍　李同

茅焦　毛公薛公　愼到

荀況　龐煖　劇辛

大名府

端木賜　端木叔　卜商

原柴　公孫龍（奚容蒧 句井疆 琴牢 鄡單 狄黑 廉潔）

石乞　吳起　公叔痤

荊軻

冀州

朱英

商

永平府

伯夷叔齊（謹案呂氏春秋姓墨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其謚也風俗通姓墨胎氏）孤竹君之二子（謹案呂氏春秋孤竹君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謹案列士傳謂與異母弟伯僚）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首陽山（史記）

周

順天府

田光燕之處士也初燕太子丹質秦亡歸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伐山東且至燕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之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亡之燕丹受而舍之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願太傅更慮之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厚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武曰敬諾出見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荊卿可乎光曰敬諾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願先生勿泄也光俛而笑曰諾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莫不知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軻曰謹奉教光曰吾聞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遂自殺以激荊卿軻見太子言光已死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戒田先生勿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史記）

高漸離燕人荊軻既至燕愛漸離日與飲於燕市酒酣漸離擊筑軻和歌燕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後軻爲太

子入秦報仇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送至易水之上漸離擊筑軻和而歌變徵之聲士皆泣涕復爲羽聲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及軻事不就被殺漸離變名姓爲人傭保於宋子久之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徬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傭乃知音竊言是非乃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始皇聞之召見惜其善擊筑赦之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撲始皇不中遂被誅（史記）

左伯桃燕人同楚王善待士乃與羊角哀同入楚值雨雪糧少乃併糧與哀使入事楚自餓死於空樹中哀至楚爲上大夫乃言於王備禮以葬伯桃（國策）

蔡澤燕人遊學於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慚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宏辨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王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强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非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因己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避難然爲霸主强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富貴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惟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

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煇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避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邱之會有驕矜之志叛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罰令禁奸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畜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於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幷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阬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遊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攻楊越北幷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

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能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則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熟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霸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悅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睢免相昭王新悅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史記）

河間府

顏芝之河間人始皇焚書芝藏孝經十八章漢初子貞出之是爲今孝經（經典釋文）

正定府

樂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爲魏文侯將伐中山（史記）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之肉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文侯於是賞其功而疑其心（國策）樂羊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貴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進令樂羊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樂羊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呂氏春秋）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子孫因家焉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禮郭隗以招賢者毅於是爲魏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昭王以爲亞卿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於臨淄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昭王大悅親

王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爲昌國君於是昭王收齊鹵獲以歸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獨莒即墨未服會昭王卒子立爲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閒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惟恐他將之來於是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閒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於臨淄惠王復悔又恐樂毅降趙乘燕之敝以伐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仇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休且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意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甯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邱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强國收入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愼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以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

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於趙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爲君取也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爲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爲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號曰華城君華城君樂毅之孫也（史記）

廣平府

牛贊（史記作剸）趙人（國策鮑彪注）事武靈王王破原陽以爲騎邑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易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者昔先君襄王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榆中辟地千里（國策）二十一年攻中山贊將車騎合軍曲陽攻取丹邱華陽鴟之塞（史記世家）

肥義趙人（元和姓纂引國策）趙肅侯薨武靈王少及聽政先問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武靈王十九年（史記世家）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啟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國策）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

雲中九原二十七年立子何爲王是爲惠文王肥義爲相國傳王武靈王自號爲主父惠文王三年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使田不禮相章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强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賊計希一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諾在前終不敢失兌曰諾子勉之吾見子已今年耳泣涕而出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謹案即高信）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吾憂之夜而忘寐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以身當之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主父及王遊沙邱異宮章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肥義先入殺之信期即與章戰（謹案李鍇尚史云史記世家作與王戰誤當是與公子章戰也今改正）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起四邑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三月餘主父死（史記世家）

藺相如趙人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王與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

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與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其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餘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軍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史記）

虞卿趙人（經典釋文敘錄）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

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弊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尙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强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又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强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强秦而弱趙也以益强之秦而割欲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與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眘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强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

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敝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閒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采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史記）

公孫龍趙人（列子）爲平原君客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曰自今以來秦所欲爲趙助之趙所欲爲秦助之亡何秦攻魏趙欲救之秦使讓趙曰秦欲攻魏而趙助之非約平原君以告龍龍曰亦可發使讓秦曰趙欲救之秦獨不助趙非約趙惠王謂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不可以虛名必有其實今藺離石入秦而王縞素出總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出總齊亡地而王加膳本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謹又說燕昭王以偃兵昭王曰甚善願客計之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爲也王曰何故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欲破齊者大王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害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知而弗欲破齊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爲功今大王曰我其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朝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爲也（呂氏春秋）龍疾名實之散亂爲守白之論謂白馬非馬（公孫龍子）與孔穿辨藏三耳詞勝於理（孔叢子）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龍（史記）後乘白馬無符傳欲出關關吏不聽（新論）

李同（謹案正義名談避諱改）邯鄲傳舍吏子秦圍邯鄲邯鄲急且降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也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

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邯鄲乃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史記）

茅焦趙人（國策鮑彪注）　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友之茅焦爲姚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之將使王逐之而己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無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之招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者何也以從爲有功也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無功建信君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則是強畢矣建信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分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兩君者奚擇有功與無功之爲知哉（國策）

毛公薛公皆趙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無忌既竊兵符矯殺晉鄙以存趙遂留趙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平原君恥之公子曰無忌自在大梁時嘗聞此兩人賢至趙惟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遊尙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是不足從遊乃裝爲去平原君免冠謝固留公子及秦伐魏魏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毛公薛公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王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說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遂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追至函谷而還（國策）

愼到（荀子修身篇作順）　趙人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著十二論又有愼子四十二篇（漢書）葬曹州濟陰縣西南四里（太平寰宇記）

荀況趙人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爲卿也（史記索隱）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辨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史記）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荀子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荀子荀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荀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荀子荀子爲書謝曰厲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才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圖私以禁誅於己也故殺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邱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昔而死夫厲雖癕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

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厲矣由此觀之厲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褘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聽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爲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國策）荀卿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葬蘭陵（史記）（謹案史記以春申君死荀卿廢因家蘭陵卒亦葬焉考國策荀卿去楚之趙豈後復歸於蘭陵耶）著有賦十篇傳家孫卿子三十三篇（漢書）

龐煖趙人鶡冠弟子（鶡冠子）爲燕將（漢書）有龐子二篇（鶡冠子）

劇辛趙人（謹案史記燕世家云劇辛故居趙孟荀列傳索隱云趙有劇孟劇辛則劇辛爲趙人無疑）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於秦廉頗去令龐煖將欲因趙敝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史記）

大名府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史記）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論衡）嘗對齊景公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韓詩外傳）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嘗相魯衛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揚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史記）季孫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貢曰子產治鄭一年而賈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於是季孫謝曰謹聞命矣（韓詩外傳）（新序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罰得則姦止賞得則下說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尚書大傳子貢曰傳云堯舜之王一人不刑而天下治教誠而愛深也韓非子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仲尼曰知治之道也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其所易而無離其所惡此治之道說苑魯國之法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稱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贖而受金爲不廉則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矣）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將死亡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是歲定公卒七年邾子失國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焉嚭曰國君道長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寡君旣失命矣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鄖之會吳以衛人殺其行人且姚故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旣畢矣侯伯致禮地主致餼以相辭豈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也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不欲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且合諸侯而執衛君

離散不懼大宰嚭說乃舍衞侯子服景伯入齊子貢爲介見成宰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孔子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惸惸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君再失之哀公卒死於越衞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寗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出公亦終死於越越子使后庸聘於魯且言邾田封於駘上將盟於平陽季康子病之曰子貢在此吾不及此夫孟武伯曰然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叔孫文子曰它日請念然亦不能用（古史）卒終於齊（史記）

端木叔子貢之後也藉其先貲放意所好行年六十家事都散病無藥石之儲死無瘞埋之貲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衞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列子）

卜商字子夏衞人（家語）少孔子四十四歲（史記）習於詩能誦其義（家語）受易春秋於孔子（古史）以文學著名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尙之（家語）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焉（孔叢子）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辰星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無人亦樂亦可以發憤忘食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窺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大哉關雎之道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韓詩外傳）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矣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說苑）子夏見曾子曾

子曰何肥也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韓非子）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荀子）嘗曰君子漸於飢寒而志不僻銙於五兵而詞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尸子）又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中論外傳）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說不若己者處（家語）孔子既沒子夏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史記）

原柴字子皐（又作羔）衛人（鄭康成注　家語作齊人高氏之族）少孔子三十一歲（史記　家語作四十歲）長不過六尺（史記作五尺）為人篤孝而有法正（家語）執親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仕魯為成宰（家語作武成宰誤）成人有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皐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為之衰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為吾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檀弓）後與子路俱仕衛衛蒯聵與孔悝作亂子路聞之馳往遇子皐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皐卒去子路死之（史記　說苑子羔為衛政刖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于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于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曰于彼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走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人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韓非子同而以孔子為衛相人惡孔子於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羔從出門文逐注衛蒯聵亂子羔滅髮衣婦人衣逃出二說傳聞誤記）

公孫龍（家語作公孫寵）字子石（史記）衛人（家語　謹案康成注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史記）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石登吳山四望而歎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志而沈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欲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道狹之中又將陰危閉塞無可從出者（說苑）孔子弟子又有奚容蒧字子晳（家語奚蒧字子偕）句井疆（史記　家語字子疆）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家語　莊子子桑戶死孟子反子琴張編曲鼓琴而歌孔子使子貢往待事焉反以告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鄭單字子家（家語作縣亶字子象事錯俱史曰鄭古作鄭鄭單亶家象蓋以音形之近而訛）狄黑字子晳（家語作晳之）廉潔字庸皆（史記　家語廉潔字子曹）皆衛人（見史記注正義蓋家語）

石乞（漢書人物表作乞　謹案乞乞古今字）衛人蒯聵黨（左傳杜注）

謹案梁玉繩人表考云時楚亦有石乞而人物表與孔悝狐黶並知是衛人也

吳起衛人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而攻齊大破之（韓非子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

（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起使更之及成復度之不中度吳起怒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且欲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子毋幾入矣其妻之弟重於衛君因衛君之重請於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荊一曰吳子示其妻以組曰爲我織組令之如是已就而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異善何也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起曰起家無虛言又曰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今反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明日令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魯或惡吳起曰起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遊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韓非子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衄已衄而灰已灰而土反其土矣無可爲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尉繚子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三軍成行一舍而後成三舍三舍之餘如決川原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堊之赤者赭之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起曰非吾令也斬之）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韓非子吳起爲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賜之如令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呂氏春秋略同）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子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謹案呂氏春秋作商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尙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卽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卽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呂氏春秋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

武侯（武侯召之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起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西河之爲秦也不久矣魏從此削矣起果去魏入荊而西河畢入秦）自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王尸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史記）

公叔痤衛人爲魏將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謹案祚趙將）惠王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橈揀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前脈形地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甯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甯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揜能士之迹公叔何無可益乎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痤病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弗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痤死已葬鞅西之秦孝公用之秦日以強魏日以削（國策）

荊軻衛人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之燕（謹案大與縣志軻里在縣之東曾里）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嘗遊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荊卿遊於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默而逃去遂不復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燕之處士田光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欲募人報仇於秦田光以荊軻薦荊軻乃見太子太子再拜膝行以迎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燕丹子太子丹與荊軻之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鼃太子令人奉盤金

（軻用抵盡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至燕南界太子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其可得乎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胷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其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荊軻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又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

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卿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以見秦王秦王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首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階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震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詔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右股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召王翦軍以伐燕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

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史記）

冀州

朱英觀津人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爲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鬭也楚王病英復謂春申君曰世有無望之福亦有無望之禍君處無望之世事無望之主安可以無無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王病旦暮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無望之福也何謂無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王薨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望之禍也何謂無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之此所謂無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懼而亡去後十七日王卒園果先入伏死士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史記）

畿輔通志卷一百九十四

列傳二　漢一

漢

順天府

韓嬰（孫商）　徐樂　韓福

韓延壽（父義 孫威）　寇恂（曾孫榮）

嚴授　陽球　盧植

田疇（從孫續）

保定府

田叔（子仁）　趙廣漢（兄子貢）　王商

王尊　劉祐　酈炎

承德府

蓋延　王梁

永平府

劉植（弟喜 從兄歆）　公孫瓚（從弟越 子續）

河間府

劉輔　張敏　尹初

趙騰　劉淑　劉儵（弟郃）

董寵（姪重）　張超

天津府

雋不疑　鮑宣　任峻

王調　巴肅　公族進階

張納

漢

順天府

韓嬰燕人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義而爲之傳燕趙閒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從受易焉（漢書）

徐樂燕人元光元年與主父偃嚴安同日上書（荀悅漢紀）曰臣聞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曾顏墨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强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修之廟堂之上要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以陛下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何征而不服哉（漢書）書奏與主父偃嚴安俱召見且謂曰公等俱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爲郎中樂後遷爲中大夫（史記）

韓福涿郡人元鳳元年以德行徵至京師賜帛五十疋遣歸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死則賜衣衾一襲以中牢祠之（漢書）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徙杜陵少爲郡文學父義爲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魏相以文學對策言曰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强諫爲王所殺是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議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

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之買偶車馬及下里僞物者弃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聘賢士表孝弟修治學官春秋鄉社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讓講武事習射御其治城郭收賦稅皆先布告日期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奸人奸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輒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其門下掾亦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吏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飭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欲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拔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兄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告鄉部表其事以勸悔過從善之民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歙然莫不傳相飭厲不敢犯延壽之爲左馮翊也代蕭望之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今并問之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爲奸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領駕四馬傳總建幢棨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五旗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噭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陣被甲鞮鞪居馬上抱弩負籣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以劾延壽又自陳前爲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弃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拒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吏分謝送者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爲郎吏且死屬其子毋爲吏以己爲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乃復爲吏至將軍亦多恩

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坐者皆詠盍延壽之風也（漢書）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世爲著姓恂初爲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況迎使者於界上況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隙將復何以號令它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祇更生亂爲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況發兵恂與門下掾閔業共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聞大司馬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攀附也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況然之乃遣恂至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殺邯鄲使者奪其軍遂與況子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爲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羣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歡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禹言恂文武備足可使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渡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行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三萬餘人渡鞏河攻溫檄書至恂卽勒兵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於是卽位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侯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以前人爲鏡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爲軍鋒帝善之皆以爲偏將軍建武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免是時潁川人嚴忠趙敦聚衆萬餘與密人賈期連兵爲寇時恂免數月復拜潁川太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擊之數月斬期首郡中悉平定封恂雍奴侯邑萬戶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戮之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爲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

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飭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恂歸潁川三年遣使者即拜爲汝南太守又使驃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盜賊盜賊清淨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閒相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帝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開中郎將來歙承制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內侯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囂於冀及漢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囂拒隴坻囂死峻據高平畏誅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駕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從容一處可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潁川可爲至戒帝不從進軍至汧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爲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

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詞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詞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俸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十二年卒諡曰威侯子損（水經注作損）嗣恂同產弟及兄子姊子以軍功封列侯者凡八人終其身不傳於後初所與謀閔業者恂數爲帝言其忠賜爵關內侯官至遼西太守十三年復封損庶兄壽爲洨侯後徙封損扶柳侯損卒子釐嗣徙封商鄉侯釐卒子襲嗣恂女孫爲大將軍鄧騭夫人由是寇氏得志於永初閒恂曾孫榮少知名桓帝時爲侍中性矜潔自貴於人少所與以此見害於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妹益陽長公主帝又聘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以罪與宗族免歸故郡吏承望風旨持之浸急榮恐不免奔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令不得除乃自亡命中上書曰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爲萬國覆作人父母自生齒以上咸蒙德澤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爲專權之臣所見批抵青蠅之人所共構會以臣婚姻王室謂將奪其位退其身遂作飛章以被於臣欲使墜萬仞之

阬蹊必死之地令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尚書案劾不復質確其過置於嚴棘之下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羨佞邪承旨廢於王命驅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退郡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爲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欲詣闕披肝膽布腹心刺史張敬好爲諂諛張設機網復令陛下興雷電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袁騰並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但未掘壙出屍剖棺露骨耳昔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今殘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興虛誣之誹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啟獨覩之明拒讒慝之謗援沒溺之命不意滯怒不息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尅剝痛於霜雪逐臣者窮人迹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漢求季布無以過也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罪足以蠲除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啓臣甫力止則見埽滅行則爲亡虜苟生則爲窮人極死則爲冤鬼天廣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土而有沈淪之憂遠嚴牆而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於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臣犯元惡大憝足以陳於原野備刀鋸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解眾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而閶闔九重陷穽步設舉趾觸罘罝動行絓羅網無緣至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國君不可讎匹夫讎之則一國盡懼臣奔走以來三離寒暑陰陽易位當暖反寒春常凄風夏降霜雹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爲號令春夏則議獄赦死之時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念成湯避遠讒夫之誡以省風旱以弭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固不爲明朝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沈江湖之流弔子胥之哀臣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以葬江魚之腹無以自別於世不勝狐死首丘之情營魂識路之懷犯冒王怒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訴毒痛然後登金鑊入沸湯糜爛于熾爨之下九死而未悔悲夫久生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殞命以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臣敢忘斯義不自斃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重責願陛下匄兄弟死命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惠先死陳情臨章涕泣泣血漣如帝省章愈怒遂誅榮寇氏由是衰廢（後漢書）

啟授漁陽人爲郡兵馬掾（大清一統志）元初中鮮卑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授慮有伏兵苦諫止不聽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沒于陣詔書褒歎厚加賞賜除子一人爲郎中（後漢書）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能擊劍習弓馬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初舉孝廉補尚書侍郎諳故事其章奏處議常爲臺閣所崇信出爲高唐令以嚴苛爲郡守收舉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以三府薦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破羣賊幷收郡中奸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蒞高唐志埽奸鄙遂爲貴郡枉舉昔齊桓釋管仲射鉤之讐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今一蠲往愆期諸來效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奸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

咸畏服焉時天下大旱司空張顥請罷長吏之苛酷貪汚者球坐嚴苛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以球九江時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坐事論頃之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敕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詞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奸虐弄權扇動外內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遷爲司隸校尉（後漢書）既拜之明日詣闕謝恩會甫休沐球因奏曰中常侍冠軍將軍王甫奉職多邪奸以事上其所彈糾皆由睚眦勃海之誅宋后之廢甫之罪也太尉段熲以征伐微功位極人臣不能竭忠報國而諂附佞幸宜並誅戮以示海內於是收熲甫下獄（袁宏後漢紀）並及中常侍淯于登袁赦封昱中黄門劉毅小黄門龐訓朱禹齊盛等及子弟爲守令者罪皆合滅族（後漢書）甫子萌先爲司隸遷永樂少府亦並見收謂球曰父子今當伏誅願以先後之義少假借老父球罵曰若以權勢爲官何義之有萌乃亦駡曰若臨坑相擠猶不受隨吾後死耶（袁宏後漢紀）於是甫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乃磔甫屍于夏城門大署牓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妻子皆徙比景（後漢書）球既誅甫復欲收節節等不敢出沐會葬順帝虞貴人百僚皆送葬還入夏城門節謁球道旁球大罵節乃曰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遂入言球酷暴益甚百姓不安上乃徙球爲衛尉球叩頭自陳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糾誅王甫段熲蓋狐狸小醜未足宣示天下（袁宏後漢記）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于再三乃受拜其冬司徒劉郃與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遂并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後漢書）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少與鄭元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詞賦能飲酒一石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曰公之于漢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于斯爲重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夫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今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爲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恆岳勃碣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強幹弱枝之道也武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皆不就建寧中徵爲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蠻

反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以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爲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日食植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謂之朓王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已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晻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以火德化當寬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禦癘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禦癘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敕收拾以安遊魂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元之徒陳明洪範攘服災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烏桓中郎將宗員副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賊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賂豐植不肯豐還言于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乃復爲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後漢書）未至而中常侍張讓段珪等知之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省閤斬于嘉德殿前進部將吳匡張璋聞進被害因與袁術將兵攻宮門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讓等遂劫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從複道走北宮植執戈于閣道窗下仰數珪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珪等遂將帝與陳留王等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公卿並出平樂觀無從行者植夜馳河上（後漢書何進傳）拔劍責珪珪涕泣謝罪而追兵亦且至珪等乃自投河死帝遂還宮卓至會羣臣于崇德殿議廢立衆皆惶恐莫敢對植獨言太甲不明故伊尹放之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盈千故霍光廢之今上行未有失非前事比（袁宏後漢紀）卓怒罷會將誅植植素善蔡邕邕前從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于卓故往請植事議郎彭伯亦曰盧尚書海內人望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轘轅出卓果使人追之不及遂隱于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爲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敕其子儉葬于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海內儒宗國之楨幹亟遣丞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并致薄醊以彰厥德（後漢書）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劍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于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咸曰田疇雖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絶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于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子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于我也疇答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于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今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拘之軍中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宗族及他附從數百人埽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定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袁紹數遣使招命又授將軍印疇皆拒不當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賊殺其郡冠蓋欲討之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諭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才拜爲蓨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久雨而濱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絶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于水側路旁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操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始因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

爲利非本意也固讓操知其至心許之遼東斬送袁尙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爲尙所辟乃往弔祭操亦不問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操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荆州還操追念疇功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操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其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于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毋奪以優其節尙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爲可聽操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操令惇往以情喻之惇乃就疇宿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慇懃曾不能相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于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效死刎首于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以聞操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魏文帝踐阼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魏志田疇傳）（謹案列魏志實心存漢室且卒于漢魏易代之前固漢之純臣也今特列之于漢以表其微其他易代之際凡若此類者皆倣此）

保定府

田叔者趙陘城人（謹案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有陘城侯索隱曰志屬中山今檢漢志無陘城有陸成蓋陘城之訛唐時本尙不誤故司馬貞據以釋之即今蠡縣也田叔時陘城蓋本趙邑故曰趙陘城人云）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鉅公所爲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以爲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七年高祖往誅過趙故自

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爲亂趙王嚙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弑上會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張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敖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有之上曰其事安在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

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長帝大賢之以爲魯相初到民訟王取其錢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遊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爲衛將軍舍人（史記）與任安俱居門下二人家貧無錢事將軍家監乃使養惡齧馬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兩人拔刀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欲入奏之以示趙禹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習事有智略者於是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仁安曰獨此兩人可耳將軍上籍有詔召見問能略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鬭仁不及任安安對曰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安護北門使仁護邊田穀于河上（褚先生補記）爲郎中數歲爲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上東巡仁奏事有詞上悅拜爲京輔都尉月餘上遷拜爲司直數歲坐縱太子下吏誅死（史記）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絜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材爲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奸吏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宣帝既立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或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爲婚姻以爲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而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缿筩受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奸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真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爲吏殷勤甚備事有功歸之于下曰某掾卿所爲也非二千石所及吏皆輸心腹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之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立具卽時伏辜廣漢爲人彊力天性精于吏職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奸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

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我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奸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椎破盧罌斧斬其門關而去時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少年者專厲強壯蠭氣見事風生無所迴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按賢尉史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後以他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微伺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妒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酎入廟祠廣漢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之毋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按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詞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鞫獄故不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思之（漢書）兄子貢官瑯邪太守亦有能名行縣至不其悅不其丞薛宣令從行還至府出妻子與相見謂之曰爾當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遂遷宣樂浪都尉丞宣後果爲丞相除其兩子爲史（漢書薛宣傳）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徙杜陵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無故爲平昌侯武爲樂昌侯商少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戚於是大臣薦商行義宜備近臣由是擢爲諸曹侍

中中郎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商爲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爲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顓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爲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爲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卻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初鳳連昏楊彤爲琅邪太守其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問鳳以曉商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爲彤素善吏宜以爲後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重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爲鳳所中惶怖更欲納女爲援乃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太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對曰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于上性殘賊不仁遣票輕吏微求人罪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傅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章下有司商私怨懟商子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以示丹丹惡其父子乖迕爲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以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執左道以亂政誣罔誖大臣節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纖介怨恨而日爲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惕憂今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身位三公宗族爲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亂殺人怨懟之端宜窮竟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國即求好女以爲妻陰知有娠而獻之王產始皇帝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有娠妻而產懷王漢興幾遭呂霍之患今商有不仁之性乃因怨內女其奸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爲即得雒陽劇孟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勢合貲鉅萬計私奴以千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訐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謬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于百姓虧損聖德有鼎折足之凶臣愚以爲聖主富于春秋即位以來未有懲奸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奸之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爲臣

不忠罔上不道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弗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嘔血薨諡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爲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爲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顓權蔽主鳳竟以法誅章至元始中王莽爲安漢公誅不附己者樂昌侯安見被以罪自殺國除（漢書）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爲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于是出坐庭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以高第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劳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飭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閫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贓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旁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爲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爲郿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阪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廄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旁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

聞尊高名大爲尊居酌酒具食相對極歡太后徵史奏尊爲相倨傲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爲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爲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于是劾奏衡譚知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自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及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于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饗賞等西饗衡更爲賞布東饗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于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問狀乃劾奏尊妄詆欺誹謗赦前事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摧辱公卿罪當奉使不敬左遷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傰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宏農太守傅剛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奏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後爲眞凡三歲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

人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放曰所捕宜令發吏尊又曰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事安聚者三月間千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言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強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奏尊暴虐不改外爲大言倨嫚姍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寖強吏氣傷沮爲國家憂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盜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屬奔北之吏起阻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附循貧弱鉏耘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眞未有殊絕褒賞加于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好以刀筆陷人輔嘗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兒子閎拔刀欲到之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此議傳致奏文以復私怨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己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

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于仇人之手傷于詆欺之文不得以功除罪猥被大惡無所陳恕尊以京師廢亂羣盜并興選賢徵用貶亂既除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塡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御迴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祀之尊子伯亦爲京兆尹坐軟弱不勝任免（漢書）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初察孝廉補尚書侍郎諳故事工文札强辨每有奏議應對無滯爲僚類所歸除任城令遷揚州刺史是時會稽太守梁旻大將軍冀之從弟也祐舉奏其罪旻坐徵祐遷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權强平理冤結政爲三河表再遷延熹四年拜尚書令又出爲河南尹轉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拜宗正三轉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侵山林湖澤之利多良田美業民庶窮困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輒以疾辭乞骸骨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絶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于祐以諸毀不用靈帝初陳蕃輔政以祐爲河南尹及蕃敗祐黜歸卒于家明年大誅黨人幸不及禍（後漢書）

鄧炎字文勝范陽人鄧食其之後也有文才解音律言論給捷人多服之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炎素有風病而性至孝遭母憂病復發其妻甫産以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熹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盧植爲之誄讚（後漢書）

承德府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以氣聞歷郡列掾州從事所在職辦彭寵爲太守召延署營尉行護軍及王郎起延與吳漢同謀歸光武延至廣阿拜偏將軍號建功侯從平河北光武即位以延爲虎牙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遣南擊敖倉轉攻酸棗封邱皆拔之其夏督駙馬都尉馬武騎都尉劉隆護軍都尉馬成偏將軍王霸等南伐劉永先攻拔襄邑進取麻鄉遂圍永於睢陽數月盡收野麥夜梯其城入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延追擊大破之永棄軍走譙延進攻拔薛斬其魯郡太守而彭城扶陽杼秋蕭皆降又破永沛郡太守斬之永將蘇茂佼彊周建等三萬餘人救永共攻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軍亂遁沒溺死者大半永棄城走湖陵蘇茂奔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修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三年睢陽復叛附劉永延復率諸將圍之百日永

乏食突走延追擊盡得輜重永爲其將所殺永弟防舉城降四年春延又擊蘇茂周建於蘄進與董憲戰留下皆破之因率平敵將軍龐萌攻西防拔之復追敗周建蘇茂於彭城茂建亡奔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憲自郯圍休時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勑直往擣郯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逐退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遂出突走因往攻郯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郯者以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郯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延等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郯邳之間戰或日數合頗有剋獲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及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延延北走渡泗水破舟楫壞津梁僅而得免帝自將而東征延與大司馬吳漢漢忠將軍王常前將軍王梁捕虜將軍馬武討虜將軍王霸等會任城討龐萌於桃鄉又並從征董憲於昌慮皆破平之六年春遣屯長安九年隗囂死延西擊街泉略陽清水諸屯聚皆定十一年與中郎將來歙攻河池未克以病引還拜爲左馮翊將軍如故十三年增封定食萬戶十五年薨子扶嗣扶卒子側嗣永平十三年坐與舅王平謀反伏誅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延曾孫恢爲盧亭侯恢卒子遂嗣（後漢書）

王梁字君嚴漁陽要陽人爲郡吏太守彭寵以梁守狐奴令與蓋延吳漢俱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偏將軍既拔邯鄲賜爵關內侯從平河北拜野王令與河內太守寇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關朱鮪等不敢出兵世祖卽位擢拜梁爲大司空封武強侯建武二年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詔勑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斬梁廣不忍乃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餘以爲中郎將行執金吾事北守箕關擊赤眉別校降之三年春轉擊五校追至信都趙國破之悉平諸屯聚其冬拜梁前將軍四年春擊肥城文陽拔之進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擊佼彊蘇茂於楚沛間拔大梁齧桑而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亦分道並進歲餘悉平之五年從救桃城破龐萌等梁戰尤力拜山陽太守數月徵入代歐陽歙爲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慙懼上書乞骸骨乃下詔以梁爲濟南太守十三年增邑定封阜城侯十四年卒官子禹嗣禹卒子堅石嗣堅石追坐父禹及弟平與楚王英謀反棄市國除（後漢書）

永平府

劉植字伯先昌城人王郎起植與弟喜從兄歆（謹案東觀記喜作嘉字其仲歆字細君）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聞世祖從薊還乃開門迎世祖以植爲驍騎將軍喜歆偏將軍皆爲列侯時正定王劉揚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世祖遣植說揚揚乃降世祖因留正定納郭后后卽揚之甥也故以此結之因得進兵拔邯鄲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植爲昌城侯討密縣賊戰沒子向嗣帝使喜代將植營復爲驍騎將軍封觀津侯喜卒復以歆爲驍騎將軍封浮陽侯喜歆從征伐皆傳國於後向徙封東武陽侯卒子述嗣永平十五年坐與楚王英謀反國除（後漢書）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家世二千石瓚以母賤爲郡小

吏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後從涿郡盧植學略見書傳舉上計吏太守坐事檻車徵瓚詐稱侍卒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酹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道得赦瓚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退入空亭約從者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殺傷數十人遂得免中平中以瓚督烏桓突騎車騎將軍張溫討涼州賊邊章等會烏桓反叛與賊張純等攻薊中瓚追討有功遷騎都尉純復與叛胡邱力居等寇漁陽河間勃海入平原多所殺略瓚追擊於屬國石門虜遂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其所掠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爲邱力居等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煮弓楯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雪虜亦飢困遠走柳城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職統戎馬每聞有警瓚輒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憚其勇莫敢犯瓚有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畫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呼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後漢書）而朝議以前幽州刺史劉虞恩信素著戎狄附之乃以虞爲幽州牧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首邱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虞上罷諸屯兵但留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純棄妻子走鮮卑爲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虞以功拜太尉封襄賁侯（魏志）瓚由是與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黃巾三十萬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步騎二萬大破之於東光南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車重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拜奮威將軍封薊侯（後漢書）虞子和爲侍中在長安天子思東歸使和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道經袁術告以故術留和不遣令爲書與虞使兵俱西虞遣數千騎詣和瓚知術有異志止虞虞不可瓚乃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餘騎詣術以自結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益與虞有隙（魏志）越從術將孫堅擊袁紹將周昕中流矢死瓚遂出軍屯槃河上疏數紹十罪舉兵攻之冀州諸城悉叛紹從瓚紹乃以勃海太守印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相結範遂以勃海兵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爲青幷兖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令與紹大戰於界橋瓚軍敗還薊（後漢書）於大城東南築小城逼虞虞懼瓚爲變遂舉兵襲瓚爲瓚所敗走居庸瓚攻拔居庸獲虞誣以欲稱尊號斬之瓚由是遂驕矜（魏志）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後漢書）虞從事漁陽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等欲報瓚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推爲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於潞北大破之斬丹袁紹又遣麴義及虞子和與輔合擊瓚瓚軍數敗乃還走保易京固守爲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爲樓其上中塹爲京特高十丈自居焉（魏志）以鐵爲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爲大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疎遠賓客（後漢書）積穀三百萬斛日

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矣紹遣將攻之連年不能拔（魏志）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爲主耳堅守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乃卻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未及至瓚使行人齎書告續曰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啟處汝當碎首以告急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起火爲應吾當自內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至遂便出戰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知必不免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爲屠各所殺（後漢書）

河間府

劉輔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爲襄賁令上書言得失召見擢爲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倢伃爲后先下詔封倢伃父臨爲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今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子孫之祥猶恐遲暮今乃觸情縱欲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亦惑乎諺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下之所不平必有禍而無福道路皆共知而朝臣莫敢壹言臣竊傷之自念得以同姓拔擢不敢不盡死惟陛下察之書奏上使侍御史收輔繫掖庭祕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故百僚竭忠盡謀不及後患今諫大夫劉輔以縣令求見拔擢此其言必有當聖心者乃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列諫臣且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如有大惡宜暴治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輔同姓近臣以言拔擢卽誠有罪不宜幽掖廷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衆人有懼心精銳銷耎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傷之惟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徙輔繫共工獄減死罪一等爲鬼薪終於家（漢書）

張敏字伯達河間鄚人建初二年舉孝廉五年爲尚書建初中有少年殺辱父者肅宗貰其死自後因以爲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敏駮議曰死生之決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爲定法則是故設奸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仇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

輕侮之比浸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不省敏復上書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皋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奸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願陛下留意下民考詳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九年拜司隸校尉視事二歲遷汝南太守有能名坐事免延平元年拜議郎再遷潁川太守徵拜司空六年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罷之因病篤卒於家（後漢書）

尹初河間人弟次于安帝時殺人當死初詣官曹求代因自縊死尚書陳忠遂以罪疑從輕議活次（後漢書）

趙騰河間人（謹案袁宏後漢記作河内人）延光中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收詔獄楊震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與手刃犯法有差乞全騰命以誘芻蕘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後漢書）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城人祖父稱司隸校尉淑明五經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五府連辟並不就永興二年司徒种暠舉淑賢良方正辭以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與病詣京師淑不得已而赴洛陽（後漢書）延熹八年日蝕對策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通君臣通則仁義立仁義立則陰陽和而風雨時矣夫吉凶在人水旱由政故勢在臣下則地震坤裂下情不通則日月失明百姓怨恨則水旱暴興士人驕淫則澤不下流由此觀之君其綱也臣其紀也綱紀正則萬目張君臣正則萬國理故能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兄愛弟順如此則陰陽和風雨時萬物得所矣（袁宏後漢紀）治爲天下第一拜議郎再遷尚書納忠建議多所補益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上書以爲宜罷宦官詞甚切直帝雖不能用特加敬異每有疑事常密諮問之靈帝即位宦官譖淑與竇武等通謀下獄自殺（後漢書）

劉儵河間人桓帝時官御史帝崩槐侯竇武召儵問其國中王子侯之賢否儵稱解瀆侯宏即靈帝也（後漢書竇武傳）武定策禁中遂使儵持節將左右羽林至河間奉迎（後漢書靈帝本紀）帝既即位儵與武謀誅中常侍曹節等不成俱死弟郃官司徒光和二年永樂少府陳球以書勸郃復兄讎誅節等以安社稷時尚書劉納以忤宦官出爲步兵校尉亦以此勸郃郃曰彼多耳目恐反受其咎納曰公爲國棟梁危而不持焉用彼相邪郃遂許諾而節等果知之遂誣郃等交通藩國有惡意下獄死（後漢書陳球傳）

董寵河間人靈帝母孝仁皇后之兄也建甯二年徵至京師拜執金吾坐矯稱永樂后屬請下獄死姪重官驃騎將軍封修侯帝崩何太后臨朝太后兄進官大將軍與重不相能后亦時忿詈太后且曰當勅驃騎斷何進頭來進知之舉兵圍驃騎府收重重自殺（後漢書）

張超字子並河間鄚人留侯良之後有文才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儁征黃巾爲別部司馬著賦頌碑文薦檄牋書謁文嘲凡十九篇超又善於草書妙絕時人世共傳之（後漢書）

天津府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威振州郡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乃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詞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敬納且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相與側聽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拜爲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傑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爲京兆尹賜錢百萬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無平反平反多母喜笑飲食或無所出母輒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帽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不疑最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漢書）窮治乃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或云姓張名延年居湖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之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乃詐稱詣闕廷尉召其鄉里識之遂腰斬（荀悅漢紀）天子與大將軍霍光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明經術者由是名重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爲不及也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後趙廣漢爲京兆尹自言不及不疑遠甚（漢書）

鮑宣字子都勃海高城人好學明經爲縣鄉嗇夫守東州丞後爲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爲郎病去官復爲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薦爲議郎後以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爲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爲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舍宿鄉亭爲衆所非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爲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與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正議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疏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濁亂天下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復劇於前乎朝臣無骨鯁大儒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而獨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夫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

也豪强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使其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汝昌侯傅商今又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何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爲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讎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臣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疏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尙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蝕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悅喜天人同心人心悅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貫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尙以爲小復壞暴室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太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讎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示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閒極竭毣毣之思退入

三泉死亡所恨上感畀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爲三公拜宣爲司隸時哀帝改司隸校尉但爲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宣坐拒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大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宣既被刑乃徙之上黨以爲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遂家於長子平帝卽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乃風州郡以罪法案誅諸豪桀名捕隴西辛興興與宣女壻許紺俱過宣一飯去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漢書）

任峻字淑高勃海人永平中由劇令移洛陽洛陽自王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賢才皆不稱職峻至擢用文武吏各盡其能奸盜不得旋踵歲終斷獄不過數十人以爲文理不及渙而威猛過之終太山太守（後漢書）

王調勃海人太尉李固門生梁冀誣固與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共爲妖言下獄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太后知之乃赦固（後漢書）

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初察孝廉歷慎令貝邱長皆以郡守非其人辭病去辟公府遷議郎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宦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欲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銘以記之（後漢書）

公族進階勃海人當李膺陳蕃之更相褒重也進階與扶風魏齊卿亦危言深論不畏豪彊自公卿以下莫不憚其貶議屣履到門（後漢書）

張納字子郎勃海南皮人留侯良之後也性孝友博綜墳典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遷甘陵冤句令親病去官復辟太尉舉高第拜侍御史討平揚州寇賊封都亭侯任巴郡太守引疾乞休（隸釋　蘊案張納年代不可考附之卷末）

畿輔通志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三（漢二）

漢
正定府
王禹　郭昌（子況　況從兄竟）
順德府
路溫舒　侯芭　張禹（祖況　父歆）
韓伯高　孫威直　田豐
廣平府
毛萇　貫公　毋丘壽王
膠倉　張禹　胡常
房植　沮授
大名府
汲黯（段宏）　京房　宋盧放
吳祐　謝弼　秦周
宣化府
趙綰　程緒　韓珩
遵化州
郭涼　魏攸　程普
冀州
董仲舒　孟但　秦恭
顏良　文醜
趙州
尹賞（子立）　孟敏
深州
竇長君（弟廣國　子彭祖）　竇嬰　崔駰（高祖朝　子瑗　孫寔
寔從兄烈　烈子鈞）　崔琦
定州
衛子豪（子寶元）　張鈞　劉惠
張世　蘇雙

漢

正定府

王禹常山人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者作樂記以傳其內史丞王定定以傳禹成帝時禹爲謁者數言其義獻書二十四卷（漢書）

郭昌藁城人光武郭皇后父也世爲郡著姓昌嘗讓田宅財產數百萬與異母弟國人義之仕郡功曹娶正定恭王女號郭主生后及子況未幾卒況小心謹慎年十六拜黃門侍郎建武二年后立封況緜蠻侯恭謙下士頗得聲譽遷城門校尉七年后廢況徙封陽安侯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賞賜甚豐京師號況家爲金穴二十六年況母郭主薨帝臨喪送葬遣使者迎昌喪與主合葬追贈昌陽安侯謚曰思二十八年后薨帝憐之詔況子璜尚淯陽公主除爲郎顯宗即位況與帝舅陰識陰就並爲特進恩寵俱渥每事必均永平二年況卒帝親自臨喪謚曰節侯子璜嗣元和三年肅宗北巡過正定會諸郭朝見燕飲甚歡以太牢上郭主冢賜粟萬斛錢五十萬永元初爲長樂少府子舉爲侍中兼射聲校尉舉爲大將軍竇憲壻憲被誅舉父子遂俱下獄死家屬徙合浦況從

兄竟以騎都尉從征伐有功封新鄭侯官至東海相永平中卒子嵩嗣嵩卒追坐楚王英事國廢建初二年復封嵩子勤爲伊亭侯勤無子國除竟弟匡封發干侯官至大中大夫建武十三年卒子勤嗣勤卒子駿嗣亦坐楚王英事失國建初三年復封觀都侯卒無子國除況叔父梁早終無子其壻陳茂封南䜌侯（後漢書）

順德府

路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父爲里監門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爲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爲獄吏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爲山邑丞坐法免復爲郡吏元鳳中廷尉以治詔獄請温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宣帝即位温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詞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婦勠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絶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詞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毁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埽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內史舉温舒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温舒上書願給厮養暴骨方外以盡臣節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太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温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爲漢厄三七之閒上封事以豫戒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温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漢書）

侯芭鉅鹿人常從揚雄居受太元法言雄卒爲起墳喪之三年（漢書）今縣東二十五里有故居址（雍正志）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祖父況以族姊爲光武祖母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爲大司馬過邯鄲況以郡吏入謁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以爲元氏令遷涿郡太守後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戰殁父歆初以報仇逃亡後仕爲淮陽相終於汲令禹性篤厚節儉父卒汲吏人賻數百萬

悉無所受又以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永平八年舉孝廉稍遷建初中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人懷喜悅元和二年轉兗州刺史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旁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爲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下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溫給功曹史戴閏故太尉掾也權動郡內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法自長史以下莫不震肅永元六年入爲大司農拜太尉和帝甚禮之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聞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爲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延平元年遷爲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大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禹上言方諒陰密靜之時不宜依常有事於苑囿其廣成上林空地宜且以假貧民太后從之及安帝即位數上疾乞身召遣小黃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其錢布刀劍衣物前後累至永初元年以定策功封安鄉侯食邑千二百戶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俱封其秋以寇賊水雨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書乞骸骨更拜太尉四年新野君病皇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王者清道而後行清室而後御陛下體烝烝之至孝親省方藥久處單外百官靡止議者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爲宗廟社稷下爲萬國子民比三上固爭乃還宮後連歲災荒府藏空虛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稅以助郡國稟假詔許之五年以陰陽不和策免七年卒於家使者弔祭除小子曜爲郎中長子盛嗣（後漢書）

冀伯高鉅鹿人永平時淮陽薛漢爲千乘太守伯高與犍爲杜撫會稽澹臺敬伯從受韓詩甚知名（後漢書）

孫威直鉅鹿人與郭林宗友林宗遭母憂威直往弔及門遇林宗鄉人賈淑入門淑素性險害威直怪林宗之受其弔也遂不入門而返林宗追謝之（後漢書）

田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勃海人少喪親居喪甚哀及長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以閹官用事棄官歸家袁紹起義卑詞厚幣以招致豐豐乃應紹命官別駕（魏志袁紹傳註）建安二年紹欲移天子自近遣使說操徙都甄城操拒之豐乃說紹早圖許以奉迎天子紹不從五年操自將兵征劉備於徐州豐復說紹舉軍襲其後紹以子疾辭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失其會惜哉紹聞之怒遂疎之操既破劉備備奔紹紹乃進軍攻許豐復說紹曰操既克備則許下非復空虛未可圖也今爲將軍計不如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內修農戰外結英雄然後簡精銳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則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矣紹不從豐固諫紹以爲沮衆遂械繫之（後漢書袁紹傳）操聞之大喜曰紹必敗矣及紹敗衆皆拊膺而泣曰使田豐在當不至此（魏志袁紹）

（傳注）或以語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袁公貌寬而內忌勝則必能赦我今旣敗吾不望生矣紹還曰吾乃爲田豐所笑遂殺之（後漢書袁紹傳）

廣平府

毛萇趙人傳詩（後漢書）爲河間獻王博士（漢書）卽小毛公也初魯人大毛公爲詩訓詁傳於其家獻王表而出之遂以萇爲博士（鄭譜）或曰後官北海相云（張華博物志）

貫公趙人受左氏訓詁於賈誼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以授清河張禹而復受詩於同國毛公（漢書）

毋丘壽王字子贛趙人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上不許後願守塞扞寇難復不許久之上書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爲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爲東郡都尉不復置太守後徵入爲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宏奏言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周室衰微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海內抏敝巧詐并生是以智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才興學官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夫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旣抗弓矢斯張射夫旣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謂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大不便書奏宏詘服焉及汾陰得寶鼎羣臣皆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召而問之曰朕得周鼎獨以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畢至珍祥并見昔秦始皇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寶非周鼎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漢書）

膠倉趙人武帝時待詔金馬門（雍正志）

張禹清河人受左氏於貫長卿授尹更始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望之爲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待詔未及問死（漢書）

胡常字少子清河人受古文尙書於膠東庸生受穀梁春秋於尹更始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毛詩王莽時諸學皆立（漢書）

房植清河人順帝時以將作大匠李固薦與陳留楊倫河南

尹存東平王惲陳留何臨同日徵用（後漢書李固傳）後官河南尹有重名郡人爲之謡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後漢書黨錮傳）

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權略冀州牧韓馥表爲騎都尉（魏志）（袁紹傳注）初平二年馥將以州讓袁紹授與長史耿武別駕閔純諫曰冀北帶甲百萬穀支十年紹孤客窮軍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不從紹至以授爲別駕尋表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興平二年冬李傕等脅獻帝幸曹陽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遷宗廟殘毀而諸州郡外託義兵內實相圖無安國恤人之意若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稸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將從其言而郭圖淳于瓊止之授復固請言若不早定人將先我行之紹竟不從紹欲立少子尚傳嗣乃以長子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授進諫紹不納紹既幷公孫瓚欲出攻許授言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宜姑務農逸民而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分遣精騎抄其邊鄙如此數年可坐定也郭圖審配勸紹行授復言操奉天子以居而我舉師伐之於義則違且操法令行士卒精非公孫瓚可比也竊爲公懼之圖等力勸紹行且譖授權太盛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而師卒未果行五年操敗劉備於徐州備奔紹紹決策攻許授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且曰此揚雄所謂六國蚩蚩爲嬴弱姬也操既擊斬紹將顏良紹渡河壁延津南授臨船而歎遂以疾乞退紹不許而復省其所部幷屬郭圖操復擊斬紹將文醜授言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利緩師南軍穀少利速戰宜持久以困之紹不從遂敗授爲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見授與語撫慰甚摯欲用之授曰叔父母弟命懸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操竟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遂遇害（後漢書袁紹傳）

大名府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十世世爲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孝景帝崩武帝即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視之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不足辱天子使何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稱病歸田里乃召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苛多病臥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黯爲人性倨少禮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遊俠任氣節內行修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弃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爲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甯令從

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嚴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黯近之矣大將軍衛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公孫宏燕見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閒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宏及事益多吏民益巧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宏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上愈益貴宏湯宏湯深心疾黯雖上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宏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抗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宏等如發蒙耳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始黯列九卿矣而公孫宏張湯爲小吏及宏湯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宏湯等已而宏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黯之言日益甚矣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叛其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閒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絶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如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贏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弗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者數年會立五銖錢民多盜鑄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黯拜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強予然後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病不能任郡事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君其臥而治之黯既辭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

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知故治淮陽政淸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仁至九卿子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漢書）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爲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靑亡光陰霧不晴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所言屢中天子悅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惟御史大夫鄭宏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而非笑之然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卽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靁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尙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瘉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石房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以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爲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爲太守憂懼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息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爲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拜爲太守此言

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臣出之後恐必爲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强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爲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爲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爲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爲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氣所以不解太陽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爲博道上意欲用房而爲衆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令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博曰前楚王朝薦士何爲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宏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鉤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奏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爲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束與淮陽王石顯何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下詿誤諸侯王房博皆棄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死時年四十一（漢書）吳郡周敞師事房房繫獄謂敞曰吾死後四十日客星必出天市即吾無辜之驗也房死後果如房言（謝承後漢書）

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以尚書教授千餘人初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更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建武六年徵爲洛陽令政有能名以病乞身徙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以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輿之見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子爲太子中庶子卒於家（後漢書）

吳祐（諱案續漢書作佑）字季英陳留長垣人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

十二從之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海濱多珍怪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及年二十喪父居無儋石而不受贍遺嘗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耻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邱黃眞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眞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爲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定交於杵臼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官至酒泉太守祐政仁簡民有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以道譬之或身至閭里重相和解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父父怒曰有君如此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名所謂觀過斯知人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遺之又安邱男子毋邱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邱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卽移安邱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曰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祐在膠東九年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爲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卽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爲河閒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馮鯛陽侯相皆有名於世（後漢書）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謹案謝承後漢書弼字輔鸞東郡猴陽人）中直方正爲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元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言蛇者陰氣所生鱗者兵甲之符也洪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龍蛇之孽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不知陛下帷幄之內親信者爲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哲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致交侵孝和皇后不絕竇氏之恩前世以爲美談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桓帝爲父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烝烝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

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辜邪一旦誅滅其爲酷濫駭動天下宜還其家屬解除禁錮夫台宰重器國命所寄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皆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唯永左右惡其言出爲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爲東郡太守疾弼遂以他罪收考掠按死獄中時人悼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上訟弼忠節求報其怨乃收紹斬之（後漢書）

秦周字平王平邱人靈帝時海內名士共相標榜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之稱廚者言能以財救人也周名列八廚官至北海相（後漢書）

宣化府

趙綰代人與蘭陵王臧俱受詩申公武帝初卽位臧爲郎中令綰爲御史大夫俱請立明堂以朝諸侯而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上使使迎申公至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而竇太后喜老子言不悅儒術（漢書儒林傳）綰乃請毋奏事太皇太后綰及臧遂皆下獄自殺（漢書武帝本紀）

程緒代人爲幽州牧劉虞從事初平四年虞率兵十萬將攻瓚緒免冑前曰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且勝敗難保不如第駐兵以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屈人者也虞以爲沮衆斬之虞竟爲瓚所殺（後漢書）

韓珩字子佩代郡人少喪父母而奉兄姊甚善宗族稱之（後漢書袁紹傳注）爲袁紹別駕建安十年袁紹子熙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守令長背袁向曹殺白馬盟曰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至珩乃曰吾受袁氏父子厚恩今不能救又不能死於義闕矣烏能復北面曹氏乎觸壯其志釋而勿殺曹操聞其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後漢書袁紹傳）

遵化州

郭涼字公文右北平人身長八尺氣力壯猛爲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略尤曉邊事有名北方幽州牧朱浮辟爲兵曹掾擊彭寵有功封廣武侯建武九年官雁門太守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擊盧芳將尹由於繁時十二年由與賈丹霍匡解勝等共守平城丹等聞芳敗遂共殺由詣涼涼上狀皆封爲列侯自是芳城邑稍稍來降涼誅其豪右郇氏之屬鎮撫羸弱旬月間雁門且平芳遂亡入匈奴帝擢涼子爲中郎宿衛左右（後漢書）

魏攸右北平人幽州牧劉虞以爲東曹掾虞之將攻公孫瓚也以告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爲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才兼文武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虞起兵攻瓚遂爲瓚所殺（後漢書）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初爲州郡吏有容貌計略善應對從孫堅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於陽人屢被創夷堅薨復隨策攻廬江拔之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糜等轉下秣陵湖熟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匹進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爲多策入會稽以普爲吳

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陽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郎大爲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勳於尋陽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爲左右督破曹操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予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普復還領江夏遷盪寇將軍卒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爲亭侯（吳志　謹案普卒於權自立之前則尙爲漢臣也爰登之漢列傳）

冀州

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三年不窺園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曰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强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曰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非人所由非道是以政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

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然而天地未應美祥莫致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周之末世大爲無道秦繼其後又益甚之重禁文學弃捐禮誼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册之對曰臣聞堯舜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輔德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崩舜舜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時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臣聞制度文采元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詞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

斂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至德昭然施於方外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維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今吏既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於是天子復冊之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爲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詞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溥愛而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天道下貫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悳善化民民已大化天下常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計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能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衆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

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性情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義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厪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則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遊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所宜法大夫所當法也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

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急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向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毋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視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稾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宏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宏爲從諛宏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宏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於篇（漢書）

孟但廣川人傳齊田何易爲太子門大夫（漢書）

秦恭信都人受小夏侯尚書於平陵張山拊增師說至百萬言爲城陽內史以其學授魯馮賓與平陵李尋鄭寬中山陽張無故齊名（漢書）

顏良南宮人少聰敏宏達比壯驍勇善謀爲袁紹將屢有戰功（康熙志）建安五年紹遣良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後漢書）操引兵北救延荀攸說操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

津宜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良掩其不備可擒也操從之紹果分兵西應操乃兼程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逆戰（魏志）操使張遼及關羽爲先鋒擊良良遂戰沒（蜀志）

文醜（謹案康熙志作文丑）南宮人爲袁紹將官渡之戰魏人稱爲勇冠三軍（康熙志）紹之渡河而壁延津南也使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挑戰操特散輜重於途以餌之醜所率士卒果分趣輜重操乃令騎皆上馬縱擊醜遂戰沒（魏志）

趙州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以郡吏察廉爲樓煩長舉茂材遷粟邑令（漢書本傳）粟邑小僻在山中易治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薛恭有孝行而職不辦左馮翊薛宣奏賞與恭換縣數月而兩縣皆治（漢書薛宣傳）賞尋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爲鄭令永始元延閒長安中奸猾浸多閭里少年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薄暮城中輒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乃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乃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爲通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藉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則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願自改者數十百人皆貰其罪令立功自贖有效者因用爲爪牙追捕甚精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不敢闚長安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奸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當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辱甚於貪污愼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爲京兆尹皆尙威嚴有治辦名（漢書本傳）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異之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後漢書）

深州

竇長君孝文竇皇后兄也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臥炭下炭崩盡壓殺臥者廣國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至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匄沐沐我已飯我乃去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乃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漢書外戚傳）張蒼免相文帝以廣國賢有行欲相之久乃曰

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乃止（漢書申屠嘉傳）景帝立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漢書外戚傳）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卽位爲詹事帝弟梁孝王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驩嬰引巵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爰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自取爲用金無入家者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爲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四年立栗太子以嬰爲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嬰曰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得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無類矣嬰乃起朝請如故條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難以爲相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當嬰爲大將軍時孝景王皇后同母弟田蚡爲諸曹郎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姪武帝卽位嬰封武安侯會丞相綰免太尉籍福使蚡微言太后風上乃以嬰爲丞相蚡爲太尉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相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謫諸竇宗室無行者除

其屬籍諸外家多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好黃老言而嬰等務隆儒術貶道家是以竇太后滋不悅二年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罷逐綰臧而免嬰蚡嬰蚡皆家居蚡以王太后故親幸言事多效六年竇太后崩上以蚡爲丞相嬰益疏不用諸公稍自引而怠驁唯灌夫獨否嬰亦厚遇之夫嘗有服過丞相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臨魏其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具將軍旦日蚤臨蚡許諾夫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夜洒埽張具至旦平明令門下伺候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乃自往迎蚡蚡前特戲許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蚡不起夫語侵之嬰乃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歡而去後蚡使籍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老僕雖棄甯可以勢相奪乎不許夫聞罵福福惡兩人有隙乃謾好謝蚡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由此大怒元光四年春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閒遂解夏蚡娶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辭嬰彊與俱酒酣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爲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

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駡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陷胸何知程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嬰去戲夫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之罪也乃令騎留夫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案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夫繫遂不得言蚡陰事嬰銳身爲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迕寧可救耶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乃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嬰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蚡又盛毀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奈何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仰天畫地睥睨兩宮間幸天下有事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所爲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魏其言是丞相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橫恣潁川陵轢宗室此謂枝大於幹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促效轅下駒吾幷斬若屬矣卽罷起具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矣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不然此一獄吏決耳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讎劾繫都司空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爲明言嬰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嬰家嬰家家丞封乃劾嬰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嬰良久乃聞卽陽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乃有飛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蚡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史記）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高祖父朝昭帝時爲幽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敗擢爲侍御史駰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通百家之言善屬文少遊太學與班固傅毅齊名常以典籍爲業未遑仕進時人或譏其太元靜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嶽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詞甚典美帝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駰由是候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爲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駰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駰朝夕在旁何必於此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駰獻書誡之曰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效其

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宏申伯之美致周召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郯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世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於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法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杅競競業業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為車騎將軍辟駰為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惟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為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於家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篇中子瑗字子玉蚤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瑗因留遊學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諸儒宗之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初瑗兄章為州人所殺瑗手刃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家貧兄弟同居數十年鄉邑化之年四十餘始為郡吏以事繫東郡發干獄獄掾善為禮瑗閒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後事釋歸家為度遼將軍鄧遵所辟居無何遵被誅瑗免歸後復辟車騎將軍閻顯府時閻太后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為嗣瑗以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說令廢立而顯日沈醉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以嬖寵惑蠱先帝遂使廢黜正統扶立疏孽少帝即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今復見今欲與長史君共求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將以無罪并辜元惡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禪猶豫未敢從會北鄉侯薨孫程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閻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門生蘇祇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遽止之時陳禪為司隸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祇上書禪請為之證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久之大將軍梁商初開幕府復首辟瑗自以再為貴戚吏不過被斥遂以疾固辭歲中舉茂才遷汲令在事數言便宜為人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漢安初大司農胡廣少府竇章共薦瑗宿德大儒從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由是遷濟北相時李固為太山太守美瑗文雅奉書禮致殷勤歲餘光祿大夫杜喬為八使徇行郡國以贓罪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年六十六子寔奉遺令留葬洛陽瑗高於文詞尤善為書記箴銘所著賦箴銘頌七蘇南陽文學官志歎詞移社文悔祈草書勢七言凡五十七篇其

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單極滋味不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儋石儲當世清之寔字子眞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公幷辟皆不就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篤行之士寔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爲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宜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便而确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詞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唐虞興伊箕作訓而殷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睹或荒耆慾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眞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凋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所設不强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何者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詞以破其意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此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據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弊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定律減笞輕箠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尊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

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其後辟太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府並不應大司農羊傅少府何豹上書薦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日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爲作紡績織紝練縕之具以教之民得免寒苦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爲邊最以病徵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會梁冀誅寔以故吏免官禁錮數年時鮮卑數犯邊詔三公舉威武謀略之士司空黃瓊薦寔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病卒上疏求歸葬行喪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寔之善績母有助焉服竟召拜尚書寔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無以殯斂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爲備棺槨葬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詞文表記書凡十五篇寔從兄烈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於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爲虎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鶡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撾而走孝乎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烈慙而止烈後拜太尉鈞少交結英豪有名稱爲西河太守獻帝初鈞與袁紹俱起兵山東董卓以是收烈付郿獄卓既誅拜城門校尉及李傕入長安爲亂兵所殺烈有文才所著詩書教頌等凡四篇（後漢書）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初舉孝廉爲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詞曰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莘崇湯宣王晏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牝雞之晨專權擅愛顯己蔽人陵長間舊圮剝至親並后匹嫡淫女斃陳匪賢是上番爲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憮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蝠蛇其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爲天子後爲人螭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奬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家國泯絕宗社燒燔末嬉喪夏褒姒斃周妲己亡殷趙靈沙邱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於外霍欲鴆子身乃罹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愼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伎勢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以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賦以風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內外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爲臨濟長不敢之

職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且曰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所著賦頌銘誄箴弔論九咨七言九十五篇（後漢書）

定州

衛子豪中山盧奴人官至衛尉其女弟爲宣帝倢伃生楚孝王長女又爲元帝倢伃生平陽公主成帝時中山孝王無子以衛氏吉祥復以其少女配孝王生平帝及帝即位封其二子寶元爲關內侯而新都侯王莽欲顓國權隔絶衛氏莽長子宇非之乃私與寶通書教衛后上書謝恩陳丁傅舊惡幾得至京師而詔但益后戶邑宇復教上書求至京師莽知之遂殺宇并盡誅衛氏支屬（漢書）

張鈞（袁宏記作均）中山人官郎中靈帝時黃巾作亂鈞上書曰竊唯黃巾所以作亂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摧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議謀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則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張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而怒鈞曰此眞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後漢書）

劉惠字子惠中山人爲冀州治中冀州牧韓馥忌袁紹得衆心恐將圖己常令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討董卓（後漢書袁紹傳）充州刺史劉岱與惠書言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憂但當回師討文節耳文節馥字也惠封書與馥馥大怒欲斬惠別駕從事耿武等排閤伏惠上願并見斬得不死作徒被赭衣充埽除之役（後漢書袁紹傳註）

張世平蘇雙俱中山大商貲累千金以販馬爲業周旋於涿郡見劉備異之乃多與之金備由是得合徒衆起義兵（蜀志）

畿輔通志卷一百九十六

列傳四　三國　晉

三國

順天府

張飛（孫遵）　簡雍　傅容

張特

保定府

許允

正定府

趙雲（子廣）　甄逸（族子毅）

順德府

張琁　張泰

廣平府

郭永　王經

大名府

張問

深州

孟康

晉

順天府

盧志（子謐　詵）　劉沈　霍原

天津府

歐陽建　刁協（子彝）

廣平府

劉遐　程衞

大名府

成公簡　束晳（祖混　父龕　兄璆）

宣化府

公孫鳳　趙至　魯勝

易州

祖逖（兄該　納）　祖台之

深州

張載（弟協　亢）　崔洪（父讚　子廓）

定州

張晏

三國

順天府

張飛字翼德涿郡人少與關羽俱事先主從先主依曹操破呂布拜爲中郎將復從先主往依袁紹劉表表卒操入荆州先主奔江南操追之一晝夜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爲後拒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張翼德在此可來共決死衆莫敢近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轉南郡先主自益州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獲璋所署巴郡太守嚴顏飛以顏不早降而敢拒戰詰責之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斷頭顏曰斷頭便斷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飛所過皆克遂會先主於成都益州既平賜金五百

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疋領巴郡太守操既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道迮狹郃前後不得相救遂敗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爲漢中王拜爲右將軍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爲萬人敵而愛敬君子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多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諡曰桓侯長子苞早夭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爲尚書隨諸葛瞻於緜竹與鄧艾戰死（蜀志）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先主至荊州以雍爲從事中郎常爲談客奉使命往來先主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後先主圍成都遣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車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爲昭德將軍雍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亦箕踞傾倚見諸葛亮以下則獨擅一榻臥枕語無所屈會歲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侍先主遊觀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遂原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蜀志）

傅容漁陽人魏文帝時繼觀津牽招爲雁門太守有名績後在遼東亦有功（魏志）

張特字子產涿郡人領魏牙門事鎮東將軍諸葛誕誕未之奇也欲遣還護軍會毋丘儉代誕乃使守合肥新城（魏志三少帝紀注）嘉平五年五月吳諸葛恪圍新城城中兵合三千人歷九十餘日疾病戰死者過半恪起土山急攻城城將陷特乃出謂吳人曰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今九十餘日矣城中本四千餘人死者已過半而不欲降者向衆我當還相告語條別善惡明早送名請以印綬爲信乃解印綬與吳人吳人許之而卻其印綬（資治通鑑）特還乃夜徹諸屋材補其闕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鬭死耳吳人大怒力攻之不克乃引去加雜號將軍封列侯又遷安豐太守（魏志三少帝紀注）

保定府

許允字士宗（魏志夏侯元傳注）高陽人（魏志夏侯元傳）父據仕歷典農校尉郡守允少與同郡崔贊俱有名於冀州魏明帝時爲尚書選曹郎坐事送獄尋出爲郡守或曰其爲郎也帝疑其銓選郡守不當召見欲罪之允將入見妻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頷之既入見帝詰責甚嚴允言某郡守雖限滿而某郡守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取文書視之信乃釋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賜之稍遷爲侍中尚書中領軍（魏志夏侯元傳注）太常夏侯元中書令李豐與允善嘉平六年元豐事敗允徙鎮北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魏志夏侯元傳）大將軍司馬師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足下震華鼓建朱旗歷本州此所謂著錦晝行也允甚說允兄子素慮有變戒允趣行允不聽帝以允嘗出召會羣臣羣臣皆集帝

特引允以自近允泣涕歔欷會詔允促去（魏志夏侯玄傳注）有司奏允前散放官物遂收付廷尉徙樂浪道死（魏志夏侯玄傳）

正定府

趙雲字子龍常山正定人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爲田楷拒袁紹雲從行爲先主主騎（裴松之注云雲之屬瓚也値兄喪辭歸先主與捉手而别雲曰終不背德先主往依袁紹雲就見於鄴）及先主窮於當陽長坂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後主保護甘夫人得免難（蜀志）方事之殷也或言雲已北去先主以戟擿之曰子龍不如此項之雲至從平江南以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前守趙範有寡嫂樊氏國色也範欲以歸雲雲固辭之（蜀志本傳注）先主入蜀雲留荆州（蜀志）領留營司馬先主孫夫人權妹也多從吳吏兵驕豪不法先主以雲嚴整特命掌內事先主既西行權大遣舟船迎孫夫人夫人欲與後主偕行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蜀志本傳注）先主自葭萌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成都成都既定以雲爲翊軍將軍（蜀志）時議以城中屋舍及城外園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言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田宅宜皆還州民令安居復業然後役調乃可得其歡心先主從之夏侯淵既敗曹操自率師爭漢中運米北山下黃忠欲襲之雲遣兵隨忠行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往視値操揚兵大出其前鋒直前擊雲雲方與戰而操衆大至雲乃前突其陣敗其軍復深入跳盪乃還趣圍大開圍門偃旗息鼓操軍疑有伏遂引去雲令一軍皆鳴鼓發戎弩射操軍操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明日先主至雲營視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作樂宴飲號雲爲虎威將軍孫權襲荆州先主大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今操雖死而其子丕已盜篡宜因衆怒先滅之則吳自服矣若置魏而先討吳恐兵連禍結不得卒解也不納留督江州及先主敗於秭歸雲率兵至永安則吳軍已退乃止（蜀志本傳注）建興元年爲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眞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失利於箕谷然斂軍固守不至大敗軍退貶爲鎮東將軍七年卒追謚順平侯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將隨姜維沓中戰死（蜀志）

甄逸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世爲二千石逸官上蔡令（魏志甄后傳）生男三人豫早終儼舉孝廉爲大將軍掾曲梁長堯亦舉孝廉女五人其季爲魏文帝后（魏志甄后傳注）生明帝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追封逸謚曰敬侯適孫像襲爵以爲虎賁中郎將四年月后舊陵庫下使像兼太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像還遷散騎常侍青龍二年追謚儼曰安成鄉穆侯夏吳攻揚州以像爲伏波將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復爲射聲校尉三年薨追贈衛將軍改封魏昌縣謚曰貞侯子暢嗣暢弟溫韡豔皆封列侯四年改逸儼本封皆曰魏昌侯謚因故景初元年以暢爲射聲校尉加散騎常侍又特爲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又於其後園爲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魏昌里嘉平三年暢薨贈車騎將軍謚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帝愛女淑薨追封謚淑爲平原懿公主取逸

亡從曾孫黃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悳爲之後承甄氏姓封悳爲平原侯襲公主爵青龍中又封逸族子毅及像弟三人皆爲列侯毅數上疏陳時政官至越騎校尉嘉平中復封暢子二人爲列侯（魏志）

順德府

張臶字子明鉅鹿人少遊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袁紹舉辟不應移居上黨幷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亦不就徙遁常山門徒百人遷居任縣魏太祖爲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異者郡累上臶以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吏請承故事致版謁臶毓曰張先生乃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青龍四年張掖郡元川溢涌寶石負圖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遂班其事於天下任令於綽連齋以問臶臶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爲追興徵祥乎此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正始元年戴鵀之鳥巢臶門陰臶告門人曰夫戴鵀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魏志）

張泰字伯陽鉅鹿人（魏志邴原傳注）爲魏大鴻臚以清賢稱（魏志邴原傳）

廣平府

郭永安平廣宗人（魏志郭后紀）官至南郡太守（魏志郭后紀注）女爲魏文德郭皇后后少時永卽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字之黃初三年后立永早卒永有子三浮都成亦皆死乃以其姪表繼永後拜奉車都尉太和四年詔封表安陽亭侯又進爵鄉侯增邑幷前五百戶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爲騎都尉追諡永安陽鄉敬侯遷表昭德將軍加金紫位特進表次子訓爲騎都尉青龍三年進表爵爲觀津侯增邑五百幷前千戶遷詳爲駙馬都尉四年追改封永爲觀津敬侯浮爲梁里亭戴侯都爲武城亭孝侯成爲新樂亭定侯皆使之奉策祠以太牢表薨子詳嗣又分表爵封詳弟述列侯詳薨子釗嗣（魏志郭后紀）

王經字彥偉清河人（康熙志）與高陽許允善俱稱冀州名士（魏志夏侯元傳）初爲魏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疋令交市於吳經遂棄官歸其母問故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不當擅去杖經五十爽知不復罪經（魏志夏侯元傳注）後復起歷二州刺史（康熙志）爲司隸校尉辟河內向雄爲都官從事（魏志夏侯元傳注）甘露中爲尚書（魏志夏侯元傳）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欲自率宿衛討司馬昭召經告之經諫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宿衛空虛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毋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可言宜深思帝不從遂及難（魏志三少帝紀注）太后下令收經及其家屬送廷尉經母顏色不變笑謂經曰以此幷命何恨之有遂皆死之故吏向雄哭之甚哀（資治通鑑）晉太始元年以經守志可嘉賜經孫郎中（魏志夏侯元傳注）

大名府

張閣字子臺東郡人以簡質聞杜恕家戒言作人如子臺自

可不富貴而禍患亦無從生彼世之高亮者雖悉力慕之不如也（魏志）

深州

孟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與郭后有外屬拜爲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選而康獨緣妃嬙進故時皆輕之號爲阿九康乃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駮文義雅切衆人乃更加意正始中出爲宏農太守領典農都尉康清已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因民所欲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皆豫敕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敕吏卒行各持鐮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所從常不過十餘人吏民稱服焉嘉平末從勃海太守徵入爲中書令後轉爲監（魏志杜恕傳注）

晉

順天府

盧志字子道涿人大梁侯欽弟珽之子也珽字子笏官衛尉卿志初辟公府掾歷尚書郎出爲鄴令成都王穎之鎮鄴也愛其才以爲謀主齊王冏起義遣使告穎穎召志計事志曰趙王篡逆人臣莫不憤怒今殿下總率三軍埽夷凶逆必有征無戰然兵事至重聖人所慎宜旌賢任才以收時望穎深然之以志爲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專掌文翰穎前鋒都督趙驤爲倫所敗士衆驚駭議者多欲還保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勝必有易我之心宜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及倫敗志勸穎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以結四海之心穎納之遂以母病還藩委重於冏由是穎獲四海之譽朝廷封志爲武強侯加散騎常侍（晉書）志言於穎曰黃橋戰亡者有八千餘人露骨中野可爲傷惻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況死王事者乎穎乃造棺八千餘以成都國秩爲衣服斂之葬於黃橋北樹枳籬爲之營域（晉書成都王穎傳）及河間王顒納李含之說欲內除二王樹穎儲副遣報穎穎將應之志力諫不從及冏滅穎遙執朝權而長沙王乂在內不得恣所欲密欲去乂時荊州有張昌之亂穎表求親征朝廷許之會昌等平乃迴兵以討乂志又諫穎不納及乂死穎表志爲中書監留鄴參署相府事乘輿敗於蕩陰穎遣志督兵迎帝及王浚攻鄴志勸穎奉天子還洛陽時甲士尚萬五千人志乘夜部分至曉皆成列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穎不能決衆遂潰惟志與子諶兄子琳及殿中武賁千人而已志復勸穎早發而人馬復散志於營陣閒尋索得數乘鹿車司馬督韓元收集黃門得百餘人志入帝問曰何故散敗至此志曰賊去鄴尚八十里而軍士一朝駭散太弟今欲奉陛下還洛陽帝曰甚佳於是御犢車便發屯騎校尉郝昌先領兵八千守洛陽帝召之至汲郡而昌至兵仗甚盛志喜於復振啟天子宜下赦書與百姓同其休慶既達洛陽志啟以滿奮爲司隸校尉奔散者多還百官粗備帝悅賜志絹二百疋緜百斤衣一襲鶴綾袍一領初河間王顒聞王浚起兵遣右將軍張方救鄴方聞成都軍敗屯兵洛陽不敢進密欲遷都長安焚宗廟宮室以絕人心志說方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爲襲之乃止方遂逼

帝幸其壘帝垂泣就輿惟志侍側停方壘三日便西志從至長安穎被黜志亦免官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顒啟帝復穎還鄴以志爲魏郡太守加左將軍隨穎北鎮行達洛陽而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拒穎穎還長安未至而聞顒斬張方求和於越穎住華陰志進長安詣闕陳計即還就穎於武關奔南陽復爲劉陶所驅迴詣河北及穎薨官屬奔散惟志親自殯送時人嘉之越命志爲軍諮祭酒遷衛尉永嘉末轉尚書洛陽沒志將妻子北投并州刺史劉琨至陽邑爲劉粲所虜與次子謐詵等俱遇害於平陽（晉書）

劉沈字道眞燕國薊人世爲北州名族少仕州郡博學好古太保衛瓘辟爲掾領本邑大中正敦儒道愛賢能進霍原爲上品復申理張華爲當時所稱齊王冏輔政引爲左長史遷侍中於時李流亂蜀詔沈以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等討流行次長安河間王顒請留沈爲軍司遣席薳代之後領雍州刺史及張昌作亂召顒遣沈將州兵萬人征西府五千人自藍田關以討之顒不奉詔沈自領州兵至藍田顒又逼奪其衆長沙王乂命沈將武吏四百人還州張方既逼京都王師屢敗王瑚祖逖言於乂曰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啟上詔沈發兵襲顒顒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計之良也乂從之沈奉詔馳檄四境合七郡之衆及守防諸軍塢壁甲士萬餘人以安定太守衛博新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皇甫澹爲先登襲長安顒時頓於鄭縣之高平亭爲東軍聲援聞沈兵起還鎮渭城遣督護虞夔率步騎萬餘人逆沈於好時接戰夔衆敗顒大懼退入長安果急呼張方沈渡渭而壘顒每遣兵出關輒不利沈乘勝攻之使潘博以精甲五千從長安門而入力戰至顒帳下沈軍來遲顒軍見澹等無繼氣益倍馮翊太守張輔率衆救顒橫擊之大戰於府門博父子皆死澹又被擒顒奇澹壯勇將活之澹不爲之屈於是見殺沈軍遂敗率餘卒屯於故營張方遣其將敦偉夜至沈軍大驚而潰與麾下百餘人南遁爲陳倉令所執沈謂顒曰夫知己之顧輕在三之節重不可違君父之詔量強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甘之如薺詞義慷慨見者哀之顒怒乃鞭而腰斬之（晉書）

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原詣官訟之楚毒備加竟免叔父年十八觀太學行禮因留習之貴遊子弟欲與相見而以其名微不欲晝往乃夜共造焉父友同郡劉岱將舉之未果臨終語其子沈曰霍原慕道當成奇器汝後必薦之後歸鄉里幽州刺史高陽許猛聞其名將詣之以主簿諫止原山居積年門徒百數燕王月致羊酒（晉書）吏部郎李重扳爲秘書郎元康中沈爲燕國中正舉原寒素司徒府沮之沈又詣中書抗奏保原復下司徒參論左長史荀組言原年踰始立聲譽未洽不應舉重疏言中正劉沈稱原篤學好古隱居求志委贄受業者千里奔赴是州黨之講孚矣又稱其舉原之始先諮侍中領中書監華前州大中正後將軍嬰河南尹軼其後三年幽州刺史許猛還朝特以原聞從之西河求加徵聘是刺史又表薦之矣而猶謂聲譽未洽得毋刺謬乎（晉書李重傳）

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爲上品詔可元康末與王裒等俱以賢良徵累下州郡發遣皆不到後王浚

謀稱制使人問之原不答浚銜之遷東囚徒三百餘人依山爲賊欲劫原爲主事未行而時有謠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以靁近豆益惡原乃收斬之懸其首諸生悲哭夜竊而埋之遠近駭愕（晉書）

天津府

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思世爲右族擅名北州時人爲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辟公府歷山陽令尚書郎馮翊太守甚得時譽（晉書）以忤趙王倫被收斬東市（晉書石崇傳）臨刑作詩詞甚哀衆皆悼惜之（晉書）

刁協字元亮渤海饒安人祖恭魏齊郡太守父攸武帝時御史中丞協少好經籍博聞強記釋褐濮陽王文學累轉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成都王穎請爲平北司馬後歷趙王倫相國參軍長沙王乂驃騎司馬及東嬴公騰鎮臨漳以協爲長史轉潁川太守永嘉初爲河南尹未拜避難渡江元帝以爲鎮東軍諮祭酒轉長史愍帝即位徵爲御史中丞例不行元帝爲丞相以協爲左長史中興建拜尚書左僕射於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朝臣無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度皆稟於協焉深爲當時所稱太興初遷尚書令在職數年加金紫光祿大夫令如故協性剛悍爲王氏所疾又使酒侵毀公卿見者莫不側目然悉力盡心圖謀匡救帝甚信任之以奴爲兵取將吏客使轉運皆協所建也衆皆怨之及王敦構逆乃上疏罪協帝使協出督六軍既而王師敗績協與劉隗俱侍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年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敦聽刁氏收葬之帝痛協不免密捕送協首者而誅之敦平後周顗戴若思等皆被顯贈惟協以出奔不予咸康中協子彝上書訟之在位者多以明帝之世褒貶已定非所得更議且協不能抗節隕身乃出奔遇害不可復其官爵也獨丹陽尹殷融言宜顯贈以明忠義時庾冰輔政疑不能決左光祿大夫蔡謨與冰書曰夫爵人者宜顯其功罰人者宜彰其罪此古今之所慎也刁令中興上佐有死難之名天下不聞其罪而見其貶致令刁氏稱冤此乃爲王敦復讎也若實有大罪宜顯其事令天下知之明聖朝不貶死難之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孔甯儀行父親與靈公淫亂於朝君殺國滅由此二臣而楚尚納之傳稱有禮不絕其位者君之黨也若刁令有罪重於孔儀絕之可也若無此罪宜見追論或謂明帝之世已見寢廢今不宜復改吾又以爲不然夫大道宰世同不相善異不相譏故堯抑元凱而舜舉之漢蕭何之後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後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今上元年車駕釋奠拜孔子之坐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贈耳非誅之也王平子第五猗皆元帝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爲嫌乎凡處事者當上合古義下準今例然後談者不惑受罪者無怨按周僕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檄所讎事定後乃見害耳周筵敦璞等亦非爲主禦難自平居見殺耳皆見褒贈刁令事義豈輕於此自頃員外散騎尚得追贈況刁令位亞三司若以壽終就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

葬也此爲一人之身壽終則家贈死難則見絶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爲臣之節乎宜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惑沐然之奏聞於是追贈本官祭以太牢彝字大倫少遺家難王敦誅後彝斬讎人黨以首祭父墓詣廷尉請罪朝廷特宥之由是知名歷尚書吏部郎吳國內史累遷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鎭廣陵卒於官（晉書）

廣平府

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性果毅便弓馬值天下大亂遐爲塢主每率壯士擊賊衆比之張飛關羽其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深器之以女妻焉遂壁於河濟之間賊不敢逼遐間道遣使受元帝節度朝廷嘉之璽書慰勉以爲龍驤將軍平原內史建武初元帝以遐爲下邳內史將軍如故初沛人周堅一名撫與同郡周默因天下亂各爲塢主以寇抄爲事詔遐領彭城內史與徐州刺史蔡豹泰山太守徐龕共討撫戰於寒山撫敗走詔從遐爲臨淮太守徐龕復反事平以遐爲北中郎將兗州刺史太甯初自彭城移屯泗口王含反遐與蘇峻俱赴京都含敗隨丹陽尹溫嶠追含至淮南遐頗放兵虜掠嶠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剿絶不可因亂爲亂也遐拜謝事平以功封泉陵公遷散騎常侍監淮北軍中郎將徐州刺史假節代王邃鎭淮陰咸和元年卒贈安北將軍子肇年幼成帝以徐州授郗鑒以郭默爲北中郎將領遐部曲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將史迭卞咸李龍等不樂他屬其立肇襲遐故位以叛成帝遣郭默等率諸郡討之默等始上道而臨淮太守劉矯率將士掩襲遐營斬田防及督護卞咸等復追斬迭龍於下邳傳首詣闕遐母妻子參佐將士悉還建康遐妻驍勇有父風遐嘗爲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出於萬衆之中及田防等欲爲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仗都盡肇襲爵官至散騎侍郎肇卒子舉嗣卒子遵之嗣卒子伯齡嗣宋受禪國除（晉書）

程衛字長元廣平曲周人少立操行劉毅聞其名辟爲都官從事毅奏中護軍羊琇罪應死武帝與琇有舊乃遣齊王攸喻毅毅許之衛以爲不可徑自馳車入護軍營收琇屬吏考問陰私先奏琇所犯狼藉然後言於毅由是名振遐邇百官厲行遂辟公府掾遷尚書郎侍御史皆以幹聞補洛陽令歷安定頓丘太守所在著績卒於官（晉書）

大名府

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家世二千石性樸素不求榮利而默識甚強張華每言簡精靜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後爲中書郎時周馥已爲司隸校尉遷鎭東將軍簡自以才高而在馥之下謂馥曰揚雄爲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馥甚慚之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永嘉末奔苟晞與晞同歿（晉書）

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疏廣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疏之足遂改姓焉祖混隴西太守父龕馮翊太守並有名譽皙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少遊國學以好學不倦爲博士曹志所稱還鄉里察孝廉舉茂才皆不就璆娶石鑒從女棄之鑒以爲憾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故皙等久不得調太康中郡界大旱皙爲

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來爲作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馨何以酬之報東長生晳與衛恆善聞恆遇禍自本郡赴喪作元居釋以擬客難張華見而奇之石鑒卒王戎乃辟珍華召晳爲掾又爲司空下邳王晃所辟華爲司空復以爲賊曹屬時欲廣農晳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農田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之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二曰地利三曰人力若春無霢霂之潤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實刪於原隰勤薦萎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若地利則可以計生人力則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遊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則人力可致矣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豬羊馬牧布其境內則益妨農田宜悉禁止以其地給失業之人今諸菀牧不樂曠野乃爾北土不宜畜牧故叢集於此夫馬生冀北於傳有之大賈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豬羊齕草於空虛之地遊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泞水停洿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不難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族惜其魚蒲之饒構說官長不使舉行宜檄諭郡縣使詳籌久遠之計荊揚兖豫厥土汙泥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臿多稼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隮而黄潦臻崇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案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邱界今已合五十六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還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俾關西郊之田而廣窮人之業此又農事之大益也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遷博士著作如故初汲郡有古塚或曰魏襄王或曰安釐王太康二年盜發之得竹書數十車凡七十五篇皆科斗字盜既發塚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文多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付祕書校綴而以今文寫之晳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賜晳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人服其博趙王倫爲相國請爲記室晳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爲之廢業門生故人立碑墓側晳才學博通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晉書）

宣化府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隱於昌黎之九城山冬衣單布寢土

牀彈琴吟詠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暐以安車徵至鄴及見暐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數得與言數年病卒（晉書）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為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痛老父勤苦耳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耶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年十六遊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改名浚字允元及康卒至詣魏興見太守張嗣宗甚被優遇嗣宗遷江夏相隨到溳川欲因入吳而嗣宗卒乃向遼西而占戶焉至身長七尺四寸善辯論有才氣遼西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宦成弗之告且戒以毋歸至乃還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斷獄精審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痛哭嘔血卒時年三十七（晉書）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少有才操為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云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辰案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遂表上求下羣公卿士考論若臣言合理當得改先代之失而正天地之紀如無據驗甘即刑戮以彰虛妄之罪事竟不報嘗歲日望氣知世將多故稱疾去官中書令張華遣子勸更仕再徵博士舉中書郎皆不就其著述為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辯存其敘曰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必有形察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得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為刑名二篇畧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晉書）

易州

祖逖字士稚范陽遒人世吏二千石為北州舊姓父武晉王掾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性豁達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後乃博覽書記往來京師人於是稱其能僑居陽平年二十四陽平辟察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皆不行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辟齊王冏大司馬掾長沙王乂驃騎祭酒轉主簿累遷太子中書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從惠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遂退還洛大駕西幸長安關東諸侯范陽王虓高密王畧平昌公模等競召之皆不就東海王越以逖

爲典兵參軍濟陰太守母喪不之官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又多權畧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逖爲行主達泗口元帝逆用爲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望風奔赴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詞色壯烈衆皆慨歎屯於江陰起冶鑄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初北中郎將劉演之距石勒也流人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爲豫州刺史雅爲譙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百皆統屬平逖誘浮使取平浮譎平與會遂斬以獻帝嘉逖勳使運糧給之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飢進據太丘雅遣衆夜襲逖督護董昭擊走之逖率衆追討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逖時蓬陂塢主陳川自號甯朔將軍陳留太守逖遣使求救川遣其將李頭率衆援之逖復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亦遣桓宣領兵助逖逖克譙城宣留譙助討諸未附者逖獲雅駿馬頭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四百人歸逖川益怒遣將魏碩掠豫州諸郡大獲子女車馬逖遣將軍衛策要擊於谷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本軍無私焉川大懼遂降石勒逖率衆伐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令軍士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負登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成饑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運糧饋桃豹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退據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勒屯戍漸蹙候騎獲濮陽人逖輒厚待遣歸衆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逖勒遣精騎萬人拒逖復爲逖所破勒鎮戍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受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且遣游軍僞抄之絕胡之疑諸塢主感戴輒密以胡謀聞故軍屢克獲雖微功賞不踰日而自奉儉約不畜資產子弟每樵薪耕田兼收葬枯骨而祭之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元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詔進逖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皋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埽清冀朔而朝廷將遣戴若思爲都督若思吳人也雖有才望無宏致遠識而一旦來統之逖甚怏怏且聞王敦與劉隗

等擕隙慮有內難感激發病乃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而亟繕武牢城城北臨黃河西接成皋四望甚遠逖恐南無堅壘必爲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等築壘未成而逖病甚遂卒於雍邱時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晉書本傳）尋冠闓逖卒乘間圍城城將降矣勇士五百擐戈同泣曰非祖侯之爲吾誰爲死并力齊赴敵遂卻（太平御覽）冊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尋以逖弟約代領其衆逖兄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王敦辟爲從事中郎轉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庶子多所駁正有聲於時齊王冏建義趙王倫收冏弟北海王實及前黃門郎宏農董祚弟艾皆將害之納上疏救焉並見有後爲中護軍太子詹事封晉昌公以洛下將亂乃避地東南元帝作相引爲軍諮祭酒納好弈棊王隱以禹惜寸陰諫納曰我藉忘憂耳隱曰古之人遇則立功不遇則立言今晉未有書而天下大亂舊章蕩析君少長五都遊宦四方華夷成敗皆當聞見曷不記述以成一代之史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耳乃舉隱才堪修史帝以問記室參軍鍾雅雅言隱雖有史才而今非其時事遂寢然史官之立自此始約與逖同母相親愛納異出也嘗密啟言約性好陵上不可假以權勢人謂納以異母故忌之故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讎朝廷因此棄納納既閑居但以文史自娛而已及約爲逆朝野乃歎納有識焉納與溫嶠父友善嶠既爲時用盛言納有名理除光祿大夫卒於家（晉書）

祖台之字元辰范陽遒人（晉書）孝武帝時爲尚書左丞後驃騎參軍王徽邀台之宴中書令中領軍王國寶因醉怒台之擲以盤盞樂器台之畏國寶不敢言而御史中丞褚粲以聞詔免國寶官而台之亦罷（晉書王國寶傳）後官侍中光祿大夫撰志怪書行於世（晉書）

深州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曰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荊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名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非親非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河山之固見屈吳起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興實由德險亦難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沒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河敢告梁益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鐫於劍閣山焉載又爲濛汜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論盡日爲之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補肥鄉令復爲著作郎轉太子中舍人遷樂安相宏農太守長沙王又請爲記室督拜中書侍郎復領著作載見世方亂無復進仕意遂稱疾篤告歸卒於家弟協字景陽少有儁才與載齊名辟公府掾轉祕書郎補華陰令征北大將軍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轉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於時天下已亂所在

冠蓋協遂棄絶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七命世以爲工永嘉初復徵爲黄門侍郎託疾不就終於家弟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時人謂載協亢及陸機雲曰二陸三張中興初過江拜散騎侍郎祕書監荀崧舉亢領佐著作郎出補烏程令入爲散騎常侍復領佐著作述歷贊一篇入律歷志（晉書）

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高祖寔著名漢代父讚魏吏部尚書左僕射以雅量見稱洪少以清厲骨鯁顯人有過輒面折而退無後言武帝世爲御史治書時長樂馮恢父爲宏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爲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爲博士祭酒散騎常侍翟嬰薦恢高行邁俗洪奏恢不敦儒素令學生番直左右雖有讓侯微善不得稱無倫輩嬰奏抃浮誇遂免嬰官朝廷憚之尋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荆棘來自博陵在南爲鷂在北爲鷹遷吏部尚書舉用公明門無私謁薦雍州刺史郤詵代己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弓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舉惟官是視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嘗讌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乃詭詞對曰慮違執玉不趨之義耳楊駿誅洪與都水使者王佑親坐見黜後爲大司農卒於官子廓（一作郞）散騎侍郎亦以正直稱（晉書）

定州

張晏字子博中山人守道不仕銳志稽古尤長於史學有所著漢書行世（漢書條例）

畿輔通志卷一百九十七

列傳五　南北朝一

南北朝

順天府

呂羅漢（祖顯父溫）

皮豹子（子書）

公孫軌（子睿睿子良軌）

（弟質質子塞塞子同慶）

盧元（祖偃父邈子度世孫淵敏昶尚淵子道將道亮道裕道虔道偘道約敏子義僖昶子元明尚子文甫文冀文符道約子正道道將子懷祖懷仁元從祖兄溥溥元孫洪洪子崇仲義洪姪觀洪從弟附伯侍伯）

酈範（子道元道愼道約姪暉）

陽尼（從子[illegible]雋季智從孫）

（丕慶季智從弟荆季智從子藻藻子蠲藻從弟固固子詮之）

高閭（子幼成孫欽閭弟悅）

平恆

盧同（兄子景裕）

盧誕（曾祖晏父叔仁）

盧文偉（子恭道恭道子詢祖）

李廣（族人子道）

劉靈助

盧廣

盧楚

保定府

許彥（元孫惇）

石文德（祖宙）

張雕（子德沖德揭）

河間府

高允（父韜子忱懷懷子韓允弟推燮允從叔濟允族兄晛濟孫師師子和仁）

高祐（父讜子和璧和璧子顥雅諒祐從父弟翼）

高道悅（族姪敬猷）

高諡（子樹生諒兄貝拔弟膳兒徽膳兒子吞徽子歸義眞姪猛虎盛隆子雍）

封回（子隆之興之兄琳琳子肅回族叔軌軌子偉伯）

邢巒（五世祖嘏祖穎子遜）

虬（弟婁姪昕晏子元恕弋祖祐祐子彥祐從子虬子咸咸丁恕虬從子策）

李叔虎（從祖全兄叔賢叔贊從子長仁長仁從弟遺進子象）

高崇（子謙之道穆愼之謙之子子儒猜）

馬敬德

權會

張思伯

邢峙

劉晝　劉軌思（劉被和從師則）　鮑季詳（從弟長暄）

封延伯　楊慶（祖元父斷）　尹式（族人正卿彥卿）

劉善經

南北朝

順天府

呂羅漢其先本東平壽張人石勒時徙幽州祖顯字子明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忿爭者皆就質焉慕容垂以爲河間太守後以郡降魏魏太祖嘉之賜爵魏昌男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妻子不免飢寒百姓頌之父溫字穉陽善書好施有文武才略世祖伐赫連昌以溫爲幢將先登陷陣每戰必捷以功拜宣威將軍奉車都尉出爲秦州司馬遷上黨太守善勸課有治名卒贈平遠將軍豫州刺史野王侯諡曰敬（魏書）羅漢弱冠以武幹知名溫之佐秦州時羅漢隨侍隴右氐楊難當寇上邽鎭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射難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殪賊衆轉盛羅漢曰今不出戰是示弱也意頭即簡千餘人令出戰衆皆披靡難當大驚會世祖賜難當璽書責其跋扈難當乃引還仇池意頭具以狀聞世祖嘉之徵爲羽林中郎上邽休官呂豐屠各王飛廉等據險爲逆詔羅漢討擒之從征縣瓠與琅邪王司馬楚之爲前招降者九千餘戸比至盱眙頻破賊軍擒其將顧儼李觀之等以功遷羽林中郎幢將賜爵烏程子加建威將軍及南安王余立羅漢猶典宿衞高宗之立羅漢有力焉遷少卿仍幢將進爵野王侯加龍驤將軍拜司衞監遷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山陽公（北史）及蠕蠕犯塞顯祖討之羅漢與右僕射

南平公元目振都督中外軍事出爲鎮西將軍秦益二州刺史時仇池氐羌反逼駱谷鎮將吳保元走登百頃請援於羅漢羅漢率步騎隨長孫觀掩擊氐羌大破之賊退詔曰仇池兵革屢興卿應機赴擊殄此兇醜若不遂之以德齊之以刑寇賊莫由可息可詔集豪右擇其事宜以利民益國爲本隨其風俗以施威惠其有安土樂業奉公勤私者善加勸督稱朕意焉（魏書）涇州民張羌郎聚衆千人州軍討之不能制羅漢擊禽之仇池氐羌叛逆其賊帥蒞廉苻祈等皆受宋官爵鐵券略陽公伏阿奴爲都將與羅漢赴討破之禽廉祈等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羌恃險數爲叛逆自羅漢蒞州撫以威惠西戎懷德土境帖然（北史）魏高祖詔曰赤水羌民遠居邊土非卿善誘何以招輯卿所得口馬表求貢奉朕嘉乃誠便敕領納其馬印付都牧口以賜卿徵拜內都大官聽訟察獄多得其情太和六年卒於官賜命服一襲贈以本官諡曰莊公長子興祖襲爵山陽公後例降爲侯景明元年卒興祖弟伯慶爲中散咸陽王禧郎中令伯慶弟世興校書郎羅漢弟大檀爲中散恆農太守大檀弟豹子東萊鎮將後改鎮爲州行光州事豹子弟七寶侍御中散遷少卿出爲假節龍驤將軍東雍州刺史（魏書）

皮豹子漁陽人少有武略魏泰常中爲中散稍遷內侍左右世祖時爲散騎常侍賜爵新安侯加冠軍將軍又拜選部尚書都督秦雍荊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淮陽公鎮長安尋加征西將軍坐盜官財徙統萬眞君三年以宋將裴方明等陷仇池徵復爵位詔拜仇池鎮將督關中諸軍與建興公古弼等分十道並進四年正月進擊樂鄉大破之擒宋將王奐之王長卿等六人斬首二千餘級俘獲一千人進軍下辨宋將强元明辛伯奮棄城遁追斬之悉獲其衆宋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至漢中聞魏軍已西懼不敢進豹子與司馬楚之率師至濁水擊擒之盡虜其衆進至高平宋將姜道祖降仇池平尋除都督秦雍荊梁益五州諸軍事進征西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公如故十一月宋復遣楊文德姜道盛率衆二萬攻濁水別遣將青陽顯伯守斧山拒豹子濁水城兵射殺道盛豹子至斧山斬顯伯悉俘其衆豹子又與河間公元齊俱會於濁水宋師震恐棄其兵甲夜遁初南秦王楊難當歸命詔送楊氏子弟詣京師文德以行賂得留亡奔漢中宋以文德爲武都王給兵二千人守葭蘆招誘氐羌於是武都陰平五部氐民叛應文德召豹子率諸軍討之文德阻兵固拒而其將楊高來降引諸軍往攻文德棄城南走遂收其妻子僚屬軍資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師宋白水太守郭啟元率衆救文德豹子分軍逆擊大破之啟元文德走還漢中興安二年正月宋將蕭道成王虯馬光等入漢中別令楊文德楊頭等率諸氐羌圍武都豹子分兵往救至女磊（魏書）聞宋增兵表狀求助詔高平鎮將苟莫于率突騎二千以赴之道成等乃退徵爲尚書出爲內都大官宋遣其將殷孝祖修兩當城於青東以逼南境天水公封敕文擊之不剋詔豹子與給事中周邱等助擊之宋瑕邱鎮遣步卒五千助戍兩當豹子大破之未幾遂班師（北史）先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及前涇州刺史封阿君督

河西諸軍南趣石樓與衛大將軍樂安王良討蓋胡與胡相値而豹子等不知胡遁走坐免官及是以功擢爲內都大官和平五年六月卒贈淮安王諡曰襄賜命服一襲子道明襲爵道明第八弟喜（北史作憘喜）高宗以其名臣子擢爲侍御中散遷侍御長高祖初吐谷渾拾寅部落饑窘侵澆河詔假喜平西將軍廣川公領涼州枹罕高平諸軍與上黨王長孫觀討拾寅又拜爲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鎮將假公如故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故也喜至申布恩惠夷民大悅酋帥强奴子等各率戶歸附於是置廣業固道二郡以居之徵爲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加左將軍太和元年宋葭蘆戍主楊文度遣弟鼠據仇池喜率衆四萬討鼠軍到建安鼠棄城南走進次濁水遣平西將軍楊靈珍擊文度所置仇池太守楊眞眞衆潰喜遂軍於覆津文度將强大黑固守津道喜部分將士攀崖涉水衝擊大黑大黑潰走進攻葭蘆城拔之斬文度傳首京師（魏書）詔慰勉之又詔於駱谷築城喜上表求待來年下詔峻責南天水郡民柳旂據險作亂喜率衆討滅之轉散騎常侍（北史）安南將軍豫州刺史以飲酒廢事詔遣使者就州決杖七年卒贈以本官諡曰恭公子承宗襲爵喜弟雙仁冠軍將軍仇池鎮將（魏書）

公孫軌字元慶燕郡廣陽人吳兵將軍廣州刺史表之第二子也少以文學知名太宗時爲中書郎出從征討補諸軍司馬世祖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其府藏任取金玉軌獨不肯前世祖乃親探金賜之謂軌曰卿可謂臨財不苟得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卿廉也後兼大鴻臚持節拜氐王楊元爲南秦王及境元不郊迎軌數元曰昔尉他跨據及陸賈至匍匐奉順故能垂名竹帛今君王無肅恭之禮非蕃臣也元使其屬趙客子對曰天子以六合爲家孰非王庭是以敢請入國然後受謁軌答曰大夫入境尚有郊勞而況王命者乎請奉策以還元懼詣郊受命軌使還稱旨拜尚書賜爵燕郡公加平南將軍及宋將到彥之遣其部將姚縱夫濟河攻冶坂世祖慮更北入遣軌屯壺關會上黨丁零叛軌討平之出爲虎牢鎮將初世祖將北征發民驢以運糧使軌部詣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疋乃與受之百姓爲之語曰驢無强弱輔脊自壯衆皆嗤之坐徵還眞君二年卒時年五十一軌旣死世祖謂崔浩曰吾行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受貨縱賊至今餘奸不除軌之咎也其初來單馬執鞭返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零渠帥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殺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從下倒擘分磔四支於山樹上以肆其忿是忍行不忍之事軌今在者吾必族而誅之軌娶於封氏生二子斌叡斌襲爵拜內都大官正光二年卒贈幽州刺史叡字叔文初爲東宮吏稍遷儀曹長賜爵陽平公時顯祖於苑內立殿敕中祕羣官制名叡曰臣聞至尊至貴莫崇於帝王天人挹損莫大於謙光伏惟陛下躬唐虞之德存道頤神逍遙物外宮居之名當協叡旨臣愚以爲宜曰崇光奏可後卒於南部尚書贈安東將軍幽州刺史諡曰宣叡妻崔浩弟女也生子良字遵伯聰明好學爲尚書左丞雅有幹用爲高祖所知遇良弟衡字道律良推爵讓之仕至司直良以別功

賜爵昌平子子宗基襲軌弟質字元直有經義頗屬文初爲中書學生稍遷博士世祖征涼州留宜都王穆壽輔恭宗時蠕蠕乘虛犯塞候騎至於京師京師大震壽雅信任質以爲謀主質性好卜筮卜筮者咸云寇必不來故不設備由質幾致敗國後深自督厲屢進讜言超遷尚書眞君九年卒追贈中護軍將軍光祿勳幽州刺史廣陽侯諡曰恭第二子寔字文慶初爲選部吏以積勤稍遷南部長敷奏有稱遷南部尚書賜爵范陽侯加左將軍高祖召寔與內都幢將上谷公張倪率衆伐齊舞陰戍後高祖與文明太后引見王公以下高祖曰比年方割畿內及京城三部於百姓頗有益否寔對曰先者人民離散主司猥多至於督察實難齊整自方割以來衆賦易辦實有大益太后曰諸人多言無益卿言可謂識治機矣詔賜寔被掠之兵有得還者賜絹二十匹寔奏爲貴賤等級高祖稱善依例降侯改封平伯出爲使持節安東將軍青州刺史下詔褒美加鎮東將軍領東夷校尉刺史如故太和十九年卒官高祖在鄴宮爲之舉哀時百度唯新青州佐吏疑爲所服詔曰今古時殊禮或隆殺當斟酌得失吏民之情亦不可苟順也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餘無服大成寥落可準諸境內之民爲齊衰三月子同始襲爵卒於給事中同始弟同慶轉厚廉慎爲司徒田曹參軍李崇驃騎府外兵參軍隨崇北征有方直之稱（魏書）

盧元字子眞范陽涿人曾祖諶晉司空劉琨從事中郎祖偃父邈並仕慕容氏爲郡太守皆以儒雅稱魏神䴥四年辟召儒俊以元爲首授中書博士司徒崔浩元之外兄也每與元言輒歎曰對子眞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元勸其三思浩雖無異言竟不納浩敗頗亦由此後轉寧朔將軍兼散騎常侍（魏書）賜爵固安子使宋宋文帝嘉之與語良久曰卿曾祖即昔中郎耶還遇病卒贈平東將軍幽州刺史固[illegible]侯諡曰宣（北史）子度世字子遷幼而聰達有計數爲中書學生應選東宮後以崔浩事棄官逃於高陽鄭羆家羆匿之使者囚羆長子將掠備至兼以火爇其體以羆戒勿言竟堅忍以死度世既免乃令弟娶羆妹以報其德久之世祖詔赦度世度世乃赴京拜中書侍郎襲爵興安中兼太常卿以立保太后父遼西獻王廟加鎮遠將軍進侯爵後除散騎侍郎使宋以應對失詞還被禁劾經年乃釋除假節鎮遠將軍濟州刺史州接敵境每互相侵掠度世乃禁勒所統還其俘虜二境以甯後坐事囚繫久之還鄉里尋徵赴京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未拜卒年五十三諡曰惠侯四子淵敏昶尚淵字伯源小名陽烏性溫雅寡欲敦學業睦宗族有祖父風襲侯爵拜主客令典屬國遷祕書令尋以例降爲伯給事黃門侍郎遷兼散騎常侍祕書監本州大中正是時高祖將立馮后集朝臣議之先謂淵曰卿意以爲何如對曰此自古所愼如臣愚意宜更簡卜高祖曰以先后之姪朕意已定淵曰雖奉敕如此然於臣心實有未盡及朝臣集議執意如前及高祖議伐齊淵表諫且言關右之民競設齋會以相扇惑恐謂宜速懲絕戢其魁率否則懼成黃巾赤眉之禍（魏書）詔優答之（北史）及車駕南征以趙郡王幹督關右諸軍事詔淵持節爲安南將軍以副之勒衆七萬將出子午（魏書）以齊武帝殂停師

是時涇州羌叛殘破城邑淵以步騎六千號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旬賊衆逃散降者數萬口唯梟首惡餘悉不問詔兼侍中初淵年十四嘗詣長安將還五十餘人餞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王伯達日盧郎後二十餘年當制命關右願毋相忘及是相者年過八十矣詣軍門請見（北史）未幾拜儀曹尚書以考課降守常侍尚書奪常侍祿一周尋除豫州刺史以母老固辭（魏書）齊雍州刺史曹虎請降乃以淵持節爲安南將軍督前鋒諸軍徑赴樊鄧淵以不諳軍旅辭帝不許淵曰臣恐曹虎爲周魴耳陛下宜審之（北史）虎果僞降淵至葉具陳其譎詔淵進取南陽淵以兵少糧乏表求先攻赭陽以近葉倉故也高祖許焉乃進攻赭陽爲齊所敗坐免官尋遭母憂高祖遣謁者詣宅宣慰服闋兼太尉長史高祖南討又兼彭城王中軍府長史尋爲徐州京兆王愉兼長史賜絹百匹愉年少事無巨細多決於淵淵以誠信御物甚得東南人和南徐州刺史沈陵謀叛淵覺之飭諸戍爲之備且屢以表聞朝廷不納陵果殺將佐勒衆叛逃濱淮諸戍由備得全凡陵之黨人被擒以獻者淵皆赦之衆心乃安景明初除祕書監二年卒官年四十八贈安北將軍幽州刺史復固安伯謚曰懿初諶父志法鍾繇書傳業累世有能名至邈則兼善草迹淵習家法代京宮殿多淵所題時白馬公崔玄伯亦善書法衛瓘體故魏初工書者稱崔盧焉（魏書）淵有八子長子道將字祖業應襲父爵而讓其第八弟道舒詔不許道將援清河國王常侍韓子熙讓弟宋晉陽男例乃許之道將涉獵經史頗有文才諸父并敬憚之彭城王勰任城王澄皆虛襟相待勰爲中軍

大將軍辟行參軍累遷燕郡太守道將下車表樂毅霍原之墓爲之立祠禮儒生興學校課農桑墾田歲倍（北史）入爲司徒司馬卒贈龍驤將軍太常少卿謚曰獻有文數十篇（魏書）子懷祖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子莊少有美名官都水使者懷祖弟懷仁字子友好學有詞性恬靜蕭然有閑致歷太尉記室宏農太守不之任卜居陳留界所著詩賦頌銘二萬餘言撰中表實錄二十卷道將弟道亮字仲業隱居不仕道亮弟道裕字甯祖少以學尚知名風儀兼美尚獻文女樂浪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北史）太子舍人尋轉洗馬遷散騎侍郎轉安遠將軍中書侍郎兼祕書丞以母憂去官服終拜中書侍郎遷龍驤將軍太子中庶子幽州大中正轉長兼散騎侍郎加左將軍神龜二年除左將軍涇州刺史其年七月卒官年四十四贈撫軍將軍青州刺史賜帛三百疋謚曰文侯子景裕武定中儀同開府錄事參軍道裕弟道虔字慶祖粗閑經史兼通算術尚高祖女濟南長公主公主驕淫倉卒暴薨時云道虔所害世宗祕不窮治尚書奏道虔爲國子博士靈太后追主薨事乃黜道虔爲民終身不仕孝昌末臨淮王彧因將出征啟除道虔奉車都尉道虔外甥李彧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因相藉託永安中除輔國將軍通直常侍尋加征虜將軍以讓歷勳賜爵臨淄伯遷散騎常侍天平初進征南將軍轉都官尚書本州大中正出除驃騎將軍幽州刺史尋加衛大將軍卒官贈都督幽瀛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空公瀛州刺史謚曰恭文公主二子昌寓昌仁昌寓不慧昌仁早卒道虔又娶司馬氏有子昌裕及司馬出後更娶

元氏生二子昌期昌衡兄弟競父爵迄未獲襲道虔弟道偘字希祖州主簿沈雅有學尙孝昌末卒二子早夭以弟道約子正達爲後武定中征虜將軍太尉記室參軍道偘弟道和字叔雍兄弟之中人望最下冀州中軍府中兵參軍卒子景豫景豫弟景熙武定中儀同開府諮議道和弟道約字季恭起家員外郎累遷司空錄事參軍司徒屬幽州大中正輔國將軍光祿大夫轉司徒右長史太傅李延實出除青州道約延實之妻弟也詔爲延實長史加散騎常侍累遷至衛大將軍兗州刺史在州頗得民和武定元年卒年五十八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正通開府諮議少有令譽徵赴晉陽遇患卒道約弟道舒字幼安襲父爵自尙書左主客郎中爲冠軍將軍中書侍郎卒淵弟敏字仲通小字洪崖少有大量太和初拜議郎早卒贈威遠將軍范陽太守謚曰靖高祖納其女爲嬪敏五子義僖字遠慶有至性爲僕射李沖所歎美起家祕書郎歷太子舍人司徒中郎神龜初任城王澄奏除散騎侍郎轉冠軍將軍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齊王蕭寶寅啟爲開府諮議參軍辭疾不赴尋兼司空長史拜征虜將軍大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儁勸其干謁當途義僖曰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能苟求富貴也孝昌中除散騎常侍時靈太后臨朝黃門侍郎李神軌勢傾朝野求結婚姻義僖拒而不許王誦謂義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豈易之耶義僖曰所以不從正爲此耳從之恐禍大而速誦乃堅握義僖之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遂適他族臨婚之夕靈太后遣中常侍服景就家敕停內外憚怖義僖夷然自若建義初兼都官尙書尋除安東將軍衛尉卿普泰中除都官尙書加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義僖少時以幽州頻遭水旱出穀數萬石貸民及是以穀尙不登乃燔其契州閭感之興和中卒年六十四贈大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孝簡子遜之武定中太尉記室參軍遜之弟世猷齊王開府集曹參軍義僖弟義悰字叔預司空行參軍本州治中散騎侍郎司徒諮議參軍子孝章儀同開府行參軍早亡義悰弟義敦字季和征北府墨曹參軍子景尙字子達武定中儀同開府屬義敦弟義安字幼仁不仕義僖諸弟並違不逮兄也敏弟昺字叔達小字師顏通經史早有時譽太和初爲太子中舍人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值蕭鸞僭立於是高祖南討之昺兄淵爲別道將而蕭鸞以朝廷加兵遂酷遇昺等昺大恐怖涙汗交横而謁者張思寧詞氣壯烈遂死於館中昺還高祖峻責之遂罷黜久之復除彭城王友轉祕書丞景明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昺請外祿世宗不許遷散騎常侍兼尙書時洛陽縣獲白鼠昺奏曰謹案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祗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臣聞比年以來荆揚二州屯戍不息鍾離義陽師旅相繼兼荆蠻凶狡屢勞王師汝潁之地率戶從戎河冀之境連丁轉運細役煩徭日月滋甚至使通原遙畛田蕪罕耘連村接閈蠶飢莫食而監司因公以貪求豪強恃私而逼掠遂令幣裋褐以益千金之資制口腹而充一朝之急此皆由牧守令長多失其人故士女吁嗟相望於道路守宰暴貪風聞於魏闕往歲法官案驗遣使覆訊乃公

違憲典輕樹私恩所苟皆言誣枉罪人擾稱清白忠清之人
見之而自怠貪暴之夫聞之以益快白鼠之主信而有徵伏
願陛下垂叡喆之鑒察妖災之起延對公卿博求民隱輕徭
省賦與民休息貞良忠讜置之於朝奸回貪佞棄之於市則
九官勿戒而恆敬百寮不嚴而自肅矣詔曰尚書數納機猷
獻替是寄讜言有聞朕實嘉美轉侍中又兼吏部尚書尋卽
正仍侍中守職而已無所激揚也與侍中元暉等更相朋附
爲世宗所寵時論鄙之出除鎮東將軍徐州刺史永平四年
夏昶表曰蕭衍瑯邪郡民王萬壽等款誠內結潛來詣臣云
朐山戍今將交換有可圖之機臣卽許以旌賞遣其還入至
三月二十四日夜萬壽等糾率同盟攻掩朐城斬衍輔國將
軍瑯邪東莞二郡太守帶朐山戍主劉晰并將士四十餘人
傳首至州臣卽遣兼郯城戍副張天惠率驍勇二百徑往赴
之瑯邪諸戍絡繹援而衍郁洲已遣二軍以拒天惠天惠
與萬壽等內外齊擊俘斬數百便卽據城詔曰朐山險塞寇
之要防今既失守彼將圖救援之計宜須防守深思擒敵昶
又表蕭衍將張稷馬仙琕陰虔和等各領精兵分屯諸堰昌
義之張惠紹王神念王茂光積發建業并歸於此此兵九千
賊衆數萬遂懸爾勢決死來戰必須簡將增兵加益糧仗方
可與之相持請增兵六千米十萬石又表賊置栅朐山屯守
門井并圖固城晝夜連戰脫兵不速至長被燒心請速簡配
以及事機詔遣冀定瀛相四州中品羽林虎賁四千人赴之
又詔昶曰卿以兵少請益今已遂卿本意聞東虜陸道甚狹
一軌之外皆是大水彼必據之以斷軍路若已如此更設何

策又聞衍軍每有流言云魏博淮陽宿豫乃是兩宜若實有
此卿可量朐山薪水得支幾時脫事容往返馳驛速聞昶既
儒生本少將略又羊祉子燮爲昶司馬專征戎事掩昶耳目
將士怨之朐山戍主傅文驥糧樵俱竭以城降梁昶見城降
於是先走退諸軍相尋奔遁遇大雨雪軍人凍死及落手足
者三分而二魏之經略江左惟中山王英鍾離之役及此朐
山之敗積爲最失利世宗遣黃門甄琛馳驛鎖昶窮其敗狀
詔免官論坐未幾拜太常卿仍除安南將軍雍州刺史又進
號鎮西將軍加散騎常侍熙平元年卒於官贈征北將軍兗
州刺史謚曰穆昶寬和矜恕善於撫綏在徐州時每躬自存
恤兵疾番兵年滿不歸者容充後役終昶之政然後始還人
咸稱之子元聿字仲訓無他才能尚高祖女義陽長公主拜
駙馬都尉位太尉司馬光祿大夫卒贈中書監子士晟儀同
開府掾元聿第五弟元明字幼章涉歷羣書兼有文義風采
閒潤進退可觀永安初長兼尚書令臨淮王彧欽愛之及彧
開府引爲兼屬仍領部曲出帝登阼以郎任行禮封城陽縣
子遷中書侍郎永熙末居洛東緱山乃作幽居賦焉天平中
兼吏部郎中副李諧使梁南人稱之還拜尚書右丞轉散騎
常侍監起居事又兼黃門郎本州大中正元明善自標置不
妄交遊飲酒賦詩遇興忘返性好元理作史子新論數十篇
別有集錄少時嘗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
識之士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
爲佳器遂留之數日贈帛及馬而別元明弟元緝字幼緝因
粗好酒會於婦氏飲宴小有不平手刃其客起家祕書郎轉

司徒祭酒稍遷輔國將軍司徒司馬卒於官贈散騎常侍都督幽瀛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吏部尚書幽州刺史謚曰宣子士深開府行參軍景弟尚字季儒小字羡夏亦以儒業見重太和中拜議郎轉趙郡王征東諮議參軍母憂去官後爲太尉主簿司徒屬范陽太守章武内史兼司徒右長史加冠軍將軍轉左長史出爲前將軍濟州刺史入除光祿大夫正光五年卒年六十二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青州刺史長子文甫字元祐少有器尚涉歷文史有譽於時位司空參軍年四十九卒子敬舒有文學早卒文甫弟文翼字仲祐少甚輕躁晚頗改節爲員外郎因歸鄉里永安中爲都督守范陽三城拒賊帥韓婁有功賜爵范陽子永熙中除右將軍大中大夫栖遲桑井而卒年六十子士偉興和中中散大夫文翼弟文符字叔信性通率位員外郎羽林監尚書主客郎中遷通直散騎侍郎永安中卒年四十度世李氏之甥其爲濟州也值魏初平升城無壘房崇吉母傅氏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州刺史申纂妻賈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破軍途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計中表致其恭恤每覲見傅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賑賈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諸崔墜落多所收贖及淵景等並循父風遠親疎屬敘爲尊行長者莫不畢拜致敬閨門之禮爲世所推謙退簡約不與世競父母亡後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内百口在洛時有饑年無以自贍然尊卑怡穆豐儉同之而一門三主當時以爲榮淵兄弟亡及道將卒後家風衰損子孫多非法爲論者所鄙度世從祖弟神寶中書博士太和中高祖爲高陽王雍納其女爲妃初元從祖兄溥慕容寶之末總攝鄉部屯於海濱遂殺其鄉姻諸祖十餘人稱征北大將軍幽州刺史攻掠郡縣天興中討禽之溥元孫洪字曾孫太和中歷中書博士稍遷高陽王雍鎮北府諮議參軍幽州中正樂陵陽平二郡太守洪三子長子崇字元禮少立美名景明中爲驃騎府法曹參軍早卒崇弟仲義小名黑知名於世高陽王雍司空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幽州別駕弟三子叔矩字子規武定中尚書郎子規弟子正司徒法曹參軍崇兄弟官雖不達至於婚姻嘗與元家齊等仲義弟幹字幼禎州主簿子讓儀同開府參軍洪弟光宗子觀觀字伯舉少好學有儁才舉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郎與太常少卿李神儁光祿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朝儀拜尚書儀曹郎中孝昌元年卒觀弟仲宣仲宣弟叔虔武定初司徒諮議參軍洪從弟附伯附伯弟侍伯並有學識附伯位至滄州平東府長史侍伯永熙中衛大將軍南岐州刺史侍伯從弟文偉興和中驃騎大將軍青州刺史大夏縣開國男（魏書）

酈範字世則小名記祖范陽涿鹿人（謹案北魏涿鹿隷幽州廣甯郡在今宣化府保安州非范陽屬也鹿盍衍文當從廣輿記作涿人）祖紹慕容寶濮陽太守太祖定中山以郡迎降授兗州監軍父嵩天水太守範於世祖時給事東宮高宗踐阼追錄先朝舊勳賜爵永甯男加甯遠將軍以治禮郎奉遷世祖恭宗神主於太廟進子爵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南征範爲左司馬師次無鹽宋人憑城拒守僉言不宜輕進範曰今遠入敵境不可久淹且寡必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今若寇厲將士出其非意可一攻而剋之白曜曰司

馬之策是也遂潛軍僞退示以不攻慕果不設備於是即夜部分旦便購城崇朝而尅白曜將盡以其人爲軍實範曰今皇威始被民未霑澤宜先信義示之軌物然後民心可懷白曜乃免之進次肥城白曜將攻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威勢若飛書告喻可不攻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軍達升城宋太原太守房崇吉棄母妻東走青州刺史沈文秀遣其寧朔將軍張元孫奉牋歸款請軍接援白曜將遣偏師赴之範曰文秀家在江南青土擁衆數萬甲勁城堅師未逼之朝夕無患竟何所畏已求援軍且觀其使詞煩而顏愧視下而志怯幣厚而言甘誘我也若不遠圖懼虧軍勢未若先守歷城平盤陽下梁鄒剋樂陵然後方軌連鑣揚旌直進何患不壹舉路左以迎明公者哉白曜曰卿前後納策皆不失衷今日之算吾所不取何者道固孤城裁能自守盤陽諸戍勢不野戰文秀知機故亟求附耳天與不取後悔何及範曰歷城足食足兵非一朝可拔文秀既據東陽爲諸城根本多遣軍則歷城之固不立少遣衆則無以懼敵心脫文秀還叛閉門拒守偏師在前爲其所挫梁鄒諸城追擊其後文秀身率大軍必相乘迫腹背受敵進退無途雖有韓白恐無全理白曜乃止遂表範爲青州刺史以撫新民後進爵爲侯加冠軍將軍遷尚書右丞後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假范陽公鎮將元伊利表範與外賊交通高祖詔範伊利陷卿窺覦州任耳有司推驗虛實自顯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其明爲算略綏輯邊服稱朕意也年六十二卒於京師謚曰穆子五（魏書）道元字善長初襲爵永寧侯例降爲伯（北史）太和中爲尚書主客郎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清勤引爲治書侍御史（魏書）彪爲李沖所奏道元以屬官坐免景明中爲冀州鎮東府長史刺史于勁順皇后父也西討關中亦不至州道元行刺史事三年爲政嚴酷吏人畏之姦盜逃於他境後試守魯陽郡表立黌序崇勸學教山蠻以安延昌中爲東荊州刺史蠻民詣闕訟其刻峻坐免官後爲河南尹明帝以沃野懷朔薄骨律武川撫冥柔元懷荒禦夷諸鎮並改爲州其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兼黃門侍郎與都督李崇籌宜置立裁量去留會諸鎮叛不果而還孝昌初梁揚州刺史元法僧來犯詔道元持節兼侍中攝行臺尚書節度諸軍事軍至渦陽法僧敗退道元率師追之斬獲頗多除御史中尉司州牧汝南王悅嬖人丘念同臥起及選州官念因緣欺法道元收念付獄悅啟靈太后請赦赦之道元竟誅念因以劾悅（北史）時雍州刺史蕭寶夤反狀微露悅等乃諷朝廷遣道元爲關右大使遂爲寶夤所害死於陰盤驛亭道元好覽奇書撰水經注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爲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然兄弟不能篤穆又多嫌忌時論薄之（魏書）子孝友（北史）道元第四弟道慎字善季涉歷史傳有幹略自奉朝請遷尚書二千石郎中加威遠將軍爲漢川行臺以功除員外常侍領郎中轉輔國將軍驍騎將軍出爲正平太守有能名還長樂相正光五年卒年三十八贈後將軍平州刺史子中字伯偉武定初司徒刑獄參軍道慎弟道約字善禮起家奉朝請再遷冠軍將軍司徒諮議參軍歷東萊魯郡二郡太守爲政清靜吏民安之年六十三卒範

弟神虎尚書左民郎中神虎弟夔子惲字幼和好學有文才尤長吏事正光中刺史裴延儁用爲主簿令修學校舉秀才射策高第爲奉朝請後延儁爲討胡行臺尚書引爲行臺郎以招撫有稱除尚書外兵郎仍行臺郎及延儁解還行臺長孫雅又引爲行臺郎加征虜將軍惲每進計於雅多見納以功賞魏昌縣開國子邑三百戶惲在軍啟求減身官爵爲父請贈詔贈夔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惲後與唐州刺史崔元珍固守平陽武泰中尒朱榮行臺郎中樊子鵠陷城被害時年三十六世咸痛惜之所作文章頗行於世撰慕容氏書未成子懷則武定末司空長流參軍夔弟神期中書博士神期弟顯度司州秀才尚書庫部郎（魏書）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少好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天護頓邱李彪齊名幽州刺史胡泥表薦之徵拜祕書著作郎奏佛道宜在史錄後改中書學爲國子學時中書監高閭侍中李冲等舉爲國子祭酒高祖嘗親在苑堂講諸經典詔尼侍聽賜帛百疋尼後兼幽州中正出爲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爲中正時受鄉人財貨免官還鄉遂卒於薊州年六十一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撰字統二十卷行於世子介字天佐奉朝請冀州默曹參軍早卒尼從子鳴鵠鳴鵠弟季智俱有名於時前後並爲幽州司馬季智子璠通直散騎常侍季智從弟荆范陽太守有吏能卒贈平西將軍東豫州刺史季智從子伯慶汝南太守伯慶從父弟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太和初舉秀才射策高第以母疾還徵拜中書博士詔兼禮官拜燕宣王廟於長安還授寧遠將軍賜爵魏昌男遷爲廷尉正轉考功郎中除建德太守以清貧賜帛六十疋尋復假寧遠將軍領統軍外防內撫甚得聲譽尋解任還家久之除兗州左將軍府長史又拜瀛州安東府長史加揚烈將軍閭門自守不問世事孝昌中在鄉爲賊帥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子貞字世幹早卒貞弟斲字世轅長於吏事本州別駕加輕車將軍屬洛周陷城斲遂率宗親南渡河居於青州值邢杲起逆青州城民疑河北人爲杲內應遂害斲時年四十八子擕襲祖爵斲弟斐武定末尚書右丞藻從弟令鮮京兆王愉郎中令坐同愉反逃竄免會赦除名子世和武定末齊州驃騎司馬藻從弟延興南幽州刺史延興從弟固字敬安少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遂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假陵江將軍昶嚴暴治軍甚急固啟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志意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高祖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署城局仍從昶鎮彭城板兼長史俄以憂去任裴叔業以淮南內附世宗詔平南將軍廣陵侯元衍與司徒彭城王勰同鎮壽春敕固爲衍司馬還除太尉西閤祭酒兼廷尉評上改定律令議除給事中出爲試守平北太守甚有惠政久之以事免後除給事中領侍御史轉治書劾奏廣平王懷汝南王悅南陽長公主及使懷荒鎮將萬貳望風逃走劾恒農太守裴粲免官時世宗廣訪得失固上表曰臣聞爲治不在多方在於力行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東

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承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强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幾躬勤庶務使民無謗讟之口省傜役薄賦斂修學官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飢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下悅億兆之望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同彼七十二君之徽號協定鼎嵩河之心副高祖殷勤之寄上與三皇比隆下與五帝耆美豈不茂哉臣位卑識昧言不及義屬聖明廣訪敢獻瞽言伏願陛下留神少垂究察時世宗委任羣下不親政事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釁故宗室大臣相見疎薄而王畿民庶勞斂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稱恆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諷諫世宗末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對曰晏嬰湫隘流稱於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顯公勉之顯默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庫藏充實卿以爲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爲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哉顯大不悅因奏固贓請米麥免固官既無事役遂闔門自守著演賾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又作刺讒疾嬖幸詩肅宗卽位除尚書考功郎奏諸秀孝中第者聽敘自固始大軍征硤石敕爲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中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外城軍罷太傅清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尋加寧遠將軍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屑近小人固上書切諫並面陳往代諸王賢愚之分以感動悅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爲舉得其人熙平二年除洛陽令將軍如故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病杖而能起練禫之後猶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服焉神龜末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元乂秉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吏寮莫不慮禍隱避不出素爲懌所厚者彌不自安固以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欒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悅爲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檛撻固以前爲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悅辟固爲從事中郎不就正光二年京兆王繼爲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事中郎加鎮遠將軍府解除前軍將軍鎮遠如故又與科揚州勳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勳更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四年九月卒時年五十七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文固剛直雅正不畏彊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歿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爲其斂焉故長子休之武定末黃門郎休之弟詮之字子衡少著才名辟司徒行參軍爲門生所害時人悼惜之（魏書）

高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五世祖原晉安北軍司上谷太守關中侯祖雅少有令名州別駕父洪字季願爲魏陳留王從事中郎閭貴乃贈幽州刺史固安貞子（魏書）閭早孤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章本名驢少爲車子送租至平城修

刺詣崔浩浩與語奇之使爲謝中書監表明日浩歷租車過駐馬呼閭諸車子皆驚乃改爲閭而字焉（北史）眞君九年徵拜中書博士和平末遷中書侍郎高宗崩乙渾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閭與中書令高允入禁內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加南中郎將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閭先入彭城收管籥元表閭以本官領東徐州刺史與張讜對鎮圍城後還京城以功進爵爲侯加昭武將軍顯祖傳立徙御崇光宮閭表上至德頌一篇遂爲顯祖所知數見引接參論政治命造鹿苑頌北伐碑永明初爲中書令加給事中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還尙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文明太后令詔羣臣議之閭表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高者位尊任廣者祿重下者祿足代耕上者俸足行義於是貪殘之心止竭效之誠篤兆庶無侵削之煩百辟備容禮之美斯則經世之明典爲治之至術堯舜以來逮於三季雖優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否民戶耗減國用不充俸祿遂廢此則事出臨時之宜良非久長之道大魏應期紹祚稽考舊章準百王不易之勝法述前聖利世之高軌置立鄰黨班宣俸祿事設令行於今已久又奸悖充斥則禁網須嚴飢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以息其濫竊貪者足以感而勸善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奸情清者不能自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閭議高祖又引見王公已下於皇信堂高祖曰政雖多塗治歸一體誠知忠佞損益而未識其異同恆懼忠貞見毀佞人便進寤寐思此如有隱憂國彥朝賢休戚所共宜辨眞僞以釋朕懷閭曰竊謂袁盎徹慎夫人席是其忠譖殺晁錯是其佞若以異人言之望之爲忠石顯是佞高祖曰忠佞之行有別明矣朕所問者未然之前卿之所對已然之後閭曰佞者飾智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高祖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出處同異之間交接忠佞之境豈是皦然易明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子綦後事顯忠初非佞也閭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衍終致忠言此適與幾諫非爲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高祖善閭對閭後上表曰臣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剋北敵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敵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六鎭勢分倍衆不鬭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害事其理宜然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邱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與今宜依故於六鎭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惠及百世可於要害度地開門造小城於其側且多置弓弩則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敵既不攻城野掠無獲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

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内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矟修立戰場十日一習采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使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强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須遣之以禮恕之以情閫外之事有利輒決教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踰榮雖三黜而彌寵詔曰覽表具卿安邊之策比當與卿面論一二高祖又引見羣臣議伐蠕蠕閭曰昔漢時天下一統故得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寇不宜懸軍深入高祖然之遣蠕蠕使遠召閭爲書是年冬至高祖親舞於太后前羣臣皆舞高祖乃歌仍率羣臣再拜上壽閭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聖性自天敦行孝道稱爲上壽靈應無差臣等不勝慶踊謹上千萬歲壽高祖大悅賜羣臣帛人三十疋又議政於皇信堂高祖曰刑法者王道之所用何者爲法何者爲刑施行之序何先何後閭對曰臣聞軌物齊衆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自鞭杖以上至於死罪皆謂之刑刑者成也成而不可改高祖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問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是政何者爲事閭對曰臣聞君所施行合於法度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天下大同風軌齊一則政出於天子王道衰則政出於諸侯君道缺則政出於大夫故詩序曰王道衰政教失則國異政家殊俗高祖曰若君命爲政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此應奉命而已何得稱政尚書游明根曰子夏宰民故得稱政帝善之十四年秋閭上表曰奉癸未詔書以春夏少雨憂饑饉之方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己之誠齊堯舜引咎之德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損益臣聞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之患然立功修行終能弭息今陛下殷勤引過事邁前王從星謝雨之徵指辰可必雖王畿之内頗爲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動之以禮綏之以和一歲不收未爲大損但豫備不虞古之善政竊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寬其往來使民欣慰開雲中馬城之食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至畿甸之民宜出靈邱下館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貧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以溢其處開關弛禁薄賦賤糴恣其東西隨豐逐食貧富相贍可以

免度凶年不爲患苦又聞常士困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昔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使役急其禁令宜於未然之前申敕外牧京師之獄亦或恐未盡當可集囚於都曹使明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即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至非急之作無用之歟宜皆放罷此乃救凶之常法也論語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凶年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而已詔敕有司依此施行後詔閭與太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出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帛千疋粟千斛牛馬各三閭上疏陳伐吳之策高祖納之遷都洛陽閭表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高祖頗嫌之齊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詔劉昶薛真度等四道南伐車駕親幸懸瓠閭表諫高祖不納虎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高祖攻鍾離未剋將於淮南修故城而置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閭璽書具論其狀閭表曰南土亂亡僭主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克拔數城施恩布德攜民襁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兵法云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既寡東西懸闊難以並進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闢一廛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雖翦枝竭流終不可絕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源本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既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衆糧運難可充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由於泗口泝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鎮舟船素畜斂因先積之資以拒始行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援實難淮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西有盱眙壽陽安土樂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後恐爲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既克其城戍鎮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猶過數方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克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以向熱水雨方降兵刃既交難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度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洛畜力以待敵釁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則淮南之鎮將自效天安之捷亦不遠矣車駕還幸石濟閭朝於行宮及至鄴頻幸其州館詔曰閭昔在中禁有定禮正樂之勳作藩於州有廉清公幹之美可謂國之老成善始令終者也可賜帛五百疋粟一千斛馬一匹衣一襲以褒厥勤閭每請本州以自效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徙授幽州刺史令存勸兩修恩法並舉閭以諸州罷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治體不便表宜復舊高祖不悅歲餘表求致仕優答不許徵爲太常卿頻表陳遜不聽又車駕南討漢陽閭上表諫求回師高祖不納漢陽平賜閭璽書閭上表陳謝世宗踐阼閭累表遜位詔授光祿大夫金印紫綬使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於東堂賜以餚羞復詔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命百寮餞之閭進陟北邙上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景明三年十月卒於家世宗遣使弔慰賜

帛四百疋四年三月贈鎮北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文侯閭好爲文章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贊百有餘篇集爲三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爲當時所服高祖以其文雅每優禮之其初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博士學生百有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財貨及老爲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有三子長子元昌襲爵位至遼西博陵二郡太守子欽字希叔頗有文學莫折念生之反也欽隨元志西討志敗爲賊所擒念生以爲黃門郎死於秦州子穆宗襲祖爵興和中定州開府祭酒欽弟石頭小石皆早卒元昌弟定殷中壘將軍漁陽太守卒贈征虜將軍安州刺史子洪景少有名譽早卒次子宣景武定中開府司馬定殷弟幼成員外郎頗有文才性清狂爲奴所害閭弟悅篤志好學有美譽早卒（魏書）

平恒字繼叔燕國薊人祖視父儒并仕慕容爲通官恒勤讀博聞自周及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覽者咸以爲善焉魏徵爲中書博士久之出爲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常至不足後拜著作佐郎遷祕書丞時高允爲監河間邢祐北平陽嘏河東裴宗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爲著作佐郎雖才學互有短長然俱爲稱職并號長者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也恒三子并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恒忿其世衰乃別構精廬并置經籍其中以一奴自給太和十年以恒爲祕書令恒固請爲郡未授而卒時年七十六贈平東將軍幽州刺史都昌侯謚曰康子壽昌太和中祕書令史稍遷荆州征虜府錄事參軍（魏書）

盧同字叔倫范陽涿人元之族孫也父輯字顯元本州別駕同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中起家北海王詳國常侍稍遷司空祭酒昌黎太守尋爲營州長史仍帶郡入除河南尹丞遷太尉屬會豫州城民白早生反都督中山王英尚書邢巒等討之召同爲軍司事平除冀州鎮東府長史遭父憂解任後除司空諮議參軍兼司馬爲營構東宮都將延昌中秦州民反召同兼通直常侍持節慰諭之多所降下還轉尚書右丞進號輔國將軍以父諱不拜改授龍驤熙平初轉左丞加征虜將軍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民歲調皆七八十尺部內患之同乃舉按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奪同而罪康生焉肅宗時軍政不修功多竊冒同閱吏部勳書因加檢覆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同乃表言竊見吏部勳簿多皆改換中兵奏按并復乖舛臣聊爾揀練已得三百餘人則隱而未露者不可勝數矣愚謂罪雖恩免猶須刊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句奏按若名級相應者即於黃素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明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按對掌進則防揩洗之僞退則無改易之理從前勳書上省唯列姓名不載本屬致令竊濫之徒輕爲苟且今請征職白民具列本州郡縣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名貫別錄勳階仰本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并皆印記然後列上行臺行臺關太尉太尉檢練精實乃始關刺省重究括然後奏申奏出之日黃素朱印關付吏部則奸僞或可息矣詔從之同又奏曰臣頃奏以黃素爲勳具注官名戶屬及

吏部授勳之法事目三條已蒙旨許臣伏思黃案勳簿改可以止奸僞然在軍慮詐猶未可盡請自今在軍鬭簿之日行臺軍司監軍都督各明立文按處處記之斬首成一階已上即令給券一紙之上當中大書起行臺統軍位號勳人甲乙斬三賊及被傷成階已上亦具書於券各盡一行當行豎裂其券前後皆起年號日月破某處陳某官某勳印記爲驗一支付勳人一支付行臺記至京即送門下別函守錄又自軍都以來戎車屢捷所以征勳轉多敘不可盡者良由歲久生奸積年長僞巧吏階緣偷增遂甚請自今爲始諸有勳簿已經奏賞者即廣下遠近云某處勳判咸令知聞立格酬敘以三年爲斷其職人及出身限內悉令銓除實官外號隨才加授庶使酬勳者速申立功者有勸事不經久僥倖易息或遭窮難州無中正者不在此限又勳簿之法征還之日即應申送頃來行臺督將至京始造或一年二歲方上勳書奸僞之原實自由此今後軍還之日便通勳簿不聽隔月詔復依行元乂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熙敗以同爲持節兼黃門侍郎慰勞使乃就州刑熙還授平東將軍正黃門營明堂副將尋加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同善事在位爲乂所親戮熙之日深窮黨與以希乂旨論者非之又給同羽林二十人以自防衛同兄琇少多大言嘗言公侯可致至此始爲都水使者同厭求回身二階以加琇琇遂除安州刺史論者稱之營州城民就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黃門如故持節使營州慰勞聽以便宜從事同頻遣使人皆爲賊害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爲良齎書諭德興德興乃降安輯其民而還德興復反詔同以本將軍爲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慰勞之同慮德興難信勒衆而往爲德興所擊大敗而還靈太后反政以同乂黨除名孝昌二年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兼左丞爲齊兗二州行臺節度大都督莊帝踐阼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兼七兵以同前慰勞德興之功封章武縣開國伯邑四百戶正除七兵尋轉殿中加征南將軍普泰初除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同時久病强牽從務啟乞儀同初同之爲黃門也與前廢帝俱在門下同異其爲人素相款託廢帝以恩舊許之除儀同三司餘官如故永熙初薨年五十六贈侍中都督冀滄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開國伯如故賻帛四百疋諡曰孝穆三年復加贈尚書右僕射子斐武定中文襄王大將軍府掾斐弟筠青州治中同兄靜太常丞靜子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少聰敏專經爲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又避地大甯山不營世事居無所業惟在注解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前廢帝初除國子博士參議正聲甚見親遇待之以不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昕等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講聽不已未幾歸本郡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同反以應元寶炬齊獻武王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既而舍之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雅見嗟賞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王入相於第開講招

延時儁令景裕解所注易時有同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元顥入洛以爲中書郎普泰初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靜談於榮利敝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興和中補齊王開府屬卒於晉陽齊獻武王悼惜之景裕雖不聚徒教授而所注易大行於世（魏書）

盧誕本名恭祖范陽涿人魏尚書光祿大夫范陽子度世之族弟也曾祖晏博學善隸書有名於世仕慕容氏歷給事黃門侍郎營丘成周二郡守祖壽太子洗馬慕容氏滅入魏爲魯郡守父叔仁年十八州辟主簿舉秀才除員外郎以親老乃辭歸就養父母既沒持喪六年躬營墳壠遂有終焉之志景明中被徵入洛授武賁中郎將非其好也尋除鎮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並稱疾不朝乃出爲幽州司馬又辭歸鄉里當時咸稱其高尚焉誕幼而通亮博學有詞彩郡辟功曹州舉秀才不行起家侍御史累遷輔國大將軍大中大夫幽州別駕北豫州都督府長史以功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固安縣伯尋加散騎侍郎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爲師於是親幸晉王第敕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誕加征東將軍散騎常侍拜國子祭酒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恭帝二年除祕書監後以疾卒（北史）

盧文偉字休族范陽涿人魏南岐州刺史侍伯之從弟也父敞官議郎後以文偉勳贈幽州刺史文偉少孤有志尚頗涉經史州辟主簿年三十八始舉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說刺史裴儁按督亢陂溉田萬餘頃人賴其利及北方將亂文偉積穀范陽存恤困乏鄉里歸之乃據樓蘇城文偉率鄉閭守范陽樓平封大夏縣男除范陽太守莊帝崩文偉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同謀起義靈助克瀛州留文偉行州事而自率兵赴定州爲介朱榮將侯深所敗文偉走還本郡值齊獻武王至信都文偉遣子懷道奉啟陳謝中興初除安州刺史不之官尋轉幽州刺史而介朱兆所署刺史盧曹據州城文偉不得入（北史）齊郡所爲州治太昌初復遷安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天平末行東雍州事轉青州文偉輕財愛客好爲小惠故所在得人和亦善承候寵要餉遺不絕興和三年卒於州年六十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二州軍事定州刺史司徒尚書左僕射諡曰孝威子恭道性溫良有文學由州主簿辟開府墨曹參軍助父防守范陽七兵尚書郭秀數稱之天平初特除龍驤將軍范陽太守有善政先文偉卒贈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軍事幽州刺史兼度支尚書諡曰定子詢祖襲大夏男詢祖有學術工文詞初舉秀才入京師飲李祖勳處時齊顯祖乍破蠕蠕諸臣皆爲表賀祖勳獨無題祖追使徵之時諸文人畢集皆爲餞表賀而詢祖首擬藁一日朝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東止車門外爲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而詞皆可觀天保末爲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作築長城賦以寄意邢邵嘗戲之曰卿小年才富乃爾黃角者無上齒恐妨壽矣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邵甚悅長廣太守邢子廣目爲有規檢禰衡思

太子舍人司徒記室卒有文集十卷皆遺逸（北齊書）恭道弟懷道性輕率好酒卒於烏蘇鎮城都督懷道弟宗道官南營州刺史坐醉酒除名（北史）

李廣字宏基范陽人其先自遼東徙焉廣博涉羣書有才思而訥言敏行少與趙郡李謇齊名爲邢魏之亞魏安豐王延明鎮徐州署長流參軍釋褐盪逆將軍尒朱仲遠牒爲大將軍記室加諫議大夫辛纂爲荊州行臺辟爲行臺郎中遷車騎府錄事參軍中尉崔暹選御史皆世冑也而廣獨以才學兼御史修國史南臺文奏多出其手平陽公淹辟爲中尉轉侍御史齊顯祖相魏命掌書記天保初欲以爲中書郎遇病篤而止初廣將卒朝以東方未明坐而假寐忽驚覺語其妻云吾向見一人出吾身中言君用心過苦非吾所堪今辭君去遂怳惚不樂數日遇疾久之乃卒廣識鑒明達度量宏遠爲士流所歸歲時每共贈遺之廣賴以自給嘗薦舉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十卷魏收爲之序廣族人子道亦能文（北齊書）

劉靈助燕郡人師事劉弁好陰陽占卜而衣襪無賴常往來燕恒之間或負販或劫盜焉後自代至秀容事尒朱榮所占屢中爲榮府功曹參軍建義初榮害王公卿士於河陰奉車都尉盧道虔靈助里人也道虔兄弟朝於行宮靈助力護之朝士乃爭與諸盧相隨獲免禍者數十人榮入京師超拜光祿大夫封長子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尋進爵爲公增邑通前千戶從榮討擒葛榮特除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幽州刺史從大將軍上黨王天穆討邢杲有幽州流民盧城人恃驍悍爲盜賊乃令靈助兼尚書軍前慰之事平而元顥入洛天穆渡河靈助乃會尒朱榮於太行榮之攻河內也令靈助筮之靈助曰必克時日已向中士衆疲怠靈助曰時至矣榮鼓之衆克及至北平榮以時盛暑欲還師莊帝召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破賊詔問何日靈助曰在十八十九間果如其言車駕還宮領幽州大中正尋加征東將軍增邑五百戶進爵燕郡公詔贈其父僧安爲幽州刺史尋轉尚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丘因率民北還與都督侯淵等討滅葛榮餘黨韓婁加車騎將軍兼幽并營安四州行臺尒朱榮死莊帝以幽崩靈助乃自號燕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臺爲莊帝舉義兵幽瀛滄冀之民多從之悉舉火爲號不舉火者則諸村共討之普泰元年三月遂率衆至博陵之安國城與叱列延慶侯淵尒朱羽生等戰戰敗遂死之永熙二年贈散騎常侍都督幽瀛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諡曰恭子宗輝襲興和中開府齊受禪例降（魏書）

盧廣范陽涿人自言晉司空從事中郎諶之後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梁官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遍講五經僕射徐勉深賞之後爲尋陽太守武陵王長史卒官（南史）

盧楚涿郡范陽人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學大業中爲尚書左司郎正色立朝甚爲公卿所憚帝幸江都東都官僚多不奉法楚盡心糾舉無所迴避越王侗稱尊號以楚爲內史令左備身將軍尚書左丞右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輔侗及王世充率兵犯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

逃斬關遁呼楚同行楚曰僕與元公約俱死社稷今捨去不義及世充入被執遂死之（北史）

保定府

許彥字道謨高陽新城人祖茂爲慕容氏高陽太守彥少孤貧好讀書從沙門法叡受易魏世祖初被徵以卜筮頻驗遂參輿謀議拜散騎常侍賜博陵侯爵彥性厚重寡言恩眷以此益隆進武昌公拜安東將軍相州刺史眞君二年卒謚曰宣子熙字德融襲卒子安仁襲除中書郎卒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謚曰簡子元康襲降侯爵官廷尉少卿除魏郡太守固辭不拜卒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謚曰肅子廓字崇遠襲除奉朝請累遷頓邱東太原二郡太守卒子絢襲武定末官中外府水曹參軍齊受禪降爵（魏書）元康弟護州主簿護之子恂（魏書作絢）字伯禮閨門雍睦三世同居官司徒諮議參軍修起居注拜大中大夫卒（北史）年四十七贈都督冀瀛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魏書）

石文德中山蒲陰人（魏書作河中蒲坂人）祖苗有義行與君初縣令黃宣卒官家甚貧苗爲殯葬之持服三年奉養宣妻歷三十餘載及亡復爲殯葬持服文德亦守其家法凡刺史縣令卒皆制服以送五世同居詔牓其門閭（北史）

張雕（北史作彫武）中山北平人家世貧賤而慷慨有志節好古學負笈從師不遠千里遂通五經尤明三傳遠方就業者以百數魏末齊高祖召入霸府令與諸子講讀起家殄寇將軍（北齊書）乾明初累遷平原太守坐贓賄失官（北史）世祖即位以舊恩除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王儼求博士有司以雕應時號得人尋爲涇州刺史拜散騎常侍復爲侍講官而帝侍講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爲侍講與侍書張景仁並被尊禮同入華光殿侍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胡人何洪珍有寵於帝景仁與結婚而雕亦善之常爲之畫策雕提奬韓長鸞等惡之而洪珍又薦雕監國史尋除侍中加開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常呼爲博士而特詔奏事不趨雕益感奮欲立功以報恩於是屢獻直言節宮中之浮費劾朝中之竊要約束左右縱恣之徒帝深倚仗之長鸞等益懼竟以諫幸晉陽爲長鸞等所譖被誅臨刑帝使段孝言詰之雕曰臣本諸生謬被抽擢位至開府侍中光寵隆盛妄思以塵露增益山海故冒死以諫無所逃死願陛下珍愛金玉開發神明數引賈誼之倫論說治道令聽覽之間無所壅蔽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因歔欷流涕俯而就戮觀者莫不憐而壯之時年五十五（北齊書）子德沖等徙北邊南安王反德沖及弟德揭俱死德沖謙謹而知人聰敏而好學以帝師之子早見旌擢歷員外散騎侍郎太師府掾入爲中書舍人臨例待詔其父之戮也德沖在殿廷執事痛哭死久之乃蘇（北齊書）

河間府

高允字伯恭渤海人父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敬慕爲慕容垂太尉從事中郎魏太祖平中山以爲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而夙成有奇度清河崔元伯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但恐吾不見耳年十餘奉祖父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而爲沙門名法淨未久而

畱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爲郡功曹神麚三年世祖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鎭鄴以允爲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多不決乃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與盧元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並以本官領衞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多所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允作塞上翁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事涼州平以勳賜爵汶陽子加建武將軍後詔允與司徒崔浩紹述國紀以本官領著作郎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歷以示允允曰天文歷數不可空論夫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歷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元之射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歷數不輕推步論說唯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尋以本官爲秦王翰傅後敕以經授恭宗甚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靈胡方回共定律令世祖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曰萬機之務何者爲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勞勤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世祖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尋發覺黑子請計於允曰主上問我爲首爲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答詔宜實罪必無慮而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覽等爲親己而反與允絕卒不以實對竟爲世祖所疎終獲罪戮是時著作令史閔湛郄標性巧佞爲浩信待見浩所注詩論語尚書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著述六經並多疎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藏之祕府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并求敕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表薦湛有注述之才既而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用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難作浩被收允直中書省恭宗使東宮侍郎吳延召允仍留

宿宫内翌日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驂乘至宫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問何事恭宗曰入自知之既入見帝恭宗曰中書侍郎高允自在臣宫同處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雖與浩同事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世祖召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綜務處多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允是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世祖問如東宫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謬參著作犯逆天威罪應滅族今已分死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謂恭宗曰直哉此人能臨死不移不亦難乎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世祖怒甚敕允爲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之頻詔催促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此世祖怒命介士執允恭宗拜請世祖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恭宗後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何益當爾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不從人言怒帝如此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浩世受殊遇榮耀當時孤負聖恩自貽灰滅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迹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殿下大造之慈臣敢不知感然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恭宗動容稱歎恭宗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取其利允諫曰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藏金於山藏珠於淵日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千載不衰今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虢之將亡神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靈帝不修人君之重好與宫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小利卒有顛覆傾亂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懼夫爲人君者必審於擇人故稱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商書云無邇小人孔父有云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矣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歷觀古今存亡之際莫不由之今東宫誠曰乏人儁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產販賣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恭宗不納恭宗之薨也允久不進見後世祖召允升階歔欷不止世祖亦流涕命允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高允悲泣至尊亦哀傷何也世祖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宫苦諫是以得免今無東宫允因悲耳允表曰往年被敕令臣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所以章明列辟景測皇天者也故先其善惡而驗以災異隨其得失而效以禍福天人誠遠而報速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稱其法數以自修飭厥後史官並載其事以

爲鑒戒漢成帝時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爲其傳覬以感悟人主而終不聽察卒以危亡伏惟陛下神武則天叡鑒自遠欽若稽古率由舊章前言往行靡不究覽前皇所不逮也臣學不洽聞識見寡薄懼無以裨廣聖德仰酬明旨今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詞凡爲八篇世祖覽而善之及高宗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旣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高宗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旣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非因農隙不有所興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温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觀望遠近若廣修壯麗爲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運土及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數萬之衆其所損廢亦已多矣推之於古驗之於今必然之效也誠聖主所宜深思高宗納之允以高宗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頒而俗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修德布政先於寡妻及於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爲政者先自近始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僚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婚姻之際如此之難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往年及今頻有檢劾誠是諸王過酒致責迹其元起亦由色衰相棄致此紛紜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爲禮制所以養生送死準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死則聖人所禁也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地市下錮三泉金玉寶貨不可計數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鉅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苟靡費有益於王者古之臣奚獨不然今上爲之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瀆亂情理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譊罔有儀式俳優鄙藝汙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允言如此非一高宗從容聽之或有觸迕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

論或有上事陳得失者高宗省而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不於人中諫之而於家內隱處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朕有是非常正言面論至朕所不樂聞者皆侃侃言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聞一正言但伺朕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把筆匡我國家不過作郎汝等不自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贍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廚中鹽菜而已高宗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忱爲綏遠將軍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高宗不許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自給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沒入縣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祕書監解太常卿進爵梁城侯加左將軍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慍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常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詞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向之所爲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震四海嘗詔百司於都坐王公已下望廷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爲時賢推重如此高宗常呼爲令公高宗崩顯祖居諒陰乙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帝欲置學官於郡國召允與中祕二省參議允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觀經典世履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年限三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第顯祖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後允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皇興中詔允兼太常從顯祖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顯祖覽而善之又顯祖偶不豫以高祖沖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

臣以次召問允進曉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顯祖於是傳位於高祖賜帛千疋以標忠亮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自高宗迄於顯祖軍國書檄多允文也末年乃薦高閭以自代以定議勳進爵咸陽公加鎮東將軍尋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征西將軍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民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乃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禮爲善者何望乃表聞修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民學業風化頗行不以斷決爲事正光中中散大夫中書舍人河內常景追思允爲立祠於野王之南竪碑記德焉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里十餘章上卒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乞敕州郡發遣至都拜鎮東將軍領中書監固辭不許又扶引就內改定皇誥允上酒訓高祖悅之常置左右召允乘車入殿朝賀不拜明年召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詔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常致之尋詔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皆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人稱其廉退焉遷尚書散騎常侍時延問政治十年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咨訪焉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初眞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內外稱平興壽稱共允接事三年未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夜常執書吟詠尋覽處親故甚篤顯祖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諸流人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門乞請允散財竭產賑慰周至才能者則表薦之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民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行止如常文明太后聞遣醫李脩往視之脩還密陳允榮衛有異懼不能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醢百有餘品皆盡時味牀帳衣服茵被几杖亦併及濟王官往遙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如是數日夜中卒詔給絹一千疋布二千疋綿五百斤錦五十疋雜綵百疋穀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焉將葬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諡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製詩賦誄頌箴論表贊左氏公羊釋毛詩拾遺論雜解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別有集行於世允明算法爲算術三卷子忱襲忱字士和以父任除綏遠將軍長樂太守爲政寬惠民庶安之後例降爵爲侯尋卒孫貴賓襲除州治中卒官忱弟懷字士仁任城王雲郎中令大將軍從事中郎授中散恬淡退靜不競世利在散輩十八年不易官太和中除太尉東陽王諮議參軍卒子綽字僧裕少孤恭敏自立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沈雅有度量博涉經史太和十五年拜奉朝請太尉法曹行參軍尋兼尚書祠部郎以母憂去職久之除治書侍御史轉洛陽令綽爲政強直不避豪貴邑人憚之及詔參議律令遷長兼國子博士行潁川郡事詔假節行涇州刺史延昌初遷尚書右丞參議王子歷肅宗初司徒清河王懌司馬冠軍文懌遷太尉司馬其年秋大乘賊起於冀州

都督元遙率衆討之詔幹兼散騎常侍持節以白虎幡軍前招慰信著州里降者相接軍還除汲郡太守固辭不拜御史中尉元匡奏高聰及幹等朋附高肇詔并原罪俄行滎陽郡事以本將軍出除徐州刺史爲政清平百姓愛之流民歸附者二千餘戶遷後將軍并州刺史正光三年冬暴疾卒年四十八四年九月詔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諡曰簡子炳字仲彰太尉行參軍稍遷征虜將軍開府掾早卒允弟推字仲讓小名檀越早有名譽太延中以前後南使不稱妙簡行人游雅以推薦詔兼散騎常侍使宋南人稱之遇疾卒於建業朝廷悼惜之喪還贈輔國將軍臨邑子諡曰恭賜命服衣冠允爲之作誄推弟燮字季和小字消于亦有文才世祖每詔徵辭疾不應常從容伏處州辟主簿卒孫市賓奉朝請冀州京兆王愉城局參軍愉搆逆市賓逃歸京後除青州安南府司馬永熙中冠軍將軍開府從事中郎始神䴥中允與從叔濟族兄毗及同郡李金俱被徵濟字叔民初補中書博士又爲楚王傅真君中假員外常侍賜爵浮陽子使於宋世祖臨江於行所除盱眙太守後超授游擊將軍尋出除滄水太守卒年六十七贈鎮遠將軍冀州刺史諡曰宣子矯襲卒子師襲師字孝則有學識歷詹事丞太子舍人尚書主客郎轉通直散騎侍郎從事正員郎累遷光祿少卿行涇州事卒贈龍驤將軍河州刺史子和仁字德舒襲釋褐員外散騎侍郎領殿中御史少清簡有文才曾爲五言詩贈太尉屬盧仲宣仲宣甚歎重之後爲洛州錄事參軍不赴服餌於汲郡白鹿山未幾卒時人悼惜之和仁弟德偉武定末東宮齊帥毗字子翼鄉邑稱爲長者官至從事中郎孫當尚書郎卒贈樂陵大守諡曰恭戴

高祐字子集小名次奴渤海人本名禧以與咸陽王同名魏高祖賜名祐司空允從祖弟也祖展慕容寶黃門郎太祖平中山內徙京師卒於三都大官父讜從世祖滅赫連昌以功拜游擊將軍賜爵南皮子與崔浩共參著作遷中書侍郎轉給事中冀青二州中正假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蓨縣侯假高麗卒贈安南將軍冀州刺史假滄水公諡曰康祐兄祚襲爵東青州刺史祐博涉書史不拘小節初拜中書學生轉博士侍郎以招撫郃郡羣賊功賜爵建康子高宗末兗州東郡吏獲一異獸獻京師詔問祐祐曰此三吳所出厥名鯪鯉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者乎又有人於靈邱得玉印一以獻詔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及顯祖初宋義陽王昶果奔魏薛安都等亦以五州降附高祖時拜祕書令後與丞李彪等奏曰臣聞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錄事之詞史官之體文質不同隨時有異至若左氏屬詞比事兩致並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全史體逮司馬遷班固論叙今古曲有條章雖周達未兼斯寔前史之可言者也後漢魏晉咸以仿焉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均以後至於成帝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疎陋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修綴事可備盡伏惟陛下先天開物洪宣帝命太皇太后清曜二儀惠和王度聲教之所漸

沿風譯之所單加固已義振前王矣加太和以降年未一紀然嘉禎畢集功德益隆會稽佇玉牒之章岱宗想石記之列而祕府策勳述美未盡將令皇風大猷或闕而不載功臣懿績或遺而弗傳臣愚竊以爲未安請取著作郎以下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高祖從之高祖從容問祐曰比水旱不調何以止災而致豐稔祐對曰昔堯湯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同前聖其如小旱何但當旌賢佐政敬授民時則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昔宋鈞樹德害獸不過其鄉卓茂善教蝗蟲不入其境彼盜賊者人也苟訓之有方甯不易消當須宰守貞良則盜止矣祐又上疏云今之選舉不採職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人者則可加之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高祖皆善之加給事中冀州大中正餘如故時李彪專統著作祐爲令時相關預而已出爲持節輔國將軍西兗州刺史假東光侯鎮滑臺祐以郡國雖有太學縣黨宜有黌序乃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供行客不聽婦人寄舂取水又設禁賊之方令五戶相保若盜發則連其坐初雖似煩碎後風化大行寇盜止息轉宋王劉昶傅以昔參定律令之勤賜帛五百疋粟五百石馬一匹昶以其官舊年耆雅相祗重使妾之屬多以遺之拜光祿大夫傅如故昶薨後徵爲宗正卿而祐留連彭城久而不赴於是尚書僕射李沖奏祐散逸淮徐無事稽命處刑三歲以贖論詔免卿任還復光祿太和二十三年卒太常議謚曰煬侯詔曰不遵上命曰靈可謚爲靈子和璧字僧壽有學問中書博士早卒和璧子穎字門賢好學有時譽自司空參軍轉員外郎襲爵建康子遷符璽郎中出爲冀州别駕未之任屬刺史元愉據州反世宗遣尚書李平爲都督率衆討之平以穎彼州領袖乃引爲錄事參軍仍領統軍軍機與拾多與參決擒愉之後别黨千餘人皆將伏法穎以爲宜表陳請平從之乃皆獲全時軍旅之後因之饑饉穎爲政務寬甚得時譽尋加陵江將軍坐事免久之除鎮遠將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征虜將軍仍中散卒時年四十九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謚曰惠子德正襲武定中黄門侍郎穎弟雅字興賢有風度自給事中稍遷司徒府錄事參軍定州撫軍府長史卒時年三十四天平中追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冀州刺史子德乾早有令聞任城太守卒雅弟諒字修賢少好學博聞強識居喪以孝聞太和末京兆王愉開府辟召高祖妙簡行佐諒與隴西李仲尚趙郡李鳳起等同時應選稍遷太尉主簿國子博士正光中加驍騎將軍爲徐州行臺至彭城屬元法僧反叛逼諒同之諒不許爲法僧所害時年四十一朝廷痛惜之贈左將軍滄州刺史又下詔以諒臨危授命志節可嘉復贈使持節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賜帛二百疋優一子出身謚曰忠侯三子長惠勝武定中司徒外兵參軍祐弟欽幼隨從父脩使於宋還爲中書學生遷祕書中散年四十餘卒子法永諸王從事中郎亦早亡（魏書）祐從父弟襲字大同有豪俠風爲粲作亂朝廷以襲山東豪右即家拜渤海太守襲事宗族

徙居河濟間魏因置東冀州以翼爲刺史封樂城縣侯俄除定州刺史以賊亂不行及尒朱榮弒莊帝翼保境自守卒贈使持節侍中太保錄尚書六州諸軍事諡曰文（北史）子乾邕永熙中司空公長樂郡開國公（魏書）

高道悅字文欣本遼東新昌人曾祖策爲北燕散騎常侍新昌侯祖育爲建德令率所部五百餘家降魏世祖授建忠將軍歷齊郡建德二郡太守賜爵肥如子父元起爲武邑太守遂居渤海蓨縣道悅少爲中書學士侍御主文中散久之轉治書侍御史加諫議大夫正色當官不畏彊禦高祖南征徵秦雍兵集洛陽大閱治書御史薛聰侍御主文中散元志等稽期道悅奏劾之并劾兼左僕射吏部尚書任城王澄及尚書左丞公孫良等澄亦劾道悅以黨兄事詔責道悅尋復下詔褒其貞亮謇諤命兼主爵下大夫高祖將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時帝將由水路行巳詔都水搆材造舟矣道悅表言不宜捨周道之安卽涉川之殆使朝野俱惑乃改從陸路轉太子中庶子宮官上下咸畏憚之太和二十年秋高祖幸中岳詔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潛謀還代以道悅屢諫怒而殺之高祖聞甚悲惜贈散騎常侍營州刺史賜帛五百疋并遣人慰其妻子兼營葬事諡曰貞侯世宗時錄其長子顯族爲給事中亦以忠厚稱卒於右軍將軍顯族弟敬猷由員外散騎侍郎除中侍御史進給事中輕車將軍奉車都尉蕭寶夤西征引爲驃騎司馬及寶夤謀逆敬猷與行臺郎中封偉伯等潛圖誅寶夤謀洩見殺贈冠軍將軍滄州刺史聽一子出身（魏書）

高謐字安平渤海蓨人熙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湖之第二子也有文武才天安中以功臣子召入禁中除中散專典祕閣肅勤不倦高宗深重之拜祕書郎謐以墳典殘闕奏請廣訪羣書大加繕寫由是代京圖籍莫不審正顯祖之御寧光宮也謐恆侍講讀拜蘭臺御史尋轉治書掌攝內外彈糾非法當官而行無所畏避延興二年九月卒時年四十五太昌初追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徐齊濟兗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公齊州刺史諡武貞公妻叔孫氏陳留郡君長子樹生性通達重節義好交結不事生產有識者奇之蠕蠕侵掠高祖詔懷朔鎮將陽平王頤率衆往討頤假樹生鎮遠將軍都將先驅有功辭不受賞論者高之其居宅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鄰家驚恐僉謂宅不可居樹生安之自若雅好音律常以絲竹自娛孝昌初北州大亂以樹生有威略授大都督令率勁勇鎮捍舊番二年卒時年五十五太昌初追贈使持節都督冀相滄瀛殷定六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師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追封渤海王諡曰文穆妻韓氏爲渤海王國太妃永熙中後贈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加後部羽葆鼓吹餘如故長子卽齊獻武王也王弟琛字永寶天平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御史中尉南趙郡開國公子睿襲武定末太子庶子樹生弟飜字飛雀亦以器度知名卒於侍御中散元象中贈假黃鉞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洛瀛并肆燕恆雲朔十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傅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諡曰孝宣子嶽武定末侍中太傅公清河郡開國公謐長兄眞有志行兄弟俱至孝父亡治喪處次甘露白雉降集焉有

司以闕詔擢閭里自涇州別駕稍遷安定太守甚著聲績卒贈龍驤將軍涇州刺史帶金城太守神龜初卒太昌元年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相殷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諡曰武康子仁正光中卒於河州別駕太昌初贈使持節侍中都督青齊濟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諡曰明穆子買字小胡永興末通直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尙食典御拔弟腈兒美容貌膂力過人尤善弓馬顯祖時羽林幢將皇興中主伏令高祖初給事中累遷散騎常侍內侍長坐事死子吞字明珍有器尙初除侍御史拜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與叔徽俱使西域還至河州遇賊攻圍城陷見害太昌初贈使持節都督冀滄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冀州刺史永熙中重贈侍中都督青徐光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諡曰文景子永業興和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濟州刺史陽川縣開國公永業弟弼武定中安西將軍營州刺史安陽縣開國男腈兒弟徽字榮顯小字苟兒聰敏有氣幹爲任城王澄所知賞景明中起家奉朝請延昌中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嚈噠西域諸國莫不敬憚之破洛侯烏孫並因之以獻名馬還拜冗從僕射神龜中遷射聲校尉左中郎將游擊將軍又假西平將軍員外散騎常侍使嚈噠還至抱罕屬莫折念生反於秦隴時河州刺史元祚爲前刺史梁釗息景進等招引念生攻河州詐以憂死長史元永平治中孟賓臺使元湛共推徽行河州事綏接有方兵士用命別駕乞伏世則潛通景進徽殺之徵兵於吐谷渾吐谷渾率衆救之景進敗奔秦州尋率羌夷復來攻徽馳表請師詔徽仍行河州事而援入不至力屈城陷死之永熙中喪還洛陽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相瀛滄五州諸軍事司徒公冀州刺史諡曰文宣子歸義有志烈初除奉朝請加威烈將軍與父徽俱使西域還都稍遷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西征都督每有戰功後沒於陣太昌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諡曰孝貞子晉武定末安南將軍太子左衞率歸義弟歸彥武定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安喜縣開國男買弟各拔廣昌鎮將卒贈燕州刺史子猛虎鄯善鎮錄事及居喪以至性稱遂絕宦情子元國早卒次顯國武定末撫軍將軍汝陽男顯國弟達武定中驃騎將軍行滄州事達弟永國征虜將軍中散大夫永國弟子國武衛將軍各拔少子盛天平中侍中太尉公廣平郡開國公子子璦武定末兼武衛將軍諡弟稚字幼甯薄骨律鎮將營州刺史子隴字雅擁沃野鎮長卒贈瑯邪太守子雍字景雲司徒從事後與少子思義俱奔梁卒於江南元象初喪還侍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定瀛滄幽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尙書令司徒公冀州刺史子思宗武定末中軍將軍儀同三司兗州刺史上洛郡開國男思義侍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兗齊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尙書僕射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隴弟與早卒與子貴孫晉州刺史（魏書）

封回渤海蓨人父鑒慕容暐太尉奕之後也回本名叔念爲魏平東將軍冀州刺史渤海公磨奴之族子磨奴無子遂以爲後高祖賜名曰回皇興初爲中書學生襲爵高城子累遷太子家令世宗即位以回行華州事以穫中散大夫兗督孫

免官尋除鎮遠將軍安州刺史山民感模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勒令別處其俗遂改徵爲太尉長史頻行定州徐州事尋除後將軍汾州刺史肅宗初轉涼州刺史加右將軍固辭不拜仍授平北將軍瀛州刺史時乍遭寇亂加以水潦百姓困乏回表求賑恤免其兵調州人甚德之又爲度支尚書尋轉都官尚書冀州大中正榮陽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貨騰紫纈四百疋得爲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暮往詣回坐未定謂回曰彼土治生何事爲便回答之曰鼎荷國寵忝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而問治生乎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雲慙失色暨太后臨朝召百官問得失羣臣莫敢言回對曰昔孔子爲司寇十日而誅少正卯魯國肅然姦巧自息姬旦行戮不避兄弟周道用隆徐偃專行仁義其國乃滅自古及今未有不厲威行而能治者頃來頗由長吏寬怠侵刻百姓盜賊羣起請肅刑書以懲未犯太后意納之而不能用轉爲七兵尚書領御史中尉尚書右僕射元欽烝從嫂崔氏回抗表彈劾時人稱之除鎮東將軍冀州刺史肅宗末徵爲殿中尚書頻表遜職以爲右光祿大夫莊帝初遇害於河陰時年七十七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諡曰孝宣（魏書）長子隆之字祖裔小名支寬和有度量延昌中道人法慶作亂冀州自號大乘衆五萬隆之以開府中兵參軍與大都督元遙討之獲法慶賜爵武城子（累）遷河內太守未到郡屬尒朱兆入洛隆之以父遇害常懷報雪因持節東歸遂與高乾等夜襲冀州克之乃推爲刺史及齊神武自晉東出隆之遣子子繪隨高乾奉迎於滏口中興初拜吏部尚書韓陵之役留鎮鄴城未幾徵爲侍中封安德郡公於時朝政以尒朱榮宜配食明帝廟庭隆之議曰榮爲人臣親行殺逆豈有害人之母而與子對食之理以參議麟趾閣新制又贈其妻祖氏范陽郡君隆之表以其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轉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從之後爲斛斯椿等所構逃歸鄉里齊神武召赴晉陽孝靜立除吏部尚書加侍中元象初除冀州刺史加開府累遷尚書右僕射及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招冀州豪望爲內應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隆之首參神武經略奇謀皆密以啟聞手書削藁罕知於外卒於齊州刺史贈司徒神武以追榮未盡復啟贈太保諡宣懿神武後至冀顧司馬子如言其德美令以太牢就祭隆之四爲冀州刺史每歸部州中舊齒咸曰我封公復來其得物情如此（北史）子子繪武定中渤海太守隆之弟興之字祖胄經明行修恬素清靜起家太學博士員外郎出爲瀛冀二州平北府長史所至有聲孝昌中卒天平中追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燕州刺史尋重贈殿中尚書諡曰文子孝琬字士蕎武定末開府中郎孝琬弟孝琰祕書郎興之弟延之字祖業天平中驃騎大將軍青州刺史剡縣開國子（魏書）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諡文恭（北史）磨奴既以回爲後請於顯祖贈鑒寧遠將軍滄水太守鑒長子琳字彥寶顯祖末本州表貢拜中書博士高祖初大軍南討琳參鎮南軍事後爲河南七州大使還拜中書侍郎與侍中南平王馮誕等議定律令賜布帛六百疋粟六百石馬牛各一遷太尉長史轉司宗下大夫有長者之稱行東兗州事及改定百官除

司空長史出爲立忠將軍南青州刺史兼散騎常侍持節西道大使還爲長兼大中大夫轉廣平內史又爲光祿大夫世宗末除後將軍夏州刺史徵爲安東將軍光祿大夫神龜二年卒贈使持節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子元稱元稱弟子盛並早卒子盛弟子旌武定末沛郡太守琳子肅字元邕早有文思博涉經史太傅崔光見而賞焉位太學博士修起居注兼廷尉監爲還園賦其詞甚美正光中京兆王西征引爲大行臺郎中委以書記還除尚書左中兵郎中卒肅性恭儉不妄交遊所製文章多亡失存者十餘卷同族叔軌字廣度沈謹好學博通經傳與光祿大夫武邑孫惠蔚同志友善惠蔚每自謝弗如軌儀容甚偉善自修飾或曰修飾非賢者所尚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然後爲賢言者慙退太和中拜著作佐郎稍遷尚書儀曹郎中兼員外散騎常侍出使高麗高麗王雲稱疾不親受詔軌正色詰之諭以大義雲乃北面受先是契丹虜掠邊民六十餘口又爲其高麗擁掠東歸軌具聞其狀移書徵之雲悉資給遣還有司奏軌遠使絕域不辱朝命權宜曉慰邊民來蘇宜加爵賞詔賞一階轉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奏請遣四門博士明經學者檢視諸州學生詔從之尋除國子博士加揚武將軍假通直散騎常侍慰勞汾州山胡司空清河王懌表修明堂辟雍詔百寮集議軌議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所以嚴父配天聽朔設教其經構之式蓋已尚矣故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窗鄭元曰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之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元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窗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爲之質飾赤綴白綴爲之戶牖皆典籍所具載制度之明義也秦焚滅五典毀黜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論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爲九室是以黃圖白虎通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其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民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爲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造論具在不復須載尋以本官行東郡太守遷前軍將軍行夏州事好立條教所在有績轉太子僕射遷廷尉少卿加征虜將軍卒贈右將軍濟州刺史初軌深爲國祚所知所常謂子景尚曰封軌高綽二人並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每薦此二公非直爲國進賢亦爲汝等將來之津梁也其見重如此軌既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尚書令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退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乃知不如封生遠矣軌以務德愼言修身之本奸回讒佞世之巨害乃爲務德愼言遠佞防奸四戒文軌長子偉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弱冠除太學博士朝廷有大議偉伯皆預焉推爲太保崔光僕射游肇所知賞太尉清河王懌辟參軍事懌親爲孝經解詁

命偉伯爲雜例九條偉伯又討論禮傳詩易疑事數十條儒者咸稱之尋將經始明堂廣集儒學議其制度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伯乃搜檢經緯上明堂圖說六卷正光末尚書僕射蕭寶夤以爲關西行臺郎及寶夤爲逆偉伯乃與南平王冏潛結關中豪右韋子粲等謀舉義兵事發見殺年三十六時人惜之永安中追贈散騎常侍征虜將軍瀛州刺史聽一子出身偉伯無子轉授第三弟翼偉伯撰封氏本錄六卷並詩賦碑誄雜文數十篇偉伯弟業字君修奉朝請領殿中侍御史早卒業弟翼字君贊美容貌屡帶十國以兄偉伯立節之勤除給事中後加揚烈將軍武定初卒翼弟述字君義武定末廷尉少卿述弟詢字景文尚書起部郎（魏書）

邢巒字洪賓河間鄚人五世祖嘏石勒頻徵不至嘏無子巒高祖蓋自旁宗入後祖穎字宗敬以才學知名魏世祖時與范陽盧元渤海高允等同徵拜中書侍郎假通直常侍寧朔將軍平城子銜命使宋後以病還鄉里久之世祖謂羣臣曰邢穎長者有學問宜侍講東宮今其人安在司徒崔浩以穎疾聞遣太醫馳驛就療卒贈冠軍將軍定州刺史謚曰康父脩年州主簿巒少好學博覽書傳美鬚髯姿貌甚偉州郡表貢拜中書博士遷員外散騎侍郎爲高祖所知賞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還拜通直郎轉中書侍郎甚見顧遇常參座席有司奏策秀孝詔曰邢巒可後兼黃門郎從征漢北尋除正黃門兼御史中尉瀛州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世宗初巒奏曰臣聞明王之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寶故先皇深觀古今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珍奇至乃以紙絹爲帳扆銅鐵爲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務日夜孜孜小大必慎輕賤珠璣示其無設府藏之金裁給而已更不買積以費國資逮景明之初四疆清宴遠邇來同於是蕃貢繼路商賈交入諸所獻貿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爲要須者請皆不受世宗從之尋正尚書常侍如故梁夏侯道遷以漢中附魏詔加巒使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假鎮西將軍以便宜從事巒至漢中白馬以西猶未歸順巒遣寧遠將軍楊舉統軍楊衆愛汜洪雅等領卒六千進攻所至皆款附唯補谷戍主何法靜據城拒守舉等攻之法靜奔潰乘勝追奔至關城之下梁龍驤將軍關城流雜李侍叔遂以城降輔國將軍任僧幼等三十餘將率南安廣長東洛大寒武始除口平西桐谷諸郡之民七千餘戶相繼而至惟平西將軍李天賜晉壽太守王景胤等擁衆七千屯據石亭統軍韓多寶等率衆擊之破天賜前軍趙臏擒斬一千三百遣統軍李義珍討晉壽景胤宵遁遂平之拜巒使持節安西將軍梁秦二州刺史梁巴西太守龐景民恃遠不降巒遣巴州刺史嚴元思往攻之斬景民巴西悉平梁遣其冠軍將軍孔陵等率衆二萬屯據深坑冠軍將軍魯方達固南安冠軍將軍任僧褒輔國將軍李畎戍石同巒統軍王足所在擊破之梟其輔國將軍樂保明寧朔將軍李伯度龍驤將軍李思賢足又進擊之於囘車柵斬獲殆將萬數孔陵等收遺衆奔梓潼足又破之斬其輔國將軍符伯度其殺傷投溺者萬有餘人開地定民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

遂逼涪城巒表曰揚州城都相去萬里路途既絕唯資水路蕭衍兄子淵藻去年四月十三日發揚州今歲四月四日至蜀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圍資儲散盡倉庫空竭今猶未復兼民人喪膽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淵藻是裙屐少年未洽治務及至益州便戮鄧元起曹亢宗臨戎斬將則是駕馭失方范國惠淳渠退敗鎖縶在獄今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既不厭民望多所殘暴民心離解三可圖也蜀之所恃惟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魂四可圖也昔劉禪據一國之地姜維爲佐鄧艾既出綿竹彼即投降及苻堅之世楊安朱彤三月取漢中四月至涪城兵未及州仲孫逃命桓溫西征不旬月而平蜀地況淵藻是蕭衍兄子恃骨肉至親必更惜死敢走軍若克涪淵藻豈能負城堅拒若竟出鬭則廣蜀之卒惟便刀矟弓箭至少即或遠射弗至傷人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攻昧侮亡春秋明義未有捨千歲而康時不征伐而混一者臣以不才屬當戎寄上憑國威下仗將士頻有薄捷經度大劍既克南安據彼要險前軍長邁已至梓潼新化之民翕然懷惠瞻望涪益旦夕可圖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爲爾稍緩懼失民心則更爲寇今若不取後圖便難如其無功分受憲坐且益州殷實戶餘十萬比壽春義陽三倍非匹可乘可利實在於茲若朝廷志存保民未欲經略臣之在此便爲無事乞歸侍養以展烏私詔曰若賊敢闚闞觀機翦撲如其無也則安民保境以悅遠心平蜀之舉更聽後敕巒又表曰昔鄧艾鍾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鬭實力故也況臣才絕古人智勇又闕乃以二萬之衆而希平蜀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耳今王足已逼涪城則益州便是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若守則保境之兵已一萬矣臣今請二萬五千所增無幾夫劍閣古稱天險臣自度以來鬚髮中白憂慮戰懼寧可一日爲心然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辜先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祿是以孜孜頻有陳請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圖涪城以漸而進若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復何能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結先作萬全之計然後圖彼得之則大克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離一千四百去州迢遞恒多變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綰勢難故增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雖在山居多有豪右文學箋啟往往可觀冠帶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能仕進是以鬱怏多生動靜比建議之始嚴元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一千戶餘四萬若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不復勞征自爲國有矣世宗不從王足復自涪城擅還遂不定蜀巒既克巴西遣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得梁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惑之城中人遂斬其首以城降梁巴西遂沒武興氐楊集起等反叛巒遣統軍傅豎眼討平之巒初至漢中接豪右以禮撫細民以惠歲餘之後頗因百姓去就誅滅齊民籍爲奴婢者二

百餘口兼商販聚斂清論鄙之後授度支尚書時梁遣兵侵軼徐兖巒還鎮戍相繼陷沒朝廷憂之乃復以巒爲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安東將軍尚書如故世宗勞遣巒於東堂曰漢祖有云金吾擊郾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先是梁將蕭及先率衆二萬陷固城魯願文相文玉率衆一萬屯孤山角念率衆一萬擾亂蒙所至望風騷動巒遣統軍樊魯討文玉別將元恆攻固城統軍畢祖朽討角念樊魯大破文玉等追奔八十餘里斬首四千餘級元恆又破固城畢祖朽復破念等兖州悉平巒復破其將藍懷恭於睢口進圍宿豫而懷恭等復於淮南造城斷水陸路巒身率諸軍自水南而進遣平南將軍楊大眼從北逼之統軍劉思祖等夾水造筏燒其船舫衆軍齊進拔柵填塹登其城火起中流四面俱擊乃陷其城斬懷恭擒其列侯列將直閤直後三十餘人俘斬一萬宿豫既平蕭昞亦於淮陽退走獲米四十餘萬石世宗賜巒璽書褒嘉復詔巒率衆渡淮與征南將軍圖進取及梁城梁師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巒率衆會之巒表曰奉被詔旨令臣濟淮與征南將角乘勝長驅實是其會但愚懷所量竊有未盡夫用兵治戎須先計校蕭衍今歲之舉疲兵喪衆誠爲天下所笑然守城有餘攻未易克又廣陵懸遠去江四十里鍾離淮陰介在淮外假令歸順猶恐無糧難守況加攻討勞兵士乎且征南軍士從戎二時雖有乘勝之資懼無遠用之力臣之愚見謂宜修復舊戍牢實邊方息養中州擬之後舉江東之釁不患久無蓄力待機乃爲勝計詔曰濟淮犄角事如前敕何容猶爾盤桓可速進軍經略之宜聽征南指麾巒又表曰臣之愚見唯應廣備以待其來實不宜勞師遠入今中山進軍鍾離恃牢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則士自敝若遣臣赴彼糧何以致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取濟何方臣寧荷怯懦之責不願受敗軍之罪若謂臣難行求回臣所領兵悉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求單騎隨逐東西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臣雖不武忝備征將前宜可否實願知之臣既得難何容強遣詔復責以乘勝赴機巒乃累表求還世宗因許之英果敗退人服其識初侍中盧昶與巒不平昶與元暉俱世宗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巒事成許言於世宗以亮爲侍中亮於是劾巒在漢中掠良人爲奴婢巒懼爲昶等所陷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民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奇色也暉大悅乃背昶爲巒言於世宗云巒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爲此獄也世宗納之高肇復助巒申釋得不坐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降梁梁遣其冠軍將軍齊苟仁率衆據懸瓠詔巒持節率羽林精騎討之封平舒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賞宿豫之功也世宗臨東堂勞遣之且曰早生何時可平巒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但因司馬悅虐於百姓乘衆怒而爲之民爲凶威所懾不得已而苟附早生得衍軍之援必守而不走然王師若臨士民將翻然歸順圍之窮城不越此年必傳首京師世宗壯之於是巒率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於鮑口梁遣大將軍胡孝智率衆七千來逆戰巒擊破之乘勝長驅至懸瓠又大破之因渡汝遂圍之詔加巒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南討諸軍

事征南將軍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於懸瓠以後軍未至憚不敢進乃與衍分兵犄角攻之梁將齊苟仁等開門出降削斬早生等同惡數十人豫州平衍振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勞之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延昌三年以疾卒年五十一詔賻帛四百疋朝衣一襲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謚文定子遜字子言解褐司徒行參軍襲爵後遷國子博士本州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臣之子太后慨然以遜爲長兼吏部郎中出爲安遠將軍平州刺史時北蕃多難稽留不進免孝莊初除輔國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東道軍司討劉舉於濮陽不克還除散騎常侍加前將軍永安二年坐受任元顥除名尋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出帝時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孝靜初以本官領嘗藥典御加車騎將軍久之除大司農卿武定四年卒年五十六贈本將軍光祿勳卿幽州刺史紹弟儒瀛州鎮遠府長史給事中儒弟偉尚書郎中卒贈博陵太守子昕字子明幼孤好學蕭寶夤以車騎大將軍開府討關中以爲東閤祭酒委以文翰在軍解褐盪寇將軍累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神儁奏修起居注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爲中尉劾免官未幾受詔與祕書監常景典儀注事出帝行禘禮昕與校書郎裴伯茂等俱爲錄義永熙末入爲侍讀與溫子昇魏收參掌文詔遷鄴歸河間天平初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徵赴都尋還鄉里既而復徵時梁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等之魏詔昕兼正員郎迎於境上司徒孫騰引爲中郎尋除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與邢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梁齊文襄王攝選擬昕爲司徒右長史未奏遇疾卒贈車騎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錄偉弟季彥季彥弟晏字幼平美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老雅好文詠起家太學博士司徒東閤祭酒世宗初與廣平王懷遊宴左遷鄭縣令未之官除給事中遷司空主簿本州中正汝南王文學稍遷輔國將軍司空長史兼吏部郎中以本將軍出爲南兗州刺史徵爲大中大夫兼丞相高陽王右長史尋以本將軍除滄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孝昌中卒時年五十一贈征北將軍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曰文貞晏篤於義讓初爲南兗州刺史例得一子解褐乃與其弟之子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爲滄州復啟其兄子昕爲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宦世人以此多之子測武定末太子洗馬測弟亢字子高頗有文學釋褐司空行參軍遷廣平王開府從事中郎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梁時年二十八還除平東將軍齊文襄王大將軍府屬又轉中外府屬武定七年坐事死於晉陽年三十四巒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徵除著作郎領樂良王傅役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宋以將命之勤除建威將軍平原太守賜爵平城男政清刑肅百姓安之卒年七十三子產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爲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員外常侍鄭縣子使於齊產仍世將命時人美之遷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卒年四十六朝廷嗟惜焉贈建威將軍平州刺史樂城子謚曰定祐從子虯字神虎少爲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第爲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轉司徒屬國子博士高祖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儀虯

每折以五經正禮尊尙書右丞從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雁門人有害母者八座奏轘之而瀦其室宥其二子虬駁奏云凡謀逆者誅及期親害親則逆甚梟獍而使禋祀不絕遺育永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則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聽匹配盤庚言無令易種於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皆欲絕其類也奏入世宗從之尋除司徒右長史遷龍驤將軍光祿少卿虬母在鄉遇患請假歸値秋水暴長河梁破絕虬得一小船而滲漏而不沒時人異之母喪哀毀過禮爲時所稱年四十九卒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諡曰威虬善與人交淸河崔亮頓丘李平並與親善所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有二子長子威字子良幼孤早立操尙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舉秀才考上第爲太學博士正光中議立明堂威爲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稱之出爲本州中從事永安初徵爲金部郎中以疾不赴尋除東牟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威獨淸愼奉法吏人愛之隴西李延寔莊帝之舅以太傅出除青州啟威爲屬領樂安內史有惠政後除濮陽太守尋加安東將軍威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爲時人所愛敬爲特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弟友善皆共讀回文集威獨先通之撰古來文章并敘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時賢悼惜之其文筆凡百餘篇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諡曰文子恕涉學有識悟虬從子策亦有才學卒於齊王儀同開府主簿（魏書）

李叔虎渤海蓨人從祖金神麛中與高允俱被徵位至征南從事中郎叔虎好學博文有識度爲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淸河崔光河間邢巒並相親友轉議郎久之遷太尉從事中郎轉國子博士本州中正攝樂陵中正淸直有聲後兼散騎侍郎太極都將事訖除高陽太守固辭不拜尋除鎮武將軍太尉高陽王雍諮議參軍事雍甚重之尋除假節行華州事爲吏民所稱永平四年卒年五十四贈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諡曰穆兄叔寶州舉秀才拜頓丘公國郎中令遷太常丞延昌末叔寶爲弟臺戸及從弟歸伯同沙門法慶反陷破郡縣叔寶當坐遇病卒於洛陽獄子伯胄光祿大夫叔寶從弟鳳歷尙書郎中國子博士坐弟同京兆王愉逆除名鳳從子長仁字景安頗有學涉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累遷平南將軍沛郡太守仍爲彭城太守又從尉元討定南境賜爵延陵男徵拜員外散騎常侍使宋還除北海內史凡歷三郡吏民安之尋卒武定中贈安南將軍七兵尙書冀州刺史男如故長仁從弟遜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詣長安冊祭燕宣王廟還除尙書儀曹郎賜爵脩縣男稍遷建興太守卒子象字孟則淸簡有風概博涉羣書初襲爵爲徐州平東府功曹參軍遷冀州治中有勤績人之拜散騎侍郎加寧朔將軍尋轉中書侍郎出爲青州太傅開府諮議參軍行北徐州事本將軍光祿大夫齊文襄王引爲開府諮議參軍加征東將軍興和二年兼散騎常侍使梁三年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諡文簡（魏書）

高崇字積善渤海蓨人四世祖撫晉永嘉中與兄顧避難奔高麗父潛魏顯祖初歸國賜爵開陽男居遼東詔以祖渠牧

犍女賜濬爲妻封武威公主濬拜駙馬都尉加甯遠將軍卒崇少聰敏端謹發爲中散稍遷尚書三公郎家貲富厚僮僕千餘而崇志尚儉素車馬器服充事而已初崇舅氏坐事誅公主痛本生絕嗣遂以崇繼牧犍後改姓沮渠景明中啟復本姓襲爵遷領軍長史伏波將軍洛陽令爲政清斷吏民畏其威風每有發擿不避强禦縣內肅然朝廷方有遷授會病卒年三十七贈滎陽太守永安三年復贈征虜將軍滄州刺史謚曰成子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李以孝聞李亦撫育過於己生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同異論者兩重之及長屏絕人事專意經史天文算歷圖緯之書多所該涉日誦數千言好文章留意老易襲爵釋褐奉朝請加宣威將軍轉奉車都尉廷尉丞正光中尚書左丞孝昌初行河陰縣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謙之乃僞枷一囚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將刑之而密遣人之市中覘私議者有二人忻然相謂曰無復憂矣遂執以訊果盜馬者徒黨悉獲并出前後盜竊資貨甚多失物之家各得本物具以狀奏尋詔除甯遠將軍正河陰令在縣二年其所損益多著爲令弟道穆爲御史亦有能名舊制正縣令得面陳得失佞幸輩忌謙之遂共奏罷謙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實思奉法嚴官以真酬恩盡力而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絏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爲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日以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

舜憲章高祖愚臣頑簡竊冀少立功名乞新舊典更明往制庶奸豪屏息詔付外量聞謙之又上疏曰自正光以來邊城屢擾令將出師相繼於路弓格賞募咸有出身槊刺斬首又蒙階級故四方壯士願征者多各各爲己公私兩利諸守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別倩他人引弓格虛受征官身不赴陳惟遣奴客充數而已則是王爵虛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以勸誡也且近習侍臣戚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貞奉法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顧望誰肯申聞蔽上擁下虧風壞政使讒諂甘心忠讜息義況頻年以來多有徵發民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桑井蓋以還則必困耳若聽歸本業徭役微甦則還者必衆墾田增闢數年之後課必大充今不務以理安集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諺云迷而知返得道不遠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願少垂覽察略加推採使朝章重舉軍威更振則臣奏之後笑入下泉矣靈太后得其疏以責左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忿恚之乃啟太后云謙之有學藝宜在國學以訓胄子詔從之除國子博士與袁翻常景酈道元溫子昇之徒友善每互相贈恤雖僮隸不輕鞭撻常言此亦人也如何虐之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而國書漏闕乃修涼書十卷行於世於時朝議鑄錢以謙之爲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爲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來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爲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

銖至元狩中變爲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爲首聚財之貴詒訓典文昔漢孝武地廣財豐外事四夷遂虛國用於是草萊之臣出財助國興利之計納稅廟堂市列榷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鹽鐵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鬬百蠻內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羣虜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費貲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稅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況今寇難未除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民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民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雖術愧計然識非心算暫充錢官願覩其理苟有所益不得不言脫以爲疑求下公卿博議如謂爲允即乞施行詔將從之初謙之弟道穆正光中爲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其家恆以爲憾至是世哲弟神軌有寵於靈太后而謙之適敬家僮訴神軌乃諷尚書判禁謙之於廷尉時將赦神軌乃啟靈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時年四十二朝士莫不哀之所著文章百餘篇別有集錄永安中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諡曰康又除一子出身謙之妻中山張氏明識婦人也常戒諸子曰自我爲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宜各修勤勿替先業長子子儁字孝禮元顥入洛其叔道穆從駕北巡子儁後踰河至行宮莊帝見之具訪洛中事

子儁言元顥敗在旦夕帝謂道穆曰卿來何不與子儁俱行對曰臣家百口在洛須其經營且欲其今來知京師後事帝曰子儁非直合卿本懷亦大慰朕意仍授祕書郎中轉通直郎後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司徒中兵參軍兼祭酒襲爵興和初兼殿中侍御史時四方多有流民子儁爲梁州北豫西兗三州檢戶使所獲甚多後以公事去官武定六年卒時年四十一子儁弟緒字叔宗明悟好學謙之常謂人曰興吾門者當是此兒及長涉獵書傳頗好文詠官司空行參軍轉長流參軍除鎮遠將軍冀州儀同府中兵參軍爲府主封隆之所賞隆之行梁州濟州引自隨恆令總攝數郡武定三年卒年三十二緒弟孝貞武定中司徒士曹參軍孝貞弟孝幹司空東閤祭酒謙之弟恭之字道穆以字行好學通經史非名流儁士不與交結幼孤事兄如父母每謂人曰人生當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於匡匡大喜遂引爲御史糾擿不避權豪臺中事物多爲匡所顧問正光中出使相州刺史李世哲尚書令崇之子也貴盛一時每以非法逼買民宅廣興屋宇又於馬埒堠上爲木人執節道穆悉毀去之并發其贓貨以聞又尒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榮甚憚之還除奉朝請俄除太尉錄曹參軍蕭寶夤西征以道穆爲行臺郎中軍機之事多以委之大都督崔延伯敗後賊勢轉彊屢請益兵朝廷不許寶夤謂道穆曰非卿一行兵無益理遂令乘傳赴洛靈太后親問賊勢道穆具以狀對太后怒曰比來使人皆言賊弱卿何獨云其彊也道穆曰前使不實者當是

冀陛下恩額望霑爵賞臣既忝使人不敢虛妄願令近臣親檢足知虛實事訖當返遇病不行後屬兄謙之被害情不自安遂託身於莊帝帝時為侍中符相欽重引居第中深相保護俄而帝以兄事見出道穆懼禍乃攜家逃濟陰變易姓名往來於東平畢氏以避時難莊帝即位徵為尚書三公郎中加甯朔將軍尋兼吏部郎中與薛曇尚書使晉陽授尒朱榮職賜爵龍城侯九月除太尉長史領中書舍人遭母憂去職帝令中書舍人溫子昇就宅弔慰詔攝本任表辭不許三年加前軍將軍及元顥逼虎牢或勸帝赴關西帝以問道穆道穆對曰關中今日殘荒何由可往臣謂元顥兵衆不多乘虛深入者由將帥不得其人耳陛下若親率宿衛背城一戰臣等竭其股肱之力破顥孤軍必不疑矣如恐成敗難測非萬乘所履便宜車駕北渡循河東下徵大將軍天穆合於滎陽向虎牢別徵尒朱王軍令赴河內以犄角之旬月之間何往不克臣竊謂萬全之計不過於此帝曰高舍人語是其夜到河內郡北未有城守可依帝命道穆秉燭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知乘輿所在除中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安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於時尒朱榮欲回師待秋道穆謂榮曰元顥以蕞爾輕兵奄據京洛使乘輿蒙塵人神憤恨主憂臣辱良在於今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自可分兵河畔縛筏造船處處遣渡徑擒羅賊復主宮闕此桓文之舉也今若還師令顥重完守具徵兵天下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深然之及莊帝反政因宴次謂尒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黃門計則社稷不安可為朕勸其酒令醉榮曰臣本北征蠕蠕高黃門與臣作監軍臨事能決實可任用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兼御史中尉尋即真仍兼黃門凡益國利民之事必以奏聞諫爭極言無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於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四民之業錢貨為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罹罪雖多奸鑄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之愆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故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為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工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則自應息心矣後遂鑄永安五銖錢僕射尒朱世隆威權甚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奏彈糾之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泣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為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耶尋敕監儀注以祕書圖籍零落復詔道穆總集帳目并牒儒學之士編比次第道穆又上疏請依太和故事置司直十人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為之御史若出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案一如舊式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迭相糾

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詣門下通訴別加案檢詔從復置司直尒朱世隆率師犯大夏門北道穆受詔督戰又贊太府卿李苗斷橋世隆等於是北遁加衛將軍假車騎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又除車騎將軍餘官如故帝恐北軍不利欲南巡未發會尒朱兆入洛道穆慮禍及託病去官世隆以道穆忠於前朝遂害之時年四十二泰昌中贈使持節都督雍泰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子士鏡襲爵爲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據入關道穆弟謹之繼沮渠氏後卒於滄州平東府主簿年三十五贈通直郎無子謹之弟愼之字道密好學有諸兄風年二十三卒無子以兄謙之第二子緒繼焉（魏書）

馬敬德河間人少好儒術負笈隨徐遵明學詩禮略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於左氏春秋沈思研求晝夜不倦教授於燕趙間生徒隨之者甚衆乃詣州將求秀才州將初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略五條皆有文理乃欣然舉送至都唯得中第請試經業問十條幷通擢授國子助教再遷國子博士齊武城爲後主擇師傅以趙彥深薦入爲侍講後主不好學甚疎敬德猶以師傅恩拜國子祭酒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瀛州大中正卒其徒曰馬生勝孔子孔子不得儀同尋贈開府瀛州刺史其後侍書張景仁封王趙彥深云侍書封王侍講翻無封爵耶亦追封敬德廣漢郡王令子元熙襲（北史）

權會字正理河間鄚人志尚沈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易及詩書二禮兼明風角識元象仕齊初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爲館客甚敬重焉欲薦爲諸王師會固辭遂罷薦舉尋追修國史監知太史局事後遷國子博士會參掌雖繁教授不闕居恒訥訥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難酬報如響由是爲諸儒所推而貴遊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鄰家晝夜承間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雖明風角元象不輕告人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併貴遊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會遣家人遠行久而不返及還將至乃值大雪寄息他舍會方處學堂講說忽有旋風吹雪入戶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使遣尋果如其語其占用爻詞象彖以辨吉凶每有奇驗有一子字子襲幼若成人先卒臨喪者皆慟會唯一哭而罷人稱其達武平末自府還第中途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暴亡有易注一部行於世

張思伯河間樂城人善說左氏傳爲馬敬德之次撰刊例十卷行於世亦爲毛詩章句以二經教授齊安王廓位國子博士

邢峙字思峻河間鄚人少好學通三禮左氏春秋齊初爲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入授皇太子經宰夫進食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名不正非殿下所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縑纊拜國子博士皇建初除清河太守有惠政以老致仕卒於家

劉晝字孔昭阜城人少孤貧好學常閉戶讀書雖暑月不輟從李鉉受三禮從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其義恨里中少書乃杖策入都鄴令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乃求館其家恣意披覽晝夜不息舉秀才不第乃學綴輯詞藻爲六合賦歷十年求秀才不得憤甚撰高才不遇傳冀州刺史酈伯偉見

而稱之始獲舉晝時年四十八矣刺史隴西李璵亦嘗以晝應詔先期告之晝曰公自爲國舉才何爲見語齊河南王孝瑜聞其名召見每促席對飲一日晝往値有事令在齋稍坐晝乃徑去王使人追謝之竟不復返孝昭即位好受直言晝聞之喜曰董仲舒公孫宏可以出矣乃詣晉陽上書言甚切直而終不見用於是編錄所上之書爲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璧言蓋刺時政也竟不獲仕卒於家

劉軌思渤海人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程師則故其鄉曲多爲詩者軌思仕齊位國子博士

鮑季詳渤海人明禮經兼通左氏春秋少時恆爲李寶鼎都講後亦自有徒衆諸儒稱之仕齊卒於太學博士從弟長暄兼通禮傳爲任城王湝丞相掾恆在都教授貴遊子弟齊亡卒於家（俱同上）

封延伯字仲連渤海人有學行卒交遊事寡嫂甚謹州辟主簿舉秀才不就齊太祖時豫州刺史垣崇祖薦爲州長史兼梁郡太守以疾自免遂僑居東海不復至京師其家三世同居爲北州所宗仰（南齊書）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祖元父剛並以至孝知名慶美秀而辯慧頗涉書史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行其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母沒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時表其門閭賜帛三十疋綿十屯粟五十石隋初擢儀同三司授平陽太守年八十五終於家（隋書）

尹式河間人博學善屬文仁壽中官漢王記室王甚重之及漢王敗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彥卿亦有儁才顯名於世（隋書）

劉善經河間人博物洽聞尤工於詞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隋書）

畿輔通志卷一百九十八

列傳六　南北朝二

南北朝

天津府

李鉉　楊元懿　刁遵（子整 孫沖 從族子雙）

王伽　高世衡

正定府

魏釗（子彥 孫長賢）　魏季景（父鸞）　張普惠

石祖興　甄琛（子楷 從父弟密 張纂 纂叔盛 盛子宣軌）

魏子建（父悅）　魏買　房虯

順德府

游雅　游明根（子肇 肇子祥）　王仲興

李德饒（弟德佁）

廣平府

宋宣（父洽 孫瓊）　宋弁（祖愔）　房亮（弟悅）

監伯陽　宋翻（弟毓 世景 世景子季儒）　叔業　道璵

崔高客　潘永基　劉藻

傅永（子叔偉）　崔瓘　荀士遜

房山基

大名府

李崇（從弟平）　曹世表（祖護 父慶）　華秋

宣化府

張袞（子度 孫誕 度曾孫白澤 白澤子倫 白澤姪 修虎 袞弟恂 恂子代 代子萇年 萇年子瑧）

朱瑞（弟騰）　燕崇（常胗）　邵洪哲（兄伯川）

南北朝

天津府

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家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周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虯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復與同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友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門下五年稱高第年二十三乃獨潛居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力甚勤不就枕者三年每睡假寐而已年二十七歸養二親因教授鄉里生徒恒數百人燕趙間言經者多出其門以鄉里少書乃之京師博覽羣書舉秀才除太學博士及李同軌卒齊神武令文襄妙簡碩學以教諸子文襄以鉉應徵詣晉陽時中山石曜北平陽絢北海王晞清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及工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謬悞乃據說文倉雅刪正六藝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辯天保初詔鉉參議禮律乃兼國子博士復詔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國子博士刁柔參考新歷得失尋爲正國子博士廢帝爲太子時文宣詔鉉以經入授甚見優禮卒特贈廷尉少卿及還葬王人將送儒者榮之元懿惠振官俱至國子博士（北齊書）

刁遵字奉國渤海饒安人父雍魏持節侍中都督揚豫兗徐四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徐豫二州刺史贈儀同三司冀州刺史（魏書）東安簡公也（金石萃編 刁遵墓誌）兄纂字奉宗官中書侍郎早卒遵襲雍爵太和中例降爲侯景明中除相州魏郡太守（魏書）臨

下覓明德洽于民才（金石萃編卷墓誌）遷為太尉諮議參軍年七十志力不衰延昌三年遷司農少卿尋拜龍驤將軍洛州刺史進招誘有方梁新化太守杜性新化令杜龍振平陽令杜臺定等率戶二千歸順熙平元年七月卒年七十六贈平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惠侯有子十三人長子楷字景伯州舉秀才早卒子沖字文助（魏書北史字文郎）十三而孤以孝聞其祖母司空高允女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及免喪遂從師於外自同諸生於時學制諸生悉日直監廚沖雖有僕隸不令代己身自炊爨每師授之際用心精專不捨晝夜遂通諸經及陰陽圖緯天文風角之書當世服其精博刺史郭祚聞其名訪以疑義沖應對如流羣疑盡釋太守范陽盧尚之刺史河東裴植皆徵沖為功曹主簿非所好也受署而已不關事務惟以講學為業遠方之人來受業者咸數百人延昌中世宗舅司徒高肇用事沖抗表極言其非太傅清河王懌覽而歎息沖以嫡傳祖爵東安侯京兆王繼為司空辟記室參軍肅宗將親釋奠國子助教韓神固率諸儒詣國子祭酒崔光吏部尚書甄琛舉沖才學乃奏而徵焉及卒國子博士高涼范陽盧道侃盧景裕等復上狀陳沖業行賜謚曰安憲先生祭以太牢子欽字志儒早亡楷弟尚字景勝本州治中早卒尚弟鑒字景智少有大度頗涉書史為郡功曹太和十五年為奉朝請高祖都洛親自臨選除司空法曹參軍高祖南討以廣陽王嘉鎮荊州鑒為嘉外兵參軍事尋轉太尉咸陽王禧外兵參軍景明中除給事中領本州中正尋除尚書左中兵郎中正始中梁江州刺史王茂先侵魏南境詔鑒持節為平南將軍楊大眼軍司馬梁師大破茂先斬梁輔國將軍王花等永平初以軍功除員外散騎常侍仍除郎中延昌三年秋世宗親選百官於朝堂拜右軍將軍仍除郎中尋轉驍騎將軍未幾丁父憂相州刺史山陽王熙在鄴起兵討元乂事敗遇害傳首京師熙之親故莫敢視鑒弟婦熙姊也鑒竟收其屍藏之後乃還熙所親乂怒因誣鑒將叛收鑒與弟宜及子恭等幽繫之賴御史王基前軍將軍檢事使魏子建力救獲免後自征虜將軍出除范陽太守時四方多故而鑒郡獨全鑒去官後郡尋被陷靈太后反政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永安初拜金紫光祿大夫二年兼黃門元顥入洛用為滄州刺史莊帝還朝坐免官後歸鄉里及莊帝殺尒朱榮就除鎮東將軍行滄州事普泰初假征東大將軍滄冀瀛三州刺史大都督將軍如前尋加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值賊援本鄉奉母避居齊州加衛大將軍天平四年卒贈司空公謚曰文獻鑒弟韶字奉世為武騎侍郎歷汝陰王天賜涼州征西府司馬韶弟獻字奉章祕書郎獻弟融字奉業汝陰太守融弟肅字奉誠中書博士雍從弟寶惠字道明與雍俱入魏太祖以為上客卒有六子子遵城為冀州開府掾雍族孫雙字子山高祖蔚晉秦郡太守蔚因晉亂居青州之樂安父道覆皇興初除平原太守至雙始還本鄉雙少好學兼涉文史雅為中山王英所知賞拜西河太守正光初中山王熙之誅也熙弟略奔雙雙藏之踰年而購略日甚略乃謂雙曰我兄弟屠滅已盡唯我一身漏刃相託卿雖厚恩久見容藏但事留變生終恐難保脫萬一發覺我死分也無事累卿若送吾出境便是再生之

惠知其不謝輒欲自裁雙曰人生會有一死爲知己死何害願不以爲慮晔固請南行雙乃遣從子昌送之江左靈太后返政知晔因雙獲免徵拜光祿大夫時晔姊饒安公主刁宣妻也頻乞靈太后徵晔還乃以徐州所獲江革祖暅二人易之以雙與晔有舊令至境迎肅宗末除西兖州刺史時賊盜蜂起州人裴桃弓等招聚亡命公行劫掠雙至境遣使諭桃弓禍福桃弓隨使者來歸雙赦之其後有盜發輒令桃弓往捕悉擒獲於是州境肅清莊帝初行濟州刺史以功封曲城鄉男出帝初遷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興和三年卒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齊州刺史謚曰清穆（魏書）

王伽章武人開皇末爲齊州參軍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至滎陽伽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身嬰縲紲固其宜也今復重勞援卒能無愧乎參等辭謝伽乃曰汝等雖犯法枷鎖亦太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汝等能如期至京師否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或前郤吾當爲汝受死流人感悅皆依期而至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幷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奸詐之意所以訟獄不息澆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聖法以德化人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有敎無類於斯益信良由官人不善董勸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民皆李參刑措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爲雍令有能名（隋書）

高世衡渤海人大業末爲樂陽令時吏多貪墨世衡及蕭令彭城劉高城阜令宏農劉曠清靜勵精敎化大行獄中無繫囚焉（隋書）

正定府

魏釗鉅鹿下曲陽人魏司空尚書左僕射收之族曾叔祖也本名顯義字宏理博涉群書才兼文武知名梁楚淮泗間世祖南伐聞而召之與語大悅賜名釗以顯義爲字授內都直侍左右師次淮南諸城未有下者釗乃進曰陛下百萬之師風行電埽雖智者莫能爲計然師次淮南已有日矣而義陽諸城猶堅拒守者蓋以我師果銳殺掠頗多人皆畏威未甚懷惠恐城降之日妻子離散所以遲疑莫肯先下臣請入城見其豪右宣述聖心必當大小相率面縛請罪陛下拔其英傑推心任之諸城可傳檄而定世祖大喜遂遣釗夜入城明旦城中開門出降諸城皆望風款附世祖大喜曰卿之一言愈于十萬之師矣授義陽太守陵江將軍令與諸將統兵討襲所向輒捷加建忠將軍追賜其父處爲順州刺史遇疾卒年六十四子彥字惠則博學善屬文趙郡王幹辟開府參軍廣陵王羽辟記室並不行陳劉公李崇甚重之引爲鎭西參軍崇奉命討氐蠻又請爲記室參軍復爲中山王英記室參軍從討淮南軍還不爲著作郎以晉書體制繁雜欲更修之而彭城王復請爲掾兼知主客郎書乃中止王遇害退歸田里清河王復引爲諮議懼及禍以疾辭肅宗初拜驃騎長史轉允州刺史年六十八卒子三伯允長賢從裁伯允歸曲陽留長賢德裁於洛使官學李靜帝北遷徙鄴長賢博涉經史

詞藻清贍舉秀才除汝南王悅參軍事入齊陽平王淹辟爲法曹參軍轉著作佐郎承先志更撰晉書河清中上書譏時政大忤權倖出爲上黨屯留令人皆爲之悵怏而長賢怡然不改其樂識者稱之武平中辭疾去職遂不復仕周武平齊屢以書辟以疾固辭貞觀中以子徵貴贈定州刺史（北史）

魏季景收族叔也父鸞字雙和皆魏孝文帝賜名以容貌魁梧爲奉車都尉帝南征漢陽除統軍屢幸其營及不豫敕鸞武衛將軍領宿衛左右後除光州刺史還朝卒謚曰襄季景少孤清苦自立博學有文才弱冠有名京師時邢子明子才亦以文鳴人以季景及收匹之呼兩邢二魏歷中書侍郎尚書右丞給事黃門侍郎除定州大中正天平初因遷都遂居於柏人之西山元象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後兼散騎常侍使梁還歷大司農卿魏郡尹卒家無餘財遺命薄葬贈散騎常侍衛尉卿有文二百餘篇（北史）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父曄爲齊州中水縣令隨父之縣受業齊土專心墳典刻厲不息及還鄉里就程元講習精於三禮兼通春秋百家之說諸儒稱之太和十九年爲主書帶制局監轉尚書都令史任城王澄重稱其學問僕射李沖亦善之世宗初轉積射將軍澄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啟普惠爲府錄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於七月七日集文武於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曰竊聞三殺九親別疏昵之敘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也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祭既不與奠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爲其忘哀疾恩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黨也不食食猶擇人而況射乎伏見明敕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肆射北園行揖讓於中舍稱謂國家稱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而爲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也按射儀射者以禮樂爲本忘哀從事不可謂禮鐘鼓弗設不可謂樂二者既闕何用射爲且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庫府空虛宜待新調二七之趣停之爲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則易堯無虧誹輿人有獻誦矣澄乃託詞自罷而爲書答之澄轉揚州啟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尋加威遠將軍歷佐二藩甚有聲譽而旋京之日旅橐蕭然澄賚絹二十疋以充行資遷朝仍羽林監澄遭太妃憂其臣寮爲立碑頌欲以康王元妃稱之澄訪於普惠普惠言朝典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也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在生之稱故春秋書夫人姜氏至自齊旣葬則以謚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氏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豈容於定名之時而轉同之乎澄從之魏師大舉軍征鍾離普惠爲安樂王詮別將長史及班師除揚烈將軍相州安北府司

馬遷步兵校尉後以本官領河南尹丞世宗崩坐與賈楷等飲酒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敘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宜依才優例特敘敕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人以爲榮時任城王澄爲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廣陵王恭北海王顥表所生祖母或以爲當服期或以爲當三年乃詔羣寮會議普惠議曰謹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爲二國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爲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父卒則皆得申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爲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爲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爲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爲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爲母練冠之與大功乎輕重顛倒不可之甚者也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爲服期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爲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己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者捨正經而旁引他文其失遠矣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爲命之爲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爲君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爲公卿便同大夫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爲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不得不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國子博士李郁爲書難普惠普惠據禮還答凡三返郁遂屈轉諫議大夫澄爲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號上疏諫左右莫敢通會聞胡家壙中有盤石乃密表曰臣聞優名寶位王者之所光錫尊君愛親臣子所以慎終必使動績相侔號秩相可然後能顯揚當時傳徽萬代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載育至尊母儀四海近据克惟允之寄居槐鼎論道之明故深聖上之渥眷極慈后之篤愛致敬盡禮不亦宜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曰大哉乾元又曰至哉坤元明乾坤不可並大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明君臣不可並上伏見詔書以司徒爲太上秦公夫人爲太上秦君夫人象號於前司徒繫之於後尊光之美盛矣竊惟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故仰尊爲太上皇此因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則司徒之爲太上恐乖繫敕之意春秋傳曰葬稱公臣子辭明不可復加上也漢祖創有天下尊父曰太上皇母曰昭靈后乃帝者之事晉有小子侯僭曰之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同號於帝乎易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

以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又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故受之以井比剋吉定兆而以拔攻卜羣心悲悅亦感天地神靈所以垂至誠啟聖情伏願聖后回日月之明察微臣之請俾司徒遜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長因上之鑒遂謙光之福則天下幸甚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王公入座鄭尹及五品以上博議其事遣使召晉惠與相問答又令侍中元乂中常侍賈璨監聽之任城王澄問晉惠曰漢高作帝尊父爲太上皇今聖母臨朝贈父太上公求之故實非爲無準且君舉作則何必循舊對曰天子稱詔太后稱令故周臣十亂文母與焉仰思所難稱詔非匹澄曰前代太后亦有稱詔聖母自欲存謙光之義故不稱耳何得以詔令之別而廢嚴父之孝對曰后父太上自昔未有前代母后豈不欲尊崇其親王何不遠讓古義而徒順今旨耶且不審太后何謙於稱詔而不謙於太上也竊願聖后終其謙德太傅清河王懌曰昔晉褚后臨朝殷浩遺褚裒書曰足下今之太上皇也何太上公而難之對曰褚裒以女輔政辭不入朝深源譏其不赴故有太上之刺耳不謂殿下以此爲難侍中崔光曰張生表中引胥有小子侯出自鄭注非爲正經對曰雖非正經之文然違正經之旨公好古習禮亦以斯難耶尚書崔亮曰謙譏所見正以太上之號不應施於人臣耳案周有太公尚父亦兼二名彼豈非人臣乎晉惠對曰尚父者有德之稱太上者上中之上名同義異此亦非並亮又曰古有文王武王亦有文子武子然則太上皇太上公亦何嫌於同也晉惠對曰文武者德行之迹故迹同則謚同太上者尊極之位豈得通施於

臣下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爲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晉惠厲聲詞翻曰禮有上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卿雕蟲小藝或相推許此事豈卿所知翻慙不復言任城王澄乃曰亦各言所見耳何厲聲若是晉惠對曰所言若是宜見採用所言若非懼有罪及故不覺失聲耳澄曰朝廷方開不諱之門以廣忠言之路卿今意在向義何乃慮罪耶乃共奏已張晉惠詞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乂賈粲宣令謂晉惠曰朕向召卿與羣臣對議往復既終皆不同卿表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晉惠於是拜令辭還初晉惠被召馳馬傳詔佇立催去晉惠諸子並憂怖啼泣晉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職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曠官尸祿人生皆有死死得其所復何恨耶況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遣宅親故相賀中山莊弼復遺書美之時民調幅度廣長而尚書計奏復徵緜麻晉惠恐其病民乃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緜麻之調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也故緜上稅緜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當是之時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故歌舞以供其職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此之謂也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知天下之怨緜麻而不知其患在幅廣度長秤重斗大乃特放緜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之不以道也今之尚書患

國少綿麻乃復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愚臣以爲於理亦未盡善若必欲復之則宜宣諭四海俾知所由弁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和之稅其在庫絹布并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則天下共知二聖之愛民惜法矣尋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引見自此之後逐月一陛見復上疏言觀射躍馬非清蹕之意飯僧奉佛非爲政之方不若躬致郊廟之虔親行朔望之禮戒心千畝釋奠成均庶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疏入敕付外議釋奠之禮史官奏日蝕期乃據節罷朝普惠以逆廢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輕調租省賦役二曰黜興言察怨訟改舊政之不便者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勳親之後量宜收敘書奏靈太后引見於宣光殿隨事詰難且曰甯有先皇之詔而可一一疑改者普惠俛首不言介曰卿以左右有人耶朕爲卿屏左右卿其盡陳之普惠乃言太師彭城王之枉死太后曰彭城吾已封其三子何爲復言普惠乃請收葬故太尉咸陽王冀州刺史京兆王之喪并封其子孫太后曰卿言有理當命公卿博議及任城王澄臨薨啟爲尚書右丞靈太后從之普惠感澄知己朔望必往奠泣祥禫乃止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諫不從（魏書）益州刺史魏子建以賦被糾普惠奉命往按事遂得釋（北史）梁義州刺史文僧明舉城歸魏魏揚州刺史長孫稚遣別駕封壽入城固守梁將裴邃湛僧率衆攻城魏詔普惠爲持節東道行臺攝軍司赴援軍始渡淮而封壽已棄城單馬走還（魏書）梁西豐侯正德詐稱降魏魏欲遣師往迎普惠疏請付揚州移還蕭氏不從未幾正德果逃還（北史）涼州刺史石士基行臺元洪超並以贓免乃以普惠爲右將軍涼州刺史兼西行臺以病辭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魏書）時仇池武興羣氐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絕乃詔普惠以本官爲持節西道行臺給秦岐涇華雍豳東秦七州兵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隨事訖還朝賜絹布一百段時詔訪冤屈普惠上疏論時政甚多出除左將軍東豫州刺史時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梁前弊五方雜處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於是易於綰攝奸盜不起民以爲便（北史）梁將胡廣伐魏安陽魏軍主陳明祖等備白沙鹿城二戍附梁梁定州刺史田超秀田僧達等復陷魏石頭戍徑據安陵城普惠命將分道拒戰並破之普惠不營財產而敦於故舊少與冀州侯堅固遊堅固早卒普惠每分祿以贍其子長瑜及爲豫州刺史長瑜遂獲解褐並攜其合門以賙之孝昌元年三月在州卒年五十八贈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諡曰宣恭長子榮儒武定末齊王相府屬榮儒弟龜子揚州驃騎府長史（魏書）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魏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真等喪亡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疋營護喪事州郡表列高祖嘉之賜爵二級爲上造後拜甯陵令卒以吏部尚書李韶奏諡曰恭（魏書）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凝州主簿琛

少敏悟頗通經史舉秀才入都積歲頗耽弈碁每通夜不止奴執燭旁侍或倦睡輒大杖之一日奴慨然曰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執燭侍讀書奴不敢辭乃以圍碁日夜不息豈入都之意而猥加杖罰不亦非理乎琛惕然慙感遂從許徒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廣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時有建白高祖頗嘉之轉通直散騎侍郎出爲本州征北府長史後爲本州陽平王頤衛軍府長史世宗踐阼以琛爲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轉通直散騎常侍仍兼中尉琛上表乞弛鹽禁而依周禮置川衡之官以監導之詔付八座議司徒錄尚書彭城王勰兼尚書邢巒等奏言鹽禁之設其來尚矣惟典司多怠事不如法遂令細民怨嗟此乃奉行者之過非鹽之不當有禁也今若罷之懼失前旨詔曰司鹽之稅乃自古通典然興制利民亦代或不同苟可以富氓益化唯理所在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治者也可從其前計使公私並宜川澤無壅弁勅尚書立嚴禁豪強之制復詔琛參八座議事尋正中尉常侍如故遷侍中領中尉而琛頋俛首事權貴不能糾繩以趙修有盛寵傾身事之琛父凝爲中散大夫弟僧林爲本州別駕皆修之力也及修奸詐事露乃舉其罪修死之明日琛與黄門郎李憑以朋黨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邢巒窮按之司徒公錄尚書北海王詳等乃奏劾琛曰謹按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擿是司而當修於權盛之時排修於事敗之日仰欺朝廷俯罔百司鄙詐甚矣實合敗黜謹依律科徒其父官亦請下詔收奪詔從之琛遂免歸本郡數年遭母憂服未闋復喪父琛手植松柏於墓門鬱然成林朝廷有大事每上表陳情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黄門侍郎定州大中正委以門下庶事出參尚書入厠帷幄大得上寵盧昶敗於朐山詔琛馳驛往按遷河南尹加平南將軍黄門中正如故琛表曰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言京邑爲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可不愼也昔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乃廣置主司里宰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爲之又多置吏士爲其羽翼始得禁止今遷都以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難可備閑寇盜公行劫害不絶此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爲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堅之利器非貞剛精鋭無以治之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直等鉛刀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奸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蔭養奸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蔭結貴遊附黨連羣陰爲市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實爲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聽長兼況煩劇要務乎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之者進而爲之則督責有所輦轂可清矣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

羽林爲遊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京邑獲安轉太子少保黃門如故大將軍高肇伐蜀以琛爲使持節假撫軍將軍領步騎四萬爲前驅都督琛次梁州㮚亭會世宗崩班師高肇既死琛以肇黨也出爲營州刺史加安北將軍歲餘以光祿大夫李思穆代之時年六十五矣遂停中山久之乃赴洛除鎭西將軍涼州刺史尋徵拜太常卿仍以本將軍出爲徐州刺史及入辭肅宗琛辭以老詔除吏部尚書將軍如故未幾除征北將軍定州刺史人比之衣錦晝遊而爲政褊急聲譽大減徵爲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正光五年冬卒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物七百段蠟三百斤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太常議諡文穆以吏部郎袁翻奏改諡曰孝穆公琛祖載肅宗親送降車就輿哭之遣舍人慰其諸子琛性輕簡好嘲謔無威儀然明敏有幹才自高祖世宗咸頗知之肅宗以師傅恩尤加禮焉所著文章有理詣䟽四聲姓族廢興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行於世琛長子偘字道正郡功曹釋褐祕書郎夜宿洛水亭舍毆繫主人爲司州所劾繫獄久乃特旨出之遂自此沈廢卒於家偘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學頗習吏事太平中上高祖頌十二篇優詔報之琛啟除祕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免官任城王澄爲司徒引爲功曹參軍稍遷尚書儀曹郎有當官稱肅宗末定州刺史廣陽王淵被徵還朝時楷丁憂在鄉淵臨發召楷不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值鮮于脩禮毛普賢等率北鎭流民反於州西北之左人城引兵向州州

城之內先有燕恒雲三州避難戶口皆依傍市鄽草屋攢住修禮等聲言欲收之楷慮有變乃收其豪桀者殺之以安城中居民及刺史元固大都督楊津等至楷乃還家修禮等忿楷屠害北人乃掘其父棺以巡於城孝莊時徵爲中書侍郎尒朱榮既死除試守常山太守賜絹二百疋出帝初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衞將軍右光祿大夫齊文襄王取爲儀同府諮議參軍天平四年卒年四十六贈驃騎將軍祕書監滄州刺史楷弟寬字仁規自員外散騎侍郎本州別駕稍遷太尉從事中郎治書侍御史武定初謝病還鄉卒於家偕林終於鄉里琛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欲頗涉書史太和中爲奉朝請疾世俗貪競作風賦以見意後參中山王英軍事英敗於鍾離鄉人蘇良沒於賊密出私財以贖之良既歸傾資報密密皆不受謂良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也歷太尉鎧曹遷國子博士肅宗末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時葛榮侵擾河北裴衍源子邕敗沒乃詔密爲相州行臺援守鄴城以勳賞安市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領廷尉少卿尋轉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靜初遷車騎將軍廷尉卿有平直聲出爲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興和四年卒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諡曰靖長子儉字元恭官至前將軍太中大夫卒儉弟顯有才學亦早卒同郡張纂字伯業頗涉經史尚氣好結交太和中釋褐奉朝請稍遷伏波將軍任城王澄鎭北府騎兵參軍帶魏昌縣令吏民安之後爲北中府司馬久之除樂陵太守頗通貨賄爲御史王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冀定二

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定州刺史纂叔威字崇仁有氣度州郡屢辟不應子宣載少孤事母以孝聞歷郡功曹州主簿延昌中釋褐奉朝請後除鎮遠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出爲相州撫軍府司馬屬葛榮圍城與刺史李神固守永安中以功賜爵中山公中興初坐事死於鄴纂從弟元賓太和十六年出身奉朝請遷員外郎給事中正光中除中堅將軍射聲校尉永安三年卒永熙中外生高敖曹貴達啟贈持節撫軍將軍瀛州刺史子辡天平中司徒行參軍（魏書）

魏子建字敬忠鉅鹿下曲陽人出漢高良侯魏無知之後父悅字處德性沈厚有度量宣城公趙國李孝伯見而重之以女妻焉位濟陰太守以善政稱子建爲魏奉朝請累遷太尉從事中郎以羣氏爲東益州患乃特除東益州刺史宣布恩信遠近以安正光五年南北二秦城人莫折念生韓祖香張長命相繼構逆衆謂州城中人與反者同類宜悉收其器械子建以爲其人驍果習戰安之足以爲用急之腹背爲憂乃悉召城中人曉諭之幷上言諸城人本非罪坐而來者悉求聽免詔允行子建乃潛分其父兄子弟外居郡戍內外牽制遂皆帖然及秦賊乘勝屯營黑水子建乃潛使掩襲前後斬獲甚衆先反者悉降帝甚嘉之詔兼尚書爲行臺刺史如故於是威振蜀土其梁巴二益兩秦之事皆聽節度梁州刺史傅豎眼族之乃大納貨賄以開行臺子建亦屢求歸京師遂以東益州刺史授唐永以行臺授豎眼子建將還羣氏遮道攀留主簿楊侑覆前驅慰喻諸氏僉曰我留刺史爾送出也遂斫之幾死子建徐加曉譬歷旬日方得行吏人贈遺一無所受而東益羣氏尋反攻唐永永棄城走子建之客沙門曇璨及鉅鹿耿顯皆沒後知爲子建客乃追還其物而送之出白馬人益服其德化累遷衛尉卿元顥逼莊帝北幸子建攜家避居洛南顥平乃歸以患風疾屢上疏乞休特除右光祿大夫復轉左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子建自出爲藩牧董司山南皆資險之地而正身潔己不營財利及歸京師家人衣食常患不周廉貞之節蓋終始如一永熙二年春卒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諡曰文靜子二收祚（北史）

魏質字懷素鉅鹿下曲陽人魏驃騎將軍偃之子也幼有立志年十四求就徐遵明受業其母以年幼不許質乃密將一奴往從遵明而留書於臥榻以告母擧家驚愕歷五六年通諸經大義乃還家生徒輻輳衣食同之情若兄弟後避葛榮難居趙國飛龍山爲亂賊所害興和二年侍中李傳祕書監常景等三十二人申詞於尚書請贈諡下太常博士考行諡曰貞烈先生（北史）

房豹常山人善周官儀禮授南皮李鉉（北史）

順德府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少好學魏世祖時與渤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東宮內侍長遷著作郎使宋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加建威將軍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爲侯加建義將軍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爲散騎常侍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甚有惠政徵爲祕書監命修國史雅不勤著述竟無所成雅性剛好陵人因論議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

和平二年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子僧奴襲爵卒子雙鳳襲雅弟恒子纂襲太和中爲中散遷典寺令後慰勞仇池爲賊所害贈肆州刺史（魏書）

游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也祖鱓爲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爲馮跋攝廣平太守明根幼年遭亂爲樑陽王氏收奴以壹乘僞人作書於地上習之長安鎮將賈瓘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以告雅雅使人贖歸教書年十六辭雅還鄉里爲土室讀書積歲雅稱薦之（北史）爲中書學生綜習經典及恭宗監國與公孫睿俱爲主書高祖踐祚遷都曹主書賜爵安樂男寧遠將軍帝以其小心敬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安樂侯使宋前後三返宋稱其長者迎送之禮有加顯祖初以本將軍出爲東青州刺史加員外常侍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瑕丘鎮將尋就拜東兗州刺史改爵新泰侯爲政清平民德之高祖初入爲給事中遷儀曹長加散騎常侍號爲稱職後王師南討詔攝安南將軍儀曹尚書廣平公與梁郡王嘉參謀軍計兗州民叛詔明根慰喻敕南征汚西仇城遣口三道請軍募明根節度遷都授尚書仍加散騎常侍時詔羣臣會議使齊是非明根言宜遣使高祖從之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以例降侯爲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不許頻表固請乃許之引見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行禮辟雍賜步挽一乘給上卿祿供食味太官就第月送後以定律令功賜布帛一千匹穀一千斛及歸廣平後賜絹五百匹安車一乘馬二匹幄帳衾褥亦兼及晉車駕幸鄴明根朝於行宮詔賜帛五百匹穀五百斛敕太官送珍羞後車駕幸鄴又朝行宮賜穀帛如前并爲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書訪之疾作手詔問疾遣太醫送藥太和二十三年卒於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弔祭賻錢一十萬絹三百匹布二百匹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謚靖侯子肇襲爵肇字伯始高祖賜名幼爲中書學生博通經史及蒼雅林說高祖初爲內祕書侍御中散司州初建爲都官從事轉通直郎祕閣令遷散騎侍郎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上表諫止高祖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以父老求解官高祖欲令遂祿養乃出爲本州安南王楨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爲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爲政清簡甚有聲迹數年以父憂解任景明末徵爲廷尉少卿固辭乃授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尋兼侍中爲畿內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轉太府卿徙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黃門如故持法甚平尚書令高肇世宗之舅也以肇名與己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賜不許高肇甚銜之世祖嘉其剛梗盧昶之在胸山也肇諫曰胸山蕞爾僻在海濱於我非急於賊爲利爲利故必致死而爭恐難必克假令克之亦難久守所謂無益之田也剛被屢以宿豫求易胸山臣愚謂此言可許世宗將從之未及行昶敗還侍中梁軍主徐元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郁洲附魏朝議遣兵赴援肇表曰元明之款雖理當奔救然六里胸山地實接海陂湖下溼人不可居郁洲又遠在海中所謂雖獲石田終無所用兼之年不順成百姓飢敝軍糧貴運取濟無所見其損未覩其益且新附之民喜逸

孫勞勞則生怨怨則思叛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搖動脫畱則兵連難解矣不納及大將軍高肇之伐蜀也肇復諫亦不納肅宗即位遷中書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相州大中正出爲使持節加散騎常侍鎭東將軍相州刺史有惠政徵爲太常卿遷尚書右僕射固辭詔不許肇斷決吏事必再三詳審然後下筆不以諸呈廹促不爲寵勢屈撓方正之操人咸服之及領軍元乂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淸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於時羣僚失色莫敢正言肇獨抗言不可終不下署正光元年八月卒年六十九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賻帛七百匹肅宗爲舉哀於朝堂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諡文貞肇外寬內剛篤好經傳手不釋書通附易毛詩三禮撰易集解冠婚儀白珪論及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皆傳於世其爲廷尉也世宗嘗私敕肇有所降恕肇執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何必令臣曲筆也其堅執如此及肅宗初近侍羣官豫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下並加封邑將封肇文安縣開國侯邑八百戶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子祥字宗良頗有學問歷祕書郎襲爵新泰伯遷通直郎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肅宗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亦不肯受乃追論肇前議淸河守正不屈封祥高邑縣開國侯邑七百戶孝昌元年卒年三十六贈征虜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諡曰文子晧字寶多襲官侍御史早卒晧弟安居襲爵新泰伯武定中爲司空墨曹參軍明根叔父穡中書博士爲濮陽鉅鹿二郡太守卒贈冠軍將軍相州刺史穡孫龍國子博士馥弟思進尚書郎中（魏書）

王仲興趙郡南欒人父天德起寒微至殿中尚書仲興幼端謹以父任早給事左右太和中爲殿內侍御中散武騎侍郎給事中出入禁內十餘年轉冗從僕射猶參密近爲齊帥從駕征新野有功除折衝將軍屯騎校尉率千餘騎破賊於鄧城除振威將軍越騎校尉賜帛千匹高祖於馬圈不豫仲興頗預侍及崩護喪達魯陽世宗即位轉左中郎將仍齊帥及帝親政與趙脩並見寵任遷光祿大夫領武衞將軍修侍寵倨傲而仲興則益自謙愼咸陽王禧之出奔也擧情頗駭世宗命仲興馳往金墉城慰撫後與領軍於勁共參機要以馬圈侍疾及入金墉功封上黨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自拜武衞及受封之日車駕每臨饗其宅其他游幸亦常侍左右外事得徑以聞百寮皆嚴憚之兄可久以仲興故自散爵爲徐州征虜府長史帶彭城太守仲興世居趙郡自以寒微乃云舊出京兆霸城故爲雍州大中正尚書後以仲興開國公官過優北海王詳奏請降減事久不決可久在徐州恃仲興勢侮司馬梁郡太守李長壽令僕毆之折其脅州以聞世宗乃下詔奪仲興封邑出除北平將軍并州刺史卒贈安東將軍靑州刺史（魏書）

李德饒趙郡柏人人祖徽爲魏尚書右丞父純爲隋介州長史德饒少聰敏好學有至性宗黨咸敬之弱冠爲隋校書郎兼直內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有直聲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四方雪冤枉揚潛德有聲於時性至孝父母有疾輒終日不食旬不解衣及居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嘔

血數升及葬單騎徒跣行積雪中四十餘里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爲之流涕有鵲巢其廬有甘露降於庭樹耕言楊逵邈河北詔盧弔之因名所居村曰孝敬村里曰和順里服闋爲金河長未之官而格謙孫宣等十餘人聚衆作亂於渤海詔許自新而謙等懷疑不信遣使奏曰必德饒來乃降乃遣德饒往撫至冠氏會他盜攻陷縣城德饒遂遇害弟德伯大業末爲離石郡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善遇之及唐兵起子崇遇害棄屍路隅德伯往哭盡哀復至介休詣唐師請葬其屍唐因贈子崇官令德伯爲使者往離石以禮葬焉（隋書）

廣平府

宋宣字道茂廣平列人人魏尚書吏部郎行臺右丞羣之從弟也父洽爲慕容垂尚書魏太祖圍中山洽率所部專守北圍魏軍多被殺傷太祖忿甚及城陷遂殺之子順詡並下腐刑宣年最幼所親竊負以逃獲免後與范陽盧元渤海高允及從子愔俱被徵拜中書博士尋兼散騎常侍使宋加冠軍將軍賜中都侯爵領中書侍郎行司隸校尉真君七年卒贈司隸諡簡侯子謨字乾仁襲官遼西太守卒子鸞字珍和襲官東莞太守鸞弟瓊字普賢少以孝聞母嘗季秋患病思食瓜瓊竟求獲之人以爲異母終州郡屢辟皆不就卒於家子仲美武定末爲尚書水部郎（魏書）

宋弁字義和廣平列人人祖愔與從叔宣博陵崔鑒俱知名世祖時歷位中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使江南賜爵列人子還拜廣平太守興安五年卒贈安遠將軍相州刺史謚曰惠長子顯襲爵顯無子養弁爲後弁才學俊贍少有美名高祖

初至京師見尚書李沖與語竟日沖異之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顯卒弁襲爵弁與同里李彪善彪爲祕書丞請爲著作佐郎尋除尚書殿中郎中高祖臨朝問政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音清朗容止可觀帝稱善者久之遂大被知遇賜名弁蓋以獻玉之弁和比之遷中書侍郎兼員外常侍使齊齊司徒蕭子良祕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轉散騎侍郎高祖以江左之興衰問弁弁對曰蕭氏父子無大功而取天下又不能順守身免爲幸必不能貽厥孫謀保有南海也後車駕南征以弁爲司徒司馬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靽者斬以徇於是三軍皆懼莫敢犯法黃門郎崔光薦弁自代帝不許亦賞光知人未幾以弁兼黃門尋即正兼司徒佐長史時大選內外羣官弁定四海士族事多稱旨遷散騎常侍尋遷右衛將軍領黃門弁屢自陳讓不許李沖劾彪弁力救之彪遂得從輕典除名高祖征馬圈命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令卿綰攝二曹弁頓首辭謝弁恩遇與李沖相埒高祖每稱弁可爲吏部尚書及崩詔以弁爲之與咸陽王禧等六人輔政而弁先卒年四十八詔賜錢十萬布三百匹贈安東將軍瀛州刺史謚曰貞順（魏書）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父法延慈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太和中舉秀才爲奉朝請拜祕書郎兼員外散騎侍郎副中書侍郎宋弁使齊還除尚書二千石郎中濟州正中兼員外常侍使高麗以高麗王託疾不拜生辱命以白衣守郎中歷濟北平原二郡太守以清嚴稱平原界接冀州冀州刺史京兆王

愉反遣人說亮同舉兵亮斬其使發兵防守愉怒遣其大將張靈和率衆攻之亮督厲兵民出城拒擊大破之尋以憂去官服闋轉左將軍汲郡太守還前將軍東荊州刺史盡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逕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乃啓其弟子起爲奉朝請聞者稱之轉平東將軍滄州刺史入爲光祿大夫加安東將軍永安二年卒年七十一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子東字元豹卒於光祿大夫亮弟詮字鳳舉爲尚書郎本州中正卒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詮弟悅字季欣解褐廣平王懷國常侍轉青州平東府中兵參軍加宣威將軍遷高陽太守轉廣川加鎮遠將軍普泰中濟州刺史張瓊表所部置南清河郡復請悅爲太守悅凡歷三郡守吏民安之遷平東將軍大中大夫興和二年卒年七十贈征東將軍濟州刺史長子起字伯潁武定末爲司徒錄事參軍濟州大中正起弟時官淮州驃騎大將軍府長史（魏書）

監伯陽清河人善論語毛詩春秋周易頓邱名儒董徵從受業焉（魏書）

宋翻字飛烏廣平列人人魏吏部尚書弁族弟也少有操尚以剛斷聞世宗初起家奉朝請本州治中廣平王郎中令尋拜河陰令翻弟道璵先爲冀州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愉反逼道璵爲官翻與弟世景俱囚廷尉道璵後棄愉歸罪京師猶坐身死翻世景除名久之拜翻治書侍御史洛陽令中散大夫相州大中正猶領治書又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時蕭衍遣將據荊山遂乘勢逕趨項城翻遣成僧達潛軍討襲頻戰破之自是州境帖然孝莊時除司徒左史河南尹初翻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劫翻將兵圍主宅執主婿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縣舊有大枷號曰彌尾青及翻爲令吏請焚之翻曰且置南牆下以待豪家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命取尾青鎖之旣免入訴於世宗世宗大怒敕河南尹推治翻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翻對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小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及爲洛陽邃於爲尹畏憚權勢更相承接名大減損永安二年卒贈侍中衞將軍相州刺史出帝初重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諡曰貞烈子思遠卒於司空從事中郎翻弟鍼字道和敦篤有志行爲平西將軍太中大夫鍼第三弟世景少以孝聞與弟道璵下帷誦讀博覽羣言族兄弁甚重之舉秀才對策上第拜國子助教遷彭城王勰開府法曹行參軍勰愛其才學雅相器敬高祖亦嘉之遷司徒法曹行參軍乃撰刑書著律令裁決疑獄部判如流轉尚書祠部郎彭城王勰每稱爲尚書僕射才臺中疑事右僕射高肇悉以委之兼領數曹深著稱績左僕射源懷引爲行臺郎巡察州鎮十有餘所黜陟賞罰莫不咸允還徙十鎭別置諸戍設亭候規畫周密懷亦重之還乃薦之世宗曰宋世景文武才略當今寡儔清平忠直亦少其比陛下若任之以機要必不減李沖也世宗曰朕亦聞之尙書令廣陽王嘉右僕射高肇吏部尚書中山王英共薦世景爲國子博士尋爲尚書右丞而王顯與宋弁有隙毁之於世宗故事寢不報尋加伏波將軍行滎陽太守邑郭氏豪橫號爲難

治濟州刺史鄭尙弟遠慶先爲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世景下車召而謂之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未至之前一不相問今後則終不相捨矣兔之而遠慶不悛世景乃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寮屬咸畏之世景終日坐廳事未嘗寢息縣史三正及諸細民至皆立見之且假以溫顏或更屏人密語故民間之事巨細必知有神明稱坐弟道瑱事除名世景性友愛及道瑱死哭之甚哀歲餘復喪母遂不勝哀而卒世景容撰晉書未獲就子季儒遺腹生弱冠太守樹楷辟爲功曹起家太學博士明威將軍曾至譙宋之間爲文弔嵇康甚有理致後夜寢室壞壓死年二十五時人咸傷惜之世景弟叔集亦有學行征東裴衍之討葛榮也表爲員外散騎侍郎引同戎役及衍敗同時遇害叔集弟道瑱少而俊敏世宗初以才學被召與祕書郎孫惠蔚與校羣書考正同異自太學博士轉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臨死作詩及挽歌詞寄之親朋無子兄敏以第三子叔繼（魏書）

崔高客倩河人博學工文詞景明初拜散騎侍郎出爲揚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卒官（魏書）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父靈虬中書侍郎永基少慷慨好施爲冀州鎭東府法曹行參軍累遷虎賁中郎將直寢前將軍出爲持節平北將軍冀州防城都督長樂太守時葛榮攻信都築圍遏水以灌州城永基與刺史元孚戮力防拒從春至冬而援絕糧罄城乃陷（魏書）被執時孝昌三年也（魏書孝明帝紀）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魏書）孚乃獲免（魏書孝明帝紀）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遷鎭東將軍東徐州刺史梁將曹世宗馬佛武等率衆伐魏永基率師破之永熙中爲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尋加衛大將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吏民皆安之代還京師元象初卒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都督冀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尙書右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長子子禮州主簿（北史言長子名子義仕隋至尙書右丞）次子智武定中太尉士曹參軍（魏書）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六世祖遐從晉元帝南渡父宗之爲宋廬江太守藻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永安中與姊夫李嶷俱歸魏賜爵易陽子擢南部主書號爲稱職時北地諸羌數萬家恃險作亂前後牧守不能制乃以藻爲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藻書其名籍收其賦稅上之氐豪徐成楊黑等逐雍城鎭將乃復以藻爲龍驤將軍代雍城鎭立擒成黑等斬以徇羣氐震慴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爲騎奴戍主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叙在任八年遷離城鎭將太和中改鎭爲岐州以藻爲岐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險不請每拒課輸害長吏前守宰率皆依州遙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橫羌氐憚之守宰於是得居舊所車駕南伐以藻爲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還州乃定與安南將軍元英征漢中頻破賊軍長驅至南鄭梁州已垂克矣而奉詔還軍後車駕南伐復以藻爲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爲東道別將辭於洛水之南高祖期以相見於石頭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亦決不留賊虜遺陛下當醖曲阿之酒以待百官高祖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徙平州

景明初世宗追錄舊功以蘇爲太尉司馬是年六月卒年六十七贈錢六萬子紹珍襲子爵稍遷本州別駕司空屬以事免官建義初詔復爵除大中大夫敦遷王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爲黎陽太守天平中坐子尚書郎洪業入關侵擾伏法（魏書）

傅永字修期清河人幼隨叔父洪仲自青州入魏尋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不能答請於洪仲洪仲深責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遂能文自東陽禁防爲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爲平齊民父母并老飢寒十數年賴其彊於人事戮力傭丐得以存立晚乃被召兼治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賜爵貝丘男加伏波將軍未幾除中書博士又改爲議郎轉尚書考功郎中爲大司馬從事中郎尋轉都督任城王澄長史兼尚書左丞王肅爲豫州以永爲建武將軍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高祖高祖曰已選傅修期爲長史矣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爲高祖所待盡心事之齊將魯康祚趙公政率衆一萬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勒兵三千擊之康祚等軍淮南永舍淮北十里餘永知吳楚兵好斫營乃夜分兵二部出屯營外又度康祚等渡淮必以火記其淺處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戒曰若有火起亦然之其夜康祚等果率師斫永營永東西二伏夾擊康祚等敗奔趨淮水火既起不能辨深淺人多溺死斬首數千公政被擒康祚墜淮死曉而獲其屍斬之并公政送京師乃還豫州而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復侵楚王戍肅復令永擊之永將一人馳至楚王戍塡塞外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及曉叔業等至亡於城東列陳將置長圍永所伏兵於左道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陳自率精甲數千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更開門奮擊遂大破之叔業氣沮乃奔衆皆欲追之永曰我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也墮吾計耳足喪其膽矣何必逐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杖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高祖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高祖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修期耳裴叔業又圍渦陽時高祖在豫州遣永爲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益任莫問等往救薄敵師永曰宜先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徑擊之大敗聰等棄甲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又設伏擊敗其追者諸軍乃免永至懸瓠高祖令與諸將俱鎖聰藻尋徙爲邊民永免官而已未旬日詔曰修期在後少有擒殺可授揚武將軍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魏密通於永永表聞及將迎納詔永爲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同日入壽春而永稍後大眼康生并列土永但奉清河男齊將陳伯之率師逼壽春并沿淮爲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爲憂詔遣永爲統軍領汝陰之兵三千先援之永總勒士卒水陸俱下而伯之設防於淮水口甚固永去二十餘里牽船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船便渡適上南岸彼軍亦及會夜永乃潛

進曉達壽春城下貔衍閭外有軍其上門樓觀望意疑之永免胄以示乃信貔令永引軍入城永曰被甲執兵固敵是求若如敎旨便其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頓軍城外與貔分勢以犄角之類有尅捷中山王英征義陽永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梁將馬仙琕連營稍進欲解圍永請英據雅山以待敵英沉吟未決永曰機難遇易失今日不往明朝必爲賊有雖悔無及英乃分兵夜築城於山上遣統軍張懷等列陳山下以防之至曉仙琕果至懷等戰敗築城者悉皆奔走仙琕乘勝直趨長圍義陽城人復出挑戰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擐甲揮戈單騎直入唯軍主蔡三虎從突陣橫過中流矢洞左股拔箭復入遂大破之斬仙琕子仙琕焚營而遁英於陣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但與陳列軍儀聲敘形勢而已英深稱賞之歎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守矣還京復封永先有男爵至是以品不累加賜帛二千疋除太中大夫行秦梁二州事代邢巒鎮漢中後還京師於路除恒農太守時英東征鍾離連表請永爲將帝不許永治民非所長故居官無聲末幾解郡還爲太中大夫行南青州事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猶能馳射盤馬奮矟時年踰八十矣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平東將軍光祿大夫熙平元年卒年八十三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永嘗登北邙於平坦處嘗稍躍馬盤旋瞻望遠慕杜預近好李沖王肅欲附葬其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勅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永妻賈氏留本鄉永至代都納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常忿之馮先永亡及永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邙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乃求歸葬永於所封之貝邱事申司徒司徒胡國珍本與永同經征役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復訴靈太后乃葬於東清河未三年而叔偉亡叔偉九歲爲州主簿及長膂力過人能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又能立馬上與人角騎人以爲得永之武正光中叔偉子豈生襲爵（魏書）

崔瑾清河人僑范陽盧景裕受鄭氏周易於華陰徐遵明（北齊）書

荀士遜廣平人好學有思理爲文以清典名武定末舉司州秀才齊皇建中馬敬德薦爲主書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重嘗有事須奏還帝在後庭因左右通通者不知其姓名乃云醜舍人帝曰必士遜也急聞封題果是內人莫不歡笑累遷中書侍郎號爲稱職與李若等撰典言行於世齊亡年卒（北齊書）

房山基清河人開皇中爲考功以明幹稱（隋書）

大名府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邱人魏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也（謹按魏書元后傳后梁國蒙縣人此曰頓邱者蓋以后母爲頓邱人故其家徙從頓邱耳后母頓邱王峻妹也亦見元后傳）年四十召拜主文中散襲爵陳留公鎮西大將軍高祖初爲大使巡察冀州尋以本官行梁州刺史時巴氐擾動

詔崇以本將軍爲荆州刺史鎮上洛勅發陝秦二州兵送崇至治崇辭曰邊人失和怨刺史耳奉詔代之自然安帖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懷懼也高祖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果皆帖然尋勒邊戍掠得齊人者悉令還之齊人感德仍送荆州之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在治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師厚賜之以本將軍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撾鼓一通相聲遂擊各擊數千槌諸村聞鼓皆守要路於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皆立時擒獲諸州遂皆置樓懸鼓後例降爲侯改授安東將軍（魏書）車駕南征詔崇副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左翼諸軍事徐州降人郭陸叛奸民齊應崇乃遣高平人卜冀州詐稱犯罪亡投陸陸以爲謀主數月冀州竟斬陸首賊徒潰散入爲河南尹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叛氐楊靈珍遣弟婆羅子雙率兵萬餘襲破武興與齊相結詔崇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衆討之崇徙山分道表裏夾擊羣氐皆棄靈珍散歸崇進據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鷲硤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鷲硤之口積大木聚礌石臨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衆五千從他路夜襲龍門破之崇乃自攻靈珍連敗之俘其妻子遂襲克武興齊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鄭猷王思考率衆援靈珍崇大破之斬靈珍弟婆羅殺千餘人俘獲猷等靈珍走漢中（北史）高祖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之功也以崇爲都

督梁秦二州諸軍事本將軍梁州刺史未幾珍據白水崇復擊破之靈珍遁世宗初徵爲右衛將軍兼七兵尚書尋加撫軍將軍正尚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蠻叛諸蠻悉應之圍湖陽詔以崇爲使持節都督征蠻諸將軍事以討之斬其首徙萬餘戶於幽并諸州世宗乃并追賞平氐功封魏昌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東荆州蠻樊安起僞號龍山與梁兵相連結諸將進擊不利乃以崇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蠻諸軍事進鎮南將軍率步騎以討之遂擒樊安復進討西荆諸蠻悉降詔以崇爲使持節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否以嚴明稱轉中護軍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以朐山羣盜未殄慮梁乘釁復詔崇都督淮南諸軍事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江西諸軍事刺史如故先是壽春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歷數年忽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乃以狀告而奉伯堅言己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令二人與兒別處禁數旬然後遣告二人兒遇患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乃言以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絶名貫乃指城外被殺之死人爲弟迎歸殯葬其貌頗類思安人莫能辨又有女巫楊氏自言能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餓又故誣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殺之訟於州二人不勝楚毒皆誣服獄將決崇疑而停之（魏書）密遣二人僞從外來詣賓者告曰僕住在北州有一人過宿具詰之乃云是流兵背役逃

走姓解字思安欲送官究治乃稱有兄慶賓往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若矜愍告兄兄必當重報若往不獲送官未晚故潛行相覓不審能以幾何相酬若不信可立往看慶賓悵然失色求少待容備財物此人乃具以報崇崇攝慶賓詰之慶賓引伏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未旬日思安亦被人縛至崇乃召女巫而鞭之其斷獄精審皆此類也有泉溢入公山頂有羣魚於壽春城中平地湧出有野鵝羣飛入城與鵲爭巢復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泵居城上而水勢日增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而已州府勸崇棄壽春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德薄招災致此大水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腳百姓瓦解揚州非國有矣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聽其各自爲計吾必死守此城幸諸君勿言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欲乘大水爲亂崇皆擊滅之以洪水爲災請罷解任又表請解州皆不聽崇沈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經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所向摧破號曰臥虎梁屢設反間而世宗雅相委重梁乃僞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爲縣侯欲以構崇崇表言其狀世宗賜璽書慰勉且屢賜珍異梁主歎息服世宗之能任賢焉蕭宗踐阼賜衣馬梁遊擊將軍趙祖悅襲據西硤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於城內別將呂義之王神念復率水軍泝淮而上規取壽春田道龍冠邊城路長平冠五門胡興茂冠開霍揚州諸戍皆震恐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治船艦二百餘艘教水戰以待臺軍梁霍州司馬田休等率衆冠建安崇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許昌縣令兼紆麻戍主陳平玉以戍南歸梁軍崇請往拔八十餘上表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硤石鎮東將軍蕭寶夤於梁堰上流決淮東注尋復以諸將不和詔尙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率鬬艦百餘艘與李平崔亮沿淮攻硤石李神水軍尅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進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而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硤石戍間編舟爲橋立十船樓於其北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栰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肅宗乃以元志代之尋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儀同如故（北史）崇表請罷尙方雕靡之作省永甯土木之功減瑤光瓦石之役以興明堂修學校營府寺繕城隍靈太后令曰省表具悉體國之誠覽發大禮爲國之本當勅有司別議經始除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儀同如故又授右光祿大夫出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幽燕瀛四州諸軍事本將軍定州刺史儀同如故徵拜尙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驃騎儀同如故遷尙書令加侍中崇居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財貨家資巨萬猶營求不息子世哲爲相州刺史亦以貪利爲時論所鄙蠕蠕主阿那瓌率衆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陽殿衣服整肅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矣肅宗壯之崇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魏書）崇請改六鎮爲州兵編戶太后不許（北史）後北鎮破

孫汗拔陵叛所在響應征北將軍臨淮王彧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敗於白道賊衆日甚詔曰去歲李崇北征上表求改鎮爲州朕時不許其請尋崇此表實開諸鎮乖異之心致有今日之事朕欲還遣崇總督三軍除彼羣盜諸臣詞可爾不僕射蕭寶夤等曰陛下以舊都在北憂虞金陵臣等實懷悚息李崇德位隆重社稷之臣陛下此遣實合羣望崇上表謝過且言年已七十恐不堪軍旅之事不許乃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陵王淵皆受崇節度又詔崇子光祿大夫神軌假平北將軍隨崇北討崇至五原崔暹大敗於白道之北賊遂并力攻崇崇與廣陵王淵力戰累破賊衆相持至冬乃引還平城淵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級盜沒軍資崇坐免官爵徵還以後事付淵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南叛時除安樂王鑒爲徐州刺史以討法僧爲法僧所敗單馬奔歸乃詔復崇官爵爲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疾篤乃以衛將軍安豐王延明代之改除開府相州刺史侍中將軍儀同並如故孝昌元年薨於位時年七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諡曰武康後重贈太尉公增邑一千戶餘如故（魏書）崇從弟平字曇定（北史）元后兄彭城王勰之長子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羣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高祖甚重之居喪以孝稱後以例降彭城公拜太子中舍人遷散騎侍郎舍人如故遷太子中庶子平因侍請自效一郡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民懷之車駕南伐以平兼冀州儀同開府長史甚著聲稱仍除正長史太守如故未幾遂行河南尹權

貴憚之世宗即位除黃門郎遷司徒左長史行尹如故尋以稱職正尹長史如故車駕幸鄴平上表諫不從詔以本官行相州事世宗至鄴親幸平第召見其諸子尋正刺史加征虜將軍平勸農桑修太學簡聰敏者以充博士選儒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子像於堂親爲立讚以塞使好詠求平乃於客館畫履虎尾踐薄冰像幷爲銘以致規焉加平東將軍徵拜長兼度支尚書尋正尚書領御史中尉冀州刺史京兆王愉反於信都以平爲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鎮北將軍行冀州事以討之世宗臨式乾殿勞遣平進次經縣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臥不動有頃乃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賊攻圍濟州諸軍戰敗懼更進平親入行間勸以重賞乃大破之乘勝遂北薄冀州斬首數萬級遂圍城燒門愉與百餘騎突門出走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都八十里擒愉冀州平世宗遣兼給事黃門侍郎祕書丞元梵宣旨慰勞徵還京師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平與尚書令高肇侍御史王顯故有隙後顯代平爲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乃劾平在冀州隱匿官口肇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初詔復官爵除定冀勳武川鎮民飢鎮將任款以擅開倉賑恤免官平奏款意在濟人宜原其心世宗從之遷中書令尚書如故肅宗初轉吏部尚書加撫軍將軍平高明彊濟所在有聲尚書令任城王澄申奏其定冀勳乃封武邑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獄二千五百疋先是梁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衆數萬據西硤石以逼壽春鎮南崔亮攻之不尅又與李崇乖貳詔平以本官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

右僕射爲行臺節度諸軍東西州將一以稟之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詔平長子奬以通直郎從賜平絲帛百段紫納金裝衫甲一領賜奬絲布六十段絳衲襖一領父子拜受於家觀者榮之於是率步騎二千赴壽春先遣祖硤石內外乃嚴飭崇兗水陸齊舉崇亮僤之遂幷力攻戰屢破梁軍安南將軍崔延伯立橋下蔡以拒梁援軍梁將王神念昌義之等不得前而祖悅猶固守硤石平乃令崔亮督陸卒攻其城西李崇勒水軍擊其東面丞夜鼓噪南北俱上遂屠其外城梁將士相率歸附祖悅率餘衆保南城攻擊竟夕至明乃降斬祖悅送首於洛俘獲甚衆以功還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平還京師靈太后見於宣光殿賜以金裝刀杖一口時南徐州表云蕭衍堰淮水爲患詔公卿議平以爲不假兵力終自毀壞未幾堰果破靈太后大悅引羣臣入宴勸平前鳴觴管肅宗手賜絲布百段熙平元年冬卒遺令薄葬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帛七百疋靈太后爲舉哀於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諡文烈公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時有獻替所制詩賦箴誄銘頌別有集錄（魏書）

曹世表字景昇東魏郡魏人魏大司馬休九世孫祖謨父慶並以學名世表少喪父舉止有度工尺牘涉獵羣書太和二十三年尚書僕射任城王澄奏世表爲國子助教後轉司徒記室遇患歸鄉永平中除兗州左將軍府司馬以病辭延昌中除清河太守治官省約百姓安之正光中拜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以爲從事中郎攝中水兵事以煩劇自任論者皆稱其能還都拜司空長史孝昌中青齊反亂詔世表持節慰喻還都轉尚書右丞後加征虜將軍出行豫州刺史值梁將湛僧珍陷東豫州州民劉獲鄭辯爲內應乃以源子恭爲豫州刺史以世表爲東南道行臺率師禦之時梁師甚彊斷小殷鬬不通驛使諸將以士馬單少皆不敢復戰欲保城自固世表時患背腫乃輿病出外呼統軍是云寶謂之曰湛僧珍所以敢深入者恃獲辯爲內應也頃有驛至言獲移軍欲迎僧珍去此八十里若出其不意擊之可破也獲破則僧珍自走矣乃簡選兵馬付寶且促令進軍日將暮出城比曉兵合果一戰破獲諸賊悉平湛僧珍退走唯鄭辯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表召諸將吏衆責子恭收辯斬之傳首京師勅遣中使宣旨慰喻賜衣服被褥弁馬二匹復以世表行豫州事行臺如故還朝加左將軍兼尚書東道行臺沿河分立鎮戍以備葛榮至青州遇患卒時年五十四永熙中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魏書）

華秋汲郡臨河人幼喪父傭賃以養母以孝聞於時母終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大業初以詔調狐皮郡縣皆大獵有一兔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異而免之兔遂宿其廬不去郡縣以狀聞帝遣使勞問表其門閭未幾羣盜蜂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毋犯孝子鄉賴以全活者甚衆（隋書）

宣化府

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案沮陽晉屬燕魏廢此蓋猶沿舊稱也）祖翼遼東太守父卓昌黎太守袞初爲郡五官掾純厚篤實好學有文才魏太祖爲代王選爲左長史從征蠕蠕蠕蠕遁走追五六百里

及於廣莫赤地南脉山下大破之劉顯兄弟共相疑阻衮言於太祖曰顯志大意高希冀非望吳不并越將爲後患今因其內釁宜速乘之若輕師獨進或恐越逸可遣使告慕容垂東西俱舉必擒之矣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太祖從之遂破走顯又從破賀訥倍羣官從登勿居山遊宴終日從官及諸部大人請聚石爲峯以記功德衮奉命爲文慕容寶之來寇也衮言宜羸師以誘之太祖從之果破之參合皇始初遷給事黃門侍郎太祖南伐師次中山衮言於太祖曰寶憑三世之資城池甚固雖皇威震赫勢必擒殄然窮兵極武非王者所宜昔酈生一說田橫委質魯連飛書聊將授首臣誠德非古人略無奇策仰賴威靈或亦有濟太祖許之衮乃遺寶書喻以成敗寶太懼遂奔和龍既克中山聽入入議拜奮武將軍幽州刺史賜爵臨渭侯衮清儉寡欲勸課農桑百姓安之天興初徵還京師後與崔逞答晉將郗恢書失旨黜爲尚書令史衮時年過七十矣闔門守靜終日以書自娛而愛獎人物脩循善誘士類以此高之永興二年卒年七十二後世祖追錄舊勳遣大鴻臚即墓策贈太保謚曰文康公子溫外都大官廣甯太守卒子武與昌黎太守溫弟循州主簿子誕（魏書本傳）字叔術（魏書高允傳）有學問初與高允同時被徵後除中書侍郎通直散騎常侍建威將軍賜爵容城子衮次子度少有志尚襲爵臨渭侯上谷太守入爲武昌王師加散騎常侍除使持節都督幽州廣陽安樂二郡諸軍事平東將軍幽州鎭都大將又轉和龍鎭都大將所在著稱還朝爲中都大官卒贈征東大將軍冀州刺史謚康侯子陵襲爵後爲赤城鎭都將卒子狀襲爲中散卒子法襲太和中例降爲伯世宗時除懷荒鎭金城戍將陵弟延散騎常侍左將軍庫部尚書賜爵永寧侯延弟孫白澤年十一遭母憂居喪以孝聞世祖聞而嘉之長而好學博通經史高宗初除中散遷殿中曹給事中甚見寵任參預機密後蠕蠕犯塞顯祖引羣臣議尚書僕射元目辰進曰若車駕親行恐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虜懸軍深入糧無繼運不久自退然後遣將追擊破之必矣白澤曰蠢爾荒愚輕犯王略鑾輿親行必望塵崩散若生而縱敵嬰城自守恐將失可乘之機惟陛下留神省察顯祖從之遂大破虜衆白澤本字鍾葵顯祖賜名白澤納其女爲嬪出行雍州刺史清心少欲吏民安之顯祖詔諸監臨之官所監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告得尚書已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上表諫曰伏見詔書禁尚書以下受禮者刑身糾之者代職伏惟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乃不易之令軌百王之通式今之都曹古之公卿也皆翊扶萬幾讚徽百揆風化藉此而平治道由茲而穆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況皇朝貴仕而服勤無報豈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者乎羊酒之罰若行不已臣恐姦人闚望忠臣懈節如臣愚量請依律令舊法稍同前典班祿酬廉首去亂羣常刑無赦顯祖納之太和初懷州民伊祁苟初三十餘人謀反將殺刺史文明太后欲盡誅一城之民白澤諫曰臣聞上天愛物之生明王重民之命故殺一人而取天下仁者不爲且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羣兇肆虐覲裂誅盡合城無辜奈何濫及願抑雷霆之威止迅烈之怒太后從之

轉散騎常侍遷殿中尚書太和五年卒詔賜帛一千匹粟三千石遣侍御史營護喪事册贈鎮南將軍相州刺史廣平公謚曰簡長子倫字天念年十餘歲入侍左右稍遷護軍長史員外常侍轉大司農少卿燕州大中正熙平中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書不修臣敬朝議將依漢答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倫表曰虜雖慕德亦來觀我禮之以強倫即歸附示之以弱轉敬圖龍春秋所謂以我卜也且夷狄無親疎之則怨拜之則侮高祖世宗知其若此故來旣莫逆去亦不追果能皮修玉帛屈膝朝廷則可豊其勞賜報以珍物王於王人遠役銜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相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假令事不獲已應須制詔示其上下之儀宰臣致書諷以歸順之道若聽受忠誨明我話言然後遣使入境否則當命辛李之將勒衛霍之師蕩定雲沙埽清邊陲飲馬瀚海之濱鎮石燕然之上乃爲不世之盛事耳豈可以戎夷兼并而遽虧典制以取笑於當時貽醜於來葉不從出爲後將軍肆州刺史還朝除燕州大中正孝莊初遷太常少卿不拜轉大司農卿卒官倫弟恩恭朝請員外郎白澤弟廣瀛州刺史宜陽侯廣長子蘭累遷龍驤將軍行光州事蘭弟修虎都牧給部二曹給事中上谷公司農少卿奉使柔元察民疾苦還平北將軍燕州刺史度弟太平西將軍荆州刺史沮陽侯太弟那寧遠將軍雍城鎮將袞弟恂字洪讓隨袞歸北參代王軍事言於太祖曰金運失御劉石紛紜慕容竊號山東苻姚盜器秦隴三靈之眷九域爲君大王樹基元朔重明積聖自北而南合中土遺民望雲冀潤宜因斯會以建大業帝深加器異皇始初拜中書侍郎幹幄密謀頗預參議賜爵平昌子出爲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民歸之者數千戶遷常山太守開建學校優顯儒士吏民歌詠之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惟恂當官清白臨下仁恕百姓親愛之政爲當時第一太宗即位賜帛三百疋徵拜大中大夫卒恂性清儉卒日家無餘財贈并州刺史平昌侯謚曰宜子穎字道胤襲爵坐事除爵弟代字定燕官陳留北平二郡太守卒贈營州刺史謚惠侯代所歷著稱有父遺風代子貴年爲汝南太守郡人劉宗之兄弟分析家貲惟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貴年見之悽然曰汝曹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豈有訟理即以家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卒於家子琛字寶貴少有孝行歷武騎常侍羽林監太子翊軍校尉卒琛子略武定中左光祿大夫（魏書）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案漢代郡治桑乾爲今蔚州地晉書地形志代郡無桑乾此蓋劉沿漢舊也）祖就字祖成涿縣令父惠字僧生行太原太守永安中瑞貴追贈齊州刺史惠贈使持節冠軍將軍恒州刺史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尒朱榮引爲大行臺郎中甚親任之建義初除黃門侍郎仍中書舍人居榮門下爲腹心之寄封陽邑縣公食邑一千戶未幾又除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黃門如故丁父憂去官詔起復任除青州大中正及元顥內逼從駕河陽除侍中兼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公增邑一千戶莊帝還洛加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又改封樂陵郡公仍侍中瑞雖爲尒朱榮所委而善處朝廷間帝亦賞之嘗謂侍臣曰爲臣當如朱元龍轉滄州大中正尒朱榮死瑞與世隆俱北走尋

復念莊帝恩且恐世隆等不足恃乃還帝大悅命兼尚書左僕射爲西道大行臺慰勞尒朱天光於關右既達長安會尒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故與瑞有隙數譖之於世隆遂遇害太昌初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諡曰恭穆子孟膺襲封齊受禪例降瑞弟珍字多寶上黨王天穆錄事參軍卒　珍弟騰字神龍建義初爲龍驤將軍大都督司馬封涇陽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累遷中軍將軍光祿大夫與瑞同遇害太昌初贈滄州刺史騰弟慶賓卒於光祿大夫子清武定末齊王開府中兵參軍（魏書）

燕崇字元略常陟字公山俱廣寧人魏神䴥四年與高允盧元同徵允晚年作徵士頌崇陟與焉其詞曰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仕不苟進任理栖遲居沖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飢崇官河內太守封下樂侯陟官上黨太守封高邑侯（魏書）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范道榮自朐城歸魏除沮陽令而其鄉人徐孔明詣公府訟道榮無功道榮坐除名羈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乃代道榮至京師宛轉申雪道榮事得白値北鎮亂道榮窮無所歸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相迎弁送之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詣省申聞詔標其閭里（魏書）

畿輔通志卷一百九十九

列傳七（南北朝三）

南北朝

易州

祖瑩（祖嶷　父季眞）　祖沖之（子暅之　孫皓）

冀州

馮熙（子誕）　買秀（子儁　孫賓　從孫顗　顗兄子景儁　景興）

劉模　劉道斌　劉蘭

蘇淑　劉焯

趙州

李順（父系　子敷　式　奕　冏　式孫希宗　騫　希禮　冏子節　太　順弟崞　崞族叔詵）

李靈（父靚　子恢　恢子顯甫　渙孫瓘　顯甫子元忠　元忠子搔　元忠族叔景遺）

李孝伯（父曾　子元顥　豹子　兄祥　祥子安世　安世子瑒　謐）　李璨（子元茂　孫籍之）

李愍　眭夸

深州

孫惠蔚（子伯禮　族曾孫靈暉）　劉獻之　崔鑒（父綽　子合　秉　晉）

（秉子忻　仲哲　仲哲子叔瓚　秉從父弟康　康子元獻　鑒從祖弟辯　辯子逸）

崔挺（子孝芬　孝暐　孝演　孝直　孝政　弟振　從父弟元珍　瑜之　從祖弟敬邕　族子纂　孝芬子勰）

（振子子朗　敬邕從弟接　纂從祖弟遊）　馬八龍

崔巨倫（叔楷　楷　楷子士元）　李几　李文博

崔廓（子賾）

定州

李惠　張赦提　劉桃符

張吾貴　郎基　石曜

南北朝

易州

祖瑩字元珍范陽遒人曾祖敏仕慕容垂爲平原太守魏太祖定中山賜爵安固子拜尚書左丞卒贈并州刺史祖嶷字元達以從征平原功進爵爲侯官至馮翊太守贈幽州刺史父季真多識前言往行官中書侍郎歷安遠將軍鉅鹿太守卒瑩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生好讀書晝夜不輟父母恐其成疾禁夜讀乃藏火於灰中俟父母既寢則然火讀書且以衣被閉塞窗戶人呼爲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亟稱之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勞倦曉起稍遲卒聞外傳呼催講誤持同房生曲禮卷上座惲博士嚴毅不敢復還逐置禮於前而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高祖聞之召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帝顧謂勰曰蕭賾以王元長爲子良法曹今爲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敕令掌勰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時人爲之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書三公郎中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美之乞肅更詠而誤呼平城爲彭城肅嘲之勰有慚色時瑩適在座乃云自有悲彭城詩王公特未見耳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雎水裏肅甚嗟賞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爲冀州鎭東府長史以貨除名侍中崔光復舉國子博士仍領尚書左戶郎李崇爲都督北討引瑩爲長史坐截沒軍資除名未幾爲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物累遷國子祭酒領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又監議事元顥入洛以瑩爲殿中尚書莊帝還宮坐爲顥作詔罪狀尒朱榮免官後除祕書監中正如故以參議律歷賜爵容城縣子坐事繫廷尉會尒朱兆入焚樂署鍾石管絃殆盡乃敕瑩與錄尚書事長孫稚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遷車騎大將軍及出帝登祚瑩以太常行禮封文安縣子天平初將遷鄴齊獻武王高歡召瑩會議以功進爵爲伯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瑩以文學見重嘗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性爽俠有氣節窮厄者歸之必相存恤時亦以此多之有文集行於世子珽字孝徵（魏書）

祖沖之字文遠范陽遒人曾祖台之晉侍中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請沖之好稽古有巧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宇車服解褐南徐州從事公府參軍初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歷比古十一家爲密沖之以爲尚疏乃更造新法上表言之孝武令朝士善歷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未及行歷婁縣令謁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外無機杼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齊高帝輔政使沖之追修古法沖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鈞以來未之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驎者亦云能造指南車高帝使與沖之同造於樂遊苑相對校試而頗有差僻乃毀而焚之晉杜預造欹

器三改不成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沖之造欹器獻之與周廟不異文惠太子在東宮見沖之曆法啟武帝施行文惠尋薨又寢轉長水校尉領本職沖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欲使沖之巡行四方察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軍事事竟寢沖之解鍾律博塞冠絕一時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師其意別造一器不因風水不勞人力而施機自運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能日行百餘里於樂遊苑造水碓磨武帝親自臨視永元二年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綴述數十篇子暅之字景爍亦有巧思般倕無以過也當其用心之時雖迅雷不知嘗途遇僕射徐勉以頭觸之猶自若也勉呼乃悟父所改何承天曆時尚未行梁天監初暅之更修之始行焉位至太府卿子皓志節慷慨有文武才略少傳家業善算曆大同中爲江都令後拜廣陵太守侯景陷臺城皓適在城中逃之江西百姓感其遺惠每相蔽匿廣陵人來嶷乃說皓曰逆豎滔天王室如燬正是義夫發憤之秋志士忘軀之日府君荷恩重世又不爲賊所容今逃竄草間知者非一危亡之甚累棊非喻董紹先雖景之心腹輕而無謀新剋此州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一壯士之任耳今若糾率義勇立可得二三百人意欲奉戴府君剿除兇逆遠近義徒自當投赴如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勳若天未悔禍事生意外亦不失爲梁室忠臣公以爲何如皓曰僕所願也乃要勇士耿光等百餘人襲殺僞兗州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爲刺史結東魏爲援馳檄遠近將討景景大懼即日率侯子鑒等攻之城陷皓見執被縛景令人射之然後車裂以徇（南史）

冀州

馮熙字晉昌長樂信都人魏文明太后之兄也祖弘爲北燕王父朗官至秦雍二州刺史遼西郡公坐事誅文明太后臨朝追贈假黃鉞太宰燕宣王立廟長安熙生於長安爲姚氏魏母所養其叔父樂陵公邈因戰入蠕蠕魏母攜熙逃氐羌中年十二好弓馬有勇幹氐羌皆歸附之魏母見其如此將還長安始就博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及長游華陰河東二郡慨性汎愛不拘小節人無士庶來則納之（北史）熙姑先入掖庭爲世祖左昭儀妹爲高宗文成帝后即文明太后也使人訪熙所在徵赴京師拜冠軍將軍賜爵肥如侯尚恭宗女博陵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爲定州刺史進爵昌黎王顯祖即位爲太傅累拜內都大官高祖即位文明太后臨朝高祖承太后旨以熙爲侍中太師中書監領祕書事熙以恩寵過隆不自安乞轉外任乃除車騎大將軍開府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師如故時洛陽雖經兵亂而晉三字石經猶存及熙與常伯夫相繼爲州利其石堅取用之經遂毀熙爲政不仁而信佛法出家財建佛圖精舍於諸鎮合七十二處寫一十六部佛經延沙門日與講論每因營塔寺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人唯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每因事取人子女爲奴婢女有容色者則以爲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爲貪縱後求入朝授內都大官太師如故熙事魏母孝謹如事所生魏母卒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爲服熙上表固請乃聽服齊衰期後以例降京兆郡公高祖納其女爲

尉詔曰白虎通云王所不臣者有三妻之父母其一也可詔太師顥臣從體又勅集書造儀付外高祖前後納熙三女二爲后一爲左昭儀由是馮氏貴寵益隆賞賜累巨萬高祖每詔熙上書不臣入朝不拜而熙書必稱臣熙疾卧林學者問戴詔遣醫問親道路相望車駕亦數臨幸爲將遷洛高祖親與熙別見其困篤歔欷流涕哀動左右公王遇監護喪事十九年薨於代車駕在淮南留臺表聞還至徐州舉哀爲制緦服詔有司預辦凶儀并開魏京墓取公主之柩俱向伊洛凡所營送皆公家爲備又敕代給縑帛前後六千匹以供凶用皇后詣代都哭太子恂亦赴代哭弔將葬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加黃屋左纛備九錫前後部羽葆鼓吹皆依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有司奏諡詔曰威強恢遠曰武可以爲諡柩至洛七里澗高祖服衰往迎悲慟而拜焉葬日送臨墓所親作誌銘子二誕修誕字思政修字寶業皆資質妍麗年纔十餘歲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誡然不能習經史故兄弟并無學術徒整飾容儀而已誕與高祖同歲幼侍書學蒙親待尚帝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征南大將軍南平王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東平公又除儀曹尚書知殿中事及罷庶姓王誕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中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公誕拜官高祖立於庭遣受其拜既訖還室修降爲侯誕與修雖并長宮禁而性趣乖別誕慎篤修浮競誕不能諫修而時言於太后高祖每嚴責之由是陰懷毒恨遂結左右有憾於誕者求藥欲因食害誕事覺高祖自詰之具得情狀誕引過謝乞全修命

高祖以誕父老又重誕意不忍致修於法命撻百餘黜爲平城百姓修妻司空穆亮女也亮求離婚并請免官高祖皆不許高祖寵誕每與誕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坐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雖直禁中不及也十六年以誕爲司徒除官日高祖親爲制三讓表并啟將拜又爲作章謝尋加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師十八年從駕南伐十九年至鍾離誕疾不能從高祖日省問賜醫藥六軍將發高祖就誕泣訣涕時誕强起坐視高祖甚悲而淚不能下乃言夢太后呼臣高祖嗚咽執手而出遂行是日去鍾離五十里許昏時誕薨問至高祖夜至誕薨所撫屍哀慟達旦聲淚不絶以所服衣帢襚之親自臨視撤樂去膳宣敕六軍止臨江之駕召侍臣一人兼大鴻臚送柩至京禮物轜儀敕徐州備造陵兆葬事敕洛侯設喪至洛陽詔留守復賻布帛五千疋穀五千斛以供葬事贈假黃鉞使持節大司馬領司徒侍中都督太師駙馬如故加以殊禮備錫九命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有司奏諡詔曰案諡法善行仁德曰元柔克有光曰懿案行定名宜諡曰元懿帝親作碑文及挽歌焉車駕還京復親臨誕墓停車而哭使彭城王勰召羣官脫朱衣服單衣介幘陪哭公主貞厚有禮度産二男長子穆字孝和襲熙爵進皇子倫封改扶風郡公尚高祖女順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員外通直散騎常侍穆與叔輔興不和輔興亡贈相州刺史祖載在庭而穆忻笑自若爲御史中尉東平王匡所劾後至金紫光祿大夫遇害河陰贈司空雍州刺史子冏字景昭襲爵昌黎王尋以庶姓罷王乃襲扶風郡公子嵩字子漢齊受禪例降穆弟顥襲父

誕長樂郡公修弟聿字寶興廢后同產兄也位黃門郎信都伯后廢免爲長樂百姓世宗時卒於河南尹聿同產弟風（北史作鳳）幼養於宮文明太后甚愛之數歲賜爵至北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闥寵侔二兄高祖親政後恩寵稍衰降爵爲侯幽后立乃復叙用后死亦宄散卒贈青州刺史崔光之兼黃門也與聿俱直光每謂之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云我家何負四海乃咒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時熙爲太保誕司徒太子太傅修侍中尚書聿黃門廢后在位禮愛未弛後歲餘修以罪棄熙衰亡后廢聿退人以光爲知言（魏書）

賈秀廣川人魏祕書監彝之子也歷中書博士遷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揚烈將軍賜爵陽都男本州大中正恭宗崩以爵遜第尋起家吏書事高宗即位進爵陽都子時丞相乙渾擅權渾妻庶姓也而求公主之號屢言於秀秀不應（魏書）後因公事就渾第渾夫妻同坐厲色言曰爾管攝職事無所不從我請公主不應何意秀慷慨大言曰公主之稱王姬之號尊寵之極非庶族所宜秀寧死於今朝不取笑於後日渾左右莫不失色秀神色自若渾夫妻遂皆默然渾每欲伺隙陷之會渾伏誅遂免難時秀與中書令渤海高允俱以儒舊重皆擢遷方岳以詢訪被留各聽長子出爲郡秀固讓不受許之（北史）秀歷奉五帝雖不至大官常當機要廉清儉約不營資產年七十三遇疾詔給醫藥賜几杖朝廷有大事每遣尚書高平公李敷就第訪決卒贈冀州刺史武邑公謚曰簡子儁字異降襲爵位荊州刺史依例降爲伯先是上洛置荊州後改爲洛州在重山中民不知學儁表置學官在州五載清靜寡事爲吏人所安景明初卒贈光州刺史（北史作兗州刺史）子叔休襲爵除給事中卒子與襲爵與弟賁歷尚書郎以清素稱出爲黎陽太守卒官秀從孫禎字叔願學涉經史居喪以孝聞太和中以中書博士副中書侍郎高聰使江左還以母老輒還家定省坐免官久之徵爲京兆王愉郎中行洛陽令轉治書侍御史國子博士加威遠將軍行魯陽太守清素善撫接得百姓情稍遷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加冠軍將軍卒贈齊州刺史子子儒司空田曹參軍禎兄子景儁亦以學識知名爲京兆王愉府外兵參軍愉起逆於冀州將授以官不受死之贈東清河太守謚曰貞景儁弟景興清峻鯁正爲州主簿遂栖遲不仕後葛榮陷冀州被執景稱疾不拜既免每捫膝而言曰吾不負汝以不拜榮也（魏書）

劉模長樂信都人頗涉經籍能注疏高允領祕書典著作選爲校書郎允修撰國記與俱緝著允常令模執管籥每日同入史閣接膝對筵屬述時事時允年已九十目力稍衰每遣模執筆而裁斷之如此者五六歲太和初模遷中書博士出除潁州刺史王肅之歸闕也路經懸瓠羈旅窮悴時人莫識模獨給所需以禮帀之肅深感其意及肅臨豫州模猶在郡乃薦爲新蔡太守在二郡積十年寬猛相濟頗有治稱正始元年復出爲陳留太守時年七十餘矣遂家於南潁川子懷恕官至襄武將軍本州冠軍府功曹參軍懷恕弟懷遜頗解醫術歷位給事中卒於左軍將軍鎮遠將軍（魏書高允傳）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自云中山騎王勝之後也幼而好學有

器幹及長腰帶十圍鬚髯甚美舉孝廉入京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爲高祖所知從征南陽遷加積射將軍給事中高祖詔黄門侍郎邢巒曰道斌是舉異儁流矣世宗卽位遷謁者僕射轉步兵校尉廣武將軍領中書舍人出爲武邑太守時冀州新經元愉之亂加以連年災歉道斌表請蠲其租賦民德之羅郡遷除右將軍大中大夫又以本將軍出爲恒農太守遷岐州刺史所在有稱正光四年卒於州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改贈冀州謚曰康道斌在恒農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之後民追思之乃畫道斌形於孔子像之西而拜謁焉子士長武定中碭郡太守卒（魏書）

劉蘭武邑人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後白兄欲講書其兄笑而聽之爲立黌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聰辯名而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蘭則推經傳本注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爲精悉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爲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城南館生徒甚盛中山王英亦重之引入館令授其子熙誘畧等讀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好排毀公羊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永平中爲國子助教延昌中静坐讀書有葛巾單衣者叩門坐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爲每見毀辱義理長短竟誰在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召君正之言終而出少時蘭卒（北史）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性敦謹頗涉經傳兄壽與坐事爲閹官後爲河間太守賜爵晉陽男及壽興將卒遂冒養淑爲子熙平中襲其爵除司空士曹參軍尋轉太學博士廣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轉奉車都尉領殿中侍御史使於冀州會高乾邕執刺史元嶷據城起義淑贊成其事乾邕以淑行武邑郡未幾逃還京師後除左將軍大中大夫行河陰令出除樂陵內史淑在郡綏撫甚有民譽始經二州以病辭詔聽之民吏乞留者甚衆後歷榮陽太守亦有能名加中軍將軍司空從事中郎興和二年拜中山太守三年卒於郡淑清心愛下當時稱爲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衞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謚曰懿齊獻武王追[illegible]清操與羊敦同見優賞子子且襲武定中爲齊獻武王廟丞（魏書）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弱不好弄及長聰敏深沈與河間劉炫爲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復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劉智海家多墳籍焯就之讀書歷十載雖衣食不給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爲州博士隋開皇中刺史趙煚引爲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兼參議律歷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秘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爲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宏國子祭酒蘇威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賾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每升坐論難蜂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二人論議深挫諸儒遂咸懷嫉妒爲飛章謗之竟除名於是優遊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及九章算術周髀

七曜歷書凡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祕奧著稽極十卷歷書十卷五經術議若干卷並行於世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以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後復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臺騎尉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俄以品卑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歷書與太史令張胄元不合被駁不用卒劉炫爲之請謚不許（北史）

趙州

李順字德正趙郡平棘人父系爲慕容垂散騎侍郎東武城令有能名魏太祖定中原以系爲平棘令年老卒於家贈寧朔將軍趙郡太守平棘男順博涉經史有才策知名於世神瑞中爲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始光初從征蠕蠕以功拜後軍將軍賜爵平棘子加奮威將軍世祖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數策實合經畧大謀今欲使總前驅之事卿以爲何如浩對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旨但臣與之婚姻深知其性果去就不可專任乃止初浩弟娶順妹又以弟子娶順女雖累代婚媾而浩相猜忌故浩毀之至統萬大破昌軍順功居多轉左軍將軍征統萬遷前將軍車兵進擊破昌左軍及克統萬世祖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千卷世祖善之以爲給事黄門侍郎賜奴婢十五戸帛千疋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三秦平遷散騎常侍進爵爲侯加征虜將軍遷四部尚書甚見寵待沮渠蒙遜以河西内附世祖欲遣使慰撫崔浩以順薦世祖曰順大臣不宜遣使若蒙遜身執玉帛而朝朕何以加之浩曰昔太常邢貞曾使吳苟於事相宜大臣何害昔貞之行豈吳王入覲也世祖從之以順爲太常策拜蒙遜爲太傅涼王使還拜使持節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寧西將軍開府長安鎮都大將進爵高平公未幾復徵爲四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延和初復使涼州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白順曰年衰多疾不堪拜伏俟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年老朝廷所知以王祗執臣禮別有詔旨豈得自安不見上使也翌日蒙遜延順入至庭中而蒙遜箕坐隱几不起立順正色大言曰何無禮若此欲握節而出蒙遜使定歸攬順手於庭曰太常已雅恕衰疾矣傳云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益怒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王賜胙命曰伯舅無下拜而桓公遑臣節降拜今君雖功厚未若小白之勤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如便倨蹇自大此乃速禍之道也蒙遜遂拜伏盡禮禮畢蒙遜曰夫恃德者昌恃力者亡頃朝廷征伐屢克境宇已廣但當循理此民亦足興治若專務討擊恐不可常勝順曰昔太祖廓定洪基太宗承統王業惟新及聖上臨御志寧四海是以戎車屢駕親冒風霜滅赫連於三秦走蠕蠕於漠北開土闢邊除蕩暴虐是以遐方流俗之民莫不翹足抗手斂衽屈膝所以昭德罰罪也何云恃力夫聖王之用兵也征南蠻則北狄怨討西戎則東夷恨天子安得已哉蒙遜曰誠如來言則涼土之民亦顒魏帝遠至何爲復遣驛告誓不舍晝夜君言殆非實事順曰苗民叛帝舜而親暴君有扈違后啟而從逆主自

古而然豈獨涼民也順既使還世祖問與蒙遜往復之詞及蒙遜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餘年經歷艱難粗識機變荒陬遠人頗相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前歲表許十月送女無議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忠不信於是爲甚禮者身之輿敬者行之本未有無禮不敬而能久享福祿者也以臣觀之不復周矣世祖曰若如卿言則蒙遜死後其子必復嗣立嗣立之後不久當滅耶順對曰臣略見其子俱非才俊聞敦煌太守牧犍差強人意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蒙遜貪稱不逮殆天所以資聖明矣世祖曰朕今方事於東未暇晉西（魏書本傳）三年蒙遜死（魏書世祖紀）世祖謂順曰卿言驗矣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帛千疋馬一乘進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之巨細皆與謀焉崔浩深惡之順凡使涼州十有二返世祖稱其能而蒙遜數與順遊宴頗多過詞恐順以聞厚賂之浩知其事密言於世祖世祖未之信也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世祖曰今和龍既平三方無事繕甲兵指河右此其時矣卿往復積歲洞鑒廢興若朕今年行師當克彼否順對曰臣嚮昔所啟何日忘之但民勞既久未獲寧息願待他年世祖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言涼州乏水草不宜勞師遠征（魏書本傳）崔浩言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且漢決不於無水草處築城郭立郡縣反復論辯（魏書崔浩傳）固請興師世祖遂親率師行至姑臧水草甚豐世祖謂浩曰卿言驗矣沙門曇無讖者有方術世祖詔順令蒙遜送之京邑順受蒙遜金聽其殺之世祖克涼州後聞其事涼州既平詔順班羣臣爵位之次順復因緣受納州人徐桀發其事浩又毀之云順昔受牧犍父子重賂故每言涼州無水草不可行師今水草豐足其詐灼然不忠甚矣幾誤國事世祖大怒眞君三年遂刑順於城西順既死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爲世祖所寵居中用事及浩之誅世祖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便至此由浩譖毀故朕忿怒殺卿從兄者浩也皇興初順子敷等貴寵顯祖追贈順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高平王謚曰宣王妻邢氏曰孝妃順四子長子敷字景文眞君二年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給侍東宮又爲中散與李訢盧遐度世等并以聰敏內參機密出入詔命敷性謙恭有文學爲高宗寵遇之遷祕書下大夫掌切要加前軍將軍賜爵平棘子後兼錄南部遷散騎常侍南部尚書中書監領內外祕書襲爵高平公朝中有大政皆參議焉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以彭城懸瓠降附於時朝議疑之敷力言可信乃遣師往接淮海以寧敷恩寵日隆兄弟親戚在朝者十有餘人弟奕亦有寵於文明太后（魏書）彭城公李訢與敷少相得及訢既貴好貨財兵民屢告之敷爲尚書擁不以聞而顯祖知之檻車徵訢訊鞫抵罪時敷兄弟恩亦稍衰矣有司乃諷訢告敷兄弟陰罪以贖己愆訢壻裴攸後因勸訢遂許敷兄弟事而趙郡范檦亦訐之（魏書李訢傳）皇興四年冬遂誅敷兄弟削順位號爲庶人敷從弟顯德妹夫廣平宋叔珍等皆同時死敷兄弟敦崇孝義閨門整肅其居喪亦有法度爲北州所稱美卒罹斯禍人皆歎惜之敷子二伯和仲良仲良與父俱死伯和走竄歲餘爲人執送致殺伯和有庶子孝祖以幼藏免後襲妻崔

氏得出宮養之官平涼太守敷弟式字景則以學業知名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西兗州刺史濮陽侯式自以家據權要慮及禍常戒律吏善候臺使使至必先啟乃渡既而使人於昧爽卒至律吏欲告式使者詭言我須南還不停此州不煩令刺史知也律人信之既清突入執式赴都與兄俱死式子憲字仲軌美風儀有器度好學太和初襲爵尋降爲伯拜祕書中散稍遷散騎侍郎接對梁使蕭琛范雲以母老乞養拜趙郡太守數遷至河南尹參議新令於尚書上省永平三年出爲左將軍兗州刺史四年坐事除名後以黨附高肇爲御史所劾正光二年二月肅宗臨雍講經召憲預聽以其子奮爲國子生四年拜光祿大夫復本爵濮陽伯五年除持節安西將軍行雍州刺史尋除七兵尚書加撫軍將軍孝昌初元法僧據徐州叛召憲爲使持節假鎮東將軍徐州都督與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等討之時梁已遣其豫章王綜據徐州矣周憲至遂降徐州既平詔遣使慰勞賜馬一匹仍除征東將軍揚州刺史淮南大都督二年梁遣其平北將軍元樹右衞將軍胡龍牙護軍將軍夏侯亶等攻壽陽樹等從下蔡軍於城之東北亶從黎漿屯於城南憲謂不先破樹等則亶無由可克乃遣子長鈞率衆逆戰軍敗長鈞見執樹等乘之憲力屈以城降因求還國梁聽之既至敕付廷尉二年秋憲女壻安樂王鑒據相州反靈太后遂詔賜憲死時年五十八永熙中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冀相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史謚曰文靜子希遠字景沖早卒子祖俊襲祖爵齊受禪例降希遠兄長鈞興和中梁州驃騎府長史希遠第二弟希宗字景元出後憲兄性寬和貌美麗涉獵書傳有文才起家太尉參軍事數遷至東南道行臺郎騄珍右丞與諸軍討賊於彭城克之轉齊獻武王大行臺郎中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獻武王擢爲中外府長史（魏書）王子太原公洋納其第二女後爲皇后（北史）希宗以人望兼美深見禮遇出行上黨太守尋而遘疾興和二年四月卒於郡年四十贈使持節都督定冀瀛殷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殷州刺史謚曰文簡長子祖昇武定末太子洗馬希宗弟希仁字景山武定末國子祭酒兼給事黃門侍郎希仁弟謇字希義博涉經史文藻富贍年十四爲國子學生以聰敏見知歷大將軍府法曹參軍太宰府主簿轉中散大夫遷中書舍人通直散騎常侍尋加散騎常侍殷州大中正鎮南將軍尚書左丞仍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梁坐事免後召兼太府少卿尋除征南將軍給事黃門侍郎死於晉陽所著詩賦碑誄別有集錄贈本將軍太常殷州刺史齊受禪重贈使持節侍中都督殷滄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殷州刺史謚曰文惠（魏書）謇弟希禮字景節性敦厚動遵禮度起家著作佐郎修起居注歷太常少卿兼廷尉少卿行魏尹事豫州刺史仍居議曹與邢邵等定禮律後卒於信州刺史（北史）希遠庶長兄釗興和中梁州驃騎府長史式弟奕字景世美容貌有才藝歷散騎常侍宿衞監都官尚書安平侯與兄敷同死太和初文明太后追念奕兄弟乃誅李訢存問憲等家歲時賜以布帛奕別生弟同字道度少爲中散逃避得免太和中拜下大夫南部給事出爲龍驤將

軍南豫州刺史還拜冠軍將軍尋除光祿大夫守度支尚書二十一年卒賜錢二十萬布百疋朝服一具衣一襲岡性鯁烈敢直言嘗面折高祖彈駁公卿無所回避百僚皆憚之高祖常加優禮車駕巡幸恆兼尚書右僕射子祚字長禧以友愛稱歷給事中尚書祠部郎相州撫軍府長史司空從事中郎博陵太守所在亦以清幹著稱祚弟太字季寧涉歷書傳太尉行軍員外郎順弟修基終陳留太守（魏書）子探幽高平太守（北史）探幽兄子洪鸞河間太守洪鸞孫愔傑樂陵太守武定中以貪汚賜死修基季弟博字善祖小字藥叉少有高名爲中書侍郎從世祖征涼州戰沒時人咸惜焉初順與從兄靈從弟孝伯竝以學識器業見重於時故能砥礪宗族敦修名行靈與族叔詵族弟熙等俱被徵允爲作高士頌詵字令孫（魏書北史字令世）父休字紹則爲散騎常侍（北史）詵爲京兆太守（魏書）

李靈字武符趙郡平棘人（北史）高平公順從父兄也父勰字小同恬靜好學有聲趙魏間魏太祖平中原聞其已亡哀惜之贈宣威將軍蘭陵太守神䴥中徵天下才儁靈與焉拜中書博士再遷淮陽太守以學行選授高宗經加中散內博士賜爵高邑子高宗踐阼卒於洛州刺史贈定州刺史鉅鹿公謚曰簡子恢襲以師傅子拜員外散騎常侍安西將軍長安鎮副將進爵爲侯假鉅鹿公皇興元年東平王道符謀反遇害時年四十八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定州刺史鉅鹿公謚曰貞恢長子悅祖襲高邑侯後以例降爲伯卒悅祖子瑾字伯瓌累官中堅將軍步兵校尉葛榮反河北詔瑾持節兼吏部郎中東北道弔慰大使至冀州值葛榮圍逼授防城都督時瑾以三子自隨次子戰死瑾恐動人情忍哀輟哭城陷沒賊旣而走免永安初拜左將軍太中大夫殷州大中正累遷至大司農卿瑾清謹好學老而不倦卒贈司徒定州刺史（魏書）悅祖弟顯甫豪俠知名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開李魚川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爲其宗主以軍功賜爵平棘子（北史）行幷州事尋除河北（北史作河南）太守（魏書）卒贈顯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威（魏書作謚曰安）（北史）子元忠少厲志操粗覽書史及陰陽術數有巧思居喪以孝聞賜爵平棘子魏清河王懌爲營明堂大都督引爲主簿遭母憂去任歸李魚川居喪甚哀初元忠以母多病因專心醫藥遂善方技性仁恕無貴賤皆爲救療家素富鄉人每從乞貸元忠悉焚其契鄉人甚德之孝莊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疋元忠唯受一疋殺五牛以食之且遣奴爲導日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送賊自遠避果如其言及葛榮起元忠率宗黨作壘以自固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卻之葛榮怒乃悉衆攻圍元忠被執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莊帝以幽崩元忠棄官潛圖義舉會齊獻武王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迎王聞其使酒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人皆言公招延儁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王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上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王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尒朱乎王曰富貴皆由他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來否是時高乾邕已至王乃紿之曰從叔輩粗何肯來

元忠曰雖蠢並解事王曰趙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王乃復留與言元忠慷慨流涕王亦悲不自勝元忠因進縱橫之策王深見嘉納又謂王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冀州大藩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爲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殷合瀛滄幽定自皆弭從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王急握其手而謝焉時殷州刺史尒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率衆會大軍禽斬之王即令行殷州事累遷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後以從兄瑾年長以中正讓之魏孝武帝納獻武王女爲后詔元忠致聘於晉陽每與宴道舊事酒酣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相問更欲見建義處王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匹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王曰建義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爲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起捋王鬚大笑王悉其雅意深重之封晉陽縣伯爲光州刺史州境災元忠表求賑貸詔聽用萬石元忠以爲少出十五萬石賑之朝廷嘉而不責徵拜侍中元忠雖處要任好以酒及音樂自娛常醉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遨遊里閈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後自中書令復求爲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也齊獻武王欲用爲僕射王子澄言其放達好酒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爾愛僕射爾勿飲酒可也以年漸遲暮乞閑職（北史）武定元年除東徐州刺史固辭不拜乃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元忠元忠方坐樹下擁被引壺獨酌使婢持而得覓酒內妻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因大餉米絹元忠受而散之三年復以本官領衛尉卿其年卒年六十（北齊書）唯有米三石酒數斛及書籍藥物而已以金蟬賀紺乃得歛焉（北史）詔賻縑帛五百疋贈定冀殷幽四州諸軍事都督兼大將軍司徒定州刺史謚曰敬惠（北齊書）初元忠微時夢執炬入其父墓中甚惡之旦告其師師云大吉乃光照先人也竟如其占性工彈擲棗栗而彈之十中七八嘗從齊文襄王入謁魏帝有梟鳴殿上王命元忠彈之問當幾丸對曰一丸奉至尊威靈一丸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竟如其言子搔嗣搔字德況少聰敏有才藝武定末自丞相記室除河內太守居數載流人盡復及代父老號泣追送歷二百餘里爲生立碑（北史）入爲尚書儀曹郎天保八年卒元忠族叔景遺少雄武有膽力好結亡命爲盜鄉里患之永安末其兄南鉅鹿太守以賊禁獄景遺率十餘騎詐稱臺使徑入州城劫出之由是以俠聞及齊高祖舉義於信都景遺詣軍門謁高祖命與元忠舉兵於西山會大軍擒刺史尒朱羽生以功除龍驤將軍昌平縣公邑八百戶尒朱兆來伐又力戰有功除持節大都督左將軍太昌中進昌平郡公增邑三百戶加車騎將軍天平初出爲潁州刺史未幾前潁川太守元洪威襲殺之贈侍中殷滄二州軍事大將軍開府殷州刺史子僧林襲（北齊書）

李孝伯趙郡人高平公順從父弟也父曾少治鄭氏禮左氏春秋以教授爲業郡三辟功曹不就或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

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魏太祖時徵拜博士出爲趙郡太守棨令嚴明盜賊望風奔竄太宗嘉之并州丁零數侵擾山東惲曾不敢入境賊書於常山界得一死鹿其角以地屬趙郡貴令還鹿故處趙郡爲之語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平南將軍荆州刺史柏仁子諡曰懿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於世祖徵爲中散世祖見而異之謂順曰眞卿家千里駒也遷祕書奏事中散轉侍郎光祿大夫賜爵南昌子加建威將軍委以軍國機密甚見親寵遷北部尚書以頻從征伐功進爵壽光侯加建義將軍眞君末車駕南征彭城宋武陵王駿遣將馬文恭率步騎萬餘至蕭城逆戰前軍擊破之文恭走免執其隊主蒯應宋太尉江夏王義恭又率衆赴彭城因守師至彭城世祖登亞父冢以望城內遣蒯應還宋宣詔勞問宋乃遣人來請駱駝而獻酒二壺及甘蔗百枝明旦世祖復登亞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遺宋駱駝及貂裘雜物宋遣其長史張暢臨門與語辯難良久宋城內有具思者嘗至魏都宋江夏王遣視識孝伯乃開門卻仗出受餽贈宋江夏王復報魏以皮袴褶一具武陵王奉酒二甕甘蔗百枝魏世祖又遣孝伯餉宋江夏王武陵王胡豉并氈各一領鹽各九種孝伯致命曰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食黑鹽治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治目痛戎鹽治諸瘡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亦各有用主上命某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至魏通彼此之情觀主上爲人暢曰魏帝爲人久爲往來所悉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之情不通故不復遣使耳宋江夏王復報魏以蠟燭十梃武陵王以錦一疋孝伯從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進爵宣城公興安二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安三年卒高祖甚悼惜之贈鎭南大將軍定州刺史諡曰文昭公孝伯識度恢宏明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恭宗曾啟世祖廣徵俊秀世祖曰朕有一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爲其見知如此朝政有闕必手自書表切諫諫或不從則至再至三而皆自削其藁雖家人亦不使見當廷論時有言事者孝伯必悉以聽之言雖不當不面折人闕一善言則入以告世祖不掠人美以爲己善故在朝之士皆服之卒之日遠人亦哀傷焉孝伯妻崔賾女也識甚高明生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甚惡元顯後元顯以遇劫被害或曰翟氏實爲之元顯志氣甚高有聞於時翟氏生二子安民安上並有風度安民襲壽光侯歷司徒司馬卒贈郢州刺史無子爵除安上官鉅鹿太守亦早卒安民弟豹子正光三年上書曰臣亡父故尚書宣城公先臣孝伯微疾未甄奄傷早世臣兄襲後又不幸早亡無子因除所封竊惟廣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並以勳重先朝世絕繼祀或以旁親或聽弟襲所以報有功厲賢能也先臣勳著於中聲傳於外而獨絕封於聖明之時似非賞賢報功之意且劉氏僞書於張暢傳中畧敘先臣答問雖改脫畧盡自欲矜高然逸韻難虧猶見稱載非直存益於時復亦有彰國美若推恩衰構興滅繼絕則先臣有知賁結草於千載矣卒不得襲孝伯兄祥字元善克傳家業鄉黨宗之世祖詔州郡舉賢良祥應貢對策除中書博士（魏書）尚書韓元興

率衆出青州以祥爲軍司畧地至陳汝淮北之民詣軍降者七千餘戸遷之兗豫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祥爲太守（北史）加綏遠將軍流民歸者萬餘家勸課農桑百姓安業世祖嘉之賜以衣馬還河間太守有能名太安中徵拜中書侍郎民上書乞留高宗不許卒官追贈定州刺史平棘子謚曰惠子安世幼聰敏興安二年高宗引見侍郎博士之子欲簡其俊秀者以爲中書學生安世年十一高宗引問之安世陳說祖父甚有次第即以爲學生高宗幸國學恆被引問且謂之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居父憂以孝聞天安初拜中散累遷主客令齊使劉纘聘於魏見安世深稱美之纘等以與客呼安世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何得以亡秦之官加之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日主客君等不思憲章文武而祖述亡秦耶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猶石頭之於番禺耳凡南使至魏每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纘借安世遊觀因曰北方金玉大賤蓋山川所生耶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賤同瓦礫皇上又德通神明故山川皆不愛寶時纘意欲廣羅金玉聞安世言慙而止遷主客給事中以饑民流散豪右占奪乃上疏請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若各爭田則宜限年斷事久難明者則悉屬今主俾虛妄者絕望於覬覦守分者永免於陵奪高祖深納之均田之制實自此始出爲安平將軍相州刺史假節趙郡公勸農桑業從祀修西門豹史起廟表薦廣平宋翻陽平路恃慶皆善士也初廣平人李波宗族暴橫前刺史薛道摽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摽軍大敗遂公爲逋逃藪波妹雍容亦善戰鬭民爲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畧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於鄴市境內肅然以病免太和十七年卒於家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妒悍出又尚滄水公主生二子謐郁瑒字琚羅涉歷史傳有文才尚氣延昌末爲司徒行參軍遷司徒長兼主簿太師高陽王雍薦爲友正主簿時民多爲沙門者瑒上言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之大無過絕祀安得輕縱背禮之情棄家絕養而從鬼教乎且南服未靜衆役頻仍百姓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比屋皆沙門矣都統僧暹等以瑒爲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瑒廷辯太后雖體其言然重違暹意乃罰瑒金一兩尋轉尚書郎加伏波將軍隨蕭寶寅西征爲統軍假寧遠將軍瑒自募其鄉之驍傑者數百人率之西行寶寅見瑒至拊其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所部屢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寅復啓瑒爲左丞仍爲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尋又啓爲中書侍郎還朝除鎮遠將軍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四十五初贈鎮東將軍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太昌中重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瑒倜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貴稽古今耳何用專經爲老博士也與弟謐特相友愛謐在鄉物故瑒一慟而死久之方蘇不食者數日人皆哀歎之瑒三子長子義盛武定中司徒倉曹參軍（魏書）瑒弟謐字永和少

好學博通經籍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遷就詔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諡以公子徵拜著作郎乞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以考工記大戴禮所言明堂之制不同乃著明堂論曰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畧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本周禮考工記康成之徒宗之言九室者則本大戴盛德篇則伯喈之徒宗之此二書者雖非聖言然先賢之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盡詳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各是所習互相非毀豈達士之論哉小戴氏傳禮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備明堂之制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則五室之度明於考工戶牖之數協於盛德施用之事著於月令居閏之規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意在斯乎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何者明堂者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五帝當各居一室故爲室五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請施政

□□求之古義竊以爲當矣康成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詞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序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於異端言非而博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康成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康成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尙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康成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此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詳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楯通儒之注可如是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

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營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者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加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房兩夾窗若爲三尺之戶二尺之窗窗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蓽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亦異乎且凡室二筵丈入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康成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入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則虞夏尙樸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更甚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旁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虛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窗計其戶牖之數郎以爲九室耳伯喈識其修廣之不當而未悟其九室之謬乃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飾詞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綜覈諸家析衷經義不能嘿爾而息爰備爲之說以俟百世謐不飲酒好音律樂山水高尚之致終始如一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謐十歲喪父哀號罷鄰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尙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卽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爲璠等判析隱伏幾及百條滯無常滯纖毫必舉通不常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違經弗飾詞而背理詞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日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迹下幃杜門郤埽棄産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雖仲舒不闚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爲喻謹訾諮故太常劉芳推圖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朝野傾目其

親識之官琛每答云趙郡李謐耽學守道不悶於時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爲輕於自媒又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孰琛行不愧時但未爲李謐以此負朝廷耳謐結宇依巖憑崖鑿室方欲訓彼青衿宣揚墳典冀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福善空聞暴疾而卒邦國銜殄悴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況璠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其可默乎謹奏詔曰謐屢辭徵辟志守冲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謚曰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遣謁者奉册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北史）

李璨字世顯趙郡平棘人魏定州刺史鉅鹿公靈之從弟也父均官趙郡太守璨身長八尺五寸容貌魁偉受業於梁祚官中書郎雅爲高允所知初宋徐二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降詔鎮南將軍博陵公尉元鎮東將軍城陽公孔伯恭等迎之獻文復以璨參二府軍事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以禮接安都還城遂復叛宋將張永沈攸之等先屯下磕元令璨與中書郎高閭入彭城説安都即與俱載赴軍元等入城收管籥其夜永攻南門不剋退還璨勸元乘勢攻永米船大破之於是遂定淮北加璨寧朔將軍與張讜對爲兗州刺史安撫初附以參定徐州功賜爵始豐侯卒謚曰懿子元茂襲爵以寬雅著稱官司徒司馬彭城鎮副將吏民安之卒贈頴武將軍徐州刺史謚曰順子秀之字鳳起襲爵位尙書都官郎秀之弟子雲字鳳昇子雲弟子羽字鳳降子羽弟子岳字鳳時秀之等並早孤事母孝謹兄弟容貌並魁偉而皆早卒鳳昇子道宗官直閤將軍道宗弟德林司徒中兵參軍元茂弟宣茂太和初拜中書博士後兼定州大中正以受鄉人貨爲御史所劾除名正始初除大中大夫遷光祿勳與游肇善卒於幽州刺史遺令薄葬贈齊州刺史謚曰惠子籍之字修遠性謹正粗涉書史官司徒諮議參軍大中大夫著忠篤一篇卒贈定州刺史子徹爲齊尙書左丞徹子純爲隋介州長史（北史）

李愍平棘人魏定冀殷幽四州都督兼大將軍司徒定州刺史元忠之宗人也祖魁保有大志年四十猶不仕隱居林慮山孝昌末鮮于修禮毛普賢作亂詔遣大都督長孫稚討之稚素聞愍名召兼帳內統軍軍至呼沲敗績愍復還山中安樂王元鑒爲北道大行臺至鄴以賊衆盛强不得前遣使延愍表授武騎常侍假節別將兵鎮鄴城東郭葛榮圍信都遣黨分道南掠陽平以北皆相繼陷鑒命愍前道戰頗有斬獲（北齊書）而鑒以天下多故欲降葛榮（魏書安樂王鑒傳）愍知之乃陽中風獲免大都督源子邕率師討鑒愍棄家奔子邕尋被徵赴洛除奉車都尉持節鎮汁河葛榮遣其叔莫率萬騎來攻愍據險拒戰莫不得前愍尋奉尒朱榮命襲葛榮於襄國軍未至（北齊書）而尒朱榮擒葛榮（魏書尒朱榮傳）乃授愍建忠將軍兼廣平易陽襄國南趙郡之中丘三縣爲易陽郡以愍爲太守賜爵襄國侯永安末假平北將軍持節當郡大都督遷樂平太守未之郡洛都亂愍率師保石門山齊高祖起師爲魏討尒朱氏以書招愍愍率數千人以行高祖親逆之除征南將軍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兼尙書西南道行臺當州都督令率所部還督鎮齊高祖親送之愍乃築壘於馬鞍山徵糧集

兵以助高祖聲勢相州不命愍遣鄴除西南道行臺都官尚書太昌初除太府卿後出爲南荊州刺史當州大都督梁遣南司州刺史任思祖等率師圍下楼戍愍親擊卻之加車騎將軍愍督州人相地形鑿河渠溉稻千餘頃官民均獲其利轉東荊州仍除車騎將軍當州大都督加散騎常侍天平二年卒贈使持節定殷二州軍事儀同定州刺史（北齊書）

眭夸一名旭趙郡高邑人祖適晉東海王越軍謀掾後沒石勒爲徐州刺史父邃字懷道爲慕容寶中書令夸少有大度耽書傳好飲酒年三十遭父喪鬚鬢盡白高尚不仕同郡李順欲與之交夸拒而不許與崔浩爲莫逆交浩爲司徒奏徵爲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其處數日唯飲酒道舊事不及勢利一日浩以語挑其懷中夸乃呼浩小名而言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必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浩乃內夸所乘騾於廄中不令去未幾夸鄉人輸租夸謬爲御車遂出關浩甚歎惜之時朝法甚峻凡私還者當獲罪賴浩左右之得免既踰年浩還所乘騾兼遺以馬而并爲書謝之夸辭不受亦不復書及浩沒夸爲治喪受鄉人弔唁遂作朋友篇爲時人所稱或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甘隱居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及卒送葬者如歸市無子（魏書）

深州

孫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小字陁羅自言六世祖道恭爲晉長秋卿自道恭至惠蔚世以儒學相傳惠蔚年十五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有聲於時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省中書監高閭稱之薦爲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賛閭定雅樂樂成閭疏請集朝臣於太學考訂秘書令李彪負才辯時起詰難問命惠蔚反復論辯彪不能屈黃門侍郎張彝常與遊處所上諸表疏每參訪焉十七年高祖南征上告類禮議太師馮熙薨奉命監喪禮熙子之未冠者亦令服斬衰如成人尚書李彪與惠蔚少相知及彪爲尚書惠蔚尚官太廟令高祖知惠蔚與彪善嘗從容言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惠蔚猶沈涓澮耶道固彪字也惠蔚雖久滯小官然處之坦然無觖望意儒者以是高之二十二年侍讀東宮先是七廟以平文爲太祖及高祖時乃以道武爲太祖然昭穆猶仍其序未改也高祖崩祔神主於廟兼太常卿侍中崔光言太祖既改昭穆當以次易兼御史中尉黃門侍郎邢巒言太祖雖改昭穆當仍其舊欲劾光光謂惠蔚曰此禮也而彼乃欲相劾頗學何以助之惠蔚乃爲書與光極言當易之故光以其書呈宰輔詔召惠蔚與巒廷議得失辯論遂屈世宗即位自冗從僕射遷秘書丞爲武邑郡中正以東觀典籍未備乃上疏請依盧昶所撰甲乙新錄補殘闕校句讀以爲定本其先無本者廣加尋訪并乞擇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詔許之兼黃門侍郎遷中散大夫仍兼黃門久之授黃門侍郎代崔光爲著作郎遷國子祭酒秘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二年追賞侍講勞封棗強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肅宗初出爲平東將軍濟州刺史還京除光祿大夫魏初已來儒生寒官惠蔚最爲顯達初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夜

論佛經有愜帝旨詔加號惠蔚法師焉神龜元年卒官時年六十七賜帛五百疋贈大將軍瀛州刺史諡曰戴子伯禮襲封伯禮善隸書拜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甯朔將軍步兵校尉國子博士卒贈輔國將軍巴州刺史子産同襲少有才學早亡時人惜之（魏書）惠蔚族曾孫靈暉少明敏有器度得惠蔚手錄章疏輒反復深思復從鮑季詳熊安生質問疑滯遂通三禮三傳舉秀才射策高第爲齊國子博士轉南陽王綽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州刺史靈暉從之州綽表請以靈暉爲王師朝議以官品不合奏駁廢帝特詔允行綽除大將軍靈暉以王師領大將軍司馬綽誅遂罷官齊亡後卒（北史）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少孤貧雅好詩傳受業於渤海程元後遂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輒掩卷而笑壺稱孔子無可無不可之言有從學者輒謂之曰人要以德行爲首若能入孝出弟忠信仁讓則不出戶而天下自知否則雖躡屩從師博聞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耳其於立身何益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皋魚之歎方歸養親子其閭之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而希造其門獻之善春秋毛詩其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舉孝廉非其好也逼遣之乃至京師以疾乞還魏高祖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固以疾辭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吾貴門徒千數而行業之可稱者寡獻之所著錄數百而已皆通經之士有識者以是辨其優劣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毛詩序義注一卷行於世其章句疏三卷及涅槃經注未就而卒有四子放古爰古參古修古放古幼有人才爲州從事早亡爰古參古并傳父詩而不能精通也（魏書）

崔鑒字神具博陵安平人六世祖贊魏尚書僕射五世祖洪晉吏部尚書曾祖懿字士茂仕燕官秘書監祖遵字景遇官鉅鹿令父綽少孤學行修明有名於世與盧元高允李靈等俱徵尋以母老固辭後爲郡功曹卒靈頗有文學自中書博士轉侍郎賜爵桐廬縣子出爲東徐州刺史鑒欲安悅新附民有年老者表求假以守令詔從之又於州內冶銅爲農具兵民獲利卒贈青州刺史安平侯諡曰康（北史）子合字貴和少有時譽襲爵桐廬子爲中書學生主文中散太尉諮議參軍本州大中正出爲常山太守卒於郡長子修義襲爵自司徒墨曹參軍再遷甯遠將軍新野太守還除太尉掾出爲冀州征東府長史卒長子放寬襲爵齊受禪例降合弟秉少有志氣太和中爲中書學生拜奉朝請轉徐州安東府錄事參軍陽平王顯之爲定州秉復爲衛軍府錄事參軍帶毋極令彭城王勰征壽春秉從行招壯士以爲部卒勰謂左右曰吾倚此人以壯膽遷廣平內史貪貨財爲清論所鄙入爲司徒左長史未幾除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尋加安西將軍出除瀛州刺史杜洛周圍燕州秉堅守歷年詔遣都督元譚與秉第二子仲哲赴救譚敗仲哲死之秉遂率城民奔定州坐免官尋除撫軍將軍行相州事轉征虜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昌末冀州流民聚於河外因立東冀州除秉爲刺史加征東將軍不之任永安二年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以老疾上表辭事詔不許元顥入洛秉避居陽武二年除散騎常侍車騎將軍

左光祿大夫大昌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頻以老病乞解永熙三年去職天平四年卒年七十八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滄三州諸軍事本將軍尚書令司徒公謚曰靖穆長子忻字伯悅有世幹爲荆州平南府外兵參軍北道行臺常景引爲行臺郎又啟除員外郎後爲安建將軍尚書左中兵郎中以鄭儼之甥兼尚書左丞莊帝初遇害河陰追贈殿中尚書冀州刺史忻弟仲哲早喪所生爲祖母宋氏所養六歲宋亡啼慕不止見者悲之及長性恢達嘗以將略自許辟司徒行參軍假甯朔將軍統軍從廣陽王淵北討擊柔然賊破之賜爵安平縣男及父秉被圍於燕泣請往救遂除別將與都督元譚赴援到下口遇賊戰沒時年三十五子五長瑜叔瓚叔彥季通季良長瑜爲開府中兵參軍（魏書）叔瓚有學識好直言其妻即齊昭信皇后姊也齊文宣帝擢爲魏尹丞時野多蝗災帝以問叔瓚叔瓚言漢書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作厲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故致此災帝大怒令左右毆之又擢其髮以糞沃之曳之以出久之爲平陽太守卒贈本州刺史（北史）叔彥官撫軍將軍季通官司農少卿季良自太學博士從都督李神軌征討賜爵蒲陰縣男尋除著作佐郎通直散騎侍郎尋征虜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太尉長史及秉遷鄴季良亦乞歸養俄除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先秉卒贈尚書右僕射定州刺史謚曰簡秉弟習字貴禮有世譽歷司徒主簿彭城王勰開府屬遷幽州長史博陵太守吏民愛敬之在郡九年轉河東太守卒贈中山太守孝昌三年重贈後將軍并州刺史長子世儒字希業卒於大司馬從事中郎世儒第三弟

叔業武定中南兗州別駕業從父弟廣字仲慶有識幹初爲中書學生高祖時爲殿中郎中歷通直散騎侍郎太子步兵校尉詔守尚書左丞父憂去職後任城王澄爲揚州引廣爲鎮南府長史以母老辭景明末卒於家贈安遠將軍光州刺史子元獻字世儁頗有學識舉秀才不行後卒於鄉里（魏書）鑒從祖弟辯字神通（北史）通經史尚威儀顯祖徵拜中書博士散騎侍郎平遠將軍武邑太守爲政之餘孜孜勸學不稍懈年六十二卒贈安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恭子遐初名景儁以經明行修徵拜中書博士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受敕接齊使蕭琛范雲高祖賜名遐後爲員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參定朝儀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召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轉通直散騎常侍廷尉少卿卒朝廷悼惜之贈以本官（魏書）

崔挺字雙根博陵安平人魏安南將軍定州刺史辯之從父弟也父鬱濮陽太守挺幼孤居喪如成人（北史）敦學業喜解推州閭親附爲每爲書與其鄉人父老以相存慰詞意懇款得者寶之三世同居後頻値年儉家始分析挺及弟振推讓田而已餘悉以讓其宗人兄弟怡然手不釋卷時穀糴踊貴鄉人或以遺挺挺必因辭而後受受輒散之貧困不務畜積鄉人共欽歎焉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以工書受敕於長安書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賜爵泰昌子轉登聞令遷典屬國下大夫以參議律令賜布帛八百疋穀八百石馬牛各二尚書李沖甚重之高祖納其女爲嬪太和十八年大將軍宋王劉昶南鎮彭城詔假立義將軍爲昶府

長史以疾辭免後除昭武將軍光州刺史威信並著風化大行十九年車駕幸兖州召挺赴行在問治邊之略因及文章高祖甚悅謂挺曰別卿二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可時觀之又顧謂侍臣曰擁旄者悉皆如此吾何憂哉復還州散騎常侍張彝巡行風俗見挺政化之美深嗟賞之州治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峯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嶽一邦遊觀之地也挺欲營觀宇於其上故老曰此嶺秋夏之際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龍道恐觀不可久立挺曰龍神物也豈唯一路乎遂營之歷數年竟無他異挺旣代卽爲風雹所毀遂莫能立衆以爲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邊者多逃遂立重制一人逃亡合門充役挺上疏言周書父子罪不相及若一人犯罪延及合門恐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矣豈不哀哉高祖納之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賴之諸州中正職司論人高祖欲辨天下氏族乃選授挺本州大中正有九十餘老人板輿造州自稱少充使林邑得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幾六十歲矣今忻逢明治願奉之挺表送京都世宗卽位累表乞還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送縑帛挺悉不納散騎常侍趙修得幸於世宗挺雖同州擯未嘗詣門北海王詳爲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爲司馬挺固辭不免人皆歎其屈而挺處之怡然及詳攝選人競求還敘挺獨無言詳曰崔光州考級並未加授若投一牒當爲申請蘧伯玉恥獨爲君子何故嘿然挺對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恆典下官雖慙古賢不伐之美至自衒求進竊羞之詳大相稱歎

詳重其爲人未嘗呼名常以其州號稱之四年卒年五十九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諡曰景光州故吏爲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固寺起八關齋追奉冥福焉初崔光之在貧賤也挺常遺衣食又識邢巒宋弁於童稚之中謂並當遠致世稱其知人歷官二十餘年家資不益室無綺羅閨門之內雍雍如也舊故多有財賄諸子推挺素心一無所受有子六人長子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高祖召見甚嗟賞之司徒彭城王勰辟爲行參軍後除著作郎襲父爵尚書令高肇子植除青州刺史啟孝芬爲司馬後除司徒記室參軍司空屬定州大中正長於剖判甚有能名府主任城王澄甚重之熙平中澄奏地制八條孝芬所參定也在府久之除龍驤將軍廷尉少卿孝昌初梁遣將裴邃等伐魏淮南詔行臺酈道元都督河間王琛討之停師城父累月不進敕孝芬持節齎齊庫刀促前進梁師乃退而復圍荆州荆州刺史李神儁告急詔加孝芬通直散騎常侍以將軍爲荆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援神儁因代焉於時州郡內戍悉陷於梁有地名三鵶要路也梁亦據之孝芬所統少不得徑進遂從宏農堰渠山道南入遣弟孝直以輕兵乘梁不備擊之梁師奔潰肅宗嘉之賚馬及綿絹等物後以元乂之黨與盧同李奬等並除名徵還孝芬爲廷尉時章武王融以贓貨被劾孝芬按以重法及融爲都督北討鮮于修禮孝芬弟孝演率勒宗從避賊於博陵郡城爲賊攻陷尋爲所害融乃密啟云孝演入賊爲王遂見收捕合家逃竄遇赦乃出孝昌三年梁將成景儁率衆逼彭城除南朔將軍員外常侍兼尚書右

丞爲徐州行臺衆梁師景儁梁樹造堰謀以泗水灌彭城孝芬率大都督李叔仁柴集等赴戰景儁等力屈退走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兼尚書爲徐兖行臺永安二年莊帝聞元顥圖內侵敕孝芬南赴徐州顥潛師向考城擒大都督濟陰王暉業乘勝徑進遣其後軍都督侯暄守梁國城以爲後援孝芬勒諸將馳往圍暄恐顥遣援乃急攻之晝夜不息五日暄突出擒斬之俘其卒三千餘人授西兖州刺史將軍如故固辭不行乃除太常卿普泰元年南陽太守趙脩延襲據州城囚刺史李琰之除孝芬衛將軍荆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都督三荆諸軍事車騎將軍假驃騎將軍孝芬已出次改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西兖州刺史太昌初兼殿中尚書尋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尚書後加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出帝入關齊獻武王至洛與尚書辛雄劉廞等並誅時年五十沒其家口天平中乃免之孝芬博學有口辯愛獎後進日與人商確古今間以嘲謔聽者忘疲有文數十篇子八人長子勉字宣祖頗通史傳正光初除太學博士莊帝之爲御史中尉也啟除侍御史永安初除建節將軍尚書右中兵郎中太尉豫章王蕭贊啟爲諮議參軍郎中如故以舉人不當爲中尉高道穆劾免官普泰中兼尚書左丞尋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兼國子祭酒典儀注太昌初除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敕左右廂出入其家被收之際在外逃免於後乃出見齊獻武王於晉陽王矜撫之天平末王遣勉送勳貴妻子赴定州因得還家屬母李氏沒勉哀毀過性遘疾卒時年四十七無子弟宣度以子龍爲之嗣孝

芬弟孝暐字敬業少寬雅有長者風彭城王勰之臨定州也辟爲主簿釋褐冀州安東府外兵參軍歷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武泰初蠻酋李洪扇動諸蠻部孝暐持節爲別將隸都督李神軌討平之尒朱榮之害朝士也孝暐與弟孝直攜家避難定陶孝莊初徵拜通直散騎常侍加征虜將軍尋除趙郡太守郡經葛榮亂後民戶喪亡六畜無遺斗粟乃至數錢民皆賣鬻兒女而夏椹大熟孝暐勸民多收之（魏書）且教民種殖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流民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督百姓賴之（北史）卒於郡時年四十九贈通直散騎常侍平東將軍滄州刺史謚曰簡後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孝暐弟孝演字則伯出繼伯父姓通率貌魁傑少無宦情沈浮鄉里河間王琛爲定州刺史以爲治中晚除滄州安西府外兵參軍因罷歸及鮮于脩禮作亂孝演率宗屬保郡城爲賊攻陷死之時年四十無子弟孝直以子士遊爲後士遊儀同開府倉曹參軍孝直字叔廉身長八尺眉目疏朗起家司空行參軍尋爲員外散騎侍郎宣威將軍仍以本官入領直後轉甯遠將軍汝南王開府掾領直寢兄孝芬除荆州請孝直假征虜將軍別將總羽林二千騎與孝芬俱行孝直潛師徑進賊遂破走孝芬入城後梁將曹義宗圍在馬圈結順陽蠻夷緣邊爲患孝直率衆襲之梁師遂退遷轉直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尒朱兆入洛孝直去職歸鄉里勸督宗人共修禮義後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泰昌中又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並辭不赴年五十八卒於鄉里臨終時謂諸子曰吾才疎效薄無功於國若朝廷復加贈謚宜辭之若家

于求則非吾子矣斂宜以時服祭毋殺生其子皆遵行之有四子長子士順儀同開府行參軍孝直弟孝政字季讓年十歲挺亡號哭不絕見者傷之及長操尙貞立博洽經史雅好詞賦而喪祭之禮尤所留心衣服制度手能執造太尉汝南王悅辟行參軍年四十九卒子巖武定中員外常侍孝芬兄弟皆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容貌損瘠見者傷之孝暐等奉孝芬皆極恭順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旦則往參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相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歿孝芬等事叔母李氏如事所生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歷二十餘歲不稍變換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挺弟振字延根性孝友有學行爲宗族所稱自中書學生爲祕書中散以謹飭爲高祖所知出爲冀州咸陽王禧驃騎府司馬太和二十年遷建威將軍平陽太守不拜轉高陽內史高祖南討徵兼尙書左丞留京後改定職令振本資惟擬五品詔曰振在郡著績宜有褒升除太子庶子景明初除長兼廷尉少卿以明察稱河內太守陸琇與咸陽王禧同謀爲逆禧敗事發振窮治之時琇內外親黨及當朝貴要咸爲之言振竟斃之於獄正始初除龍驤將軍肆州刺史有政績還朝除河東太守永平中卒於郡時年五十九贈本將軍南兗州刺史諡曰定振歷官四十餘載考課皆稱職議者善之長子宣伯早喪子勁字仲括驃騎參軍宣伯弟子朗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溫厚有風尙以軍功起家爲襄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普泰中從兄孝芬爲荆州請爲車騎府司馬孝芬轉西兗州爲驃騎府司馬太昌初爲冠軍將軍北徐州撫軍府長史固辭不獲免興和二年中尉高仲密引爲侍御史尋加平西將軍武定中卒挺從父弟元珍釋褐司徒行參軍稍遷司徒主簿趙郡王幹開府屬景明中荆州長史久之爲司徒從事中郎以公平稱遷中散大夫加征虜將軍正光末山胡作逆除平陽太守假右將軍爲別將以討之頻破胡賊郡內以安武泰初改郡爲唐州仍除元珍爲刺史加右將軍以勳賜爵涼城侯尒朱榮之趣洛也遣其都督樊子鵠取唐州元珍與行臺酈惲拒守不從爲子鵠所陷被害世咸痛之挺從父弟瑜之字仲連少孤有學業太和中爲奉朝請廣陵王羽常侍累歷著佐入爲司空功曹參軍事太尉主簿遷冀州撫軍府長史後爲揚州平東府長史帶南梁太守梁義州刺史文僧明降魏瑜之往迎以勳賜爵高邑男孝昌初除鴻臚少卿三年卒年五十六贈平北將軍瀛州刺史有三子長子孟舒字長才襲父爵累遷平東將軍大中大夫興和中除廣平太守卒贈中軍將軍殷州刺史復贈平東將軍諡曰康孟舒弟仲舒武定末鄴縣令挺從祖弟修和州主簿子儉字元恭雅有器度歷太學博士終於郎中儉弟緒字仲穆定州撫軍府法曹參軍緒小弟孝忠侍御史祕書郎竝有容貌無他才識緒子子謙尙書郎子謙弟子讓與侯景同反子謙坐以囚執遇病死於晉陽子讓弟子廉等竝伏法修和弟敬邕性長者有幹用高祖時自司徒主簿轉尙書都官郎中所在稱職遷太子步兵校尉景明初母憂去職中山王英南討引爲都督府長史加左中郎將以功賜爵臨淄男遷龍驤將軍太府少卿以本將

軍出除管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百匹因風入境敬邕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附熙平二年拜征虜將軍大中大夫神龜中卒年五十七贈左將軍濟州刺史謚曰恭子子盛襲爵除奉朝請修和從弟彼字顯賓容貌魁偉放邁自高不拘常檢爲中書博士樂陵內史雅爲任城王澄所禮待後爲冀州安東府司馬轉樂陵太守還鄉卒挺族子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景明中太學博士轉員外散騎侍郎襄威將軍旣不爲時知乃著無談子論後爲給事中延昌中除梁州征虜府長史熙平初爲寧遠將軍廷尉正有當官稱時太原王靜自廷尉監遷少卿纂恥居其下乃與靜書詞氣抑揚無上下之體復啟求解任乃除左中郎將領尚書三公郎中未幾以事免後爲洛陽令正光中卒年四十五贈司徒左長史所製文多行於世長子史武定末儀同府長流參軍（魏書）纂兄穆字子和（北史）寬雅有度冀州辟主簿卒纂弟融字修業奉朝請尚書令高肇出討巴蜀引爲統軍還除員外散騎侍郎正光中定州別駕年四十二卒子鴻毅郡功曹纂從祖弟遊字廷叔少有風概釋褐奉朝請稍遷太尉主簿江州刺史陳伯之啟爲司馬還除奉車都尉大都督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爲錄事參軍尋轉司馬英敗於鍾離遊坐徙秦州久而得還大將軍高肇西征引爲統軍除步兵校尉遷豫州征虜府長史未幾除征虜將軍北趙郡太守並有政績熙平末轉河東太守郡有鹽戶常供州郡爲兵子孫見丁從役遊矜其勞苦乃表請聽更代郡內感之太學舊在城內遊爲移置城南閑敞之處親自說經當時學者莫不勸慕號爲良守以本將軍遷涼州刺史以母憂解任正光中除右將軍南秦州刺史固辭不許先是州人楊松柏楊洛德兄弟數爲反叛遊至州深加招慰松柏歸款引爲主簿松柏感遊恩遇遂招羣氐咸來歸遊乃因宴會收斬之於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夏秦州城人殺刺史李彥據州爲逆數日之後遊知必不安謀欲出外尋爲城人韓祖香孫掩攻於州館遊慷慨悲歎推小女下而殺之義不爲羣小所辱也尋爲祖香等所害時年五十二永安中贈散騎侍郎鎮北將軍定州刺史子伏護開府參軍（魏書）

馬入龍武邑武强人輕財重義友人盧哲爲武遂縣尹沒於軍入龍聞即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爲制緦服撫其遺孤恩如所生詔表其門閭（魏書）（案本傳不詳年代而以原書先後之序參考之蓋魏高祖世宗時人謹編於此）

崔巨倫字孝宗博陵安平人魏廷尉少卿逸之子也幼孤及長涉獵經史有文武才以世宗挽郎除冀州鎮北府墨曹參軍太尉記室參軍叔楷爲殷州巨倫仍爲長史北道別將陷賊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爲黃門侍郎巨倫惡之五月五日葛榮集官寮令巨倫賦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吐出舌以此自晦獲免未幾潛結死士數人夜中南走逢賊遊騎數百衆恐欲北行巨倫曰寧南一寸死豈北一尺生也賊至乃紿之曰吾受敕而行賊不信共爇火觀敕大未繫巨倫手刃賊帥餘人因與奮擊殺傷數十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而去夜陰失道看佛塔而行到洛朝廷嘉之授持節別將北討初巨倫之殯叔楷也以事迫未周至是乃潛行改殯并竊家口以歸尋授國子博士莊帝即位假

節中堅將軍東濮陽太守假征虜將軍別將時河北道梗避賊者多住郡界嵗饑東益困巨倫傾資存恤時論高之元顥入洛巨倫保郡自守莊帝還宮行西兗州事封濮陽縣開國男邑二百戶尋除光祿大夫三年卒時年四十四子武襲武定中假州衛軍府錄事參軍齊受禪爵例降逸弟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亦如之出後其叔雅有志度起家奉朝請歷太尉祭酒尚書金部郎中太尉主簿轉中郎遷太子家令以事免神龜中詔復本資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出除魯陽太守正光二年襄陽民密求款附詔模爲別將隸淮南王世遵率衆赴之事覺模焚襄陽圍而還坐無功免官及蕭寶夤討關隴引模爲西征別將屢有戰功除持節光祿大夫都督別道諸軍事加安東將軍万俟醜奴遣將郭虎南侵模攻破其營擒虎以功封槐里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於時將帥敗沒者多模持重能挫敵號爲名將後假征東將軍行岐州事未幾深入擊賊沒於陣贈撫軍將軍相州刺史永熙中追錄前勳又贈都督定相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子士謙模弟楷字季則性剛梗美風儀釋褐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廣平王懷文學正始中王官多被刑戮惟楷與楊昱以數諫獲免後爲尚書左主客郎中伏波將軍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以黨附高肇爲中尉所劾然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彊故時人語曰莫䲷䲷付崔楷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楷上書言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故法皆循舊隄何者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既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盛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雜墳井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若量鑿涓澮分立隄堨所在疏通令無停壅隨其高下土木參功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鉤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徑過瀉其墝瀉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縣遣能工郡發明使辦其脈流審其通塞當境修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即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詔付外議行功未就詔罷還久之京兆王繼爲大將軍西討升楷爲司馬還轉後將軍廣平太守後葛榮轉盛諸將拒擊皆失利孝昌初加楷持節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兼尚書北道行臺尋轉軍司未幾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楷爲刺史加後將軍楷至州表曰殷州地實四衝仍聚奸宄定州逆虜寇下兇燼兩處犬羊勢足并合城下之戰匪暮斯朝臣屬此屏捍實思效力但基址造創底事茫然雖欲竭誠莫知攸濟謹列所須兵仗請垂矜許詔付外量給事竟寢葛榮自破章武廣陽二王之後勢益熾初楷將之州人咸以其挈家爲非計楷曰初一身獨往朝廷及將士皆將謂吾觀望進退誰肯爲吾固守遂合家赴州三年春賊勢已逼或勸分小弱以避之乃遣其第四女第三兒夜出既而曰人將謂吾心不固矣虧忠全愛臧獲恥之乃命追還州既新立了無禦備之具及賊來攻楷撫勵兵士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身連戰五日死者相枕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時年五十一長子士元舉茂才平州錄事參軍假征虜將軍防城都督隨楷之州州陷本

戰没（魏書）贈平州刺史（北史）偕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歎爲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軍將軍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魏書）

李几博陵安平人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禮讓著聞鄉里嗟美標其門閭（魏書）

李文博博陵人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於書史所載安危得失及忠臣烈士之事尤究心焉開皇中爲羽騎尉爲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令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政教善事即鈔撰記錄如選用疏謬即委之藏否其所僻議道衡皆忻然從之後直祕書內省典校羣籍雖衣食乏絕而清操愈厲不妄通賓客傍輩莫不敬焉道衡知其貧每以資助之稍遷校書郎出爲縣丞得下考數年不調道衡爲司隸大夫遇之東都尚書省甚嗟愍之奏爲從事其在洛下時曾詣房元齡元齡謂曰公生平以正直自許今既得爲從事應不負素心比來激濁揚清可得聞否文博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政源混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發言真率不知忌諱皆此類也時朝政浸壞贓賄公行唯文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遭亂播遷不知所終（隋書）

崔廓字士元博陵安平人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貧母賤由是不爲邦族所齒初爲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山東學者皆宗之旣還鄉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爲忘言友時稱崔李士謙死廓哭之慟爲之作傳輸之祕府士謙妻盧氏寡以家事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隋大業中終於家子曠字祖濬七歲能屬文開皇初秦王孝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樂授校書郎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徵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王爲晉王轉記室參軍從之晉晉邸文翰多成其手王入東宮除太子齋帥俄兼舍人及元德太子薨以疾歸於家後徵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曠答曰謹案漢文帝已前未有冠幘即文帝以來所製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人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悅賜縑二百疋從駕往太山詔問曠曰何處有羊腸坂曠答曰臣案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案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問一知二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更令虞世基許善心演爲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遼東之役授鷹揚長史置遼東郡縣名皆曠之議也奉詔作東征記九年除越王長史於是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十二年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弑帝也引爲著作郎稱疾不起在路發疾卒於彭城年六十九所著詞賦碑志十餘萬言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及施行江

都領覆成爲暴虐（北史）

定州

李惠中山人魏思皇后之父也父蓋少知名歷殿中都官二尚書左將軍南郡公初世祖妹武威長公主爲故梁王沮渠牧犍之妻世祖平涼州公主實陰助之故寵遇特隆詔蓋尚焉蓋遂出其故妻與氏加侍中駙馬都尉殿中都官尚書左僕射卒官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中山王諡曰莊惠弱冠襲父爵妻襄城王韓頹女生二女長即后也惠歷位散騎常侍侍中征西大將軍秦益二州刺史進爵爲王轉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加長安鎮大將惠性聰察雍州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擔而息於樹陰將行乃爭一羊皮訟於州惠顧謂左右曰此羊皮可訊之乎左右以爲戲言咸歎不答惠乃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則有鹽屑自皮中出乃曰得主矣召爭者觀之負薪者乃伏由是吏民莫敢欺後爲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亦有美政而得罪於文明太后乃誣以謀叛而誅之惠二弟初樂與惠諸子皆同死妻梁氏亦死焉盡沒其家貲天下冤之惠從弟鳳爲定州刺史安樂王長樂主簿長樂以罪賜死有卜者河間邢瓚告鳳爲長樂謀主遂并及鳳唯鳳弟道念與鳳子及兄弟之子皆逃免遇赦乃出太和十二年高祖欲加恩舅氏詔訪存者道念詣闕言后妹及鳳兄弟子女於是封鳳子屯爲柏人侯安祖浮陽侯興祖安喜侯道念眞定侯鳳從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將軍十五人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召見後以例降安祖等爲伯并去軍號景明末侍詔與祖爲中山太守正始初詔追崇惠爲使持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中山公亦諡曰莊興祖自中山遷燕州刺史卒以兄安祖子侃晞爲後（魏書）

張赦提中山安喜人性雄武有規畫初爲虎賁中郎有盜魁自稱豹子虎子並善弓馬招諸逋逃及畜牧者聚劫於靈邱鴈門間人或被獲則斬其首剌其腹引腸繞樹而共射之以爲戲樂發車騎掩捕莫能獲乃以赦提爲逐賊軍將選驍勇討之遂獲虎子豹子及羣盜斬於闕下靈邱羅思祖恃宗豪強處險隘多聚亡命與劫掠顯祖怒戮其孥而思祖宗黨相率寇盜乃復以赦提爲游徼將軍遂屢有擒獲奮役之人或識其濫爲除冠軍將軍幽州刺史假安喜侯初赦提克己以廉貞稱及官既顯其妻段氏頗納貨賂中散李眞香出使幽州欲案治之赦提懼欲逃其妻姑爲太尉東陽王丕妻恃丕親貴乃因丕告眞香昔因假還州從赦提索牛不獲故威逼部下誣陷赦提詔遣往究使者佐眞香赦提遂賜死（魏書）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生不識父九歲喪母及長性恭敬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歷碎職累遷中書舍人（北史）以勤明見知而久於其職世宗謂之曰揚子雲爲黃門書歷三世卿居此殆十年不可辭也尋詔慰諭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使還具稱益宗老耄而諸子橫恣狀世宗欲代之而恐其拒命乃拜桃符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後軍將軍李世哲率衆襲益宗（魏書）益宗子魯生魯賢等奔梁闕南招梁襲陷光城以南諸城世哲擊破之復置郡戍而以益宗還益宗至言桃符讒己詔有勿問（北史田益宗傳）桃符善撫恤爲吏民所懷久之徵還病卒年五十一贈後將軍洛州刺史子景均殿中侍御史（魏書）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少聰慧有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爲太學博士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讀書一周即能別構戶牖學者爭歸之曾聚徒千數而束書不講生徒乃竊言曰張生蓋不能說左氏吾貴聞之乃曰我以夏暑暫輟講耳暑退當說左傳生徒怪之吾貴知武邑劉蘭善左傳乃詣蘭言曰君曾讀左氏試爲我一說蘭從之歷三旬吾貴乃隱括杜服兩家異同悉召諸生聽講義多新異蘭轉伏聽焉學者以此益奇之然文過飾非好爲詭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卒（魏書）

酈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祖智爲魏魯郡太守贈兗州刺史父道忌爲開府陽平郡守基身長八尺美鬚髯博涉經籍尤長吏事齊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東方白額作亂淮南州郡皆舉動梁將吳明徹復率師攻海西（北史）基獎勵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既罄兵仗亦盡乃削木爲箭翦紙爲羽以射敵竟解圍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乃有武略若此雖班壘之思何以相過（北齊書）皇建初除鄭州長史帶穎川郡守（北史）積年留滯數日而決獄訟清息官民皆相慶悅（北齊書）基性儒懦無所營求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可作況重此者乎唯頗好令人寫書有書子義者以書戒之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書曰斯可觀過知仁矣卒於官贈驃騎大將軍和州刺史諡曰惠喪歸遠近皆奔送莫不攀轅悲哭（北史）

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喜人以儒學進居官以廉閑武平中爲黎陽郡守兗州刺史斛律武都乃丞相咸陽王之世子而皇后之兄也性貪婪過衛縣時令丞以下斂絹數千匹遺之及至黎陽令左右諷曜及縣官曜乃手持一縑遺武都而謂之曰此老石機杼所出以奉贈自此以外須出於吏民吏民之物一毫不敢犯武都知曜儒者笑而不責終譙州刺史有石子十卷（北齊書）

畿輔通志卷二百

列傳八　唐一

唐
順天府
盧承慶（弟承業承泰　從孫若虛）　盧照鄰（兄光乘）
成三郎　王適　盧獻
盧粲（從父行嘉）　張紹先（子懷瓘　懷瓌）　盧暉
盧履冰　劉正臣（子全諒）　張休
陳利貞　魯炅　李惟誠（弟惟簡　銖）
李景略　張南史　盧東美
劉怦（子濟）　盧景亮　高崇文（子承簡）
盧群　蔡廷玉　劉澭
盧行簡　盧貽（子於陵）　盧殷
盧商　盧宏宣　盧貞
盧仝　賈島　王承元
張仲武　張允伸　劉蕡
李全忠　張液　盧獻卿
董相
保定府
齊澣（孫抗）　張奐　許遠
耿偉　齊孝若　陽城
齊映　張濬
承德府
侖可孤　張孝忠（子茂昭　孫克讓　茂昭從子克儉）

唐

順天府

盧承慶字子餘幽州涿人隋散騎常侍思道之孫父赤松爲河東令唐高祖兵興迎見霍邑拜行臺兵部郎中終率更令封范陽郡公承慶美儀矩博學有才幹少襲爵貞觀初爲秦州都督府戶曹參軍入奏河西軍事太宗偉其辯擢考功員外郎累遷民部侍郎問歷代戶版承慶叙夏商至周隋增損曲折甚悉帝嗟賞俄兼檢校兵部侍郎知五品選事辭曰選事在尚書臣掌之爲出位帝不許歷雍州別駕尚書左丞永徽時坐事貶簡州司馬閱歲改洪州長史拜汝州刺史入爲光祿大夫顯慶四年爲度支尚書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尋坐度支失所出爲潤州刺史再遷雍州長史加銀青光祿大夫總章二年代李乾祐爲刑部尚書年老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病卒臨終戒其子歛以常服晦朔無薦牲葬勿卜日器用陶漆棺而不槨墳高可識碑志著官號年月無用虛文贈幽州都督謚曰定（舊唐書）初承慶典選校百官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示其人無慍色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其能著人善類此弟承業承泰（新唐書）承業有學識貞觀末官至雍州長史檢校尚書左丞坐承慶事左遷忠州刺史顯慶初復爲雍州刺史前後皆有能名三遷左肅機兼掌司列選事賜爵魏縣子總章中卒贈洺州刺史謚曰簡（舊唐書）承泰字齊卿（謹案舊書云承泰齊州長史承泰子齊卿新書本傳及宰相世系表俱云承泰字齊卿彼此互異今從新書）長安初爲雍州參軍武后詔長史薛季昶（舊書作薛季旭）擇僚吏堪御史者季昶訪于承泰

承泰曰長安尉盧懷愼李休光萬年尉李乂崔湜咸陽丞倪若水盩厔尉田崇璧（舊書作田崇壁）新豐尉崔日用季昶用其言後皆爲通顯巨人（新唐書）開元初拜幽州（新書作幽州）刺史時張守珪爲果毅承泰禮接之曰十年當知節度果如其言喜飲酒論斗不亂寬厚樂易士友以此視之終太子詹事廣陽縣公承慶從孫藏用（舊唐書）藏用弟若虛多才博物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䶂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所謂䶂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終起居郎集賢院學士（新唐書）

盧照鄰字昇之幽州范陽人十歲從曹憲王義方授蒼雅及經史博學善屬文初授鄧王府典籤（舊唐書）王以相如稱之調新都尉以病去官居太白山得方士元明膏餌之會父喪疾益甚客東龍門山裴瑾之韋方質范履冰等時時供衣藥而照鄰足攣一手又廢乃去具茨山買園數十畝疏潁水周舍復豫爲墓偃臥其中照鄰以高宗時尚吏而已獨儒武后尚法而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而已獨廢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與親屬訣自沈潁水（新唐書）時年四十文集二十卷（舊唐書）幽憂子三卷（辛文房唐才子傳）兄光乘亦知名長壽中爲隴州刺史（舊唐書）

成三郎幽州漁陽人光宅年爲左豹韜衛長上果毅李孝逸之拒徐敬業以爲前鋒戰于高郵敗績被擒送江都賊黨唐之奇紿其衆曰此李孝逸也三郎大呼曰我是果毅成三郎不是李孝逸官軍圍爾數重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家口配沒之奇怒斬之敬業平贈左監門將軍謚曰勇（舊唐書）

王適幽州人初見陳子昂感遇詩歎曰是必爲海內文宗歎請訂交（雍正舊志）武后時敕吏部糊名考選才俊適與劉憲司馬鍠梁載言俱入第二等官至雍州司功（舊唐書劉憲傳）

盧獻范陽人父幼孫常州刺史獻有美才知名當世武后時歷鸞臺侍郎文昌左丞天授中爲酷吏來俊臣所陷左遷西鄉令卒（涿州志）

盧粲幽州范陽人後魏侍中陽烏五世孫祖彥卿善著書（新唐書）撰後魏紀二十卷行于時官至合肥令（舊唐書）粲始冠擢進士第神龍中（舊書作景龍二年）累遷給事中時節愍太子立韋后疾之諷中宗以衛府封物給東宮粲奏言太子匕鬯主歲時服用宜取于百司周禮諸用財器歲終則會惟王及太子不會今乃與諸王齊衛非所謂憲章古昔者詔可武樂訓死詔墓視陵制（新唐書）粲奏曰伏尋陵之稱謂本屬皇王及儲君等自皇家已來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承恩特葬事越常塗不合引以爲名春秋左氏傳云衛孫桓子與齊戰衛新築大夫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以免衛人賞之以邑于奚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若以假人與之政也政亡則國從之聖人知微知章不可不愼魯王哀榮之典誠別承恩然國之名器豈可妄假又塋兆之稱不應假永泰公主爲名請比貞觀已來諸王舊例足得豐厚帝曰安樂公主與永泰公主無異同穴之義古今不殊魯王緣自特爲陵制不煩固執粲又奏曰臣聞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已下且魯王若欲論親等第則不親於雍王雍王之墓尚不稱陵魯王自

不可因尚公主而加勞且君之舉事則載於方册或稽之往典或考自前朝臣愿檢貞觀已來駙馬墓無得稱陵者且君人之禮服絶於傍期豈爲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陛下以臨下之恩愛施及其夫贈賵之儀哀榮足備豈得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者哉又安樂公主承兩儀之寵履福祿之基指南山以錫年仰北辰而承庇曾王之葬車服有章加等之儀備有常數塋兆之稱不應假永泰公主爲名非所謂垂法將來作則鑿碎者也竟依粲所奏（舊唐書）主大怒出粲陳州刺史粲曰苟所論得行雖遠何憚開元初爲秘書少監累封固安縣侯終潁王傅謚曰景其從父行嘉仕爲藩王記室亦以學聞（新唐書）

張紹先涿人博學工書與高正臣有善正臣眞人書十五紙紹先戲換五紙以示高高不能辨宋令文曰力則張勝態則高强子懷瓘有文學善書開元中翰林院供奉著書斷三卷評書藥石論古文大篆書祖各一卷書詁書議六體論用筆十法等篇傳於世懷瓘亦善草隸官至翰林集賢兩院侍書侍讀學士（涿州志）

盧煇字子晃范陽人元宗時自尚書郎出守易州興利除害人歌思之（涿州志）

盧履冰幽州范陽人元魏都官尚書義僖五世孫開元五年仕歷右補闕建言古者父在爲母朞徹墨而心喪武后始請同父三年非是請如禮便元宗疑之又以舅姨叔服未安并下百官議刑部郎中田再思曰會禮之家比聚訟循古不必是而行今未必非父在爲母三年高宗實行之著令已久何必乖先帝之旨國人子之情受一朞服於其親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嫂叔舅甥服太宗實制之國百年無異論不可改履冰因言上元中父在爲母三年后雖請未用也逮垂拱始行之且有祖父母在而子孫婦從行服再朞不可謂宜禮女子無專道故曰家無二尊父在爲母服朞枝一尊也今不正其失恐後世復有婦奪夫之敗不可不察書留未下履冰復疏言父在爲母立几筵者一朞心喪者再朞父必三年而後娶以達子之志夫聖人豈薄情於所生固有意于天下昔武后陰儲篡謀豫自光宅升朞齊抗斬衰俄而乘陵唐家以啟篡階孝和僅得反正韋氏復出敢殺天子幾亡宗社故臣將以正夫婦之綱非特母子間也議者或言降母服非詩所謂罔極者而又與伯叔母姑姊妹等且齊斬已有升降則歲月不容異也此近生鄙儒未習先王之旨安足議夫聽哉罔極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謂君子有終身之憂何限一朞二朞服哉聖人之于禮必建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理而後釋彼伯叔姑姊烏有杖之制三年心喪乎母齊父斬不易之道也左散騎常侍元行冲議請據古爲適帝竟報七年乃下詔服紀一用古制自是父在者爲母服或朞而禫禫而釋心喪三年或朞而禫終三年或齊衰三年後履冰以官卒（新唐書）子正己刑部尚書孫翰德宗時官吏部侍郎興元二年爲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二年罷（涿州志）

劉正臣初名客奴懷州武陟人以行戍留籍幽州之昌平從平盧軍以材力顯開元中室韋首領段普恪數苦邊節度使薛楚玉使客奴單騎襲之斬首以歸超拜左驍衛將軍爲進

奚使性謹模數戰有功天寶末安祿山反詔以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爲使賊遣韓朝陽誘之知誨卽降署安東副都護馬靈察客奴不平與諸將謀殺知誨遣使與安東將王元志相聞十五載授柳城郡太守攝御史大夫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以元志爲安東副大都護（舊唐書）正臣遣使逹悔至平原與太守顏眞卿相結眞卿書以子爲質而歸貲糧且請出師未至眞卿棄平原乃還因襲范陽爲史思明所敗奔還元志酖殺之（新唐書）大歷九年追贈工部尚書子全諒本名逸淮以父勳授別駕長史建中初事劉元佐爲牙將勇果善騎射爲元佐厚遇累署都知兵馬使試太僕卿兼御史中丞元佐卒子士甯代爲節度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己揚言行部至遽以全諒代之（舊唐書）宣武軍留後陸長源爲叛軍所殺監軍巨文珍密召全諒赴汴使知留後全諒至其夜軍復亂殺大將及悍卒五百人乃定帝卽詔全諒以工部尚書爲宣武軍節度使歷八月卒（新唐書）年四十九（舊唐書）贈尚書右僕射（新唐書）

張休幽州范陽人曾祖伋易州長史祖澤幽州固安縣丞父價贈齊州司馬休起家石亭尉府受命爲范陽節度安祿山判官常言其戎狄不可獸狀累授衞尉卿洪州都督至任撤帷幄萬務之具二百餘物減傣錢稍食月十萬餘實于軍府清訟獄飭農田平物價從政三日教大舉拜御史中丞廣州刺史嶺南節度經略觀察等使（崔祐甫撰遺愛碑）

陳利貞幽州范陽人初爲平盧將安祿山亂從李光弼軍河南張巡被圍睢陽光弼遣郝廷玉及利貞救之單騎出入廷玉稱爲勇已以子妻之及貴顯於光弼自行間累遷檢校太子賓客封靜戎郡王李希烈叛召哥舒曜東討利貞爲前鋒次郟城賊衆大集利貞出奇兵五百橫擣其右賊鋒詘數月不敢前及希烈攻圍襄城利貞登陴捍守七十日未嘗解沐非議事不下城朱泚反利貞及張廷芝所統士皆幽薊河隴人廷芝故與泚合謀而利貞麾下亦從爲亂夜半譁作利貞杖劍當軍門大呼曰欲過門者先殺我衆畏其鋒乃止廷芝出奔德宗嘉之擢汝州防禦使貞元五年疽發首卒遺觀察使崔縱書自陳受國恩恨不得死所云（新唐書）

魯炅幽州薊人（舊書作范陽人）身長七尺餘略通書史以蔭補左羽林長上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引爲別將從破石堡城收河曲還左武衞將軍復以破吐蕃跳盪功除右領軍大將軍安祿山反拜上洛太守將行於帝前畫攻守勢遷南陽太守兼守捉防禦使封金鄉公尋爲山南節度使率兵五萬屯滍水南賊將武令珣畢思琛等來擊衆欲戰炅不可賊右趨乘風縱火薔氣奔營士不可止炅屛走賊矢如雨炅與中人薛道挺身走舉衆沒賊炅收散兵保南陽潼關失守賊使哥舒翰招下不從使武令珣攻之累月不克令珣死田承嗣繼往潁川來瑱襄陽魏仲犀合兵援炅仲犀弟孟馴兵至明府橋望賊走炅城中食將盡米斗五十千一鼠四百餓者相枕藉朝廷遣曹日昇宣慰加炅太僕卿不得入日昇以十騎馳入城致命復以騎趨襄陽領兵千由音聲道運糧餉炅故炅得與賊相持踰三月炅被圍凡一年晝夜戰人至相食卒無救至德二載五月乃率衆突圍走襄陽承嗣尾擊炅死戰二日斬獲

甚衆賊引去俄拜御史大夫襄鄧十州節度使時賊欲剽亂江湖瑱以力扼其衝故南夏以完二京平賊走河北賞瑱封岐國公實封二百戶乾元元年加淮西節度使鄧州刺史與九節度圍安慶緒于相州瑱領淮西襄陽兩鎮步卒萬人騎三百明年與史思明戰安陽王師不利瑱中流矢奔還諸節度潰去所過剽奪而瑱軍尤甚詔徙瑱鄭陳亳節度使至新鄭聞郭子儀整兵屯穀水李光弼還太原瑱羞懼仰藥死年五十七（新唐書）

李惟誠本范陽城內屬奚隴西王寶臣之子惟岳異母兄也以父蔭爲殿中丞累遷至檢校戶部員外郎（舊唐書）尙儒術謙裕寶臣愛之使決軍事以惟岳正嫡固讓不肯當其妹妻李納寶臣請惟誠復故姓而仕諸鄆爲納營田副使（新唐書）歷兗淄齊淮四州刺史客死東平（舊唐書）弟惟簡惟岳叛以家僮具士百餘奉母鄭奔京師（案舊書云王武俊旣誅惟岳械惟簡送京師與此傳異）帝拘於客省（新唐書）朱泚之亂帝出奉天（舊唐書）惟簡將赴難謀於鄭鄭曰爾父立功河朔位宰相身未至京師兄死于人手爾入朝未識天子不能效忠吾不子汝矣督其行曰爾能死王事吾不朽矣乃斬關出道更七戰得及行在帝見厚撫之拜太子諭德討賊有功帝徙山南惟簡以三十騎從夜失道騎至盩厔西問中人語問天子所在密語曰上在此帝見之泣執其手曰爾有母乃能從朕耶對曰臣誓以死比明北方有塵起帝憂惟簡登高曰渾瑊以騎來瑊至遂決趨興元惟簡前導及帝還封武安郡王號元從功臣圖形淩煙閣賜鐵券憲宗時爲左金吾衛大將軍長史（案韓昌黎撰墓誌銘作長會）萬國俊奉興平民田吏畏不敢治至是訴於惟簡即日歸田俾以地與民出爲鳳翔節度使市耕牛鋤具給農歲增墾數十萬畝（新唐書）元和十三年入朝賜燕三殿請留宿衛帝慰遣之（韓昌黎撰墓誌銘）卒年五十五贈尙書右僕射子元本弟銖好學多識有儒者風（新唐書　案韓昌黎集惟簡四子長元孫三原尉次元質彭之濛陽尉次元立興平尉次元本河南參軍）

李景略幽州良鄉人父承悅檀州刺史密雲軍使景略以蔭補幽州府功曹參軍大歷末客河中闔門讀書李懷光爲朔方節度使署巡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貲市獄前後不能決景略覆實論殺之還大理司直懷光屯咸陽將襲東渭橋召幕府計議景略曰殺朱泚還軍諸道杖策詣行在此轉禍爲福也不聽慨出軍門慟哭曰豈意此軍乃陷不義乎遂遁歸靈武節度使杜希全表置于府轉侍御史豐州刺史豐州當回紇道前刺史軟柔虜使至每與抗禮時梅錄將軍入朝景略欲折之因郊勞前譯人謂曰可汗新沒欲弔使者乃坐高壠待之梅錄俯僂前哭景略撫慰之於是虜容氣沮索不敢抗以父行呼景略自此回紇使至者皆拜于庭威名顯聞希全忌之誣奏貶袁州司馬希全死遷左羽林將軍對德宗延英殿論奏衎衎有大臣風會河東節度使李說病以景略爲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梅錄復入朝說大會虜人爭坐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驚拜曰非李豐州耶遂就坐說自以威望不及景略賂中尉竇文場毀去之歲餘塞下傳言回紇將南寇文場方侍帝旁即言豐州當得良將且擧景略乃拜豐州刺史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窮塞苦寒地瘠鹵邊戶勞乏景略至節用約己與士同甘苦墾咸應永清二渠溉田

數百項儲廩器械畢具咸合富然聲雄北疆回紇畏之卒于屯年五十五天下惜之贈工部尚書（新唐書）

張南史字季直幽州人工奕棊神算無敵游心太極嘗幘巾藜杖出入王侯之宅十年高談闊視慷慨奇士也後折節讀書遂工詩調格超聞如并燕老將氣韻沉雄時少及之者肅宗時召試官左衞倉曹參軍（唐才子傳）曾上書言事與大歷才子李端善避亂居揚州再召未赴而卒（唐詩紀事）有詩一卷行世（全唐詩小傳）

盧東美范陽人永泰中與韓會張正則崔造爲友好談經濟之畧時人號爲四夔（唐書崔造傳案世言以何長師李華盧東美韓衞爲四夔非是）大曆三年浙西觀察使李栖筠奏東美與崔造爲從事日與其羣從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礪累官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錄考功員外郎貞元中卒年五十四（韓愈撰墓志）

劉怦幽州昌平人少爲范陽裨將以親老疾宜侍輒去職李懷仙爲節度使檄召不應（新唐書）朱滔時積功至雄武軍使廣屯田節用度以辦理稱稍遷涿州刺史朱滔討田承嗣表知府事寬綏得衆心李寶臣以兵劫滔於瓦橋關滔走寶臣乘勝欲襲幽州怦設方略勒兵完守寶臣不敢進以功加御史中丞寶臣死子惟岳拒朝命德宗命滔與張孝忠同力討之惟岳平滔怨朝廷違約不與深州會王武俊亦怨割地深趙相謀叛欲救田悅怦時知幽州留後事遣人齎書諫滔曰司徒位崇太尉尊居宰相恩寵冠藩臣之右榮過極矣今昌平故里朝廷改爲尉卿司徒里（宋錢大昕舊唐書攷異云尉上當有太字卿當作鄉今攷新書朱滔傳作太尉鄉）此亦大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稱恩近日務大業戰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暴亂易亡今復何有怦忝密親世荷厚遇默而無告是負至知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也滔雖不用亦嘉其盡言及滔敗歸終不貳益治兵人嘉其忠于所奉貞元二年滔死三軍推怦權攝軍府事因詔授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幽州盧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押奚契丹經略盧龍軍使居鎮三月卒年五十九贈兵部尚書（舊唐書）謚曰恭子濟游學京師第進士歷莫州刺史（新唐書）怦卒嗣節度累加檢校兵部尚書貞元五年遷左僕射充幽州節度使烏桓鮮卑數寇邊濟帥軍擊走之（舊唐書）窮追千餘里至青都山斬首二萬級（新唐書）東北晏然時兩河擅自繼襲驕蹇不奉法惟濟務恭順朝獻相繼德宗亦以恩禮接之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即位再遷檢校司徒元和初加兼侍中詔討王承宗諸軍未進濟獨率先前軍擊破之生擒三百餘人斬首千餘級獻逆將於闕優詔褒之（案新唐書云王承宗叛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必命我伐之趙且大備我奈何裨將譚忠欲激濟伐承宗疾言曰天子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囚之使觀趙果不設備數日詔書許濟無出師濟釋忠謝而問之忠曰昭義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倚趙自固雖甚怨必不殘趙故不足虞也趙既不備燕從史則告天子曰燕趙宿怨也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此所以知天子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日計安出日今天子誅承宗而燕無一卒濟易水者正使潞人賣恩於趙販忠於上是君貯忠蓋心而染私趙之名卒不見德於趙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蔚然之以兵七萬先諸軍斬首數千級又拔饒陽屯瀛州進攻安平拔之董責之伐承宗忠實數之非本志也）又爲詩四韻上獻以表忠憤之志明年將大軍次瀛州累攻樂壽博陵安平等縣前後大獻俘獲賞功頗厚仍與子孫六品官凡四人會赦承宗進中書令濟在鎮二十餘年雖輸忠款竟不入覲會有疾次子總酖

敎之年五十四詔贈太師謚莊武（舊唐書）

盧景亮字長晦幽州范陽人少孤學無不覽第進士宏詞授祕書郎張延賞節度荆南表爲枝江尉掌書記入遷右補闕朱泚反景亮勸帝曰陛下罪己不至則感人不深帝然之（新唐書本傳）宰相盧杞旣以罪貶新州司馬尋徙吉州長史貞元元年復詔拜饒州刺史景亮偕同官趙需裴佶等力言不可乃以杞爲澧州別駕（新唐書盧杞傳）景亮志義卓然數激發上疏無所回避宰相李泌劾景亮等漏所上語帝怒貶爲郎州司馬廢抑二十年至憲宗時由和州別駕召還再遷中書舍人景亮善屬文根於忠仁有經國志嘗謂人君足食足兵而又得士天下可爲也乃與軒頊以來至唐剏治道之要著書上下篇號三足記又作答問言乾運大較及陳西戎利害元和初卒贈禮部侍郎（新唐書）

高崇文字崇文其先自渤海徙幽州七世不異居開元中再表其閭崇文性樸重寡言少籍平盧軍貞元中從韓全義鎭長武城治軍有聲累官金吾將軍吐蕃三萬寇甯州崇文率兵三千戰佛堂原大破之封渤海郡王全義入朝留知行營節度後務還長武城都知兵馬使劉闢反宰相杜黃裳薦其才（新唐書）元和元年詔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左神策行營節度使俾統左右神策麟遊奉天諸屯兵討闢時顯功宿將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皆大驚（舊唐書）始崇文選兵五千常若寇至至是卯漏受命辰已出師器良械完無一不具過興元士有折逆旅匕箸者卽斬以徇乃西自閬中出卻劍門兵解梓潼之圍賊將邢泚退守梓州詔拜崇文東川節度使初闢陷東川執節度使李康至是歸康丐雪己罪崇文數康敗軍罪殺之進薄鹿頭城凡八戰皆捷賊大震其將李文悅以兵三千自歸仇良輔舉鹿頭城二萬衆降執闢子方叔壻蘇彊遂趣成都闢走追禽之檻送京師秋毫無犯斬其大將邢泚荷汚者爲條上全活之進檢校司空西川節度副大使南平郡王實封三百戶刻石紀功于鹿頭山崇文不通書厭案牘諮判請捍邊自效乃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甯慶節度觀察等使仍充京西諸軍都統崇文恃功而侈擧蜀帑藏百工之巧者皆自隨又不曉朝廷儀憚于覲謁有詔聽便道之鎭居三年（新唐書）大修戎備（舊唐書）卒年六十四贈司徒謚曰威武會昌六年詔配享憲宗廟子承簡少事忠武軍後更隸神策以崇文功除嘉王傅裴度征蔡奏署牙將蔡平詔析上蔡郾城遂平西平四縣爲溵州（案舊書作郾城上蔡遂平三縣無西平一縣）拜承簡刺史治郾城始開屯田列防庸瀕溵綿地二百里無復水敗皆爲腴田先是賊築武宮以夸戰勞承簡夷其邱庇家財以葬葺儒宮備俎豆歲時行禮野有菽實民得以食將吏立石頌功遷邢州刺史觀察府責賦尤急承簡代下戶數百輸租遷宋州會宣武將李介反遣使責財于宋承簡囚之前後數輩輒繫獄一日并出斬于牙門威震部中介悉兵攻之宋有三城南一城陷承簡保北兩城數與賊确會徐州救至介爲李質所執兵遂潰拜兗海沂密節度使遷義成軍檢校尚書左僕射（案舊書作右僕射）入拜右金吾衛大將軍復節度邠甯先是虜多以盛秋犯邊承簡請屯甯州以制其侵屬疾還朝道卒贈司空謚曰敬孫駢（新唐書）

盧羣字載初范陽人少學于太安山（案新書作少學于嵩山）淮南節度使陳少遊聞其名辟爲從事建安中爲諸朝李希烈反以監察御史爲江西行營糧料使嗣曹王皋節度江西奏爲判官皋徙荆襄皆從以正直聞貞元六年入爲侍御史郭子儀家與嬖人張昆弟訟財不平又言嬖人宅匿珍寶德宗促按之羣奏言子儀有大勳德今所訟皆其家事且嬖人宅子儀昔畀之非子弟所宜言請赦勿問從之入謂羣識大體累轉左司職方兵部三員外郎中淮西吳少誠擅決司洧等水溉田遣使止之不奉詔命羣臨詰曰是於人有利羣曰臣道貴順恭恪所以爲順也專命廢順於利何有且息於事上者固不能責其下也少誠聽命羣又爲陳古今成敗事及逆順禍福凡數百千言既置酒與賦詩又歌以慰之少誠感悅以奉使稱旨遷檢校祕書監兼御史中丞義成軍節度行軍司馬十六年姚南仲入朝卽以羣代爲節度羣嘗客于鄭貿良田以耕至是出券貸直以田歸其人卒年五十九贈工部尚書（舊唐書）

蔡廷玉幽州昌平人與朱泚同里閈少相狎近泚爲幽州節度奏爲幕府廷玉有沈畧善與人交内外愛附與朱滔俱皆泚腹心多所叩咨時幽州兵最强財雄士悍日思吞併不知有上下禮法廷玉間語泚曰古未有不臣而能推福及子孫者公南聯趙魏北逼沙漠兵多地險然非永安計不如奉天子剗多難可勒勳鼎彝泚善之廷玉欲陰耗其力諷泚出金幣禮士又勸歸貢賦助天子經費獻牛馬係道儲膚爲單且勸泚入朝諸校怨疾廷玉辱之囚歲餘謂曰而亦悔乎廷玉曰勉公以義何悔爲復縶滿歲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我得名泚不能屈待如初廷玉有建白體微輒左右之故泚愈信桀傲稍革遣廷玉入京奏涿州爲永泰軍薊州靜塞軍瀛州清夷軍莫州唐興軍置團練使以支郡隸屬盧龍軍稍削泚將入朝以軍屬弟滔廷玉體微共白泚後務至重須誠信者乃可付滔雖大弟多變不情如假以兵是嫁之禍也泚不聽二人隨泚至朝德宗爲太子時知廷玉名及見禮眷殊渥泚秩幽州行營爲涇原鳳翔節度使詔廷玉以大理少卿爲司馬體微爲要籍滔有請于泚或不順廷玉必折之俾循故法滔已破田悅寖傲肆自用左右誣廷玉體微素毀滔欲四分燕滔表言二人離間骨肉請戮之會滔叛貶廷玉柳州司戶參軍體微南浦尉以慰滔將行帝勞廷玉曰爾姑行爲國受屈歲中當還廷玉至藍田驛人白左巡使鄭詹商于道險不可往詹追使趨潼關滔諜知廷玉東出曰吾且縛致麾下支解之廷玉告子少誠少良曰我爲天下不血刃下幽十一城欲裂其壤使不得桀而敗于將成天助逆邪今吏使我出東都此殆滔計吾不可以辱國比至靈寶自投于河帝聞廷玉忠歸其柩厚賻之李晟平朱泚表乞追贈廷玉并官二子而帝方招來滔寢其奏遂已（新唐書）

劉濟盧龍節度使怦次子涉書史有材武好施愛士能得人死力始事朱滔常諷以君臣之義及怦得幽州不三月病且死澭侍側未嘗離且召濟于莫州嗣總軍事濟德澭之讓以爲瀛州刺史且許以代已入之濟自用其子爲副大使澭因請以所部爲天子戍隴遂發兵千五百騎歸京師在道無一

卒遲令者德宗甚寵之拜秦州刺史屯普潤軍中不設音樂士卒病親存問所欲死則哭之憲宗立方士羅令則詣漼營妄言廢立漼命縶之驛曰吾之黨甚衆公無囚我約大行梓宮發兵無不濟漼械送闕下殺之錄功號其軍曰保義書戎畏懾不敢入冦常慨然有復河湟志屢爲朝廷言之未見省封彭城郡公及病籍士馬求代既還卒于道年四十九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景（新唐書）

盧行簡范陽人父某襄陽丞以材任煩劇有廉名署鹽鐵府職出入十五年常最其列貞元十三年卒年六十七子三人長居簡金吾兵曹次行簡大理主簿佐江西軍以陰陽星歷名一世（韓愈撰襄陽盧丞墓誌銘）

盧貽范陽人有文章德行（韓愈撰盧君夫人墓誌銘）爲河南法曹參軍河南尹誣仇與賊還收掠取服貽曰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爲是廷爭之以死河尹怒命隸捽之爭益厲遂并見收竟奏殺仇籍其家而釋貽貽出憤弗食嘔血卒子於陵讀書學文能自立善事母母卒育弟妹有恩卒年三十六弟渾（韓愈撰處士盧君墓誌銘）

盧殷范陽人官登封縣尉工爲詩凡千餘篇無書不讀與諫議大夫孟簡協律孟郊監察御史馮宿善病不能官以詩投東都留守鄭餘慶餘慶數以帛米周其家書薦宰相宰相不能用元和五年卒年六十五（韓愈撰墓誌　孟郊弔盧殷詩云詩人多清峭餓死抱空山白雲既無主飛出意等閒久病牀席尸護喪童僕孱故書窮鼠嚙狼藉一室間君歸新鬼鄉我面古玉顏羞見入地時無人叫追攀百泉空相弔日久哀潺潺　噫噫復噫噫千古一月色新新復新新千古一花春邙風噓孟郊嵩秋葬遠殷北邙前後客相弔爲埃塵北邙棘針草淚根生苦辛煙火不自煖筋力早已貧幽薦一盃泣寫之清洛濱滌爲斷腸聲愁教長則人　棘針風相號殘碑諸苦哀苦哀不可聞掩耳亦入來哭兒多煎聲槙滯有餘摧噫貧氣已焚噫死心更夾夢世浮冏冏淚波深洄洄蘿歌一以去蒿閉不復開　登封草木深登封道路微日月不與光莓苔空生衣可憐無子翁蚍蜉緣病肌攣臥歲時長漣漣但幽噫幽噎虎豹鬬此外相訪稀至親唯有詩抱心死有歸河南韓先生後君作因依磨一片嵌巖書千古光輝　賢人無計校生苦死徒誇佗名潤子孫君名酒泥沙可惜千首文閉如一朝花零落難苦言起坐空驚嗟　耳聞隨巷生眼見魯山君餓死始有名餓名高氛氳氤叟老壯氣感之爲憂雲所憂唯一泣古今相紛紛平生與君說遠此俱云云　初識漆鬢髮爭爲新文章夜踏明月橋虔欽吾青床醉眼二孟讀名郁一縣香寺中摘梅花園裏翦浮芳膏嘗椽蔬羹意輕肥賦羊吟哦無滓韻言語多古勝白若忽然王盛年如倫將清濁供莫追何須篤滄溟　前賢多哭酒哭酒免哭心後賢試銜之哀至無不深少年哭酒時白髮亦已侵老年哭酒時聲韻隨生沉寄言哭酒賓勿作登封首登封徒放聲天地竟難尋　同人少相哭異類多相辨始知禽獸癡郤至天然高非子晝無淚非父念莫勢如何裁親疎用禮如用刀孫貴鮮飢餓閉哀抱鬱陶煩他手中葬誠信焉能哭嗟嗟無子翁死棄如脫毛　聖人哭賢人骨化氣爲星文章飛上天列宿增晶熒前古文可數今人文亦靈高名稱諸仙昇降曾莫停有文死更香無文生亦腥爲君鏗好辭永傳作謚宵）

盧商字爲臣范陽人祖昂澧州刺史父廣河南縣尉商元和四年擢進士第又書判拔萃登科少孤貧力學釋褐祕書省校書郎范傳式廉察宣歙辟爲從事王播段文昌相繼鎮西蜀商皆佐職爲記室累改禮部員外郎入朝爲工部員外郎河南縣令歷工部度支司封三郎中太和九年改京兆少尹權大理卿事開成初出爲蘇州刺史申謝日賜金紫服初郡人苦鹽法太煩姦吏侵漁商至籍見戶量所要自售無定額蘇人便之歲課增倍宰相領鹽鐵以其績上遷潤州刺史浙西團練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轉京兆尹三年朝廷用兵上黨飛輓越太行者環地六七鎮以商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兼供軍使軍用無闕逆稹平加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宣宗卽位入爲兵部侍郎尋以本官同平章

事范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加兼工部尚書數年檢校工部尚書出爲鄂岳觀察使就加檢校兵部尚書大中十三年以疾求代徵拜戶部尚書卒年七十一子知遠知微知宗孫朗堯（舊唐書）

盧宏宣字子章范陽人（據宰相世系表增）元和中擢進士第鄭權帥襄陽辟署幕府李愬代權二人交憾宏宣始詣愬愬救左右蓬衛既與語見其沖遠不覺洗然裴度留守東都表爲判官累遷給事中駙馬都尉韋處仁拜虢州刺史宏宣謂非所任還詔不下開成中山南江西大水詔宏宣與吏部郎中崔瑨分道賑䘏使有旨還遷京兆尹刑部侍郎拜劍南東川節度使時歲饑盜贇結酋豪自王爲署官吏發敖倉招亡命聯蓬遏嘉桀諸州誅發落搖亂根株磐熾宏宣下檄諭賊黨稍降其黠强者署軍中孱無能遣之歲魁長逃大峽中吏捕誅之徙義武節度使宏宣性寬厚政目簡省人便安之然犯者不甚貸河朔故法偶語軍中則死宏宣使除之初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貯飛狐宏宣計輓費不能滿直敕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教民隨力往取時幽魏饑甚獨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貸軍食以饒歷工部尚書祕書監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尚書右僕射宏宣患士庶人家祭無定儀乃合十二家法損益其當次以爲書子告字子有及進士第終給事中（新唐書）

盧眞字子誠范陽人以才名當世憲宗時累擢侍御史（涿州志）內供奉（全唐詩小傳）

盧仝范陽人初隱少室山號玉川子家甚貧惟圖書堆積後卜居洛城終日苦哦隣僧餉以米朝廷知其清介凡兩備禮徵爲諫議大夫不起時韓愈爲河南令愛其操敬待之嘗爲惡少所恐訴於愈愈爲申理仝慮盜憎主人願罷之愈益服其量（韓愈寄盧仝詩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腳老無齒辛勤奉養十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先生結髮憎俗徒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令隣僧乞米送僕忝縣令能不恥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輒掩耳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己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往年弄筆嘲同異怪辭驚衆謗不已近來自說尋坦塗猶上虛空跨騄駬去歲生兒名添丁要令與國充耘耔國家丁口連四海豈無農夫親耒耜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假如不在陳力列立言垂範亦足恃苗裔當蒙十世宥豈謂貽厥無基址故知忠孝生天性潔身亂倫安足擬昨晚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下窺闞渾舍驚怕走折趾憑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先生受屈未曾語忽此來告良有以嗟我身爲赤縣令操權不用欲何俟立召賊曹呼五百盡取鼠輩尸諸市先生又遣長鬚來如此處置非所喜況又當時長養節都邑未可猛政理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涘放縱是誰之過歟效尤戮僕愧前史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遣長鬚致雙鯉）元和閒月蝕仝賦詩意切當時逆黨愈極稱工後宿王涯第罹甘露之禍仝性高古介僻所見不凡近唐詩體無遺而仝之所作特異自成一家語尚奇譎後來倣效遂爲一格宗師有集一卷（唐才子傳）

賈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能詩獨變格入僻以矯豔於元白（唐詩紀事）當其苦吟雖值公卿貴人悉弗顧（新唐書）善書法得鍾張之奧（雍正舊志）嘗嘆曰知余素心者惟終南紫閣白閣諸峯隱者耳（唐才子傳）初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新唐書）久不第吟病蟬詩以刺公卿或奏島與平曾等爲十惡逐之（唐詩紀事）一日見秋風起吟落葉滿長安之句唐突大京兆劉栖

筞被繫一夕而釋（摭言）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案唐才子傳云島寄及第寓居法乾無可精舍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吟聲登島案取卷覽之島不識作色攘臂睨而奪之曰郎君鮮此自足何會此也帝下樓去既覺之伏闕待罪貶遂州長江主簿新書作文宗彼此互異）會昌初以普州司倉參軍遷司戶未受命卒年五十六（新唐書）島吟詩每除夕必取一歲所作置几上焚香再拜酹酒祝曰此吾終年苦心也痛飲長謠而罷卒之日家無一錢惟病驢古琴而已集十卷並詩格一卷傳世（唐才子傳）後韋莊奏請追贈進士及第（雍正舊志）（案唐詩紀事云島自長江普州司倉方千自鏡湖寄詩曰亂山重復疊何路訪先生豈料多才者空垂不第名閒書舊得醉薄俸亦勝無莫問吟詩苦年年芳草平島無子笑牛肉得疾終於傳舍唐安程箭從事仲岳賜詩云貧侍才難饗昂藏親不泰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馳譽超前輩居官下我儂司倉舊曹島一見一心忡）

王承元薊人節度士真之子也有沈謀年十六勸承宗亟引兵其討李師道承宗少之不用承宗死未發喪大將謀取帥它姓參謀崔燧與諸校計以祖母涼國夫人李命承元嗣承元泣且拜不受諸將卒請承元曰上使中貴人監軍盍先請監軍至又如命乃謝曰諸君不忘王氏以及孺子苟有令其從我乎眾曰惟所命乃視事牙閭之偏約左右不得稱留後事以闕參佐密表請帥於朝穆宗詔起居舍人柏耆宣慰授承元檢校工部尚書義成軍節度使北鎮以兩河故事脅誘承元不納諸將皆悔耆至士哭於軍承元令曰諸君不欲我去意固善雖然格天子詔我獲罪奈何前李師道有詔赦死欲舉族西諸將止弗遣他日乃共殺之今君等幸置我無與師道比乃徧拜諸將諸將語塞承元卽出家資盡賜之斬不從命者十輩軍乃定於是諫議大夫鄭覃宣慰賜其軍錢百萬將校因徙恤孤獨廢疾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承元去鎮左右哀器幣自隨承元使空褚毋留入朝昆弟拜刺史者四人位於朝者四十人祖母入見帝命中宮禮賚異等從承元鄜坊丹延節度俄徙鳳翔鳳翔右裒涇原地平少險吐蕃數入盜承元據勝地為郛置守兵千詔號臨汧城府郛空百賈州聚異時為虜剽敚至燎烽相望承元版堞繚之人乃告安以勞封岐國公太和五年徙節平盧淄青始鹽禁未嘗行兩河承元請歸有司由是兗鄆諸鎮皆奉法承元資仁裕所至愛利卒年三十三贈司徒（新唐書）

張仲武范陽人通左氏春秋為薊北雄武軍使會昌初陳行泰殺節度使史元忠權主留後（舊唐書）俄而行泰又為次將張絳所殺誘其軍請降符節時回鶻為點戛斯所破烏介可汗託天德塞上而仲武遣其屬吳仲舒入朝請以本軍擊回鶻德裕因問北方事仲舒曰行泰絳皆遊客人心不附仲武舊將張光朝子年五十餘通書習戎事性忠義願歸款朝廷舊矣德裕入白帝曰行泰等邀節不可許仲武求自效用之有名軍且無詞乃擢兵馬留後而詔撫王紘領節度詔下絳為軍中所逐卽拜仲武副大使檢校工部尚書蘭陵郡公會回鶻將特勒那頡啜擁赤心部七千帳逼漁陽仲武使其弟仲至與別將游奉寰等率銳兵三萬破之獲馬牛橐駝旗纛不勝計進檢校兵部尚書（新唐書）兼東西招撫回鶻使（舊唐書）始回鶻常有酋長監奚契丹以督歲貢因詞制中國仲武使裨將石公緒等厚結二部執諜者八百餘人殺之回鶻欲入五原掠保塞雜虜乃先以宜門將軍四十七人詭好結歡仲武賂其下盡得所謀因逗留不遣使失師期回鶻人馬多病死者

由是不敢犯五原塞爲介失勢往依康居盡徙餘種寄黑車子部回鶻遂衰名王貴種相繼降捕幾千人仲武表請立石以紀聖功帝召德裕爲銘揭碑盧龍以告後世大中初又破奚北部及山奚俘獲雜畜不貲拜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謚曰莊子直方（新唐書）

張允伸字逢昌范陽人曾祖秀檀州刺史祖嚴納降軍使父朝拔贈太尉允伸世爲軍校仕幽州軍門累職至押衙兼馬步都知兵馬使大中四年衆立爲留後天子報可（舊唐書）未幾檢校散騎常侍爲節度使累進檢校司徒兼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燕國公屢勳以徐州反允伸上書遣弟允皐領兵討賊不許上米五十萬斛鹽二萬斛佐用度詔賜玉帶寶器秋錫進兼侍中咸通十二年以疾甚上節印就醫藥詔聽許以子簡會爲副大使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謚曰忠烈允伸性勤儉下所安賴未嘗有邊鄙虞子十四人昆弟多至大將軍刺史郡佐（新唐書）

劉蕡字去華昌平人寶歷二年進士博學善屬文尤精左氏春秋好談王霸大略耿介疾惡慨然有澄清之志自元和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蕡常痛疚（舊唐書）大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于廷親策之蕡對曰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但懷憤鬱抑思有時而發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賈謗于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況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謀猷側席中外舉直言極諫臣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所禁時所忌權倖所諱惡有司所與奪臣豈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時有讜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讀聖策有思古先之治念元默之化將欲通天地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治其則不遠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讀聖策有祇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旱在致精誠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讀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讀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奸豪之志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舞干且非大德之中庸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爲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瀝肝膽爲陛下別

白而直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案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執契而居備無爲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僞滋熾之漸乎臣故曰惟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亾之事社稷安危之策而降于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以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有所未至耶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爲陛下所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元宗繼其明至於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撥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爲恨臣謹案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爲陛下備論之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閽弑吳子餘祭書其名譏疎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誡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履正道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顓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于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案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皇儲未立郊冠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案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正其顓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案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由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而抗詞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案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洩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詞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不

能用之也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奸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裴回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撥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前所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亾明當代之成敗者臣聞堯舜之爲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必舉四凶在朝雖强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之二世漢之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亾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奸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堯舜之所以興而景行于前鑒秦漢之所以亾而戒懼于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紀綱未絕典型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奸如恭顯陛下又何憚而不去耶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亾也失於强暴漢之亾也失於微弱强暴則奸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强臣竊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不虞亾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亾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

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案春秋書梁亾不書取者梁自亾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以自取其滅亾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親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奸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仇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顓于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奸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于秦赤眉黃巾不獨生于漢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奸宄

日彊黎元日困由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即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于死亾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海之望誠能揭國權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于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奸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懽康兆庶蘇息即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在修己以先之者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修之也則人不勸而自立導之也則人不教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耶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匡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奸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疎遠則化洽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于中而成于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于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歛輕賦歛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于下和平之氣應于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救災旱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案春秋魯僖公七月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誠而旱不害物文無恤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咸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案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于力則功築罕人勤于財則貢賦少人勤于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尙繁者臣謹案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所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案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邱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之員立南司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閒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太宗置府兵臺省軍衞文武參掌閒歲則櫜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

以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於養階勳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奸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里閭羈紲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奸之强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强恩可以惠孤寡强可以禦奸冠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曾更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授任此官則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于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由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于恥格者由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上旨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所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昔晁錯為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備誠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故欲默而不忍昔龍逢死而啟商比干死而啟周韓非死而啟漢陳蕃死而啟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于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遊于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為之啟哉至如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修近古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為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事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弟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于仁壽可以消揺無為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化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修閫外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顓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為天下教動足以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厲然後致治哉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蕡對嗟伏以為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新唐書）部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新書謂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二人（新書作二十三人）所言皆冗齪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欽定續通志）乃上疏乞回所授以旌蕡直帝不納蕡

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賁幕府授祕書郎待以師禮而宦人深嫉賁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案舊書及通鑑皆云終使府御史）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袞上言賁雅諡逐身死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切齒飲泣比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賁策早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遠及聖世耶今天地反正枉魄憤骨有望於陛下帝感悟贈賁右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新唐書）

李全忠范陽人廣明中爲棣州司馬有蘆生于室一尺三節（舊唐書）怪之以問別駕張建建曰蘆茅類公茅土兆也傳節者其三世乎（新唐書）秩滿還鄉里事節度使李可舉爲牙將（舊唐書）可舉死衆推爲留後光啓元年拜節度使未幾卒（新唐書）

張液字德滋范陽人舉進士中第聰穎好學有威重初授蘇州刺史僖宗時累擢至大司徒封燕國公（涿州志）

盧獻卿范陽人大中中舉進士詞藻爲同流所推作愍征賦數千言人以爲庾子山哀江南之亞諫議大夫司空圖爲之注（涿州志）

董相文安人性至孝親喪廬墓三年（文安縣志）

保定府

齊澣字洗心定州義豐人少開敏年十四見侍進李嶠嶠稱有王佐才中宗在廬陵澣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東宮不報及太子還武后召澣宴同明殿謂曰朕母子如初卿深有力焉方不次待爾澣辭母老而罷聖歷初及進士第以拔萃調蒲州司法參軍有父子連坐論死者澣曰係踏則本枯奈何俱死請貸其父太守不聽固爭卒原其父景雲初姚崇取爲監察御史凡劾奏先風教號善職睿宗將祠太廟刑部尚書裴談攝太尉先告澣奏孝享薦事稽首而拜恭明神也而談慢媟不恭并劾談挾邪罔上神龍時事武三思陷敬暉沒其家以彘進妻外淫男女不得姓氏夫告神慢事主不忠家不治有是三罪不可不寘之法談由是下除汾州刺史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爲給事中中書舍人論駮及詔誥皆援準古誼朝廷大政必咨之時號解事舍人數諷崇年老宜避位時宋璟在廣州因勸崇舉自代崇用其謀璟爲相它日問曰吾不敢冀房杜比爾日諸公云何澣曰不如璟請故答曰前時姚郊戶三百以爲困今不百戶是以知之馬懷素等稍次四庫書表澣爲副改祕書少監出爲汴州刺史地當舟車湊集事浩繁前刺史數不稱職唯倪若水與澣以清毅聞吏民頌美元宗封太山歷汴宋許車騎數萬王公妃主四夷君長馬橐驢亦數萬所頓彌數十里澣列長棚奇幕聯亘上食凡千轝納免餘身進勝帝以爲知禮喜甚爲留三日賜帛三千匹澣以淮王徐城險急鑿渠十八里入清水漕運便之（案舊唐書開河事在復從汴州下其言曰淮汴水運路自虹縣至臨淮一百五十里水流迅急舊用牛曳竹索上下流急難制澣乃奏自虹縣下開河三十餘里入於清河百餘里出清水又開河至淮陰縣北岸入淮免淮流湍險之害久之新河水復迅急又多僵石漕運難澀行旅弊之事較新傳詳附識於此）中書令張說擇丞轄以王邱爲左澣爲右李元紘杜暹當國表宋璟爲吏部尚書澣及蘇晉爲侍郎世謂高選嘗奏事帝指政事堂曰非卿尚誰居者是時開府王毛仲寵甚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相婚嫁毛仲奏請無不從澣乘間曰福順典兵馬與毛仲爲婚家小人寵極則姦生

不預圖且有後患又言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惟陛下審此言帝嘉納且勞曰卿第出我徐計其宜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出爲興州別駕澣往餞因道諫語察素姦佻遽言狀帝怒召澣入殿中曰卿尙疑朕不密而反告察謂何澣免冠頓首謝貶高州良德丞察再貶皇化尉久之澣徙宋盧丞郴州長史濮常二州刺史還潤州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澣徙漕路繇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征其入招還流人五百戶置明州以安輯之復徙汴州澣中失勢益悵恨素狎賓表更倚力士助得爲兩道採訪使興利以中天子意裒貨財遺謝貴幸納劉戒女爲妾不答其妻李林甫惡其行欲擠而廢之會其幕府坐贓事連澣詔矜澣老放歸田里天寶初召爲太子少詹事留司東都嚴挺之亦爲林甫所廢與澣家居杖屨經過不訣日林甫畏之乃用澣爲平陽太守離其謀更以黃老淸靜爲治卒年七十二肅宗時錄林甫所陷者皆褒洗故澣贈禮部尙書澣嘗稱宋遙苗晉卿韋述之才（案史家之義獎忠抑姦本傳云澣嘗稱陳希烈宋遙苗晉卿韋述之才希烈唐之大臣身爲賊相雖貴顯不足道魏知古傳亦載此病今删希烈一人）後皆大顯澣孫抗字遐舉（新唐書）父翺一命卑官卒贈國子祭酒（舊唐書）少値天寶亂奉母夫人隱會稽壽州刺史張鎰辟署幕府抗吏事閑敏有文雅從鎰鎭江西及以宰相領鳳翔奏署監察御史李楚琳亂奔奉天授侍御史遷戶部員外郎帝復引爲江淮宣尉判官德宗自梁洋還財用大屈鹽鐵使元琇薦抗材改倉部郎中條理鹽法貞元初爲水陸運副使督漕江淮給京師歷諫議大夫坐小累爲處州刺史歷蘇州徙潭州觀察使召爲給事中遷河南尹（新唐書）時民賦日重陸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尋以讒逐事無施行抗復論其弊以爲陛下變兩稅督納有時貪暴無容姦二十年間府庫充牣但定稅之餘錢輕貨重故陛下以錢爲稅今錢重貨輕若更爲稅名以就其輕其利有六吏絕其姦一也人用不擾二也靜而獲利三也用不乏錢四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勸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稅配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爲三倍計折州縣升降成姦若直定布帛無估可折農人所有惟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有鼓鑄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哉疏入亦不報（據本書增）進太常卿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抗無遠謀大略雖用心至精末乃滋彰苛刻以病乞身罷爲太子賓客卒年六十五贈戶部尙書謚曰成初吏部歲考書言以定官第上下中書門下遣官覆實抗以尙書侍郎皆大臣選今更覆覈非任人勿疑之道（案唐會要其年他官考判俾吏部侍郎自覆不置考判官）明年遷禮部侍郎試貢士其姻舊悉試考功謂之別頭舉人皆奏罷之又省州別駕田曹司田官及判司之雙曹者減中書吏員此其稍近治者云（新唐書）

張興東鹿人長七尺一飯至斗米肉十斤悍趫而辯爲饒陽裨將祿山反攻饒陽興嬰城彌年史思明引衆傅城興擐甲持陌刀重五十斤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懾城破思明縛之馬前好謂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興曰我大郡將安能委身逆虜今日幸得死然願以一言爲誡思明曰云何興曰天子遇祿山如父子今乃反大丈夫不能爲國埽除反爲其下何哉思明曰將軍不觀天道邪今兵

趣洛陽天下大定以猶師叩幽谷守將面縛唐亡固矣與日桀紂秦隋四海爲怨故商周漢唐因得代之皇帝無違德祿山非數帝賢是苟延歲月終飽禽耳思明怨鋸解之至死罵不絕口（新唐書）

許遠高陽北新城人（通鑑綱目質實）曾祖敬宗遠寬厚長者明吏治初客河西章仇兼瓊辟署劍南府欲妻以女固辭兼瓊怒以事劾貶高要尉更赦還隱山反以薦拜睢陽太守（新唐書）至德二年賊將尹子琦以兵三十萬攻睢陽遠告急於巡巡自甯陵趣與遠合遠謂巡曰遠懦不知兵公智勇兼濟請爲公守公爲遠戰（據韓文孫注增）賊圍經年外救不至兵糧俱盡（續通鑑）巡出愛妾遠殺其奴以食士（據韓文孫注增）城陷尹子琦執送洛陽囚之客省及安慶緒敗渡河北走使嚴莊害之（續通鑑）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號雙廟（據韓文樊注增）大中時圖像凌煙閣（據張巡傳增）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大歷中巡子去疾上書言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巡死而遠獨生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峴及百官議皆云厝城以生致主將爲功遠本守睢陽後巡死不足惑若謂後死者與賊其先巡死者謂巡當叛可乎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罷然議者紛紜不齊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闕遠事非是爲文書其後（續通鑑）略曰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乎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甯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韓昌黎集）於是衆論出而遠之事始明（續通鑑）

謹案新書許敬宗杭州新城人善心子孜隋書善心爲高陽北新城人通鑑綱目質實亦云許敬宗高陽北新城人又云許遠新城人敬宗之孫則許遠爲保定府新城人無疑杭志及舊志俱不載而乾道志則謂遠爲杭州隨官人蓋因杭州有許遠墓誤之也今據隋書改入

耿偉字洪源河東人遷於東鹿（雍正志）登寶應元年進士第官右拾遺爲詩不深琢削而風格自勝與錢起盧綸司空曙諸人齊名號大歷十才子有集三卷（全唐詩小傳）

齊孝若字考叔高陽人父昭殿中侍御史孝若風姿美秀雅有儁才貞元八年登進士時以陸贄主試試明水賦與韓愈歐陽詹同第號曰龍虎榜後官大理正（高陽縣志）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徙陝州夏縣好學貧不能得書爲集賢院吏竊書讀之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域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惸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城謙恭簡素遇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跡接於道閭里有爭訟詣城決之有盜其樹者城過之慮其恥退自匿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曰寒而飲何責焉寡妹依城居其子年四十餘癡不知人城常負以出入始妹之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歲饑屏跡不過鄰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山東節度府聞城義者發使遺五百縑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里鄭俶欲葬親貸於人無得城知其然舉縑與之俶願爲奴以償德城教以學俶不能業慙縊而死城驚厚自咎爲服緦麻瘞之陝虢觀察使李泌數禮餉城欲辟致之府不起乃薦諸朝詔以著作佐郎召城固辭泌不敢強及爲宰相又言之德宗召拜右諫議大夫（案舊書作觀察使李泌聞其名詣訪之及爲相薦爲著作郎遣掾齎束帛召赴京持章服衣之遷諫議大夫與新書稍異）遣長安尉楊寧齎束帛詣其家城褐衣到闕下辭讓帝遣

中人持緋衣衣之召見賜帛五十匹初城未起搢紳想見風采及受命宅諫官論事紛紛而城問得失且猶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城不屑意方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卽強飲之或醉仆席上城或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無得關言常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每約二弟吾所俸入而可度月食米幾何薪菜鹽幾錢先具之餘送酒家無留也服用無贏副客或稱其佳可愛輒舉授之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閤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贊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厲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案本書李泌子繁少才譽無行城德泌而厚繁及疏裴延齡既具藁夜使繁書已封書繁記憶乃錄以示延齡明日延齡白帝城以疏示帝帝怒遂不省）於　順宗方爲皇太子爲開救良久得免勅宰相諭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薛約者（舊書約書學於城）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逮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引約飲食訖步至郊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爲道州刺史太學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案柳宗元陽公遺愛碣作百六十人韓愈順宗實錄作二百七十人互異）頓首闕下請留城柳宗元遺蕃等書慇懃之（柳宗元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云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爲司業諸生陶煦醺然大洽於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爲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

（喜非特爲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旣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於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於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於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於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行於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鬬訟者有淩傲長上而誶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恟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嗒嗒也遂退託鄉墅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跼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之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宏之德能容善僞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爲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人繼爲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才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於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己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勖此良志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蕃等守闕下數日爲吏遮抑不得上（朱柳宗元）（陽城遺愛碣云翌日會徒北面如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遣道願罷遂不果獻盡飾辭耳）旣行皆泣涕立石紀德至道州治民如治家不以簿書介意自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臠置甌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獄吏有幸於刺史者拾不法事告城欲自脫城輒榜殺之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誚責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不敢歸判官遽辭去府復遣他判官來按判官載妻子中道逃去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卒年七十贈左散騎常侍賜其家錢二十萬官護喪歸葬（新唐書）

齊映瀛州高陽人（新唐書）父圮試太常少卿兼檢校工部郎中映（舊唐書）舉進士應博學宏詞補河南府參軍滑亳節度使令狐彰辟掌書記彰疾引託後事映因說彰納節歸諸子京師彰從之卽以女妻映彰卒軍亂映間歸東都三城使馬燧辟爲判官盧杞薦授刑部員外郎又爲鳳翔張鎰判官映練軍事論奏數稱旨進行軍司馬會德宗出奉天鎰儒緩不知兵部將李楚琳欲爲亂映與齊抗請先事誅之鎰不用琳夜殺鎰軍中多爲映指道故得免（案本書楚琳夜率其黨作亂映自賣出抗託傭得免鎰縋城走不及遁與二子爲侯騎所執楚琳殺之）奔奉天授御史中丞貞元初從幸梁道險澀常爲帝御會馬驚奔帝恐傷映詔捨轡固不去帝嘉歎擢給事中進中書舍人貞元二年以舍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改中書侍郎封河間縣男與崔造劉滋并輔政滋端重寡言映謙不肯事可否一歸於造會造疾映乃當國吐蕃數入寇關輔震駭咸言帝欲避狄映入諫曰夷狄不懲臣之罪也然內外恟恟謂陛下具糗糧欲治行夫大幸不再奈何不與臣等計乎因俯伏流涕天子爲感寤映微時張延賞遇之厚及映相而延賞爲左僕射數爲映畫事又爲所親求官映不答延賞恚旣復用卽劾映非宰相器明年貶夔州刺史徙衢州久之爲桂管江西兩觀察使始映罷不以罪冀復進乃掊斂獻貢以中帝欲初諸藩銀大瓶止五尺李兼爲江西始獻六尺瓶至映乃八尺云卒年四十八贈禮部尚書謚曰忠

（新唐書　案唐會要諡恭懿）

張濤字孟成唐縣人少好學隱居青巖山十餘年遠近服其仁璟山不敢樵採採訪使苗晉卿表薦辟堅臥不起（雍正舊志）

承德府

侯可孤字可孤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世處松漠間天寶末隸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復事史思明上元中自賊所歸累授左右威衛大將軍封白水縣伯爲神策大將以功試太常卿徙封馮翊郡王食實戶一百五十（案下文又云封馮翊郡王食實戶二百重複不倫或中間以事削封而後復之則史有脫文矣存疑俟考）魚朝恩主衛兵暴其勇養爲子名智德使將兵三千屯扶風武功歷十餘年隊伍閑整朝恩死詔賜氏李名嘉勳李希烈叛擢爲招討應援荊襄使復本姓名果戰有功朱泚之難召可孤可孤率兵三千道襄鄧而西屬賊鋭乃壁七盤僞將仇敬忠等來寇可孤擊卻之遂收藍田德宗將還梁州命引兵守灞上拜神策京畿渭南商州節度招討使敬忠拒戰急擊斬之進軍與李晟收長安爲先鋒以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封馮翊郡王食實戶二百又會諸軍進討李懷光次沙苑卒於軍贈司空（舊書作司徒）可孤性謹審沈壯既有勳勞未嘗自論功御衆公嚴晟數稱之（新唐書）

張孝忠字孝忠本奚種世爲乙失活酋長父謐納款授鴻臚卿孝忠始名阿勞以勇聞燕趙間魁偉長六尺性寬裕事親孝天寶末以善射供奉仗內安祿山奏爲偏將破九姓突厥以功擢漳源府折衝安史再陷河洛常爲賊前鋒朝義敗乃自歸授左領軍將軍以兵屬李寶臣累加左金吾衛將軍賜今名寶臣委統制易州諸屯　威惠流聞田承嗣寇冀州寶臣付兵四千使出上谷屯貝邱承嗣見其軍整嚴歎曰阿勞在冀未可圖也即焚營去寶臣奏爲易州刺史分精騎七千當幽州擢太子賓客封符陽郡王寶臣晚節稍忌刻召欲殺之（案本傳云晚節忌刻殺大將李獻誠等按藩鎮傳敘李寶臣殺骨鯁將辛忠義盧俶許崇俊張南容張彭老等二十餘人不及獻誠其下敘惟岳事又載牙將衛常寧與獻誠謀則獻誠實未死也傳恐誤今刪）孝忠不往會病死子惟岳擅立詔朱滔以幽州兵討之滔忌孝忠善戰慮師出爲己患使判官蔡雄說以順逆孝忠即遣將程華報滔連和遣錄事參軍事董稹入朝德宗嘉之擢檢校工部尚書成德軍節度使令與滔并力敗惟岳於束鹿滔欲乘勝襲恒州孝忠乃引軍西北壁義豐滔疑之孝忠將佐諫曰尚書推赤心於朱司徒可謂至矣今逆賊已潰元功不終後且悔之孝忠曰本求破賊賊已破矣而恒州多宿將迫之則死鬬窮之則改圖且滔言大而識淺可以慮始難與守成故吾堅壁於此以待賊之滅耳滔亦止屯束鹿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以獻已而定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時三分成德地詔定州置軍名義武以孝忠爲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使後滔與武俊叛復遣蔡雄說之答曰吾棄己效忠不復助惡矣乃浚溝壘修器械厲士乘城固守滔悉兵攻之帝詔李晟竇文場率師援之滔解去孝忠因與晟結婚天子出奉天孝忠遣將赴難佐晟收京師興元初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二年河北蝗民饑死如積孝忠與其下同粗淡日膳裁豆䭀而已人服其儉推爲賢將明年檢校司空詔其子茂宗尚義章公主卒年六十二追封上谷郡王贈太師謚曰貞武子茂昭茂宗茂和茂昭本名昇雲德宗時賜今名字豐明少

沉毅頗通書傳孝忠時累擢檢校工部尚書孝忠卒帝拜邑王諒爲義武軍節度大使以茂昭爲留後封延德郡王後二年爲節度使久之入朝爲帝從容言河朔事帝竦然曰恨見卿晚召宴麟德殿賜良馬甲第器幣優其詔其子克禮尚晉康郡主帝方倚之經略北方會崩故茂昭每入臨輒哀不自勝順宗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遣之鎮賜女樂二人及安仁里第辭不受憲宗元和二年請朝五奏乃聽願留不許加兼太子太保既還王承宗叛詔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合軍爲恒州北道招討茂昭治廩廐列亭侯平易道路以待西平軍承宗以騎二萬踰木刀溝薄王師茂昭躬擐甲爲前鋒令其子克讓從子克儉與諸軍分左右翼橈賊大敗之會有詔班師加檢校太尉兼太子太傅乃請舉宗還朝表數上帝乃許北鎮遣客間說皆不納詔左庶子任迪簡爲行軍司馬驛往代茂昭奉兩州符節管鑰圖籍歸之先敕妻子上道戒曰吾使而曹出易庶後世不爲汙俗所染未半道迎拜兼中書令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至京師雙日開延英對五刻罷又表還墳墓於京兆許之明年疽發於首卒年五十册贈太師謚曰獻武帝思其忠擢諸子皆要職歲給絹二千匹少子克勤開成中歷左武衛大將軍（新唐書）

畿輔通志卷二百一

列傳九　唐二

唐

永平府

侯希逸　李惠登　李光弼（父楷洛子彙弟

（光進）　王思禮　楊惠元（子晟旻　書）

田緒　田宏正（父廷玠兄融子布牟）

周寶（曾祖待遇祖光濟父懷義）

河間府

劉君良　高馮　封行高

高履行　李安仁（弟安靜）　尹元貞

劉長卿　邢君牙　任華

袁恕己（孫高）　王晙（父行果）　彭景直

李懷讓　高適　高瑀

鄭玉　張署（祖利貞父郇）　高重

封敖　張裼（父君卿）　張濬（子格　播）

苗神客　朱寶　張佑

尹元凱

天津府

賈耽　許法慎　高元裕（兄少逸）

高沐（父馮）　任敬臣　任迪簡

李庭玉（弟庭金）　徐文亮　鄭士才（孫楚信劉賢　遇）

鳳舉　程元

唐

永平府

侯希逸營州人（舊唐書作平盧人）長七尺豐下銳上天寶末爲州裨將守保定城安祿山反使中人韓朝敭傳命希逸斬以徇祿山又以親將徐歸道爲節度使希逸率兵與安東都護王元志斬之遣使上聞詔拜元志平盧節度使元志卒副將李正已殺其子共推希逸有詔就拜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與賊确數有功然孤軍無援又爲奚侵掠乃拔其軍二萬浮海入青州據之平盧遂陷肅宗因以希逸爲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盧冠使寶應初與諸軍討平史朝義加檢校工部尚書賜實戶圖形凌烟閣希逸始得青治軍務農有狀後稍怠肆好畋獵佞佛興廣祠廬人苦之夜與巫家野次李正已因衆怨閉閣不内遂奔滑州召還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大歷末進封淮陽郡王建中二年遷司空未及拜卒年六十二遺敕其子上還前後實封贈太保（新唐書）

李惠登營州柳城人爲平盧軍裨將安祿山亂從董秦泛海略定滄棣等州輕兵遠鬬賊不支戰輒北史思明反惠登陷賊以計挺身走山南依來瑱表試金吾衞將軍李希烈反屬以兵二千使屯隋州惠登挈州以歸即拜刺史州數被亂野如薙人無廬業惠登朴素無學術而興利去害率心所安多與古合居二十年田畝闢戶口日增人歌舞之節度使于頔狀其積詔加御史大夫升隋爲上州俄檢校國子祭酒卒贈洪州都督（新唐書）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入朝累官左羽林大將軍封薊郡公（舊書作薊國公）吐蕃寇河源楷洛率精兵擊走之師還卒于道贈營州都督謚曰忠烈（新唐書）光弼幼持節行善騎射能讀班氏漢書少從戎（舊唐書）嚴毅沈果有大略起家左衞親府左郎將累遷左淸道率兼安北都護補河西王忠嗣府兵馬使充赤水軍使忠嗣遇之厚雖宿將莫能比嘗曰它日得我兵者光弼也俄襲父封以破吐蕃吐谷渾功進雲麾將軍（案舊書天寶十一載拜單于副使都護）朔方節度使安思順表爲副知留後事愛其材欲以子妻之光弼引疾去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異其操表還長安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雲中太守尋加魏郡太守河北採訪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眞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自顏杲卿死郡爲戰區露骼蔽野光弼酹而哭之出爲賊幽閉者厚恤其家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陽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答曰今軍行疲勞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猋銳弗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圖矣光弼曰善據城待明日思明兵二萬傅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滹沱而軍思明雖數困然恃近救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諜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以奇兵斷饋道馬食薦藉光弼命將取芻行唐賊鈔擊之兵負戶戰賊不能奪會郭子儀收雲中詔悉衆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大敗挺身走趙郡立節中流矢死（案通鑑中郎將渾瑊射李立節殺之）希德走鉅鹿收藁城等十縣遂攻趙詔加光弼范陽大都督府長史范陽節度使思明繇鼓城入博陵

殺官吏景城河間信都清河平原博平六郡之民結營自守以附光弼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士多鹵掠光弼坐譙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大悅進圍博陵未下與子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之搖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前此節度使王承業政弛謬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即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廷玠將兵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徹民屋爲擂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思明爲飛樓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穴地頹之思明宴城下使倡優侮詈光弼遣人隧地禽取之思明大駭徙牙帳遠去軍中皆視地而行又潛溝營地將沈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于塹城上鼓操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畏敗乃去留希德攻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初賊至光弼設公幄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顧圍解閱三夕乃歸私寢收淸夷橫野等軍賊別將攻好時破大橫關光弼追敗之加檢校司徒尋遷司空封鄭國公食實戶八百乾元元年入朝詔朝官四品以上郊謁進兼侍中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鄴西敗之光弼與諸將議思明勒兵魏州欲以怠我不如起軍逼之懲嘉山之敗不敢輕出則慶緒可禽觀軍容使魚朝恩固謂不可旣而思明來援光弼拒賊戰尤力殺略相當會諸將驚潰各引歸所在剽掠獨光弼整衆還太原帝貸諸將罪以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諸道節度行營事又代子儀爲朔方節度使未幾爲天下兵馬副元帥光弼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入其軍且請賊方闚洛當扼虎牢帥師東出河上檄召兵馬使張用濟用濟憚光弼嚴教諸將逗留其兵用濟單騎入謁光弼斬之以辛京杲代（案通鑑云張用濟屯河陽光弼檄召之用濟曰朔方非叛軍也乘夜而入何見疑之甚耶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銜枚以待僕固懷恩康元寶止之所載較新舊書本傳爲詳）復追都將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督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詘之以計然洛無見糧危偪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猿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能答判官韋損曰東都乃帝宅公盍守之光弼曰汜水崿嶺盡爲賊蹊子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閑無留人督軍取戰守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背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夜甲士持炬徐行部曲堅重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糧十日（新唐書光弼

按閑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空無所得憚光弼持其後（續通志）未敢犯宮闕頓白馬祠治塹溝築月城以守賊攻光弼與戰中潬西破逆黨斬千級溺死者甚衆生執五百人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即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怒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却光弼自府治中潬樹壁揭塹摯捨南城攻中潬光弼遣荔非元禮戰羊馬城賊大潰摯收兵復振與安太清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譟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還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舊書作與之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既而馮堞望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却也乃命易佗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却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匹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車資器械以億計禽周摯徐璜玉李秦授（案通鑑云周摯以數騎遁去又考異云李秦授上元元年四月乃見禽周摯上元二年三月爲史朝義所殺據此則新書本傳稱見禽者皆誤）惟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大懼棄壘以拒官軍始光弼將戰內刀於鞾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

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太清襲懷州守之上元元年加太尉中書令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光弼再逐北思明屯兵河清聲度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渡既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通鑑作高廷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爲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禽太清楊希仲（舊書作楊希文）送之京師獻俘太廟進食實戶一千五百思明使諜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謳鎣思歸朝恩信然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固言賊方銳未可輕動僕固懷恩媢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播除討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師次北邙光弼使傳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乎原敗斯殲矣懷恩不從賊擣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僞遁懷恩軍爭剽獲伏兵發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度河保聞喜抱玉以兵寡棄河陽光弼請罪帝以懷恩違令覆軍優詔召光弼入朝懇讓太尉更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舊書）

（作逆加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河中尹晉絳等州節度使未幾復拜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知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荊南五道節度行營事（案實錄舊紀皆云光弼都統河南淮南山南東江東五道唐歷會要爲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荊南五道劉展亂紀又有江西浙東浙西凡八道新傳蓋從唐歷）鎮泗川帝爲賦詩以餞朝義乘卬山之捷進略申光等十三州光弼輿疾就道監軍使以兵少請保揚州光弼曰朝廷以安危寄我賊安知吾衆寡若出不意當自潰遂疾驅入徐州時朝義圍李岑於宋州使田神功擊走之初神功平劉展逗留淮南尙衡殷仲卿相攻聊鄆間來瑱擅襄陽及光弼至屯朝義走神功還河南瑱衡仲卿遲入朝其爲諸將憚服類此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光弼收許州斬賊千級俘偽將二十二人朝義分兵攻宋州光弼破走之浙東賊袁晁反台州建元寶勝以建丑爲正月殘剽州縣光弼遣麾下破其衆於衢州廣德元年遂禽晁浙東平詔增實封戶二千與一子三品階賜鐵券名藏太廟圖形凌煙閣相州北卬之敗朝恩羞其策繆故深忌光弼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瑱爲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陜猶依以爲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祭其去就光弼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收稅賦爲解帝令郭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京二年光弼疾篤奉表上前後所賜實封詔不許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尙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卒年五十七帝遣使弔卹其母贈太保諡曰武穆詔百官送葬延平門外（新唐書）光弼居父喪三年不入妻室事繼母至孝（稽通志）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子彙有志操從貢舉爲裨將爲兼御史大夫元和初分徐州苻離爲宿州光弼有遺愛擢彙爲刺史後遷涇原節度使罷軍中雜徭出奉錢賞將士質責子還其家卒贈工部尙書光弼弟光進字太應初爲房琯裨將將北軍戰陳濤斜兵敗奔行在肅宗宥之代宗即位拜檢校太子太保封涼國公吐蕃入寇至便橋郭子儀爲副元帥光進及郭英乂佐之自至德後與李輔國並掌禁兵委以心膂光弼被譖出爲渭北邠甯節度使永泰初封武威郡王累遷太子太保卒母李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二子節制皆一品死葬長安南原將相奠祭凡四十四幄時以爲榮（新唐書）

王思禮高麗人入居營州父爲朔方將軍思禮習戰鬭從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同爲押衙及翰爲隴右節度使思禮與中郎將周佖事翰以功授右衛將軍關西兵馬使從討九曲後期當斬臨刑翰釋之思禮徐曰死固分也何復貸爲諸將壯之俄加金城郡太守安祿山反翰爲元帥奏思禮兼太常卿充元帥府馬軍都將委以軍事密勸翰表誅楊國忠翰不應復請以三十騎劫至潼關殺之翰曰此乃吾反何與安祿山事潼關失守思禮走行在肅宗責不堅守引至纛下將斬之宰相房琯諫以爲可收後效遂赦之尋副房琯戰便橋不利更爲關內行營節度河西隴右伊西行營兵馬使守武

功賊安守忠來戰思禮退保扶風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封霍國公食實戶五百尋兼潞沁等州節度乾元元年總關中潞州行營兵三萬騎八千與子儀圍賊相州軍潰惟思禮與李光弼完軍還尋破史思明別將萬餘衆於置千領光弼徙河陽代爲河東節度副大使上元元年加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二年卒贈太尉謚曰武烈（案唐會要思禮謚凡兩見一云武一云武烈）思禮善守計短攻戰然持法嚴整士不敢犯在太原器甲完精儲粟至百萬斛云（新唐書）（謹案思禮在太原儲膏盈衍請輸半以實京師事見新唐書鄧景山傳）

楊惠元平州人以趫勇奮事平盧軍從田神功李忠臣浮海入青州詔以兵隸神策爲京西兵馬使鎮奉天德宗初立爾絕諸節度跋扈者於是李正己屯曹州田悅增兵河上河南大擾詔移兵萬二千戍關東帝御望春樓誓師因勞遣諸將酒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問故惠元曰初發奉天臣之帥張巨濟與衆約是役也不立功毋飲酒臣不敢食其言既行有餽於道唯惠元軍缾罍不發帝稱嘆璽書慰勞俄以兵三千會諸將擊田悅戰御河奪三橋惠元功多以兵屬李懷光及朱泚反自河朔赴難解奉天圍加檢校工部尚書攝貝州刺史詔惠元與李晟李建徽及懷光聯營便橋懷光執惠元走奉天懷光令其將冉宗馳騎追及於好畤惠元被髮呼天血流出皆袒裼戰而死二子晟昇匿井中皆及害（案舊書云惠元父子三人並投人家井中冉宗出而害之與此稍異）興元元年贈尚書右僕射晟贈殿中監昇贈那州刺史少子旻字公素惠元之死被八創墮別井或救得免歷邢州刺史盧從史既縛潞軍潰有譟卒五千從史嘗以子視者奔於旻旻閉城不內衆皆哭曰奴失帥令公有完城又度支錢百萬在府少賜之爲表天子求旌節旻開諭禍福遣之衆感悟遂還軍憲宗嘉之遷易州刺史王師討吳元濟以唐州刺史提兵深入二百里薄申州拔外郭殘其垣以功加御史中丞容州西原蠻反授本州經略招討使擊定之進御史大夫合邕容兩管爲一道卒贈左散騎常侍（新唐書）

田縉字雲長平州人魏博節度使承嗣之子貞元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將軍封扶風郡公元和中拜夏綏銀節度使始開元時置宥州扼寇路久而廢縉復城之王師伐蔡縉上橐駝牛馬助軍吐蕃寇豐州縉設伏邀其歸俘斬過當入爲左衛大將軍李聽代之聽劾縉盜沒軍糧四萬斛彊取羌人羊馬故吐蕃得乘隙貶衡王傅俄而吐蕃又攻鹽州貶房州司馬長慶初終左領軍衛將軍弟華太常少卿尚永樂新都二公主（新唐書）

田宏正字安道平州人（新唐書）魏博節度使承嗣之季父祖延暉（舊唐書）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韓昌黎集）父廷玠尚儒學不樂軍旅與承嗣爲從昆弟仕爲平舒縣丞遷樂壽清池東城河間四縣令以治稱（新唐書）大歷中累官至太府卿滄州別駕遷滄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橫海軍使（舊唐書）李寶臣朱滔與承嗣不協合兵圍滄州廷玠固守連年食雖盡無叛者朝廷嘉其節（新唐書）遷洛州刺史（舊唐書）改相州承嗣盜磁相廷玠無所回染及悅代立忌廷玠之正召爲節度副使廷玠至讓悅曰而承伯父緒業宜守朝廷法度以保富貴何苦與恒鄆同爲叛臣自兵興來叛天子能完宗族者誰邪而志不悛盡殺我無

令我見田氏血汚人刀也遂稱疾不出悅遇講之杜門不納憤而卒宏正幼通兵法善騎射承嗣愛之以爲必興吾宗名之曰興季安時爲衙內兵馬使同節度副使封沂國公季安侈汰銳殺罰宏正從容規切軍中賴之翕然歸重季安內忌出爲臨淸鎮將欲因罪殺之宏正陽痺痼臥家不出乃免季安死子懷諫襲節度召還舊職懷諫委政家奴蔣士則措置不平衆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牙兵即詣其家迎之宏正拒不納衆譁於門宏正出衆拜之爲還府宏正頓於地度不免卽命於軍曰爾屬不以吾不肖使主軍令與公等約能聽命否皆曰惟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請吏於朝苟天子未命敢有請吾旄節者死殺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諾遂到府殺士則及支黨十餘人於是圖魏博相衞貝澶之地籍其人以獻不敢署僚屬而待王官先是諸將出屯質妻子不得相往來宏正悉除其禁聽民通饋謝慶弔服玩侈者即日撤毀之承嗣時正寢華顯宏正避不敢居更就採訪使堂皇聽事（案本書狄仁傑子景暉官魏州司功參軍貪暴民苦之因共毀其父生祠宏正領魏博始奏葺之）幽恒鄆蔡大懼遣客銷說夠桀宏正皆拒遣之憲宗美其誠（新唐書）詔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沂國公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支度營田等使賜今名（舊唐書）又遣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宣慰賚其軍錢百五十萬稽民給復一年赦見囚存問高年惸獨癈疾不能自存者度明辨具陳朝廷厚意宏正復請度徧行其部宣示天子恩詔因令節度僉謀布衣崔惟奉表謝（新唐書）曰臣聞君臣父子是謂大倫爰立紀綱以正上下其或子

不爲子臣不爲臣覆載莫可得容幽明所宜共殛臣家本邊塞累代唐人從乃祖乃父以來沐文子文孫之化臣幸因宗族早列偏裨驅馳戎馬之鄉不覩朝廷之禮惟忠與孝天與臣心常思奮不顧生以身殉國無由上達私自感傷豈意命偶昌時事殊難故白刃之下謬見推崇天慈遽臨免書罪累朝章薦及仍委旂旄錫封壤於全藩列班榮於入座君父之恩已極絲毫之效未伸但以靦冒知羞低徊自愧是知功業所著必俟危亂之時徼幸之來却在淸平之日循涯揣分以寵爲憂伏自天寶已還幽陵肇亂山東奥壤悉化戎墟外撫車馬內懷梟獍官封代襲刑賞自專國家含垢匿瑕垂六十載臣每思此事當食忘餐若稍假天年得奉宸算兼弱攻昧批亢擣虛竭鷹犬之資展獲禽之用導揚和氣洗滌偽風然後退歸田園以避賢路臣懷此志陛下察之優詔褒美（舊唐書）錫與踵塗天子討蔡宏正遣子布以兵三千進戰數有功李師道疑其襲己不敢顯助蔡故元濟失援王師得致誅王承宗叛詔宏正以全師壓境破其衆南宮承宗懼歸罪於宏正宏正表諸朝遂獻德棣二州以謝納二子爲質俄而李師道拒命詔宏正與宣武等五節度使兵進討宏正自楊劉度河距鄆四十里堅壁師道大將劉悟率精兵屯河東戰陽穀再遇再北斬萬餘級賊勢蹙悟乃反兵斬師道首詣宏正降取十有二州以獻初悟旣平賊大張飲軍中凡三日設角觝戲引魏博使至廷以爲歡悟盱衡攘臂助其快坐中皆憚悟勇客有白宏正者宏正曰鄆士疲於戰瘡者未起悟當恤亡弔乏慰士大夫心奈何取快目前邪吾奉詔按軍伺悟去就今

知其無能爲也既而詔悟爲義成軍節度使猶狃上道時稱知悟之明以功加宏正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歲來朝對麟德殿眷勞殊等引見僚佐將校二百餘人皆在班賜進兼侍中實封戸三百擢其兄融爲太子賓客東都留司宏正數上表固請留闕下帝勞曰昨韓宏以疾辭不就軍朕旣從之矣今卿復爾我不應違但魏人樂卿之政四鄰畏卿之威爲朕長城又安用辭宏正遂還常欲變山東承襲舊風故悉遣子姪仕朝廷帝皆擢任之朱紫滿門榮冠當時穆宗立王承元以成德軍請帥帝詔宏正兼中書令爲節度使宏正以新與鎭人戰有父兄怨取魏兵二千自衞入其軍時天子賜錢一百萬緡不時至軍有怨言宏正親加撫諭乃安仍請留魏兵爲紀綱以持衆心度支崔倰吝其稟沮卻之長慶元年七月歸衞於魏是月軍亂并家屬將吏三百餘人皆遇害年五十八帝聞震悼册贈太尉謚曰忠愍宏正幼孤事融甚謹軍中嘗分曹習射宏正注矢聯中融退扶怒之故嘗季安猜暴時能自全及爲軍中推迫融不悅曰爾竟不自悔取禍之道也朝廷知其友愛詔拜相州刺史賜金紫不欲其相遠也（案舊書云宏正孝友慈惠骨肉之恩甚厚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爲崇飾日費約二萬魏鎭州之財皆輦屬於道河北將卒心不平之故不能盡變其俗竟以此致亂）宏正性忠孝好功名起樓聚書萬餘卷通春秋左氏與賓屬講論終日客爲著沂公史例行於世子布羣平布字敦禮幼機悟宏正戍臨淸布知季安且危密白父請以衆歸朝宏正奇之及得魏使布總親兵王師誅蔡以軍隸嚴綬屯唐州帝以布大臣子或有罪且撓法宏正請以董晛代而士卒愛布願留乃止凡十八戰破凌雲柵下郾城以功授御史中丞裴度輕出觀兵沱口賊將董重質以奇兵掩擊布伏騎數百突出薄之諸將繼至賊驚引還蔡平入爲左金吾衞將軍諫官嘗論事帝前同列將應卻之布止曰使天子容直臣毋輕進宏正徙成德以布爲河陽節度使父子同日受命時韓宏與子公武亦皆領節度而天下以忠義多田氏布所至必省冗將散卒寬賦斂衞人皆安之長慶初徙涇原宏正遇害魏博節度使李愬病不能軍公卿議以魏彊而鎭弱且魏人素德宏正以布之賢而世其官可以成功穆宗遽召布解縗拜檢校工部尙書魏博節度使乘傳以行布號泣固辭不聽乃出伎樂與妻子賓客決曰吾不還矣未至魏跣行被髮號哭而入居堊室屏節旄凡將士老者兄之祿俸月百萬一不入私門又發家錢十餘萬緡頒士卒以牙將史憲誠出麾下可任乃委以精銳時中人屢趣戰而度支饋餉不繼布輒以六州租賦給軍引兵三萬進屯南宮破賊二壘於是朱克融據幽州與王庭湊屠鎭河朔三鎭舊連衡桀驁自私而憲誠蓄異志陰欲乘釁又魏軍驕悍格戰會大雪師寒糧乏軍中謗曰它日用兵團粒米盡仰朝廷今六州刮肉與鎭冀角死生雖尙書瘠己肥國魏人何罪憲誠得間因以搖亂會有詔分布軍合光顏救深州兵怒不肯東衆遂潰皆歸憲誠惟中軍不動布以中軍還魏明日會諸將議事衆譁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布度衆且亂歎曰功無成矣即爲書謝曰臣觀衆意終且負國臣無功不敢忘死願速救光顏元王毋使忠臣義士塗炭於河朔哭授其從事李石訖乃入至几筵前引刀刺心曰

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年三十八（新唐書）帝聞之駭歎廢朝三日詔曰朕以寡昧臨御萬邦威刑不能禁干紀之徒道化不能馴多僻之路致使上公罹禍田氏銜冤爰整旅以徂征每終日而浩歎自茲弔伐曠歷寒暄雖良將銳師率皆協力而俟時觀釁未即齊驅嗟我誠臣結其哀憤引遷延之咎以自刻責奮決列之志以謝君親白刃寘於肝心鴻毛輪其生死忠臣孝子一舉兩全晉稱卞氏之門漢表尸鄉之節比方於布今古爲鄰況其臨命須臾處之不撓載形章表益深哀惻閤使發緘悼心疾首從先臣於厚載爾則無愧視遺像於麟閣予何所堪端拱崇名職垂褒典據斯以報聊攄永懷（舊唐書）贈尚書右僕射謚曰孝（新唐書）子在宥大中年爲安南都護頗立邊功（舊唐書）鐵宣宗時歷銀州刺史坐以私鎧易邊馬論死宰相崔鉉奏布死節於國可貸鐵以勸忠烈故貶爲州司馬（新唐書）鞏太和八年爲少府少監充入吐蕃使（舊唐書）會昌中歷蔡州刺史坐贓且抵死兄肇開之不食卒武宗詔減死一等（新唐書）歷棣州刺史安南都護（舊唐書）卒寬厚明吏治爲神策大將軍開成初鹽州刺史王宰失羌人之和詔卒代之累遷鄜坊節度使再徙天平三爲武寧一爲靈武官至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諸子皆有方面功以忠義爲當世所高（新唐書）

周寶字上珪平州盧龍人曾祖待選爲魯城令安祿山反率縣人拒戰死之祖光濟事平盧節度侯希逸爲牙將每戰得攻魯城者必手醢之歷左贊善大夫從李洧以徐州歸天子父懷義通書記擢累檢校工部尚書天德西城防禦使以從城事不爲宰相李吉甫所助以憂死寶蔭爲千牛備身爲懷義參軍部將會昌時選方鎮才校入宿衛隸右神策軍歷良原鎮使以善擊毬補軍將官不進自請以毬見武宗稱其能擢金吾將軍以毬喪一目進檢校工部尚書涇原節度使務耕聚糧黃巢據宣歙徙寶鎮海軍節度兼南面招討使僖宗入蜀加檢校司空時羣盜盤結柳超據常熟王敖據崑山王騰據華亭宋可復據無錫寶練卒自守發杭州兵戍縣鎮分八都石鏡都董昌主之清平都陳晟主之於潛都吳文舉主之鹽官都徐及主之新登都杜稜主之唐山都饒京主之富春都文禹主之龍泉都凌文舉主之中和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天下租庸副使封汝南郡王寶以京師陷將赴難益募兵號後樓都以子璵統之孱不能馭軍部伍橫肆寶亦稍惑聲色不卹事以壻楊茂實爲蘇州刺史重斂人不聊田令孜以趙載代之茂實不受命寶表留不聽乃殘郛署汙垣牖去詔以王蘊代載載留潤州初鎮海將張郁以擊毬事寶光啟初賊剽崑山寶遣郁領兵三百戍海上郁醉而叛王蘊謂州兵還休不設備郁遂大掠蘊嬰城守寶遣將拓拔從討定之郁保常熟因攻常州刺史劉革迎降衆稍集寶遣將丁從實攻之郁走海陵從實遂據常州及董昌從義勝軍節度使寶承制擢杭州都將錢鏐領州事是時右散騎常侍沈詰使至江南貢田令孜勢震暴州縣嗣襄王下令搜令孜黨寶收詰及趙載殺之高駢領鹽鐵辟寶子侍爲支使寶亦表駢從子在幕府駢爲都統寶不禮寶寶銜之帝在蜀淮南絕貢賦設言道浙西爲寶剽阻帝知其誣不直駢自是顯陵駢

出屯東塘約西定京師寶喜將赴之或曰高氏欲圖公地實未信騎遣人請會金山謀執寶寶答曰平時且不問境上會況上䝉塵宗廟焚辱甯高會時耶我非李康不能爲作功勳欺朝廷也騎遣人切讓寶亦詬絶之會部將劉浩刁顛與度支催勘使太子左庶子薛朗叛寶方寢外兵格鬭火照城中寶驚出諭曰爲吾用則吾兵否則寇也六州皆我領何往不適乃自素陽門出奔士大掠官屬崔綰陸鍔田佾皆死浩奉朗領府事寶至奔牛埭騎傾以𨷺嵩諷其且亡也寶抵于地曰公有呂用之難方作無諂我卽弃常州依丁從實召役棲都無一士至者錢鏐遣杜稜成及攻薛朗稜子建徽攻從實舉言迎寶遂圍常州從實奔海陵鏐且爨羶迎寶舍樟亭未幾殺之年七十四贈太保（新唐書）

河間府

劉君良瀛州樂壽人（家本傳言瀛州饒陽人唐地理志饒陽屬深不屬瀛而樂壽則實屬深之饒陽蓋時饒陽屬郡也史言瀛州饒陽者殊誤又按溫公家範稱君良樂壽人義成堡在今獻縣東當以溫公所書爲正茲據改）四世同居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末荒饉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鳥雛令鬬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卽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天下亂鄉人共依之衆築爲堡因號義成堡武德中深州別駕楊宏業至其居見六院一庖子弟皆有禮節歎賞而去貞觀六年表其閭（新唐書）

高馮字季輔以字行德州蓨人（新唐書）祖表魏安德太守父衡隋萬年令（舊唐書）季輔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爲汲令縣人反城應賊殺元道季輔率其黨與縣人戰禽之斬首以祭賊衆畏服更歸附之至數千人俄與武陟李厚德將其衆降授陟縣總管府戶曹參軍貞觀初拜監察御史彈治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五事以爲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何哉蓋謀猷之臣臺閣之吏不崇簡易而昧經遠故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如尙書八座人非所責成者也宜擇温厚修絜者任之敎朴素革浮僞使家識慈孝人知廉恥過行者被嗤於鄕不死者蒙擯於親自然禮節興矣陛下身帥節儉而營繕未息丁匠不能給驅使又和僱以重勞費願惜其財力毋使殫弊畿內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庶儲蓄少而科役多宜蒙優貸令得休息至江南河北人頗舒閑宜爲差等均量勞逸公侯親戚之家邑入俸稍足以奉養而貸息出舉爭求什一下民化之競爲錐刀宜加懲革今外官卑品皆未得祿故饑寒之切夷惠不能全其行爲政之道期於易從不恤其匱而須其廉正恐巡察歲出輶軒繼軌而侵漁不息也宜及戶口之繁倉庾且實稍加稟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然後督責其效則官人畢力矣密王元曉等俱陛下懿親當正其禮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答拜爵位旣同當明昭穆願垂訓正以爲彝法書奏太宗稱善進授太子右庶子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至帝賜鍾乳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俄爲吏部侍郎善銓叙人物帝賜金背鏡一況其清鑒久之遷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尙書監修國史進爵蓨縣公永徽初加光祿大夫侍中兼太子少保感疾歸第有詔以其兄虢州刺史季通爲宗正少卿視疾遣中使日

侯增損卒年五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都督謚曰憲官給轜車歸葬於鄉子正業仕至中書舍人坐善上官儀貶嶺表（新唐書）

封行高觀州蓨人以文學知名貞觀中官至禮部郎中（舊唐書封倫傳）

高履行（案宰相世系表名文敏蓋以字行）渤海蓨人父儉履行居母喪毀甚太宗諭使強食尚東陽公主襲申國公永徽初拜戶部尚書後出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政有名坐長孫無忌左授洪州都督改永州刺史（新唐書）倫孫璵咸亨元年進士第（全唐詩小傳）

李安仁觀州蓨人祖綱安仁永徽中爲太子左庶子太子忠廢還邸寮屬奔散獨安仁泣拜而去終恒州刺史弟安靜天授中爲右衛將軍武氏革命羣臣皆勸進安靜獨無所請及收繫獄來俊臣問狀安靜曰正以我唐舊臣殺之可也若詰其狀吾誰欺俊臣誣殺之會昌中錄忠臣後子孫已絕者乃贈安靜太子少師自綱五世同居安仁安靜復以義烈聞世稱李氏不衰（唐書）

尹元貞瀛州河間人在幽州聞敬業攻陷潤州率兵赴援及戰敗被禽敬業以白刃脅令附己不屈死敬業平贈潤州刺史謚曰壯（舊唐書）

劉長卿字文房河間人開元二十一年進士至德中爲監察御史以檢校祠部員外郎爲轉運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轉運留後鄂岳觀察使吳仲儒誣奏貶潘州南巴尉會有爲之辯者除睦州司馬終隨州刺史（全唐詩小傳）長卿才冠世頗凌浮俗性剛多忤權門故兩遭遷斥人悉冤之詩調雅暢甚能鍊飾其自賦傷而不怨足以發揮風雅權德輿稱爲五言長城（唐才子傳）皇甫湜亦云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宋玉爲老兵其見重如此詩集十卷（全唐詩小傳）

邢君牙瀛州樂壽人少從幽薊平盧軍以戰功歷果毅折衝郎將安祿山反從侯希逸涉海入青州兗鄆節度使田神功使君牙將兵屯好畤防盛秋吐蕃犯京師代宗出陝以扈從功累封河間郡公建中初李晟從馬燧討田悅以君牙爲都將在武安襄國間凡五戰斬馘功最德宗出奉天晟率君牙倍道赴難徙屯渭橋軍中便宜惟君牙得預晟在鳳翔數行邊常以君牙守晟入朝代爲鳳翔觀察使俄領節度檢校尚書右僕射吐蕃歲犯邊君牙勸耕講戰以爲備戎不得侵又城隴州平戎川號永信城卒官贈司空初布衣張汾者無紹而干君牙軒然坐客上會吏擿簿書以盜沒宴錢五萬君牙怒其欺汾不謝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俊今乃設吏論錢云何君牙悉遣釋吏引爲上客留月餘以五百縑爲謝其屈己好士類此（新唐書）

任華樂安人（獻縣志）與李杜同時初爲桂州刺史參佐與庾中丞書云華本野人常思漁釣尋當杖策歸於舊山非有機心致斯扣擊（全唐詩小傳）寓居景城西嚴蘭若爲僧雅撰神咒經序（獻縣志）

袁恕己滄州東光人長安中仕累司刑少卿知相王府司馬與誅二張又從相王統南衙兵備非常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郡公實封五百戶將作少匠楊務廉者以工巧進恕己恐其復啟游娛侈麗之漸

言於中宗曰務廉位九卿忠言嘉謀不聞而專事嘗構以媚上不斥之亡以昭德乃出務廉爲陵州刺史未幾恕己拜中書令特進南陽郡王罷政事後遭貶流瓌州爲周利貞所逼恕己素餌黃金至是飲野葛數升不死憤懣抔土以食爪甲盡不能絕乃擊殺之謚曰貞烈（新唐書）建中初贈太子太傅（舊唐書）

孫高字公頤（案唐詩紀事作公頊）少慷慨有節尚擢進士第代宗時累遷給事中建中中攝京畿觀察使坐累貶韶州刺史（案舊書作失旨貶韶州長史）復拜給事中德宗將起盧杞爲饒州刺史高當草詔見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當國矯誣陰賊斥忠直儆明德反易天常使宗祏失守天下疢痛朝廷不實以法才示貶黜今還授大州天下其謂何翰等不悅命舍人作詔詔出高執不下奏曰陛下用杞爲相出入三年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羣臣願食其肉漢世三光不明雨旱不時皆宰相請罪小者免大者戮杞罪萬誅陛下赦不誅止貶新州俄又內移今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願問外廷并敕中官聽於民若億兆異臣之言臣請前死諫官亦力爭帝前乃與杞上佐翌日遣使慰高曰朕爲卿言切至已如奏太子少保韋倫曰高言勁挺自是陛下一良臣宜加優禮貞元二年帝以大盜後闕輔百姓貧田多荒茀詔諸道上耕牛委京兆府勸課量地給牛不滿五十畝不給高以爲聖心所憂乃在窮乏今田不及五十畝即是窮人請兩戶共給一牛從之卒年六十中外悵惜憲宗時李吉甫言其忠謇特贈禮部尚書文宗開成三年又詔恕己曾孫德文（案舊書作舉進士）爲校書郎

王晙滄州景城人後徙洛陽父行果爲長安尉知名晙少孤好學祖有方（舊書有方岷州刺史）奇之曰是子當興吾宗長豪贍不樂閑檢擢明經第調清苑尉歷除殿中侍御史會朔方元帥魏元忠討賊不利劾奏副將韓思忠敗律當誅晙以思忠偏裨權不已制且其人勇智可惜不宜獨誅固爭得釋晙亦出爲渭南令景龍末授桂州都督州有兵者常仰餉衡永晙始築羅郛罷戍卒埭江水開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後求歸上冢州人詣闕留有詔桂往罷寇暴戶口彫瘵宜卿留以須政成在桂踰年人丐刻石頌德初劉幽求放封州廣州都督周利貞欲必殺之道出晙所晙知故留不遣利貞移書督趣幽求懼曰執且難全恐累君奈何晙曰公之坐非朋友所絕晙在終不忍公無罪就死俄崔湜等誅幽求復執政故詔幽求爲刻石辭遷鴻臚少卿充朔方軍副大總管安北大都護豐安定遠等城并受節度進太僕少卿隴右羣牧使開元二年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次大來谷其酋坌達延以兵繼而前晙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鬬死者萬計俄而薛訥至武階距大來二十里賊屯兩軍間亘二舍而近晙往迎訥夜使壯士銜枚壓突虜駭引去追至洮水敗之俘獲加積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清源縣男兼原州都督以子珽爲朝散大夫又進并州都督長史明年突厥默啜爲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既而小殺繼降降者稍稍叛去晙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與部落本無嫌隙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隙久必爲患比者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烽區閉障行李虜脫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

相應接表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啗以金繒且言南方麋鹿魚米之饒并遷置淮右河南寬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然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議者若謂降狄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俘置之沙漠之曲西域編夷散在青徐之右何獨降胡不可徙歟臣復料議者必曰故事置於河曲前日已甯今無獨異且往者頡利破亡邊鄙安定故降戶得以久安今虜未殄滅此降人又皆戚屬固不與往年同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內地獲精兵之實閉黠虜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下蕃華參處廣屯戍爲備擬費甚人勞下策也置之朔塞滋成禍萌此無策也不然留待河冰恐即有變書未報而虜已叛乃敕晙將并州兵濟河以討之晙間行卷甲捨幕趨山谷中遇雪恐失期誓於神曰晙事君不忠不討有罪天所殛者當自蒙罰士衆無罪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以濟戎事須臾和霽時叛胡分二道走晙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三千以功遷左散騎常侍朔方行軍大總管改御史大夫跌跌部及僕固都督勺磨等散保受降城左右潛引突厥內擾晙密言上盡誘而誅之拜兵部尚書復爲朔方軍大總管九年蘭池胡康待賓據長泉反陷六州詔郭知運與晙討平之封清源公官一子元宗以宮人賜知運等晙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詎有常近闈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見聽初晙奏朔方兵力有餘願罷知運獨當戍未報而知運至故不協晙所降附知運輒縱擊賊意晙賣己乃復叛晙坐貶梓州刺史改太子詹事中山郡公遷吏部尚書太原尹代張說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充朔方節度大使河北河西隴右河東之軍盡屬是冬帝親郊追會大禮晙以冰壯請留將兵待邊手勅慰勉會有人告許州刺史王喬謀反辭逮晙詔源乾曜張說雜訊無狀以黨與貶鄆州刺史遷定州復以戶部尚書爲朔方節度使卒（新唐書）年七十餘（舊唐書）贈尚書左丞相謚曰忠烈晙氣貌偉特感慕節義有古人風其操下肅一吏人畏愛始二張之誣魏元忠晙獨上疏申治宋璟曰魏公全矣子再觸逆鱗其殆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苟得辨雖死弗悔晙卒後信安王禕討奚於幽州告捷且言戰時士咸見晙與部將高昭麾兵赴敵天子嗟異戶部郎中楊伯成上疏請封晙墓表異之優其子孫帝乃遣使祭晙廟進諸子官（新唐書）

彭景直瀛州河間人中宗景龍末爲太常博士時獻昭乾三陵皆日祭景直上言在禮陵不日祭宗廟有月祭故王者設廟祧壇墠爲親疏多少之殺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皆月祭遠廟爲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有禱祭之無禱乃止譙周曰天子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廟皆朔加薦以象生時朔食號曰祭二祧廟不月祭則古無日祭者今諸陵朔望進食近古之殷事諸節進食近古之薦新鄭元曰殷事月之朔半薦新奠也於義禮朔半日猶常日朝夕也旣大祥卽四時焉此其祭皆在廟云近世始以朔望諸節祭陵寢唯四時及臘五享於廟尋經質禮無日祭於陵之文漢時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陵旁立廟園各有寢便殿故日祭諸寢月祭諸便殿貢

禹以禮飭煩數白元帝厭罷郡國廟丞相韋元成等後因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修議者亦以祭不欲數宜復古四時祭於廟劉歆引春秋外傳曰祖禰日祭曾高月祀二祧時享壇墠歲貢魏晉以降不祭墓臣謂宜罷諸陵日祭如禮便帝不從中宗崩葬定陵有司議以和思皇后祔葬后爲武后所殺不得其喪所將招魂合諸梓宮景直曰招魂古無傳不可請如橋山藏衣冠故事納后褘衣復寢宮舉衣魂祭告以太牢內之方中奉帝梓宮占覆以夷衾衆當其言制曰可後歷禮部郎中卒（唐書）

李懷讓蓨人官御史時崔湜鄭愔典吏部選附勢倖銓疑不平侁相踵知政事懷讓與李尚隱顯劾其罪湜等皆罷及湜愔復當路出懷讓魏令元宗朝湜等伏誅乃自河陽令擢兵部員外歷給事中（新唐書李尚隱傳）

高適字達夫（新唐書）一字仲武（唐才子傳）渤海蓨人（新書作滄州渤海人）父從文部州長史（舊唐書）適少落魄不治生事客梁宋閒宋州刺史張九皋奇之舉有道科中第調封邱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爲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祿山亂召翰討賊卽拜適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佐翰守潼關翰敗帝問羣臣策安出適請竭禁藏募死士抗賊不省天子西幸適走間道及帝於河池因言翰忠義有素而病奪其明乃至荒踣監軍諸將不恤軍務以倡優蒱簺相娛樂渾隴武士飯糲米日不厭而責死戰其敗固宜又魯炅何履光趙國珍屯南陽而一二中人監軍更用事是能取勝哉臣數爲楊國忠言之不肯聽故陛下有今日行帝頒之俄遷侍御史擢諫議大夫

負氣敢言權近側目帝以諸王分鎮適盛言不可俄而永王叛肅宗雅聞之召與計事因判言王且敗不足憂帝奇之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與江東韋陟淮西來瑱率師會安陸方濟師而王敗李輔國惡其才數短毀之下除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亂出爲蜀彭二州刺史始上皇東還分劍南爲兩節度百姓弊於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曰劍南雖名東西川其實一道自邛關黎雅界於南蠻由茂而西經羌中平戎等城界於吐蕃瀕邊諸城皆仰給劍南異時以全蜀之饒而山南佐之猶不能舉今裂梓遂等八州專爲一節度歲月之計西州不得參也嘉陵比因夷獠曰雖小定而瘡痏未平耕紡亡業衣食貿易皆資成都是不可得役亦明矣可稅賦者獨成都彭蜀漢四州而已以四州耗殘當十州之役其弊可見而言利者枘鑿萬端窮朝抵夕千案百牘皆取之民官吏懼譴責及鄰保威以罰扶而逋逃益滋又關中比饑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係地入有訖而科斂無涯爲蜀計者不亦難哉又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顚蹊隧險絕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爲戎狄言不足利戎狄爲國家言不足廣土宇奈何以彈丸地而困全蜀太平之人哉若謂已戍之城不可廢已屯之兵不可收願罷東川以一劍南并力從事不爾非陛下洗數關東淸逆亂之急也萬一蜀人又擾豈不貽朝廷憂帝不納梓屯將段子璋反適從崔光遠討斬之而光遠兵不戢遂大略天子怒罷光遠以適代爲西川節度使廣德元年吐蕃取隴右適率兵出南鄭欲牽制其力既無功遂亡松維二州及雲山城（案續通志云通鑑載廣德元年吐蕃陷松維保）

（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按地理志此三州皆廣德元年沒吐蕃而保州本名奉州至乾元元年董嘉俊以郡來歸始更今名則此時未得稱保州也保州領縣四而雲山歸順皆天寶八載析定廉縣置所云雲山新築二城疑即此二縣也新書乃止有二州一縣自不若通鑑之詳核惟奉州之稱保州係用史家追書之例耳）召還爲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永泰元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忠適尚節義語王霸袞袞不厭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言浮其術不爲搢紳所推然政寬簡所涖人便之年五十始爲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新唐書）嘗過汴州與李白杜甫會酒酣登吹臺慷慨悲歌臨風懷古人莫測也有詩文集二十卷中興間氣集二卷（唐才子傳）其貽書賀蘭進明使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令釋憾同援梁宋末渡淮移檄將校絕永王俾各自白君子以爲義而知變（新唐書）

高瑀冀州蓚人少沈邃喜言兵釋褐右金吾胄曹參軍累遷陳蔡二州刺史入爲太僕卿忠武節度使王沛死乃加瑀檢校左散騎常侍領忠武節度使州比水旱無年瑀相地宜築陂廣百八十里時其鍾洩民賴不饑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六年徙節武甯軍以刑部尚書召辭疾拜太子少傅不閱月復詔節度忠武卒於鎮贈司空瑀寬和居官無赫赫譽所至稱治士人懷之（新唐書）

鄭玉莫州人曾祖亮莫州司馬祖備涇州四門府折衝父泰官遊擊將軍左武衛大將軍試太常卿玉舉孝廉弱冠從事有救世才授宣義郎試恒王府司馬權充本州孔目判官吏不敢欺人樂其光充唐興軍左虞候以屏盜賊擿奸發伏井邑肅然論功授秩累遷王鴻臚卿貞元十八年卒年六十八（任邱縣志）

張署河間人祖利貞有名元宗時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卒父郇（一作詢）以備學進官至侍御史署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案昌黎文集集注書貞元二年進士第）舉博學宏詞爲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李實所讒貶郴州陽武令（據昌黎文集孫注增）貞元二十一年（據昌黎文集樊注增）徙掾江陵邑管路恕奏爲判官（據孫注增）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韓注曰貞元十一年十月李實爲京兆尹表署爲府司錄參軍）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歠揖起趨去無敢閒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西京（韓注曰元和二年六月以鄘爲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表署爲判官）請與署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帥他遷（韓注曰元和四年三月以鄘爲江東節度使）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不阿改虔州刺史禁民俗殺牛捕生使通經史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綿六千屯比郡承命署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讙爲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改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署曰刺史可爲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改河南令數月以病辭免卒年六十二子昇奴胡師（韓愈撰墓誌銘）

高重字文明尚書左僕射儉之五世孫以明經中第李巽表爲鹽鐵轉運巡官以善職稱累進司門郎中敬宗慎選侍講學士重以簡厚惇正與崔郾同授再擢國子祭酒文宗好左氏春秋分列國各爲書成四十篇又與鄭覃刊定九經於石

出爲鄂岳觀察使以美政被褒久之拜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案宰相世系表重檢校戶部尚書渤海縣子）卒贈太子少保（新唐書）

封敖字碩夫其先冀州蓨人（新唐書）祖希奭父諒（舊唐書）敖元和中登進士第江西裴堪辟置其府轉右拾遺雅爲宰相李德裕所器會昌初以左司員外郎召爲翰林學士三遷工部侍郎敖屬辭贍敏不爲奇澀語切而理勝武宗使作詔書慰邊將傷夷者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善其如意賜以宮錦劉稹平德裕以定策功進太尉時敖草其制有曰（新唐書）逆稹盜兵壺關晝鎖造膝嘉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不它惑（舊唐書）德裕謂曰陸生恨文不迨意如君此等語豈易得邪解所賜玉帶贈之未幾拜御史中丞與宰相盧商廷因誤縱死辠復爲工部侍郎大中中歷平盧興元節度使初鄭涯開新路水壞其棧敖更治斜谷道行者告便蓬果賊依雞山寇三州敖遣副使王贄捕平之加檢校吏部尚書還爲太常卿始視事廷設九部樂敖宴私第爲御史所劾徙國子祭酒復拜太常進尚書右僕射（案舊書云宣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大中二年典貢部多擢文士轉吏部侍郎渤海男食邑七百戶四年出爲興元尹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使歷左散騎常侍十一年拜太常卿出爲淄青節度使入爲戶部尚書卒無進尚書右僕射之文與表恐合與此傳異）然少行檢上但高其才故不至宰相卒子彥卿望卿從子特卿皆第進士（新唐書）

張裼字公表河間人父君卿元和中舉進士詞學知名累歷郡守裼會昌四年進士擢第（案北夢瑣言云張裼尚書侍才直道外仍有至性及第後歸東都一日髣髴見其亡親謂曰去得也遂辭歸入京果登朝籍不爽）釋褐壽州防禦判官于琮布衣時客遊壽春裼異禮遇之琮將別謂裼曰吾偷逆旅翁五十千郡將之惠不登其數如何裼方奉母家貧適得俸絹五十匹盡以遺琮約曰他時出處窮達交相郵也裼累辟太原掌書記大中朝琮爲翰林學士供登宰輔判度支琮召裼爲司勳員外郎判度支尋用爲翰林學士轉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咸通末韋保衡搆琮譴逐裼坐貶封州司馬保衡誅琮得雪裼量移入朝爲太子賓客遷吏部侍郎京兆尹乾符三年出爲華州刺史尋檢校吏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四年卒年六十四子文蔚濟美貽憲文蔚乾符二年進士擢第累佐使府龍紀初入爲尚書郎乾甯中以祠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賜紫崔胤擅朝政與文蔚同年進士尤相善用爲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轉兵部從昭宗遷洛陽輝王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入梁卒濟美貽憲相繼以進士登第貽憲覆試落籍爲戶部巡官集賢校理（舊唐書）（謹案裼子又有名仁龜者北夢瑣言云張裼典晉州外貯所愛營妓生一子其內子蘇氏號壓外妒忌不敢取歸乃與所善張處士爲子及濬咸長教其讀書有人告以故因竊其父與處士緘劄不告而遁歸京因裼公已薨至宅門僚僕無有議者但云江淮郎君兄弟告愕然其嫡母蘇夫人泣而謂諸子曰誠有此子我少年無端致其父子死生永隔我罪多矣家眷聚泣取入宅皆諸兄弟之列名仁龜有文性好學修詞應進士舉及第歷侍御史因奉使江浙於侯館自經而死）

張濬字禹川本河間人（新唐書）（案舊書父從家寓州）祖仲素父鐐（舊唐書）濬性通脫無檢汎知書史喜高論不得志屏居金鳳山學從橫術以捭闔干時樞密使楊復恭遇之以處士薦爲太常博士進度支員外郎黃巢之亂稱疾挾其母走商山僖宗西出衞士食不給漢陰令李康獻糗餅數百馱士皆厭飫帝異之對曰臣不知爲此張濬教臣也乃急召濬至行在再進諫議大夫王鐸奏署都統判官時王敬武在平盧軍最彊累召不肯

應濬往說之而敬武已臣賊不迎使者濬責之曰公爲天子守藩今使者齎詔至不北面俯伏而敢倨慢公乃未識君臣大分何以長吏民哉敬武愕眙愧謝濬宣詔已召將佐至鞠場倡言忠義之士當審利害黃巢販鹽虜耳捨天子而臣之何利邪今諸侯勤王者踵相接公等據一州以觀成敗後賊平將安往誠能此時共誅大盜迎天子功名富貴可反手取吾憐公等捨安而蹈危也諸將雜奏曰諫議語是敬武即引軍從濬西擢濬爲會軍使賊平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後再貶山南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判度支濬始繇復恭進復恭中失權更依田令孜故復恭銜之及爲中尉數被離間昭宗即位復恭侍援立功專任事帝稍不平當時多言濬有方略善處大計乃復見委信嘗問致治之要對曰在彊兵兵彊天下服矣天子繇是甘心於武功後與論古今事濬輒曰晉漢之遠無足道陛下春秋鼎富天資英特內偪宦臣外迫彊臣故不能安此臣所以痛心而泣血也是時朱全忠威振關東而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歸全忠全忠乃與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上言先帝幸梁繇李克用與朱玫連和請舉兵誅之願帥兵爲犄角帝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未甯雖得太原猶非所有濬曰先帝時身播屯亂蓋克用全忠不相下也請因其弱討之斷兩雄勢帝曰平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久不決孔緯曰濬言萬世利幸聽勿疑既濬緯相倡和帝乃決出師詔濬爲河東行營兵馬招討制置使京兆尹孫揆爲昭義節度使副之韓建爲供軍使以全忠匡威鐸並爲招討使樞密使駱全瓘爲行營都監以汴甲三千爲帳下發五十二軍邠甯鄜夏雜虜合五萬帝置酒安喜樓臨餞濬飲酣泣下曰陛下偪於賊臣願以死除之先是汴華邠岐兵絶河會平陽汴將朱崇節已戍潞濬處汴人遂據有之乃令揆分兵趨潞會太原將李存孝方攻潞揆至長子爲存孝所禽汴人亦棄城去濬次陰地關諸軍壁平陽存孝擊之皆大北濬斂衆夜遁存孝進掠晉絳慈隰濬間道出王屋奔河清麾下略盡全誨飲藥死建遁去克用上書請罪辭悖慢朝廷震動即日下詔罷濬爲武昌軍節度使三貶繡州司戶參軍全忠爲申請詔聽便濬乃至藍田依韓建及韋昭度死復用緯爲宰相故濬以拜兵部尚書領天下租庸使將復用克用上言若朝以濬爲相暮請以兵見乃止乾甯中罷使拜尚書右僕射上疏乞骸骨遷左僕射致仕居洛長水墅劉季述亂濬徒步入洛泣諭張全義并致書諸藩請誅王室之難王師範起兵青州欲取濬爲謀主不克全忠畏帝東遷濬間曰乘輿卜洛則大事去矣盖知其將篡也全忠畏濬構它變使全義遣牙將如盜者夜圍墅殺之屠其家百餘人實天復三年十二月（宋本傳作天復二年糾繆云天復二年昭宗尙在岐下爲全忠所圍未出亦未有卜洛之事王師範亦未起兵本紀書三年爲得其實本傳云二年者蓋脫筆謹改正）始濬素厚永甯吏葉彥彥知其謀以告濬子格（宰相世系表格字承之太學博士直宏文館）濬度不免父子相持泣曰留則俱死不如去以存吾嗣彥率士三十人送格泝漢入蜀後事王建（舊書建僭號用爲宰相）子播（宰相世系表播右拾遺）間道走淮南依楊行密時行密得承制除拜播請每除吏必置制詔於紫極宮元宗像前乃出之示不忘朝廷且欲雪冢冤而不克終廣陵（新唐書）

謹案宰相世系表載潘二子格潘北夢瑣言亦稱潘二子一日義師本名格一日興師忘其名舊書稱播爲潘第三子則格與興師疑皆播兄不如瑣言所稱僅二子也

苗神客東光人官周王府戸曹參軍與著作郎元萬頃等入禁中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誡樂書等九千餘篇朝廷疑議表疏皆密使參處以分宰相權時謂之北門學士供俸左右二十餘年（新唐書）

朱寶瀛州人事親居喪著至行河間劉寘董永數世同居天子皆旌其門賜粟帛縣存問復賦稅（新唐書孝友列傳敘）

張佑字承吉河間人以詩名重於朝拜諸侯府性狷介不容物自劾去慕曲阿地古迹種樹築室家焉後知南海罷載羅浮石歸不治產（廣輿記）

尹元凱瀛州樂壽人由慈州司倉參軍坐事免棲遲不出者三十年與張說盧藏用厚起爲右補闕（新唐書）卒於并州司馬（舊唐書　案文苑英華凱有祭霍山文官署并州道行軍副大總管）

天津府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案鄭餘慶撰神道碑云清池人）天寶中舉明經補臨清尉（案舊志作調授貝州臨清縣尉）上書論事徙太平（案舊書作授絳州正平）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署爲度支判官累進汾州刺史治凡七年政有異績召授鴻臚卿兼左右威遠營使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梁崇義反東道耽進屯郢城取均州建中三年徙東道德宗在梁耽使司馬樊澤奏事澤還耽大置酒會諸將俄有急詔至以澤代耽召爲工部尚書耽內詔於懷飲如故既罷詔澤曰詔以公見代吾且治行敕將吏謁澤大將張獻甫曰天子播越而行軍以公命問行在乃規庇鉞利公土地可謂事人不忠兵軍中不平請爲公殺之耽曰是何謂邪朝廷有命卽爲帥矣吾今趨覲得以君俱乃行軍中遂安俄爲東都留守故事居守不出城以耽善射優詔許獵近郊還義成節度使淄青李納雖削僞號而陰蓄姦謀冀有以逞其兵數千自行營還道出滑或請館於外耽曰與我鄰道奈何疑之使暴於野命館城中曼廡下納士皆心服耽每畋從數百騎往往入納境納畏其德不敢謀貞元九年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封魏國公常以方鎮帥缺當自天子命之若謀之軍中則下有背向人固不安帝然之不用也順宗立進檢校司空左僕射時王叔文等干政耽病之屢移疾乞骸骨不許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曰元靖耽嗜觀書老益勤尤悉地理四方之人與使夷狄者見之必從詢索風俗故天下地土區產山川夷岨皆究知之方吐蕃盛彊盜有隴西異時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新唐書）耽乃繪隴右山南圖兼黃河經界遠近聚其說爲書十卷表獻曰臣聞楚左史倚相能讀九邱晉司空裴秀創爲六體九邱乃成賦之古經六體則爲圖之新意臣雖愚昧夙嘗師範累蒙拔擢遂忝台司雖歷踐職任誠多曠闕而率土山川不忘寤寐其大圖外薄四海內別九州必藉精詳乃可摹寫見更纘集續冀畢功然而隴右一隅久淪蕃寇職方失其圖記境土難以區分輒扣課虛微採掇輿議畫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等圖一軸伏以洮湟舊墟連接監收甘涼右地控帶朔陲岐路之偵候交通軍鎮之備禦衝要莫不匠意就實依稀像真如聖恩遣將護邊新書授律

則靈慶之設險在目原會之封略可知諸州諸軍須論里數人額諸山諸水須言首尾源流圖上不可備書憑據必資記注謹撰別錄六卷又黃河爲四瀆之宗西戎乃羣羌之帥臣並研尋史牒翦棄浮詞務所聞知編爲四卷通錄都成十卷文義鄙朴伏增慚悚德宗覽之稱善賜廐馬一匹銀綵百匹銀餅盤各一貞元十七年又譔成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獻之曰臣聞地以博厚載物萬國棊布海以委輸環外百蠻緒錯中夏則五服九州殊俗則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昔毋丘出師東銘不耐甘英奉使西抵條支奄蔡乃大澤無涯罽賓則懸度作險或道理回遠或名號改移古來通儒罕遍詳究臣弱冠之歲好聞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觀研考垂三十年絕域之北鄰異蕃之習俗梯山獻琛之路乘船來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訪求其居處闤闠之行賈戎貊之遺老莫不聽其言而掇其要閭閻之瑣語風謠之小說亦收其是而芟其僞然殷周以降封略益明承歷數者八家渾區宇者五姓聲教所及惟唐爲大秦皇罷侯置守長城起於臨洮孝武卻地開邊障塞限於鹿東漢則哀牢請吏西晉則稗離結轍隋室列四郡於卑和海西創三州於扶南江北遼陽失律因而棄之高祖神堯皇帝誕膺天命奄有四方太宗繼明重熙柔遠能邇踰太積通道北至仙娥於骨利幹置元闕州高宗嗣守丕績克廣前烈遣單車賚詔西越葱山於波刺斯立疾陵府中宗復配天之業不失舊物睿宗含先天之量惟新永圖元宗以大孝濟內以無爲理外大宛驥騄歲充內廐與貳師之窮兵黷武豈同年哉肅宗掃平氛祲淵澤生人代宗剗除殘孽彝倫攸敘伏惟皇帝陛下以上聖之姿當太平之運敦信明義履信包元惠養黎烝懷柔遐裔故瀘南貢麗水之金漠北獻余吾之馬元化洋溢率土霑濡臣幼切磋於師友長趨侍於軒墀自揣孱愚叨榮非據鴻私莫答夙夜兢惶□興元元年伏奉進止令臣修撰國圖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出鎮東洛東都間以衆務不遂專門績用尚虧憂愧彌切近乃力竭衰病思殫所聞見叢於丹青謹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纖縞分百郡於作繢宇宙雖廣舒之不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以禹貢爲首外夷以班史發源郡縣紀其增減蕃落敘其衰盛前地理書以黔州屬酉陽今則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國爲安息今則改入康居凡諸疎舛悉從釐正隴西十地播棄於永初之中遼東樂浪陷屈於建安之際曹公棄陘北晉氏遷江南緣邊累經侵盜故墟日致湮毀舊史撰錄十得二三今書授補所獲太半周禮職方以淄時爲幽州之浸以華山爲荆河之鎮既有乖於禹貢又不出於淹中多聞闕疑詎敢編次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今古殊文執習簡易臣學謝小成才非博物伏波之聚米開示衆軍鄧侯之圖書方知既塞企慕前哲嘗所寄心輒罄庸陋多慚紕繆（舊唐書）帝善之賜予加等或指圖問其邦人咸得其真又著貞元十道錄以貞觀分天下隸十道在景雲爲按察開元爲採訪廢置升降備焉至陰陽雜數罔不通其器不喜臧否人物爲相十三年雖

安危大事亡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長每歸第對賓客無少倦家人近習不見其喜怒世謂淳德有常者（新唐書）

許法愼滄州淸池人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常廬於墓有甘露嘉禾靈芝木連理白兔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新唐書）

高元裕（案舊書元裕本名允中太和初爲侍御史奏改元裕）字景圭其先渤海人（新唐書）祖彪父集（舊唐書）元裕第進士累辟節度府以右補闕召遷商州會方士趙歸眞擅乘驛馬元裕詆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耶命左右奪之還具以聞敬宗視朝不時稍稍決事禁中宦豎恣放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宰相帝頗寤而不能有所檢制人皆危之俄換侍御史內供奉士始相賀李宗閔高其節擢諫議大夫進中書舍人鄭注入翰林元裕當書命乃言以醫術侍注愧憾及宗閔得辠元裕坐出餞貶閬州刺史注死復授諫議大夫翰林侍講學士莊恪太子立擇可輔導者乃兼賓客進御史中丞即建言紀綱地官屬須選有不稱職者請罷之於是監察御史杜宣猷柳瓌崔郢侍御史魏中庸高宏簡並奪職（新唐書）藍田縣人賀蘭進與里內五十餘人相聚念佛神策鎭將皆捕之以爲謀逆當大辟元裕疑其寃上書請出賀蘭進等付臺覆問然後行刑從之（舊唐書）故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號外臺得察風俗舉不法元和中李夷簡因請按察本道州縣後益不職元裕請監察御史隸本臺得專督察詔可累擢尙書左丞領吏部選出爲宣歙觀察使入授吏部尙書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渤海郡公奏罷進賦甚眾在鎭五年復以吏部尙書召卒於道年七十六贈尙書右僕射元裕性勤約通經術敏於爲吏嚴嚴有風采推重於時（新唐書）李訓在翰林元裕建章劾訓傾覆險巧且亂國不宜出入禁中（據本書增）自侍講爲中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案舊書元裕兄少逸元恭疑元恭爲元裕兄名少逸乃其字也）才可任因以命之世榮其遷少逸長慶末爲侍御史坐失舉劾貶贊善大夫累遷諫議大夫稍進給事中出爲陝虢觀察使中人責峽石驛吏供餅惡鞭之少逸封餅以聞宣宗怒召使者責曰山谷間是餅豈易具邪謫隸恭陵中人皆斂手以兵部尙書致仕卒（新唐書）

高沐渤海人父憑事宣武李靈耀假守曹州靈耀反憑密遣人奏賊機悉有詔拜曹州刺史會李正已盜有曹濮憑不能自通朝廷遂卒沐貞元中擢進士第以家託鄆李師古辟署判官師道叛沐率其僚郭昈（案本傳郭昈下有郭航通鑑考異云郭航乃牙將昈所使詣李愿者非幕僚同謀者也今據刪）李公度引古今成敗前後說不能入師道所厚吏李文會林英等乘間訴曰比悉心憂公家事而爲沐等所疾公柰何舉十二州地成沐輩千載名乎由是疏斥沐令守濮州（案舊書濮州作萊州）沐上書盛夸山東煑海之饒得其地可以富國師道謀告露後英奏事京師脅邸吏言沐以誠款結天子師道怒誅沐元和十四年贈沐吏部尙書委馬摠償禮收葬恤其家（新唐書）

任敬臣字希古（案唐詩紀事作希古字敬臣一作奉古名字互異）棣州人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汝南任處權見其文驚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爲弗如吾非古人然見此兒信不可及年十六刺史崔樞

欲舉秀才自以學未廣遜去三年卒業舉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父亡數殞絶繼母日而不勝喪謂孝可乎敬臣更進饘粥服除遷祕書郎休沐閉門誦書監虞世南器其人歲終書上考固辭召爲宏文館學士俄授越王府西閣祭酒當代王再表留進朝請郎舉制科擢許王文學復爲宏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新唐書）

任廸簡滄州人爲天德防禦使時義武節度使張茂昭四上表請爲義武行軍司馬代鎮河北悉以簿書管鑰授之茂昭去廣侯楊伯玉張佐元相繼爲亂廸簡設糲飯共士卒食卽戟門下以居士卒感之請還府人賴以安帝聞賜稜絹十萬匹授節鉞爲節度使（滄州志）

李庭玉清池人親疾與弟庭金刲股療之詔旌其閭（唐書孝友傳敘）

徐文亮棣州人數世同居旌其閭（唐書孝友傳敘）

鄭士才滄州人與清池劉賢孫楚信渤海邊鳳舉俱事親居喪著聞詔旌其閭賜粟帛遣州縣存問復其賦役（唐書孝友傳敘）

程元渤海人以詩教授渤海饒陽劉獻之往受業焉（天津府志）

畿輔通志卷二百二一

列傳十　唐三

唐

正定府

李知本（弟知隱　知隱孫顒）　魏徵（子叔瑜　孫華　五世孫謩）

郗士陵　郭正一　崔行功

郎餘令（祖穎　穎兄蔚之　餘令兄餘慶）　魏元同（子恬）

李嶠　趙冬曦　倪若水

李華（曾祖太沖　宗子翰　翰族弟紓　華從子觀）　甄濟（子逢）

李栖筠（子吉甫　吉甫子德修　德裕）　李巽

李絳（子璋）　欒城公

唐

正定府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元魏洛州刺史靈六世孫父孝端仕隋爲獲嘉丞與族弟太沖俱有世閥而太沖官婚最高鄉人語曰太沖無兄孝端無弟知本涉經術事親篤至與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至貲用童僕無所間也大業末盜賊過閭不入相戒曰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室皆以免貞觀初知隱爲伊闕丞知本夏津令開元中孫瑱爲給事中揚州長史（謹案唐會要有贈魯郡都督趙郡公李瑱諡曰孝當卽其人）知隱孫顒有文詞至太常少卿從祖兄弟位給事中凡四人（新唐書）

魏徵字元成鉅鹿曲城人（舊唐書　案新傳言徵魏州曲城人舊傳鉅鹿曲城人考地理志魏州鉅鹿所屬俱無曲城之名曲城南末縣青州東萊郡與鉅鹿魏州無涉宰相世系表魏徵父長賢北史長賢傳言收族子收鉅鹿下曲陽人下曲陽漢鉅鹿郡今直隸正定府晉州西則曲城當卽下曲陽便文而言曲城也宰相表列徵爲館

（周魏氏蓋言世系所出新書言魏州亦以館陶屬魏州故也今據舊傳改鉅鹿依統志載入正定府）少孤貧有大志通貫書術隋亂詭爲道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應李密以徵典書記密得寶藏書輒稱善旣聞徵所爲促召之徵進十策密不能用王世充攻洛口徵見長史鄭頲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士死傷略盡又府無見財戰勝不賞此二者不可以戰若浚池峭壘曠日持久賊糧盡且去我追擊之取勝之道也頲曰老儒常語耳徵不謝去密敗從至京久之未知名乃自請安輯山東擢祕書丞馳驛至黎陽與李勣書勸其早歸勣計遂決因大發粟饋淮安王神通軍會建德陷黎陽徵被獲署起居舍人建德擒乃與裴矩西入關隱太子引爲洗馬甚禮之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責之曰爾閒吾兄弟柰何徵曰太子蚤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新唐書）引爲詹事主簿（舊唐書）卽位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時河北州縣事建成元吉者多不自安徵白帝曰不示至公人必思亂（新唐書）帝卽命徵宣慰河北許便宜行事至磁州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錮送京師徵謂其副曰前宮齊府舊人已有詔普原之今復報送志安等人誰不自疑吾屬雖往必不信矣卽時釋志安等而後啟聞帝甚悅（舊唐書）由是日親數引入臥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爲不世之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左右有譖徵私所親者帝使溫彥博按驗無狀彥博曰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亦可罪也帝使彥博讓徵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舍至公而反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邪之

興衰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悟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臣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臣主皆榮流祚永世忠臣家國並喪徒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善因問爲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惑秦二世偏信趙高梁武帝偏信朱异隋煬帝偏信虞世基天下已亂而三王不聞人君但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下情通矣貞觀三年遷祕書監參豫朝政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遣使貢獻帝令文泰使人厭怛紇千迎之徵曰異時文泰入朝勞費已甚更加此輩何以堪之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敝中國也帝善其議時厭怛紇千已發遽追止之（新唐書）帝嘗問羣臣創業守成孰難房元齡謂創業難徵謂守成難帝曰元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故以創業爲難徵與我安天下念富貴之旣溢恐驕怠之易生故以守成爲難然創業之難旣往矣守成之難方與公等慎之（據新書房元齡傳增）又嘗歎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譬飢者之易食也封德彝曰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而不能非能治而不欲徵書生好虛論耳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治顧所行何如爾桀紂爲亂湯武伐之皆身致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則今且爲鬼魅矣德彝不能對至是天下歲斷死刑二十米斗三錢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惜不令封德彝見之（新唐書）羣臣請封禪帝欲從之徵不可帝曰公不欲封禪

者功未高耶德未厚耶中國未安耶四夷未服耶年穀未豐耶符瑞未至耶徵曰今雖有此六者然隋亂踰十年今稍乂安未甚充實自伊洛抵海岱千里蕭條若車駕東巡遠夷皆富趨從恐示虛弱以啟戎心且賞賚不貲百姓勞敝是崇虛名而受實害也事竟寢（舊唐書） 帝幸九成宮有宮御館於湋川官舍（本傳作舍闈川宮據舊傳改） 李靖王珪繼至吏改館宮御以舍之帝聞之怒詔並按之徵曰靖珪皆陛下腹心大臣宮人皇后埽除隸耳且大臣出外宜示朝廷法式訪問人間疾苦必頓官舍至宮人則供饋之外無所參承以此按吏恐駭天下耳目帝悟寢不問後宴丹霄樓酒中帝曰魏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應何也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姑應後諫若何徵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是即面從非稷禹所以事堯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覺嫵媚耳（新唐書） 長樂公主將出降帝以皇后所生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徵執不可后遣使齎錢絹詣徵宅賜之進爵郡公（舊唐書） 七年遷侍中尚書省滯訟不決者召徵平治徵素不習法但存大體以情處斷人皆悅服帝聘鄭仁基女爲充華或言已許嫁矣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菽粟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仁基女已約婚而陛下取之豈爲民父母意耶帝大驚自咎命停册使（新唐書） 初有詔遣令狐德棻等分撰周隋齊梁陳史徵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出其手梁陳齊各爲總論時稱良史史成加左光祿大夫進鄭國公（舊唐書） 十年以目疾頻表辭位帝曰金

之在鑛未嘗爲寶及良冶鍛而成器人始貴之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毋遂辭徵懇請乃拜特進仍知門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文德皇后既葬昭陵帝卽苑中作層觀望之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毀觀尊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孤兄子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厲俗卽許之帝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爲此無限以至於亡陛下正宜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悔爲不奢乎若以爲足今不啻足矣以爲不足萬此寧有足耶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徵退又上疏曰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所與天下畫一不以親疏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好則鑽皮出羽惡則洗垢索瘢蓋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暇豫清談則敦尙孔老威怒所至則專法申韓故道德之旨未宏而刻薄之風已扇昔州犂上下其手而楚法敝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謬況人君任意高下民將何所措手足乎頃者罰人或以供帳不贍或以人不從欲實乃驕奢之漸非致治之道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以隋府藏況今之資儲以隋甲兵況今之士馬以隋戶口況今之百姓挈長度大曾何等級然隋以富強而喪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微而難察也不蹈平易之塗而遵覆車之轍何哉安不

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也方隋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身至戮辱心猶不悟豈不哀哉夫監形之美惡必就止水監政之安危必取亡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爲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畋遊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息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杜悅耳之邪說聽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已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泆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云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無得而稱矣帝宴羣臣積翠池酣樂賦詩徵賦西漢其卒章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徵每事必約我以禮它日從容問曰比來政治若何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強受諫而終不平也帝曰何以驗之曰陛下初即位元律師論死孫伏伽諫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人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資論死戴胄奏罪當徒執之四五陛下守法當如此此悅而從諫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言修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斂也俗尚高髻宮中所化也陛下恚曰德參欲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皆無髮可乎臣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近訕謗時陛下雖從臣言賞帛罷之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帝悟曰非公無能道此人苦不自覺耳帝作飛仙宮徵上疏曰隋有天下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彼煬帝者豈惡治安喜滅亡哉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役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宮宇臺榭是飾徭役無時干戈不休外示威重內行險忌讒邪者進忠正者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殞匹夫之手爲天下笑聖哲乘機拯其危溺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爲臣妾矣若能鑒彼所以亡念我所以得焚寶衣毀廣殿安處卑宮德之上也若成功不廢即仍其舊除其不急德之次也不惟王業之艱難謂天命可恃因基增舊甘心侈靡使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爲下矣夫以暴易暴與亂同道人怨神怒則災害生災害生則禍亂作禍亂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是歲大雨穀洛溢毀民居帝廢明德宮及飛仙宮之元圃苑賜被水者（新唐書）徵上疏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知居安思危戒貪以儉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

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所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而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恐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憂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宏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又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哉（舊唐書）

已復上疏曰臣聞爲國基於德禮保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情德禮形則遠人來格故德禮誠信國之大綱不可斯須廢也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不誠之令爲上則敗國爲下則危身君子弗爲也自王道休明綿十餘載倉廩愈積土地益廣然而道德不日博仁義不日厚何哉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偏佞之徒得肆其巧謂同心爲朋黨告訐爲至公强直爲擅權忠讜爲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僞無咎强直者畏擅權而不得盡忠讜者慮誹謗而不敢與之爭至於熒惑生疑投杼致惑妨化損德無甚於斯且今將致治則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諸小人待君子則敬而疏遇小人則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或不通是毀譽常在小人而督責常加君子也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惠然不慮遠雖使竭力盡誠猶未免傾敗况內懷奸利承顏順旨乎故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及無害於正道小人時有小善善不及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景之曲乎故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爲義大矣昔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使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固非其善者然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餽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不爲穆伯曰間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捨仁而爲佞雖得鼓安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人况陛下之上聖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無爲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有罪賞不加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帝手詔嘉納（新唐書）

十二年王珪奏言三品以上遇親王於塗皆降乘違法申敬有乖儀準帝曰卿輩自崇卑我子乎徵進曰自古迄今親王班次三公之下今三品皆日天子列卿及入座之長爲王降乘非王所宜當也帝曰太子擬以爲君人之修短不在老少設無太子則

毋弟夭立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耶徵曰殷家偁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孽之窺覦塞禍亂之源本有國者之所深愼於是遂可珪奏（舊唐書）它日宴羣臣帝曰貞觀以前閒關草昧從朕定天下元齡功也貞觀之後納忠進諫爲國家長利徵而已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帝嘗問羣臣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比帝曰徵蹈仁履義欲致君堯舜雖亮無以加時上封者衆言或不當帝欲加譴徵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己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且所言是有益於國所言非無損於政宜恣其所陳帝悅皆勞遣之（新唐書）薛萬均破高昌還或言私其婦女帝命質訊徵曰使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辨帷薄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矣帝遽止（續通志）十三年阿史那結社率作亂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徵上疏極言曰臣奉侍帷幄十有餘年陛下許臣行仁義之道守儉約之節頃年以來漸不克終約而言之其端有十陛下貞觀初清淨寡欲今則遣使萬里市駿馬並訪奇珍昔漢文帝卻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常居議論遠希堯舜今所爲是處漢文晉武下矣此不克終一漸也貞觀初護民如子不輕營爲今用人力託言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逆畏其驕而爲勞役者此不克終二漸也貞觀初所爲唯恐不稱物今則唯恐不便身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此不克終三漸也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今則重君子恭而遠之輕小人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此不克終四漸也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今則難得之貨雜然

竝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初求士如恐不及今則任情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斥之陛下不察其原以爲臧否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間此不克終六漸也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今則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驅馳爲樂此不克終七漸也貞觀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則外官奏事顏色不接時或詰其細過忠款莫申此不克終八漸也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今則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興兵親狎者阿旨不肯諫疎遠者畏威不敢言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民無逃亡今則疲於徭役關中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番上復別驅任市物襁屬於廛遞子背望於道脫有一數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帖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之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今旱熯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臣所以鬱結長歎者也疏奏帝曰朕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乃列疏爲屏障仍錄付史官厚賜之帝遣使者至西域立葉護可汗（案通鑑作沙鉢羅葉護可汗西突厥之長也）未還又遣使齎金帛往諸國市馬徵曰今立可汗未定卽使市馬彼必以爲意在馬不在立可汗可汗必不懷恩諸蕃且謂中國薄義重利帝遂止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中外頗有疑議帝患之謂侍臣曰今忠謇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絕天下之望卽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爲羽翼我之用公卽此意

也雖病可臥擁護之十七年（案續通志云舊書拜太子太師上書十六年下有云其年尋薨顯是以徵之卒亦在十六年也新書脫此三字與通鑑諸書合）疾甚徵家無正寢帝令輟小殿材構之并賜素褥布被以從所尚令中郎將宿其第動靜輒以聞藥膳賜遺無算帝親臨問屏人語終日乃還後復與太子至徵第徵加朝服拖紳帝攜之流涕問所欲對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帝將以衡山公主妻其子叔玉謂曰公强視新婦徵不能謝是夕帝夢徵若平生及旦卒帝臨哭爲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内外百官朝集使皆赴喪贈司空相州都督謚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陪葬昭陵將葬其妻裴氏辭曰徵素儉約今用一品禮儀物褒大非徵志乃以布車載柩帝登苑西樓望哭親撰碑文并爲書石後臨朝謂侍臣曰朕聞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今魏徵逝亡一鑑矣比使人至其家得半藁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用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内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其大略如此朕顧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徵狀貌不踰中人有志膽進諫雖逢盛怒神色不改天子亦爲霽威議者謂賁育不能過嘗上冢還奏曰聞陛下有關南之行既辦而止何也帝曰畏卿嗔故中撤耳帝晚年數經略四夷徵每侍宴奏破陣樂輒俯首不視至慶善樂則諦視之其意蓋以諷隋氏之典章湮散徵奏引諸儒校定四部書圖籍粲然復整又以小戴禮綜次不倫作類禮二十篇帝覽而善之錄藏祕府帝思徵不已登凌煙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聞者媿之初徵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人遂指爲阿黨又有言徵嘗錄前後諫爭語示史官褚遂良者帝益不悅遂停叔玉尚主並仆所撰碑顧其家衰矣帝伐高麗不能成功輒還悵然曰魏徵若在不使吾有此行也使以少牢祠其墓復所仆碑而厚恤其家四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叔玉襲爵官至光祿少卿神龍初以其子膺紹封叔璘禮部侍郎武后時爲酷吏所殺叔瑜豫州刺史（舊史作潞州刺史）善草隸子華及甥薛稷並傳其法華開元初爲太子左庶子徵五世孫謩字申之擢進士第同州刺史楊汝士辟爲長春宮巡官文宗讀貞觀政要思徵賢詔訪其後汝士薦爲右拾遺邕管經略使董昌齡誣殺參軍衡方厚貶溆州司戶俄徙峽州刺史謩諫曰王者赦有罪唯故無赦比昌齡專殺不辜特被矜貸中外以爲屈法今又授刺史復使治人衆寃章乖至治不見其可詔改洪州別駕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坐李訓事誅死其二女沒入宮謩上言宗姓不宜寵幸爲累傷治道之本速塵穢之嫌謗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惟陛下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帝即出孝本之女詔褒謩以爲右補闕教坊有工善新聲者詔授揚州司馬議者頗言司馬品高不可以授賤工帝意右之宰相論諫官勿復言謩獨固諫不可工降潤州司馬荊南監軍呂令琛縱傔卒辱江陵令觀察使韋長避不發移内樞密使言狀謩劾長任察廉知監軍侵屈官司不以上聞私白近臣亂法度請明其罰不報俄爲起居舍人帝問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謩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鄭覃曰

在人不在勿帝曰草不知朕意此勿乃今甘棠因敕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對臣頃爲諫臣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朝廷事而毋辭也帝索起居注謩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爲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既嘗觀之謩曰向者取觀史氏爲失職陛下一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爲史乃止中尉仇士良捕妖民賀蘭進與及黨與治軍中反狀狀具帝自臨問詔命斬因以徇謩上言事繫軍即推軍中如齊民宜付府縣今獄不在有司法有輕重何從而知帝停決詔神策軍以官兵留仗內餘付御史臺臺憚士良不敢異率皆誅死擢諫議大夫兼起居舍人宏文館直學士固讓乃拜始謩之進李珏楊嗣復實推引之武宗立謩坐二人黨出爲汾州刺史俄貶信州長史宣宗嗣位移郢商二州刺史召授給事中遷御史中丞發駙馬都尉杜中立奸贓權戚縮氣俄兼戶部侍郎事謩奏中丞紀綱所寄不宜雜領錢穀乞專治戶部詔可頃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言今天下粗治惟東宮未立不早以正人傳導之非所以存副貳之重且泣下帝爲感動會詹毗國獻象謩以爲非土性不可畜請還其獻河東節度使李業殺降虜邊部震擾業內侍憑藉人無敢言謩奏徙滑州遷中書侍郎大理卿馬曙有犀鎧數十懼而瘞之奴王慶以怨告曙藏甲有異謀按之無它狀投曙嶺外慶免議者謂奴訴主法不聽謩引律固爭卒論慶死累遷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大中十年（案續通志云宣宗紀宰相表俱云謩以大中十一年二月辛巳罷相此作十年脫一字至與傳所糾本傳以爲十五年謂差四年者不知據何本）以平章事領劍南西川節度使上疾求代詔拜吏部尚書因久疾檢校尚書右僕射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六贈司徒謩爲宰相議事天子前讜切無所回畏宣宗嘗曰謩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然卒以剛正爲令狐綯所忌讒罷之（新唐書）

郗士陵恆州靈壽人高祖起義兵士陵以其衆數千款附授鎮東將軍封燕郡公招撫山東（正定府志）

郭正一定州鼓城人貞觀時由進士署第歷中書舍人宏文館學士永隆中遷祕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詔與郭待舉岑長倩魏元同并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平章事自正一等始永湻中真遷中書侍郎執政久明習故事文詞詔敕多出其手劉審禮與吐蕃戰青海大敗高宗召羣臣問所以制戎正一曰吐蕃曠年作梗師數出坐費糧貲近討則徒損兵威深入則未窮巢穴今上策莫如少募兵明烽堠勿事侵擾俟國用足人心叶同寬之數年可一舉而滅劉齊賢皇甫文亮等議亦與正一合帝納之武后專國罷爲國子祭酒出檢校陝州刺史與張楚金元萬頃皆爲周興所誣構殺之籍入其家妻息流放文章無存者（新唐書）

崔行功恆州井陘人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大守（舊書作北齊鉅鹿太守伯讓曾孫）徙占鹿泉少好學唐儉愛其才妻以女因倩作文表高宗時累轉吏部郎中以善敷奏嘗兼通事舍人內供奉坐事貶游安令又召爲司文郎中與蘭臺侍郎李懷儼并主朝廷大典册初太宗命祕書監魏徵寫四部羣書將藏內府置讎正二十員書工百員徵徙職又召虞世南顏師古踵領功不就顯慶中罷讎正員隸書工寫於家送官取直使散官隨

番刊正至是詔東臺侍郎趙仁本舍人張文瓘及行功懐儼相次充使檢校置詳正學士代散官以勞遷蘭臺侍郎（新唐書）咸亨中官名復舊改爲祕書少監上元元年卒有集六十卷前後預撰晉書及文思博要等（舊唐書）孫銑尙定安公主爲太府卿行功兄子元暐有傳（新唐書）

郎餘令定州新樂人祖穎字楚之與兄蔚之俱有名隋大業中爲尙書民曹郎蔚之位左丞煬帝語稱二郎武德時穎以大理卿封常山郡公與李綱陳叔達定律令持節諭山東爲竇建德所獲脅以白刃終不屈賊平以老乞身謚曰平（新唐書）父知運貝州刺史（舊唐書）餘令博於學擢進士第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爲王友元軌每日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爲林也從幽州錄事參軍有爲浮居者積薪自焚長史裴熲率官屬將觀焉餘令曰人好生惡死情也彼違度教義反其所欲公當察之毋輕往熲試廉按果得其奸孝敬在東宮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更撰後傳數十篇獻太子太子嗟重改著作佐郎卒兄餘慶爲吏清而刻於法高宗時爲萬年令道無掇遺累遷御史中丞務謙謹下人引御史坐與論議吏部侍郎楊思元倨貴覬選者不以禮餘慶劾免其官久之出爲蘇州刺史坐累下遷交州都督驩州司馬裴敬敷與餘慶雅故以事咎餘慶婢父婢方娶諸敬敷死獄中又裒貨無藝民詣闕訴之使者十輩臨按餘慶謾讕不能得其情後廣州都督陳善宏按之餘慶自恃在朝廷久明法令輕善宏不置對善宏怒欲搒械之餘慶懼服罪高宗詔放瓊州會赦當還朝廷惡其暴徙春州始餘慶治萬年父知運嫌其酷將杖之餘慶遊免父歎曰國家用之矣吾尙奈何及爲御史中丞復歎曰郎氏危矣以憂死餘慶卒以貪殘廢（新唐書）

魏元同字和初定州鼓城人祖士廓仕齊爲輕車將軍元同進士擢第調長安令累官司列大夫坐與上官儀善流嶺外上元初赦還工部尙書劉審禮表其材拜岐州長史再遷吏部侍郎永淳元年詔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封鉅鹿縣男上疏言選舉法弊曰方今人不加富盜賊未衰禮誼寖薄者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也夏商以前制度多闕至周煥然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天子王朝庶官不專一職穆王以伯冏爲大僕正命曰愼簡乃僚此乃自擇下吏之言也大僕正特中大夫耳尙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當然也故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羣司而統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漢制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傳相大臣則漢爲制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魏晉以後始歸吏部迄今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法與世弊其來久矣又居此任者間非其選至爲人擇官爲身擇利下筆繫親疏指情覬勢要遊宦之塗同乎市井夫聽言信行聖者難之今使百行九能折之於一面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不亦難乎且臣聞從政莅官不可以無學今貴戚子弟例早求官宏文崇賢千牛輦腳之類程效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少仕則廢學輕試則無才又勳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非先德後言之誼臣聞國之用人如人之用財貧者厭糟糠富者餘

梁肉故富羨弊之質則屠策朽鈍而乘馭之太平多士則遴選髦俊而任使之今選者猥多宜以簡練爲急竊見制書三品至九品并得薦士此誠仄席旁求意也但褒貶不明故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剔苟以應命莫慎所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爲諭身苟濫進庸及知人不擇舉者之行能而擇所舉之庸濫不可得已以陛下聖明國家德業而不建經久之策爲無窮之基但顧望魏晉遺風臣竊惑之願少遵周漢之規以分吏部選郎所用詳所失鮮矣不納拜文昌左丞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遷地官尚書檢校納言元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故號耐久朋先是狄仁傑督太原運失米萬斛將坐誅元同救免而河陽令周興未知也數於朝堂聽令元同曰明府可去矣毋久留興以爲沮已銜之至是誣元同言太后老矣當復皇嗣后不察賜死於家年七十三初監察御史房濟監刑謂曰丈人盍上變冀召見得自陳元同曰人殺與鬼殺等耳不能爲告事人元同子恬字安禮事親以孝聞第進士爲御史王傳開元中至穎王傅（新唐書）

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新唐書）父鎮惡襄城令（舊唐書）嶠早孤事母孝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詞十五通五經二十擢進士第始調安定尉舉制策甲科遷長安時畿尉名文章者駱賓王劉光業（唐詩紀事作元業）嶠最少與等夷授監察御史高宗擊邕巖二州叛獠詔監軍事入峒諭降之由是罷兵稍遷給事中會來俊臣構狄仁傑李嗣眞裴宣禮等欲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冤不敢異嶠曰知其枉而不申是爲見義不爲卒與二人列其枉忤武后旨出爲潤州司馬久乃召爲鳳閣舍人文册大號令多主爲之初置右御史臺察州縣吏善惡風俗得失嶠上疏曰禁網上疏法象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疏則所羅廣而不苛碎伏見垂拱時諸道巡察使科條四十有四至別敕令又三十餘條而使以三月出都十一月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塡委奔走不暇而每道所察吏多者二千少亦千計欲令品覈褒貶曲盡行能不亦難哉臣願量其功程與以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得失可以精覈矣又言今所察按準漢六條而推廣之則無不包矣烏在多張事目空費簿書且朝廷機事常在四方故冠蓋相望郵驛繼踵今巡使已出使凡外州之事悉得專之則傳驛大減矣請率十州置一御史以期歲爲之限容其身到屬縣過閭里督察奸訛采訪風俗然後可課其成功且御史出入天禁其於屬已自修奉職存憲比他吏相百也按劾冏庸糾擿隱欺比他吏相十也陛下誠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膂莫不盡力效死矣武后善之下制析天下爲二十道擇堪使者爲議者沮止竟不行試知天官侍郎事進麟臺少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鸞臺侍郎會張錫輔政嶠其出也罷爲成均祭酒俄檢校文昌左丞留守東都長安三年以本官復爲平章事知納言遷內史嶠辭煩劇復爲成均祭酒平章事如故武后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諫造像雖俾浮屠輸錢然非州縣承辦不能濟是名雖不稅而實稅之臣計天下編戶貧弱者衆有賣舍帖田供王役者今造像錢積十七萬緡若頒之窮人家給千錢則紓十七萬戶飢寒之苦德無窮矣不納張易之敗坐附會貶豫

州刺史未行改通州數月以吏部侍郎召俄遷尚書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爲中書令嶠在吏部時陰欲藉時復爲宰相乃奏置員外官數千既見官僚猥衆府庫虛耗乃上疏引咎辭職並陳利害十餘事略曰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柝之衛出有淸警戒道之禁所以備非常息異望也陛下厭重邃輕尊嚴微服潛遊閭閻過市行路私謁朝廷驚懼如禍産意外縱不自惜奈宗社蒼生何又分職建官不可以濫自古帝室中興以不愼爵賞爲患官級濫借朝陞夕改正閣不給加以員外內則府庫爲殫外則黎庶蒙害非求賢助治之道也請敕有司科其可用者進不可用者退又遠方夷人不堪治事國家向務撫納而官之非立功會長類糜俸祿願商度非要者一切放還又易稱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今百姓乏窶不安居處不可以守位倉儲耗蕩財力傾殫不足以聚人山東水潦江左困輸國匱於上人窮於下如令邊埸少疎恐逃亡遂多盜賊羣行何財召募何衆閑退乎又崇作寺觀功費浩廣今山東歲饑糟糠不厭而投艱阨之會收庸調之半用吁嗟之物以榮土木恐衆結三靈謗家四海又比緣征戍巧詐百情破役隱身規脫租賦今道人私度者幾數十萬其中高戶多丁黠商大賈詭作臺符羼名僞度且國計軍防并養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又重賂貴近補府若吏移沒籍産以州縣甲等更爲下戶當道城鎮至無捉驛者役逮小弱即破其家願許十道使訪察括舉使奸猾不得容隱又太常樂戶已多復求訪散樂獨持大鼓者已二萬員願量留之餘勒還籍以杜妄費中宗以其身宰相乃自陳失政匄罷官無所嫁非手詔詰讓嶠惶恐復視事（案舊書云中宗以嶠昌言時政之失自請罷免手制慰諭而不允與此異）三年加修文館大學士封趙國公以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政事下除懷州刺史致仕初中宗崩嶠嘗密請相王諸子不宜留京師及元宗即位獲其表宮中或請誅之張說曰嶠誠懵逆順然爲當時謀吠非其主不可追罪天子亦顧數更赦遂免貶滁州別駕聽隨子虔州刺史暢之官改廬州別駕卒年七十嶠富才思有所屬綴人多傳諷武后時汜水獲瑞石嶠爲御史上皇符一篇爲世譏薄（案本書張易之兄弟頗延文士崔融與李嶠蘇味道王紹宗降節佞附）然其仕前與王勃楊炯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爲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新唐書）（案唐詩紀事云嶠有三反性好榮遷憎人陞進性好文章憎人才華性貪濁憎人受賂）有文集五十卷（舊唐書）

趙冬曦定州鼓城人進士擢第歷左拾遺（案本書張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與冬曦考次號稱詳平）神龍初上書曰古律條目千餘隋時奸臣侮法著律曰律無正條者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辭而廢條目數百自是輕重沿愛憎被罰者不知其然使賈誼見之慟哭必矣夫法易知則下不敢犯而遠機穽文義深則吏乘便而朋附盛律令格式宜皆刊定科條直書其事其以準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爲之類皆勿用使愚夫愚婦相率而遠罪犯者雖貴必坐律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當時稱是開元初遷監察御史坐事遷岳州召還復官與祕書少監賀知章等入集賢院修撰未幾知史館事遷考功員外郎踰年爲直學士遷中書舍人內供奉以國子祭酒卒冬曦性放達不屑世事兄夏日弟和璧安貞居貞頤

貞粲貞皆擢進士第（案全唐詩云冬曦韋述兄弟並詞學登科張說稱之曰韋趙昆季人之杞梓）安貞給事中居貞吳郡採訪使（新唐書）天寶中官北海太守（全唐詩小傳）頤貞安西都護

謹案新書趙昌天水人居貞子居貞雲門山投龍詩序亦自署天水趙居貞當是居貞時已徙天水故昌傳言天水人今不錄

倪若水字子泉恆州藁城人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黜陟劍南道繩舉嚴允課第一　景雲初若水劾奏祝欽明郭山惲等腐儒無行以諂佞亂常請斥逐之乃貶欽明饒州刺史山惲括州刺史（從祝欽明傳增）開元初爲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爲汴州刺史政清淨增修孔子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身爲教誨風化興行元宗遣中人捕鵁鶄溪鶒南方若水上言農方田婦方蠶以此時捕奇禽怪羽爲園籞之玩自江嶺南達京師水舟陸齎所飼魚蟲稻粱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鳥望陛下邪帝手詔褒荅悉放所玩譴使人過取罪而賜若水帛四十段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爲大理少卿過州若水餞於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爲騶僕未幾入爲戶部侍郎復拜右丞卒（新唐書）

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曾祖太沖名冠宗族閒太宗時擢祠部郎中華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尚然許每慕汲黯爲人累中進士宏詞科（案舊書開元二十三年進士擢第）天寶十一載遷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支婭所在橫猾華出使劾奏不撓州縣肅然爲權幸見疾徙右補闕安祿山反上誅守之策皆留不報元宗入蜀百官解竄華母在鄴欲間行輦母以逃爲賊所得僞署鳳閣舍人賊平貶杭州司戶參軍華自傷踐危亂不能完節又不能安親欲終養而母亡遂屏居江南上元中以左補闕司封員外郎召之華喟然曰烏有隳節危親欲荷天子寵乎稱疾不拜李峴領選江南表置幕府擢檢校吏部員外郎以風痺去官客隱山陽勒子弟力農安於窮槁晚事浮圖法不甚著書惟天下士大夫家傳墓版及州縣碑頌時時齎金帛往請乃强爲應大歷初華作含元殿賦成以示蕭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詞緜麗少宏傑氣穎士健爽自肆時謂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著弔古戰場文極思研確已成汙爲故書雜置梵書之庋它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華愛奬士類名隨以重若獨孤及韓雲卿韓會李紓柳識崔祐甫皇甫冉謝良弼朱巨川後至執政顯官華觸禍銜悔及爲元德秀權皋銘四皓贊稱道深婉讀者憐其志宗子翰從子觀皆有名翰擢進士第調衛尉天寶末房琯韋陟俱薦爲史官宰相不肯使翰所善張巡死節睢陽人媢其功以爲降賊肅宗未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曰自逆胡搆亂據洛陽引幽朔以吞河南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忠誼奮發率烏合守雍邱瀆賊心腹及魯炅棄甲宛葉哥舒翰敗績潼關賊遂盜神器鴟峙二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羣帥列城望風出奔巡守孤城不爲卻賊欲繞出巡後以摭江淮巡退軍睢陽扼東南咽領自春迄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制强出奇無窮殺賊兇醜凡十餘萬賊不敢越睢陽取江淮江

淮以完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三軍噉膚而食知死不叛城陷見執卒無撓詞慢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忠烈無以加焉議者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夫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骨以爨非本情也春秋以功覆過書赦過宥刑在易遏惡揚善爲國者錄用棄瑕今者乃欲議巡之罪是廢教黜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可遏惡可揚瑕錄而用棄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祿山背德大臣將相比肩縱賊巡無一伍之士一節之權徒奮身死節一動義旅不謂忠乎以數千卒橫挫賊鋒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有如賊因江淮之資兵廣而財集根結盤據西向以拒雖終殲滅其曠日持久必矣今陝鄂一戰犬羊駭北王師震其西巡扼其東此天使巡舉江淮以待陛下師至而巡死不謂功乎古者列國侵伐猶分災救患諸將同受國恩奉詞伐罪巡固守待援不至而食盡食盡而及人則巡之情可求矣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公禪畧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巡罪輕於借禪與復之功重於糾合今巡子亞夫雖得官不免饑寒江淮既巡所保戶口充完宜割百戶俾食其子且強死爲厲有所歸則不爲災巡身首分裂將士骸骼不掩宜於睢陽相擇高原起大冢招魂而葬旌善之義也臣少與巡遊哀巡死難不覩休明唯令名其榮祿也若不時紀錄月日寖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巡生死不遇誠可悲悼謹撰傳一篇昧死上倘得列於史官死骨不朽帝由是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翰累遷至補闕翰林學士大歷中病免客陽翟卒翰爲文精密而思遲嘗從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之神逸乃屬文族弟紓字仲舒始仕爲校書郎大歷初李季卿薦爲左補闕累遷中書舍人德宗居奉天由禮部侍郎選爲同州刺史帝次梁紓委城趨行在擢兵部侍郎高邑伯建言享武成王廟不宜與文宣王等制從之紓性樂易喜接後進其自奉養顧華裕不爲齷齪崖檢官雖貴而遊縱自如奉詔爲興元紀功述及它郊廟樂章論撰甚多進吏部侍郎年六十二卒贈禮部尚書觀字元賓貞元中舉進士宏詞連中授太子校書郎卒年二十九觀屬文不旁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少夭而愈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爲觀尚詞故詞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詞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詞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

甄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叔父爲幽宋二州都督家衛州宗屬以任俠相矜濟少孤獨好學以文雅稱居青巖山十餘年遠近服其仁環山不敢畋漁採訪使苗晉卿表之諸府辟召十至堅臥不起天寶十載以左拾遺召未至而安祿山入朝求濟於元宗授范陽掌書記祿山至衛使太守郭遵意致謁山中濟不得已爲起祿山下拜鈞禮居府中議論正直久之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濟素善衛令齊玘因謁歸具告以誠僞作嘔血不支（案元稹與史館韓郎中書作僞瘖其口）舁歸舊廬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曰即不起斷其頭見我濟色不動左手書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刀趨前濟引頸待之希德嗟歎以實病告後慶緒復使彊輿至東都安國觀會廣平王平東都濟詣軍

門上謁泣拜王爲感動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汙賊官雜拜以愧其心授祕書郎更拜太子舍人來瑱辟爲陝西襄陽參謀拜禮部員外郎（案舊書寶應初拜刑部員外郎）大歷初江西節度使魏少游表爲著作郎兼侍御史卒濟生子禮閣寫臺臺吏名逢幼孤及長耕宜城野自力讀書不謁州縣歲饑節用以給親里大穰則振其餘於鄉黨貧狹者朋友有緩急輒出家貲周贍以義聞逢常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詣京師自言元和中袁滋表濟節行與權皐同科宜載國史有詔賜濟祕書少監友人元稹與史館修撰韓愈並稱濟之忠與逢之行由是父子俱顯名（新唐書　韓愈答元侍御書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爲瘖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己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由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眞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強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

李栖筠字貞一世爲趙人幼孤有遠度莊重寡言體貌軒特喜書多所通曉爲文章勁迅有體要不妄交遊族子華每稱有王佐才士多慕向舉進士擢高第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峴視若布衣交遷安西封常清節度府判官表攝監察御史爲行軍司馬肅宗駐靈武發安西兵栖筠料精卒七千赴難擢殿中侍御史李峴與呂諲崔器爲詳理使峴表栖筠爲判官多務平恕輕重以情故峴獨得美譽出呂諲崔器上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時大盜後選簿亡舛多僞冒栖筠判析有條吏氣奪號神明遷山南防禦觀察使會峴去相栖筠坐所善除太子中允改河南令李光弼守河陽高其才引爲行軍司馬兼糧料使改絳州刺史累擢給事中時楊綰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詞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詔羣臣議栖筠與賈至李廙是綰所言進工部侍郎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磑利且百所奪農用十七栖筠請皆徹毀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入魁然有宰相望元載忌之出爲常州刺史歲仍旱編人死徙踵路栖筠爲浚渠引江流灌田遂大稔擒宿賊張度支黨皆盡乃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爲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銀青光祿大夫封贊皇縣子賜一子官人爲刻石頌德會李光弼用平盧司馬許杲討蘇州寇方清杲恃功擅留上元有闚江吳意朝廷以殘創重起兵拜栖筠浙西都團練觀察使至則張設武備遣辯士厚齎金幣賞勞杲軍以奪其謀杲懼悉衆度江以功進兼御史大夫乃益增學廬表宿儒河南褚沖吳何員等爲學官身執經問義遠邇趨慕至徒數百人又奏部豪姓多徙貫京兆河南規脫傜科請量產出賦以杜姦謀詔可憲宗厭元載恣橫欲引剛鯁大臣自助會御史大夫敬括卒即召栖筠與河南尹張延賞延賞先至遂代括俄拔李少良陸珽等上書劾載陰事依違稱疾帝殊失望出之拜栖筠御史大夫栖筠敷奏明辯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麻自中以授外廷莫知也栖筠素方挺無所屈於是華原尉侯莫陳怤（案通鑑作美原尉未知孰是）以優補長安尉當參臺栖筠物色其勞怤色動不能對乃自言爲徐浩杜濟薛邕所引三人者皆元載

黨栖筠並劾之會月蝕怤等皆坐貶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敎坊倡顯雜侍栖筠自以任國風憲謝不往臺遂以爲法帝比比欲召相憚載輒止然有進用皆密訪焉多所補助時帝少剛斷栖筠內憂憤卒年五十八自爲墓誌敕贈吏部尚書謚文獻栖筠喜獎善而樂人攻己短爲天下士歸重不敢斥其名稱贊皇公云子吉甫字宏憲以蔭補左司禦率府倉曹參軍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年高少明練典故昭德皇后崩郵禮廢缺吉甫草具其儀德宗稱善（新唐書）遷屯田員外郎博士如故改駕部員外郎（舊唐書）李泌竇參器其才厚遇之及陸贄爲相疑有黨出爲明州長史久之起爲忠州刺史時贄已謫忠州吉甫置怨與結懽人益重其量（案本傳云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爲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案舊傳云吉甫遇赦遷忠州贄本傳亦云時吉甫量移忠州通鑑綱目並同非因贄貶而始起也今正之）坐是六歲不徙（新唐書）以疾免授郴州刺史遷饒州（舊唐書謹案新書作改郴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死咸言牙城有物怪不敢居吉甫命菑除其署以視事吏由是安憲宗立以考功郎中召知制誥俄入翰林爲學士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以折奸謀時李錡在浙西厚賂貴幸請用韓滉故事領鹽鐵又求宜歙吉甫奏言昔韋皋多畜財故劉闢因以搆亂李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之反也帝悟乃以李巽爲鹽鐵使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興崇文趨果閬以攻渝吉甫以爲非是因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伐譙縱梁伐劉季連蕭紀凡五攻蜀由江道者四且宣洪蘄鄂強弩號天下精兵爭險兵家所長請起其兵搗三峽之虛則賊勢必分首尾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闘志矣帝從之礪復請大臣爲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帥不復盡力矣因請以西川授崇文而易礪東川益資簡六州使兩相制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吐蕃遣使請尋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詔故與吐蕃盟自異牟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誠許盟則南詔怨望邊隙日生帝辭其使復請獻濱塞亭障南北數千里求盟吉甫謀曰邊境荒岨犬牙相呑邊吏按圖覆視且不能知今吐蕃由山跨谷以數番紙而圖千里起靈武著劍門要險之地所亡二三百所有得地之名而實喪之陛下將安用此帝乃詔謝贊普不納張愔既得徐州帝又欲以濠泗二州還其軍吉甫曰泗負淮餉道所會濠有渦口之險前日授建封幾失形勢今愔乃兩廊壯士所立雖有善意未能制其衆又使得淮渦扼東南走集憂未艾也乃止中書史滑渙素厚中人劉光琦頗竊朝權四方賂遺交至吉甫劾其奸籍家貲得數千萬貶死雷州又建言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句以絕苛斂命有司舉才堪縣令者軍國大事以寶書易墨詔由是帝欲倚信元和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吉甫在外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嘗病方鎭強恣至是上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自王叔文時選任猥冒吉甫始薄其員人得敘進官無留才又度李錡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啗權貴至爲錡遊說吉甫曰錡庸才而所蓄乃亡命羣盜非有闘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復請起兵爲先鋒詔汴州韓宏率兵爲犄角則賊不戰而潰從之錡衆聞徐梁兵興果斬錡降

（案續通志云通鑑元和二年李錡求入朝上許之錡實無行意復上表稱疾帝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錡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計窮遂謀反無吉甫勸帝召錡事又錡衆執錡械送京師上御興安門詰之錡無以對乃并其子師回腰斬之亦與本傳新錡傳互異）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案錢大昕唐書考異云吉甫以元和二年正月拜相明年九月出鎮其時魏博則田季安恒冀則王士眞盧龍則劉濟淄青則李師道淮西則吳少誠滄景則程權易定則張茂昭汴宋則韓弘澤潞則盧從史陳許則劉昌裔河東則嚴綬鳳翔則李鄘東川則嚴礪俱未徙節所更代者不過河中邠寧西川諸近鎮而已恐未必有三十六鎮之多傳文不足深信）殿最分明（新唐書）三年上策試賢良方正直言相諫舉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吉甫惡其直訴於上罷復策學士裴垍王涯僧孺等久不調朋黨自此始（案續通志云新唐書本傳裴垍以尚書右僕射判度支結黨傾執政會皇甫湜等對策指摘權幸附事者皆怒帝亦不悅垍黨因宣言殆執政使然右拾遺獨孤郁李正辭等陳述本末帝乃解通鑑考異曰垍等雖欲為讒若云執政自教舉人誣時政之失豈近人情案僧孺與吉甫于德裕朋黨分角起於對策詆毀之嫌如新書所云吉甫何嫌於僧孺殊非事實今依通鑑纂入）未幾以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淮南節度使（案續通志云新唐書本傳吉甫本善竇羣羊士諤呂溫薦羣為御史中丞羣即奏士諤侍御史溫知雜事吉甫恨不先白持之久不決羣等銜之俄而吉甫病醫者夜宿其第羣捕醫者劾吉甫交通術士帝大駭訊之無狀羣等皆貶而吉甫亦因乞免因薦裴垍自代乃出鎮淮南考羣傳武元衡舉羣代己為中丞羣奏刑部郎中呂溫羊士諤為御史吉甫以羊呂險躁持之數日不下羣等怨怒及吉甫出鎮因失恩傾之乃捕術士陳登考劾搆吉甫陰事密以上聞與本傳異吉甫以士諤溫為險躁非素所親善可知竇羣劾吉甫交通術士若在出鎮前不得云因失恩傾之又呂溫舊書作日者陳克明與羣傳術士陳登亦不符三傳互異似俱未足據又通鑑考異謂吉甫以誣搆鄭絪貶斥裴垍憲宗寖見其情而疏薄之故出鎮淮南亦屬虛擬之詞今止紀吉甫出鎮而不指其由以誌闕疑）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庳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閼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江淮旱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為請吉甫白以時救恤居三歲每見朝廷得失輒以聞六年裴垍病免復以前官召還秉政入對延英五刻始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疾吏員廣乃奏曰自秦至隋設官之多無如國家者天寶以來中原宿兵見在八十餘萬商賈僧道雜入科役者十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待衣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有職局重出名異事離者甚衆故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限而調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化幾三王則郡少不必政紊郡多不必事治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吏寡易求官少易治國家之制官一品奉三千職田祿米不過千石大歷時權臣月奉至九千緡州刺史無大小皆千緡宰相常衮始立限約李泌又量其閑劇隨事加增然有名在職廢額去奉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亦請一切商定乃詔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參閱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八員諸司流外千七百餘人（案本傳作省員八百員吏千四百員今依通鑑綱目）又奏收都畿佛祠田磑租入以寬貧民永昌公主薨有司請如德宗義陽故事起祠堂帝命減舊制之半吉甫曰德宗一切之恩不可為法昔漢章帝欲起邑屋於親陵東平王蒼以為不可故非禮之舉人君所慎請裁置墓戶以充守奉帝曰吾固疑其冗減之今果然然不欲取編民以官戶奉墳而已吉甫再拜謝帝曰自今事有不安者第言之無諱朕不能行也十六宅諸王既不出閤諸女嫁不時選尚皆由中人厚為財謝乃得遣吉甫

奏自古尙主必愼擇其人獨近世不然帝乃下詔皆封爲縣主令有司取門閥者配焉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薛平爲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洺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於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劉澭將軍屯普潤數暴掠近縣吉甫奏遷涇原載民賴之八年（新唐書）帝御延英殿問時政記記何事時吉甫監修國史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右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郎是禾貞中宰相姚璹監修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可闕因請隨奏對而記於仗下以授史官今時政記事也帝曰間或不修何也曰面奉德音未及施行總謂機密故不可書以送史官其間謀議出於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亦付史官及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聞知卽史官之記不待書以授也且臣觀時政記者姚璹修之於長慶及璹罷而事寢賈耽齊抗修之於貞元及耽抗罷而事廢然則關時政化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也是月（舊唐書）回鶻引兵自西城柳谷侵吐蕃塞下傳言且入寇吉甫曰回鶻犯邊當先絕和親今不足虞也因請起夏州至天德復驛候十一區以通緩急發夏州精騎五百屯經略故城以護黨項而已既而果邊吏妄言六胡州在靈武部中開元時廢之更置宥州以處降戶寓治經略軍吉甫請復之以備回鶻乃復置宥州治經略軍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以實之又以江淮甲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匹由是戎備完輯自蜀平帝銳意欲取淮西方吉甫在淮南聞吳少陽立上下攜離自請徙壽州以天子命招懷之反間以撓其黨會朝廷方討王

承宗未聽也後田宏正以魏歸吉甫知魏人謂田進誠才而唐州乃蔡喉衿請拔進誠爲刺史以臨賊境且慰魏心烏重胤守河陽吉甫以汝州捍蔽東都兵寡不足懾寇河陽宿兵本以制魏人今宏正歸順則河陽爲內鎭不宜屯重兵示不信請徙屯汝州帝皆從之及元濟擅立吉甫以內地無脣齒援因時可取不當用河朔故事與帝意合又請自往招元濟苟逆志不悛得指授羣帥俘賊以獻帝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勉之會暴疾卒年五十七帝震悼贈外別賜縑五百恤其家自大斂至卒哭皆中人臨弔吉甫圖淮南地未及上帝敕其子獻之及葬祭以少牢贈司空有司謚曰敬憲度支郎中張仲方非之帝怒貶仲方更賜謚曰忠懿（案唐會要吉甫謚恭懿張仲方傳吉甫卒太常謚恭懿博士尉遲汾請謚敬憲俱不云忠懿）吉甫初爲相經綜政事衆職咸治引薦賢士大夫愛善無遺褒忠臣後以起義烈與武元衡連位未幾節度劍南屢言元衡才宜還爲相及再爲相天下想望其風采而稍修怨罷李藩宰相裴垍左遷皆其謀也李正辭晚相失及與蕭俛同召爲翰林學士獨用俛而罷正辭人皆疑憚之帝亦知其專乃進李絳遂與有隙數辯爭殿上帝多直絳然畏愼奉法不忮害顧大體左拾遺楊歸厚嘗請對日已旰帝令它日見固請不肯退既見極論中人許遂振之奸又歷詆輔相求自試又表假郵置具婚禮帝怒其輕肆欲遠斥之李絳爲言不能得吉甫見帝謝引用之非帝意釋得以國子主簿分司東都（案續通志云新唐書傳載裴垍傾執政事與通鑑互異而後又云裴垍左遷皆出其謀則又與鑑合所稱引垍自代適相矛盾矣又通鑑稱李絳忠鯁而吉甫媚順如所云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及人臣不當强諫使君悅臣安等語則天下想望風采者何在又田季安卒鑑稱吉甫請興兵而李絳力爭以爲

（不必用兵憲宗竟用絳策則以重兵控邢洺云云似未可信考異於裴垍事謂保德裕秉政掩先人之惡攻定實錄故舊傳有此說然則史臣至有異同恐本傳不無溢美）初政事堂會食有巨牀相傳徙者宰相輒罷不敢遷吉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耶撤而新之吉甫居安邑里時號安邑李丞相所論著甚多（新唐書）皆討論易象異義附於一行集注之下及綴錄東漢魏晉周隋故事目為六代略凡三十卷分天下諸鎮紀其山川險易故事各寫其圖於篇首為五十四卷號為元和郡國圖又與史官等錄當時戶賦兵籍號為國計簿凡十卷纂六典諸職為百司舉要一卷皆奏上之（舊唐書）子德修亦有志操寶曆中為膳部員外郎張仲方入為諫議大夫德修不欲同朝出為舒湖楚三州刺史卒次子德裕字文饒少力於學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新唐書）貞元中以父譴逐蠻方隨侍左右不求仕進元和初以父再秉國鈞避嫌不仕（舊唐書）以蔭補校書郎河東張宏靖辟為掌書記府罷召拜監察御史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帝為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新唐書）改屯田員外郎（舊唐書）帝怠荒於政戚里多所請匄挾宦人詗禁中語關託大臣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佗材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帝然之再晉中書舍人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及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至是間帝暗庸詆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己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承王國清亂貪易直傾府庫賚軍貲用空殫而下益驕德裕自儉約以留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怨南方信禨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孝慈大倫使相曉敕違者寘法數年惡俗大變又按屬州非經祠者毀千餘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寇無所廋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盝妝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姦彫窶之人不勝其斂也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薛苹皆榷酒民間供有羨財元和詔書停榷酤又赦令禁諸州羨餘無送使今存者惟留使錢五千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今所須脂盝妝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者足接於道故德裕推一以諷它又詔索盤條繚綾千疋德裕復奏曰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元宗時使者抵江南捕䴔鶄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筩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夫䴔鶄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為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且立鵝天馬盤絛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疋臣所未喻昔漢文身衣弋

綈元帝罷輕纖服故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減節則海隅蒼生畢受賜矣優詔答停自元和後天下禁私度僧徐州王智興紿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卽顯募江淮間民四年財自入德裕劾奏智興爲壇泗州募願度者人輸錢二千不復勘詰普加髠落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男剔髮規影徭賦渡江者日數百蘇常齊民十固八九若不加禁過則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爲細變有詔徐州禁止時帝昏荒數游幸狎比群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扆六箴表言遠跡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臣拔自先聖偏荷寵私不能竭忠是負靈鑒臣在先朝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嘉採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也（新唐書）其宵衣箴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正服箴曰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毅然亦譏縹紈因時所遇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罷獻箴曰漢文罷獻詔還騄耳塗軫徐驅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己翟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爲麗慈仁爲美不過天道斯爲至理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驚流湎舉白浮鍾魏叡侈汰淩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爲瑱是謂塞聰辨邪箴曰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有昭德過周成上書知偽照奸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防微箴曰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患亂臣猖獗非可遽數元黃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睹貌獻餐斯可戒懼德裕意在切諫不欲斥言託箴以盡意（舊唐書）宵衣諷視朝希晚也正服諷服御非法也罷獻諷斂求怪珍也納誨諷侮棄忠言也辨邪諷任群小也（舊書諷信任群小也）防微諷爲游輕出也詞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敕韋處厚作詔厚謝其意然爲逢吉排笮訖不內徙時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互相欺誑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請下觀察使塡塞以絕妄源從之帝方惑佛老狂人杜景先上言其友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所在馳驛敦遣德裕上疏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孔子昔軒轅問廣成子治身之要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愼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形未嘗衰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陛下修軒后之術物色異人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言亦無出於此臣慮今所得者皆迂怪之士使物淖冰以小術欺聰明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有御其藥者故漢人稱黃金可成以爲飲食器則壽高宗時劉道合元宗時孫甑生皆能作黃金二祖不之服豈非以宗廟爲重乎儻必致眞隱願止師保和之術愼毋及藥則廟廟慰悅矣息元果詭譎不情終帝世無它驗文宗卽位乃逐之大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才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出德裕爲鄭滑節度使（賈餗贊皇李公德裕德政碑皇帝卽位四年淮蔡既平河朔無事方復載兵刃與人休息惟東郡地臨討伐之境歲積水旱之後罷勞之師始旋於奔命殘耗之甿久留於煩役弊）

力殫竭資用凶荒牧養之寄於是爲急乃詔兵部侍郎贊皇公李德裕以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出鎮茲土時公由浙右遷陶以治行第一徵復南宮既至未浹月乃膺是遴擇於是日對越明令抗節遄征若決江漢以起魚澗至則究宣詔旨躬問痛疾俾人諳皇澤吏識朝典軍識法制俗識教化推心於萬人之腹下令於流水之源怠則張而振之弊則歸而更之下車三日而新政興步旬而舊俗革周月而風偃三郡踰時而澤流四境期年而人和歲穰厥績大成屬蜀人新被發寇攘散未復詔選天下諸侯威可訓者而惠可生殖者公又遷秩兵部尚書往鎮撫焉以遺愛之地所以揚豐碑而表異政也古今紀嘉績詠去思者多矣大抵久於其位方顯其迹舜典三載考績仲尼亦曰三年有成子產相鄭三年而圖人始信文公居潁川前後八年而郡中號治未有起積因之俗施難行之化勞來安集生聚教訓未至期歲而闡權丕業流光蜚聲若是之速也公廉明剛健精力過人傳以文雅濟以經術發強開敏貫達吏事刃下無肯綮教中無適述其治軍也法令嚴而賞罰信閱實其籍修利其器征進之勤守備之勞有一可追罔不致寵除去姑息之弊剗革因循之政戶庭無紀綱之僕營壘盡腹心之誠嘗稱記曰軍旅有禮則武功成故先之以禮誼傳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勤之以教習至夫煉金割革之程制耳目發氣之容節日省月試莫非躬親於是師徒咸悅人百其武而政成乎戎旅矣其馭下也正其身以爲表懸其令而莫犯守以晝一提以憲章故百吏聳觀郡職修舉廣漢之推功善而吏人稱之不容口僉歸以一警百而吏人皆改行自新興善遷咸得其術而政行乎州邑矣其養人也按其害本浚其利源安之而後勸功業之而後興教苛役重賦人之所困明令以蠲之樹藝畜牧生之所急躬勸以課之於是萬井千閭咸勵思意若人人皆自其耳而道之也郡有消田千頃盡土膄也先是種畝之入盡王兼并之家至則均其耕墾首及貧弱俾共其利而一其征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故流逋因歸播殖滿野化歎息愁恨爲和樂之聲而政洽乎吠庶矣其訓俗也舉先孝弟養先惸獨敬敎勸學驅而之善俾千響之邪剛悍之俗粲然存文以相接歡欣有恩以相愛仁聲成物順氣成象年穀大稔人無札瘥畎畝之中至有親族致憂相報以養者比德旌顯閭然一境日飲其和而政達乎教化矣其理財也愛人以生之節用以阜之無名非法之費飾奢崇侈之給匱弊或久一皆去之行之期年力乃蓄殖百姓與足千箱既盈通商而百貨不匱訓工而五材咸理由是軍有餘用吏有富藏而政施乎物力矣其約己也躬儉行簡居無玩好公之諸部典家偕路人非見其族懂雖告以掾吏之家不信也及郡凡胥之仰給於官不應法介者悉違之吏入皆驚而相告曰而今而後吾知官與法矣吾儕其敢貪冒以悅吾賢帥耶至若均辟廉以辭軍費節宴遊以寬日力忠愛之私覩官猶家而政先乎簡約矣政事本乎身行乎吏人成乎餉旅給乎氓庶美於風俗阜於財用六者治之大節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其他可得矣乃或軒西去將校官吏三州耆老感公之謂惠懷公之明德道路彷徨若無所歸愈獲寇恂之借益深召伯之愛既而大將軍仲良范奕別駕衛凡一十六人泣涕丹誠伏述功其願刻金石垂諸無窮監軍使田內侍全操今節度使殷侑書疑繼以事聞恩詔嘉許俾萬方將帥驗音聲勸賞朝廷之重典公趙郡人贊皇其本邑也濬源長發賢達奕代烈祖贊皇文獻公諱栖筠大歷中爲御史大夫清風峻節振服天下烈考忠懿公諱吉甫元和初再爲丞相崇功盛業耀動今古公承忠勤之積慶負鵠略以纔起年未弱冠而濟美之望見推於時釋褐詔授校書郎果至監察御史元和十五年以本官召充翰林學士時穆宗皇帝初嗣位對見之日即賜金紫遷屯田員外郎考功郎中知制誥其侍從如故又遷中書舍人專承密命論思參贊沃勝言隱而行道者蓋多矣會邦憲任缺帝難其人乃拜御史中丞直己端誠道無吐茹百職以治朝綱以肅明年以御史大夫兼統浙西六郡仍總其車服以鎮靖焉公時年三十有六就加禮部尚書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詔書方勉舉漢宜故事以寵休績在金陵凡六載其仁風惠化磅礴於所部洋溢於歌謠天下聞之久矣及貳夏官至未發輔復慰滑人從來之思滑人既復用滑之治迹以慰蜀人化日宏宣釋淳以大舉茲而斷可識矣表裝翠碣永戴德政上請斯文於末學泰承明詔無媿直筆其詞曰天有德星所臨者輯王有良翰以撫蕃服維昔茲土歲仍十饑師役罷勞人困流離衣食所儲蕩無孑遺上帝監觀俾公來思我公既來勞役乃息人望如草偃我生殖煩苛盡去吏奉條式禁止猾遊阜昌物力歲事未周乃無疲人寒者獻襦飢者獻餐野無閒田百穀茂穟襁負而來閭境如春教化既興德行具舉政行州邑禮行師旅人趨法令鄰服威武儒嬌三軍勇餘可賈俗換風移日用不知鳴鴞之音魯侯化之閭門之盜隨會逃之成人之須子皋爲之人有父子惟公視之人有作業惟公勸之軍政既成吏理既請百室既登乃流德聲乃奉詔書俾鎮全蜀人失召父君去方叔碑壘之屹何如尸祝今茲功德易其自足乃蕭成績達於宸聰帝曰俞哉宜爾顯崇建石通衢追琢嘉膺書詞罔愧播美無窮

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踰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爲蠻有始韋皋招來南詔復巂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皋啟戎資盜其策非是至元穎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剔千里蕩無孑遺今瘢夷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

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餫遠邇曲折咸具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又料擇伏瘴脅獠與州兵任戰者廢遣獰耄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由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鷙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仗義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邛陜關徙嶲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舊制歲杪運內粟贍黎嶲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度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以十月爲漕始先夏而至饋者乃安蜀人多鬻女爲人妾德裕爲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先主祠旁有猱村其民剔髮若浮屠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於是二邊寖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固東北由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至吐蕃之牙異時戍之以制虜入者也德裕既得之即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即以兵部尚書召俄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贊皇縣伯故事丞郎詣宰相須少間乃通郎官非公事不敢謁李宗閔時往往通賓客德裕則諭御史有以事見宰相必先白臺乃繇凡罷朝由龍尾道趨出遂無輒至閤者又罷京兆築沙堤兩街上朝衛兵常建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正願審所取舍不然二者並進雖聖賢經營無成功俄而宗閔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始二省符江淮大賈使主堂廚食利因是挾貲行天下所至州鎮爲右客富人倚以自高德裕一切罷之帝暴感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德裕曰訓小人咎惡暴天下不宜引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逢吉嘗言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天資奸邪尚何能改逢吉位宰相而顧愛凶回以累陛下亦罪人也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搖手止涯帝適見不懌訓注皆怨即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爲興元節度使入見帝自陳願留闕下復拜兵部尚書宗閔奏命已行不可止更徙鎮海軍以代王璠先是大和中漳王養母（案舊書作養女誤）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時德裕被詔乃檄留後使如詔書璠入爲尚書左丞而漳王以罪廢死因與戶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嘗賂仲陽導王不軌帝惑其言召王涯李固言路隋質之隋言德裕大臣不宜有此議俄遂貶德裕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復貶袁州長史隋亦免相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敗帝追悟德裕以誣構逐乃徙滁州刺史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初起爲浙西觀察使後對學士禁中黎埴頓首言德裕與宗閔皆逐而獨三進官帝曰彼嘗進鄭注而德裕欲殺之今當以官與何人埴懼而出又指坐房前示宰相曰此德裕爭鄭注處德裕三在浙西出入十年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僧孺聞之以軍事付其副張鷟即馳去淮南府錢八十萬緡德裕奏言止

四十萬爲罵用其半僧孺訴於帝諫官姚合魏謩等共劾奏德裕挾私怨沮傷僧孺帝置章不下詔德裕覆實德裕上言諸鎮更代例殺半數以備水旱助軍費因索王播段文昌崔從相授簿最具在惟從死官下僧孺代之其所殺數最多郎自劾始至鎮失於用例不敢妄遂待罪有詔釋之武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入謝即進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夫正人既呼小人爲邪小人亦謂正人爲邪何以辨之請借物爲諭松柏之爲木孤生勁特無所因宜蘿蔦則不然弱不能立必附它木故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爲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夫元德憲四宗始一委輔相故賢者得盡心久則小人並進造黨興亂視聽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訖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它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積纖微以至誅貶誠使雖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則讒邪不干其間矣又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踰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急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帝皆疑楊嗣復李珏顧望不忠遣使殺之德裕率三宰相見延英流涕因追還使者嗣復等乃免時帝數出畋遊暮夜乃還德裕上言請節田遊尋冊拜司空（案續通志又新唐書本紀會昌二年正月李德裕爲司空三年六月爲司徒舊書本紀則元年四月進司空二年五月兼守司徒年月不同考舊書位司空在迎公主還下守司徒在贈悉怛謀下

二事俱在會昌三年舊書紀傳敘次前後皆誤）回鶻自開成時爲黠戛斯所破會昌後烏介可汗挾公主牙塞下種族大饑以弱口重器易粟於邊退渾党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奏德裕曰回鶻於國嘗有功以窮來歸不如與之食以待其釁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勁虜確無不敗請詔牟無聽諸戎計帝於是貸粟二萬斛會嗢沒斯殺赤心以降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勢窮數句羊馬欲借兵復故地又願假天德城以舍公主帝不許乃進逼振武保大柵杷頭峯以略朔川轉戰雲州刺史張獻節嬰城不出回鶻乃大掠黨項退渾皆保險莫敢拒帝盍知向不許田牟用二部兵之效乃復問以計德裕曰杷頭峯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當之今烏介所恃公主耳得健將出奇奪還之王師急擊彼必走今銳將無易石雄者請以蕃渾勁卒與漢將銜枚夜擊之勢必得帝即以方略授劉沔令雄要擊可汗於沙胡山敗之迎公主還回鶻遂敗進位司徒黠戛斯遣使來且言攻敗安西北廷帝欲從黠戛斯求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廷五千里異時由河西隴右抵玉門關皆我郡縣往往有兵故能緩急調發自河隴入吐蕃則道出回鶻回鶻今破滅未知黠戛斯果有其地耶假令安西可得即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所興發何道饋餉彼天德振武於京師近力猶苦不足況七千里安西哉臣謂縱得之無用也昔漢魏相請罷田車師賈捐之請棄珠崖近狄仁傑亦請棄四鎮及安東皆不願貪外以耗內此三臣者當全盛時尚欲棄割以肥中國況久沒甚遠之地乎持實費而虛

事是誠一同鶻而又生之也帝乃止（新唐書）德裕復追論維州事奏曰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子三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以幷力西邊遂陵近甸韋皋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急攻數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將吏對臣無不隕泣蕃帥即以此人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獎忠魂特加褒賜帝意傷之尋賜贈官（舊唐書　案德裕追論維州事舊書採以入傳新書刪之亦不載於吐蕃傳維州唐地陷蕃本末形勢俱不瞭如且無以徵德裕之善計謹照舊書增人）時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比捨而不討無以示四方帝曰可勝乎對曰河朔稹所恃以屛蔽也如今魏鎮不與則破矣夫三鎮世嗣列聖許之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帥不得視三鎮今朕欲誅稹其各以兵會帝然之乃以李回持節諭王元逵何宏敬皆聽命始議用兵中外交章固爭德裕獨曰顧稍勝負兵家之常惟陛下聖策先定不以小利鈍爲浮議所搖則有功矣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帝曰爲我語於朝有沮軍者誅之羣論遂息元逵兵已出而宏敬逗留持兩端德裕建遣王宰以陳許精甲假道於魏以伐磁宏敬聞遽勒兵請自涉漳取磁潞會橫水戍兵叛入太原逐其帥李石奉裨將楊弁主留事方是時稹未下朝廷益憂議者頗言兵皆可罷帝遣中人馬元實（案舊書作馬元貫）如太原偵弁變厚賄中人帳飲三日還謬曰弁兵多曳明光甲者十五里德裕詰曰李石以太原無兵故調橫水卒千五百使戍榆社弁因以亂果能列卒如此多邪則曰晉人勇皆兵也募而得之德裕曰募士當以財李石以人欠一縑故兵亂弁何得邪太原一鎧一戟舉送行營安致十五里明光乎使者語塞德裕即奏弁賤伍不可赦如力不足寧捨稹遽趨王逢起榆社軍詔元逵趨土門會太原河東監軍呂義忠聞即日召榆社卒入斬弁獻首京師德裕每疾貞元大和間有所討伐諸道兵出境即仰給度支多遷延以困國力或與賊約令懈守備得一縣一屯以報故師無大功因請敕諸將令直取州勿攻縣故元逵等下邢洺磁而稹氣索矣未幾郭誼持稹首降帝問何以處誼德裕曰稹豎子安知反賊誼爲之今三州已降稹窮蹙又販其族以邀富貴不誅後無以懲惡帝曰朕意亦爾因詔石雄入潞盡取誼等及嘗爲稹用者悉誅之策功拜太尉晉封趙國公德裕固讓改衛國公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爲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無邪心也盡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己不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宏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宏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宏雖並進然廷詰齊人少情議其布被爲詐則先發後議不爲黨也太宗與房元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如晦亦推元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

爲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爲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故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甚也謂之鉤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衰列國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遊談者以四豪爲稱首亦各有客三千務以譎詐勢利相高仲尼之徒唯行仁義今議者欲以比之罔矣臣未知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誠爲國邪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罔上車馬馳驅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爲之否則壓抑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奸僞見矣時韋宏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太和後風俗寖敝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治國臣銜曰大臣者國家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今宏質爲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且蕭望之漢名儒爲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宣帝以望之意輕丞相下有司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庶職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外臣謂宰相有奸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古者朝廷之上思不出位宏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陛下照其邪計從黨人中來當遏絕之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深疾朋黨故感憤切言之又嘗請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衣冠去者皆怨（案新書選舉志云德裕奏國家設科取士而附黨背公自爲門生自今一見有司而止其期集參謁曲江題名皆罷德裕嘗論公卿子弟艱於科舉武宗曰間聞楊虞卿兄弟朋比貴勢妨平進之路昨黜楊知至鄭朴等抑其太甚耳有司不識朕意不放子弟即過矣但取實藝可也德裕曰鄭肅封敖子弟皆有才不敢應舉臣無名第不當非進士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岐勉強隨計一舉登第自後家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實然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爲之何者少習其業目熟朝廷事不教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德裕之論偏異蓋如此）時天下粗平數上疏乞骸骨不許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他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爲森豎翌日罷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皆素仇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事故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冤至爲黜御史罔上不道（案本書澧人吳汝納韶州刺史武陵兄子也武陵坐贓貶死汝納會昌中爲永寧尉弟湘爲江都尉部人訟湘受贓狼藉娶民顏悅女李紳使鞫湘罪明白論報殺之詔遣御史崔元藻覆按元藻言湘盜用程糧錢有狀娶部人女不實德裕惡元藻持兩端奏貶崖州司戶參軍崔鉉等導汝納爲湘訟言罪不當死而紳枉殺之元藻因言御史覆獄德裕使不得對但用紳奏而寘湘死）乃貶爲崖州司戶參軍事（案續通志云舊唐書傳大中元年秋再貶潮州司馬明年冬又貶潮州司戶二年冬又貶崖州司戶紀又以崖州之貶與之三年九月制詞稱潮州司馬李德裕可崖州司戶舊傳所云明年冬又貶潮州司戶者行文也至年月互異之處未詳孰是）明年卒年六十三（案新傳云德裕既沒見夢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滈滈曰執政皆其憾可乎逾夕又夢綯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白於帝得以喪還事近誣嘗考北夢瑣言云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者博學有才器德裕遣詣應試果登第其子鄴表雪德裕以朱崖神櫬歸洛中報其先德本書亦云鄴傷德裕誣死海上乃申直其冤復官爵）

（傳皆不載謚誌於此）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爲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爲質袞袞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命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先是韓全義敗於蔡杜叔良敗於深皆監軍宦人制其權將不得專進退詔書一日四下宰相不豫又諸道鋭兵皆監軍取以自隨每督戰乘高建旗自表小不勝輒卷旗去大兵隨以北由是王師所向多負至討回鶻澤潞德裕建請詔書付宰司乃下監軍不得干軍要率兵百人取一以爲衛自是號令明壹將乃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沛然若無事時報機急帝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曰學士不能盡吾意三鎭每奏事德裕引使者戒敕爲忠義指意丁寧使歸各諭其帥道之故河朔畏威不敢慢後除浮屠法僧亡命多趣幽州德裕召邸吏戒曰爲我謝張仲武劉從諫招納亡命今視之何益仲武懼以刀授居庸關吏曰僧敢入者斬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慮怠於武不可戢即奏言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曰不如少息若弓撥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爲戒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方士趙歸眞以術進德裕諫曰是皆敬宗時以詭妄出入禁中人皆不願至陛下前帝曰歸眞我自識顧無大過對曰小人於利若蛾赴燭向見歸眞之門車轍滿矣帝不聽於是挾術詭時者進帝志衰焉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豫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生平所論著多行於世云子燁仕汴宋幕府貶象州立山尉懿宗時以赦令徙郴州餘子皆從死貶所燁子延古乾符中爲集賢校理擢累司勳員外郎還居平泉昭宗東遷坐不朝謁貶衛尉王溥德裕之斥中書舍人崔嘏字乾錫誼士也坐書制不深切貶端州刺史吳汝納之獄淮南府佐魏鉶就逮吏使誣引德裕雖痛楚掠終不從貶死嶺外又丁柔立者德裕當國時或薦其直清可任諫爭官不果用大中初爲左拾遺既德裕被放柔立內愍傷之爲上書直其冤坐阿附貶南陽尉懿宗時詔追復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尚書左僕射距其沒十年（新唐書）

李巽字令叔趙州贊皇人以明經補華州參軍事舉拔萃授鄠尉進累左司郎中常州刺史召拜給事中出爲湖南觀察使貞元五年徙江西巽銳於爲治持法案吏不敢少紿順宗立擢兵部侍郎杜佑表爲鹽鐵轉運副使俄代佑使任自劉晏後職廢不振賦入朘耗巽莅職一年較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明年增百八十萬緡（新唐書）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抵河陰久不盈其數唯巽三年登焉（舊唐書　案新書食貨志云李錡嶺使江淮堰埭隸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巽爲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又云巽以鹽鐵皆歸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糶鹽稅茶其嬴六百六十五萬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再遷吏部尚書長於吏事治家亦句檢案牘簿書如公府吏有過秋毫無所縱口股栗脅息常如與巽對程异坐王叔文廢巽特薦引之异計較精於巽故巽能善職蓋有功云（權德輿尚書右僕射李公墓誌銘略云公溫重方嚴豈弟忠清強志特立爲儒門吏師中臺草議左曹還詔法程之下無尤違分晝之下無差失其爲二方備研制建長利作以休和樹之風聲大凡都府歲杪使刻深吏周行支郡鉤撫泉貨二千石不相聊生如枯泉然公至分命部從事覽與廢俗問人疾苦廉吏善否而已至有經用之羨使都自爲理得以留之用補逋亡府無私焉留屢之內過因畀水

溢損有餘以均不足處理無大之官司經綸憂而邦鄉碩士勸學講藝導彼輕儇率循教化皆聲詩揭於康莊其制困用也調盈虛御輕重阜貲人之業而取不加賦佐公家之急而利無所滯先是沈澤之稅因緣為奸牢盆以私幣貨寖溢公財去一朝之便貸終歲之成發其家以寬物力盈入之數不可勝條上嗣位之歲發武庫禁兵以誅劉闢三蜀之饋不乏於實千金之費不征於人揚天聲於井絡斷戎首於齊斧是皆謀猷大猷經理大本豈止於漢庭桑大夫耿中丞區區然商功利析秋毫而已哉其為天官已嬰寢患猾與郎吏切劇奏書去繳繞之科禁絕私圖於胥吏士之得調多受賜焉內外墻除之際精爽不亂與上言職業雖康甯宴閒之不若君子以為難自解巾褐至捐館舍凡歷官十六利刃解虛大車以載文理聰明卓冠出倫規為密靜知度章灼大吏之所表的諸公之所嚴重其文采精覈循道諸要而不為曼詞其術學博洽折中定疑而不理章句喜士尊賢開懷盍簪絲桐博弈談笑嘔褱每有餘裕而無留事志在端正百度儀刑四方以讓明宏濟為已任而積用未究斯吾君所以當亡流歎而衆君子失聲相化豈虛也哉元和四年疾革郎官省候巽言不及私但商較程課功利是夕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右僕射（新唐書　案舊書作年七十一贈尚書左僕射權德輿撰墓誌作年六十三贈右僕射）諡曰肅（唐會要）巽為人忌刻校怨在江西有所憎恨輒殺之始竇參為相出巽常州促其行及參貶郴州巽時觀察湖南宜武節度使劉士甯致絹數千疋於參巽即劾參交通藩鎮遂殺參（新唐書）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新唐書）曾祖貞簡祖剛官終宰邑（案據言祖剛官終襄館）父元善襄州錄事參軍（舊唐書）絳擢進士宏詞補渭南尉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輦取其貲絳與裴垍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遏亂略惠綏困窮者願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帝嘗稱太宗元宗之盛曰朕欲庶幾二祖無愧宗廟何行而至此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遠邪佞近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嘉納之絳與崔群錢徽韋宏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便坐帝每閱視顧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為如此事是時盛興安國佛祠幸臣吐突承璀請立石紀聖德營構華廣欲使絳為之頌將遺錢千萬絳上言陛下為積弊四海延頸望德音忽自立碑示人以不廣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德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陛下美有分限堯舜至文武皆不傳其事惟秦始刻嶧山揚暴誅伐巡幸之勞失道之君不足為法令安國碑若敘遊觀即非治要述崇飾又非政經固非哲王所宜行也伏乞聖恩特令寢罷帝怒絳伏奏愈切帝悟曰微絳我不自知命百牛倒石襄陽裴均進詔書獻銀壺盎百具絳請歸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仍敕均罪時議遏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為解李吉甫謂鄭絪漏其謀帝召絳議欲逐絪絳為開白乃免（案本書吉甫傳稱漏言於從史帝召絳詰其故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者曰吉甫為我言絳曰絪在宰相識名節不當與奸臣外通恐吉甫進為讒詞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儉人以此營誤上心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敢上達人主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議者皆言古無以宦人統師者絳嘗劇論固爭帝不能奪詔宰相授敕承璀果無功還加開府儀同三司絳奏

承璀喪師當抵罪今寵以崇秩後有奔軍之將蹈利干賞陛下何以處之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恐取自署所上疏稾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俾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犯聖顔忤貴幸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遂由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烏重胤縛盧從史而承璀輒署昭義留後絳曰澤潞據山東要害磁邢洺跨兩河間可制其合從今尊暨就擒方收威柄遽以偏將莅本軍綱紀大紊矣河南北諸鎮謂陛下昭以官爵使逐其帥其可厭然哉宜以孟元陽爲澤潞而以重節度三城兩河帝從之張茂昭舉族入覲絳上言任迪簡既往代則士之從茂昭皆爲定人宜急投以官且遣使者召其麾下皆隸茂昭節度有詔拜河中節度使會迪簡以帑廩匱竭稍簡罷士之疲老者人情不安絳請斥禁帑絹十萬以濟事機矣少誠病甚絳建言淮西地不與賊接若朝廷命帥今乃其時有如阻命則決可討矣然鎮冀不可并取願赦承宗趣立蔡功時江淮大旱帝下赦令有所蠲貸絳言江淮流亡所貸未廣而宮人猥積有怨曠之思當大出之以省經費嶺南之俗鬻子爲業可聽非券劑取直者如掠賣法敕有司一切苛止帝皆順納（宋新書食貨志云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後閱月不賜對絳謂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爲害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履危之患自爲計得矣顧聖治何有詔明日對三殿帝嘗畋苑中至蓬萊池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其見

禮憚如此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咎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削用度羨餘以爲獻臣乃爲陛下謹出納烏有羨贏若以爲獻是徙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矣帝每有詢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承璀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翌日拜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高邑男方江淮歲儉民薦饑有御史使還奏不爲災帝以語絳答曰方隅皆陛下大臣奏孰不實而御史苟悅陛下耳願出其名顯責之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爲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爲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爲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更加比歲水旱無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略渠便高枕而臥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眞宰相也遣使者賜酴醾酒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軍中請襲節度吉甫議討之絳曰不然兩河所恃者部將以兵屬己也故委諸將總兵皆使力敵任均以相維制不得爲變若主帥強則足以制其命今懷諫乳臭不能事必假權於人權重則怨生向之權力均者將起事生患矣衆所歸必在寬厚簡易軍中素所愛者彼得立不倚朝廷亦不能安惟陛下蓄威以俟之俄而田興果立以魏博聽命帝大悅甫復請命中人宣慰因刺其變徐議所宜絳獨謂不如推誠撫納即假旌節毋使使者持三軍表來請帝重違吉甫故詔張忠順持節往而授與留後絳固請曰如與萬一不受命即姑息復如向

時矣由是卽拜興節度使絳復曰王化不及魏博久矣一日挈六州來歸不大犒賞人心不激請斥禁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有言太過者絳曰假令軍十五萬衆期歲而得六州計所轉給三倍於費今興天挺忠義首變污俗破兩河之膽可索小費墮機事哉從之帝患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迹言之則可疑夫聖人同迹賢者求類是同道也非黨也天下趨利之人常爲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擠毁違其私也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戒哉王播爲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宅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稅稟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詘絳在位獻不入禁中吐蕃犯涇州掠人畜絳因言濱塞虛籍多實兵少今京西北神策領軍本防盛秋坐仰衣食不使戰事至之日乃先稟中尉夫兵不內御要須應變請分隸本道則號令齊一前戰不還踵矣然士卒樂兩軍姑息宦者以爲言議遂寢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新唐書）許孟容爲禮部侍郎徙弟季同京兆少尹元義方劾絳與季同舉進士爲同年方數月輒徙絳曰進士明經歲大抵百人私謂爲同年本非親與舊也今季同以兄嫌徙少尹豈臣所助且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設有才雖親舊白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謀非天子用人意帝然之（據新書許季同傳增）帝嘗問元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耶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元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天下騷動故治亂繫時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於理追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耶絳曰事或過差聖哲不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但矜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教坊使稱密詔閱良家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囂然絳將入言吉甫曰此諫官事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欲移之耶吉甫乃欲諷詔使止之絳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比命訪閭里以貲致之彼不諭朕意故至譁擾乃悉歸所取以足疾求免罷爲禮部尚書帝乃召承璀於淮南絳雖去位猶懷不能已因上言北虜方强其憂有五彼茂信重利歲入馬求直今則置不取當貯他謀一也屯士不足斥候不明城無完堞非可應卒二也今之營築不詢衆謀遠窺塞外城非要地虜一入寇應接艱阻三也比年通好往來窺覘河山兵甲悉知之矣若寇掠驅脅投兵非十日不至旣至虜去兵罷復來四也北狄西戎久爲仇敵今回鶻恩叛脫相連約數道並進何以過之五也十年出爲華州刺史承璀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卽行法矣州有捕鶻戶歲責貢限絳以爲言并勸止畋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之人爲兵部尚書母喪免還授河中觀察使河中故節制而皇甫鎛惡絳故薄其恩鎛得罪復以兵部召遷御史大夫穆宗數遊畋絳率其屬叩延英切諫不納以疾辭還兵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宋國史補李絳議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不便旬日出爲東都留守）從東川節度使復

爲留守實歷初拜尚書左僕射絳偉儀質以直道進退冠一時嘗爲讒邪所中御史中丞王璠（舊書璠作播）遇絳於道不之避絳引故事論列（案新書王璠傳絳上言左右僕射師長庶官開元時名左右丞相上日班見百官而中丞御史在廷元和中伊慎爲僕射博士韋謙刱其禮至僕射就臺見中丞或立廷中中丞乃至憲度側置不可爲法逢吉遏其事不奏）宰相李逢吉右璠下遷絳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立召爲太常卿以檢校司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四年南蠻寇蜀道召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怨乃譟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縋城可以免絳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沒絳遂遇害年六十七募府趙存約薛齊皆死（案本書衆謂溫造可弭亂文宗乃授山南西道節度使造至大宴卽問軍中殺絳狀斬八百餘人親殺絳者臨之號令者誅死取百級祭絳三十級祭死事官餘悉投之漢江楊叔元擁造靴祈哀詔流康州人以不數爲恨）事聞諫官崔戎等列絳冤册贈司徒諡曰貞賻禮甚厚大中初召史官差第元和將相圖形淩煙閣絳在焉獨留中絳所論事萬餘言其甥夏侯孜以授蔣偕次爲七篇子璋（案舊書子璋頊宰相世系表絳生璆頊璋）字仲禮大中初擢進士第辟盧鈞太原幕府遷監察御史奏大廟祫享復用宰相攝事進起居郎舊制設次郊丘太僕盤車載樂召群臣臨觀璋奏罷之咸通中累官尚書右丞湖南宣歙觀察使（舊書子德林宰相世系表作德璘字朋言）新唐書

欒城公亡其姓氏早習舉業成名後悟脫禪定一日門人祝公生日作漁家傲詞公以爲非乃自製詞見志遂隱居不仕康熙志

畿輔通志卷二百三

列傳十一（唐四）

唐

順德府

常何　李嗣眞　李元愷

宋璟　李懷遠（子景伯孫彭年）　魏傳弓

趙君惠　于濆

廣平府

毛藻　盍文懿（宗人文達）　王君愕（子及善）

張楚金（兄越石）　韓固文　潘師正

賈公彥（子大隱）　李元植　宋慶禮

高正臣　李傑　楊茂謙

潘好禮　張衆甫　宋廷芬

司空曙　傅良弼　崔元亮

張祜　劉言史　張徹

宋申錫　崔彥昭　馬衙（章徹　蔣仁　蔣　郭守素）

劉眞

大名府

李安年　張薀古　張文瓘（兄文琮　文琮子戩）

文收（錫　文璪從父弟）　馬嘉運　谷那律（孫倚相　倚相子崇）

義（宗義子從政）　李義琰（子臬　綰　從祖弟義琛　義琛子）

張大素（弟大安　子併）　郭震　吳保安（郭仲翔）

解琬　姜師度　杜暹（父承志　族子鴻漸）

（鴻漸父鵬舉）　杜咸　劉晏（兄暹　遷　孫潼）

張伯儀　王栖曜（子茂元）　南霽雲
柏良器（父造　子耆）　張萬福　劉元佐（子士甯　李萬榮）
鄧惟恭　馮伉　吳溆（弟湊　子士矩）
杜羔（子中立）　韓宏（父海　子公武　弟充）　高郢（子定）
公乘億　谷威德（毛仁　李文錫）　李仁實
李文禮

宣化府

侯仲莊　嚴濟寬　陳顯祖
李澗

唐

順德府

常何鉅鹿人爲中郎將陳便宜二十餘事帝異之何對曰臣家客馬周具草耳帝以爲知人賜絹三百匹（新唐書）

李嗣眞字承胄趙州柏人人（案舊書作滑州匡城人）父彥宗趙州長史嗣眞博學曉音律兼善陰陽推算之術弱冠（舊唐書）舉明經中之累調許州司功參軍賀蘭敏之修撰東臺表嗣眞直宏文館與學士劉獻臣徐昭皆少有名號三少高宗東封還詔贈孔子太師命有司爲祝司文郎中富少穎文不稱旨更命嗣眞成不淹頃帝覽稱善詔加兩階敏之等倚恩自如嗣眞不喜求補義烏令敏之敗學士多連坐嗣眞獨免調露中爲始平令風化大行時章懷太子作寶慶曲閱於太淸觀嗣眞謂道人劉概輔儼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概等奏其言擢太常丞知五禮儀封常山縣子嗣眞嘗曰隋樂府有

堂堂曲男皇再受命此日有側堂堂橈堂堂之謠側不正也橈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牧之不易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敢諸王殆爲后所蹂踐吾見難作不久矣太常缺黃鍾鑄不能成嗣眞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弟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眞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鐸衆樂遂和嘗引工展器於庭后奇其風度應對召相王府參軍閻元靜圖之吏部郎中楊志誠爲讚祕書郎殷仲容書時以爲寵永昌初以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請周漢爲二王後詔可命巡撫河東薦宋璟袁嘉祚李日知拔州縣職皆至顯官來俊臣獄方熾嗣眞上書諫以爲昔陳平事漢祖謀間楚君臣行反間項羽遂亡今殆有如平者謀陛下君臣恐爲社稷禍不納出爲潞州刺史俊臣誣以反流藤州久得還自筮死日豫具棺斂如言卒桂陽有詔州縣護喪還鄉里贈濟州刺史諡曰昭武后嘗問嗣眞儲貳事對曰程嬰杵臼存趙氏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神龍初又贈御史大夫（新唐書）所撰有明堂新禮十卷孝經指要詩品書品畫品各一卷（舊唐書）

李元愷邢州人博學善天步律歷性恭愼未嘗敢語人宋璟嘗師之既當國厚遺以束帛將薦之朝拒不答洺州刺史元行沖邀致之問經義畢贈衣服辭曰吾躬不可服新麗懼不稱以速咎也行沖垢蛾復與之不獲已受俄報身所蠶桑絲曰義不受無妄財也先是定州崔元塈善禮學用褒易之力授朝散大夫家居給半祿元愷謂曰無功而祿災也卒年八十餘（新唐書）

宋璟邢州南和人七世祖弁爲元魏吏部尙書（新唐書）父元撫（舊唐書）衛州司戶參軍（宰相世系表）璟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詞舉進士中第調上黨尉爲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居官鯁直武后高其才張易之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爲驗將廷辨說惶懼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縱此受譴芬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閤救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後遷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已自言於朕璟曰昌宗事露始自陳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請正國法后不懌姚璹（案舊書通鑑俱作楊再思）遽傳詔令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不得已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案之事未畢特詔原之（案續通志云新舊書並云收案易之等通鑑考異云璟止鞫昌宗占相事耳無緣及易之今據改）敕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令亂國經負此恨矣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諂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爲卿璟曰以官正當爲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自是易之等積怨常欲中傷后知之得免嘗詔按獄揚州辭曰此監察御史職也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言御史中丞非軍國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贓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故事終辭易之初冀璟出則劾奏誅之計不得行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客刺殺之有告璟者璟乘庳車舍他所刺不得發俄二張死乃免神龍初爲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伏下與言得失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恃寵數有請於璟璟厲聲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安得上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事乎後韋月將告武三思亂宮掖三司諷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誅之璟請付獄按罪帝怒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會車駕還京師召璟權檢校并州長史未行又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歲大饑三思封邑在貝州專使督其租璟拒不與故爲所擠歷杭相二州政清毅吏下無敢犯者遷洛州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元宗在東宮兼右庶子先是崔湜鄭愔典選爲威近干奪至踰用二年員闕猶不能給更置比冬選流品淆并璟與侍郎李乂盧從愿澄革之銓總平允太平公主不利東宮嘗駐輦光範門伺執政以諷之璟昌言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歷兗冀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留守東都遷雍州長史開元初以雍州爲京兆府復爲尹進御史大夫坐小累爲睦州刺史（案通鑑開元三年璟坐監朝堂杖輕貶睦州刺史四年始內召舊書本傳爲開元初即召拜刑部尙書非也）徙廣州都督廣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築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棟梁利而無延燒患召拜刑部尙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帝幸東都次淆谷馳道隘稽擁東騎帝命黜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等官璟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守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由此

相飭後有受其斂者帝遽命舍之璟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累封廣平郡公廣人為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為溢詞徒成諂諛欲革此風請自臣始有詔許停帝嘗命璟與蘇頲制皇子名與公主號逆差次所封且詔别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别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鳲鳩之平臣不敢奉詔帝歎重其賢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家父竇孝諶故事墳高五丈一尺璟與蘇頲請如著令帝已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諶者璟還詔曰僭禮厚葬前世所誡孝諶踰制當日無人鋭言其失豈可今日復踵而為之貞觀時嫁長樂公主資送欲倍長公主魏徵不可太宗欣納又文德皇后降使厚謝韋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酆陵而禍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窮故為制度不因人以摇動不變法以愛憎今以后父之尊欲高大其墳何足為難而臣等再三進言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宫之美耳帝曰朕常欲正身率下況於妻子何敢私之即可其奏遣使賚綵絹四百疋會日食帝素服俟變録囚多所貸遣賑恤災患罷不急之務璟曰臣聞月蝕修刑日食修德親君子遠小人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修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黷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修刑也君子恥言浮於行願陛下推至誠行之無事空文帝嘉納後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京兆人權梁山謀逆敕河南尹王怡往按久未決乃命璟為京兆留守覆按其獄璟至惟罪元謀數人其餘緣梁山詭稱婚

集因假貸得罪及脅從者悉奏原之十三年東巡泰山（案續通志云新舊本傳作十二年誤謹據改）璟復為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别方歴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因極言得失手制答曰所進當書之坐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案本書璟書手寫尚書無逸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賜賚優渥進兼吏部尚書（案本書刑法志盧慎書開元格李林甫又著新格璟又書後格皆以開元名書）十七年為尚書右丞相而張說為左丞相源乾曜為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之二十年請致仕許之仍賜全祿退居洛乘輿東巡璟謁道左召榮王勞問别遣使賜藥餌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謚文貞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内侍楊思勗驛迓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益嗟重璟為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聖歴後突厥默啜數寇邊侵九姓拔曳固負勝輕出為其狙擊斬之入番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還必厚見賞璟顧天子方少恐後干寵蹈利者夸威武為國生事故抑之踰年纔授右武衛郎將靈佺恚憤不食死張嘉貞後為相閲堂按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六子昇尚渾恕華衡昇太僕少卿尚漢東太守（新唐書）

李懷遠字廣德邢州柏仁（案柏仁即柏人之訛）人少孤嗜學宗人欲藉以高廕懷遠辭曰因人之勢高士恥之擢四科累轉司禮少卿出為本州刺史改冀州遷揚益二都督府長史徙同州刺史治尚清簡累遷鸞臺侍郎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封平郡男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爵趙郡公賜實封戶三百以老致仕中宗還京師詔知東都留守復加同中書門下

三品懷遠久貴益素約不治居室常乘款段馬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貴顯顧當然邪答曰吾幸其馴不願它駿神龍二年卒帝賜錦衾斂自爲文祭之贈侍中謚曰成（案唐會要贈侍中平鄉縣公李懷遠謚曰成又有贈侍中趙郡公李懷遠謚曰惠彼此互異）子景伯景龍中爲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各命爲回波詞或以諂言媚上要丐誥寵景伯獨爲箴規語以諷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景雲中進太子右庶子時有建言置都督府非是詔羣臣普議景伯與太子舍人盧俌議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釁生非強幹弱枝經邦軌物之誼願罷都督留御史以時按察職卑任重以制奸宄由是停都督終右散騎常侍子彭年有才剖析明悟歷遷中書舍人吏部侍郎與李林甫善常慕山東著姓爲婚姻引就清列典選七年卒以贓敗長流臨賀郡天寶十二載擢爲濟陰太守徙馮翊天子幸蜀陷賊脅以僞官憂忿死贈禮部尙書（新唐書）

魏傳弓鉅鹿人爲監察御史疾中人輔信義欲劾奏其奸實懷貞曰是安樂主所信任者奈何繩之傳弓曰王綱壞矣正坐此屬今日殺之明日死無所悔（大清一統志）

趙君惠沙河人事親居喪以至行著（唐書孝友傳敘）乾隆二十一年請祀鄉賢（沙河縣志）

于濆字子漪堯山人（順德府志）咸通二年裴延魯榜進士（順德府志作咸平誤）患當時作詩者拘束聲律入輕浮作古風三十篇以矯弊俗自號逸詩（唐才子傳）終泗州判官（全唐詩小傳）詩一卷行世（唐才子傳）

廣平府

毛藻字行試雞澤人曾祖買齊儀同三司常山太守祖育隋湖州湖陽縣令太府寺主簿父卿洛州宜陽縣令尹歸唐授上儀同尋歷熊州司倉參軍冀氏縣令藻性疎放不拘名檢克王世充滅竇建德屢有功授朝散大夫降驍騎尉致政歸咸亨四年卒年七十二子義成義同（雞澤縣志）

蓋文懿貝州宗城人（舊唐書）以儒學稱與宗人文達時號二蓋高祖於祕書省置學以教王公子文懿爲國子助教既升席公卿更相質問文懿譬曉審微遠近宗仰貞觀中終國子博士（新唐書）

王君愕洺州邯鄲人有沈謀隋亂并州人王君廓掠邯鄲君愕往說曰隋氏失御豪傑共救其亂宜撫納遺甿而保全之觀時變待真主足下無尺寸之地兼旬之糧劫眾而與但恣殘剽所過失望竊爲足下羞之君廓謝曰計安出答曰井陘之險可先取君廓從其言遂屯井陘山高祖入關與君廓偕來拜君愕大將軍封新興縣公累遷左武衛將軍從太祖征遼領左屯營兵與高麗戰駐蹕山死於陣贈左衛大將軍幽州都督邢國公陪葬昭陵子及善以父死事襲爵皇太子宏立擢左奉裕率太子宴於宮命宮臣擲倒及善辭曰殿下自有優人人臣苟奉令非羽翼之美太子謝之高宗聞賜絹百疋除右千牛衛將軍垂拱中歷司屬卿山東饑詔爲巡撫賑給使拜春官尚書出爲秦州都督益州長史加光祿大夫以老病致仕神功元年契丹擾山東擢魏州刺史武后延問朝政得失及善陳治亂所宜后悅曰禦寇末也輔政本也公不可行留拜內史來俊臣繫獄當死后欲釋不誅及善曰俊臣

凶狡不道天下疾之不剿絕元惡且搖亂貽禍憂未旣也后納之廬陵王之還實贊其謀旣爲皇太子又請出外朝以安羣臣及善不甚文而清正自將臨事不可奪有大臣節時二張怙寵每侍宴無人臣禮及善數裁抑之后不悅曰卿年高不宜侍遊燕但檢校閣中及善卽移病月餘后不復問歎曰中書令可一日不見天子乎遂乞骸骨不許改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卒年八十二贈益州大都督諡曰貞陪葬乾陵（新唐書）

張楚金清河人少有志行事親以孝聞初與兄越石同預鄉貢進士州司將罷越石薦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固請俱退時李勣爲都督歎曰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雙舉乃俱薦第（清河縣志）

韓固文字南金雞澤人曾祖起齊幽州漁陽縣令祖韶隋并州錄事參軍父士行唐明經儒林郎固文釋褐芮城縣尉考滿調鹽山還望都主簿清愼自矢所在以治稱儀鳳二年卒年五十五（雞澤縣志）

潘師正貝州宗城人少喪母廬墓以孝聞事王遠知爲道士得其術居逍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帝尊異之詔卽其廬作崇唐觀及營奉天宮又敕直逍遙谷作門曰仙遊北曰尋眞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卒年九十八贈大中大夫諡體元先生（新唐書）

賈公彥永年人仕至太學博士撰次章句（新唐書）有周禮義疏五十卷儀禮義疏五十卷（舊唐書）子大隱儀鳳中爲太常博士會太常仲春告瑞太廟高宗問禮官何世而然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近世元日奏瑞則二月告廟告者必有薦本於始不得其時爲果遷中書舍人垂拱中博士周悰請武氏廟爲七室唐廟爲五下比諸侯大隱奏言秦漢母后稱制未有戾古越禮者悰損國廟數悖大義不可以訓武后不獲已僞聽之時皆服其持正（案新唐書劉禕之傳禕之私語大隱曰后能廢昏立明反政以安天下大隱表其言后怒）終禮部侍郎（新唐書）

李元植永年人（案舊書作趙州李元植）受業於賈公彥（新唐書）撰三禮音義行於代（舊唐書）又受左氏春秋於王德韶受詩於齊威該覽百家記書貞觀閒爲宏文館直學士高宗時數召見與方士浮屠講說元植以帝闇弱頗箴切其短帝禮之不衰坐事遷巴令（舊書作汜水令）卒（新唐書）

宋慶禮洺州永年人擢明經補衛尉武后詔侍御史桓彥範行河北郭斷居庸五回等路以備突厥召慶禮與議方略器之俄遷大理評事爲嶺南採訪使崖振五州首領更相掠使者至輒苦瘴癘莫敢往慶禮身到其境諭首領大誼皆釋仇相親州土以安罷戍卒五千歷監察殿中侍御史以習識邊事拜河東河北營田使善騎日能馳數百里性甘勞苦然好興作濱塞掘井植兵以要虜徑議者嗤其不切事稍遷貝州刺史復爲河北度支營田使初營州都督府治柳城控制奚契丹武后時趙文翽失兩蕃情攻殘其府更治東漁陽城元宗時奚契丹款附帝欲復治故城宋璟固爭不可獨慶禮執處其利乃詔與太子詹事姜師度左驍衛將軍邵宏等爲築城使三旬畢俄兼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追拔漁陽淄青沒戶還舊田又集商胡立邸肆不數年倉庾充居人蕃夥

一百一二七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反文內

卒贈工部尚書慶禮爲政清嚴吏畏威不敢犯太常博士張星以好巧自是謚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申駮曰慶禮國勞臣在邊垂三十年往城營州士纔數千無甲兵彊衛指期而往不失所慮遂罷海運收歲儲邊亭宴然其功可推不當醜謚慶禮兄子辭玉亦自詣闕訴改謚曰敬（新唐書）

爾正臣廣平人襄州刺史衛尉卿習右軍書法睿宗最愛其筆（全唐詩小傳）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滏陽人後魏并州刺史寶之孫少以孝友著擢明經第解褐齊州參軍累遷天官員外郎爲吏詳敏有譽以採訪使行山南時戶口逋蕩細弱下戶爲豪力所兼傑爲設科條區處檢防亡匿復業者十七八神龍中爲河東巡察黜陟使課最爲諸道最先天中進陝州刺史水陸發運使置使自傑始改河南尹傑既精聽斷雖行坐飲食治不少廢由是府無淹事人吏愛之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非是謂婦曰子法當死無悔乎答曰子無狀甯悔乃命市棺還斂之使人迹婦出與一道士語頃持棺至傑命捕道士按問乃與婦私不得逞傑殺道士內於棺河汴之交昔有梁公堰廢不治南方漕弗通傑調汴鄭丁男復作之不日而利人代宋璟爲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皇后妹壻也素惡傑遇於道與所親楊仙玉共毆辱之傑訴曰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恥在國帝怒詔杖殺昕等於朝堂以謝百官降書慰傑以護作橋陵封武威縣子初傑引侍御史王旭爲護陵判官旭貪贓傑將繩之未發反爲所構出衢州刺史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復爲御史劾免開元六年卒帝悼之特贈戶部尚書（新唐書）

楊茂謙清河人起家應制舉拜左拾遺出爲臨洺令以清白聞擢爲祕書郎竇懷貞爲相數稱薦之歷遷大理正御史中丞開元初出爲魏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與司馬張懷玉相糺訐坐貶桂州都督尋轉廣州都督以疾卒（舊唐書）

潘好禮貝州宗城人第明經累遷上蔡令治行最擢監察御史坐小累下除芮城令拜侍御史徙岐王府司馬居後母喪詔奪服固辭不出開元初爲邠王府長史王爲滑州刺史好禮兼府司馬知州事王御下不能肅有詔好禮檢督王家過失皆上聞王每遊觀好禮必諫諭禁切農月王出獵家奴羅列好禮遮道諫王初不許乃臥馬下諫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要先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爲王慙爲還遷豫州刺史勤力以治清廉無所私然喜察細事下厭其苛子請舉明經好禮曰經不明不可妄進乃自試之不能通怒笞之械而徇於門復以功累徙溫州別駕卒好禮博學能論議節行修整一意無所傾附未嘗自列階勳居室服用麤苟至終身世謂其近名（新唐書）

張眾甫字子初（案唐詩紀事作干初）清河人（案唐才子傳作京口人）力學能文年六十餘始應轉運司辟爲太祝（廣平府志）轉河南壽安縣尉罷職僑居（全唐詩小傳）詩以緣情比興疏導心術志之所之輒詣絕境後拜監察御史爲淮甯軍從事建安三年卒（唐詩紀事戴叔倫酬眾甫詩云野人無本意散木任天材分向空山老何言上苑來逍遙千里道依倚九層臺出處甯知命輪轅豈自媒更慙張處士相與別蓬萊）

宋廷芬清河人世以儒聞廷芬能詞章德宗時敕習藝館內

賜第一區加穀帛（雍正志）

司空曙字文明（一作文初）廣平人登大歷進士第從韋臯於劍南（全唐詩小傳）授洛陽主簿未幾遷長林縣丞累官左拾遺（唐才子傳）貞元中爲水部郎中終虞部郎中詩格清華爲大歷中才子之一（全唐詩小傳）與李約員外至交性耿介不干權要家無甔石宴如也有詩集二卷（廣平府志作六卷）行世（唐才子傳）

傅良弼字安道清河人以射冠軍中初爲王承宗將使守樂壽王廷湊叛堅壁爲國固守詔以樂壽爲左神策行營拜良弼爲都知兵馬使賜第京師俄爲沂州刺史率衆出力戰乃得去天子以爲忠賜奴婢服馬召爲左神策將軍寶應初擢夏綏銀節度使往時蕃帳亡命來者必償馬乃與良弼至皆執付其部酋種歡懷終橫海節度使（新唐書）

崔元亮字晦叔磁州昭義人貞元初擢進士第累署諸鎮幕府父喪客高郵卧苦終制地下溼因得痺病不樂進取元和初召爲監察御史累轉駕部員外郎清愼介特稍遷密歙二州刺史欲人馬牛生駒犢官籍蹄噭吏得爲姦元亮焚其籍一不問民山處輸租者苦之下令許計斛輸錢民賴其利歷湖曹二州辭州不拜大和四年由太常少卿改諫議大夫拜右散騎常侍每遷官輒讓形於色鄭注構宋申錫捕逮倉卒內外震駭元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諍反復數百言文宗未諭元亮置笏在陛曰孟軻有言左右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寘於法今殺一凡庶尙稽典律況欲誅宰相乎臣爲陛下惜天下法不爲申錫言也俯伏流涕帝感悟由此名重朝廷頃之移疾歸東都召爲虢州刺史卒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新唐書）始元亮登第純亮寅亮相次升進士科藩府辟召而元亮最達（舊唐書）好黃老清靜術（案白居易元亮墓志云公晚年師六祖以無爲心地易簡之夕大怖將至如入三昧恬然自安於遺疏之末手筆題云暫榮暫悴石敲火即空即色眼生花許時爲客今歸去大歷元年是我家）故所居官未久輒去遺言山東士人利便近皆葬兩都吾族未嘗遷當歸葬滏陽正首邱之義（新唐書）子勿言罕言登進士第（唐詩紀事）孫貽孫位至侍郎（舊唐書）

張祜字長吉（唐才子傳作承吉唐詩紀事作長吉）清河人（唐才子傳作南陽人）家世仕顯稱張公子（雍正志）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詞曲豔發（案唐詩紀事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自倚能歌曲先皇掌上憐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二章祜所作宮詞也傳入宮禁武宗疾篤目孟才人曰吾即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請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許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殞又杜牧之守秋浦與祜遊酷吟其宮詞亦知樂天有非之之論乃爲詩曰睫在眼前人不見道起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牧之酬祜詩云七子論詩誰似公曹劉須在指揮中薦衡昔日知文舉乞火無人作蒯通北極樓臺長挂夢西江波浪遠吞空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時能其才合譟得譽老大窺建安風格誦樂府錄知作者本意短章大篇往往間出誦諷怨譎與六義相左右長慶中令狐楚鎮天平表薦之令以詩三百篇進（唐詩紀事）詞略曰凡制五言苞含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祜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幾甚苦搜象頗深輩流所推風格罕及謹令繕錄詣光順門進獻望宜付中書門下（唐才子傳）爲元稹所阻失意東歸辟諸侯府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以曲阿地古澹有南朝遺風遂築室種植家焉性嗜石筍悉力致之從南海閱罷職事載羅浮石筍還不蓄美田利產爲身後計（唐詩紀事）大和中卒（雍正志）子望虔（乳名杞兒）凍餒不自給嘉興監裴洪慶以爲冬瓜堰官（唐詩紀事）進士顏

嘗過所丹陽遺居見其愛姬崔氏貧居荆棘下子杞兒求食汝墳惘然作詩弔之云憶昔爲兒逐我兄曾抛竹馬拜先生書堂已換當時主詩壁空題故友名豈是爭權留怨敵可憐當路盡公卿柴扉草屋無人問猶向荒田責地征　皮日休詩云勝華通子共悲辛荒徑今爲舊宅鄰一代交遊非不貴五湖風月合教貧魂應絶地爲才鬼名與遺編在史臣聞道平生偏哭石至今猶泣洞庭人　陸龜蒙詩云先生清骨葬煙霞業破孤存誰爲嗟幾篋詩編分貴位一林石筍散豪家兒過舊宅啼楓影姬繞荒田泣稗花唯我共君堪便戒莫將文譽作生涯

劉言史邯鄲人與李賀同時歌詩美麗恢贍自賀外世莫能比初客鎮冀（全唐詩小傳）從王武俊獵發矢斃雙鴨言史於馬上草射鴨歌議者比之禰衡鸚鵡賦（邯鄲縣志）以武俊薦授棗强令辭疾不受人因稱爲劉棗强客漢南李夷簡署司空掾尋卒歌詩六卷（全唐詩小傳　孟郊哭劉言史詩詩人業孤峭餓死良已多相悲與相笑累累其奈何精異劉言史詩腸傾珠河取次抱置之飛過東溟波可惜大國謠飄爲四夷歌常於衆中會顏色兩切磋今日果成死葬襄之洛河岸遠相弔灑淚雙滂沱）

張徹清河人長慶中爲范陽府監察御史時幽州將不廷選且入新牧臣孤怯徹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還徹於別館徹行且罵衆擊殺之事聞贈給事中（廣平府志）

宋申錫字慶臣廣平人（案本傳云史失其何所人據宰相世系表增）少孤擢進士第累辟節度府後頻遷起居舍人以禮部員外郎爲翰林學士敬宗時拜侍講學士文宗即位再轉中書舍人復爲翰林學士帝惡宦官權寵震主再致宮禁之變而王守澄典禁兵偃蹇放肆欲剟除本根思可與決大事者察申錫忠厚因召對俾與朝臣謀去守澄等且倚以執政申錫頓首謝未幾拜尚書右丞踰月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除王璠京兆尹密諭帝旨璠漏言而守澄黨鄭注得其謀大和五年遣軍侯豆盧著誣告申錫與漳王謀反守澄特奏浴堂將遣騎二百屠申錫家宦官馬存亮爭以爲當召南司會議不然京師跋足亂矣守澄乃止捕申錫親史張全眞家人買于繇信及十六宅典史晉成其罪帝乃罷申錫爲太子右庶子召三省官御史中丞大理卿京兆尹會中書集賢院雜驗反狀翌日延英召宰相羣臣悉入初議抵申錫死於是左散騎常侍崔元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羅泰蔣係裴休賓宗直韋溫拾遺李羣韋端符丁居晦袁都等伏殿陛請以獄付外帝震怒元亮固言執據愈切涕泣懇到（新唐書）帝稍解復召宰相入議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申錫復欲何求且申錫殆不至此注恐覆案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續通志）由是議貶申錫於嶺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苦請出著與申錫劾正情狀帝悟乃貶申錫開州司馬從而流死者數十百人天下以爲冤擢豆盧著兼殿中侍御史初申錫既歸易素服俟命外舍其妻責謂曰公何負天子乃反乎申錫曰吾起孤生位宰相蒙國厚恩不能鉏奸亂反爲所陷我豈反者乎自爲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受既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爲咨閔七年感疾卒有詔歸葬開成元年追復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兵部尚書錄其子愼微（舊書作愼徽文宗紀又作道微）爲城固尉會昌二年賜諡曰貞（新唐書）

崔彥昭字思文清河人（案舊書彥昭父豈）淹貫儒術（新唐書）大中三年擢進士第（舊唐書）數應帥鎭辟奏吏治精明所至課最累進戶部侍郎由河陽節度使徙河東沙陀諸部多犯法彥昭撫循有威惠三年境內大治僖宗立授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案舊書高璩知政事與彥昭同年進士薦彥昭長於治財賦）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

判度支初揚收路巖韋保衡皆坐朋比賄賂得罪死蕭倣秉政矯革之而彥昭協力故百職修舉察不至苛遷中書侍郎（舊唐書）帝因下詔暴收等過惡申斷丁甯以成其美（新唐書）累遷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充太清宮使宏文館大學士與鄭畋李尉同知政事三加兼官皆領度支如故（舊唐書）彥昭雖宰相退朝侍母膳順色柔聲左右無違士人多其孝王凝外昆弟也大中初彥昭未仕見凝凝倨不冠帶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爲憾至是凝爲兵部侍郎母聞彥昭相敕婢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爲怨而凝竟免伶人李可及爲懿宗所寵橫甚彥昭奏逐死嶺南累拜兼尚書右僕射以疾去位授太子太傅卒（新唐書）子保謙（舊唐書）

馬衡貝州人與邯鄲章徵雞澤馮仁海郭守素皆以事親居喪著名（唐書孝友傳敘）

劉眞字壽伯廣平人會昌中爲磁州刺史後寓居洛陽築室崧山下每登崧頂則於峻極院中記其歲月最後記云今年共登崧頂者七十四次矣後王道與其孫之靜遊至院中作詩弔之（廣平府志）

大名府

李安年頓邱人先事建成建成敗戰甚力太宗以爲忠親任之使爲中郎將典宿衛（大名府志）

張薀古相州洹水人性聰敏博涉書傳善綴文能背碑覆局尤曉時務爲州閭所稱自幽州總管府記室直中書省太宗即位上大寶箴以諷其詞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爲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僚和其所唱是故兢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過於己推恩於民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同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爲之度而聲爲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品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罔念邱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之貨勿聽亡國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聲淫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聞之夏王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云不識不知書曰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命賞弱其強而治其亂申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具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媸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叩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甯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爲而受成豈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醕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

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爲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布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唯人所召自天祐之爭臣司直敢告前疑太宗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河內人李好德素有風疾語涉妖妄蘊古究其獄稱好德癲病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奏事不實帝大怒令斬東市尋悔因發制凡決死者命所司五覆奏自蘊古始也（舊唐書）

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隋大業末徙家魏州之昌樂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貞觀初第明經補并州參軍時李勣爲長史嘗歎曰稚圭今之管蕭吾所不及勣入朝文瓘與屬僚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文瓘以疑請勣曰子無爲嫌若某猶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因極推引再遷水部員外郎時兄文琮爲戶部侍郎於制兄弟不並臺閣出爲雲陽令累授東西臺舍人參知政事總章二年（案本傳作乾封二年考本紀及宰相表皆云乾封二年文瓘以東臺舍人參知政事總章二年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本傳云乾封乃總章之誤謹改正）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遂與勣同爲宰相俄知左史事時高宗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復征討四夷京師養廄馬萬匹帑藏寖虛文瓘諫曰王者養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廣事四夷造宮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戶口減半夫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隋鑒未遠不可不察帝善其言賜繒錦百段爲減廄馬數千改黃門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又兼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嘗有小疾囚相與齋禱願亟視事時以執法平恕方臧曾後拜侍中兼太子賓客諸囚聞其還皆垂泣其得人心如此性嚴正未嘗回容諸司奏議悉心糺駮故帝委之或時移疾他宰相奏事帝必問與文瓘議未若不者曰往共籌之或曰已議卽皆報可新羅叛帝將出兵討之時文瓘臥病因力疾請見曰吐蕃盜邊兵屯境未解新羅復叛議者欲出師二虜俱事臣恐人不堪弊請息兵修德以懷異俗詔可初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衆乃止卒年七十三贈幽州都督謚曰懿以嘗事孝敬皇帝詔陪葬恭陵四子潛爲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韋溫誅涉爲亂兵所殺兄文琮好自書寫筆不釋手弟子諫止曰吾好此不爲倦貞觀中爲治書侍御史遷亳州刺史永徽初獻文皇帝頌優制褒美拜戶部侍郎坐房遺愛從母弟出爲建州刺史州尚淫祀不立社稷文琮下教建壇壝民悅從之卒於官（新唐書）子戩官至江州刺史撰喪儀纂要七卷行於世戩弟錫（舊唐書）久視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代其甥李嶠爲宰相請還盧陵王不爲張易之所右與鄭杲俱知選坐洩禁中語又賕謝鉅萬下獄武后將斬之既而流循州神龍中累遷工部尚書兼修國史東都留守韋后臨朝詔同中書門下三品未幾出爲絳州刺史（案本傳云旬日出爲絳州刺史吳縝糾謬曰據睿宗紀張錫以景雲元年六月壬午同三品至七月壬戌貶絳州刺史乃四十日非旬日也謹據改）累封平原郡公卒文琮從父弟文收（新唐書）隋內史舍人虔威子（舊唐書）終太子率更令善音律著新樂書十餘篇（新唐書）

馬嘉運魏州繁水人少爲沙門還治儒學長論議貞觀初累除越王東閤祭酒退隱白鹿山諸方來受業至千人十一年召拜太學博士宏文館學士以孔穎達正義繁冗掎摭其疵諸儒咸服其精高宗爲太子引爲崇賢館學士數與洗馬秦暐侍講宮中終國子博士（新唐書）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貞觀中累遷國子博士淹識群書褚遂良稱爲九經庫遷諫議大夫兼宏文館學士從太宗出獵遇雨霑濡因問曰油衣若爲而無漏那律曰以瓦爲之當不漏帝悅其直賜帛二百段永徽初卒孫倚相仕爲祕書省正字（案文藝傳富嘉謨吳少微谷倚稱北京三傑疑即此人）讎覆圖書多所刊定子崇義天寶末爲幽州大將以雄敢聞歷左金吾衛大將軍逆客劇門崇義子從政畧涉儒學有風操事李寶臣歷定州刺史封清江郡王寶臣及張孝忠妻其女兄弟也寶臣初倚任暱稍疏忌從政乃闔門謝交遊及寶臣子惟岳知節度與田悅謀拒天子命從政諫曰上神斷絀諸侯欲致太平爾考與燕有切骨恨天子致討命帥莫先於燕誅怨復讎必盡力後已前日爾考誅大將百餘子弟存者常不平乘危相覆誰不能爾昔魏有名相之亂王師四集身投零陵仰天垂泣賴爾考保佑頻年不進而先帝寬厚僅獲赦貸不然田氏尚有種乎今悅兇猾孰與承嗣爾又幼富貴不出戶庭便欲旅拒且人心難知天道難欺軍中諸將乘危投隙自古豈少今圖久安計莫若令爾兄惟誠攝留後俾逃入宿衛福祿可保矣不納從政塞門移疾不出惟岳所信王他奴等疑其怨望日伺之從政懼乃吐血仰藥五日死曰吾不恨死而痛桀覆宗矣後惟岳被殺於王武俊如其揣云（新唐書）

李義炎魏州昌樂人其先出隴西望姓（新唐書）父元德爽陶令（舊唐書）義炎及進士第補太原尉李勣爲督僚吏憚其威義炎獨敢廷辯曲直勣甚禮之徙白水令有能名擢司刑員外郎義炎姿體魁秀博學有智識累遷中書侍郎上元中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高宗欲使武后攝國政義炎與郝處俊固爭事得寢章懷太子之廢盡赦宮臣畀庶子薛元超等皆蹈舞義炎獨引咎涕泣搢紳義之帝每顧問必覈切不同宅無正寢弟義璡爲市堂材送義炎曰以吾爲國相且自愧何營美宇是速吾禍豈愛我者邪義璡曰凡仕爲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偪下哉答曰不然事難全遂物不兩與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後其木入腐乃棄之義炎改葬其先使舅家移坐而兆其所帝聞怒曰是人不可使秉政義炎懼以疾乞骸骨遷銀青光祿大夫聽致仕及歸田里公卿以下悉祖餞通化門外時人比漢疏廣垂拱初起爲懷州刺史自以失武后意辭不拜卒于巢幼豪俊善騎射而不治細行義炎絕其交遊後亡走闕下獻書陳利害拜監察御史與李義府同按柳奭韓瑗獄遷殿中上書忤旨貶龍編主簿義炎從祖弟義琛擢進士第（案摭言武德五年義琛與弟義炎從弟上德同舉進士第兄弟互易）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公主貢金忽遇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羣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賊帝喜爲加七階初義炎使高麗其王據榻召見義炎不拜曰吾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倨見我王詞屈爲加禮及義琛再使亦坐召之義琛

匍匐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優劣累遷刑部侍郎爲雍州長史時關輔大饑詔流民就食商鄧義琛恐流徙不還上書固爭左遷黎州都督終岐州刺史子絹爲栢人令有仁政縣爲立祠（新唐書）

張大素魏州繁水人父公謹大素龍朔中歷東臺舍人兼修國史著書百餘篇（案舊書撰後魏書一百卷隋書三十卷）終懷州長史弟大安上元中同中書門下三品章懷太子令與劉訥言等共注范曄漢書太子廢故貶爲普州刺史終橫州司馬大素（宰相世系表悱大素子據冑）子悱元宗時爲集賢院判官詔以其家所著魏書說林入院綴修所闕累擢知圖書括訪異書使進國子司業以累兒官（新唐書）大安子說開元中爲國子祭酒（舊唐書）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長七尺美鬚髯少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彥昭爲太學生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不問名氏稷等歎駭十八舉進士爲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后知所爲召欲詰責旣與語奇之索所爲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案本書趙彥昭以權幸進中宗時巫趙挾鬼道出入禁掖彥昭以姑事之嘗衣婦服乘車與妻偕謁其得宰相巫力也殿中侍御史郭震劾暴舊惡貶江州卒）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惟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今若直遏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爲計以緩之藉事以誘之使其和望勿絕而惡意亦不得頓萌且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邪善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夷夏寧安昇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强易以動擾必實無東侵意當以吐渾諸部及青海故地歸我即俟斤部落亦還吐蕃如此則足杜欽陵之口而和議未絕也且西邊諸國款附歲久論其情義豈可與吐蕃同日語今未知利害未審情實而遽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算后從之又言吐蕃倦徭戍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斯亦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攜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來降因詔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往迎授主客郎中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元振涼州都督即遣之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傅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束要路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闢屯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登疋縑易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善撫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頌德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强盛款塞願和元振即其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

振立不動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卽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臥營帳爲不疑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虜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揚言迎衞進至其帳修弔贈禮哭甚哀爲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制詔元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娑葛交怨屢相侵而闕啜兵弱不支元振奏請追闕啜入宿衞徙部落置瓜沙間詔許之闕啜遂行至播仙城遇經畧使周以悌以悌說之曰國家厚秩待君以部落有兵故也今獨行入朝一羇旅胡人耳何以自全乃教以重寶賂宰相無入朝請發安西兵導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鎧馬以助軍旣得復讎部落更存闕啜然之卽勒兵擊於闐坎城下之因所獲遣人間道齎黃金分遺宗楚客紀處訥使就其謀元振知之上疏曰國家往不與吐蕃十姓四鎭而不援邊者蓋其諸豪泥婆羅等屬國自有攜貳故贊普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自相翦屠財力困窮屈志於漢非實忘十姓四鎭也今忠節忽國家大計欲爲吐蕃鄉導主人四鎭危機恐從此啟吐蕃得志忠節亦當在賊掌股彼豈復事唐哉往吐蕃於國無有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鎭今若效力樹恩則請於闐疏勒者不知以何理抑之且其國諸蠻及婆羅門方自嫌阻藉令求我助討亦不知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人不願夷狄妄惠憐後求無厭益生中國事也臣恐以爲用吐蕃之力不見其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可汗子孫能招綏十姓乎且獻父元慶叔僕羅兄俀子并斛瑟羅及懷道等俱可汗子孫也往者偏曾立之欲以招撫十姓皆不能致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恩威不足以動衆況獻又疏遠於其父兄乎若兵力足取十姓不必要須可汗子孫也又請以郭虔瓘蒐兵稅馬於拔汗那往虔瓘已嘗與忠節擅入其國臣時在疏勒不聞得一甲一馬而拔汗那挾忿侵擾南導吐蕃將俀子以擾四鎭且虔瓘往至拔汗那國四面無助若頓虛邑猶引俀子爲蔽況今北有娑葛知虔瓘之西必引以相援拔汗那倚堅城而抗於內突厥邀伺於外虔瓘等豈能復如往年得安易之幸哉疏奏不省楚客等因建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以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鎭以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代元振領甘涼兵召吐蕃併力擊娑葛娑葛之使娑臘知楚客謀馳報之娑葛怒卽發兵出安西撥換焉耆疏勒各五千騎於是闕啜在計舒河與嘉賓會娑葛兵奄至禽闕啜殺嘉賓又殺呂守素於僻城牛師獎於火燒城遂陷安西四鎭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楚客復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遺元振書且言無仇於唐而楚客等受闕啜金欲加兵擊滅我故懼死而鬬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楚客大怒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子鴻間道奏乞留定西土不敢歸京師以悌乃得罪流白州而赦娑葛睿宗立召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剺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歡迎都督嗟歎以聞景雲二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吏部尚書封館陶縣男先天元年

爲朔方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城兵得保頓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三品元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日乃休進封代國公實封四百戶賜一子官物千段俄又兼御史大夫復爲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會元宗講武驪山旣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叩馬諫曰元振有大功雖得罪當宥乃赦流新州開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爲饒州司馬怏怏不得志道病卒年五十八十年贈太子少保元振雖少雄邁及貴處身儉約手不置書人莫見其喜慍建宅宣陽里未嘗一至諸院廐自朝還對親欣欣就室儼如也（舊書父愛年老在鄉就拜濟州刺史仍聽致仕）距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具者唯元振一人（新唐書）有文集二十卷（舊唐書）

吳保安字永固魏州人氣挺特不俗睿宗時姚嶲蠻叛拜李蒙爲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託以弟之子仲翔蒙表爲判官時保安罷義安尉未得調與仲翔同里仲翔力薦之蒙表掌書記保安後往蒙已深入與蠻戰沒仲翔被執蠻厚責千縑以贖會元振物故保安留嶲州營贖仲翔十年得縑七百妻子客遂州間關求保安所在困姚州不能進都督楊安居知狀貸以官貲始滿千得仲翔以歸始仲翔爲蠻所奴三逃三獲乃轉鬻遠酋嚴遇之晝役夜囚凡十五年乃還安居亦丞相故吏嘉保安之誼厚禮仲翔遺衣服儲用檄領縣尉久乃調蔚州錄事參軍以優遷代州戶曹母喪服除喟然曰吾賴吳公生吾死今親沒可行吾志乃求保安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沒喪不克歸仲翔爲服縗經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魏州廬墓三年乃去後爲嵐州長史迎保安子爲娶而讓以官（新唐書）

解琬魏州元城人舉幽素科調新政尉後自成都丞奏事稱旨驟除監察御史以喪免武后知琬習邊事奪服往撫羌夷琬固乞終喪后嘉許之詔服除赴屯還侍御史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以功擢御史中丞兼北廷都護西域安撫使琬與郭元振善宗楚客惡之左授滄州刺史爲政引大體部人順附景龍中遷御史大夫兼朔方行軍大總管前後乘邊積二十年大抵務農習戰多爲長利華虜安之景雲二年復爲朔方軍大總管分遣隨軍要籍官河陽丞張冠宗肥鄉令韋景駿普安令于處忠料三城兵省其戍十萬人改右武衛大將軍兼檢校晉州刺史濟南縣男以老丐骸骨不待報輒去優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準品給全祿璽書勞問會吐蕃騷邊復召授左散騎常侍詔與虜定紛界因諸蕃十姓降戶琬建言吐蕃不可以信約請調兵十萬屯秦渭間防遏其奸是冬吐蕃果入寇爲秦渭兵擊走之俄復請老不許遷太子賓客年八十餘開元五年終同州刺史（新唐書）

姜師度魏州魏人舉明經歷丹陵尉龍岡令有清白稱神龍初試爲易州刺史兼河北道巡察度支營田使好興作始治溝於薊門以限奚契丹又循魏武帝故迹竝海鑿平虜渠以通餉路罷海運省功多遷司農卿出爲陝州刺史太原倉爲水路運所湊師度使依高爲廥注米於舟以達諸河人得不勞拜太子詹事元宗徙營州治柳城拜營田度支修築使進

河中尹安邑鹽池涸發卒濬之置鹽屯收利不貲徙同州刺史引洛水以灌朝邑河西二縣過河以灌通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爲上腴置十餘屯帝嘉其功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疋進將作大匠左拾遺劉彤請榷鹽鐵貸貧民賦詔强循與師度假御史中丞會天下按察使議其法爲議者沮不行卒年七十餘師度喜渠漕所至繇役紛紜不能皆便然所就必爲後世利時太史令傅孝忠以知星名時爲語曰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嘲所嗜也（新唐書）

杜暹濮州濮陽人父承志武后時爲監察御史懷州刺史李文暕爲人所告詔承志推驗無實文暕卒得罪承志貶爲方義令遷天官員外郎見羅織獄興移疾去卒於家自高祖至暹五世同居暹尤恭謹事繼母孝擢明經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贐之暹爲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爲鄭尉復以清節顯華州司馬楊孚公直人也每器重暹會孚遷大理正暹適以累當坐孚曰使若人得罪衆安勸乎以狀言執政由是擢爲大理評事開元四年以監察御史復屯磧西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更相訟詔暹即按入突騎施帳究索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爲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令收取之突厥大驚度磧追之不及去遷給事中以母喪解會安西都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言暹往使西安虜服其清今猶慕思乃奪服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明年于闐王尉遲眺約突厥諸國叛暹覺其謀發兵討斬之支黨悉誅更立君長于闐遂安（案西域傳于闐國王無名號者亦無叛而復安之事）以功加光祿大夫守邊四年（案暹以開元十二年三月起爲安西都護十四年九月入相首尾僅三年耳新舊書皆云在邊四年疑誤）撫戎練士能自勤勵爲夷夏所樂十四年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遣中使往迎謁見賜絹二百馬一匹第一區與李元紘不相得罷爲荆州都督長史歷魏州刺史太原尹帝幸北都進戶部尚書許扈蹕還復東幸以暹爲京留守暹率當番衛士繕三宮增浚城池督役不少懈帝聞嘉之數賜書褒勞進禮部尚書封魏縣侯二十八年卒（新唐書）年六十餘（舊唐書）贈尚書右丞相遣使護喪禁中出絹三百疋賜之太常謚曰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昇等以暹行忠孝謚有未盡博士裴總請暹往以墨縗受命安西雖勤勞於國不得盡孝其子列訴帝更敕有司考定卒謚貞孝暹友愛撫異母弟昱甚厚爲人少學術故當朝議論時失淺薄然能以公清勤約自將自弱冠誓不通親友獻遺以終身既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宰相世系表孝友殿中監）一不受以行暹素志云暹族子鴻漸字之巽（新唐書）祖慎行益州長史（舊唐書）父鵬舉與盧藏用隱白鹿山以母疾受醫於蘭陵蕭亮遂窮其術歷右拾遺元宗東行河因遊畋上賦以風終安州刺史鴻漸第進士解褐延王府參軍安思順表爲朔方判官祿山亂皇太子按軍平涼未知所適議出蕭關趣豐安鴻漸與六城水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謀曰胡羯亂常二京覆沒太子治兵平涼然散地難恃也今朔方制勝之會若奉迎太子西詔河隴北結回紇收其勁騎與大兵合鼓而南雪社稷之恥此大計也即具上兵馬招聚之勢且錄軍資器械儲庫凡最使涵詣平

涼見太子太子大悅會裴冕至自河西亦勸之朔方而鴻漸與滿至白草頓迎謁說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地今囘紇請和吐蕃結附天下列城堅守以待王命縱爲賊據日夜望官軍以圖收復殿下治兵長驅逆胡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既至靈武鴻漸卽與冕等勸卽皇帝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聽（案舊書五上表乃從綱目亦作牋五上太子乃許之）鴻漸明習朝章採舊儀設壇壝城南先一日草其儀上之太子曰聖皇在遠寇逆方結宜罷壇場它如奏太子卽位授鴻漸兵部郎中知中書舍人事俄爲武部侍郎遷河西節度使兩京平又節度荆南乾元二年襄州大將軍康楚元等反僞稱南楚霸王因襲荆州鴻漸棄城遁灃朗復郢等州聞鴻漸出皆竄伏山谷俄而商州刺史韋倫平其亂久之乃召鴻漸爲尚書右丞太常卿充禮儀使泰建二陵制度皆鴻漸綜玉以優封衞國公又建言周官凶荒殺禮今承大亂民人夷殘其婚葬鹵簿非於國有大功及二等以上親皆不許給詔可代宗廣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進中書侍郎崔旰殺郭英乂據成都邛州牙將柏貞節（案通鑑作柏茂林）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巎以兵討旰蜀劍大亂命鴻漸以宰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劍南東川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往鎮撫之鴻漸性畏怯無它遠畧而貶節媚拌圖道畏殺戮及踰劍門懲艾張獻誠敗且憚旰雄武先許以不死既見禮遇之（案本書鴻漸出駱谷或進計曰公不如駐閬中數騰書陳英乂罪嘉甯方畧因以甯所署刺史卽授之使不疑而後與東川張獻誠及諸帥合兵擣甯不一年甯勢且窮必束身歸命鴻漸疑未決會甯遣使至獻繒數萬詞卑約甚鴻漸貪其利遂入成都表甯爲邛州刺史甯本名旰大歷三年賜名）不敢加譙書反委以政日與從事杜亞楊炎縱酒高會因薦旰爲成都尹而授貞節邛州刺史子琳瀘州刺史（案通鑑茂林子琳昌巎各爲本州刺史）各罷兵大歷二年還朝盛言旰威畧可任宜爲留後獻寶器五牀羅錦十五牀麝臍五石復輔政議者疾其長亂進門下侍郎仍知政事（四字據續通志增）三年兼東都留守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辭疾不行又讓山南劍南副元帥聽之四年疾甚辭宰相罷三日卒年六十一贈太尉謚曰文憲鴻漸自蜀還食千僧病甚令僧剔頂髮遺命依浮圖葬不爲封樹（新唐書）四子收戶部郎中威封鼎丹王府長史（宰相世系表）

杜咸相州洹水人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牂牁反咸監軍出討賊保壘自固道荒漫師不能進咸乃息師示不欲戰陰伺之時旱暑風熾咸縱火噪而前賊眊怖相失自騰踐死禽其酋遂平之遷侍御史出爲汾州長史開元中爲河北按察使坐用法深貶睦州司馬（新唐書）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元宗封泰山晏始八歲（案續通志云舊書作七歲晏賜死新書年六十五舊書年六十六考明皇封泰山在開元十三年乙丑晏死在建中元年庚申若從新書作八歲則年當六十三從舊書作七歲則六十二兩書本傳前後不相符姑仍之）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卽授太子正字天寶中累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逋期舉賢良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民皆勒石以紀再遷侍御史祿山亂避地襄陽永王璘署晏右職固辭移書房琯論封建與古異今諸王出深宮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詔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領江淮租庸事晏至吳郡而璘反乃與採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假晏守餘杭會戰不利走依晏晏爲陳可守計因發義兵堅壁會王

敗欲轉畧州縣聞晏有備遂自晉陵西走終不言功召拜彭原太守徙隴華二州刺史遷河南尹時史朝義盜東都乃治長水進戸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鑄錢鹽鐵等使兼京兆尹總大體不苛號稱職會司農卿嚴莊下獄晏遣吏防守其家已而釋誣劾晏漏禁中語宰相蕭華亦忌之貶通州刺史代宗立復爲京兆尹戸部侍郎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使（案舊書鹽鐵兼轉運自晏始晏以鹽利爲漕傭自江淮至渭橋率十萬斛傭七千緡補綱吏督之不發丁男不勞郡縣自古未之有也）晏以戸部讓顔眞卿改國子祭酒又以京兆讓嚴武即拜吏部尚書門下平章事使如故坐與程元振善貶爲太子賓客俄進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甸農挼穗以輸（新唐書）晏受命後以轉運爲己任凡所經歷必究利害之由（舊唐書）然畏人牽制乃移書於宰相元載（新唐書）畧曰浮於淮泗達於汴入於河西循底柱硤石少華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長樂此安社稷之奇策也驅馬陝郊見三門渠津遺迹到河陰鞏洛見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隄故事飾像河廟凜然如生涉滎郊浚澤遙瞻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潭衡桂陽必多積穀關輔汲汲只緣兵糧漕引瀟湘洞庭萬里幾日淪波掛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衆待此而强天子無側席之憂都人見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膽三河流離者於茲請命相公匡戴明主爲富人侯此今之切務不可失也然運之利病各有四焉晏自尹京入爲計相共五年矣京師三輔苦稅入之重江湖粟至可減徭賦半爲一利東都凋破百戸無一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廛漸可還爲二利諸將有不廷戎虜有侵盜閹我貢輸錯入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爲三利若舟車既通百貨雜集航海梯山可追貞觀永徽之盛爲四利所可疑者函陝凋殘東周尤甚宜陽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見戸纔千餘居無尺椽人無盛煙獸遊鬼哭而使轉車輓漕功且難就爲一病河汴自寇難以來不復穿治崩岸滅木所在廢淤涉四千里如罔水行舟爲二病東垣底柱澠池北河之間五六百里戍還久絶奪攘奸宄夾河爲藪爲三病淮陰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每言衣無纊食半菽輓漕所至輒留以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爲四病惟小子畢其慮奔走之惟中書詳其利病裁成之晏每見一水不通願荷鍤而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期報明主丹誠未克漕引多虞屛營中流掩泣獻狀（舊唐書）載得書即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酇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案本書晏即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由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由揚州至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爲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篠爲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廢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大歷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而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再遷吏部尚書又兼益湖南荊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使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穀又知吏部三銓事最殿分明下皆

悟伏元載得罪詔晏鞫之晏畏載黨盛不敢獨訊更敕李涵等五人與晏雜治王縉得免死晏請之（案本書晏曰法有首從不容俱死於是以聞上憫其耄不加刑乃貶括州刺史）常袞執政忌晏有公望乃言晏舊德當師長百僚用爲左僕射實欲奪其權帝以計務方治詔以僕射領使如舊初晏分置諸道租庸使愼簡臺閣士專之時經費不充停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署積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趨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晏厚以稟入奉之未嘗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故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頻伸諧戲不敢隱惟晏能行之它人不能也代宗嘗命考所部官吏善惡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輒繫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李靈耀反河南節帥或不奉法擅征賦州縣益削晏常以羨補乏人不加調而所入自如第五琦始榷鹽佐軍興晏代之法益密利無遺入初歲收緡錢六十萬末乃什之計歲入千二百萬而榷居大半民不告勤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揚州四旬至都人以爲神至湖嶠荒險處所出貨皆賤弱不償所轉晏悉儲淮楚間貿銅易薪歲鑄緡錢十餘萬其措置纖悉如此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它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知故能權萬貨輕重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乃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閑劇即日剖決無留所居修行里粗樸卑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案本書鄭景與晏善其後家寒窶晏爲經紀之嫁其私女）然任職久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自江淮茗橘珍甘常與本道分貢競欲先至雖封山斷道以禁前發晏厚貲致之常冠諸府饋謝四方有名甘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言晏任數固恩大歷時政因循軍國皆仰晏未嘗檢質德宗立言者屢請罷轉運使晏亦固辭不許又加關內河東三州轉運鹽鐵及諸道青苗使始楊炎爲吏部侍郎晏爲尚書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銜宿怨先是帝居東宮代宗寵獨孤妃而愛其子韓王宦人劉清潭與嬖幸請立妃爲后且言王符異以搖東宮時妄言晏與謀至是炎見帝流涕曰賴祖宗神靈先帝與陛下不爲賊臣所間不然劉晏黎榦搖動社稷凶謀果矣今榦伏辜而晏在臣位宰相不能正其罪法當死崔祐甫曰陛下已廓然大赦不當究飛語致人於罪朱泚崔寧力相解釋寧尤切至炎怒斥寧於外遂罷晏使坐新故所交簿物抗謬貶忠州刺史炎必欲傅其罪知庾準與晏素怵乃擢爲荊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蒐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年七月召中人賜晏死年六十五後十九日賜死詔書乃下且暴其罪家屬徙嶺表坐累者數千人天下以爲冤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而已淄青節度使李正己表誅晏太暴不加驗實先誅後詔天下駭惋請還其妻子不報興元初帝寤悟乃許歸葬貞元五年遂擢晏子執經爲太常博士（宰相世系表執經字長儒吏部郎中）宗經祕書郎（宰相世系表宗經字仲儒國子祭酒）執經還官求追命有詔贈鄭州刺史又加司徒晏沒二十年而韓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繼掌財利皆晏所辟用有名於時

晏既被誣而舊吏推明其功以爲管蕭之亞著論紀其大畧以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千萬至德後兵疫相仍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戶不二百萬晏通計天下經費謹察州縣灾害蠲除振救不使流離死亡初州縣取富人督漕挽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横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爲盜賊上元寶應間如袁晁陳莊方清許欽等亂十餘年乃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斂正鹽官法以裨用度起廣德二年盡建中元年黜陟使實天下戶收三百餘萬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織紝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大率歲增十之一而晏尤能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曰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罷己行矣議者或譏晏不直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灾者勿使至賑救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斂矣又賑給近僥幸吏下爲姦強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爲二害灾沴之鄉所乏糧耳它產尙在賤以出之易其雜貨因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出菽粟恣之糶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轉相沽逮自免阻饑不待令驅以爲二勝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率諸州米常三百萬斛豈所謂有功於國者耶晏兄晸爲汾州刺史天資疾惡所至以方直爲觀察使所畏建中末詔爲御史大夫宰相盧杞憚其嚴更薦前河南尹于頎代晸終潮州刺史晸孫潼字子固擢進士第杜悰判度支表爲巡官累遷祠部郎中大中初討党項羌軍食乏宰相欲以潼爲使雖其遣潼見宰相曰上念邊饋議遣使潼畏不稱耳安敢憚行遂命爲供軍使會復河湟調師屯守以潼判度支河湟供軍案歷京兆少尹山南有劇賊依山爲剽宣宗怒欲討之宰相崔鉉曰此陛下赤子迫於饑寒弄兵山谷閒不足討請遣使喻釋之詔潼馳往潼挺身直叩其壘曰有詔赦而罪盜皆列拜約潼就節而降會山南節度使封敖遣兵擊賊潼罷歸數陳邊事擢右諫議大夫出爲朔方靈武節度使坐累貶鄭州刺史改湖南觀察使召爲左散騎常侍拜昭義節度使徙河東又徙西州時李福討南詔兵不利潼至塡以恩信蠻皆如約六姓蠻持兩端爲南詔閒候有卑籠部落者請討之潼因出兵襲擊俘五千人南詔大懼自是不敢犯邊（案吳縝糾謬云南詔傳潼爲西川節度使之時閒懿宗咸通七年八年之閒也當是時南詔方強南寇安南再擾成都至咸通十年又自沐源入寇嘉州由此言之則南詔何嘗不敢犯邊乎若云南詔少戢不敢輕寇邊庶幾近之）以功加檢校尙書右僕射卒贈司空（新唐書）

張伯儀魏州人以戰功隸光弼軍浙賊袁晁反使伯儀討平之功第一擢睦州刺史後爲江陵節度使樸厚不知書然推誠遇人軍中畏肅民亦便之李希烈反詔與賈耽張獻甫收安州戰不利伯儀中流矢節御失所持節賊追及奮刀以禦之兩刃相觸不得下會救至免至漢水挐野人船以達沔州潰兵至江陵哭於廷伯儀妻勞勉出其家帛給之乃定伯儀收散卒還久之除右龍武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既請謚伯士李吉甫議以伯儀雖敗而其忠可錄遂謚曰恭（新唐書）

王栖曜濮州濮陽人安祿山反尙衡裒義兵討賊署牙將徇兗鄆諸縣下之進牙前總管賊將邢超然守曹州乘城指顧

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矢殪之遂拔曹州累授試金吾衛將軍袁晁亂浙東御史中丞袁傪討之表爲偏將與賊戰月十餘遇生禽晁收州縣十六授常州別駕浙西都知兵馬使時江介未定召丙常侍馬日新以汴滑軍五千鎮之中人暴橫賊蕭廷蘭乘衆怨逐日新劫其衆栖曜方遊奕近郊賊脅取之與圍蘇州栖曜乘賊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兵出戰賊衆大敗遷試金吾大將軍李靈耀反汴州浙西觀察使李涵使提兵四千爲河南犄角有功李希烈陷汴州乘勝東略次甯陵將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滉使栖曜以強弩三千涉水夜入甯陵希烈不之知晨朝矢集帳前驚曰江淮弩士入矣遂不敢東貞元初拜左龍武大將軍出爲鄜坊節度使十九年卒贈尙書右僕射謚曰成栖曜性謹厚善騎射始將兵時戎寇境遇遊騎環合乃規百步立表而射每射破的虜相顧懼引去子茂元少好學德宗時上書自薦擢校書郎改太子贊善大夫呂元膺留守東都署防禦判官淄青留邸卒謀亂元膺卒兵圍之士無敢先茂元取一人斬之衆乃進賊遂出奔衆還嶺南節度使鬱落安之家積財交婿權貴鄭注用事遷涇原節度使注敗悉出家貲餉兩軍得不誅封濮陽郡侯召爲將作監領陳許節度使又徙河陽卒贈司徒謚曰威（新唐書）

南霽雲魏州頓邱人少微賤爲人操舟祿山反鉅野尉張沼起兵討賊拔以爲將尙衡擊汴州賊李廷望以爲先鋒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眞吾所事遂留巡所巡固勸歸不去衡齎金帛迎霽雲謝不受乃事巡巡厚加禮始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嗁鳴而來者乃霽雲也巡對泣下霽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斃（新唐書）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霽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爲霽雲泣下霽雲知賀蘭終無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又降霽雲霽雲未應巡呼霽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以爲也公有言霽雲敢不死卽不屈（韓昌黎集）子承嗣歷涪州刺史劉闢叛以無備謫永州（新唐書）

柏良器字公亮魏州人父造以獲嘉令死安祿山難乃學擊劍欲報賊父友王奐爲光弼從事見之曰爾額文似臨淮王面黑子似顏平原殆能立功乃薦之光弼授兵平山越遷左武衛中郎將以兵部隸浙西豫平袁晁方清其後潘獨虎胡參分據小傷蒸里又擊破之是時年二十四更戰陣六十二李希烈圍甯陵過水灌之令軍中明日拔城良器以救兵至擇擊手善遊者沿汴渠夜入及旦伏弩發賊乘城者皆死錄功封平原郡王入爲左神策軍大將軍知軍事圖形凌煙閣募材勇以代士卒市販者中尉竇文場惡之坐友人闌入換右領軍衛自是軍政皆中官專之終左領軍衛大將軍贈陝州大都督子耆有縱橫學志健而望高急於立名時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厭兵耆杖策詣淮西行營謁裴度且言願得

天子一節馳入鎭可掉舌下之度爲言乃以左拾遺往旣至以大誼動承宗王泣下乃請獻二州以二子入質直播者左拾遺由是聲震一時遷起居舍人王承元徙義成軍遣諫議大夫鄭覃往慰成德軍賚緡錢百萬賚未至畢軍譁議穆宗遣者諭天子意衆乃信悅轉兵部郎中諫議大夫大和初李同捷反詔兩河諸鎭出兵久無功乃授耆德州行營諸軍計會使與判官沈亞之諭旨會橫海節度使李祐平德州同捷窮請降祐使大將萬洪代守滄州同捷未出耆以三百騎馳入滄以事誅洪與同捷朝京師旣行諜言王廷湊欲以奇兵劫同捷耆遂斬其首以獻諸將嫉耆功比奏攢詆文宗不獲已貶耆循州司戶參軍亞之南康尉初祐聞耆殺洪大驚疾遂劇帝曰祐若死是耆殺之至是積前怒詔長流愛州賜死（新唐書）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業儒不顯乃學騎射從王斛斯以別校征遼東有功李峘伐劉展署爲部將效首萬級累攝壽州刺史舒廬壽都團練使州送租賦詣部至潁爲盜所奪萬福領輕兵尾襲賊食卒不得戰悉禽之盡得所亡并先掠人妻女財畜萬計還其家不能自致者給船車以遣衆拜刺史兼淮南節度副使節度崔圓忌之改鴻臚卿使將千人鎭壽州不以爲恨時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駐濠州陰窺淮南圓使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移戍當塗賊陳莊陷舒州圓又令攝舒州刺史督淮南盜賊窮破株黨大歷三年召見代宗曰欲以識卿面且將以許杲累卿萬福辭謝因前曰陛下以一許杲召臣如河北諸將叛欲屬何人帝笑曰姑爲我了杲事且當大用乃拜和州刺史兼行營防禦使督盜淮南萬福至州杲懼徙屯上元過楚州大掠爲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循淮鈔而東萬福倍道追殺之免者十三盡還所剽於民帝下詔褒美賜其衣宮錦十雙節度使韋元甫死諸將願得萬福爲帥監軍使邀請之對曰我非幸人毋以此待我遂去以利州刺史鎭咸陽且留宿衛李正己反屯兵埇橋江淮漕船積千餘不敢踰渦口德宗乃以萬福爲濠州刺史召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震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復賜舊名萬福馳至渦口駐馬於岸悉發漕船相銜進賊兵倚岸熟視不敢動改泗州刺史魏州饑父子相賣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忍其困令兄子將米百車餽之贖魏人自賣者給資遣之爲杜亞所忌召拜右金吾將軍及見帝嘗曰亞乃言爾昏耄何邪召圖形凌煙閣數賜與并敕度支籍口畜給其費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裴延齡事伏閤不去帝震怒左右懼不測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八十與見盛事徧揖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以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九十萬福始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莅凡九州皆有惠愛在泗州遇李希烈陳少游悉以部刺史妻子質揚州萬福獨不遣詔使者爲我白公妻老且醜不足累公意卒不行人稱其直（新唐書）

劉元佐滑州匡城人少倜儻爲縣捕盜犯法亡命從永平軍爲牙將大歷中李靈耀據汴州反元佐襲取其宋州詔以州隸永平節度使李勉即表署刺史建中初進兼御史中丞充宋亳穎節度使李納攻李洧於徐州詔元佐援洧大破納兵

斬首萬餘級東南饋漕乃通進圍濮州徇濮陽皆下遂通濮陽津還檢校兵部尚書兼曹濮觀察淄青兗鄆招討使汴滑都統副使李希烈之反元佐與李勉陳少游哥舒曜聯兵屯淮汝數困賊帝在奉天垂意關東乃詔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希烈攻陳州元佐救之希烈走遂進取汴州詔加汴宋節度使陳州諸軍行營都統元佐本名洽至是賜名入朝（案本書元佐不朝帝詔韓滉諷之過汴元佐素憚韓滉修屬吏禮滉解置酒設女樂酒行滉曰宜早見天子不可使大人與新婦子孫填宮掖也元佐泣悟）兼涇原四鎮北庭兵馬副元帥檢校司徒性豪縱輕財厚賞故下益用命元佐貴母尚在常月織絁一端示不忘本數教敕元佐盡臣節見縣令走廷中白事退戒曰長吏恐懼卑甚吾思而父吏於縣亦當爾而據案當之安乎故元佐待下益加禮汴有相國寺或傳佛軀汗流元佐自往大施金帛將吏商賈走輸恐後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權譎類如此李納遣使至汴元佐盛飾女子進之厚饋遺皆得其陰謀故納最憚之所寵吏張士南及假子樂士朝貲皆鉅萬而士朝私元佐嬖妾懼事覺酖元佐死年五十八贈太傅諡曰壯武軍中匿喪俟代帝亦為隱踰三日乃發喪使至帝問所欲立曰陝虢觀察使吳湊可乎監軍孟介行軍盧瑗以為便乃拜湊為節度使至汜水元佐柩將遷士請具禮瑗不許衆怒而譟起元佐子士寧於喪尊為留後帝召宰相計議竇參曰汴人挾李納以邀命若不許勢且合遂以士寧為左金吾衛將軍嗣節度始元佐養子士幹與士朝皆來京師士幹知元佐死無狀遣奴持刀給為弔入殺士朝於次帝惡其專亦賜士幹死士寧忍暴每畋獵數日乃還其下厭苦大將李萬榮與元佐同里士寧奪其兵使攝州事嘗引衆二萬畋城南未還萬榮晨入府分兵閉諸門使告士寧士寧奔京師詔就第禁出入拜萬榮兵馬留後遣兵西防秋兵素驕當戍者怨大校韓惟清張彥琳等反攻萬榮不勝而潰惟清奔鄭州彥琳走東都萬榮悉誅其妻子衆不安乃呼於市曰大軍至城且破萬榮捕按之或言為士寧所教萬榮以聞斥士寧置郴州俄進萬榮節度使會病甚以兵屬鄧惟恭惟恭與萬榮同里閈而署子迺為司馬萬榮死是夜惟恭執迺送京師杖死京兆府以董晉代之（新唐書）

馮伉魏州元城人徒貫京兆第五經宏詞調長安尉三遷膳部員外郎為睦王等侍讀李抱真卒伉持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固拒於是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縣多猾數犯法伉為著諭蒙書十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而教以忠孝鄉鄉授之使轉相教督居七年韋渠牟薦為給事中皇太子諸王侍讀對殿中賜金紫服進兵部侍郎出為同州刺史以散騎常侍召領國子祭酒者再卒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新唐書）

吳溆濮州濮陽人（據章敬皇后傳增）章敬皇后弟祖神皇贈司徒父令珪贈大尉叔父令瑤太子家令濮陽郡公令瑜太子諭德濮陽郡公溆為盛王府參軍代宗立擢為太子詹事濮陽郡公開府儀同三司遷鴻臚少卿金吾將軍建中初遷大將軍溆循循有禮讓無倨氣矜色時以為材當所位不自戚屬者朱泚反盧杞白志貞皆謂泚有功不宜首難得大臣一人持

節慰曉惡且悛德宗顧左右無敢行漵請往帝大悅漵退謂人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人臣食祿死其難所也卽日齎詔見泚具道帝待以不疑者而泚業僭逆故留漵客省不遣卒被害贈太子太保謚曰忠弟湊由布衣與兄漵同日開府賜官封皆等湊畏太盛乞解太子詹事改檢校賓客兼家令累進左金吾衛大將軍滑帥令狐彰田神功繼沒其下乘喪搖亂代宗命湊持節撫慰至則委曲說諭度可行者爲之奏請各得其情軍中驩附帝深重其才元載當國久奸迹日彰帝欲加之法顧左右無可與計召湊密圖及收載王縉楊炎王昂韓會包佶等皆當坐湊建言法有首從不應槪用極刑縉等乃得減死丁後母喪解職既除拜右衞將軍德宗初出爲福建觀察使政清勤美譽四聞宰相竇參以私憾數加短毀且言湊風痺不良趨走帝召驗非實由是惡參擢湊陝虢觀察使代參黨李翼宣武劉元佐死以湊檢校兵部尚書領節度使馳代未至汴軍立元佐子士甯帝欲遣兵納湊參請授士甯節鉞以沮湊遷爲右金吾衛大將軍貞元十四年大旱穀貴人多流亡帝以京兆尹失理以湊代韓皋湊勤於爲政民悉愛向時京師苦宮市湊見便殿因言宮中所須責臣可辦卽不欲外吏與聞內禁事宜乞選中官高年謹信者爲官市令平價和售流議自息又陳掌閑彍騎飛龍內園禁兵諸司供役太繁宜有蠲省帝輒順聽府吏以湊起戚藩不諳傳領每有疑獄候湊將出方呈牘幸容欺湊倉卒一視指擿盡中其弊掾屬非大過不榜責召至廷詰服釋去衆相訓勗庶事畢舉文敬太子義章公主之薨帝欲厚葬爲工坊農湊極言不避或勸論諫不宜過繁恐上厭苦湊曰上憂勞四海豈因所愛而疲民以逞反覆啟寤幸一聽則民受賜不少進兼兵部尚書遘疾不納醫巫家人泣請答曰吾以庸材起田畝位三公驥仕四十年年七十更欲何求古來外戚令終者有幾吾得歸侍先人地下足矣帝聞詔侍醫敦進湯劑不獲已飲之卒年七十一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成先是官衢樹槁有司補植榆湊謂榆不足廕玩易以槐及槐廕成而湊已亡行人撫樹懷其德湊自興元以來特承恩顧小心奉職未嘗有過爲世外戚表云漵子士矩有文學喜與豪俊遊開成初爲江西觀察使饗宴侈初至庫錢二十七萬緡朞年纔九萬軍資不給中外申論文宗弗窮究僅貶蔡州別駕御史中丞狄兼謩言士矩負陛下法雖私請遣御史卽訊庶杜江淮它鎭循習意乃流端州（新唐書）

杜羔洹水人貞元初及進士第有至性父死河北母更兵亂不知所之及羔爲澤潞判官鞫獄有嫗辯對不凡乃羔母因得奉養而不知父墓區處晝夜號慟它日舍佛祠觀柱間有文字乃其父臨死記墓所在羔奔往有耆老識其壟因是乃得葬元和中爲萬年令時許季同爲長安令京兆尹元義方責租賦不時繫二縣吏將罪之羔等辯列尤苦尹不爲綏羔乃謁宰相請移散官憲宗遣中使問狀具對政府苛細力不堪奉詔皆免官奪尹三月俸議者以羔爲直未幾授戶部郎中後歷振武節度使以工部尚書致仕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敬子中立字無爲以門廕歷太子通事舍人開成初尚眞源長公主遷光祿少卿駙馬都尉中立數求自試轉太僕衛

尉二少卿歷左右金吾衛大將軍捕繫京師惡少立箠死還司農卿繩吏急反爲中傷左徙慶王傅久之復拜司農卿入謝帝曰卿用法深信乎答曰轂下百司養名不肯事如司農尤叢劇陛下無遽信流言假臣數月事可濟帝許之初度支度六宮餐錢移司農司農季一出付吏大吏盡舉所給於人權子錢以給之不以時中立取錢納帑合率五日一出吏不得爲奸後遂以爲法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出爲義武節度使舊徙車三千乘歲輓鹽海瀕民苦之中立置飛雪將數百人具舟以載自是民不勞軍食足矣大中十二年大水汎徐兗青鄆而滄地積卑中立自按行引衛水入之毛河東注海州無水災卒年四十八贈工部尚書（新唐書）

韓宏滑州匡城人（新唐書　案韓愈撰神道碑作潁之太康人）父海爲人魁偉沈塞寡言自少衆推爲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韓昌黎集）宏少孤依其舅劉元佐舉明經不中從外家學騎射由諸曹試大理評事元佐卒子士寧被逐宏事劉全諒署都知兵馬使貞元十五年全諒死汴軍思元佐之惠共請監軍表宏爲留後詔檢校工部尚書充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始吳少誠與全諒謀襲陳許使數輩猶在館宏盡得旌節即斬出少誠使斬之選兵三千助討少誠敗之汴自劉士寧以來軍益驕及殺陸長源主帥勢輕不可制宏察亂魁劉鍔等三百人數其罪悉斬牙門流血丹道宏對賓係言笑自若由是訖宏去無敢肆者李師古欲侵鄭滑屯兵曹口或告翦棘夷道師且至宏曰師來不除道也師古計窮引去（新唐書）少誠以牛革遺師古師古齎以鹽過界宏皆阻留曰於法不得私相餽師古等深憚之（據通鑑增）累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宏以官與太原王鍔等耻居其下憲宗方辭以寧淮西改司徒班鍔上嚴綬爲賊所敗拜宏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捍兩河而令李光顏烏重胤擊賊宏不離境遣子公武領兵屬光顏宏陰爲逗撓每諸將告捷輒不怡元濟平以功加兼侍中封許國公李師道誅宏大懼入朝固願留京師冊拜司徒中書令帝崩攝冢宰俄出爲河中節度使以病請還仍前守司徒中書令卒年五十八贈太尉諡曰隱初宏來朝獻馬三千絹五十萬匹錦綵三萬而汴庫錢絹尚百餘萬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不可數宏沈謀勇斷莊重寡言罪人準法不自爲輕重詔使至多倨待及齊蔡平勢屈請覲然兩朝尊寵異等竟以名位終（新唐書）子二人長肅元早死次公武（韓昌黎集）字從儉性恭遜爲宣武行營兵馬使討蔡有功檢校左散騎常侍鄜坊等州節度使宏入朝亦乞罷徙爲右金吾衛將軍宏出河中宏弟充從宣武乃曰二父皆重鎮孺子敢當金吾職乎固辭改右驍衛大將軍卒贈戶部尚書諡曰恭（新唐書）子紹宗（韓昌黎集）

充本名璀少依舅氏李元歷河陽昭義牙將宏領宣武召主親兵授御史大夫宏持法峻人不自保充謙謹無少怠恆以得士不自安請入宿衛宏許而未遣因獨單騎歸洛陽擢右金吾衛大將軍斥軍士虛名不如令者七百人歷少府監鄜坊等州節度使穆宗立幽鎮魏復亂朝廷以王承元帥冀卒屯滑州恐相煽誘授充檢校尚書左僕射爲義成軍節度使與承元更代會汴軍逐李愿立牙將李介主留務充素爲汴衆悅服詔節度宣武兼統義成軍討介敗之郭梧李賀斬

介遂入汴時李光顏亦奉詔討介意欲先得汴任軍併掠汴監軍姚文壽謀內其師充問急馳至城下汴人望見歡躍無復疑貳帝始遣人問破城期充對汴天下咽喉臣願督其人王師臨之一月可破方二旬即克帝謂充料敵如神加檢校司空散介所脅爲兵者三萬餘籍首亂千餘人令出境敢後者斬內外妥堵卒年五十五贈司徒謚曰肅充雖將家不事纂修歷三鎮倹約如儒者臨機決策無遺悔世推善將李元沒充爲嫁二女周其家自宏去汴監軍逐牙兵二千直閣下日給酒肴物力爲之屈充未入時李質總軍事曰可以勢事遺吾帥乎悉能之而後迎充（新唐書）

高郢字公楚衛州人九歲通春秋工屬文書語默賦諸儒稱之父伯祥爲好畤尉安祿山陷京師將誅之郢尚幼解衣請代賊義并貸之寶應初及進士第代宗爲太后營章敬寺郢以白衣上書諫曰陛下悉力追孝誠爲有益妨時動人不得無損昔魯莊公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桷春秋書之爲非禮漢孝惠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文武廟至元帝與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罷之夫廟猶不越禮而立況寺非宗祏所安神靈所宅乎殫萬人之力邀一切之報其爲不可亦明矣閒者見吾孔熾爲公生人百姓懍懍無日不惕道將攘卻亡尺寸功隴外壤地委諸豺狼太宗艱難之業傳之陛下一夫不獲尺土見侵皆成之時猶恐有闕況用武以來十三年傷者不救死者不收耕卒補乘於今未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舉百萬之衆資糧屝屨取足於人勞罷宛轉十不一在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役王命縱未能出禁財贍餘寡猶當稍息勞斂以噢咻之柰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權酤之斂欲以此時興力役哉比八月雨不潤下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若遂不給何以救之無寺猶可無人可乎況土木之勤功用之費不盡府庫將焉取之府庫既竭則又誅求若人不堪命盜賊相挺而與戎狄乘間以爲風塵得不爲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爲主苟功濟於天天人同和則宗廟受福子孫蒙慶傳曰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既受帝祉施於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恭慎德教以臨兆民俾四海之內懽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未聞崇樹梵宮雕琢金玉之爲孝者夏禹卑宮室盡力溝洫人到於今稱之梁武帝窮土木飾塔廟人無稱焉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美何必勞人動衆躡梁武遺風乎及制作之初支費尚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貴必遂陛下若回思慮從人心則聖德孝思格於天地千福萬祿先後受之曾是一寺較功德邪書奏未報後上言王者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稽於衆而順於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至未然之禍不除而絕臣聞神人無功者不爲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爲可名之名不爲有功之功故功莫大不爲可名之名故名莫厚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銷禍不勞人以禳禍陛下之營作臣竊惑之若以爲功則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曾有爲也若以爲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有待也若以致福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不在費財若以禳禍

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勞人今輿造趣急人徒竭作土木竝起日課萬工不遑食息榜笞愁痛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戡定多難厲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幸天下今固違羣情徇左右過計臣竊爲陛下惜之不納以茂材異行高第累擢咸陽尉郭子儀取爲朔方掌書記子儀怒判官張曇奏抵死郢引抹甚忤子儀意下徙猗氏丞李懷光引郢在邠寧府懷光將還河中郢勸不如西迎乘輿不聽既又欲悉兵鼓而西時渾瑊提孤軍抗賊羣將未集郢恐爲懷光所乘與李鄘固止之會懷光子璀候郢郢因發說曰君視天寶以來稱兵者今尙誰在且國家固有天命人力不譏焉今若恃衆而動自絕於天十室之小必得忠信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而助順者乎璀大懼流汗不能語郢因與其將呂鳴岳張延英謀間道歸國事洩懷光先斬二將然後引郢詰誚郢抗詞無所愧隱觀者泣下懷光赦之孔巢父遇害郢撫屍而哭懷光誅李晟表其忠爲燧奏管書記召拜主客員外郎遷中書舍人久之進禮部侍郎謝絕請謁頗行藝選太常卿貞元末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立病不能事皇太子監國郢以刑部尙書罷明年爲華州刺史政尙仁靜奏罷神策軍輸權復召爲太常卿除御史大夫數月改兵部尙書固乞骸骨以尙書右僕射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諡曰貞郢恭慎不與人交嘗掌制誥家無留藁郢之相也與鄭珣瑜同拜叔文用事珣瑜爭不得乃稱疾不出郢未有所建白議者咎之子定辯慧七歲讀尙書至湯誓詭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是順人乎郢異之小字畫一世重其早慧以字顯長通王氏易爲圖合八出上圖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仕至京兆府參軍（新唐書）

公乘億字壽仙（唐才子傳作壽山）魏人以詞賦著名（唐詩紀事）咸通十二年登進士第（唐才子傳）初億別家十餘年嘗大病鄉人傳其已死妻自河北迎喪會億送客馬上見婦人纛縗類其妻詰之果然相持而哭旬日登第（唐詩紀事）時高湜爲禮部侍郎士多由權要干請湜曰吾決以至公取之乃得億與許棠聶夷中等皆有名（新唐書高湜傳）億爲魏博樂彥禎從事加授侍郎（全唐詩小傳）有賦集十二卷詩集一卷（唐才子傳）

谷感德南樂人又有毛仁魏縣人李文綱臨河人俱以孝行被旌賜粟帛州縣存問復賦稅（新唐書孝友傳敘）

李仁賓魏州頓邱人官至左史著格論通歷等書行於時（新唐書）

李文禮頓邱人好學有文章質性遲緩不甚精審官至揚州司馬（大名府志）

宣化府

侯仲莊字仲莊蔚州人爲光弼先鋒授忠武將軍禽安太清有功累加冠軍將軍僕固懷恩以朔方反仲莊爲都將訓兵自守號爲平射人畏其鋒懷恩敗郭子儀代之引爲腹心封上谷郡王爲神策京西將德宗幸奉天遷左衛將軍爲防城使修壘塹夜執戈徼循從幸興元殿軍駱谷授防禦招討使帝還都復鎮奉天幾二十年卒贈洪州都督（新唐書）

嚴擇頁新州人蚤孤育於叔父淸比長事如所生淸老無後

濟寬爲置妾歲餘濟死知妾有遺腹令其妻護視及生日抱哺之弟病祈天代死母張卒廬墓側人以多盜阻之濟寬曰吾爲此政恐盜至驚吾母耳居數月盜果至周林木中痛哭發覓之濟寬匍匐塋側相戒曰毋乃孝子遺米脯而去（懷安縣志）

陳顯祖甯城人兄弟析居請於母復合父死廬墓（保安州志）

李潤甯城人母疾割股療之（保安州志）

畿輔通志卷二百四

列傳十二　唐五

唐

冀州

蓋文達　張昌齡（兄昌宗）　張連祖

蘇安恒　杜景儉（子澄）　趙涓（子博宣）

田神功　孔巢父（從子戣 戡 戢 戣 孫緯 戢子溫業）

燕遺倩（王達多 孫師才）（張邱感 張義節）（張藝朗）

趙州

李育德（兄厚德）　李思行　李守素

李素立（父政期 子休烈 孫至遠 從遠 至遠子畬 從遠子畯 畬子承 承子藩）

李乂（兄尚一 尚正）　李希仲　李嘉祐

啖助　李暘冰　李端（子虞仲）

李亢　李遜（子方元 弟建 建子訥）　李翱

李固言　李珏　牛元翼

李孟嘗

深州

張進　李安期　張鷟（孫薦）

崔元暐（弟昇 子璩 璩子渙 渙子縱 縱孫碣）　劉幽求

魏知古　李湛　崔倫（子衍）

崔造　崔峒　崔漢衡

崔瓘　崔良佐（子元翰）　崔翰

崔咸　崔戎（子雍）　崔宏禮

崔珙（子涓 兄琯 弟瑨 璪 璵 球 璵子澹 澹子遠）　崔膺

定州
支叔才　崔仁師（孫液　液子論　湜）　郎茂
郎士元　程日華（子懷直　懷信子權）　懷直從兄懷信
劉禹錫　陳楚　張務朝（子元超）
談英　王鳳（弟賢）
五代
順天府
王思同　范廷策　扈載
保定府
西方鄴
天津府
張建立
宣化府
薛志勤　蓋寓
冀州
孫岳　烏震
趙州
石君立　符習（子令謙）　宗
深州
李自倫
唐
冀州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竇抗集
諸生講論時有儒劉焯劉軌思孔穎達咸在坐而文達依經

辨舉皆諸儒意所未叩一坐厭歎奇之問安所從學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爲之師杭曰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其謂此耶武德中授國子助教爲秦王文學館直學士貞觀初（舊書作貞觀十年）擢諫議大夫兼宏文館學士爲蜀王師以王有罪坐免後除崇賢館學士卒（新唐書）

張昌齡冀州南宮人與兄昌宗皆以文自名州欲舉秀才昌齡以科廢久固讓更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爲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答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貞觀初翠微宮成獻頌闕下召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帝大悅戒之曰昔禰衡潘岳矜已傲物不得令終卿才不減二人宜鑒於前副朕所求乃敕於通事舍人裏供奉俄爲崑山道記室平龜茲露布爲士所稱賀蘭敏之奏豫北門修撰卒（新唐書）文集二十卷（舊唐書）昌宗官至太子舍人修文館學士（新唐書）撰古文紀年新傳三十篇（舊唐書）

張連祖南宮人性豪邁能詩或勸攻舉業笑曰筆硯豈封侯器耶乃詣闕上遼計高祖拜爲鎮遠將軍弟顯祖太宗初爲南宮功首弟顯義爲長樂郡功首（冀州志）

蘇安恒冀州武邑人博學尤明周官春秋左氏學武后末年太子雖還東宮政事一不與大臣畏禍不敢言安恒投匭上疏曰陛下膺先聖顧託受嗣子揖讓應天順人二十餘年豈不聞虞舜褻袞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孝謹春秋盛壯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身撫天下哉胡不傳位東宮休養聖躬自昔天下無二姓并與且梁定河內建昌諸王以親得封恐萬

歲後不能良計宜退就公侯任以閑備又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土封非長久計也請以都督府要州分而王之猶今尙幼且擇立師傅養成德器藩屏皇家書奏后雖猜克不能無感乃召見賜食厚慰遣之明年復諫曰臣聞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有隋失馭羣雄鹿駭唐家親事戎旅以不甯縣指河爲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唐舊基前曰太子在諒闇相王非長嫡唐祚中弱故陛下因以卽位今太子年德已盛尙貪有大寶忘母子之恩蔽其元良以據神器何施顏面見唐家宗廟大帝陵寢哉臣謂天意人事還歸李氏物極則復器滿則覆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誠能高揖萬機自怡聖心史臣書之樂府歌之斯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畏死不言非勇陛下以臣爲忠則擇是而用以爲不忠則斬臣頭以令天下書聞不報於是魏元忠爲張易之兄弟所構獄方急安恆獨申救曰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鬼神憑怒陰陽舛外陛下始革命勤政博謀天下皆以爲明王暮年厭怠讒佞熾結水火相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天下皆以爲暗君邪正糅進獄訟究劇何昔是而今非邪居安忘危之失也竊見元忠廉直有名位宰相履忠正邪佞之徒嫉之若讎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位勢隆極指馬獻蒲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偶語譖易之交亂且及四國烈士撫髀忠臣鉗口懼忤易之意徒死無益況賊虜方強賦斂重困而自擬讒慝搖變遐邇臣恐四夷窺覘爲邊鄙患百姓託義以清君側逐鹿之人叩閽而至陛衛左右從中以應爭鋒朱雀之門問鼎大明之宮陛下何以謝之臣今計者莫如收雷電之威解怏怏之痛復爵還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望且當抑奪榮寵剪其羽翅無使驕橫爲社稷憂疏奏易之等大怒遣刺客邀殺之賴鳳閣舍人桓彥範等悉力營解乃免神龍初爲習藝館內敎節愍太子難或譏安恆豫謀死獄中睿宗立知其枉詔贈諫議大夫（新唐書）

杜景儉（案本傳作景佺今從舊書及通鑑）冀州武邑人性嚴正舉明經中第累遷殿中侍御史出爲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徙益州司馬詔未下欲卽視事先笞責吏以示威景儉謂曰公雖受命爲司馬此州未受命何急數日祿邪嗣業怒不聽景儉曰公持咫尺制眞僞莫辨卽欲攬亂一府敬業揚州之禍非此類邪叱左右罷去旣乃除荆州司馬吏歌之曰錄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是寖知名入爲司刑丞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治詔獄時稱遇徐杜者生來侯者死故秋官員外郎與侍郎陸元方按員外郎侯味虛罪已推輒釋之武后怒其不待報元方大懼景儉獨曰陛下明詔六品七品官文辨已定待命於外今雖欲罪臣奈明詔何宰相曰詔爲司刑設何預秋官邪景儉曰詔令一布無臺寺之異后以爲守法擢鳳閣舍人還洛州司馬延載元年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季秋出梨花示宰相以爲祥衆賀曰陛下德被草木故秋再華周家仁及行葦之比景儉獨曰陰陽不相奪倫瀆卽爲災故曰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草木黃落而木復華瀆陰陽也竊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紊臣位宰相助天治物治而不和臣之咎也頓

首請罪后日眞宰相也會李昭德下獄景儉苦中救后以爲面欺左遷秦州刺史入拜司刑卿聖歷元年復以鳳閣鸞臺平章事（案舊書作聖歷二年本紀及宰相表以爲神功元年閏十月事）契丹入寇陷河北數州虜已去武懿宗欲盡論其罪景儉以爲脅從可原后如其議罷爲秋官尙書坐漏省中語降司州少卿出爲并州長史道病卒贈相州刺史景儉初名元方垂拱中改今名（新唐書）子澄以文藻著名官至鞏縣尉（舊唐書）

趙涓冀州人幼有文天寶時第進士補郾城尉稍歷臺省河南王縉奏充判官德宗初爲衢州刺史始永泰時禁中火近東宮代宗疑之涓以監察御史爲巡使驗治明諦迹火所來乃官人寘舍者帝在東宮頗德之及治衢不爲觀察使韓滉所容奏免官帝以名問宰相曰是豈永泰時御史乎對曰然詔拜尙書左丞與吏部選從狩梁興元元年卒贈戶部尙書子博宣亦擢進士第藻翰豪邁沈於酒傲忽少檢陳許曲環辟署於府久不能堪乃詭受吳少誠金爲反閒數言休咎惑衆詔杖四十流康州時人冤之（新唐書）

田神功冀州南宮人天寶末爲縣吏會天下兵興賊署爲平盧兵馬使率衆歸朝從李忠臣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後守陳留戰不勝與許叔冀復降史思明思明使與南德信劉從諫南略江淮遂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并將其兵來歸詔拜鴻臚卿（新唐書）戰於鄭州破賊四千生擒其將四人牛馬器械不可勝計（舊唐書）俄襲敬釭鄆州不克劉展反鄧景山引以助討入揚州大掠居人商賈貲貨發冢墓死者數千人俄而禽展送京師（案續通志云通鑑上元二年賈隱射展中目而仆遂斬之本劉展亂紀新舊書暨實錄俱云生擒今從之）遷兗鄆節度使（謹案續通志云新書遷淄青節度使更從兗鄆按新書方鎭表上元二年置淄沂節度使侯希逸引兵保青州授青密節度使遂廢淄沂節度使併所管五州號淄青平盧節度據此神功不當先領此職故不從）時賊圍宋州急李光弼奏神功往救賊解去又破法子營復攻敬釭除之朝義聞乃奔下博進封信都郡王徙河南節度汴宋八州觀察使大歷二年來朝加檢校尙書右僕射詔宰相百官送至省又判左僕射知省事加太子太師還鎭神功事母孝始嘗倨驕自如見光弼待官屬鈞禮乃折節謙損既寢疾宋之將吏爲禱祈報恩八年自力入朝卒（案本書元載傳大歷八年元載請戍原州乘閒築作二旬可訖粟一歲徙子儀軍在涇分兵守石門木峽隴之關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爲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爲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西戎臂因圖上地形神功沮短其議曰興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誤矣）代宗爲撤樂贈司徒詔其弟曹州刺史神玉知汴州留後賻絹布特許百官弔喪賜屛風茵褥於靈座至德後節度使無兼宰相者惟神功恩禮最篤神玉終汴宋節度留後（新唐書）

孔巢父字弱翁冀州人父如珪海州司戶參軍（案新書本傳不言籍貫宰相世系表稱穎達爲下博孔氏又稱巢父爲穎達族孫務本之後下博自魏後屬冀州）巢父少力學隱徂來山與韓準裴政李白張叔明陶沔號竹溪六逸（舊唐書）永王璘稱兵江淮辟署幕府不應鏁牘民伍璘敗知名廣德中李季卿宣撫江淮薦爲左衞兵曹參軍三遷庫部員外郎出爲涇原行軍司馬累拜湖南觀察使（案舊唐書大歷初澤潞節度使李抱玉奏爲賓幕累授監察御史轉殿中檢校庫部員外郎出授饒州刺史建中初涇原節度留後孟皞表巢父試秘書少監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尋拜汾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出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未行會晉王爲荊襄副元帥署行軍司馬從德宗幸奉天擢給事中爲河中陝華招討使累上破賊方略帝嘉納未幾兼御史大夫充魏博宣慰

使巢父辨而才及見田悅與言君臣大義利害逆順開曉其衆時悅久不臣下皆厭亂雜然喜曰不圖今日還爲王人酒中悅起自陳騎射工曰陛下見用何敢不推巢父曰爾若不蚤自歸乃一劇賊耳悅曰能爲劇賊豈不能爲功臣巢父曰國方多虞待子而息悅謝焉數日田緒殺悅與大將邢曹俊等聽命巢父卽以緒權知軍務紓其難李懷光據河中帝復命巢父宣慰罷兵以太子太保授之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衆忿曰太尉無官矣方宣詔乃謀而合害巢父并殺中人啖守盈初巢父至懷光以其使魏博而田悅死以其謀出巢父故軍亂不肯救帝聞震悼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忠詔具禮收葬賜其家粟帛存䘏之從子戣戡戢（案韓昌黎撰孔戣墓誌云考諱岑父昆弟五人載戡戢戣與本傳云從子者符世系表則云巢父生載戣戡戢[illegible]威與誌傳異誌云兄弟五人而表又有威所載互異如此今從誌傳）戣字君嚴（新唐書）父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省左僕射（韓愈撰墓誌）戣擢進士第鄭滑盧羣辟爲判官羣卒攝總留務監軍楊志誠雅自肆衆皆恐戣邀志誠至府與對榻臥起示不疑志誠嚴憚不敢動入爲侍御史累擢諫議大夫（案墓誌云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從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條上四事一多冗官二吏不奉法三百姓田不盡墾四山澤榷酤爲州縣弊憲宗異其言中人劉希光受賕二十萬抵死吐突承璀坐厚善逐爲淮南監軍太子舍人李涉知帝意投匭上言承璀有功不可棄戣得副章不肯受面質讓之涉更因左右以聞戣劾奏涉結近倖營罔上貶峽州司馬（謹案舊書作峽州司倉）宦寵側目人爲危之俄兼太子侍讀改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賦獄寢不下博陵崔易簡投從父兄鞫狀具京兆尹左右之鞫其情戣慷慨論正要少和殺易簡奪尹三月俸再遷尚書左丞（案墓誌云擢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左丞）信州刺史李位好黃老道數祠禱部將韋岳告位集方士圖不軌監軍高重謙上急變捕位劾禁中戣奏刺史有罪不容繫仗內請付有司詔送御史臺戣與三司雜治無反狀岳坐誣枉誅貶位建州司馬中人愈怒故出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戣以爲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新唐書）下郡令答外按繫御史獄戣上疏理之詔釋下郡令（墓志）歷大理卿（案韓文孫注云元和十年二月以李絳代戣爲華州以戣爲大理卿）國子祭酒會嶺南節度使崔詠死帝謂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歟今安在度以戣對卽拜嶺南節度使戣至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歲八百兩先是屬刺史俸率三萬又不時給皆取部中自衣食戣乃倍其俸約不得爲貪暴稍以法繩之南方鬻口爲貨掠人爲奴婢戣峻爲之禁親吏得嬰兒於道收育之戣詰以死由是閭里相約不敢犯士之斥南不能北歸與有罪之後百餘族才可用用之窮無告者女子爲嫁遣之蕃舶泊步有下碇稅始至有閱貨宴所餉犀琲下及僕隸戣禁絕無所求索舊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貲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戣以海道歲一往復苟有驗者不爲限悉推與自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虜掠幸有功乃請合兵討之戣固言不可帝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士被瘴毒死者不勝計安南乘之殺都護李象古而桂管裴行立容管陽旻皆無功憂死獨戣不邀一旦功交廣晏然大治（新唐書）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戣每

歲自行官吏刻石爲詞以美之（墓誌）逮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名（案舊書作敬宗即位名爲吏部侍郎又稱長慶中改右散騎常侍卒於長慶四年長慶係穆宗年號則是歿未逮事敬宗舊傳誤也）改右散騎常侍還爲左丞以老自乞雅善韓愈謂曰公尙壯上三留何去之果戣曰吾豈要君者五年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二宜去愈曰公無留貧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尙奚顧子言愈嗟嘆即上疏言臣與戣同在南省數與戣相見其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七十筋力耳目未衰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禮大夫七十致仕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安車不必七十盡許致仕今戣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義而有貪賢之美不報以禮部尙書致仕歲致羊酒如漢徵士禮卒年七十三贈兵部尙書謚曰貞子遵孺溫裕溫裕仕爲天平節度使（案墓誌云四子長溫質四門博士遵儒遵憲遵裕皆明經舊書云遵儒溫裕皆登進士溫裕京兆尹天平軍節度使世系表云戣生溫質溫瑀溫憲溫裕遵孺作溫孺傳與表互異附以俟考）遵孺子緯字化文少孤依諸父多與名人游擢進士第東州崔愼由表署華府從崔鉉淮南復從愼由河中再遷觀察判官宰相楊收爲以長安尉直宏文館遷監察御史進禮部員外郎兼集賢直學士母喪解還爲右司員外郎趙隱言其才拜翰林學士俄知制誥頻遷戶部侍郎擢御史中丞緯方雅嫉惡若讐中外聞風未權輒肅三遷吏部侍郎權要私謁弗盈几一不肯當路不悅改太常卿從僖宗西到蜀以刑部尙書判戶部蕭遘雅不喜坐調度不給改太子少保及帝避朱玫次陳倉惟黃門衛士數百扈乘輿詔拜緯御史大夫令趣百官至行在時羣臣爲次殷匱爲盜剽奪衣囊略盡緯謁宰相

欲有所論還與裴澈怨田令孜不欲行辭不見緯召御史曰吾等身被恩誼不辭難今詔羣臣皆不至夫與人布衣游猶緩急相赴況於君乎且泣下御史亦辭方冦敗乏衣食詔辭一日費而行緯曰吾妻疾且暮盈丈夫豈以家事後國事乎公善自謀吾行決矣往見李昌符曰詔書再至而羣臣顧未行僕丈夫也不敢後願假兵護送天子所昌符具資裝送之既至行在緯奏玫必反建言關邑既狄不足駐六師請幸梁州即日去陳倉而玫兵至徼緯言幾不脫進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玫平從帝還領諸道鹽鐵轉運使累遷尙書左僕射賜號持危啓運保義功臣鐵券恕十死又賜天興良田善和里第各一區兼京畿營田使昭宗即位進司空以大學焚殘乃兼國子祭酒完治之加司徒封魯國公帝將郊見中尉樞密使索宰相朝服有司白中人無衣冠助祭事中尉怒責禮官必得緯言中人不朝服國典也陛下欲假借之則請以所兼官爲之服諫官固執帝召謂曰方舉大禮爲我容之進兼太保時天武都頭李順節疏暴人也以浙西節度使兼平章事臺吏白已謁宮班見百官緯判止之明日順節盛服至則無班怏怏去他日見緯以爲言緯曰固疑公見望也且百辟卿士天子廷臣班見宰相以宰相爲之長公提天武健兒擬堂受禮安乎必欲用之去都頭乃可順節慚縮不敢言張濬將伐太原帝不決問緯緯助濬請既濬敗坐傅會出爲荆南節度使俄貶均州刺史二人皆密結朱全忠全忠爲請名藩所便乃屏居華陰李茂貞入殺韋昭度帝惡大臣朋比與藩臣交更召緯入朝再擢吏部尙書以司空門下侍

郎復輔政使者敦勸力疾到京師見帝嗚咽流涕自陳衰疾不任事乞歸田里帝動容詔使者送緯至皇覲事會天子出次石門從至莎城以病還都家人名醫視緯曰天下方亂何久求生不肯服藥卒贈太尉戡字勝始（韓愈撰墓誌作君勝）進士及第補修武尉以大理評事佐昭義李長榮節度府長榮死（案墓誌云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軍請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惟公無分寸私公苟留爲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留一歲再請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盧從史自別將代之留署掌書記從史稍得志益驕與王承宗田緒陰相結欲久連兵以固其位戡始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慙縮益偃蹇不軌戡遂以疾歸洛陽（案墓誌云從史爲不法君陰爭爲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則危辱誅死且曰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寵聽附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從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謝去居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未幾李吉甫鎮揚州表署幕府戡未應從史曰是欲舍我而從人邪即誣以事奏三上詔以衛尉丞分司東都自貞元後帥鎮劾奏僚佐不驗輒斥至給事中呂元膺執不可憲宗遣使諭曰朕非不知戡行用之矣未幾卒（白居易哭孔戡詩洛陽誰不死戡死聞長安我是知戡者聞之涕泫然戡佐山東軍非義不可干拂衣向西來其道直如弦從事得如此人人以爲難人言明明代合置在朝端或望居諫司有事戡必言或望居憲府有邪戡必彈惜哉兩不諧沒齒爲閑官竟不得一日謇謇立君前形骸隨衆人斂葬北邙山平生剛腸內直氣歸其間賢者爲生民死生懸在天謂天不愛人胡爲生其賢謂天果愛民胡爲奪其年茫茫元化中誰執如此權）年五十七從史敗（案歐陽修讀從史聰明山記曰閱從史官屬題名見孔戡與烏重胤俱列於後而退之記戡屢諫不聽卒爲重胤所禽嗚呼禍福成敗之理甚明先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至而言則不及自古敗亂未始不由此）追贈司勳員外郎戢字方舉初父死難詔與一子官禕修武尉不受以讓其兄戡擢明經書判高等爲校書郎翟尉累遷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昭義判官徐玫嘗助盧從史爲跋扈從史敗流元陽代欲復用之戢移書昭義前擊玫乃上列其狀帝怒流玫播州轉侍御史庫部員外郎始朱泚以彭偃爲中書舍人偃子充符得不死辟鄜坊府或薦其能召還京師戢謂京兆尹裴武曰泚所下詔令皆偃爲之悖逆子不宜仕乃下桀求進乎子孟放季孫行父逐莒僕以勉事君者武即逐出充符拜京兆少尹再遷爲湖南觀察使（案韓文孫注云長慶元年正月戢自湖南觀察又爲少府監）召拜右散騎常侍京兆尹歲旱躬禱曲江池一夕大澍帝悅詔兼御史大夫卒贈工部尚書子温業字遜志擢進士第（案全唐詩長慶元年進士第）大中時爲吏部侍郎求外遷（案全唐詩大中後歷官中書舍人天平節度使）宰相白敏中顧同列曰吾等可少警孔吏部不樂居朝矣後爲太子賓客（新唐書）子晦（舊唐書）

燕遺佾冀州人與武邑王達多張邱感張藝助璧孫師才張義節事親居喪皆以至行著（唐書孝友傳叙）

趙州

李育德趙州人祖諤仕隋通州刺史爲名臣世富於財家僮百人天下亂私完械甲嬰武陟城自保人多從之遂爲長劇賊來掠不能克隋亡與柳燮等歸李密密私署總管密爲王世充所破以郡來降即拜陟州刺史兄厚德被賊執使招育德陽許之得不死賊將段大師囚厚德守以兵隙得其驍乃與州人賈慈行謀逐賊慈行夜登城呼曰唐兵登矣厚德自獄擁卒四噪而出斬長史衆不敢動大師縋城走即拜殷州刺史厚德省親留育德以守引兵拔賊河內堡三十一所世充怒悉銳士攻之城陷猶力戰與三弟皆歿（新唐書）

李思行趙州人避仇太原高祖將起兵使覘詗長安還具論機策稱旨授左三統軍從破霍邑平京師累擢嘉州刺史彔安郡公卒贈洪州都督謚曰襄（新唐書）

李守素趙州人王世充平召署天策府倉曹參軍通姓氏學世號肉譜（舊書作行譜）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尙相酬對至北地則失而不言歎曰肉譜定可畏也許敬宗曰倉曹此名非雅宜有以更之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爲人物志可乎時渭川刺史李淹亦明譜學與守素埒（新唐書）貞觀初卒（舊唐書）

李素立趙州高邑人曾祖義深北齊梁州刺史（新唐書）祖騎散騎常侍（舊唐書）父政期（案宰相世系表水部郎中政期係素立之父而政藻則爲宜州長史乃其伯也本傳訛爲父政藻今據改）隋水部郎使淮南死於盜素立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柰何輦轂下先棄刑書帝嘉納由是恩顧特異以親喪解官起授侍御史貞觀中轉揚州大都督府司馬初突厥鐵勒部內附即其地爲瀚海都護府詔素立領之時闕延熟（舊書作闕泥熟）別部數梗邊素立遣使諭降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獻素立止受酒一杯歸其餘乃開屯田立廨署虜益畏威歷太僕鴻臚卿累封高邑縣侯出爲綿州刺史永徽初徙蒲州將行付所餘糧儲并什器於州雖齎皆籍就道會卒高宗特廢朝一日謚曰平孫至遠始名鵬素立方奉使謂家人曰古待人事名子吾此役可命子孫矣遂以名之父休烈有文終郢令年四十九至遠少秀悟能治尙書左氏春秋未見杜預釋例而作編記大趣略同復撰周書起后稷至赧爲傳紀令狐德棻許其良史始調蒲州參軍累補乾封尉上元時制策高第授明堂主簿以喪解既除調鴻臚主簿奏戎秋簿領高宗悅擢監察御史裏行忤貴倖外遷久乃歷司勳吏部員外郎中遷天官侍郎知選事疾令史受賕謝多所紕易吏肅然斂手有王忠者被放吏謬書其姓爲士欲擬訖增成之至遠曰調者三萬無士姓此必王忠吏叩頭服罪其知選以內史李昭德薦或聞其往謝答曰公以公用我奈何欲謝以私卒不詣故昭德銜之出爲壁州刺史卒年四十八至遠友兄弟事寡姊有禮世稱其德從父游道武后時冬官尙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弟從遠清密有學神龍初歷中書令太府卿累封趙郡公謚曰懿兄弟皆德望相埒至遠子畬字玉田少聰警初歷汜水主簿遇事敏速雖廝豎一聞輒記姓名釘路敬潛薦擢右臺監察御史裏行臺廢授監察御史累轉國子司業事母謹累世同居長幼有禮妻卒時母先病恐母悲傷約家人無以哭聲聞母所朝夕省侍無憂色母終哀毀而卒從遠子曮年十餘會中宗祀明堂以近臣子弟執籩豆進止中禮授右宗衞兵曹參軍歷洛陽尉累遷兵部郎中發扶風兵應姚嶲稱旨遷諫議大夫封贊皇縣伯終兵部侍郎曮善草隸爲參軍時製一裘服之終身畬子承（案舊書吏部侍郎至遠之孫國子司業畬弟二子）幼孤其兄曄養之（謹案宰相世系表承在曄前似承兄曄弟或是表誤）既長以儒聞擢明經累遷大理評事河南採訪使判官尹子奇陷汴州拘承送洛陽覘得賊謀皆密啟諸朝兩京平例貶臨州尉不三月除德清令擢監察御史累遷吏部郎中淮南西道黜陟使奏置常豐堰於楚州

以鎮海潮溉屯田瀉鹵收獲十倍它歲德宗將討梁崇義李希烈揣知之乃表崇義逆亟請先誅討帝悅數對左右稱其忠會承使回言希烈能立功然恐後不可制帝初謂不然及崇義平希烈果叛始思其言擢拜河中尹晉絳觀察使承廣正有雅望以才顯於時未幾改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希烈猶據襄州帝慮不受命欲以禁兵衛送承承辭請以單騎入既至希烈舍承外館迫脅日萬端承晏然誓以死守希烈不能屈遂大掠去襄漢蕩然承輯綏撫安之居一年闔境完復初希烈雖去留部校守虢往來蹤舍承因得使所厚臧叔雅結希烈腹心周曾王玢姚憺及曾等謀殺希烈承首謀也密詔褒美尋檢校工部尚書湖南觀察使建中四年卒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子藩字叔翰少沈靖有檢局姿制閑美敏於學家本饒財務施與數年略盡年四十餘困廣陵幾不自振晏如也杜亞居守東都表致府中亞常疑牙將令狐運爲盜掠服之藩爭不從亟去後果獲真盜稍知名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豫州刺史杜兼疾甚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僕射公奄忽如此公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怍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搖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以闔門保藩帝未之信亟追藩既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祕書郎時王紹得君邀藩與相見當即用然不詣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酒邀賓客相樂慕藩名彊致之仲舒等爲俳說廋語相狎昵藩一見謝不往憲宗爲皇太子王紹避太子諱始改名時議以爲諂藩曰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怒可誅累擢吏部郎中坐小累左授著作郎再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卻之吏驚請聯它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敕邪裴垍白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絪罷因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藩忠謹好醜必言帝以爲無隱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國匱乏者何致而然及祈禳之數藩對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又言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帝悅後復問神仙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謾誕不可信後入柳泌等語果爲累云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李吉甫復相讒之於帝乃罷藩爲太子詹事後數月帝復思藩召對殿中事寖擇明年爲華州刺史未行卒年五十八贈戶部尚書謚貞簡（新唐書）

李乂字尚真趙州房子人年十二工屬文中書令薛元超曰是子且有海內名第進士茂才異等累調萬年尉長安三年詔雍州長史薛季昶選部吏才中御史者季昶以乂聞擢監察御史劾奏無避景龍初葉靜能怙勢乂條其姦中宗不納遷中書舍人修文館學士帝遣使江南發在所庫貲以贖生人上疏以爲江南魚鱉之利衣食所資江湖之生無既而府庫之財有限與其拯物不如憂民且鬻生之徒惟利所視錢刀日至網罟歲廣施之一朝營之百倍若回所贖之貲減方困之徭其澤多矣韋氏之變詔令嚴促多乂草定進吏部侍

郎仍知制誥（案本書蘇頲爲中書侍郎知制誥又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頲及乂何媿前人）與宋璟等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改黃門侍郎封中山郡公制敕不便輒駮正貴幸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靳顧李乂不可耳諫罷金仙玉真二觀帝雖不從優容之太平公主干政欲引乂自附乂深自拒絕開元初（新唐書）特令乂與中書侍郎蘇頲纂集起居注錄其嘉謨昌言可體國經遠者別稱奏之（舊唐書）姚崇爲紫微令薦爲侍郎外託引重實去其糾駮權畏乂明切也未幾除刑部尚書卒年六十八贈黃門監謚曰貞乂沈正方雅識治體時稱有宰相器葬日蘇頲舉攜馬懷素往祖之哭曰非公爲慟而誰慟歟乂事兄尚一尚正孝謹甚兄弟俱以文章名弟兄同爲一集號李氏花萼集（舊書二十卷）乂所著甚多尚一終清源尉尚正博州刺史（新唐書）

李希仲趙郡人（全唐詩小傳）工詩華勝於實才力不足務爲清淺（唐詩紀事）天寶初宰偃師范陽兆戎羣家避亂入江淮（全唐詩小傳）

李嘉祐趙州人（案唐詩紀事高仲武云嘉祐袁州人又云嘉祐有志從叔陽冰奇從弟紓及姪端詩蓋三子之族也）天寶七年楊譽榜進士授秘書正字以罪謫南荒量移鄱江宰又爲江陰令（唐才子傳）入爲中臺郎上元中出爲台州刺史大歷中復爲袁州刺史與嚴維劉長卿冷朝陽友善（全唐詩小傳）爲詩綺麗婉靡與錢郎別爲一體往往涉於齊梁時風人擬爲吳均何遜之敵有集傳世（唐才子傳）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海尉丹陽主簿秩滿屏居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統其言孔子修春秋意以爲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敝將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沒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不拘空名不尚狷介從宜救亂因時黜陟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爲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厲雖衰雅未爲風逮平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爲始所以拯薄勉善救周之敝革禮之失也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於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趙匡陸質其高弟也助卒年四十七質與其子異裒錄助所爲春秋集註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

李陽冰字仲溫（集正志作少溫）趙郡人李白之從叔（全唐詩小傳）父雍門湖城令冰兄弟五人皆負詞學冰善小篆初事李斯嶧山碑後見仲尼吳季札墓誌便變化開闔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識者謂之蒼頡後身尤精小學時謂筆虎（陸友墨史）乾元間爲縉雲令値歲旱禱城隍與神約不雨即焚廟及期而雨

自爲文記之志（雍正）寶歷元年爲當塗令白往依之冒爲序其詩集官止將作少監（全唐詩小傳　李白獻從叔當塗宰陽冰詩金鏡霾六國亡新亂天經焉知高光起自有羽翼生蕭曹安屹屼耿賈摧攙槍吾家有季父傑出聖代英雖無三台位不借四豪名激昂風雲氣終協龍虎精弱冠燕趙來賢彥多逢迎魯連善談笑季布折公卿遙知禮數絕常恐不合并惕想結宵夢素心久已冥顧慚青雲器謬奉玉樽傾山陽五百年綠竹忽再榮高歌振林木大笑喧雷霆落筆灑篆文崩雲使人驚吐辭又炳煥五色羅華星秀句滿江國高才掞天庭宰邑艱難時浮雲空古城居人若薙草掃地無纖莖惠澤及飛走農夫盡歸耕廣漢水萬里長流玉琴聲雅頌播吳越還如太階平小子別金陵來時白下亭羣鳳憐客鳥差池相哀鳴各拔五色毛意重泰山輕贈微所費廣斗水澆長鯨彈劍歌苦寒嚴風起前楹月銜天門曉霜落牛渚清長歎即歸路臨川空屏營）

李端趙州人少時居廬山依皎然讀書意況淸虛酷慕禪侶大歷五年李搏榜進士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以淸羸多病辭官居終南山草堂寺未幾起爲杭州司馬牒訴敲扑心厭之買田園虎邱下復移家衡山自號衡嶽幽人彈琴讀易懷箕潁之志詩高雅名響錚錚初郭曖尚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廷納俊士端等皆在館中曖嘗大集客端賦詩最工錢起曰微爲之請以起姓爲韻端立獻一章見者驚服主厚賜金帛其工捷類此有司馬集三卷（唐才子傳）子虞仲字見之第進士宏辭累遷太常博士建言諡者所以表德懲惡春秋褒貶法也茆土爵祿僇辱流放皆被一時非以明示百代後之所以知其行者惟諡是觀古者將葬請諡今近或二三年遠乃數十年然後請諡人歿已久風績湮歇採諸傳聞不可考信誄狀雖在言與事浮臣請凡得諡者前葬一月請考功較太常定議其不請與請而過時者聽御史劾舉居京師不得過半年居外一朞若善惡著而不請許考功察行諡之節行卓異雖無官及官卑者在所以聞詔可寶歷初以兵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出爲華州刺史歷吏部侍郎簡儉寡欲時望歸重卒年六十五贈吏部尚書（新唐書）

李芃字茂初趙州人解褐上邽主簿嚴武爲京兆尹薦補長安尉李勉觀察江西表署判官永泰初宣饒劇賊方淸陳莊西絕江劫商旅爲亂支黨盤結芃請以秋浦置州扼衿要使不得合從勉是其計奏以宣之秋浦靑陽饒之至德置池州卽詔芃行州事魏少游代勉表署都團練副使攝江州刺史以母喪解勉節度永平復辟幕府會李靈耀反署芃兼亳州防禦使護陳潁饟道德宗立授河陽三城鎭遏使櫃貲帑者必先以給士士悅之遷術事宜嚴備常若有敵未幾拜節度使以東畿汜水等五縣隸屬與馬燧等破田悅洹水上以功檢校兵部尚書實封百戶進圍悅悅將符璘以騎五百降芃大開壁門納之興元初檢校尚書右僕射以疾請老詔所親日歲方旱蝗上厭征伐天下城壘堅戈鋌利然務以力勝其可盡乎救敝者莫若德方鎭之臣宜先退讓死權鎭祿吾敢哉言而不踐非吾志也因求罷歸東都卒年六十四贈太子太保（新唐書）

李遜字友道後魏申公發之後於趙郡謂之申公房（新唐書）祖遂德太子中允祖珍玉曰明令父震雅州別駕世寓荆州之石首遜登進士第辟襄陽掌書記復從事湖南主其留務頗有聲績累拜池濠二州刺史（舊唐書）初濠州兵謀殺其將楊騰騰走揚州因誡騰家遂行剽劫遜至諭以利害衆釋鎧請罪觀察使限外浮斂遜一不應入爲虞部郎中（新唐書）元和初出爲衢州刺史（舊唐書）以政最擢浙東觀察使（案本書遜撫士卒右輔人至忠）

（橫檢）不當貞元初福建軍亂前觀察使皇甫政奏益兵三千屯於境以折鬪衝遂爲長戍遜至即停其兵入爲給事中故事天子以晦日聽政對羣臣遜奏陛下求治而天下有所陳不宜限以日憲宗從之遷戶部侍郎代嚴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方討蔡析山南東道爲兩節度以唐鄧隋三州授高霞寓得專攻討而遜督襄復郢均房五州賦饋之初襄陽兵隸霞寓者多逃還後霞寓職賦不勝言爲遜所撓帝欲按狀宰相請置不問下遷太子賓客中人誣之更貶恩王傅（新唐書）十三年李師道效順命遜爲左散騎常侍馳赴東平諭之師道得詔欲効順爲下所沮止遷除京兆尹改國子祭酒十四年（舊唐書）以檢校禮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時吳元濟始平治條疏頹遜召衆申嚴約束明諭賞罰衆皆感畏遜爲政以抑彊植弱均一貧富爲已任故所至稱理長慶初幽鎮繼亂遜請身先討賊不許但命以兵萬人會行營遜奉詔即日發兵先諸軍至進檢校吏部尚書徙鳳翔節度使還京師以疾求解改刑部尚書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案舊書謚恭肅唐會要遜謚凡兩見一云貞一云恭肅）于方元字景業第進士裴諝奏署江西府判官有死囚十餘方元覆審其冤悉平貸之累爲池州刺史鈎檢戶籍差量徭賦皆有科品程章吏不得私常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蓋爲此云終處州刺史遜弟建字杓直與兄俱客荊州鄉人爭鬪不詣府而詣建平決無頗母憐其孝每字之曰猿子勸吾食吾輒飽進藥吾意其瘳貞元中補校書郎德宗思得文學者或以建聞帝問左右宰相鄭珣瑜曰臣爲吏部時當補校書者八人它皆藉貴勢以請建獨無有

帝喜擢左拾遺翰林學士順宗立李師古以兵侵曹州建作詔諭還之詞不假借王叔文欲更之建不可左除太子詹事改殿中侍御史（案舊書云元和六年坐事罷職降詹事府司直高郢爲御史大夫奏爲殿中侍御史）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宰相有竄定藁詔曰亟請解職除京兆少尹（案舊書云自以草詔思遜不願司文翰改京兆尹）會遜被讒建申治之出爲澧州刺史（案舊書云與宰相韋貫之友善貫之罷相建亦出爲澧州刺史）召拜刑部侍郎卒（謹案舊書云後拜太常少卿尋以本官知禮部貢舉取捨非人又惑於請託坐罰俸明年除禮部侍郎以人情不洽改爲刑部長慶二年二月卒）贈工部尚書（新唐書）謚曰元（唐會要）初建爲學時家苦貧兄造知其賢爲營丐使成就故遜建皆舉進士後雖通顯未嘗置垣屋以清儉稱建子訥字敦止（舊書建三子訥恪朴）及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爲浙東觀察使性疏卞遇士不以禮爲下所逐貶朗州刺史召爲河南尹時久雨洛暴漲訥行水魏王隄懼漂沮疾驅去水遂大毀民廬議者薄其材初訥居與宰相楊收接收欲市訥宅舍以廣第訥叱曰先人舊廬爲權貴優笑地邪凡三爲華州刺史歷兵部尚書太子太傅卒（案舊書官至檢校尚書右僕射）遺命葬不請鹵簿避贈謚詔聽（新唐書）李翺字習之趙州人後魏尚書左僕射沖十世孫（新唐書）父楚金貝州司法參軍翺幼勤於儒學博雅好古爲文尚氣質貞元十四年（舊唐書）中進士第始調校書郎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脩撰（新唐書）十四年太常丞王涇上疏請去太廟朔望上食詔百官議議者以開元禮太廟每歲祠禴烝嘗臘凡五享天寶末元宗令尚食每月朔望具常饌令宮闈令上食於太廟後遂爲常由是朔望不視朝比之大祠翺奏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時祭禴祠烝嘗

漢氏皆雜而用之蓋遭秦火詩書禮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己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園家因而不改貞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旣已行於陵寢故太廟之中每歲五饗六告而已不然房元齡魏徵輩皆一代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詞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饗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陵之奠改用常饌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之義也傳稱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祭薦芰其子違命去芰而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爲重不以其生存所嗜爲獻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芰爲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况祭器不陳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唯宮闈令與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也安得以爲祭乎且時享於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於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萁嘉蔬嘉薦醴齊敬修時享以申追慕此祝辭也前享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月某日時享於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可以爲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措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旣櫜禮樂爲大故下百僚可得詳議臣等以爲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禮斷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採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脩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旣明永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爲萬代法與其瀆禮越古貫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知禮者是之事竟不行（舊唐書）

翺嘗謂史官給事不得實乃建言大抵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於世者皆訪於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狀謚牒然其爲狀者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溺於文而忘其理臣請指事載功則賢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爲直言段秀實但記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不者願敕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又條興復太平大略曰臣聞定禍亂者武功也復制度興太平者文德也陛下旣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蕃戎侵盜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塞蔽之路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陛下旣已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爲其易者乎臣竊惜陛下當可興之時而諫議未爲也再遷考功員外郎初諫議大夫李景儉表翺自代景儉斥翺下除朗州刺史久之召爲禮部郎中（案舊通志云舊書穆宗紀翺於穆宗即位之六月貶朗州十一月復書曰以宗正卿李翔爲華州刺史翔未嘗爲宗正卿由宗正出刺華州者翺也見李宗閔傳翔與翺文近致誤）翺性峭鯁議論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怫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逢吉詭不校翺恚懼即移病滿百日有司白免官逢吉更表爲廬州刺史時州旱遂疫逋捐係路亡籍口四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竄戶仍輸賦翺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

翺以安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柏耆使滄州翺盛言其才耆得罪由是左遷少府少監後歷遷桂管湖南觀察使（新唐書）太和八年入爲刑部侍郎轉戶部侍郎尋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舊唐書）充山南東道節度使卒（案續通志云李翺之爲刑部戶部侍郎在爲湖南觀察之後山南東節度之前新書不載蓋略之也而舊書敬宗紀寶歷二年書曰右散騎常侍李翺卒尤屬謬誤翺未官散騎川恐太和開成至會昌翺給從中始卒安得書卒於十餘年前乎蓋亦李翺之誤）昌黎韓愈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有司亦諡曰文（新唐書）

李固言字仲樞其先趙人（新唐書）祖并揚州左司馬父峴（舊書作峴）盧江令（宰相世系表）固言元和七年擢進士甲科江西裴堪劍南王播皆表署幕府累官戶部郎中溫造爲御史中丞表知雜事進給事中（新唐書）宋申錫爲王守澄誣陷固言與同列伏閤論之（舊唐書）將作監王堪坐治太廟不謹改太子賓客固言上還制書曰陛下皆以名臣左右太子堪以慢官斥處調護地非所宜詔改乏王傅（舊書改爲均王傅）再遷尚書右丞李德裕輔政出爲華州刺史俄而李宗閔復有詔爲吏部侍州大豪何延慶橫猾譁衆遮道使不得去固言怒杖殺之尸諸道氓領選按籍自擬先收寒素柅吏姦進御史大夫太和九年宗閔得罪李訓鄭注用事訓欲自取宰相乃先以固言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旋坐黨人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舊書以兵部尚書出爲興元節度使）訓自代其處訓敗文宗顧思之復召爲平章事仍判戶部羣臣請上徽號帝曰今治道猶鬱羣臣之請謂何比州縣多不治信乎固言因白鄧州刺史王堪隋州刺史鄭襄尤無狀帝曰貞元時御史獨王堪賢鄭覃本擧堪疑固言抵己即曰臣知堪故用爲刺史擧天下不職何獨二人帝識其意不主前語因稱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閒德宗時多闕官甯乏才耶固言曰用人之道隨所保任觀稱與否而升黜之無乏才矣俄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爲西川節度使讓還門下侍郎乃檢校尚書左僕射始置爲軍千匹又募銳士三千武備雄完武宗立召拜右僕射會崔珙陳夷行以僕射爲宰相改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師領河中節度事蒲津歲河水壞梁吏撤笮用舟邀丐行人固言除之帝伐回鶻詔方鎮獻財助軍上疏固諫不從以疾復爲少師遷東都留守宣宗初還右僕射後以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年七十八贈太尉固言吃接賓客頗謇澀然每議論人主前乃更詳辯（新唐書）

李珏字待價趙郡人（舊唐書）客居淮陰幼孤事母以孝聞甫冠擧明經李絳曰明經非子所宜乃更擧進士高第河陽烏重允表置幕府以拔萃補渭南尉擢右拾遺穆宗即位召李光顏於頴甯李愬於徐州期九月九日大宴羣臣珏與宇文鼎溫畬韋瓘馮藥同進曰道路皆言陛下追光顏等將與百官高會且元朔未改陵土新復三年之制天下通喪今同軌之會適去遠夷之使未還遏密弛禁本爲齊人鐘鼓合響不施禁內夫王者之擧爲天下法不可不愼且光顏愬忠勞之臣方盛秋屯邊如合訪謀猷付弱事召之可也豈以酒食之歡爲厚邪鹽鐵使王播增茶稅十之五以佐用度珏上疏謂榷率本濟軍興而茶稅自貞元以來有之方天下無事忽厚斂以傷國體一不可茗爲人飲與鹽粟同資若重稅之售必高其斂先及貧下二不可山澤之產無定數程斤論稅以售多

爲利若價騰踊則市者稱其稅幾何三不可帝不納珏以數諫出爲下邽令武昌牛僧孺辟署掌書記還爲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僧孺還相以司勳員外郎知制誥爲翰林學士加戶部侍郎始鄭注以醫進文宗一日語珏曰卿亦知有鄭注乎珏曰臣知之奸回人也帝愕然注由是怨珏李宗閔以罪去珏爲申辨貶江州刺史徙河南尹（新唐書）李固言入相復爲戶部侍郎判本司事開成中楊嗣復輔政薦珏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珏與固言嗣復善自固言得位相繼援引居大政以傾鄭覃陳夷行李德裕三人凡有奏議必以朋黨爲謀屢爲覃所廷折（舊唐書）珏數辭位不許帝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至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珏曰爲國如治身及身康甯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怨則疾生天下當無事思所關禍亂可至哉杜悰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戶部尚書以問宰相陳夷行答曰恩權予奪願陛下自斷珏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焉用彼相哉帝又謂貞元初政事誠善珏曰德宗晚喜聚財方鎭以進奉市恩吏得賦外求索此其敝也帝曰人君輕所賦節所用可乎珏曰貞觀時房杜王魏爲文皇帝謀因此耳帝頗向納進封贊皇縣男始莊恪太子薨帝意屬陳王既而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珏曰帝既命陳王矣已而武宗卽位人皆爲危之珏曰臣下知奉所言安與禁中事帝新聽政珏數稱道無逸篇以勸時潞州劉從諫獻大馬滄州劉約獻白鷹珏請卻之以示四方（案本書宰相李珏傳作從奏室厨食利錢擾民於是罷室厨捉錢官置庫量入計費）遷門外侍郎爲文宗山陵使會秋大雨梓宮至安上門陷於塗不前罷爲太常卿終以議所立（新唐書）貶桂管觀察使（案本傳作江西觀察使考舊史及通鑑皆云貶桂管觀察使非江西觀察）長流驩州（舊唐書）宣宗立由郴徙舒（謹案新書再貶昭州刺史宣宗立內徙郴舒二州錢大昕唐書考異云風洞題名會昌五年五月珏已稱郴州刺史則珏之徙郴在宣宗卽位以前郴亦邊州未可云內徙當是宣宗初由郴徙舒耳今據改）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謹案舊書大中二年徵爲戶部尚書）遷河陽節度使罷橫賦宿逋百餘萬以吏部尚書召珏去鎭而府庫十倍於初俄檢校尚書右僕射淮南節度使（新唐書）上柱國贊皇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舊唐書）珏顧已大臣誼不以內外自異表請立皇太子維天下心江淮旱發倉廩賑流民以實義儲殺牛價與人卒年六十九贈司空謚曰貞穆始淮南三節度皆卒於鎭人勸易署寢珏曰上命我守揚州是寢正寢若何去之及疾亟官屬見卧內惟以州有稅酒直而神策軍常爲豪商占利方論奏未見報爲恨一不及家事性寡欲早喪妻不置妾侍門無姬媵淮南之人德之珏已歿叩闕下願立碑刻其遺愛云（新唐書）

牛元翼趙州人材果而謀王承宗時倚其計爲彊雄與傅良弼二人冠諸將王廷湊叛穆宗以元翼在成德名出廷湊遠甚自深州刺史擢爲深冀節度使以攜其軍廷湊怒遣部將王位以銳兵攻元翼不勝乃合朱克融共圍之詔進元翼成德軍節度使以宣武兵五百進援元翼固守長慶二年詔赦廷湊罪徙元翼山南東道以深州賜廷湊使中人促元翼南廷湊恨之已受詔兵不解招討使裴度詒書詭讓克融解而歸廷湊退舍并加檢校工部尚書兩悅之逾月元翼率十餘

騎冒圍出朝京師廷湊人盡殺元翼親將臧平等百八十人元翼見延英賚問優釋命中人楊再昌取其家并田宏正喪廷湊辭以須秋遣元翼聞平等死憤恚卒悉還所賜於朝廷湊遂夷其家（新唐書）

李孟嘗趙州平棘人（舊唐書）終右威衛大將軍漢東郡公（新唐書）

（謹案李燈傳作濟東郡公）

深州

張進饒陽人少負奇氣有膽略武德四年劉黑闥陷饒陽以諸葛德威署刺史六年黑闥敗奔饒陽餒甚進與德威合謀令出迎饋以食勒兵執之降唐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饒陽縣志）賜廄馬五十匹黃金百兩（明一統志）

李安期定州安平人父百藥安期幼聰辯七歲能屬文父貶桂州遇盜將刃之安期跪泣請代盜哀釋之貞觀初為符璽郎累除主客員外郎（案舊書預修晉書成除主客員外郎）高宗即位遷中書舍人龍朔中司列少常伯數預決國事帝屢責侍臣不能進賢眾不敢對安期進曰邑十室且有忠信天下至廣不為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進皆以朋黨被劾是以人爭噤默以避嫌謗若陛下忘其親讎曠然受之塞讒毀之路誰敢不竭忠以上聞乎帝納其言尋檢校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出為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卒諡曰烈自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安期孫羲仲又為中書舍人（新唐書）

張鷟字文成深州人早慧絕倫書無不覽兒時常夢紫文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廷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若壯殆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調露初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騫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授岐王府參軍八舉皆登甲科再調長安尉遷鴻臚丞四參選判策為銓府最員半千稱鷟文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鷟青錢學士證聖中天官侍郎劉奇以鷟為御史性褊躁不持士行姚崇尤薄之開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鷟多口語訕短時政貶嶺南刑部尚書李日知訟斥太重得內徙鷟屬文下筆輒成浮豔少理致然大行一時武后時中人馬仙童陷默啜問文成在否答曰近自御史貶官曰國有此人不用無能為也（案續通志云吳縝糾謬云證聖元年至開元元年相去一十九年而鷟仍為御史此已可疑且鷟既於開元初以御史貶官矣何緣武后時馬仙童有近自御史貶官之語此一節前後乖舛全不可考今按武后時貶官開元初貶嶺南自是二事史敘默啜問答於後取與新羅日本之文相次耳若以先後言之則鷟證聖元年為御史自御史貶官中間復擢朝列至開元初又為李全交所劾坐貶嶺南舊書脫略史失其歷官之詳故新舊二書俱以梗概之辭言之而吳氏騷綴上下以為事實因有十九年為御史之疑且謂開元初以御史貶官與馬仙童所稱牽合為一事皆未免以辭害意今附正之）新羅日本使至必出金寶購其文著有朝野僉載龍筋鳳髓判百道（全唐詩小傳）終司門員外郎孫薦敏銳有文辭能為周官左氏春秋初為顏真卿歎賞大曆中李函表薦才任史官詔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以母老辭不就喪除于邵以問召充史館修撰兼陽翟尉真卿為李希烈所拘遣兄子峴及家僕奏事五輩皆留內客省不得出薦上疏曰去正月中真卿奉使淮西期不先戒行無素備受命之後不宿於家親黨不遑告別介副不及陳請屏童單騎即日載驅冒姦鋒於臨汝折元惡於許下捐軀伏義威詬羣兇遂令脅制者回慮忠勇者肆情周曾奮發於外章清伺應於內希烈蒼黃窘迫奔固舊穴蓋真卿義風所激也真卿述事四朝為國元老忠直孝友羽儀王室行年八十被

羸老之疾拘囚瑣堵之間顧盼鈎戟之下呼嗟憤恚失寢亡食不知悲啼何以堪此伏冀希烈之母鍾念幼子目不絕泣求責希烈又希烈妻祖母郭及妻妹封並逮捕京師此三人留之無益請寘境上以贖眞卿先降詔書分明諭告且希烈知眞卿人望不敢加害既無嫌隙但因循未遣耳若歸其親愛賊亦何恡還一使哉臣又聞眞卿所遣兄子峴及家僮從官奉表來者五輩皆留中其子頵等拳拳質希一見望許休澣告以安否疏奏盧杞持之不報朱泚反詭姓名伏匿城中著史遁先生傳京師平擢左拾遺詔復用杞爲刺史薦與陳京趙需等論杞姦惡傾覆不當用入對挺確德宗納之貞元元年帝親郊時更兵亂禮物殘替用薦爲太常博士參綴典儀畧如舊章四年闕播送咸安公主入回紇以薦爲判官還遷工部員外郎十一年拜諫議大夫仍充史館修撰裴延齡用事薦將疏其惡延齡知之（新唐書）奏以薦傾史職不宜兼諫議改祕書少監延齡排擯不已會遣使蕃域屢充册命弔祭二十年至没於赤嶺紇壁驛（續通志）年六十一順宗即位詔贈禮部尚書謚曰憲薦自拾遺至侍郎二十年皆兼史館三使絕域皆兼憲職以該洽多能敏於占對被選初貞元時京師旱帝避正殿減膳薦白限日以應古制及定昭德皇后廟樂選獻懿二祖定大儀號大臣祔廟鼓吹法莫不參裁諸儒謂博而詳有文集三十卷及所撰五服圖宰輔畧靈怪集江左寓居錄並傳於時子又新希復皆登進士第（舊唐書）又新見雜傳希復子讀字聖用幼穎解大中時第進士鄭薫辟署宣州幕府累遷禮部侍郎中和初爲吏部選牒精尤調者丐留二年詔可榜其事首門後兼宏文館學士判院事卒（新唐書）

崔元暐博陵安平人（新唐書　案新書崔行功恒州井陘人占籍鹿泉舊書謂自博陵徙家則行功亦爲博陵人矣元暐行功兄子而新書謂博陵安平人豈行功已徙而元暐未徙歟今謹依舊書入深州）父行謹胡蘇令（舊唐書）元暐本名曄武后時有所避改焉少以學行稱叔父祕書少監行功器之舉明經爲高陵主簿居父喪盡禮廬有燕更巢共乳母盧有賢操常戒元暐曰吾聞姨兄辛元馭云子姓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善也若貲貨盈衍惡也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所從來必出於祿稟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今爲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元暐所守以清白名母亡甘露降庭樹後以庫部員外郎累遷鳳閣舍人長安元年爲天官侍郎當公介然不受私謁執政忌之改文昌左丞不踰月武后曰卿向改職乃聞令史設齋相慶此欲肆其貪耳卿爲朕還舊官乃復拜天官侍郎厚賜綵物三年授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四年遷鳳閣侍郎先是酷吏誣籍數百家元暐開陳其枉后感悟皆爲原洗宋璟劾張昌宗不軌事元暐頗助璟及有司正昌宗罪而元暐弟昪爲司刑少卿執論大辟兄弟守正如此后久疾宰相不召見者累月及少間元暐奏言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醫藥不宜引異姓出入禁闥后慰納以誅二張功爲中書令博陵郡公后遷上陽宮顧元暐曰諸臣進皆因人而元暐我所擢何至是對曰此正所以報陛下也（新唐書）中宗將投方術人鄭普思爲祕書監元暐切諫不納（舊唐書）俄進爵爲王罷政事册其妻爲妃賜實封五百戶（舊書五作四）檢校益州大都督長

史知都督事會貶又流古州（謹案舊書作投白州司馬）道病卒年六十九諡文獻（新唐書）建中初贈太子太師（舊唐書）元曄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貧寓郊墅羣從皆自遠會食無它爨與昇尤友愛（舊書昇官尚書左丞）王族人貧孤者撫養教勵後雖秉權而子弟仕進不使踰常資當時稱重少頗麄僻晩以非己長不復構思專意經術（新唐書）所撰行己要範十卷友義傳十卷義士傳十五傳訓注文館辭林策二十卷（舊唐書）子琮亦有文開元二年詔爲朝散大夫終禮部侍郎（新唐書）元曄曾孫郢開成三年自商州防禦判官兼殿中侍御史入爲監察御史（舊唐書）琮子涣博綜經術長論議十歲居父喪毀辟加人陛元方異之起家亳州司功參軍遷謂於是人判者千餘吏部侍郎嚴挺之施特榻試彝尊銘謂曰子清廟器故以題相命累遷司門員外郎楊國忠惡不附已出爲巴西太守元宗西狩迎謁於道帝見召奏以爲明治體恨得之晩房琯亦薦之卽日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肅宗立輿韋見素等同赴行在時京師未復舉選不治詔涣爲江淮宣諭選補使收采遺逸不以親故自嫌嘗曰抑才廣訪吾不忍爲然聽受不甚精以不職罷爲左散騎常侍兼餘杭太守江東採訪防禦使入遷吏部侍郎集賢院待制簡淡自處時望尤重遷御史大夫元載輔政與中官董秀盤結固寵涣疾之因進見慨然論載姦代宗曰載雖非重愼然協和中外無間能臣也對曰和之爲貴者由禮節也不節以禮焉得和今干戈甫定品物思乂載爲宰相宜明制度易海內耳目而怙勢樹黨毀法爲通歛恩爲怨附下苟容乃幽國卑主衛臣所未諭帝默然會涣兼稅地靑苗錢物使以錢給百官而吏用下直爲使料上直爲百司料載諷皇城副留守張清擿其非詔尚書左丞蔣涣按實由是貶道州刺史卒贈太子太傅諡曰元子縱由協律郎三遷監察御史會詔擇令長授藍田令徳化大行縣人立碑頌德以父貶棄金部員外郎就養後爲汴西水陸運兩稅鹽鐵等使王師圍田悅乏食詔縱餉四節度犒軍無乏德宗出奉天方鎭兵未至縱勸李懷光奔命悉軍財稱所須懷光兵疲久戰次河中遷延不進縱以金帛先渡曰濟者卽賜衆趨利爭西遂及奉天遷京兆尹上言懷光反覆不情宜備之及帝徙梁州追扈不及左右短縱素善懷光殆不來帝曰知縱者朕也非爾輩所及後數日至授御史大夫處大體不急細事獄訴付成僚屬而已自兵興內外官冗溢時議併省縱奏兵未息朝廷頻詔錄勞而諸道敘優日廣若停減吏員非但承優者無官可敘亦恐序進者無路勝置矣詔可貞元元年天子郊見爲大禮使歲旱用屈縱撙裁文物儉而不陋（新唐書）萬年丞源邃爲京兆尹李齊運所抑捽至死縱劾奏不行（舊唐書）除吏部侍郎尋爲河南尹時兵雖定民彫耗縱治簡易綱略細苛先是戍邊者道由洛儲餫取於民縱始令官辦使五家相保自占發斂以絶胥吏之私又引伊洛溉高仰通利里閈人甚宜之入爲太常卿封常山縣公卒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諡曰忠初涣爲元載所抑縱訖載世不求聞達涣有嬖妾縱以母事之妾剛酷雖縱顯官而數笞詬然奉妻子候顏色承養不懈時以爲難孫碣字東標及進士第遷右拾遺武宗方討澤潞碣建請納劉稹降忤旨貶鄧城令稍遷商州刺史擢河

南尹右散騎常侍再爲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值龐勛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咨在亡乾夫悅其色且利其富旣占陽驚曰乃夫殆不還矣卽除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遂爲富人宅年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訴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賂反罪可久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遂失明碣之來可久陳冤碣得其情卽敕吏掩乾夫并前獄吏下獄悉發贓姦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潦獄決而霽都民相語歌舞於道從陝虢觀察使軍亂貶懷州司馬遂卒（新唐書）

劉幽求冀州武強人聖歷中舉制科中第調閬中尉刺史不禮棄官去久之授朝邑尉桓彥範等誅二張而不殺武三思幽求謂曰公等無葬地矣不早計後且噬臍不從旣五王皆爲三思構死臨淄王入誅韋庶人預參大策是夜號令詔策一出其手以功授中書舍人參知機務賜爵中山縣男實封二百戸授二子五品官二代俱賜刺史睿宗立進尚書右丞徐國公增封戸至五百賜物千段奴婢二十人第一區良田千畝金銀雜物稱是景雲二年以戸部尚書罷政事不旬月遷吏部拜侍中璽詔曰頃中宗厭代戚孽專亂幽求翊贊聖儲震殄元惡厥庸茂焉雖胙以土宇而賦入未廣宜加賜實封二百戸子子孫孫傳國無絕特免十死銘諸鐵券以傳其功先天元年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中書令崔湜等附太平公主有逆計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暐定計使暐說元宗曰湜等皆太平黨與日夜陰計若不早圖且產大害太上不得高枕矣臣請督羽林兵除之（案舊通志云通鑑考異曰舊傳言幽求自謂功在朝臣之右志求左僕射崔湜爲中書令心甚不平形於言色乃與張暐請誅之按幽求素盡心於元宗湜等附太平非幽求私忿而害之也考異之言甚是新書亦承用舊傳今從節刪）帝許之未發也而暐漏言於侍御史鄧光賓帝懼卽列其狀睿宗以幽求等屬吏劾奏以疏間親罪應死帝爲申右之乃流幽求封州暐峯州光賓繡州明年太平公主誅卽日詔復舊官知軍國事還封戸賜錦衣一襲開元初進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俄以太子少保罷姚崇素忌之奏幽求鬱怏散職有怨言詔有司鞫治宰相盧慎等奏言幽求輕肆不恭失大臣體貶睦州刺史削實封戸六百遷杭郴二州恚憤卒於道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謚文獻六年詔與蘇瓌配享睿宗廟廷建中中追贈司徒（新唐書）

魏知古深州陸澤人方直有雅才擢進士第以著作郎修國史累遷衞尉少卿檢校相王府司馬神龍初爲吏部侍郎以母喪解服闋爲晉州刺史睿宗立以故屬拜黃門侍郎兼修國史會造金仙玉眞觀雖盛夏工程嚴促知古諫曰臣聞古之君人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故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禮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今爲公主造觀將以樹功祈福而地皆百姓所宅卒然迫逼令其轉徙扶老攜幼剔椽發瓦呼嗟道路乖人事逆天時起無用之作崇不急之物羣心震搖衆口藉藉陛下爲人父母何以安之且國有簡冊君舉必記言動之微可不愼歟願下明詔順人欲除功役收之桑榆其失不遠不納復上疏曰自陛下戡翦凶逆保定大器蒼生顒顒以謂朝有新

政今風教頹替日甚一日府藏空屈人力勞斂營作無涯吏員寖增諸司試補員外檢校官已贏二千太府之帑爲殫太倉之米不支臣前請停金仙玉眞訖亦未止今前水後旱五穀不立盜苗向春必甚饑饉陛下欲何方以賑之又突厥於中國爲患日久其人非可以禮義誠信約也雖遣使請婚恐豺狼之心弱則順伏彊則驕逆月滿騎肥乘中國饑虛請親際會竊犯亭鄣復何以防之帝嘉其直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元宗在春宮又兼左庶子先天元年爲侍中從獵渭州獻詩以諷手制襃答明年封梁國公竇懷貞等謀亂國知古密發其姦懷貞誅賜封二百戶元宗假前賞薄手勑更加百戶是冬詔知東都吏部選事以稱職聞優詔賜衣一副自是恩意尤渥由黃門監改紫微令與姚元崇不協除工部尙書罷政事開元三年卒年六十九宋璟聞而歎曰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贈幽州都督諡曰忠所薦洹水令呂太一蒲州司功參軍齊澣等後皆有聞於時文宗太和二年求其曾孫處訥授湘陽尉

李湛字興宗瀛州饒陽人父義府見雜傳湛沈厚有度六歲授周王府文學累遷右散騎常侍襲河間郡公（新唐書）張柬之將誅二張以湛爲羽林將軍與李多祚王同皎請太子至元武門斬關入及長生殿白武后（舊唐書）武后徙上陽宮留湛宿衛謹甚（舊書）中宗即位拜右羽林大將軍進封趙國公加實封通前滿千戶頃之復爲右散騎常侍賜鐵券三思惡之貶果州刺史歷洺絳二州累遷右領軍衞大將軍開元十年卒贈幽州都督初義府以立后故得宰相而湛爲中興功臣世不以其父惡爲貶云（新唐書）

崔倫字叙深州安平人居父喪跣護柩行千里道路爲流涕盧家服除第進士歷吏部員外郎安祿山反陷於賊不汙僞官使子弟間表賊事賊平下遷晉州長史李齊物訟其忠拔長安令封武邑縣男寶應二年以右庶子使吐蕃虜昔約留二歲執倫至涇州逼爲書約城中降倫不從更囚還安城閱六歲終不屈乃許還代宗見之爲感動嗚咽卽具陳虜情僞山川險易指畫帝前人服其詳遷尙書左丞以疾改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尙書諡曰敬子衍字著天寶末擢明經調富平尉倫使吐蕃被留衍以月俸錢送繼母李氏李不悲倫歸李敝衣以見問故曰衍不吾給倫怒召衍將袒而榜之衍泣無所陳倫弟殷趨白之倫悟辨是語不得入調清源令勸民力田懷附流亡觀察使馬燧表其能徙美原父卒事李益謹歲爲李所生子郤償負不勝計官江官刺史妻子僅免饑寒歷蘇虢二州虢居陝華間多出田又郵傳廚道而賦數倍入屬歲無秋民舉流亡衍亟疏奏德宗韙其言爲詔度支減賦遷歙池觀察使簡靜爲百姓所懷幕府奏聘皆有名士後多顯於時卒年六十九贈工部尙書衍儉約畏法室無妾媵祿稍周於親族葬埋嫁娶待以濟者數十家及卒不能葳喪表請朝賜賻帛三百段米粟稱之先是天下以進奉結主恩州藏耗竭韋皋劉贊裴肅爲之倡贊死衍代之舊貢金錫凡十入品皆倍直市於州民匱多逃去衍至獨革之居十年嗇用度府庫充衍及穆贊代州以錢四十萬緡假民賦故雖旱人不流捐由衍蓄積有素也路應爲觀察使以衍有惠在民言狀元和元年詔書褒美賜一子官諡曰懿（新唐書）

崔造字元宰深州安平人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好言當世事皆自謂王佐才時號四夔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辟爲判官累遷左司員外郎與劉晏善晏得罪貶信州長史徙建州刺史朱泚亂造輒馳檄比州發所部兵二千以待命德宗嘉之京師平召還至藍田自以舅源休與賊同逆上疏請罪帝以爲有禮下詔勉慰擢給事中貞元二年以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謂造敢言爲能立事故不次用之造久在江左疾錢穀諸使罔上或乾沒自私乃建言天下兩稅請悉本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京師諸道水陸轉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請悉停以度支鹽鐵務還尚書省六曹皆宰相分領於是齊映判兵部李勉刑部劉滋吏禮二部造戶工二部又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事吉中孚度支諸道兩稅事而浙江東西歲入米七十五萬石方歲饑更以兩稅準米百萬袁吉洪潭二十萬責韓滉杜亞漕送東渭橋諸道有鹽鐵處仍置巡院歲盡宰相計殿最以聞造厚元琇故首命之時滉方領轉運有寵於帝朝廷仰其須滉持不可帝重違之後以滉爲江淮運使餘如造請是秋江淮米大集帝美滉功以滉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懼始託疾辭位乃罷爲太子右庶子貶琇雷州司戶參軍於是造所請悉罷以憂愧卒年五十一議者謂造舉不適時方用之乏不能權擯大事雖據舊典奚能抗一切之制云（新唐書）

崔峒博陵人工文有聲（唐才子傳）登進士第（全唐詩小傳）辟潞府功曹後歷左拾遺終右補闕（全唐詩小傳作爲拾遺集賢學士終於州刺史）詞彩炳然意思方雅時人稱其句爲披沙揀金往往見寶詩一卷（唐才子傳）

崔漢衡博陵（新書博州博平人）人（舊唐書）沈懿博厚善與人交始爲費令滑州節度使令狐彰表掌書記大歷六年以檢校禮部員外郎爲和蕃副使遷右司郎中建中二年（舊書作三年誤）吐蕃請盟擢殿中少監爲和蕃使與其使區頰贊俱來約盟改鴻臚卿持節送區頰贊歸遂定盟清水德宗幸奉天吐蕃以兵佐渾瑊敗賊武功轉秘書監俄拜上都留守兵部尚書東都淄青魏博賑給宣慰使又使幽州還命稱旨貞元三年預吐蕃盟平涼被執虜將殺之因大言謂之曰我善結贊無殺我而漢衡誠信素著虜亦尊重故至河州得還明年出爲晉慈隰口觀察使卒贈尚書左僕射（新唐書）

崔瓘博陵人以士行修謹聞累官至澧州刺史不爲煩苛人便安之流亡還歸居二年增戶數萬詔特進五階以寵異政大歷中遷湖南觀察使時將吏習寬弛不奉法瓘稍以禮法繩之下多怨別將臧玠以兵殺判官達奚觀瓘聞難惶懼走遇害帝悼惜之（新唐書）

崔良佐博陵（舊唐書）安平人（大清一統志）齊國公日用從昆弟也擢明經甲科補湖城主簿以母喪遂不仕治詩易書春秋撰演範忘象渾天等論數十篇隱白鹿山之陽卒門人共諡曰貞文孝父子元翰名鵬以字行舉博學宏辭賢良方正皆異等義成李勉表在幕府馬燧更表爲太原掌書記召拜禮部員外郎竇參秉政引知制誥其訓辭溫厚有典誥風然性剛褊不能取容於時孤特自恃掌誥凡再朞不遷罷爲比部郎中年七十餘卒元翰好學老不倦用思精緻馳騁班固蔡邕間以自名家怨陸贄李充乃附裴延齡延齡表鉤校京兆妄費

持吏甚急而充等自無過卒不能傳致以罪云（新唐書）

崔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曾祖知道大理司直祖元同刑部侍郎出刺徐相州父倚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終焉翰通儒書作五字句詩敦行孝弟卓詭不羣貞元八年鄜州節度使王栖曜表授右衛胄曹參軍參幕府事直道正言多所補益吳郡刺史陸長源表授試大理評事十二年董晉爲宣武軍節度使署爲觀察巡官掌軍田鑿浚溝瀆蓺爲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府以其功狀聞命未下卒年五十六（韓愈撰墓誌銘）

崔咸字重易博陵人祖安石父銳給事中（舊唐書）咸元和二年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鄭餘慶李夷簡皆表在幕府與均禮入朝爲侍御史處正特立風采動一時敬宗將幸東都裴度在興元憂之隨表入覲李逢吉當國畏度復相使京兆尹劉栖楚十餘人悉力根却之它日度置酒延客栖楚曲意自解附耳語咸嫉其矯舉酒讓度曰丞相乃許所由官囁嚅耳語願上罰爵度笑受而飲栖楚不自安趨出坐上莫不壯之累遷陝虢觀察使日與賓客僚屬痛飲未嘗醒夜分輒決事裁剖精明無一毫差吏稱爲神人拜右散騎常侍祕書監太和八年卒咸素有高世志造詣嶄遠游終南山乘月吟嘯往感慨泣下諸文中歌詩故雅（新唐書）有文集二十卷（舊唐書）

崔戎字可大元暐從孫（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戎爲元暐弟昇元孫案舊唐書高伯祖元暐）祖嬰郢州刺史父貞固太原榆次尉（舊唐書）戎舉明經授太子校書郎調藍田主簿淮南李鄘衛次公前後交辟裴度節度太原署參謀時王承宗以鎮州叛度請戎往諭承宗感泣聽命入爲殿中侍御史擢累諫議大夫雲南蠻亂成都詔戎持節宣慰兩州奏罷稅外重芋錢三分其當貫者以一分準省估優其估以寬民公私廢置莫不稱便還拜給事中出刺華州吏援故事置錢萬緡供私用戎不取臨去悉以享軍召吏謂曰吾重矯激以夸後人也徙兗海沂密觀察使民遮道擁留至解鞾斷鐙值詔使尚在環向泣請戎至夜半單騎亡去乃止泣兗州鉏姦吏十餘輩民大喜歲餘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案宰相世系表戎爲安平房公此不載）子雍字順中由起居郎出爲和州刺史龐勛兵劫烏江雍不能抗遣人持牛酒以勞而密表其狀民不知上訴宰相路巖素有隙傳其罪賜死宣州（新唐書）

崔宏禮字從周博陵人北齊懷遠之七世孫（案新書作北齊左僕射懷遠六世孫舊書作懷遠七世孫按世系表博陵第二房昂字懷遠北齊禮部尚書生液液生洽洽生治治生預預生育育生孚孚生宏禮自昂至宏禮凡七世舊書是也又按崔昂在北齊爲右僕射坐事除名後起禮部尚書新書以爲左僕射亦誤）祖育常州江陰令父孚湖州長城令（舊唐書）宏禮磊磊有大志通兵略過宣武從劉元佐獵夷門一軍驚爲奇客厚爲資餉至京師所善李觀病且死宏禮殫褚爲治喪葬畢乃去及進士第平判異等靈武李欒表爲判官以親老不應更署東都留守呂元膺參謀時天子討蔡李師道謀襲洛脅沮朝廷以釋蔡危宏禮爲籍揣賊情部分設張東都卒無患遷留守判官擢忻汾二州刺史田宏正請朝表宏禮徙衛州兼魏博節度副使伐李師道宏正多所咨逮又表爲相州刺史長慶初張宏靖鎮幽州詔宏禮往副未及行軍亂改洺州刺史李介反于汴詔徙河南尹還河陽節度使治河內秦渠溉田千頃歲收八萬斛徙華州刺史改天平節度使李同捷叛與李聽

合師討之擊賊禹城破之獲鎧裝數十萬時徐泗節度使王智興據兗海鄆曹淄青當徐道者出車五千乘轉粟饋軍宏禮度道遠乃自兗開育山故渠自黃隊抵青邱前人大濟李祐遂大破賊尸籍十餘里祐至鄆拜曰活我者崔公也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徙東都留守召還以病自乞改刑部尚書復爲留守卒年六十五（舊書作六十四）贈司空宏禮短於治民少愛利晚頗務多積聚議疵之（新唐書）

崔珙其先博陵安平人祖懿父頲貞元初進士第元和初累官少府監四年出爲同州刺史卒（舊唐書）生八子皆有才世以擬漢荀氏八龍珙爲人有威重精吏治以拔萃異等累擢至泗州刺史由太府卿爲嶺南節度使入對延英文宗訪治撫後先珙對有理時徐州以王智興後軍驕數犯法節度使高瑀未能制天子思材望威烈者革其弊見珙意慊慊又知治泗得士心即詔珙代瑀居二歲徐人戢畏入爲右金吾大將軍遷京兆尹會大旱奏析滻入禁中者取十九溉民田仇士良使盜擊宰相李石於親仁里迹出禁軍珙坐不能捕以爲賓客少衰開成末累進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鹽鐵即拜中書侍郎會昌二年進位尚書左僕射明年以兄琯喪被疾解求以所守官罷與崔鉉故有怨及鉉宰相代爲使即奏珙妄費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緡又劾與劉從諫厚數護其姦貶澧州刺史再斥恩州司馬宣宗立徙商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爲鳳翔節度使鉉復執政珙懼以疾自乞方是時西戎歸故地邊奏係驛議所以綏接珙坐不自力避事下除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就拜留守復節度鳳翔卒於官子涓（新唐書）大中四年進士擢第（舊唐書）性開敏爲杭州刺史受署未盡識卒吏乃以紙各署姓名傳襟上過前一閱後數百人呼指無誤終御史大夫珙兄琯字從律舉進士賢良方正皆高第累辟諸使府入朝稍歷吏部員外郎李德裕任御史中丞引知雜事進給事中大和初持節宣慰盧龍（舊書作宣慰幽州）及興元殺李絳復任慰撫軍皆按堵還遷工部侍郎京兆尹宋申錫爲讒所危宦豎切齒琯與大理卿王正雅固請出獄付外與眾治之天下重其賢以尚書右丞出爲荊南節度使進左丞俄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徙東都留守以吏部尚書召辭疾不拜會昌中終山南西道節度使贈尚書左僕射（新唐書）弟瑨瑑璵球珦瑨以書判拔萃開成中累遷至刑部郎中會昌中歷三郡刺史位終方鎮瑑開成初爲吏部郎轉給事中會昌初出爲陝虢觀察使大中初累改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崔鉉輔政罷使移檢校兵部尚書終刑部尚書子滔大中初進士第球字叔休寶歷二年登進士第終尚書郎子瀆大中初進士第璵字朗士長慶初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開成末累遷至禮部員外郎會昌初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大中五年遷禮部侍郎六年選士時謂得才七年權知戶部進封博陵子食邑五百戶終兵部（舊唐書）子澹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擢進士第累進禮部員外郎當時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爲之首咸通中世推李都爲大龍甲澹與焉終吏部侍郎子遠（新唐書）龍紀元年進士登第（舊唐書）有文而風致整峻世慕其爲人目曰釘座梨言座所珍也乾甯中（舊書拜戶部侍郎博陵縣男食邑三百戶）

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從遷洛詔爲尚書右僕射柳粲忌衣冠有望者貶爲白州長史被殺於白馬驛（新唐書）

崔膺博陵人性狂少長於外家不齒及長能文作道傍孤兒歌以諷外家張建封愛其才以爲客夜中大叫驚軍衆欲食其肉建封藏之獲免（李涉醉中贈崔膺詩云與君兄弟任嶺故與君相逢楊子渡白浪南分吳塞雲綠楊西入隋宮路隋家文物今雖改舞館歌臺基尚在揚帝陵邊草木深汴河流水空歸海今古悠悠人自別此地繁華終未歇大道青樓夾翠煙瓊墀繡帳開明月與君一言兩相許外捨形骸中爾汝楊州歌酒不可進洛神映箱湘妃語白馬黃金爲身置誰能獨美他人醉斬到香爐一夕問能展愁眉百年事君看白日光如箭一度別來顏色變早謀侯印佩腰間莫遣看花鬢如霰　唐詩紀事）

定州

支叔才定州人隋末荒饉夜丐食野中還進母爲賊執欲殺之告以情賊閔其孝爲解縛母病癰叔才吮瘡注藥及亡廬墓高宗時表異其家（新唐書）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擢制舉調管州錄事參軍陳叔達薦才任史官遷右武衛錄事參軍預修梁魏史貞觀初遷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繫滿獄詔仁師按覆以情訊之坐止魁首十餘人乞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倘臨決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豈有知枉不申自爲身謀哉及敕使覆訊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無見枉者舉伏罪由是知名遷度支郎中嘗奏移用費數千名（新唐書）手不執本（舊唐書）太宗怪之詔黃門侍郎杜正倫齎本使仁師對唱無一謬帝奇之時校書郎王元度注尚書毛詩詆孔鄭舊學請廢之（新唐書）行已所注（舊唐書）詔諸儒議博士以下不能詰仁師條其不合大義者上之遂報罷遷給事中有司以律反逆者兄弟沒官爲輕詔八坐議咸言漢魏晉謀反夷三族請改從死（新唐書）仁師獨駁曰自羲農以降愛及唐虞或設言而人不犯或畫象而下知耻三代之盛泣辜解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或臻至理俱爲稱首及其世亂獄訟滋煩周之季年不勝其弊烈火原於子産峭澗起於安于韓季申商爭持急刻參夷相坐始於此也秦用其法遂至土崩漢高之務寬大未爲盡善文帝之存仁厚仍多凉德遂使新垣族滅信越俎醢見譏良史謂之過刑魏晉至隋有損有益凝脂猶密秋荼尚煩皇上愛發至仁念茲刑憲酌前王之令典探往代之嘉猷革弊蠲苛可大可久仍降綸綍頒之九區故得斷獄數簡手足有措刑清化洽未有不安忽以暴秦酷法爲隆周中典乖惻隱之情反推行之令進退參詳未見其可且父子天屬昆季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既欲改法更請審量（舊唐書）帝從仁師議遂不改後密請魏王泰爲太子失帝旨左遷鴻臚少卿稍遷民部侍郎及征遼東詔副韋挺知海運又別知河南運事仁師以漕路遠恐所輸不時至以便宜發近海租賦充之坐運夫亡命不以聞除名帝還至中山起爲中書舍人檢校刑部侍郎幸翠微宮上清暑賦以諷帝稱善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中書令褚遂良忌之會有伏閤訴者仁師不時上帝怒流連州（案新舊本紀皆同舊書本傳作龔州）永徽初授簡州刺史（新舊書）卒年六十餘子挹神龍初爲國子祭酒（舊唐書）官至戶部尚書卒贈和州刺史（案舊書作贈同州刺史與本傳異）挹子湜復登

液字閏甫尤工五言詩提口口口呼曰海子我家寵龍也（唐詩紀事擢進士第一人）官至殿中侍御史坐提亡命郢州作幽征賦以見意遇赦還卒子論有吏幹乾元中爲州刺史以治行稱大歷末遷同州刺史爲黜陟使庾何按免議者不直何故復用爲衢州刺史德宗以舊族耆年擢大理卿卒澄本名淑元宗改爲帝在藩與同里居相親甚及即位授祕書監澄侍左右與諸王不讓席座性淸積善辯帝恐漏禁中語以愼密字親署笏帶果還金紫光祿大夫封安喜縣子卒贈兗州刺史（新唐書）

郎岌定州人景龍四年岌上言皇后韋氏宗楚客將爲亂逆后殺岌帝意怏怏亦遇弑（定州志）

郎士元字君胄中山人天寶十五年擢進士第寶應初選畿縣官詔試中書補渭南尉歷右拾遺出爲郢州刺史與錢起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詩集二卷（全唐詩小傳）

程日華定州安喜人始名華德宗以其有功益曰日華父元皓爲安祿山僞署定州刺史故日華籍本軍爲張孝忠牙將滄故成德部州也德宗以滄畀義武前刺史李固烈牢守孝忠令日華往喻之固烈請還恒州悉帑以行軍中怒殺固烈屠其家日華驚匿牀下將士出之逼領州孝忠亦以日華寬厚遂假以刺史朱滔叛兵屯河間滄定道阻不相聞招日華不納攻之日華乘城自固參軍事李宇謀曰城久圍府兵不爲援今州十縣瀕海有魚鹽利自給此軍本號橫海將軍能絕易定歸天子自爲一州敎甲訓兵利則出無利則守可亢盜喉藩君能用僕計請至京師爲天子言之日華乃遣宇西帝果大喜拜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復置橫海軍即以爲使時建中三年也拜檢校工部尚書詔滄歲饋義武錢十二萬緡權數萬斛以宇爲判官武俊欲得滄遣人說日華歸己日華紿曰敝邑爲賊攻力屈則下之願假騎二百抗賊賊退請以地授公武俊喜歸之馬日華留馬謝其使武俊大怒與劉方睦懼有怨乃止久之武俊歸命日華乃還馬以珍幣厚謝復結好武俊亦釋然貞元二年卒贈兵部尚書子懷直擅知留事帝以日華故拜權知滄州刺史宇入朝願析東光景城二縣置景州且請刺史不廷授幾三十年帝嘉其志以徐申爲景州刺史昇橫海軍爲節度擢懷直爲留後明年爲使九年來朝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懷直荒田獵出輒數日不返帳下程懷信其從昆也閉門不納乃入朝帝不罪更以虔王爲節度使擢懷信留後以懷直兼右龍武軍統軍明年懷信爲節度矣十六年懷直卒贈揚州大都督後五年懷信死子權襲領軍務（舊書作懷直子）詔授留後元和元年拜節度使累進檢校兵部尚書封邢國公六年入朝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權始名執恭賞夢滄諸門悉署權字乃改名應之及淮南平惕不安丐入朝至京師固辭軍政詔華州刺史鄭權代之後以檢校司空爲邠寧節度使卒贈司徒宗族奉朝請宿衛者三十餘人（新唐書）

劉禹錫字夢得中山人世爲儒（新唐書）貞元九年（唐才子傳）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爲監察御史素善韋執誼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即位朝廷大議祕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

支盟鍒桀頋暱籍其勢多中傷端士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禹錫久落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謫九年等賦數篇久之召還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錫作元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出爲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爲言播極遠猿狖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內遷帝曰爲人子者宜慎事不貽親憂若禹錫所坐更合重於它人度無以對改容曰朕所言責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刺史禹錫嘗歎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曰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歎廩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廬圮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給也凡學官春秋釋奠於先師斯止辟雍頖官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群臣起屠販故孝惠高后間置原廟於郡國逮元帝時韋元成遂議罷之夫子孫尚不敢違禮饗其祖況後學師先聖道而欲違之傳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薦饗孰若行其教令教頹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歷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修孔子廟兗州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它如立社元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爲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爲令遂無有非之者今夔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飴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籍其資半畀所隸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饔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當時不用其言由和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復作游元都詩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俄分司東都宰相裴度兼集賢殿大學士雅知禹錫薦爲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爲蘇州刺史以政最賜金紫服徙汝同二州遷太子賓客復分司禹錫恃才而廢褊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者嘗推爲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新唐書）有集四十卷（唐才子傳）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戸部尚書（新唐書）

陳楚字材卿定州人有武幹事張茂昭歷牙將常統精卒從征伐茂昭入朝攝諸衛大將軍封普甯郡王元和末義武節度使渾鎬喪師定州亂拜楚爲節度使驛傳赴軍及郊無迎者左右勸無入楚曰定軍不來迎以試我今不入正墮計中乃冒雪行四十里夜入其州然軍校部伍皆楚舊也由是眾心乃定徙河陽三城入爲左羽林統軍檢校司空卒年六十一贈司空子君弈亦鳳翔節度使（新唐書）

張務朝（秦雍正志作張務謙定州志亦作務朝）曲陽人父恪試兵曹參軍務朝幼而聰敏博經史居父喪廬墓側晨夜哀號泪盡成血彩雲見於上諸侯以聞下詔襃之未及卒人名其里曰孝慕村子元起試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詹事性恬澹不趣祿仕大

中七年卒年九十（曲陽縣志）

談英曲陽人大中六年居祖喪廬墓側彩雲忽現卒葬縣治北人名其地曰孝墓鄉（雍正志）

謹案談英與張務朝事大畧相符其所居之里又俱名孝墓鄉祖父之喪不同耳定州曲陽二志不載談英疑有誤

侯攷

王鳳定州人父文操與賊戰敗鳳暨弟賢更以身蔽父得全二子遂死於賊刺史霍王李元軌遣使弔祭上其事詔贈鳳賢朝散大夫旌禮其閭（定州志）

五代

順天府

王思同（明一統志作思同誤）幽州人父敬柔（五代史）歷瀛平儒檀營五州刺史（舊五代史）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仁恭爲銀胡𩎟指揮使（薛史作帳下軍校）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晉爲飛騰指揮使梁晉相拒于莘遣思同築壘楊劉以功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薛史作位止鄭州刺史）思同爲人敢勇善騎好學頗喜爲詩（案舊史思同性疎俊粗有文性喜爲詩什與人唱和自稱薊門戰客魏王繼岌待之若子時內養呂知柔侍興聖宮頗用事思同不平之呂爲終南山詩末句有頸字思同和曰料伊直擬衡霄漢頗有青天壓著頭其所爲詩句皆此類也）輕財重義多禮文士初未有戰功以久次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州雄武時吐蕃數爲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栅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邊事思同指畫山川具陳利害於是始知其材授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爲先鋒指揮使與璋戰不勝而從敬瑭兵罷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爲京兆尹西京留守應順元年潞王從珂（五代史）以思同當東出之道尤欲與相結遣推官郝詡（舊史作郝昭通鑑從歐史）押牙朱廷乂（舊史作朱廷又）等相繼詣長安說以利害（續通志）又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絃謁思同（薛氏作以五絃挑見思同）欲因其懼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攜背獨思同執十十及郝詡等送京師愍帝嘉其忠即以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從珂兵弱而守甚堅外兵傷死者眾從珂登城泣諭聞者悲之興元張虔釗攻城西者戰甚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釗虔釗走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引軍自西門入降從珂而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暉麾其眾曰城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棄仗聲聞數里遂皆入城降諸鎮兵皆潰思同挺身走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走潼關爲從珂前鋒所執責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死無以見先帝於地下從珂愧其言乃殺之（舊五代史潞王至昭應前鋒執思同來獻王謂左右曰思同乖於事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顧謂趙守鈞述之思同至潞王讓之曰賊臣傾我國家殘害骨肉我起兵岐山書訴一二賊臣耳爾何首鼠兩端多方誤我今日之罪其可逃乎思同曰臣起自行間受先朝爵命秉旄仗鉞累歷重藩終無顯效以答殊遇臣非不知攀龍附鳳則福多扶衰救弱則禍速但恐瞑目之後無面見先帝釁鼓膏原誠因之常分也潞王爲之改容徐謂之曰且憩既潞王欲赦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屢啟於劉延朗言思同不可留慮失士心及潞王入長安時尹暉盡得思同家財及諸妓女故尤惡思同與劉延朗亟言之屬王醉不待報殺思同並其子德勝潞王醒召思同左右報已誅之矣潞王怒延朗累日嗟惜之）漢高祖即位贈侍中（五代史）

范廷策幽州人性剛直累爲實職唐明宗時爲安州節度高行珪副使行珪貪鄙多不法事廷策數規諫不聽後入奏獻三事一請不禁過淮猪羊禁絲綿疋帛以實中國一請山林要害置軍鎮以絕寇盜一述藩侯之弊請勅從事明諫諍不

從令諸軍校列班廷諍行珪聞而銜之後戍兵作亂誣奏廷策與謀父子俱戮於汴聞者冤之（舊五代史）

扈載字仲熙幽州人（案幽州原作北燕五代史記纂誤云幽燕之地在春秋時稱北燕若唐之北燕州則在隋涿郡之懷戎縣武德七年因北齊舊名置貞觀八年改名媯州是唐初雖有北燕州而此時則已久名媯州矣據東都事畧扈載之兄蒙係幽州安次人則此當作幽州人也謹改正）少好學善屬文廣順初舉進士高第拜校書郎直史館再遷監察御史其爲文章以辭多自喜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爲運源賦又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朝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視疾初載以文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以問穀曰扈載不爲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乃爲學士居歲中病卒年三十六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云（五代史）

保定府

西方鄴易州滿城人（案原文作定州滿城人五代史纂誤云新舊唐書地理志滿城屬易州九域志化外州下亦云易州領滿城州此仍薛史之誤謹改正）父再遇爲汴州軍校鄴居軍中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見用復歸莊宗爲孝義指揮使數有功同光中爲曹州刺史以州兵屯汴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幸汴節度使孔循懷二心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凡供帳委積如一曰先至者入之鄴責循曰主上破梁得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而負國循不答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方在汴鄴欲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之藏其家鄴無如之何乃將麾下西迎莊宗於汜水嗚咽泣下（案通鑑鄴守汴石敬瑭使裨將兵入封邱門據其城鄴遂請降似不及復迎莊宗附載以志疑）莊宗亦爲嘘唏乃使爲先鋒莊宗遇弑明宗入洛鄴請死於馬前明宗嘉歎久之明年荆南高季興叛拜鄴襄州刺史副西南面招討使董璋以兵出三峽獨取三州乃以襄州爲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又取歸州（案舊五代史攷異云通鑑不書取歸州事歐陽史與薛史同近人選十國春秋者謂他書不載取歸州之事疑歐陽史有誤蓋薛史世久失傳十國春秋所引悉本通鑑攷異殊不知歐陽史西方鄴傳本於薛史有可徵信也）鄴武人所爲多不中法判官譚善達數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死鄴病見善達爲祟卒於鎮（五代史）

天津府

張建立滄州乾符人割股以治母病母卒割心瀝血以祭辮髮跣足廬於墓所三十年（續文獻通攷）

宣化府

薛志勤蔚州奉誠人小字鐵山乾符中與康君立共推武皇定雲州以功授右牙都校從入達靼武皇授節雁門志勤領代北軍使從入關收京城以功授檢校工部尚書河東右都押牙先鋒右軍使從武皇救陳許平黃巢武皇遇難上源驛汴將楊彥洪連車樹柵遮絕巷陌時騎從皆醉志勤勉勇冠絕獨登驛樓呼曰朱僕射負恩無行還我司空圖之吾三百人足以濟事因彎弧射之斃數十人志勤謂武皇曰事急矣可速行時雷雨暴猛汴人扼橋志勤血戰擊敗之遂侍武皇還營由是恩顧益厚大順初張濬攻太原志勤與李承嗣率騎三千抗之敗韓建軍于蒙坑進收晉絳授忻州刺史二年

從討鎭州收天長臨城皆先登陷陣王暉據雲州叛討平之以爲大同軍防禦使檢校司空乾寧初代康君立爲昭義節度使光化元年卒於潞年六十二（舊五代史）

薑萬蔚州人祖祚父慶世爲州牙將萬與康君立等推武皇起雲中及節制雁門署職爲都押牙領嵐州刺史移鎭太原改左都押牙檢校僕射乾寧二年從入關討王行瑜特授檢校太保開國侯食邑一千戸領容管觀察經畧使光化初授檢校太傅封成陽郡公萬性通黠多智數善揣人主情武皇性嚴急小有違忤卽寘法萬承顏色規趨向多所參裨諫諍必徵近事爲諭武皇暴怒吏事或不測必佯佐其怒責而救止之自武皇鎭太原中外將吏無不景附梁祖常使姦人離間之武皇畧無疑忌初武皇旣平王行瑜還師渭北暴雨六十日諸將或請入覲武皇意未決萬曰車駕自石門還京寢未安席此爲行瑜兄弟驚駭乘輿今京師未寧姦宄流議大王移兵渡渭必恐復動宸情君臣始終不必朝覲且歸藩守姑務勤王忠臣之道也武皇卽日班師天祐二年萬病篤武皇日幸其第手賜藥餌及卒慟哭之莊宗卽位追贈太師（舊五代史）

冀州

孫岳冀州人強幹有才用歷府衛右職天城中爲潁耀二州刺史閬州團練使所至稱治遷鳳州節度使受代歸京秦王從榮欲以岳爲元帥府都押衙事未行馮贇舉爲三司使時豫密謀朱馮患從榮恣橫岳極言禍端康義誠聞之不悅及從榮敗義誠召岳同至河南府檢閱府藏密遣騎士害于通利坊識與不識皆痛之子遵歷諸衛將軍壽州節度副使（舊五代史）

烏震冀州信都人少事趙王王鎔爲軍卒稍以功遷神校隸符習軍習從莊宗河上而鎔爲張文禮所弒震從習討文禮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以招震震不顧文禮皆斷手劓鼻縱至習軍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晉軍攻破鎭州震以功拜刺史感深趙二州震爲人純質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喜作詩善書爲刺史廉平有政聲遷冀州（謹案薛史作易州）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五代史）契丹犯塞漁陽路梗震率師運糧三入薊門（舊五代史）明宗聞其名擢河北道副招討使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温戍盧臺軍始至戍兵龍晊等作亂見殺（舊五代史房知温傳明宗除震招討副使代知温歸鎭知温怨震遽至有怨言因縱博誘牙兵殺震於席上會次將安審通逐其亂軍以奏朝廷）贈太師（五代史）

趙州

石君立趙州昭慶人隸李嗣昭爲牙校歷與諸軍夾城之役君立每出挑戰壞汴軍柵壘俘擒而還八年與汴軍戰龍化園敗之獲其大將卜涯以獻嗣昭每出征俾君立爲前鋒敵人畏之王檀之逼晉陽也城中無備嗣昭遣君立率五百騎自上黨救之朝發暮至王檀游軍扼汾橋君立一戰敗之徑至城下馳兵斬擊出入如神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夜入城與安金全等分出擊殺梁軍敗走十七年將兵屯德勝時汴軍自滑州轉餉以給楊村砦莊宗親率騎軍于河外循岸而上邀擊之汴人距楊村五十里于河曲潘張村築壘以貯軍儲莊宗令諸軍攻之汴人設伏要路逆戰僞敗諸軍乘

之臧入壘門伏兵起君立與鎭州王釗陷入壘被執者十餘人悉送于汴梁王素知君立驍勇欲用爲將械而下獄遣人誘之君立曰敗軍之將難與議勇人皆有君吾何忍反爲仇人敵同光元年莊宗至汴前一日梁主殺之（舊五代史）

符習趙州昭慶人少事趙王王鎔爲軍校自晉攻趙破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德勝張文禮弑趙王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自效自聞王死欲以劍自裁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寃莊宗壯之乃遣閻寶史建瑭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爲鎭州兵馬留後習攻文禮不克莊宗用他將破之拜習成德軍節度使習辭不敢受乃以爲義寧軍節度使習辭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示弱願授臣河內一鎭得自攻取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使東西面招討使後徙鎭安國又徙平盧（案薛史同光元年加同平章事天成元年加兼侍中）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鎭兵討賊習未至魏而明宗兵變習見明宗於胙縣以明宗衆兵不順去就意未決霍彥威給習曰主上所殺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乎習意乃決平盧監軍楊希望聞習爲明宗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將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爲希望所信紿希望曰內侍盡忠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不效命宜分兵守城以虞外變習家不足慮也希望信之乃悉分兵守城公儼因擒希望斬之習家獲免明宗復以習鎭天平徙宣武習素爲安重誨所忌以譏致仕歸昭慶故里明宗以其子令謙爲趙州刺史奉養之習以無罪失職縱獵劇飲歲餘卒贈太師習二子令謙有勇力善騎射官趙州刺史有善政卒于

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當時號爲長刺史業少好學性剛毅爲成德節度副使後事晉官至禮部侍郎（五代史）

深州

李自倫深州人高祖訓訓生榮榮生則則生忠忠生自倫自倫生光厚六世同居漢天福四年詔以所居飛鳧鄉爲孝義鄉匡聖里爲仁和里旌表門閭復敕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之圬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悛心而易行焉（五代史）

畿輔通志卷二百五

列傳十三宋一

宋

順天府

田重進　劉審瓊　李懷忠

張鑑　馬知節　許驤

許袞　楊崇勳　劉紹榮

趙振（子珣　瑛）　張玉　田偉

馬湘　李涓頤　張世傑

保定府

劉文質（父審琦　子渙　滬）　楊文詡　盧之翰

程元白（從祖羽　叔父象　子琳）　孫全照

齊恢　董元亨　張遜

許介

永平府

陳若拙

河間府

李璘　楊信（弟嗣）　李罕澄

皇甫繼明　王繼升（子昭遠）　周瑩

高珪　劉摯（子跂）　張慤

權邦彥　龔夬（弟大壯）　牟大壯（秉湖）

天津府

賈黃中（父玭）　索湘　張凝（子昭遠）

胡元興　張知白　崔諒

吳及　李之純（弟之儀）　邢希載

正定府

李至　王化基（子舉正　舉元　孫詔）

牛思進　曹璨（弟瑋）　葛懷敏（父霸）

賈昌朝（弟昌衡　從子炎）　高化　賈逵

劉昌祚（父賀）　曹佾（子評　誘　從弟偕）　劉栒

楊粹中　智浹　韓元龍

王興

順德府

劉知信（子承宗）　陳薦　成閔

范炎

宋

順天府

田重進幽州人周顯德中應募爲卒隸太祖麾下從征契丹至陳橋還遷御馬直使積功至瀛州刺史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擢天德軍節度改領靜難軍節度雍熙中出師北征重進伏兵飛狐南口擒契丹號將大鵬翼監軍馬贇副將何萬通等連下飛狐靈州等城進攻蔚州其牙校李存璋等殺酋帥來降會曹彬師不利乃命重進董師駐定州還定州駐泊兵馬都部署三年率師克遂祁濼關歷彰信軍節度正定尹成德軍節度移京兆尹永興軍節度改知延州復還鎮至道三年卒年六十九贈侍中太宗居藩邸時嘗遺以酒炙不受使者曰此晉王賜也何爲不受重進曰爲我謝晉王我知有天子耳太宗嘉其樸忠終始委遇焉子守信六宅使守吉

閤門祗候（宋史）

劉審瓊涿州人漢湘陰公鎮彭門審瓊隸帳下周祖受命遣去依永興軍節度劉詞頗委任之詞卒屬太祖節鎮給事左右及受禪補殿直從平澤潞改供奉官累遷至軍器庫使出知鎮州太宗征河東駐蹕月餘儲偫無闕遷檀州刺史知滄州州素多火日調民積水爲防民甚勞之審瓊至悉罷之以爲民便徙知河陽以衰老改坊州刺史至道三年卒官孫奭進士及第後爲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宋史）

李懷忠涿州人初名懷義太祖掌禁兵時隸帳下累遷殿前都指揮使都虞候領開州刺史乾德中授東西班都指揮使改領富州從征晉陽身先士卒搏戰中流矢戰益力還授散指揮使尋遷富州團練使改日騎左右廂都指揮使上幸西京欲留都之懷忠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禁衛數十萬人仰給於此帑藏重兵皆在焉臣實未見遷徙之利上嘉納之太宗即位改領本州防禦使稍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大同軍節度改步軍都指揮使卒贈侍中（宋史）

張鑑字德明涿州人瀛州團練使藏英之孫太平興國三年進士除大理評事累官監察御史奉詔決獄江左頗雪冤滯累遷左諫議大夫戶部使咸平初以工部侍郎出知廣州居二年民條其政績上請刻石三年移知鄆州溪洞羣蠻皆俯伏聽命徙知相州卒子廉爲殿中丞士宗太子洗馬士程屯田員外郎（涿州志）

馬知節字子元薊州人贈檢校太保大同軍節度使全義子（宋史）七歲而孤太祖哀之召見命送國子學（玉壺清話）太宗時以蔭補官年十八監彭州兵衆憚之如老將改澶州嘉州守何承矩儒雅折節讀書雍熙間護兵博州契丹入邊以有備引去徙知定遠軍倡議糶粟之紅腐者發五十萬斛分給諸屯遂省河南輸餉之役歷知深州慶州還西京作坊使改知梓州詔與劉繼恩同討賊繼恩惡知節不附己付羸兵三百遣守彭州至彭賊十萬來攻知節力戰竟日橫槊潰圍出遲明援兵至復鼓譟入賊遂潰去授益州鈐轄加益漢九州都巡檢使遷內園使率兵三百討平劉旰之亂咸平初領登州刺史知秦州州所質羌酋支屬悉縱還之羌人悅服有銀鎖八謁而課額弗除知節三上疏請蠲之遷西上閤門使知益州兼本路轉運使蜀物之輸也以部舟載而籍富民以挽舟民病之知節請以省校代而區其程途蜀困稍紓歷知延鎮定州累遷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時王欽若爲樞密使知節薄其爲人每面詆之出爲潁州防禦使知潞州移知天雄軍召拜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以疾乞歸卒贈侍中謚正惠（宋史）

許驤字克升薊州人祖信父唐世以財雄邊郡後唐之季唐知契丹將擾邊潛齎百金而南居睢陽娶李氏女生驤風骨秀異十三能屬文太平興國初廷試擢甲科通判益州雍熙二年官江南轉運副使洪吉供運船因水毀物主吏懼罪故覆舟鞫獄者按以欺盜當流死者數百人驤往訊得情獲寬減端拱初以兵部郎中領西川轉運使擢右諫議大夫知益州召歸上言蜀民浮賦易擾宜擇忠厚者撫之爲預備既而李順叛衆服其先見命知審官院遷御史中丞真宗即位改兵部侍郎出知單州卒年五十七贈工部尚書子宗壽後爲

殿中丞（宋史）

許袞字公儀燕人雍熙中爲均州防禦判官以能擢右贊善大夫判薊州時江南始歸朝廷宿政棼如袞善理之就進殿中丞（雍正志）

楊崇勳字寶臣薊州人祖守斌父全美皆爲指揮使崇勳以父任爲東西班承旨事眞宗於東宫眞宗聞其嗜學授以書遂稍通兵法及前代興廢事累遷英州防禦使兼馬軍都虞候幷代州馬步軍副都總管留爲客省使領羣牧使發周懷政傳位太子謀逆授桂州觀察使仁宗卽位以彰德節度觀察留後知陳州累遷宣徽南院使進樞密使因上章懿册不至被劾以同平章事河陽三城節度使判許州翌日改陳州景祐初懷政家人訟冤罷同平章事歷知壽亳陳三州以邊警復拜同平章事判定州以老徙成德軍又徙鄭州坐子宗誨納賕枉法以左衛上將軍致仕改太子太保卒贈太尉謚恭毅（宋史）

劉紹榮燕人官成都都巡檢使（宋史雷德驤傳）咸平三年益州軍變（宋史眞宗本紀）成都官吏聞變皆奔竄紹榮獨持刃格鬭力屈被執欲奉爲帥紹榮罵曰我豈能與汝同逆汝亟殺我我豈肯負朝廷哉賊乃奉都虞候王均爲王紹榮自經死（宋史雷德驤傳）

趙振字仲威雄州歸信人景德中從石普於順安軍獲契丹陣圖授三班借職遷麟州兵馬監押捕盜青灰山殺獲甚衆高平蠻叛徙湖北都巡檢使兼制置南路以南方暑溼弓弩不利別創小矢能及三百步中輒洞穿蠻遂駭散遷慶州沿邊都巡檢使時金湯李欽白豹神木馬兒高羅跋臧三族尤悍振募降羌陷以利令相攻破十餘堡（宋史）欽等遂來歸振爲置酒取細仗分置百步外共射振十矢皆貫欽等驚誓不復犯（宏簡錄）明年涇原屬羌胡薩通歌等叛鈐轄王懷信以兵數千屬振遊奕屢捷嘗從數十騎詣懷信遇賊十倍射殪數十遂卽潰散未幾賊數萬圍平遠砦都監趙上龍戰沒振出別道力戰抵砦奪取水泉遂解圍復追斬數千級徙涇原都監數遷至京東都大提舉捉賊明年知環州（宋史）加領象州防禦使（宏簡錄）元昊將反爲金銀冠佩飾甲騎遺屬羌振潛以金帛誘取之得冠佩銀鞍三千甲騎數百告鄰部早爲備不聽於是東交金明萬劉諸族兵數萬悉爲賊有劉平等亦皆敗惟環慶無患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鄜延路副都總管知延州尋改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賊寇塞門砦振擁兵幾八千不往救砦被圍五月乃陷砦主高延德監押王繼元皆沒於賊貶白州團練使知絳州未行延德繼元家復訴於朝敕御史方偕就核再貶太子左清道率府潭州安置踰年復右武衛將軍惠州團練使幷代路兵馬鈐轄就遷副總管祁州團練使元昊破豐州謀襲近砦振率鈐轄張亢麥允言出麟州深柏堰擊敗之兼領嵐憲六州軍事河外饑振設法通商得米數十萬斛進博州防禦使改解州致仕復起爲左神武軍大將軍卒振有武力善騎射尙氣而輕財衆樂爲用子珣珣年十六仁宗召試便殿授三班借職景祐中復召見閱武伎又試策畧於中書條對數千言進閤門祗候未幾除涿州兵馬都監（宋史）隨父西邊訪得五路徼外形勝利害作聚米圖經五卷（宏簡錄）康定二年書成經畧韓琦以聞詔取書召見

執政呂夷簡宋庠言用兵以來策士之言以千數無如珣者（文獻通考）珣又上五陣圖兵事十餘篇帝給步騎使列陣既成臨觀之擢通事舍人招討都監珣自以年少新進辭都監授兵萬人賜鎧仗令自擇偏裨參佐居涇原兼治籠竿城麻氈党留百餘帳擾邊珣引兵二萬自靜邊歷撥吳抵水甯襲誅俘獲數千計靜邊將劉滬後爲賊所掩珣從騎數百拔出之瞎氈居龕谷無所屬珣與書招之遣以綵繒遂聽命改本路都監詔追入朝將行適元昊大入府徹留珣會葛懷敏於瓦亭時懷敏屯五谷口聞夏人徙軍新濠外議欲質明掩襲珣請懷敏曰敵遠來其鋒甚銳莫若依馬欄城布柵以扼其路守鎮戎城以便餉道俟其衰擊之可獲勝不然必敗懷敏不聽率兵抵定川未及陣夏人引鐵騎來犯東壁兵卒潰中軍大擾珣率死士力戰夏衆稍卻懷敏走鎮戎夏騎復四合珣被擒瑜以身免珣美風儀性剛勁好學而恂恂類儒者既沒人多惜之贈莫州刺史瑜弟璞亦知名（宋史案歸信今保定縣雍正志趙振稱保定府誤今據乾隆府廳州縣志改稱順天）

張玉字寶臣保定人以六班散直隸狄青麾下築青澗招安砦遇夏兵三萬玉單騎持鐵簡出鬭取挑戰者之首及其馬而還軍中因號曰張鐵簡仁宗聞曰眞勇將也以爲本路同巡檢從征儂智高抵歸仁驛遇賊率右廂突騎橫貫賊壘賊大潰帝召見使作欽陣於殿庭觀破賊之勢擢廣西鈐轄徙大名進龍神四廂都指揮使爲副都總管諒祚攻大順城玉以兵三千夜擊卻之累遷昭州防禦使徙涇原熙甯中慶州卒叛玉追襲於石門卒遂降玉殺其降者二百人坐奪職改陝州團練使尋復職王韶開熙河玉以宜州觀察使爲副都總管入爲馬步軍都虞候卒贈建雄留後（宋史）

田偉燕人爲江陵尉因家焉作傳古堂藏書五萬七千卷無重複者黃魯直曰吾校中秘書及徧遊江南文士圖書之富未有過田氏者（雍正志）

馬湘順州人鄉進士種學績文有聲當世（雍正志案本傳不詳年代姑從雍正志次田偉後）

李潛顏字子陰香河人知祥符縣熙甯中青苗法行計息不及則黜降諸邑爭以多爲貴祥符獨貸三之一安石怒謫廣信通判後官至刺史（雍正志）

張世傑范陽人少從張柔戍杞有罪遂奔宋隸淮兵中阮思聰見而奇之言之呂文德召爲小校累功至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呂文煥之以襄陽降元也世傑將五千人守郢州以鐵絙鎖兩城夾以礮弩元軍破新城長驅而前遣人招世傑世傑不納力戰元師不得前元丞相伯顏乃潛舟自唐港入漢東攻鄂鄂降世傑遂提兵入衛道復饒州乃入朝時方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歎異不數月累加至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兵遣將取浙西諸郡復平江安吉廣德溧陽諸城遂大出師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非有號令毋發碇示以必死元帥阿朮以火箭攻之世傑兵大敗奔圌山疏請濟師不報累遷保康軍節度使召入衛加檢校少保德祐二年元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背城一戰不從世傑乃提兵入定海石國英遣都統卞彪來說降世傑以爲彪來從己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爲言世傑大怒斷其

舌傑之妹（宋史）益王昰自温州召世傑世傑遂率兵之温奉昰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昺副之遂入閩與陳宜中等立昰於福州改元景炎宜中爲左丞相世傑爲樞密副使（宋史二王本紀）復潮州及邵武軍奉帝居潮州之淺灣元復陷邵武入福州帝奔井澳遂崩世傑奉昺爲帝改元祥興徙居碙州復徙居厓山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巨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世傑以爲天險可恃以自固故奉帝駐之加越國公二年正月張洪範襲厓山世傑下令焚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碇海中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爲死守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不可進洪範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師相遇薄之世傑舟堅不能動洪範乘風縱火焚之世傑艦皆塗泥傳長木以拒火火無如之何洪範乃使世傑甥韓某招之三往不從乃以舟師據海口斷汲路世傑兵士茹乾糧十餘日下掬海水飲之皆嘔泄兵大潰帝崩於海世傑乃以十六舟斷維奪港而去欲奉楊太妃復求趙氏後立之而太妃亦赴海死世傑艤舟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衆勸登岸世傑登舵樓焚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欲更立趙氏耳今若此豈天意邪風濤愈甚遂墜水溺死諸將函其首葬潮居里（宋名臣言行錄）

保定府

劉文質字士彬保州保塞人簡穆皇后從孫也父審琦虎牢關使從討李重進戰死文質幼從母入禁中太宗授以左班殿直遷西頭供奉官寄班祗候帝數訪以外事嘉其忠謹賜白金百斤出爲兩浙走馬承受公事擢西京左藏庫副使尋嵐軍使賜金帶名馬徙知麟州改麟府濁輪砦兵馬鈐轄擊蕃酋萬保移走之越河破契丹拔黃太尉砦殺獲萬計賜錦袍金帶徙知慶州李繼遷入寇文質將出兵而官吏不敢發庫錢乃以私錢二百萬給軍士皆感奮遂大破賊徙涇州充麟州清遠軍都監又破敵於枝子不咸平中清遠軍陷坐逗撓奪官儋州安置久之起爲太子率府杭州駐泊都監數遷至秦州鈐轄建小落門砦親率士版築賜白金五百兩天禧中知代州再遷內園使知邠州數從曹瑋出戰復徙秦州鈐轄領連州刺史再知代州卒後賻其家官子三人文質以簡穆親又父死事故前後賜予與諸將異宗嘗問保塞之舊文質上宣祖太祖賜書五函仁宗亦以書賜之然性剛喜評刺短長雖貴近無所避故不大顯子十六人渙滬皆知名（宋史）渙字仲章廕將作監主簿監并州倉天聖中上書請太后還政后震怒將黥隸遠州呂夷簡薛奎救免仁宗親政擢右正言與孔道輔等伏閤爭廢后罰金（宏簡錄）坐前官并州與營妓遊黜磁州通判尋知遼州（宋史）擢屯田員外郎（宏簡錄）知晉州康定二年議遣使通河西唃氏渙請行（文獻通考）間道走青唐諭以恩信得其誓書與并州地圖以獻（宋史）唃氏自此與中國通而元昊始病於牽制矣作西行錄一卷（文獻通考）加直昭文館數遷至吉州刺史轉保州虎翼軍謀叛渙單騎往諭縛其渠誅之徙登州大治戰艦海寇皆斂戢詔嘉獎之歷知邢恩冀涇滄五州其在滄時民以地震乏粟爭賣牛以自給價甚賤渙盡出公帑買之明年民無牛耕田價踊貴乃復以牛賣與民甘如

舊直民賴以不失業果遷至鎭甯軍節度觀察留後入爲工部尚書致仕渙有才氣喜進取朝廷之拓洮隴討安南也渙旣老矣猶露章請自效不報卒年八十一（宋史）滬字子濬頗知書深沈寡言以蔭補三班奉職數遷至右侍禁康定中爲渭川瓦亭砦監押權靜邊砦擊敗黨留等族遷左侍禁以韓琦范仲淹薦授閤門祗候復破穆甯生氐（宏簡錄）氐西南有城曰洛川去畧陽二百里地平土沃有水銀銅之利漢民之逋逃者聚焉曹瑋在秦州時欲得之未獲（東都事畧）進城章川益屯兵使人說其城主鐸廝那內附（宋史）會招討使鄭戩行邊滬復遣人召鐸廝那遂偕其屬酋來獻結公水洛路羅甘地請爲屬戶戩令滬率兵受地滬旣往氐中變滬以兵千人與氐數萬戰敗之遂懾服秦渭路乃通遷內殿崇班（東都事畧）戩遣董士廉助築城功未半戩罷招討涇原帥尹洙以爲不便令罷築滬不聽（宋史）命張忠往代又不受洙怒使狄青械滬及士廉下獄氐大驚殺吏民叛上遣使往視氐衆言願以牛羊及丁壯助工（宏簡錄）乃復以滬權水洛城砦主城成終以違安撫使節制降鎭戎軍西路都巡檢尋復內殿崇班卒弟淳將以柩東歸衆遮道號泣請留乃葬水洛立祠祀之蕃官牛裝等請滬之子弟主其城經畧司以聞乃命其弟淯爲水洛城兵馬監押城中有碑記滬事（宋史）

楊文詡字巨卿東鹿人少孤鞠於世父性敏慧强記通刑名書數有武力善射年十七從其世父戍契丹於常山能以兵人衛其甲馬及其世父爲峽州廉鉛寨主合州兵討叛蠻文詡以二十五卒前驅與蠻三千遇蠻畏其勇悉還走險蠻酋據險下射蠻墜殺所部文詡乃以兩矢自下顛其酋而後世父軍亦至遂獻其衆以歸天子賓其世父一官而以文詡爲三班爲殿侍數遷至邵州武岡寨兵馬鈐押歸京師慶歷七年卒年七十三葬陳州宛邱縣生三男長早卒次闢爲大理寺丞次闕（臨川集）

盧之翰字維周祁州人太平興國四年舉進士不得解詣登聞自陳詔附京兆解試明年登第除大理評事知臨安縣三遷殿中丞通判洺州契丹入寇之翰募丁壯決漳御河以固城壁秩滿召還遷太常博士歷河東京西轉運副使改工部員外郎建議導濮河合淮達許以便漕運加戶部員外郎改陝西轉運使還吏部員外郎王道初李順亂蜀命兼西川安撫轉運使賊平還任以爲李憲爲大理丞及阿副使鄭文寶議城清遠軍又禁蕃商貨鹽事左授國子博士領使如故尋復舊職會調發芻糧輸靈州詔分三道護送之翰違旨擅併爲一敗績於李繼遷大失輜重詔逮問除名貶許州司馬徵授工部員外郎同句當陝西轉運使真宗即位復吏部員外郎充轉運使遷禮部郎中咸平元年以疾召還出爲京西轉運使先是廷議城固原州因之翰論罷其後卒修葺爲鎭戎軍之翰坐前議黜知歸州三年授廣南西路轉運使尋改太常少卿知州事五年從知永州未行卒年五十七（宋史）

程元白博野人事母至孝與兄弟怡怡爲鄉里所稱從祖羽佐太宗自晉王即皇帝位爲文明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叔父象與元白同舉春秋皆中第是時羽以給事中知開封府召象及元白謂曰吾新被寵天子待罪於此不欲汝等並登

科汝等其自擇去就元白笑讓其叔父自引去羽賢之其後果舉不中無悔色羽由是大嗟異之以爲不可及太平興國五年以明經中第爲虔州贛縣尉蔡州上蔡主簿袁州宜春令所至皆有惠愛罷歸退居於蔡州淳化三年卒年四十九天聖十一年葬鄭州管城縣馬亭鄉之北田村以子琳貴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子五人璿瑗琬琳玫璿官至太常博士瑗琬皆早卒玫國子博士琳字天球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詞學高第試祕書省校書郎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遷祕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仁宗卽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召修眞宗實錄書成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天聖五年契丹使來賀乾元節命琳爲館伴使以前廷賀上之卽位使能以理折其妄語也使者果復言位次下當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琳言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若許其小將啟其大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當草制書曰不辱吾筆明年拜樞密學士知益州琳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其條目甚悉至臨事簡嚴使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琳教不以白而隨卽救上縱吳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琳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琳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蜀妖人自稱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琳捕斬之或言其妄殺人蜀且亂上遣使馳視還言誅妖人所以止亂蜀人甚安樂上益賢之召爲給事中知開封府（歐陽文忠公集）開封人王蒙正者聯姻章獻太后家其子齊雄毆殺老卒貸其家稱病死琳令有司驗得死狀太后謂琳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毆之耳琳曰使令與已犯同太后默然遂論如法外戚吳氏離其夫而挈其女歸夫訴於琳琳命還女吳氏以已納宮中矣琳請於帝出之管而歸其妻歷工部侍郎龍圖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再知開封府改三司使禁中有所取輒奏罷之遷吏部侍郎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以市故樞密副使張遜第降光祿卿知潁州累遷工部尚書加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改武昌節度使遷知永興軍陝西安撫使夏人以五百戶驅牛羊叩邊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中亂願自歸琳曰彼詐也聞夏人方捕叛者此其是邪不然誘我也拒不受已而夏果以三萬騎臨境上以捕降者爲詞琳令閉壁偃旗毋妄動賊疑有備遂引去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大名人愛之爲立生祠改武勝軍尋移鎮安軍節度使卒贈中書令諡文簡（宋史）明年祔享太廟加贈太師尚書令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廣平郡爵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妻陳氏封衛（一作陳）國夫人子四人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歐陽文忠公集）

孫全照清苑人贈左衛上將軍行友子以蔭補殿直雍熙中受京南巡檢隸曹彬麾下還供奉官閤門祗候從田重進擊賊有功（宏簡錄）就加西京作坊使兼知威虜軍歷任廣部鄜延路都巡檢使淳化五年率兵從李繼隆克綏州遂偕張崇貴等駐守尋往夏州諭屯兵兼知州事數遷至環慶路鈐轄與

李繼和規度靈州咸平五年議城綏州命爲州鈐轄或言其性剛恐債事乃以曹璨代之既詢兵夫二萬餘全眾言非便乃罷移知天雄軍上防秋與戎策擢平邊軍部署景德元年上幸澶淵命爲駕前西面邢洺路馬步軍鈐轄兼天雄軍駐泊管句東南貝冀等州鈐轄言敵騎若南過魏城可設奇取勝上壯之詔都部署周瑩如所請分兵（宋史）果卻敵於魏城加檢校工部尚書食邑三百戸徙鎮州召還改東上閤門使（安肅）鎮促領嚴州刺史上曰全眾常慮人疑其嚴刻今領此州似涉議論乃改英州三年還邠寧環慶都部署趙德明納款朝廷議減戍兵全眾言邊防未可遽弛忤上意徙知永興軍兼四方館使西師移屯者至府命兼駐泊鈐轄全眾言許州有別墅乞與是州從之大中祥符中遷引進使踰歲表求歸朝命掌閤門客省四方館使四年上西幸留爲新城都巡檢未幾卒年六十（宋史）

齊恢字熙業蒲陰人唐宰相映之裔也第進士通判陳州提點成都府路刑獄三年徙河東不通饋運入爲戸部判官神宗出閤精簡宮僚韓琦薦其賢以直昭文館爲潁王府翊善進太子左諭德帝即位拜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出知相州召知審官西院糾察在京刑獄卒年六十六恢居鄉里恂恂有君子稱臨政明白簡約所至人愛之以舊僚故特贈工部侍郎（宋史）

董元亨東鹿人累官至國子博士通判貝州（宋史）慶歷七年冬至日王則據貝州反（宋史仁宗本紀）元亨方與州將朝賀天慶觀聞變促馬馳還坐廳事賊黨十餘人擐甲露刃排闥入左右皆奔潰賊以刃脅元亨索軍資庫鑰元亨據案叱之曰我有死耳鑰不可得也賊將郝用復來索元亨厲聲張目罵賊用遂殺之賊爭入攜鑰而去贈太常少卿錄其子孫三人賊平獲郝用斬以祭之（宋史）

張逵字紹明遂州人舉進士調咸陽縣主簿改大理寺丞遷太常博士皇祐中上疏請建儲曰生民之命繫於宗廟社稷而繼嗣爲之本陛下承三聖之業當傳之千萬年而宗廟社稷未有託焉此臣所以夙夜徬徨而爲陛下憂也謂宜慎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事俾內外知聖心有屬則天下大幸至和元年復上疏曰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陛下御天下且三紀矣是日之正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爲慮臣竊疑之歷觀前世或令出宮闈或謀起閹寺或奸臣首議利幼主以專政假後宮以盜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豈可恬然而不早爲之計哉逵前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仁宗終不以爲罪歷通判延州知泗州皆有善政後以職方員外郎爲江浙諸路提點坑冶鑄錢使道病卒（宋史）

許介高陽人淳熙十一年知青陽縣有惠政及去民思之請於朝祀於所建之九華祠（江南通志）

永平府

陳若拙字敏之盧龍人祖思讓官終檢校太傅護國軍節度父欽祚累遷香藥庫使長州刺史若拙幼嗜學思讓嘗令持書詣晉邸太宗嘉其應對詳雅欲官之若拙懇辭登太平興國五年進士甲科授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知單州以能聞改太常丞遷監察御史充鹽鐵判官太宗

以益州繫囚甚衆召若拙往辨釋還殿中侍御史通判益州淳化三年命爲西川轉運副使進正使召歸洛都守李至表請若拙佐治改度支員外郎通判西京留司久之柴禹錫鎮涇州復奏爲通判遷司封員外郎部送芻糧至塞外優詔獎之入爲鹽鐵判官轉工部郎中與三司使陳恕不協求徙他局改主判開折司車駕北巡命李沆留守東京以若拙爲判官河決鄆州朝議徙城以避水患命若拙與閻承翰往規度尋權京東轉運使因發卒塞王陵口又於齊州浚導水勢設巨堤於采金山奏免六州所科梢木五百萬民甚便之河平眞授轉運使召還拜刑部郎中知潭州時三司使缺若拙自謂得之及是大失望因請對言父母年老不願遠適求納制命上怒追所授告敕黜知處州徙温州代還復授刑部郎中再爲鹽鐵判官改兵部郎中河東轉運使賜金紫會親祀汾陰若拙以所部緡帛芻粟十萬輸河中以助費擢右諫議大夫徙知永興軍府時鄰郡歲饑前守下令遏糴若拙爲除其令民德之移知鳳翔府入爲給事中知滄州勤於政治任滿郡民列狀乞留天禧二年卒年六十四錄其子映爲奉禮郎（宋史）

河間府

李璘河間人晉開運末契丹犯邊有陳友者乘亂殺璘父及家屬三人乾德初璘隸殿前散祗候友爲軍小校相遇於京師實積坊北璘拔刀殺友而慷慨自言爲父復仇案鞫得實太祖壯而釋之（宋史）

楊信瀛州人初名義顯德中隸太祖麾下爲裨校宋初權內外馬步軍副都頭累遷殿前都虞候領漢州防禦使改靜江軍節度開寶二年散指揮都知杜廷進等謀叛上聞夜啟元武門召信逮捕遲明十九人皆獲上親訊而誅之六年遷殿前都指揮使改領建武軍節度太祖御龍舟習水戰於後池信居元武門外聞鼓噪聲遽入服皂緋袍以見上曰吾教水戰耳信乃出上目送之謂左右曰眞忠臣也九年授義成軍節度太平興國二年改鎮寧軍並領殿前都指揮使三年春卒（宋史）年八十一（河間府志）贈侍中弟嗣贊建隆初嗣以信薦爲殿直咸平初領獎州刺史三年與敵人戰於廉良斬首二千級獲戰馬輜重甚衆拜保州刺史尋召還授本州團練使時楊延昭方爲刺史嗣言嘗與延昭同官願居其上不可願守舊官上嘉其讓乃遷延昭官嗣與延昭入居北邊俱以善戰聞時謂之二楊嗣以武人治郡不屑細務又兼領巡徼在郡日少城堞多圮壞者詔改深州團練都巡檢使兼保州鈐轄累遷天雄軍副都部署加龍武大將軍致仕大中祥符六年卒年八十一錄其子承憲爲侍禁贊稍知書無異能以兄故得掌禁旅累貲至牧守焉（宋史）

李罕澄阜城人七世同居漢乾祐三年詔改鄉里名旌其門閭太平興國六年復旌之（宋史）

皇甫繼明冀州蓨人父濆汾川令繼明身長七尺善騎射以膂力聞郡中刺史張廷翰薦於太祖補殿前指揮使歷左右番押班都知太宗即位累遷至捧日軍都指揮使領檀州刺史太平興國七年坐秦王廷美事出爲汝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雍熙三年召入爲馬步軍副都軍頭四年復爲捧日右廂

第三軍都指揮使領澶州刺史田重進北征繼明爲前鋒以功加馬步軍都軍頭端拱二年轉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領羅州防禦使即日命副高瓊爲幷代部署淳化二年又副范廷召爲平虜橋砦兵馬都部署改高陽關部署至道元年改領洋州觀察使充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繼明謹愿御下嚴肅士卒頗畏憚之二年受詔護送輜重赴靈州約靈州部署田紹斌率軍迎援而適患病裨將白守榮請繼明曰君病甚不可行守榮當率兵先往繼明慮守榮等輕敵因曰我疾少間遂被甲上馬强行至淸遠軍卒年六十三詔贈彰武軍節度遷其子懷信爲供奉官（宋史）

王繼升阜城人性謹愿事太宗於藩邸太宗即位補供奉官漳泉平以繼升爲泉州兵馬都監游洋洞民萬餘叛攻泉繼升率精騎二百夜擒其魁械送闕下餘黨悉平召還遷軍器庫使領順州刺史累遷右神武將軍領本州團練使卒年六十四太宗嗟悼贈洋州觀察使命有司營葬子昭遠形質魁偉色黑繼升名以鐵山（宋史）遂爲小字（河間府志）有膂力善騎射少時常入山捕鷹鶻直澗木暴發昭遠升大樹得免又嘗涉河冰陷二人共援出之昭遠神色自若喜與里中少年遊處一日衆祀神昭遠適至或授之明瓊令卜吉凶昭遠一擲六齒皆赤南遊京師事太宗於晉邸特被恩遇常呼其小字及即位補殿前都指揮使稍遷都知從征太原先登中流矢血漬甲鬭戰益急劉繼元降令守城門籍兵仗又從征范陽有功超擢散員指揮使潞王之遷房陵也禁衛諸校以依附被譴獨昭遠無所預太宗以爲忠累遷殿前都虞侯領勤州防禦使太宗作古詩草書於紈扇以賜之端拱二年領沙州觀察使再爲幷代副都部署至道中李繼遷擾邊絕靈武糧道命昭遠爲靈州路都部署護二十五州芻粟竟達靈武繼遷不敢犯眞宗即位徙定州行營都部署尋授保靜軍節度使充天雄軍都部署知府事咸平二年移知河陽數月卒年五十六贈太尉諡惠和遣中使護葬弟昭敏亦事晉邸至捧日都虞侯昭遜官西京作坊使昭遠少時其祖母郭氏嘗指之以語其母曰此兒有貴相必爲公侯復指昭敏曰此兒倖幾過二萬不能勝矣竟皆如其言昭遠子懷晉九歲事太宗左右至西京左藏庫使平州刺史懷一供備庫副使懷正內殿承制懷英內殿崇班（宋史）

周瑩瀛州景城人右領軍衛上將軍景之子也景家富財好交結歷事唐漢周習水利嘗浚汴口導鄭州郭西水入中牟渠修滑州河隄累遷至是官太宗潛邸時瑩得給事左右即位補殿直領騎卒數百巡警泉福州捕劇賊千餘還供奉官又使綏銀州按邊事還奏稱旨擢鞍轡庫副使雍熙二年爲杭睦五州都巡檢使兼杭州都監擒妖僧紹倫株連就戮者三百餘人人以爲濫代還改崇儀使洺州都監召拜西上閤門使領鎭定高陽關都監加判四方館事與郡守濬塞宋州決河改三路排陣鈐轄歷知天雄軍正定二府就遷引進使至道二年代還會李繼隆討西夏詔瑩諳軍前授以機事還拜客省使簽書樞密院諸房公事俄兼提點宣徽諸房鼓司登聞院與劉承珪並任眞宗嗣位承珪分使河北告諭加領高州刺史上圖其母老病聞之特封武功郡太夫人秋拜宣

徽北院使先是宣徽者位在樞密副使上瑩表請居下從之咸平二年大閱命爲鑾駕部署從征河朔又爲駕前馬步都部署三年遷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會蜀平部送脅從者數十百人至闕下西川轉運使馬亮因入奏請赦其罪遣還瑩以爲當盡誅之令瑩亮廷議上是亮議悉原其罪五年高陽關都部署闕上以瑩練達軍事乃拜永清軍節度兼領其任爲三路排陣使契丹入寇詔赴甯邊軍爲援瑩至則寇兵已去即日還屯所景德初丁內艱起復代王顯爲天雄軍都部署兼知軍府事嘗召洺州騎士千五百人赴大名道與寇直力戰有死傷者瑩猶謂其玩寇將悉誅之詔賜金帛諭瑩勿治其罪車駕北巡爲駕前東西貝冀路都部署明年改知陝州從永興軍府又移邠州兼環慶路都部署時夏州內屬詔省戍兵還營以減饋餉之費仍手詔諭瑩瑩遽奏乞留以張邊威上謂瑩庸懦不習以曹瑋代之徙知澶州大中祥符初改天平軍節度明年爲鎮定都部署兼知定州以轉運使奏徙知澶州境內屢有寇盜宰相言瑩任居將帥不能鎮靖請徙他郡上曰處之間僻適使其自偷耳遂下詔督責令其擒捕時發卒修河防而軍中所給糗糧多腐敗不可食又役使不均瑩不加恤以故亡命者衆七年入朝復遣還鎮又以澶州當契丹之衝復命知澶州九年被疾求還京師卒年六十六贈侍中初謚忠移改元惠錄其二子供奉官普順爲內殿崇班二孫永昌永吉爲殿直普後爲崇儀副使顯至內殿承制（宋史）

高珪莫州人入世同居眞宗時旌其閭其謀調（雍正志）

劉摯字莘老東光人十歲而孤鞠於外氏嘉祐中擢甲科歷冀州南宮令州賦甚衆輸絹疋折稅錢五百縣兩折錢三十民多破產摯援旁郡例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摯固請乃告於朝三司使包拯奏從其議（河間府志）自是絹爲錢三百縣七十有六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活我從江陵觀察推官用韓琦薦得館閣校勘王安石器之擢檢正中書禮房月餘進監察御史裏行未及陛對即奏論亳州獄及程昉開漳河調發擾民趙子幾擅升饑縣使納役錢張靚王廷老擅增兩浙役錢人情嗟怨請行顯罰明朝廷無聚斂之意神宗面賜褒諭因問卿從王安石學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極言君子小人之分又論率錢助役官自僱人有十害畧曰天下州縣戶役虛實輕重不同今等以爲率則非一法所能齊各自立法則紛擾殊甚一也謂版籍不實別立等第夫舊籍既不可信今何以得無失不獨騷擾生事恐轉致貧富倒置二也天下上戶少中戶多上戶役數而重故以助錢爲幸中戶役簡而輕下戶役所不及今概使輸錢則貧者困矣三也有司不用舊籍欲多得僱錢耳民何以堪乎四也歲有豐凶而役有定數助錢不能倚閣非若稅賦有倚閣減放之時五也舍穀麥布帛而必輸見錢是民所不能自爲者六也二稅科買色目已多又概率錢以竭其所有則民將以農爲畏途戶口恐日耗失七也僥倖者又將緣法生奸如兩浙之倍科錢數斂怨以爲德入也差法近者十餘年遠者或二十年乃一充役民習之久矣今民輸錢而官僱人直重則輸者難輕則役者情不將以

力役之平九也且役人必用鄉戶家有常產則知自愛性皆愿愨則罕盜欺今一切僱募則巧詐相蒙何所不至十也時御史中丞楊繪亦言其非司農曾布爲安石作十難以詰之且疏劾摯繪欺誕詔問狀繪詞屈摯獨條對所難以伸其說且曰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及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如臣言可取幸早施行若稍涉欺罔甘就竄逐不報明日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厲精以親庶政而天下未安且治者誰致之邪得君專政者是也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共有聚斂之疑乃繼之以均輸均輸之法援而邊鄙有不靖之虞乃繼之以助役復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合營謀新難以徧舉其議財雖市井屠販皆召至政事堂其爭利則下至月懸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詐諛輕脫者目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亂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獨與一掾屬決之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謫監衛州鹽倉蹉政一新父老曰爲學士體人之簽書南京判官司農令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京閼伯廟歲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三貫摯喟然歎往見留守張方平曰不能爲朝廷言之邪方平瞿然請摯爲奏曰閼伯遷商丘主祀大火火爲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祀張巡許遠報其以孤城扞大患也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慢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實損大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從之累遷吏部郎中改祕書少監擢侍御史上書曰昔周成王幼沖踐祚周公太公實爲師保仁宗皇帝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爲侍讀孫奭馮元爲侍講皆一時之選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宜選賢才以充講讀之任便殿燕坐時賜延對以廣睿智以副善繼求治之志他日經筵講讀至仁宗不避庚戌臨奠侍讀張士遜曰國朝故事多避國音國朝角音木也故畏庚辛哲宗問果當避否摯進曰陰陽拘忌聖人不取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此豈可改也漢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謹仁宗不避庚戌日皆陛下所宜取法哲宗然之蔡確爲山陵使神宗發引之前夕不入宿摯劾之不報及使回既朝即視事摯又疏劾確不引咎而上表自陳謂昔事神宗嘗請收拔當世之耆艾以輔王室蠲省儀文之煩碎以安民心摯謂使確誠有是請不言於先朝爲不忠言於今日爲罔寵誠無是請則欺君也乃疏論其十罪竝言章惇凶悍無大臣體（宋史）確罷爲觀文殿學士知陳州惇謫知汝州（宋史蔡確傳章惇傳）後確以車蓋亭詩十章涉譏訕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謫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宋史蔡確傳）摯以確母老引柳宗元乞與劉禹錫換播州事爲言太后不許（王鞏隨手雜錄）以學校約束過於煩密上疏論之曰先帝體道制法超漢軼唐養士之盛比隆三代乃比以太學屢起獄訟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苛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以求苟免甚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月巡所隸之齋而已齋舍皆隨

經分隸而又易博士兼巡禮齋詩博士兼巡書齋所主備禮請問相與揖諾或不交一言而退謂防私請杜賄賂也豈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治天下者待人以君子長者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爲而况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又請雜用經義詩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罷常平免役爲朱光庭王巖叟爲言官百僚敬憚以比包拯呂晦云元豐元年擢御史中丞疏請立監司考績之制三遷至門下侍郎與同列奏事論人才摯曰人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若懷邪觀望隨時勢改變則爲小人終不可用宣仁太后及哲宗皆嘉納之六年拜尚書右僕射摯與邢恕善摯之子與章惇諸子遊摯亦間與之接恕之謫永州也以書抵摯摯答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語爲排岸官茹東濟所得濟嘗有求於摯不遂憾之遂錄以示御史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雍畏乃鍛鍊其語而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且言其交接惇子爲牢籠計以冀後福遂以觀文殿學士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疏救之光庭亦罷七年徙大名又爲雍等所逐改青州紹聖初來之邵周秩劾摯變法棄地奪職知黃州再貶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吾死不足恨但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耳四年附邢恕之謗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惟一子從家人泣涕願侍告不聽數月以疾卒年六十八摯與呂大防爲相時文及甫居喪怨望抵書邢恕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爲快意之地可爲寒心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粉昆者指韓嘉彥之兄忠彥也嘉彥尚主世以駙馬都尉爲粉侯故云恕以示蔡碩蔡渭渭上書訟摯及大防等十餘人陷其父確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證章惇蔡卞欲因是殺摯及梁燾王巖叟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雜治及甫以除權侍郎復徙大防忠彥雖罷得帝眷及甫畏之乃言其父嘗以司馬指劉摯粉稱王巖叟以其面白如粉也昆謂梁燾以燾字兄之況猶兄也會摯卒不及考驗乃免其子官徙其家英州凡三年死於瘴者十人徽宗立詔返其家爲用子跂請得歸葬貶及甫渭於湖外復摯中大夫蔡京爲相降朝散大夫尋復觀文殿大學士大中大夫紹興初贈少師諡忠肅摯自幼至老手不釋卷家藏書多自校讎得善本或手鈔錄孜孜不倦與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跂能文章遭黨事爲官拓落家居避禍以壽終（宋史）

張愨字誠伯樂壽人元祐六年進士累遷龍圖閣學士計度都轉運使高宗爲兵馬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愨有功餉糈建議印元帥府印給鹽鈔以便商旅旬日間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命以便宜權大名尹兼北京留守馬步軍都總管同二帝北行率副總管顏岐等三上牋勸進最後上書極論中原不可一日無君高宗爲之感悟建炎改元爲戶部尚書除同知樞密院事措置戶部財用兼御營副使疏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請依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之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爲法精詳前此

論民兵者莫及也詔集爲書行之官終中書侍郎幾善理財在朝謇謇有大臣節然論議可否不形詞色未嘗失同列之歡卒謚忠穆上每念之稱爲古之遺直云（宋史）

權邦彥字朝美河間人登崇寧四年太學上舍第調滄州教授三遷至國子司業抗表請帝臨雍積十餘年改都官郎中直祕閣歷知易州相州復召爲都官郎中與王黼議不合改知冀州高宗開大元帥府時起兩河兵入衛邦彥率所部兵與宗澤自澶淵趨韋城據刀馬河尋移屯南華二帝北遷邦彥與澤五表勸進建炎元年五月召還命知荊南府改東平府金人圍東平邦彥誓以死守歷數月城破猶力戰民皆從之突圍以出遂奔行在有司將議失守罪帝以其父母妻子皆沒於敵用輕典貶二秩累遷兵部尚書兼侍讀用呂頤浩薦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給事中程瑀三疏劾之不報尋兼權參知政事頤浩短李綱於上前帝曰綱在宣和間以論水災得時望邦彥言綱實無章疏第畧虛名耳蓋助頤浩以排綱也以此見譏於時三年卒無子以姪嗣衍爲後有遺稿十卷號瀛海殘稿藏於家（宋史）

龔夬字彥和瀛州人舉進士第三簽書河陽判官擢監察御史以親老求通判相州改知洺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抗疏曰好惡未明則人迷所向忠邪未判則衆莫適從今進退人材皆出睿斷遠近忻悅觀聖政之日新然羣奸既擯奸計必且百出或僞革面而包藏禍心或煽邪說而沮撓正論或旋稱禍福以動朝廷或援引祖宗以脅人主苟不大爲之防則必墮其術中然則天下之治恐未可知也願明好惡以示之俾共知進賢退不肖之意則太平之治不難致矣又言朝廷累下赦令洗滌元祐被謫之人而官職資蔭多未給還願申詔有司亟爲施行以伸先帝寬仁之意時章惇蔡卞猶用事夬首疏劾之畧曰昔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耳及惇用事而故老元輔臺省侍從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有宋以來未之聞也其辭造不根之語文致叛逆之罪蓋人人自危故惇之威勢震於海內而怨歸先帝罪實甚矣尙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懷奸罔上實道惇爲惡乞秉至公昭示譴黜又言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而竟敢上誣宣仁歸咎先帝以圖族滅無辜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扶其鍛鍊附會乞考證以正奸臣之罪於是三人者皆罷去復上疏乞正元祐后位號且言元符后之不當並立報聞已而元祐后再廢夬削籍編管廉州尋徙象又徙化逢赦得歸政和元年卒年五十五紹興元年贈直龍圖閣六年再贈右諫議大夫官其後二人弟大壯少有重名從兄官河陽會布欲見之不可得乃往謁夬邀之出從容竟日題詩壁間有得見兩龔之語夬爲御史大壯勸早去官夬以爲畏友不幸早卒（宋史）

牟大壯河間人雄毅有膽畧宋之割河間三鎮與金也河間人不從大壯率子弟共守及河間既爲金取大壯以所統衆千餘入山東界築砦自固金後立劉豫爲帝大壯乃益招兵傳檄討豫引兵至阜城欲滅豫家遣使奉表於宋願效死殺賊豫與金人共擊敗之大壯遂自刎時又有聶湖者太學生豫鄉人也以書抵豫勸歸宋詞甚切豫誘而殺之（河間府志）

天津府

賈黃中字媧民南皮人唐相耽四世孫父玭字仲寶晉天福三年進士宋初除刑部郎中出爲鎭州通判葬鄉黨羣從之未葬者十五喪孤貧不自給者咸教育而婚嫁之改水部員外郎知汝儀縣卒黃中幼聰悟方五歲玭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六歲舉童子科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宋史）十五舉進士（南皮縣志）授校書郎集賢校理累遷禮部員外郎知昇州時金陵初附黃中爲政簡易部內甚治署中有一室扃鑰甚固發視之得金寶數十匱計十數百萬乃李氏遺物也卽表上之賜錢三十萬淳化二年秋與李沆並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召見其母王氏命坐以孟母獎之錫賚甚厚且作詩以賜之時呂端將出鎭襄陽用黃中薦留爲樞密學士參知政事當世文行之士黃中每汲引之而未嘗言人莫之知也然性過畏慎不能決政事四年冬與沆並罷守本官明年知襄州至道初以疾召還朝會建儲擇大臣有德望者爲賓友黃中在選中以久疾改拜禮部侍郎兼秘書監卒年五十六贈禮部尚書賜錢三十萬既葬其母入謝又賜白金三百兩且曰勿以諸孫爲念朕不忘也黃中官翰林日太宗召訪以時事黃中曰臣職典書詔思不出位軍國事非所知上以爲謹厚益重之及知政事卒無所建明時論以此少之有文集二十卷子守謙雍熙二年進士守正獻文召試賜進士官虞部員外郎守約國子博士守文殿中丞守納右贊善大夫（宋史）

宋湘字巨川鹽山人開寶六年進士除鄆州司理參軍（宋史）獻齊州大獄昭雪千餘人（山東通志）太平興國四年用轉運使和峴薦遷太僕寺丞累遷河北轉運副使以能罷加屯田員外郎明年契丹乘勝據中渡橋塞土門將趨鎭州湘獻計於田重進結大陣東行言往會高陽關兵敵悉師邀我於平虜城夜二鼓乃率兵南趨入鎭陽據唐河破敵所守砦柵敵遂遁雍熙中召爲鹽鐵判官歷駕部員外郎招置營田副使河北轉運使虞部郎中遷將作少監坐擅易庫絲降勝部員外郎知相州有盜聚西山下謀斷澶州河橋犯磁州相州鄴郡發兵千人討之莫敢前湘擇精銳三百人偵其入境掩擊而盡擒之詔復舊官遷河東轉運使明年王超等率師趨烏白池抵無定河水涸軍患渴適湘輦大鍬千枚至穎鑿井焉眞宗卽位入爲右諫議大夫復充河北轉運使德州驛舊賦民馬又役民爲官還湘易以官馬官卒民便之內殿崇班閻自新請於靜戎威虜兩軍置場鬻茶以供軍儲湘言非便遂止或請許榷場商旅以茶藥等物販易於北邊北邊商旅亦許於雄霸州市易詔湘詳議湘疏言北邊自與置榷場商旅輻湊控制深得機宜今若交相販易則我之商人深入敵境彼之商人徑至雄霸或雜奸宄卒啟釁端何以弭之望仍舊制爲便尋詔復修定州新樂蒲陰湘以其地窄非屯兵所奏罷之湘少文而長於吏事所至必廣儲畜爲預備出入軍旅間亦頗著能名先是邊州榷場皆自京輦貨以充之而茶茗最煩以道遠多損敗湘建議令商人沿江載茶詣邊郡入中上下交便之威虜靜戎兩軍歲燒緣邊草地以遏南牧或復請於北若山置中興義銀冶湘以爲招寇俱奏罷之咸平二年入爲

戸部使坐請託詣將作少監出知許州徙荆南復爲右諫議大夫知廣州四年卒詔遣其子希顏護喪歸（宋史）

張凝無棣人少倜儻自任以善射聞節帥張美壯之召置帳下太宗在藩邸聞其名以隸親軍及即位補殿前指揮使累遷高陽關行營鈐轄六宅使眞宗踐阼加莊宅使遷北作坊使咸平初契丹南侵凝挺身陷敵子昭遠年十六從行單騎突入敵陣拔凝出明年契丹兵復大至凝與范廷召於莫州東分據要害契丹遂遁凝率兵躡之盡奪所掠而還三遷至邠甯環慶靈州路副部署兼安撫使自白豹鎮率兵入敵境擒其驍將焚三百餘帳芻糧八萬斬首五千餘獲牛馬器甲二萬降九百餘人復襲破慶州蕃族降熟戸之爲生光誘脅者百七十餘族邊境獲安加甯州團練使三遷至保州駐泊兼北面安撫使澶淵之役契丹既受盟北歸所過猶肆剽掠詔授凝緣邊安撫使提兵躡其後契丹乃斂戢改高陽關部署以功加殿前都虞候卒凝忠勇好功名能得志凡上所賜悉以犒師家無餘貲京師無居第眞宗悼惜之贈彰德軍節度遣中使護喪還京官給葬事厚恤其家子昭遠字持正以救父出敵圍擢左班殿直寄班祗候數遷至內殿崇班天禧初閤門副使員缺眞宗曰張昭遠可遂除西上閤門副使累遷鄜延路兵馬都鈐轄領忠州刺史知成德軍改四方館使滹沱河決壞城郭昭遠爲修五關環以隄水患以紓官終左龍武軍大將軍昭州防禦使贈應州觀察使（宋史）

胡元興滄州人母死負土成墳晝夜哭不絕聲太平興國中旌其門賜以粟帛（宋史）

張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幼篤學中進士第累遷河陽節度判官咸平中疏陳時務召試舍人院擢右正言獻鳳扆箴出知劍州（宋史）清介守法吏民皆德之（四川通志）踰年召試中書加直史館賜五品服判三司開折司江南旱與李防分路安撫及還權管句京東轉運使事周伯星見羣臣俱稱賀知白言人君當修德應天星不能爲禍福因陳治安策數事帝嘉之進右司諫尋知鄧州值關右流民入境知白發倉勸分民賴以安累遷給事中參知政事以郊禮成遷尚書工部侍郎偪王曾班已上累表辭曾亦固請列知白下乃加知白金紫光祿大夫復爲給事中判禮儀院忤王欽若因稱疾乞休罷爲刑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知大名府及欽若分司南京丁謂乃徙知白爲南京留守欲藉以困欽若而知白善待之謂怒徙知白亳州遷兵部歷尚書右丞樞密副使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拜會靈觀使集賢殿大學士時進士唱第賜中庸中書上其本知白每進讀至修身治國之道必反覆陳之雖在相位清約如寒士愼名器無毫髮私一日在中書忽感風眩輿歸帝親問疾不能語遂薨爲罷上巳宴贈太傅諡文節知白九歲其父殺邢州殯於佛寺及契丹寇河北寺宇多頹圮殯不可辨知白既登第徙行訪之得佛寺殿基恍然識其處既發其衣衾皆可驗衆以爲孝感天聖中契丹兆言獵幽州朝廷患之知白曰契丹以上初政特相試耳非入寇也若發之莫若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爲名陰備之未幾契丹果還師知白無子以兄子子思爲後仕至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宋史）

崔諒滄州人七世同居郡守每親謁其廬（滄州志）咸平後詔旌之竝蠲其課調（宋史）

吳及字幾道靜海人年十七以進士起家爲候官尉閩俗多自毒死以誣仇家官司莫能辨及盡心譏詗活五十三人辟大理寺檢法官徙審刑院詳議（宋史）皇祐間知華亭縣時旱蝗及禱於橫山得雨蝗亦他去歲大稔乃教民豫修水備以待霪潦明年大水阡陌堅完溝渠通利復大稔比三年家給人足（江南通志）累遷太常博士至和元年疏言漢文感緹縈之請易肉刑以鞭箠然或已死而笞未止則號爲輕刑其實殺人祖宗鑒旣往之弊蠲除煩苛用折杖之法茲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陛下深惻民隱親覽庶獄歷世用刑無如本朝之平恕宜爲上天所眷而皇上春秋鼎盛青宮尙虛臣竊惑焉或者宦官太多有傷和氣歟何則宮爲肉刑之一故古人除之重絕人之世也今宦官競求他子剸絕人理希求爵命因而夭死者未易悉數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羞况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况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耳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今不知幾何人矣臣愚以爲胎卵傷而麟鳳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也伏望將進獻宦官一切權罷擯宮童幼置以重法則天心必應聖嗣必廣矣疏奏帝異其言欲用爲諫官而及以父憂去嘉祐三年擢祕閣校理改右正言復疏請擇宗室子以入侍宮中以備儲副選重厚樸茂之臣以教導之以弭覬覦之心慰天下之望定長治久安之策尋又言開寶詔書內侍年三十無養父者聽養一子爲嗣違者抵死比年此禁益弛天絕人理陰累聖嗣願詔大臣明示舊制以杜禍萌明年遂權罷內臣進養子嘗同登聞檢院疏言倉廩空虛內外匱乏其弊在於官多兵冗請汰冗官冗兵然後除民之疾苦條上十餘事議行尋又請擇館職分校閱書幷求遺書於天下明年日食三朝及言於占爲臣陵君妻乘夫四夷侵中國今皆無此三事蓋陛下臨朝淵默而奸佞未能盡除左右近倖驕縱無節疆場將帥用非其人與因劾孫沔在幷州苛暴不法燕飲無度籍前在幷州妄與堡砦致歸辱國事沔由此坐廢又言春秋有告糴今州郡有司擅造閉糴之令非聖朝子育兆民之意遂下詔嚴禁閉糴久之遷右司諫嘗同國子監在職數年遇事無小大輒言會諫官陳升之請裁節班行補授下兩制臺諫官集議舊制主鐵冶者得補班行至是議罷旣定奏及與御史沈起增注興國軍磁湖冶鐵如舊制主磁湖冶者大姓程叔良也翰林學士胡宿等劾及與起交通程氏舞文詔問狀引伏降工部員外郎知廬州進戶部直昭文館知桂州卒錄其弟齊爲太廟齋郎及嘗官有守初爲檢法官三司請重鑄鐵錢罪法至死下有司議及爭之主者恚曰立天下法當由一檢法耶及曰義理爲主安有高下卒不爲詘（宋史）

李之純字端伯無棣人登進士第熙甯中爲度支判官江西轉運副使御史周尹劾廣西提點刑獄許彥先受邕吏金命之純往究乃其出婢所言之純以爲不當聽彥先得免徙成都路轉運使成都歲發官米六千石損直與民言者謂其糜費詔詳議輿革之純曰蜀人恃此爲生百年矣奈何一旦奪之遂罷議秩滿復留數歲始還朝授右司郎中累遷御史中

丞疏言朝廷事下六部但隨省吏視前後批以序緩急是胥吏專命令也縱大臣不暇省宜令列曹長貳分司之當行當止必稟而後决毋拘於文則胥吏不得專而下情達矣又言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願者延論稍衒矯聽語言傳播有關風聲不可以不慎董敦逸黃基論蘇軾託語命以毀先帝蘇轍以名器私所親皆以監司罷之純疏救乃更黜之遂引疾改工部尚書紹聖中劉拯劾其黨轍出知單州卒年七十五從弟之儀字端叔登第幾三十年乃從蘇軾於定州幕府歷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御史石豫言其嘗爲軾辟不可以任京官詔勒停徽宗初提舉河東常平坐爲范純仁遺表行狀編管太平遂居姑熟久之徙唐州終朝請大夫之儀能文尤工尺牘軾謂入刀筆三昧云（宋史）

邢希載滄州人進士建炎四年七月金人册劉豫爲帝希載以書勸豫內附豫惡而殺之（滄州志）

正定府

李至字言幾正定人生七歲而孤鞠於飛龍使李知審家幼沈靜好學及長工文詞舉進士除將作監丞累遷右補闕知制誥（宋史）太平興國七年詔與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翰林學士扈蒙等集文苑英華（麟臺故事）明年轉比部郎中翰林學士進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雍熙初加給事中（宋史）時議親征范陽至疏言用兵之道必務萬全倘有未備願且蓄威養銳觀釁伐謀若宸斷已堅必伸天討則京師爲天下之根本大名爲河朔之咽喉也陛下垂拱京師奉承宗廟指揮將帥殺敵致果實爲上策暫駐鑾輿大名揚言親征以壯軍威是爲中策若躬率六師直抵邊境北則契丹堪虞南則中原未靖臣雖不肖願效曳裾斷鞅之忠不從以目疾求罷授禮部侍郎（宋史）尋遷吏部時初建秘閣命兼秘書監選三館書置閣中俾至總之（宋史）淳化元年八月一日至召右僕射李昉吏部尚書宋琪左散騎常侍徐鉉及翰林學士等詣閣觀御書圖籍帝知之召內品裴愈就賜御宴出書籍令縱觀盡醉而罷明日又召權御史中丞王化基及三館學士至帝賜宴如前且作贊賜之昉請刻石閣下至疏言唐秘書省有薛稷畫鶴郎餘令畫鳳賀知章草書當時號爲三絕敢援顏真卿詩肅宗題放生池碑額及近時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乞御書飛白題玉堂之署事求賜新額以光秘府詔中書樞密院近臣觀新閣又賜上尊酒太官供膳是日上飛白書秘閣二字付中使齎賜至及昉等詣便殿謝退就宴三館學士預焉（麟臺故事）上嘗幸秘閣出草書千字文以賜至勒石上日此梁武得鍾繇書於破碑命周興嗣綴輯之耳於教化無補乃書孝經以賜五年兼判國子監至疏言五經書疏俱已刊頒惟公穀周官儀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備望敕重加讎校以備刊刻從之至道初以至與李沆兼太子賓客召太子師事太子每見必先拜至等上表謝不敢當詔勿辭真宗即位拜工部尚書參知政事嘗訪以靈武事至日繼遷騷動疆場累困難原然聖人務屈己含垢以安億兆望陛下以元元爲念不急致討則所損者小所益者大矣昨鄭文寶絕青鹽不入漢界禁粒食不及羌夷致彼藉詞啟釁今若復不許通糴恐非招攜懷遠之意昔唐代宗雖罪田承嗣不禁魏豐陛下宜行之以感化其

衆則繼遷之勢自孤矣若此時之靈州臣愚以爲當棄不從而靈武卒不能守咸平元年以目疾求解授武信軍節度入辭節制不允居二年徙知河南府以病求歸許之詔甫下卒年五十五贈侍中詔給其子惟艮惟允惟熙等俸終制知審因至官右金吾衛大將軍（宋史）

王化基字永圖正定人太平興國二年進士除大理評事數遷至右拾遺抗疏自薦太宗嘉其慷慨召試（宋史）除右補闕知制誥賜錢百萬（宋史李沆傳）尋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一日侍便殿上問以邊事對曰治天下猶植嘉樹患根本不固耳朝廷本也朝廷治則邊鄙安矣又嘗令薦士卽疏薦數十人王嗣宗薛映耿望皆與焉（宋史）化基慕范滂爲人獻澄清五畧其一復尚書省謂三司使額乃近代權制判官推官孔目句押句院開折磨勘憑由理欠皆州郡吏局請廢三司設六尚書廢推官判官設郎官廢孔目句押爲都事主事令史廢句院開折磨勘憑由理欠歸比部及左右司如此則事簡精詳矣有闕則請選名品相近有幹濟者依資除之其二十四司公事繁簡不同請下本省參酌以均之其二愼公舉請頻年下詔求才但以例責舉官不擇舉主請敕朝官有聲望者先舉所知舉到則置籍書之果著廉能則並旌舉主貪冒僨事者連坐下僚遠官之沈滯者亦令採訪司及州郡長吏廉察以聞其三懲貪吏謂貪吏損民甚於蠹之蛀木望令諸路轉運使副兼廉訪之名責以覺察果能澄清部內則不次拔擢以勸有司其四省冗官謂國家封疆雖踰於古而設官亦倍於昔如江淮諸郡揚楚最劇先年止設知州一人其餘遍列推官悉皆分差權務倉庫實能辦事兼少獄訟後添朝臣監臨使職類踰州縣官數統而計之一人月費十千千人則歲十餘萬緡果皆廉吏止廉公帑設參以貪夫必至浚民以生望委各路轉運及州縣同議裁減其五擇遠官謂負罪之人類非良善責以遠方牧民之任必至恃惡肆毒甚非撫綏之意自今西川廣南除授長吏請擇良善有素望者則遠人受賜矣書奏太宗稱納樞密柴禹錫有奴受金禹錫實不知陳恕欲中傷之化基辨其誣上感悟稱爲長者俄知京朝官考課遷工部侍郎至道三年超拜參知政事咸平四年罷爲工部尚書知揚州移河南府（宏簡錄）進禮部尚書大中祥符三年卒年六十七贈右僕射謚惠獻化基爲人寬厚僚佐有相陵轢者輒優容之（宋史）戶部尚書王殷未達時館化基處樞密使宋湜見之以女妻焉湜親族或侮駮化基曰後三十年醲富貴矣果如所言（宋史王殷傳）子舉正舉直舉善舉元皆能自立（宋史）

舉正字伯仲幼嗜學以蔭補校書郎及第知伊闕任邱二縣累遷兵部郎中知制誥遂爲翰林學士慶歷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入謝仁宗曰卿未嘗干朝廷以私故不次用卿（宏簡錄）三年七月歐陽修余靖論舉正懦默不任事（宋元通鑑）舉正求去遂以資政殿學士尙書禮部侍郎出知許州光化軍叛州兵謀潰應舉正捕首惡斬之衆遂散徙應天府數遷至左丞皇祐初拜御史中丞疏言張堯封憑藉妃家一日領四使殊駭觀聽不報留班廷爭乃奪宣徽景靈二使復疏言先朝用人雖守邊累年官止遙郡刺史今所用未盡得人而越期待遇何以勸後之有功者邪且轉運使者將察官吏之能

否民生之休戚係命甫下而數更不終歲而再易則恩澤自不克宣民疾自不克瘳矣御史唐介坐言事貶春州舉正力救得徙英州居半歲堯佐復爲宣徽使舉正七疏爭之又言狄青起卒伍不可爲樞密使不從因請解言職帝遣使就第賜白金三百兩除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入兼翰林侍讀學士（宋史）久之以太子少傳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安簡有平山中書內制三集（宏簡錄）

舉元字魁臣以上文章賜進士出身知朔州薦海陽盧侗文行侗遂知名猾水敗隄監乘間剽掠舉元夜召里豪謀捕盜乃築隄固境宴然擒人德之（廣東通志）數遷至京東轉運使沙門島守吏每殺流人而取其貲舉元請立監伺察全活甚多徙淮南河東夏人爭屈野地舉元從數騎渡河與議夏人感服（宏簡錄）治平中徙成都印井豐歲入二百五十萬爲丹稜卓筩所侵積不售舉元下令止之售者日衆數遷至河北都轉運使知永興軍夏人屯境上舉元令二裨將率千騎扼要害長安遣從事會兵涇原戒毋輕舉驍將賓舜卿固請行不禁且曰不過三日虜去矣至期果去（宋史）未發以獻議不合引疾徙陳州未行而卒年六十二子詔字景獻亦蔭補官（宏簡錄）神宗時知博州俗尚椎剽詔請開首告並贖罪法以攜其黨元祐初開河之役興詔言秋潦爲災民方賴振以蘇其生未可更困以力役從之（山東通志）擢開封推官出知滑州州爲有退灘百餘頃歲調民刈草繕築隄民以爲病詔乃募人佃而收之入爲度支郎中使契丹宗實中由大理少卿徙司農卿坐請蘇軾書酈食其碑罷主崇福宮（宏簡錄）旋知汝州除直祕閣復以滁州事罷官起知深兗二州數遷至刑部侍郎詳定敕令歷工兵戶三部侍郎轉開封尹子瑀時使京西攝洛尹父子兩京相望人以爲榮歷刑部尚書延康殿學士上清寶籙宮提舉復爲工部尚書上閔其老命毋拜俄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九（宋史）

牛思進無極人少從軍以膂力聞能取強弓挂耳以手引滿又嘗負牆立令二力士撮其乳曳之屹不動衆咸異之太平興國四年知平定軍從征河東石嶺關部署郭進卒命代之師還改本州團練使七年授右千牛衛上將軍致仕卒（宋史）

曹璨字韜光靈壽人濟陽郡王彬子性沈毅善射以蔭補供奉官數遷至銀夏麟府等州鈐轄契丹入寇屢擊敗之又數遷至武州團練使充麟府濁輪副部署以蕃兵邀擊李繼遷俘馘甚衆又數遷至東京舊城都巡檢使疊拜彰國保靜武寧忠武等軍節度使在禁衛十餘年未嘗忤旨天禧三年春以足疾授河陽節度同平章事卒年七十贈中書令諡武懿璨起貴冑以孝謹稱知韜略好讀左氏春秋善撫士卒有父風子儀官至耀州觀察使璨弟瑋字寶臣父彬在諸鎮皆以瑋爲牙內都虞候歷閤門祗候李繼遷叛太宗謀帥於彬對曰臣少子瑋可召見命以本官知渭州時年十九真宗即位改內殿崇班仍知渭州賞罰嚴明善用間能洞悉敵情彬卒請持喪不允改閤門通事舍人還西上閤門副使徙知鎮戎軍以書宣朝廷恩信於繼遷諸部由是康奴等族來歸繼遷略西番還瑋襲之於石門川大獲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於朝瑋疏言繼遷罪不可赦願假精兵擒德明送闕下不報既而西延家妙娥等族請歸順諸將猶豫不敢應瑋曰德明野心

不急折其翮必颺去卽日率兵薄天都山受降德明不敢拒數遷至正定都鈐轄領高州刺史帝以所上涇原環慶兩道圖示左右曰戰守之要俱在是矣敕別繪二圖一留樞密院一付本道俾諸將按圖區畫尋復爲涇原都鈐轄兼知渭州遂破章埋族於武州滅撥臧於平涼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數遷至英州團練使復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鎭戎緣邊安撫使唃厮囉之佐立遵上書求贊普號瑋言贊普卽可汗也許之則何以處唃厮囉耶乃以立遵爲保順軍節度使唃厮囉之舅賞樣丹有智謀工部署瑋知其與厮敦善以寶帶貽厮敦購賞樣丹首厮敦竟斬其首竝南市地以獻南市者秦渭之阨也瑋城之表厮敦爲順州刺史初張佶知秦州置四門砦侵羌地羌人多叛去置不敢出瑋令入馬贖罪還故地至者數千人遂築十砦濬濠三百八十里皆役屬羌爲之其年唃厮囉率衆數萬入寇瑋迎戰大破之遷客省使康州防禦使選軍二百毀敵所立柵於野吳谷以間殺敵酋甘遵等於吹麻城於是河州洮蘭安江妙敦邈川黨逋諸城皆納質爲熟戶瑋乃作塹抵拶囉隴阨西蕃之要地立遵懼願罷兵歲入貢約蕃漢爲一家因遣使獻馬唃厮囉遂退保磧中不敢出詔褒之天禧三年德明寇柔遠砦敗我師乃以瑋爲華州觀察使鄜延路副都總管環慶秦等州緣邊巡檢安撫使歸附者甚衆拜宣徽北院使鎭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書樞密院事丁謂惡瑋不附己除南院使環慶路都總管安撫使乾興初謫左衛大將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謂敗復華州觀察使知青州數遷至彰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謚武穆瑋多

奇計善用士卒能得其死力一日張樂宴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中矣將兵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契丹使過天雄戒其下曰曹公在此勿擾其餘眞宗處邊事至愼手詔詰難或至十數反而瑋皆守初議不稍紐他將所論亦往往密付處分初守邊時山東名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卽同舍邀與俱同問部伍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眞名將也嘉祐八年詔配享仁宗廟庭（宋史）

葛懷敏正定人父霸善擊刺騎射事太宗於藩邸太宗踐阼補殿前指揮使累遷昭德軍節度并代都部署徙知耀州卒贈太尉懷敏以蔭授供奉官數遷至秦州團練使涇流砦兵叛殺官吏懷敏發兵掩襲盡誅之（案山東通志懷敏圍叛曰此不可盡誅遂一騎持檄取爲首者令剋期自縛違則全軍皆誅爲首者乃自殺而衆遂解散）又數遷至鄜延路總管進殿前都虞候知延州被范仲淹劾徙涇原路兼招討經畧安撫副使慶歷二年元昊寇鎭戎軍懷敏督衆趨養馬城命諸將分四路迎敵懷敏躬率師出定西堡聞緣邊都巡檢使劉湛遇敵於趙福堡戰不利謀遣師往援諜報敵已拔栅踰邊濠懷敏乃入保定川砦敵毀板橋斷其歸路絕其水泉以師圍之懷敏爲中軍屯寨門東知鎭戎軍曹英等屯東北隅敵先以鋭師衝中軍不動乃擊東北隅會黑風起東北英陣亂英面被流矢仆濠中懷敏兵遂潰懷敏爲衆蹂躪幾死輿致公亙城入之乃蘇復選士據門搏手揮刃以拒入城者涇原路都監趙珣率騎兵力戰敵稍卻然衆皆無鬭志珣力勸懷敏還明日懷敏驟馬東南馳二百里至長城濠路已斷敵周

國之巻與諸將皆遇害贈鎮戎軍節度使兼太尉諡忠隱子宗晟宗壽宗禮宗衡皆遷官（宋史）懷敏之未敗也安撫京東使陳執中與賓佐論當時名將共推懷敏駐泊郭逵獨曰懷敏易與爾必敗執中怒居數日敗聞執中乃問逵曰君何以言懷敏非名將邪逵曰喜功徼倖徒勇無謀可擒也執中乃歎曰君真知兵懷敏已覆師矣（宋史郭逵傳）

賈昌朝字子明獲鹿人晉史官褘之從曾孫也天禧初真宗祈穀南郊昌朝獻頌道左召試賜同進士出身主晉陵簿尋召對除國子監說書監判孫奭稱之充潁川郡王院伴讀再遷殿中丞出知宜興東明縣奭以老辭伴讀薦昌朝自代詔試中書復爲國子監說書疏言毋諱禮不出宮今章獻太后服除猶諱其父名非禮也詔從之景祐中始置崇政殿說書授昌朝誦說明白帝每相質問昌朝錄以進賜名邇英延義記注加直集賢院大平興國寺災廷議修復昌朝言其夕大雷雨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日近年寺觀屢災蓋上天示警不當復繕西域僧獻佛骨銅像昌朝請厚賜遣還勿宜所獻悉允行復置天章閣侍講以昌朝爲之累遷尚書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劉平爲元昊所執或誣平降賊議收其家昌朝言漢族李陵乃爲後患先帝厚撫王繼忠家終得繼忠用願熟思之平家乃免數遷至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時議賂契丹合攻元昊昌朝言有功則何以報之乃止（宋史）復疏言方今國家削方鎮太過用恩幸太繁如楊崇勳李昭亮非宜速選人代之至有功宿將不當數更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賢者（宋史本傳）又上備邊六事其一曰馭將帥馭之者無他恩威兼用事權專屬耳太祖脫裘帽賜王全斌曰吾居此體尚寒況伐蜀將士乎此馭之以恩也曹彬李漢瓊討江南太祖召彬前立漢瓊等於後授以劍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戮之此馭之以威也彼時軍中賞罰皆聽將兵者專之勝則賞敗則誅今命將帥則或疑貳矣陝西四路總管而下鈐轄都監巡檢之屬悉參軍政謀之未成事已先漏此所以屢敗也請自今命將去恩威去疑貳務責大效俾一切得以便宜從事其二曰復土兵今河北鄉兵久廢陝西土兵數爲賊破存者無幾臣以爲河東河北强壯宜詳定法制每鄉爲軍籍其材能絕類者遞補之陝西蕃落弓箭手貪召募錢物利月入糧奉多就黥涅爲營兵宜優復田疇使盡力耕戰世爲邊用可以減屯戍省供饋之勞費至內地州縣則宜增創弓手如鄉軍法而閱試之其三曰訓營卒太祖時營有嘗酒肴者則逐去士卒服緒綵者則笞之今營卒驕惰故臨敵無勇一切兵仗亦殊不適用宜按入陣五兵之法嚴約束勤教習且令之曰失一隊長則斬一隊何慮衆不爲用乎其四曰制遠人今北則契丹西則元昊有犄角中國之勢徒以歲幣縻之恐不足恃臣以爲西方諸國如沙州唃廝囉明珠滅藏之屬北方諸國如女真高麗新羅之屬皆通中國宜募人出使以聯之則契丹元昊勢分而體解矣其五曰綏蕃部屬戶者邊陲之屏翰陝西緣邊諸路守臣臣以爲宜皆帶安撫蕃部之名且擇其族大有勞者爲首帥如河東折氏之比庶可爲吾藩籬之固其六曰廣偵諜太祖之時關南瀛州常山易州等鎮莞榷之利悉輸軍中聽其貿易而免其征稅邊

臣富於財得多遣間諜故敵情無不周知今任邊事者於敵之地勢兵形每絕不通曉何以破敵制勝邪願法太祖之制將邊城財用悉以委之俾得募死士爲耳目則不至喪師而可以折衝矣疏奏多施行之慶歷三年拜參知政事數遷至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以昌朝言獲免有司議升祔奉慈廟三后昌朝曰章獻母儀天下章懿誕育聖躬宜升祔章惠於陛下有慈保之恩但當別享奉慈廟如故從之七年春旱帝避正殿減膳昌朝引漢災異冊免三公故事乞罷參知政事時昌朝數與吳育爭論上前御史中丞高若訥始附昌朝因旱乃疏言大臣廷爭爲不肅故雨不時若遂罷育而除昌朝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撫使帝賜銀飾肩輿尋以討貝州賊有功移山南東道節度使邊卒每亡入契丹契丹號爲投來南軍亡而復歸者法當死昌朝爲變法歸者輒遷補因廉知契丹事契丹遂黜南軍不用邊人每以地質契丹昌朝爲立法質地而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歲餘地悉復以忤三司使葉清臣徙鄭州判入覲留爲祥源觀使拜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尋復求外出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母喪歸起許州判召對邇英閣問亢龍有悔及羣龍无首吉義昌朝言悔者可凶可吉之詞亢龍有悔者爻處亢極不修德則凶也見羣龍无首吉者謂聖人以剛健決事謙恭應物不敢自矜爲天下首乃吉也手詔優荅又言漢唐都雍置三輔內冀京師朝廷都

汴而近京諸郡皆屬他道制度不稱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滑鄭皆隸開封府以四十二縣爲京畿帝納之將行命講讀官餞於資善堂復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撫使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中尋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樞密使三年宰相文彥博請罷御史恐昌朝代之乃相與言昌朝交通宦官遂以鎮安軍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侍中兼充景靈宮使出判許州數遷至鳳翔尹進封魏國公治平元年以侍中守許州力辭不許明年以疾留京師乃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卒年六十八謚文元御書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所著有羣經音辨通紀時令奏議文集百二十二卷子直館閣校勘蚤世有朝請大夫昌朝弟昌衡字子平舉進士爲梓州路轉運判官所屬富順井鹽吏每說商賄多寡編先後昌衡則以其時序之瀘州以接夷獠故守以武吏昌衡則請由東銓調選蠻之市馬也官既別其良駑良者送秦州駑者輒壓估直而抑買昌衡請嚴禁之遷提點淮南刑獄廣東轉運使徙兩浙路熙甯間昌衡數言利害神宗嘉之召爲戶部副使提舉市易司課羨進右諫議大夫加集賢殿修撰知河南府歷陳鄆應天府鄧州以正議大夫致仕卒從子炎字長卿以昌朝蔭得官累遷至顯謨閣待制知應天府徙鄆州永興初陝西行鐵錢人皆益輕蔡京設法盡斂之更鑄夾錫錢幣稍重京罷相轉運使李譓陳敦復行鐵錢關西皆罷市民不聊生炎獨一切弛禁聽從其便後徙知延安州宣徽使童貫復令盡費夾錫錢民益苦之炎表言中產之家不過蓄夾錫錢一二萬概棄不用則惟有守錢而死

耳邊甿生計固艱法又屢變民益不安民不安則邊不可守願得內郡以養母乃命爲潁州未行復留貢又沮之改河陽又改鄧州加直學士知永興軍入對留爲工部侍郎簽書樞密院河西北兩房炎獨不往賀尋以疾卒年五十八贈銀青光祿大夫（宋史）

高化字仲熙正定人少沈勇有力不事耕稼學擊劍善騎射契丹犯河北化應募轉餉飛狐口楊業留麾下使捕賊首大鵬翼獲之會契丹又犯正定乃辭業還家家屬盡爲契丹所掠去從州將入京師遂隸禁軍時眞宗爲襄王遷充奉宸宮王尹京命巡內外入廂獲姦盜甚衆一日王趨急召出府門馬驚墮化擁之而起王曰微爾吾幾殆益親信之數遷至蜀州團練使天聖六年夏大雨命護汴隄夜馳至城西隄欲壞督守兵負土不能過將夏守恩方典軍積材木城門化盡取以塞隄乃得無患仁宗壽之又數遷至武安軍節度使知相州有大獄已具皆當論死化遣移訊出無罪者三人踰年以右屯衞上將軍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尉謚曰恭莊（宋史）

賈遂藁城人少孤母改適遂初隸拱聖軍卒至殿前班換西染院副使從狄青征儂智高爲右軍先鋒（宏簡錄）青誓衆曰不待令而擅動者斬將左將軍孫節戰死遂私念兵數固易動而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徑引軍趨山既登賊至遂揮衆馳下斷賊爲二賊遂潰遂詣青請罪青拊其背勞之（宋史）使入邕州城括貨物遂固辭還西染院使領嘉州刺史卒其改適母還尋轉秦鳳路鈐轄乞歸養母不許賜母冠帔從并代路專主麟府軍馬邊關有熟戶皆散處患寇略遂度遠近聚爲二十七堡聯聲勢患乃息裁鐵爲的激種豪使射久皆成勁族一夕大發左右白寇至遂堅臥不起徐問之果邊人所爲也復徙秦鳳數遷至利州觀察使（宏簡錄）入爲步軍副都指揮使都城西南水暴溢注安上門英宗遣遂督護亟囊土塞門水乃止議者欲穴隄以洩其勢遂請諭居民徙高避水然後決之（宋史）久之復出總鄜延兵延州夾河舊有兩城因元昊據險殘不能守遂請築保障於伏龍山九州臺之間與城相望人以爲便轉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疏劾种諤冒功興事（宏簡錄）元豐初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請於郊赦前賜三世官神宗曰遂武人能念親可嘉許之數月卒年六十九贈侍中謚曰武恪（宋史）

劉昌祚字子京正定人父賀戰沒於定州錄爲右班殿直主秦州威遠砦遷西路都巡檢使遼還神宗臨試騎射授通事舍人夏人引萬騎寇劉溝堡昌祚率騎二千出援卒遇敵力戰不解（宏簡錄）薄暮夏酋突前昌祚抽矢一發殪之餘衆悉遁李師中上其功移知階州討平母家等族又平疊州轉作坊使爲西河路都監從王中正入蜀破箕箕羌加皇城使榮州刺史秦鳳路鈐轄又加西上閤門使果州團練使知河州（宋史）元豐四年擢涇原副都總管從高遵裕西征與總管姚麟率蕃漢兵五萬出胡盧川次磨臍隘夏衆十萬扼險不可前昌祚挾兩盾先登夏人小卻師乘之斬首千七百級進次鳴沙川取其窖粟遂薄靈州城未及闔先鋒奪門幾入遵裕領環慶兵尙未至馳遣使止之（宏簡錄）昌祚乃令按甲勿攻是夕慶兵始距城三十里而軍遇敵接戰昌祚遣數千騎赴之（宋史）遲

明賊退詣遵裕遵裕怒其援遲欲誅之而奪其兵付姚麟麟不敢受乃已明日遣昌祚巡營凡所得男權悉奪之涇師忿而誅（宏簡錄）遵裕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七級渠以灌遵裕師軍遂潰乃南還復命涇師爲殿昌祚手劍水上待衆濟然後行虜追及力戰卻之至渭州檻盡士爭入無復行伍坐貶永興軍鈐轄明年復徙涇原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延州時永樂方陷士氣不振昌祚大修馬政校軍中技擊優者厚賜之自義合至德靖砦餘亘七百里堡壘疏密不齊烽燧不相應昌祚度屯戍險易地望遠近事力強弱立爲定式上諸朝夏人寇塞門安遠砦拒破之殺其統軍葉悖麻咩叱埋二人乃始謀攻永樂者也圖其形以獻帝喜遷近侍勞軍（宋史）哲宗立進殿前馬步軍都虞候出爲雄州團練使知渭州故時弓箭手人授田二頃有馬者增給之其後馬死不補而據地自若昌祚按舉其法耗馬浸復又括隴山間田萬頃募士卒五千別置將統之勁悍出諸軍右朝廷歸夏人四砦昌祚以爲不可再遷殿前副都指揮使冀州觀察使武康軍節度使卒年六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毅肅昌祚氣貌雄偉善騎射箭能出百步外夏人得箭以爲神持歸奉之所著射法行於世（宏簡錄）

曹佾字公伯韓王彬之孫慈聖光獻皇后弟也通音律善弈射兼善爲詩自右班殿直累遷靜保平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濟陽郡王神宗每咨以政事佾未嘗以語人帝嘗謂大臣曰曹王雖以親貴而端拱寡過眞純臣進封未嘗名元豐中疾愈入謝帝曰舅久不覲太皇太后宜少留內東門朕當自啟導召入歷上下備釋道五閣大椿蟠桃亭再升殿乃退以護國軍節度使司徒兼中書令爲太一宮使給朱衣雙引騎吏前馬慈聖喪終請郡帝曰時見舅如面慶壽宮奈何欲遠朕得勿違失乎佾惶恐謝乃即城南爲園池給兵庀役疏惠民河水灌之且將爲築第三百楹固辭乃止佾生日賚予如宰相親王哲宗即位加少保坤成節獻壽特詔減拜年七十二卒贈太師追封沂王子評誘評字公正以父任得官累遷平海軍節度使祐神觀使使契丹者四館伴者十二在閤門十二年預修儀制工楷書慈聖命書屏以奉神宗賜玉帶善左右射雖昏夜亦能中（宋史）館伴時嘗雙破的使者驚歎（宏簡錄）年六十六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誘字公厚以蔭得官數遷至文州刺史使契丹至其宮門館客者邀下馬同入誘曰北使至南乘馬及朝堂門不得妄更易遂乘馬入使還進樞密副都承旨數遷至安德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與兄評同日拜立雙節堂於家咸里榮之年六十五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定佾從弟偕字光道少以節俠自喜官許州都監募客史沆傾險劫持爲不法上下畏之偕從容置酒對客數沆十罪將擊殺之沆起拜謝偕復屬曰不改必殺汝沆爲斂迹累遷東上閤門使帶御器械知雄州或議廢塘濼爲田偕曰何承矩李允則營此累年所以限契丹也不可廢進華州防禦使知相州徙河陽總管卒偕嘗從梅堯臣學詩堯臣稱之爲序其詩（宋史）

劉絢字質夫常山人以蔭爲壽安主簿長子令督公家逋賦不假鞭朴而集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租行其二絢力爭

不得封還其揭請易之富弼歎曰眞㕔令也元祐初韓維薦其經明行修爲京兆府教授王巖叟朱光庭又薦爲太學博士卒於官絢力學不倦尤明於春秋程頤每爲人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宋史）

楊粹中正定人建炎二年金人大入時粹中知濮州固守不下粘罕以濮小郡易之將官姚端乘其不意夜擣其營直犯中軍粘罕既足走僅以身免遂急攻城凡三十三日而陷遣牽死士突出粘罕入城粹中登浮圖不下粘罕嘉其忠義許以不死乃以粹中歸粹中竟不屈而死贈徽猷閣待制（宋史）

智浹元氏人高宗時爲御史上書訟岳飛之冤爲秦檜所害（元氏縣志）

韓元龍正定人紹興中知天台縣或書人陰慝以告元龍謝之曰一入吾耳則不以善良待之矣其人遂感化（浙江通志）

王與正定人衡州衛鎮撫間聞失仁元兵掠境與率兵力戰死（湖南通志）

順德府

劉知信字至誠邢州人父遇晉天福末鳳翔鎮前軍使改滑州奉國軍校從驍將皇甫暉禦遼有功早卒母即昭憲太后妹也乾德初封京兆郡太君進本郡夫人開寶二年卒追封齊國太夫人陪葬安陵贈遇太保知信三歲而孤建隆三年起家供奉官累遷至左神武軍將軍尋領檀州團練使護兵屯鎮州會大舉北伐與六宅使符昭壽爲押陣都監師還諸將失道知信獨整所部以歸俄知定州兼兵馬鈐轄押大陣右偏一日設宴犒將士契丹卒至知信不介而馳之斬獲甚衆以功拜嵐州觀察使又數遷至東京都巡檢使復知定州以疾求還朝至鎮州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天平軍節度知信以戚里貴顯然循謹甚有聲於時子承宗承遲承宗幼善射兼習書數以蔭補殿直寄班祗候咸平初轉供奉官鎮定高陽關三路承受公事還掌軍器庫眞宗臨幸嘉其整肅面授閤門祗候知信卒轉內殿崇班累遷鄜延都鈐轄卒中使護喪還京師賜葬地（宋史）承遲以蔭補殿直累任使職善隸奏終供奉官閤門祗候（法備錄）承宗子永釗亦官右侍禁閤門祗候（宋史）

陳薦字彥升沙河人慶歷中進士爲華陽尉盜殺人棄屍民田薦出驗有以移屍告者田主遂殺其母縣欲歸獄於田主而免薦失盜罰（沙河縣志）薦不可曰焉有誣人以自責者邪尋獲盜從韓琦定州河東幕府性木强簡澹琦知之最深每語人曰康於進勇於退嫌疑間毫髮不處與人交久而不變如彥升者無幾也琦輔政薦爲祕閣校理累遷天章閣待制進知制誥知諫院薛向首謀取橫山功不成薦請以漢王恢之罪罪向楊繪論曾公亮用人不當言既行而遷侍讀罷諫職薦曰此乃宰相欲杜絕言爾所言是宜責宰相疏入不報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棗强水官議於恩冀深瀛之間築堤三百六十里期一月就功役丁夫八萬薦曰河未能爲數州害民力方困願以歲月爲之還判流內銓太常寺議學校貢舉法請會三年貢士數均之諸路計口察孝廉如漢制權主管御史臺言李定匿所生母喪不宜爲御史罷臺事又以議典禮不合出知蔡州召爲寶文閣學士兼侍讀

遷資政殿學士屢求退以爲本州命兩省撫鎮資善堂擢其子厚御史臺主簿未幾提舉崇禧宫卒年六十九贈光祿大夫（宋史）

國朝乾隆二十一年邑令杜灝申請崇祀鄉賢（沙河縣志）

成閔字居仁邢州人靖康初劉韐爲正定帥募勇士捍金兵閔在麾下高宗卽位閔領數百騎至揚州會上南渡韓世忠追苗傅及襲兀朮討范汝爲閔皆從積功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從世忠入見世忠言臣嘗遊此人出一頭地上嘉歎勞勉旋以取海州功擢磁州團練使召見賜袍帶錦帛加贈玉束帶時方與金盟世忠罷兵入爲樞密使詔進閔榮州防禦使殿前遊奕軍統制歷遷保寧軍承宣使紹興二十四年拜慶遠軍節度使尋丁母憂詔起復贈其母鄭國夫人金主亮將敗盟召閔提禁旅三萬鎮武昌命湖北守淯創砦屋三萬間以待之發折帛米錢茶引共百四十餘萬緡義倉和糴米六十三萬石備軍用仍賜金器劍甲臨遣之閔至鄂未幾進屯應城縣八月除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九月兼京西河北招討使十一月詔閔援淮西閔喜於得歸冒雨兼程趨建康士卒多道死朝廷所給犒師物壹入己不及士卒士卒有怨言閔斬之未幾除淮東制置使駐鎮江旣而言者論諸軍皆聚鎮江恐敵出不意擣上流於是詔閔發鄂州張成事旺軍同駐鄂亮死閔引兵渡江趨揚州及金人自盱眙渡淮北去閔列兵南岸軍士諸譟相聞金人笑之曰青聲成太尉有勤護送閔至泗州奏已克復淮東尋入朝凡侍從卿監兩門內侍皆有賂遺左正言劉度劾之猶趨拜太尉主管殿前司公事尋復爲御史論列罷太尉婺州居住奪慶遠節乾道初聽自便歸湖州尋詔復節鉞統鎮江諸軍九年請致仕治園第於平江淳熙元年卒年八十一贈開府儀同三司子十一人（宋史）

范炎邢臺人嘉定中知晉陵縣剔奸除蠹民爽以蘇民皆如期納租賦（江南通志）

一第637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8 反正內

畿輔通志卷二百六

列傳十四宋二

宋
廣平府
元達　郭密　李沆（弟維）
魏廷式　趙珣　田祚
李玭　張君平（父承調）　孟元
王廣淵（弟臨）　蘇寀　孟忠厚（從父彥卿）
李若水　李升（子僑）
大名府
宋白　柳開　閻守恭（父榮）
臧丙　柴禹錫（子宗亮　宗慶）　王延德
晁迥（子宗慤）　潘閬　潘惟吉（從子夙）
譚延美　劉筠　李清臣
王乙　陳玫　郭申錫
劉越　鄧中和　張田
王巖　劉安世（父航）　王璩
唐充之　郭永
易州
田敏
冀州
荊嗣　李超　傅潛
耿全斌　王翰　傅思讓
張存　田況
趙州
張旦（子利涉）　王超（子德用）　宋綬（子敏求　姪昌言）
曹瑋　孫沖　曹利用
王礪　郭諮　李京
深州
周仁美　王濟（祖鼎　父恕）　李宗諤（弟宗詩　從子昭述
昭遘）　邢神留　王果
定州
杜審進（子彥鈞）　審琦（曾孫惟序）　王榮
劉斌　高賦　王安中

宋

廣平府

元達初名守旻雞澤人身長八尺餘有膂力善射家業農達不任作苦委耒耜而去之事任俠縱酒嘗醉見道旁槐樹拔劍斬之樹立斷達私書曰吾聞李將軍射石飲羽今樹爲我斷豈神助歟嘗從少年數十百人欲起爲盜里中父老交戒之乃止時郡以戶籍調役達當送徒闕下行數舍乃悉縱之已而郡遣追捕至則達援弓引滿待之追者不敢近由是亡命山林間爲鄉里患太宗居晉邸時達求見得隸帳下嘗侍太宗習射園亭達射四發不中的已而連中上喜爲更其名曰達及卽位補御龍直隊長雍熙初累遷嬀州刺史總領本州團練使時州郡部送亡命者至闕左右請殺之達奏曰此類寘匿者衆豈能盡殺之哉不如赦之以開其自新之路且以成好生之德上悅因悉原之端拱二年擢侍衛步軍都虞

候領幽州刺史歷北面行營都部署由常山鎮入爲京城巡檢淳化四年卒年四十二贈昭化軍節度達雖奮自草野歷隸戎署然能折節下士人以是稱之（宋史）

郭密經城人幼孤隨母改適冒姓王氏以知瀛州馬仁瑀薦隸晉王帳下太宗即位補指揮使復姓郭氏八遷至貝州駐泊兵馬部署會夏人寇邊以爲擢安州觀察使充靈州兵馬都部署號令嚴肅夏人畏服至道二年卒年五十八贈保順軍節度（宋史）

李沆字太初肥鄉人少好學器度宏遠太平興國五年舉進士甲科爲將作監丞通判潭州遷右贊善大夫轉著作郎召試約束邊將詔書太宗甚悅命直史館雍熙三年右拾遺王化基上書自薦太宗謂宰相曰李沆宋湜皆嘉士也命中書併化基召試並除右補闕知制誥各賜錢百萬以沆素貧別賜錢三十萬拔居前列四年與翰林學士宋白同知貢舉白負謗而沆不與焉遷職方員外郎召爲翰林學士淳化二年判吏部銓侍曲宴太宗目送之且曰李沆風度端凝眞貴人也三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四年罷奉朝請丁內艱起知昇州未行改河南府眞宗升儲遷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詔以師禮事之眞宗即位進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咸平初以本官平章事監修國史改中書侍郎（宋史）會契丹犯邊帝親征命沆留守駕還沆郊迎命坐賜酒慰勞久之四年以南郊恩加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帝問治道所先沆言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宏簡錄）後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疏言仲舒不足與其事沆乃用他人副仲舒罷致堯一夕眞宗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引燭焚詔語中使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爲使相沆言保吉無攻戰勞恐騰物議力止之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啓卿何獨無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宋史）判永興軍何亮上安邊書言棄靈州有三患帝以訪沆對曰李繼遷不死靈州必非我有莫若密諭諸將空壘而歸以紓中外飛輓以息關右之民也帝不從未幾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宏簡錄）參政王旦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嘗歎息曰安得使天下太平無事沆曰少有邊患可警吾君臣它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宋史）及契丹和親西夏納款旦喜沆曰善則善矣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以爲過慮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言此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主少當使知艱難否則非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憂也沆沒後眞宗封岱祠汾大營宮觀悉如沆言旦乃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寇準與丁謂善屢薦謂才可大任沆曰其人不可居上位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下乎沆笑曰它日當思吾言及後準爲所傾亦大服之（宏簡錄）沆爲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沆曰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沆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宋史）景德元年七月乙酉將朝疾作召太醫診視屢遣使問疾明日駕臨賜白金甫還宮而薨年五十八上趣駕再臨哭之慟（宏簡錄）謂左右曰沆忠良純厚眞始終如一豈意不享耶言終又泣下廢朝五日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錄其弟國子博士贄爲虞

部員外郎光祿寺丞源爲太子中舍屯田員外郎直集賢院維爲戶部員外郎子宗簡爲大理評事甥蘇昂妻兄之子朱濤並同進士出身仁宗卽位詔配享眞宗廟廷沆內行修謹言無枝葉識大體不求聲譽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示沆經月沆終不言其妻以告沆曰豈可以此動吾心哉（宋史）家人勸治居第不答弟維以爲言沆曰內典以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哉巢林一枝聊自適耳人服其遠識與諸弟友愛甚篤尤器重維（宏簡錄）維字仲方第進士爲保信軍節度推官眞宗初獻聖德詩召試中書擢直集賢院以沆相避知歙州沆歿還戶部員外郎爲契丹賀正使還詣西京行在具言契丹禮厚必保盟擢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北使至每命維主之擢翰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以疾辭出知許州復入爲翰林學士加史館修撰仁宗初再遷爲尚書左丞兼侍讀學士預修眞宗實錄遷工部尚書或傳契丹將敗盟復遣維往使其主隆緒重維名館勞加禮使賦兩朝悠久詩遣帝欲用爲樞密副使或劾維賦詩自稱小臣乃復遷刑部尚書辭不拜引故事求換官除相州觀察使被劾改知亳州請赴本鎭改河陽久之還朝復出知陳州卒維博學少以文章知名至老手不廢書景德以後巡幸四方典章名物多所參定預修七經正義續通典及冊府元龜景祐元年贈尚書右僕射子師錫虞部員外郎公謹太子中舍（宋史）

魏廷式字君憲宋城人明法律有膽氣嘗客遊趙州監軍魏咸美館於署之西堂堂素有妖祟廷式居之竟無恙尋至京師咸美弟咸信復延置館舍太平興國五年及第除邢州法曹掾以材擢知桃源縣遷將作監丞端拱初改著作佐郎通判潁州淳化二年審刑院判李昌齡奏爲詳議官屢進對太宗嘉之遷太子左贊善大夫時初覈廷臣殿最命與樞密都承旨趙鎔李著同句當三班超拜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都句院出爲河南東道判官改戶部員外郎知利州（宋史）討李順就命充陝益二路轉運使入奏事（宏簡錄）太宗令白中書廷式言臣三千七百里外乘驛而至以機事上聞非爲宰相來也立召對問方略賜錢五十萬令還任賊平知寧州未至召判大理寺復出知宋潭二州湖南民屢以地產興訟至巧僞難辨廷式善裁決吏民咸服轉吏部員外郎知桂州數遷至右諫議大夫知審刑院出知涇州咸平二年卒年四十九（宋史）錄其子舜卿爲太祝馬卿同學究出身（宏簡錄）

趙昭貝州清河人由衞士累遷龍衞指揮使與契丹戰徐河有功加領州團練使至兵馬部署至道二年卒於官年七十贈歸義軍節度使（宋史）

田祚貝州人十世同居（雍正志）淳化二年詔旌表（宋史）

李玨宗城人性篤孝力耕事母母卒讓田與弟遂廬於葬所晝夜號泣負土築墳高丈餘又以二代及諸族父母改葬者盡力築之凡三年成六墳皆丈餘不食肉不衣帛不預人事墳成復留守三年嘗令兄之子賣藥以自給年六十餘足未嘗入縣門鄉人目爲李孝子天禧中知府張知白以聞詔賜

業尉分府縣存恤里人有毋在而析産者聞玭産兄弟慚懼復同居（宋史）

張君平字士衡磁州滏陽人以父承訓與契丹戰死補三班差使殿侍黔州指揮使獠兵屢入寇君平引兵擊破之數遷至閤門祗候管句汴口疏言歲開汴口當擇其地得其地則水湍駛而無留沙歲可省工百餘萬又請沿河植榆柳塞汴河流民悉從其言天聖初議塞滑州決河以君平習知河事命以左侍禁簽書滑州事兼修河都監河未及塞召同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以管護滑州隄有功特遷內殿崇班君平以京師數罹水災請委官疏近畿諸郡古溝洫久之稍完遂詔畿內及近畿州縣長吏皆兼管句溝洫河道自畿至泗州道路多寇君平請兩驛增置使臣專主捕盜而罷夾河巡檢於是行者無患復爲滑州修河都監遷供備庫副使河平改西作坊使就遷鈐轄卒君平有吏材尤明於水利自議塞河朝廷每訪以利害河平君平且死論者惜之錄三子官子肇皇祐中以尙書虞部員外郎爲河陰發運判官管句汴口嗣父職（宋史）

孟元字善長洺州人性謹愿喜讀書少隸禁軍以挽強遷補殿侍累遷散都頭班指揮使擢知京使并代州兵馬都監改鈐轄徙高陽關路又徙正定路王則據貝州反元赴城下攻戰被數十創又中機石墜濠中旣出戰愈力更募死士由永濟渠穴地以進賊平改右騏驥使徙大名府路鈐轄河朔饑權知滄州民鬻鹽爲生歲荒鹽多不售民無以自給元度軍食有餘悉用易鹽由是民不轉徙御史中丞郭勸言其貝州功而賞未當乃擢普州刺史遷宮苑使尋管句麟府軍馬事護築永寧堡敵不敢動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團練使高陽關馬步軍總管遷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又遷步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并代路副都總管判北京貝昌朔忝爲大名府路副都總管徙定州路遷馬軍都虞候徙鄜延路行至鄭州卒贈遂州觀察使（宋史）子在累官閤門祗候榮州刺史在之女爲哲宗皇后（廣平府志）以后故贈元太尉（宋史哲宗昭慈聖獻孟皇后傳）

王廣淵字才叔成安人慶歷中上曾祖明家集詔官其後廣淵推與弟廣廉而以進士爲大理法直官編排中書文字義定祖宗御書十卷仁宗嘉之以知舒州留不行英宗居藩邸廣淵獻所爲文及卽位除直集賢院諫官司馬光言漢衞綰不從太子令故景帝善待之後周張美私以公錢給世宗故世宗薄之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託於陛下豈忠臣哉今當治其罪而更賞之何以厲人臣之節帝不聽用爲羣牧三司戶部判官從容請曰朕於洪範得高明沈潛之義剛內以自強柔外以應物人君之體無出於是願爲朕書之於欽明殿屛以備覽省非特開元無逸圖也加直龍圖閣帝有疾中外憂疑不能寢食帝自爲詔諭之曰朕疾少閒矣廣淵宜言於衆神宗立言者劾其漏洩禁中語出知齊州改京東轉運使得於內省傳達章奏曾公亮王安石持不可乃止廣淵以方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併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靑苗錢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至京師御史中丞呂公著據其

菁惡還故官程顥李常又論其抑配拵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逐王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故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故顥與常言不行徙使河東擢寶文閣待制知慶州宣撫使與師入夏境檄慶會兵方授甲卒長吳逵以眾亂廣淵亟召五營兵禦之逵率二千人斬關出廣淵遣部將姚兒材廣追擊降其眾柔遠三都戍卒欲應賊不果廣淵陽勞之使還戍潛兵閉道要襲盡戮之猶以盜發所部削兩秩二年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廣淵小有才而善附會所辟置類非其人帝謂執政曰廣淵奏辟將佐非貴遊子弟即胥吏猥至於僕官書吏亦預選豈不誤朝廷事已下詔切責俾等宜貽書申戒之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元豐初以其被遇先帝之故弟臨自皇城使擢為兵部郎中直昭文館子得君賜進士出身（宋史）臨字大觀第進士治平中詔求武略用薦知順安軍上葥禦數十策契丹刺兩輸人為義軍來歸者數萬或請遣還臨曰彼歸而我棄之必為亂不如因而撫之詔從其請歸者益多契丹大悔尋詔對累遷寶文閣待制知廣州府卒（雍正志）

蘇寀字公佐磁州滏陽人舉進士（宋詩紀事）仁宗時為兗州觀察判官民有母改嫁而死既葬乃盜其柩以祔於法當死寀曰此豈可與發冢取財者同罪邪力請得末減（山東通志）遷審刑院詳議御史臺推直官出知單州提點梓益路刑獄利路轉運使文州歲市羌馬羌亦轉貿蜀貨駔猾因緣肆侵漁寀議折博務平貨直宿弊頓除入判大理寺歷湖北淮南成都路轉運使擢侍御史知雜事假判刑部使契丹還及半途聞英宗崩而契丹送者仍用樂侑食寀譴之曰兩朝兄弟國也吾遭君喪豈可若此乃徹樂遷度支副使累遷給事中知河南府善折獄入知審刑院卒寀長於刑名故屢為法官數以讞議受嘉獎焉（宋史）

孟忠厚字仁仲（案忠厚為元之曾孫雍正志作元之孫誤）隆祐太后兄追封咸寧郡王彥弼子也后退居瑤華宮哲宗恩眷不衰故忠厚得以仕進宣和中官至將作少監靖康元年知海州召權衛尉卿金人圍都城后宮火出居忠厚家由是免北遷金兵退張邦昌迎后聽政后遣忠厚持書遺康王王即位授徽猷閣待制提舉一行事務尋兼幹辦奉迎太廟神主事帝幸揚州除顯謨閣直學士臺諫交章論列帝以太后故難之太后聞命易武秩遂授常德軍承宣使幹辦皇城司未幾奉太后幸杭州苗傅亂平用趙鼎奏擢寧遠軍節度使尋奉太后幸南昌歸王越以母憂解職頃之后崩以祔廟恩起鎮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及太后大祥封信安郡王充禮儀使奉神御幸溫州紹興九年判鎮江府改明州兼安撫使復改婺州尋以太后攢會稽乃命判紹興府兼修奉攢事加少保三梓宮歸充迎護使及營佑陵秦檜當為總護使俾往乃除忠厚樞密使以代其行檜與忠厚僚壻也然心實忌之山陵事畢忠厚欲歸樞密府檜諷言官論之遂判福州時州患海寇帝恐忠厚非帥才改判建康尋復判紹興會郊赦加恩忠厚上表謝中丞詹大方希檜意論忠厚表辭輕侮詤為醴泉觀使柃死召還行在授保寧軍節度使判平江府復改判紹興過闕入

見詔充萬壽觀使提舉祕書省二十七年卒贈太保忠厚奉昭聖太后訓每避遠權勢未嘗以私干請太后之垂簾也忠厚乞裁節本家恩澤有貪縱者令三省執奏御史䟽劾及檜嘗因其親每援以進忠厚獨與之忤帝以太后故始終眷之旣奉內祠金使至特命押班且令月過局如宰執例及卒三子皆除直祕閣親屬六人各進一官（宋史）忠厚從父彥卿頗知兵爲潭州通判建炎三年潭卒叛而東行帥臣向子諲命卒兵追之遂招撫以歸未幾潰兵杜彥自袁州入瀏陽迷犯善化長沙二縣彥卿率民兵拒之手殺數人賊敗退屯瀏陽而所部忽自潰賊遂乘之彥卿被支解且持其首以號於衆曰此善戰孟通判也事聞贈直龍圖閣官其家三人朱熹帥湖南爲立廟（宏簡錄）

李若水字清卿曲周人原名若冰上舍登第調元城尉平陽府司錄（宋史）徽宗時爲濟南教授試學官第一（山東通志）除太學博士蔡京復相子絛用事李邦彥欲謝病去若水言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胡不取決上前使去就之義暴於天下顧託疾而退邪所言凡十數端皆深中時病邦彥不悅靖康元年爲太學博士開府儀同三司高俅死故事天子當挂服舉哀若水言俅以幸臣躐躋顯位敗壞軍政其罪當與童貫等得全首領以沒尙當追削官秩示與衆棄而有司循常習故欲加縟禮非所以靖公議也章再上乃止欽宗將遣使至金議以賦贖三鎮召舉可使者若水在選中召對賜今名遷著作佐郎爲使見粘罕於雲中纔歸兵已南下復假徽猷閣學士副馮澥以往甫次中牟守河兵相驚以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卒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止有死耳敢言退者斬衆乃定旣行疊具奏言和議必不可諾宜申飭守備至懷州遇館伴蕭慶挾與俱還及都門拘之於沖虛觀獨令慶澥入旣所議多不從粘罕急攻城若水入見帝道其語帝命何㮚行㮚還言二人欲與上皇相見帝曰朕當往明日幸金營再宿乃還擢禮部尙書固辭改吏部侍郎三年金人再要帝出郊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爲無他慮扈從以行金人計中變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衆皆散留鐵騎數十守視粘罕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不食或勸之曰事無可爲者公昨雖言國相無怒心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以其父母年高爲言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汝歸勿遽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後旬日粘罕召計事且問不肯立異姓狀若水曰上皇爲生靈計罪己內禪主上仁孝慈儉未有過行豈宜輕議廢立粘罕責宋以失信若水曰若以失信爲過公其尤也歷數其五事且曰汝爲封豕長蛇眞一劇賊滅亡無日矣粘罕令擁之去反顧罵益甚至郊壇下謂其僕謝寧曰我爲國死職耳奈倂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者撾破其脣噀血罵愈力以刃裂頸斷舌而死年三十五寧得歸具言其狀高宗卽位下詔曰若水忠義之節無與比倫朕爲之涕泣特贈觀文殿學士諡曰忠愍其後有自北方逃歸者云金人相與言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臨死無怖色爲歌詩卒曰矯首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

聞者悲之（宋史）

李升永年人大觀時進士（康熙志）爲吏以廉名靖康中金人破汴以刃迫其父升前捍之與父俱死（宋史李椿傳）其長子亦被害幼子椿年十五菓殯佛寺深藏而詳識之奉繼母南走（宋史李椿傳）家衡州遂爲衡人（宋史李椿傳）以廕補迪功郎累進敷文閣直學士致仕卒朱熹嘗銘其墓稱其不假著龜不阿主好不詭時譽云（雍正志）

大名府

宋白字太素大名人年十三善屬文建隆二年擢進士甲科乾德初獻文百軸試拔萃高等授著作佐郎賜襲衣犀帶蜀平授玉津縣令開寶中閻丕王洞交薦白以親老乞外歷知蒲城衛南二縣太宗潛藩時白嘗獻文有襲衣之賜及即位擢左拾遺權知兗州歲餘召還泰山有唐元宗刻銘白摹本以獻詔修太宗實錄俄直史館判吏部南曹從征太原判行在御史臺劉繼元降奏平晉頌太宗夜召至行宮褒慰且曰俟還京師當以璽書授職白謝尋拜中書舍人賜金紫太平興國五年與程羽同知貢舉俄充史館修撰判館事八年復典貢部改集賢殿直學士判院事未幾召入翰林爲學士雍熙中召白與李昉集諸文士纂文苑英華一千卷端拱初加禮部侍郎又知貢舉白凡三掌貢士頗致譏議然如蘇易簡王禹偁胡宿李宗諤輩皆所得士也是時命復舊制專委有司白所取二十八人罷退既衆羣議喧然太宗遽召已黜者臨軒覆試遂放馬國祥葉齊等八百餘人焉白嘗過何承矩家飲宴有進士趙慶者素無行檢遊承矩之門因潛出拜白求薦及掌貢部慶遂獲薦人多指以爲詞寇準復言白家用黃金器蓋舉人所賂其實白嘗奉詔撰錢惟濬碑得塗金器耳所善同年生張去華復坐尼安道事貶遂出爲保大軍節度行軍司馬踰年抗疏自陳有求日苦少去日苦多之語太宗憫之召還爲衛尉卿俄復拜爲禮部侍郎修國史至道初爲翰林學士承旨二年遷戶部侍郎俄兼秘書監眞宗即位改吏部侍郎判昭文館命知開封府而白惓於聽斷求罷任咸平四年擢王欽若馮拯陳堯叟入掌機要以白舊臣拜禮部尚書白學問宏博文詞敏贍然放蕩少法度且在內署久頗厭番直草詞疎略多不愜旨景德二年與梁周翰俱罷拜刑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院事三館學士止五日內殿起居會錢易上言悉令赴外朝白羸老步梗就班足跌未幾抗表引年上以舊臣未允再上表辭乃以兵部尚書致仕上東封白肩輿辭於北苑召對久之進吏部尚書賜帛五十疋大中祥符三年丁內艱五年正月卒年七十七贈左僕射（宋史）初謚文憲以乏操守改文安有集百卷子憲臣國子博士得臣進士及第至太常丞良臣太子中舍忠臣殿中丞從子唐臣試正字孫懿孫將作監簿孝孫試校書郎白雅善談謔不拘小節然贍族撫孤世稱其雍睦聚書數萬卷兼及古圖畫嘗類故事千餘門號建章集凡唐賢編集遺落者白多纘綴之喜獎挍後進有文藝者胡旦田錫皆出其門下獨惡陳彭年爲人黜落之彭年後居近侍爲貢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爲白設也（去舊錄）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父承翰乾德初監察御史開幼穎異有

勝勇周顯德末年十二侍父任南樂有盜入室衆恐不敢動開亟取劍逐之（宏簡錄）盜踰垣出開揮刃斷賊二足指旣就學喜討論經義慕韓愈柳宗元爲文因名肩愈字紹元（宋史）旣而以爲能開聖道之塗易今名著書自號東郊野夫又號補亡先生作二傳以見意負氣自任不顧小節所交皆一時豪俊高錫梁周翰范杲皆好古學齊名友善有高梁柳范之稱王祐知大名與楊昭儉盧多遜並延獎之（宏簡錄）開寶六年舉進士補宋州司寇參軍以治獄稱職遷本州錄事參軍太平興國中擢右贊善大夫會征太原督楚泗八州運糧遷知常州（宋史）招撫羣盜給以俸金且解衣與盜魁置左右或言不可開曰民失所則爲盜推以赤心夫豈不懷未半歲境內大治（江南通志）遷殿中丞徙潤州拜監察御史召還知貝州轉殿中侍御史雍熙二年坐與監軍忿爭貶上蔡令（宋史）復部餉至涿州契丹與宋信相持不解僞遣使求降開謂信曰兵法云無約而請和謀也急攻之必勝信遲疑不決後偵知果以矢盡俟取於幽州也（宏簡錄）師還詣闕上書願從邊軍效死復授殿中侍御史雍熙中使河北因抗疏曰臣受非常恩未有以報年裁四十膂力方壯今契丹未滅願陛下賜臣步騎數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爲陛下復幽薊雖身沒戰場臣之願也上以五代戰爭以來自節鎭至刺史皆用武臣多不曉政事人受其弊欲兼用文士乃以開爲崇儀使知寧邊軍徙全州全西延洞有粟氏聚族五百餘人常抄劫民口糧畜開爲作衣帶巾帽選牙吏勇辯者得三輩使入諭之曰爾能歸我即有厚賞給田屋不然發兵深入滅爾類矣粟氏懼留二吏爲質率其酋四人與一吏偕來開厚犒遣還如期攜老幼悉至開即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入朝授本州上佐賜開錢三十萬淳化初移知桂州初開在全州有卒訟開開杖而黥之送闕下有司言卒罪不及徒下開御史獄削二官黜爲復州團練副使移滁州復舊官知環州（宋史）三年轉邠州移青轉運使蘇民益送又歷知曹邢二州眞宗即位加如京使改知代州疏言西鄙今雖歸順恐有翻覆須得人制禦若以契丹比議爲患更深蓋契丹則君臣素定蕃漢久分縱萌南顧之心亦須自有思慮西鄙積恨未泯貪心不悛其下猖狂競謀凶惡侵漁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預爲之備選良將守其要害假厚賜足其貪婪撫慰以來其情寬假以息其忿命人西入甘涼厚結其心爲我聲援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今甲兵不及國初謀臣猛將又屬凋殘是以比年屢遭侵擾養育則月費甚廣征戰則軍捷未聞誠願訓練禁戢使行伍必求於勇敢指顧無縱於後先又乞於聽斷之暇親臨殿庭更召貔虎使其擊刺馳驟以彰神武又言朝廷設官各有攸司今京朝別置審官殿直別立三班刑部則別立審刑宜徵全同散地銀臺處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班復委中書宣徽銀臺復歸樞密審刑復歸刑部至京府大都萬方軌則望仍舊貫選委親賢令皇族宗子悉多成長但令優遊無以試才宜委之外藩擇文武忠直之士爲之賓寮（宏簡錄）今天下州縣官吏不均或冗濫至多或歲年久闕欲望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三千戶以上選京官知會去主簿令縣尉兼其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

竝酌量省減庶免虛費於利誠仍均資於職官又言人情貪競時態輕浮雖骨肉至親庶戚多幾同僚之內多有不和仁義之風蕩然不復欲望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厚化原永敦政本（宋史）言多切於時務至州葺城壘繕兵器將多沮議不協開歎曰吾觀昴宿有光雲多從北來犯寇將至矣諸將然我寇至必危即求換郡徙忻州刺史及契丹犯邊上書請車駕親兵河朔四年徙滄州遘病卒年五十四錄其子涉爲三班奉職開性倜儻尚義有士人貧不克葬者所有賻之書射營弈有集十五卷家戒千餘言刻石以訓諸子兄肩吾亦至御史（宏簡錄）肩吾三子湜灝沆竝進士灝祕書丞（宋史　案宏簡錄湜爲肩從孫字子春累官吏部侍郎卒性畏愼寡言笑家無長物時稱其廉）

閻守恭并州榆次人父榮倜儻有志略劉繼元欲用之以母老辭守恭生而體貌奇偉榮曰是必能事太平天子吾無恨矣後十七年劉氏平徙太原民於大名因家焉往來貝販於并汾間過西山間郭進爲都巡檢使太宗寵之乃慨然曰達不過主一行伍耳吾豈不及進邪遂應募隸拱聖軍擢殿前押班咸平中從幸河北以功爲捧日副指揮使數遷至左第二軍指揮使乾州刺史尋落軍職以德州刺史爲永興軍兵馬鈐轄徙并代路守恭性沈勇御軍嚴雖家居如對賓客常從士大夫訪郭進事而則傚之所得俸祿悉散與人在并州因春社會賓客曰守恭太原一貧民耳徒步位刺史老復官鄉里踰分多矣今日與鄉黨訣後十日卒（宋史）

臧丙字夢壽大名人太平興國初舉進士除大理評事通判大寧監官課民煮井爲鹽先是官給錢市薪吏多侵牟致歲課不充坐械繫者常數十百人丙至召井戶面付以錢市薪乃山積歲鹽亦有羨數太宗平晉陽以丙爲右贊善大夫知遂州丙素剛果有吏幹會同年生馬汝士以祕書丞知石州與監軍不協一夕剚刀於腹而死丙上書言汝士死非自殺乞按治上遣使鞫之且召丙詰狀丙曰汝士居牧守之任不聞有私罪而言自殺若使邪枉今後書生不能治邊郡矣上嘉其直改著作郎俄遷右拾遺直史館加工部員外郎充河東轉運使俄兼本路營田使代歸授戶部郎中同知審官院朝廷方以九等亞列爲重改司農少卿淳化二年拜右諫議大夫出知江陵府歲餘疾上聞之遣中使及尙醫馳往視之踰月卒年五十三上軫悼以其子待用爲四門助教後歷金部郎中東染院使終賀州刺史次子列進士及第至太常丞（宋史）

柴禹錫字元圭大名人少時有客見之曰子貴不凡若輔以經術必致將相禹錫由是留心問學時太宗居晉邸以善應對獲給事焉太平興國初授供奉官三年改翰林副使遷如京使仍掌翰林司每夜直上以藩府舊僚多召訪外事遷宜徽北院使賜第賓積坊告秦王廷美陰謀擢樞密副使踰年轉南院使雍熙中議廣宮城禹錫有別業在表識中請以易官邸上因是薄之又與宰相宋琪善會廣州徐休復密奏轉運王延範不軌狀且言依附大臣無敢動搖者上因訪琪及禹錫曰延範何如人延範與琪妻爲疎屬甚言其忠勤禹錫亦傍贊之上意其交通滋不悅禹錫又爲琪請盧多遜故第上益惡其朋比坐琪以詼諧罷相不欲顯言之止下詔切責

禹錫以驍衞大將軍出知滄州勤於政治民詣濵州列狀以聞改涪州觀察使徙眞鎮二州駐泊部署俄知潞州州民乞留三載詔奬之徙知永興軍府再召爲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王道初授鎮寧軍節度知涇州入謝上謂曰由宣徽罷者不過防禦使耳今委卿旄節兼之重鎮可謂優異矣禹錫流涕哽咽咸平中移知貝州契丹兵奄至禹錫嚴備禦寇尋引去明年徙陝州景德初子宗慶選尚公主召禹錫歸闕令公主就第謁見行舅姑禮固辭不許頃之還鎮卒年六十二贈太尉子宗亮太子中允宗慶字天祐實宗亮子以尚太宗女魯國長公主升其行爲禹錫子拜左衞將軍駙馬都尉領恩州刺史禹錫卒眞拜康州防禦使改復州舊制諸公主宅皆雜買務市物宗慶遣家僮自外州市炭所過免算至則盡鬻之復市於務中自是詔雜買務罷公主宅所市物從祀汾陰爲行宮四面都巡檢遷泉州管內觀察使又自言陝西市林木至京師求蠲所過稅眞宗曰向諭汝毋私販以奪民利今復爾邪既而河東提點刑獄劾宗慶私使人市馬不輸稅貸不問授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拜彰德軍節度使仁宗即位徙靜難軍又徙永清彰德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武成軍出知澶州未行改陝州潞州後判鄭州以縱部曲擾民召還奉朝請歲减公用錢四百萬久之出判滑州用御史中丞賈昌朝言留不遣盡停本使公使錢卒贈中書令謚曰榮密宗慶性貪鄙歷官多過失優人每以爲戲而宗慶竟莫能改也無子及終廟以貲產送官仁宗以其女尚劾不許（宋史）以其兄子嗣之（宋史太宗七女傳）

王延德大名人少給事晉邸太平興國初補殿前承旨再遷供奉官六年會高昌國遣使朝貢太宗以遠人輸誠遣延德與殿前承旨白勳使焉自夏州渡河經沙磧歷伊州望北庭萬五千里雍熙二年使還撰西州程記以獻授崇儀副使掌御廚明年拜正使出知慶州淳化二年代還監折博倉延德與張齊賢善因國子博士朱貽業達言齊賢求免掌庾希進用齊賢爲言之上怒曰延德願掌倉以自效未踰月又禱宰相求免何也因召延德詰責自言未嘗遣貽業詣相府有所求請上疑齊賢不實召貽業至貽業又諱之齊賢恥自辨因頓首稱罪上怒即以延德領蔚州刺史以寵之五年提點三司衙司磨勘憑由司未幾拜左屯衞大將軍樞密都承旨俄授度支使眞宗即位轉左千牛衞上將軍充使如故延德首使西域冒寒不汗得風痺疾艱於步履咸平初出爲舒州團練使知鄆州徙青州坐市物有贓利降授左武衞將軍久病落籍遣家人代詣登聞鼓院求休致上以其久事先帝復授左千牛衞上將軍致仕景德三年卒年六十八延德以事附得官傾險好進時人惡之兄延之乾德六年進士至屯田郎中致仕（宋史）

晁迥字明遠世爲澶州清豐人父佺徙家彭門（宋史）迥舉太平興國間進士爲大理評事數遷至太常丞眞宗在東宮諭德楊礪稱其學行及即位宰相呂端參知政事李沆又薦之（清豐縣志）擢右正言直史館獻咸平新書五十篇又獻理樞一篇召試除右司諫知制誥判尚書刑部帝北征雍王元份留守京師加右諫議大夫爲判官進翰林學士未幾知審官院爲明

德章穆二圖陵禮儀使同修國史知大中祥符元年貢舉封泰山祀汾陰司太常詳定儀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使契丹還奏北庭記加史館修撰知通進銀臺司獻玉清昭應宮頌其子宗慤繼上景靈宮慶成歌帝曰迥父子同獻歌頌搢紳間美事也史成擢刑部侍郎進承旨時朝廷方修禮文之事詔令多出迥手嘗夜召對帝令內侍持燭送歸院方盛暑爲御宿直令三五日一至院迥辭以非故事乃聽俟秋涼直（宋史）天禧三年以開封舉人屢與詞訟召迥等議定條制迥上言諸州舉人多以身有服制本貫艱於取解遂奔寄京師寓籍充賦人數既衆混而爲一有司但考其才藝解送而本府士著登名者甚少交構喧競實由於此請自今舉人有期周卑幼以下服者聽取文解寄應舉人實無戶籍者許召官保任於本府戶籍外別定分數薦送詔從之（文獻通考）遷兵部侍郎請分司西京特拜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賜一子官河南以就養仁宗即位遷禮部尚書居臺六年累請老以太子少保致仕給全俸歲時賜賚如學士天聖中迥年八十一召宴太清樓免舞蹈子宗慤爲知制誥侍從同預宴迥坐御史中丞之南與宰相同賜御飛白大字既罷寵賚甚厚進太子少傅後復召對延和殿帝訪以洪範雨暘之應對曰比年災變薦臻此天警陛下願陛下修飭王事以當天心庶幾轉亂而爲祥也既而獻斧扆箴大順審刑無盡燈頌凡五篇年八十四卒罷朝一日贈太子太保諡文元迥善吐納養生之術通釋老書性樂易而剛正雖貴勢無所屈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物眞宗以好學長者稱之楊億謂迥所作書命無過褒得代言體迥數資正釋史疑義標括字類或以術命語迥迥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所著有翰林集三十卷道院集十五卷法藏碎金錄十卷耆智餘書隨因紀述昭德新編各三卷子宗慤字世良以廕爲祕書省校書郎屢獻歌頌召試賜進士及第又除館閣校勘三遷大理寺丞集賢校理兼注釋御集檢閱官迥領西臺宗慤求便養通判許州仁宗即位遷殿中丞同修起居注天聖中百官轉對宗慤請減上供絕閑田擇獄官令監司舉縣令累遷尚書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宋綬嘗謂自唐以來惟楊於陵身見其子嗣復繼掌書命今始有晁氏焉父憂奪喪管句會靈觀入翰林爲學士母亡又起復兼龍圖閣學士權發遣開封府事辨雪疑獄有能名元昊反關中久宿師以宗慤安撫陝西與夏竦議攻守策未還道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會朝廷以金飾胡牀及金抹器賜唃廝囉宗慤曰仲叔于奚辭邑請繁纓孔子曰不如多與之邑繁纓諸侯之馬飾猶不可與陪臣況以乘輿之器賜外臣乎必欲優其禮不若加賜金帛後從帝郊祀感疾數求罷除資政殿學士給事中數日卒贈工部尚書諡文莊宗慤事父母孝篤於故舊凡任子恩皆先其族人在翰林一夕草將相五制褒揚訓戒人得所宜嘗密詔訪邊策陳七事頗施用之（宋史）

潘閬大名人自號逍遙子（晁公武謂其字逍遙）太宗時召對賜進士第後坐事亡命眞宗時捕得之釋其罪以爲滁州參軍（四庫全書總）（逍遙集提要）後卒於泗上（宋詩紀事）著有逍遙詩三卷（文獻通考）

潘惟吉大名人鄭武惠王美從子累資爲天雄軍駐泊都監雖連戚里能以禮法自飭歛愿中外人咸稱其勤敏云（宋史）美從孫夙字伯恭天聖中上書論時政授仁壽主簿久之知昭州三遷至湖南轉運使討平邵州叛蠻移知滑州改湖北轉運使知桂州坐湖北時匿名書詞監隨州酒稅起知光化軍易端州刺史數遷至光祿卿知荆南鄂州卒年七十（大名縣志）

譚延美大名人雍熙三年與重進出飛狐北日彼恃衆易我宜出其不意先攻之卽揮軍直進遂獲大鵬翼端拱二年授邕州觀察使判亳州兼知代州蓋是時任邊郡者皆領內地一州處其家屬也徙知潞州咸平中卒贈建武軍節度（山西通志）

劉筠字子儀大名人咸平元年進士（宋詩紀事）爲館陶縣尉代還授大理評事楊億奉詔校太清樓書試選人擢筠第一轉祕閣校理眞宗北巡命爲大名觀察判官時邊郡罷兵國家閒暇帝垂意藝籍集諸儒考論文章爲一代之典筠預修圖經及册府元龜屢得嘉獎帝嘗御延和殿召筠與陳從易賦詩稱善祀汾陰又命筠與錢惟演宋綬陳越纂所過地志風物丟名曰土訓以奏時方興禮文之事筠數上賦頌册府書成進左正言直史館修起居注屬病予告召積其俸遷左司諫知制誥加史館修撰出知鄧州改陳州還糾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郎同知貢舉進翰林學士嘗草丁謂與李迪罷相制既而謂復留令別草筠不奉詔乃更召晏殊筠出遇之殊側面而過不敢揖蓋內有所愧也（宏簡錄）帝久疾謂浸擅權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請補外以右諫議大夫知廬州仁宗卽位遷給事中復召爲翰林學士踰月拜御史中丞先是三院御史言事皆先白中丞筠榜臺中曰御史自言事毋先白（宋史）天聖二年進禮部侍郎知貢舉俄以樞密直學士知潁州召還進學士承旨復知貢舉兼龍圖閣直學士同修國史判尚書都省祀南郊爲禮儀使請宿齋太廟日罷朝饗玉清昭應宮災禮成備鑾駕恭謝從之筠素愛廬江遂築室城中構閣藏前後所賜書帝飛白題曰眞宗聖文祕奉之閣再知廬州營家墓自爲銘刻之尋卒（宏簡錄）筠文詞善對偶尤工爲詩初爲楊億所識拔後與齊名時號楊劉凡三入禁林三典貢部以策論升降天下士自筠始性不苟合論事明達而治尙簡嚴晩歲爲陽翟富人奏求恩澤淸議少之著册府應言榮遇禁林肥川中司汝陰三入玉堂七集一子蚤卒田廬沒官包拯少時頗爲筠所知及拯顯奏其口子爲後以田廬還之（宋史）

李淸臣字邦直魏人七歲知讀書日數千言客有從京師來者與其兄談佛寺火淸臣從旁應曰此所謂災也或者其蠹民已甚天固儆之邪因作浮圖災解兄驚曰是必大吾門韓琦知中山淸臣往謁其姪大祝吏以方嚴辭淸臣乃爲詩曰公子乘閑臥絳厨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時吐哺無琦見之曰吾知此人久矣（宋詩紀事）遂以兄子妻之（宋史）登皇祐五年進士（陝西通志）調邢州司戶參軍轉和川令屢爲應得京官適舉主薛向有公事未竟礙銓格判銓張掞擿使自陳淸臣曰人以家保己而捨之義矣願待之掞離席曰君能如是未可量也應材識兼茂科歐陽修得其文以比蘇軾（宏簡錄）治平二年試祕閣考官韓維曰荀卿氏筆力也試文卒

中書修迎語曰不置李清臣於第一則謗矣啟觀如言時大雨霖災異數見論者歸咎濮議及廷對或謂曰宜以五行傳簡宗廟水不潤下爲證必擢上第清臣曰此漢儒附會之說也吾不之信民間豈無疾痛可上者乎即條對言天地之大譬如人一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爲之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而已策入等以祕書郎簽書平江軍判官名聲藉甚英宗知之語王廣淵曰韓琦固忠臣但避嫌太審如李清臣者公議皆謂可用顧以親抑之可乎既而召舉館閣歐陽修薦之得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使（宋史）從韓絳使陝西慶卒亂家屬應誅清臣請配隸爲奴婢坐貶海州通判久之還故官出提點京東刑獄設耳目方略捕齊魯盜賊爲韓琦作行狀神宗讀之曰良史才也召爲兩朝國史編修官撰河渠律歷選舉諸志文直事詳人謂不減史漢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翰林學士拜吏部尚書元豐六年拜尚書右丞元祐初轉左丞時方變熙豐法度清臣固爭不可罷爲資政殿學士歷知河南永興軍（宏簡錄）兼永興軍路安撫使治尚平易而民不敢犯雍人爲之立祠（山西通志）召爲吏部尚書以給事中姚勔言改知正定府班行有王宗正者嘗故帥使其妻詣使者告前後饋餉過制囚繫數百人清臣至立奏解其獄而寘宗正帝親政拜中書侍郎勔復駁之不聽紹聖元年廷試進士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紛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有□□□□皆紹元祐之政策士悟其指於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范純仁去位清臣獨顓中書亟復青苗免役法除諸路提舉官（宋史）以覬相位恐蘇轍軋己乃擿轍嘗以漢武比先帝激上怒轍罷時召章惇未至清臣心益覬之及惇相復興爲異惇欲籍文彥博呂公著以下三十人悉寘嶺表清臣言諸臣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令揭榜朝堂置餘人不問鄜延路金明砦主將張興戰沒惇怒議盡戮官軍吏士四千餘人清臣言果爾則與時亡將必舉軍降敵矣（宏簡錄）於是但誅牙兵十六人上幸楚王第有狂婦人遮道呼告清臣謀反御史捕治本眞州娼而爲清臣姑子田氏外婦者乃以大學士知河南尋落職知正定府初蔡確子渭上書訴父冤逮奇譜以陷劉摯清臣心知其誣弗之省坐奪學士徽宗立入爲門下侍郎僕射韓忠彥與之有違惟其言是聽出范純禮張舜民不使呂希純劉安世入朝皆其謀也尋爲曾布所陷出知大名府而卒年七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清臣蚤以詞藻受知神宗建大理寺築都城皆命作記簡重宏放文體各成一家嘗爲舒亶所劾及在尚書亶以贓抵罪獨申救之曰亶信亡狀然謂之贓則不可再爲姚勔所駁嘗紹聖議貶或激使甘心清臣爲之言曰勔以議事所見或不同豈應以臣故而加重帝悟薄勔罪起身窮約以儉自持至富貴不改然志在利祿不公於謀國一意徼取宰相故操持悖謬竟不如願以死後朝議以復孟后罪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再貶雷州司戶參軍（宋史）

王乙字次公其先太原人徙元城曾祖安當周世宗時為閤門通事舍人祖延溫開寶中泰甯軍節度副使父泰謹右班殿直贈左衛大將軍乙嘗舉進士不中因獻其所□□□□而上書言先臣某逮事先皇帝有一日之幸臣實其子天子下有司問信以為三班借職累遷至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淮南東路都巡檢使皇祐二年年七十三以右領軍衛將軍致仕卒於海州乙強記博聞好讀書老而彌篤苟義所在雖窮人賤士樂與之為膠漆若欲以不直加我雖嚴貴人不肯謟數上書言事皆中世病嘗言楚州可去堰為閘歲省卒二十二萬七千人錢一百三十萬米六萬八千石又言河陰可以茶鹽募入穀而漕之河北為十說以排三司使之難三司使不能絀其一當時蒙其利焉長子越石泰州觀察判官次子仁傑舉進士（臨川集）

陳玟字伯玉澶州臨河人進士及第歷溧陽襄城縣主簿數遷至太常博士轉運使虞士倫曹利用壻也怙勢骫法民屢訟之詔玟往治事得直御史知雜韓億奏為監察御史丁父喪以哀毀聞起殿中侍御史天聖五年祀南郊僉言丁謂將復還玟疏言丁謂因緣險佞竊據大權作威福於公朝盈賄賂於私室引巫師妖術厭魅宮闈易神寢龍岡冀消王氣罪莫大焉昔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曾事王藩未能牽復請與同罰永不原赦帝然之累遷至尚書工部郎中卒（宋史）

郭申錫字延之魏人唐宰相元振之後登進士為晉陵尉民訴弟為人所殺申錫察其色懼而不哀曰吾得賊矣執而訊之果然知博州州戍兵欲劫眾為亂申錫戮一人斷二人乃定奏至仁宗曰小官臨事如此豈易得召為御史臺推直官數上疏論事大臣不便輒獄廣州京東盜執濮州通判井淵遷申錫知州事未閱月悉擒兇黨斬以徇召為侍御史兼知雜事張貴妃追冊起園陵張堯佐為使相陳執中嬖妾殺婢余靖引胡恢有醜行高若訥引范祥啟邊釁申錫皆奏劾之諜稱契丹遣泛使至命體量安撫河北還為鹽鐵副使相視決河坐訟李參失實黜知濠州旋加直史館知江寧府再副鹽鐵進天章閣待制知鄧州河中种諤取綏州申錫曰邊患將自此始及諒祚死請捐前故歸其子秉常且言曰二虜賴歲幣甚厚論盟豈其所利必有以致之但得重將守邊不要功生事則善矣著邊鄙守禦策以給事中致仕卒年七十七（宋史）

劉越字子長大名人少孤貧有學行與范仲淹滕宗諒同舉進士歷知襄城固始二縣有能名後官祕書丞會禁中火詔劾火所從起越與宗諒上疏諫乃罷詔獄尋復偕宗諒疏請章獻太后還政太后崩擢嘗言還政者越已卒贈右司諫又官其一子賜錢十萬（宋史）

鄧中和字祖德長垣人舉三禮景祐慶歷間喪親廬墓終喪而往來定省如事生者二十年負土累墳高三丈（宋史）

張田字公載澶淵人登進士知應天司錄事歐陽修薦其才通判廣信軍夏竦楊懷敏議增七郡塘水田疏言此不足禦敵徒壞民田浸冢墓以厲民耳調監鄆州稅（宏簡錄）久之通判冀州（宋史）發內侍張宗禮縱恣罪詔配西陵灑掃尋攝度支判

官裕享太廟請自執政以下差減賚費唐介劾其虧損上恩出知蘄州俄提點湖南刑獄（宏簡錄）介又與司馬光劾之改知湖州從廬州有善政（宋史）作清賢堂繪漢唐以來廉能刺史晨夕拜之（安徽通志）移桂州朝貢蠻使入境故時皆與守抗禮田則令引拜於庭而犒賂加腆土豪劉紀盧豹素爲邊患訖田去不敢肆禁兵遣戍每以瘴生疾田奏罷之爲調洞丁訓以兵法時稱其便（宏簡錄）或言交趾出兵九萬謀襲侍唐道諸將請益兵田曰交趾兵不滿三萬是必其國有故懼我乘之乃爲是舉耳既而諜歸果如所言宜州人魏利安負罪亡命西南龍蕃乃屢從其使入貢至是復從龍以烈來田因其入謁詰責之梟其首欲并斬以烈以烈叩頭流血請命田曰汝罪當死然事幸在新天子即位赦前汝自從朝廷乞恩因密驛書以請（宋史）熙甯初加直龍圖閣知廣州兼市舶使（宏簡錄）州舊無外郭田始築東城環七里賦功五十萬兩旬而成初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偵知其詐乃戒邏者曰今夕有白衣人出入林間即捕之如言而獲城既就卒年五十四田爲人伉直自喜好嫚罵人多怨之然皆服其廉其女弟夫王頎馬軍帥也欲售珠犀於廣田以不當自污卻之蘇軾嘗讀其書謂可侔古廉吏（宋史）

王獵字得之長垣人舉應進士不第乃治生積錢既而歎曰此敗吾志悉以班諸親族慶歷用兵詔求遺逸以范仲淹薦爲藍田主簿掌學事諸生有犯法者獵自責而屏出之府帥捕生下獄獵前曰此少年不率教耳治之不足益風化恐適貽士類辱帥悟喜曰吾慮不及此即釋生而待獵加敬徙林慮令縣依山俗以蒐田爲生不知學獵至爲立孔子廟擇秀民誨之境有漢杜喬墓往奠爲建祠其旁居官無絲髮擾吏民愛信共目爲清官（宏簡錄）入爲吳王潭王宮教授睦親廣親宅講書諸王侍講凡在京藩十二年宗室無高卑少長各得其歡如一日英宗在邸時尊禮之入爲皇子說書及即位拜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宋史）方議濮王稱以問獵獵言不可帝曰王待侍讀厚亦從衆說耶對曰臣荷厚恩不敢以非禮名號加於王乃所以報也以疾乞休不許及愈入見帝益喜神宗立進龍圖閣直學士知襄州未行改滑州自工部郎中升本曹侍郎致仕給全俸後八年卒年八十詔賻絹千匹官其二孫賜家人冠帔人以爲寵（宏簡錄）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登進士歷知虞城犀浦縣虞城盜多犀浦民弱航爲政寬猛緩急不同兩縣皆治擢知宿州押伴夏使（宏簡錄）使者要請不遜且欲服毬文金帶入見航皆折正之（宋史）歷官河南監牧使持節冊夏主秉常卻所遺寶帶良馬還朝上神宗禦戎書遷河北西路轉運使應詔論新政不便者五事又言人主不可輕失天下心能及時改變則人心悅而天意順矣不報（宏簡錄）乃請提舉崇福宮起知涇州相州改知陝府時王師西征饋餉切急縣令佐至荷校督民民多棄田廬遠徙或自裁以死航獨期會如故而糴不廢事後耕太僕卿安世自少有議善持論航監收時文彥博在樞府每呼安世與語一日安世言王介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之彥博曰安石壞天下至此後之人何能爲（宋史）安世拱手曰某竊謂不然新政果不便民興利除害在公反掌間耳彥博歎不

應他日見稱歎獎之（宏簡錄）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司馬光學光勗之以誠且言當自不妄語始調洺州司法參軍司戶某以貪聞轉運使吳守禮以問安世安世諱之而心不自安曰吾其遊司馬公教乎讀法言至君子避礙則通諸理意乃釋光入相薦爲祕書省正字（宋史）嘗謂安世曰知所以相薦否對曰爲獲從公遊久賤光曰非也所以相薦者以光居閑時屢得子書及光位政府乃獨無書耳（宋名臣言行錄）光薨宣仁太后問可爲臺諫者於呂公著公著以安世對（宋史）詔試安世狀言昔王毖與師事楊賜傳燮舉孝廉後聞其喪皆去官行服近世臣僚薦辟靡勸舉者亡沒亦皆報罷臣學於司馬光既蒙推薦今光已薨臣何敢復求榮進不允（括蒼俞氏吹劍錄）擢右正言首疏言昔大臣子弟皆不敢居華要之職自安石秉政務快私意乃盡埽累聖之制相沿及今未能反本因歷疏文彥博范純仁等七人次言胡宗愈除右丞不協公議章惇蔡確黃履邢恕朋奸罔上天下號爲四凶不當止從薄罰會吳處厚以蔡確詩進安世謂指斥乘輿犯大不敬（宏簡錄）與梁燾等極論之確竄新州宰相范純仁及御史十人皆緣是罷去遷起居舍人兼右司諫進左諫議大夫有旨暫罷講筵而民間喧傳宮中求乳媼安世疏言願太皇太后保祐聖躬以安宗廟社稷清燕之時乞常御經筵引近臣論往古治亂之由以益聖學帝俛首不語太后曰無之卿誤聽耳明日復與給事中范祖禹合疏諫詞甚切鄧溫伯爲翰林承旨安世言其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乞黜免不報遂請外改中書舍人辭不就以集賢殿修撰提舉崇福宮甫六月召爲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純仁復相大防請太后令安世避之太后曰今不居言職何害復語韓忠彥曰此正人宜留朝廷呂惠卿復官安世以爲不可不聽出知成德軍章惇當國尤忌之初黜知南安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安置英州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安世家不許乃徙梅州惇與蔡卞必欲殺之因遣使入海島誅陳衍諷其過安世脅使自裁又擢一土豪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將至梅梅守遣客勸安世善自爲謀安世對客飲談笑自如徐書數紙付僕曰我死依此行之顧客曰死不難矣客覘之乃區處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暴卒乃免昭懷后既立惇卞謬引前諫乳媼事以爲斥后詔應天少尹孫鼛以檻車解送京師行數驛而徽宗即位赦至鼛乃還尋移衡及鼎除集賢殿修撰知鄆州改正定府會布又沮之不令入朝蔡京爲相連七謫至峽州羈管（宋史）或問之曰先生何以遭曰安世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曰不足而可云遭乎（宋袁燮絜齋集）稍復承議郎卜居宋都宣和六年復待旨中書舍人沈思格不行明年卒年七十八安世狀魁碩音如洪鐘初除諫官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居言路居之則當明目張膽以言脫有觸忤禍立至若以母老辭當可免母曰汝父嘗欲爲是官而弗得汝幸及此當以身報國倘汝得罪流放無遠近吾當從所之乃受命立朝數年每面折廷爭帝或盛怒則執簡卻立俟怒稍解復前抗詞旁侍者蓄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家居未嘗有惰容不傾倚不作草書不好聲色貨利忠孝正直甚類司馬光梁師成心服其賢乃遣小吏吳默奉書啖以大用以默嘗事之且爲

所喜也默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光於地下還其書不答（宋史）蘇軾以儀漢稱之（宋名臣言行錄）有文集二十卷盡言集十三卷通鑑音義十卷子三伯英伯廉伯和（宏簡錄）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驚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宋史）

王豫字天悅魏縣人隱居樂道精於易數聞邵康節居蘇門欲以所得者叩之乃往訪語三日大驚服盡舍其學而學焉（雍正志）

唐充之字廣仁大名人博學善議論有幹才監蘇州酒稅務知州李孝壽治尙峻猛不任僚屬充之權幕官每與辨論當否州人德之後守盛章充之之姻家也初相友善章曲意交朱勔而充之則憎嫉之遂不協竟以酷法坐罷困不能北歸寓賨應日夕讀書教子（蘇州府志）

郭永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髯若神以祖任爲丹州司法參軍守武人爲奸利無所忌永數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臨永永不爲動則謬爲好言薦之朝後守欲骫法永力爭不能得袖舉牒還之拂衣去調淸河丞尋知太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饗費千金取諸縣以給斂太谷者尤亟永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觴豆之費可乎脫不獲命令有投劾而歸耳府不敢迫縣有淖出雲雨歲旱巫乘此誑民永杖巫暴日中雨立至縣人刻石紀之府遣卒數輩號督盜刺諸縣短長遊蕩不歸莫敢迕永械致之府府爲幷它縣追還部使者及郡文移有不便於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遂寢而不行或謂永世方雷同毋以此賈禍永曰吾行吾志而已太谷人安其政以爲自有令無永比者旣去數年復過之則老稚遮留如永始去調東平府司錄參軍府事無大小永咸決之吏有不能辨者私相靳曰爾非郭司錄邪通判鄭州燕山兵起以永爲其路轉運判官郭藥師屯還怙恩暴甚與民市不償其直復毆之至壞目折支安撫使王安中不敢問永白安中不治且難制請見而顯責之不從則取其尤者磔之市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乎藥師驚曰何謂也永曰前日將軍杖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倚將軍爲重乃縱部曲戕民平居尙爾如緩急何藥師雖謝無愧容永謂安中曰亂邊者必此人也已而安中罷永亦辭去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會金人趣京師所過城邑欲力取之是時天寒城池皆凍金率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永適在大名聞之先弛濠漁之禁人爭出漁冰不能合金人至城下睥睨久之而去遷河東提點刑獄時高宗在揚州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要檄永與帥杜充漕張益謙相犄角結東平權邦彥爲援不數日聲振河朔已沒州縣皆復應官軍金人亦畏之不敢動居亡何澤卒充守京師以張益謙代之而裴億爲轉運使益謙億齷齪小人會范瓊脅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孤城無援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永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彼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判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乞先爲備攻圍益急俘東平濟南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官

貲不降者無噍類益謙蕭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報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眾感泣質明大寨四塞礮以車發斷碑殘礎攻城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矣懼益謙僞率眾迎降金人曰城破始降何也眾以永不從爲詞金人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黏罕曰沮降者誰永熟視曰不降者我金人奇永狀貌且素聞其賢因以富貴啗之永瞋目唾曰無知犬豕恨不臠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怒罵不絕金人揮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殺我死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繫者無不以手加額爲之出涕金人怒斷所舉手乃殺之一家皆遇害雖素不與永合者皆慟金人去相與負其屍瘞之永博通古今得錢即買書家藏書萬卷爲文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節者未嘗不慨然而尤慕顔真卿爲人充之守大名名稱甚盛永嘗畫數策見之它日問其日曰未暇讀也永歎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得名聲以此當大任鮮不顛沛者公等足與爲治乎充大慙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中外沮絶或以兩宮北狩告永者永號絶仆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日聞大元帥府檄書至始勉强一餐其忠義蓋天性然紹興初贈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謚勇節官其族數人宋史

易州

田敏字子俊本易州牙吏雍熙中王師討幽薊曹彬進兵涿州敵斷其後王繼恩募勇士持書抵彬敏應募間行由祁溝關達相州彬得詔選壯士五十人衞敏還道遇賊力戰四十八人皆死敏與兩人者僅以身免彬上其事太宗召見復令齎詔諭彬師還補敏易州静塞指揮使端拱初以所部兵屯定州契丹攻北唐河李繼隆遣部將逆戰敵奄至水南敏以百騎奮擊敵懼退水北遂引去又出狼山襲契丹至滿城獲首級甚眾既而敵陷易州敏失其家所在帝擢敏本軍都虞候賜白金三百兩使間行求其父母以歸徙屯鎮州升內興俊直李繼隆討夏州奏敏麾下敏率兵至靈州橐駝口雙堆西遇敵斬首三千級獲羊馬橐駝鎧仗數萬計遷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尋又從傅潛屯定州時契丹斷滿路城中有神勇軍千餘人不敢出敏獨率輕銳出戰眞宗幸天雄軍詔敏隸高瓊使追賊至寧遠軍以功領涿州刺史王均亂西川從招安使雷有終敗賊於靈池山賊平遷馬步軍都軍頭咸平中契丹復入寇敏從王顯爲鎮定先鋒大敗契丹於遂城西羊山斬其酋長授單州刺史後爲邢州兵馬鈐轄未幾從王超屯定州遇契丹於望都斬首二千餘級徙北平砦兵馬鈐轄領騎兵五千扼要害先是兩地民多爲契丹嚮導敏自魚臺北悉驅南徙凡七百餘戶送定州遷北平砦總管賜御劍聽以便宜從事契丹復入寇復與戰楊村敗之諜知契丹主駐北平十里之蒲陰乃夜率銳兵襲破其營帳契丹主大驚問撻覽曰今日戰者誰撻覽曰所謂田廂使者契丹主曰其鋒銳不可當遂引眾去敵攻瀛州不下欲乘虛犯貝魏詔敏與魏能張凝三路兵入敵境縱擊以牽其勢敏出西路

抵易州南十里屯師石村獲人畜鎧仗以萬計尋部三路兵還定州復遇敵於鎮州之北馬頭嶺復大破之契丹請和乃徙敏鎮定路都鈐轄遷本州團練使充鎮定路總管徙永興軍陝州歷郡延環慶鳳翔三路久之爲環慶路都總管時羌族屬羌數擾邊敏誅違命者十八族又敗羅骨於三店川遷鄜州防禦使涇原路總管後徙環慶坐與部素往還稍踰爲不法降左屯衛大將軍昭州防禦使既而以鎮州團練使知隰州復環慶路都總管儀州防禦使卒（宋史）

冀州

荊嗣冀州信都人晉州兵馬鈐轄舉備之從孫也乾德初應募爲控鶴卒從李繼勳討河東繼勳選勇士百人裁洛陽砦嗣請行手斬五十餘級賊焚砦宵遁進薄汾河敗其驍將楊業進焚南門奪羊馬城矢集於面復從太祖征太原率先陷陣補御龍直太平興國初三遷至天武軍校太宗再征太原嗣履率一隊先登命主城西洞子車爲巡師嗣登城手刀數賊足貫雙箭手中礮折二齒召賜錦袍銀帶從征幽州有功補龍猛副指揮使五年契丹侵雄州攻龍灣隄嗣從袁繼忠殺獲甚衆六年從崔彥進拜契丹於靜戎北砦於慎興口彥進遣嗣率所部渡河與契丹戰敗之追奔二十餘里八年李繼遷寇邊嗣從袁繼忠田欽祚戍三交口爲前鋒斬賊千餘追之獲牛羊鎧甲弓矢數千計進至萬井口狐路谷復奪人馬七百餘欽祚夜遁依山爲營賊亦砦其下募勁卒五十往襲之嗣爲帥殺百餘人焚砦而還詔賜錦袍銀帶雍熙三年從田重進譚延美率師入遼境戰飛狐口敗遼師進至飛狐城北遼將大鵬翼率衆復至重進數戰不勝命嗣麾兵薄山峯以短兵接戰遼兵敗手斬百餘級斷莖折營來降者千餘追至河槽復擊退餘衆屯土嶺裨將黃明與戰不勝將退嗣謂之曰汝且屯此爲我聲援我當奪此嶺遂力戰追奔五十餘里抵倉頭而還尋克倉頭小治二砦黃明克直谷砦命嗣屯焉數日遼人復致師重進命嗣出戰擊卻之賊乘夜復圍直谷石門二砦重進遣嗣以精兵五百援之嗣曰敵二萬餘今援師甚寡難以解圍重進憂之嗣曰請師屯小治壓間道往要其策應乃中夜匹馬詣延美延美曰敵勢若此圖何可解也嗣曰請移全軍就平川植旗立隊別擇二三百人張白旗於道側彼見旗幟既亘必謂大軍繼至嗣以所部五百疾驅往鬭必克其砦延美許焉一日凡六七戰遼兵遂引去尅州之降也重進命嗣率勇士數十人縋入城見守將得其實狀翌日受降而敵反拒大軍所出之路遂與鬭殺傷甚衆遼援兵大至副都指揮使江謙妄言惑衆嗣斬之而收兵斂稀重還重進砦遼人來追至大嶺嗣與戰敗走之師還太宗引見便殿補本軍都虞候又從李繼隆禦敵於北平砦將赴蒲城道遇敵疾戰俘獲甚衆又戰於徐女河繼隆遣步卒二千伏定州古城爲敵所攻命嗣援之至唐河橋嗣扼橋路出戰解敵圍數重與伏兵合分爲三隊背水爲陣敵將于越率騎百餘陣陽烽臺求戰嗣整兵與戰數合得與繼隆會又陣於東偏大敗之繼隆以聞詔嘉獎之遷本軍都指揮使領澄州刺史至道二年加御前忠佐馬步軍頭屯定州遼人入犯嗣范廷召提偏師捍遼兵於嘉山廷召徙高陽命嗣以兵二千

爲殿過平敵城遼衆十餘萬來嗣屢出戰及桑贊秦翰來援夜二鼓敵再至嗣曰我當破其砦以趣大軍即與贊翰合兵戒所部望敵炬火多處併力衝之詰旦至瀛州咸平三年領本州團練使出爲郎山路都巡檢使破敵砦於蒲陰俘獲甚衆四年命嗣領萬人斷西山路會敵遁至不及追而止五年眞拜蔡州團練使趙州部署踰年徙滄州是冬遼人入侵命率所部自滄州抵淄青警備景德初又命與劉漢凝田思明率兵至冀州防邊俄赴澶州行在所會遼人請和復遣還任歷鄆州鳳翔永興部署車駕幸亳州留爲舊城內同都巡檢使大中祥符七年改虢州防禦使邠州襃慶副部署卒嗣起行閒以勞至方面蓋經百五十餘戰云見子信貴並爲左侍禁貴至內殿崇班（宋史）

李超冀州信都人爲禁卒從潘美軍主行刑美欲殺人超每潛緩之美怒解輒釋子濬字德淵中進士（宋史）累擢祕書監（去僞）錢知康州咸平中入爲刑部詳覆御史臺推直官屢上書言事遷開封府推官賜緋魚景德初拜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金紫從幸澶淵頗上書言便宜師還命與陳堯咨安撫河北踰年判吏部銓未再歲擢樞密直學士尋知開封府能知民隱衆稱之累遷至右司郎中出知秦州暴疾卒濬與李宗諤同歲同月後一日生其卒也亦後一日衆以爲異（宋史）

傅潛衡水人少事州將張延翰太宗在藩邸召置左右即位隸殿前左班三遷東西班指揮使從征太原一日再中流矢又從征范陽先至涿州與契丹戰生擒五百餘人翌日上過其所見積尸及所遺器仗嘉歎之師旋擢爲內殿直都虞候上對輔臣言潛從行有勞復加馬步都軍頭領羅州刺史數遷至雲州防禦使雍熙三年會曹彬北征以潛爲幽州道行營前軍都指揮使敗於拒馬河詔右領軍衛大將軍削爵邑明年起爲內外馬步都軍頭領瀛州防禦使尋拜殿前都虞候領容州觀察使端拱初加殿前副都指揮使領昭化軍節度出爲高陽關都部署淳化二年四月拜侍衞馬步都軍虞候領武成軍節度至道中出爲延州路都部署改鎭州眞宗即位領忠武軍節度數月召還咸平二年復出爲鎭定高陽關三路行營都部署契丹大入緣邊城堡悉飛書告急潛麾下步騎凡八萬餘咸自置鐵檛鐵梃爭欲奮擊潛畏懦無方畧閉門自守契丹破狼山砦悉銳攻威虜寧邊軍及祁趙游騎出邢洺鎭定路不通者踰月朝廷屢間道遣使督其出師會諸路兵合擊范廷召桑贊秦翰亦屢促之皆不聽廷召等怒因詬潛曰公怯乃不如一嫗潛不能答都鈐轄張昭允又屢勸潛潛笑曰賊勢如此吾與之角適挫吾銳氣耳乃分騎八千步二千付廷召等逆擊於高陽關仍許出兵爲援洎廷召等與契丹血戰而潛不至康保裔遂戰死及上將親征又命石保吉上官正自大名領前軍赴鎭定與潛會潛卒逗遛不發致敵騎犯德棣渡河劫人民焚廬舍上大怒乃遣高瓊單騎即軍中代之令潛詣行在至則下御史府命錢若水同按議當斬上貸其死下詔削奪官爵並家屬長流房州潛子內殿崇班從範亦削籍隨父流所仍籍沒其貲產五年會赦徙汝州景德初起爲本州團練副使改左千牛衛上將

軍分司西京大中祥符四年車駕西巡至洛因命從駕還京遷左監門大將軍遷其宅久之判左金吾街仗天禧元年卒（宋史）年七十九（東都事略）

耿全斌冀州信都人父顒懷順軍校顒戍西蜀全斌往省乘舟泝江夜大風失纜漂七十里至曙風未止舟忽泊岸人頗異之後遊京師屬太宗在藩邸全斌候拜於中衢自薦得召試以善左射隸帳下即位補東班承旨稍遷驍猛副兵馬使從征太原還過契丹於蒲陰追擊至徐河因據水口要害還補日騎副兵馬使雲騎軍使屯瀛州與契丹戰所乘馬兩中流矢死凡三易乘戰不卻契丹爲引去端拱初擊蕃部於宥州敗之歷雲騎指揮使御前忠佐馬軍副都軍頭改馬軍都軍頭戍深州累轉散直都虞候領順州刺史改殿前左班都虞候馬步軍都軍頭全斌在軍中有能名眞宗嘗召問邊事全斌口陳利害甚稱旨因謂輔臣曰元澄鄭誠耿全斌人多稱之覩其詞氣若有志操止在宿衞無以見其才宜以邊郡試之遂拜雄州刺史知深州徙石隰部署以備河西繼遷死全斌率兵入伏落關誘蕃部來歸者數千人徙知安肅軍會山川險易狀以獻契丹來侵自山北抵河滸全斌遣子從政焚橋砦分率精兵擊走之改冀州刺史高陽關鈐轄擢從政爲侍禁寄班祇候大中祥符初封禪泰山以爲濮州鈐轄其年還京卒（宋史）

王翰南宮人母失明翰自抉右目睛補之母目復明湻化中詔賜粟帛（雍正志）

傳思讓信都人有勇力善騎射太宗時累官至平州刺史率部破契丹兵於唐興口四遷爲容州觀察使知英州徙知瀛州（冀州志）　卒年七十四贈保順軍節度使（宏簡錄）

張存字誠之冀州人舉進士爲安肅軍判官天禧中以身言書判考試得二人存預焉改著作佐郎知大名府朝城縣府寇準守大名異之御史中丞王曙薦爲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仁宗親政罷百官轉對存請復之又言曾脩古輩因忤旨廢黜布衣林獻可因上封事遠竄忠直沮抑恐理亂安危之機不復上聞因歷引朱雲辛慶忌辛毗事以開帝意數遷至天章閣待制爲陝西都轉運使黃德和之誣劉平也存疏言平與敵接戰自旦至暮殺傷相當因德和引卻以致潰敗方賊勢甚張非平力戰必更縱延州孤城非平解圍必不能守身不幸陷沒而又爲讒人所誣恐邊臣不復死節矣詔文彥博按治平事得白德和就誅元昊求款附下有司議存言用兵久民疲願且羈縻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以母老改澤州還爲待制踰年知成德軍復學士契丹聚兵塞上求關南存言河北城久不修葺宜留意乃以爲都運使盡城諸州入知開封府復爲河北都運使王則反坐失察降知汀州存壻李敭弟教因醉爲妖言被告自縊死或言教不死在貝州庇之遣御史按驗無狀猶奪職知池州又徙郴久之乃復職以吏部侍郎致仕歷十五年進尚書存性孝友其官蜀郡時得奇繒文錦歸陳於庭恣兄弟取之而後及妻妾善存恤宗族能皆得其歡待弟謹嚴雖子孫非正衣冠不見與賓友接則終日危坐未嘗傾倚衰强河決逼州城或勸他徙存曰吾家動則衆心搖矣訖不徙城賴以完年八十八卒諡恭安

（宋史）

田況字元均其先京兆人也徙信都晉亂祖行周陷契丹父延昭景德初契丹內寇屬以所掠數百人乃悉縱之脫身歸中國官至太子率府（東都事略）生八子皆知名況其長也況少卓犖好讀書（宋史）登學究進士賢良科（文獻通考）爲太常丞通判江甯夏竦經略陝西辟爲判官時廷議攻元昊況疏陳七不可乃罷簡又上治邊十四事遷右正言（宏簡錄）慶歷四年八月保州雲翼軍殺官吏據城詔況往視聽便宜行事未踰月而保州平（宋史仁宗本紀　謹案保州雲翼軍事本傳及宏簡錄俱在陝西宣撫副使下前後錯誤今據本紀訂正）數遷至知制誥嘗面奏事及政[illegible]帝意以好名爲非況退而著論上之（宋史）其略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舜三代之君雖未嘗好名而鴻烈休德皎若日月陛下倚奮乾綱明聽斷則有英睿之名行威令懾奸凶則有神武之名斥奢汰革風俗則有崇儉之名務咨詢達壅蔽則有勤政之名責功實抑僥倖則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而不爲則天下何所望乎從古以來聖賢之道曰名教忠誼之訓曰名節乃尊崇朝廷綱紀人倫之大本也陛下從而非之則教化微節義廢無恥之徒爭進而勸沮之方不行豈聖人厲世之意耶復疏言唐肅宗以天下未安別開延英以詢訪宰相今北敵桀驁而將佐之才否甲兵之利鈍道路之險夷城壘之堅脆財用之多寡兩府大臣恐皆未能周知願因燕閒從容訪論思患而豫防之尋爲陝西宣撫副使（宏簡錄）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徙秦州進樞密直學士知渭州徙益州蜀人以比張詠遷給事中召爲御史中丞未至復改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未幾改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以財賦所入多於景德而出尙不足著皇祐會計錄上之冀上更立經制俾民充實而官有餘用也除禮部侍郎三司使至和元年擢樞密副使嘉祐二年拜樞密使以疾乞免除尙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尋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五十九贈太子太保諡宣簡況爲人寬厚若無所不可而難干以私（東都事略）保州之役坑降卒數百人朝廷壯其決故大用之無子以兄子爲後（宋史）有奏議三十卷（東都事略）金巖集二卷（文獻通考）

趙州

張旦趙州人勇敢善射以經學中第至國子博士淳化中知陵州時李順作亂連陷城邑率眾數萬攻陵州州兵不滿三百舊不設城塹旦修完戰具置鹿角砦聚民兵進戰大敗之殺五千餘人獲器械萬計詔書褒之遷水部員外郎賜緋魚數月西川招安使上官正言雅州密邇蠻鎭撫須得人代見水部員外郎張旦前守陵州以孤軍抗羣寇保全壁壘至今劍外伏其威名望改授諸司使知州事乃授刑部員外郎賜金紫乘傳之任寇不敢犯眞宗卽位遷兵部員外郎改尙食使知德清軍景德中契丹入寇旦與其子利涉率眾奮擊並戰沒上驚悼特贈左衞大將軍深州團練使利涉崇儀副使錄其四子官時有上封事者言朝廷宜優加恩典以勸忠臣詔以[illegible]旦事告諭天下（宋史）

王超趙州人弱冠長七尺餘太宗爲開封尹召置麾下及卽位以隸御龍直累遷至河西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眞宗嗣位以翊戴功加檢校太傅領天平軍節度咸平二年秋大閱

禁兵二十萬於東郊超執五方旗以節進退上御戎輅觀西癸之從幸大名與都虞候張進並爲先鋒都大點檢傅潛逗撓得罪以超爲侍衞馬步軍都虞候鎮州行營都部署又率鎮定高陽關三路與契丹戰於遂城西俘馘二萬計斬其裨王騎將十五人手詔襃美李繼遷陷清遠軍以超將西面行營之師禦之徙永興軍宰相言超材堪將帥遂以超帥定州路行營王繼忠副之尋加鎮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賜弓矢許便宜從事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咸平六年遼師大入繼忠陷沒上遣劉承珪李允則察退卹狀超言鎮州副部署李福拱聖軍都指揮使王昇當戰先走福削籍流封州昇決杖配瓊州（宋史）景德初契丹攻北平砦又攻保州皆敗績乃合衆併攻定州超拒之於唐河（宋鑑錄）上巡檀淵召赴行在復授師契丹遂深入罷爲崇信軍節度使徙知河陽又移鎮建雄知青州卒贈侍中再贈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諡武康超爲將善部分御下有恩與高瓊同典禁旅嘗休假他適過營壘軍校不時將迎瓊命箠之超以爲非公行不當加罪人稱其恕子德用字元輔超爲懷州防禦使補衙內都指揮使王道二年分五路出兵擊李繼遷超率兵六萬出綏夏德用年十七爲先鋒將萬人戰鐵門闕斬首十三級俘掠畜産以數萬計進師烏白池他將多失道不至虜銳甚超按兵不進德用請乘之得精兵五千轉戰三日敵遂卻德用曰歸師迫險必亂乃領兵距夏州五十里絕其歸路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超亦爲之按轡繼遷躡其後見隊伍甚嚴整莫敢近超撫其背曰王氏有子矣累遷內殿崇班以御前忠佐爲馬軍都軍頭出爲邢洺磁相巡檢盜張洪霸相聚界上吏不能捕德用以輜車載勇士詐爲婦人飾過邯鄲賊果來遮勇士奮出悉禽之徙督捕陝西東路盜賊相戒曰此禽張洪霸者皆相率遠去爲環慶路指揮使尋以奏事忤旨貶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數遷至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城壞久不治德用率禁軍增築有詔褒之徙冀州又數遷至殿前都虞候步軍副指揮使歷桂州福州觀察使（宋史）是時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德用曰補吏軍政也吏敢挾詔書以干耶執不與（東都事略）太后固欲之卒不奉詔乃止太后崩有司請衞士坐甲德用曰非故事也不奉詔仁宗閱太后閣中得德用前奏軍吏事奇之以爲可大用拜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德用謝曰臣武人不學不足以當大事帝遣使者趣入院遂爲副使久之以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院事遷知院歷安德軍加檢校太尉定國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趙元昊反德用請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晳人皆異之言者論德用貌類藝祖御史中丞孔道輔疏言之且謂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遂罷爲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有言德用市馬於府州者上其券乃市於商人者言者猶不已降右千牛衞上將軍知隨州州置判官家人皆惶恐德用舉止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徙知青州（宋史）而孔道輔卒或謂德用曰此害公者也德用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朝廷亡一忠臣可惜也言者甚愧復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境上乃拜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遣劉六符來求關南地詔德用會議二府德用奏言臣愚

無狀願陛下假臣二十萬兵以當之仁宗不許德用曰陛下不忍勞民姑以金帛啗之以全舊好卒如其言（東都事略）從正定府定州路總管還奏事復以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定州路都總管日訓練士卒契丹謀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第舍之彼得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援枹鼓之士皆踊躍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乃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聲視吾旗幟所向覘者歸告契丹謂漢兵將大入既而復議和遂徙陳州又徙河南不行入奉朝請出判相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徙鄭州封祁國公還爲會靈觀使德用素善射雖老不衰侍射瓊聖圃辭曰臣老矣不能勝弓矢帝再三諭之持二矢未發帝顧之使必中乃敗弓矢請一發中的再發又中賜襲衣金帶加檢校太師復判鄭州徙澶州改集慶軍節度使封冀國公皇祐三年上疏乞骸骨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猶綴中書門下班德用將家子習知軍情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名聞四夷婦女小兒皆呼爲黑王相公帝嘗遣使問邊事德用曰咸平景德中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職法緩急不相救以致屢敗願勿復賜使得應變出奇帝然之德用雖致仕乾元節上壽預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帝聞之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至和元年遂以爲樞密使明年富弼相契丹使耶律防至德用與之射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帝聞之賜弓一矢五十後封魯國公求去位至六七乃以爲忠武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又以爲同羣牧制置使有詔五日一會朝聽子孫一人扶掖卒年七十九贈太尉中書令諡武恭賜其家黃金德用諸子中咸融最鍾愛晚年頗縱之多不法後更折節自飭官至左藏庫使眉州防禦使（宋史）

宋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父皐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綬幼聰警額有奇骨其外祖楊徽之甚愛之徽之無子家藏書悉與綬綬母亦知書每躬自訓迪博通經史百家工文詞以徽之遺奏補太常寺太祝年十五召試中書眞宗愛其文遷大理評事聽於祕閣讀書大中祥符元年復試學士院爲集賢校理與父皐同職後賜同進士出身遷大理寺丞及祀汾陰召赴行在與錢易陳越劉筠集所過地志風物故實以奏將祠亳州太清宮以簽書亳州判官事入爲左正言同判太常禮院久之判三司憑由司疏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負後期未報者六十八州請於諸路遣官考覈期半月以聞於是脫械繫三千二百人蠲積負數百萬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兼史館修撰玉清昭應宮判官累遷戶部郎中權直學士院同修眞宗實錄進左司郎中遂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句當三班院始召讀唐史固求解三班以顓進講（宋史）章獻太后命綬可賛孝養補政治之書遂錄唐謝偃惟皇戒德武孝經論語節要唐太宗所撰帝範開元臣僚所獻政典及君臣正理論上之同修國史（東都事略）遷中書舍人昭應宮災罷二學士踰年復翰林學士史成遷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時太后猶稱制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決事而仁宗未嘗獨對羣臣也綬奏言唐先天中睿宗爲太上皇五日一受朝處分軍國重務除三品以下官決徙刑宜約先天制度令羣臣對前殿

非軍國大事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改龍圖閣學士出知應天府太后崩帝思綬言召還將大用而宰相張士遜沮之復爲翰林侍讀學士召定章獻明肅章懿太后祔廟禮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唐坤儀廟故事請別築宮曰奉慈廟以安神主從之始置端明殿學士以命綬綬固辭又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今陛下躬親萬務內外延首思見聖政宜徵違革弊以新百姓之耳目頃太后朝多各除拜而邪幸或徑取升擢議者謂恩出太后今恩賞雖行又謂自大臣出非大臣朋黨罔上何以得此朋黨之爲朝廷患古今同之或窺測帝旨密令陳奏或附會己意以進退人大官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寖長有蠹邦政太宗嘗曰國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姦邪爲內患深可懼也眞宗亦曰唐朋黨尤甚王室遂卑願陛下思祖宗之訓念王業艱難整齊綱紀正在今日張士遜罷乃參知政事初有詔罷修寺觀而章惠太后以舊宅爲道觀諫官御史言之帝曰此太后匳中物也諫官御史欲邀名耶綬進曰彼豈知太后所爲哉第見興土木爲違近詔即論奏耳郭皇后廢帝命綬作詔云當求德閥以稱坤儀既而左右引富人陳氏女入宮綬曰陛下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與前詔背乎後數日王曾入對又論奏之帝曰宋綬亦如此言時大臣繼有論者卒罷之帝春秋富天下久無事稍慮宴樂有漸乃言人心逸於久安而患害生於所忽故必立防於無事銷變於未萌臣願飭厲羣司不以承平自怠又言馭下之道有三臨事貴守當機貴斷兆謀貴密能守則奸不能移能斷則邪不能惑能密則事不能撓願陛下念之再遷吏部侍郎時宰相呂夷簡王曾論議數不同綬多是夷簡而參知政事蔡齊間有所異政事由此依違不決於是四人者皆罷綬以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留侍講筵權判尚書都省歲餘加資政殿大學士以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元昊反劉平石元孫敗沒帝以手詔詢攻守之策綬畫十事以獻復召知樞密院事遷兵部尚書參知政事時綬母尚在綬既得疾不視事猶自力區處後事尋卒贈司徒兼侍中謚宣獻綬性孝謹清介言動有常爲兒童時手不執錢家藏書萬餘卷親自校讎其筆札尤精妙朝廷大議論多綬所裁定楊億稱其文沈壯淳麗曰吾殆不及也及卒帝多取其書字藏禁中初郊祀綬攝太僕卿帝問儀物典故占對辨洽因上所撰鹵簿圖十卷（宋史）及常山操縵等集行世（趙州志）又有文館記事外制禁林甲乙祕殿遺札七集（東都事略）子敏求字次道賜進士及第爲館閣校勘預蘇舜欽進奏院會出簽書集慶軍判官王堯臣修唐書以敏求習唐事奏爲編修官持祖母喪詔令居家修書卒喪同知太常禮院石中立喪子繼死無他子其孫祖仁疑所服下禮官議敏求謂宜爲服三年當解官斬衰同僚抜据不一判寺宋祁是其議遂定爲令加集賢校理從宋庠辟通判西京爲羣牧度支判官墜馬傷足出知亳州治平中召爲仁宗實錄檢討官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寺英宗在殯有言宗室服疏者可嫁娶敏求以爲大行未發引不可踰年又有言者敏求言宗室養服服降而緣可嫁娶矣坐前後議異貶秩知絳州王珪范鎮乞留之使成實錄神宗曰典禮國之所重而謬誤如是安

得無責然敏求議初不誤會公亮惡禮院劉瑾附敏求爲說故因是去之是歲卽召還徐國公主以夫兄爲姪奏官敏求疏其亂天倫執正之王安石惡呂公著誣其言韓琦欲因人心如趙映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出知潁州敏求當草制安石諭旨使明著罪狀敏求但言敷陳失實安石怒自於帝命陳升之改其語敏求請解職未聽會李定自秀州判官除御史敏求封還詞頭遂以本官右諫議大夫奉朝請策試賢良方正孔文中對語切直擢置優等安石愈怒罷文中人爲敏求懼帝知其忠除史館修撰集賢院學士加龍圖閣直學士修兩朝正史掌均國公牋奏元豐二年卒年六十一特贈禮部侍郎敏求家藏書三萬卷皆略誦習熟於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議必就正焉補唐武宗以下六世實錄百四十八卷他所著書甚多學者多咨之嘗建言河北陝西河東舉子性樸茂而詞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運使薦有行藝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之路又州郡有學舍而無學官故士輕去鄉里以求師請置學官後頗施行之族弟昌言字仲謨以蔭爲澤州司理參軍州有殺人獄昌言疑其冤堅請迹捕果得眞犯者稍遷河陰發運判官自濟源之官見道上棄屍若刲剝者甚衆喟然歎至河陰得凶盜六輩乃殺人而鬻之者已十餘年矣捕其家得執縛未殺者七人縣吏與市井少年共爲胠橐昌言窮治其淵藪而流其家人擢都水監丞熙甯初河決棗強而北昌言建議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灘立土約障水使之東流俟稍深卽斷北流雜出胡盧下流以除恩冀深瀛水患詔從之提舉河渠王亞以爲不可成不如修生隄朝廷遣司馬光往視如昌言策不兩月決口塞光奏昌言獨有功若與同列均受賞恐不足以勸詔理提點刑獄資序還開封府推官同判都水監汴水漲昌言請塞訾家口已而汴流絕監丞侯叔獻倡爲昌言罪昌言懼求知陝州歷濮冀二州河決曹村召判都水監往護河隄靈平埽成轉少府監卒賻絹二百疋（宋史）

曹遵趙州人六世同居咸平中旌竝免其課調（趙州志）

孫沖字升伯趙州平棘人舉明經歷古田青陽尉鹽山主簿復舉進士登甲科授將作監丞數遷至太常博士河決棣州知天雄軍寇準請徙州治河命沖往視還言徙州勞民不若徑塞河便遂以沖知棣州自秋至春凡四決沖皆塞之就除殿中侍御史及準爲樞密使卒徙州信陽而沖以護河隄每苦民之往來隄邊者被劾改知襄州沖復疏論徙州非便爲河書以獻京西蝗眞宗遣中使督捕怒沖不出迎乃言蝗惟襄爲甚而州將日飲酒不恤民帝怒命下州獄沖以屬縣言歲稔狀馳驛上聞帝追中使還答之擢侍御史爲京西轉運使權知滑州值河決參知政事魯宗道總河事欲盛夏塞河沖言徒費薪楗困人力雖塞必決遂徙知河陽數遷至河東轉運使汾州廣勇軍以南郊賜帛不均一軍大譟捽守佐索善帛城中戒嚴遣兵圍廣勇營沖適至命解圍弛備置酒張樂遣首惡十六人斬之衆遂定上聞亂詔更給善帛使者至路沖促之還曰以亂而得所欲是愈誘之亂也入判登聞鼓院以目疾改兵部郎中數遷至給事中表明道卒孫永從長社官終資政殿學士（宋史）

晉利用字用之趙州高晉人父諫擢明經第仕至右補闕改崇儀使利用少有志節讀書通大義以諫遺恩補殿前承旨改右班殿直鄜延路走馬承受公事景德初眞宗親征六軍渡河凳契丹大將撻覽契丹有求和意朝廷知之（東都事略）擇可使者利用適奏事行在樞密院遂以應選帝曰此重事也毋輕用人明日樞密使王繼英又薦之授閤門祗候崇儀副使奉書詣契丹軍帝語利用曰契丹南來不求地則邀賂耳關南地歸中國已久不可許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利用憤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帝壯之利用至契丹軍耶律隆緒母見利用車上車軛設橫板布食器召與飲食其從臣重行坐飲食畢果議關南地利用拒之契丹遣韓杞來報命利用再使契丹契丹母曰晉德我畀我關南地周世宗取之今宜還我利用曰晉人以地畀契丹周人取之我朝不知也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倘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不敢以聞其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衆來復故地若止得金帛則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兵連釁結非國利也契丹度不可屈和議遂定利用奉約書以歸（宋史）許歲遺銀絹三十萬使還詣行在上方食使內侍出問所許歲幣利用曰此幾事當面奏上復遣使問且曰姑言其略利用終不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以告曰蓋三百萬也上誤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及入對利用再三稱死罪曰臣所許絹銀過多上曰幾何三十萬上大喜擢東上閤門使忠州刺史（東都事略）賜第京師（宋史）四年宜州軍校陳進反命利用爲廣南安撫使討平之遷引進使（東都事略）歷客省使嘉州防禦使出爲鄜延路總管（宋史）大中祥符七年拜樞密副使久之加宣徽北院使改同知樞密院進知院事天禧中拜樞密使加同平章事（東都事略）利用在位既久頗恃功二年輔臣丁謂李迪爭論帝前迪斥謂奸邪因言利用與爲朋黨利用曰以片文遇主臣不如迪捐軀以入不測之虜迪不逮臣也迪坐是免而利用以檢校太師兼太子少保爲會靈觀使進尚書左僕射（宋史）封韓國公仁宗即位加左僕射兼侍中武寧軍節度使進封魯國公（東都事略）充景靈宮使詔如曹彬給公使錢歲萬緡契丹使者蕭從順桀驁稱疾留館下不時發朝廷遣使問勞相望於道利用請一切罷之乃引去（宋史）天聖三年加司空舊制樞密使雖檢校三司兼侍中尚書令猶班宰相下乾興中王曾由次相爲會靈觀使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重宮觀使詔利用班曾上未幾曾進昭文館大學士玉清昭應宮使入謝而利用猶乃前班閤門不敢裁帝與太后坐承明殿久之遽押班趣班曾抗聲曰但奏宰臣王曾等告謝班乃定而利用怏怏不平帝使同列慰諭乃詔宰臣樞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益驕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鞓左右指以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耳太后領之利用奏抑內降恩雖屢卻亦有不得已而從者人揣知之乃給太后曰蒙恩得內降輒不從今利用家媼陰諸臣請必可得矣下之而驗太后始疑其私怒內侍羅崇勳得罪太后使利用戒敕之利用去崇勳冠幘詬斥良久崇勳恨之會從子汭爲趙州兵馬監押州民趙德崇詣闕告汭不法事出利用爲鄧州判崇勳請往按治汭坐被酒衣

黃衣令人呼萬歲杖死利用諭左千牛衞將軍知隨州又坐私貸景靈宮錢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命內侍楊懷敏護送諸子各奪二官沒所賜第籍其貲親屬十餘人官者多惡利用行至襄陽驛懷敏以語逼之利用素剛遂投繯死以暴卒聞後其家請居鄧州帝憫然許之命其子內殿崇班淵監本州稅明道二年追復節度兼侍中後贈太傅還諸子官賜諡襄悼命學士趙槩作神道碑帝爲篆其額曰旌功之碑詔歸所沒舊產（宋史）

王鬷字總之趙州臨城人七歲喪父哀毀過人既長狀貌奇偉館王化基之門宋湜見而異之妻以女舉進士授婺州觀察推官代還眞宗嘉之特轉著作佐郎稍遷至三司鹽鐵副使時章獻太后臨朝龍圖閣學士馬季良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售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季良章獻姻家也眾莫敢迕鬷執不可遂罷之後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有戍卒夜焚營脅軍校爲亂鬷潛兵環其營令日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眾皆出命軍校指亂者得十餘人戮之及旦人莫知也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寶元元年參知政事明年遷工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又明年以西師失利議刺鄉兵久而不能決遂出知河南府始曹瑋在武定嘗謂鬷曰公不十年必總樞柄當是時西邊有警公宜善備之鬷曰何也瑋曰頃趙德明嘗以馬易中國物不如意欲殺之其子元昊方十餘歲諫曰以馬資鄰國已失計矣今更以貨殺邊人誰復爲我用乎是必有異志必爲邊患計其時正公爲政之日也公宜勉之鬷以爲誕設乃竟以是罷去鬷在河南每對僚吏歎瑋之明識尋卒年六十四贈戶部尚書諡忠穆（東都事畧）

郭諮字仲謀趙州平棘人八歲始能言聰明過人舉進士歷通利軍司理參軍中牟縣主簿改大理寺丞知濟陰縣言澶滑隄逼狹故漢以來河決多在澶滑且黎陽九河之原今若引河出汲子山下穿金隄與橫壠合以達於海則害可息詔本道使者共議弗合坐累謫監通利軍稅洺州肥鄉縣田賦樣雜歲久莫治轉運使楊偕遣諮攝令以往旣至閉閣數日以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遂得其數除無地之租者四百家正無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賦八十萬流民乃復遷殿中丞知館陶縣康定西征諮獻拒馬搶陣法其制利山川險隘以騎士試上前擢通判鎮戎軍募兵教習會三司議均稅法知諫院歐陽修言惟諮方田法簡而易行召諮與孫琳均蔡州上蔡縣稅以母憂歸用宰相呂夷簡薦起爲崇儀副使提舉黃御河隄岸時富弼使契丹諮入對陳大水禦戎之要詔與楊懷敏鄭保信行河其議決黎陽大河下與胡盧滹沱後唐河以注塘泊混界河使東北抵於海上從鸛鵲陂下注北當城南視塘泊界蓋廣疆東至海口西接保塞惟保塞正西四十里水不可到請立堡砦以兵戍之詔儲用與役會契丹約和而止知丹利二州王則反文彥博薦諮知冀州運糧助攻討賊平徙忻州開渭渠導汾水興水利置屯田轉運使任顓言諮有巧思自爲兵械皆可用詔以所作刻漏圖楯獨轅弩生皮甲來上除益州路兵馬鈐轄累遷英州刺史後爲契丹祭奠副使知汾州未行言獨轅弩可試改鄜延路兵馬鈐轄許置弩五百募士兵教之既成經略使夏安期言其便詔立獨

轅弩軍以西上閤門使知潞州又作鹿角車陷馬槍請廣獨轅弩於他道召諸置弩手分給并潞以三司議均田租召還陳均括之法四十條復上平燕議帝壯其言召置獨轅弩二萬同提舉百司及南北作坊以完軍器尋卒（宋史）

李京字伯升趙州人進士中第歷平定軍判官冀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知魏縣奉法嚴正吏不便欲以奇中京遂相率遁去監司果議斥知府任布曰此適墮吏計中京賴以免徙永昌縣通判趙州以王拱辰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遷監察御史時太史言日當食不食羣臣皆賀京上疏曰陛下精意感格日當食而陰雲蔽虧雖災戒退舍柔穀並枯無以異也然臣竊有所疑者自寶元初定襄地震壞城郭覆廬舍十年不已豈非西北二邊有窺伺中國之意乎二月雷發聲在易爲豫言萬物出地皆悅豫也八月收聲在易爲歸妹言雷聲入地避羣陰之害也今孟夏雷未發聲豈非號令不信乎願陛下飭邊臣備夷狄戒輔臣愼出命以壓禍於未形又尚美人棄外館多年比聞復召入臣慮假媚道以爲蠱惑宜亟絕之苗繼宗嬪御子弟乃緣恩私爲府界提點宜割帷薄之愛重名器之分庶幾不累聖政仁宗嘉納擢右正言直集賢院同管句國子監加史館修撰數上疏論事宰相賈昌朝不悅京嘗屬侍御史吳鼎臣薦推直官李實鼎臣希昌朝意以告中丞高若訥若訥爲鼎臣上京簡謫京太常博士監鄂州稅既至引令狐亘錢徽事言臣爲御史諫官首尾五年凡六上章四親對自陳疾故懇求外補臣之出處粗有本末會推直官李實歲將滿因薦鼎臣宜留實補御史鼎臣亦請議協公望不意踰兩月乃誣臣與實爲朋黨臣與實僚友鼎臣鄉曲之舊鼎臣爲御史臣延譽推引實有力焉待之不疑因以誠告豈謂傾險包藏甘爲鷹犬惟陛下察之未幾卒官詔錄諶爲郊社齋郎（宋史）

深州

周仁美深州人開寶中應募隸貝州驍捷軍從關南兵馬都監李漢超禦契丹於西嘉山中重創補壁長漢超尋上其功隸殿前班賜衣帶鞍勒馬什物奴婢器械命王繼恩引入縱觀過祇候庫太祖問能負錢幾許仁美言可勝七八萬太祖曰壓死可惜止命負四萬五千因賜之稍遷右班都知御前忠佐馬軍副都軍頭戍環州時牛耶泥族屢爲寇仁美與陳德元宋思恭往擊之斬首三千級獲牛羊三百餘發戎族囷窖以餉師又與思恭討募窟泉岌捶族斬八十餘級至道初石昌牛耶泥族復叛仁美謂石昌鎮主和文願曰此賊不除邊患未弭因厚設飲酒召酋長二十八人宴因縛送州獄自是諸族慴服二年又與馬紹忠白守榮田紹斌部芻糧趣清遠軍仁美爲先鋒至岐子平遇敵擊走之明日又戰於浦洛河自己至戌戰數十合進壁乾河紹忠守榮皆敗走紹斌退浦洛仁美所部不滿三千身中八創而竟護芻糧官吏直抵清遠紹斌繼至深歎其勇表上其功時運糧民屢被傷仁美率步兵護送抵環州遇敵於橐駝路又擊敗之先是諸蕃貢馬京師繼遷每要擊仁美領騎兵爲援賊不敢犯補澶州龍衞軍都虞侯部署李繼隆奏留麾下選勇士千人令仁美領之屢入敵境屢有功俄還澶州召見上令諸軍射仁美自陳

筋力未衰願對殿庭發二矢許之乃前奏曰臣前後從征體被三十餘創今日得見陛下幸甚儻獲備員宿衛立殿庭下一日願足矣上顧傳潛而笑潛稱其才留補馬步軍副都軍頭潛屯北面常以自隨契丹攻蒲陰仁美領萬騎解其圍又從王超屯鎮定儀渭界遷龍衛軍都指揮使領順州刺史復屯鎮定時州有卒爲盜剽村閭王超委仁美招捕仁美選勇敢士詐亡命趣賊所偵之一日超忽失仁美求之甚急詰且仁美至則已往賊中諭以禍福矣超乃出庫錢付仁美犒賞不數日賊悉降凡得二百餘人以隸軍籍景德中徙屯陳州入掌軍頭引見司大中祥符元年從駕泰山命檢視山下諸壇牲牢祭饌明年出爲磁州團練使知衛州俄改滄州部署移高陽關副部署八年擢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領獎州防禦使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改領端州防禦使擢京新城内都巡檢先是巡兵捕亡卒盜賊不獲皆有罰而獲者無賞仁美因差立賞格以聞詔從其請天禧三年卒（宋史）

王濟字巨川其先正定人祖卿工詞令趙王鎔召置幕府鎔政衰遷深州饒陽父恕後唐時童子及第開寶中知秀州盜陷城被殺濟號慟謂賊曰吾父已死吾安用生但恨力不能殺汝以報父仇耳賊義之捨去濟擒父骨匿山谷閒既而官軍大集濟脫身謁帥朱乙陳討賊計乙壽之遺以東帛假驛遣歸先是濟母終於岳陽權窆佛舍至是乃併護二喪還饒陽州將以聞太祖召見以何少命且就學雍熙中上書自陳死事之孤得試學士院補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鶴翎爲箭羽鶴非常有物而有司督責急一羽至直數百錢民苦之濟令民取鵝翎代輸仍驛奏其事因詔旁郡悉如濟所陳汀州以銀冶搆訟十年不決逮繫數百人轉運使使濟鞫之七日而獄釋止坐數人再調胙城尉徙臨河主簿以轉運使王嗣宗舉遷光祿寺丞權大理丞改刑部詳覆官通判鎮州牧守多勳舊武臣倨貴陵下濟未嘗少撓戍卒多恣暴不法夜或焚民舍爲盜濟部壯士數十潛往偵伺得數輩斬之都校孫進使酒無賴毆折人齒濟杖脊送闕下由是一軍皆戢就遷太子中舍詔書獎勞召判登聞鼓院拜監察御史疏陳十事擇左右別賢愚正名器去冗食加奉祿謹政教選良將分兵戍修民事開仕進言皆切於時咸平初濟以刑網尙繁請刪定制敕乃命張齊賢領其事濟預焉改鹽鐵判官車駕巡大名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汴河召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十六七宰相張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此陰陽災沴宰相苟能和陰陽爲國家致太平河必不決齊賢曰今非太平耶濟曰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用苟得人太平可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邊事濟乃著備邊策十五條以獻三年遷官判大理寺上曰王濟似有操持可試之遂權判大理寺事時王欽若知審刑與濟不相得坐故入停官踰年復爲監察御史通判河南府景德初徙河中契丹南侵上幸澶淵詔緣河斷橋梁毀船舫稽緩者以軍法論濟言陝西舳艫有軍儲數萬一旦沈之可惜且恐搖民心遂寢其事上遣使褒諭未幾召拜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三年判司農寺時周伯星見濟言昔唐太宗以豐年爲上瑞臣願陛下日愼一日居安慮危則天下幸甚詔

興劉綜改定茶法忤丁謂林特劉承規輩因與欽若迭詆晉之四年拜本曹郎中出知杭州上面加慰諭且許書言朝廷闕失遷刑部郎中郡城西有錢塘湖溉田千餘頃歲久湮塞濟命工濬治增置斗門以備潰溢刻白居易舊記於湖側民德之睢州有狂僧突入州廨出妖言濟與轉運使陳堯佐按鞫斬之大中祥符三年徙知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使歲饑督官吏煮粥日親嘗而給之錄饑民爲州兵全活甚衆是歲卒年五十九遺奏以進賢退佞罷土木不急之費爲言濟廉涉經史好讀左氏春秋性剛直無所畏避其少時深州刺史念金鎖一見器之金鎖沒濟撫其孤拔置祿仕內臣裴愈素與濟有隙愈坐事上怒甚命畫府鞫之濟適知雜事力爲辨理獲從輕典人稱之子孝傑國子博士（宋史）

李宗訥字大辨饒陽人贈司徒昉長子以廕補太廟齋郎遷第四室長謁吏部銓邊光範怪其年少令賦六韻詩立就（宏簡錄）明日遂擬授祕書省正字又明日上命擢國子監丞蓋上居舊邸時每令昉和詩前後數百章皆宗訥繕寫上愛其楷隸故有是命太平興國初召賈黃中集神醫普救方宗訥預焉雍熙初昉在相位上欲命宗訥爲尚書郎昉懇辭以爲非承平故事改祕書丞歷太常博士淳化中呂端掌禮院引宗訥同判累遷比部郎中咸平六年卒年五十五子昭遐大中祥符五年獻文召試賜進士第後爲屯田員外郎昭遜太子中舍（宋史）宗訥弟宗諤字昌武七歲能屬文恥爲蔭官登進士授校書郎（宏簡錄）明年獻文自薦遷祕書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宋史）請復後苑陪宴不許京官乘馬入禁門遂爲故事眞宗卽位拜起居舍人預修太宗實錄從幸大名（宏簡錄）疏言自古行軍必首擇將帥隨材任使凡守一郡控一城皆率驍勇據要害豈直三路之主帥能制六師之生死哉今陛下委任非不至也權位非不重也告戒非不丁甯也處置非不專一也而外敵犯塞車駕親征會不聞出一騎助救不知深溝高壘秣馬厲兵欲安用哉臣以爲有功者宜拔於朝不用者宜戮於市然後回鑾京師下哀痛之詔行鐫復之恩庶可以振作士氣遷知制誥判集賢院纂西垣集制刻石記名氏景德二年召爲翰林學士是秋將郊命判太常大樂鼓吹二署先是樂工率以年勞遷補至有抱其器而不知其聲者宗諤素曉音律遂加審定奏斥謬濫者五十人因修葺器具更署職名條上利病二十事帝嘉之又著樂纂以獻命付史館自是月再肄習焉時諸神祠壇多闕外壝之制因深塹列樹以表之營葺齋室舊典漸以興復契丹遣使賀承天節召宗諤爲館伴使自郊勞至飲餞皆刊定其儀大中祥符初從封泰山改工部郎中二年始建昭應宮命副丁謂爲同修宮使三年知審官院屬祀汾陰后土命爲經度制置副使同權河中府事禮成優拜右諫議大夫嘗侍宴玉宸殿上謂曰聞卿至孝宗族雍睦朕嗣守二聖基業亦如卿之保守門戶也又曰翰林清華之地前賢敭歷多有故事卿父子爲之必周知也宗諤嘗著翰林雜記明日遂上之宗諤究心典禮凡創制損益靡不與聞五年迎眞州聖像副丁謂爲迎奉使五月以疾卒年四十九帝甚悼之厚賻其家復以白金賜其繼母錄其子若弟以官焉初昉居三館兩制之職宗諤不數年皆踐其地

風流儒雅爲朝野推重內行淳至事繼母符氏以孝聞二兄早世奉嫂字孤恩禮兼盡與弟宗諒友愛尤至覃恩所及必先羣從及沒己子有未仕者程宿早卒弟無所依以宗諤表請得官勤接士類惟恐不及以是士人皆歸仰之工隸書有文集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嘗預修續通典大中祥符封禪汾陰記諸路圖經又作家傳談錄竝行於世子昭遘昭述昭適昭述字仲祖以蔭爲祕書省校書郎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爲刑部詳覆官累遷河北轉運使江陵屯兵讙言倉粟陳腐欲以激衆變昭述取以自食衆遂定徙湖南潭州戍卒憤監軍酷暴欲搆亂或指昭述謂曰李公長者何可負謀遂寢昭述聞之以戒監軍監軍乃悛比去衆遮道羅拜指妻子曰向非公無噍類矣徙淮南轉運使兼發運使加直史館徙陝西轉運使糾察在京刑獄爲三司戶部副使累遷刑部郎中陝西用兵提點陝西計置糧草還授度支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爲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澶淵久未塞會契丹遣劉六符來乃命昭述城澶州以治隄爲名調兵農八萬踰旬而就六符初過之以爲隄也及還而城具甚駭愕初置義勇軍人情詾詾昭述日行數舍開諭父老衆始安宣撫使表其能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澶州又爲樞密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河北始置四路以爲正定府路安撫使知成德軍大水民多流亡籍僧舍積粟爲粥糜活饑民數萬計改龍圖閣學士知秦州被諫官御史劾留正定府居四年入領三班院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未幾知通進銀臺司判太常寺復領三班累遷尚書右丞從祫享致齋於朝堂得暴疾卒贈禮部尚書謚恪李氏居京城北崇慶里凡七世不異爨至昭述猶自豐殖爲族人所望然家法亦不廢昭遘字逢吉宗諤從子也以蔭爲將作監主簿幼時楊億嘗過其家命爲賦既成億曰桂林之下無雜木非虛言也其後薦之召試授館閣校勘改集賢院校理坐失誤落職未幾復爲鹽鐵判官初議罷天下職田及公使錢昭遘以爲不可三司使姚仲孫惡其異己請詰所以興利之時昭遘爭不屈遂罷爲白波發運使尋入奏事仁宗謂曰前所論罷職田等事是也遷直史館知陝州以諫官歐陽修言改判三司理欠司徙度支判官使契丹還道除陝西轉運使坐家僮盜遼人銀酒盃降知澤州陽城冶鑄鐵錢民冒山險輸礦炭甚苦昭遘爲奏罷鑄錢又言河東鐵錢眞僞淆雜不可不革後復直史館知陝州立廟祀唐刺史長孫操以其疏廣濟渠有功於民也歸爲三司戶部判官糾察在京刑獄進直龍圖閣改集賢殿修撰累遷尚書工部郎中歷知鳳翔河中府晉州遷管句登聞檢院擢天章閣待制知滄州用諫官吳及言復改知陝州徙鄆州卒（明史）

邢神留深州陸澤人父超遁官祖里胥曾祖超毆里胥死神留年十歲詣吏求代父死州以聞詔貸死賜里胥家萬錢爲棺斂具（宋史案本傳不詳年代而其下有端拱初海陵沈正事則神留蓋端拱以前人也）

王果字仲武深州饒陽人舉明法數遷至知保州契丹謀求關南地使未至果廉得其稿奏之擢領賀州刺史兼高陽關路兵馬鈐轄中官楊懷敏領沿邊屯田事大唐塘水邊臣莫敢言果抗論水侵民田無益邊備懷敏怒讒之左遷青州兵馬都監歷永興軍兵馬鈐轄知隴州俄召還遷皇城

一第637册 續修四庫全書 頁 0 反正勺

使河北沿邊安撫副使徙知定州兼正定路兵馬鈐轄叛卒據保州果坐多傷士卒徙知密州又知忻州鄜州權秦鳳路兵馬總管遷西上閤門使徙知滄州卒（宋史）

定州

杜審進定州安喜人昭憲皇太后之弟也世以積善聞兄四人審琦仕後唐爲義軍指揮使天成二年卒太祖開國贈左神武軍大將軍審玉未仕天成元年卒審瓊建隆初授檢校國子祭酒拜左領軍衞將軍再遷至右衞大將軍領富州刺史權判右金吾街仗兼點檢侍衞步軍司事卒贈太保甯國軍節度使謚恭僖景德三年葬陪陵加贈太師中書令審肇建隆三年授左衞上將軍檢校左僕射尋乞休賜第京師乾德初領濰州刺史歷左衞及右驍衞上將軍出知澶州值河決免官歸俄復官令致仕以濰州刺史月俸給之年七十二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溫肅加贈太傅審進其季也建隆三年授右神武大將軍數遷至保義軍節度加檢校太傅進太尉太宗親征河東審進言願率所部擊太原上以年老不許明年入朝值契丹寇邊上幸大名勞軍留巡警甚嚴肅明年復歸陝進太師以老改右衞上將軍食原俸加開府儀同三司卒年七十九贈中書令謚恭惠審進鎮陝凡二十餘年勸農敦本無驕矜邑民甚德之景德三年追封京兆郡王兼中書令子彥鈞彥彬彥彬官終禮賓副使彥鈞以廕補供奉官累遷天雄軍副都部署車駕駐澶淵授駕前東面貝冀路副都部署契丹兵攻月城彥鈞率兵擊走之官終并代副都部署贈安化軍節度子贊文授供奉官贊甯授殿直孫宗壽官三班奉直審琦曾孫惟序字舜功自三班奉職數遷至梓夔路鈐轄徙環慶路知邠州權慶州事任福敗師惟序獨以騎兵數千由懷安路破賊三砦斬首數百獲牛馬千以功遷忠州刺史歷涇原鈐轄改六宅使知雄州契丹來求割地使未至惟序購得其草馳上之數遷至乾州團練使卒（宋史）

王榮定州人父洪嗣仕晉爲本州十縣遊奕使榮少有膂力事瀛州馬仁瑀爲廝役太宗在藩邸得隸左右卽位補殿前指揮使稍遷本班都知員僚直都虞候盜發棣州州兵不能捕榮往討擒之加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領歙州刺史坐受秦王廷美宴出爲濮州馬軍教練使未行馬仁瑀子告榮與秦王親吏語出狂言乃削籍流海島雍熙中召還爲副軍頭累遷龍衞都指揮使領羅州團練使率兵戍遂城敵騎來寇擊敗之擒千餘人召拜侍衞馬軍都虞候峯州觀察使出爲定州行營都部署母老不迎養且供給甚薄太宗聞怒曰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榮事親若此豈可復置左右效晉帝養成張彥澤耶召罷督降右驍衞大將軍寄班供俸官先是護定州兵張明每以正言規榮榮疾之及榮謫定州監軍王斌奏與榮善疑明搆之乃劾明不法事下樞密院問狀不實上怒語左右曰張明事朕素己小心今王斌以榮故而曲奏明罪則誣罔得以肆行矣乃賜明錢帛改榮右羽林軍大將軍眞宗卽位領獎州刺史尋授濱州防禦使還涇原儀渭駐泊部署咸平二年車駕北征召爲貝冀行營副都部署師旋復還涇原明年援送靈武芻糧至積石敗績於蕃除名配均州六年起爲左衞將軍景德初權判左金吾街仗司事上親兵

遼淵契丹遊騎抵濮州命榮爲黃河南岸都巡檢使領龍衛兵追襲二年遷左神武軍大將軍領恩州刺史數遷至河南府駐泊都監卒年七十官其一子榮善射嘗引强注屋椽矢入木數寸時人目爲王硬弓（宋史）

劉斌定州人父加友端拱中爲從弟志元所殺斌及弟皆幼隨母改適而母每勉以復仇景德中斌及弟挾刀伺志元於途刺之而未誅詣吏自陳州具獄上請詔黜志元配隸汝州斌免罪（宋史）

高賦字正臣中山人父尹右衛將軍賦以父任爲右班殿直復舉進士改奉禮郎四遷至太常博士（東都事略）歷知正定縣通判劍邢石三州及成德軍徙知衛州州俗尚巫鬼蓄蠱毒値閏歲害人尤多賦悉擒治蠱患遂絕徙唐州州田多蕪前守趙尙寬力督民墾荒而尙多蓁莽賦募兩河流民計口給田使耕作陂堰四十四比其去田增闢三萬一千三百餘頃戶增萬一千三百八十歲益稅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璽書褒之並宣布其政績以勸天下兩州爲立生祠擢提點河東刑獄加直龍圖閣知滄州程昉欲於境內開西流河趨州城而北注三塘泊賦曰滄州近河歲增隄防猶懼奔溢乃更闢壑乎昉執不從竟不成歷蔡潞二州入同判太常寺進集賢院學士疏言二府大臣不當僦舍散處宜倣前代丞相府於端門前列置大第俾居之又言仁宗朝爲兗國公主治第用錢數十萬緡今有五公主若悉如前其費無藝願講求中制裁爲定式又請諸道提點刑獄司置檢法官俾專平讞使民不冤又乞於禁中建閣繪功臣像如漢雲臺唐凌煙之制俱允行以通議大夫致仕退居襄陽卒年八十四（宋史）

王安中字履道曲陽人進士及第累遷御史中丞開封邏卒夜捕盜盜逸有民驚而走卒乃縛以爲盜民不勝刑誣服安中廉知之出民抵卒罪蔡京舉徐禋掌東南九路銅且搜訪寶貨禋乃稱鑄冶圖上之增舊幾十倍復請開洪州嚴陽山鑛迫有司妄承歲額安中疏請令九路監司覆按禋遂得罪京引方士王仔昔見上羣小爭負緣安中疏言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保任宣召出入宜審察所經兼嚴結納之禁因幷劾京蠹國害民數事上嘉納之尋再疏劾京上面諭曰候過天寧節當爲卿罷京京知之大懼其子攸侍禁中日夕泣懇乃改安中翰林學士進承旨宣和元年拜尚書右丞三年進左丞金人來歸燕以安中爲慶遠軍節度河北河南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事同知郭藥師遼降將也跋扈安中不能制乃曲意諂之加檢校少保改少師張覺叛金奔燕金人來索安中縊殺之函其首送金藥師言金人欲覺即殺而與之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力求罷乃改上清寶籙宮使兼侍讀召還除檢校太保建雄軍節度使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靖康初被劾屢貶乃爲單州團練副使象州安置高宗卽位內徙改道州尋放自便紹興初復左中大夫子辟章知泉州迎安中往未幾卒年五十九安中工文詞徽宗宴睿謨殿命賦詩百韻上令大書於殿屛且錄以徧賜侍臣有初寮集七十六卷（宋史）

畿輔通志卷二百七

列傳十五（遼）

遼

順天府

康默記（孫延壽）　蕭廷思　室昉
劉繇（子珂）　韓德樞（延徽孫紹勳　紹芳）　馬得臣
郭世珍　張儉　楊佶
楊晳　楊積　劉伸
趙徽　王觀　楊遵勖
王鼎　王士方　牛溫舒
王吉甫　張衍

保定府

杜防　王棠

承德府

姚景行　竇景庸　太公鼎

永平府

馬保忠

河間府

劉景（子慎行　孫六符）

口北三廳

耶律赫嚕　蕭罕都　耶律薩哈勒
耶律斡拉　耶律巴格　蕭塔喇噶
蕭素颯（子穆哷斡）　蕭巖壽　蕭頁嚕
都勒斡　耶律阿息保

遵化州

韓知古　耶律隆運（弟德威　德崇　姪制心　德威孫達嚕噶）

遼

順天府

康默記本名照少爲薊州衙校太祖侵薊州得之愛其材隸麾下蕃漢相涉事屬默記折衷之悉合帝意時諸部新附文法未備默記推析律意論決重輕不差毫釐罹禁網者人人自以爲不冤拜左尚書神册三年始建都默記董役人咸勸趨百日而訖事五年爲皇都伊勒希巴（原作夷离畢）太祖出師居庸關命默記將漢軍進逼長蘆水棄俘馘其衆天贊四年親征渤海默記與韓知古從後大諲譔叛命諸將攻之默記分薄東門率驍勇先登既拔與韓延徽下長嶺府（案續通志云太祖紀默記攻長嶺府時爲額爾奇木）軍還已下城邑多叛默記與阿古齊（原作阿古只按續通志作阿爾察）平之破輝發（原作回跋）城歸營大祖山陵畢卒佐命功臣其一也孫延壽字允昌少倜儻（遼史）善騎射（續通志）嘗謂其所親曰大丈夫爲將當效節邊陲馬革裹屍景宗特授千牛衞大將軍宋人攻南京諸將既成列延壽獨奮擊陣前敵遂大潰以功遥授保大軍節度使乾亨三年卒（遼史）

蕭延思涿州人太宗皇后父也少習武藝有材力能左右射從太祖平諸蕃嘗率騎數十深入敵陣屢戰有功太宗授石晉時延思已死每歎曰斯人何在中原不足平也終北面都部署遼興節度使（契丹國志）

室昉字夢奇南京人幼謹厚篤學不出外戶者二十年雖里人莫識會同初登進士第爲盧龍巡捕官太宗入汴受册禮

詔昉知制誥總禮儀事天祿中爲南京留守判官應歷間累遷翰林學士出入禁闥十餘年保甯間兼政事舍人數延問古今治亂得失奏對稱旨改南京副留守決訟平允人皆便之遷工部尚書尋改樞密副使參知政事頃之拜樞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乾亨初監修國史統和元年告老不許進尚書無逸篇以諫太后聞而嘉獎二年秋詔修諸嶺路昉發民夫二十萬一日畢功是時昉與韓德讓耶律色珍（原作斜珍）相友善同心輔政整析蠹弊知無不言務在息民薄賦以故法度修明朝無異議八年復請致政詔入朝免拜賜几杖太后遣閤門使李從訓持詔勞問令常居南京封鄭國公初晉國公主建佛寺於南京帝許賜額昉奏曰詔書悉罪無名寺院今以主請賜額不惟違前詔恐此風愈熾帝從之表進所撰實錄二十卷手詔褒之加政事令賜帛六百匹九年爲韓德讓自代不從帝以昉年老苦寒賜貂皮衾褥許乘輦入朝病劇遣翰林學士張幹就第授中京留守加尚父卒年七十五賜尚書令遺言戒厚葬恐人譽過情自志其墓（遼史）

劉晞（通鑑注云晞實錄作僖或云作稀今從陷蕃錄）涿州人歷官至樞密使同平章事兼侍中燕京留守大同中爲西京留守太宗入汴遣述軋按刺等戍洛陽趙在禮入謁拜庭下皆踞坐受之晞至詬曰趙在禮漢家大臣爾北方一酋長耳安得慢之如此立於庭下以挫之由是洛人始安（涿州志）次子珂尚世宗妹燕國公主少善射以材能稱性謹重未嘗有過爲太宗所知太宗南征戰於定州帝深入馬陷泥淖中珂下馬奉帝出身被數十創流血被體太宗壯之遷林牙行宮都部署西北路兵馬招討使從入大梁授同知京府事尋授樞密使封吳王（契丹國志）

韓德樞幽州安次人魯國公延徽之子年甫十五太宗見之謂延徽曰是兒卿家之福朕國之寶眞英物也未冠守羽林大將軍遷特進太尉時漢人降與轉徙者多寓東平丁歲菑饑饉疾癘德樞請往撫字之授遼興軍節度使下車整紛剔蠹恩威信孚勸農桑興教化期月民獲蘇息入爲南院宣徽使遙授天平節度使平灤營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門下平章事已而加開府儀同三司行侍中封趙國公保甯元年卒（遼史）紹勳延徽孫官東京戶部使會燕薊饑民怨亂東京舍利軍詳穩大延琳因之爲變囚留守蕭孝先（東安縣志）紹勳被執詞不屈賊以鋸解之憤罵至死（遼史）紹芳紹勳弟開泰九年爲樞密都承旨（據百官志增）太平四年爲樞密直學士（據聖宗紀增）重熙間參知政事加兼侍中時庭議征李元昊力諫不聽出爲廣德軍節度使聞敗嘔血卒（遼史）資讓延徽曾孫大安八年參知政事爲中京留守（據道宗紀增）壽隆初知樞密院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會宋徽宗嗣位遣使來報有司按籍有登寶位文坐是出爲崇義軍節度使改鎮遼興卒（遼史）

馬得臣南京人好學博古善屬文尤長於詩保甯間累遷政事舍人翰林學士常預朝議以正直稱乾亨初宋師屢犯邊命爲南京副留守復拜翰林學士承旨聖宗即位皇太后稱制兼宣政殿學士（案續通志云原文作侍讀學士考遼百官志有諸王侍讀無侍讀學士今依聖宗紀改）帝閱唐高祖太宗元宗三紀得臣乃錄其行事可法者進之及見從伐宋進言降不可殺亡不可追二三其德者別議

詔從之俄兼諫議大夫知宣徽院事時帝擊鞠無度上書諫曰臣竊觀房元齡杜如晦隋季書生向不遇太宗安能爲一代名相臣雖不才陛下在東宮幸列侍從今又得侍聖讀未有裨補聖明陛下嘗問臣以貞觀開元之事臣請畧陳之臣聞唐太宗侍太上皇宴罷則挽輦至內院元宗與兄弟歡飲盡家人禮陛下嗣祖考之祚躬侍太后可謂至孝臣更望定省之餘睦六親加愛敬則陛下親親之道比隆二帝矣臣又聞二帝耽玩經史數引公卿講學至於日昃故當時天下翕然嚮風以隆文治今陛下游心典籍分解章句臣願研究經理深造而篤行之二帝之治不難致矣臣又聞太宗射豕唐儉諫之元宗臂鷹韓休言之二帝莫不樂從今陛下以毬馬爲樂愚臣思之有不宜者三竊以君臣同戲不免分爭君得臣愧彼負此喜一不宜躍馬揮杖縱橫馳騖不顧上下之分爭先取勝失人臣禮二不宜輕萬乘之尊圖一時之樂萬一有銜勒之失其如社稷太后何三不宜倘陛下不以臣言爲迂少賜省覽天下之福羣臣之願也書奏帝嘉歎良久未幾卒贈太子太保詔有司給葬（遼史）

郭世珍漷陰人景宗時爲太尉司徒統和六年承天太后侵宋俘獲甚衆師次范陽世珍言降卒皆有父母妻子不無懷土之情驅而之北終不爲用願放歸鄉國太后嘉納縱者數萬人祀鄉賢（通州志）

張儉宛平人性端慤不事外飾統和十四年舉進士第一調雲州幕官故事車駕經行長吏當有所獻聖宗獵雲中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爲獻先是帝夢四人侍側賜食人二口至聞張儉名始悟召見容止樸野訪及事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此顧遇特異踐歷清華號稱明幹開泰中累遷同知樞密院事（案聖宗本紀儉以開泰二年爲政事舍人七年守司徒兼政事令）太平五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移鎮大同六年入爲南院樞密使帝乃眷倚參知政事吳叔達與儉不相能帝怒黜叔達爲康州刺史拜儉左丞相封韓王帝不豫受遺詔輔立太子是爲興宗賜貞亮宏靖保義守節耆德功臣拜太師中書令加尚父徙王陳重熙五年帝幸禮部貢院及親試進士皆儉發之進退不名賜詩褒美儉衣惟紬帛食不重味月俸有餘賙給親舊方冬奏事便殿帝見衣袍敝惡密令近侍以火夾穿孔記之屢見不易帝問其故儉對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時尚奢靡故以此微諷諭之帝憐其清貧令恣取內府物儉奉詔取布三端而出益見奬重儉弟五人帝欲俱賜進士第固辭有司獲盜八人既戮之乃獲正賊家人訴冤儉三乞申理帝勃然曰卿欲朕償命耶儉曰八家老稚無告少加存恤使得收葬足慰存沒矣乃從之儉在相位二十餘年裨益爲多致政歸第會宋書辭不如禮帝將親征幸儉第問食先往具饌卻之進葵羹乾飯帝食之美徐問以策儉條陳利害且曰第遣一使問之何必遠勞車駕帝悅而止（案續通志云資治通鑒長編云河北既罷兵雄州治城壘不報遼主問張儉曰南朝尚修城備得毋違誓儉曰知雄州李允則其人長者不足疑與本傳所載相類）復即其第賜宴器玩悉與之十二年薨年九十一敕葬宛平縣（遼史）

楊佶字正叔南京人幼穎悟異常讀書自能成句識者奇之弱冠擧名籍甚統和二十四年舉進士第一歷校書郎大理

正開泰六年轉議曹郎典常書命加諫議大夫出知易州治尚清簡徵發期會必信入爲大理少卿累遷翰林學士文章號得體八年燕地饑疫民多流殍以佶同知南京留守事發倉廩賑乏絕貧民鬻子者計傭而出之宋遣梅詢賀千齡節詔佶迎送多唱酬詢每見稱賞復爲翰林學士重熙元年升翰林學士承旨母憂起復工部尚書歷忠順軍節度使朔武等州觀察處置使天德軍節度使加特進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拜參知政事兼知南院樞密使十五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境內亢旱苗稼將槁視事之夕雨澤霑足百姓歌曰何以蘇我上天降雨誰其撫我楊公爲主灤陽水失故道歲爲民害乃以己俸創長橋人不病涉及被召郡民攀轅泣送帝御清涼殿宴勞之卽日除吏部尚書（案興宗紀重熙十一年佶自宣政殿學士爲吏部尚書與本傳異）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曰卿今日何減呂望之遇文王佶對曰呂望比臣遭際有十年之晚帝悅其居相位以進賢爲已任事總大綱責成百司人人樂爲之用三請致政許之月給錢粟僕隸四時遣使存問卒有登瀛集行於世（遼史）

楊晳字昌時安次人幼通五經大義聖宗聞其穎悟召試詩授祕書省校書郎太平十一年擢進士乙科爲著作佐郎重熙十二年累遷樞密都承旨權度支使登對稱旨進樞密副使歷長寧軍節度使山西路轉運使知興中府清寧初入知南院樞密使與姚景行同總朝政請行柴册禮封趙國公以足疾復知興中府咸雍初徙封齊召賜同德功臣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拜樞密使改封晉給宰相樞密使兩歷俸從封趙王屢請歸致盍賜保節功臣致仕太康五年例改遼西郡王卒（遼史）

楊績（績遼考作晳績誤）良鄉人太平十一年進士及第累遷南院樞密副使與杜防韓知白等擅給進士堂帖降長寧軍節度使徙知涿州清寧初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爲南府宰相九年閒重元亂與姚景行勤王十年知興中府咸雍初入知樞密院事二年乞致仕不許拜南院樞密使帝以績舊臣特召燕見論古今治亂人臣邪正帝曰方今人臣忠直耶律玦劉伸而已然伸不及玦之剛介績拜賀曰何代無賢世亂則獨善其身主聖則兼濟天下陛下銖分邪正升黜分明天下幸甚累表告歸不許封趙王太康中以例改王遼西致仕加守太保卒子貴忠知興中府（遼史）

劉伸字濟時宛平人少穎悟長以詞翰聞重熙五年登進士第歷彰武軍節度使掌書記大理正因奏獄帝適與近臣語不顧伸進曰臣聞自古帝王必重民命願陛下省臣之奏帝大驚異擢樞密都承旨權中京副留守詔徙富民實春泰二州伸以爲不可奏罷之遷大理少卿人以不冤稱升大理卿改西京副留守以父憂終制爲三司副使加諫議大夫提點大理寺以伸明法而恕案冤獄全活者衆徙南京副留守俄改崇義軍節度使政務簡靜民用不擾優詔褒之改戶部使歲入羨餘錢三十萬緡拜南院樞密副使道宗嘗謂大臣曰今之忠直耶律玦劉伸而已宰相楊績賀其得人拜參知政事論之曰卿勿憚宰相北院樞密使伊遜（遜原作乙辛據通志作伊遜）勢焰方熾伸奏曰臣於伊遜尚不畏何宰相之畏伊遜銜之相與

排誣出爲保靜軍節度使帝然欲大用加守太子太保遷上京留守伊遜以事出鎭雄武復以崇義軍節度使致仕適燕薊民饑仲與致仕趙徽韓造日濟以廩粥所活不勝算大安二年卒（遼史）

趙徽南京人重熙五年擢甲科爲太子中舍賜緋衣銀魚（據興宗紀增）累遷大理正清寧二年鞫銅州獄稱旨歷煩劇有能名累遷翰林學士承旨咸雍初爲度支使三年拜參知政事出爲武定軍節度使及代軍民請留復同知樞密院事兼南府宰相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卒追贈中書令諡文憲（遼史）

王觀南京人博學有才辯重熙七年中進士乙科興宗崩充夏國報哀使還除給事中咸雍初遷翰林學士五年兼乾文閣學士七年改南院樞密副使賜國姓參知政事兼知南院樞密事坐矯制修私第削爵爲民卒（遼史）

楊遵勗字益誠涿州范陽人重熙十九年登進士第調儒州軍事判官累遷樞密院副承旨咸雍三年爲宋國賀正使還遷都承旨天下之事叢於樞府簿書填委遵勗一目五行俱下剖決如流敷奏詳敏帝嘉之奉詔徵戶部逋錢得四十餘萬緡拜樞密直學士改樞密副使太康初參知政事徙知樞密院事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拜南府宰相耶律伊遜誣太子詔遵勗與雅克（原作燕哥）案其事遵勗不敢正言時議短之尋拜北府宰相大安中暴卒年五十六贈守司空諡康懿子誨終昭文館學士（遼史）

王鼎字虛中涿州人幼好學居大寧山數年博通經史時馬唐俊有文名燕薊間適上巳與同志祓禊水濱酌酒賦詩鼎偶造席唐俊見鼎樸野置下座欲以詩困之先出所作索賦鼎援筆立成唐俊驚其敏妙因與定交清寧五年（道宗紀作八年）擢進士第調易州觀察判官改淶水縣令累遷翰林學士當代典章多出其手上書言治道十事帝以鼎達政體事多諮訪鼎正直不阿人有過必面詆之壽隆初升觀書殿學士一日宴主第醉與客忤怨帝不知己坐是下吏狀聞帝大怒杖黥奪官流鎭州居數歲有赦鼎獨不免會守臣召鼎爲賀表因以詩貽使者有誰知天雨露獨不到孤寒之句帝聞而憐之即召還復其職乾統六年卒（案遼史考證云原本無卒字考鼎召還復職不言更貶爲令其暴風舉榻事當在前宰淶水時史盡於既卒後附誌此事而遺脫卒字文義遂不相屬今據永樂大典增）鼎宰縣時憩於庭俄有暴風舉榻臥榻空中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遼史）

王士方宛平人正直敢言道宗信樞密使耶律伊遜之讒殺其太子世無敢白其冤者士方擊義鐘以訴帝感悟卒誅伊遜厚賞士方授承奉官（金史王賁傳）

牛溫舒范陽人剛正尚節義有遠器咸雍中擢進士第滯小官大安初累遷戶部使轉給事中知三司使事國民兼足帝以爲能加戶部侍郎改三司使壽隆中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攝中京留守部民詣闕請真拜從之召爲三司使乾統初復參知政事知南院樞密使事五年夏爲宋所攻來請和解溫舒與蕭塔喇台（原作得里底續通志作蕭德勒岱）使宋方大燕優人爲道士裝素土泥藥鑪優曰土少不能和溫舒遽起以手藉土懷之宋主問其故溫舒對曰臣奉天子威命來和若不

從則當卷土收去宋人大驚遂許夏和遷加中書令卒（遼史）

于吉甫涿州人天慶中試律學第一除參軍累遷至留守中議大夫（涿州志）

張衍香河人祖守均父壽皆晦迹不仕衍壽昌元年登進士第授校書郎管內都商稅判官廉潔不染課績最遷祕書郎知龍門縣事秩滿士民攀轅請留不許補中京留守推官決疑獄釋重囚五人時服其明允遷都員外郎賜金魚紫袍左散騎常侍差監銀絹庫授比部郎中通判易州朝散大夫尚書比部郎中長子經銀青崇祿大夫監察御史儒州商麴鐵院使檢校司子祭酒雲騎尉左班祗候次子繹（香河縣志）

保定府

杜防涿州歸義縣人開泰五年擢進士甲科累遷起居郎知制誥人以爲有宰相器太平中遷政事舍人拜樞密副使重熙九年夏人侵宋宋遣郭禎來告請與夏和（案續通志云宋史仁宗紀康定元年遣使以討元昊告契丹遼史興宗及西夏紀亦云遣郭禎以伐夏來報無請和之說與本傳異）命防使夏解之如約罷兵各歸侵地拜參知政事韓紹芳劉六符忌之防待以誠十二年紹芳等罷愈見信任十三年（案續通志云本傳作十二年據興宗紀改）拜南府宰相防生子帝幸其第賜名王門努（原作王門奴）以進奏有誤出爲武定軍節度使十七年（案續通志云興宗紀重熙十六年出防爲武定節度使十七年召復任本傳作十四年誤改正）復召爲南府宰相二十一年秋祭仁德皇后詔儒臣賦詩防爲冠賜金帶道宗諒陰爲大行皇帝山陵使清甯二年帝諭防曰朕以卿年老嗜酒不欲煩以劇務朝廷之事總綱而已頃之拜右丞相加尚父卒贈中書令謚曰元肅子公謂終南府宰相（遼史）

王棠涿州新城縣人博古善屬文重熙十五年擢進士省貢禮部廷試對皆第一累遷上京鹽鐵使或誣以賄無狀釋之遷東京戶部使太康二年遼東饑民多死請賑恤從之三年入爲樞密副使拜南府宰相大安末卒棠練達朝政臨事不怠在政府修明法度有聲（遼史）

承德府

姚景行始名景禧祖漢英本周將應歷初來聘用敵國禮帝怒留之隸漢人宮分及景行既貴始出籍貫興中縣景行博學重熙五年擢進士乙科爲將作監改燕趙國王教授不數年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性敦厚廉直人望歸之道宗卽位多被顧問爲北府宰相九年秋告歸道聞重元亂集行旅三百餘騎勤王比至賊已平帝嘉其忠賜以逆人財產咸雍元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明年驛召拜南院樞密使帝從容問治道引入內殿出御書及太子書示之賜什器車仗帝有意伐宋召景行問曰宋人好生邊事如何對曰自聖宗皇帝以威德懷遠宋修職貢迨今凡六十年若以細故用兵恐違成約帝然其言而止致仕不踰月復舊職丁家艱起復兼中書令帝問古今儒士優劣占對稱旨知興中府改朔方軍節度使太康初鎭遼興以上京多滯獄命爲留守不數月以獄空聞累乞致政許之加守太師卒追封柳城郡王謚文憲壽隆五年詔爲立祠（遼史）

竇景庸中京人中書令振之子聰敏好學清甯中第進士授祕書省校書郎累遷少府少監咸雍六年授樞密直學士尋知漢人行宮副部署事大安初遷南院樞密副使監修國史

知樞密院事賜同德功臣封陳國公有疾表請致仕不從加太子太保授武定軍節度使審决冤滯輕重得宜以獄空聞七年拜中京留守九年卒諡曰肅憲子瑜三司副使（續通志）

大公鼎渤海人先世籍遼陽率賓縣統和間徙遼東豪右實中京因家於大定曾祖忠禮賓使父信興中主簿公鼎幼莊愿長而好學咸雍十年登進士第調瀋州觀察判官時遼東雨水傷稼北院樞密大發瀕河丁壯以完隄防有司承令峻急公鼎獨曰邊障甫寧大興役事非利國便農之道乃疏奏其事朝廷從之罷役水亦不爲災改良鄉令省徭役務農桑建孔子廟學部民服化累遷興國軍節度副使時有隸鷹防者以羅畢爲名擾害田里歲久民不堪公鼎言於帝卽命禁戢會公鼎造朝大臣諭帝嘉納之意公鼎曰一郡獲安誠爲大幸他郡如此者衆願均其賜於天下從之徙長春州錢帛都提點車駕如春水貴主例爲假貸公鼎曰豈可輟官用徇人情拒之頗聞怨詈語曰此吾職不敢廢也俄拜大理卿多所平反天祚卽位歷長寧軍節度使南京副留守改東京戶部使時盜殺留守蕭保先始利其財因而倡亂民亦互生猜忌家自爲鬬公鼎單騎行郡陳以禍福衆皆投兵而拜曰是不欺我皆聽命安堵如故拜中京留守賜貞亮功臣乘傳赴官時盜賊充斥有遇公鼎於路者卽叩馬乞自新公鼎給以符約俾還業聞者接踵而至不旬日境内清肅天祚聞之加賜保節功臣時人心反側公鼎慮生變請布恩惠爲肆赦以安之累表乞歸不許會奴賊張薩巴（原作撒八）率無賴嘯聚公鼎欲擊而勢有不能歎曰吾欲謝世久矣爲世故所牽不幸至此豈命也夫因憂憤成疾保大元年卒年七十九子昌齡左承制昌嗣洺州刺史昌朝鎮寧軍節度使（遼史）

永平府

馬保忠營州人疏眉自豐下謹重寡欲斤斤自修入賢其行讀書不調州縣節用以給親里大饑則賑其餘於鄉黨太平年間授洗馬改著作郎殿中丞興宗朝爲樞密使尚父守太師兼政事令封燕國公時朝政不綱溺志浮屠僧至有正拜三公三師者保忠諫曰罰當罪賞當功有國之令典也積薪之言汲黯歎之斜封之濫至唐而極國家起自朔北奄有幽燕量材授官人始稱職今臣下豢養承平無勳可陟宜且以序進之帝憮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得自行其權豈社稷之福耶又嘗上言强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則鄉黨之行修修德行則冠冕之緒崇自今其有非聖帝明王孔孟聖賢之教者望下明詔痛禁絶之其篤意風教如此卒諡剛簡（契丹國志）

河間府

劉景字可大河間人四世祖怦卽木滔（唐書作朱滔）甥唐右僕射盧龍軍節度使父守敬南京副留守景疏厚好學能文燕王趙延壽辟爲幽都府文學應歷初遷右拾遺知制誥爲翰林學士九年周人侵燕留守蕭思溫上急變帝欲俟秋出師景諫曰河北三關已陷於敵今復侵燕安可坐視不聽令父憂去未幾起復舊職一日召草敕既成留數月不出景奏曰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今稽期弗發非也亦不報景宗卽位以景忠實擢禮部侍郞遷尚書宣政殿學士帝方欲倚用晉其

芴曰劉景可爲宰相頃之爲南京副留守時留守韓匡嗣因扈從北上景與其子德讓共理京事俄召爲戶部使歷武定開遠二軍節度使統和六年致仕加兼侍中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太師子愼行聖宗朝由膳部員外郎累遷至北府宰相監修國史時帝多卽宴飮行誅賞愼行諫曰以喜怒加威福恐未當帝悟諭政府自今宴飮有刑賞事翌日稟行爲都統伐高麗以失軍期下吏議貴乃免出爲彰武軍節度使賜保節功臣（遼史）歷順義遼興節度使（聖宗本紀）子六人一德二元三晸四端五常六符德早世元終上京留守常歷三司使武定軍節度使晸端符皆第進士晸端俱尙主爲駙馬都尉三晸獻聖宗一矢斃雙鹿賦帝嘉其贍與公主不諧奔宋歸殺之四端以衞尉少卿使宋賀生辰方宴大張女樂竟席不顧人憚其嚴還拜樞密直學士（遼史）擢知宣徽南院直學士（聖宗本紀）六符（契丹國志作平州人）年十五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長而喜功名慷慨有大志歷事聖宗朝爲著作郎中允又爲詹事國子祭酒（契丹國志）重熙初遷政事舍人（遼史）擢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十一年宋夏兵久不決六符以宋朝爲怯因說帝聚兵幽涿聲言南征而六符及蕭英（遼史作蕭特默）先以書索關南十縣地（契丹國志）還爲漢人行宮副部署會宋遣使增歲幣以易十縣復與耶律仁先使宋定進貢名宋難之六符曰本朝兵强將勇海內共知人人願從事於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況大兵駐燕萬一南進何以禦之顧小節忘大患悔將何及宋從之歲幣稱貢六符還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宋幣至命六符爲三司使以受之六符與參知政事杜防有隙防以六符嘗受宋賂白其事出爲長甯軍節度使俄召爲三司使道宗卽位將行大册禮北院樞密使蕭格（原作革）曰行大禮備儀物必擇廣地莫若黃川六符曰不然禮儀國之大體帝王之樂不奏於野今中京四方之極朝覲各得其所宜中京行之帝從其議尋以疾卒（遼史）（陸游老學菴筆記云六符建議於其國謂燕薊雲朔本皆中國地不樂屬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北主眞宗問曰如何可收其心曰欲於民者十減其四五則民忻悅不爲北朝人矣北主曰如國用何曰臣願使南朝求割關南地而增戍關兵以脅之南朝重於割地必求增歲幣我託不得已受之俟得幣則以其數對減民賦可也眞宗用其策得增幣而他大臣背約幾以幣之十二減賦民國已喜及洪基嗣立六符爲相復請用元議遂盡用銀絹二十萬之數減燕雲租賦仁宗皇帝慶歷中嘗賜遼使劉六符飛白書八字南北兩朝永通和好會六符知貢舉乃以兩朝永通和好爲賦題其傳載中國如此）

謹案契丹國志云六符後遷至中書政事令子孫顯貴不絶爲節度觀察使者十數人續通志作六十餘人誤

口北三廳

耶律赫噜（原作曷魯）字琨（原作控溫續通志作庫們）一字洪隱德哷（原作迭剌續通志作德埒爲）部人祖寶默克（原作匣馬葛）簡獻皇帝兄父烏蘇（原作偶思）約尼（原作遙輦）時爲本部額爾奇木（原作夷離堇）赫噜性質厚在髫齔與太祖遙從父寶魯（原作釋魯）奇之曰興我家者必二兒也太祖旣長相與易裘馬爲好然赫噜事太祖彌謹會華格（原作滑哥）弑其父寶魯太祖顧赫噜曰華格弑父料我必不能容將反噬我今彼歸罪特依順（原作臺哂）爲解我姑與之是賊吾不忘也自是赫噜常佩刀從太祖以備不虞居久之赫噜父烏蘇病召赫噜曰安巴堅（原作阿保機）神畧天授汝率諸弟亦心事之太祖來問疾烏蘇執其手曰爾命世奇才吾兒赫噜忠日可委以事吾已諭之矣太祖爲塔瑪噶贊特（原作撻馬狘沙里續通志作塔瑪爾貢哷）參預部

族事赫嚕領數騎召小黃室韋來附太祖素有大志而知赫嚕賢畢國事非赫嚕謨不行會討裕爾庫（原作越兀）與烏爾古（原作烏古）部赫嚕爲前鋒戰有功及太祖爲德呼部額爾奇木討奚部其長珠爾（原作朮里）偪險而壘攻莫能下命赫嚕持一符往諭之既入爲所執乃說奚曰契丹與奚言語相通實一國也我額爾奇木於奚豈有輘轢之心哉漢人殺我祖奚首額爾奇木怨刺骨日夜思報漢人顧力弱使我求援於奚傳矢示信耳額爾奇木受命於天撫下以德故能有此衆也今奚殺我違天背德不祥莫大焉且兵連禍結當自此始豈爾國之利乎珠爾感其言乃降太祖爲裕悅（原作于越）秉國政欲命赫嚕爲德呼部額爾奇木辭曰賊在君側未敢遠去太祖討黑車子室韋劉仁恭遣養子趙霸率衆來救赫嚕伏兵桃山伏霸衆過半而要之與太祖合擊斬獲甚衆遂降室韋太祖會李克用於雲州赫嚕侍克用顧而壯之曰偉男子爲誰太祖曰吾族赫嚕也會約尼哈陶律汗（原作痕德堇可汗）沒羣臣奉遺命請立太祖太祖辭曰吾祖額爾奇木聶呼（原作雅里）嘗以不當立而辭今若等復爲是言何歟赫嚕進曰曩吾祖之辭遺命弗及符瑞未見第爲國人所推戴耳今先君言猶在耳天人所與若合符契天不可逆人不可拂而君命不可違也太祖曰遺命固然汝焉知天道赫嚕曰聞裕悅之生也神光屬天異香盈幄夢受神誨龍錫金佩天道無私必應有德我國削弱日久天生聖人以興起之汗（原作可汗）知天意故有是命且約尼九營棊布非無可立者小大臣民屬心裕悅天也天時人事幾不可失太祖猶未許是夜獨召赫嚕責曰衆以遺命迫我汝不明吾心而亦俛隨耶赫嚕曰在昔額爾奇木聶呼雖推戴者衆辭之而立蘇爾威（原作阻午）爲汗相傳十餘世君臣之分亂紀綱之統廢委質他國若綴斿然羽檄蠭午民疲奔命興王之運實在今日應天順人以答顧命不可失也太祖乃許明日即皇帝位命赫嚕總軍國事時制度未講國用未充扈從未備而諸弟呼克等往往覬非望太祖宮行營始置腹心部選諸部豪健二千餘充之以赫嚕及蕭迭魯（原作敵魯）總焉已而諸弟亂作太祖命赫嚕總領軍事討平之以功爲德呼部額爾奇木時民更兵燹剽日以抗敵赫嚕撫輯有方畜牧盛滋民用富庶討烏爾古部破之自是震懾不敢復叛乃請制朝儀建元率百官上尊號太祖備禮受册拜赫嚕爲阿勒達爾裕悅（原作阿魯敦于越）阿勒達爾者遼言盛名也後太祖伐西南諸部敕爲前鋒神册二年從逼幽州與唐節度使周德威拒戰汗州西收其軍遂圍幽州未下太祖班師留赫嚕與盧國用守之俄而救兵繼至赫嚕等以軍少無援退（案續通志云五代史云契丹數爲李嗣源等所敗乃解去通鑑亦云契丹大敗俘斬萬計此云兵少無援諱詞也）三年七月皇都成燕羣臣以落之赫嚕是日得疾卒年四十七既葬賜名其阡諳達（原作安答續通志作音德）山曰裕悅峪詔立石紀功清寧間命立祠上京初赫嚕病革太祖臨視問所欲言赫嚕曰陛下聖德寬仁羣生咸遂帝業隆興臣既蒙寵遇雖瞑目無憾惟析德呼部議未決願亟行之及卒太祖流涕曰斯人若延三五載吾謀蔑不濟矣太祖二十一功臣各有所擬惟赫嚕爲心云子塔拉（原作惕剌）薩喇（原作徹剌）俱不仕（遼史）

蕭罕都（原作痕篤）字裕勒沁（原作兀里軫）德呼（原作迭剌）部人其先相約尼

氏孚都少慷慨以才能自任早隸太祖帳下數從征討旣踐阼除北府宰相孚都事親孝爲政尙寬簡（遼史）

耶律薩哈勒（原作撒合穀遒志作撒哈合）字穀蘭伊室部人南府宰相烏魯斯（原作咸俚斯）子天祿間始仕應歷中拜伊室大王兼知兵馬事乾亨初宋來侵詔以本部兵守南京北院大王希達（原作奚底）等敗走獨薩哈勒全軍還帝諭之曰拒敵當如此朕勉之無憂不當貲加守太保統和間卒（遼史）

耶律斡拉（原作斡臘）字斯甯奚德呼部人趫捷有力善騎射保甯初補護衛車駕獵頡山有豪猪伏叢莽帝射中猪突出御者捨轡而避斡拉復射斃之及獵赤山奔鹿突前路隘不容避垂犯蹕斡拉以身當之鹿觸而顛帝謂曰朕因獵兩瀕於危賴卿以免始見爾心遷護衛太保從樞密院使耶律色珍（原作斜軫）破宋將楊繼業軍於山西統和十三年爲行軍都監從都部署奚王和碩鼐（原作和朔奴）伐烏舍（原作烏惹）烏哲國（原作烏昭度）數月不能下蕭恆德欲深入大掠斡拉曰恐所得不償所損恆德不從略地東南人馬多死詔奪諸將官斡拉以前議得免尋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爲東京留守開泰中卒（遼史）

耶律巴格（原作八哥）字烏庫哩（原作烏古鄰）五院部人幼聰慧書一覽輒成誦統和中以世業爲本部吏未幾升扎薩克轄（原作閘撒狘）轉樞密院侍御宋將曹彬米信侵燕巴格以扈從功擢上京留守開泰四年召爲北院樞密副使頃之留守東京七年東平王蕭巴雅爾（原作排押）伐高麗巴格爲都監至開京大掠而還濟茶陀二河高麗追兵至諸將皆欲俟敵渡河擊之獨巴格不可曰敵若渡兩河必殊死戰乃危道也不若擊於兩河之間巴雅爾從之敗績明年還東京奏渤海承奉官宜有以統領之帝從其言置都知押班後以茶陀之敗削使相降西北路都監（案續通志云聖宗本紀太平六年巴格復爲東京留守）

蕭塔喇噶（原作塔列葛）字雄隱五院部人八世祖珠嚕（原作只魯）約尼氏時當爲虞人唐安祿山來攻珠嚕戰於黑山之陽敗之以功爲北府宰相世預其選塔喇噶仕開泰間累遷西南面招討使重熙十一年使西夏諭伐宋事約元昊出別道以會十二年改右伊勒希巴同知南京留守轉左伊勒希巴依授東京留守以世選爲北府宰相二十一年復爲南京統軍使（依宏簡錄增）卒（遼史）

蕭素颯字特默（原作特免）五院部人重熙間始仕累遷北院承旨彰愍宮使清甯初歷左皮室詳袞（原作詳隱）右伊勒希巴（原作伊离畢）咸雍五年博和哩（原作訶阿里）部叛素颯討降之率其酋長來朝帝嘉其功徙北院林牙改南副部署卒子穆喇斡（原作魯斡）字和琳初補伊勒希巴郎君遷文班太保太康中改南京統軍使爲右伊勒希巴（原作夷离畢）與樞密使耶律阿蘇（原作阿思）論事不合見忌出爲馬羣太保北部來侵穆喇斡破之以功遷同知烏爾古（原作烏古）德呼（原作敵烈）部統軍仍許便宜行事後以讒毀降領西北路戍軍復爲馬羣太保卒（遼史）

蕭嚴壽伊實（原作乙室）部人性剛直尙氣仕重熙末道宗即位皇太后屢稱其賢由是進用帝出獵較嚴壽與其事未嘗高下於心當益重之歷文班太保同知樞密院事咸雍四年從耶律仁先伐準布（原作阻卜）破之有詔留屯亡歸者衆由是錯兩官十年討德哷（原作敵烈）部有功爲其部節度使太康元年同知南

院宣徽使事遷北面林牙密奏伊遜（原作乙辛）以皇太子知國政心不自安與張孝傑數相過從恐有陰謀動搖太子帝悟即出伊遜爲中京留守（案續通志云中京原誤上京今據本紀及伊遜薩喇等傳改）會伊遜生日帝遣近臣耶律白斯本（案續通志作拜薩巴宏簡錄作布色貝）賜伊遜物爲壽伊遜欲誣嚴壽因私屬白帝臣見奸人在朝陛下孤危身雖在外寵用寒心白斯本還以聞帝遣人賜伊遜車諭曰無慮竟用行將召矣由是反疑嚴壽出爲順義軍節度使伊遜復入爲樞密使流嚴壽於威（原作烏隗）路終身拘作嚴壽雖窘逐恆以社稷爲憂時人爲之語曰以狼牧羊何能久常三年伊遜誣嚴壽與謀廢立事執遜殺之年四十九乾統間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繪像宜福殿嚴壽廉直面折廷諍多與伊遜忤故及於難（遼史）

蕭頁嚕（原作迂魯）字和爾沁（原作胡突堇）五院部人父約質（續通志作摟珠）歷官節度使頁嚕重熙間爲牌印郎君清寧九年國家既平重元之亂其黨果玖（原作郭久）等亡頁嚕追捕獲之遷護衛太保咸雍元年使宋議邊事稱職知殿前副點檢事五年準布（原作阻卜）叛爲行軍都監擊敗之俘獲甚衆初軍出止給五月糧過期糧乏士卒往往叛歸頁嚕坐失計免官降戍西北部未行會北部兵起頁嚕將烏爾古（原作烏古續通志作烏爾圖）德呼兵敗之每戰以身先釋前罪總知烏爾古德呼部九年德呼叛往來掠邊境頁嚕屢出兵敗走之時德呼方爲邊患準布亦相繼寇掠邊人疲敝朝廷以地遠不能時益援兵而卒使疆圉帖然者皆頁嚕力也帝嘉其功拜左皮室詳袞（原作詳穩）會宋求天池之地詔頁嚕兼統兩皮室軍屯達里庫（原作太牢古）山以備之太康中準布叛（案道宗紀及屬國表準布在太康年間歲修職貢未嘗以叛聞耶律納延傳載卓克鼎事云西北諸路援邊與部族表符合本傳準布字恐誤）遷西北招討都監從都統耶律卓克鼎征討有功改南京統軍都監黃皮室詳袞遷東北路統軍都監卒弟都勒幹（遼史）

都勒幹（原作鐸盧斡）字薩巴（原作撒板）幼警悟異常兒三歲失母哭盡哀見者傷之及長魁偉沈毅好學善屬文有才幹年三十始仕爲朝野推重給事北院知聖旨事太康二年伊遜（原作乙辛）再入樞府都勒幹（原作鐸盧斡）素與蕭嚴壽善誣以罪謫戍西北部坐皇太子事特恩減死仍固修身在戍十餘年太子事稍直始得歸鄉里屏居謝人事一日臨流聞雉鳴三復孔子時哉語作古詩三章見志當時名士稱其高情雅韻不減古人壽隆六年卒年六十一乾統初贈彰義軍節度使（遼史）

耶律阿息保字達爾丹（原作特里典）五院部人祖呼哩（原作胡劣續通志作呼納）太祖時徙居西北部世爲招討司吏阿息保慷慨有大志年十六以才幹補內史天慶初轉樞密院侍御金人起兵城境上遣往詰之金人曰若歸阿蘇（原作阿疎）敢不聽命還具以聞金兵陷寧江州邊兵屢敗遣與耶律章努（原作章奴）等齎書而東阿息保曰臣前使依詔開諭略無所屈將還謂臣曰若所請不遂無相見今臣請獨往不聽將行別蕭塔喇台（原作得里底續通志作德勒岱）曰不肯適異國必無生還願公善輔國家既至果見執久乃遁歸遷都巡捕使六年從阿蘇討耶律章努加領軍衛大將軍阿蘇將兵而東阿息保送至軍乃還天祚怒其專鞭之三百尋爲奚六部圖嚕（原作禿里）太尉阿蘇反阿息保以偏師進擊臨陣墜馬被擒因阿蘇有舊得免時阿蘇好殺屢勸止

之全活者衆阿蘇敗乃遁四中京數歲保太二年金兵至中京始出獄尋爲德哷（原作蔑烈）皮室詳衮是時魏王淳僭號屢招之阿息保封其書以獻因諫曰東兵甚銳未可輕敵及賓訥圖（案續通志云賓訥圖原文作石輦鐸遼鑑綱目同天祚本紀作石輦驛蓋傳寫之訛而遼史此傳又訛石爲右今併改）之敗天祚奔竄召阿息保不時至疑有貳心并怒爲淳所招殺之初阿息保知國將亡前後諫甚切及死以非罪人尤惜之（遼史）

遵化州

韓知古薊州玉田人善謀有識量太祖平薊時知古六歲爲淳欽皇后兄欲穩（續通志作允）所得后來嬪知古從焉久之未得省見怏怏不得志挺身逃傭保以供資用其子匡嗣得親近太祖因間言太祖召見與語賢之命參謀議（遼史）太祖破劉守光軍詔赴龍化州建碑以紀功德（太祖本紀）神策初遷授彰武軍節度使久之信任益篤總知漢兒司事兼主諸國禮儀時儀法疏闊知古援據故典參酌國俗與漢儀雜就之使國人易知而行頃之拜左僕射（案續通志云太祖未建元之三年知古已爲左僕射）與康默記將漢軍征渤海有功遷中書令天顯中卒爲佐命功臣之一

子匡嗣（見雜傳遼史）

耶律隆運本姓韓名德讓西南面招討使匡嗣之次子也統和十九年賜名德昌二十二年賜姓耶律二十八年復賜名隆運重厚有智畧明治體喜建功立事侍景宗以謹飭聞（遼史）帝嬰疾后蕭燕燕與決國事雅重之（契丹國志）加東頭承奉官補樞密院通事轉上京皇城使（案續通志云百官志原名上京城隍使）遷彰德軍節度使代其父匡嗣爲上京留守權知京事甚有聲尋復代父守南京時人榮之宋兵取河東侵燕五院糺詳衮（景宗紀作北院大王）希達（原作奚底）統軍蕭托果（原作討古續通志作蕭特摩）等敗歸宋兵圍城招脅甚急人懷二心隆運登城日夜守禦援軍至圍解及戰高梁河宋兵敗走隆運要擊又破之以功拜遼興軍節度使徵爲南院樞密使（遼史）景宗疾亟隆運不俟詔密召其親屬等十餘人竝赴行帳時諸王宗室擁兵握政后當朝雖久然少姻媛助諸皇子幼稚內外震恐隆運請於后易置大臣敕諸王各歸第不得私燕會時趙王等俱在上京隆運奏召其妻子赴闕帝崩布置已定乃集蕃漢臣僚（契丹國志）立梁王爲帝皇后爲皇太后稱制隆運總宿衞事太后益寵任之統和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政事令（案續通志云聖宗紀統和二年以隆運兼政事令元年隆運方丁父憂未加遷據傳恐誤）四年宋遣曹彬米信將十萬來侵隆運從太后出師敗之加守司空（案聖宗紀作司徒契丹國志亦作司徒宏簡錄載由司空守司徒）封楚國公師還與北府宰相室昉共執國政上言西州數被兵加以歲饑宜輕稅賦以來流民從之六年太后觀擊鞠呼勒希（原作呼理室續通志作呼魯蘇）突隆運墜馬命立斬之詔率師伐宋圍沙堆敵乘夜來襲隆運嚴軍以待敗走之封楚王九年復言燕人挾奸苟免賦役貴族因爲囊橐可遣北院宣徽使趙智戒諭從之十一年丁母憂詔強起之明年室昉致政以隆運代爲北府宰相仍領樞密使監修國史賜興化功臣十二年六月（案續通志云聖宗紀十二年七月室昉爲中京留守加尚父上文所云明年室昉致政是也五字疑誤）奏三京諸鞫獄官吏多因請託曲加寬貸或妄行搒掠乞行禁止帝可其奏又表請任賢去邪太后喜曰進賢輔政眞大臣之職優加賜賚服闋加守太保兼政事令會北院樞密使耶律色

珍（原作斜軫）薨召隆運兼之久之拜大丞相進王齊總二樞府事以南京平州歲不登奏免百姓農器錢及請平諸郡商賈價並從之二十二年從太后南征及河許宋成而還徙王晉賜姓出宮籍隸橫帳季父房後乃改賜今名位親王上賜田宅及陪葬地從伐高麗還卒年七十一贈尚書令諡文忠官給葬具建廟乾陵側無子清甯三年以魏王特末（原作貼不）子雅魯（原作耶魯）爲嗣天祚初以皇子額魯溫（原作敖盧斡）繼之弟德威德凝姪制心（案契丹國志云隆運孜孜奉國知無不爲忠孝至誠出於天性帝以隆運輔翼功前後少比乃賜鐵券誓文躬自親書齋戒焚香於北斗星下讀之宣示蕃漢諸臣又以隆運一族附籍橫帳列於景宗廟位隆運自爲相以來結權宋朝歲時修睦無少間隙帖服中外靡有邪謀改封晉王授尚書令賜以几杖入朝不拜上殿不趨左右護位特置百人北法護位惟國主有之帝以隆運勳大恩數優遜見則盡敬至父事之秦晉二王每日一問起居至隆運所居帳二里之外已去蓋下車徒步而進既其回也列揖於帳外隆運坐而受之帝或至其帳亦五十餘步下車隆運出迎盡禮帝亦先爲之揖及入內同家人禮飲膳服食盡一時水陸珍品諸國爭爲奇怪入貢動駭耳目隆運疾帝與太后禱告山川召蕃漢名醫診視朝夕不離左右及薨帝與后諸王公主以下並內外臣僚制服行喪葬禮一依承天太后故事靈柩將發帝自挽轄車哭送群臣泣諫百餘步乃止葬乾陵側召影堂制度一同乾陵又召諸處應有景宗御容殿皆以隆運真容置之殿內其眷遇無比如此隆運兄弟九人緣翼蒙恩超授官爵皆封王諸姪二十餘人封王者五人餘皆任節度使部署等官）德威性剛介善馳射保甯初歷上京皇城使儒州防禦使改北院宣徽使統和初（案本紀聖宗即位之年韓匡嗣薨傳作乾亨初誤謹改正）丁父喪強起復職權西南招討使党項寇邊一戰卻之賜劍許便宜行事領圖魯卜（原作突呂不）德哷（原作迭剌）二糺軍以討平雙庫赫（原作稱古葛）功迺授招討使夏州李繼遷叛宋內附德威請納之既得繼遷諸夷皆從聖書褒獎與特哩袞（原作惕隱）耶律善補敗宋將楊繼業加開府儀同三司政事門下平章事未幾以山西城邑多陷奪兵柄李繼遷受賂潛懷二心奉詔率兵往諭繼遷託以西征不出德威至靈州俘掠而還十五年河西党項叛復詔討之奏捷於朝（據聖宗紀增）年五十五卒贈兼侍中子帕克戩（原作雱金）終彰國軍節度使早卒二孫色貫（原作謝十）達嚕噶（原作滌魯）色實終特哩袞（原作惕隱）德凝謙遜廉謹保甯中遷護軍司徒統和中（案續通志云統和原文作開泰考聖宗紀統和三年德凝出彰武軍節度使爲崇義軍節度使又屬國表統和十九年西南面招討使奏党項之捷而佚其名以事考之當即德凝則開泰爲統和之誤無疑謹據改）累遷護衛太保都宮使崇義軍節度使移鎮廣德秩滿部民請留從之改西南面招討使党項隆伊特（原作隆伊答）叛平之遷大同軍節度使卒於官子果桑（原作郭三）終天德軍節度使孫高嘉努（原作高家奴）終南院宣徽使果貫（原作高十）終遼興軍節度使制心小字汗努（原作可汗奴）父德崇善醫視人形色輒決其病累官至武定軍節度使制心善調鷹隼統和中爲歸化州刺史開泰中拜上京留守進漢人行宮都部署封漆水郡王以皇后外弟恩遇日隆樞密副使蕭和卓（原作合卓）用事制心奏和卓寡識度無行檢帝默然每內宴歡洽輒避之皇后不悅曰汝不樂耶制心對曰寵貴鮮能常保以是爲憂耳太平中歷中京留守特哩袞（原作惕隱）南京留守從王燕遷南院大王（案續通志云聖宗紀俱作餘制心蓋合兩字爲一字也）或勸制心奉佛對曰吾不知佛法惟心無私則近之矣一日沐浴更衣而臥家人聞絲竹之聲怪而入視則已逝矣年五十三贈政事令追封陳王守上京時酒禁方嚴有捕獲私醞者一飲而盡笑而不詰卒之日部民若喪父母達嚕噶（案遼史考證云達嚕噶原作滌魯考興宗紀重熙十二年特哩袞敵魯古封漆水郡王西北路招討使十五年西北路招討使敵魯古坐贓免官十九年敵魯古復封漆水郡王事蹟與傳合是滌魯即係敵魯古）字遵甯幼養宮中授小將軍重熙初歷北院宣徽使右林牙副

點檢拜特哩袞（原作惕隱）改西北路招討使封漆水郡王請減軍籍三千二百八十人後以私取回鶻使者獺毛裘及私取阜布（原作卜）貢物事覺決大杖削爵免官俄起爲北院宣徽使十九年改爲烏爾古（原作烏古）德呼（原作敵烈）部都詳袞（原作詳穩）尋爲東北路詳袞（原作詳穩）封混同郡王清寧初徙王鄧擢拜南府宰相以年老乞骸骨更王漢太康中薨年八十遼嚕嚕神情秀徹聖宗子視之興宗待以兄禮雖貴愈謙初爲都點檢扈從獵黑嶺獲熊帝因樂飲謂遼嚕嚕曰汝有求乎對曰臣富貴逾分不敢他望惟臣叔先朝優遇身沒之後不肖子坐罪籍沒四時之薦享諸孫中得赦一人以主祭臣願畢矣詔免籍復其産子燕五官至南京步軍都指揮使（遼史）

畿輔通志卷二百八

列傳十六（金一）

金

順天府

韓昉　高昌福　賈少冲
韓鐸　劉樞　劉徵柔
王脩　王蔚　丁暐仁
張亨　劉仲誨　劉頍
韓錫　馬惠迪　王啟（子師攜）
馬琪　宋扆　富察通
左光慶　劉仲洙　馬百祿
閻公貞　梁瑭　巨構
袁　賈益　王賁
王質　崔遵　呂貞幹（從子子羽）
伊喇益　布薩端（子納丹珠）　韓玉（子不疑）
劉中　酈鏞　尼瑪哈富勒呼
趙伯成　李芳　王良臣
艾元老　范中　董文甫
楊居仁　完顏魯爾錦　張天綱
高斯誠　珠嘉佛新　劉德基
王毅　李天翼　完顏仲元
完顏阿林　完顏霆　王彪
張仲安　馬肩龍　田錫
蕭漢傑　李琰　杜時昇

趙著　高永　王鬱

李齊諾　通玕　張潛

崔禮　杜瑛　劉伯熙

梁斗南　王子昌　高師成

趙攄

保定府

時承謙　高有鄰　崔秉仁

王擴　趙思文　劉炳

崔伯玉　孫邦傑　劉秉德

高夔　劉述　梁美

杜德遠　韓中　劉珏

魏太初　張邦基　孟振文

金

順天府

韓常字元吉燕山人父慶和在遼爲統軍金太祖入燕常隨父降俱授千戶慶和入侵江南累戰有功後授副統屯真定正授雄州觀察使常善射以挽強見稱射必入鐵兀朮渡江常爲先鋒至湖南與向子諲戰子諲不能敵攻開入日城破兀朮自江黃問南渡令常竟趨衢信以爲援兵兀朮攻明州常以兵從與張俊戰於高橋俊遁兀朮自江南歸論功仍遷爲萬戶都統屯河中府未幾隨兀朮之陝西攻仙人關爲宋吳玠所敗射損左目眾不能支遂回軍然亦以此受知於兀朮兀朮首尾陜西凡數年必隨從其後順昌之戰常在白龍淵渦下寨拒城三十里宋劉錡以千餘騎擊之眾頗死傷兀朮既敗以常守潁昌府方兀朮南征之先常爲濬州守一日與其判官宮茵論南北兵戰之事茵曰此非南之所能敵盍諫之也常曰不然昔我強彼弱今我弱彼強所幸者南人未知北間事耳至順昌之敗其言果驗（大金國志）

高昌福中都宛平人父履遼御史中丞致仕太宗聞其名召之未及入見而卒特詔昌福釋服應舉登天會十年進士第補樞密院令史明年辟元帥府令史皇統初宗弼復河南元帥府治汴人有疑似者皆目爲宋諜殺之昌福讞得其實釋去甚眾許州都統韓常用法嚴好殺人遣介送囚於汴或道亡監吏自度失囚恐得罪欲盡殺諸囚以滅口昌福識監吏意窮竟得其狀免死者十七八而諸吏恐昌福欲構害之是時方用兵梁楚間夜多陰雨元帥府選人偵宋兵動靜諸吏遣昌福昌福不辭即行盡得虛實報元帥府師還除震武軍節度副使轉行臺禮部員外郎改河間少尹世宗即位上書陳便宜事三除同知東京留守事治最遷山東西路轉運使工部尚書改彰德軍節度使上書言賦稅太重帝問翰林學士張景仁曰稅法比近代爲輕而以爲重何也景仁曰今之稅殊輕若復輕之國用且不足事遂寢累遷河中尹致仕卒（金史）

賈少冲字若虛通州人勤學日誦數千百言家貧甚嘗道中獲遺金訪其主歸之天會中再伐宋調及民兵少冲甫冠代其叔行雖行伍間未嘗釋卷中天眷二年進士劉筈欲妻以妹辭不就調營州軍事判官遷定安令蔚州刺史恃貴不法少冲獨守正不阿用廉進官一階再遷吏部主事安武軍節

度副使河中府判官見海陵淫失道謂所親曰天下且亂不可仕也秩滿乃不求仕大定二年調御史臺典事累遷刑部郎中往北京決獄奏誅首惡牽連者皆釋之全活凡千人以本職攝右司員外郎嘗執奏刑名甚堅既退帝謂侍臣曰少冲居下位有守如此除同知河間府尹數月入爲祕書少監兼起居注左補闕少冲外柔內剛每從容進諫世宗稱之十四年爲宋主生日副使宋國方有祈請帝以意諭少冲對曰臣有死無辱宋人別致珍異少冲曰行人受賜自有常數敢以賂辱君命乎不受使還遷右諫議大夫祕書起居注如故十七年請老除衞州防禦使遷河東南路轉運使召爲太常卿兼祕書少監復請致仕不許改順天軍節度使卒少冲性夷簡不喜言利嘗教諸子曰廉所以庇身莞庫不可爲也聞者尙之子益有傳（金史）

韓鐸字振安燕京人企先（見雜傳）次子皇統末以大臣子授武義將軍熙宗聞其有儒學賜進士第除宣徽判官再遷刑部員外郎鐸感奮獄或有疑據經議讞海陵伐宋改兵部員外郎大定初遷本部郎中累官河州防禦使求養親解去召爲左諫議大夫遷中都路都轉運使尋以年高母老改順天軍節度使卒（金史）

劉樞字居中通州三河人少以良家子從軍屯河間同輩皆騎射獨樞刻苦涉史登天眷二年進士調唐山主簿改飛狐令蔚州刺史恃功貪汚屬邑皆厭苦之樞一無所應摭以他事繫獄將致之死郡人有憐樞者道樞脫走訴於朝會廉察使至守倅而下皆抵罪廢獨樞治狀入優等擢遷奉直大夫張浩營建燕京宮室選樞治工役遷尙書刑部員外郎鞫治太原尹圖克坦額爾楚克反狀旬日獄具轉工部郎中進本部侍郎正隆末從軍還自江上大定初爲南京路轉運使事初世宗欲復用樞等御史臺奏樞等在正隆時皆以功進敗法亂政帝以樞等頗幹濟戒而用之遷山東路轉運使改中都路轉運使大定四年卒於官（金史）

劉徽柔字君美大興安次人天眷三年擢進士第初爲正定欒城主簿轉開遠軍節度掌書記遷洪洞令明敏善聽斷縣人楊遠訴夜雨屋壞壓其姪死徽柔熟視曰汝利姪財而殺之乃誣雨耶叱付獄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延死遂實於法秩滿縣人遮戀不得去者彌日爲立生祠刻石頌德正隆二年入爲大理評事遷司直大定二年同知河東南路轉運使事以廉等一改知平定軍入爲大理少卿七年知磁州改同知南京留守事十月遷中都路轉運使卒於官（金史）

王翛字翛然涿州人登皇統二年進士第由尙書省令史除同知霸州事累遷刑部員外郎坐奪故人奸罪杖四十降授泰定軍節度副使四遷大興府治中（中州集作大興府少尹）授戶部侍郎世宗謂宰臣曰王翛前爲外官聞有剛直名今聞專務出罪爲陰德事多非理從輕又巧倖偷安若果剛直則當忘身以爲國履正以無偏何必責狀以徼福耶尋命賑濟密雲等三十六縣明安人戶自請粟三萬餘石爲尙書省奏奪官一階出爲同知北京留守事二十四年遷遼東路轉運使歲餘改顯德軍節度使以前任轉運使沒辱倉使王祺致死（金史）奪官宰相有爲辨理者（中州集）得鄭州防禦使章宗卽位擢同知

大興府事審錄官奏脩前任熙德深廉剛直單吏斂迹無訟獄遷禮部尚書兼大理卿使宋還會改葬太師廣平郡王圖克坦貞貞章宗母孝懿皇后父也帝欲用前、、故事班劍鼓吹羽葆等儀衛宰臣以貞與弑熙宗誅死意難之於是詔下禮官議脩言晉葬丞相王導給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唐以來大爲鹵簿有班劍其王公以下鹵簿並無班劍兼羽葆非臣下所宜用國朝葬大臣亦無之帝知唐葬大臣李靖等皆用班劍羽葆怒曰典故所無固可從然用之亦不過禮一日召脩及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張暐詣殿門諭之曰朝廷之事汝諫官禮官即當辯析且小民言可採朕尚從之況卿等乎自今議事毋但附合尚書省明昌二年改知大興府事（金史）發奸擊强剖析理擬百年以來無有出其右者（中州集）時僧徒多遊貴戚門脩惡之乃禁僧午後不得出寺嘗一僧犯禁皇姑大長公主爲請脩曰奉主命即令出之立召僧杖一百死京師肅然（金史）壽爲護衛者所排繫獄累月帝知其非罪出之幅巾歸范陽（中州集）明年特授定海軍節度使諭旨曰卿賦性太剛率意行事乃自陷於刑若殿年降敘念卿入仕久頗有執持故特起於罪謫之中授以見職且彼歲歉民飢盜賊多須用舊人鎮撫庶得安治勉盡乃心以圖後效未幾表乞致仕帝曰脩能幹者得力爲多不許復申請從之泰和七年卒年七十五（中州集云遺命無立碑無請諡至今言名臣者莫及焉）脩性剛嚴臨事果決吏民憚其威雖豪右不敢犯承安間知大興府事聞詔諭宰臣曰可選極有風力如王脩輩者用之其爲帝所知如此（金史）子漸爲吏亦有能稱爲中都警巡使（歸潛志）

謹案歸潛志云王脩嘗同知咸平府攝府事時遼東路多世襲猛安謀克居焉其人皆女真功臣子驁亢奢縱脩思有以治之會郡民負一世襲猛安者錢貧不能償猛安者大怒率家僮輩入其家牽牛以去民訟於官脩令吏呼猛安者猛安者盛陳騎從以來脩朝服召至廳詰其事趣左右械繫之乃以强盜論杖殺於市一路悚然考攝咸平府事不知何時金史本傳亦不載謹誌於後

王蔚字叔文香河人登皇統二年進士第調良鄉丞治績優等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蔚通敏曉析吏事尋授都事以喪去起復行左司員外郎遷郎中大定二年超授河東北路轉運使廉察第一授中都路轉運使改吏部尚書以斷護衛出職事不當奪官一階頃之出知河中府事遷南京留守十二年拜參知政事蔚懇辭不任負荷諭曰卿但嚴正奉公無或阿順何以辭爲十六年出知正定府事累轉知河中府明昌元年召拜尚書右丞致仕卒（金史）

丁暐仁字藏用大興府宛平人曾祖奭祖惟壽父鈞以吏補州縣所至有治聲致仕鄉里有鬬訟者多就質焉暐仁沖澹寡欲讀書外無他好遼季避難開關道塗未嘗釋卷皇統二年登進士第調武清縣丞縣經兵革後無學校暐仁召邑中俊秀子弟教之學百姓欣然從之調磁州軍事判官以廉攝守事遷和州令前令罷耎不事事羣小越法干禁無所憚暐仁申明法禁皆屏息或走入他縣以避之有董祐者最强悍畏服暐仁以刀斷指誓終身不復犯法凡租賦與百姓前爲期率比他邑先辦歷北京推官再遷大理司直以憂去官尋

起復大定三年除定武軍節度副使而節度使同知皆闒暐仁爲政無留訟改大理丞吏部員外郎轉戶部郎中時賈少冲爲刑部郎中帝以少冲爲人柔緩不稱刑部之職乃以暐仁易之坐尙廐局官私用官芻違格解職改祁州刺史祁州（原注案金地理志祁州與定武軍俱屬河北西路傳稱爲定武支郡則當是祁州至祈州屬河東北路矣原本祁爲祈謹改正）爲定武支郡士民聞暐仁之官相率歡迎界上相屬不絕改同知西京留守事首興學校以明養士法遷陝西西路轉運使二十一年卒官（續通志）

張亨字彥通大興漷陰人登皇統六年進士第調樊山丞以廉幹聞授宏州軍事判官歷鉅鹿宜川令大定二年補尙書省令史除大理司直累遷尙書左司郎中授戶部侍郎移吏部擢中都路轉運使坐草場使鄧汝霖盜草失舉劾解職削一官起授戶部尙書世宗謂宰臣曰御史中丞馬惠迪與張亨人才孰優平章政事張汝霖曰惠迪爲人雖正於事不敏亨吏才極高帝曰如汝父浩於事明敏少有及者但臨事多徇若無此過則誠難得之賢相也時車駕東巡費用百出自遼以東泉貨甚少計司患其不給欲輦運以支調度亨請上京距都四千里若輓錢而行是率三而致一也不獨枉費國用無乃重勞民力乎不若行會便法使行旅便於齎槖國家無轉輸之勞而用自足矣出爲絳陽軍節度使已而復謂宰臣曰漢人三品以上官常少得人如張亨近令補外頗爲衆議所歸以朕觀之無甚過人小官中豈無才能之士第未知耳章宗卽位初置九路提刑司時方重其選帝以亨爲河東南北路提刑使兼勸農採訪事訪其利病條爲十三事以聞帝嘉納之亨在職毋事存大體略苛細御史以寬緩不事事劾之降授蔡州防禦使明年遷南京路轉運使轉知歸德府事致仕泰和二年卒年七十八亨才識強敏明達吏事終始有可稱云（金史）

劉仲誨字子忠大興宛平人宰相筈之子（筈見雜傳）皇統初授忠勇校尉九年賜進士第除應奉翰林文字海陵嚴暴臣下應對多失次嘗問時政仲誨從容敷奏無懼色海陵稱賞之貞元初丁父憂起復翰林修撰大定二年遷待制尋兼修起居注左補闕三年詔仲誨與左司員外郎宮察富色克廉問所過州縣仲誨等還奏將詔玉田縣令李方進一階順州知法權密雲縣事王宗永擢密雲縣尉順州司候張璘密雲縣尉舒穆嚕烏哲皆免丁母憂起復太子右諭德遷翰林直學士改棣州防禦使厭次縣捕盜數十人詣州欲以全獲希賞仲誨疑有冤緩其獄擇老稚者先釋之未幾乃獲眞盜入爲禮部侍郎兼左諭德遷太子詹事兼左諫議大夫帝曰東宮講書或論議間當以孝儉德行正身之事告之頃之東宮請增牧人及張設什用帝謂仲誨曰太子生於富貴每教之恭儉朕服御未嘗妄有增益卿以此意諭之改御史中丞十四年爲宋國歲元使宋主欲變親起接書之儀遣館伴王抃來議要以必從仲誨曰使臣奉命遠來修好固欲成禮而信約所載非使臣輒敢變更公等宋國腹心毋僥倖一時失大國歡往復再三竟用舊儀親起接書成禮而還復爲太子詹事遷吏部尙書轉太子少師兼御史中丞坐失糾舉大長公主事削一階仲誨前後爲東宮官且十五年多進規戒顯宗特加

禮敬大定十九年卒仲游立朝峻整容色莊重世宗嘗曰朕見劉仲游常若將切諫者其以剛嚴見知如此（金史）

劉頍字元矩以大臣子孫充閤門祗候調莘縣令召爲承奉班都知遷西上閤門副使兼宮苑令累遷西上東上閤門使泰和二年宋盱眙軍報明年賀正旦使曾涖楊明輝及過界副使乃王處久入見曾涖殿上不雙跪召頍就問詰問先報名銜楊明輝不復報改王處久之故及不雙跪者曾涖對拜時並雙跪有足疾似單跪者初南苑有唐舊碑書貞元十年御史大夫劉怦葬帝見之曰苑中不宜有墓頍家本怦後詔賜頍錢三百貫改葬之三遷右宣徽使貞祐二年轉左宣徽使明年致仕遷一官帝曰卿舊人也今朝廷多故豈宜去位朕自東宮薨後思慮不周俟稍寧息即以上郡處卿頍之起爲知開封府四年攝左宣徽使再請老未半歲復起爲御史中丞詔安撫河南路捕盜賊坐與保靜軍節度使會飲解職起爲太子詹事遷太子少師詹事院欲闢廣東宮周稱頍請於皇太子曰師旅饑饉之際何爲興此役遂止尋卒（金史）

謹案金史劉頍附仲游傳後未載明某人之子今仍之

韓錫字難老漁陽人祖貽愿遼宣徽北院使父秉休歸金領忠正軍節度使錫以廕補閤門祗候天會中南伐錫從軍掌禮儀俄以母老乃就監差久之授神鋭軍都指揮使入爲宮苑使天德元年擢尚書工部員外郎領燕都營繕特賜胡礪榜進士及第四遷尚書戶部侍郎以母喪解旋起復舊職付金牌一銀牌十籍水手於山東時蘇保衡爲水軍都統制帥杭州俾錫部船三百會廣陵適保衡敗還喪船過半令錫補足之時水淺船不得進海陵遣使急責取稍亡錫召諸將諭曰今違保法嚴逃將安往縱一身倖脫其如妻子何亡者稍止大定改元於遼東錫奔赴行在詔復前職明年授同知河間府事引見於香閣誡之曰聞皇族居彼者縱甚卿嘗以法繩之錫下車宣布詔言後無有撓政害民者遷孟州防禦使累拜絳陽軍節度使改知濟南府事告老許之明昌五年卒年八十三（金史）

謹案中州集韓玉傳其先相人五世祖纏甯仕石晉爲行軍司馬從出帝北遷居析津曾祖知白仕遼爲中書令孚爲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田盤山遂爲漁陽人錫玉之曾祖

馬惠迪字吉甫漷陰人擢天德三年進士第再調昌邑令察廉第一補尚書省令史大定中出爲西京留守判官以治最擢同知崇義軍節度使累遷左司郎中先是鄭儼居是職世宗愛其明敏惠迪一日奏事退帝謂宰臣曰人之聰明多失於浮衒若惠迪聰明而樸實甚可喜也朕嘗與論事五品以下朝官少有如者未幾超授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時烏蓬嚮叛亡世宗已遣人討之又欲盡以甲士毁其船栰惠迪奏曰得其人不可用有其地不可居恐不足勞聖慮帝曰朕固知之所以毁其船栰正欲不使再窺邊境耳尋以憂去起爲昭義軍節度使明昌元年爲南京留守致仕卒（金史）

王政字希舉大興人正隆二年進士累遷戶部員外郎通州刺史川宰相爲公薦權右司郎中章宗即位不一歲遷工部侍郎即以河南北路提刑使拜吏部尚書使宋使還出爲絳陽軍節度使致仕還鄉里與左丞董公參政馬公宣徽盧公

尙書郭公爲九老會年七十九卒子師揚字仲雄南渡後隱居崧山時年已六十餘經傳子史皆手自鈔之在太學同舍號爲閉戸王先生其謙厚蓋家法云琛進字威叔（中州集）

馬琪字德玉大興寶坻人正隆五年擢進士第調淸源主簿三遷永淸令永淸豐縣號難治前令要介有能聲琪繼以治聞補尙書省令史以永淸治最授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與中府治中召爲戸部員外郎改侍御史主奏高德溫獄於富戸寄錢事皆略不奏世宗以爲寬縱詰宰臣曰朕以琪明法律而正直所爲乃爾稱職之才何其難也尋轉左司員外郎扈從東巡還右司郎中移左司時擇使宋國者世宗欲命琪宰臣言其資淺詔特遣之還授吏部侍郎改戸部章宗卽位除中都路都轉運使時戸部闕官帝命宰臣選可任者或舉琪帝然之曰琪不肯欺官亦不肯害民是可用也遂擢爲戸部尙書久之剏官一階初琪病告近侍傳旨不具服曳履而出有司議當徒二年贖外猶追官解任大理少卿閻公貞以爲琪本荒遽失措與非病告有違不同宜贖徒二年三等論之帝從公貞議任職如故明昌四年拜參知政事詔諭之曰戸部遴難得人顧無以代卿者故用卿晚耳一日帝謂琪曰卿在省久矣比來事少於往時何也琪曰昔宰執多有異同今情見不同者甚少帝曰往多情見爲是耶今無者爲是耶琪曰事狀明者不假情見便用情見亦要歸之是而已五年（河渠志作二年八月）河決陽武灌封邱而東琪行尙書省事往治之訖役而還遷中大夫承安元年北邊用兵連歲旱暵表乞致仕不許明年出鎭安武軍致仕卒子師周閤門祗候當給假以聞帝悼之以不奏聞責諭有司後二品官卒皆具以聞自琪始琪性明敏習吏事其治錢穀尤長然性吝好利頗爲上所少云（金史）

宋扆中都宛平人正隆五年進士歷辰州甯化州軍事判官曹王府記室參軍陝西西路轉運都句判官補尙書省令史除定武軍節度副使中都右警巡使時固安縣丞劉昭與部民裴原爭買鄰田扆用昭屬抑原使勿爭御史臺劾奏解職降廣甯府推官改遼東路鹽使丁父憂起復吏部員外郎歷薊曹景州刺史同知中都路轉運使事遷北京臨潢等路按察使改安國軍節度使河東南路轉運使御史劾其前任按察侵民舍不稱職降沂州防禦使移濟州遷山東西路轉運使改定海軍節度使貞祐二年改沁南軍元兵至懷州城破死焉扆天資刻酷所至不容物以是躓蹬於世云（金史）

富察通本名富埒琿（原作蒲魯渾）中都路穎特赫格們（原作胡土愛割蠻）明安人熙宗選護衛見通名以筆識之通以父老懇乞就養衆訝之曰得充侍衛終身榮貴今乃辭過人遠矣朝廷義而從之後因會葬宋王宗望於房山以門閥加昭信校尉授頓舍改御院通進海陵伐宋以通領隆州諸軍至淮率騎二百先濟覘敵及岸中敵兵躍出通按兵直前旁有舞槊來刺者回身射之應弦而斃諸軍併擊敗之海陵召見喜形於色曰兵事定汝勿憂爵賞至揚州通管別屯是夜聞海陵遇弑哀悶仆地衆掖而起徑入營門哭之軍還入見世宗顧謂近臣曰朕素知是人幼嘗從遊性溫厚有識慮又精騎射授尙廄局副使又諭近臣曰常令見朕欲問以事而考其言朕將用

之幹罕反命通佩金符詣軍前督戰賊破以功授世襲移昆奚人亂承詔繼往涖軍遷本局使以母喪免起爲殿前右衛將軍兼領閑廐尋命其子富色哩（原作蒲速烈）尚衛國公主出爲肇州防禦使賜以金仍諭以補外之意尋擢扶餘路節度使移鎮歸德軍遷西南路招討入知大興府事除殿前都點檢初大理卿闕世宗欲令通爲之問宰臣對曰通點檢器也帝曰點檢繁冗無由顯其能通明敏才幹正掌法之官又曰通之材識崇尹不及也大定十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詔議推排明安穆昆事大臣皆以爲止驗見在產業定貧富依舊科差爲便通言必須通括各穆昆人戶物力多寡則貧富自分貧富分則版籍定如有緩急驗籍科差富者不得隱貧者不重困矣帝是通言閲三歲進平章政事封任國公世宗將幸上京以通朝廷舊人命爲上京留守先往鎮撫之二十五年除知正定府事世宗曰朕復欲相卿惜卿老矣故以此授卿賜錢千貫未幾改知平陽府事移鳳翔致仕明昌四年帝諭宰臣曰通先朝重臣年雖高而未衰因命知廣甯府事累表請老復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承安三年卒舊制致仕宰相無祭葬禮通以舊臣懿戚故特命致祭及葬初通在政府舉太子帥府完顏守貞監察御史裔俱可大用其後皆爲名臣世多其知人云（金史）

謹案世宗本紀大定二十一年三月尚書左丞蒲察通爲平章政事二十三年十一月丙寅平章政事蒲察通罷傳言閲三歲當是五歲之訛又山左金石志云傳言進平章政事封任國公百官志封號小國三十內有萊云舊爲宗以避諱改擇是則通封宗國其後當避睿宗諱易號任國史本此書之耳

左光慶字君錫薊人沁南軍節度使淵之子（淵見雜傳）幼穎悟沈厚少言淵嘗謂所親曰世吾家者此子也以廕補閤門祗候遷西上閤門副使丁父憂起復東上閤門副使再轉西上東上閤門使兼太廟署令光慶好古讀書識大義喜爲詩善篆隸尤工大字世宗行郊禮受尊號及受命寶皆光慶篆凡宮廟牓額經光慶書者人稱其有法典領原廟坤厚陵壽安宮工役不爲苛峻使勞逸相均身兼數職勤慎周密未嘗自伐世宗稽察之初御史大夫璋請製大金受命寶有司以秦璽文進帝命以大金受命萬世之寶爲文徑四寸八分厚一寸四分蟠龍紐高厚各四寸六分有半禮部尚書張景仁少府監張謐言與領工事詔光慶篆之遷同知宣徽院事改少府監丁母憂起復右宣徽使世宗幸上京光慶往上京治儀仗創度時人以爲得宜二十五年卒年五十一帝遣使致祭賻銀三百兩重綵十端絹百疋光慶平時書爲善言蓄善業號善善道人晚信浮屠法自作真贊語皆任達云（金史）

劉仲洙字師魯大興宛平人大定三年登進士第歷龍門主簿香河酒稅使再調深澤令縣近滹沱河時秋成水忽暴溢仲洙極力護塞竟無害有盜夜發居民震驚仲洙率縣卒生執一人餘遂潰旦日掩捕皆獲尋以廉能進官一階升河北西路轉運司支度判官入爲刑部主事六遷右司員外郎俄轉吏部世宗謂宰臣曰劉仲洙口語甚訥顧以才行見稱右丞張汝霖曰人之若是者多矣願陛下深察之二十九年出

爲祁州刺史以六善爲教民化之章宗卽位除中都西京等路提刑副使先是田㲄等以黨罪廢錮者三十餘家仲洙知其冤上書力辯帝從之乃復㲄官爵而黨禁遂解明昌二年授并王傅兼同知大同府事尋改平陽移德州防禦使轉運郭邦傑節度李晏皆舉仲洙以自代升爲定海軍節度使歲饑仲洙表請開倉未報先爲賑貸有司劾之罪以贖論時仲洙兄仲淵以罪責石州仲洙上書請以秉易石朝廷義而不許久之以年老乞致仕累表方從泰和八年卒年七十五仲洙性剛直果於從政尤長於治民所在皆有功迹蓋一時之能吏云（金史）

馬百祿字天錫通州三河人父柔德天會初第進士累遷翰林修撰坐田㲄黨免官迨世宗朝解黨禁復召用焉百祿幼志學事繼母以孝聞登大定三年詞賦進士第調武清主簿由龍山令召補尙書省令史不就改權貨副使平陽府判官入爲國子博士朝廷以宰縣日淸白有治迹特遷官一階升同知北京路轉運事委錄南北路刑獄所至無冤召爲尙書戶部員外郎與同知河北東路轉運使事季京爲中都等路推排使明昌初遷耀州刺史吏民畏愛提刑司以狀聞授韓王傅同知安武軍節度使俄改兼同知興平軍以提刑司復舉廉升孟州防禦使再遷南京路提刑使御史臺以剛直能幹聞轉知河中府承安四年致仕卒謚曰貞忠（金史）

閻公貞字正之大興宛平人大定七年擢進士第調朝邑主簿由普潤令補尙書省令史察廉升同知亳州防禦使改中都左警巡使以政績聞遷同知武定軍節度使明昌初召爲大理正累進大理卿承安元年遷翰林侍讀學士仍兼前職命與登聞檢院賈益同看讀陳言文字公貞居法寺幾十年詳愼周密未嘗有過舉被命校定律令多所是正金人以爲法家之祖云（金史）

梁瑭字國寶別字瑩中范陽人大定十六年進士歷州縣積遷警巡使治尙嚴肅權貴斂迹朝廷知其才累試繁劇由中都路轉運使拜戶部尙書俄參知政事資方正敢言大事北兵動立和議人有笑其儒者卒如其言未幾卒於位虎賊吒曰梁瑭在族矣其爲人可知（中州集）

巨構字子成薊州平谷人幼篤學年二十登進士第由信都丞察廉爲石城令補尙書省令史授廣武軍節度副使改同提舉解鹽司事以課增入爲少府監丞再遷知登聞檢院兼都水少監大定二十五年除南京副留守帝謂宰臣曰巨構外淳質而內明悟第乏剛鯁耳佐貳之任責能與長官辨正恐此人不能耳若任以長官必有可稱章宗卽位擢橫海軍節度使承安五年致仕卒構性寬厚寡言所治以鎭靜稱性尤恬退故人旣貴不復往來先遣以書則裁答寒溫而已大定中召與近臣同經營香山行宮及佛舍近臣私謂構曰公今之德人我欲舉奏公行府大任矣構辭之以廉愼守法在考功籍始終無過云（金史）

夾本名斡哈（原作醜漢）中都司屬司人世祖曾孫祖巴噶布琳（原作霸合布里）封鄆王父烏里（原作悟叔）官至特進大定中收充閤門祗候授代州宣錢軍都指揮使歲旱州委禱雨於五臺靈潭步致其水雨隨下人爲刻石紀之四遷引進使兼典客署令改尙

書畫局使扈從北幸賜廐馬二以旌其勤尋爲夏國王李仁孝封冊使歷寧海蠡州刺史平賦役無擾民立石頌遺愛入爲大睦親府丞除順義軍節度使陛辭賜金幣特寵異之移鎮鎮西泰和六年致仕卒衷孝愼貞謹深悉朝廷婚禮皇族婚嫁每令衷相之治復有能稱大安初追贈輔國上將軍（金史）

賈益字損之少沖子少穎悟如成人大安十四年少沖爲秘書少監充宋主生日副使益侍行是時宋人常爭起立接受國書之禮少沖問益曰宋人欲變禮持議不決奈何益曰守死無辱可謂使矣少沖大奇之中大定十九年進士調河津主簿丁父憂去官察廉起復碧山令補尚書省令史丁母憂服闋除定海軍節度副使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轉侍御史知登聞鼓院兼少府少監未幾改禮部郎中兼知登聞鼓院看讀陳言文字遷左司郎中改吏部侍郎兼蔡王傅以病免除鄭州防禦使陝西東路轉運使順天軍節度使大安初召爲吏部尚書有疾改安國軍節度使調民夫修完城郭爲戰守備按察司止之不聽曰治城守臣事也按察何預既而兵至以有備解去改橫海定國軍節度使道阻不赴宣宗初爲吏部尚書益爲侍郎相得歡甚貞祐二年至汴京訪益所在召爲太常卿上防秋十三事與戶部尚書李革論遷河北軍民不便不報貞祐三年致仕元光九年（案元光僅二年九疑元字之誤）卒（金史）

王賁字文孺其先自臨潢移貫宛平曾祖士方遼承奉官父中安擢進士第坐田穀黨事廢世宗即位黨禁解終沂州防禦使賁性孝友勤敏好學第進士由復州軍事判官補尚書省令史擢右三部檢法司正侍御史賈鉉奏賁安靜有守不阿奔競政府亦言其廉素善論議擢河北東西大名府路提刑判官選授尚書省都事以喪去用薦起復刑部員外郎侍御史累遷南京路按察使卒賁敦厚尚義篤於親朋不營產業比沒家甚窶帝憫惜之贈朝列大夫仍厚恤其家弟質（金史）

王質字敬叔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累官吏部主事以才幹舉遷昭義軍節度副使章宗問質臨事若何張萬公對曰勝其兄賁章宗曰及其兄亦可矣後以禮部尚書致仕終（金史）

崔遵字懷祖北燕人父建昌字曼卿大定二十五年進士仕至同知武安軍節度使事遵事繼母孝與人交有終始遲重少語未嘗及人短長少日在太學有詞賦聲屢舉不第南渡後輟科第不爲居崧山二十年課僮僕治生生理亦粗給一時如吏部趙伯成左丞張行信亳州馮璧皆相與詩酒往來遵善賓客有蘊藉從容文雅人久與之處而不厭（中州集）正大末北兵入河南爲兵所脅令往招洛陽見殺（歸潛志　元好問示懷祖詩云憔悴經年臥潁河囊中無物只詩多白鬢自贊先潘岳人笑藍衫似采和狗盜雞鳴皆有用鶴長鳧短果如何乘閑便作歸田賦付與牛頭扣角歌）

呂貞幹字周卿大興人呂氏自金以來父子昆弟凡中第者六人以六桂名其堂貞幹酷嗜文書著碣石志數十萬言皆近代以來事迹幽隱詭怪詼諧嘲訐無所不有在史館論正統獨異眾人謂國家止當承遼大忤章宗旨謫西京運幕量移北京致仕自號虎谷道人晚年感末疾又號呂跛子自作傳以見志趙秉文謂其爲篤志君子也弟士安字俊卿卿雲字祥卿子鑑字德昭皆名士從子子羽字唐卿大定末進士（中州集）南渡爲左司郎中坐事免官後同知開封府遷陳州防

禦使時軍旅數興戶口逃竄子羽以實聞於朝小人李漁誣爲不憂國失軍儲下吏當死（歸潛志）比赦至子羽自縊死朝臣有辯其冤者詔復官（中州集）子羽入仕以能稱讀書爲文有士大夫風死非其罪天下傷之（歸潛志）雷淵爲制詞云毀譽之來在仁賢而不免是非之論至久遠而乃公人謂子羽於此可爲無愧（中州集）

伊喇益（原作移剌益）字子遷本名托摩布（原作特末阿不）中都路呼喇圖（原作胡魯土）明安人以蔭補國史院書寫積勞調徐州錄事召爲樞密院知法三遷翰林修撰時北邊有警詔百官集議太尉克甯銳意用兵益言天時未利宜俟後圖御史臺舉益剛正可任遂兼監察御史未幾改戶部員外郎明昌三年畿內饑擢授霸州刺史既至首出俸粟以食飢者於是倅以下及郡人遞出粟以佐之且命屬縣視以爲法多所全活郡東南有隄久圮水歲爲害益增修民使之爲立祠升遼東路提刑副使五年宋主新立詔以泗州當使客所經守臣宜擇人宰臣進擬數人皆不合帝意帝曰托摩布安在此人可也即授防禦使召爲尚書戶部侍郎尋轉兵部屬羣牧人叛命益同殿前都點檢充往招降之承安二年遼部弗甯召朝臣四品以上入議益謂守爲便天子之兵當取萬全若王師輕出少有不利非惟損大國之威恐啟敵人侵玩之心出爲山東西路轉運使有敕使按廉於山東益奏乞止令謂於近甸何必驚遠方耳目書聞帝命有司治使者罪遷河東南北路按察使舊制在位官有不任職委所屬上司體訪州府長貳幕職許互相舉申益上言以爲傷禮讓之風亦恐同官因之不睦別生奸弊乞止令按察司糾劾似爲得體又言隨路點軍官與富人飲會公通獻遺宜依准監臨官於所部內犯罪究治帝皆納焉泰和二年卒於官（金史）

布薩端本名齊勒（原作七斤）中都路和爾和必喇（原作火魯虎必剌）明安人事親孝選充護衛除太子僕正滕王府長史宿直將軍邳州刺史尚廄局副使右衛將軍章宗即位轉左衛章宗朝隆慶宮護哈噶（原作花狗）邀駕陳言端叔父呼都克預弒海陵端不宜在侍衛詔杖哈噶六十代撰章奏人杖五十丁憂起復東北路招討副使改左副點檢轉都點檢歷河南陝西統軍使復召爲都點檢承安四年帝如薊州秋山獵端射鹿誤入圍杖之解職泰和三年起爲御史大夫明年進拜尚書左丞六年召大臣議伐宋皆曰此小寇無足慮者端曰小寇當晝伏夜出豈敢白日陳列犯靈壁入渦口攻壽春邪此宋人欲多方誤我不早爲之所一旦大舉入寇將墮其計中帝深然之未幾丁母憂起復尚書左丞平章政事布薩揆伐宋發兵南京詔端行省主留務布薩揆已渡淮次廬州宋使皇甫拱奉書乞和端奏其書朝議諸道兵既進疑宋以計緩師詔端遣拱還宋七年布薩揆以暑雨班師（案續通志云續通鑑開禧三年二月布薩揆卒於下蔡時金泰和七年也暑雨班師恐誤）端還朝初婦人阿里布（原作阿魯不）嫁爲武衛軍士妻生二女而寡常托夢中言以惑衆言夢中屢見白頭老父指其二女曰皆有福人也若侍掖庭必得皇嗣時章宗在位久皇子未立端請納之章宗從之既而京師久不雨阿里布復言夢見白頭老父使己祈雨三日必大澍過三日雨不降章宗疑其誕妄下有司鞫問阿里布引伏詔讓端端上

衆待罪詔釋不問頃之進拜平章政事封申國公八年宋人請盟端遷一官十一月章宗崩遺詔內人有娠者兩位生子立爲儲嗣衛紹王即位命端與尚書左丞孫即康護視章宗內人有娠者二十二日太醫副使儀師顏狀診得范氏胎氣有損明年四月有人告元妃李氏教承御賈氏詐稱有娠元妃承御皆誅死端進拜右丞相授世襲穆昆貞祐二年五月判南京留守與河南統軍使長壽按察轉運使王質表請南遷凡三奏耿端義贊之帝意乃決（續通志云遷汴之議大金國志載孫大鼎再人疏請希古贊成之而史不及此二人志恐誤）百官士庶皆言其不可大學生昉等四百人上書極論利害宣宗慰遣之乃下詔遷都明年中都失守宣宗至南京以端知開封府事頃之爲御史大夫無何拜尚書左丞相三年兼樞密副使未幾進兼樞密使數月以左丞相兼都元帥行省陝西給親軍三十人騎兵三百爲衛次子宿直將軍納丹珠（原作納丹出）侍行賜契紙勸同日緩急有事以此召卿端招遣領通安軍節度使完顏果勒郎日來歸春遷知平涼府事諸將聞之皆感激遣納喇巴克徽（原作納蘭伴僧）招諭臨洮果爾五族都管成格勤（原作青覺兒）積石州將雅爾唐（原作章羅謁蘭冬）及道精（原作鐸精）族都管阿凌結（原作阿令結）蘭州巴郭特族都管汪三郎等相繼內附汪三郎賜姓完顏後爲西方名將四年以疾請致仕不許遣近侍與太醫診視端雖癃老凡朝廷使至必遠迓宴勞不懈故譏搆不果興定元年卒（案續通志云宣宗紀興定元年布薩端卒原傳誤作四年非繫以表承裔改行元帥府事於鞏州今改正）贈延安郡王諡忠正正大三年配享宣宗廟庭子納丹珠爲定國軍節度使天興初納丹珠之子莽噶嘉們（原作忙伊門）與兄實勒們（原作石里門）及護衛延扎桑阿飲莽噶嘉們詐以事出投北兵省以刑部郎中趙楷推其家屬及同飲人時上下迎合必欲以知情處之至於莽噶嘉們妻皆被訊掠其母完顏氏曰莽噶嘉們適其父妾父殺其妾莽噶嘉們不自安遂叛求脫命而已委曲推問無知情之狀省中微聞之召小吏郭從革諭以風旨從革言之楷方食擲匕筯於案大言曰寧使趙楷除名亦不能屈斷無辜人遂以不知情奏且以妾事上聞帝曰丞相功臣納丹珠父子俱受國恩吾以保其不知情也立命放出之（金史）

韓玉字溫甫濟南尹錫之曾孫也明昌五年經義詞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爲應奉應制一日百篇文不加點又作元勳傳稱旨道陵歎曰勳臣何幸得此家作傳邪泰和中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升兩階授同知陝州東路轉運使事大安三年北兵圍燕夏人連陷邠涇陝西安撫司檄玉以鳳翔總管判官爲都統府募軍旬月得萬人藉秦州場買馬官香及鳳翔冒買馬七百寶雞埋沒官錢他州郡弓弩數千以給軍出屯華亭與夏人戰敗獲牛馬千餘時夏兵五萬方圍平涼又戰於北原夏人疑大軍至夜解去當路者忌其功驛奏玉與夏寇有謀朝廷疑之使使者授玉河平軍節度副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以都城隔絕謀舉兵入援而玉恃其軍爲可用亦欲爲勤王之舉乃傳檄州郡云事推其本禍有所基始自賊臣貪容奸賂繼緣二帥貪鋼威權既止夏臺之師旋致會河之敗又云齊魏以高壘爲能堅蒲絳以穿空爲得計表裡坐費盡膏血於生民棄甲復來竭貲儲於國計要權力而望形勢連歲月而守妻孥又云命令不至京師

奈何盼盼因集之師戀戀千歲之上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然事至於今忍君親之勿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毫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顏以居人世（中州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富貴功名當自致耳（歸潛志）公直一軍行有日矣將佐遲豹國朝人有不從者輒以軍法從事京兆統軍使謂公直據華州反遣都統楊珪襲取之皆置極刑公直會爲書約玉玉不預知其書乃爲安撫所得（案中州集云公直書三一與京兆宣撫一與玉一與楊珪故京兆軍得因書發）華（州）及使者覘玉軍且疑預公直之謀即實其罪玉赴官道出華州被囚死於郡學臨終書二詩壁間士論冤之子不疑小字錦郎以父死非罪誓不祿仕藏其父臨終時手書云此去冥路吾心皎然剛直之氣必不下沈兒可無慮世亂時艱努力自護幽明雖異寧不見爾讀者惻然（金史）

謹案歸潛志謂收莉死獄中與金史中州集所載不同又中州集載玉先賦怪松詩云昂藏殊未展偃僂旋自縮惜爾雲外姿奈此胯下辱又云木高衆必推地厚敢不蹐河中皆汎汎淵底自鬱鬱未幾被禍人以爲讖

劉中字正夫漁陽人爲人短小精悍滑稽玩世中明昌五年詞賦經義第詩清便可喜賦甚得楚詞句法尤長於古文典雅雄放有韓柳氣象教授弟子王若虛高法厲張履張曇卿皆擢高第學古文者翕然宗之曰劉先生以省掾從軍南下改授應奉翰林文字爲主帥所重常預祕謀書檄露布皆出其手軍還授左司都事將大用矣會卒有文集藏於家周昂嘗謂正夫可敬從之可愛之純可畏皆人豪也（中州集）

龐鑄字才卿大興人（案歸潛志作遼東人）家世貴顯明昌五年進士（中州集）仕有能名南渡爲翰林待制遷戶部侍郎坐遊貴戚家出倅東平擢京兆路轉運使卒鑄博學能文工詩（歸潛志）字畫亦有蘊藉（中州集）藹然爲一時名士（歸潛志）自號默翁（中州集）（元好問龐都運山水詩云門闌喜色到崔盧文賦聲名遍兩都重爲溪山感嘆昔風流還有此翁無）

尼瑪哈富勒呼（原作尼厖古蒲魯虎）中都路明安人明昌五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從平章政事布薩揆伐宋兵罷除同知崇義軍節度使事察廉改東平府治中歷環州裕州刺史翰林待制開封府治中大理卿尋擢知河南府事兼河南路副統軍貞祐四年急備京西爲陝州宣撫副使兼西安軍節度使元兵取潼關禦戰兵敗死焉（金史）

趙伯成字子文宛平人明昌五年經義詞賦兩科進士博通書傳有眞積之力性沈厚言必中理從在太學日人以趙胥鼎目之累遷侍御史拜中丞陝西西路轉運使靖難軍節度使哀宗即位召爲吏部尚書坐爲飛語所中罷官卒於崧山（全金詩小傳）

李芳字執剛大興人承安二年進士歷乾坊兩州刺史同知都轉運使事爲人敬賢下士款曲周至聞人一善極口稱道士論以此歸之又精於吏事累以廉能進秩正大末致仕歿於洛陽之難（中州集）

王良臣字大用潞州人（歸潛志）承安五年進士（中州集）長於律詩尖新工對屬南渡在館後從李天英北征遇害（歸潛志）

艾元老字長卿大興人承安間任澄城知縣寬而能斷嚴而不苛興廢修墮百事俱舉前主簿馬炳亨死遺六女一孫甫幼咸擇配而婚之秩滿百姓爲立祠紀事（陝西通志）

范中字極之大興人承安中進士累官京西路司農少卿涓州刺史好賢樂善有前輩風流（貞祐中高琪當國專以威刑肅物士大夫被掊擊者笞辱與徒隸等晉家以酒下地龍散投以蝟丸則受杖者失痛覺方輿於時中戲云我蛾誰知味最長一杯卯酒地龍香年來蝟價長安貴不重新詩重藥方時人傳以爲笑）尤嗜讀書一以資於詩詩亦往往可傳壬辰卒年五十七（中州集）

董文甫字國華潞州人（歸潛志）承安中進士（中州集）自號無事老人（中州集作無事道人）爲人簡謹篤實學道有得其學參取佛老二家不喜高遠奇異循常道於六經論孟諸書凡一章一句皆深思而有得必以力行爲事不徒誦說而已南渡嘗爲大理司直後爲河南府治中卒其子安仁傳其學亦謹厚人也（歸潛志）

謹案中州集云歷金昌府判官禮部員外郎昌武軍節度副使正大中以公事至杞縣自知死期作書與家人及同官又作詩貽杞縣令佐詩畢擲筆於地以扇障面而逝歸潛志亦云臨終預知死期齋浴而逝時人異之又云於赫圖才處得其所著一編皆論道之文書已不概見矣

楊居仁字行之大興人年十八擢泰和二年進士第入仕以能稱爲人謹密朝廷上下皆愛之爲監察御史稱旨（歸潛志）元光四年官吏部郎中上封事言宰相宜擇人帝語大臣曰相府非其人御史諫官當言彼吏曹何預於此尚書左丞延札舒嚕素嫉居仁亦以爲僭薩布徐進曰天下有道庶人猶得獻言況在郎官陛下有寬宏之德故不應言者猶言使其言可用則行之不可用不必示臣下也帝是之（金史完顏薩布傳）正大五年博索拜平章政事九年諸軍敗於三峯山大兵與白坡兵合長驅趨汴時居仁爲令史請乘其遠至擊之博索不從遣完顏莽伊蘇邵公茂等決河水以固京城工未畢騎兵奄至莽伊蘇等皆被害丁壯無得反者（金史博索傳）九年北兵薄京師遣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師於是營幕稍稍外遷遂退兵（金史特嘉喀齊喀傳）使北朝凡再往歸坐事廢天興末還爲左司郎與二執政居守崔立之變被傷餓臥已而爲立强起復舊職俄以病辭去將北渡舉家投黄河死時年未五十居仁少有吏能晚讀書作詩有佳處（歸潛志）

完顏魯爾錦（原作六斤）中都路穎特赫格們明安人大安中以蔭補官選充親軍調阜平尉遷方城令改通州軍事判官以功遷本州刺史頃之元帥右都監富察齊勤執之以去未幾挈家脫歸除同知臨洮府事徙慶陽遷保大軍節度使興定五年鄜州破魯爾錦自投崖下死焉贈特進知延安府事詔陜西行省訪其子孫以聞（金史）

張天綱字正卿霸州益津人至甯元年詞賦進士性寬厚端直議論醕正造次不少變累官咸甯臨潼令入補尚書省令史拜監察御史以鯁直聞升戸部郎中權左右司員外郎哀宗東幸還左右司郎中扈從至歸德改吏部侍郎屢言元帥官努反狀帝不從官努果變遂擢權參知政事及從帝遷蔡（金史）雨甚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爲糧數日足胝盡腫（金史烏庫哩鎬傳）至亳軍變天綱以便宜授作亂者官州賴以安及蔡轉御史中丞仍權參政扶溝縣招撫司知事劉昌祖上封事請大舉伐宋其略云官軍在前饑民在後南踐江淮西入巴蜀願合帝意命天綱面詰其蘊藉召與語無可取者然重違帝命且恐塞言路奏以爲尚書省委差官護衛鈕祜祿溫綽近侍局

直長鈕祜祿色埒默奉御陳謙權近侍局直長內族太和㘥人以食不給出怨言乞往陳州就食天綱奏合監之出門任所往才出及汝南岸遇北兵皆見殺時人快之妖人烏庫里先生者（金史）本貫人家奴爲全眞師裸頭露足緝麻爲衣人亦謂之麻被先生（烏庫里鎬傳）自言能使軍士服氣不費糧右丞仲德敬如田單假神師退敵之意授一眞人號北兵信巫必駭異之天綱力辨以爲不可遂止軍吏舒穆嚕和爾（原作石抹虎兒）者求見仲德自謂有奇計退敵出馬面具如獅子狀而惡別制靑麻布爲尾因言北兵所恃者馬而已欲制其人先制其馬如我軍進戰尋少卻彼必來追我以訓騎百餘皆此狀繫大鈴於頸壯士乘之以突彼騎驚逸我軍鼓譟繼其後此田單所以破燕也天綱曰不可彼衆我寡此不足恃縱使驚去安保其不復來乎恐徒費工物祇取敵人笑耳乃罷之蔡城破爲宋將孟珙得之檻車械至臨安備禮告廟旣而命臨安知府薛瓊問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對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奏其語宋主召問曰天綱眞不畏死耶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宋主不聽初有司令供狀必欲書虜主天綱曰殺卽殺焉用狀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不知所終（金史）

高斯誠字法歷大興人至甯元年（案至甯僅一年歸潛志作九年誤謹改正）經義魁也讀書有學問與王若虛李純甫遊爲詩文恬淡自得初調鳳翔府錄事爲行部檄監支納陳州倉因忤郡魁吏搆之下獄幾死已而赦免病終頴亭浮居自號唯菴（一作南菴歸潛志）

珠嚕佛新（原作朮甲法心）薊州明安人官至北京副留守貞祐二年爲提控與同知順州軍州事溫特赫雅齊堪（原作溫迪罕哀查剌）俱守密雲縣佛新家屬在薊州元兵得之以示佛新曰若速降當付汝否則殺之佛新曰吾事本朝受厚恩豈以家人生死爲計耶城破死於陣雅齊堪被執亦不屈而死詔贈佛新開府儀同三司樞密副使封商國公命樹碑以時致祭（金史）

劉德基大興人貞祐元年特賜同進士出身守官邊邑夏兵攻城德基坐廳事積薪其旁謂家人曰城破卽焚我及城破家人不忍縱火遂被執脅使跪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紿夏人曰此人素病狂德基曰爲臣子當如是耳吾豈狂邪夏人壯其義繫諸獄已而召問德基大駡終不從遂害之贈朝列大夫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金史）

王毅大興人經義進士累官東明令貞祐二年東明圍急毅率民兵願戰者數百人拒守城破毅猶率衆抗戰力窮被執與縣人王八等四人同驅之郭外先殺二人王八卽前跪請降毅以足蹋之厲聲曰忠臣不佐二主汝乃降乎驅毅者以刃斫其脛不屈而死贈曹州刺史（金史）

李天翼字輔之固安人貞祐二年進士歷榮陽長社開封三縣令所在有治聲遷右警巡使汴梁旣下僑寓聊城貧無以爲資辟濟南曹司從事方鑿圓枘不與世合被讒死天翼材具甚美且有志於學與人交款曲周密久而愈厚死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爲流涕（中州集）

完顏仲元本姓郭氏中都人大安中李雄募兵仲元與完顏阿林俱應募數有功賜姓完顏氏仲元在當時兵最強號花

帽軍（歸潛志作花帽子一作蒼鶻子）人呼爲郭大相公以與阿林相別貞祐三年權山東東路宣撫副使四年山東之權仲元軍三萬欲於黄河之側或陝右分屯上書乞補京官且面陳恢復河朔之策詔曰卿兄弟糾集義旅所在立功忠義之誠皎然可見朕以參政侯摯與卿素厚命於彼中行省應悉朕心卿求入見其意固嘉柬平方危正賴卿等相爲聲援侯兵事稍緩卽徙軍附河屯駐此時卿來蓋未晚也尙思戮力朕不汝忘未幾改河北宣撫副使屢有功以本職爲從宜招撫使計約蘇爾坦（原作從坦）等軍圖恢復詔以仲元軍猥多差爲三等上等備征伐中下給戍守儒弱者皆罷去紅襖賊千餘人據漣水縣仲元遣提控羅素率兵擊破之斬首數百敗祝春擒郭偉餘衆奔潰遂復漣水縣兼單州經略使尋遥授知歸德府事是歲十月徙軍盧氏改商州經略使權元帥右都監未幾潼關失守仲元軍趨商虢復至嵩汝皆弗及因上書曰去年六月臣嘗請於朝廷乞選名將督諸軍臣得推鋒身先士卒糧儲不繼竟不果行今將坐甲待敵則師老財殫日就困斂其大槩欲伐西夏以張兵勢又曰陝西一路最爲重地潼關禁坑及商州諸隘俱當預備向者中都居庸最爲要害乃由小嶺紫荊繞出我軍腹背受兵卒不能守近日由禁坑出遂失潼關可選精兵分地戍之（案續通志云西夏紀仲元請伐夏在興定元年）興定元年復爲單州經略使敗宋人二千於龜山復敗步騎千餘於盱眙敗紅襖於白里港獲老幼萬餘人皆縱遣之宋人圍海州仲元遣高橋令提控完顏阿林領騎繞出其後夾擊之宋兵解去賜金帶優詔奬諭紅襖賊陷曹馬城剽掠徐單之間提控高琬等分兵擊之俘生口二千三年仲元奏州城既固積糧二十萬石集鄉義軍萬餘人並閑訓練足以守禦乞以所部渡河詔屯宿州與右都監赫舍哩德同行帥府事仲元有足疾滿百日詔曰卿處置機務撫存將士出兵使李辛可也四年兼保靜軍節度使尋爲勸農使五年爲鎮南軍節度使元光元年知鳳翔府事鳳翔被圍左監軍實嘉喀齊喀來濟軍仲元讓喀齊喀總兵事喀齊喀曰公素得衆心不必見讓仲元請身先士卒諭諸將士曰凡有奇功者卽承制超擢及危急乃輒注四品以下延扎哈瑪爾力戰功最輒授通遠軍節度使圍解奏請擅除拜之罪宣宗嘉其功皆許之遷元帥右監軍授河北東路推必喇明安賜金五十兩重幣十五端通犀帶優詔褒諭正大閒爲兵部尙書皇太后衛尉卒仲元沈毅有謀南渡後最稱名將云（金史）

謹案續通志注引大金國志云蔚州人郭忠率山後軍民與元兵戰屢敗之金人名其軍曰花帽軍又云清州郭仲元與苗仙武等聚兵扼險元主問罪於金乃召回賜死與本傳所載不同志恐有誤

完顏阿林（原作阿林）本姓郭氏大安中李雄募兵與兄仲元等俱應募貞祐初遷通州防禦使宣宗遷汴改同知河間府事兼清州防禦使將所部兵駐清滄控扼山東遷橫海軍節度使賜以國姓尋改泰定軍節度使山東西路宣撫使是時仲元亦積功知濟南府賜姓完顏與阿林俱加從宜招撫使詔書奬諭且令計約涿州刺史蘇爾坦等軍恢復中都阿林所部黄鶴袖軍駐魚臺者桀驁不法有司乞徙於滕州詔阿林就

處置之頃之破紅襖賊郝定於泗水縣柘溝村生擒郝定送京師斬之（續通志）近制賜本朝姓者凡以千人敗敵三千者賜及緦麻以上敗二千人以上者賜及大功以上敗千人以上者賜止其家阿林既賜姓以兄守禧及從父兄弟為請宰臣奏阿林功止賜一家宣宗特詔許之至是仲元上奏曰臣頃在軍旅積立微功遂蒙天恩賜之國姓非臣殺身所能仰報族兄徐州察議副使僧喜前汾州酒同監三喜前解州監管句添章守興平縣監酒添福猪姓郭氏念臣與僧喜等昔同一家今為兩族完顏阿林與臣同功皇恩所加併及本族僧喜等四人乞依此例不許改輝州經略使阿林有眾萬五千詔分五千隸東平行省其眾不欲行阿林以為請宰臣奏若遂聽之非唯東平失備他將倣效皆不可使矣宣宗以為然加遙授知河南府事尋應援陝西阿林將兵八千西赴至潼關聞京兆已被圍遊騎至華州陝西行院欲令阿林駐軍商虢拒東向之路阿林上奏臣本援陝西遇難而止豈人臣之節夫自古用兵步騎相參乃可以得志今乃各有所屬臨難不救互分彼此今臣所統皆步卒願賜馬軍千人則京兆之圍不足解矣宣宗謂皇太子曰阿林赴難不囘而軍勢單弱且駐內地以觀事變並付以虢州兵五千使乘隙而進興定二年（棗皁角堡裴家莊諸捷及阿林戰沒宣宗紀俱在興定二年宋史甯宗本紀嘉定七年提舉皁郊堡馬務何九齡率諸將及金人戰於秦州城下敗還宋嘉定七年金興定二年也原文作元年誤今改正）遷元帥右都監出秦州伐宋宋統制吳琦守皁角（角又作郊）堡城三重據山之巔阿林分兵絕其汲路克其外城再克其大城宋兵縱火而出阿林以騎兵邀之遣步卒襲其後宋兵敗生擒吳琦及將校二百人馬數百匹糧萬石及兵甲衣襖復敗宋兵於裴家莊六谷中斬五百級墜澗死者甚眾又敗之於寒山嶺龍門關大石渡得粟二千餘石復敗之於稍子嶺斬首二千餘級生擒百人是時三月宿麥方滋阿林留兵守之已而宋兵大至金兵敗阿林戰沒（案歸潛志云與宋人戰為亂被擒不知存歿）賜金紫光祿大夫西京留守（金史）

謹案歸潛志云仲元阿林二人非同父兄弟以其壯勇年齒先後為配金史阿林傳未載明何處人一統志雍正志均未收入續通志阿林傳則云李雄募兵與兄仲元等俱應募不知何本謹據錄之

完顏霆本姓李氏中都寶坻人祖知書善騎射輕財好施得鄉曲之譽貞祐初縣人共推霆為四鄉都頭霆招集離散糾合義兵眾賴以安招撫司奏其事遷兩官霆與弟雲率眾數千巡邏固安永清間遙授寶坻縣丞充義軍都統劉璋說霆使出降霆縛送經略司遷三階擢寶坻令升都提控遙授同知通州軍事中都食盡霆遣軍分護清滄河路召募買船通餉道遙授同知清州防禦事從河北路宣撫使完顏仲元保清滄遙授通州刺史河北東路行軍提控佩金牌舊制宣撫副使乃佩金牌仲元奏臣軍三萬管軍官三人皆至五品乞各賜金牌廷議霆雖忠勇絕人遂與之改大名路提控復取玉田三河香河三縣副將孫江以滄州降於王檝使江將兵圍觀州霆乃詐作書與孫江約取滄州王檝得書果疑江與霆有謀召江還殺之霆乃定觀州而還進官三階充濱棣行軍都提控未幾遙授同知益都府事知宣差都提控遙隸州

防禦使賜姓完顏氏屯海州俄權單州經略司事充宣差總領都提控興定元年泰安縣宄士寇羣起東平行省侯摯遣建率兵討之降石花五夏全餘衆二萬人老幼五萬口充權海州經略副使紅襖賊于忙兒寇海州建擊走之二年宋高太尉兵二萬駐朐山建軍乏糧采野菜麥苗雜食之宋兵構朐山下蕭湖港建作港中暗橋遣萬戸胡仲珪副統劉贇率死士由暗橋登山建率兵四千人趣山下約以昏時舉火爲期上下夾擊宋兵大敗墮澗溺水死者不可勝計斬高太尉彭元帥於陣餘衆潰去遷安化軍節度使經略副使如故以其子爲符寶典書踰月宋兵復至建逆戰駐兵城外夜半宋人乘虛踰城入經略使阿布哈努色爾率兵拒戰都統溫特赫伍爾（原作溫迪罕五兒）副統富察永成富察珠嚕（原作蒲察只魯）身先士卒殺二百餘人城賴以完四年改集慶軍節度使兼同知歸德府事五年改定國軍節度使兼同知京兆府事擢其子爲護衛元光元年陝西行省博索奏京兆南山密邇宋境官民遷避其間者無慮百萬人宜遣官鎮撫庶不生他變宣宗然之十月建以本官爲安撫使守同知歸德府惟宏大司農郭時爲副使分護百姓之遷南山者元光二年卒（金史）

王彪字武叔大興人貞祐五年經義魁也爲文頗馳騁波瀾性疎放嗜酒不拘細事初對廷策宣宗喜其文以爲似古文特授太子副司經國史院編修官進司經末帝在東宮頗見知後入翰林爲應奉遷修撰出爲平涼府治中入爲符制出荊州未赴南京被圍執之服絕粒藥俄飲酒被藥死（歸潛志）

張仲安字晉臣燕山人貞祐六年詞賦魁也爲人謙謹有禮法時輩稱焉爲文亦平暢得體尤工詞賦自居太學有聲入翰林爲應奉秩未滿卒士論惜之（歸潛志）

馬肩龍字舜卿宛平人先世遼大族有知興中府者故又號興中馬氏祖大中金初登科節度全錦兩州父成誼字宜之明昌五年進士京兆路統軍司判官（金史）肩龍在太學有賦聲宣宗初人有告宗室從坦（金史作蘇爾坦）殺人從坦一時賢將帥處猜嫌之地人以爲必死而不敢言其冤肩龍以太學生上書大略謂從坦有將帥材方今人物無有出其右者臣一介書生無用於世願代從坦死留爲天子將兵書奏詔問汝與從坦交分厚耶肩龍對曰臣知有從坦從坦未嘗識臣從坦冤人不敢言臣以死保之宣宗感悟赦從坦授肩龍東平錄事委行臺試驗宰相侯摯與語不契留數月罷歸將渡河與排岸官紛競篋中搜得軍馬糧料名數及利害事目疑其奸人偵伺者繫歸德獄根勘適從坦至立命出之正大四年濟遊鳳翔德順州將愛申（金史作愛新）以書招肩龍肩龍欲往鳳翔總管以敵兵勢甚張吾城可恃德順不可守勸勿往肩龍曰愛申平生未嘗識我一見爲知己我知德順不可守我往必死然以知己故不得不死也乃畢行橐付族父明之爲死別（案金史作付族父明爲死別無之字）冒險而去既至不數日受圍城中義兵七八千而已州將假肩龍鳳翔總管判官守禦一以委之凡受攻百日食盡乃陷軍中募生致之不知所終（金史言肩龍以劍自刎）時年五十三詔贈某官配食褒忠廟（中州集）

田錫字永錫宛平人（歸潛志作義州人）興定五年進士調新蔡主簿閒居南陽驥立山下資稟爽自少日有聲場屋間作詩甚多

弔蘇墳一篇世聞傳之（中州集）遭亂南奔在江淮間病卒從父思敬字耀卿亦名進士（歸潛志）

蕭漢傑大興人金國初賞賜姓奧里氏故又謂之奧里漢傑父仲寬字居之飛龍榜登科同知青州軍州事致仕有子六人皆使宦學獨漢傑不樂遂作舉子爲人慷慨有志膽好讀書古兵法及陰陽孤虛祿命之術從軍二十年積官從三品領虢州倅關陜總帥府提控佩金符自燕城解圍之後間關南渡出入行陣間屢瀕於死鐵嶺之潰復入陜州陜州亂羣不逞羣繫漢傑獄中漢傑乘昏暮破械出流離頓踣意氣未嘗少衰云（元好問贈漢傑詩射虎將軍右北平短衣憔悴宿長亭雷轟寶劍無留迹火借青囊爲乞靈四壁不知貧作祟一瓢誰識醉中醒相逢莫話搘機石自省苔槎是客星）

李蹊字貫之大興人少擢第通吏事能官南渡爲左司郎中遷吏部侍郎爲蒲察合住所陷下獄當死詔釋之後爲大司農正大初拜參知政事進左右丞專掌財賦北兵圍南京坐糧儲不給除名久之起爲工部尚書權參知政事復左丞奉使軍前送曹王後從末帝東征至睢陽官努之變見殺（歸潛志）

杜時昇字進之霸州信安人博學知天文不肯仕進承安泰和間宰相數薦時昇可大用時昇謂所親曰吾觀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亘天天下當大亂亂而南北當合爲一消息盈虛循環無端察往考來孰能違之乃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從學者甚衆大抵以伊洛之學教人自時昇始正大間元兵攻潼關拒守甚堅衆皆相賀時昇曰大兵皆在秦鞏間若假道於宋出襄漢入宛葉鐵騎長驅勢如風雨無高山大川爲之阻土崩之勢也頃之元兵果自饒風關涉襄陽出南陽金人敗績於三峯山汴京不守皆如時昇所料云正大末卒（金史）

趙著字光祖與王鬱交最篤（歸潛志）人稱虎巖先生（鮮于樞困學齋雜錄）（劉祁贈漁陽趙著光祖詩萬里煙埃氣向哭秋風播手騃歸潛當時北望長勞夢今日南山副具瞻鴻雁不飛閒口月鴝鵒無語靜依蔣逸思二口貧如此自愧區區未易獻）

高永字信卿（案中州集云初名夔字舜卿又名撰李純甫改焉）自號應菴漁陽人倜儻尚氣輕財好交遊（歸潛志）賓客入門則盡所有者爲具不爲明日計有幽并豪俠之風（中州集）頗讀書喜談兵文詞豪放長於論事（歸潛志）南渡居嵩州出入純甫之門其學益進（中州集）與李汾元好問杜仲梁李稚川相善累舉不第家甚貧南京被圍上書言事不報以病死（歸潛志）年四十六（中州集）（元好問高信卿詩高卿去歲山中居樸朝眾發分餞租今年移家入城市旋中生塵釜生魚文窮皆赤窮五鬼更嘯呼乃翁延客著上座兩兒已復遺掬掄三冬兒圖冊牧豎叶語虆巫薪煙滿眼破硯冰生鬚賣符與行藥不救堂堂驟無衣思南州千里走單車我背相夫君不足山澤臞十八學擊劍二十了陰符平生結交王與李袖中頗有魚麗圖文武志膽誰不如不能拔劍斫鯨鯢亦當赤手降於莬胡爲堅坐守寒飢生合兒女悲窮途萬事物塗酒一壺別時聊爲鼓嚨胡中原麟鳳今如此莫道皇家結網踈）

謹案中州集云貞祐初永避兵太原與李長源居於廣平寺有盜穴牆而入長源性怯聞驢卒驚悸不敢語盜盡挈永所有而去長源徐曰綠林之子至矣於是永生理大狼狽南渡居嵩州時正定王之奇士衡攻雜學屏山目爲怪魁王從之內翰爲賦善哭詩奉聖馬御升公敢爲大言著書十萬言號北新子大略以談兵爲主且曰古人兵法非不盡但未有北新子五十里火雨耳永皆與之遊故其詩豪宕譎怪不爲法度所窘有冰柱雪車風調觀阻龍篇可概見矣

王鬱字飛伯大興人儀狀魁奇目光如鶻步武翩然相者云病鶻狀貌也（歸潛志）少居釣臺閉門讀書不接人事久之爲文法柳宗元閎肆奇古動輒數千言歌詩俊逸效李白嘗作王子小傳以自敘天興初元汴京被圍上書言事不報四月圍稍解挺身突出爲兵士所得其將遇之甚厚鬱徑行無機防爲其下所忌見殺臨終懷中出書曰是吾平生著述可傳付中州士大夫曰王鬱死矣年三十餘（金史）（歸潛志王鬱小傳云先生名青雄一名鬱大興府人也十五代祖珪相唐太宗官侍中永寧郡公曾祖衍金紫光祿大夫定海軍節度使兼萊州管內觀察使祖彥信邢州宜祿尉父敘山東路轉運司鹽鐵判官先生始生之月父夢神人自天而下開所負業絲囊賜一大鵬且云吾後必來取其鵬在地振羽一鳴驚而寤訪諸日者繇曰稟稟雛鶚賜自上穹既文於州又剛於中法生貴子其應在公他日必作青雲之雛先生既生因採其語爲名字年十八父沒家素富貲累千金遭亂蕩散無幾先生殊不以爲意發憤讀書是時學者惟事科舉時文先生爲文一埽積弊專法古人最早爲麻徵君九疇所賞其後猶心遠作未嘗輕求人知李欽叔過釣臺得其所著傷會驕導懷等賦并錫孝童碑王尊祥哀詞大鵬賦書徧薦於諸公先生之名始滿天下自此去釣臺放遊四方又移隱陘山覃思古學正大五年先生年二十五矣來遊京師諸公倒屣爭識其面宰相聞其名取其所作文章將爲之事中格榜軒閉閈朝廷二大老皆致禮於先生交宿之明年以兩科舉進士不中西遊洛陽放懷詩酒盡山水之歡先生平日好議論尚氣自以爲儒中俠所向敢爲不以毀譽易心又自能斷大事其論學孔氏能兼佛老佛老爲世害然有從事於孔氏之心學者徒能言而不能行之報欲行之又皆執於一端不能周徧故嘗欲著書推明孔氏之心學又別言之行之二者之不同以注學者之弊其論程學以爲宋儒見解最高雖皆笑東漢之傳注今人唯知蹈襲前人不敢誰何使天然之智識不具而經世實用不宏視東漢傳往尤爲甚亦欲著書專與宋人商訂其論爲文以爲近代文章爲習俗所蠹不能遽洗其陋非有絕世之人奮然以古作者自任不能倡起斯文故嘗欲爲文取韓柳之詞程張之理合而爲一方盡天下之妙其論詩以爲世人皆知作詩而未嘗有知學詩者故其詩皆不足觀詩學當自三百篇始其次離騷漢魏六朝唐人過此皆置之不論蓋以尖慢浮雜無復古體故先生之詩必求盡古人之所長削去後人之所短其論詩之詳皆成書其論出處以爲仕宦本求得志行其所知以濟斯民其或進而不能行不若居高養蒙行象自適不爲世獨所爲願以李白爲則先生受知最深者曰樗軒公完顏璹閑閑公趙秉文余先子雷淵李獻能王若虛麻九疇史學僕汜賈宋九嘉其遊最久者曰李汾楊宏道元好問魏璠張邦直杜仁傑曹居一賈萬錫張介王說王采苓趙著張甫王綺劉祁李仝劉源楊英胡德從軍公履呂鯤史環李獻侯策張璞劉郁左坦牛汝霖虎速烏林荅爽曾[illegible]英諸公道倚書無咎劉郁王於心交者惟李冶劉郁二人而已八年先生從至京師十二月過兵難京城被圍先生上書言事不報明年四月圍稍解五月先生挺身突出遠遁名山不知所終）

李伯淵燕人嘗以軍功遙領京兆府判壬辰冬車駕東狩以都尉權東面元帥崔立初反以伯淵爲與敵體頗親敬之數月之後勢已固遂覗伯淵如部曲然伯淵積不能平數出怨言至是與李琦等合謀殺之（見金史崔立傳）

通哥香河人稟性沈靜嗜學博通今古仕哀宗朝事君以忠（香河縣志）

張潛字仲升武清人幼有志節慕荊軻聶政爲人年三十始折節讀書時人高其行謂曰張古人後客松山從仲擔受易年五十始娶魯山孫氏亦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負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貧也鄉里有爲酒種瓜者及熟讓潛潛弗取道拾斧持歸訪其主還之里有兄弟分財者弟曰我家如此獨不畏張先生知耶遂如初天興間潛攜家避兵少室不食七日死孫氏亦投絕澗死（金史）

崔禮鄭人仕金爲西鄉教諭金亡隱居鄭東南小安村構圓亭植花卉閉戶自娛元丞相兀都台及帖古迭兒慕其高節數過訪以金纏駟馬聘之終不出（通州志）（祀鄉賢）

杜瑛字文玉時昇子身長七尺美鬚髯氣貌魁偉金將亡（元史）避地河南居緱氏山讀書講學博覽無所不窺時儒者多習文詞爲進取計瑛刻苦自厲獨采六經百家之旨古今治亂之原晝誦而夜思之金亡薄居汾晉閒授徒爲業卒閑齋著

登門受業者恒以百數相衞俗尙文雅由瑛始也元中書紐璘珪開府彰德以書幣延瑛待以賓師禮是時草昧之初賦役刑罰除授官吏州郡皆專之瑛言兵荒之餘生民窮困宜緩刑薄賦修學養士紐璘珪然之憲宗九年世祖南伐至相召見問計（元蘇天爵撰行狀）瑛從容對曰漢唐以還人君所恃以爲國者法與兵食三事而已國無法不立人無食不生亂無兵不守宋兵皆廢之殆將亡矣興之在聖主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擣其背大業可定也帝悅曰儒者中乃有此人乎命從行以疾弗果世祖入繼大統詔徵之時平章王文統方用事匿不出會中書左丞張文謙爲大名宣撫復奏起瑛爲大名彰德懷孟等路提舉學校官亦辭不就乃遺執政書略曰先生之道不明異端邪說害之也今天子神聖俊乂輻輳言納計用先王之禮樂教化興明修復維其時矣今不能迴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材興化以拯數百千年之禍僕恐後日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人或勉之仕則曰後世去古雖遠而先王之所設施本末先後猶可考見爲政者莫先於復古苟因習舊弊以求合乎先王之意不亦難乎吾不能隨時俯仰以赴機會將焉用仕（續通志）於是杜門謝客以修學著書爲事所著多明經術之意有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論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歷理衆雜說三十卷文集十卷初紐璘珪憐其貧與田千畝不受衛者言瑛寓居地下富有黃金家人欲發地視之瑛不許瑛去後居者果得黃金百斤其廉介如此至元十年卒年七十將終命諸子曰我死棺中第置杜甫詩集一編題其碣石云處士杜緱山墓於事足矣子三處詩十歲能詩號奇童年二十餘天處立雎州儒學教授處厚東昌路推官文宗天歷己巳詔修經世大典瑛曾孫秉彝錄瑛遺事送官制贈翰林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魏國公諡文獻擢秉彝奎章閣典籤（元蘇天爵撰行狀）

謹案元史載瑛入隱逸傳考瑛平生並未仕元觀其臨終語蓋心存金室自寓晉處士陶潛之意也故補入

劉伯熙字善甫房山人年十六入國學工書喜爲詩文卓犖有聲與雷希顏齊名號曰雷劉崇慶之變絕志舉業縱遊公卿間以詩歌自豪貞祐初從乘輿入汴金亡復歸燕凡王綱國體大禮經制無不洞練每言唐宋五季遼金以來廢興因革及性理象數經學文章之異同皆亹亹有條能盡其抵要貞祐初從帝入汴金亡復歸燕卒年七十四（郝經撰墓銘）

梁斗南良鄉人第進士官河南都運性穎悟讀書工詩有幹局時輩服其通敏（雍正志）

王子昌固安人爲經略使善戰知名與信安張進連兵阻水爲固遠近憚之（固安縣志）

高師成涿州人學問沈博不求仕進教授於鄉時人高其風子承宇仕爲河津令（涿州志）

趙攄字子光宛平人工詩自號醉全老人（中州集）

保定府

時承謙新城人天會間大饑散粟米巨萬全活者以萬計嘗修橋數十私券悉焚之子孫三十餘人多顯耀僉以爲積德之報（新城縣志）

謹案承誨立愛父金史作承誨李宴榮國時公神道碑銘作承誨今從之立愛卒於天眷三年年八十二則天會間儀承誨不應尚在安得有賑貸事乎況李宴時公神道碑銘云父諱承誨積累巨萬發倉貸人每折其券負郭沮洳常阻行路創石爲梁人得平步善慶攸鍾是生我公則修橋散粟之事在立愛未登第以前可知縣志不知何本天會二字疑有訛誤姑存以俟考

高有鄰字德卿遂城人父飛狐令某嘗尉南和以公事活千餘人有鄰實生是邑數歲入小學州將爲子娶婦驂御盈路同舍兒競觀之有鄰讀書自若也大定三年第進士歷州縣爲尚書省令史時相議詘詞賦專明經有鄰以賦有議諫之義反復詰難竟得不罷擢第者廷試時務策亦自有鄰發之明昌初遷安國軍節度使泰和中使宋還拜工部尚書致仕卒有鄰孝友廉介長於史事所至興學校敦風化以儒雅自飾者曾至今稱之子嵒字士瞻第進士季子嶷字士美（中州集）以才拔爲樞密院都事（安肅縣志）正大初監察御史最知名（中州集）金亡入燕喪子感疾而卒（安肅縣志）

崔秉仁安州人明昌四年有司舉德行才能之士以秉仁爲首章宗賜進士出身（安州志）

王擴字充之中山永平人祖某仕爲縣功曹國初籍新附之民畀以符契使復舊業歸附後時或先服後叛者則别籍次第拘係將及永平功曹輒焚其籍以滅迹所活無慮數千人因改服儒業五子皆教之宦學三子繼登上第而仕亦達父邦用仕至同知安國軍節度使事擴幼嗜學甫冠從鄉賦即有聲時輩無不推服擢明昌五年甲科釋褐鄧州錄事朝廷更定律令留擴不遣再調懷安令（元遺山文集）衛吏張執中誣敗二令擴到官執中挈家避去（金史）康舉徐州觀察判官召補尚書省令史考滿授同知德州防禦使事山東旱命馳驛赴官送專賑貸東平諸郡所至推次乏絕人受實惠豪猾不得貿緣爲奸棣州饑尤甚輒例外給之平章政事張萬公宣撫齊南以德博多盜檄擴總諸郡兵討捕（元遺山文集）行章邱道中遇一男子舉止不常捕訊果歷城大盜也衆以爲神（金史）泰和五年吳曦納劍外五州內屬以遷爲順化軍節度副使未至州反爲宋陝西安撫司奏擴爲經歷官俄改正定府判官八年擢拜監察御史是夏旱甚詔出諸御史分理冤獄異時審讞者專以末減爲事殺人者亦貸出之（元遺山文集）擴謂同官曰生者從讞死者何辜非法也（金史）因力革前弊時議皆稱平使還言創設三司不便大略謂三司之設民間竊議當以刻剝爲事臣愚以爲刻剝固所無而浮動之言可畏耳大定間一曹望之爲戶部天下倉廩府庫皆實百姓無愁歎之聲存乎其人不在改官稱也今三司所掌卽戶部前日之事官屬又皆戶部舊員掾屬亦戶曹舊吏豈有愚於戶部而智於三司者唯當復戶部之舊無駭民聽可也（案金史言時將罷三司治擴上書乃罷考百官志泰和八年省戶部官員置三司貞祐間罷之則是章宗朝未嘗罷也今從元遺山文集）西北路三司簽事張煒以規措陷沒縣官錢詔擴鞫之比勘失濫錢弊草米例以百萬計皆權要假貸之數先以金幣諸物賂遺黃門李新喜至是併按之煒懼不免倚同舍之舊私有所請擴麾之曰故舊義重朝綱甯自我壞耶乃列奏煒內結閹豎外連權貴

奸贓狼籍狀詔就委擴徵理之佗所糾彈凡十餘章大抵明綱紀正風俗之事優詔褒諭特遷兩階大安三年授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貞祐初（案金史作大安中中州集作崇慶初）改發河東北路按察司事（元遺山文集）二年上書陳河東守禦策大概謂分軍守隘兵散而不成軍聚之隘內軍合則勢重儻偷一塗以遞代勞以主待客此上策也又曰軍校猥眾分例過優萬戶一員其費可給兵士三十人本路三從宜萬戶二百餘員十羊九牧類例可知乞以千人爲一軍擇望重者一人萬戶兩明安四移昆足以教閱約束矣豈不簡易而省費哉又曰按察兼轉運本欲假糾劾之權以檢括錢穀遞來軍與糧道軍府得而制之今太原代嵐三軍皆其州府長官如合通掌資儲則弊立革按察之職舉矣又曰數免租稅科糴益繁民不爲恩徙增廩給教練無法軍不足用書奏不見省（金史）以保完太原功進大中大夫本路按察副使兼同知轉運使事明年召爲行省尚書戶部侍郎尋擢河南路都轉運使南渡以來庶務草創皆倚擴辦不數月綱紀大小截然一新河北苗道潤求封爵宰相高琪持不可議以他詞卻之宣宗問擴當何如奏曰帝王以天下爲度何可逆詐我雖欲勿許彼時威令不能及將何所不爲不若因而封之此高祖所以將韓信也宣宗顧謂高琪曰王擴與我意合其亟行之太府監賢里白以御膳羊瘦瘠被詰問白跪奏御羊瘦瘠轉運使不加意而然帝復問擴擴進曰大駕初到人心未安宜省費以示儉德比以一羊肥瘠紛紛不已以至廷辨天下知者以爲有司不職而不知者將以陛下日以自奉爲急耳其於聖德將無少損乎帝忻然曰卿言是矣細事再不必言擴一日以事入省適高琪自閱御羊及校計鵝鴨水食問之故高琪言聖上焦勞過甚全藉膳羞資養精力安敢不備肥好擴折之曰膳夫之事何至宰相親臨高琪默然銜之（元遺山文集）有司奪市人衣給戍邊關軍士京師大援擴白宰相請三日造之高琪怒不從適關破元兵至近郊遣擴行六部事規辦潼關芻糧戶部員外郎張好禮往商虢過中牟不可進高琪奏擴畏避（金史）節付刑部有司希高琪旨當以軍法後王入殺刑奏上宣宗曰十日軍還十三方差王擴行何得如此定罪其審議之踰月高琪又執前奏帝知擴無罪而重違宰相意止削一階興定元年特起遙領龍州防禦使行六部侍郎規運秦鞏軍儲擴至軍中復奏疏云古者內政寓軍令用井田漢屯田唐租庸調皆其法也今之軍士見屯者無慮數十萬眾而家口又數倍於軍彼皆落薄失次無所營爲雖有張口待哺而已歲入有限日給無窮久不改圖徒使農民重困而軍戶亦不得安帖臣愚以爲不若計軍戶丁口數量給地畝使失業之人皆獲地著既有恆產孰不爲自養之計深汰冗軍悉歸耕種授田初年給口糧之半明年各有收斂可一切減罷略以一百萬口計之歲得米三百六萬斛既豐委積又免轉輸之勞遇戰士出征或防秋之役量增升斗使餬口有餘如此則農民止輸正租饑饉自足此業已定中興之本正矣踰月宣權陝西西路轉運使（案金史作陝西東路）前政喬世權子實趙伯成子文號爲稱職擴舉動有法掾屬奔走從事無敢後者人謂子實寬緩欲爲不忍欺子文周密欲爲不能欺皆未必能然獨王公之不敢

欺爲有徵元二年遷陝西東路轉運使攷前行六部尚書尋遷嘉議大夫致仕三年卒於家謚剛敏（金史作剛毅）子三人長元慶仕爲歸德行六部郎中次未名而卒次元亨業進士擴學業富贍氣韻宏博嘗因赴廷試每舉進士未嘗不爲考官臨事有幹局雖在細務亦無不經意（元遺山文集）然性梗直不容物以是不振於時云（續通志）

趙思文字庭玉永平人（案歸潛志作中山人明一統志襲作平州人謹改正）明昌五年進士貞祐中（中州集）從完顏福興守燕都福興死奔詣南宮行宮擢侍御史出爲汝州防禦使遷集慶軍節度使（案中州集云歷虢州刺史汝州防禦使金安集慶兩軍節度使）所在鎭靜吏民賴之暇以詩酒爲樂好吹笛多著樂章爲人傳誦南渡後大夫有典郡之業者不及也正大末召爲禮部尚書卒於官（歸潛志）思文誠實樂易自少日有君子長者之目南狩以後與吏部趙伯成禮部楊雲翼等皆稱完人三子敬叔介叔方叔（中州集）

劉炳葆城人每讀書見前古忠臣烈士爲國家畫策慮萬世安竊歎息貞祐三年中進士第即日上書條便宜十事一曰任諸王以鎭社稷臣觀往歲王師屢戰屢衄卒皆自敗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材既無靖難之謀又無效死之節外託持重之名而內爲自安之計擇驍果以自隨委疲懦以臨陣陣勢稍動望塵先奔士卒從而大潰朝廷不加詰問輒爲益兵是以法度日紊倉庾日虛閭井日凋土地日蹙自大駕南巡遠近相望益無固志吏任河北者以爲不幸逡巡退避莫之敢前昔唐天寶之末洛陽潼關相次失守皇輿夜出向非太子迴趨靈武率先諸將則西行之士當終老於劍南矣臣願陛下擇諸王之英明者總監天下之兵北駐重鎭移檄遠近戒以軍政則四方聞風者皆將自奮前死不避折衝厭難無大於此夫人情可以氣激不可以力使一卒先登則萬夫齊奮此古人所以先教而後威令也二曰結人心以固基本天子惠人不在施予在於除其同患因所利而利之今艱危之後易於爲惠因其欲安而慰撫之則忠誠親上之心當益加於前日臣願寬其賦役信其號令凡事不便者一切停罷時遣重臣按行郡縣延見耆老問其疾苦還廉正黜貪殘拯貧窮恤孤獨勞來還定則效忠循義無有二志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危民易於爲亂惟陛下留神三曰廣收人材以備國用備歲寒者必求貂狐適長塗者必畜騏驥河南陝西車駕臨幸當有以大慰士民之心其有操行爲民望者稍擢用之平居可以勵風俗緩急可以備驅策昭示新恩易民觀聽陰係天下之心也四曰選守令以安百姓郡守縣令天子所恃以爲治百姓所依以爲命者也今庶衆已敝官吏庸暗無安利之才貪暴昏亂與奸爲市公有斗粟之賦私有萬錢之求遠近囂囂無所控告自今非才器過人政迹卓異者不可使在此職親勤故舊雖望隆資高不可使爲長吏則賢者喜於殊用益盡其能不肖者愧慕而思自勵矣五曰褒忠義以勵臣節忠義之士奮身效命力盡城破而不少屈事定之後有司略不加省棄職者顧以恩貸死事者反不見錄天下何所慕憚而不爲自安之計耶使爲臣者皆知殺身之無益臨難可以苟免甚非國家之利也六曰務農力本以廣畜積此最强兵富民之要術當今之急務也七曰崇節儉以

省財用今海內虛耗田疇荒蕪廢奢從儉以紓生民之計無先於此者八曰去冗食以助軍費兵革之後人物凋喪者十四五郡縣官吏署置如故甚非審權救弊之道九曰修軍政以習守戰自古名將料敵制勝訓練士卒故可使赴湯蹈火百戰不殆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服習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主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可不慎哉十曰修城池以備守禦保障國家惟都城與附近數郡耳此地不守是無河朔矣黃河豈足恃哉書奏宣宗異焉役試之日河北城邑何術可保兵民雜居何道可和鈔法如何而通物價如何而平炳對大略以審擇守將則城邑固兵不侵民則兵民和斂散相權則鈔法通勸農薄賦則物價平宣宗雖異其言而不能用但補御史臺令史而已（金史）

崔伯玉（案陵川文集崔某字伯玉缺其名）河間高陽人業進士有聲場屋間信安軍帥檄爲吏知管以才幹辟按察司議事遷提舉南河漕運時京師戒嚴河渡梗塞往往沈舟而去伯玉曲爲防制糧餉竟達未幾燕都失守河朔郡縣相繼降沒伯玉與信安帥誓以死守以戰多累授驃騎衛上將軍遙領邢州節度副使卒年六十初伯玉喪父終身不茹葷肉事母尤謹及卒信安猶被圍乃僞爲殯竊骸而瘞之人高其行（郝經撰崔氏世德銘）

孫邦傑字伯英（後名天和）雄州容城人曾祖堅金初有功官至麗州剌史祖楫武略將軍尊山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邦傑少日仕太學有時名所與遊皆名士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絕府治中高廷玉接納奇士號爲衣冠龍門大尹復興甚之會有爲飛語者云治中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爲尹所搆凡所與往來者如雷淵王之奇辛愿俱繫大獄邦傑出入府寺人爲出死力者多得先事逋去會赦乃歸興定初知世將亂棄家爲黃冠師正大庚寅沒於亳州之太淸宮年五十有一（全金詩小傳）

謹案元好問孫伯英墓誌銘云伯英本出將家氣甚高已折節爲書生束以詩禮優柔饜飫偶以蘊藉見名其棄家爲黃冠師蓋君子當世亂遂窮投竄山海以高蹈自便與專攻方外者不同元好問所謂抱關執籥之類皆出於無聊賴之至非本志也故編入

劉秉德容城人性安靜恬退與物無競貞祐間避地豫之許封山以教授爲業興定二年第進士累官至鄭州防禦判官甚有能聲（明一統志）

高夔字唐卿保州永平人第進士涖官有才譽南渡歷戶部員外郎徙遷尚書專治糧儲省巡行京東便宜行事抵罪詔稱之天興初爲翰林學士亂後北還還鄉卒（歸潛志）

劉述字繼先容城人因之父也素有大志穎悟絕人十六七業舉子業金亡北渡刻意問學天文歷數陰陽醫方之書無不通性學史學尤所喜者往來燕趙間交遊皆天下名士元耶律中令某執政翰林承旨王百一以名士薦之不就王順天隱居教授杜門絕交性不喜酒好長嘯竹冠葛服遊易州諸山當秋風木落之下危坐終日時作一曲沖澹蕭散而其慨然之所不能忘者亦時見之中左三部尚書劉肅辟爲武邑令以病辭居正定之北潭至元五年卒（劉靜修拾遺　元好問寄劉繼先詩）

（云清霜茅屋耿無眠坐憶分攜一慨然楚客登臨新賦興謝公哀樂政中年秦京古驛人煙外迢遞荒山雪意邊千樹春風水悵惘待君同縣晉溪篇）

梁羨字景鴻武遂人剛中明敏治左氏春秋宰定興與修學校禮政刑一時畢舉（安肅縣志）

杜德遠定興人性通敏決事無滯授禮部員外攝監察御史吏部侍郎僉宣徽院事（定興縣志）

韓中滿城人少倜儻有氣節家貧好讀書以左氏春秋名性甘澹泊遠方之士多樂從之遊（滿城縣志）儀型鄉里人皆化於禮讓（雍正志）卒贈中書參知政事南陽郡伯（滿城縣志）

劉珏滿城人勤學好禮孝親友弟邑人以長者稱父卒與諸兄負土築臺於墓朝夕登哭守三年而歸鄉人賢之（保定府志）

謹案滿城縣志載劉珪無劉珏二人事迹畧同則珪字當是珏字之誤今刪

魏太初滿城人隱居教授博覽墳籍長於左氏春秋工詩文人號太初先生（保定府志）

張邦基唐縣人由進士第一官至學士有墨莊集行於世其弟邦彥邦傑邦瑞邦琪等各顯官於朝（唐縣志）

孟振文清苑人順天軍節度使某之子幼孤及長求父遺櫬於河南登封負歸喪母母喪終疽發背卒（陵川文集　元郝經孟振文詩云髫匆兵去出覲泥途誰使鄉瑕瑀負骸千里還壙墓泣血三年覆敝廬聞說朱衣貴金石豈期白髮不療疽歸孤塚亂號嫠婦淚浸牀頭幾稠書）

畿輔通志卷二百九

列傳十七（金二）

金

承德府

張用直　鄧儼　鄭子聃

馮子翼　盧璣（子亨嗣）　趙之傑

孫德淵　劉昂　洪果玖珠

郭俁　賈庠亨　王維翰（從子賁）

裕爾伯特　完顏伯嘉　穆延薩克達

富察阿里　珠嘉臣嘉　王公王

冀禹錫　李經　劉海

永平府

趙興祥　李杭　劉敏行

王信　李元璋　張僅言

張行中　趙質　張守謙（裴宗智）

鮮于仲權　王元粹　吉士寬

河間府

許安仁　趙承元　圖克坦公弼

烏庫哩榮祖　許古　張開

麻九疇　梁子直　齊穡

王喜　齊伯顏　苗道潤

天津府

榮楫　師安石　陳肯

田紫芝　玉月齡　時戩

正定府

楊伯雄（族兄伯淵　弟伯仁）　蔡珪　周昂（從子嗣明）

趙鼎（子中正）　李遹　鈕祜祿守恩

赫舍哩德　王若虛　李著

馮璧　烏庫哩慶壽　赫舍哩鶴壽

王權　趙興嗣（子良貴　良材）　劉遇

趙輔之

順德府

郭宣道　王德元

廣平府

胡礪　董師中　趙秉文

王磵　王彧　劉玫

潘希孟　王禧　王某

曹珏

金

承德府

張用直臨潢人少以學行稱遼王宗幹延置門下海陵與其兄充皆從之學天眷二年以教宗子賜進士及第除禮部郎中皇統四年爲宣徽判官歷橫海軍節度副使改甯州刺史海陵即位召爲簽書徽政院事太常卿太子詹事海陵嘗謂用直曰朕雖不能博通經史亦粗有所聞皆卿平昔輔導之力太子方就學宜善道之朕父子並受卿學亦儒者之榮也爲賀宋國正旦使卒於汴海陵深悼惜之養子始七歲特授武義將軍（金史）

鄧儼字子威懿州宜民人天德三年擢進士第大定中爲左司員外郎右司郎中尋轉左司掌機務者數年有司奏使宋者世宗命選漢官一人參知政事粱肅以王倫張大節鄧儼對世宗特命儼往嘗謂宰臣言儼奏事其心識甚明在太府監心亦向公宰臣因奏儼明事機有心力於是擢戶部侍郎翌日復謂宰臣曰吏部掌銓選當得通練人可置儼於吏部因改命累遷中都路轉運使明昌初爲戶部尚書帝命尚書省集百官議如何使民棄末務本以廣儲蓄儼言今日之風俗競爲侈靡莫若定立制度貴賤上下衣冠車馬室宇器用各有等差裁抑婚姻喪葬過度之禮罷去鄉社追逐無名之費用度有節則蓄積日廣矣尋知歸德府事致仕卒初儼致仕復貪祿求進帝問左右鄧儼可復用乎平章政事完顏守貞曰儼有才力第以謀身爲心帝曰朕亦知之然儼可以誰比守貞曰臨事則不復於人但多務自便耳儼前乞致仕陛下以其頗黠故許之甚合衆議今使復列於朝恐風化從此壞矣帝然之遂不復用（金史）

鄭子聃字景純大定府人父宏遼金源令二子子京子聃楊邱行嘗曰金源二子鳳毛也小者尤特達後必名世天德二年邱行爲太子左衛率府率廷試海陵以子聃文示邱行對曰可入甲乙及拆卷果中甲榜第三調翼城丞遷贊皇令召爲著書直長子聃頗以才望自負常慊不得爲第一甲第一人正隆二年會試海陵示以第一人程文子聃少之問作賦對曰甚易因自矜人莫己若海陵不悅使與翰林修撰楊伯仁宣徽判官張汝霖應奉翰林文字李希顏同進士雜試親

覽試卷中第者七十三人子聃果第一海陵奇之除翰林修撰改侍御史京兆舉詔子聃決囚遂謫兩人以比顔眞卿世宗立（原注從宏簡錄增）遷待制累遷翰林直學士改吏部侍郎兼修國史時修海陵實錄帝謂知其詳無如子聃者專以委之大定二十年卒（續通志）

謹案中州集云子聃少日有賦聲時輩莫與爲敵天德三年第三人登科士論以爲屈而海陵不之許也正隆二年詔子聃再試擇能賦者入人以題付之以困子聃且覘其中與否罪賞之及拆卷子聃果第一人楊伯仁張汝霖中選劉幾蔡戩李師顔輩皆被黜海陵終不以子聃爲工與被黜者兩罷之事與本傳所載略殊未知孰是

馮子翼字士美大定人父仲尹仕至四品職子翼正隆二年進士性剛果與物多忤用是仕宦不進以同知臨海軍節度使事致仕居眞定有詩樂府傳於世（中州集）

盧璣字正甫臨潢人彥倫（見雜傳）子以蔭補閤門祗候累遷客省使兼東上閤門使改提點太醫教坊司天充大定十五年宋主生日副使還同宣徽院事丁母憂起復太府監改開遠軍節度使入爲右宣徽使章宗即位轉左宣徽使致仕明昌四年起復左宣徽使改武定軍節度使復爲左宣徽使是時璣年已七十詔許朝參得坐於廊下復致仕泰和初詔璣天壽節預宴二年元妃李氏生皇子滿三月章宗以璣老而康强命以所策杖爲洗兒禮物章宗幸玉泉山召璣與致仕宰相俱會食許策杖給扶後預天壽節帝命璣與大臣捉梁戲璣獲勝爲從上秋山賜名馬帝曰酬卿博直其脊遇如此泰和六年卒年八十子亨嗣字繼祖以蔭補閤門祗候內供奉調同監平涼府酒務改同監天山鹽場丁母憂服闋監萊州酒課累調監豐州任邱汲縣東平酒務課最遷白登縣令明昌四年行六部差規措軍前糧料入爲典給直長改西京戶籍判官歷官西京中都太倉使中都戶籍判官尙醞署丞丁父憂大安初復爲典給署丞兼太子家令崇慶元年遷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是時兵興徵調煩急亨嗣以辦最遷定遠大將軍入爲戶部員外郎貞祐二年遷莒州刺史三年山東宣撫司討楊安兒亨嗣行六部兵罷還州興定二年卒年六十一亨嗣與弟亨益友愛之道亨嗣初以祖蔭得官大定十六年父璣爲同知宣徽院事當蔭子亨嗣以讓弟亨益亨益早卒子銑銑幼稚亨嗣盡以舊業田宅奴婢財物與之（金史）

趙之傑字伯英大定人本名宗傑避諱改大定十六年進士歷西京提刑副使棣州防禦使終太常與使宋還言事云宋人文敝之極且脆弱不足爲慮邊部爲可慮也其前識如此子綸名進士早卒（中州集）

孫德淵字資深興中州人大定十六年進士調石州軍事判官淶水丞察廉遷沙河令有盜秋桑者主逐捕之盜以叉自刺其足而曰秋桑例不禁採汝何得刺我主懼賂而求免盜不從訴之縣德淵曰若逐捕而傷瘡必在後今在前乃自刺也遂引服遷尙書省令史不就父憂去民刻石祠之察廉起復北京轉運司都勾判官以最爲遷中都左警巡使監察御史山東東路轉運副使累官大理丞兼左拾遺審官院奏德淵剛正幹能可任繁劇遂再任丁母憂服除特遷恩州刺史

入爲右司郎中滕州刺史遷同知河閒府事歷大興治中同知府事大安初遷盤安軍節度使改河北西路按察轉運使尋改昭義軍節度使潞州被執有拜於前者皆沙河舊民也密護得脫貞祐二年拜工部尚書攝御史中丞時山東乏兵食有司請鬻恩例舉人居喪者亦許納錢就試德淵奏此大傷名教事遂寢尋致仕監察御史許古論德淵忠亮明敏可大用望朝廷起復必能薦明以利國家宣宗嘉納未及用卒（金史）

劉昂字之昂興州人大定十九年進士高會而下七世登科昂天資警悟律賦自成一家（金史）輕便巧麗差有捷法（大金國志）作詩得晚唐體尤工絕句年三十三爲尚書省掾調平涼路轉運副使時衛士有言昂官止五品昂不信俄以母憂去職連蹇十年卜居洛陽有終焉之志有薦其才於章宗者自國子司業擢左司郎中會掌書大中與賈鉉薦言除授事爲言者所劾獄詞連昂帝怒一時閒人如史肅李著王宇宗室從郁皆遣逐鉉尋亦罷政昂降上京留守判官道卒竟如術者之言（金史）

洪果弘珠（原作黃摑九住）臨潢人大定閒以廕補部令史轉樞密院令史調安肅州軍事判官明昌四年爲大理知法同知薊州軍事再遷路王府司馬累官河東北路按察使轉運使改知彰德府事職沒贈榮祿大夫南京留守仍錄用其子孫（金史）

郭俁字伯有渾州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長子主簿深州觀察判官萊陽縣令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除大理司直母憂起復太常博士左司都事御史臺舉俁及前應奉翰林文字張楫等皆材幹可用詔各升一等遷除俁平陽府治中久之召爲同知登聞鼓院兼祕書丞遷禮部郎中滕州刺史同知眞定府事上言每季合注巡尉官吏刑兩部斟酌盜賊多寡處選注詔議行之改中都西京按察副使遷國子祭酒泰和六年伐宋充宣差山東安撫副使七年遷山東宣撫副使大安元年遷遼東按察轉運使改中都路都轉運使貞祐三年罷按察使仍充本路轉運使行六部尚書改河北西路轉運使致仕元光二年卒（金史）

費摩亨（原作裴滿亨）字仲通本名哈希（原作河西）其先世居遼海祖摯善（原作虎山）天輔閒移屯東受降城以禦夏人後徙居臨潢亨性敦敏習儒大定閒收充奉職世宗謂曰閒習業進士舉其勿忘爲學也二十八年擢第升爲奉御一日問以上古爲治之道亨奏陛下欲興唐虞之治要在進賢退不肖信賞罰薄徵斂而已章宗即位擢監察御史內侍梁道兒恃恩驕橫朝士側目亨劾奏其奸遷鎬王府尉出爲定國軍節度副使三遷同知大名府事先是豪華縱橫前政莫制亨下車宣明約束闔境節然承安四年改河南路按察副使就遷本路副統軍中都西京等路按察使時世襲家豪奪民田亨檢其實悉還之泰和五年改安武軍節度使歲大雪民多凍殍亨輸己俸賙贍及勸率僚屬大姓同出物以濟轉河東南北路按察使卒於官贈嘉議大夫賻物甚厚亨性謹密出入宮禁數年論議忠言多所裨益諫藁悉焚之雖家人輩莫知也所歷州郡皆有政績可紀云（金史）

王維翰字之翰利州龍山人父廷遵季率縣人保縣東山後

以衆降維翰好學不倦中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貴德州軍事判官察廉遷永霸令縣豪欲嘗試維翰設事陳訴窮伏其詐杖殺之健訟衰息歷宏政獲嘉令佐胥持國治河決有勞遷一階改北京轉運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同知保静軍節度使事檢括戶籍一郡稱平屬縣有奴殺主反誣其弟維翰微行得其狀奴遂引服改中都轉運副使攝侍御史奏事殿中章宗曰佳御史就除侍御史改左司員外郎轉右司郎中布薩揆伐宋維翰行省左右司郎中泰和七年河南旱蝗詔維翰體究田禾分數以聞八年宋人受盟遷爲右司郎中進官一階帝問宋人乞和復能背盟否維翰對曰宋主怠於政事南兵佻弱兩淮兵後千里蕭條其臣懲韓侂胄蘇師旦無復敢執其咎者不足憂也唯北方當勞聖慮耳久之遷大理卿兼潞王傅同知審官院事新格教房樂工階至四品換文武正資服金紫維翰奏伶優賤工衣搢紳之服非所以尊朝廷也從之大安初權右諫議大夫三司欲稅間架維翰諫不聽轉御史中丞無何遷工部尚書兼大理卿改行部尚書拜參知政事貞祐初罷爲定海軍節度使是時道路不通維翰舟行遇盜呼謂之曰爾輩本良民困亂至此財物不惜勿恐吾家盜感其言而去至鎮兼兵備鄰郡皆望風奔潰乃縱百姓避難率吏民願從者奔東北山結營壘自守力窮被執與妻姚氏皆不屈死詔贈中奉大夫妻芮國夫人諡貞潔（金史）從子貢字安之擢第以修潔稱南渡得度居郎操行純謹時人重之後病卒（歸潛志）

裕爾伯特（原作里孛迭）北京路庫本（原作窩白）明安托囉（原作陀羅）山穆昆人以軍功歷海濱令遷徐王府掾以稱職再任御史臺察廉升同知震武軍節度使事明昌初爲唐州刺史尋受西北路招討副使未幾改東北路六年正月北兵圍慶州急伯特率本路軍往救敵解去承安元年丞相襄北伐伯特爲先鋒副統進軍至龍駒河爲準布所圍會襄引大軍至得解後授鎮甯軍節度使以六羣牧人叛改甯昌軍伯特爲都統領步騎萬次懿州敵數萬來逆戰勢張甚伯特陷陣奮力擊卻之身中二創捷聞遷一官二年糺軍千餘出沒剽掠錦懿間伯特追敗之獲所掠悉還本戶三年從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爲左翼都統戰伊瑪河勝戰骨堡子西殺獲甚衆五年授知廣甯府事俄改東北路招討使以捍邊有功賜詔褒諭三遷爲崇義軍節度使泰和六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伯特男決善戰自幼以軍功顯任兵鎮十餘年所向克捷凡再遷官賜金幣甚爲帝倚注云（金史）

完顏伯嘉字輔之北京路穎爾袞必喇明安人明昌二年進士調中都左警巡判官孝懿皇后妹晉國夫人家奴買漆不酬直伯嘉鈎致繫獄晉國白章宗章宗曰姨酬其價則奴釋矣由是豪右屏迹改寶坻丞補尚書省令史除太學助教監察御史劾奏平章政事布薩揆或曰與宰相有隙奈何伯嘉曰職分如此遷北京治中累官莒州刺史獄屬縣盜伯嘉曰飢寒爲盜得錢二千經月不使一錢云何此必官兵捕他盜不獲誣以準罪耳詰之果然詔與按察官俱推排物力召見於香閣大安中三遷同知西京留守權本路安撫使貞祐初遷順義軍節度使居父母喪卒哭起復震武軍節度使兼宣

撫副使提控太和嶺諸隘副統李鵬飛誣殺彰國軍節度使雅哈（原作牙改）召伯嘉治之貞祐四年伯嘉奏西京副統程琢智勇過人持心忠孝以私財募集壯士二萬復取渾源白登有恢復山西之志已命駐於宏州矣近者靖大中完顏茂吉達（原作毛吉打）以三千人歸國各遷節度副使今山西已不守琢收合餘衆盡忠於國百戰不挫臣恐失機會輒擬琢昭勇大將軍同知西京留守事兼領一路義軍給以空名敕二十道許擇有謀略者充州縣制可仍賜琢姓完顏氏是月伯嘉遷元帥左監軍知太原府事河東北路宣撫使以同知太原府沃埒哈達爲彰國軍節度使宣撫副使沃埒哈達奏同知西京留守完顏琢恃與宣撫使伯嘉雅善徙居代州肆侵掠遙授太原治中權堅州刺史完顏色埒獸私離邊面臣白伯嘉伯嘉不悅遣臣護送糧運於代州臣請益兵乃以羸卒數百見付半無鎧仗臣復爲言伯嘉怒臣摽掠幾死臣立功累年頗有寸效伯嘉挾私陵轢無復宣撫同僚之禮臣欲不言恐他日反爲所誤無以自明帝問宰臣奏曰太原重鎮防秋在邇請敕諭和解詔曰太原兵衛若以私忿廢國事國家何賴焉卿等同心戮力以分北顧之憂無執前非誤大計也伯嘉改知歸德府事哈達改武寧軍節度使御史臺奏宣撫副使哈達訴元帥伯嘉以私忿加箠楚令本臺廉問既得其事迹不復窮治若哈達奏實伯嘉安得無罪哈達合坐欺罔乞審正是非明示黜陟宣宗曰今正防秋且已初河東行省胥鼎奏完顏伯嘉屢言同知西京留守兼臺州刺史完顏琢可倚之以復山西朝廷遂官賜姓令屯代北扼太和嶺今聞諸隘悉無琢一兵蓋琢挈太原之衆保五臺剽掠耳如尙以伯嘉之言爲可信乞遣琢出太原或徙之內地分處其衆以備不測之變宰臣奏已遣官覈究琢軍且令太原元帥府烏庫哩德升召琢使之矣當以此意報鼎無何德升奏琢兵數萬分屯代州諸隘拒戰甚力其衆烏合非琢不可制胥鼎復奏宣差提控瓜爾佳實倫言琢方招降人謀復山西盤桓於忻代定襄間恣爲侵擾無復行意發掘民粟戕殺無辜雖曰不煩官廩博易爲名實則攘劫欺罔害民無如琢者實倫之言如此臣已令帥府禁止之矣宰臣奏所遣官自忻代來云不見劫掠之迹惟如德升言便從之伯嘉至歸德上言乞雜犯死罪以下納粟贖免宰臣奏伯嘉前代州嘗行之蓋一時之權不可爲常法遂寢俄改簽樞密院事未閱月改知河南府事是時甫經兵後乏兵食伯嘉令輸粟菜根足之皆以爲便興定元年知河中府充宣差都提控未幾召爲吏部尙書二年改御史中丞初貞祐四年詔以兵部尙書簽樞密院事富察尹爾必斯（原作阿里不孫）爲右副元帥備禦潼關兵潰逃去監察御史完顏薬師劾請窮治詔釋之伊爾必斯使其子上書請圖後效伯嘉劾之曰古之爲將者受命之日忘其家臨陣之日忘其身服喪衣鑿凶門而出以示必死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伊爾必斯膺國重寄握兵數萬未陣而潰委棄虎符旣不得援枹鼓以死敵又不能負斧鑕而請罪逃命竄伏猥居里巷挾匿婦人爲此醜行聖恩寬大曲赦其死自當奔走闕庭惶恐待命安坐要君略無忌憚迹其情罪實不容誅此而不懲朝綱廢矣乞尸諸市以戒爲臣之不忠者宣宗曰中

丞言是棄教之矣伊胄必斯乃除名五月充宣差河南提控捕蝗許決四品以下宣宗憂旱伯嘉奏曰日者君之象陽之精旱暵乃人君自用亢極之象宰執以爲冤獄所致夫燮和陰陽宰相之職而猥歸咎於有司高琪武弁出身固不足論汝礪輩不知所職其罪大矣漢制災異策免三公顧歸之有司邪臣謂今日之旱聖主自用宰相諂諛百司失職實此之由高琪汝礪深惡之禮部郎中穆延呼喇勒（原作抹撚胡魯剌）以言事忤旨集五品以上官顯責之明日伯嘉諫曰自古帝王莫不欲法堯舜而恥爲桀紂蓋堯舜納諫桀紂拒諫也故曰納諫者昌拒諫者亡呼喇勒所言是無益於身所言不是無損於國陛下廷辱如此獨不欲爲堯舜乎近日言事者語涉謗訕有司當以重典陛下釋之與其釋之以爲恩曷若置之而不問宰相請修山寨以避兵伯嘉諫曰建議者必曰據險可以安君父獨不見陳後主之入井乎假令入山寨可以得生能復爲國乎人臣有忠國者有媚君者忠國者或拂君意媚君者不爲國謀臣竊論之有國可以有君有君未必有國也高琪汝礪聞之怒愈甚尋以御史中丞權參知政事元帥左監軍行尚書省元帥府於河中控制河東南北路便宜從事興定三年伯嘉至河中奏曰本路衝要不可闕官凡召避者每以疑險爲辭乞凡檄召無故不至者宜令降罰懸心幹當者視所歷升遷詔召不至者決杖一百餘如所請廷議欲棄河東徙其民以實陝西伯嘉上書諫曰中原之有河東如人之有肩背古人云不得河東不雄萬一失之恐未易取也大忤宰執意頃之召還罷爲中丞伯嘉入見奏曰如臣駑鈍固宜召還須速遣大臣鎮撫宣宗深然之伯嘉上書曰國家兵不强力不足以有爲財不富賞不足以周衆獨恃官爵以激勸人心近日以功遷官赴都求調者有司往往駮之冒濫者固十之三既與而復奪之非所以勸功也乞惠軍功遷官宜赦無僞者即準用之又曰自兵興以來河北桀黠往往聚衆自保未有定屬乞賜招撫署以職名無爲他人所主又曰河東河北有能招集餘民完守城寨者乞無問其門地皆超擢等級授以本處見任之職又曰河中晉安被山帶河保障關陝此必爭之地今雖殘破形勢猶存若使他人據之因鹽池之饒聚兵積糧則河津以南太行以西皆不足恃矣四年河南大水充宣慰副使按行京東奏曰亳州災最甚合免三十餘萬石三司止奏除十萬石民將重困惟陛下憐之詔治三司奏災不以實罪伯嘉行至蘄縣聞前有紅襖賊不敢至泗州監察御史烏克遜納新劾伯嘉違詔不循按視又曰伯嘉知永城縣主簿蒙古額哩埒不法沈邱令瓜爾佳托雲（原作閣也）受賄匿而不發前穀城縣令通吉鼎珠克（原作鼎木可）嘗受業伯嘉伯嘉諷御史辟之詔有司鞫問會赦免五年起爲彰化軍節度使改翰林院侍講學士伯嘉純直不與時低昂嘗曰生爲男子當益國澤民其他不可學也高琪汝礪方希寵固位伯嘉論事輒與之忤由是毀之者衆元光元年坐言事過切降遙授同知歸德府事二年遙授集慶軍節度使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於河中率陝西精銳與平陽公史詠共復河東以病卒（金史）

穆延薩克達（原作抹撚史扢搭）臨潢路人其先以功授世襲穆昆匿

克達幼襲貫守邊有勞泰和六年南鄙用兵授同知蔡州防禦使事宋將李爽圍壽州田俊邁陷鄆縣平章政事布薩揆謂諸將曰符離彭城齊魯之蔽符離不守是無彭城彭城陷則齊魯危矣乃遣安國軍節度副使納喇邦烈與薩克達以精騎三千戍宿州俊邁以本步騎二萬來襲邦烈薩克達逆擊大破之邦烈中流矢郭倬李汝翼以衆五萬繼至遂圍城攻之甚力城中發射敵不能近會淫雨潦溢敵露處勞倦邦烈遣騎二百潛出敵後突擊之敵亂薩克達率騎踵之殺傷數千人敵復鬬援軍將至遂夜遁邦烈薩克達躡其後黎明合擊大破之獲田俊邁揆以行省兵三萬出潁壽薩克達爲驍騎將中軍副統克安豐軍敗霍邱花靨功居多從攻和州中流矢卒薩克達形不過中人而拳勇善鬬所用槍長二丈軍中號爲長槍副統又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數百散置鐙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爲神其箭皆以智創雖子弟亦不能傳其法在北部守獸山營敵憚不敢近及死將士皆惋惜之（金史）

富察阿里興州路人以蔭補官充護衞十人長武器署令轉宿直將軍遷右衞副將軍宋兵犯分道鎭騎驛赴邊伺其人以伏兵掩之改提點器物局泰和伐宋從右副元帥匡爲副統攻宜城縣取之八年以功遷武衞軍副都指揮使大安元年同知南京留守事徙壽州防禦使遷興平軍節度使崇慶初遷元帥右都監明年轉左都監城被圍道路梗塞阿里由太原至正定率師赴援抵中山不克進貞祐二年移駐大名徵河南鎭防軍[illegible]再舉衆既擇於行而阿里遇之有厚薄軍變遇害（金史）

珠嘉臣嘉北京路明安人襲父穆昆泰和伐宋隸陝西完顏綱麾下歷通州海州同知軍州事貞祐二年除武器署丞救集有功遷河南統軍判官拱衞直副都指揮使河南治中遙領綏州刺史兼延安治中就遷同知府事改同知河間府事興定元年行樞密院於壽州由壽泗渡淮伐宋二月破宋兵三千於渦湖灘斬三百級有詔諜踐宋境上勿深入臣嘉駐霍邱檜岡村縱輕騎抄掠焚毀積聚獲宋諜者張聰知宋兵二千屯高柳橋老幼甚衆其寨兩城環之以水臣嘉遣張聰持牒詔之不從先令水軍攻之軍士牛青操戈刺門卒皆披靡散去遂登陴大軍繼之夷其寨而還遇宋兵數千於梅景村臣嘉伏兵林間以步卒誘致之伏發宋兵潰追奔十餘里生擒其將阮世安等五人獲器仗甚衆二年賞征南功升職一等遷元帥右都監充陝西行省參議官四年兼金安軍節度使五年改知延安府事轉左都監駐兵京兆元光元年卒（金史）

王公玉（公玉字佚其名）臨潢人少擢第入仕以能稱大安末爲左司員外郎累遷青州防禦使與宰相抹撚盡忠不協左遷利州南渡以病免居蔡州卒雜學喜易及佛老莊（歸潛志）

龔禹錫字京父利州龍山人（案遼金地理志惠州下並無龍山縣志言惠州當是利州之誤謹改正）幼聰敏絕倫工詩文寫畫亦勁健可喜弱冠（歸潛志）登崇慶二年進士第（中州集）入仕以能稱初主沈邱簿以年少喜交遊飲酒（歸潛志）與縣令不相能及令以贓敗疑禹錫發之遂賂權要誣禹錫以貲容依託之事坐廢十年朝臣薦其才者積

數十人終爲銓曹所礙居襄邑郡使者起之攝旁近主簿（集歸潛志云再調考柘二城皆主簿）所至有父母之愛農司治許昌又爲主事區處饑餉上下千餘里不露聲迹而條畫次第皆具雖雜米鹽若不足經意者問之卽應如指諸掌一時老吏多自以爲不及也正大中（中州集）衆昭雪得扶風丞（歸潛志）召補省掾不就歸德受兵冉錫爲經歷官守禦之策一府倚重之軍潰至投左右司都事兼應奉翰林文字官努之變家人勸冉錫微服兒不從賊入禁中投水死（案歸潛志云與辛相李蹊同見殺）年四十二（中州集）（元好問冀京父詩先公蘊遠識終童曾投崑山玉一岑不見連城沽玉璧蚤閱烈火煉黃琮重圖急變紛紛口九地忠魂耿耿冒試弔南雲無貢虎士林從不泣相逢）

李經字天英大定人（中州集歸潛志金史俱作錦州人）少有異才入太學肄業李純甫見其詩曰今世太白也名大震字畫亦絕人再舉不第拂衣歸南渡後其鄉帥有表至朝廷士大夫識之曰此天英筆也朝議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後不知所終天英爲詩刻苦喜出奇論不蹈襲前人妙處人莫能及自號無虞道人（歸潛志）（李之純送李經詩髯張元是人中龍喜如俊鶻盤秋空怒如快馬拔枯松更著短周時猴頻習褻無底眼如月昂頭不屑面如鐵一說未終復一說勍敵相既已鉗舒二象同軍又連衡屏山貝欲樹降旌不意人間有阿英阿英登奇天下士筆頭風雨三千字醉倒謫仙原不死時借奇兵攻二子從飲高歌燕市中相視一笑生春風人憐鬼妒愁天公任奪吾弟還遼東短別醉別數無語髯張亦作衝冠怒阿經老淚如伏雨只有所門拔劍舞拔劍舞擊劍歌人非驃飛將如何秋天萬里一明月西風吹夢飛關河北心耿耿軒轅鏡底用兒女肩相摩有留無留三十里眉睫之間見吾弟）

劉海與州人舉進士第一人仕至河南府尹死國難（元史劉濟傳）

永平府

趙興祥平州盧龍人六世祖思溫遼燕京留守封天水郡王父遷遼靜江軍節度使興祥以父任閤門祗候詔告省親於白霫會遼季土賊據郡作亂興祥攜母及弟妹奔燕京不能進乃自柳城涉沙磧夜視星斗而行僅達遼軍不知遼主所向遂還柳城及羅索獲遼主興祥乃歸國從宗望伐宋爲六宅使天眷初累官同知宣徽院事母憂去官熙宗素聞興祥孝行及英悼太子受册以本官起復護視太子轉右宣徽使天德初改左宣徽使海陵嘗問興祥欲使子弟爲官當自言興祥辭謝海陵善之遷濟南尹改絳陽軍節度使召爲太子太保封廣平郡王改封鉅鹿正隆初例奪王爵遷太子少傅封中國公起爲定武軍節度使世宗卽位興祥來見於平州世宗嘉其誠款以爲祕書監復爲左宣徽使詔罷修神龍殿涼位工役久之以其孫珣爲閤門祗候大定十五年帝幸安州春水召興祥赴萬春節調於頁鄉感風眩賜醫藥未幾卒於官（金史）

李杭樂亭人天會初舉進士時平灤兵甫定民未知學杭擇地建文廟行釋奠禮以振興學校維持風俗爲己任仕至州刺史有聲於時（樂亭縣志）

劉敏行平州人登天會二年進士除太子校書郎累遷肥鄉令歲大饑盜賊掠人爲食老弱入保郡城不敢耕種敏行白州借軍士三十護縣民出耕多張旗幟爲疑躬親巡邏民遂安業轉高平令縣城北失修盜至縣鎮莫能禦敏行出己俸繕治賊不敢犯九遷爲河北東路轉運使致仕卒（金史）

王信字思立灤州人鄉試薦不第天會三年以戶紀從元帥屢戰有功皇統五年特授信武將軍歷授振威宣威廣威鎮國上將軍開國侯大定十三年卒（灤州志）

李元璋字寶臣灤州人詞賦進士元道之弟（樂亭縣志元道其先定州人五代時徙馬城縣舉進士仕至節度判官）少穎悟數千言一覽成誦未弱冠登正隆元年律科上第任西北路招討知法有能名升左三品校法歷石城主簿豐潤縣丞夏津令泰和間訪山東吏材能者元璋爲第一章宗特旨宣問元璋奏正綱紀近忠直遠邪佞數事帝嘉納之擢吏部尚書官至少中大夫上護軍封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二千戶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袋元璋事父母甚謹公餘拱立父側命退乃退溫清覲省曲盡其禮鄉邦稱之（永平府志）

張僅言幼名元努平州義豐人覺之子宜望攻下平人僅言在襁褓閭里人劉承宣得之養於家其鄰韓夫人甚愛之年數歲隨韓夫人得見貞懿皇后留之藩邸稍長侍世宗讀書遂使主家事總檢部曲一府憚之世宗留守東京海陵用兵江淮將士往往亡歸詣東京願推戴世宗爲天子僅言勸進世宗即位除內藏庫副使權發遣宮籍監事海陵死揚州僅言與禮部尚書烏居仁殿前左衛將軍附古岱御院通進劉琉發遣六宮百司圖書府藏在南京者還以本職提控尚食局轉少府監丞仍主內藏僅言能心計世宗倚任之凡宮室營造府庫出納行幸頓舍皆委之世宗嘗曰一經僅言無不愜朕意者六年提舉修內役事役夫掘地得金匿之事覺法當死僅言責取其物釋其罪尋兼祗應司遷少府監提控宮籍監祗應司如故護作太寧宮引宮左流泉溉田歲獲稻萬斛十七年復提點內藏典領昭德皇后山陵遷勸農使諸職如故嘗欲以爲橫海軍節度使而不可去左右遂止及得疾猶扶杖視事疾亟詔太醫診視近侍問訊相屬及卒帝深惜之贈輔國上將軍（金史）

張行中字信輔營州人大定中進士衛王紹朝胡沙虎除名爲民賂遺權貴得復用行中言其必反及弑逆自爲太師尚書令澤王行中時爲禮部尚書人危之一日虎下禮部鑄鑑國寶行中持不可虎雖怒竟不敢殺宣宗即位授參知政事丞相高琪專權用事人莫敢仰視惟行中與之抗論朝廷稱爲（大金國志）

趙質字景道遼相思溫之裔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爲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鬧經誦齋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爲外臣乎帝益奇之賜田千畝復之終身泰和二年卒年八十五（金史）

張守謙樂亭人（志言貞祐間人）善屬文隱居不仕有古逸民風自號天倪老人裴宗智號秀巖居士明昌間人善書（樂亭縣志）

鮮于仲權其先遼東人遠祖輔仕魏任漁陽太守有功封亭侯子孫遂家漁陽北平間仲權世居樂亭少博學工古文詞登明昌間進士先是文廟圮自天會無黌舍仲權謀鼎建之邑之人物始盛仲權爲人重道德有節槩弟仲舉官邢信校尉（樂亭縣志）

王元粹字子正初名元亮後亡名粹平州人系出遼世衣冠家年十八九作詩便有高趣（中州集）然與世疏闊不事舉業（甘水仙源錄）正大末用門資敘爲南陽酒官遭亂流寓襄陽破

隻身北歸寄食燕中（中州集）遇眞常大宗師即北面事之執弟子禮居長春宮之辛元堂年四十餘無病而卒元粹性恬澹無機博廉潔貞介與人交悉待之以誠聞有道行者雖窮居陋巷必親之嗜讀書作文尤長於詩有陶韋之風人稱爲杞齋先生（甘水仙源錄　郝經太極書院記庚子辛丑閒中介楊公富國請雲夢趙復爲師儁右北平王梓佐之選俊秀之有識度者爲道學生　又哀子正詩鹿去中州道不行先生今日死尤生長夢萬里溯風急獨鶴一天秋月明擬見斯文還太極邈收浩氣返元精世無程邵知音少雲黯燕山恨不平　淄川楊叔能挽詩匹婦主中饋睟貧生理存五言造平淡隻臥逼黃昏漫下陳蕃榻虛沽文衆樽北平家世絕銜恨入荒原）

謹案甘水仙源錄王子正癸卯九月無病而逝不浹旬見夢於誠明張君其云爲趺曲不異平昔少焉作詩而別云當時每恨花開早及看花開人已老花落花開能幾何同頭又見春光好詰旦誠明書見夢之詩白於眞常眞常曰子正仙矣聞者異之事近誕謹識於此

吉士寬南漢太守格之後五代徙居灤州事親最孝富而好施賜昭勇大將軍（灤州志）

河閒府

許安仁字子靜獻州交河人（中州集作樂壽人）幼孤能自刻苦讀書善屬文登大定七年進士第調河閒縣主簿累遷太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章宗爲皇太孫安仁以講學被選東宮轉左補闕應奉翰林文字帝即位改國子監丞兼補闕徙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職如故侍御史賈鉉以安仁守道端愨薦於朝同知濟南府事路仲顯繼上章稱其立己純正宜加顯任超授禮部郎中兼左補闕朝議以流人實邊安仁言昔漢有募民實邊之議蓋度地營邑制爲田宅使至者有所居作者有所用故民輕去故鄉而易於遷徙如使被刑之徒寒餓困苦靡所顧藉與古之募民實塞不同非所宜行帝然之明昌四年春帝將幸景明宮安仁與同列諫曰昔漢唐雖有甘泉九成避暑之行然皆去京師不遠非如金蓮千里之外鄰沙漠隔關嶺萬一有警何以應變此不可不慮也疏奏遂罷幸出爲澤州刺史作無隱論上之凡十篇曰本朝曰情欲曰養心曰田獵曰公道曰資源曰冗官曰育材曰限田曰理財在郡二年徙同知河南府事升汾陽軍節度使致仕泰和五年卒年七十七謚曰文簡安仁質實無華澹然有古君子風故爲時人所稱云（金史）

趙承元字善長先世汴人兵火間寓旅河閒遂占籍焉大定十三年詞賦第一人除應奉翰林學士兼曹王府文學以疎俊少檢得罪王府貶廢久之遇赦量敘卒於臨洮（中州集）

圖克坦公弼（原作徒單公弼）本名錫林（原作錫列）河北東路算卓和明安人父富均努（原作府君奴）尚熙宗女加駙馬都尉終武定軍節度使公弼初充奉御大定二十七年尚世宗女息國公主加定遠大將軍駙馬都尉改器物局直長轉副使兼近侍局直長父憂起復本局副使章宗秋山射中虎虎怒突而前侍衛皆避去公弼不爲動除濱州刺史再遷兵部侍郎累除知大名府事是時伐宋軍興有司督逋租及牛頭稅甚急公弼奏軍士從戎民亦疲斂可緩征以紓民朝廷從之大定初知大興府事讞武清盜疑有冤已而果獲眞盜歲餘拜參知政事進右丞轉左丞至寧初拜平章政事封定國公貞祐初進拜右丞相罷知中山府事是時中都圍急不可行留解改知河中

府儀定國軍節度使事太保太師同判大睦親府事興定五年卒諡恪愿（金史）

烏庫哩棠租（原作烏古論棠租）本名顧興河間人明昌二年進士歷官補尚書省令史除都轉運都句判官轉宏文校理升中都總管府判官察廉除霰武軍節度副使彰德府司馬累遷戸部員外郎䆠海州刺史貞祐二年城破力戰死之贈武安軍節度使賜諡毅勇（金史）

許古字道眞安仁子登明昌五年（中州集作承安中進士）詞賦進士第貞祐初自左拾遺拜監察御史時宣宗遷汴信任丞相高琪無恢復之謀古上章曰自中都失守廟社陵寢宮室府庫至於圖籍重器百年積累一朝棄之惟聖主痛悼之心至爲深切夙夜思惟所以建中興之功者未嘗少置也爲臣子者食祿受責其能無愧乎且閭閻細民獨願望朝廷整訓師徒爲恢復計而今幾閏拒河自保又盡徙諸路軍戶河南彼旣棄其恆產無以自生土居之民復被其擾臣不知誰爲此謀者然業已如是但當議所以處之使軍無妄費民不至困窮則善矣臣聞安危所繫在於一相孔子稱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事勢至此不知執政每對天顏何以仰答清問也今之所急莫若得人如前御史大夫費摩得仁工部尚書孫德淵忠亮明敏可以大用近皆許告老願起復而任之必能有所建立以利國家太子太師致仕孫鐸雖頗衰疾如有大議猶可賜召或就問之人才自古所難凡知治體者皆當重惜況此耆舊豈宜輕棄哉若乃臨事不盡其心雖盡心而不明於理得無益失無損者雖其貪汙亦安所用方時多難固不容碌碌之徒備員尸素以塞賢路也惟陛下宸衷所斷黜陟一新以幸天下臣前爲拾遺時已嘗備論擇相之道乞取臣前奏並今所言加審思焉臣又聞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所繫故古之人君必重其選爲將者亦必以天下爲己任夫將者貴謀而賤戰必也賞罰使人信之而不疑權謀使人由之而不知三軍奔走號令以取勝然後中心誠服而樂爲之用迺來城守不堅臨戰輒北皆以將之不才故也私於所暱賞罰不公至於衆怨而懼其生變則撫摩慰藉一切爲姑息之事由是兵輕其將將畏其兵尙能使之出力以禦敵乎願令腹心之臣及嫻於兵事者各舉所知果得眞才優加寵任則戰功可期矣如河東宣撫使胥鼎山東宣撫使完顏弼涿州刺史內族蘇爾坦昭義節度使必喇阿嚕岱或忠勤勇幹或重厚有謀皆可任之以扞方面又曰河北諸路以都城旣失軍戶盡遷將謂國家舉而棄之州縣官往往逃奔河南乞命所在根括立期遣還逃者勿復錄用未嘗離任者議加恩賚加願自効河北者亦聽陳請仍先賞之減其日月州縣長貳官並令兼領軍職許擇軍中有才略膽勇者爲頭目或加爵命以收其心能取一府者即授爲府長官州縣亦如之使人懷復土之心別遣忠實幹濟者以文檄官賞招諸脅從人彼旣苦於敵役來者必多敵勢當自衂有司不知出此而但爲清野計事無緩急惟期速辦今晚禾十損七八遠近危懼所謀可謂大戾矣又曰京師諸夏根本況今常宿重兵緩急征討必由於此平時尙宜優於外路使百姓有所蓄積雖在私室猶公家也今有司搜括餘糧致轉徙者無復敢入宜

即止之臣填看讀陳言見其盡心竭誠以吐正論者率皆草澤疏賤之人況在百僚豈無爲國深憂進章疏者乎誠宜明敕中外使得盡言不諱則太平之長策出矣詔付尚書省略施行焉尋遷尚書左司員外郎兼起居注無何轉右司諫時丞相高琪立法職官有犯皆的決古及左司諫移延呼喇勒上言曰禮義廉恥以治君子刑罰威獄以治小人此萬世不易論也近者朝廷急於求治有司奏請從權立法職官有法應贖者亦多的決夫爵祿所以馭貴也貴不免辱則卑賤者又何加焉車駕所駐非同征行而凡科徵小過皆以軍期罪之不已甚乎陛下仁恕決非本心殆有司不思寬靜可以措安而專事督責故耳且百官皆朝廷遴選多出文行武功閥閱而進乃與凡庶等則享爵祿者亦不足爲榮矣抑又有大可慮者爲上者將曰官猶不免民復何辭則苛暴之政日行爲下者將曰彼既亦然吾復何恥則陵犯之心益肆其弊豈勝言哉伏願依元年赦恩刑不上大夫之文削此一切之法幸甚帝初欲行之而高琪固執以爲不可遂寢四年以右司諫兼侍御史時大兵越潼關而東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古上言曰兵踰關而朝廷甫知此蓋諸將欺蔽罪也雖然大兵駐閿鄉境數日不動意者恐吾河南之軍逆諸前陝西之衆議其後或欲先令覘者伺趨向之便或以深入人境非其地利而自危所以觀望未遽進也此時正宜選募銳卒併力擊之且開其歸路彼既疑惑退歛必走我衆從而襲之其破必矣帝以示尚書省高琪沮其議遂不行是月始置招賢所令古等領其事興定元年七月帝聞宋兵連陷贛榆漣水諸縣且復僞檄詞多詆斥因諭宰臣曰宋人構禍久矣朕姑含容者慮開兵端以勞吾民耳今數見侵將何以處卿等其與百官議於是集衆議於都堂古曰宋人孱弱畏我素深且知北兵方強將恃我爲屏蔽雖時跳梁計必不敢深入其侮慢之語特市井屠沽兒所爲烏足較之止當命有司移文諭以本朝累有大造及聖主兼愛生靈意彼若有知復尋舊好則又何求其或怙惡不悛舉衆討之願亦未晚也特預議者十餘人雖小有異而大略則一既而丞相高琪等奏百官之議咸請嚴兵設備以逸待勞帝善之時朝廷以諸路把軍官時有不和不聽更相訴訟古上言曰臣以爲善者有勸惡者有懲國之大法也苟善惡不聞則上下相蒙勸懲無所施矣又以朝廷欲舉兵伐宋諫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遽乞和乃敕元帥府遣人議之自是太平幾三十年泰和中韓侂胄妄開邊釁章宗遣駙馬布薩揆討之揆慮兵興費重不能久支陰遣侂胄族人賫乃祖琦畫像及家牒僞爲歸附以見邱密因之繼好振旅而還夫以世宗章宗之隆府庫充實天下富庶猶先俯屈以即成功告之祖廟書之史册爲萬世美談今其不可務乎今大兵少息若復南邊無事則太平不遠矣或謂專用威武可使宋人屈服此殆虛言不究實用借令時獲小捷亦不足多賀彼見吾勢大必堅守不出我軍倉猝無得須還以就糧彼復乘而襲之使我欲戰不得欲退不能則休兵之期乃未見也況彼有江南蓄積之餘我止河南一路征斂之弊可爲寒心願陛下隱忍包容速行此策果通和則大兵聞之亦將斂迹以吾無掣肘故也河

南既得息肩然後經略朔方則陛下享中興之福天下賴涵養之慶矣惟陛下略近功慮後患不勝幸甚帝是之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以示宰臣宰臣言其有哀矜之意自示微弱遂不用監察御史鈕祜祿蘇卜實劾權貨司同提舉毛端卿貪污不法古以詞理繁雜輒爲刪定頗有脫漏蘇卜實以聞削官免殿三年正月尙書省奏諫官闕員因以古爲請帝曰朕昨暮方思古而卿等及之正合朕意其趣召之復拜左補闕八月削官四階解職初朝廷遣近侍局直長溫都伯嘉努（原作溫敦百家奴）及刑部侍郎鄂屯哈斯罕（原作奧屯胡撒合）徙吉州之民於丹以避兵鋒州民重遷遮道控訴伯嘉努諭以天子恐傷百姓之意且令召晉安兵將護老幼以行衆意兵至則必見殺也乃誘入州署索伯嘉努殺之哈斯罕畏禍循衆情與之會飲歌樂盡日衆肩舁導擁歡呼拜謝而去既還召古與監察御史赫舍哩德倫（原作紇石烈鐵論）鞫之論曰伯嘉努之死皆哈斯罕所爲也其聞實以聞鄂屯哈斯罕既下獄帝怒甚亟欲得其情以正典刑而古等頗寬縱之哈斯罕自殺死有司以故出論罪遂有是罰（案歸潛志許古南渡爲侍御史時丞相术虎高琪擅權變亂祖宗法度古上章劾之帝知其忠常庇翼之凡有奏下尙書省輒去其姓名然竟爲高琪所中貶鳳翔幕朝士畏高琪故皆不敢與言余先子時爲提舉南京權貨事獨以詩送之有云有官必無是兩難並畢向來既棄其可止半途又曰君年迫桑榆隻身憂患餘雙親白楊拱同氣荆枯貧無孟光舂隣無驥子扶策行忠業名可與天壤俱盡欲堅其初志也聞者竦然）哀宗初即位召爲補闕俄遷左司諫（中州集作右司諫）未幾致仕（趙秉文制詞云安車蒲輪天子所以厚優賢之禮黃冠野服人臣所以遂歸老之心其恩榮足以兩全而前後不可多得有臣如此如卿幾人其官道直以方氣剛而大議論非世儒所到名節以古人自期擢自先朝置之諫列斥安丹病位已聞折檻之忠及梁竇代華方見埋輪之志厥卿大位檢閣直聲起之於田里退休之間遣之於侍從論思之地完備始終之節從容進退之間歎陽城之敢言惜其壽去念孔戣之既老挽之莫留特進一階榮曠四秩華山拂袖爲世上之仙神武挂冠不負山中之相勉終晚節益介壽祺）居伊陽郡守爲起伊川亭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間留飲或十數日不歸及泝流而上老稚爭爲挽舟數十里不絕其爲時人愛慕如此正大七年卒年七十四（金史）古自號錦江漁隱（讀李俊民題許司諫醉吟圖　澤州李俊民題許道眞徵復圖君不見退休綠野平淮相盍臺不許丹青狀又不見五湖歸去鴟夷與越人爭鑄黃金像功成身退天之道道直天憐去官早鹽梅須借榮嚴人羽翼重來採芝老袖中諫草力囘天害除利興車載懸何憂不識荆州面圖畫如今處處傳）平生好爲詩及書然不爲士大夫所重時論但稱其直云（金史）

張開景州人至寧末河北兵起開團結鄉兵爲固守累功遙授同知青州防禦事兼同知觀州事貞祐四年率所部復取河間府及滄獻二州十有三縣開有宣撫司留付空名宣敕二百道奏乞從權署置就任所復州縣舊官闕者補之詔遷同知觀州軍州事開復青州乞輸鹽易糧詔與之糧遷觀州刺史權本州經略使賜姓完顏奏乞許便宜及論淇門安陽黎陽皆作堰塞水河運不通乞開發水道不報觀州糧盡徙軍輝州乞麥種三千石驢羸三百或寶券二百貫戶部不與御史臺奏開自觀州轉戰來此久著勞績欲令其軍耕種以自給有司計小費拒不與乞斷自宸衷與之麥種若無牛可與給以寶券制可是歲潼關不守被召入衛南京興定元年遙授澤州刺史二年遙授同知彰德府兼總領提控三年充潞州招撫使林州元帥府徙潞人實林州既復遷還開乞隸晉安元帥府或與林州並置元帥府各自爲治十月以權昭義軍節度使遙授孟州防禦使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

與郭文振共復太原四年封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焉五年詔復以涉縣為崇州從開請也元光元年復取高平縣及澤州二年大戰壺關有功既而潞州危急開乞升澤沁二州為節鎮以重守禦詔以澤為忠昌軍沁為義勝軍休州荒尖桑衆亂逐招撫使康瑭推杜仙為招撫使開請以盧芝瑞為副代領其衆又奏比聞郭文振就食懷孟史詠徙解州高倫遣葛伯森各自保守臣領孤軍內無儲偫外無應援臣不敢避失守之罪恐益重朝廷之憂正大間潞州不守開居南京部曲離散名為督公與匹夫無異天興初起復與劉益為西面元帥領安平都尉紀綱軍五千攻衛州敗績於白公廟時哀宗走歸德開與劉益謀收潰兵從衛不果遂與承裔西走皆為民家所殺初置公府開與恆山公武仙最強後駐兵馬武山遣人開道請糧二萬石用事者靳之止給二千石公府將佐得報皆不敢白開聞憤泣召諸將曰朝廷待某特厚今日與諸將一醉諸將問故曰頃以糧竭為請祈二萬而得二千是吾君相不以武仙輩待我也是時郭文振處開西北當兵之衝民貧地瘠開又不奉命以糧賑文振軍文振窮蹙開勢愈孤以至於敗（金史）

麻九疇（歸潛志云初名文純）字知幾莫州人（中州集金史歸潛志俱作易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一時目為神童章宗召見問汝入宮殿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耶帝大奇之弱冠入太學有文名南渡後寓居郾蔡間入遂平西山始以古學自力博通五經於易春秋為尤長興定末試開封府詞賦第二經義學第一再試南省復然聲譽大振雖婦人小兒皆知其名及廷試以誤絀士論惜之已而隱居不為科舉計正大初門人王說王采苓俱中第帝以其年幼怪而問之及知嘗師九疇平章政事侯摯翰林學士趙秉文連章薦之特賜盧亞榜進士第以病未拜官告歸再授太常寺太祝權博士俄遷應奉翰林文字九疇性資野逸高蹇自便與人交一語不相入則徑去不返顧自度終不能與世合頃之復謝病去居郾城天興元年元兵入河南挈家走確山為兵士所得驅至廣平病死年五十（金史）九疇耿介清苦雖居貧不妄干求卓然以道自守（歸潛志）初因經義學易後喜邵堯夫皇極書因學算數又喜卜筮射覆之術晚更喜醫與名醫張子和遊盡傳其學為文精密奇健詩尤工緻（金史）嘗作透光鏡篆韻詩人爭傳寫（歸潛志）後以避謗忌持戒不作明昌以來稱神童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能作詩劉滋劉微張漢臣後皆無稱獨知幾能自樹立者嘗如趙秉文以徵君目之而不名也（金史）趙秉文答麻知幾書云知幾足下相別數月雖日不思山川遙闊致精裁布人至辱長書累幅意殷勤厚殊慰想不審比來舊疾差減否甚懸懸也聞御榜到日足下與李濤之適同揭一升一沉不能不悵然也然此亦何足置懷前者足下與李欽叔各魁省貢羣言嗷嗷爭為毀皆及欽叔連中兩科然後心服如使足下一第後試制策試宏詞賦與欽叔並騁爭先未知鹿死誰手豈可成敗論事者哉僕少時應舉被黜戚戚若不復堪處然窮達自有數顯晦自有時以今觀之向之戚戚者何其妄也足下又平生孤苦百欲有求驚得鳴種穫得稗之說天生大賢如足下者必將有用又安知今日之窮天將昌其道非足下之福耶若得一舉淨水濕足下宿命還本知見當不出此言也足下生知夙習再來人也三生學道豈不知此大抵一時才人多恃聰明少積前路資福故佛謂之福慧兩足尊足下無乃近此類尚何怨耶假使吾輩萬一臨死生之際亦當安時處順況未至是耶足下所喜韓子歐子之學固為純正如退之感二鳥賦上宰相三書亦未知道時語也其後諫佛南遷若與死生利害相忘者然過黃陵廟求哀乞靈恐死瘴霧中亦學聖人而未至者今之士人以緝綴聲律為學趨時乾沒為賢能留心韓歐者幾人僕問不當洗垢求瘢若孔子與子貢顏淵問答有

不將何病之語第恐孔顏不爾耳也因論聖賢之分爲忠誠爲譏謙爲放逸爲耿介豈以爲違而異心哉足下又謂山林有毛道務要有至人可陞可詐試哉是言當今之世豈必忘言知達摩談道知莊生然後爲得也談道吾敬當先生王賢佐談禪吾敬蘇松秀玉泉致論醫不及儀企賢任子山經學與文章不及李之純與足下如足下一病自不能療便謂舉世無知醫者可乎足下易學自可忘憂道老至於釋老二家勿謂秦無人謂顏喜雜學然慎所以習之者多雜之世益成据之從當敬而遠之足下才高識明過僕數倍固不當爲此喋喋亦期有以教我也方屬新秋善加調攝不宜

梁子直獻縣人恬退不仕慕陶淵明之爲人家故豪於資棄弗顧間城東作成趣園嘯詠其中聲華泊如也一時蕭懷英張昌祚輩各爲賦詩名後之士過其廬者多禮敬之（獻縣志）

齊禧字公玺任邱人除禮義院大樂丞出爲於潛縣宰道洽政治以李安世薦知許州善政多端（任邱縣志）

王喜任邱人金末爲監軍隸職景州金亡復還任邱

齊伯顏字士元任邱人累官中順大夫泰州尹著有人定編制四卷（同上）

苗道潤貞祐初爲河北義軍隊長宣宗遷汴河北士人往往團結爲兵或爲羣盜道潤有勇略能得衆心累戰有功略定城邑遣人詣南京求官宣宗召問河南轉運使王擴擴對曰兼制天下者以天下爲度道潤得衆有功因而羈縻使自爲守策之上也今不許彼負其衆何不可爲於是除道潤宣武將軍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貞祐四年遙懷一大將軍同知中山府事再閱月遷驃騎上將軍中都路經略使兼知中山府事頃之加中郡留守兼經略使前後撫定五十餘城興定元年詔道潤恢復中都以山東兵益之道潤奏去年臣遣總領張子明招降蠡州通吉齊勤近日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伊喇特爾格移軍蠡州襲破子明軍殺數百人臣將提兵問罪東以特爾格自拔來歸但備之而已今欲復取都城乞無罪特爾格直令受臣節制庶可集事宰相奏二人不協不可相統屬完顏爾行元帥府事以和輯之初道潤與順天軍節度使李琛不相能遂以兵攻滿城完州道潤軍拒戰殺琛兄及弟明尋奏琛以衆叛琛亦奏道潤與涿州提控烏林阿烏登日謀侵害殺臣兄弟將爲後患又奏乞令河北州府官不相統攝並聽帥府節制乃遣官諭諸路兵力使權均勢敵無相併吞則百姓安農畝矣廷議令山東行省樞密院諭琛行省在彼自當俱聽節制何待帥府士兵本以義團結且耕且戰今乃聚之城寨遂相吞併百姓不安皆由官長無所忌憚使之然也以後嚴爲約束依時樹藝無致生事詔道潤與伊喇特爾格合兵撫定河北既而道潤與賈仝賈瑀互相攻擊賈瑀詐約和道潤信之遂伏兵刺殺道潤朝廷不能問張柔因攻賈瑀殺之道潤死靖安民代領其衆是後乃封建矣（金史）

天津府

梁楫滄州人明昌二年出粟七百石錢三百貫柴三千束賑饑民詔補以官仍正班敘（滄州志）

師安石字子安（舊志作仲安）清州人本姓尹氏避國諱改爲承安五年詞賦進士爲人輕財尙義補尙書省令史適宣宗南遷留守章完顏承暉守燕都承暉將就死以遺表託安石使赴行在間道走汴以聞帝嘉之擢爲樞密院經歷官時哀宗在春宮領密院事遂見知遇元光二年累遷御史中丞上章言事其一曰自古所以安國家息禍亂不過戰守遷和四者而已爲今之計守和爲主所謂守者必求智謀之士使內足以

得戍卒之心外足以挫敵人之鋭不惟彼不能攻又可伺其隙而攻之其所謂和則漢唐之君固嘗用此策矣乞令有司詳議而行其二曰今敵中來歸者頗多宜厚其接遇擇有心力者數十人潛往以誘致其餘來者旣衆彼必轉相猜貳然後徐起而圖之則中興之功不遠矣帝嘉納之九月坐劾奏王守純附奏不實決杖追官哀宗卽位擢爲同簽樞密院事正大二年復御史中丞三年工部尚書權左參政四年進尚書右丞（歸潛志言安石不遺縱用飯居位人望頗減）五年臺諫劾近侍張文壽張仁壽李麟之安石亦論列三人不已帝怒甚有旨謂安石曰汝便承取賢相朕爲昏主止矣如是數百言安石跽蒙任用遽遭摧折疽發腦而死帝甚悼惜之（金史）

陳岢字和之滄州人大安元年進士官右司諫遇事輒言無少隱汴京被兵屢上封事言得失請戰一書尤爲剴切其略云今日之事皆出陛下不斷將相怯懦若因循不決一旦無如之何恐君臣相對泣涕而已可謂切中時病而時相持嘉喀齊喀等沮之策不行識者惜焉（金史）

田紫芝字德秀滄州人父齊以廉爲部掾紫芝少孤養於外家定襄趙氏（中州集）（案續夷堅志云紫芝之生數月鄰媼見之潛然出涕人問之媼曰老婦一兒子生二十五歲在太學有聲以去年亡此兒極相肖也吾兒死時老婦嚙其面破此兒面藉口痕宛然可以證前身矣）六七歲知屬文一覽萬言（續夷堅志）年十三外祖命賦麗華引語意警絕人謂李長吉復生年二十讀經傳子史幾徧爲人疏俊而以蔭籍見稱與同郡王元卿齊名貞祐初避兵臺山爲卒逃害年二十四士論惜之（中州集）

王昌齡字顯之滄州人幼負奇節貞祐初累以才幹辟陳州防禦推官正大末（案滄州志據王大二字誤收入元考金貞祐初至元至大末已八十餘年統前後計之當不下百有餘歲則王大爲正大之訛無疑謹改正）復起爲參議正定五路萬戶府事數立戰功留守光州撫新附安反側改守衛州興學勸農兵民晏然卒葬汲縣衛人立祠祀之子復字子初有器量通經史少從父參議軍府事父沒又代領州事進朝議大夫累遷行御史中丞（滄州志）

時賢字天保改字多福滄州人少爲人奴後讀書爲學第進士南渡爲監察御史歷淸要致仕卒爲人純厚好學多讀易左氏春秋君子儒也自號拙菴（歸潛志）

正定府

楊伯雄字希壹藁城人皇統二年進士海陵留守中京其父邸行在幕府伯雄來省海陵見而器之久之調韓州軍事判官有二盜詐稱買犯逆旅主人見欺至州署陳訴實欲劫取伯雄伯雄覺其詐執而詰之並獲其黨十餘人一郡駭服遷應奉翰林文字是時海陵執政屬使時至其第伯雄不往他日怪問之對曰君子受知於人當以禮進附麗奔走非素志也由是愈厚待之海陵篡位遷右補闕改修起居注問治道對曰貴靜海陵默然明日復謂曰我遷諸部明安分屯邊戍前夕之對豈指是爲非靜耶對曰徙兵分屯使南北相維長策也所謂靜者乃不擾之耳乙夜復問鬼神事伯雄進曰漢文帝召見賈生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頗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之事未之學也固問乃曰臣家有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歷白日所爲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爲也海陵爲之

改容夏日與登瑞雲樓納凉命賦詩卒章云六月不知蒸鬱到清凉會與萬方同海陵忻然以示左右曰伯雄出語不忘規戒爲人臣當如是矣再遷兵部員外郎父憂起復翰林待制兼修起居注遷直學士再遷右諫議大夫兼著作郎修起居注如故皇子舒蘇鄂博薨坐與同直者竊議被責海陵議征江南伯雄奏晉武平吳皆命將帥何勞親總戎律不聽乃落起居注不復召見大定初除大興少尹母憂起復少詹事兄子婿爲左贊善言聽諫從時論榮之集古太子賢不肖爲書號瑤山往鑒進之及進羽獵保成等箴皆見嘉納復爲左諫議大夫翰林直學士會太子詹事闕宰相復舉伯雄帝曰伯雄不可去朕左右而東宮亦須輔道遂以太子詹事兼諫議六年帝幸西京欲因往凉陘避暑伯雄諫不聽至凉陘果有疎虞帝還遷禮部尚書謂近臣曰羣臣有幹局者衆矣如伯雄忠實皆莫及也帝嘗謂伯雄曰龍逄比干皆以忠諫而死使遇明君豈有是哉對曰魏徵願爲良臣正謂遇明君耳十二年改沁南軍節度使召爲翰林學士承旨丞相石琚致仕帝問誰可代卿者琚對曰伯雄可時論以琚舉得其人復權詹事伯雄知無不言匡救甚多後官僚有詭隨者人必稱楊詹事以愧之除定武軍節度使改平陽尹先是張浩治平陽有惠政及伯雄爲尹百姓稱之曰前有張後有楊徙河中尹卒年六十五謚莊獻弟伯傑伯仁族兄伯淵字宗之父邱文蹇中書舍人伯淵早孤事母以孝聞疎財好施喜收古書天會初以名家子補尚書省令史十四年賜進士第歷吏禮二部主事御前承應文字秩滿除同知永定軍節度使事召

爲司計郎中知平定軍用廉遷平州路轉運使知泰安軍有惠政百姓刻石紀其事四遷山東東路轉運使正隆末羣盜蜂起州郡往往罹害獨濟南賴伯淵保全大定三年致仕卒伯仁字安道初名伯英避太子光英諱改焉天性孝友讀書一過成誦登皇統九年進士第事親不求調天德二年除應奉翰林文字海陵嘗夜召賦詩傳趣甚亟未二鼓奏十詠海陵解衣賜之海陵射鳥伯仁獻獲鳥詩以諷父憂起復賜金帶襲衣及賜白金以奉母改左拾遺進士呂忠翰廷試已在第一未唱名海陵以忠翰程文示伯仁問其優劣伯仁對曰當在優等海陵曰此今試狀元也伯仁自以知忠翰姓名在第一遂宿諫省俟唱名乃出海陵嘉其慎密轉翰林修撰孟宗獻發解第一伯仁讀其程文稱曰此人當成大名是歲宗獻府試省試廷試皆第一號孟四元時論以爲知文母喪服除調鎮西節度副使入爲起居注兼左拾遺上書論時務六事改大名少尹郡中豪民横恣莫可制伯仁窮覓渠黨四境帖然讞館陶大辟得其冤狀館陶人爲立祠府尹荆王文坐賦斂封降德州防禦使同知費摩子甯及伯仁判官實誦皆以不能匡正解職伯仁降南京留守判官改同知安化軍節度使三日召爲太子右諭德兼侍御史改翰林待制復兼右諭德除濟州刺史郡俗有遺奴出亡捕之以規賞者伯仁至責其主而杖殺其奴弊遂止入爲左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翰林直學士改吏部侍郎直學士如故鄭子聃卒宰相舉伯仁代之乃遷侍講兼禮部侍郎伯仁久在翰林文詞典麗帝曰自韓昉張鈞後則有翟永固近日則張景仁鄭子聃今則

伯仁而已不數月兼左諫議大夫俄兼太常卿大臣舉可修起居注者數人帝以伯仁領之從幸上京感疾還中都明年卒（金史）

蔡珪字正甫真定人丞相松年（見雜傳）之子（歸潛志）七歲賦菊詩語意驚人（大金國志）天德三年進士第（歸潛志大金國志作天德二年進士）除澄州軍事判官遷三河主簿（金史）正隆三年銅禁行官得三代以來鼎鐘彝器千數禮部官以珪博物且識古文奇字辟為編類官（大金國志）父憂起復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在職八年改戶部員外郎兼太常丞珪號為辨博凡朝廷制度損益（金史）稽古石文之事取其議論為多（大金國志）初兩燕王墓舊在中都東城外海陵廣京城圍墓在城內前嘗有盜發其墓大定九年詔改葬於城外俗傳六國時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及啟壙其東墓之柩題其端曰燕靈王舊舊古柩字通用乃西漢高祖子劉建葬也其西墓蓋燕康王劉嘉之葬也珪乃兩燕王墓辨據葬制名物款刻甚詳安國軍節度判官高元鼎坐監臨姦事求援於太常博士田居實大理司直吳長行吏部主事高震亨等以屬鞫問官御史臺典史李仲柔仲柔發之詞連及珪皆四十久之除河東北路轉運副使復入為修撰禮部郎中封真定縣男得風疾失音不能言乃除濰州刺史同輩已奏請珪獨不能入見乃致仕尋卒（案大金國志云出守濰州道卒）珪之文有補正水經五篇合沈約蕭子顯魏收宋齊北魏志作南北史志三十卷續金石遺文跋尾十卷晉陽志十二卷文集五十五卷（金史）

謹案歸潛志云珪嘗為省部事有能聲泰和南征軍需羽檄皆出其手為文條暢有法文字多散失不傳周昂嘗云正甫之文可敬從之之文可愛之純之文可畏也中州集亦云金朝文派正傳之宗斷自正甫蕭竹溪次之趙閑閑又次之又有續歐陽集錄金石遺文六十卷古器類編三十卷燕王墓辨一卷傳於世

周昂字德卿真定人父伯祿字天錫師事玄真先生褚承亮大定進士仕至同知沁南軍節度使事昂年二十一（金史作年二十四）擢第調南和主簿有異政遷良鄉令入拜監察御史路鐸以言事被斥昂送以詩作謗訕停銓久之起為隆州都軍以邊功復召為三司判官大安軍興權六部員外郎其甥王若虛學於昂教之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為主以言語為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詞語之工豈文之正哉（昂詩有常山集兵亂後不復見若虛能記三百餘首因得傳之）昂孝友喜名節學術醇正文筆高雅以杜子美韓退之為法諸儒皆師尊之既歷臺省為人所擠竟坐詩罪謫東海上十數年始入翰林言事愈切出佐三司非所好從宗室承裕軍承裕失利逃走上谷眾欲徑歸昂獨以為不可城陷後死於難從子嗣明（中州集）

嗣明字晦之短小精悍有古俠士風（案歸潛志云嗣明長於議論自號效翁李純甫嘗與作真贊與雷宋張李輩頡頏）年未三十交遊半天下識高志大談論皆中節作詩喜簡淡樂府尤溫麗最長於義理之學下筆數千言初不見其所從來試於府與禮部俱第一嘗謂學不至邵康節程伊川非儒者也擢第主涞水簿從其叔北征得還而

不忍去同死於難（中州集）

趙鼎字德新欒城人大定十六年進士喜作詩爲李純甫所知仕至西京路轉運使子中立字正卿第進士文學甚著（中州集）

李遹字平父欒城人祖父棠醫道傳其學一日診一病者而心有所疑乃悔曰吾甯畜以人命試吾術卽於是改讀律已而又以法家少恩與前療病無異也卽盡棄故學一意讀六經學爲文章二十得解任府庠移籍太學試補河北東路提刑司胥史登明昌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藁城丞吏畏民愛縣多盜制之有方皆相率爲平民以政績升遷東宜風令改薊州盧龍母憂起復潞州涉縣令縣之水度西山得美泉鑿丁爲渠不兩旬而成父老立石紀德入爲尙書省令史終更授大興府推官（元好問寄菴先生墓銘）時賊臣呼沙呼知府事貿權恃勢奴視同列遹每以公事相可否絲毫不稍貸又摘其陰事數十條欲發之虎聲勢焰焰爲一書生所抗積不平以非罪誣之幾不測（中州集）轉河北東路轉運司都句判官不一歲遷遼東路鹽使舊例使副判官分辦歲額而遹比增虧考滿坐爲同官所累降太常博士兼祕書省校書郎至甯元年春遷同知靖難軍節度使事時西北兵已動遹以鄜城頹圮爲憂謀之州將爲浚築計不合欲聞之朝俄改同知許昌軍節度使事比到許下聞夏人入寇鄜已陷官屬房而西矣秋八月改山東西路兵馬副都總管東平府治中制下三日呼沙呼弑逆遹卽日以疾告徑歸陽翟築屋潁水之上（元好問寄菴先生墓銘）自號寄菴先生（中州集）遹通悟多智學有原本明於析理而勇於赴義中値大變知世事無可爲故一切以衆晦自居浮湛里社將二十年喜作詩律切精嚴似其爲人字畫得於蔡黃之間（元好問寄菴先生墓銘）工畫山水龍虎亦入神品（中州集）至於星曆占卜釋部道流稗官雜家無不臻妙年六十七卒（臨終預知死期戒家人勿違哭果如期而逝衆人哭不禁良久開目云戒汝勿哭令我心識散亂言訖復瞑其明了如此）子三人曰澈曰治（治見雜傳）曰滋（元好問寄菴先生墓銘　李純甫贈李遹詩寄菴丈人眼如月筆妙詩工兼畫絕衙吏事更精研只向官途知許拙）

鈕祜祿守愚（原作汝奚列守愚）字仲晦本名和掄克們（原作胡里改門）眞定府路烏濟赫（原作吾眞兒）明安人六歲知讀書既亂或請食肉昏神識乃戒不食性至孝父沒時年十五哀毀如禮治家有法鄉人稱之中明昌二年進士調深澤主簿治有聲遷懷仁令改宏文校理秩滿爲臨沂令有不逞輩五百人結爲黨社大掠境內守愚下車皆散去蝗起莒密間獨不入臨沂境先是朝廷括河朔山東地隱匿者沒入官告者給賞莒州刺史教其奴告臨沂人冒地先給賞官錢後徵於民積三百萬守愚列其冤狀聞於戶部而徵還之流民歸業縣人勒其事於石改祕書郞母喪勺水不入口三日終喪未嘗至內寢太常寺勸農司交辟皆不聽服除除同知登聞檢院改著作郞永定軍節度副使泰和伐宋守愚爲山東行六部員外郞改大興都總管判官大安元年除修起居注轉刑部員外郞戶部郞中太子左諭德貞祐初除戶部侍郞數月拜諫議大夫提點近侍局二年除保大軍節度使改翰林學士參議陝西路安撫司事安撫完顏弼重其爲人每月咨而後行未幾有疾三年卒守愚爲人忠實無華孜孜於公蓋天性然也（金史）

赫舍哩德（原作紇石烈德）字廣之眞定路珊沁明安人明昌二年進士調南京教授察廉能遷威戎令補尚書省令史除同知泗州防禦事監察御史大名治中安曹稀三州刺史歷同知臨潢大興府事貞祐二年遷肇州防禦使肇州升武興軍德爲節度使宣撫司署都提控肇州圍急食且盡有糧三百船在鴨子河去州五里不能至德浚濠增陴築甬道導濠水屬之河鑿陷馬穽伏甲兵旁拒守一日兵數接士殊死戰渠成船至兵食足圍乃解改遼東路轉運使軍民遮道挽留乘夜乃得去布希萬努逼上京德與部將劉子元戰郤之遷東京留守歷保靜武勝軍節度使興定二年以本官行六部事三年以節度權元帥右都監與左都監單州經略使完顏仲元俱行元帥府於宿州四年遷工部尚書明年召還中都卒（金史）

王若虛字從之稾城人穎悟絕倫若夙昔在文字間者（金史）少日師其舅周昂盡傳其學（元好問內翰王公墓表）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調鄜州錄事歷管城門山二縣令皆有惠政秩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用薦入爲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奉使夏國還授同知泗州軍州事留爲著作佐郎正大初章宗宣宗實錄成（案歸潛志正大中王若虛在史院領史事雷淵爲應奉編修官同修宣宗實錄二公文體不同多紛爭蓋王平日好平淡紀實雷尚奇峭造語也王則云實錄止文其當時事貴不失眞若自作史則又異也雷則云作文字無句法委靡不振不足觀故雷所作王多改削雷大憤不平語人曰請將吾二人所作令天下文士定其是非王亦不屑王嘗曰希顏作文好用惡硬字何以爲奇雷亦曰從之持論甚高文章亦難止以經義科舉法繩之也）遷平涼府判官未幾召爲左司諫後轉延州刺史入爲直學士天興元年哀宗走歸德明年春崔立變羣小翟奕輩請爲立功德碑召若虛爲文時奕恃勢作威人或少忤則讒搆立見屠滅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埽地不若死之爲愈雖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輩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頌功德而可信後世哉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與好問張信之爲之既成以示若虛乃共删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後兵入城不果立金亡微服北歸鎭陽與渾源劉郁東遊泰山至黃峴峯憩萃美亭顧謂同遊曰汨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令子忠先歸遺子恕同行覛夷險因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年七十所著文章號慵夫集凡若干卷滹南遺老集若干卷傳世（金史）（元好問別王使君太從之詩謝公每見皆名語白傅相看只故情尊酒風流有今夕玉堂人物記生平泰山北斗千年在和氣春風四座傾別後殷勤更誰接只應儒老門生）

李著字彦明眞定人高才博學詩文得前人體工於字畫頗尚玄言承安二年經義第一人在翰林七年出副定州召爲戶部員外郎坐大中黨事謫臨洮府判官量移西京路按察司判官遷彰德府治中城再陷避於塔上兵人招降大罵不從擲塔倒而死（中州集）

馮璧字叔獻（中州集云一字天粹）眞定縣人幼穎悟不凡弱冠補太學生承安二年經義進士制策復優等調莒州軍事判官宰相奏留校祕書未幾調遼濱主簿縣有和糴粟未給價者數十萬斛散貯民居以富人掌之有腐敗則責償民殊苦之璧白漕司即日放散民大悅四年調鄜州錄事明年伐蜀行部檄

充軍前檢察帥府以書檄委之章宗欲招降吳曦詔先以文告曉之然後用兵及攻散關兵多殺獲璧言彼軍拒守而并禍其民無乃與詔旨相戾乎主帥感之以璧招兩當潰卒卽日率鳳州已降官屬淡剛李果偕行道逢軍士所得子女金帛牛馬皆奪付剛使歸其家軍士以進制決遣之比到兩當軍民三萬餘衆鼓舞迎勞璧宣朝旨慰遣之還遷一官五年自東阿丞召補尚書省令史用宗室承暉薦授應奉翰林文字兼韓王府記室參軍轉太學博士至甯初呼沙呼弑逆遂去官宣宗南遷璧避兵東方由單父渡河詣汴梁時相奏復前職貞祐三年遷翰林修撰時山東河朔軍六十餘萬口仰給縣官率不逞輩冒名其間詔璧攝監察御史汰逐之案劾總領薩哈璉冒券四百餘口詔杖殺之所至爭自首減幾及於半復進一官初監察御史本諴被命汰宗室蘇爾坦軍於孟州軍士欲謀變本温懼不知所爲北軍沈思忠以下四將屯衛州餘衆叛入太行詔璧代本温竟其事璧馳至衛召四將諭以大義將士慴服不日就汰者三千人改大理丞與臺官行關中劾奏商州防禦使宗室重福等十數人奸贓自是權貴側目四年（案本傳言宋人拒使在於淮上遣兵南伐宣宗本紀及交聘表貞祐四年皆書宋遣使來賀並無拒使淮上之事惟本紀載興定元年正月宋遣使來賀至四月以宋歲幣不至始略南邊敗宋兵於信陽此處四年或係興定元年之誤又下文重言四年遷刑部郎中所記必有舛誤謹仍其舊）伐宋詔東京總帥赫舍哩約赫德攻盱眙約赫德率精騎由滁州略宣化縱兵大掠無功而歸行省奏約赫德故違節制詔璧佩金符鞫之（案元史本紀及約赫德本傳皆載興定二年破宋兵於盱眙無遣馮璧按問事今傳中乃云無功而歸詔璧鞫問云云與本紀及約赫德傳互異疑有訛誤）璧馳入其軍易以他帥下約赫德於獄兵士譁譟璧怒責曰元帥以兵抗制使豈待罪之禮耶約赫德伏地請死璧曰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卽擬以聞時議壯之改禮部員外郎權右司兼治書侍御史詔問時務璧上六事大略言減冗食備選鋒緩疑似以愼刑擇公廉以檢吏屯戍革朘削之弊權貴嚴請託之科又條自治之策四詔別賢佞信賞罰聽覽以通下情旣損以謹天戒時東方饑饉盜賊並起詔御史道遼從完顏伯嘉宣慰河南道遼發永城令簿奸贓伯嘉與令有違付令有司釋簿不問又許參佐克忠等臺職璧皆劾之伯嘉竟得罪去河朔叛軍有竊謀南渡者行院事呼圖克們都水監使摩和納易其人不爲備一日紅衲數百連筏南渡殘下邑而去命璧鞫之璧以二將託疾營私聞寇猖備且來不戰去不追右法當斬或言二將皆寵臣而都水者貴㬎巨萬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君徒結怨權貴何益耶璧歎曰睢陽行闕東藩重兵所宿門庭之寇且不能禦有大於此者復何望乎卽具所擬聞四年遷刑部郎中關中旱詔璧與吏部侍郎烏新審理冤獄時河中帥阿固岱及僚屬十數人皆以棄城罪當死繫獄待報官僚承望風旨璧曰河中今日重地擬爲駐蹕之所若失此則河南陝西有脣亡之憂以彼宗室勳貴故使鎭之平居無事渴民膏血爲浚築計一旦有警乃遊焚蕩而去此而不誅三尺法無用矣竟論死出爲歸德治中未幾改同知保靜軍節度使又改同知集慶軍節度使致仕（金史）歸嵩山結茅玉峯下自號松菴與山僧野客作圖閣會（歸潛志）正大九年河南破北歸又數年卒（案遺山集內翰馮公神道碑云以戊子七月十四日終於家）年七十有九（金史）璧

嚴毅整肅望之儼然詩字爲一時所稱文章工於四六尺牘爲當代之冠人得一篇皆寶藏之與韓玉高廷玉普雷淵馮禹錫王渥皆從之游子渭以孝聞（歸潛志　元好問贈馮璧詩耆舊知公可得親爭教晚節傍風塵青氊持去故家盡白髮歸來時事新扶路不妨驢失脚守關尤覺虎惜人只應有似松菴日時醉中山絕来春　龍門冠蓋日追隨四客翩翩最愛知桃李已隨風雨盡柏松獨與雪霜宜元龜華髮渠有幾清廟朱絃誰與期見說嵩山好歸隱從公未覺十年遲）

烏庫哩慶壽河北西路明安人由扎布（原作知把）書畫充奉御除近侍局直長再轉本局使禦邊有勞進一階賜金帶泰和四年遷本局提點時議開通州漕河詔慶壽按視漕河成賜銀一百五十兩重幣十端六年伐宋從右副元帥完顏匡出唐鄧爲先鋒都統賜御弓二以騎八千攻下棗陽頃之匡軍大白虎粒遣都統完顏諳達取隨州遣慶壽以兵五千扼赤岸斷襄漢路行與宋兵遇斬首五百級宋隨州將雷太尉遁去遂克隨州於是宋鄧城樊城戍兵皆潰遂與大軍渡漢江圍襄陽匡表薦慶壽謀略出衆帝嘉之遷拱衛直都指揮使提點如故慶壽上書云汝州襄城縣去汝州遠於許州兩舍請割隸許州爲便尚書省議汝州南有鴉路舊屯四千其三千在襄城今割襄隸許則道里近使仍食用解鹽其屯軍三千依舊汝州總押從之八年罷兵遷兩階賜銀二百五十兩重幣十端有疾賜御藥衛紹王即位改左副點檢近侍局如故未幾坐與黃門李新喜題品諸王免死除名久之起爲保安州刺史歷同知延安府西北西南招討副使綏州防禦使與平軍節度使貞祐二年遷元帥右都監以保全平州功進官五階宣宗還汴改右副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閱月知大興府事未行改左副點檢兼親軍副都指揮數月知彰德府事三年中都圍急改元帥左都監將大名兵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兵一萬救中都次霸州北兵潰頃之中都失守改大名府權宣撫使未幾知河中府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四年遷元帥右監軍（宣宗紀作左監軍）兼陝西統軍使駐兵延安敗夏兵於安塞堡戰於鄜州之倉曲谷有功興定元年與簽樞密院事完顏薩布經略伐宋敗宋兵於泚河獨石濠村斬首三千級獲馬四百匹牛三百頭器械稱是復破宋兵七千於樊城縣以軍士多被傷奏不實詔有司鞫問已而釋之歷鎮南集慶軍節度使卒（金史）

赫舍哩鶴壽（原作紇石烈鶴壽）河北西路珊沁山（原作山春）明安人性淳質驍幹雄偉初充親軍中泰和三年武舉調褒信縣副巡檢六年宋人圍蔡州鶴壽請於防禦使與勇士五十人夜斫宋營使諸軍譟城上斬三百餘級遲明宋人解去鶴壽奔追至陳塞而還已而復取宋兵所據新蔡新息褒信三縣得馬三百匹充行軍萬戶從大軍出壽春敗宋人於渦口奪馬千餘匹攻下眞滁二州及盱眙軍遷進九官遷同知息州軍事改萬甯宫同提舉大安三年充西南路馬軍萬戶夏人五萬圍東勝鶴壽救之突圍入城夏兵解遷兩階賜銀百兩重綵十端遷尙方署令充行軍副統升充行省左翼都統轉武衛軍都統充馬軍副提控轉鈐轄充都城東面宣差副提控貞祐二年丁父憂起復武甯軍節度副使破紅襖賊於蘭陵石城堌尋遂授同知武甯軍節度副使事兼節度副使坐出獄縱火延燒官草枚一百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興定元年充周

軍都提控入宋襄陽界遙授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改遙授睢州刺史二年改襄陽三敗宋兵改遙授同知歸德府事三年敗宋石棗寨決去襄陽漢水加宣差鄧州路軍馬從宜遙授汝陽防禦使四年宋扈太尉步騎十萬圍鄧州鶴壽分兵拒守出府庫金帛賞士許以遷官加爵日出搏戰宋兵焚營去鶴壽被創追招撫副使珠格伊埒圖追及之奪其俘而還詔所散金帛勿問將士優遷官爵鶴壽遷金紫光祿大夫遙授武勝軍節度使母憂以本官復行元帥府於鄧州五年閏十二月鄧州破（案舊通志云原作十月案本紀是年十月鶴壽恰以許州元帥府戍卒分屯潼關至閏十二月死於鄧州鈕祜祿貢尊傳所載亦同今據改）鶴壽與數騎突出城追兵及之鶴壽據土山力戰死謚果毅（金史）

王權字士衡眞定人又名之奇大安元年進士第（案舊通志云與余先子同舉進士今據金史劉從益傳補入）爲人跌宕不羈求功名博學無所不覽李純甫爲作狂眞贊貞祐初北兵圍燕都河南府治中高廷玉慨然有赴援意屢以言激主帥温迪罕福興福興憚之因誣以有異志（案歸潛志高廷玉傳補入）逮捕諸幕椽權等赴洛獄考掠無實會赦得免既召入朝爲部何當官儀辟爲縣令未赴家饑山爲縣吏所辱憤惋發疾死（歸潛志）

趙興嗣一名懿沃州贊皇人先世爲金石族以武略聞於上歷官節度使威勝將軍死節諡忠愍子良貴守太原與弟良材俱死於難（正定府志）

劉遇字鼎臣眞定人興定五年詞賦魁少與王若虛同嗣明遊兼經義學有譽南渡爲國史院書寫已而擢第應奉翰林後出爲鄭州帥府經歷官遷壽（歸潛志）

趙輔之贊皇人有膽略天興末爲右都監死節（正定府志）

順德府

郭宣道字德明邢州人系出衣冠家有老成風貞祐中客南陽定與張履罷鄧州觀察閑居縣之石橋見宣道愛之招致門下飲食教督委曲周備遂有聲場屋間正大末沒兵中（中州集）

王德元字仲元邢州人舉經童既授官又從常山周嗣明學壬辰避兵於許許人問事者數十百人爲人豈弟敦厚與人言必本於忠信待朋友有禮所與交死歿時往撫其家如生存至元甲戌卒年八十許人立祠於學祀之（虞集撰祠堂記）

廣平府

胡礪字元化磁州武安人少嗜學天會間金人下河北爲軍士所掠行至燕亡匿香山寺與僧保雜處韓昉見而異之使賦詩以見志礪操筆立成思致清婉昉喜甚因置館門下使與其子同處教育之自是學業日進昉嘗語人曰胡生才器一日千里他日必名世十年舉進士第一授右拾遺權翰林院修撰久之改定州觀察判官誨教不倦士子聚居者常百數爲河朔學校之冠皇統初爲河北西路轉運都勾判官礪性剛直無所屈行臺平章政事高楨之汴道眞定燕於漕司礪欲就坐楨責之礪曰公在政府則禮絕百僚今日之會自有賓主禮楨曰汝他日爲省吏當何如礪曰嘗官爾行亦何所避楨壯其言改謝之改同知深州軍州事加朝奉大夫郡守暴戾蔑視僚屬礪常以禮折之守愧服郡事一委之州管五縣例監弓手百餘歲取民錢五千餘萬爲雇直其人皆市

并無顯名爲逆盜所至擾民碩知其弊悉罷去既而有飛語曰某日賊發將殺通守或請爲備碩曰盜所利者財耳吾貧如此何備爲是夕令公署撤關竟亦無事再補翰林修撰遷禮部郎中典禮多所裁定海陵拜平章政事百官賀於朝堂碩獨不賀海陵問故碩曰朝服而賀見君父禮也海陵深咎重之天德初再遷侍講學士同修國史母憂去官起爲宋國歲元副使遷翰林學士改刑部尚書扈從至汴得疾卒年五十五（金史）

董師中字紹祖洺州人少敏贍好學强記擢皇統九年進士第調泽州軍事判官改平遥丞捕殺劇賊王乙一境遂安時大軍後野多枯骨師中令有遺櫬悉爲葬之遷縣上令補尚書省令史右相唐古額爾袞尤器重之撫其座曰子議論英發襟度開朗他日必居此座再考擢監察御史遷尚書省都事初師中爲監察時彈察大名總管呼喇不公事及呼喇以罪誅削官一階降授沁南軍節度副使累遷坊州刺史明昌元年遷爲陝西路提刑副使坐修公廨監支官錢罪以贖論及御史臺言其寬和有體召爲大理卿御史中丞吳鼎樞舉以自代尚書省亦奏其才行遂擢中丞時西北路招討使宗甯以平章瓜爾佳清臣薦知大興府事師中言宗甯近以贓罪將幸景明宮師中及侍御史賈鉉治書侍御史紐祜祿遵古諫曰勞人費財蓋其小者變生不虞所繫非輕聖人法天地以順動故萬舉萬全今邊鄙不馴反側無定必里克巴哈貪婪强悍深爲可慮陛下若問諸左右必有容悅而言者謂堂堂大國何彼之恤夫鑾輿有尋患起所忽今都邑壯麗内外苑囿足以優佚皇情近畿山川飛走充牣足以閲習武事何必千車萬騎草居露宿逼介邊陲遠煩偵候以冒不測之悔哉帝不納師中等又上疏曰近年水旱爲診明詔罪己求言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天下欣幸今方春東作而亟遣有司修建行宮揆之於事似爲不急況西北二京臨潢諸路比歲不登加以民有養馬簽軍挑濠之役財力大困流移未復米價甚貴若扈從至彼又必增價日糴升合者口以萬數舊藉北京等路商販給之倘以物貴或不時至則飢餓之徒復有如曩年殺太尉馬毀太尉瓜果出忿怨言起而爲亂者矣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况南北兩屬部數十年捍邊者今爲必里克巴噶誘脅傾族隨去邊境蕩摇如此可虞若忽之而往豈聖人萬舉萬全之道哉乃者太白晝見京師地震又北方有赤色遲明始散天之示象冀有以警悟聖意修德銷變殆夫逸遊古人所戒遠自周秦近逮隋唐與遼皆以是生釁可不慎哉可不畏哉左補闕許安仁右拾遺路鐸亦皆上書論諫是日帝御後閣召師中等賜對卽從其奏尋爲宋生日國信使還以所得金帛分遺親舊五年帝復入景明宮師中及臺諫官各上書極諫皆不報戶部尚書馬琪表舉自代擢吏部尚書初監察御史富拉塔等糾彈完顏守貞數事師中辨其誣而舉守貞正人可用守貞由是復拜平章政事及守貞以罪斥師中左遷除陝西西路轉運使歲餘徵爲御史大夫命與禮部尚書張暐看讀陳言文字踰三月拜參知政事進尚書左丞他日奏事帝語輔臣曰御史姬端修（案續通志

（云中州集載李和初元妃李氏方寵幸兄喜兒有揚國忠之權德州教授田庭方上書言近臣佑寵進陵顧謂紹祖日近臣佑寵者爲誰時喜兒侍立殿上紹祖側首指之曰莫非謂喜兒之屬否上頷之本傳亦云姬端修所載互異）言小人在側果誰與師中曰應謂李喜兒耶帝默然師中通古今善敷奏練達典憲處事精敏嘗言曰宰相不當事細務要在知人才振綱紀但一心正兩目明足矣承安四年表乞致仕詔賜宅一區留居京師以寒食乞還家上冢許之且命賦寒食還家上冢詩每節辰朝會召入侍宴其眷禮如此泰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謚文定（金史）有滏川集傳於家師中性通達疏財尙義平居樂易臨事剛決不可奪弟師儉初業進士欲藉其資廕師中保任之密令人代給堂帖使之肄業師儉感其義方力學後遂登第方在政府以子廕奏與其姪帝義之以其姪爲筆硯承奉（金史）內翰王彥潛師中師事之而與同榜同科彥潛歿後待其子恩禮殷重不減骨肉人尤稱之（中州集）

趙秉文字周臣自號閑閑（畿輔舊志）磁州滏陽人幼穎悟讀書若夙習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邯鄲令再遷唐山父憂用薦者起復南京路轉運司都句判官明昌六年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金史）又言刑獄征伐國之大政自古未有君以爲可大臣以爲不可而可行者坐議訕免官（元好問閑閑公墓銘）（案歸潛志趙閑閑初上言諸公坐詩議謫得罪事云章宗誠好文獎用士大夫晚年爲人蠱惑然路侍御鐸周戶部昂王修撰庭筠皆以趙閑閑事謫猶每日措大輩止好議論人故泰和三年御試帝自出題曰日合天統以閑諸進士止取二十七人皆積漸之所致也初趙秉文出外官爲王庭筠所薦入翰林既受職遂上言云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帝召入宮使內侍同密令君子小人爲誰秉文對君子故相完顏守貞小人今參政胥持國也帝復使詰問汝何以知此二人爲君子小人秉文惶迫不能對但言臣新自外來聞朝廷士大夫議論如此時帝厭守貞而言由宰相出留守東京胥持國請謫郭爲執政閑之大怒因窮治其事收王庭筠等俱下吏且搜索所作議渴文字復無所得獨省掾周昂送路鐸外補詩有云龍移鰌鱔舞日落鴟鴞嘯未須發三歎但可付一笑類涉譏訕奏聞帝怒曰此正謂世宗升遐而朕嗣位也大臣皆懼罪在不可測參知政事孫公鐸從容言於帝曰古之人臣亦有誌爲龍爲日者如孔明卧龍荀氏八龍趙衰冬日趙盾夏日宜無他於是帝意稍解翌日有旨庭筠坐舉秉文昂坐譏訕各杖七十左貶外官秉文任怨爲人所救止以本等外補初秉文與昂不相識被累已而昂杖斃秉文謫焉大爲昂母所詬秉文但曰前生冤業也故人爲之語有不舉橋樁只舉人之句其後趙公以文章翰墨著名位三品主文盟然此少時事終不能掩大安中出刺寧夏屏山以詩送之有云明昌黨事起實夫子爲根貢華文章伯抱恨入九原衆策周大夫不得早調元林建及見趙公獨掩朱轓蓋訐其舊事也）後起爲同知岢嵐軍州事轉北京路轉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帝顧謂宰相張萬公曰卿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極有理若趙秉文曩以言事降受聞其人有才藻書翰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以北邊軍事方興姑試之耳泰和二年召爲戶部主事遷翰林修撰十月出爲寧邊州刺史三年改平定州前政苛於用刑秉文一從寬簡旬月盜悉屏迹歲饑出祿粟倡豪民以振全活甚衆大安初北兵南嚮議備邊策秉文言今我軍聚於宣德列營其外涉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俟秋敵至將不利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必救者也衛王不能用秋宣德果以敗聞尋爲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金史）俄提點司天臺崇慶二年春太白經天奏言歲八月當有人更王之變當國者以爲妄及期王果出居衛邸（元好問閑閑公墓銘）俄轉翰林直學士貞祐初建言時事可行者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金史）大略謂中國無古北之險則燕爲近邊車駕幸山東爲便山東天下富彊處也且有海道可通遼東接上京宋有國時河水嘗由曹濮開滑大名東平滄景會獨

流入於海今改而南由徐邳水行處下視隄北二三丈有遠僨之便可使行視故隄稍修築之河復故道則山東河南合數兵雖入可阻以爲固矣三代封建外裔不能得中國之利秦罷諸侯而郡縣之無虜禍而有不及相救之禍喻如秦銷鋒鏑令民間不得藏弓矢是也隋名城令腹內州郡不置橫櫓是也在承平日若無患及其弊則天下有土崩之勢秦之勝廣漢之張魯唐之安史皆是也房琯因祿山之亂請出諸王分鎮諸道祿山聞之曰天下不可得矣今雖不能復三代之故亦宜分王子弟鎮諸道節度則是山東有大河之險有維城之固而無燕近秦之憂一舉而三者得矣（元好問閑閑公墓銘）朝廷略施行之明年上書願爲國家守殘破一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意且曰陛下勿謂書生不知兵顏眞卿張巡許遠輩以身許國亦書生也又曰使臣死而有益於國猶勝坐糜廩祿爲無用之人帝曰秉文志固可尙然卿宿儒當在左右不許四年拜翰林侍講學士言寶券滯澀朝廷初議更張市肆已妄傳其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絶臣愚以爲宜立回易務令近上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以銀鈔粟麥縑帛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詔有司議行興定元年轉侍講學士拜禮部尙書兼侍讀學士同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取進士盧亞重用韻削兩階因請致仕金自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其弊益甚蓋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陳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即遭黜落於是文風大衰貞祐初秉文爲省試得李獻能賦雖格律稍疏而詞藻頗麗擢爲第一舉人遂大喧噪愬於臺省且作詩謗之久之方息俄而獻能復中宏詞入翰林而秉文竟以是得罪五年復爲禮部尙書秉文以身受厚恩無以自效願聞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爲帝言人主當儉勤愼兵刑所以祈天永命帝嘉納焉哀宗即位再乞致仕不許改翰林學士同修國史兼益政院說書官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正大九年正月汴京戒嚴帝命秉文爲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秉文指事陳義詞情俱盡及兵退大臣欲稱賀且命爲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火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遂已時年已老日以時事爲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拜章小則爲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已三月草詔天興改元（案續通志云哀宗紀天興元年注云是歲本正大九年正月改元開興四月又改元天興秉文草詔以三月則非開興可知原文誤今改正）洛陽人拜詔畢舉城痛哭其感人如此是年五月卒年七十四（案歸潛志作年七十三誤）積官至資善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正大間同楊雲翼作龜鑑萬年錄上之又因進講與雲翼共集自古治術號君臣政要爲一編以進焉秉文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楊子發微一卷太元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資暇錄一十五卷所著文章號滏水集者三十卷秉文之文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居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絶多以近體爲之（金史）五言古詩沈鬱頓挫似阮籍眞古澹似陶潛字畫則魏晉以來風調（元好問閑閑公墓銘）草書尤遒勁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問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狀其爲四方所重如此爲人至誠樂易與人

文不立崖岸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楊雲翼嘗與秉文代掌文柄時人號楊趙然晚年頗以禪詩自污人亦以爲秉文之恨云（金史　案歸潛志云秉文幼年詩與書皆法子端後更學大白東坡字兼古今諸家學及晚年書大進詩專法唐人魏然一時文士領袖壽考康甯位上大夫及爲性疏通無機穽治民鎮靜不生事在朝循循無異言家居未嘗有聲色之娛夫人卒不再娶齋內麤衣糲食不恤也又云閑閑以文字名一世於吏事非所長興定初尤虎高琪爲相惡士大夫有罪輒以軍儲論加箠杖在位者往往被其苦俄命趙公攝南京轉運司未幾果坐誤糴草事當杖既奏宣宗曰學士豈宜箠耶高琪曰不然無以戒後遂杖四十公大慚其後高琪誅詔適當公筆首曰君臣分嚴無將之罪莫大夫婦義重不睦之刑何逃會是一身兼此二惡人謂趙公之伉雪矣又云趙翰林周臣爲學士楊之美爲禮部尚書二公相得甚歡蓋楊雖視趙進爲後且齒少趙以其學問政事過人推重之而楊事趙亦謹正大初朝廷以夏國爲北兵所廢別立新主以趙公年德俱高且中朝名士遣命入使冊之既行有期諸公以爲趙公北行必厚獲蓋趙素清貧也至界上朝詔其事飛騎卒遣追回當驛卒之行也楊公在禮部召予投以一卷書封用甚謹諭以直至學士面前開拆卒既至趙所先投以省符次白有禮部書封趙公發訝不知爲何事啟之乃楊公詩一首也其詩云中朝人物翰林才金節將命使夏臺馬上逢人一唾珠玉筆頭到處麗瓊瑰一封書貸揚州命半夜碑轟薦福人皆自古書生多薄命滿頭風雪卻還來趙公撫掌大笑後人傳以爲笑談又云趙閑閑本喜佛學然謂士論又欲得扶教傳道之名晚年自擇其文凡主張佛老二家者皆削去號滏水集首以中和誠諸說冠之以擬退之原道性楊禮部之美爲一序直推其繼韓歐然其爲二家所作文并其葛藤詩句另作一編號閑閑外集以書與少林寺長老英粹中使刊之故二集皆行於世　元好問趙閑閑真贊二首周度於正寓道宗千載之闕而獨能紹聖學之絕業於屋於學無可党竹溪之後而克推爲斯文之主盟不立崖岸之謂和不置可時之謂義不變遷之謂定不汙泥滓之謂清藹然粹溫見於丹青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鳳毛無周鼎移歐魏珍疾攸屬古爲悉歎人知爲五朝之老臣不知其爲中國百年之元氣　公無恙辱公附致攜之提之日挽且前萬馬之所馳不足以比公之蟠嶠所擬不足以過公之川將私其私耶抑以爲文字之傳匠石斲斤子牙絕絃千載之一人猶以旦暮萬里一士且謂比肩念公生平使我潸漣顏如渥丹雙瞳炯焉被粹而溫既與不可傳者死矣觀乎此則又可以髣髴其足音之跫然）

王碉字逸賓臨洺人博學能文不就科舉家無儋石儲未嘗介意明昌中以馬惠迪薦爲鹿邑主簿未幾乞歸其詩爲明昌詞人雅制中七人之一（雍正志）

王渙字子文洺州人承安中進士資剛決不可犯爲尚書省掾知管差除與郎官相可否郎棄官去往來登封盧氏山中（中州集）剃髮爲頭陀（歸潛志）改名知非字無咎自號照了居士居二十年布衣蔬食自若也爲文工於四六詩亦有功既學佛作決定歌禪家以爲證道新豐之後無有及者（中州集）當世號王隱居名甚高十餘年忽歸其家與妻子如舊妻死再娶（歸潛志）正大壬辰參知政事宗室思烈行臺洛陽以知非有重名力致之使參議臺事城陷不知所終子升卿有賦聲早卒（中州集）

劉政洺州人性篤孝母老喪明政以舌舐母目愈旬能視母疾晝夜侍側衣不解帶封股肉啖之者再三母死負土起墳鄉鄰欲佐其勞政謝之葬之日飛烏哀鳴翔集邱木間廬於墓側者三年防禦使以聞除太子掌飲丞（金史）

潘希孟字仲明磁州人少擢第南渡爲吏部主事遷翰林修撰後病風疾卒爲文條暢有法宣宗哀册玉册皆其筆也（歸潛志）

王禧永年人世業農歲得麥萬石號萬石王家金末入財佐軍興補進義副尉元兵破永年將屠其城禧復齎家貲以助軍費衆賴以免（雍正志）

王某佚其名人呼曰王總管廣平人貌魁偉厚重寡言笑河朔板蕩後粗備嘗不喜隨俗俯仰殫志於義理之學延師教其子弟世以隱君子目之（廣平縣志）

曹珏字子玉磁州滏陽人性穎悟幼如成人及就學遝有聲

場屋間以兩廷試移籍大學時輩翕然推重之珏厚重誠實居方城二十年教授爲業方城人有倉猝避吏留一金篋而去者珏勒家人毋覩事定其人復來封識宛然其廉介類如此正大末南京大司農楊公薦珏等六人文章德行乞加官使以厲風俗事聞會兵動而罷里中郭提控者喪亂中聚老幼數千守一寨自保人有誣郭爲亂者珏爲便理之郭以無罪復居襄陰十年尚書李仲臣爲起廟學以師席奉之州人化其德文風爲之一變晚自號碧巖老人有卷溪集三卷藏於家子二人長國器次汝弼國器字大用端愿有父風歿於兵士論惜之（元好問撰墓表　元好問懷安道中寄懷曹徵君詩稻水歡游事已非襄山回首重依依義熙留在陶元亮華表來歸丁令威袖裏短書懷老筆夢中歸殷見衰衣祇君飽喫殘年飯會有都膺白版扉　又宏州贈曹子玉詩云郎因舊憶詢幽仄丟褐今聞藏姓名故園衣冠有遺老歲寒松柏見交情寄書千里公頭白握手一杯俱眼明來往襄陰從此始勝將歌笑慰平生）

畿輔通志卷二百十

列傳十八金三

金

大名府

哈薩喇安禮　史公奕　烏凌阿奇珠

李國棟　毛伯朋　納哈塔富拉塔

納喇呼喇勒　張特立　烏凌阿輿

李山　王汝梅

宣化府

沈璋　盧孝儉　梁肅

曹望之　程輝　牛德昌

王元節（弟元德　孫國綱）　魏子平　楊伯通

劉晟亨　田琢　李純甫

畢資倫　靖安民　魏璠

侯進（弟慶）　殷禮　魏琦

李澗　王革

口北三廳

伊喇子敬　鈕祜祿貞　吳僧格

伯特烏格

遵化州

王寂　盧庸　盧元

傅霖（子輔之）　李著　楊繪

黎德厚

易州

敎嗣碑　任詢　田特秀
張廷玉　魏道明　何淵
李埇　李宗源
冀州
路仲顯 子鐸　劉鐸　刁白
呂中孚　趙璧
趙州
李若初　劉仲尹　賈益謙
焦旭　張數英　康錫
深州
張本
定州
石臯 子琊　李偲　劉塡
劉琢　侯策　王良
李之翰　劉昉

金

大名府

哈薩喇安禮（原作和速嘉安禮）字子敬本名酌大名路人穎悟博學淹貫經史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至寧末爲泰安州刺史貞祐初山東被兵郡縣望風逋或勸安禮去安禮曰我去城誰與守忍避難負國家恩乎乃練團精完爲禦守計已而元兵至攻旬日不能下謂之曰此孤城耳內無糧儲外無兵援不降無遺類矣安禮不聽城破被執初不識其爲誰或妄以酒監對安禮曰我刺史也何諱爲使之跪不屈遂以戈撞其胷殺之詔贈泰定軍節度使諡貞堅（金史）

史公奕字季宏（案歸潛志云字宏文趙秉文滏水集史少中碑亦稱曰季宏）大名人父良臣宣和中擢第終潞州觀察副使公奕大定二十八年進士再中博學宏詞科程文極典雅無糾之者累遷著作郎翰林修撰同知集賢院正大中充益政院官以直學士致仕年七十三卒公奕文章書翰皆有前輩風調（中州集）自號成齋主人（歸潛志）趙秉文稱其溫厚謙退與人交愈久而愈不厭學問愈叩而愈無窮其見重如此詩文號洹水集兵後失之子應祖字企先孫彥忠（中州集）

烏凌阿奇珠（原作烏林答乞住）大名路明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山東提刑判官英王府司馬御史臺舉前在山東稱職改太原府治中簽陝西按察司事歷汝州沁州刺史北京臨潢按察副使遷扶餘路節度使未幾以罪解職降德昌軍節度副使崇慶初戍邊有功遷一官轉利州刺史貞祐初改同知咸平府事遷歸德軍節度使改興平軍就充東面經略使尋罷經略司改元帥右都監赴援中都戰沒贈榮祿大夫參知政事以半俸給其家（金史）

李國棟字厦卿南樂人明昌中登第爲汶上令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仕至陳州防禦使領大名府兵馬都總管（南樂縣志）

毛伯朋（案陵川文集毛某字伯朋逸其名）大名人父大壯金初爲永平簿有惠政人以佛稱伯朋資孝謹介然有守以名節自期明昌中承父任五爲監差皆以課最聞赴靈寶簿會有故去攝縣二年憲司以廉能舉之母喪去老幼遮道號泣攀送數十里不

絕穢丁父憂哀毀骨立大安初北鄙用兵授昌平軍資庫使貞祐間調潞州錄事待次於大名尹知其才幹檄監濟赴燕都時河朔寇盜道路多阻伯朋且戰且前糧餉竟達己亥城陷敵脅之降伯朋不爲屈曰余家爲金國祿無所圖報國危而死分也乃觸壁死之妻王氏同遇害子居謹明威將軍臨淮簿居政忠顯校尉魏縣五星鎮酒監居仁進武校尉通許醋監北渡以名德被徵參陝右宣撫司事（郝經撰墓誌銘）

納哈塔富拉塔（原作納合蒲剌都）大名路明安人承安二年進士調大名教授除比陽令補尚書省令史除彰德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官貞祐二年調同知西安軍節度使事歷同知臨洮平涼府事河州防禦使三年夏人圍定羌聲走之以功加遙授彰化軍節度使四年升河州爲平西軍就以爲節度使上言古者一人從軍七家奉之與十萬之師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今籍諸道民爲兵者十之七八奉之者纔一二民安得不困夫兵貴精不在衆宜擇勇敢謀略者爲兵脆儒之徒使歸農畝是亦紓民之一端也又請補官贖罪以足用及請許人射佃陝西荒田開採礦冶不報改知平涼府事入爲戶部尚書時伐宋大捷富拉塔奏宋人屢敗其氣必沮可乘此遣人諭說以尋舊盟若不從然後伐之疾雖怒頑易以成功朝廷不能用又言諸軍當汰去老弱妙選精銳庶可取勝陝西弓箭手不習騎射可選善騎者代之延安屯兵甚衆分徙萬人駐平涼關中元帥猥多除京兆重鎮其餘皆可罷整縣以北黃河南岸及金鉤弔橋虎牢關虢州嶢嶺凡斜徑僻路俱當置兵防守詔下尚書省樞密院議竟不施行未幾改元帥右監軍兼昭義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興定二年潞州破力戰而死贈御史大夫（金史）

納喇呼喇勒（原作納蘭胡魯剌）大名路博爾歡（原作伯胥散）明安人性聰直寡言笑好漢書博通古今承安二年進士第一除應奉翰林文字被詔括牛於臨潢上京等路丞相襄有田在肇州家奴匿牛不以實聞械正其罪豪民懼無敢匿者使還擢拜其能居父喪盡禮御史舉其清節服除轉修撰平章政事布薩端舉廉能有文采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從伐宋以勞加朝議大夫改禮部員外郎曹州刺史豪民布薩素赫立私渡於定陶間逃兵盜劫皆藉爲囊橐呼喇勒捕治之窮竟其黨闔郡肅然改沃州改南京路按察副使貞祐二年改泗州防禦使召爲吏部侍郎遷絳陽軍節度使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時兵興呼喇勒完城郭繕器械料才壯爲鄉兵延問耆老招致儒士咨以備禦之策糴米儲偫勸富民出粟郡賴以完興詔褒諭加資善大夫官其次子烏新（原作吾申）改權經略使被召以疾不能行卒於絳州（金史）

張特立字文舉曹州東明人初名永避衛紹王諱易今名中泰和三年進士第爲偃師主簿改宣德州司候郡多國戚號難治有五將軍率家奴劫民羣羊特立命大索閭里過將軍家佯言曰將軍宅寧有盜羊者耶聊視之以杜衆口潛使人索其後庭得羊數十遂縛其奴繫獄其子匿他舍捕得之以近族得減死論豪貴由是遵法民賴以全（元史）調萊州節度判官不赴躬耕杞之圉城以經學自樂正大初左丞侯摯參政師安石薦其才授洛陽令（金史）時軍旅數起郡縣窘迫東帥赫

一第七八一册　續修四庫全書　史　3

舍哩約赫德（原作紇石烈牙兀解）又假使僞士曾移鎮陝右道經洛陽見特立酷古不禮之實令治楔櫃具期三日足後期加軍法縣民爭輸於庭師大奇之（元史）四年拜監察御史上言鎬厲二宅久加禁錮帳圖析警如防冠盜近降赦恩謀反大逆皆棄滌雪彼獨何辜幽囚若是世宗神靈在天得無傷其心乎聖嗣未立未必不由是也又言方今三面受敵百姓凋敝宰執非才恐中興之功未可以歲月期也又言尚書右丞延札谷嘈（原作顏盞石魯）遣其奴與民爭田失大臣體參知政事圖克坦烏登（原作徒單兀典）諂事近習皆宜罷當路者忌其直陰思擠之會劾省掾高楨輩受請託飲娼家時平章政事博索犒軍陝西路楨等泣訴於道以不劾同席省掾王賓爲私且不實左遷邳州軍事判官杖五十士論皆惜其去（金史）特立通程氏易既教授諸生東平嚴實每加禮焉歲丙午世祖潛邸受王印首傳旨諭曰前監察御史張特立養素丘園易代如一今年幾七十研究聖經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曰中庸先生又名其讀書之堂曰麗澤癸丑卒年七十五著有易集說歷年係事記（元史　劉祁東明張特立詩云陵遷谷變海波翻梁室渠能返故國夜雨對牀開舊句春風滿座共開尊都無北闕功名想且喜南山氣象存才大到頭消不得已傳華萼出進門　元好問賀中庸老再被恩綸詩云萬古千秋麗澤堂紫泥恩詔姓名香治朝例有高年敬神理終歸晚節昌東魯儒生傳舊學曹南方志發幽光季春羔雁秋風酒準擬年年萬壽觴）

烏凌阿興本名和卓（原作合住）大名路納琳必喇明安人充奉職奉御尚食局直長兼頓舍除監察御史累官武勝軍節度使北京按察轉運使太子詹事武衛軍都指揮使貞祐二年知東平府事權宣撫副使改西安軍節度使入爲兵部尚書上言按察轉運司拘榷錢穀糾彈非違此平時之治法今四方兵動民心未定軍士動見刻削乞權罷按察及勸農使又曰東平屯兵萬餘可運清鹽易糧貿給之又曰潼關及黃河津要將校皆出卒伍類庸懦不可用乞選材武者代之又曰兗曹濮滄諸郡皆可屯重兵敕州縣官勸民力積至於防秋尉清對保城下尚書省竟不施行新制科買軍器材物積欠者並的決與奏有司必齊責趨辦民將不堪可量罰月俸從之坐前在陝州市物虧直降鄭州防禦使尋召拱衛直都指揮使復爲兵部尚書興定三年卒（金史）

李山字夏卿一字安仁大名人少擢第歷清要南渡同知開封府遷陳州防禦使爲小人所陷罷居南京以事赴井死爲人重厚讀書工詩號松風老人（一作松峯老人　舊府志）

王汝梅字大用大名人始由律學爲伊陽簿秩滿遂隱居不仕性嗜書動有禮法人以法律就學者兼授以經學諸生服其教無敢爲非義者同業常憫其貧將周之謝不受後不知所終（金史）

宣化府

沈璋字之達奉聖州永興人學進士業天輔六年都古嚕訥軍至上谷璋與李師夔謀開門迎降明日擇可爲守者衆皆推璋璋固稱李師夔於是授師夔武定軍節度使以璋副之授太常少卿遷鴻臚卿丁母憂起復山西路都轉運副使加衛尉卿從伐宋汴京平衆爭趨貨貨璋獨無所取惟載書數千卷而還太行賊陷潞州殺其守姚璠官軍討平之命璋權知州事璋至招復逋逃振養困餓收其横屍葬之民賴安輯

第137冊　續修四庫全書　3

初賊蕭摭城潞之軍卒皆棘生者七百人帥府欲璋盡誅之璋不從帥府召璋呵責且欲殺璋璋從容對曰招亡撫存璋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董爲賊所脅有不得已者故招之使來今欲殺之是殺降也苟利於衆璋死何憾少頃怒解因召潞軍曰吾始命戮汝今汝使君活爾矣皆感泣去朝廷聞而嘉之拜左諫議大夫知潞州事百姓爲之立祠移知忻州改同知太原尹加尚書禮部侍郎時介休人張覺聚黨亡命山谷抄掠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降者皆被殺今恐誘而殺我獨得侍郎沈公一言乃無疑於是命璋往招之覺即日降尋尙書吏部侍郎西京副留守同知平陽尹遷利涉軍節度使爲東京路都轉運使改鎮西軍節度使天德元年以病致仕卒年六十子宜中天德三年賜楊建中榜及第（金史）

盧孝儉宣德州人登天眷二年第調慶州軍事判官補尙書省令史累官太原少尹大定二年陝西用兵尙書省發本路稅粟赴平涼期甚嚴迫孝儉易以金帛驗至平涼用省而不失期并人稱之用廉進官二階遷同知廣甯尹廣甯大饑民流亡失業乃借僧粟平其價市與貧民累遷山東東路轉運使孝儉素褊躁與同僚王公謹失歡其子嘗私用官帑孝儉不知也既而改河北西路轉運使公謹乃發其事孝儉聞被逮莫測所以行至章邱自縊死（金史）

梁肅字孟容奉聖州人自幼勤學夏夜讀書往往達旦母葛氏常滅燭止之天眷二年擢進士第調平遙縣主簿遷望都絳縣令以廉入爲尙書省令史除定海軍節度副使改中都警巡使遷山東西路轉運副使營治汴宮分護役事攝大名少尹正隆末境內盜起百姓陷賊中者數千人皆繫大名獄肅考驗得其情獄出者十八九大定二年宛平趙植上書言梁肅勤恪清廉願加進擢於是遷中都轉運副使改大興少尹肅上書言方今用度不足非但邊兵耗費而已吏部以常調除淸司倅佐皆年老貪冒者爲之類不稱職臣謂凡軍功進士諸科門蔭人知錢穀利害能使國用饒足而不傷民者許上書自言就擇其可用授以職事每五年委吏部通校有無水旱屯兵視其增耗而黜陟之自漢武帝用桑宏羊始立榷酤發民間粟麥歲爲酒所耗者十常二三宜禁天下酒麴自京師及州郡官務仍舊不得酤販出城其縣鎭鄕村權行停止不報三年坐捕蝗不如期貶川州刺史削官一階解職帝御便殿召諫議大夫奚錫翰林待制劉仲誨祕書少監伊喇子敬訪問古今事少閒顧從容請曰梁肅材可惜解職太重帝曰卿言是也乃除河北東路轉運副使是時斡罕亂後兵食不足詔肅措置沿邊兵食移牒肇州北京廣寧鹽場許民以米易鹽兵民皆得其利四年通檢東平大名兩路戶籍物力稱平允他使者所至皆以苛刻增益爲功百姓苦之朝廷敕諸路以東平大名通檢爲準七年父憂去官起復都水監河決李固詔肅視之（案河渠志大定八年河決李固九年遣肅視之）還奏決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障塞決河復故道爲一再決而南則南京憂再決而北則山東河北皆可憂不若止於李固南築隄使兩河分流以殺水勢帝從之改大理卿尙輦局巴哩巴舒嚕阿爾噶與釘校匠陳外兒共盜宮中造車銀釘葉肅以阿爾噶監臨當首坐他寺官以陳外兒爲首抵死帝曰罪疑

爲輕各免死徒五年除名時東京久不治帝自擇鐸爲同知東京留守事遷中都都轉運使轉吏部尚書上疏論臺官自大夫至監察諫官自大夫至拾遺陛下宜親擇不可委之宰相恐樹私恩塞言路也帝嘉納之鐸與同安主簿高旭除平陽酒使鐸奏曰明君用人必器使之旭儒士優於治民若使坐列肆榷酒酤非所能也臣愚以爲詩諸鹽鐵使依舊文武參注其酒稅使副以右選三差俱最者爲之帝曰善改刑部尚書宋主屢請免立受國書之儀世宗不從及大興尹璋爲十四年正旦使宋主使人就館奪其書而重賂之璋還杖一百五十除名以鐸爲宋國詳問使鐸至宋宋主一一如約立接國書還至泗州先遣都管趙王府長史圖們富尼瑪入奏世宗大喜欲以鐸爲執政左丞相良弼曰梁鐸可相但使宋還即爲之宋人自此輕我矣帝乃止久之爲濟南尹上疏曰刑罰世輕世重自漢文除肉刑罪至徒者帶鐐居役歲滿釋之家無兼丁者加杖準徒今取遼季之法徒一年者杖一百是一罪二刑也刑罰之重於斯爲甚今太平日久當用中典有司猶用重法臣實痛之自今徒罪之人止居作更不決杖不報未幾致仕起復彰德軍節度使召拜參知政事鐸奏漢之羽林皆通孝經今之親軍即漢之羽林也臣乞每百戶賜孝經一部使之教讀庶知臣子之道帝曰善詔與護衛俱賜焉復奏言方今斗米三百人已困餓以錢難得故也計天下歲入二千萬貫以上一歲之用餘千萬院務坊場及百姓合納錢者通減數百萬院務坊場可折納數帛折支官兵俸給使錢有散民間稍稍易得帝曰縣欠院務許折納可也鐸上疏論生財舒用八事一曰罷隨司通事二曰罷酒稅司杓欄人三曰天水郡王本族已無在者其餘皆遠族可罷養濟四曰裁減隨司契丹吏員五曰罷榷醋以利與民六曰量減鹽價使私鹽不行民不犯法七曰隨路酒稅許折納諸物八曰今歲大稔乞廣糴粟麥使錢貨流出帝曰趙氏養濟一事乃國家美政不可罷其七事宰相詳議以聞鐸又論正員官被差權攝官有公罪及正員還任昔准去官勿論往往其人有且不事其事乞於縣令中留十人備差無差正員官帝曰自今權攝有公罪正員還而本職未替者勿以去官論之鐸與宰相奏事既罷復跪而言曰四時畋獵雖古禮聖人亦以爲戒陛下春秋高屬時嚴寒法宮燕處亦足怡神願爲宗社自重天下之福也帝曰朕諸子方壯使之習武故時一往爾同知震武軍節度使鄧秉鈞陳言四事其一言外多闕官及循資擬注不得人帝以問宰相張汝弼曰循資格行已久仍舊便鐸曰不然如亡遼固不足道其用人之法有仕及四十年無敗事即與節度使豈必循資哉帝曰仕四十年已衰老寡其政蹟善者升之如此可以得人鐸曰誠如聖訓鐸又論盜賊不息請無禁兵器帝曰所在有兵器其利害如何鐸曰他路則已中都一路上農夫聽置之似無害帝曰朕將思之凡使宋者宋人致禮物大使金二百兩銀三千兩副使半之幣帛雜物稱是及推排物力鐸自以身爲執政昔嘗使宋所得禮物多當爲庶民率先乃自增物力六十餘貫論者多之二十三年鐸請老從之詔以其子汝翼爲閤門祗候二十八年卒謚正憲（金史）

一三八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illegible]

胥望之字景蕭其先臨潢人遼季移家宣德天會間選充女眞字學生年十四業成除西京教授爲元帥府書令史補工令史轉行臺省令史錄教授資補修武校尉除右司都事吏部侍郎田穀素薄望之望之願交不肯納遂與蔡松年許霖構致黨獄改行臺吏部員外郞海陵爲相嘗以譽致其私望之不從天德元年調同知石州軍州事坐事免久之除絳陽軍節度副使入爲戶部員外郞詔望之買牛萬頭分給按春八明安徙居南京者薩巴反望之轉致甲仗八萬自洺州輸燕子城運米八十萬斛由蔡水入淮餉代宋諸軍一日而至進本部郞中特賜進士及第大定初討斡罕望之主軍士給與有節凡省糧三十萬石省芻草五十萬石帥府以捷入告議者欲遂罷轉輸望之以爲元惡未誅不可弛備旣而大軍追討果賴以濟以勞進一階兼同修國史請於大鹽濼設官榷鹽聽民以米貿易民成聚落可以固邊圉其利無窮從之其後凡貯米二十餘萬石及東北路歲饑賴以濟者不可勝數三年帝以正隆兵興農桑失業明安穆昆屯田多不如法遣望之及魏子平李滌等分道勸農廉問職官臧否望之還奏乞汰諸路胥吏可減其半詔胥吏如故惟禁用貼書遷本部侍郎領監實錄修大內財用費用大省復以勞進階望之家奴責一言涉妖妄大興府鞫治望之恐使戶部令史劉公輔問其事於大興少尹王全全具語其事御史臺劾奏劉公輔等泄獄情於是望之決杖一百王全杖八十劉公輔杖一百五十除名頃之運河堙塞乃用陸運世宗責望之往治之太宗實錄成望之等賜銀幣有差奚之歎賞薄世宗以其不

忠出爲德州防禦使到官有惠政百姓爲立生祠改同知西京留守事上書論便宜事其一論山東河北明安穆昆與百姓雜處民多失業陳蔡汝潁之間土廣人稀宜徙百姓以實其處復數年之賦以安輯之百姓亡命及避役軍中者閱實其人使還本貫或編近縣以爲客戶或籍姓名留爲佃戶州縣與明安事干涉者無相黨匿庶幾軍民協和盜賊弭息其二論薦舉之法虛文無實宰相拔擢及其所識不及其所不識內外官所舉亦輒不用或指以爲朋黨遂不敢復舉宜令宰執歲舉三品二人御史大夫以下內外官終秩舉二人自此以下品殺爲等差終秩不舉者遇轉官勒不遷三品者罰後任俸三月其舉者改除吏部以類品第季而上之三品闕則於類第四品中補授四品五品以下視此爲差其待以不次者宰執具才行功實以聞舉官否罪當如律廉介之士老於令幕無舉主者七考無贓私罪者准朝官三考勞敘吏部每季圖上外路職官姓名路爲一圖大書贓汙者於其名下使知畏愼外任五品以上官改除令代之者具功過以聞年六十以上者終更赴調有司察其視聽精力老疾不堪蒞務給以半祿罷遣其三論守邊將帥及沿邊州縣官避剝軍民多與力役宜歲遣監察御史周行察之邊部有訟招討司無得輒遣白身人徵斷宜於省部有出身女眞契丹人及縣令丞簿中責廉能者因其風俗略定科條務爲簡易徵斷羊馬入官籍數如邊遇饑饉卽以此賑給之招討及都監視事宜限邊部饋送駝馬招討司女眞人戶或擷野菜以濟饑食而軍中舊籍馬死則一村均斂補買往往鬻妻子賣耕牛以備

之臣恐數年之後邊防田與臨時賑濟費財十倍而無益早爲之所則財用省而邊備實矣官給軍箭用盡則市以補之皆朽鈍不堪用可每歲給官箭一分以補其闕邊民闕食給米地遠負重往往就倉賤賣而去可給以文錢則公私兩便陝西正副宜如明安穆昆用土人一員隊將亦宜參用土人久居其任增弓箭田復其賦役以廉吏爲提舉舉察總管府以下官與陳校閱以嚴武備則太平之時有經略之備矣又論六鹽場用人宜令戶部公議辟舉論漕運先計河倉見在幾何通州容受幾何京師歲費幾何今近河州縣歲稅或六七萬石小民有入貲之費官室收轉輸之利宜計實數以科稅入論民間私鹽苦惡宜以官鹽五百易私鹽千斯以一月易之過期以銷鹽法生之論州府力役錢物戶部須印署白簿使盡書之以候審閱有畏避不書者坐之論工部營造調發妨民生業諸路射糧軍約量人數習武藝期以二年成以息調民書奏多見采納以本官行六部事於北邊召拜戶部尚書高德基坐高估俸粟貲降世宗念望之者出納或徵德基也使人諭之曰勿以高德基下粟直要在平估而已十五年新宮成世宗幸新宮顧望之曰新宮中所須毋取於民間也有良民夫婦質身於東京留守完顏古雲家期終而不遣尚書省下東京鞫治望之言古雲爲留守其同官必且阿徇不肯窮治宜移他州望之久習事有治獄聲名性剛慢頗沾沾自爲布衣執政世宗以望之急於見知涉躁進終於戶部尚書年五十六以其子洵爲奉御淳爲筆硯承望之初不學及貴稍知讀書達則苦自致有詩集三十卷（金史）

程輝字日新蔚州靈仙人皇統二年擢進士第由尚書省令史升左司都事久之爲南京路轉運使以宮殿火降授磁州刺史有吳僧者殺州人張善友而娶其妻輝督捕之命張母以長錐刺僧與其婦無完膚以死改陝西東路轉運使再遷戶部尚書大定二十三年拜參知政事輝年雖老遇事敢言略無隱默朝廷嘉之舊廟祭用牛世宗晚年欲易以他牲輝奏曰凡祭用牛者以牲之最重故號太牢古禮不可廢也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尚書省奏來歲正旦外國朝賀事帝以地遠天寒憫使人勞苦欲即南京受宋書輝奏外國使來必面見天子今半途受書異時宋人託事效之何以爲辭世宗曰朕以誠實彼若相詐朕自有處置耳輝以爲不可於是議權免一年會有司市麪不時酬直世宗怒監察不舉劾杖責之輝曰監察君之耳目所犯事輕不贖而杖亦一時之怒也其敢言類如此二十六年以老致仕大年復起知河南府事輝辭以衰老而河防責重憂不勝任於是特詔不預河事章宗立時輝年七十六復乞致仕詔許之仍給參知政事半俸承安元年卒諡忠簡（續通志） 輝性倜儻敢言喜雜學尤好論醫從河間劉守眞說率用寒藥神童書添齊者方熟歲輝請醫非細事四字告之添齊塗細字改書作相輝頗暨人亦以此爲中其病云（金史）

牛德昌字彥欽蔚州定安人父鐸遼將作大監德昌少孤其母教之學有勸以就蔭者母以遺命不從中皇統二年進士第調蔡山簿遷萬全令爲蒲陝薦饑羣盜充斥城門晝閉德昌到官即開城門縱百姓出入榜曰民苦饑寒剽掠鄉聚以

偷且夕之命甚可憐也能自新者一不問贓皆感激解散縣境以安府尹王伯龍嘉之禮待甚厚累官刑部吏部侍郎中都路都轉運使廣甯太原尹贈中奉大夫（全史）

王元節（詩話志作元郎）字子元宏州人祖山甫遼戶部侍郎父翊海陵朝左司員外郎元節幼穎悟雖家世貴顯而從學甚謹庫源劉撝愛其才俊以女妻之遂傳其賦學登天德三年詞賦進士第雅尚氣節不能隨時俯仰久之乃遷密州觀察判官既罷即退處鄉里以詩酒自娛號曰遯齋年五十餘卒有詩集行於世弟元德孫圖綱（全史）元德天資明敏讀書過目不忘天德中登進士以文學政事名於時初爲管城縣令有惠愛及民秩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累遷南京路提刑使以病告歸晚好邵堯夫皇極經世書精卜筮射覆之術年六十八卒有詩文四十卷（西甯縣志）圖綱字正之業儒術尤長吏事爲人端重樂易或有忤者略不與校大定三年（案大定三年距開興七十年卻以卒年僅四十四則大定疑是大安之誤）試補尚書吏部掾未幾轉御史臺令史宣宗聞其材幹興定三年特召爲近侍奉旨承應甚見寵異勅留凡三考出爲同知中州事尋召爲筆硯直長擢監察御史秩滿勅留再任開興元年關陝完顏總帥屯河中府興元軍戰敗積哀宗遣圖綱乘上廐馬徑詣河中問敗軍之由還至中途遇兵見殺時年四十四（全史）

魏子平字仲均宏州人登進士第調五臺主簿累除爲尚書省令史大理丞歷左司都事同知中都轉運使事大府監正隆三年爲賀宋主生日副使使還入見海陵方謀伐宋問江左事且曰蘇州與大名孰優對曰江湖地卑溼夏服蕉葛猶不堪暑安得與大名比也海陵不悅世宗即位除戶部侍郎大定二年丞相布薩忠義伐宋置元帥府於南京子平掌饋運給金牌一銀牌六權道給辦進戶部尚書六年復爲賀宋主生日使久之拜參知政事帝問子平曰古者稅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子平對曰什一取其公田之入今無公田而稅其私田爲法不同古有一易再易之田中田一年荒而不種下田二年荒而不種今乃一切與上田均稅之此民所以困也帝又問曰戍卒逋亡物故今按物力高者補之可乎對曰富家子弟騃懦不可用以守戍請按物力多寡賦之募材勇騎射之士不足則調兵家子弟補之庶幾官收實用無失職之患帝從之他日帝問曰前日令內任官六品以上外任五品以上並舉所知未聞有舉之者豈無其才蓋知而不舉也子平曰請令當舉之官每任須舉一人澤州刺史劉德裕祁州刺史色克滄州同知額埋貝易州同知額埋埒楚邱縣令劉春格以贓汙抵罪帝欲詔示中外丞相守道以爲不可子平曰臣聞懲一戒百陛下固宜行之遂降詔焉宋人於襄陽漢江上造舟爲浮梁三南京統軍司聞而奏之帝問宰臣子平曰臣聞襄陽薪芻皆於江北取之殆爲此也既而河南統軍使宗敘求入見奏邊事帝使修起居注鈕祜祿額特埒召詰言邊事者皆無實狀行至境上聞襄陽浮橋乃樵拆之路如子平策還奏詔凡妄說邊關兵事者徒二年帝問宰臣曰祭宗廟用牛牛盡力稼穡有功於人殺之何也子平對曰惟天地宗廟用之所以異大祀之禮也十一年罷爲南京留守未幾致仕十五年起爲平陽尹復致仕二十六

年卒於家（金史）

楊伯通字吉甫宏州人擢大定三年進士第由尚書省令史爲吏部主事順義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吏部侍郎馬琪表爲伯通廉幹尚書省覆察如所舉召爲尚書省都事授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明昌元年擢左司員外郎轉郎中累遷吏部尚書尋移戶部承安二年拜參知政事監察御史路鐸劾奏伯通引用鄉人李浩以公器結私恩無實詔責鐸而慰諭伯通治事伯通再上表辭不許四年進尚書左丞致仕卒（金史）

劉賡亨字起潛順聖人生甫期識八卦字謂其父曰我父乾母曰我母坤故以賡亨名之稍長能詩賦年二十三登明昌三年進士性沖澹喜文初爲太原校官日進諸生剖析疑義遷南宮縣令修學廟有古良吏風翰林學士趙秉文擬薦館職會有忌者不果遷禮部郎中年四十餘累疏以病乞休帝素知其清苦詔有司以百金贐焉賡亨居家孝友砥礪名節爲一時儒者所尊有風雩集行世（西寧縣志）

田琢字器之蔚州定安人明昌五年進士調寧邊茌平主簿潞州觀察判官中都商稅副使父憂起復懷安令補尚書省令史貞祐二年北兵圍燕琢請由間道往山西招鄉里義兵以爲宜差兵馬提控同知忠順軍節度使事經略山西琢與宏州刺史魏用有隙自飛狐還蔚州用伏甲於路將要而殺之琢知其謀自別道入定安用破蔚州殺觀察判官李宜錄事判官馬士成丞與縣令張福劫府庫倉廩以兵攻琢於定安琢與戰敗之用脫身走易州刺史芬徹縛送中都元帥府殺之是時勸農副使侯摯提控紫荆等關隘朝廷聞蔚州亂欲以摯就代琢守蔚州令軍中推可爲管押者即以魏用金牌佩之以安其衆丞相承暉奏田琢實得軍民心請隸山西利害詔從之琢至蔚州誅用同惡數人募兵旬日得二萬人十月琢兵敗僅以身免招集散亡得三萬餘人中山界屯駐遣沈思忠招集西京舊析百姓得萬餘人皆願徙河南爲上書以請從之琢復遣沈思忠宮楫招宏州蔚州百姓得五萬餘人可充軍者萬五千人分屯蔚州頃之山西諸隘皆不能守琢移軍沃州沃州刺史完顏僧嘉努奏田琢軍二千五百人官廩不足發民窖粟猶不能贍其中多女眞人均爲一軍不可復有厚薄可令於衛輝大名就食制可加琢河北西路宣撫副使遙授濬州防禦使屯濬州琢欲陂陝西諸水以衛濬州貞祐三年十一月河北行省侯摯入見奏河北兵食少請令琢汰遣老弱就食歸德琢奏此輩嶺外失業父子兄弟合爲一軍若離而分之定生他變乞以全軍南渡或徙衛州防河詔盡徙屯陝琢復奏臣幸徙安堵然濬乃河北要郡今見糧可支數月乞俟來春乃行數日琢復奏濬不可守惟當遷之宰臣劾琢前後奏陳不一請逮鞫問宣宗不許琢至陝上書曰河北失業之民僑居河南陝西蓋不可以數計百司用度三軍調發一人耕之百人食之其能贍乎春耕不廣收成失望軍民俱困實係安危臣聞古之名將雖在征行必須屯田趙充國諸葛亮是也古之良吏必課農桑以足民黃霸虞詡是也方今曠土多遊民衆乞明敕有司無蹈虛文嚴升降之法選能吏勸課公私皆得耕墾富者備牛出種貧者傭力服勤若又不足則教之區種期於盡闢而後已官司圉

收勢家兼併亦籍其數而授之農民寬其貧算省其徭役使盡力南畝則蓄積歲增家給人足富國强兵之道也宣宗深然之陝西元帥府請益兵詔以琢衆與之興定元年朝廷易置諸將遷山東西路轉運使二年改山東路轉運使（案舊治志作兵馬都總管）權知益都府事行六部尚書宣差便宜招撫使李旺據膠西琢遣益都治中張林討擒之棣州裨將張聚殺防禦使鈕默重興據州叛襲濱州琢遣提控蘇舍哩裨哈討平之遂復二州李全據安邱琢遣總兵提控王政王庭玉討之宣差提控太府少監伯特完率政兵攻安邱敗焉琢奏伯特完本相視山東山糧水寨未嘗徧行獨留密州輒爲此舉乞治其罪詔遣官鞫伯特完會赦而止既而昌樂縣令珠格罕都（原作术虎桓都）臨朐縣令烏雅烏登（原作兀顏吾丁）福山縣令烏凌阿實嘉努壽光縣巡檢蘇舍哩裨哈破李全於日照縣琢承制各遷官一階詔許之三年沂州注子堌王公喜構宋兵據沂州防禦使圖克坦福定徒跣殿走百姓潰散琢奏去歲顧王二嘗據沂州邳州總領提控納哈塔祿格前爲同知沂州防禦事招集餘衆攻取之百姓歸心可用祿格取沂州今方在行省俟攀鹿下乞發還取便道進討制可既而莒州提控燕甯復沂州王公喜復保注子堌琢奏沂州須知兵者守之圖克坦福定已老納哈塔祿格善治兵識沂形勢詔福定專治州事以祿格爲沂州總領琢奏濰州刺史致仕通吉世顯能招集明安餘衆及義軍禦李全保濰州祿格破灰山堌沂境以安守兗州觀察判官粱昱嘗攝淄川刺史率軍民力田徵科有度饋餉不乏保全淄州土賊不敢發前狗氏主簿張亞夫嘗權行部官主餉密州委曲購得糧二萬斛兵儲乃足行至高密徵他州兵拒李全詔世顯升職從四品遷授同知海州事祿格遷一官升一等充沂州宣差都提控粱昱遷一官同知濰州事張亞夫遷兩官密州觀察判官初治中張林兇險不逞恥出琢下琢在山東徵求過當頗失衆心林欲因衆以去琢會於海作佐擾萊州琢遣林討之林既得兵伺琢出即率衆譟入府中琢倉猝與戰不勝行至章邱兵敗東平行省蒙古剛以狀聞宣宗度不能制林乃遣人召琢還行至壽張疽發背卒（金史　趙秉文贈田琢從軍行云胡風吹霜百草枯塞外馬肥思南牧長戈飛鳥不敢度拖胡旛下行人無鉤鈴一夕妖星過畋臣自群居膺鎖藏金鳳塢赤歷深長安三日然將大北兵數道下山東旌旗蔽天海水紅北人騎來血故馬中原無樹搖春風蒙駝趨車載金帛賊上官軍宜太息纍纍俘女過關頭回望故門心欲絕漢家公子擁烏孫壘主重戰議和親北望一舍如天遠黃沙茫茫愁煞人田侯落落奇男子上書臣生不如死願前驅化作山河請門義軍相表裏恨我不得學李英裴君不減侯季和子明又請當一面柴中原牧皆書生橫道仍居三十萬遣關大笑哥舒翰上書條慨請長纓防風錄闕茲三數）

李純甫字之純密州襄陰人祖安上嘗魁西京進士父采字仲文卒於益都府治中純甫幼穎悟異常初業詞賦愛左氏春秋更爲經義學諭冠（舊治志）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爲文法莊周列禦寇左氏戰國策後進多宗之（金史）又喜談兵慨然有經世志泰和南征兩上疏勝負多如所料宰執奇其文薦入翰林元兵起上疏論事不報宣宗南渡再入翰林時丞相高琪擅權擢爲左司都事純甫審其必敗以母老辭去俄而高琪誅死識者智之再入翰林連知貢舉正大末坐取人論新格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於汴年四十七純甫爲人聰敏於學無所不通少自負其才謂功名可俯拾作矮相

賦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萬言書援宋爲證甚切當路者以迂闊見抑中年度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成考旋即歸隱日與禪僧士子遊以文酒爲事嘯歌袒裼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人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往雖沈醉亦未嘗廢著書喜獎後進世號當世龍門嘗自作屏山居士傳其自贊曰軀幹短小而芥視九州形容寢陋而蟻蝨公侯語言蹇喫而連環可解筆札訛廢而挽回萬牛甯爲時所棄不爲名所囚是何人也耶吾所學者淨名莊周晚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關佛老二家者號內藁其餘應物文字號外藁又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中庸集解鳴道集解號爲中國心學西方教數十萬言（歸潛志）以故爲名教所貶云（金史）（歸潛志云李純甫平日喜佛書嘗曰中國之書不及也又曰西方之書又曰學至於佛則無所學釋迦贊云稱吾穢相貸吾枝擇口口刻畫老莊嘗論以爲宋伊川諸儒雖號深明性理發揚六經聖人心學然皆竊吾佛書者也因此大爲諸儒所攻又言吾祖老子豈敢不學老莊吾生前一僧豈敢不學佛後病酒後傷寒至六七日發黃循身如金逮卒色不變醫所謂酒疸者人嘲之曰　中州集　屏山平日喜佛今化爲丈六金身矣子仝字稚川李純甫重修面壁菴記略云屏山居士儒家子也始知讀書學賦以嗣家門學大義以業科舉又學詩以道意學議論以見志學古文以得虛名廢書史學求經濟之術深愛經學窮理性之說偶於元學似有所得遂於佛學亦有所入學至於佛則無可學者乃知佛即聖人聖人非佛西方有中國之書中國無西方之書也吾佛大慈肯如實語發情待之義於明白處求元妙之理於委曲中學士大夫驚畏其高而嫌其深詆爲怪誕謗爲邪淫惜哉龍宮海藏琅函貝葉無慮數千萬言匪之而不根目之而不解且數百年老師宿德又各執其所見發於宗乘汩於義疏吾佛之意掃地矣若夫梁普通中有菩提達摩大士自西方來孤唱教外別傳之旨豈吾佛教外復有所傳乎特不泥於名相耳其傳教者非別傳也邪有雅樂非本包爲不成宮商知有甲弟之主人明不知戶庭自師之至其子孫循天下多鬼窮孫渺之士碩大光明表可紀劌之詫高論徑造佛心淵於義學沙門逮及學士大夫潛符密契不可略數其著而成書者清涼得之以疏華嚴圭峰得之以鈔圓覺無盡得之以解法華潁濱得之以釋老子吉甫得之以注莊子李翺得之以述中庸荊公父子得之以論周易伊川兄弟得之以訓詩書東萊得之以議左氏無垢得之以說語孟使聖人之道不墮於寂滅不死於虛無不縛於形器相爲表裏如符券然雖狂夫愚婦可以立悟於便旋顧盼之頃如分餘燈以燭冥室顧不快哉道冠儒履皆有大解脫門翰墨文章亦爲遊戲三昧此師之力也　元好問撰李屏山挽章云世法拘人虱處褌忽驚龍跳九天門牧之宏放見文筆白也風流餘酒尊落落久知難合在堂堂元有不亡存中州豪傑今誰望擬喚巫陽起醉魂談麈風流二十年空門名理孔門禪諸儒久已同坐白博士真堪擬太元猶況小莊足未書莊周陰功恐當然遺稿自有名山在第一諸孤莫浪傳）

畢資倫縉山人泰和南征以佣從軍授進義副尉崇慶元年珠格高琪選爲鎮州防城軍千戶至甯元年元兵圍鎮州高琪棄城遁資倫行及昌平收逃逸民兵轉戰有功擢授都統統軍數千與軍中將領沈思忠甯子都等同隸一府屯鄉州及衛州時號沈畢軍積功至都總領布薩阿哈南征軍次梅林關不得過問諸將誰能取此關者資倫首出應命問須幾何日止用所統足矣明日遲明出不意薄宋軍破之遂取梅林阿哈軍得南行留提控王祿萬人守關不數日復爲宋兵奪據歸途阻塞阿哈復問誰能取者資倫復出應命以本軍再奪梅林軍還論功第一遷授領同知昌武軍節度使宣差總領都提控既而以本軍屯泗州興定五年正月叛帥時青襲破西城資倫知失計墮南城求死爲宋軍所執青說之曰畢宣差我知爾好男子宜相時達變金國勢已衰肯降我宋亦不負爾若不從見劉大帥即死矣資倫極口罵曰我出身至貧賤結柵暴爲生今職居三品不幸失國家城池一死自不能報肯從汝反賊求生耶青知無降意下盱眙獄從宜伊喇楊布以死歸罪於朝時資倫子芬爾（原作牛兒）年十三居宿州收充皇后位奉閣舍人宋人亦賞資倫忠憤不撓欲全活之轉囚於鎮江府土獄略給衣食使不至寒餓每誘

百方時一引出問云汝降否資倫或駡或不語如是十四年及盱眙將士降宋宋使總帥納合塔邁珠已下北望哭拜請之辭故主畢資倫旁觀之資倫見邁珠駡曰納合塔邁珠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觜鼻邪邁珠等不敢仰視及蔡州破哀宗自縊宋人以告資倫資倫歎曰吾無所望矣容我一祭吾君乃降用宋人信之爲備牛羊設祭鎭江南岸資倫祭畢伏地大哭乘其不防投江水死宋人義之宜示四方仍議爲立祠（鎭江之西有方士者親嘗見之以告元好問及言泗州城陷資倫被執事且曰資倫長身面赤色顴頰微高髯疎而黃資稟質直重然諾故其堅忍守節卓卓如此宣宗實錄載資倫爲亂兵所殺當時傳聞不得其實云　金史）

靖安民德興府永興縣人貞祐初充義軍歷穆昆千戶總領萬戶都統皆歷苗道潤麾下以功遙授定安縣令遷涿州刺史遙授順天軍節度使充提控興定元年遙授安武軍節度使二年遷知德興府事中都路總領招撫道潤死行省承制以涿州刺史李奇嚮權中都路經略使道潤之衆不服願得安民代之三年分遷霸以東爲中都東路奇略領之易州以西爲中都西路安民領之俱任經略使四年安民上書曰苗道潤撫定州縣五十餘城西京路經略使劉鐸疾其功竟以陰謀賊害鐸又令劉智元等掠鎭撫孫資招撫楊德勝家口若鐸嘗居此恐致敗事劉鐸亦遣副使劉璋詣南京自訴言安民冒濫封拜誘惑人心强抑總領馮通王彦暉等杖劉智元殺杜貴事廷議以鐸本行招誘遺亡今乃與安民互相論列起爭端苗道潤死安民實代領其衆彦暉等軍本隷道潤嘗聽安民節制乃召鐸還頃之封安民易水公以涿易安肅保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礬山寨青白口胡天寨水谷僅谷東安寨隷焉十月安民出兵至礬山復取搆車寨元兵圍安民所居山寨提控馬豹等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衆議欲降安民及經歷官郝端不肯從遂遇害詔贈金紫光祿大夫（續通志）

魏璠字邦彦（金史）宏州順聖人（宣化府志　金史言魏璠渾源人貞祐二年進士）貞祐三年進士補尚書省令史宣宗求直言璠首論將相非人及不當立德陵事疏奏不報後復上言國勢危逼四方未聞有勤王之舉隴右地險食足其帥完顏呼沙呼可委仗宜遣人往諭大計大臣不悅而止閱數年呼沙呼兵來援已無及帝悔焉天興二年授朝列大夫翰林修撰遣如鄧州招武仙入援給騎四人以從至則仙已遁去部曲亦多散亡璠拊循招集得數千人推其中材勇者爲帥長仍制符印給之以矯制自劾帝嘉其處置得宜繼聞仙奔餘衆保留山璠直趨仙所宜諭之或讒璠圖仙仙怒欲殺之且引一吏與辯璠不爲動大言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將軍縱不加禮奈何聽讒邪之言欲以小吏直對邪且將軍竄山谷而左右無異心者以天子大臣故也苟不知尊天子安知麾下無却將軍者不然吾有死無辱命仙不能屈璠復激使進兵不應比還帝已還歸德復遷蔡州（案金史武仙傳初保留山及敗於柳河乃立平朱寨哀宗走歸德遣璠間道召之與本傳敘次互異）金亡璠無所歸乃北還鄉里元世祖居潛邸聞璠名徵至和林勸之任以老疾辭問時務條陳便宜三十餘事舉名士六十餘人以對多採用焉年七十卒賜諡靖肅（元史魏有傳）

侯進縉山人世爲金皇族貞祐初元兵起帝徙汴進隨母李

氏高宿州仕元帥府經歷累遷保靜軍節度副使後戰歿節慶仕爲萬夫長與兄俱死於陣（延慶州志）

殷禮宣德人性至孝嘗薪自給日求甘旨奉親貞祐中元兵陷宣德下令盡殺老者禮伏其父於身下自以背手接刃引頸就刃項腦中二刀幸不死尋以善舞被選行至蔚州聞父死潛歸求屍得之負以涉河冰傷脛至血出發母冢下屍封識之後以功得漢軍千戶子何古何質皆至顯官（雍正志）

魏璠字民英宏州順聖人少工詞賦擢高第爲鄲陽令有治行南渡爲南京留守判官遷戶部員外郎郎中以材幹稱貞祐末北兵犯潼關行部軍前至洛陽見殺朝廷官其子（歸潛志）

李澗（懷來縣志作王澗）上谷甯人（案甯古縣隸媯州上谷郡今宣化縣西北小甯城志書本舊志書之平）家貧性至孝母食乃食母疾乃疾母不悅自杖其足俟色喜始退母疾革刲股肉進之而愈天興二年賜羊酒綿帛標其里閭（延慶州志）

王革字德新宏州人（中州集云一名著臨潢人）少有才思詩筆尖新（歸潛志）交遊徧天下以廕補官六赴廷試賜出身調宜君簿（中州集）北渡居雲內後遷雲中卒（歸潛志）年七十八（中州集）

口北三廳

伊喇子敬字同文本名鄂克多囉（原作屋骨朵魯）遼五院人曾祖巴格（原作斯哥）同平章事父博囉（原作撒合輦）准備任使官都統杲克中京遼主西走留博囉督輜重已而被掠博囉乃自免逃於山林子敬讀書好學皇統間特進伊喇因修遼史辟爲掾屬遼史成除同知遼州事本廳舊自占民田州官歲取課數百貫主以爲例未嘗請辭子敬悉卻之秩滿郡人請留於行臺省不許天德三年入爲翰林修撰遷禮部郎中正隆元年諸將巡邊詔子敬監戰軍帥以戰獲分將士子敬獨不受及還入見海陵以子敬家貧不苟得甚嘉之凡同僚所取者皆沒入於官遷翰林待制大定二年同修國史時歲旱餘寇散居諸明安穆昆中詔子敬往撫之令勿相害使還改祕書少監兼修起居注修史如故召入講論古今及時政利害或至夜半子敬有良馬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索之子敬以其爲相也不與至是元宜乞致仕罷爲東京子敬乃以此馬贈行識者韙之時宋請和書式疆界未定子敬與舒穆嚕願張汝弼侍便殿帝曰宋主求成反復無信子敬對曰宋人自來浮辭相欺來書言海陵敗於采石大軍北歸按兵不襲俾全師而還海陵未嘗敗於采石其譎詐多此類也同書宜言往者大軍若令渡江宋國境土必爲我有帝曰彼以譎詐我以誠實當以理折之遷右諫議大夫起居注如故帝幸西京州縣官入見明安穆昆不得隨班子敬奏軍民一體合令明安穆昆隨入見帝嘉納詔依子敬奏行之子敬言山後禁獵地太廣有防耕墾帝用其言遂以四外獵地與民遷祕書監諫議起居如故帝將如涼陘子敬與右補闕鈕祜祿額特埒左拾遺楊伯仁奏曰車駕至和甯和西北招討司圍於行宮之內地矣乞還於界上以備環衛帝曰善詔尚書省曰招討司錫里庫可徙界上治蕃部事都監薩巴仍於燕子城治明安穆昆事帝與侍臣論古之人君賢否子敬奏曰陛下凡與宰相謀議不可不令史官知之帝曰朕言是也轉簽書樞密院事同修國史出

爲河中尹改興中尹子敬文自懿州來興中省謁遇盜途中剽掠其行李且盡既而還之謝曰我輩初不知爲府尹家也尹有德於民何忍侵犯邪徙咸平廣寧尹二十一年致仕卒於家年七十一子敬書使宋及受諸部進貢所受禮物皆散之親舊及卒家無餘財其子質宅以營葬事（金史）

鈕祜祿貞（原作粘割貞）本名特哈（原作抄合）西南路招討司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歷教授主簿用薦舉除河北大名提刑知事察廉遷都轉運戶籍判官累官泰定軍節度副使父憂服闋除德興治中宣德州刺史貞祐元年以禮部郎中攝國子祭酒眞思州刺史鈕祜祿恪遠河間府判官瑪察克齊納爾（原作禱口乞奴）保州錄事伯特章努出議和事二年和議成賞銀二百兩重幣十端玉吐鶻改戶部侍郎歷沁南和平鎭南集慶汾陽軍節度使四年改昭義軍充潞州經略使興定二年入爲工部尙書由許州伐宋攻正陽有功權元帥左都監守晉安府三年城破貞與府官十餘人皆死之（金史）

吳僧格（原作僧哥）西南路古伊喇扎珊舍音部落人拳勇善騎射大安間選籍山西人爲兵僧格充馬軍千戶有功貞祐初遷萬戶權順義軍節度使朔州失守僧格復取之眞授同知節度使事弟達喇（原作達刺）副使燕赫爾（原作畫兒）判官衆苦乏食僧格乞賜糧十五萬斛朝議以應州已破朔孤城勢不可守遷軍民九萬餘口分屯嵐石隰吉降解之間未行元兵至戰七晝夜有功遙授同知太原府事兼同知節度使事達喇石州刺史韓爾同知嵐州防禦使事四年始遷其民且戰且行力憊馬蹶死年三十贈鎭國上將軍順義軍節度使（金史）

伯特烏格（原作伯德窊哥）西南路茂紀奚人壯健沈勇元兵克西南路鄰郡皆降烏格獨不屈貞祐五年東勝州已破烏格與貢里雅勒呼（原作訛里夥胡）貢里雅爾（原作訛里夥兒）招集義軍披荊棘復立州事帥府承制皆授武義將軍烏格寧遠軍節度副使貢里雅勒呼節度判官貢里雅爾觀察判官興定元年各遷兩階遙授烏格武州刺史權節度使貢里雅勒呼權同知貢里雅爾權副使三年烏格特遷三官遙授同知晉安府事尋眞授東勝軍節度使東勝被圍糧盡援絕率衆潰圍走保長寧寨復被圍烏格死之（金史）

澄化州

王寂字元老薊州玉田人（大金國志）父礎字鎭之仕至歸德府判官寂天德三年進士（明一統志）終中都路轉運使文學政事爲時所稱卒年六十七諡文肅有拙軒集北遷錄三子欽哉直哉鄰哉俱爲能吏（中州集）

盧庸字子憲薊州豐潤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唐州軍事判官再調定平縣令治舊埝引涇水溉田民賴其利補尙書省令史除南京轉運副使改中都戶籍判官察廉遷禮部主事累官鳳翔治中大安三年改乾州刺史入爲吏部郎中至寧元年改陝西按察副使夏人犯邊庸繕治平涼城池積芻粟團結土兵爲備十一年夏人掠鎭戎陷涇邠遂圍平涼庸矢盡募人取夏兵射城上箭以濟急用出府庫賞有功者人樂爲死城賴以完貞祐二年庸移書陝西行省布薩端大概謂慶陽平涼德順陝西重地長安以西尔爲扼塞當重兵屯守詔賞平涼功庸進官兩階遷按察轉運使三年詔諸道按

察司講究防秋屬陳便宜曰自鄜延至積石雖多津坂無長河大山爲之屏蔽恃弓箭手以禦侮其人皆剛猛善鬬熟於地利夏人畏之向者徙屯他所夏人即時犯邊此近年深患也人情樂土且耕且戰緩急將自奮又曰防秋之際宜先清野又曰掌軍之官不宜臨時易代兵家所忌將非其人屢代何益無何有言庸老不勝任者即罷之未幾改定海軍節度使山東亂不能赴被劫當奪兩官審理官直之致仕興定三年卒（金史）

盧元字子達玉田人父敞臣字雲叔第進士仕宦亦達自號溪水先生元幼而敏惠年未二十試於長安爲策論魁擢第後又中策魁明昌初設宏詞科命公卿舉所知元與郭黻周詢張復亨就試凡七人並中選遂入翰苑累遷至待制弟會進士子安字希謝翔字仲升正大末登科（中州集）

傳霖玉田人第進士累官至崇義軍節度副使行部臨潢沒於兵（明一統志）子輔之善承先志文史尤精徵登進士授棗陽令元兵自關陝集河洛期取汴京輔之以一邑禦之力不支抗節不屈死（玉田縣志）

李磐（玉田縣志作盤）字仲安玉田人（雍正志）父天志爲中都副留守（玉田縣志）磐遇事恢廓不爲小廉曲謹歷閤門使封隴西郡伯（雍正志）食邑七百戶（玉田縣志）

楊繪字采亭玉田人仕爲學士（玉田縣志）

家德厚字敬甫玉田人性剛明循禮守法篤於宗盟鄉族百口同爨人無閒言嘗有盜排闥入舉家驚懼德厚婉諭之盜逡巡去開學延師以教諸子多所成立長子著仕至京尹致仕德厚以子貴贈工部尚書追封安定郡侯（玉田縣志）

易州

敬嗣暉字唐臣易州人登天眷二年進士第調懷安丞遷宏政令補尚書省令史有才辯海陵爲宰相愛之及篡立擢起居注歷諫議大夫吏部侍郎左宣徽使久之拜參知政事正隆六年伐宋留張浩及嗣暉於南京治尚書省事世宗即位御史大夫完顏元宜劾奏蕭玉嗣暉許霖等十六人不可用嗣暉降通議大夫放歸田里以練習朝儀起爲丹州刺史每召起復爲左宣徽使世宗頗好道術謂嗣暉曰尚食官毋於禁中殺羊豕朔望上七日有司毋奏刑名久之有榜匿名書於通衢者稱海陵舊臣怨望將圖不軌帝知其誣謂嗣暉曰朋性明達能辨但頗自衒釣衆人之譽所以致此媒孽後當改之大定十一年（案續通志註云世宗紀大定十一年十一月丁亥有事於圜丘首一月壬寅嗣暉拜參知政事本傳誤作十年今據改正）將有事南郊廷議嗣暉在海陵時凡宗廟禘祫輒行太常事復拜參知政事以執政冠服攝太常禮成而卒（金史）

任詢字君謨易州軍市人父貴有才幹善畫喜談兵政宣和遊江浙詢生於虔州爲人慷慨多大節書爲當時第一（元好問贊金國名臣書云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少恩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畫亦入妙品王庭筠獨以其才具許之登正隆二年進士第歷益都都司判官北京鹽使（金史）課殿降泰州節度年六十四致仕優遊鄉里家藏法書名畫數百軸爲詩數千首皆散失年七十卒（中州集）

田特秀字彥實易縣人大定十九年進士仕至太原轉運使

喜作詩甚爲屬昂李純甫所知（將秀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字五兒二十五歲鄉府省御四試俱中第五年五十五八月十五日卒　中州集）

張廷玉易州人善詩其友以題百種授之曰能一日爲之乎廷玉揮翰不停日中巳就承安中召試俄頃成七十篇章宗歎賞嘗隱盤溪因號盤溪居士有詩集行世（雍正志）

魏道明字元道易縣人父逵天慶中登科仕金爲兵部郎中子四有詩學俱登進士道明最知名仕至安國軍節度使暮年居雷溪自號雷溪子有騷新詩話行於世（中州集）

何澗易州淶水人材武善射智略沈勇貞祐初爲義軍都統守清楊口戍紫荊關阨上谷諸道濟流民還生口遏寇衝威惠並著終易州刺史（郝經撰何伯祥神道碑銘）

李增易州人（易州志言向陽社人）州有水患與弟春竭貲鳩工修市村隄數處至今利之（保定府志）

李宗源易州人少穎悟才識卓越善屬文案經義第入仕有廉名累遷大夫蒲城會二子長卓延安路鄜州正將次卓忠武雄州稅監事（易州志）

冀州

路仲顯字伯達（案中州集大金國志俱作仲顯字伯達本傳作伯達字仲顯似誤謹據改正）冀州人（金史）家世寒微其母有賢行教之讀書（大金國志　中州集云金初賦學家有類書名箕事者價數十金人有得之者輒私藏之母爲仲顯買此書摘節衣食累年而後致戒仲顯留此書學舍中必使同業者皆得觀日少有斯聞吾再莫之矣）性沈厚有遠識博學能詩登正隆五年進士第調諸城主簿由泗州榷場使補尚書省掾除興平軍節度副使入爲大理司直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將幸上京仲顯上書諫曰人君以四海爲家豈獨舊邦是思空京師而事遠巡非重慎之道也書奏不報閱歲改祕書郎兼太子司經時章宗初齊學仲顯以文行知名選爲侍讀以憂去會安軍節度使王克溫舉仲顯行義起爲同知西京路轉運使事召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兼翰林修撰數與張行簡進讀陳言文字先是右丞相襄奏移賀天壽節於九月一日仲顯論列以其非時平章政事張汝霖右丞劉瑋及臺諫亦皆言其不可下尚書省議仲顯曰上始即政當行正信之道今易生辰非正以紿四方非信且賀非其時是輕禮重物也因陳正名從諫之道升尚書刑部郎中帝問羣臣曰方今何道使民務本業廣儲蓄仲顯對曰布德流化必自近始請罷畿內採獵之禁廣農田以示敦本輕末重斂去奢長儉遵月令開藉田以先天下如是而農不勸粟不廣者未之有也是時採捕禁嚴自京畿至正定滄冀北及飛狐數百里內皆爲禁地民有盜殺狐兔者有罪故伯達及之累遷刑部侍郎太常卿拜安國軍節度使未幾改鎮安武宮使宋國獻所得金二百五十兩銀一千兩以助邊表乞致仕未及上而卒其妻傅氏言之帝嘉其誠贈大中大夫仍以金銀還之傅泣請弗許傅以仲顯嘗修冀州學乃市信都棗強田以贍學有司具以聞帝賢之賜號成德夫人子鐸鈞鈞字和叔（案本傳作叔和中州集作和叔今據改正）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終萊州觀察判官鐸字宜叔明昌三年爲左三部司正上書言事召見便殿遷右拾遺明年（案河渠志作三年六月）盧溝河決鐸請自立閘口以下丁村以上無修舊隄縱使分流以殺減水勢召工部尚書胥持國與鐸同檢視章宗將幸景明宮是歲民饑御史中丞董師中上書諫鐸與左補

闕許安仁根之賂對御閣乃罷行尚書左丞完顏守貞鎰論政事守正不移與同例不合罷知東平府事臺諫因擠之鎰上書論守貞賢可復用言大切尚書右丞烏凌阿愿參知政事瓜爾佳衡胥持國奏鎰以梁冀比右丞相所言狂妄不稱諫職帝曰周昌以桀紂比漢高祖高祖不以爲忤路鐸以梁冀比丞相耳頃之守貞入爲平章政事五年復與禮部尚書張暐等諫幸景明宮語多激切章宗不能堪是歲鄭忠愈獄起事資諫官不能察其詳議者頗謂事涉鎬王永中思有以寬解帝意鐸上封事尤切直帝優容之尚書省奏擬鐸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事詔再任右拾遺謂宰相曰鐸敢言但識短耳鐸因召對論宰相權太重宰相持國深術之數右補闕自完顏守貞再入相以政事爲己任鐸論邊防守貞以爲援拾唐人餘論皆不行及守貞持鎬王永中事久不決鐸等亦上言切諫並指爲黨竟乃出守貞知濟南府爲者皆黜出鐸爲南京留守判官承安二年召爲翰林修撰同看讀陳言文字帝問趙晏所言十事因問董師中張萬公優劣鐸奏師中附胥持國以進趙樞張復亨張嘉貞皆出持國門下嘉貞復趨走丞相襄之門俱不可用若再相必亂朝紀持國黨附之怒甚尋改監察御史參政楊伯通引用鄉人李浩鐸劾奏伯通以公器結私恩左司郎中賈益承望風旨不詳檢大夫張暐抑鐸奏不行帝命同知大興府事賈鉉詰問鉉奏張暐言彈糾大臣須有實迹恐所劾不當臺綱愈壞賈益言除授皆宰執公議不見伯通私任形迹於是詔責鐸言事輕率頃之遷侍御史復坐奏事不實奪兩官解職尋起爲泰定軍節度副使改景州刺史鐸述十二訓以教民詔徧諭州郡遷陝西路按察副使坐與屬官宴飲罷免泰和六年詔爲翰林待制兼知登聞鼓院累除孟州防禦使貞祐初城破投沁水死（金史）

初鐸爲諫官諫章宗元妃李氏出細微不應上僭又其兄弟恃寵納賂將有楊國忠之禍坐謗訕除名鐸布衣還鄉里傳夫人臨終飭之曰汝以憂國愛君故極言直諫天子明聖特暫有所嚴耐他日必復起汝前事須再言勿有所顧藉（中州集）鐸剛正敢言有直臣之風爲文尚奇詩篇溫潤精緻號虛舟居士集（金史）

劉鐸字文仲冀州棗強人生未能言已識百餘字及授學穎悟過人爲人誠實少許可不循流俗不慕榮利弟承安五年進士元光二年入爲太常博士正大初改兵部員外郎以武昌軍節度副使致仕自號柳溪先生有集傳於家子敏中字庭幹亦工詩（中州集）

刁白字晉卿信都人呂造榜乙科歷涇州幕官入補省掾本工詩樂府尤有風調多散失不傳（中州集）

呂中孚字信臣冀州南宮人孝友純至累舉不第以詩文自娛有清漳集行於世（中州集）

趙壁字敬之其先河間人祖元金末遷冀州遂占籍焉父甫謹淳博學早卒璧繼父志篤志勵學登興定五年進士累遷朝列大夫尚書省掾權尚書戶部主事天興元年冬蹕入蔡二年城陷甫謂其弟與曰吾荷國恩義不偷生以自起殺父祖俾受學非爲祿養爲忠義耳如或苟免非惟負君亦負父祖顧國難不可不死趙氏不可無後吾死國汝存趙氏後九

原無憾矣言卒而戰力竭死之年四十有七（郝經撰趙侯述先碑銘）

趙州

李若初趙郡人貞元間爲福建觀察使性嚴正約束下吏民陰受其賜而不名（福建通志）

劉仲尹字致君蓋州人後遷沃州正隆二年進士以潞州節度副使召爲都水監丞卒仲尹家世豪侈能折節讀書詩樂府俱蘊藉有龍山集（中州集）

賈益謙字彦亨沃州人（歸潛志作東平人）本名守謙避哀宗諱改焉大定十年詞賦進士歷仕州郡以能稱明昌間入爲尚書省令史累遷左司郎中五年爲右諫議大夫上言提刑司官不須遣監察體訪宜據其在內行事考其能否而升黜之帝曰卿之言其有所見乎益謙對曰提刑官若不稱職衆所共知且其職與監察等臣是故言之帝嘉納焉是年夏帝將幸景明宮淸暑益謙進上疏諫之帝御後閤召益謙入對稱旨進兼尚書吏部侍郎時鎬王以疑忌下獄帝怒甚朝臣無敢言者益謙上章論其不可言極懇切既而以議衞王事有違帝意解職承安元年七月降爲甯化州刺史五年八月改爲山東路按察使轉河北西路轉運使泰和三年四月召爲御史中丞四年三月出爲武定軍節度使八年六月復爲御史中丞八月改吏部尚書九月詔益謙等一十三員分詣諸路與本路按察司官一員同推排民戶物力尋出知濟南府移鎭河中大安末拜參知政事貞祐二年二月改河東南路安撫使俄知彰德府三年召爲尚書省右丞會宣宗始遷汴益謙乃建言汴之形勢惟恃大河今河朔受兵羣盜并起宜嚴河禁以備不虞凡自北來而無公憑者勿聽渡是時河北民遷避河南者甚衆侍御史劉元規上言衞戶宜與土民均應差役益謙曰河北人戶本避兵而來旅寓倉皇之際無以爲生若與舊者一例應供億必騷動不能安居矣豈主上矜恤流亡之意乎帝甚嘉賞八月進拜尚書左丞四年正月致仕居鄭州興定五年尚書省奏修衞王實錄初呼沙呼弒衞王立宣宗一時朝臣皆詆衞王失道天命絶之呼沙呼實無罪日有推戴功獨張行信抗章言之不報舉朝遂以爲諱及是史官因益謙嘗事衞王宜知其事乃遣編修一人就鄭訪之益謙曰我聞海陵被弑能暴其惡者輒得美官故當時多所附會若衞王爲人勤儉愼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議偉之正大三年年八十卒三子賢卿顯卿翔卿皆以門資入仕（金史）

焦旭字明鈞沃州柏鄉人第進士調安喜主簿再轉大興令攝左警巡事以杖親軍百人長有司議其罪當杖決世宗曰旭親民吏也若因杖有官人復行杖之何以行事其合收贖改良鄉令平章政事石琚薦旭幹能可甄用帝然之召爲右警巡使初旭部民有請出錢爲良者旭以無文據付本主道逢監察御史訴其事卽收付旭旭釋之不問爲御史所劾削官兩階出爲大名府推官尋授右三部檢法司正以中丞李晏薦代韓天和爲監察御史而改天和獲鹿令章宗初卽位太傅克甯右丞相襄請帝出獵旭劾奏其非帝慰諭之爲罷獵明昌元年登聞鼓院初設官宰執復奏司諫郭安民補闕

許安仁及旭皆堪擢用改侍御史四遷都水監以治河防勞進官一階授西京路轉運使卒旭性警敏練達時政與王修劉仲洙張蕙稱能吏云（金史）

張穀英字仲傑趙州人擢大安元年經義進士第（案劉祁[illegible]云與先子同年進士則穀英爲大安元年進士無疑詳據金史劉從益傳補入）從李純甫諸人遊爲文以多爲勝語爲南頓令從軍數年入爲省掾大理司直卒自號元著道人（歸潛志）

康錫字伯祿甯晉人（金史歸潛志俱作趙州人）祖某與兄弟分財僅田宅無所得止取甯中生口十餘人縱爲民以故家獨貧父奕爲里胥以事自縊死錫少養於外祖田氏田氏見其骨格異他兒謂當有望使之應童子舉及長師相鄉王翰周輔（中州集）第崇慶二年進士（元好問大司農康君墓表　案中州集云貢實榜第金史云至甯元年進士歸潛志云與貢禹錫同年進士案貢禹錫亦崇慶二年進士）歷櫟陽簿遷判官辟彭原令補省掾考滿遷開封府判官升監察御史劾侯摯師安石非相材提點近侍局宗室薩哈連聲勢熏灼請託公行不可使久在禁近朝議偉之（中州集）左副元帥赫舍哩約赫德爲人狠狠戾好結小人不聽朝廷節制錫上章劾之轉右司都事京南路司農丞爲河中路治中河中被從時帥率兵南奔濟河船敗死（金史中州集云城陷投水死）年四十八（元好問大司農康公墓表）錫性孝友（中州集）氣質重厚公家之事知無不爲與雷淵冀禹錫齊名（金史）

深州

張本字敏之觀津人貞祐二年進士工大篆及八分年四十始學詩殊有古意正大九年以翰林學士從曹王出質客居燕京長春宮後遊濟南病卒（中州集）

定州

石皋定州人補郡吏廉潔自持稱爲長者從魯王棟摩攻青州州人堅守不下棟摩怒及城破命皋計州民人數將使諸軍分掠之皋緩其事棟摩讓之皋曰大王將爲朝廷撫定郡縣當使百姓安堵無或侵苦之若取城邑而殘其民則未下者必死守以拒我皋之稽發安敢逃罪棟摩感悟乃下令曰敢有犯州人者以軍法論指其坐謂皋曰汝之子孫必有居此坐者皋隨守定州唐縣人王八謀爲亂書其縣人姓名於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其籍詣州發之皋主鞫治時冬月皋抱籍上廳事佯爲頓仆覆其籍鑪火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坐爲首者餘皆得釋子珉字子美生七歲誦書過目成誦既長博通經史工詞章天眷二年中進士第一調宏政邢臺縣令邢守貪暴屬縣括取民財以奉所欲珉獨一物不與既而守以贓敗他令佐皆坐累珉以廉辨改秀容令復擢行臺禮部主事召爲左司都事累遷吏部郎中貞元三年以父喪去官尋起復爲本部侍郎世宗舊聞其名大定二年擢左諫議大夫侍郎如故奉命詳定制度珉上疏六事大概言正紀綱明賞罰近忠直遠邪佞省不急之務罷無名之役帝嘉納之還吏部尚書珉自員外郎至尚書皆在吏部典選且十年凡宋齊選授官格南北通注銓法能積指而次第之尋拜參知政事珉辭讓再三帝曰卿之才望無不可者何以辭爲右丞蘇保衡共監護十六位工役許從宜規畫帝謂珉曰此役不欲煩民丁匠皆給僱直毋使貪吏冒稱爲姦利卿等勉稱朕意圖克坦咯齊咯定陝西珉請曰赦秦隴以安百姓

帝從之母裴起復拜尙書右丞天長觀災詔有司營繕有司闕民居以廣大之費錢三十萬蔚州采地蕈役數百千人㻐奏之帝曰自今凡稱御前者皆取奏㻐與孟浩對曰聖訓及此百姓之福也時議禁綱捕狐兔等物累計其獲或至徒罪㻐奏曰捕禽獸而罪至徒恐非陛下意杖而釋之可也帝曰然久之進左丞兼太子少師世宗將行郊祀議配享㻐曰配者侑神作主也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祖考以配天同尊之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漢魏晉皆以一帝配之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同配並其初以高祖太宗睿宗並配元宗開元十一年罷同配之禮以高宗配宋太宗時以宣祖太祖配眞宗時以太祖太宗配仁宗時有司請以三帝並侑遂以太祖太宗眞宗並配其後禮院議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當以太祖配此唐宋變古以三帝配天終竟依古以一祖配也將來親郊合依古禮以一祖配之帝曰唐宋不足爲法止當奉太祖皇帝配之㻐嘗請命太子習政事或譖㻐希恩東宮世宗察其無他以此言告之㻐對曰臣本孤生蒙陛下拔擢備位執政兼師保之任臣愚以爲太子天下之本當使知民事遂言及之因乞解少師十年二月祭社有司奏請御署祝版帝問㻐曰當署乎㻐曰故事有之帝曰祭祀與禮卿等愼之無避諱後世帝諱㻐曰女眞人往往徑居要達不知閭閻疾苦嚮嘗爲丞簿知民間事凡利害極陳之帝與宰臣議鑄錢工費數倍欲采金銀坑冶帝曰山澤之利可以與民惟錢幣不當私鑄若財貨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㻐進曰臣聞天子之富藏於天下正如泉源欲其流通耳帝問曰古亦有百姓鑄錢者乎㻐對曰使百姓自鑄則小人圖厚利錢愈薄惡古所以禁也時民間往往造作妖言相爲黨與謀不軌事覺伏誅帝問宰臣曰南方尙多反側何也㻐對曰南方無賴之徒假託釋道以妖幻惑人愚民無知遂致犯法帝曰如僧智究是也此輩不足恤但軍士討捕利取民財害及良民不若杜之以漸也智究大名府僧假託抄化誘惑愚民潛結奸黨謀取東平諸州府事覺伏誅宗室子或不勝任官事世宗欲授散官量與祿廩以問宰臣㻐對曰堯親九族周家內睦九族皆帝王盛事也㻐之將順多此類十三年上表乞致仕十六年再表乞致仕不許參知政事唐古安禮忤帝意出爲橫海軍節度使數年不召㻐對便殿從容進曰唐古安禮忠直久在外官世宗深然之遂自南京留守召爲尙書右丞又嘗舉宝紹先以爲右司員外郎十七年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明年拜右丞相修起居注伊喇傑上書言朝奏屏人議事史官亦不與聞無由記錄帝以問宰相㻐與右丞唐古安禮對曰古者史官天子言動必書以儆戒人君庶幾有畏也周成王翦桐爲圭戲封叔虞史佚曰天子不可戲言言則史書之以此知人君言動史官皆得記錄不可避也帝曰朕觀貞觀政要唐太宗與臣下議論始議如何後竟如何此正史官在側記而書之耳若恐泄漏機事則擇愼密者任之朝奏屏人議事記注官不避自此始以年老衰病固辭帝曰朕知卿年老勉爲朕留侯一二年朕將思之帝謂宰臣曰朕爲天子未嘗敢事行獨斷每事循問卿等可行則行之不可則止也㻐與平章政事唐古安禮奏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陛下行之天

下幸甚居一年復表致仕許之詔以一孫爲閤門祗候卽命驛歸鄉里世宗每稱石琚舉能其官最爲知人顯宗因琚生日寄詩以見意二十二年以疾卒於家年七十二諡文憲（金史）初世宗將立元妃爲后以問琚琚對曰元妃之立本無異詞如東宮何世宗悟而止金世內燕惟親王公主駙馬得預一日特召琚入謂諸王以下曰使我家人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金史傳贊）泰和元年圖像衍慶宮配享世宗廟廷（金史）

李偲字子友定州安喜人中天眷二年進士調遼山簿累官戶部主事母憂起復舊職除同知河東南路轉運使事大定初改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布薩忠義行省事於汴奏偲幕府世宗曰李偲方治京畿漕事行省可他選也三年權知登聞檢院再遷戶部侍郎偲每朝會與高德基屏人私語帝聞而怪之問右丞石琚曰李偲果何如人琚曰亦幹事吏耳改同知北京留守沂州防禦使沂南邊郡戶部符借民閒田種禾取藁秸備芻急用度偲曰如此則農民失業且奏止之轉運司牒郡輸粟朐山調民夫數萬時久雨泥濘輓運不能前進偲遣吏往朐山刺取其官廩見儲糧數可支半歲仍具其事牒運司請稍期毋自困百姓先是郡縣街陌間聽民作屋舍取其僦直至是罷收僦直屋舍一切撤毀他郡率承號令督百姓必盡撤去使街陌繩齊矢棘如初時然後止偲獨敎民撤治前不齊一者三五所使巷道端正而已民便之改陝西西路轉運使卒（金史）

劉煥字德文中山人宋末兵起城中乏食煥尚幼拾糠覈自飲其清者以濃厚供母鄉里異之稍長就學天寒擁葉火讀書不怠登天德元年進士調任邱尉縣令貪污規正之秩滿令謝曰尉廉愼使我獲考調中都市令樞密使布薩呼圖家有僕秸工牟利於市不肯從市役煥繫之呼圖召煥不往暴工罪笞之煥初除市令過謝鄉人吏部侍郎石琚琚不悅曰京師浩穰不與外郡同棄簡就煩吾所不曉也至是始重之以廉升京兆推官再遷北京警巡使捕二惡少杖於庭戒之曰孝弟敬愼則爲君子暴戾隱賊則爲小人自今以往無狃於故習國有明罰吾不得私也自是衆皆畏憚無敢犯召爲監察御史父老數百人臥車下挽其靴鐙欲留不可得以本官攝戶部員外郎代州錢監民多盜鑄抵罪下尚書省議煥奏曰錢寶純用黃銅自代州取靑四六雜揉務省銅而工易就由是民間盜鑄陷罪者衆非朝廷意也必欲爲天下利宜純用黃銅得數少而利遠其新錢已流行者驗數輸納準換從之再遷管州刺史耆老數百人疏其著蹟十一事詣節鎭請留以廉元鄭州防禦使遷官一階轉同知北京留守事世宗幸上京所過州郡大發民夫治橋梁馳道以希恩賞煥所部惟平治端好而已帝嘉其意遷遼東路轉運使卒（金史）

劉琢字伯仲中山人刻苦爲學作詩甚工事母教弟以孝友聞正大初舉進士南京下第歸河南亂在武仙軍中仙使使宋同爲所殺（歸潛志）

侯策字季書先字君澤中山人少不喜學鬭雞走狗雄鄉里南渡後慨然有爲學心與一時名士遊盡絶少年事喜作詩刻苦向學王鬱自負其才素少許可一見策詩卽加敬爲人任俠尙氣然修謹無過失居南頓家甚貧遇朋友傾所有共

樂天輿改元走大梁卒（趙州志）

王良中山人金末爲中山府掾時民遭亂後多以詿誤繫獄良前後所活數百人已而棄去潛心伊洛之學及天文律曆無不精究年九十二卒（元史王倚傳）

李之翰中山人工文詞耽泉石自號棄軒老人（定州志）

劉昉字仲宣中山人讀書有才學工詩遭亂沒（趙州志）

畿輔通志卷二百十一

列傳十九元一

元

順天府

張巴圖（子孟古岱　孫世澤）　薛塔喇海（子達實拉　結桑　結桑子圖嘉努）

楊格濟格　耶律鑄　史進道

史天倪（曾祖倫　祖成珪　父秉直　子楫　權　弟天安　天安子權）

史天祥（子彬　槐）　史天澤（子格）　張思忠（父全）

李德輝　張榮實（父進　子玉）　石天麟

賈實喇（子醜泥貴　和爾齊子圖沁布台）　醜泥貴（子和爾齊）　李秉彝

王利用　郭汝梅　郝經（弟彝　庸　子采麟）

張懋（孫珪）　朱國實　郝彬

梁曾　耶律希亮　張九思

盧摯　賈廷瑞　梁德珪

吳鼎　張伯用　特爾格齊（祖達實　父伊）

（拉齊　孫海壽）　子雅爾堅雅里　晉古

王倚　鮮于樞　郝元良

王伯勝　高克恭　宋節

曹鑑　劉德溫　朱世傑

李衎（子士行）　趙師魯　宋本（弟褧）

劉器之　宋杞　李廷

趙伯敬　崔瑗　劉秉直

田脊甫　程式　何失

王德仁　李士瞻（子守成）　王德亮

劉深　高知廣　曾德
阿都齊　那表　劉居敬
掩都　王麟　李簡　王欽

元

順天府

張巴圖（原作張拔都）目不人歲辛未太祖南征巴圖率衆來附願為前驅遂留備宿衛從近臣呼圖克（原作忽都虎）西征回紇河西諸蕃道隴蜀入洛屢戰流矢中頰不少卻帝聞而壯之賜名巴圖自是呼圖克亦專任之後代呼圖克為都元帥守真定及呼圖克兄子沙克善（原作[illegible]）少長巴圖請於朝歸政而耕老焉子孟古岱（原作忙古台）從憲宗攻蜀釣魚山苦竹二壘冒犯矢石屢挫而不沮遂以勇敢聞中統元年賜銀符領議礮手軍府事尋易金符為行軍千戶從征襄樊有功卒子世澤襲從丞相巴延南征大小十餘戰皆有功又從平廣西明年收瓊萬諸州拜宣武將軍行軍總管未幾遷副萬戶加明威將軍從鎮南王托歡伐交阯既還及再舉將校皆當往者許留值之有托歡者當行適病不能起世澤曰吾祖父以武勇稱吾蒙其餘澤荷國厚恩當輸忠王室增光前人豈可苟為自安計耶力請代之凱還人服其義（元史）

薛塔喇海（原作薛塔剌海）燕人剛勇有志歲甲戌太祖引兵至北口塔喇海帥所部三百餘人來歸帝命佩金符為礮水手元帥屢有功進金紫光祿大夫佩虎符為礮水手軍民諸色人匠都元帥便宜行事從征回回河西欽察輝和爾客喇柰曼阿勒呼木呼察都嚕木薩爾諸國俱以礮立功太宗二年睿宗引兵自洛陽渡河塔喇海由隴右假道金商遂會師於鈞州三峯山敗金師四年破南京及唐鄧鈞許諸州取鄂陵扶溝四月卒子塞實拉（原作奪失剌）襲為都元帥南攻江淮有功歲庚戌卒弟結桑（原作單勝）襲憲宗八年從世祖攻釣魚山苦竹崖大林平青居山破重慶馬湖天水賜以白金鞍馬等物中統三年李璮叛濟南又以礮破其城至元五年從圍襄陽二月卒丞相阿珠欲以千戶劉深攝帥府事子四嘉努（原作四家奴）年方十六請從軍自効帝壯而許之八年始襲父爵十年冬襄樊未下四嘉努立礮攻之明年襄樊守呂文煥降繼從丞相巴延南伐至郢州先登師既渡江四嘉努自鄭州下沿海諸城堡至建康十二年授武節將軍與宋將夏貴戰於峪溪口奪其船二百餘艘取常蘇二州十三年攻鎮巢圍揚州守臣李庭芝棄城追獲之進階懷遠將軍將兵平浙東諸郡從征福建樂江與宋兵力戰破之獲戰艦千餘艘十六年進階鎮國將軍鎮揚州二十二年改為萬戶（元史）

楊格濟格（原作楊只哥）燕京寶坻人家世業農格濟格少有勇略太祖略地燕趙率族屬降附從攻遼左及從元帥額斯倫定西夏諸部有功乙丑睿宗賜以金幣命從額斯倫攻信安額斯倫知其材略命裁決軍務信安城四面阻水其帥張進數月不降格濟格曰彼恃巨浸我師進不得利退不得歸請往說之至則從容言曰今齊魯燕趙地方數千里郡邑聞風納降獨君恃此一城內無軍儲外無兵援亡可立待為君計者不如請降可以保富貴而免死亡進默然曰姑待之凡再往乃降辛卯太名守蘇椿叛討獲之衆議屠城格濟格曰忿一

人而族萬家非招來之道也衆是其言由是滑濬等州聞風納款壬辰師次徐州阻河不得濟格濟格探知有敗兵採舟楫伏草澤中率勁卒數人還河擊之悉奪舟楫衆遂得渡獲河南諸郡降人三萬餘戶進攻徐州金將國用安拒戰格濟格率百餘騎突入陣中迎擊於後大敗之擒一將而還皇太弟國王駐兵河上見之賜名巴圖爾授金符命總管新附軍民乙未太宗特賜格濟格種田民戶租賦丁酉從額斯倫攻歸德縛草作筏渡壕抵城下梯城先登拔之由是進攻得五州十縣四堡二寨乙亥宋兵至已登歸德城格濟格率衆戰敗之率舟師追擊轉戰中流溺死年四十子孝先孝友孝先僉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孝友鎮江路總管（元史）

耶律鑄字成仲燕人（據雍正志耶律楚材傳增）廣寧王楚材子也幼聰敏善屬文尤工騎射楚材卒嗣領中書省事時年二十三上言宜疎禁網遂采歷代德政合於時宜者八十一章以進戊午憲宗征蜀詔鑄領侍衛驍果以從屢出奇計攻下城邑賜以尚方金鎖甲及內廐驄馬乙未憲宗崩額呼布格叛鑄棄妻子挺身自朔方來歸世祖嘉其忠中統二年拜中書左丞相詔將兵備禦北邊後徵兵扈從敗額呼布格於上都之北至元元年加光祿大夫奏定法令三十七章吏民便之二年行省山東未幾徵還初清廟雅樂止有登歌詔鑄製宮懸八佾之舞四年樂舞成表上之仍請賜名大成改榮祿大夫中書左丞相十年遷平章軍國重事十三年詔監修國史朝廷有大事必咨訪焉十九年復拜中書左丞相二十年坐不納職印妄奏東平人聚謀爲逆間諜幕僚及黨罪囚阿里沙遂罷免仍沒其家貲之半徙居山後二十二年卒年六十五子十一人希徵希勃希亮希寬希素希固希周希光希逸餘失其名至順元年贈推忠保德宣力佐治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懿寧王謚文忠（元史）

史進道字道遠永清人姿貌魁偉膂力過人凡所施爲皆有器略不爲齷齪細行癸酉元兵南伐所向破滅進道與其兄率千餘人迎降太師國王穆呼哩使總兵事從下山東一舉而捷乙亥攻降北京王遣進道及要晉大赤烏也兒等進兵攻興州趙守玉望風送款以勳進義州節度使命管領北京句當十三年錦州帥張致叛從穆呼哩攻拔之又命招收廣寧府兵至城下皆迎降就命留守廣寧尋復改北京留守輕徭薄賦人樂其生尋遷北京管民長官萬戶爲張之翼代已甲午退居真定癸卯卒年六十有五（段紹先撰神道碑）

史天倪字和甫進道姪（據史進道神道碑增）曾祖倫少好俠因築室發土得金始饒於財金末中原塗炭乃建家塾招徠學者所藏活豪士甚衆士族陷爲奴虜者輒出金贖之甲子歲大祲發粟八萬石賑饑者士皆爭附之祖成珪倜儻有父風遭亂盜賊四起乃悉散其家財唯存廐粟而已父秉直讀書尚氣義癸酉太師國王穆呼哩南伐秉直率里中老稚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穆呼哩欲用秉直秉直辭而薦其子乃命秉直管領降人家屬屯霸州撫循有方遠近聞而附者十餘萬家尋遷之漠北降人道饑秉直得所賜牛羊悉分食之多所全活甲戌從穆呼哩攻降北京行尚書六部事主餽餉軍中未嘗乏絕庚寅以老謝事歸鄉里卒年七十一三子長天倪次天

安次天擇天倪始生之夕白氣貫庭成童姿貌魁偉及長好學日誦千言太安末舉進士不第乃歎曰大丈夫立身衡以文乎哉使吾遇荒鷄夜鳴擁百萬之衆功名可唾手取也穆呼哩見而奇之既以萬戶（案錢大昕元史攷異云劉黑馬傳太宗即位始立三萬戶以黑馬爲首重喜史天澤次之姚燧撰耶律神道碑云國初以二萬戶鎮撫中夏右則劉伯林軍奈左則粘合重山軍燕顧成則益太尉史忠武公天澤爲真定河間濟南東平大名五路萬戶于中然則太祖之世漢軍萬戶祇有劉伯林粘合重山二人據此傳似史天倪在太祖時已有萬戶之名嘗見史秉直神道碑及史氏慶源碑皆立於太宗朝其稱天倪但云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是天倪未嘗授萬戶可以證此傳之誤）統請降卒從穆呼哩略地三關已南至於東海所過城邑皆下因進言於穆呼哩曰金棄燕遷汴遼水東西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得大甯以扼其喉襟則金雖有遼陽終不能保矣穆呼哩善之先倫卒時河朔諸郡結清樂四十餘社近千人歲時像倫而祠之至是天倪遂其壯勇萬人爲義兵號清樂軍以從兄天祥爲先鋒所向無敵分略三河薊州諸砦望風款服甲戌朝太祖於燕陳奇謀授馬步軍都統管領二十四萬戶從穆呼哩攻高州又從攻北京皆不戰而克乙亥授右副都元帥奉詔南征圍平州進兵真定真定帥武仙固守不下遂移兵圍大名破其城丙子會穆呼哩兵於燕南青州監軍王守約平州推官哈達俱以城叛謀越海歸金天倪追襲至樂安敗之殺守約擒益都行省孟古斬首萬級丁丑徇山東諸郡郡卒有殺民豕者立斬以徇軍中肅然遠近響應知中山李明趙州李璜邢州武貴威州武振磁州李平洺州張立等望風皆下己卯從穆呼哩徇河東至絳州其圍樓堞以石牢不可破天倪命穴其旁地虛樓陷遂拔之穆呼哩喜賞以錦衣金鞍名馬庚辰還軍真定武仙降穆呼哩承制以天倪爲金紫光祿大夫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行府事仙副之天倪乃言於穆呼哩下令有剽虜者以軍法從事辛巳降濮潞澤三州壬午攻濟南木砦破之癸未徇山西遂破克三關不浹旬定四十餘砦兵至河衞喜曰河衞者夷門之限也河衞既破則夷門不能守矣所賞以兵來會請自攻河衞天倪曰哈達布哈亦勍敵也實曰易與耳明日實與布哈兵戰竟爲所執天倪曰哈達以實歸汴必在今夕急命馮存杜必貴率壯士一千三百伏延津柳渡果夜縛實過延津遇存等與戰敗之實得脫歸必貴戰死未幾帝命天倪回軍真定甲申夏大名總管彭義斌以宋兵犯河朔天倪逆戰於恩州義斌敗入保大名乙酉師還聞武仙之黨據西山腰水鐵壁二砦以叛天倪擣其巢穴擒殺之仙怒謀作亂乃設宴邀天倪天倪往爲仙所殺（案續通志云金史武仙傳載仙與史天倪積不相能嘗欲南走宣宗招之仙得隙大喜乃賊殺史天倪以真定降）天倪之赴真定也秉直密戒之曰觀武仙之辭氣終不爲我用宜備之天倪曰我以赤心待人人或相負天必不容顧無慮秉直乃撫其孫楫權還北京至是人服其先識先是天倪擊鞠夜歸有大星隕馬前有聲心惡之果及禍天倪死時年三十九妻程氏聞亂恐汚於賊乃自殺子五人其三人尚幼俱死於難惟楫權在楫字大濟歲乙亥知中山府事尋遷征南行軍萬戶翼繹略徇地斬黃善撫士卒所向有功壬寅天澤引楫入見太宗乞解職授之帝以楫爲兵馬都總管佩金虎符辛亥朝廷始徵包銀楫請以銀與物折仍減其元數詔從之著爲令各道以楮幣相貿易不得出境二三歲輒一易鈔本日耗商旅不

通楫請立銀鈔相權法人以爲便或請運豐拔籍計口給民以食楫爭其不可議遂寢元氏民有憩府僚於達官者質之無實將抵之死楫力爲營解達官曰是人陷汝輩死地而反救之何耶楫曰誅之固足以懲後未若宥之以愧其心況人命至重豈宜以妄言之故而加以極刑乃杖而遣之中統元年授真定路總管同判本道宣撫司事真定表山帶河連屬三十餘城生殺進退咸倚專決楫謹身率衆明政化信賞罰任賢良汰貪墨恤煢獨民咸德之所舉州縣佐史有文學者三十餘人後皆知名會天澤言兵民之柄不可併居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楫即日解綬歸卒年五十九子炷常德管軍總管煇知孟州燧同知東昌府事煊遼關提舉煬簽廣西按察司事權字伯衡勇而有謀初以權萬戶從天澤南征歲壬子天澤以萬戶改河南經略使乃以權代其任甲寅屯軍鄧州敗宋將高達於樊城己未世祖將兵伐宋權出迎於淮西渡江攻鄂州憲宗崩世祖北還命權總兵鎮武磯山中統元年授真定河間濱棣邢洺衛輝等州路并摩哩乩軍兼屯田州城民戶沿邊鎮守諸軍總管萬戶至元六年詔問征南之策對曰襄陽乃江陵之藩蔽樊城乃襄陽之外郛我軍若先攻樊城則襄陽不戰自降然後駐兵嘉定耀武淮泗事必有濟帝善其計七年宋兵侵兵權引兵趨荊子口大破之帝賜白金五百兩權悉以分勞士卒宋將夏貴以船萬艘載壯士欲奪江權進攻破之帝賜以衣幣弓矢鞍勒既而轉糧於隨貴復引兵扼我前又破之賜白金七百兩制授河南等處宣撫使未上賜金虎符充江漢大都督（案元史攷證云世祖本紀史權於中統三年已爲漢大都督命將兵赴燕此言七年始充是職彼此互異）並總制軍馬總管屯田萬戶會天澤言一門不可兼掌兵民之柄乃授權鎮國上將軍真定等路總管兼府尹徙東平又徙河間卒（元史）諡武穆子耀官至大司農諡義襄（錢大昕元史攷異）天安字全甫兼直仲子也歲癸酉從兼直降太師穆呼哩以其兄天倪爲萬戶而貿天安軍中丁丑從討錦州叛人張致平之己卯從略地關右生擒鄜州驍將張資祿乙酉武仙殺天倪於真定天安率衆來會天澤併力攻仙敗走之以功授行北京元帥府事兼治真定庚寅宋聚兵爲仙援遣其徒趙和行間城中誑倅副李甲劉肯審輸款爲內應守將械兩人送府大帥趣命戮之天安揣知其詐請自鞫之果得其情遂斬和以徇壬辰從伐金師還討劇盜梁瀛蘇保等悉平之甲午權真定等路萬戶賜金符丙午入覲賜黃金五十兩白狐裘一壯馬百乙卯卒子樞字子明年二十餘以勳臣子知中山府有治績甲寅天澤奏爲征行萬戶配以真定彰德衛州懷孟新軍戍唐鄧乙卯敗宋舟師於漢水鴛鴦灘賜金虎符戊午憲宗伐宋入自蜀從天澤詣行在朝帝於大散關門帝勞之曰卿入鎮東方茲復遠來勤亦至矣樞對曰臣之祖父受國厚恩今陛下親御六師暴露萬里之外臣獨不能出死力以報萬分之一耶帝壯其言命爲前鋒立宋劍州僑治於苦竹崖（續通志作苦竹隘）前阻絕澗深數百尺恃險而不備帝使樞偵之樞率健卒數十縋而下得其所以致師處以聞帝趣樞急取之宋人懼乃降翼日大宴帝顧皇后命飲樞酒且諭新附渠帥曰我國自開創以來未有皇后賜臣下酒者特以樞父子世篤忠貞故寵以殊禮有能

盡瘁事國者禮亦如之已未從天澤擊敗宋將呂文德於嘉陵江追至重慶而還賜黃金五十兩白金二百兩錦一匹世祖即位改賜金虎符中統二年從天澤扈駕北征三年李璮叛據濟南復從天澤往討之城西南有大澗亘歷山樞一軍獨當其險夾澗而城豎木柵於澗中淫雨暴漲木柵盡壞樞曰賊乘吾隙俟夜必出命作蒿炬數百置城上達三鼓賊果至飛炬擲之風怒火烈弓弩齊發賊大潰自相蹂躪死者不可勝計未幾璮就擒至元四年宋兵圍開達諸州以樞為左壁總帥佩虎符凡河南山東懷孟平陽太原京兆延安等軍悉統之宋兵聞之解去六年高麗人金通精據珍島以叛（案續通志云洪福源及高麗傳至元六年高麗權臣林衍叛討之七年衍死餘黨裴仲孫等立承化侯為王竄入珍島八年破珍島斬承化侯其黨金通精走耽羅十年拔耽羅誅之本傳偏舉通精故與二傳不合）討之歲餘不下七年進昭勇大將軍鳳州經略使樞至謂諸將佐曰賊勢方張未易力勝況炎暑海氣蒸鬱弓力弛弱猝不可用宜分軍為三多張旗幟以疑之吾與諸君潛師擣其巢穴破之必矣與戰大破之其地悉平十二年復以萬戶從丞相巴延伐宋賜錦衣一襲鞍一弓一矢百甲十乘馬十二匹仍給天澤帳下士十人以從宋平署安吉州安撫使時新附之初民所在依險阻自保樞以威信招懷之復業為民者以千萬計十四年以疾還十九年起為東京路總管辭不赴二十三年拜中奉大夫山東東西道宣慰使治濟南後又治益都二十四年卒年六十七子煥昭勇大將軍後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煇奉訓大夫祕書少監（元史）

史天祥父懷德秉直弟也歲癸酉率呼里從太祖伐金天祥隨秉直迎降於琢穆呼里命懷德就領其黑軍隸帳下署天祥都鎮撫選降卒二百人使領之招徠丁壯得眾萬餘從取霸州文安大城滄濟長山等二十餘城東下淄沂密三州所至皆先登詔從大軍攻燕不克甲戌略地高州拔惠和金源和眾龍山利建富庶等十五城惟大寧固守不下天祥獲金將完顏呼遜穆呼里欲殺之天祥曰殺一人無損於敵適堅天下之人為吾敵也且其降時嘗許以不死今殺之無以取信於後不若從而用之乃以為千戶復合眾攻其城懷德先登擒其二將為流矢所中沒於軍乃以所統黑軍命天祥領之天祥憤痛其父之死攻之愈急乙亥與大帥烏頁爾降其北京留守伊勒都呼（續通志作音達擇）同知烏庫哩進攻北京傍近諸寨悉降之得老幼數萬勝兵八千西乾河達魯五指山寨昭努固守不下天祥擊之大小百餘戰昭努死達魯敗走得戶二萬授山西總帥兵馬真州節度使趙守王反天祥與烏頁爾分道討平之達魯復聚眾攻龍山以槊刺烏頁爾中肩隨墮馬天祥馳救得免復整陣出戰大敗之斬首八千叔達魯戰死進克中山府張致盜據錦州從穆呼里討平之會契丹漢軍擒關寨復利州諸寨悉平虜生口萬餘得錦州舊將杜節并黑軍五百人即命統之丙子覲太祖於魚兒濼賜金符授提控元帥拔蓋金蘇復等州獲金完顏努耶律實圖美還鎮國上將軍利州節度使所部降民都總管監軍兵馬元帥丁丑頁山賊祁和尚據武平討平之擒金將巢元帥又滅重兒盜眾萬人城庚州之車河己卯權兵馬都元帥蒙古漢軍黑軍並聽節制下河東平陽等八十餘城庚辰至真定穆

一第63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6　反E句

呼嚕使天祥攻城天祥請諭降之乃往見守將武仙諭以禍福仙悟乃降穆呼嚕以乘直之子天倪爲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鎮真定以天祥爲左副都元帥引兵南屯邢西遇水山下仙兄貴以萬人壁於山上負固不下天祥擒完顏呼遜及黑軍百人由鳥道扳援而上盡掩捕之（案續通志云金史武仙傳去兄貴爲安國軍節度使史天澤擊之亦歸順於元）遂下邢磁相三州從戰黃龍岡破單滕兗三州辛巳從取綏德鄜坊等五十餘城壬午穆呼嚕攻青龍金勝諸壘花帽軍堅守不下既破欲屠之天祥力諫而止獲壯士五千人癸未遷軍河中穆呼嚕上其功賜金虎符授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總十二萬戸鎮河中冬徇西夏破賀蘭山還遇賊射傷頷出血目爲之昏甲申蹕北京授右副北京等七路兵馬都元帥庚寅覲太宗於盧朐河乞致仕不允辛卯太宗用兵河南强之從行轉漕河上給餉諸軍士壬辰命天祥屯霸州行元帥府事賜錦衣一襲初天祥夜中流矢鏃入頰骨不能出至是金瘡再發鏃自口出睿宗聞而閔之授海濱和衆利州等處總管兼領霸州御衣局人匠都達嚕噶齊行北京七路兵馬都元帥府事憲宗即位俾仍舊職戊午卒年六十八天祥幼有大志長身驍勇力絶人性不嗜酒喜稼穡好施予乙未括戸縱其奴千餘口俾爲民晩雖貴明憂國愛民之心未嘗忘也子彬江東提刑按察副使提舉霸州御衣局人匠都達嚕噶齊（元史）

史天澤字潤甫天倪弟身長八尺音如洪鐘善騎射勇力絶人從其兄天倪師真定乙酉天倪遣護送其母北歸既而天倪爲武仙所害府僚王縉王守道追及天澤於燕曰變起倉猝部曲散走多在近郊公能同轡南行不招自至矣天澤毅然曰兄弟之讐義所當復雖死不避況未必死耶即領資裝易甲仗南還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天澤攝行軍事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博囉言狀且乞濟師天澤時爲帳前軍總領博囉承制命嗣兄職爲都元帥俾實喇岱將蒙古軍三千人援之合勢進攻虜奴仙驍將葛鐵槍者擁衆萬人來拒戰天澤迎擊之生擒葛鐵槍餘衆悉潰獲其兵甲輜重軍威大振遂下中山略無極拔趙州進軍野頭會其兄天安亦提兵至共擊仙敗之仙奔雙門遂復真定未幾宋大名總管彭義斌陰與仙合欲取真定天澤同實喇岱拒諸贊皇仙不得進義斌勢蹙焚山自守天澤以鐵騎摧鋒而入擒義斌斬之仙復令諜者結死士於城中爲內應夜斬關入據其城天澤踰城東出至藁城求援於董俊俊授以銳卒數百夜赴真定而實喇岱兵亦至捕叛者三百餘人仙挾數騎走保西山抱犢砦實喇岱怒民之從賊驅萬餘人將殺之（案實喇岱傳載將士欲屠其民實喇岱力爭釋之）天澤曰彼皆吾民但爲賊脅耳力爭得釋乃籍城壁立樓櫓爲不可犯之計招集流散存恤困窮以抱犢諸砦仙之巢穴急攻下之仙遁去繼又取蠡尖馬武等砦而相衛亦降己丑太宗即位議立三萬戸（案續通志云積稱曰三萬戸史天澤劉黑馬蕭扎拉是也）分統漢兵天澤適入覲命爲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路萬戸庚寅武仙復屯兵於衛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哈達率衆十萬來援天澤以千人襲出其後與大軍合攻仙遁去遂復衛州壬辰太宗由白坡渡河詔天澤以兵由孟津會河南至則皇弟圖類已破哈達軍於三峯山乃命略地京東

招降太康柘縣又同雅州追斬金將完顏慶壽努於陽邑癸巳金主突圍而出今完顏拜甡（續通志作博索）自黃陵岡（續通志作黃龍岡）來襲新衛天澤率輕騎馳赴之北至圍已合奮戈突至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至復躍出眾皆披靡遂與大軍夾擊拜甡等敗走蒲城天澤尾其後拜甡等兵尚八萬俘斬殆盡金主以單舸走歸德天澤追至歸德與諸軍會新衛達會喀齊薩奇森布哈欲薄城背水而營天澤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則進退失據矣不聽會天澤以事之汴比還薩奇森布哈全軍皆沒金主遷蔡帝命元帥布展率大軍圍之天澤當其北面結栰潛渡汝水甲午正月蔡破金主自經死天澤還真定時政煩賦重貸錢於西北賈人以代輸累倍其息謂之羊羔利民不能給天澤奏請官爲償一本息而止繼以歲饑假貸充貢賦積銀至一萬三千錠天澤傾家貲率族屬官吏代償之又請以中戶爲軍上下戶爲民著爲定籍境內以安金亡移軍伐宋乙未從皇子庫春攻棗陽天澤先登拔之及攻襄陽宋兵以舟數千陳於峭石灘天澤挾一舟載死士直前擣之覆溺者萬計丁酉從宗王昆布哈圍光州天澤先破其外城繼攻子城又破之師次復州宋兵以舟三千鎖湖面爲栅天澤曰栅破則復自潰親執桴鼓督勇士四十人攻破之復人懼請降進攻壽春值宋兵夜出斫營天澤手擊殺數人麾下兵繼至悉擧其兵入淮水死乘勝而南所向輒克壬子入覲憲宗賜衛州五城爲分邑世祖時在藩邸極知漢地不治河南尤甚請以天澤爲經略使至則興利除害誅郡邑長貳之尤貪橫者二人境內大治阿勒達爾鈎較諸

路財賦銀鎮羅織無所不至天澤以勲舊獨見優容天澤曰我爲經略使今不我責而罪餘人我何安乎由是得釋者甚衆戊午從憲宗伐宋己未畢合州之釣魚山軍中大疫宋將呂文德以艨艟千餘泝嘉陵江而上北軍迎戰不利帝命天澤禦之分軍爲兩翼跨江注射親率舟師順流縱擊三戰三捷奪其戰艦百餘艘追至重慶而還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召天澤問以治國安民之道疏對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霈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奉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庶能上下丕應內外休息帝嘉納之繼命往鄂渚撤江上軍遂授河南等路宣撫使俄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二年拜中書右丞相天澤既秉政定省規十條以正庶務（案續通志云王惲中堂事紀云天澤既相事皆議同官曰天澤本武臣何克負荷但庶務未安者老夫通譯其間爲諸軍條達耳相則何敢當眾服其謙退史傳不載附錄於此）憲宗初年括戶餘百萬至是諸色占役者大半天澤悉罷之秋扈從世祖親征額呼布格矣實默圖之地詔丞相錫津將右軍天澤將左軍合勢壓之額呼布格敗走三年李璮陰結宋人以益都叛國親王哈必齊總兵討之聞璮入濟南笑曰豕突入笠無能爲也至則進說於哈必齊曰璮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軼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璮斬於軍門初天澤將行帝臨軒授詔責以專征俾諸將皆聽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勞之悉歸功於諸將其慎密謙退如此天澤在憲宗時嘗奏臣始攝先兄天倪軍民之職天倪有二子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權臣復叨奇遇一門之內掌三要職分所當辭臣可退休矣帝不許至是言

者或謂李璮之變由諸路權太重天澤復奏兵民之權不可併於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姪日解兵符者十七人至元元年加光祿大夫右丞相加故三年皇太子燕王領中書省兼判樞密院事以天澤爲輔國上將軍樞密副使四年復授光祿大夫改中書左丞相六年帝以宋未附議攻襄陽詔天澤與駙馬呼喇珠往經畫之至則相要害立城堡以絶其聲援爲必取之計七年以疾還燕八年進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十年與平章阿珠等進攻樊城拔之襄陽降十一年詔天澤與丞相巴延總大軍自襄陽水陸並進天澤至郢州疾作命北歸還至真定卒年七十四遺奏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贈太尉諡忠武後累贈太師進封鎭陽王立廟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爲言者慙服當金末名士流寓失所悉爲治其生理而賓禮之後多致顯達破歸德釋李大節不殺而送至真定署爲參謀衛爲食邑命王昌齡治之舊人多不平而莫能間其知人之明用人之專如此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不怨人以比於郭子儀曹彬云子格樟棣杠杞梓楷彬樟真定順天新軍萬戶棣衛輝路轉運使杠湖廣行省右丞杞淮東道廉訪使梓同知澧州楷同知南陽府彬中書左丞格字晉明歲壬子憲宗賜天澤以衛城授格節度使憲宗崩格北留謙州五年而歸爲鄧州舊軍萬戶既又代張宏範爲亳州萬戶從攻襄陽下之賜白金衣裘

弓矢鞍馬衆軍渡江平章阿珠將二十五萬戶居前每五萬戶擇一人爲帥統之格居其一格軍先渡爲宋將程鵬飛所卻格被三創奪其帥二百尋復大戰中流矢鵬飛身亦被七創乃敗走其後樞密院奏格輕進請罪之帝念其功而釋其罪從平章阿爾哈雅攻潭州礮散木傷肩矢貫其手裹創先登拔之遂以軍民安撫留戍入覲加定遠大將軍賜以天澤所服玉帶從攻靜江衆以轒轀自蔽薄城格所當礮礌蔽地車不可至乃伺隙率衆攀堞而上拔之徇廣西十三州廣東三州皆下靜江受兵之初溪洞諸蠻皆降雲南格遣使諭之來者五十州雲南平之事聞詔格節度陞廣西宣撫使改鎭國上將軍廣南西道宣慰使宋亡陳宜中張世傑據廣州立益王傳檄嶺海詐言夏貴已復瀕江州郡諸戍將以江路既絶不可北歸皆託計事還靜江格曰君等亦爲虛聲所懾耶待貴踰嶺當不可北歸吾與諸君取塗雲南而歸未爲不可敢輒棄戍哉行省議棄廣東之肇慶德慶封州併兵戍梧州格曰棄地撤備示敵以怯不可宜增兵戍之劇賊蘇仲集潰卒據鎭龍山稱王劫掠於外耕植於內聞大兵至則僞出降官軍畏暑不敢深入橫象賓貴四州皆被其害格築堡於其界守以土兵令官軍火其廬俘民毀其禾稼仲窮蹙遂降益王餘衆破得州斬李辰李福靜江北抵泉來皆城守羅飛圍永凡七月不下判官潘澤民間道來告急格分兵赴之殄其衆益王死衛王立趣廣州避海中崖山遣曾淵子據雷州諭之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奔碙洲世傑將兵數萬欲復取雷州戍將劉仲海擊走之後悉衆來圍城中乏糧士以草爲

食格滑欽廉高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解圍去詔格戍雷州衛王死廣東西悉平入覲拜資德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右丞移江西右丞尋復爲湖廣右丞進平章政事卒年五十八子燿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榮鄧州萬戶（元史）

張思忠字正言盧龍永清人曾祖衍大父德輔世業農太尉潘息居不異爨以義門稱父全少有大志元兵南略以良家子從軍隸都元帥史天倪戲下以功監領左軍充唐山邑宰既而史天澤襲間職首以鎮撫授之歲壬辰以千夫長從天澤略地河南鼓勇先士卒登遂轉戰密之西山民避兵匿窟中往往縱火燻逼全言諸主帥禁焉賴全活者衆從戍陽夏權復移鎮入鄧招流散復田廬治渠堰墾屯戍譏斥候人以佛張鎮撫目之丙辰卒年六十一子六人思忠其長也幼穎悟善騎射既冠嗣父職至元五年朝廷會諸道兵取襄樊爲上流破竹之舉思忠首建白戍議曰清滄於漢宜亟據要害築堡戍使遏宋人泝流以資寇盜不然彼或先之豈惟奪志吾無如之何矣從之時餉道不繼行省以思忠充唐州新野等處提舉權漕使清行舟阜間淺深不常艱於輓運思忠建議堰平水勢隨造江軸車千餘兩兼遷陸運復設防戍主涂梗舟車通便軍餉以足樊城小而堅爲襄之扞蔽思忠率先登城中流矢戰不輟以勞授行省都鎮撫十年襄州破帝聞賜賚有加明年詔丞相伯顏等水陸並進師次郢宋人以鬭艦橫鎖漢面拒之不克前思忠按視江堡施舟由港中達於湖順流而東時主帥從偏裨百餘騎行省視郢險天大霧抵壁下敵潛出圍之者衆相顧失色思忠奮槊突擊殺數十人爲解去因建言於樹府曰郢據漢爲池東南又有沙陽等城傍爲犄角宜乘銳先破之則郢乃孤矣韙其策卽命思忠督精甲潛往不移晷拔沙陽石援新城降沔陽而去隨與諸軍併力破夏貴於陽邏堡以功授宣武將軍師既東至鄱陽湖浮梁而濟宋兵結陣丁家洲塞江路思忠與戰敗之遂入建康丞相阿朮命將策勝一軍權充萬夫長聞於朝命未下以勤勞致疾卒年三十九子四人長用道嗣職次用和用康用章（秋澗文集）

李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生五歲父指德輝謂其家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苛刻人蒙吾力者衆天或報之是兒其大吾門乎及卒德輝號慟如成人適歲凶家儲粟纔五升其母舂蓬稗炊藜莧而食之德輝天性孝悌操履清慎既就外傅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乃輟業年十六監酒豐州祿食稍足市筆札錄書夜誦不休已乃厭糟麴歎曰志士願安此耶仕不足以匡君福民隱不足以悅親善身天地之間人壽幾何惡可無聞同腐草木也乃謝絕所與游少年求先生長者以卒其業時世祖在潛藩用劉秉忠薦使侍裕宗講讀癸丑憲宗封宗親割京兆地數世祖潛藩擇廷臣能理財賦者俾調軍食立從宜府以德輝與布哈納（舊通志作孛多納）爲使時汪德臣屯兵利州扼四川咽喉以規進取（案元史考證云汪德臣原刻作王世顯係德臣之父卒於定宗以前不應至憲宗時尚有宿兵利州之事考定宗本紀三年癸丑載汪德臣修治利州且屯田蜀人莫敢侵軼與此事蹟年月皆合則世顯係德臣之訛今改）每苦乏食德輝乃募民入粟絹竹散錢幣給鹽券爲直陸挽與元水漕嘉陵未期年而軍儲充羡中統元年爲燕京宣撫使燕多劇賊造僞鈔結死黨殺人

德輝悉捕誅之令行禁止然事多不白中書由是忤平章王文統意去位三年文統以反誅德輝起爲山西宣慰使權勢之家籍民爲奴者咸按而免之復業近千人至元元年罷宣慰司授太原路總管（元史）兼府尹（姚燧撰行狀）時潛藩故傅相無有出爲二千石者帝以太原難治故以德輝爲首至郡崇學校表節孝勸耕桑立社倉一權度凡可以阜民者無不爲之嘉禾瑞麥六出其境五年徵爲右三部尚書人有訟財而失其兄子者德輝曰此叔殺之無疑遂竟其獄權貴人爲請者甚衆德輝不聽罪狀既明請者乃慚服七年帝以蝗旱爲憂命德輝錄囚山西河東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特告其妻挾左道爲厭勝謀不利於己移數獄詞皆具德輝察其實疑其愛妾所爲鞫之立服遂杖其夫而論妾以死（元史）八年授中奉大夫參知北京行尚書省事九年罷尚書省以故官參知北京行尚書省事（姚燧撰行狀）皇子安西王鎮關中奏以德輝爲輔改安西王相至則瀕涇營牧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疏溝澮假牛種田具與貧民二千家屯田其中歲得粟麥芻藁萬計十二年詔以王相撫蜀時重慶猶城守不下朝廷分建行樞密院於東西川合兵萬人圍之德輝至成都兩府爭遣使者受兵食方略德輝戒之曰宋已亡矣重慶以彈丸地不降何歸政以公輩利剽殺民不得有子女懼而不來耳餉者中使奉璽書來赦公輩既不得正言明告反示以詐使懼而叛去堅其必死之心中使不諭詐討竟以不奉明詔復命非玩寇而何況復軍政不一行且敗矣未幾瀘州叛重慶圍亦潰十四年詔以德輝爲西川行樞密院副使仍兼王相諸軍

既發德輝留成都給軍食是年復瀘州十五年再圍重慶拔之招慶南平夔施思播諸山壁水柵皆下而東川樞府猶故將也懲前與西川相觀望致敗惡相陽願獨軍圍合州（元史）初德輝撫蜀徑東川歸以爲重慶帥閫受圍必徵諸蜀州兵盡銳拒守合州宜處誠使諜入持書曉之兵隨其後亦制合一奇也（姚燧撰行狀）乃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語州將張珏以天子威德又爲書以禮義禍福反復譬解之珏未幾報而德輝還王邸既而合州遣李興張郃十二人偵事成都（案元史攷證云張郃原作郤考呂堅傳載李德輝行西院事於成都獲立偵卒張郃等數人將殺之堅曰我不即降者以昔嘗抗命懼誅耳宜釋郃等歸傳諭立未幾立果遣郃等賚蠟書至成都降是張郤係張郃之訛今據改）皆獲之釋不殺復爲書縱歸使諭其將王立（案錢大昕元史攷異云此傳全取姚燧行狀之文行狀於馭獨軍圍合州之下云初公撫蜀徑東川歸以爲重慶帥閫受圍爲徵諸蜀州兵盡銳拒守合州宜處誠使諜入持書曉之兵隨其後亦制合一奇也即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之云云蓋德輝以書招張珏在至元十三年招蜀之日其招降王立則在十五年拔重慶之後兩事本不同時行狀所載乃追述前事本傳刪去四十餘字則誤以爲即十五年事矣不知德輝還王邸在行院西川之前既還王邸安得猶在成都其文已相抵牾且張珏以德祐二年自合州入重慶至是年元兵拔重慶珏走且被執矣珏之去合州已將兩載安得有招珏之事乎史家之粗疏如此）辭益剴切立亦計夙與東府有深怨懼誅即使與等導帥幹楊獻懷蠟書間至成都降德輝從兵纔數百人赴之東府害其來皆言立狙詐不信特以計致公延命晷刻耳德輝曰昔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已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吾非攘人之功者誠懼公等憤其後服快心屠戮吾來爲國活此民耳即單舸濟江薄城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邸十七年西南夷羅施鬼國既降復叛詔雲南湖廣四川合兵三萬人討之將壓境德

輝遣被命在播遣安珪馳驛止三道兵勿進復遣張孝思諭鬼國趣降其酋阿察熟德輝名曰是活合州李公耶其言明信可恃即身至播州泣且告曰吾屬百萬人微公來死且不降令得所歸蔑有二矣德輝以其言上聞詔許其降乃改鬼國爲順元路以其酋爲宣撫使其後有以受鬼國馬千數譖德輝於朝者帝曰是人朕所素知雖一羊不妄受寧有是耶詔置行中書省以德輝爲安西行省左丞未幾受命卒（案元史攷異云安西左丞之命在招降羅施鬼國之後未及受命而卒本紀與行狀並同傳書於招降之前非也謹據改）年六十三（元史）諡忠宣（名臣事略）蠻夷聞訃哭之哀如私親爲位而祭王立衰絰率吏民拜哭播州安撫使何彥清亦率其民立廟祀之（續通志）德輝爲王相七年言必切於臣職子道請聞斯行以絕專嫌簡約侍衛以裁悍寶人有賢者必薦汲之爲關輔得士爲多初權臣阿哈瑪特與德輝偕侍潛邸及當國未始一至其門阿哈瑪特常卑恭求好拒之愈力其所守類如此（名臣事略）

張榮實霸州保定縣人父進金季封北平公守信安城歲壬辰率所部兵民降太祖命爲征行萬戶甲午征河南與金將國用安戰徐州死焉榮實始以質子入宿衛襲授金符充征行水軍千戶丁酉改雄州保定新城長官庚子復命統領水軍甲辰從大將察罕軍至淮上遇宋將呂文德與戰敗之賞銀椀戰馬從攻江陵略襄陽宋以舟師橫截漢水兵不得渡榮實戰卻之獲人百餘戰船數千艘察罕以聞賜錦袍及銀十五斤破宋軍於太湖己未從世祖南征駐陽羅渡宋兵十萬舟二千迎戰橫截江水帝以榮實習於水命居前列遂取輕舟率麾下鏖戰北岸獲宋大船二十俘二百溺死不可勝計斬宋將呂文信中統元年授金虎符水軍萬戶仍以其子顏代爲霸州七處管民萬戶三年李璮叛榮實從史天澤討平之命鎮膠西至元五年從丞相阿珠攻襄陽敗夏貴擒張順又攻樊城俘其二將十一年增領新軍從丞相巴延南征以所部軍先進諸將繼渡鄂漢皆降授昭毅大將軍從阿爾哈雅攻岳州降宋將高世傑破沙洋新市降江陵以功加昭武大將軍偕元帥宋托台（原作都台）征江西隆興擒宋將密佑撫州降十三年授同知江西道宣慰使司事尋升鎮國上將軍福建道宣慰使進兵廣東破降韶州十四年改江東宣慰使行省參知政事帝以廣東餘黨未附命與右丞達春撫定之十五年授湖北道宣慰使諸路水軍萬戶是年卒（案續通志云安南傳大德五年三月遣使持詔諭日燇中書旨復移牒取萬戶張榮實等二人與去使偕還據此當成宗朝榮實尚在與本傳異）年六十一子顏玉珪玉襲父職十六年討吉安賊有功加輔國上將軍都元帥兼水軍萬戶鎮黃州繼奉旨與元帥唐古特改立蘄黃等路都元帥府仍管領本道鎮守軍馬二十年廣東盜起遏絕占城糧運二十一年玉率兵討平之從參知政事頁特密實入朝賜金織文衣鞍勒弓刀會元帥罷命玉充保定水軍上萬戶二十二年鄱陽湖賊起詔徙水軍萬戶府於南康二十四年從參知政事烏瑪喇征交趾累戰有功二十五年師還安南以兵迎戰水涸舟不能行玉死焉子補襲補卒子道重襲（元史）

石天麟字天瑞順州人（今一統志作順天誤）好學不倦習諸國書語（明一統志）年十四入見太宗留宿衛（大清統志）爲斷事官佐耶律楚材

參正庶務（明一統志）憲宗六年遣使海都拘留久之既而邊將叔皇子北安王以往寓天麟所天麟稍與其用事臣相親狎因語以宗親恩義及臣子逆順禍福之理海都聞之悔悟遂遣天麟與北安王同歸凡拘留二十八年始得還世祖大悅拜中書左丞時權臣用事人莫敢言天麟獨言其奸人服其忠直武宗時進平章政事卒（大清一統志）年九十二追封冀國公諡忠宣子珪官至南臺御史中丞珪子慎都刑部尚書（明一統志）

賈實喇（原作昔剌）燕之大興人其父仕金爲庖人實喇體貌魁碩有志於當世歲甲申因近臣入見莊聖太后遂從睿宗於和琳與司御膳以其鬚黃賜名實喇俾氏族與蒙古人同親幸之又慮其漢人不習於風土令徙居濼州帝復思之曰實喇在吾左右飲食殊安適促召入供奉諸庖人皆隸焉世祖即位立尚食尚藥二局賜金符提點局事兼領進納御膳生料年老謝事病篤素所賜衣衣之卒追封聞喜郡侯諡敬懿子酬尼貲（虞集撰宣徽院使賈公神道碑作丑妮子）方幼世祖愛之嘗坐之御床旁從征雲南躍馬入水斫戰船破其軍帝奇其勇敢而戒其輕銳已未從伐宋還自鄂州卒追封臨汾郡公諡顯毅子和爾齊（原作虎林赤虞集撰宣徽院使賈公神道碑作忽林赤）智勇絕人額呼布格之叛出其家名馬以助軍從幸和琳中道值大風晝晦敵猝至擊走之還佩其大父金符提點尚食尚藥二局歷尚膳使兼司農嘗入侍帝問治天下何爲本曰重農爲本何爲先曰用賢爲爲先用賢則天下治重農則百姓足帝深善之超拜宣徽使辭改僉院事仍領尚膳使卒（元史）諡忠靖（據虞集撰宣徽院使賈公神道碑增）子圖沁布哈（原作禿堅不花）襲世職爲尚藥尚食提點世祖以故家子

獨奇之謂他日可大用使在左右從征納延軍文杭愛敵猝至帝令急擊之擒其首將以歸移軍輝罕大風晝晦敵兵千人鼓噪以進圖沁布哈奮擊身被十創猶力戰復大破之杭愛叛者請降眾議誅之圖沁布哈獨曰杭愛本吾人或誘之以叛豈其本心哉且兵法殺降不祥宜赦之帝然其言陞同僉宣徽院事每論政帝前言直而氣不懾令察宿衛士有才器者以聞所論薦數十人用之皆稱職成宗即位諸王侯會於上京凡錫宴享之節賜予多寡疏戚之分無不曲當其意帝喜曰宣徽得圖沁布哈足矣進同知宣徽院事四年帝弗豫召入侍疾食飲必嘗乃進帝體既安賜錢不受解衣賜之嘗從巡遊禁中衛士咸奮有所欲言帝命進而問之皆曰臣等宿衛有年矣日膳先歲賜以時者誠荷陛下厚恩亦由宣徽有能官圖沁布哈其人也帝悅賜珠袍超拜宣徽使辭曰先臣服勤於茲三世矣位不過簽佐臣何敢有加於先臣乎帝嘉其退讓乃允其請九年北伐克噜倫部大雪奏貸駝馬補其死損出衣幣於內府身往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賜七寶笠十年帝病甚入侍疾愈謹及大漸內難將作換以正義無回撓武宗入即位深嘉其忠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商議宣徽院事行金復州新附軍萬戶府達嚕噶齊（虞集撰神道碑作達魯花赤）至大二年詔出金帛大賚北邊以圖沁布哈明習事宜使即軍中與主帥伊徹察喇（虞集撰神道碑作月赤察兒）定議分給之諸部大悅拜宣徽使爲同官賈廷瑞所嫉廷瑞請以宣徽院爲門下省尚書奏廷瑞擅易官制帝大怒欲殺之圖沁布哈力諫不可帝曰賈廷瑞毀卿不直一錢卿何力言耶對

日廷瑞所坐不當死不敢以臣私驗誤陛下失刑廷瑞遂得免帝訪羣臣以治道圖沁布哈以爲治國安民之實在於生財節用帝嘉納焉轉光祿大夫仁宗卽位加金紫光祿大夫延祐四年朔方復被風雪爲災圖沁布哈請振之如大德時且出私家馬二百匹以爲助賜鈔酬其值不受解御衣賜之託恩幸以求賞者輒抑弗予特克實（虞集撰神道碑作特赤）王廷顯皆同官也帝賜特克實海船圖沁布哈曰此軍民之所資上不宜賜下不宜受帝賜廷顯玉帶廷顯欲取太官羊錢一萬五千緡充其價又執不可於是怨之者衆七年以疾去官英宗卽位特克實竟譖殺之後特克實以大逆伏誅事乃白贈推忠宣力守謙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冀國公謚忠隱後進封冀安王加封其祖父賓喇祖酬尼貴爲韓國公父和爾齊爲臨汾王子巴勒布（原作班卜）呼喇台（原作忽里台）雅蘇衮（原作也速古）托和齊（原作秃忽赤）皆至顯官（元史）

李秉彝字仲常通州潞縣人祖以上皆力田父瑀守國寶仕金朝爲懷遠大將軍秉彝幼而沉毅見人倨坐輒色變由是衆異焉穎悟好學七歲讀書日千言十歲能背古篆隸年二十餘詣行省粘合卽爲掾曹未幾遷都事說粘合曰金亡人材無所附麗天下初定宜拔其尤者爲朝廷用粘合用其說首聘王磐投弟子經於是士大夫相繼登粘合之門實自秉彝發之參議王文統投書粘合請立河南省日距河以持南北之勢聚財以結上下之交可以成事秉彝明其邪說勸勿聽既而文統果敗遷員外郎己未世祖以潛藩伐宋從渡江將士入鄂州孟少保家爭取金帛秉彝獨收書萬卷以還中原兵火後人家少藏書至是遂近學者借讀無虛日文風漸起中統三年遷中興等處行郎中時渾都海甫平民艱食秉彝奉旨賑恤玉門以東全活者無數至元元年徙四川陝中苦司竹之政奏罷之遷大中大夫佩金符爲彰德宣課運使課最擢尙書戶部侍郎七年秋中原蝗銜命往捕有不盡心以軍法從事秉彝訖事未嘗有所操切明年京師饑朝廷用秉彝言發廩又明年魚兒泊饑亦被命濟其民出爲都提舉漕運使御河數千里不半載餉百萬石中臺奏廉能授陝西按察副使巡行灌州故有李公堰當三江口遇水暴悍輒壞歲調夫修完民以爲病秉彝以爲築之堅可已患父老以堰遇漲勢則恐爲成都害秉彝令投石水中問曰水從石上過耶皆曰流石上耳督有司三月堰成自是大水至自堰上行無所壅旱則稭以溉田民咸利之十四年除江州路總管屬邑有剽掠者有司以叛告官軍旣動被俘者衆秉彝遂詰諸詰無辜千餘人悉縱遣之黃州叛九江戍卒僅五百北來商旅亦授兵登陴單弱甚呂師龍新降爲招討使擁精騎千百徼使捍禦不聽秉彝夜登庾樓遙望小舟順流下羅獲七人自黃來持叛書期師龍以五月十六日爲內應秉彝卽訪其計議陳文彬偕至師龍所諭以利害師龍與其屬下自誓不知情秉彝曰審爾何不分兵守城師龍如言九江遂無警其兄師夔自江西奉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奴婢十人爲謝力卻不受義門陳氏苦縣吏貪酷戕吏卒秉彝曰非叛也寄遣其姻黨夏德史招撫之闔族千餘口皆得免遷湖州總管踰年又徙常德沅江泛溢立堤堰以御瀕民免墊溺官種

柑橘五百株以代民貢歲歉㬎同僚議不俟命開倉救饑者五陵之人立碑以頌遺愛二十年陞通議兩浙轉運使去民之不便者而課自辦轉正議除工部尚書居半載復爲兩浙轉運使兼杭州諸色課程及市舶前同知納速剌丁倚權臣勢奪秉彝職有旨理算欲因以誣秉彝卒不得毫髮私孝小習服闋道鎮江寓鶴林坊二十四年卒年六十五秉彝自癸丑徙居彰德南薰坊遂葬臨漳子四人長某次棫次梓次棣秉彝仕安陽特聘緱山杜英卒僚吏講學於思義堂來九江禮其鄉先生袁桷牟鎔崇政殿說書陳有宗湖州則端明殿學陳存參知政事文及翁皆請以師道主學校使時人矜式秉彝辨問不倦有所自得嘗名齋室曰閑邪或求爲吏以東坡頴濱二先生手書奏議三十冊爲獻秉彝曰賂可受乎平生不有玩好戒子孫曰凡物之罕得者我獨有之必有奇禍云（周馳撰閑邪公家傳）

王利用字國賓通州潞縣人幼穎悟弱冠與魏初同學遂齊名諸名公交口稱譽之事世祖於潛邸中書辟爲掾辭不就中統初命監鑄百司印章歷大府內藏官出爲山東經略司詳議官遷北京鄂羅同知歷安肅汝蠡趙四州知州入拜監察御史薊州有禁地民不得射獵其中犯者誣州民冒禁籍其家利用糾之犯者訴於上利用辨愈力得以所沒入悉歸之民擢翰林待制兼與文署奉旨程式上都隆興等路儒士升直學士與耶律鑄同修實錄出爲河東陝西燕南三道提刑按察副使四川提刑按察使土豪有持官府長短者罔得其實而當以罪民賴以安都元帥塔爾海抑巫山縣民數百口爲奴民屢訴不決利用承檄覈問盡出爲民大德二年改安西興元兩路總管其在興元減職田租額站戶之役於他郡者悉除之有婦毒殺其夫問藥所從來吏教婦指爲富商所貸獄上利用曰家富而貸毒藥豈人情哉訊之果冤也未幾致仕居漢中成宗朝（案續通志云本傳中統初徵即起成宗大德二年又徵起成宗朝叙次疑有脫誤）起爲太子賓客疏上七十事曰謹畏天戒取法祖宗孝事母后敬奉至尊撫愛百姓敦本抑末清心寡欲養身酒宜節飲財宜節用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杜絕讒言求納直諫官職量材而授工役相時而動俾近侍時赴經筵講讀經史帝及太子嘉納之皇后命錄別本以進利用以老病不能朝帝遣醫診視之尋卒年七十七利用每自言平生讀書於恕字稍有得廉希憲當時名相薦重慎許可嘗語人曰方今文章政事兼備者王國賓其人也武帝即位以官僚舊臣制贈榮祿大夫柱國中書平章政事封潞國公謚文貞（元史）

郭汝梅字和卿蕩陰人太尉世珍元孫金正大初蕩陰陷汝梅年七歲父母攜禱火神廟至淇河力不能負欲棄之遇赤須乘渡得免年十八縣民公舉攝行縣事丞相知其才奏充燕京都稅司以幹濟稱中統初退居田里三年阿合馬薦起再仕稅所官莅事從建義舍起倉廒禁兇徒緝盜賊年餘登戶萬二千餘進昭勇大將軍總管中都路兼尹大興府數引見奏對稱旨中統五年卒（元學士王惲撰墓碑）

郝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祖天挺元好問嘗從之學金末父思溫辟地河南（案元史攷證云金史郝天挺傳及經自撰祖天挺父思溫墓參攷之避地河南本係天挺事）魯山河南亂居民匿窖中亂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經母

許亦死經以蜜和寒菹汁決母齒飲之即蘇時經九歲人皆異之金亡徙順天家貧晝負薪米為養暮則讀書居五年為守帥張柔賈輔所知延為上客二家藏書皆萬卷經博覽無不通憲宗元年世祖開邸金蓮川召經諮以經國安民之道條上數十事大悅遂留王府是時連兵於宋憲宗入蜀命世祖總統東師經從至濮會有得宋國奏議以獻其言謹邊防守衛要凡七道遂下諸將議經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今宋未有敗亡之隙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凋敝於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也王不如修德布惠敦族簡賢綏懷遠人控制諸道結盟飭備以待西師上應天心下繫人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世祖以經儒生愕然曰汝與張巴圖議耶經對曰少時館張柔家嘗聞其論議此經臆說耳柔不知也復進七道議七千餘言乃以楊惟中為江淮荊湖南北等路宣撫使經副之歸德軍先至江上宣布恩信招納降附惟中欲私還汴經曰我與公同受命南征不聞受命還汴也惟中怒辭經率麾下拂衣而南惟中慚謝乃與經俱行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其略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眾奮起朔漠斡斗極以圖天下滅金源并西夏蹂荊襄克成都平大理躪躒諸夷奄征四海有天下十八盡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與焉其與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禍踰二十年何曩時掇取之易而今日圖惟之難也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頓弊而不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僥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晉之取吳隋之取陳皆經營比伏十有餘年是以其術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妄為而已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劘盡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弊乎且括兵率賦朝下令而夕出師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息師撫民致治成化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任老成為輔相起英特為將帥選賢能為任使鳩智計為機衡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如其不服姑以文誥拒而不從而後伺隙觀釁以正天伐自東海至於襄鄧重兵數道聯幟接武以為正兵自漢中至於大理輕兵捷出批亢抵脅以為奇兵帥臣得人師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內而海外有截矣是而不為乃於間歲遽為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底安於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東師未出大王仁明則猶有未然者可不謹乎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為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眾寡地之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圍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鶻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浛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遺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為斡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為擣虛之計自西和徑入石泉威茂以取

蜀爲示遠之謀自臨洮吐蕃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騰擲宇宙軒豁天地大極於遐徼之士細窮委巷之民撞其鐘而掩其耳嚙其臍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而投瓦石也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稠夥擁而擄之郡邑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驟勝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薦阻迂以危途撓徑我之乘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況於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虜掠以爲資無俘獲以備役以有限之力冒無限之險雖有奇謀祕略無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河海灌爝之舉推遷頓滯盤桓而不得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爲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而已西師既構猝不可解如兩虎相鬭猝入於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諭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國以并命我必其取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壓境遣使諭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爲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天地人神之福也稟命不從殿下之義盡而後進吾師重慎詳審不爲躁輕忽爲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師以爲奇而用吾正北師南轅先示恩信申其文移諭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非好攻戰闢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信流行然後閱實精勇別爲一軍爲殿下之卒畢老成知兵者俾爲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昇侯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帥總統爲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齊不知兵雖名爲兵其實役徒者使沿邊進築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爲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稍輯部伍使間里重臣爲之撫育總轄近裏故屯爲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內外備禦無有缺疏則制節以進既入其境敵陳固列毅爲之行彼善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因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長遷出入便利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攜其心亟肆以疲多方以誤以弊其力兵勢既振蘊蓄既見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而遏其糧路使血脈斷絕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即進大兵直抵於江沿江上下列屯萬竈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結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闊越恃其巖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髀不續內外限絕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敵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持必爲我乘是兵家所謂避堅攻瑕避實擊虛者也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荆襄有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濟師以輕兵掇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

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即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橫潰湘潭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取荆山爲淮爲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淝之間撥拾湖濼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於蘄黃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疏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扶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亙蹈跨長淮郄我强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則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虛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並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覘其變是所謂圖綏待久之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一日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僥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爲僥倖之舉乎况彼據江立國百有餘年紀綱修明風俗完厚君臣輯睦內無禍釁東西南北輪廣萬里亦未可小自敗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彷徨百折當我强對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軍倖而取勝乎秦王問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畀翦以兵六十萬而後舉楚蓋兼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蜂起無賴之人也嗚呼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即功國家全勝之力在於東左若以直前振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散役成遷延進退不可返爲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慎重詳審圖之以術若前所陳以全吾力是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憂者國家撥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今乃無故而爲大舉若又措置失宜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則稔惡懷姦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內空虛易爲搖蕩臣愚所以謂諸於東師反覆致論謂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元史）帝偉其論然勢不獲中止（虞集撰神道碑）遂會兵渡江圍鄂州聞憲宗崩召諸將屬議經復進議曰易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殿下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發强剛毅足以有斷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乃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孟可汗立政當安靜以圖寶諡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畀三東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以爲有命不敢自逸至於汝南既聞凶訃即當遣師遍告諸帥各以次退修好於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於江濱遣使諭宋息兵安民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進既不宜渡淮又豈宜渡江既不宜妄進又豈宜攻城若以機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爲金烏珠也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而渡城

不當攻而攻當速退而不退當速進而不進役成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既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疵闚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兵盡集隆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舶大艦以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遏截於江黃津渡邀遮於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湖濼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聞臨安海門已具龍舟則已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無韓世忠之儔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别中挾巨浸號爲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泝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則精兵健櫓突過滸黃未易遏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江不欲攻城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趨臨安曰其人民稠夥若往雖不殺殺亦被蹂躪吾所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祇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衆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益禁殺人藹然一仁上通於天久有歸志不能遂行耳然今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内空虚塔察兒國王與李行省肱髀相依在於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絶實剌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啟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額哷布格已行赦令令托里齊爲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非奉命與賽仲一覲新月城自西南隅抵東北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車排槎串樓櫓構重複必不可攻祇有許和而歸耳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孟可汗靈輿收皇帝璽遣使召實剌額哷布格默格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城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珍戩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會宋守帥賈似道亦遣間使請和適班師明年世祖即位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使宋告即位且定和議仍敕沿邊諸將毋鈔掠（元史）或請經宋人譎詐叵信盍以疾辭經曰自南北構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贖軀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里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爲有用矣（閻復撰墓誌銘）入辭賜蒲萄酒詔曰朕初即位庶事草創卿當遠行凡可輔朕者亟以聞經奏便宜十六事（元史）略云一大有爲以定基統自古帝王之典莫不以有爲而後可以無爲今日之勢不可謂無事當大有爲師徒以討不庭明其逆順使天下知所嚮如因仍苟且爲人所先則擾亂一生不

可猝定矣二嚴備禦以防不虞國家以雄武自勝故歷朝政於備禦今當會軍旅嚴爲之備以待不虞且即位之初兵衛不儆警也昔周康王即位當無事之時齊侯以虎賁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先皇帝有備昔剌木無備故掩而取之至於他日無虞京師宿衛之兵亦當留數萬况非平日之勢乎三定都邑以示形勢今日於此建都固勝前日猶不若都燕之愈也燕都東控遼碣西連三晉背負關嶺瞰臨河朔南面以涖天下和林置一司分鎮禦根本北京豐靖各置一司分以爲二輔京兆南京各置一司分以爲藩屏夫燕雲王者之都一日緩急便可得萬衆雖有不虞不敢越關嶺踰諸司而出也形勢既定本根既固則太平可期四置省部以一紀綱今執政奏事與相裁一皆令陛下親決雖聖明有餘亦不能處置皆當故姦人得以營惑自私若省部既立名分既定大總其綱小持其要天下事雖衆猶無事也五建監司以治諸侯諸鎮諸侯各握兵民不可猝罷當置監司以收其權制其所爲兵民息肩而政可立矣六誅兇渠以示勸懲從來亂政害民之人須誅其尤者不然則懼死逃去必爲國生事七親諸王以庇本根諸王既共推戴當加之以恩而勸之以義使尊榮過於前日則可八行寬政以結人心從來宿弊可爲盪滌至於今歲絲線包銀宜分數減免一切逋負皆蠲除之九赦罪戾以去舊汙自來新君即位必赦天下且今西北疑阻人情反側諸路打算重爲紛擾宜行大赦并罷打算以慰安元元十罷冗官以寬民力諸州縣管民官員數可爲限定小處可合并如集人打捕鷹房諸科目名色官吏皆合罷歸分付管民官諸色匠人頭目尤多有管三五戶者亦稱總管帶金牌皆合罷去只一路立一頭目總領造作天下百姓及匠人只養官吏亦不能也此最爲急務如罷去此等好家門戶計稍添軍民氣力爲益甚大十一總錢穀以濟國用天下差發宣課交鈔諸色糧可置一大司分以總之無入諸路手不令貿撲則所得皆可爲國家用罷諸路宣課鹽鐵官冗員罷常平倉雖曰常平倉實未嘗有益於民但養無用官吏數千百人十二減吏員以哀良民諸路及州縣吏員不限數目把持官府結爲黨與苦剋良民縱横爲害合明降一詔自大小州縣限員數必令保舉尤污暴者重罪而黜之十三堅凝果斷以成中興王者初政莫不鋭意往往不能自堅鮮克有終必凝天衷奮乾剛羣議不能移斷然必行而莫之沮故能保大定功漢元帝以優游不斷卒亡漢祚唐憲宗以果斷破蔡中興此其效也十四擴充誠明以絶猜阻夫逆詐億不信聖人所譏推誠待物王者之明也一切小數以干聖聽者皆宜罷絶十五明賞罰以定功過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善治天子無他職事只分别君子小人定其功過而賞罰之此其職也十六定儲貳以塞亂階國家數朝位立之際皆仰推戴故近世以來幾致於亂不早定儲貳之失也若儲貳早定上下無所覬覦則一日莫敢爭者且使朝夕視膳或出而撫軍守而監國練達政事此處事也（郝文忠公集）　帝皆節次行之（荀宗道撰行狀）時經有重名平章王文統忌之既行文統陰屬李璮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濟南璮以書止之經以璮書聞於朝而行宋敗璮軍於淮安六月經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

參議高翿請入國日期不報（元史）七月至五河口宋人遣揚州制置司幹官朱實臣遠接陳州通判秦之才來接伴八月復遣懷遠軍招撫司參謀潘拱伯來館伴經將入宋境憂朝廷初政事有未善者遣使上封事（苟宗道撰行狀）略曰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爲明聖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而已也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與草木並朽而無聞是爲身者也於天下何有有志於天下者不貴也爲人之所不能爲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變卓然與天地並沛然與造化同雷厲風飛日星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不貴之而已不以爲貴以爲己所當爲之職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後之有天下者亦莫不當然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必弊窳殘缺甚則至於破碎分裂置而不修則委而去之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弊而委則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收有志於天下者則爲之倡率其羣而修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飾而新之滌蕩而潔之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而豊可以饜而飫爲器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天下彼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殘缺染指垂涎放飯流歠始則栩然終則多然既飫而足並其器與其餘舉而棄之不知餒之後至矣至於神器之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餒者衆於是羣起而爭其餘天下亂矣夫紀綱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脈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存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爲之修完則小康大爲之修完則太平故有志於天下者必爲之修而不棄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孳汲汲扶持安全必至於成功而後已由漢以來致治之君六七作於漢則曰高帝曰文帝曰武帝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於三國則曰昭烈一帝於晉則曰孝武一帝於元魏則曰孝文一帝於宇文周則曰武帝一帝於唐則曰高祖曰文皇曰玄宗曰憲宗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於後周則曰世宗一帝於宋則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宗凡五帝於金源則曰世祖曰章宗凡二帝是皆先大炳烺不辱於君人之名有功於天下甚大有德於民生甚厚人之類不至於盡亡天下不至於皆爲草木鳥獸天下之人猶知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人倫不至於大亂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於大壞數君之力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數者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雖然是數君者獨能樹立成功治定掄揚於千載之下豈不爲英主也哉其視壞法亂紀斁彝倫毒海內覆宗社碌碌以偷生孑孑以自蔽甘爲庸懦者可爲閔矣也國家光有天下綿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攻取之計甚切而修完之功弗逮天下之器日益弊而民生日益憊也蓋其幾一失而其弊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朔便當創法立制而不爲既并西域滅金源蹂荊襄國勢大張兵力充阜民物稠夥大有爲之時也苟於是時正紀綱立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舉也而不爲於是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恥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則無有賴社稷之靈祖宗之福

兵鋒所向無不摧破穿徹海嶽之鋭跨凌宇宙之氣騰掀天地之力隆隆殷殷天下莫不慴服當太宗皇帝臨御之時耶律楚材爲相定賦稅立造作榷宜課分郡縣籍戶口理獄訟别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相與排擯百計攻訐乘宮闈違豫之際恣爲矯誣卒使楚材憤悒以死旣而牽連黨與倚疊耤構援進小人畀之以政相與割剝天下而天下被其禍荼毒宛轉十有餘年生民顒顒莫不引領望明君之出先皇帝初踐寶位皆以爲致治之主不世出也旣而下令鳩括符璽督察郵傳遣使四出究核徭賦以采民瘼汚吏濫官黜責殆遍其願治之心亦切也惜其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舊弊未去新弊復生其爲煩擾又益劇甚而致治之幾又失也今陛下欽承先王聖謨英略恢廓正大有一天下之勢自金源以來綱紀禮義文物典章皆已墜没其緒餘土苴萬億之能一存若不大爲振澡與天下更始以國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是以因仍苟且終於不可爲使天下後世以爲無志於天下歷代綱紀典制至今而盡前無以貽謀後無以取法壞天下之元氣愚生民之耳目後世之人因以竊笑而非之痛惜而歎惋也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爲政典章文物煥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爲賢君王通修元經即與爲正統是可以爲鑒也金源氏起東北小夷部曲數百人渡鴨綠取黃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取二國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內外無事天下晏然

法制修明風俗完厚眞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爲賢君燕都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爲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爲鑒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爲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恭惟皇帝陛下睿禀仁慈天錫智勇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志於爲治而爲豪傑所歸生民所望久矣但斷然有爲存典章立綱紀以安天下之器不爲苟且一時之計奮揚乾綱應天革命進退黜陟使各厭服天下不勞而治也今自踐祚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汚登進茂異舉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飲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一視以仁兼愛兩國天下顒顒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致治之美也但恐害民餘孽扳附姦邪更相援引比伏以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也以有爲之資據有爲之位乘有爲之勢而不爲有爲之事與前代英主比隆陛下亦必愧作而不爲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爲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有有爲之志而不辨姦邪於早而卻之則鑠剛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爲蓋彼姦人易合難去誘之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便辟迎合無所不至不辨之於早而拒之皆墮其計授之以柄而隨之耳昔王安石拜參政呂獻可即以十罪章之溫公謂之太早獻可曰去天下之害不可不速異日諸君必受其禍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溫公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吾不及也夫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理有所必然雖天地亦可先見況於人乎方今之勢在於卓然有爲斷之而已

去舊汚立新政創法制辨人材綰結皇綱藻飾王化偃戈卻馬文致太平陛下今日之事也毋以爲難而不爲毋以爲易而不足爲投我琴會比隆前王政在此時毋累於宵人不惑於羣言兼聽俯納責若一代號爲英主臣之願也（郝文忠公集）行至昭信潘拱伯言兩淮制置使李廷芝欲以見國書經正色拒之至眞州館於忠勇軍營（苟宗道撰行狀）李廷芝寓書於經願以款兵藉爲口實（盧摯撰神道碑）而賈似道方以卻敵爲功恐經至謀泄意館經眞州經乃上表宋主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上書宋主及宰執極陳戰和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經待下素嚴又久羈困下多怨者經諭曰倘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我終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觀宋祚將不久矣居七年從者怒鬬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處別館（案續通志云蘇天爵名臣事略云宋人既留經詞氣不屈明年遣伴使朱寳臣傳報本朝兵亂經弟彝復累言之經屢辭曰此事斷無設有之當遣我輩還國本傳不載疑有所諱）又九年丞相巴延奉詔南伐帝遣禮部尚書珠德哈雅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彝庸入宋問執行人之罪宋懼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賈似道之謀旣泄尋亦竄死經歸道病帝敕樞密院及尙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瞻望流涕至元十二年至闕錫燕大庭咨以政事賞賚有差尋卒年五十三（元史）累贈昭文館大學士司徒冀國公（元詩選）謚文忠明年宋平經爲人尙氣節爲學務有用（案苟宗道撰行狀稱經嘗自謂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世之爲詞章者始則尊聚誦笑終亦棄視而罷之）拘留十六年思托言垂後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等書及文集凡數百卷其文豐蔚豪宕善議論詩多奇崛從者皆通於學書佐苟宗道後官至國子祭酒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後題曰中統十五年（案陶宗儀輟耕錄作中統十五年且云是時南北隔絕不知中統之改至元也考經還之歲實至元十一年本傳云至元五年蓋史氏易其文而誤耳）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眞州忠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二弟彝庸皆有名彝字仲常隱居以壽終庸字季常終潁州守子采麟亦賢起家知林州仕至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元史）

張懋字之美涿州范陽人父子良懋未弱冠已有父風侍子良官京東領其眾從丞相阿珠軍立歸德府以其軍鎭之移鎭下邳知歸德府事李璮叛濟南以其兵戍蔡州中統元年宣授泗州軍總把佩金符至元七年領濟南諸路新軍千戶九年從破襄樊有功十一年丞相巴延南征其行軍以鋒車弩爲先眾軍稱之懋以勇鷙將弩前行凡所過山川道路險阨通梁筏平塹辨安營設伏出納奇計巴延信用之擢爲省都鎭撫師壓臨安滅宋命懋往諭淮西夏貴貴出迎設賓禮懋示以逆順禍福辭旨雄厲貴受命頓首上地圖降書驛還報巴延大喜復命徇鎭東安豐壽春懷遠淮安濠等州郡皆下之錄功授明威將軍泗州安撫司達嚕噶齊十四年改安撫司爲總管府置宣慰使以統之拜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十六年改授懷遠大將軍吉州路總管懋相太概貪率之以儉愼行平政處之以公新府治設義倉雖寵吏不過也部使者劉宣譽之凡有所懲治朝至夕報豪強帖然僚萬戶蕭貝

侍勢爲暴爲之魁者有十虎之目民甚苦之乃上其實於臺府盡誅十虎奪其虎符而覈之民大悅有羣盜將白晝刼城懸岡之率從騎搗其穴禽其酋長以歸民之流亡與遠郡之來歸者數千家相率爲生祠以祀之十七年卒年六十三贈昭勇大將軍龍興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謚宣敏子二人文煥以父蔭任承務郎江州路瑞昌縣尹文炳三汲河巡檢文煥子珪初爲高安縣尹有異政由是擢爲江西檢校拜南臺御史終爲淮西江西二道廉訪僉事用能世其家云（元史）

朱國寶其先徐州人後徙寶坻父存恭歷官修內司使嘗夜行獲金坐而待其主以付之憲宗將攻宋募兵習水戰國寶以職官子從軍隸水軍萬戶解誠麾下己未從攻鄂攝千戶率銳卒於中流遏宋師凡十七戰諸軍畢濟中統二年授千戶佩銀符三年圍李璮於濟南佩金符鎮戍海東從征襄陽攝四翼鎮撫督造戰艦築萬山堡至元十一年拔沙洋襲新城皆與有功初師次江上國寶請於丞相巴延願當前鋒奪船二十艘以獻巴延壯之宋據上流方舟數百艤爲堡柵指示曰復能奪取是乎國寶即奮往破其柵既渡江下鄂漢十二年進兵臨岳州與宋兵戰於桃花灘獲其將高世傑進昭信校尉官軍總管既降湖石加宣武將軍統蒙古諸軍鎮常德府知安撫司事時宋諸郡邑多堅守不下國寶傳檄招諭踰月悉平惟辰沅靖鎮遠未下宋將李信李發結武岡洞蠻分據拒塞國寶擊敗之其衆退保飛山新城思播蠻來援國寶復戰破之擒張星忱舉等三百餘人進攻新城獲信發等獻俘江陵行省奏功賜金虎符十四年會諸道兵攻廣西靜江拔之進管軍萬戶鎮守梧州領安撫司事十五年加懷遠大將軍初宋臨安之破也張世傑挾二王由閩蹈海衆復滋蔓時南恩新州何華張翼舉兵興復軍勢甚盛國寶選精銳擊敗之悉擒其黨降其將十餘軍士二百民三萬餘戶十六年遷定遠大將軍海北海南道宣慰使蠻賊連結鬱林廉州諸洞恣行剽掠復討平之任龍光等率所部五千戶降移鎮州立官程吏弊政訓兵息民具有條制南甯謝有奎負固不服國寶開示信義有奎感悟以其屬來歸於是黎峒民降者三千戶蠻洞降者三十所十八年破臨高蠻寇五百人招降居亥番毛銅鼓博吐桐油等十九洞遣部將韓旺率兵略大黎密塘横山誅首惡李實火其巢生致大鍾小鍾諸部長十有八人加鎮國上將軍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帥供給占城軍餉事集而民不擾二十三年遷廣南西道宣慰使二十四年入覲帝慰勞之二十五年進輔國上將軍都元帥遷知政事行尚書省事以軍事至贛州得疾卒於傳舍年五十九子斌襲職累官加賜金虎符海北海南宣慰使都元帥（案元史考證云資原刻作斌上已言斌襲職累官此又重出其言佩金虎符亦與上複又案大典作贇與斌別爲一人似爲無誤謹據改）上副萬戶佩金虎符鎮福州次鼎次鉉（元史）

郝彬字景文霸州信安人世祖初年十六充太子宿衛擢揚州路治中鄞縣賊顧閏聚衆海島侵揚州境彬討擒之奉與人有被殺二年而捕賊不獲者吏誣平人獄已具彬疑其誤繫之果得真賊御史薦彬〔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覈戶版理屯田諸廢修舉江淮財賦總管府掌東宮田賦其官屬皆從

僉事院奏授不敦中書往往爲姦利誅求無厭彬爲總管入見請授憲司糾察以革私弊罷所設六提舉司以蘇民窮從之遂罷其四國家鹽利兩淮鹽獨當天下之半法日以壞以彬行戶部尚書經理之彬請度舟楫所通道里所均建六倉煮鹽於場運積之倉首聽羣商於轉運司探倉實定其所乃買券又定河商江商市易之法著爲令入爲工部尚書改戶部尚書拜中書參知政事俄免歸尚書省立拜參知政事辭不獲命同列務生事要功殺無罪之人彬積誠意開引或從或違橫不可制命兼大司徒不拜仁宗在東宮彬親辭至力因稱疾篤時相强之起至奏重賜以餌之彬不爲動議罪之罪無從得彬堅臥一榻至數月尚書省臣皆得罪彬不與焉家居七年足跡未嘗一出門外仁宗思之以爲大司農卿未幾謝病延祐七年卒（元史）

梁曾字貢父燕京人少好學日記書數千言中統四年以翰林學士承旨王磐薦辟中書左三部令史三轉爲中書省掾至元十年用累考及格授雲南諸路行省都事佩銀符入之歷員外郎十五年轉同知廣南西道左右兩江宣撫司事明年出知南陽府唐鄧二屬州爲襄陽府所奪曾按圖經稽國制以聞事得復舊（案錢大昕元史考異云地理志南陽府金爲申州至元八年升爲南陽府以唐鄧裕嵩汝五州隸焉無改隸襄陽之事）南陽在宋末爲邊鄙桑柘未成而歲賦絲曾請折輸布民便之十七年朝廷以安南國王（案續通志云原文作安南世子攷安南傳至元十四年光昺卒國人立其世子日烜則是時不當稱世子謹據改）陳日烜不就徵遣曾使其國召見賜三珠金虎符貂裘一襲進兵部尚書與禮部尚書柴椿偕行明年日烜遣其叔遺愛奉表從曾獻方物二十一年除曾湖南宣慰司副使居三年以疾去二十九年改淮西宣慰司副使復以親老辭召至京師入見內殿有旨再使安南授吏部尚書賜三珠金虎符襲衣乘馬弓矢器幣以禮部郎中陳孚爲副改授淮安路總管三十年至安南其國有三門中曰陽明左曰日新右曰雲會陪臣郊迎將由日新門入曾大怒曰奉詔不由中門是我辱君命也卽回館卒從陽明門入又責世子日烜親出迎詔且講新朝尚古禮以書往復者三具布天子威德而諷其主入朝日烜大感服（案續通志云安南國傳梁曾使還日烜遣陪臣陶子奇來貢廷臣以日烜終不入朝議征之拘子奇於江陵則是日烜未嘗感服也傳恐失實）遣國相陶子奇等從曾詣闕請罪並上萬壽頌金冊表章方物而以黃金器幣奇物遺曾爲贐曾不受還京入見進所與陳日烜往復議事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令坐地上復於便殿賜酒饌留宿禁中語安南事至二鼓方出或讓曾受安南賂者帝問曾曾對曰安南以黃金器幣奇物遺臣臣不受以屬陶子奇矣帝曰苟受之何不可也敕秉傳之淮安任到官興學校勵風俗河南行省事有疑者皆委曾議之大德元年除杭州路總管戶口復者五萬二千四百戶請禁舂夜酺因游街酷刑朝廷是之著爲令四年丁內艱先是丁憂之制未行曾上言請如禮七年除潭州路總管以未終制不赴明年遷兩浙都轉運鹽使又明年拜雲南行省參知政事賜三珠金虎符尋召還京辭以母喪未葬扶柩北歸十年召爲中書參議曾預燕賜濟遜一襲十一年轉正奉大夫出爲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尋遷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尋以疾辭歸仁宗初特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累章乞致仕不允復

起爲集賢侍講學士國有大政必命議之延祐元年奉詔代祀中嶽等神還至汴以病寓居淮南至治二年卒年八十一

元史

耶律希亮字明甫小字托果斯楚材之孫鑄之子也憲宗嘗遣鑄覈錢糧於燕鑄曰臣先世皆讀書儒生俱在中土願攜諸子至燕受業憲宗許之乃命希亮師事北平趙衍時方九歲未浹旬已能賦詩憲宗征蜀鑄扈從南伐希亮亦在行憲宗崩希亮將輜重北歸陝右世祖即位額呼布格反遣使說琿塔噶等入朝不從挺身歸朝琿塔噶知鑄去怒使人監希亮母子徙之西行至甘州額呼布格遣大將阿勒達爾自和琳帥師至焉支山希亮見之阿勒達爾問而父安在希亮曰不知與吾父同任者宜知之琿塔噶怒詬曰我焉得知其父今亡命東見皇帝矣希亮曰若然則何爲不知阿勒達爾熟視琿塔噶曰此言深有意詰希亮甚急希亮曰使吾知亦從而去安得獨留阿勒達爾以爲實免其監從既而阿勒達爾琿塔噶爲大兵所殺其殘卒北走果推哈喇布哈爲帥哈喇布哈與鑄有婚姻之好又嘗恤其病因釋希亮縛謂曰我受恩於汝父此圖報之秋也及抵沙州北川希亮與兄弟徒步負任不火食者數日中統三年定宗幼子大明王及宗王阿勒呼木興師布拉城與哈喇布哈戰敗之盡殲其衆二王乃函其頭遣使報捷四年至喀什噶爾（原作可失哈里）城世祖遣布哈特克至二王所以璽書召希亮赴闕乃由庫克新（原作苦先）城至哈喇和卓出伊州涉大漠而還入覲世祖於上都之大安閣（案元史攷證云世祖本紀至元三年十二月始建大安閣於上都今希亮中統四年即入覲是閣疑有誤）備陳邊事及覊旅困苦狀世祖嘉之命爲實古爾肇且齊至元八年授奉訓大夫符寶郎十二年平宋世祖命希亮同諸降將曰本可伐否衆皆云可希亮奏曰宋與遼金攻戰且三百年干戈甫定人得息肩俟數年興師未晚世祖然之十三年太府監令史盧摯言於監官各路貢布惟平陽獨長以故諸衆營台爭取苛截其長者與他郡等則無所爭而以其所截者爲髹漆宮殿器皿之用甚便監官從之適左右以其事聞帝以詰監官監官莫知所以對歸罪於摯帝命斬之希亮還諸途摯以冤告希亮命少緩具以實入奏有旨令董文忠數之（案元史攷證云董文忠原本作董文用考文忠傳及姚燧集云大府監屬盧甲盜翦官布帝命殺以懲衆文忠請付有司鞫因即遣文忠及近臣覈之得誣狀釋之盧甲即盧摯也文忠之誤無疑謹攷）竟釋摯而召御史大夫塔齊爾等議之曰此事言官當言而不言向微托果斯不誒誅此人耶十四年轉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尋遷吏部尚書帝駐蹕齊訥格台之地希亮至奏對畢董文忠問大都近事希亮曰囹圄多囚耳世祖方欹枕卧忽遽問其故希亮奏曰近奉旨漢人盜鈔六文者斬以是囚多帝驚問孰傳此語侍臣托爾齊曰陛下在南坡嘗以語蒙古兒童帝曰前言戲耳曷常著爲令希亮曰令既出矣必明其誤以安民心帝即命希亮至大都宣諭十七年希亮以跋涉西土足病痿躄乃謝事居濮陽二十餘年至大三年除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尋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希亮因類次世祖嘉言善行以進英宗取其書置禁中泰定四年卒年八十一贈推忠輔義守正功臣資善大夫集賢學士上護軍追封漆水郡公諡忠嘉（元史）

張九思字子有燕之宛平人父滋蘄州節度使至元二年九思入備宿衛裕宗居東宮一見奇之以父蔭當補外特留不遣江南平以宋庫藏金帛分授東宮置都總管主之九思以工部尚書兼府事十九年世祖巡幸上都皇太子從丞相阿合馬特留守妖僧高和尚千戶王著等謀殺之夜聚數百人爲儀衛稱太子入健德門直趨東宮傳令啓關甚遽九思適直宿宮中命主者不得擅啓關賊知不可紿循垣趨南門外擊殺丞相阿合馬特左丞郝禎時變起倉卒且昏夜衆莫知所爲九思審其詐叱宿衛士併力擊賊盡獲之賊之入也矯太子命徵兵樞密副使張易易不加審遽以兵與之易旣坐誅刑官復論以知情將傳首四方九思啓太子曰張易應變不審而授賊以兵死復何辭若坐以與謀則過矣請免傳首皇太子言於帝遂從之九思討賊時石衛指揮使顏進在行中流矢卒怨家誣爲賊黨將籍其孥九思力辨之得不坐是年立詹事院以九思爲丞遂舉名儒上黨宋衜保定劉因曹南瓜爾佳之奇東平李謙分任東宮官屬二十二年皇太子薨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所以輔成道德者也奈何罷之衆以爲允三十年進拜中書左丞兼詹事丞成宗嗣位改詹事院爲徽政以九思爲副使進資德大夫中書左丞會修世祖裕宗實錄命九思兼領史事大德二年拜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五年加大司徒六年進階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一（元史）贈晉國公謚忠獻（據虞集撰墓誌）

增子金戒努（原作金界奴）光祿大夫河南省右丞（元史）

盧摯字處道一字莘老號疏齋涿郡人至元五年進士博洽有文思累遷少中大夫河南路總管吳全節代祀嶽瀆過洛陽嘉其治行力薦之大德初授集賢學士大中大夫出持憲湘南遷江東道廉訪使復入爲翰林學士遷承旨卒元初能文辭有風致者曰姚盧蓋謂姚燧及摯也而推詩學家必以劉因與摯爲首所著有疏齋集（參陶宗儀書史會要摯亦工書）臨州吳澄曰涿郡盧學士所作古詩類晉猶言古文出入盤誥中字字土盆瓦缶而饌有三代虎蜼瑚璉之器見者莫不改視摯嘗著文章宗旨云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與離騷言不關於世教義不存於比興詩亦徒作又云清廟茅屋謂之古朱門大廈謂之華屋可謂之古不可太羹玄酒謂之古八珍謂之美味可謂之古不可知此可與言古文之妙此卽自言其得力歟（元詩選）

曹廷瑞字國祥順州人父廣隱德不仕兄廷立以己未渡江功爲千夫長廷瑞初爲州吏遷府吏至元十四年充宣徽院令史陞承事郎院主事十七年遷奉議大夫同簽宣徽院事官至大中大夫自爲吏以有幹局稱性孝友居富貴若寒素（元樞密撰善行碑記）子偉官工部尚書（順義縣志）

梁德珪字伯溫（稱通志云一名溫都爾）大興良鄉人初給事昭睿順聖皇后宮令習國語通奏對年十一見世祖至元十六年爲中書左司員外郎俄升郎中六遷至參議尚書省事三十一年執政人奏事帝詢其曲折不能對德珪從旁辯析明白通暢帝大悅擢參知政事在省日久凡錢穀出納之制銓選進退之宜諸藩賜予之節命有驟至不假閱簡牘同列莫知措辭德珪數語即定間遇疑事則曰某事當如某律某年嘗有此

旨驗之皆然北京地震帝問州郡報四之數怪其過多德珪方在右司對曰當國者急於徵索蔓延收繫故致此帝感悟爲大赦中外遣貧民賴以蘇成宗在位以安靜爲治求進者不得逞其志朋聚與怨摭事中傷德珪會帝有疾言者盛氣致詰德珪以位居執政不受變譟慷慨引咎遂安置湖廣帝疾愈知之召使復位（案續通志云據通鑑載大德七年坐受朱清張瑄賂罷戊還邊八年復爲平章政事蓋即此時也本傳特隱約其辭耳）既至帝問鄉安在德珪涕泣不能語賜酒饌使往拜其母因以氣疾乞骸骨歸大德八年卒於家年四十有六（元史）

吳鼎字鼎臣燕京人至元十七年入東宮爲宿衛二十五年授織染雜造局總管府副總管後積官至禮部尚書宣徽副使大德十一年山東諸郡饑詔鼎往賑之朝廷議發米四萬石鈔折米一萬石鼎謂同使者曰民得鈔將何從易米同使者曰朝議已定恐不可復得鼎曰人命豈不重於米耶言於朝卒易米以行至大元年改正奉大夫保定路總管時大后欲幸五臺言者請自保定西五迴嶺以取捷徑遣鼎視地形計工費鼎言荒山斗入人跡久絕非乘輿所宜往還報大后命寢其役三年詔授資善大夫同知中正院事兩浙財賦隸中正者鉅萬計前徵者率多取其贏鼎治之一無私浙有兩富豪曰朱張家多貸與民錢後兩家誅沒而券之已償者亦入官官唯驗券徵理民不能堪鼎力爲辯白始獲免四年改京畿漕運使皇慶二年特旨復知宣徽院事進資政大夫崇祥院使延祐二年卒年五十三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諡孝敏（元史）

張伯用字春和文安人謹愿寬恕喜怒不形於色赴人之急如恐不及至元十八年父病禱於天代父死夜夢神錫藥以痊梁仲父等欣其事以聞世祖召見賜之鈔伯用以無功不受賜食殿中並賜御衣及金鉤玉環等物乙卯冬復賜坐位百僚上大陳樂隊使觀之因問農桑事歷對甚悉帝嘉其樸質及出目送久之三十年駕幸上都敕中書平章政事梁德都剌就賜雲南所貢玉仙人於其家復賜鈔二千五百緡辭其半受之大德九年卒先期自云吾明日必死置酒酌親耆爲訣遺戒子孫以孜孜爲善爲要遠近負文券五千餘緡悉焚之服所賜衣帽擲牀當戶而逝年七十六（文安縣志）

特爾格齊（原作鐵哥朮）高昌人世居五城後徙京師祖達實（原作曾祖達實案元史改證云達實之子伊拉齊伊拉齊長子特爾格齊是達實乃其祖父非曾祖也謹據改）有謀略爲國人所信服太祖西征高昌國達實勸其主執贄稱臣以安其國太祖班師諸王言於帝曰達實之子伊拉齊（原作野里朮）驍勇善戰每思率衆效順而未有機便盍致之乎太祖詔給驛馬五百迎與俱來甚器重之歲己卯（案元史攷證云己卯舊作丙午考聖武親征記及本紀太祖西征實在己卯年至丙午則在即位前二十餘年實無西征之事其爲訛誤無疑）從太祖西征以功得兼長四環衛之筆且齊壬辰從國兵討金戰功最多特爾格齊其長子也沈毅有才嘗有擁兵叛者特爾格齊率族人與戰魚兒濼時軍興簿檄緊急特爾格齊一以其國書識之無遺失者至元中撫棣州（案元史攷證云棣州舊誤隸州據地理志改）達嚕噶齊遷德安府達嚕噶齊適土人蔡知府以衆叛特爾格齊率衆先登冒石矢身被數創卒討平之主將怒將屠其城特爾格齊勸止之城遂得全累官至嘉議大夫婺州路達嚕噶

壽所在成者政績大德三年卒贈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國封榮國公諡簡肅子四人雅爾堅雅里（原作委幼堅亞禮）給事裕宗宮至元十五年爲中書省宣使嘗使河南適汴鄭大疫雅爾堅雅里命所在村郭構室廬備藥醫以畜病者單民全活者不遷直省舍人承中書檄徵考上都儲偫及還帝賜錦衣貂裘一襲以旌其能出爲湖州路達嚕噶齊卒於官伊呼珠（原作月邇尤）同知安陸府事巴扎（原作八扎）同知宣政院事孫九人海壽雅爾堅雅里子也由宿衛世祖朝累官大中大夫杭州路達嚕噶齊招復流民有恩惠卒贈翰林直學士封范陽郡侯諡惠敏（元史）

晉古燕人性豪爽聲聞藉甚蚤失怙恃著道士服杖屨去家觀覽山川交識皆一時名流尤喜周急援難凡孤弱顛躓莫能自致往往賴之以濟人呼之曰義士（陵川集郝經晉古詩云晉是一義士能激壯士肝燕士忽相逢布褐春風寒謂余欲赴難白刃色無難義烈挾克舉鴻毛輕泰山嗚呼世道喪私智忘厚顏狗苟復蠅營青天井中看自救亦不暇碌碌長辛酸爲爾舉一盃萬古高風攀會與魯連子把臂滄海瀾）

王倚字輔臣其先東萊人父永福金末避地徙燕爲宛平著姓倚爲人孝友樂易重然諾與人交不苟合讀書務躬行不專事章句世祖選良家子入侍東宮時倚年弱冠在衆中儀觀獨偉太保劉秉忠深器重之即以充選倚服勤守恪遂見信任有詔皇太子裁決天下事凡時政所急民瘼所係倚知無不言是時官職未備而湯沐分邑地廣事繁乃拜倚工部尚書行本位下隨路民匠都總管至元二十一年詔立東宮官屬以倚爲家丞（案續通志云百官志至元十九年立詹事院二十年置家令家丞本傳作二十一年互異）又兼儲用司掌貨幣出納後以疾辭職仍給太子家丞祿以優養之倚上言不事事而苟竊祿食臣心誠所未安力辭再四許之二十六年皇孫出鎮懷孟帝爲選老成練達者臣護之乃以屬倚陛辭帝目之良久謂侍臣曰倚修潔人也左右皇孫得人矣及行贊畫所在軍政肅然未幾召還二十八年授禮部尚書以疾辭明年卒年五十三贈正議大夫禮部尚書追封太原郡侯諡忠肅子二人鵬舉棣局（案元史攷證云原刻無局字分撥百官志增）總管府總管（元史）

鮮于樞字伯機漁陽人善詞賦工行草書（密雲縣志）至元間以材選爲浙東宣慰司經歷改江浙行省都事意氣雄豪每晨出則載筆楮與其長廷爭是非一語不合輒置章綬去漁獵山澤間而後爲快軒騎所過父老環聚指目曰此我鮮于公也及日晏歸焚香弄翰取數十百年古鼎彝器陳諸階除若急有所須而爲之者公卿以詞翰屢薦入館閣不果用遷太常典簿晚年閉門謝客營一室名困學齋自號困學民又號直寄老人（元詩選）嘗於廢圃中得怪松一株移植所居旁名曰支離叟（密雲縣志）大德六年卒樞書鑒定法書名畫古器物文章與趙孟頫相伯仲吳越之士咸引重焉同郡虞集贊曰斂風沙裘劍之豪爲湖山圖史之樂翰墨軼米薛而有餘風流擬晉宋而無作世稱知言（元詩選）著有困學齋集（明一統志）

郝元良字景文霸州信安人俊偉慷慨能國語博通古今弱冠起家給事裕皇邸以才知名至元二十年擢揚州路治中二十二年遷同知淮南道宣慰司事又遷江淮等處財賦總管受命陛辭懇請察司按劾財賦吏牘詔與論而從之未幾丁母憂斬衰哭泣居墓廬毀過常制近臣以聞帝遣使賜食

憫勞聚除倉兩淮鹽法壞吏因緣大賈相爲奸田畝卑弱操錢會不得食鹽益翔貴詔元良行戶部尚書兼傳往治既至督淮南轉運司漕賦廩益之在鹽官者輸倉氏主之闕其責之夫以爲先後販者不得賂吏破其奸衆均利於衆大德八年授工部尚書改戶部尚書至大元年拜中書參知政事二年遷尚書參知政事歲餘以疾歸延祐初起爲大司農卿尋又病免七年卒年六十二（馬祖常撰墓誌銘）

王伯勝霸州文安人兄伯順給事內廷爲世祖所親幸因以伯勝入見命備宿衛時伯勝年十一廣額巨鼻狀貌屹然帝傾謂伯順曰此兒當勝卿可名伯勝帝常沃盥水溫冷甚稱旨問進水爲誰內侍李邦寧曰伯勝帝曰此兒他日必知爲政達人情矣至元二十五年從征納延（續通志作納顏）以功授朝列大夫拱衛直都指揮元貞元年賜金虎符進階嘉議大夫初拱衛直隸教坊衛卒多市井無賴竄名宿衛及伯勝爲指揮使盡募良家子易之大德五年扈從上都天久雨夜聞城西北有聲如戰鼓然伯勝率衛卒百人出視之乃大水暴至立具畚鍤集土石覆芻以塞門分決壕隍以洩其勢至旦始定兩民弗知丞相諤勒哲（續通志作鄂勒哲）以聞帝嘉之九年以侍成宗疾忤安西王出爲大寧路總管伯順亦出爲梁王傅武宗即位拜通奉大夫大宗正府伊克扎爾古齊刑部尚書至大二年加右丞明年進銀青榮祿大夫大都留守兼少府監初大都土城歲必衣葦以禦雨日久土益堅勞費益甚伯勝奏罷之仁宗立正百官品秩降授資德大夫尋復升榮祿大夫拜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遼陽省治懿州州數阨民不知學伯勝始至爲增郡學弟子員擇賢師教之使客至無所舍皆館於民民苦之伯勝乃擇隙地爲館廐度腴田百頃募民耕種以給廩餼歲大旱齋戒步禱禱畢即雨人謂之平章雨延祐二年召爲大都留守遼陽民狀其行事乞留不報民涕泣而去三年特授銀青榮祿大夫至治二年賜金虎符授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兼大都屯田事仍大都留守奉詔監修文武樓椒咸寧殿建太廟泰定三年卒贈翊忠宣力保惠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薊國公諡忠敏長子恪初名安圖累官至兵部尚書南臺治書侍御史簽宣徽院事次瑪爾以宣武將軍襲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孫善果襲伯順官至大司徒（元史）

高克恭字彥敬其先西域人後居燕之房山初仕爲省郎出爲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大德初爲御史官至刑部侍郎卒追贈刑部尚書諡文簡克恭好作墨竹畫山水初用二米法晚更出入董北苑每酒酣興發或好友在前輒取紙筆研墨揮豪乘快爲之神施鬼設不可端倪自號房山老人爲詩不尚鉤棘自得天趣著有房山集（元詩選）

朱節燕京人大德中爲歙令勸農桑農有惰者令社長供報籍充夫役俟改悔後除名又諭父老遍立鄉塾訓子弟杜絕私謁門庭閴然（江南通志）

曹鑑字克明宛平人幼穎悟過人舉止異常兒既冠南遊具通五經大義大德五年用翰林侍讀學士郝彬薦爲鎮江淮南書院山長十一年南行臺中丞廉恒辟爲掾史丁內艱復起補掾史除興文署命伴送安南使者沿途問難倡和應答

如春至治二年授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明年奉旨括釋氏白雲宗田稽檢有方不數月而事集纖毫無擾泰定七年（案泰定無七年七字誤）遷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時丞相呼剌代怙勢縱恣僚屬多畏避鑑遇事徇理輒行獨不爲回撓湖北廉訪司舉鑑宜居風紀不報天歷元年調江浙財賦府副總管屬淮浙大水民以災告損其賦什六七勢家因而詭免者鑑覈實論令首輸元統二年升同僉太常禮儀院集議明宗皇后祔廟事援證據經辨析詳明至元元年以中大夫升禮部尙書卒（案續通志作至元二年遷禮尙書卒）年六十五追封譙郡侯謚文穆鑑天性純孝親族貧乏者周邺恐後歷官二十餘年僦屋以居蓄書數千卷皆鑑手較定鑑爲詩賦尙醫雅作文法西漢每篇成學者爭相傳誦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任湖廣員外時有故掾顧淵伯以辰砂一包餽鑑鑑還置笥中半載後視之有黃金三兩雜其內時淵伯已歿呼其子歸之其廉愼不欺如此（元史）

劉德溫字純甫大興人起家中書省宣使大德十一年以年勞授從仕郎內宰司照磨建興聖宮又調丞務郎掌儀署令未幾升奉訓大夫內宰司丞奉中旨徵河南民逋糧德溫輒平其價令出鈔以償民甚便之復升朝列大夫延福司丞奉旨代祀嶽瀆比還遷中憲大夫同知大都路都總管府事轂轂之下供億浩繁德溫措置有法民用不擾遷甄用少監升亞中大夫禮部侍郎復升嘉議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省檄和糴糧民以價不時得遞相觀望德溫令日糧入價出吏有敢爲弊者罪之於是糧不踰期而集轉大司農丞耕籍之儀取具一時德溫欲考訂典禮集爲成書未畢俄授通議大夫永平路總管永平當天歷兵革之餘野無居民德溫爲政一年而戶口增倉廩實遂興學校以育人材庶事畢舉歲大旱禱而雨歲以不歉灤漆二水爲害有司歲發民築隄德溫曰流亡始集而又役之是重困民也遂罷其役而水亦不復至有豪民武斷鄉里前吏莫敢治德溫按得其罪論如法書其過於門後竟以不道伏誅永平古孤竹國也國初郡守請於朝謚伯夷曰清惠叔齊曰仁惠爲廟祀之而祀禮未備德溫請命有司春秋具牢醴致祭從之著爲式賜廟額曰聖清士論韙之至順間卒年六十九贈正議大夫禮部尙書上輕車都尉封彭城郡侯謚清惠（元史）

朱世傑字漢卿號松庭寓居燕山不知何許人（案大德己亥趙城元鎭序算學啓蒙云燕山松庭朱君則世傑當即燕山人攷燕山宋府今順天府大興縣西南）著四元玉鑑三卷總二十四門凡二百八十八問卷首列開方演段諸圖凡四一曰今古開方會要之圖取古梯法七乘方以正者爲從負者爲益明廉隅進退之旨二曰四元自乘演段之圖謂凡習四元者以明理爲務必達乘除升降進退之理乃盡性窮理之學因立句三股四弦五黃方二爲問併之得一十四步自乘爲冪計一十六段共一百九十六步考圖認之其理自明三曰五和自乘演段之圖謂凡句股之術出於圓乃圓徑一而周三方徑一而帀四伸圓爲句展方爲股共結一角斜弦適五句股之所生也今言五和者句股和句弦和股弦和弦和和弦較和併之得四十二步自乘得一千七百六十四步共爲二十五段也四曰五較自乘演段之圖謂算中元妙

無過演段學者鮮能造其微前明五和較辨五較自知優劣也其五較者句股較句弦較股弦較弦較較弦和較併之得一十步自乘得一百步亦共爲二十五段較則假令四門其立天元曰一氣混元天地二元曰兩儀化元天地人三元曰三才運元天地人物四元曰四象會元世傑以數學名家周游湖海二十餘年四方之來學者日衆因發明九章之妙以淑後學其法以元氣居中立天元一於下地元一於左人元一於右物元一於上陰陽升降進退左右互通變化乘除往來用假象眞以虛問實錯綜正負分成四式必以寄之剔之餘籌易位消而和會以成開方之式上卷六門曰直段求源曰混積問元曰端匹互隱曰廩粟廻求曰商功修築曰和分索隱中卷十門曰如意混和曰方圓交錯曰三率究圓曰明積演段曰句股測望曰或問歌彖曰茭草形段曰箭積交參曰撥換截田曰如象招數下卷八門曰果垛疊藏曰鎖套吞容曰方程正負曰雜範類會曰兩儀合轍曰左右逢元曰三才變通曰四象朝元計自直段求源以迄雜範類會凡二十門悉以天元爲術惟或問歌彖第九第十兩問兼立地元又第十二問兼立三元要皆不出九章範圍如商功修築句股測望方程正負三門雖仍九章舊名而精深秘奧則又過之其端匹互隱廩粟廻求二門寓粟米如意混和一門寓借衰茭草形段果垛疊藏如像招數三門寓商功中之差分直段求源混積問元明積演段撥換截田鎖套吞容五門寓方田少廣諸法和分索隱一門約分命分也方圓交錯三率究圓箭積交參三門定率而兼交互也至於或問歌彖雜範類會二門各自爲法一則寄諸歌詞一則編成雜術均有似乎補遺大旨有淺有深以加減乘除開方帶分六例爲問而每門必備此六例凡法之簡易者略之其繁難者詳之更有一門而專明一義者皆如和分索隱之分開方三率究圓明積演段之反復互求是已末後四門言地元者兩儀合轍左右逢源二門言人元物元者三才變通四象朝元各一門惟通體但有開方實方廉隅諸數不詳乘除升降正負相消之法蓋於假令四問各具細草撮其大綱列令式云式三元式物元式前得後得左得右得以及內二行外二行諸式并和會配合互隱通分剔消易位以見例先是世傑於大德已亥時訓導初學欲其演熟乘除加減編集算學啟蒙三卷自乘除加減求一穿韜反覆還源以至天元如積總二十門凡二百五十九門卷首總括一卷首釋九數如一一如一二如二二二如四之類次載歸除歌括如一歸如一進見一進成十二一添作五之類謂古法多用商除爲初學者難入則後人以此法代之再次則斤下留法明縱橫訣大小數諸率暨解斗斤秤端匹田畝各起率古圓率徽率密率明異名正負乘除開方等法一一詳列上卷八門曰縱橫因法曰身外加法曰留頭乘法曰身外減法曰九歸除法曰異乘同除曰庫務解稅曰折變互差中卷七門曰田畝形段曰倉囤積粟曰雙據互換曰求差分和曰差分均配曰商功修築曰貴賤反率下卷五門曰之分齊同曰堆積還源曰盈不足術曰方程正負曰開方釋鎖大率由淺入深初不外乎九章然視九章則加精較玉鑑則便於初學二書互有新義如謂平除長爲小長

長除平爲小平小積恆爲一步又圓周四而三自球周又倍斜爲廣二方一斜和爲長長廣相乘爲方五斜七八角田積若倍莖爲廣句股莖和爲長長廣相乘即句三股四八角田積之類又有求之角四角鼠峯形及四角落一三角撒星更落一形諸法尤爲獨得其論之分曰但有除分者餘不盡之數不可乘之乘之則不合其源可以爲之分言之之分者乃乘除往來之數還源則不失其本也故九章設諸分於篇首者爲何謂之分者乃開算之戶牖釋其義閔達其術奧妙是以學者造之鮮矣故張邱建有云不患乘除之爲難而患通分之爲難是也且合減課分之術乃舉其母而齊其子母法子實而一平分者母互乘子副併爲平實母相乘爲法以列數乘未併者各爲列實以列數乘法減多益少而平經分者錢爲實人爲法而一重有分者同而通之乘分者子相乘爲實母相乘爲法而一約分者治數之繁也設有四分之二減而言之即二分之一也可約則約可半則半比類前問欲買馬五十六匹已買二十一匹問幾分中買訖幾分答曰八分中買三分也其餘開方釋鎖門有直積有長平和題下論天元一術曰案此以古法演之和步自乘得八千四百六十四乃是四段直積一段較冪也列積四因之得八千二百八減之餘有較冪二百五十六爲實以一爲廉平方開之得較一十六步加和半之得長長內減較即平也今以天元一演之明源活法者功數倍假立一算於太極之下如意求之得方廉隅從正負之段乃演其虛積相消相長而脫其直積也今故於逐問備立細草圖其縱橫明其正負使學者粲然易曉也世傑在宋元間與秦九韶李冶可稱鼎足而三九韶正負開方冶天元如積皆足上下千古世傑又兼包衆有尤辨畫量神而明之尤超越乎秦李兩家之上其菱草形段如像招數果朶疊藏各問爲自來算書所未及郭守敬授時草平立定三差所謂招差者殆通乎此祖氏序謂二書相爲表裏不其選歟蓋當時嘗言天元之學推其源實出於衰分雖同爲假借之算而衰分所借者爲今有之見數天元所借者爲所求之問數見數實而問數虛故衰分較易若天元者既爲問數祇可互爲隱伏不容交相雜廁故必立之於太極見數下使其有所區別以求同數之兩式尤必使兩式之正負各異庶於錯綜參伍中消成一段俾隱伏之問數立見所謂如積求之者凡數之相乘或自乘皆謂之積凡題必有兩見數或如題用定率得積或如題用加減乘除得積以兩見數各演一式其正負自必不同其法又有類於盈不足術假令令之兩式惟假令令之兩式消後一行僅得實法兩層天元兩式消後一行不盡爲實法兩層其階級重重率由屢乘所得故又假借爲實方廉隅諸數而以開諸乘方法御之地方則於天元所假借之一算外復別假一算此一算既不可使之與太極天元相混故旁立於太極之左其兩式相消後尚有緣附者交羼於其側不成一行不可爲開方之段必更尋一同數之式以相消使三式化爲兩式兩式歸一行至於三元四元不過多一元則多一假借之算亦多一元則多一同數之式凡二元二式三元三式四元四式悉如方程之二色三色四色互通齊同相當直除其式上下左右不能升降

進退者則又曰而自乘務使或升或進齊同相當其變化莫測曲盡妙理如此（續畫人傳）

李衎（薊州志作李修衎誤）字仲賓世爲燕人（明一統志作薊邱人）起家將仕佐郎太常太祝皇慶元年爲吏部尚書拜集賢殿大學士善畫枯木竹石（蘇天爵滋溪集）有竹譜傳於世（薊州志）賜翰林學士承旨追封薊國公謚文簡（蘇天爵滋溪集）子士行官至黃巖知州竹石得宗學尤工山水（明一統志）

趙師魯字希顏霸州文安人父趾祕書少監贈禮部尚書師魯風采端莊在太學力學如寒士延祐初爲典文署丞五年遷將作院照磨七年辟爲御史臺掾後補中書省掾於朝廷典章故實律令文法無不練習臨事明敏果斷執政奇之及典銓選平允無私人無不服擢工部主事遷中書省檢校官咸著能名泰定中拜監察御史時大禮未舉師魯言天子親祀郊廟所以通精誠迓福釐生蒸民阜萬物百王不易之禮也宜豎成憲請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帝嘉納焉元夕令出禁中命有司張燈山爲樂師魯上言燕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侈之端觀燈事雖微而縱耳目之欲則上累日月之明疏聞遂命罷之時宰相都爾蘇密傳命令不使中外預知師魯又上言古之人君將有言也必先慮之於心咨之於眾決之於故老大臣然後斷然行之渙若汗不可反未有獨出柄臣之意不咨眾謀者也不報都爾蘇雖剛很亦服其敢言朝士年未及致仕其子請預蔭其官執政者欲從之師魯駁其非是遂止遷樞密院都事改本院經歷致和初升奉政大夫參議樞密院事天歷中遷樞密院判官改兵部侍郎丁父憂特旨起爲同僉樞密院事師魯固辭不就服除復爲樞密院判官持節治四川軍宣布威德士卒懷其恩信未幾遷中順大夫刑部侍郎樞密院復奏爲其院判官久之出爲河間路轉運鹽使陳言興利法度修飭絕巡察之奸省州縣廚傳賜遊費竈戶商人無不便之歲課遂大增暇日割已俸率僚吏新孔子廟命吏往江右製雅樂聘工師春秋釋奠士論稱之以疾爲棄官歸京師至元三年卒年五十三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天水郡侯謚文清（元史）

宋本字誠夫大都人幼穎拔旣成童聚經史窮日夜讀之句探字索必通貫乃已嘗從父禎官江陵就王奎文講明性命義理之學造詣日深善爲古文辭必已出峻潔刻厲多微辭年四十始還燕至治元年策天下士於廷本爲第一賜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泰定元年除監察御史首言南陂之變逆賊特克實等雖伏誅其黨樞密副使阿薩爾身親弒逆以告變得不死竄海南乞早正天討盜竊仁廟金主本言在法民間失盜捕之違期不獲猶治罪太常失典守及在京應捕官皆當罷又言中書宰執日趨禁中固寵苟安兼旬不至中堂壅滯機務乞戒飭臣僚自非入宿衞日必詣所署治事皆不報踰月詔國子監丞夏風烈地震命百官雜議弭災之道時宿衞士自北方來者復道歸乃羣相剽劫桓州道中旣逮捕丞相舒瑪爾節（原作旭滅傑錢大昕云即旭邁傑）奏釋之蒙古千戶使京師宿衞中適民朱甲妻女車過邸門千戶悅之奪以入朱泣訴於中書舒瑪爾節匿此不問本適與議抗言特克實餘黨未誅仁廟神主盜未得桓州盜未治朱甲冤未伸刑政失度民憤

天怨災異之見職此之由餘氣激薈眾皆聳聽移兵部員外郎二年轉中書左司都事會議招撫溪洞民故將李牢山之子嘗假兵部尚書從諸王帥兵征鬱林州殺民李在道納妾留不進兵敗歸樞密副使王布林濟達言李平殺有功當悉沮乃不敢言舒瑪爾節死左丞相都爾蘇當國得君與平章政事諤卜都拉（輯通志作爾卜德爾勒）皆西域人西域富賈以其國異石名曰瑠者來獻其估鉅萬或未酬其直諸嘗有過爲司憲褫官或有出其門下者三年諤卜都拉自禁中出至政事堂渠僚佐持詔索示本乃以星孛地震赦天下仍命中書酬渠朝所獻諸物之直擢用自英廟至今爲憲臺奪官者本讀竟白曰今天警災異而畏獻物未酬直者懷怨此有司細故形諸王言必貽笑天下司憲褫有罪者官世祖成憲也今擢用之是廢成憲而反汗前詔也後復有邪佞贓穢者將治之邪置不問邪宰執閣本言相視歎息罷去明日宣詔畢本遂稱疾不出四年遷禮部郎中天歷元年升吏部侍郎二年改禮部是年文宗開奎章閣置藝文監檢校書籍超大監至順元年進奎章閣學士院供奉學士二年出爲河東廉訪副使將行擢禮部尚書三年甯宗崩順帝未至太后在興聖宮正旦議循故事行朝賀禮本言宜上表興聖宮廢太明殿朝賀眾是而從之元統元年兼經筵官冬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不拜復留爲奎章閣學士院承制學士仍兼經筵官二年轉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經筵如故尋卒年五十四（元史）贈翰林直學士范陽郡侯（元詩選）諡正獻本性高抗不屈持論堅正制行純白不可干以私而篤朋友之義堅若金鐵人有片善稱道不少置尤以植立斯文自任知貢舉取進士滿百人額爲讀卷官擢第一甲爲三人父官南中貧買宅以去居官清慎自持饘粥至不給本未弱冠聚徒以養親殆二十年歷任通顯猶僦屋以居著有至治集四十卷弟（元史）娶字顯夫泰定元年進士除秘書監校書郎安南使者朝貢歸遷充館伴使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詹事院立選爲照磨尋辟御史臺掾辭轉大禧宗禋院照磨遷翰林修撰至元初擢監察御史遇事敢言出僉山南廉訪司事改陝西行臺都事月餘召拜翰林待制遷國子司業與修宋遼金三史拜翰林直學士尋兼經筵講官卒年五十有三贈國子祭酒范陽郡侯諡文靖（案元史改諡云文靖原訛文清據永樂大典改）娶自少敏悟出語驚人延祐中挾其所作詩歌從其兄入京師清河元明善濟南張養浩東平蔡文淵王士熙方以文章顯於朝爭慰薦之歐陽元謂其詩務去陳言雖大隄之謠出塞之曲時或馳騁乎江文通劉越石之間而燕人淩雲不羈之氣慷慨赴節之音一轉而爲清新秀偉之作齊魯老生不能及也娶與兄本先後擢第出於曾元用虞集孛术魯翀之門士論榮之所著有燕石集（元詩選）

劉器之良鄉人五世同居英宗臨其家詔旌之（雍正志）

宋杞大都人年十九父丙辛卒擗踊號泣絕而後甦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遂成疾伏臥牀榻猶哭不止淚盡繼之以血既葬疾轉甚杞有繼母無他兄弟度不能自起作遺書囑其妻楊氏曰汝善守志以事吾母遂卒楊氏遺腹生一男人以爲孝感云泰定三年旌其門（元史）

李廷字瑞卿其先漳南人徙於潞幼孤以樵養母梁好禮閔之曰毋負子孝不與何待以其子妻之年二十起家京尹曹歷左司吏部府正掾太子詹事完澤數言之東宮得召見用爲南昌尹善政聞於朝復入掾詹事及中書以勞調泉府司知事進經歷遷爲司丞行泉府罷受詔覈江南賦賦平以能同知河南府事諸王及使客不絕於道修傳郎備供饋以紓民憂祠二程張邵司馬以教民學遷陝西行省員外郎補信拯散出良民爲奴婢者三百餘人進甘肅行省郎中尋召爲戶部郎中賦法均出賦不廢濫賜三品秩爲江州總管天久不雨施德化理寃獄去土民所疾苦而便利之乃雨發廩勸分活饑民三萬餘家於是修社稷興學校親率府屬詣校宮集耆德宿學之士親執經講問下邑皆化之改兩淮屯田總管歲省公帑十七八而上供無不備帝數遣使賜酒勞問政成召爲兵部尚書遷刑部尚書奏誅權臣不法者拜淮東宣慰司居數月引年謝歸越天歷元年卒年七十三（揭傒斯撰墓誌銘）追封潞陽郡公諡忠靖（通州志）

趙伯敬密雲人至順間爲薊州知州修文廟興教化以仁廉聞明萬歷中張世則申請入祠（密雲縣志）

崔瑗字子玉涿郡人順帝時汲縣令視事七年政化大行百姓歌之曰天降神明君賜我仁慈父遷濟北（河南通志）

劉秉直字清臣大都武清人至正八年爲衛輝路總管平徭役興教化敦四民之業崇五土之利養鰥寡恤孤獨賊劫汲縣民張聚鈔一千二百錠而殺之賊不獲秉直具詞致禱城隍祠而使人伺於死所忽有村民阿蹇者戰慄仆地具言賊姓名及所在冀之果得賊於汴遂正其罪蟲螟生復禱於八蜡祠蟲皆自死歲大饑人相食秉直出俸米倡富民分粟餘者食病者藥死者棺以葬天不雨禾且稿秉直詣城北蒼峪神祠具詞祈禱有青蛇蜿蜒出觀者異之行數里雷雨大至秩滿以親老去（元史）

田善甫寶坻人家貧竭力事親甘旨未嘗缺供父嘗乘一驢蹇走燕趙善甫徒步扶掖旦暮不離側至正間詔旌其閭（寶坻縣志）

程式東安人喪親築廬墓側視死如生哀聲動行路渾河爲之廻瀾人咸謂孝感所致至正間於州治東設義學一區贍地百一十畝延師教其鄉人歲給廩餼弗替時州學圮於水式捐貲復興士大夫作詩歌以美之（東安縣志）

何失字得之昌平人負才氣與高克恭鮮于樞同學爲詩家善織紗穀日出賣紗騎驢歌吟道中指意良遠至正間名公交薦以親老不仕年八十卒（元詩選）揭傒斯嘗推重云心事巢由以上文章陶阮之間虞集見其所作歎曰當序而傳之使後之作者亦知世有斯人（明一統志）

王德仁武清人舉茂才侍興慶宮後出爲遂州同知儉約慈愛民有盜賣其女而誣壻殺者累年不決德仁鞫之得其情遂之人立碑志思（武清縣志）

李士瞻字彥聞（元詩選）東安人（東安縣志）至正間以布衣遊公卿間薦爲知印尋中大都路進士第辟中書省掾累遷戶部尚書出督福建海漕（元詩選）適海酋據福州城王師攻之不下士瞻諭以禍福酋遂出降閩人立祠祀之（東安縣志）拜行省左丞召參

議中書省事進參知政事改樞密副使翰林學士承旨封楚國公二十七年卒年五十有五士贍襟度宏遠立朝謇諤有經濟之才所著有經濟文集五卷子守成後名延典至正丁酉進士授翰林院檢討（元詩選）河朔學者多師事之所著有一山集時號一山先生（東安縣志）

諡案元詩選云士贍先世南陽人後徙漢上占籍東安四子皆知名經濟集一山集皆曾孫伸所編次曾孫侃及元孫德恢德仁校定明吉安知府嚴廷璽又書合士贍父子詩文爲濟美集云

王德亮字仲明涿郡人爲遼陽行尚書省員外郎出知宜興勤勞愛民民甚德之莅官四十餘年家無厚積官至中奉大夫（涿州志）

劉深寶坻人歷仕數朝累官中書省左丞有幹濟尚節操晚年休沐里居慨邑中學久未建即舊樞密院改創之土木費以千計士知勸學實自深開之（寶坻縣志）

高知廣涿郡人幼以警敏稱弱冠博通經籍知名於世歷官國子祭酒民部尚書（涿州志）

曾德濵陽人宗聖公五十七代孫母早亡父仲祥再娶左氏仲祥避襄陽樂其土俗因擕左氏家焉亂兵陷襄陽遂失左氏德求之五年得於廣海間奉迎以歸孝養甚至有司以聞詔旌復其家（元史）

阿都齊大都固安人天性篤孝幼孤養母母有疾醫治不痊阿都齊禱其所佩刀割左脅取肉作羹進母數日病愈（元史）

邢表字居正直隸文安人初知獲嘉縣擢知彰出粟多所濟活徙知徐州（河南通志）

劉居敬大都人年十歲繼母郝氏病居敬憂之籲天以求代狀聞並旌表之（元史郭全傳中）

掩都字成之燕山人爲藍田縣達魯噶齊贊令明信吏民畏服（陝西通志）

王麟大都人親喪廬墓與同郡李簡薊州王欽俱以孝行稱（元史傳敘）

一第601冊 續修四庫全書 3

畿輔通志卷二百十二

列傳二十　元二

元

保定府

田喜　郭希泰　翟文彬
劉賛　張季　苑德
張宏略　張宏範　荀宗道
焦德裕（父用）　郭宏敬　賈文備
王實喇（子圭　寄）　王恂（父良　子寬　賓）　劉好禮
向文　史弼　張珪
王庭玉　許維楨　王壽
向野　劉因　劉英
梁師安　王綱　劉仲祥
梁至剛　李謙　封從植
忽都不花（子訥懷）　郭貫　解誠（子汝楫　孫特爾格）
陳彥（子肯堂）　郝天挺（父哈喇巴圖爾　孫忠恕　子佑）
李仁祐　韓若愚　劉廷直
李洽　王褒　郭克明
董珪　王貞　李齊
丁好禮　王好德　劉士
董志　韓善　張彥文
胡炳南　耿德温（張行　張勗）　王庸
汪擇民　齊克中　何源
劉源　張正　張霞

王宗哲　賈屋（呂允中）　耿煥
孟居仁　王思宗　呂顯宗
魏敬益　田子中　鄭慶（子德鄰）
苑誠　穆茂　郭祥
劉智　賈秉貫　劉德和
張克讓

承德府

何實（曾祖撲哥）　伊喇聶呼（子邁努　孫元臣）　石天應（姪佐中　佐中子安）
玩　劉亨安（兄世英　族兄德仁）　趙振玉
張庭珍（弟庭瑞）　趙炳（父宏）　巴圖爾（兄馬達剌　蔚　子巴）
清拉　王克敬（子時）　崔敬
劉廷讓　孫秀實　舒穆嚕昌齡（張洪　範）

元

保定府

田喜清苑人元兵破保州下令老者盡殺喜欲代父死潛伏父屍以手據地延頸以待兵以刀刺其頸死而復甦後二日令再下無老幼盡屠時喜被選行次安肅聞父死逃回求屍負以渡河冰傷脛血出發母塚葬而還（保定府志）

郭希泰清苑人性孝友嘗營樓居或謂君有弟樓可二楹他日易析也希泰謝曰兄弟天倫兄有即弟有也奚分為言者歎服（雍正志）

翟文彬滿城人隸張柔麾下屢立戰功中統中佩金虎符鎮守均州授南京安撫使（雍正志）

劉賛滿城人隸張柔麾下討賈瑀降郭收攻完州及西山諸

奮力戰有聲累官武略將軍（同上）

張季（案滿城縣志張理字道元尹宜陽事蹟畧同疑是一人理季二字必有一譌）保定滿城人爲宜陽尹訪民休戚推誠勸勉不事鞭笞未幾野無惰農富金亡孔子廟廢季復搆置延師儒擇民間子弟教之風俗爲變（河南通志）

苑德字順道清苑人（清苑縣志作范德）剛毅有力金末領眾十五萬歸張柔助築郡城有功（保定府志）復疏決舊渠引鷄泉灌城中居民藏之（清苑縣志）

張宏略字仲傑易州定興人忠武王柔第八子也少有謀略通經史善騎射嘗從柔鎭杞徙亳乙卯入朝憲宗授金符權順天萬戶從征蜀以其幼賜錦衣令還鎭柔致仕授宏略金虎符順天路管民總管行軍萬戶仍總宣德河南懷孟等路諸軍屯亳者中統三年李璮反求救於宋將夏貴貴自蘄乘虛北奪亳滕徐宿邳滄濱七州新蔡符離蘄利津四縣殺守將宏略率戰船遇於渦口貴退保蘄宏略發亳軍攻之水陸並進宋兵焚城宵遁追殺殆盡獲軍資不可計盡復所失地李璮旣誅追問當時與璮通書者獨宏略書皆勸以忠義事得釋朝廷懲璮叛逆務裁諸侯權以保全之因解宏略兵職宿衞京師至元三年城大都佐其父爲築宮城總管八年授朝列大夫同行工部事兼領宿衞親軍儀鸞等局十三年城成賜內帑金釦瑪瑙卮授中奉大夫淮東道宣慰使十四年宋廣王昺據閩廣時東海縣餉眾數萬行省檄宏略將兵二千戍之仍命造舟運粟入淮安宏略顧民舟有能載粟十石者與一石人爭趨之一月而畢十六年遷江西宣慰使會饒州盜起犯都昌宏略以爲饒雖屬江東與南康止隔一湖此寇不滅則吾境必有相扇而起者乃使人直擣其巢穴生縛賊首於市餘黨潰散下令曰不操兵者皆爲平民餘無所問頃之以疾歸二十九年見世祖於龍虎臺使子玠備宿衞帝特命宏略爲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元貞二年卒贈推忠佐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蔡國公謚忠毅子三人玠瑾玫（元史）

張宏範字仲疇（案元詩選作河內人與元史異）忠武王柔第九子也善馬槊頗能爲歌詩年二十時兄順天路總管宏略上計壽陽行都留宏範攝府事吏民服其明決蒙古軍所過肆暴宏範杖遣之入其境無敢犯者中統初授御用局總管三年改行軍總管從親王哈必赤討李璮於濟南營城西璮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宏範宏範曰我營險地璮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遂築長壘內伏甲士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浚壕益深廣璮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岸軍陷其得陵壕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璮旣誅朝廷懲璮專兵民之權故能爲亂議罷大藩子弟之在官者宏範例罷至元元年授順天路管民總管佩金虎符二年移守大名（元史）未上微服行民間察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租視所當輸倍蓰視事首治之民大悅（虞集撰廟堂碑）歲大水漂沒廬舍租稅無從出宏範輒免之朝廷罪其專擅宏範奏曰今歲水潦不收倘必責民輸倉庫雖實而民死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致逃亡則歲有恒收矣帝嘉其知體勿問六年括諸道兵圍宋襄陽授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佩金虎符戍鹿門堡以斷宋餉道

且絕郢救兵宏範進言曰國家取襄陽爲延久之計者所以重人命而欲其自斃也然其境南接江陵歸峽商販行旅絡繹不絕甯有自斃之時乎宜城萬山以斷其西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速斃之道也帥府奏用其言移宏範兵戍萬山既城與將士較射出東門宋師奄至衆欲退宏範曰吾與諸君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乎即擐甲上馬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令曰聞吾鼓則進未鼓勿動宋軍步騎相間突陣宏範軍不動再進再卻宏範曰彼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奔潰八年築一字城逼襄陽破樊城外郭九年攻樊城流矢中其肘裹瘡見主帥曰襄樊相爲脣齒故不可下若截江道斷其援兵水陸夾攻樊必破矣樊破則襄陽無所恃從之明日出銳卒先登拔之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賜錦衣白金寶鞍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巴延伐宋宏範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西南取武磯堡渡江宋相賈似道督兵阻蕪湖殿帥孫虎臣據丁家洲宏範轉戰而前諸軍繼之宋師潰長驅至建康十二年五月帝遣使諭巴延駐兵少待宏範進曰聖恩待士卒誠厚然緩急之宜非可遙度今敵已奪氣正當乘破竹之勢取之豈宜廷緩使敵得爲計耶丞相然之馳詣闕面論形勢得旨進師遂移次瓜州宋都統姜才帥勁兵二萬人出揚子橋宏範佐都元帥阿珠禦之與宋兵夾水陣宏範以十三騎徑渡衝之陣堅不動宏範引卻一騎躍馬揮刀直趨宏範宏範旋轡反迎刺之應手斃其衆潰亂追至城南門斬首萬級餘蹂踐溺死者不可計宋將張世傑孫虎臣等率水軍於焦山決戰宏範以一軍從旁橫擊至圌山東奪戰艦八十艘俘馘無數上其功改亳州萬戶賜名巴圖左丞董文炳由海道會巴延大師安近郊入城取宋主降表來上十三年台州叛討平之十四年師還授鎮國上將軍江東道宣慰使十五年宋張世傑立廣王昺於海上閩廣響應帝命宏範往平之授蒙古漢軍都元帥陛辭賜錦衣玉帶不受以劍甲爲請帝出武庫劍甲聽其自擇將行薦李恒爲副至揚州選將校水陸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宏正爲先鋒戒之曰選汝驍勇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勉之宏正所向克捷進攻三江寨寨據險乘高兵皆持滿以待宏範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麾軍連攻數寨遂擒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軍其東門命別將攻西南乃乘虛破其北門又拔鮑浦寨瀕海郡邑皆望風降附獲宋丞相文天祥於五坡嶺使之拜不屈宏範義之待以賓禮送至京師獲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命子珪師事焉十六年由潮陽港發船入海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知廣王所在辛酉次崖山宋軍千餘艘碇海中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宏範引舟師赴之崖山東西對峙其北水淺舟膠非候潮來不可進乃出山之東轉南入大洋始得逼宋舟（案經世大典云宋人以烏蛋船千餘艤大舟之北宏範夜操小艇齎勁兵潰取之船中皆海民不習戰攻殺靡遺即取烏蛋船載草乘風縱火宋預以泥塗艦懸水筒無數火船至鉤而沃之竟能援乃與李恒畫圖定計本傳不載謹附於此）別出奇兵斷其汲路燒其宮室世傑有甥在宏範軍中三使招之不從甲戌李恒自廣州至授以戰艦使守北面二月癸未將戰或請先用礮宏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其東南北三面宏範自將

一軍與宋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潮至必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恆等順潮而退樂作宋將以爲且宴少懈宏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豫構戰樓於舟尾以布幛障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則起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鳴金撤障弓弩火石交作頃刻并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陸秀夫抱其主昺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世傑走交趾風壞舟死海陵港餘將吏皆降嶺海悉平磨厓山之陽勒石紀功而還入朝賜宴慰勞未幾疾作中夜而興再拜退坐命酒作樂與親故言別出所賜劍甲命付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語竟端坐而卒年四十三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烈（謹案元詩選作武略）宏範素敏悟喜讀書識大義身長七尺修髯如畫尚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持不爲勢位所屈丞相巴延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金行賞宏範後至巴延曰爾何敢後對曰臨陣未嘗後受賞恥居先何爲不可也巴延爲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類如此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己廉愼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明則人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凡行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必親視醫藥死必轉送其家凡賜與卽頒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必謝泣陳說得請而後已故人樂爲用（虞集撰廟堂碑）歌詩踔厲奇偉據鞍從横横槊釃酒叱咤風生豪快天縱類楚漢烈士語著有淮陽集（元詩選）至大四年加贈推忠效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延祐六年加保大功臣加封淮陽王謚獻武子珪自有傳（元史）

奇宗道字正甫（元史類編）保定人弱冠從郝經使宋被留儀眞經授以學遂以備名家仕至國子祭酒詩文書畫皆有晉唐風致（明一統志）（郝經贈都事奇正甫詩云拔匪道堪受學初嶔崟頭角氣凌虛持節便敢判雙虎回首還看總一猶未習子卿毡上雪且傳黃霸獄中書天教三十從重耳返國尊王信有餘）

焦德裕字寬父雄州人（正定府志作廣平路井陘人）父用仕金由東鹿令陞千戶守雄州北門太祖兵至州人開南門降用力戰生獲之帝以其忠壯釋不殺復舊官徇地山東未嘗妄殺一人年六十二卒以德裕貴追封恆山郡公謚正毅德裕通左氏春秋少爭勇善射從其舅解昌軍中金將武仙殺史天倪既敗走其黨趙貴王顯齊福等保仙故壘數侵掠太行太宗擇廷臣有才辯者往招之楊惟中以德裕薦遂使眞定降齊福擒趙貴王顯亡走德裕追射殺之其地悉平詔賜井陘北障城田中統四年賜金符爲閬蓬等處元帥府參議宋臣夏貴圍宣撫使張庭瑞於虎嘯山實薪土塞水源人無從得飲帥府檄德裕援之夜薄貴營令卒各持三炬貴驚走追及鵝谿殺千人獲馬牛兵仗萬計陞京兆漕運使至元六年僉陝西道提刑按察使事八年轉西夏中興道按察副使十一年從丞相巴延南征授僉行中書省事遂從下安慶至鎮江焦山寺主僧誘居民叛丞相阿珠欲盡坑其徒德裕諫止之命德裕先入城撫定宋平賜予有加平章阿哈瑪特譖丞相巴延殺丁家洲降卒奏以德裕爲中書參政欲假一言證成之德裕辭不拜久之復簽行省事十四年改淮東宣慰使淮西賊保司空山檄淮東四郡守爲應元帥特爾格遲得其檄卽械郡守許定國等四人使承反狀德裕言四人者皆新降將天下

既寵殺之有地有民盈所望矣方誓報效安有他覬以疑似殺四守竄知非反間耶盡復其官拜福建行省參知政事二十五年卒年六十九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追封恆國公諡忠肅子脩餘姚州知州潔信州治中（元史）

郭宏敬字彥禮（定興縣志作仲禮）易州定興人父彥成以篤謹勤力爲張柔所倚任嘗攝行元帥事宏敬性警敏美姿容讀書善射柔器之以女妻焉丁未授束鹿長庚戌遷易州太守壬子改完州易人以善政請復爲易州歲甲寅卒（劉因撰墓志銘）

賈文備字仲武祁州蒲陰人萬戶輔子幼襲父職從張柔屯三汊口備宋兵宋以雲梯攻戰卻之憲宗賜弓矢銀盂歲乙卯復令襲父左副元帥職兼領順天路中統二年升開元府路女眞碩達勒達等處宣撫使佩金虎符三年遷開元東京懿州等處宣慰使四年改萬戶領張柔所部軍屯亳州宋兵時鈔掠淮甸文備戰卻之至元二年加昭勇大將軍眞定路總管兼府尹六年調衞輝路總管七年授西蜀成都統軍以疾不赴八年授宿州萬戶尋改河南等路統軍圍襄樊九年移蔡州兼水路漕運十一年復授萬戶漢軍都元帥領劉整軍駐亳州宋將夏貴知亳無備麾引兵來襲文備出奇邀擊大破之帝賜金鞍金織文段白金從丞相巴延伐宋抵郢州宋築二城夾江布戰艦數千艘軍不得進文備泛舟由淪河徑出大江攻武磯堡從阿珠先渡江大軍繼之遂取鄂漢以功賜白金加昭毅大將軍守鄂州十二年從平章政事阿爾哈雅趨湖南至潭州城下文備冒鋒鏑礟傷右手流矢中左臂攻愈急宋臣李芾死之轉運判官鍾蜚英等遂皆以城降（案通志云所載哈雅傳至元十二年春正月芾力屈及轉運使鍾蜚英都統陳義皆自殺其將劉孝忠以城降與此互異）十三年加昭武大將軍守潭州十四年衞永彬等郡寇發討平之十五年進鎮國上將軍湖南道宣慰使徇瓊崖等州及廣東瀕海諸城追宋衞王昺十六年召還拜淮東宣慰使加金吾上將軍鎮慶元十八年復授都元帥二十年改江東宣慰使討建寧盜黃華二十二年拜荊湖古城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二十三年改湖廣行省參知政事二十四年致仕後十七年以疾卒延祐四年贈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武威郡公諡莊武（元史）

王貴喇（原作吉剌）保定人（案明一統志暨保定府志載入保定府雍正志載入順天府考元保定路治今保定府保定縣治今順天府保定府志誤言保定人甚多似宜一律歸入）初事世祖以其有勇略遂賜名貴喇巴圖從攻釣魚山及領呼布格果功賜金符授武衞親軍千戶中統三年從征李璮於濟南屢捷四年元帥阿珠駐兵河南遣貴喇將蒙古漢軍復立宿州至元六年賜虎符升海州萬戶引兵攻鹽林山寨多所俘獲十年授東川行樞密院同僉十五年征夔府有功十六年徙鎮萬州卒於軍子二曰宏曰甯宏先佩金符爲左衞千戶及樞密院擬甯襲武職甯讓其兄宏於是授宏中衞都指揮使佩父虎符而以甯代宏爲千戶佩金符甯從阿爾合台達遜北征追擊托克托穆爾之軍于阿納爾圖（原作阿納禿阿）師還復從和爾果斯北征有功升右衞親軍總管後改前衞都指揮使司僉事子處恭襲宏職仕至侍御史（元史）

王恂字敬甫中山唐縣人（名臣事略作中山安喜人）父良金末爲中山府掾時民遭亂後多以罣誤繫獄良前後所活數百人既棄吏

兼潛心伊洛之學天文律歷無不精究年九十二卒（采錢大昕元史）（攷異云恂大父順元史贈大常少卿中山郡公諡安定父夏贈昭文館大學士中山郡公諡端懿）恂性穎悟三歲家人示以書帙輒識風丁二字十三學九數輒造其極歲己酉太保劉秉忠北上途經中山見而奇之及南還從秉忠學於磁之紫金山癸丑薦之世祖召見於六盤山命輔導裕宗爲太子伴讀中統二年擢太子贊善三年裕宗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敕兩府大臣凡有咨稟必令恂與聞初中書左丞許衡集唐虞以來嘉言善政爲書以進世祖令恂講解且命太子受業焉又詔恂於太子起居飲食愼爲調護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侍左右恂言太子天下本付託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況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循覽庶務亦當屢省又言官吏以罪免者毋使更進軍官害人改用之際尤不可非其人民至愚而神變亂之餘吾不之疑則反覆化爲忠厚帝深然之恂早以算術名裕宗嘗問焉恂曰算數六藝之一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每侍左右必發明三綱五常爲學之道及歷代治忽興亡之所以然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論著得失上之裕宗問以心之所守恂曰許衡嘗言人心如印板板本不差則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則摹之於紙無不差者詔擇勳戚子弟使學於恂卓然以師道自任及從裕宗撫軍靑海乃以諸生屬之許衡及衡告老去復命恂領國子祭酒國學之制實始於此帝以國朝承用金大明歷歲久寖疏命恂釐正恂薦許衡明歷之理詔赴闕命領改歷事官屬悉聽恂辟置恂與衡及楊恭懿郭守敬等徧考歷書四十餘家晝夜測驗創立新法參以古制推算極爲精密至元十六年授嘉議大夫太史令十七年歷成賜名授時歷頒行天下十八年居父喪哀毀日飲勺水帝遣内侍慰諭之未幾卒年四十七（元史）恂資簡重不妄言笑雖權貴未嘗假以辭色既與許衡同太史院謂人曰先賢吾不得而見之今得許公可矣卒之日天下痛悼焉（蘇天爵名臣事略）延祐二年贈推忠守正功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定國公諡文肅子寬賓並從許衡游得星歷之傳於家學裕宗嘗召見語之曰汝父起於書生貧無貲畜今賜汝鈔五千貫用盡可復以聞恩恤之厚如此寬由保章正歷兵部郎中知蠡州賓由保章副累遷祕書監（元史）

劉好禮字敬之汴梁祥符人父仲澤全大理評事遙授同知許州從家保定之完州好禮幼有志知讀書通國言憲宗時廉訪府辟爲參議歲乙卯改永興府達嚕噶齊至元元年以侍儀康希逸薦召見言舉人材數事稱旨五年應詔建言凡有司奏請宜啟皇太子俾得閱習庶政以爲社稷生民之福陝西重地宜封皇子諸王鎭之創築都城宜給直以市民地選格不宜以中統三年爲限後是者不錄帝是其言敕中書省施行七年遷伊蘭（續通志作益蘭）州等五部斷事官（案西河志云好禮爲奇爾濟察哈卜塔斯謙州益蘭州等處斷事官大修倉庫置傳舍益蘭爲治所）伊蘭距京師九千餘里民俗不知陶冶水無舟航好禮請工匠於朝以教其民民便之或言榷鹽酒可以佐經費好禮曰朝廷設官要荒務以教遠裔欲奪其利耶言者慚服十年北方諸王叛執好禮軍中其大將以好禮善處封稱之十六年春叛王召好禮至欠欠州曰皇帝疑我至有今日好禮曰不疑果疑王召王至京師

青澀之耶明年好禮卒衆走別部守厖以待兵至退叛王置追好禮西踰雪嶺好禮自度踰是則無望其還遂以衣服賂其下始獲東出鐵壁山口間道南走數日從者纔至且千人中道糧絕捕獵以爲食至珠嚕海（續通志作珠爾海）始與戍兵接得乘傳至昌州入見帝賜食與鈔十八年授嘉議大夫澧州路總管十九年入爲刑部尙書改禮部又改吏部二十一年出爲北京路總管再入爲戶部尙書二十五年卒年六十二子敭爲河西隴右道肅政廉訪使（元史）

尙文字周卿祁州深澤人後徙保定遂占籍焉文幼穎悟負奇志張文謙宜撫河東參政王楫薦其才辟掌書記至元六年始立朝儀太保劉秉忠言於世祖詔文與諸儒採唐開元禮及近代禮儀之可行於今者斟酌損益凡文武儀仗服色差等皆文掌焉七年朝儀成百官肄習帝臨觀之大悅遂爲定制擢右直侍儀使轉司農都事十七年出守輝州時河朔大旱輝獨以禱得雨境內大稔懷孟民馬氏宋氏誣伏殺人積歲獄不能決提刑使者命文讞文推迹究情得獄吏獄卒羅織狀十九年進戶部郎中奏罷懷衞竹稅提舉司二十二年除御史臺都事行臺御史上封事言上春秋高宜禪位皇太子太子聞之懼中臺秘其章不發塔奇呼（續通志作特濟格）阿薩爾等知之請收內外百司吏案索天下埋沒錢糧欲因以發其事文拘留不與塔奇呼聞於帝命宗正色微肯取其章文卽白御史大夫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其謀至奸也且塔奇呼乃阿哈瑪特餘黨贓罪狼籍宜先發以奪其謀大夫遂與丞相議卽入言狀帝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遂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此舉動搖人心宜選重臣爲之長庶靖紛擾帝怒稍解可其奏旣而塔奇呼受人金竟坐死其權貴自文發之升大司農丞轉少卿遷吏部侍郎改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三十一年召爲刑部尙書元貞初拜中臺侍御史時行臺御史及浙西憲司劾江浙行省平章不法者十七事遣文往案平章堅不服且訐御史違制取會防鎭軍數帝命省臺大臣雜議咸曰平章勳臣之後所犯者輕事宜宥御史取會軍數法當死文抗言平章罪狀明白不受薄責無人臣禮其罪非輕御史糾事之官因兵卒爭怨責其帥如舊均役情無害法卽有罪亦輕廷辯數四與臺省入奏帝悟平章御史各杖遣之元貞二年建言治平之世不宜數赦不急之務宜且停罷帝嘉納焉授河北河南肅政廉訪使大德元年（河渠志作三年）河決蒲口臺檄文案視防河之策文建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至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爲中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隄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概南高於北約八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速東行得河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强堙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案元史攷證云河北原作河西攷元文類及元史新編俱作河北以上下文義案之俱作河北今據改）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溢歸德徐邳民避衝聽從安便被患之家

宜於河南退灘地內給付頃畝以爲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信能行此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朝廷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爲魚鱉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自後水北入復河故道竟如文言三年拜山東憲使行省參知政事行御史臺中丞七年召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案元史考證云左丞原作右丞考成宗本紀大德七年以行臺御史中丞尚文爲中書左丞今據改）關西饑發廩不足募民入粟補官以振之山東歲凶盜賊竊發出鈔入百五十餘萬貫以弭之選十道使者奏請巡行天下問民疾苦又奏斥罷南方白雲宗與民均役西域賈人有奉珍寶進售者價六十萬錠省臣平章賴謂文曰此所謂雅庫特（原作押忽）大珠也文問何所用之平章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一日不食則饑三日不食則疾七日不食則死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平章固請觀之文竟不爲動以疾告歸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中書左丞商議中書省事召不起武宗仁宗之世屢廷致訪以國事賜燕及金帛有加進階自光祿大夫轉銀青榮祿大夫仍中書左丞再還田里延祐六年拜太子詹事使三往乃起仁宗命畫言以教太子待以殊禮泰定三年以中書平章政事致仕明年卒年九十二（元史）追封齊國公諡正獻（富珠哩翀撰神道碑）

史弼字君佐一名塔爾琿蠡州博野人曾祖彬有膽勇穆呼哩兵南下蠡守閉城自守彬率鄉人數千家請降穆呼哩賞彬爲符寶郎既而州破得彬與同降者得免弼長通國語膂力絕人能挽強弓里門鑿石爲獅重四百觔弼舉之數步外渾圖守將王彥弼奇其材妻以女又薦其材勇於左丞相耶律鑄弼從鑄往北京近侍和爾台（原作火里台）見弼所挽弓以名聞世祖召之試以連發中的命給事左右中統末授金符管軍總管命從劉整伐宋攻襄樊至元十年諸將分十三道圍樊城弼攻東北隅凡十四晝夜破之殺其將牛都統襄陽降上其功賜銀及衣錦金鞍升懷遠大將軍副萬戶從丞相巴延南征攻沙洋堡飛矢中臂卒破之事聞賜金虎符至陽羅堡巴延謂衆曰先登南岸者爲上功弼率健卒直前宋兵逆戰奮呼擊走之巴延登南岸論弼功第一進定遠大將軍鄂州平進軍至大孤山風大作弼禱之立止兵駐瓜州巴延授弼三千人使立木堡據揚子橋弼進以數十騎抵揚州城或止之曰宋將姜才倔強未可易也弼曰吾柵揚子橋據其所必爭之地才兼未固必來攻我則我之利也才果以萬衆乘夜來攻人挾束薪填塹弼戒軍中無譁俟其至下檑木發礮石擊之殺千餘人才敗走才復以兵夜至弼三戰三勝天明才見弼兵少進追圍之騎士挾火鎗刺弼弼揮刀禦之左右皆仆手刃數十百人及出圍追者尚數百騎弼殿後敵不敢近（案續通志云宋史姜才傳才出真州高郵萬戶史弼將兵邀擊才與戰達旦弼幾殆與此互異合）援兵至大破之才奔泰州及守將朱煥以揚州降制授昭勇大將軍揚州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兼萬戶冬遷黃州等路宣慰使十五年入朝升中奉大夫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行黃州等路宣慰使盜起淮西司空山弼平之十七年平南康

都目盜江州宜課司稅及民米民鈔市舶立止之十九年改浙西宣慰使二十一年資華艮建宿春復霖雨米價踴貴弼卽發米十萬石平價糶之而後聞于省省臣欲增其價弼曰吾不可失信宿報吾俸以足之省不能奪益出十萬石民得不饑改淮東宣慰使弼三官揚州人刻石頌之號三至碑遷僉書沿江行樞密院事鎭建康二十六年平台州盜楊鎭龍拜尚書左丞行淮東宣慰使入朝時世祖欲征爪哇謂弼曰諸臣爲吾腹心者少欲以爪哇事付汝對曰陛下命臣臣何敢自愛二十七年遂授尚書省左丞行浙東宣慰使平處州盜二十九年拜榮祿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往征爪哇以伊克默色（原作亦黑迷失）高興副之付金符百五十幣帛各二百以待有功弼以五千人合諸軍（案續通志云經世大典云旨福建江西湖廣三行省兵二萬海舟千艘齎一年糧謹附識）發泉州風急濤湧舟掀簸士卒皆數日不能食過七洲洋萬里石塘歷交趾占城界明年至東董西董山牛崎嶼入混沌大洋橄欖嶼假里馬答勾闌等山駐兵伐木造小舟以入時爪哇與鄰國葛郎構怨爪哇主哈只葛達那加剌已爲葛郎主哈只葛當所殺其婿土罕必闍耶攻哈只葛當不勝退保麻喏八歇聞弼等至遣使以其國山川戶口及葛郎國地圖迎降求救弼與諸將進破葛郎兵哈只葛當走歸國高興言爪哇雖降倘中變與葛郎合則孤軍懸絕事不可測弼遂分兵三道攻葛郎至答哈城葛郎兵十餘萬迎敵自旦至午葛郎兵敗入城自守遂圍之哈只葛當出降幷取其妻子官屬以歸土罕必闍耶乞歸易降表及所藏珍寶入朝弼與伊克默色許之遣萬戶敦珠卜丹甘珠爾市哈（原作甘州不花）以兵二百護之還國土罕必闍耶於道殺二人以叛乘軍還夾路攘奪弼自斷後且戰且行行三百里得登舟行六十八日夜達泉州士卒死者三千餘人有司數其俘獲金寶香布等直五十餘萬又以沒理國所上金字表及金銀犀象等物進於是朝廷以其亡失多杖十七沒家貲三之一元貞元年起同知樞密院事阿爾婁奏弼等以五千人渡海二十五萬里入近代未嘗至之國俘其王及諭降傍近小國宜加矜憐遂詔以所籍還之拜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三年升平章政事加銀青榮祿大夫封鄂國公卒於家年八十六（元史）

張珪字公端宏範子少能挽強命中嘗射虎洞其喉至元十六年宏範平廣海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將赴水死宏範救而禮之命珪受學（案續通志云虞集撰珪墓誌敘此於平諸盜之後云軍中無事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而事之與傳互異）光薦嘗遺一編書目曰相業語珪曰熟讀此後必賴其用師還道出江淮珪年十六攝管軍萬戶十七年眞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鎭建康未幾宏範卒喪畢世祖召見親撫之奏曰臣年幼軍事有蕭禎者從臣父祖久歷行陣幸以副臣帝歎曰求老成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徧及其從者十九年太平宣徽盜起行省檄珪討之士卒數爲賊敗卒有殺民家豕而幷傷其主者珪曰此軍所以敗也斬其卒悉平諸盜（案虞集撰珪墓志云盜起蕪湖宣歙報至珪按衣而起率步卒先定蕪湖使言於行省行省因以討賊屬之戰變時乃招人撫安餘民育使賊將襲珪珪夜伏兵山上明日賊走山伏起蹙賊崖死宣州平賊之寇徽者恃南谿西坎二寨爲險固珪先令壯士緣鳥道登其巢背乃奮兵擊敗賊出戰巢背軍下據其壘賊回顧驚潰遁去因追擒其巢遂行省致之徽州亦平本傳略謹附於此）二十九年

入朝命爲樞密副使太傅伊嚕勒諾延言珪尙少姑試以僉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帝曰不然是宋爲國誠全滅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耶拜鎭國上將軍江淮行樞密副使大德三年遣珪巡行川陝問民疾苦罷冗官黜貪吏還擢江南行御史臺侍御史換文階中奉大夫遷浙西肅政廉訪使劾罷郡長吏以下三十餘人府史胥徒數百徵贓巨萬計珪得監司奸利事將發之事干行省不自安賂遺近臣妄言珪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帝遣官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伏罪拜僉樞密院事入見賜濟遜冠服侍宴又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灾異之故其目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法祖宗成憲累數百言劾大官之不法及近侍之熒惑者不報遂謝病歸久之拜陝西行臺中丞不赴武宗卽位召拜太子諭德未數日拜賓客復拜詹事辭不就尙書省立中外洶洶中丞久闕仁宗時在東宮曰必欲得眞中丞惟張珪可卽日召拜至大四年仁宗將卽位廷臣用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陳珪言當御大明殿御史大夫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珪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入奏帝悟移仗大明旣卽位賜濟遜衣二十襲金帶一帝嘗親解衣賜珪明日復召謂之曰朕欲賜卿寶玉非卿所欲以帨拭面領納諸珪懷曰朕澤朕心之所存也皇慶元年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徽政院使責勒們請以洪城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文樞密院衆恐懼承命珪固不署事遂不行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淸政務得專修宰相職帝從之著爲令教坊使曹擢珠拜禮部尙書珪曰伶人爲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止之皇太后以中書右丞相特們德爾爲太師萬戶布色參知行省政事珪曰太師論道經邦特們德爾非其人布色無功不得爲外執政車駕度居庸責勒們傳皇太后旨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珪子景元掌符璽至是以父病篤告歸帝驚曰來時卿父無恙景元頓首涕泣不敢言帝不懌進珪大司徒謝病家居繼丁母憂廬墓啜粥者三年至治二年英宗召見於易水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珪辭歸遣近臣設醴丞相拜珠問珪曰宰相之體何先珪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年冬起爲集賢大學士先是特們德爾旣復爲丞相以私怨殺平章蕭拜珠御史中丞楊多爾濟上都留守賀巴延大小之臣不能自保會地震風烈敕廷臣集議弭災之道珪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致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賀冤死非致沴之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情義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英宗遇弑逆黨衣入都門坐中書堂矯制奪符印（元史）時魏王齊齊克圖以親王監省珪密撼之王意動因曰大統當在晉邸我有密奏非王莫敢致王恐事洩珪曰事成王之功事敗我家甘虀粉不敢以言累王於是齊齊克圖遣人達其書晉王卽位於龍居河羿人皆伏誅獨至珠迎謁帝顧問曰此張平章耶密奏之來良合朕意因自探囊出片紙付翰林承旨庫春貝曰此當書之史蓋珪密奏也（虞集撰墓誌）特們德爾子索諾木謀逆流珪曰於法强盜不分首從發冢傷

尸者亦死宋諾木從弑逆戮斫丞相拜珠脅乃欲活之耶迷伏誅盜竊仁廟神主時參知政事瑪喇勒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珪曰以參政遷左丞姑曰敘進而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反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寢泰定元年六月車駕在上都帝以災異詔百官集議珪乃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極論當世得失與左右司員外郎宋文瓚詣上都奏曰國之安危在乎論相昔唐元宗前用姚崇宋璟則治後用李林甫楊國忠天下騷動幾致亡國雖賴郭子儀諸將效忠竭力克復舊物然自是藩鎮縱橫紀綱亦不復振矣前宰相特們德爾奸狡險深陰謀叢出專政十年凡宗戚忤己者巧飾危間陰中以法忠直被誅竄者甚眾始以贓敗詔附權姦實勒們及嬖幸伊埒薩巴之徒苟全其生尋任太子太師未幾仁宗賓天乘時幸變再入中書當英廟之初與實勒們等表裏為姦誣殺蕭楊等以快私怨天討元凶實勒們之黨既誅坐要上功遂獲信任諸子內布宿衛外據顯要蔽上抑下杜絕言路賣官鬻獄威福己出一令發口上下股栗權勢日熾中外寒心由是羣邪並進如逆賊特克實之徒名為義子實其腹心忠良屏迹坐待收繫先帝悟其姦惡仆碑奪爵籍沒其家終以遺患構成弑逆其子索諾木親與逆謀所由來者漸矣今復回給所籍家產諸子尚在京師夤緣再入宿衛世祖時阿哈瑪特貪殘敗事雖死猶正其罪況如特們德爾之姦惡哉臣等議宜遵成憲仍籍特們德爾家產遠竄其子孫外郡以懲大姦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所以明綱常別上下也特克實之黨結謀弑逆君相遇害天下痛心疾首所不忍聞比奉旨以特克實之徒既伏其辜諸王諳達布哈博囉伊嚕特穆爾奇爾布哈烏魯斯布哈亦已流竄逆黨脅從者衆何可盡誅後之言事者其勿復舉臣等議古法弑逆凡在官者殺無赦聖朝立法強盜劫殺庶民其同情者猶且首從俱罪況弑逆之黨天地不容宜誅諳達布哈之徒以謝天下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蓋生殺與奪天子之權非臣下所得盜用也遼王托克托位冠宗室居鎮遼東屬任非輕國家不幸有非常之變不能討賊而乃覬幸赦恩報復讐忿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殘忍骨肉盜竊主權聞者切齒今不之罪乃復厚賜放還仍守爵土臣恐紀綱由此不振設或效尤何法以治且遼東地廣素號重鎮若使托克托久居彼既縱肆將無忌憚況令死者含冤感傷和氣臣等議累朝典憲閫敎殺人罪在不原宜奪削其爵土置之他所以彰天威刑以懲惡國有常憲武備卿濟蘭前大尉布哈以累朝待遇之隆俱致高列不思補報專務姦欺詐稱奉旨令鷹師強收鄭國寶妻嚕哈貪其家人畜產自恃權貴莫敢如何事聞之官刑曹逮鞫服實竟原其罪輦轂之下肆行無忌遠在外郡何事不為夫京師天下之本縱惡如此何以為政古人有言一婦銜冤三年不雨以此論之即非細務臣等議宜以濟蘭布哈付刑曹鞫之中賣寶物世祖時不聞其事自成宗以來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售直數萬當時民懷忿怨臺察交言且所酬之鈔率皆天下生民膏血錙銖取之從以捶楚何其用之不吝夫以經國有用之寶易此不濟饑寒之物又非有司聘要和買大抵皆時貴

與鄂拓克中寶之人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直且十倍蠹蠹國財暗行分用如沙布巢之徒頃以增價中寶事敗具存更牘陛下即位之初首知其弊下令禁止天下欣幸臣等比聞中書乃復奏給累朝未酬寶價四十餘萬錠較其元直利已數倍有事經年遠者三十餘萬錠復令給以市舶番貨計今天下所徵包銀差發歲入止十一萬錠已是四年徵入之數比以經費弗足急於科徵臣等議番舶之貨宜以資國用紓民力寶價請俟國用饒給之日議之太廟神主祖宗之所妥靈國家孝治天下四時大祀誠爲重典比者仁宗皇帝皇后神主盜利其金而竊之至今未獲斯乃非常之事而捕盜之官兵不聞杖責臣等議庶民失盜應捕官兵尙有三限之法監臨主守倘失官物亦有不行知覺之罪今失神主宜罪太常請揀其官屬免之國家經賦皆出於民量入爲出有司之事比者建西山寺損軍害民費以億萬計刺繡經幡馳驛江浙逼迫郡縣雜役男女動輒年歲窮奢致怨近詔雖已罷之又聞姦人乘間奏請復欲興修流言宣播衆情驚駭臣等議宜守前詔示民有信其撥造刺繡事非歲用之常者悉罷之人有冤抑必當昭雪事有枉直尤宜明辨平章政事蕭拜珠中丞楊多爾濟等枉遭特們德爾誣陷籍其家以分賜人聞者嗟悼比奉明詔還給元業子孫奉祀家廟修葺苟完未及寧處復以其家財仍賜舊人止酬以直卽與再罹斷沒無異臣等議宜如前詔以元業還之量其直以酬後所賜者則人無冤憤矣德以出治刑以防姦若刑罰不立奸宄滋長雖有智者不能禁止比者額森特穆爾之徒遇宋太醫妻女過

省門外強拽以入姦宿館所事聞有司以扈從上都爲解竟弗就鞫輦轂之下肆惡無忌京民憤駭何以取則四方臣等議宜遵世祖成憲以姦人命有司鞫之臣等又議天下囚繫冤滯不無方今盛夏宜命省臺選官審錄結正重刑疏決輕繫疑者申聞詳讞邊鎭利病宜命行省行臺體究興除廣海鎭戍卒更病者給粥食藥力死者人給鈔二十五貫責所司及同伴者歸骨於其家歲貢方物有常制廣州東莞縣大步海及惠州珠池始自大德元年姦民劉進程連言利分蜑戶七百餘家官給之糧三年一採僅獲小珠五兩六兩入水爲蛟魚傷死者衆遂罷珠戶爲民其後同知廣州路事塔齊爾等又獻利於實勒們撥設提舉司監採廉訪司言其擾民復罷歸有司旣而內正少卿魏暹都爾冒啓中旨馳驛都採耗廩食擾民驛非舊制請悉罷遣歸民善良死於非命國法當爲昭雪特克實弑逆之變學士布哈指揮布延呼喇勒院使托果斯皆以無罪死未褒贈特們德爾專權之際御史徐元素以言事鎖項死東平及員圖沁布哈之屬皆未申理臣等議宜追贈死者優敍其子孫且命刑部及監察御史體勘其餘有冤抑者具實以聞政出多門古人所戒今內外增置官署員冗俸濫白丁驟升出身入流壅塞日甚軍民俱蒙其害夫爲治之要莫先於安民安民之道莫急於除濫費汰冗員世祖設官分職俱有定制至元三十年以後改升撥設日積月增雖嘗奉旨取勘減降近侍各私其署夤緣保祿姑息中止至英宗時始銳然減罷崇祥壽福院之屬十有三署徽政院斷事官江淮財賦之屬六十餘署不幸遽罹大故未竟其餘

比奉詔凡事悉遵世祖成憲若復循常勘調虛文延歲月必無實效即與詔旨異矣臣等議宜敕中外軍民署置官吏有非世祖之制及至元三十年以後改升散設員冗者詔格至日悉減併除罷之近侍不得巧詞復奏不驗常調之人亦不得濫入常選累朝鄂爾多所立長秋承徽長寧寺及邊鎮屯戍別議處之自古聖君惟誠於治政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初未嘗徼福於僧道以厲民病國也且以至元三十年言之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指為例已倍四之上矣僧徒又復營幹近侍買作佛事指以算卦欺昧奏請增修布施莽齋（原作井齋）自稱特奉傳奉所司不敢較問供給恐後況佛以清淨為本不奔不欲而僧徒貪慕貨利自違其敎一事所需金銀鈔幣不可數計歲用鈔數千萬錠數倍於至元間矣凡所供物悉為已有布施等鈔復出其外生民脂膏縱其所欲取以自利畜養妻子彼既行不修潔適足褻慢天神何以要福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臣等議宜罷功德使司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奉餘悉減罷近侍之屬並不得巧計擅奏妄增名目若有特奉傳奉從中書復奏乃行古今帝王治國理財之要莫先於節用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國用匱而重斂生如鹽課增價之類皆足以厲民矣比年游惰之徒妄投宿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為甚臣等議請宿衛宦女之屬宜如世祖時支請之數給之餘悉簡汰庫特齊牧養馬駝歲有常法分布郡縣各有常數而宿衛近侍委之僕御役民放牧始至即奪其居俾飲食之殘傷桑果百害蠭起其僕御四出無所拘鈐私鬻芻豆瘠損馬駝大德中始責州縣正官監視蓋暖棚團槽櫪以牧之至治初復散之民間其害如故監察御史及河間路守臣屢言之臣等議宜如大德團槽之制正官監臨閱視肥瘠拘鈐宿衛僕御著為令兵戍之興號為凶器擅開邊釁非國之福蠻夷無知少梗王化得之無益失之無損至治三年贊布後盜始者刦殺使臣利其財物而已至用大師期年不戢傷我士卒費國資糧臣等議好生惡死人之恆性宜令宣政院督守將嚴邊防遣良使抵巢招諭簡罷冗兵明敕邊吏謹守禦勿生事則遠人格矣天下官田歲入所以贍衛士給戍卒自至元三十一年以後累朝以是田分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遂令中書酬直海漕虛耗國儲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姦吏為莊官催甲斗級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郵傳徵求餼廩折辱州縣閉償逋負至倉之日變鬻以歸官司交忿農民窘竄臣等議惟諸王公主駙馬寺觀如所與主公僧格剌實（原作桑哥剌吉）及晉安三寺之制輸之公廩計月直折支以鈔令有司兼令輸之省部給之大都其所賜百官及宦者之田悉拘還官著為令國家經費皆取於民世祖時淮北內地惟輸丁稅特們德爾為相專務聚斂遣使括勘兩淮河南田土重併科糧又以兩淮荊襄沙磧作熟收徵徵名興利農民流徙臣等議宜如舊制止徵丁稅其括勘重併之糧及沙磧不可田畝之稅悉除之

世祖之制凡有田者悉役之民典賣田隨收入戶特們德爾爲相納江南諸寺賄賂奏令僧人買民田者毋役之以里正主首之屬逮今流毒細民臣等議惟累朝所賜僧寺田及亡宋舊制勿徵其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產業宜悉役之著爲令僧道出家屏絕妻孥蓋欲超出世表是以國家優視無所徭役且處之宮寺宜清淨絕俗爲心誦經祝壽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無異常人如蔡道泰班講主之徒傷人逞欲壞敎干刑者何可勝數俾奉祠典豈不褻天瀆神臣等議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罪以舊制罷遣爲民賞功勸善人主大柄豈宜輕以與人世祖臨御三十五年左右之臣雖甚愛幸未聞無功而給一賞者比年賞賜汎濫蓋因近侍之人窺伺天顏喜悅之際或稱乏財無居或稱嫁女娶婦或以技物呈獻殊無寸功小善遞互奏請要求賞賜回奉奄有國家金銀珠玉及斷沒人畜產業似此無功受賞何以激勸既傷財用復啟倖門臣等議非有功勳勞效者明實蹟不宜加以賞賜乞著爲令臣等所言弑逆未討姦惡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節民怨神怒皆足以感傷和氣惟陛下裁擇以荅天意不報珪復進曰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刑不以言刑政失平故天象應之惟陛下矜察允臣等議乞悉行之帝終不能從未幾珪病增劇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帝始開經筵令珪領之珪進翰林學士吳澄等備顧問自是辭位甚力進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印以賜二年得自需歸三年上遣使召珪期於必見珪至帝曰卿來時民間如何對曰臣老少賓客不能遠知眞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饑甚朝廷雖賑以金帛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帝惻然敕有司畢賑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帝察其眞病命還家未幾起珪商議中書省事以疾不起四年卒遺命上蔡國公印珪嘗自號曰澹菴子六人（元史　案文宗紀天歷元年十月棠剌國潰卒南走保定因肆剽掠同知路事阿里沙及故平章張珪子武昌萬戶景武等率民持梃擊死數百人也額森努爾以兵至保定殺阿里沙及張景武兄弟五人御史臺言也額森努爾不俟奏聞擅殺官吏珪父祖三世爲國勳臣設使珪子有罪珪之妻女又何罪焉今既籍其家又以其女妻也額森努爾殆非國家待遇勳臣之意帝曰卿等言是命中書革正之傳未載附）

王庭玉字國寶清苑人至元十五年授招信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崇教化勸農桑厲風俗境內以治（安徽通志）

許維楨字周卿遂州人至元十五年爲淮安總管府判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場有二虎爲害維楨默禱於神祠一去一死境內旱蝗維楨禱而雨蝗亦息是冬無雪父老言於維楨曰冬無雪民多疾奈何維楨曰吾當再禱已而雪深三尺朝廷聞其事欲召用未及而卒年四十四子殷（元史）

王壽字仁卿涿郡新城人幼穎敏嗜學長以通國字爲中書掾既而用朝臣薦入侍裕宗春闈特與至元十九年授兵部員外郎二十八年任吏部郎中以埒喀喇博果密柄用郎自免去明年授大司農丞不赴元貞二年出爲燕南河北道廉訪副使大德二年博果密爲中執法復棄官歸三年授集賢直學士秩滿升侍讀學士俄擢御史臺侍御史論事剴切六年召壽奉香江南禰祀嶽鎭海瀆使還具奏民之利病繫於官吏善惡宜選公廉材幹存心愛物者專撫字剛方正大

深識治體者居風憲天灾代有振濟以時無勞聖慮惟是豪右之家仍據權要當罷其職處之京師以保全之此長久之道也初壽與臺臣奏宰相內統百官外均四海位尊任重不可輕假非人世祖初置中書省以和爾布哈塔齊爾錫津安圖巴延等爲丞相史天澤劉秉忠廉希憲許衡姚樞等實左右之當時稱治比唐貞觀之盛迨阿哈瑪特郝禎耿仁盧世榮僧格實都等壞法黷貨流毒億兆近者阿固台巴延巴特瑪琳沁阿里等專政病國中禁幾指神器君子小人已試之驗較然如此臣願推愛君思治之心邪正互陳成敗對舉庶幾上悟天衷懲其既往知所進退天下事可從而理也九年參議中書省事十年改吏部尚書十一年武宗即位首拜御史中丞未幾更拜左丞俄復拜御史中丞至大二年臥疾求代三年遷太子賓客集賢大學士卒年六十四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公諡文正（元史）

尚野字文蔚其先保定人徙滿城至元十八年以處士徵爲國史院編修官二十年兼興文署丞出爲汝州判官廉介有爲二十八年遷南陽縣尹初至官獄訟充斥野裁決無留滯涉旬遂無事改懷孟河渠副使會遣使問民疾苦野建言水利有成法宜隸有司不宜復置河渠官事聞河渠官遂罷大德六年遷國子助教諸生入宿衛者歲從幸上都丞相哈剌哈斯始命野分學於上都以教諸生鑄印給之上都分學自野始俄升國子博士誨人先經學而後文藝每謂諸生曰學未有得徒事華藻若持錢買水所取有限能自鑿井及泉而汲不可勝用矣時學舍未備野請御史臺乞出帑藏建之仁宗在東宮野爲太子文學多所裨益時從賓客姚燧論德蕭𣂏入見帝爲加禮至大元年除國子司業近臣奏分國學西序爲大都路學帝已可其奏野請國學府學混居不合禮制事遂寢四年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詔野赴吏部試用蔭補官野多所優假或病其太寬野曰今初設此法與將來者習詩書知禮義耳非必責效目前也眾乃服皇慶元年陞翰林侍講學士延祐元年改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二年移疾歸四方來學者益眾六年卒年七十六贈通奉大夫太常禮儀院使護軍追封上黨郡公諡文懿野性閒敏志趣正大事繼母以孝聞文辭典雅一本於理子師易蘄州路總管府判官師簡（元史）字廣仲以茂才爲大都學正文宗朝拜監察御史至正間任國史院編修官擢奎章閣供奉學士兼經筵官明年進承制學士同知經筵事卒贈翰林院侍讀學士通奉大夫護軍追封上黨郡公諡文肅（滿城縣志）

劉因字夢吉初名駰字夢驥後改今名字保定容城人世爲儒家五世祖琮生敦武校尉臨洮府錄事判官昉昉生奉議大夫中山府錄事侯侯生秉善金貞祐中南徙其弟國寶登興定進士第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秉善生述述因之父也歲壬辰述始北歸刻意問學邃性理之說中統初左三部尚書劉肅宣撫眞定辟武邑令以疾辭因天資絕人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國子司業硯彌堅教授眞定因從之游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

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因蚤喪父事繼母孝有父祖喪未葬投書先友翰林待制楊恕偉而助之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衆聞因名往往來謁遜避不與見或以爲傲弗恤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博果密薦於朝至元十九年徵拜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宗建學東宮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八年詔復爲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平昔非隱晦者邪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嬴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痁瘧今歲瘧疾復作蒸發舊積腹痛如刺自歎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致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日增飲食極減今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猶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不安而蹤跡高駭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藥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還望閤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始終成就之書上朝廷不強致帝歎曰古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案陶宗儀輟耕錄云初許衡之應召也道過真定因謂曰公一聘而起無乃太速乎衡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及因不受集賢之聘或問之曰不如此則道不尊謹附識）三十年夏四月卒年四十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歐陽元嘗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部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烏乎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者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爲知言（案因自贊云所以承先世之統者如是其孤所以當衆人之望者如是其虛嗚呼危乎不有以持之其何以居又宋濂贊因畫像云先生之心嶽與川涯先生之操玉溫石貞先生之學窮森六經岐陽之鳳胥邠之陽和氣襲人盎然陽春周孔性情挹其深醇或出或潛與道周旋九京可作吾爲執鞭）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又有文集十餘卷（明一統志作詩文二十二卷）及小學四書語錄皆門生故友所錄惟易繫辭說乃因病中親筆云（元史　無錫邵寶劉因文集序略云論者擬公兩生四皓世以爲名言然兩生責漢以德四皓責漢以禮而不謝其世之不可也若公之世蓋大異於漢公產其地如傾果往則眇焉獨存再徵再孫而自靖以卒知春秋之義者當有以處公矣內矣以能求爲哉雖然伯夷之不臣周也愛斯義焉而也是以有登山之歌仲連之不帝秦也愛斯名也爾也是以有蹈海之誓公負名義之重而力莫能與山登海蹈共遺其憤所乃敢爲危行而不敢爲危言嗚呼秦人非周也元人又非秦也甚矣世之爲變於是至可痛矣而裕以成貞非探於道者其執能之　孫奇逢讀渡江賦跋云先生此賦即遺山謂其爲幸宋之亡竟以孔固祀孔明祭先生之祖父五世仕金則於宋屏奔有故主故士之館也況此賦具在焉祇恭慎只爲不善讀者以辭害意遂合先生之心不白於天下後世中間設爲問答北燕處士推南劍客總先主一體而兩名耳先生嘗受集賢學士以北燕處士稱則意可知已惟南劍客四字幸未有爲急望得此人焉爲宋室吐氣正是王景略不欲滅晉之意焉嗚呼肯想夫陰山虎士茹毛飲血共

春冲克氣傲霜雪矯於戰鬪橐在征伐包茅兩鬱兒怒戍謗而風雲變顏旦首而翻海退折江河而崩雷電川谷爲之爲彼則使爲之震眩此段極模元勢之張宋室立見群支故曰哀哉宋君可憐也戰則爲黃泉之土降則爲青衣之奴上絕奎宮之運下失皇祐之區草滿金陵塵走姑蘇五湖焦土七澤邱墟何其痛哉此將字字淚點點血而謂之幸乎客爾而笑曰信如公言以謂遂無宋矣我長江所以限南北山川所以界封域西接巫峽東至海陵臨谷爲塞因山爲峰一人守隘萬夫莫前我主彼客彼勞我逸彼雖有甲騎百萬橫屯北岸安能乘波我長江乎盡言宋室規模形勢家書自在只恐不能立定手腳故又有義士奮袂更將登壇慨有枕戈之劉琨登無擊楫之誦實假祖逖以黃鉞之威拜陸遜以都督之權而責公赤壁之役苻融合淝之戰公獨不聞之乎義氣激昂多少打動人心處苻融合淝之戰明以晉室予宋苻堅予元先生心事合盤托出矣見旃裘而嗚落夢驚病而魂飛尊周之意合盤托出至於是帖然失氣循牆匍匐卩怯心碎不知所對滿腔酸楚不能爲情真令人垂首喪氣憤悶欲絕而幸之一字從何處看出項山肅青破萬密絕無以意逆志之意亦爲不善讀書矣先生固不以不從貳爲恨孤以幸宋之亡一語証先生之心遂悠悠之口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可不慎諸元世祖極實爲亘古曠稱不召之臣從其志而不敢召不可謂非先生第一知己但中外君臣千古爲昭不能用中變外豈遂以外而域中耶先生此賦爲集中第一文字細釋其言而設身以處其地當自得其苦心耳　桐城方東樹書劉因渡江賦後云孫北海曰世人軒劉靜修而輕許魯齋以其仕與不仕也然魯齋當元人伐宋世祖問之魯齋不對世祖知其意遂不復問而心賢之靜修渡江賦張大元人伐宋之事云留我奉使仇我大邦殆如露布此賦可令留痛見與秦北海是言殆未詳考前修之心及其事責而輕於立論也昔邱瓊山亦以渡江賦爲幸宋之亡蹟其從祀惟崖後渠以爲欲存宋孫奚掌力主之而論者終未釋然於瓊山之說是皆未致其事實也元史本傳魯齋生金章宗泰和九年蓋當宋甯宗嘉定二年己巳上溯紹興十年庚申河南地歸金七十年矣下愍金哀宗天興二年甲午金亡魯齋年二十六歲又愍帝昺己卯宋亡魯齋七十一歲又二年爲元至元十八年辛巳七十三歲劉文靖生宋理宗淳祐四年甲辰上溯天興二年金亡相去十一年而始生上溯南渡一百十餘年魯齋懷孟人文靖容城人若以中原皆宋土爲金人所得以宗國爲讐則魯齋爲宋人若從土斷則魯齋固宜爲金人劉文靖生於元滅金之後固自爲元人也觀其作理宗宮扇度宗古壘詩題皆書宋又作金太子允恭墨竹畫馬詩題皆書金則文靖固自謂元人也當開慶元年時蒙古據江圍鄂命賈似道援鄂似道密遣宋京乞和許割江南稱臣納幣及元軍還似道襲殺其殿卒匿議和事以諸路大捷江漢肅清奏帝以似道有再造功似道使其客廖瑩中作福華篇以頌鄂功通國不知有所謂和也及蒙古遣使來徵和議似道恐復其事拘之於眞州輔垣邏守使臣上書請見請歸且極陳和議利害不報蒙古主屢遣使以稽留信使侵擾邊疆來詰李庭芝奏言蒙古使者久留眞州皆不報劉文靖賦以渡江命題以留我信使仇我大邦二語爲言實見速南宋之亡禍實在此夫創造此舉挑兵釁以速亡實爲元兩讀江本末當時雖宋之臣民亦咸忿疾其事文靖元人言之何忌北海乃以詩圖惡之義律之不亦冤乎全謝山曰蘇天爵以爲哀宋可謂得文靖之心矣

劉英字原蒙新安人研精至理不求聞達英丞歲爲吏聞劉因之學折節以從因始拒之終與之甚厚因卒遂深隱不復出云（保定府志）

梁師安容城人從劉因學輕財重義出資創孔子廟置贍田以充廩餼時論重之（保定府志）

王綱新安人師事劉因居母喪哀毀甚父病憂戚致疾卒（保定府志）

劉仲祥字恭齋（雍正志云或曰劉祥字仲祥今城南有劉祥店是）安肅人不樂仕進著書自娛與劉因友善因嘗稱其性理深邃能爲專門之學（雍正志）

梁至剛（保定府志作至明雍正志作玉剛玉字疑訛觀其字浩然可知）字浩然新安人好論古今談至理從劉因遊或勸之仕曰堯舜之世尚有巢由吾何仕乎終身肥遯自號商溪老人子來亦有高行（雍正志）

李謙字受益束鹿人世祖時爲陽穀令敦教化勸農桑斷獄明允致嘉禾之祥（同上）

封從植容城人至元間爲嘉祥縣尹兼管諸軍奧魯勸農事振紀綱勤吏事興學校惠政在民（保定府志）

忽都不花清苑人行軍千戶忙古解子至元間權祁州達魯花赤爲政明恕以有德稱秩滿嘗遷時阿合馬柄政官非賂莫進父忙古解曰爲民父母寧虛糜官而復刻削於民以求利可乎忽都不花遂無仕進意移遂州子訥懷甫三歲父沒

母守義翰育旣長從師問學涉獵經史授中書直省舍人有能聲擢監察御史尋拜河東廉訪副使有知府怙寵不法發其奸獄成而逃訴于朝由是坐黜中臺上其贓貨知府于法賜訥幣帛僉宣徽院事歷工部尙書知參知政事（清苑縣志）

郭貫字安道（案一統志雍正志俱言保定人一統志雍正志載入順天府明統志保定府志載入保定府考雍正志郭希泰傳希泰清苑人學士承旨貫之父則郭貫爲保定府之清苑人無疑謹改正）希泰子謙（雍正志）（郭希泰傳增）以才行見推由中書採調濟南路經歷至元二十七年拜監察御史承詔分江北沿淮草地劾淮西宣慰使昂吉爾父子專權久不遷調竊政害民三十年僉湖南肅政廉訪司事大德初遷湖北道言今四省軍馬以數萬計征八百媳婦國深入炎瘴萬里不毛之地無益於國五年遷江西道振恤饑民有惠政入爲御史臺都事八年遷集賢待制進翰林直學士奉詔與遼陽行省平章政事博斯呼（原作別速台）徹爾特穆爾往鎮高麗十一年召爲河東廉訪副使至大二年仁宗至五臺山貫進見仁宗因問廉訪使穆爾濟達何以有善政左右對曰皆副使郭貫之教也厚賜之入爲吏部考功郎遂拜治書侍御史四年除禮部尙書帝親書其官階曰嘉議大夫以授有司皇慶元年擢淮西廉訪使尋留不遣改侍御史俄遷翰林侍講學士明年出爲淮西廉訪使建言宜置常平倉考校各路農事延祐二年召拜中書參知政事明年升左丞加集賢大學士五年除太子詹事貫言皇太子受金寶已三年宜行册禮又輔導之官早宜選置從之六年加太子賓客謝告還家至治元年復起爲集賢大學士尋致仕泰定元年還翰林學士承旨不起至順二年卒年八十有二贈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蔡國公諡文憲貫博學精於篆籀書世册寶碑額多出其手云（元史）

解誠易州定興人善水戰從伐宋設方略奪敵船千計以功授金符水軍萬戶兼都水監使魚湖之戰獲戰艦三百艘宋以舟師來援誠捺舟厲聲呵之援兵不敢動急移舟抵岸乘勢追殺奪其軍餉三百餘斛旣又從攻安豐壽泗亳諸州俱有功又從下雲南大理國賜金虎符從攻鄂奪敵艦千餘艘殺溺敵軍甚衆世祖嘉其功降制獎之至元三十年卒贈推忠宣力功臣龍虎衛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上護軍追封易國公諡武定子汝楫從討李璮及平宋累獲功賞襲父職卒贈推忠效節功臣資德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易國公諡忠毅子特爾格襲從征廣西下靜江府改水軍招討使尋復爲萬戶從征交趾有功陞廣東道宣慰使卒贈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平陽郡公諡武宜

子世英由監察御史遷山南江北道僉事（元史）

陳彥滿城人家貧好讀書尙氣節求師於涿郡學業大成登至元第擧以目眚不仕勅賜免差風勵一鄉皆勸於善（雍正志）

子肯堂性純篤博學能文尤長於史學登進士授河間路青城縣尹以治行超卓歷翰林國史院典文署稽書兵部員外郎（滿城縣志）

郝天挺字繼先出都喀別族自曾祖而上居安肅州父哈尙巴圖爾（原作和上拔都魯郎和上拔都）太宗憲宗時累著武功爲河東五路軍民萬戶天挺英爽剛直有志略受業於遺山元好問以勤臣子召見世祖嘉其容止俾執文字備宿衛東宮裕宗遇之

甚厚及建省雲南選官屬遂除參議雲南行尚書省事升參知政事又擢陝西漢中道廉訪使未幾入爲吏部尚書尋除陝西行御史臺中丞又遷四川行省參政及江浙行省左丞俱不赴拜中書右丞與宰相論事有不合輒面斥帝賜黃金旌之成宗崩仁宗以太后命首定大難及武宗還自朔方遂入正大統定策之際天挺與有力焉仁宗臨御收召故老天挺與少保張律（續通志作張闕）等十人共議大政革尚書省之弊拜御史中丞首陳紀綱之要以獵爲喻曰御史職在擊奸猶鷹揚焉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然不惟失其前禽仍或有傷鷹之患矣帝嘉其言由是風紀大振又上疏陳七事曰惜名爵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使論好事獎農務本勵學養士詔中書省舉行之尋出爲河南省平章政事時河南王布琳濟達爲丞相待以師禮政化大行皇慶二年卒年六十七贈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冀國公謚文定（元史）天挺嘗謂元好問曰讀書不爲文藝選官不爲祿養惟選人能之又曰仕以貪敗皆苦飢寒丈夫不能耐飢寒一事不可爲也其識見多類此（安肅縣志）修雲南實錄五卷又註唐人鼓吹集十卷行世子佑字君輔小字圖魯卜台由宿衛補官仁宗時拜殿中侍御史以廉直著名遷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拜陝西行御史臺侍御史（元史）孫忠恕翰林待制獻所著無逸圖命總裁三史書成歸隱（續通志）

李仁祐清苑人便騎射材越過人以宦裔爲將校每書與士大夫游丞相伯顏嘗謂皇太子曰此臣收江南時攻城略地爲國盡力者命侍衛親軍（保定府志）

韓若愚字希賢保定滿城人由武衛府史授通惠河道所都事開河有功詔賜錦衣一襲遷留守司都事尋升經歷出知薊州改中書左司都事時監燒昏鈔者欲取能名概以所燒鈔爲僞鈔使管庫者誣服獄既具若愚知其冤覆之得免死者十餘人遷刑部郎中提舉諸路寶鈔庫擢吏部郎中仁宗卽位故事凡潛邸官吏不次遷轉若愚以歲月定其資品遂著爲令皇慶元年遷內臺都事改刑部侍郎尋擢中書左司郎中時議禁民田獵犯者抵死若愚曰昔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之遂輕其刑時參正曹鼎新辭職帝曰若效韓若愚廉勤足矣何用辭爲擢命若愚參中書省事特們德爾爲右丞相以憎愛進退百官恨若愚不附己羅織以事帝知其枉不聽拜戶部尚書延祐六年命理河間等路囚輕重各得其情復拜參議中書省事丞相特們德爾復入相以舊憾誣若愚罪欲殺之帝不從復奏奪其官除名歸鄉里至治三年詔雪其冤泰定元年命復其官尋拜刑部尚書遷湖廣省參知政事未行改詹事丞八月命宣撫江浙復留爲侍御史時左丞相都爾蘇擅威福以事誣侍御史琳沁等下樞密獄無敢言其冤若愚以計奏左丞相都爾蘇爲御史大夫（案元史攷證云御史大夫原作右大夫元官制無右大夫之名考本紀泰定卽位之十二月卽以都爾蘇爲左丞相二年十月改御史大夫至十一月仍爲左丞相案之續通鑑亦同傳所云右大夫當訛今據改）事遂解三年拜河南左丞會文宗平內難若愚畫策中機帝嘉之進資政大夫天歷三年遷淮西江北道廉訪使卒年六十八贈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貞肅（元史）

P137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10 返反内

劉廷直字持正蒲城人第進士授河間路推官才識清敏剛而不苛元貞二年擢監察御史風裁凛然朝政之失多所諫諍時稱才御史（保定府志）

李治安霸人大德間以功晉任淄萊路福山縣知縣政平訟簡邑無冤人（保定府志）

王榮保定人大德間知江甯縣修築圩隄以政績聞（江南通志）

郭克明字德峻高陽人延祐中以明法爲掾史授將仕郎靖海縣簿再期召爲刑部掾遷右衛率府知事至治壬戌調盱眙縣丞未赴改徵仕郎提舉覆實司副尋受奉訓大夫府政司典簿俄出知蠡州民安其化有頌德碑至順初遷奉議大夫京畿都漕運使司副上言在京管內孤老例給月糧請所部長吏詣倉計口支撥無致拖爛仍令專掌其事從之特命董辦雲州銀課視常額增羨至元乙亥轉朝列大夫再提舉覆實司事建言比年凡諸營造所需物色工匠因緣爲姦乞自今度其便宜平其價估定其限制然後支給所需復命主者監臨其事特允其議歲省官資億萬錠復奉命讞獄江南湖北諸道所至每多平反至正壬午進朝請大夫提舉司事無何進中大夫濟南路總管卒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追封太原侯（高陽縣志）

董珪祁州人幼讀書日記數千言一日隨父出道傍見古碑一覽輒記父大奇遣就名師學遂成登至治辛酉第授定州路同知（明一統志）

王貞字吉甫保定唐縣人爲樞密院掾吏至治癸亥英宗遇弑八月七日夜半赤斤帖木兒帖木兒不花稱使扣北門入坐中書未明召集百官奪其印入日貞見宗顏副樞於都堂後西北廡下告之曰大行宴駕丞相死中書樞密無至者二人實來赤斤帖木兒者累朝退黜不用帖木兒不花者亦在散地詎使之耶兵權所在印豈可以授人貞職在治文書爾然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樞密愀然嘆曰大夫帖赤也貞因以其說遍告樞府大臣及其幕府請急執二使與中書同問治院官親與名將急行統山後軍擒賊使不致有它變別遣官吏將兵民守關隘而遣使西出迎晉邸請早至大都不然則國未可知而諸公之罪大矣聞者震栗是之而不敢發也及帝誅逆賊樞密院差貞從官長迎駕與和還至大都中書召貞爲丞相掾（元文類）

李齊字公平祁州人（案保定府志齊祁州人名字科分年代俱與元史同錢大昕元史考異元統元年進士錄李齊貫保定路祁州蒲陰縣匠戶元史作廣平人誤謹改正）家貧客於江南工辭章元統元年進士第一歷僉河南淮西廉訪司事移知高郵府有政聲至正十年盜突入府驛取十二馬去齊躬追謝長等殺之十一年州人秦觀保造兵仗將圖劫掠復獲誅之十三年泰州白駒場亭民張士誠爲亂破本州淮南行省遣齊往招降被拘久之其黨自相攻殺始縱齊歸士誠佯請降行省授以民官未幾復鼓變殺參知政事趙璉掠官庫走入得勝湖俄陷興化時左丞偰哲篤（續通志作奇徹圖）偕宗王鎮高郵使齊出守鹽祉湖齊既出高郵遂陷賊更延入寶應會有詔赦叛者至高郵不得入賊紿曰必李知府來乃受詔行省强齊往至則下齊獄中齊益聲言士誠本無降意特遷延爲藉飭計耳官軍諜知之進攻城士誠呼齊出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

豈肯爲賊屈士誠怒扼之跪齊立而踊乃曳倒搥碎其脛而咧之論者謂大科三魁若台哈布哈投海上李黼隕九江伯齊之死皆不負所學云（元史）

丁好禮字敬可眞定蠡州人精律算初試吏於戶部辟中書掾授戶部主事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復入戶部爲員外郎拜監察御史又入戶部爲郎中升侍郎除京畿漕運使建議置司於通州重講究漕運利病著爲成法人皆便之除戶部尙書時國家多故材用空乏好禮撙節浮費用度賴之以給拜參議中書省事遷治書侍御史出爲遼陽行省左丞未行留爲樞密副使至正二十年拜中書參知政事時京師大饑天壽節廟堂欲用故事大讌會好禮言今民父子有相食者君臣當修省以弭大患讌會宜減常度不聽乞謝事乃以集賢大學士致仕給全俸家居庫庫特穆爾邑饋麥百石不受二十七年復起爲中書平章政事（案元史攷證云本紀好禮由集賢大學士爲平章非正除也）尋以論議不合謝政去特封趙國公大明兵入京城或勸往謁主帥好禮叱曰我以小吏致位極品爵上公今老矣恨無以報國所欠惟一死耳後數日主帥召不肯行舁至齊化門抗辭不屈死年七十五（元史）

王好德博野人至正間爲唐縣尹深識治體勇敢決斷首以興學育賢爲務三年民風丕變治道爲幽燕稱首（保定府志）

劉士保定人至正中爲豐令操行廉愼政尙嚴明吏民畏之（同上）

董志字于道雄州人性穎悟弱冠通經史官大興尹兼管諸軍奧魯勸農事縣居輦轂事煩訟劇剖決有方陞朝列大夫以疾歸至正間遷朝請大夫監郡安肅政績卓然（安肅縣志）

韓善葛城人至正己丑爲河間令審置籍錄其人臧否令里胥月報而彰癉之由是豪猾歛手莫敢犯法又建孔子廟以興學禮士莅政三載民立生祠事之（高陽縣志）

張彥文保定人至正中當陽尹縣治初創彥文安輯人民孜孜以講學教士爲務教化大興（湖北通志）

胡炳南容城人以五經登元末進士第隱居自樂屢徵不就與楊九萬等講道林泉山卒配享劉因（雍正志）

耿德愠保定人親喪廬墓三年同郡張行一張勗俱以廬墓聞（元史孝友傳敘）

王庸字伯常雄州歸信人事母李氏以孝聞母有疾夜禱北辰遂愈及母卒哀毀幾絕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至鄰人持寢席往蔽之見所坐臥地獨不濕咸嘆異而去（元史）

汪澤民新安人爲御史有能名時湖州府判官銕珍以奸淫事殺推官梁楫事連廉訪副使劉珍坐繫者二百餘人委官鞫問皆顧忌弗能白檄澤民讞之獄立具人服其明（廣東通志）

齊克中定興人爲延津縣尹歲凶民多流亡克中撫慰招徠咸得其所及代去數歲過延津百姓咸感泣迎送之（保定府志）

何源字巨川歸信人（雄縣志）明習法律歷官廬州路經歷陞承事郎廬事務煩劇源小心謹畏以幹敏稱累陞承直郎保定路總管判官（保定府志）

劉源博野人尹本縣興學勸農流民襁負來歸咸德並著（同上）

張正字子正滿城人性穎悟有奇節讀書通大義累陞戶部侍郎賜大學衍義卒年七十有一追封清河郡伯（同上）

張翼字威亨安肅人少以英銳聞博覽六經（保定府志）官冀州知州州俗駔儈行旅多欺陷翼誅其尤者風遂息新學宮鑄祭器橋陂塘治行稱最（常州志）陞朝議大夫同知慶元路總管府事卒追封清河郡伯（保定府志）三子復常州路照磨恆溧陽主簿升鄉貢（安肅縣志）

王宗哲字君彰遂州人第進士第一仕翰林修撰同知制誥以詩文名（同上）

賈垕安肅人官中奉大夫治書侍御史同知經筵事同縣呂允中由國子監官至承德郎同知遂州事俱以能文稱（同上）

耿煥東鹿人以國子伴讀貢刑部掾歷司農中書初授戶部主事累遷爲左丞俱有能績（保定府志）

孟居仁新城人剛直守正孝友著聞官至營州副提舉

王思宗高陽人尹本縣興學養士課農營田人德之

呂顯宗字克耀安州人仕至三品自號集賢居士嘗導滹沱河水以利民人稱爲呂家河曾孫雯官至兵部左侍郎（俱同上）

魏敬益字士友容城人性至孝居母喪哀毀骨立素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出貲財爲之嫁娶歲凶爲糜以食飢者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呼其民悉歸之衆白有司有司以聞於中書丞相賀太平歎曰世乃有斯人哉（元史）

田子中高陽人元末隱居不仕精毛氏詩人稱毛經先生（高陽縣志）

鄭慶遂州人善騎射以武功顯子德郁以父爵授遂州知州改安完遂莫四州愛民養士遷至漕都運副使宣武將軍（保定府志）

苑誠字守信清苑人業詞賦士大夫多出其門爲當世巨儒（保定府志）子三人長汝礪次汝舟進士汝霖亦登顯科（清苑縣志）

穆茂東鹿人父殁三年不脫絰帶不進鹽蔬每旦至墓拜號哀哭未嘗少間（保定府志）

郭祥高陽人母韓病割股爲羹以進母食之愈（同上）

劉智高陽人親遘疾割腹割肝療之（同上）

賈秉實武遂人性孝友事父母先意奉承無不竭力鄉人皆義之親喪廬墓三年有司白其事旌之（安肅縣志）

劉德和雄縣人達朶兒只之變有數人避徙他邑官捕獲將斬之德和力辨其無辜得免歲荒人剝樹以食德和漁易河取糜糜雜烹之食餓者活數千人（雍正志）

張克讓字允恭清苑人博極羣書不事章句生平敦義行有德惠於族里將卒謂家人曰人之爲學苦節惟在死生之際死而不亂學之力也言訖而逝（雍正志）

承德府

何實字誠卿其先北京人曾祖摶霄雄於貲好施與鄉里以善人稱祖鼎敬父道忠仕金爲北京留守實少孤依叔父居及長遍諸國譯語驍勇善騎射倜儻不羈歲乙亥中原盜起錦州張鯨自立爲臨海郡王遣使納款於太祖尋以叛伏誅鯨弟致初以叛謀於實實厲聲叱曰天之歷數在朔方汝等忞爲不軌徒自斃耳乃籍戶口一萬募兵三千來歸大將穆呼里與論兵事奇變百出拊髀欣躍大加稱賞遂引見太祖獻軍民之數帝大悅賜鞍劍一命從穆呼里充前鋒時張致復據錦州實遇於神水挺身陷陣殺三百餘人獲戰馬兵械

甚衆穆呼哩奏爲帳前軍馬都彈壓丁丑穆呼哩東下齊數郡使實取燕南齊西之地擊邢州衛趙郡取魏郡下博關龔曹濮恩德泰安濟寍勢如破竹薄濰州與穆呼哩會還兵馬都鎮撫從取大同雁門石隰等州引兵掠太原平陽河中京兆諸城所向款附錄功授元帥左監軍癸未穆呼哩卒子博囉嗣武仙復叛據邢州實帥師五千圍之立雲梯先士卒登堞橫稍突之城破武仙走逐北四十里大破之下令禁止剽掠軍中肅然士民案堵博囉命戍邢多著善政邢民敬之如神明甲申博囉征西夏以實分兵攻汴陳蔡唐鄧許鈞睢鄭亳潁所至有功博囉復命駐兵邢州分織匠五百戶置局課織丁亥賜金虎符便宜行元帥府事邢因武仙之亂歲屢饑請移匠局於博博囉從之憫其勞瘁使勿出征更撤東平嚴實與分治軍民事博值兵火後物貨不通實以絲數印置會子權行一方民獲貿遷之利庚寅有旨收諸將金符乙未博囉以實子仲澤爲質子丁酉太宗召入見實貢金幣秋稍三筐次陵州遇寇實與左右射之斃二十餘人生獲十餘人朝於幄殿帝歎甚問遇盜之故是日賜坐論軍中事曰卿效力有年朕欲授以征行元帥俾當重任實叩頭謝曰小臣從事鋒鏑二十餘年身被十餘創右臂不能舉已爲廢人不敢辱命帝不悅命入宿衛密使人覘之實臂果不能舉因辭十餘始可奏遂賜宴取金符親賜之授漢字宣命充御用局人匠達嚕噶齊子孫世其爵丁巳卒於官子九人孫十七人子榮禮授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元史）

伊喇聶呼（原作移剌捏兒）契丹人沉毅多謀略遼亡金以爲參議留守等官皆辭不受聞太祖舉兵私語所親曰爲國復讐此其時也（案錢大昕元史攷異云遼亡之歲歲在乙巳至元太祖建號之年丙寅相距八十餘歲若遼亡時已能辟官則此時年近百歲必無能與攻戰之理史家以其系出耶律妄爲此說而不悟年歲之不符也）率其黨百餘人詣軍門獻十策帝召見與語奇之賜名賽音筆且齊又因其生霸州號爲霸州元帥乙亥拜兵馬都元帥佐太師穆呼哩取北京下高利興松義錦等二十六城破五十四寨利州賊劉四祿錦州賊張致兵勢方熾且盜名號穆呼哩命聶呼與大將烏頁爾昭烏呼合兵討之致拒戰聶呼出奇兵掩擊斬致（案穆呼哩傳云致將高益縛致出降伏誅與本傳異）以功遷龍虎衛上將軍兵馬都提控元帥繼取遼東西廣寍金復海蓋等十五城興州監州董兒（續通志作緯爾）反復與烏頁爾討平之戊寅從攻東平辛巳從攻延安壬午從圖鳳翔先登殺數十人臂中流矢裹創進攻丹延穆呼哩止之對曰創未至死敢自愛耶穆呼哩壯之與所乘白馬明日介其馬飾以朱纓簡驍衛七十人與金兵戰穆呼哩乘高見其馳突萬衆中曰此霸州元帥也諸軍繼進金兵敗走丹延十餘城皆降遷軍民都達嚕噶齊都提控元帥兼興勝府尹癸未從帝征河西取甘合辛蛇等州師還復從佁遜攻益都（案佁遜原作穆呼哩攷錢大昕元史攷異云太祖丙戌歲平益都其時穆呼哩已卒領兵者穆呼哩之弟佁遜也謹改正）下萊膠淄等三十二城戊子得疾歸高州卒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興國公諡武毅子邁努（原作買奴）蚤從父習戰陣初入見太祖曰此兒甚肖乃父以爲高州等處達嚕噶齊兼征行萬戶庚寅命攻高麗花涼城監軍張異劉霸都殞于敵邁努怒曰兩將陷賊義不獨生趨力戰破之進攻開州州將金實默遁戰擒

之城中人出董男女及金玉器以獻卻不受遂下龍宣雲泰等十四城癸巳從諸王阿齊台征女眞遇努部有功未幾召還興州趙祚反上豪𪨊買驢等附之帝命從親王察罕台帥師討之斬賊將董鬻等圍買驢於險樹寨遇努合健卒劉五兒創寨北小徑上大樹以綆牽引百人登寨直前刼之買驢投崖死餘衆悉平（案續通志云太宗紀癸巳係太宗五年丁亥乙未則太宗七年原文於此處誤入太宗四字今刪正）乙未從征高麗入王京取其西京而還賜金鎖甲加鎮國上將軍征東大元帥佩金符復命出師高麗將行以疾卒年四十贈推誠效義功臣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追封興國公謚頴懿子元臣別名哈喇哈斯年十六入宿衛應對進止有度世祖謂丞相和爾果斯曰此勳臣子非凡器也以爲集賽筆且齊襲千戶將其父軍從伐宋攻淮西戍淸口取瓜州下通泰累有功至元十二年從丞相巴延平宋進階武義將軍中衛親軍總管佩金虎符十四年珠爾噶岱叛圍應昌府時皇女魯國公主在圍中元臣以所部軍擊之擒珠爾噶岱公主賜賚甚厚奏請暫留元臣鎮應昌以安反側居一歲召至京師遷明成將軍後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還鎮應昌又三歲召還加昭勇大將軍十九年帝以所籍入權臣家婦賜之元臣辭曰臣家世清素不敢自污帝嘉歎不已二十二年進昭毅大將軍同僉江淮行樞密院事行院罷歸高州帝親征納延元臣率家僮五十人見行在所願效前驅二十八年（原文作八年脫去二十字謹補正）移僉湖廣行樞密院事諭降溪洞施容等州蠻獠三十年卒於官贈安遠功臣龍虎衛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追封興國公謚忠靖子廸中奉大夫湖廣宣慰使都元帥（元史）

謹案伊喇聶呼傳言契丹人生於霸州霸州爲遼興中府地今承德府又傳言伊喇聶呼歸高州卒子邁努爲高州等處達嚕噶齊子元臣罷歸高州其爲高州人無疑高州今赤峯縣境承德府志載列人物謹採收入

石天應字瑞之興中永德人善騎射豪爽不羈太祖時太師國王穆呼哩南下天應率衆迎謁穆呼哩承制授興中府尹兵馬都提控俾從南征天應造戰攻之具臨機應變捷出如神以功拜龍虎衛上將軍元帥右監軍戍燕屢從穆呼哩大小二百餘戰常以身先士卒累功遷右副元帥辛巳從穆呼哩征陝右攻拔葭州說太師曰西戎雖降實未可信此州富金夏之衝居人健勇倉庫豐實加以長河爲限脫爲敵軍所梗緩急非便宜命將守之多造舟楫以備不虞穆呼哩然之表授金紫光祿大夫陝西河東路行臺兵馬都元帥以勁兵五十留守葭蘆遂造舟楫建浮橋先時葭守王公佐收合餘燼攻函谷關圖復故地見橋成潰去於是分兵四出悉定葭綏之地一日謂穆呼哩於汾水東穆呼哩諭以進取之策天應還鎮召將佐謂曰關河東西皆平川廣野可以駐軍規取關陝諸君以爲如何或言河中雖用武之地南有潼關西有京兆皆金軍所屯且民新附其心未一守之恐貽噬臍之悔天應曰葭州正通鄜延今鄜已平延不孤立若發國書令夏人取之猶掌中物耳且國家之急本在河南此州路險地僻轉餉甚難河中雖迫於二鎮實用武立功之地北接汾晉西連同華地五千餘里戶數十萬若起漕運以通饋餉則關內

可尅期而定關內既定長河以南在吾目中矣吾年垂六十老耄將至一旦臥病牀第死不瞑目矣遂移軍河中既而金軍果潛入中條襲河中天應知之先遣驍將吳澤（案續通志云吳臣衍撰穆呼哩行錄作吳權）伏兵要路澤勇而嗜酒是夕方醉臥林中金兵由間道直抵城下時兵燼後守具未完新附者爭縋城而去敵乘隙入天應見火舉知敵已入奮身角戰左右從者四十餘騎或勸西渡河天應曰先時人諫我南遷吾違衆而來此事急棄去是不武也縱太師不罪我何面目以見同列乎今日惟死而已少頃敵兵四合天應飲血力戰至日午死之子煥中知興中府事執中行軍千戶尋受興中府相副官（案穆呼哩傳云以天應子烏格襲領其衆今考天應子無名烏格者彼此互異）天應死事時弟天禹子佐中在軍中伺敵少懈倒抽其斧反斫之突城而出趨穆呼哩行營求得蒙古軍數千還與敵戰敗之穆呼哩嘉其勇奏授金符行元帥尋詔將官各就本城授興中府千戶子安琬襲職佩金符從征大理討李璮皆有功十三年分宣敍行省檄安琬討之賊背山而陣安琬引兵出陣後賊驚潰退而距守安琬擇兵直抵壘門賊揚言曰願少容行伍而戰死且不憾安琬從之賊果出安琬突陣而入手刃中賊背生擒之累功至右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進階懷遠大將軍賜金虎符後授大同等處萬戶領江左新附卒萬人屯田紅城大德三年李萬戶當戍和寧親老且病安琬請代其行及還以病卒子居謙襲職後改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元史）

劉亨安其先范陽人後遷遼東川州初國王穆呼哩經略遼東兄世英率宗族鄉人隸麾下分兵收燕趙雲朔河東以功充行軍副總管庚辰世英言于國王曰自古建國以民爲本今河東殺掠殆盡異日我師復來孰給轉輸收存恤亡此其時也王善之奏授世英絳州節度使兼行帥府事卒于師無子國王博羅命其族兄德仁襲職丙戌金將伊喇副樞攻絳州城陷死之博羅承制命亨安領其衆（案博羅原本作穆呼哩攷錢大昕元史攷異云穆呼哩以癸未歲卒子博羅嗣爲國王上文已書國王博羅矣此仍書穆呼哩何其前後不檢照也謹據改）奏賜金虎符授鎮國上將軍絳州節度使行元帥府事兼觀察使庚寅從王師渡河入關辛卯克鳳翔歷秦隴屯渭陽出陷城沿漢抵鄧壬辰會大軍於鈞州敗金軍於三峯山甲午平蔡宋兵攻汴將趙洛都元帥塔齊爾俾亨安往拒之與宋軍遇於龍門北横槊躍馬奮突而前宋師奔潰追擊百餘里塔齊爾拊其背曰眞驍將也延坐諸將之右勞賜甚厚丙申都元帥塔爾海征巴蜀（案續通志云太宗紀八年丙申皇子庫騰破成都王塔爾海征蜀則在六年甲午與此互異）攻散關破劍門出奇制勝戰功居多進圍成都亨安爲先鋒大破之於城西生擒宋將陳侍郎有裔長官與亨安爭功及攻城裔爲礟所傷亨安負之以出裔感愧亨安從軍十年累著勳伐所獲金帛悉推與將佐故士卒咸樂爲用癸卯卒子貞嗣職孫三人宏彊弼（元史）

趙振玉龍山人父琳喜裘馬有豪俠風振玉以幹局爲永清都元帥史天倪所知選署龍安府庫使改承安令遷軍中都提控乙酉天倪遭變振玉及從兄眞定府判官眞玉脫身走滿城衆推天倪弟天澤帥本軍復眞定命振玉招降臨城杏樹等砦遂下邢趙兩州州民在保聚者數千百家悉復故居授慶源軍節度使兼趙州管內觀察使慶源戶不滿百披荊

棘拾瓦礫招散亡立廬舍勸課耕稼流通貿易西山羣盜時出剽掠振玉深入搜討州境晏然己丑改河北西路案察使兼帥府參謀豪猾無所顧忌辛卯復授慶源有白晝殺人於市者案其罪赦怨家婦手刃報之闔郡稱快時治郡以振玉稱首（遺山文集）

張庭珍字國寶臨潢州人父楫金商州南倉使歲壬辰籍其民數千來降太宗爲北京都轉運使因家北京歲辛亥憲宗即位以庭珍爲拏且秃高麗不請命擅徙居海中江華島遣庭珍往問之其王言大軍歲入侵掠避而走險不得已也且賂庭珍金銀數千兩庭珍卻之歸以狀聞帝爲禁戍兵無擅入其地高麗以安帝伐宋至閬州授安撫使世祖即位自將北伐以庭珍熟知西京入漠南路遣立沙井諸驛兼給糧運授同僉土番經略使至元六年安南入貢不時以庭珍爲朝列大夫安南國達嚕噶齊佩金符（案安南國傳以呼嚕哈雅爲達嚕噶齊張庭珍副之事在至元五年並與此異）由土番大理諸蠻至其地世子光昞立受詔庭珍責之曰皇帝不欲以汝土地爲郡縣而聽汝稱藩遣使喻旨德至厚也王猶與宋爲脣齒妄自尊大今百萬之師圍襄陽拔在旦夕席卷渡江則宋亡矣王將何恃且雲南兵不兩月可至汝境覆汝宗祀有不難者其審謀之光昞惶恐下拜受詔既而語庭珍曰聖天子憐我而使者來多無禮汝官朝列我王也相與抗禮古有之乎庭珍曰有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光昞曰汝過益州見雲南王拜否庭珍曰雲南王天子之子汝蠻夷小邦特假以王號豈得比雲南王況天子命我爲安南長位居汝上耶光昞曰既稱大國何索吾犀象庭珍曰貢獻方物藩臣職也光昞無以對使衛兵露刃環立以恐庭珍庭珍解所佩弓刀坦臥室中曰聽汝所爲光昞及羣下皆服（案續通志云安南國傳七年中書省移牒責光昞受詔不拜使介不以王人之禮八年光昞復書力辯十年復移牒責之十二年光昞又請罷本國達嚕噶齊其詞並倚本傳言光昞下拜受詔及羣下皆服恐不免於溢美）明年遣使隨庭珍入貢見帝具以聞大悅命付翰林承旨王磐紀之授襄陽行省郎中與阿爾哈雅從數騎抵襄陽南門呼宋將呂文煥語曰我師所攻無不取者汝孤城路絕外無一兵之援而欲以死守求空名如闔郡之人何文煥帳前將田世英曹彪執其總管武榮來降文煥益孤明日遣黑楊都統來議納款將遣之還報庭珍曰彼來以計覘我未能必其果降此人呂氏腹心不如留之以伐其謀元帥阿珠然之乃留不遣明日文煥舉城降以功遷中順大夫遙授知歸德府行樞密院經歷諸軍南渡復爲行省郎中授金虎符襄陽總管兼府尹改鄂復二州達嚕噶齊宋平遷平江路達嚕噶齊改同知浙東宣慰使司事未行拜大司農卿居憂起復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開封有控鶴軍士十餘人負大宅聚居縱橫街陌庭珍始至察其必爲盜急捕之得寶玩器服子女滿室窮索其黨俱殺之民以爲神河決灌太康漂溺千里庭珍括商人濾子船及橋木爲筏載糗糧四出救之全活甚眾水入善利門庭珍親督夫運薪土捍之不能止乃預城爲堤水既退即發民增外防百三十里人免水憂俄卒於官庭珍性清慎丞相巴延嘗語人曰諸將渡江無不覓貨唯我與國寶始終自守聞者以爲知言弟庭瑞字天表幼以功業自許兵法地志星歷卜筮無不推究以宿衛從憲宗伐蜀爲先鋒

中統二年授元帥府參議留戍青居諸軍攻開州達州庭瑞將兵城虎嘯山扼二州路宋將夏貴以師數萬圍之城當礮皆穿棐柵守之柵壞更依大樹張牛馬皮以拒礮貴知城中人飲于澗外絕其水庭瑞取人畜溲沸煑之寘土中以洩臭人日飲數合昬皆瘡裂堅守踰月援兵不敢進庭瑞度宋兵稍懈三分其兵夜刼貴營宋兵驚潰殺都統欒俊雍貴胡世雄等五人斬千餘級庭瑞亦被傷數處以功授奉議大夫知高唐州濮州尹遷陜西四川道按察副使政過猛上官弗便陷以罪徙四川屯田經略副使東西川行樞密院發兵圍重慶朝廷知庭瑞練習軍事换成都總管佩虎符舟楫兵仗糧儲皆倚以辦蜀平升諸蠻夷部宣慰使碉門羌與婦人老幼入市爭價殺人碉門魚通司繫其人羌酋怒斷繩橋謀入刼之左丞汪惟正問計庭瑞曰羌俗暴悍以鬭殺爲勇今如蜂蠆一人而即以門牆之寇待之不可宜遣使往諭禍福彼悟當自回矣惟正曰使者無過於君遂從數騎抵羌界羌陳兵以待庭瑞進前讓之曰殺人償命羌與中國之法同有司繫諸人欲以爲見證耳而汝即肆無禮如行省聞于朝召近郡兵空汝巢穴矣其酋長棄槍弩羅拜乃諭殺人者餘盡縱遣之遂與約自今交市者以碉門爲界無相出入官買蜀茶增價鬻於羌人以爲患庭瑞定每引納二緡而付文券與民聽其自市羌蜀便之先時運糧由楊山泝江往往覆陷庭瑞始立屯田人得免患都掌蠻叛蠻善飛鎗縣松枝爲牌自蔽行省命庭瑞討之庭瑞所射矢出其牌牛犇蠻驚即請服授敘州等處蠻夷部宣撫使改潯州路總管時湖廣省臣方剝民爲功庭瑞知不可奪乃辭歸關中三年思成都遂從眞中分家奴往居焉以疾卒庭瑞初屯青居其土多橘時中州艱得蜀藥其價倍常庭瑞課閑卒日入橘皮若干升儲之人莫曉也賈人有喪其貲不能歸者人給橘皮一石得錢以濟莫不感之家有愛妾一日見老人與之語乃其父也乃盡取奩裝書券還之時人以爲難（元史）

趙炳字彥明惠州灤陽人父宏有勇略國初爲征行兵馬都元帥積階奉國上將軍炳幼失怙恃鞠於從兄歲飢往平川就食遇盜欲殺之兄解衣就縛炳年十二泣請代兄盜驚異舍之去甫弱冠以勳舊子侍世祖於潛邸恪勤不怠世祖次桓撫間以炳爲撫州長城邑規制爲之一新己未伐宋北方有警括兵歛財燕薊騷動師北還炳具以事聞追所括兵及橫歛財物悉歸於民中統元年命判北京宣撫司事北京控制遼東番夷雜處號稱難治時楊果爲宣撫使聞炳至喜曰吾屬無憂矣三年括北京鷹房等戶丁爲兵蠲其賦令兵總之時李璮叛據濟南炳請討之大軍圍城炳將千人當北面有所俘獲即縱遣去曰脅從之徒不足治也濟南平入爲刑部侍郎兼中書省斷事官時有携妓登龍舟者即案之以法未幾其人死其子犯蹕訴冤詔讓之炳曰臣執法尊君職當爲也帝怒命之出謂侍臣曰炳用法太峻然非徇情者改樞密院斷事官濟南奴人作亂賜金虎符加昭勇大將軍濟南路總管炳至止誅首惡餘黨解散歲凶發廩振民而後以聞遷遼東提刑按察使遼東聞其來豪猾屏跡至元九年授京兆路總管兼府尹皇子安西王開府於秦詔治宮室悉聽炳

裁制王府吏卒横暴擾民卽建白繩以法王命之日後有犯者勿復啟請若自處之自是豪猾斂戢秦民以安先是以解州鹽賦給王府經費歲久積逋二十餘萬緡有司追理僅獲三之一民已不堪炳啟王曰十年之逋責償一日其孰能堪與其裒斂病民孰若施澤於民乎王喜其言遽命免徵會王北伐詔以京兆一年賦充軍資炳復請曰所徵逋課足佐軍用可貸歲賦以蘇民力令下秦民大悦十四年加鎮國上將軍安西王相王府冬居京兆夏徙六盤山歲以爲常王既北伐六盤守者搆亂炳自京兆率兵擒誅之十五年六盤再亂復討平之王薨被旨入見詢及民間利病炳悉陳之因言王薨後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竊弄威柄恣爲不法帝令乘傳偕敕使數人往案琮等至則琮假嗣王旨收炳及其妻孥囚之平涼北崆峒山炳子仁榮訴於帝卽詔近侍馳驛脱炳且械琮黨來琮等留使者先遣人毒炳於獄中夜星隕有聲如雷年五十九帝聞之撫髀歎曰失我良臣俄械琮等百餘人至帝親鞫問盡得其情既各伏辜命仁榮手刃琮叔雲於東城籍其家以畀之仁榮曰不共戴天之人所蓄之物何忍受之帝稱善别賜鈔爲治喪具詔書炳寃贈中書左丞諡忠愍子六人仁顯仁表仁榮仁旭仁舉仁執仁榮至中書平章政事（元史）

巴圖爾（原作拔圖爾）阿蘇特氏世居上都宜興憲宗在潛邸與兄鄂索勒布哈（原作兀作兒不牢）及馬達喇蘇（原作馬搭兒沙）帥眾來歸馬達喇蘇從征磔格爾蘇城爲前鋒將身中二矢奮戰拔其城又從征曷至釣魚山歿於軍巴圖爾從征李璮圍濟南身二十餘戰世祖嘉其能命領阿蘇軍常居左右後從塔卜台（續通志作塔布岱）南征與敵軍戰於金剛臺師還命充博克遜兼領阿蘇軍至元二十三年授廣威將軍後衛親軍副都指揮使賜虎符明年從征納延（續通志作納顏）於伊綿河擒金嘉努塔布岱以歸加定遠大將軍大德元年卒子巴濟拉（原作別吉連）襲至大四年河東陝西鞏昌延安燕南河北遼陽河南山東諸翼衛侍默齊爭草地訟者二百餘起命往究之悉正其界積官懷遠大將軍致和元年從丞相雅克特穆爾擒都爾蘇黨諤卜都拉特（續通志作領卜德呼勒）等領諸衛軍守居庸關及諸要害地（案續通志云本紀泰定帝致和元年卽文宗天歷元年擒領卜德呼勒事在文宗卽位之初故繫之致和元年之下）天歷元年旺沁兵掩至羊頭山破隘口巴濟拉從丞相奮擊敗之文宗賜御衣二襲三珠虎符及弓矢甲冑金帛等物以旌其功尋以疾辭子伊埒圖（原作也速的）襲（元史）

王克敬字叔能大寧人幼奇穎嘗戲道旁丞相鄂勒哲見之謂人曰是兒資貌秀偉異日必令器也大寧朔土習尚少文克敬獨孜孜爲儒者事既仕累遷江浙行省照磨尋升檢校徽州民汪俊上變誣富人反省臣遣克敬往驗之克敬案其言不實中道數爲開陳禍福俊悔將對簿竟仰藥以死調奉議大夫知順州以內外艱不上除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延祐四年往四明監倭人互市先是往監者懼番情叵測必嚴兵自衛克敬至悉屏去撫以恩信皆帖然無敢譁吳人有從軍征日本陷於倭者至是從至中國訴於克敬願還本鄉或恐爲禍階克敬曰豈有軍士懷恩來歸而不之納邪事聞朝廷嘉之番陽大饑總管王都中出廩粟振之行省欲罪其擅

發克敏曰番陽距此千里比待命民且死彼爲仁而吾屬頑爲不仁乎都中因得免拜監察御史用故事監吏部選有履歷當升者吏故抑之同其故吏曰有過克敏曰法笞四十七以上不升今不至是吏曰貲輕罪重曰失出在刑部銓曹安知其罪重卒升之尋遷左司都事時英宗厲精圖治丞相拜珠請更前政不便者會議中書堂克敏首言江南包銀民貧不能輸者有司責之役戶當罷之兩浙煎鹽戶牢盆之役其重者尤害民當免其宅役詔從之泰定初出爲紹興路總管郡中計口受鹽民困訴求乃上言乞減鹽五千引運司弗從行省檄克敏抽分船貨拘番者（案元史攷證云元制抽分船貨上貨單抽番貨雙抽又船商赴番國貿易者應註明係往何國不許越往他國或有犯者其貨入官詳見元典章所載至元三十年事例傳云拘番當即指此）例籍其貨商人以風水爲解有司不聽克敏曰某貨出某國地有遠近貨有輕重冒重險出萬死舍近而趨遠棄重而取輕豈人情邪衆不能奪商人德之擢江西道廉訪司副使轉兩浙鹽運司使首減紹興民食鹽五千引溫州逮犯私鹽者以一婦人至怒曰豈有逮婦人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污教甚矣自今毋得逮婦人建議者爲令明年擢湖南道廉訪使調海道都漕運萬戶是歲當天歷之變海漕舟有後至直沽者不果輸復漕而南運行省欲坐罪督運者勒其還趨直沽克敏謂脫在常年而往返若是信可罪今路萬死完所漕而還豈得已哉乃請令其計石數附次年所漕舟達京師擢參議中書省事有以飛語中大臣者下其事克敏持古八議之法謂罪狀不明而輕罪大臣何以白天下宰相傳旨大長公主爲皇外姑賜錢若千平雲南軍還賜錢若千英后

入覲賜錢若干克敏乞覆奏曰用財有道大長公主供億素優今賜出無名是不當也自諸軍征討以來賞格未下平雲南獨先受賞是不均也英后遠還徙御不多非大賚恩意不能洽今賜物鮮少是不周也宰相以聞帝是其議拜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省遼陽俄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又遷淮東廉訪使以正綱紀爲己任不縱貪墨不阿宗戚權豪益著入爲吏部尚書乘傳至淮安墜馬居吳中養疾元統初起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請罷富民承佃江淮田有松江大姓歲漕米萬石獻京師者其人既死子孫且貧有司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敏曰匹夫妄獻妄徼名爵以榮一身今身死家破又已奪其爵不可使一郡之人均受其害且國用寧乏此邪奏免之江浙大旱諸民田減租唯長甯寺田不減遂移牘中書謂不可忽天變而毒疲民嶺海猺賊竊發朝廷調戍兵之在行省者往討之會提調軍馬官缺故事漢人不得與軍政衆莫知所爲克敏抗言行省任方面之寄假令萬一有重於此者亦將拘法坐視邪乃調兵往捕之軍行給糧有差事聞即令江西湖廣二省給糧亦如之視事五月請老謂人曰穴趾而峻墉必危再實之木必傷其根無功德而忝富貴何以異此故常懷止足之分也又曰世俗書言勿認真此非名言臨事不認真豈盡忠之道乎故其歷官所至俱有政績可紀時稱名卿著有詩文奏議傳于世至元元年卒年六十一贈中奉大夫陝西等處行省參知政事追封梁郡公謚文肅子時以文學顯歷仕中書參知政事至左丞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元史）

崔敬字伯恭大寧惠州人通刑名法律之學天歷初辟御史臺察院書吏歷刑部令史徽政院掾史升中書掾至元五年用累考及格授刑部主事六年遷樞密院都事拜監察御史時既毀文宗廟主削文宗后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皇弟雅克特古斯文宗子也亦放之高麗（案元史攷證云庚申外史是年雅克特克斯未至高麗順帝使衛士害之于中道傳未載敘）敬上疏曰文皇獲不軌之愆已徹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洪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皇帝雅克特古斯太子年方在幼稚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明皇當上賓之日太子在襁褓之間尚未有知義當矜憫盡武宗親文明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爲心則皆子孫固無親疎以陛下之心爲心未免有彼此之論臣請以世俗喻之常人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宗族困阨者爲之教養不使失所况皇上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子育黎元當使一夫一婦無不得所今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倘生他變關係非輕臣願殺身以贖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歸太后太子以全母子之情盡骨肉之義則天意回人心悅矣不報又疏諫天子巡幸上都宜御內殿其略曰世祖以上都爲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爲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敬畏之心也今賓喇鄂爾多斯乃先皇所以備宴游非常時臨御之所今國家多故天道變更願大駕早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時帝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又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絫革重惜天物爲後世慮至遠

也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爲災天文示儆地道失寧京畿南北蝗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臣不知慮此奚事承請殆無虛日甚至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遍賜僕御閽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爲賜乎乞追回原賞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是年出僉山北廉訪司事案部全寧獄有李秀以坐造僞鈔連數十人敬疑而讞之廉知始謀者乃大同王濁有司誣執秀以塞責移文至大同果得濁爲眞造僞鈔者至正初遷河南又遷江東所至抑豪强惠下窮洗冤滯興學勸農百廢具舉除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入爲諸路寶鈔提舉改工部侍郎十一年遷同知大都路總管府事直沽河淤中書省委敬浚治之不三月告成除刑部侍郎遷中書左司郎中十二年歷兵部尚書爲樞密院判官十四年遷刑部尚書廣東憲府警殺庭以大逆敬曰憲府以私相害致有是變非大逆坐一家者此議始定十五年復爲樞密院判官尋拜參知政事行省河南復爲兵部尚書兼濟寧軍民屯田使朝廷給鈔十萬錠散於有司招致軍民立營屯種歲收百萬斛以給邊防居歲餘其法井井十七年召爲大司農少卿拜中書參知政事盜據齊魯敬與平章政事達蘭叅知政事溫普分省陵州陵州爲南北要衝無城郭居民散處敬兼領兵刑戶工四部供給諸軍事無不集丞相上其能賜以上尊命便宜行事敬與溫普密議曰我軍强且勝彼將敗而降如得仗義之士直抵其巢穴而招安之亦方面之幸也有國子生王恪等願往敬授以官俾之行至鄆城見李秉彝田豐等諭以逆順禍福

之理豐與秉彝皆悔過自新（案元史攷證云田豐爲察罕所攻陷迫乞降在至正二十一年續通鑑及本紀皆同是年雖有乞降之詔實未降也且此後二十年累元臣往益都招諭有爲所害安得有悔過自新之事傳錯敘未確）山東郡邑皆復敉以軍馬供給浩繁民力不繼請行納粟補官之令詔從之河北燕南士民踵至積粟百萬民獲少蘇十八年除山東行樞密院副使遷江浙行省左丞卒年六十七贈資善大夫江浙行省左丞如故諡忠敏（元史）

劉廷讓大寧武平人至順初北方兵起民被殺掠廷讓挈家避山中有幼弟方乳母置於壞兵急廷讓乃棄己子抱幼弟扶母疾驅得免事聞旌之（同上）

孫秀實大寧人性寬厚急里人王仲和嘗託秀實貸富人鈔二十錠貧不能償棄其親逃去數年不歸其親思之疾秀實日饋薪米存問終不樂秀實哀之悉爲代償取券還其親復命奴賫金訪仲和使歸父子歡聚又李懷玉等貸秀實鈔一千五百錠度無以償盡還其券不徵有司以聞旌之（同上）

舒穆嚕目齡與中人親喪廬墓三年裴洪範北京人亦以廬墓稱（元史孝友傳）

畿輔通志卷二百十三

列傳二十一　元三

元

永平府

姚樞　葛宏　王仲仁（父統　子珪　璽）
孫祥　王仲添　王榮祿
孟國寶（弟國祥）　楊紹先（子塈）　姚燧
路進興　張昇　任伯仁
張德　李彥忠　王孚
龐遵　周宏　齊泰
崔煜　梁訥

河間府

鄭義（弟德溫　德溫子澤　江　江子舜）　賈茂宜
李載　岳元鎮　夏大亨
王璿　郝稱　李京
劉濟　張之賢　王居仁
劉遵　安汝明　王欽禮
朱友亮　榮濟　馬澤
段文瑞　侯秀

天津府

劉正　劉榮祖　陳顯
楊禮　李克允

正定府

邸順（弟常　子浹　族弟琮　琮子澤）　王守道

耶亨　董文炳（子士元 士選）　董文蔚
董文用（子士康）　董文直　董文忠（子士珍 孫守簡）
趙良弼（父慤 慤從子良材）（兄良貴 良貴子據）　鄭温（子釭 鏞鉒）
張礎　高鳴　賈居貞（子鈞）
王慶端（兄慶淵從 父子思義）　許扆　皐全
張延　楊湜　張文瑞
李仲　甄璧　張翼
趙謙　張節　高健
董珪　朱顯　王思廉
王約　安松（子熙 煦）　哈珊
李元禮　托里哈雅（祖巴喇球）　王元父
郤廣（曾孫祥）　郝思義　樊懋侁
鄭大中　舒蘇　龐公
何體仁　史塤　李士輿
會振　鄧巨川　蘇天爵（父志道）
宋秉哲　劉繼先　王良
楊從民　趙宏毅　王郝
宋貞　杜良　張慶
武德政　崔顥　張浹
蘇大年　關思義　張周

元

永平府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少力學負王佐略楊惟中與偕覲太宗値南伐詔樞從惟中卽軍中求儒道釋醫卜者會破棗陽主將將盡抗之樞力辯非詔旨意乃遺數十人逃之篁竹中脫死抜德安得名儒趙復始見程朱性理之書辛丑賜金符爲燕京行臺郎中時行臺伊囉斡齊專事貨賂以樞幕長分及之樞拒絕因棄官去攜家之輝州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惇頤等象刊諸經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時許衡在魏至輝就錄程朱所註書以歸既而盡室依樞以居世祖在潛邸遣趙璧召樞至大喜待以客禮詢及治道首陳帝王之道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爲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夕辟才行舉逸遺愼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材出班俸祿則贓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邱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羅極法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窳可得而舉刺閣徵斂則部族不橫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僞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織者日就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往復之擾擾周匱乏恤鰥寡使顚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都停債負則賈胡不得破稱貸之家廣儲畜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卻利便以塞倖途杜告訐以絕訟原各疏弛張之方其下書奏世祖奇其才動必召問且使授世子經憲宗卽位詔凡軍民在齊拉袞山南者聽世祖總之世祖既奉詔宴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樞問曰頃者諸臣皆賀汝獨默然何耶對

日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才賦之阜有加漢地者平章民王盡有之天子何爲異時廷臣間之必悔而見奪不若惟掌兵柄餘皆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世祖曰慮所不及者乃以聞憲宗從之樞又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置都運司於衛轉東於河以圖宋憲宗大封同姓敕世祖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潟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於是世祖願有關中壬子從世祖征大理至察逐諸爾地夜宴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吾能爲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明年師至大理城飭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保或讒王府得中土心憲宗遣阿勒達爾大爲鉤考置局關中以百四十二條推集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世祖聞之不樂樞曰帝君也兄也大王爲皇帝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及世祖見憲宗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鉤考局世祖即位以樞宣撫東平既至郡置勸農檢察二人爲監均賦役罷鐵官中統二年拜太子太師樞曰皇太子未立安可虛設官稱以所受制還中書改大司農樞奏曰昔太宗詔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人爭襲訟之潛藩帝時日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又曲阜有太常雅樂憲宗命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員闕杭補無籍肄習且陛下閔聖賢之後詩書不通與凡庶等旣命洛士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

秀者教之乞眞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材待聘風動四方之美王鏞鍊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使不致崩壞皆從之俄詔赴中書議事及講定條格（元史）樞奏內地之民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以資國用西京北京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屯田漢軍除守禦外可選三萬屯燕京東西置營以壯神都左右中三衞從此起（姚燧撰神道碑）李璮謀叛帝問卿料如何對曰使璮乘吾北征之釁瀕海擣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爲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今賊將安出對曰出下策初帝嘗論天下人材及王文統樞曰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反至是文統果因璮伏誅四年拜中書左丞奏罷世侯置牧守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省臣罪且不測樞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邸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道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爲置安撫經略宣撫三使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奉以養廉去汙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拯已如赤子之求母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纘承大統即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倉廩粗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遷轉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至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餉

以待數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成帝德遺子孫流遠譽著者伏聞聖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木始栽而復移屋既架而復毀遠近臣民不勝戰慄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帝怒爲釋至元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遂議取宋樞奏如求大將非右丞相安圖知樞密院巴延不可十一年樞言陛下降不殺人之詔巴延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如此之神捷者今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官軍不思國之大計利財剽殺所致宜申止殺之詔使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矣又請禁宋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元史）十四年旱飢樞請罷醞麴禁及祈神賽社之費悉禁絶之（名臣事略）十七年卒年七十八諡曰文獻樞天質含宏而仁恕恭敏而儉勤未嘗疑人欺己有負其德亦不留怨憂患之來不見言色有來卽謀必反復告之（元史）至大三年追封魯國王（元史類）子煒仕爲平章政事從子燧有傳（元史）

葛宏灤州人金末歲饑竭力賑恤全活數百人元初辟爲石城尹（灤州志）

王仲仁樂亭人父統剛毅有力金末爲裨將從鎮高麗東方以甯元初仲仁從奇渥溫信安兒有功授左監軍取金汴蔡擢先鋒西蜀事平賜璽書銀符中統初陞大都大同眞定等路奧魯都總管撫畜將士恩威兼至卒贈鎮國上將軍子珪襲官從攻四川至元二十年授武略將軍商州知州兼諸軍事接人謙抑政事秩秩有條商人德之祀陝西名宦至元末陞宣命武節將軍成都路總管官治中兼奧魯等諸軍事（永平府志）仲仁孫祥（案趙簡撰墓誌作珪曾孫誤據永平府志正）字興國至元間從父武略將軍璽（案永平府志作珍所載互異）屯河口與南兵戰目矢石發九矢斃九人下高郵絶糧道明年父沒於陣以廕補侍御親軍忠顯校尉八年賜金牌進武義將軍十九年陞武略將軍親軍千夫長累章求退許之大德七年卒年七十有九後贈金吾上將軍政行兵馬都元帥（趙簡撰墓誌）

王仲添灤州人爲元帥副統膽略過人時金主奔汴梁信安水軍張進嬰城固守時賊出沒封境騷動仲添訓練兵農且耕且戰爲持久計寇至城下都統趙簡松陷於敵仲添哭入陣中攜之出獨殿而歸戊子寇復至衆寡不敵力戰死之（灤州志）

王榮祿遷安人通兵書有謀略以旗軍總從世祖征伐所向克捷累遷至昭武大將軍河南路總管鎮西夏撫番有方加都元帥輔國上將軍（永平府志）

孟國寶樂亭人中統初仕至太守弟國祥中統間仕興元軍判官俱有能聲（樂亭縣志）

楊紹先樂亭人中統三年進士至元中授集賢院司直學士德行文章爲世推重子塾仕至濟南路厭次縣尹工篆書能世其家（永平府志）

姚燧字端甫翰林學士承旨樞之從子也生三歲而孤樞隱居蘇門謂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楊奐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爾何以急爲且許醮以女年十八受學於許衡未嘗爲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心弗是也二十

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爲之人謂有作者風稍就正於衡衡亦賞其辭且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之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至元八年衡以國子祭酒教貴胄奏召舊弟子十二人燧自河內驛致館下（案河內原作大原錢大昕元史攷異云姚燧撰白楨墓碣稱魯齋先生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以故王梓自什韓思永蘇郁自大名耶律有尚自東平孫安與高凝燧並自河內劉李偉呂端劉安中自秦蜀公自太原十二人皆驛致館下蓋燧由河內應召至關下所云公者謂白楨也傳謂燧自太原者誤謹改正）初爲秦王府文學未幾授奉議大夫兼提舉陝西四川中興等路學校十二年以秦王命安輯庸蜀明年漢嘉新附入諭其民又奉命招王立於合州又明年撫循夔府凡三使蜀皆稱職十七年除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錄囚延安逮繫詿誤皆縱釋之人服其明決調山南湖北道按部澧州興學振民孜孜如弗及二十四年爲翰林直學士二十七年授大司農丞元貞元年以翰林學士召修世祖實錄書成大德五年授中憲大夫江東廉訪使移病太平九年拜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至大元年仁宗居潛邸開官師府燧年已七十遣正字呂洙如漢徵四皓故事起燧爲太子賓客未幾除承旨學士尋拜太子少傅武宗面論燧燧辭謝曰昔臣伯父樞嘗除是官尙不敢拜臣何敢受明年授榮祿大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四年得告南歸卒年七十六謚曰文燧先在蘇門山時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概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熹凡例後復取徵建二本校讎得三誤焉序於表首略曰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徵本作延康元年凡例中歲改元在廢興存亡之際以前爲正當從建本於建安二十五年下注改元延康其二章武三年徵本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本無三年則昭烈爲無終徵建皆曰後主者皆失於刊正也當於三年下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庶前後無觝牾也其三天寶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德使上同於開元三者均失而建安之取至德之去統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纔三年耳建有帝父主子之異豈不於統大有關乎燧之學有得於許衡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爲世名儒爲文閎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舂容盛大有西漢風宋末弊習爲之一變蓋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當時孝子順孫欲發揮其先德必得燧文始可傳信其不得者每爲愧恥故三十年間國朝名臣世勳顯行盛德皆燧所書每來謁文必其行業可嘉然後許可辭無溢美又稍廣置燕樂燧則爲之喜而援筆大書否則弗易得也時高麗瀋陽王父子連姻帝室傾貲結朝臣一日欲求燧詩文燧靳不與至奉旨乃與之王贈謝幣帛金玉名畫五十篚盛陳致燧燧卽時分散諸屬官及吏胥侍從止留金銀付翰林院爲公用器人問之燧曰彼藩邦小國唯以貨利爲重吾能輕之使知天朝不以是爲意其器識豪邁類如此燧頗恃才輕視趙孟頫元明善輩所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行於世子三壎圻城（元史）

謹案輟耕錄燧在中臺時御史大夫謂曰天子以汝賢故擢居耳目之官今且歲餘興利除害事未有片言相及惟

務舉薦何耶㷀曰某所薦百餘人皆經世才並能上裨聖治則某之報効亦勤矣何屑屑興利除害爲本傳不言㷀爲中臺御史亦不詳薦舉事謹附於後

路進興字遜畢石城人至元九年從攻淮安十四年隨巴延屯守和琳權授百夫長事十五年破賊兵要不忽兒十六年又破賊脫脫木兒於算都魯山獲人口牛馬數十萬未嘗妄殺一人授勅牒印授賜敕武校尉辭歸（李本撰墓誌）奉母至孝母没饘粥糲素哀毀逾節鄉人稱之（滁州志）大德八年卒（墓志）

張昇字伯高其先定州人後徙平州昇幼警敏過人既長力學工文辭至元二十九年以薦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預修世祖實錄歷應奉翰林文字尋陞修撰歷典文署令遷太常博士成宗崩大臣承中旨議奉徽號祔宗廟昇曰在故典凡有事于宗廟必書嗣皇帝名今將何書議遂寢武宗即位議躬祀禮昇據經引古參酌時宜以對帝嘉納之至大初改太常寺爲太常禮儀院除陞爲判官久之外補知汝甯府民有告寄束書于其家者踰三年取閱有禁書一編且記里中大家姓名于上昇亟呼吏焚之曰妄言誣民且再更赦矣勿論既而事聞廷議謂昇脫姦軌遣使窮問卒無實可指乃詰以擅焚書狀昇對曰備位郡守爲民父母今斥誣訴免冤濫雖重得罪不避乃坐奪俸二月旁郡移文報吳人侯君遠者言歲直壬子六月朔蝕其占爲兵寇歲癸丑其應在吳分野同列欲召屬縣爲備禦計昇曰此謠言久當自息毋用惑民聽斥其無稽衆論韙之部使者舉治行爲諸郡最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除紹興路總管初大德至大間越大饑且疫厲民死者殆半賦稅鹽課責里胥代納吏因緣爲姦害富家昇爲證於簿籍白行省蠲之前守有爲江浙行省參政者祿米有隙欲内之罪移平江歲糴海運糧布囊三萬俾紹興製如數民患苦之更數守謂歲例如此假弗問昇言庶非越土所生海漕實吳郡事於越無與章上卒罷之泰定二年歷遷遼東道廉訪使爲永平大水（案五行志事在致和元年）民多損瘠昇請發海道糧十八萬石鈔五萬錠以賑飢且蠲歲賦朝廷從之民得全活者衆明年召拜侍御史天歷初出爲山東道廉訪使時方有警有司請完城以爲備昇曰民恃吾以生完城是棄民也由是民皆安之復遷淮西道廉訪使上書乞致仕至順二年復起爲集賢侍講學士順帝即位首詔在廷耆艾訪問治道昇條上時所宜先者十事尋兼經筵官明年以疾辭位至正元年卒諡文憲（元史）

任伯仁滁州人金南麓先生詢六世孫性孝友讓産於弟元貞中授銀符進義武副尉親軍百夫長（滁州志）

謹案任詢金史作易州軍市人州志言滁州當是伯仁時已徙於滁而州志並詢攔入也姑存以俟攷

張德滁州人宋橫渠裔孫祖晉歷官睢州防禦使太宗時賜第食邑於滁德學問淵源文詞精粹登皇慶進士請就滁奉祀因授本州學正歷官大甯路儒學教授（滁州志）

李彥忠永平人父喪廬墓八年不至家（元史邵敬祖傳）至治中旌表（盧龍縣志）

王孚字公信永平人幼失父母卓然能自立稍長獵水濱挽大蛇登岸張弓射之蛇跳躑死人稱其勇嘗獨行過大樹下

見石上有遺金坐守之日且暮有婦人號而至乎詢其故擲與之從許衡游通天文卜筮兵法遊學洙泗間學益進所至人師禮之用憲臺薦教授冀州以恩封從事郎泰定四年卒年七十有九子三（虞集撰墓誌銘）

龐遵永平人（案雍正志廣平府志俱作永年人誤）至順間母病腫三年不能起思食魚遵求之市不得歸途歎恨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悅病瘥（元史胡光遠傳）

周宏字希道遷安人尹眞定無極調遼陽甯昌俱有惠政（昌黎縣志）至正間昌黎尹程思忠作亂宏率其民赴永平拒守城陷被執七日不食罵賊死（大清一統志）祀名宦（昌黎縣志）

齊泰樂亭人至正間任登豐主簿興學勸農平獄均徭九年政成民立碑頌之（樂亭縣志）

崔煜遷安人事親以孝聞至正中任遼陽行省郎中程思忠作亂煜領兵衛之後官至參政（永平府志）

梁誦永平人居喪以廬墓聞（元史孝友傳敘）

河間府

鄭義河間人初事太宗爲山東路都元帥兼景州軍民人匠長官從伐金歲壬辰與敵戰于歸德死之弟德溫襲甲午從攻徐州陷陣死子澤襲從萬戶史天澤出征多立戰功年老弟江代其職世祖北征賜金符授侍衛親軍副指揮使判武衛軍事兼景州軍民人匠長官中統三年李璮據濟南叛世祖令各州縣長官子弟充千戶於是以江子郁爲千戶領景州新簽軍敗賊衆於王馬橋璮平郁以例罷江升爲武衛親軍都指揮使賜虎符尋改屬左衛至元八年從攻襄陽沒於陣郁襲（元史）

賈茂宣景州人節度使德之子官昭勇大將軍左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行淮東左副都元帥善騎射謀勇忠謹時以良將稱之（景州志）

李載河間人至元初以戶部員外遷南陽太守有惠政人刻石記之（河間縣志）

岳元鎭景州人父雯任景款陵三州判官至北京錄事卒元鎭應募從戎爲百夫長從攻江陵樊城漢陽鄂州俱有功又于湖口獲數十艘俘百餘人以獻至元十二年授忠翊校尉十三年戰於淮南以功陞秩江南平使督軍器局十五年佩銀符陞忠武樞府二十四年佩金符授武略將軍宿衞十餘年致仕（河間府志）

夏大亨河間人至元間宰亳州譙縣平反冤獄長吏劉傑嘉其行誼爲立碑於福甯鎭（同上）

王璿交河人有幹才至元中任定陶知縣縣數被河患璿至以六事序行之捐俸起高墉重門以嚴起閉分閭巷以復五市補丁壯杜奸宄於是始築河防塞律口所調雜草七萬束河夫五百人察其勤惰差其等役河不爲災邑故有三皇廟弛廢已久璿更新之置新學學舊有虞世南所書碑沈於河出之置學中縣蠶桑久絕乃出桑法課人采椹鄰境而種之遂成桑林官常歲徵桑皮二百斤預買以供至是賦諸民家不過一秤餘上下無所損又置常平倉惠民局禁革科擾和買之弊詰辨奸詐政聲赫然（同上）

郝稱字子榮河間人至元間爲天長尹擇民間子弟之秀者

延塾師教之又新廟學籍豪民隱蔽田七頃餘入其租爲師生廩祿時人頌之（安徽通志）

李京字景山河間人承蔭起家掌故樞府不數年遂長其幕遷坐廢（元詩選）大德五年宣慰烏蠻尋擢烏撒等道宣慰副使兼管軍萬戶時烏蠻隸雲南行省京下車會羣蠻不靖逆案行調發鎮撫有方後悉其見聞爲志略四卷以進（雲南通志案明一統志云京嘗爲雲南志及鳩巢集學士虞集元明善爲序）病歸卒京於書酷好老子獨慕白居易之爲人平生爲詩數百篇質而不俚綺而不踰而雲南諸作悲宕動人尤爲世所傳誦總題曰鳩巢漫藁（元詩選）

劉濟肅甯人以江東場官句累調婺州路司獄斷訟明決不避權貴屢折疑獄所活不可勝計延祐初授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卒（河間府志）

張之賢河間人躬耕養親讀書通大義父疾思生鯉之買夜走二百里求之以歸縣署爲吏不就後以薦入官持心平恕遇事剖決悉當提舉山東諸路所過無侵擾未幾以疾歸延祐七年卒（同上）

王居仁河間人延祐中尹涉縣城東北隅歲圮於水居仁設法築隄患乃息去官民刻石以頌之（同上）

劉遵河間人有異才爲詩文多未經人道語作探蕙詞元明善見而奇之中丞張養浩亦爲延譽授濟南學錄未至卒（雍正志）

安汝明甯津人延祐中尹定遠興利除害三年土闢戶增賦均盜息民咸德之（安徽通志）

王欽禮任邱人倜儻剛果勇於爲善遊京師詹事院辟爲典設署書吏轉雄州吏目以才識明敏稱調南皮尉盜間入境設法捕之遷鹽山尹瀕海鹽筴事重私鹽盜販出沒其間黠胥緣爲奸利欽禮防禁周密民如更生有失刺奴素强暴嘗自焚其廬以誣居民欽禮正其罪闔境快之至正十一年授朝列大夫保定路總管治中致仕卒（河間府志）

朱友亮字虎臣朱文公熹九世孫至正元年移家於鄚博學能文廷試以學品兼優擢御史（任邱縣志）

榮德河間人嘗事哈撒丞相丞相得罪門下皆散去獨德收葬其屍又上疏爲之訟冤得復封爵尚書貢師泰高其義賦詩頌之（河間府志）

馬澤字潤甫任邱人知和州以經術飾吏事禮師儒修庠校均戶役年歉籌賑全活甚衆（江南通志）

段文瑞河間人性至孝母沒毀甚匍匐行數里外負土營墳百五十日始成事聞於朝授本路學正以旌之（雍正志）

侯秀故城人幼孤事繼母孝母死賣身營葬攜弟妹廬墓負土成邱弟溺死秀號泣聞者慘然鄉人目其居曰孝子村（故城縣志）

天津府

劉正字情卿清州人初辟制國用使司令史遷尚書戶部令史至元八年罷諸路轉運司立局考核逋欠大都運司負課銀五百四十七錠逮繫倪運使等四人徵之視本路歲入僅籍貲無負獄久不決正察其冤遍閱吏牘所得至元五年李介甫關領課銀文契七紙適合其數驗其字畫皆司庫辛德柔所書白尚書捕鞫之辛具伏盡償所負課銀四人得釋正

由是知名轉樞密院令史辟掾中書十四年分省上都會諸王錫里濟叛至居庸關守者告前有警急使姑退正曰職當進而退可乎馳出關抵上都邊將請黄白金符充戰賞中書檄工部造給未及上請帝怒其欺罔正曰軍賞貴速先造符印而後奏命未見其罪也帝釋之十五年擢左司都事時阿哈瑪特當國與江淮行省阿里布崔斌有隙誣以盜官糧四十萬命刑部尚書李子忠與正馳驛往案其事獄弗具阿哈瑪特復遣北京行省參政張澍等四人雜治之竟寘二人於死（案世祖紀及阿哈瑪特傳並作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阿里布左丞雅克特穆爾而不及崔斌與本傳異）正乃移疾還家十八年徵爲左司員外郎十九年爲左右司員外郎阿哈瑪特敗逮正至坐以黨正曰臣未嘗阿附惟法是從耳會日暮帝起還內俱械繫於闕東隙地逾數日復械繫於拱衛司和爾果斯日上嘗謂劉正衣白衣行炭穴十年可謂廉潔者乃免歸二十年樞密院奏爲經歷升參議樞密院事二十五年僧格既立尚書省擢爲戶部侍郎升戶部尚書嘗舉襄河間鹽運官虧課幾陷于罪乃移疾歸二十八年僧格敗詔勒哲爲丞相復擢爲戶部尚書升參議尚書省罷仍參議中書省事湖南蔚宣慰庶子因爭廕不得誣告其兄匿亡宋官金正知其誣罪之仍官其兄濟南張同知子求爲兩淮運使正弗與張作飛語搆其事帝召正詰之曰匿金事在右司爭廕事在左司參議乃幕長寢右而舉左寧無私乎正明辨之事遂釋三十年御史臺奏爲侍御史中書省奏爲吏部尚書已而復留爲侍御史遷江南行御史臺中丞大德元年改同僉樞密院事尋出爲雲南行中書省左丞時方議征緬正極言其不可不從師果無功雲南歲輸金銀近中慶城邑戶口則詭稱逃亡甸寨遠者則遣官領兵往徵人馬芻糧往返之費歲以萬計金銀之數必十加二而折閱之數又如之其送迎饋贈亦如納官之數所遣者又以銅雜銀中納官正首疏其弊給官秤俾土官身詣官輸納其弊始革始至官儲貝二百七十萬索白銀百錠比四年得貝一千七十萬索金百錠銀三千錠七年還清州八年以左丞行省江西又改江浙武宗即位召爲中書左丞升右丞至大二年懇辭還家仁宗初召諸老臣入議國事正詣闕言八事一守成憲二重省臺三辨邪正四貴名爵五正官符六開言路七愼賞罰八節財用詔議行之仁宗初政風動天下正陳贊之力居多累乞致仕不許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時議經理河南淮浙江西民田增茶鹽課額正極言不可弗從歲大旱臺臣言燮理非人所致平章李孟引咎乞罷平章和爾多卜丹（原作忽獨不丁）曰臺臣不能明察奸邪臧否時政可還詰之正言臺省一家當同心獻替擇善而行豈容分異耶有旨廉訪司權太重故按事失實自今不許專決六品以下官平章和爾多卜丹李孟將議行之正言但當擇人法不可易也事遂寢延祐六年卒贈宣力贊治功臣光祿大夫司徒柱國趙國公諡忠宣子秉德官祕書監丞歷兵工二部侍郎出爲安慶路總管秉仁以廕爲中書架閣管句累官工部尚書致仕（元史）

劉榮祖南皮人至元中開濬很兒口洩境內諸水入海立碑記其事世利賴焉（南皮縣志）

陳顥（續通志作陳灝）字仲明其先居盧龍有名山者太祖時爲平陽

等路軍民都元帥子孫徙清州遂家焉（案經筵大夫撰陳氏先德碑顥曾祖謀贈邢文館大學士趙郡公謚通憲祖某大司農贈趙郡公謚康靖父國瑞大司徒封趙國公）顥幼穎悟稍長遊京師登翰林承旨王磐安藏之門習熟金典章安藏通諸國語顥兼習之安藏薦顥入宿衛尋爲仁宗潛邸說書仁宗奉母后出居懷慶顥從行日開陳以古聖賢居艱貞之道及即位以推戴舊勳特拜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仍宿衛禁中政事無不與聞科舉之行顥贊助之力尤多顥時伺帝燕閒輒取聖經所載大經大法有切治體者陳之每見嘉納帝嘗坐便殿羣臣入奏事望見顥喜曰陳仲明在列所奏必善矣帝欲用顥爲中書平章政事顥力辭仁宗崩辭祿家居者十年文宗即位復起爲集賢大學士上疏勸帝大興文治增國學弟子員蠲儒戶徭役皆嘉納焉顥先後居集賢薦爲士類累數百有訐之者顥曰吾甯以謬舉受罰蔽賢誠所不忍順帝元統初扈蹕上都至龍虎臺帝命造膝前握其手曰朕累朝老臣更事多矣凡議政事宜極言無隱顥頓首謝不敏顥每集議其言無不剴切至元四年致政命食全俸於家明年卒年七十六至正十四年贈攄誠秉義佐理功臣光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謚文忠顥出入禁闥數十年樂談人善大夫士因薦拔至顯列有終身莫知所自者歐陽元爲國子祭酒與顥同考試國子伴讀每一卷出顥必詳觀之苟得其片言善即以賓選列爲之色喜元嘆曰陳公之心蓋篤於仁而贍於厚者眞可使鄙夫寬薄夫敦矣子孝伯敬伯敬伯仕至中書平章政事（元史）

楊禮滄州人至治間知淇州事有惠政去任民爲立碑（河南通志）

李克允南皮人至正中進士授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翰林編修以文行著名（南皮縣志）

正定府

邸順保定行唐人占籍於曲陽縣金末盜起順會諸族集鄉人豪壯數百人與其弟常築兩砦分據以守歲甲戌率衆來歸太祖授行唐令丙子眞定饑羣盜據城叛順擒殺數百人朝廷升曲陽爲恒州以順爲安撫使金將武仙據眞定帥衆來攻順與戰大敗之賜金虎符加鎮國上將軍恒州等處都元帥庚辰武仙屯兵於黃堯兩山順及弟常擊敗之時西京都道章陰結武仙抄掠州縣順擒道章殺之仙退眞定以自保順又從穆呼哩敗之於王柳口仙遂棄眞定南走以功賜名察納格爾（原作察納合兒）升驃騎衛上將軍充山前都元帥弟常賜名濟農格爾（原作金那合兒）辛卯從太宗攻河南諸郡招降民十餘萬以順知中山府己亥佩金符爲行軍萬戶管領諸元帥差軍五千人從大軍破歸德府留順戍之丁未駐師五河口宋兵夜襲營順掩殺其衆生獲十五人癸丑攻漣水甲寅舉部屬蕭薩巴納琳（原作肖撒入耨隣）之功以奏帝賜蕭薩巴納琳金銀符仍隷麾下丙辰卒年七十四子浹襲職己未從世祖渡江圍鄂州有戰功中統元年世祖即位浹以所部張宜等十二人奏聞於朝三年圍李璮還守息州至元十一年賜虎符授金州招討副使遷懷遠大將軍金州萬戶十三年改襄陽管軍萬戶尋以樞密院奏行淮西總管萬戶府事守廬州十四年移龍興仍管領本翼軍人十五年復爲管萬戶攻蘄州崖石寨太平岩賊有功十七年升鎮國上將軍都元帥鎮龍

與諸路兼管本萬戶府事賜銀印吉贛盜起行省還元帥府以鎮之二十一年元帥府罷復爲萬戶二十三年佩元降虎符爲歸德萬戶鎮守吉安未幾統領江西各萬戶集兵七千戍廣東大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贈輔國上將軍北庭元帥府都元帥護軍追封高陽郡公諡襄敏子榮仁襲佩其虎符爲宣武將軍歸德萬戶鎮廣東惠州感瘴疾不任事子貫襲貫卒子士忠襲士忠卒子文襲順族弟琮太祖時從族兄行唐元帥常來降歲乙酉金降將武仙據眞定叛琮敗之於黃臺癸巳從元帥布展滅金功授眞定五路萬戶選充總管府推官尋奏旨賜金符授管軍總押管領七路兵馬鎮徐州宋兵入境琮戰卻之己亥從大將察罕攻滁州力戰中流矢明年卒子澤字潤之忠直沉毅精左氏春秋年十一襲父職移鎮潁州城久荒棄翦荆以茨隍塹樓堞官舍民廬皆所繼始宋驍將夏貴悉銳攻東南壁澤將射士敗之至元入覲賜錦衣弓矢鞍勒（姚燧撰耶澤神道碑）四年從元帥阿珠克平塞寨及老鴉山十一年從攻沙洋奪六艦皆論功受賞有差（元史）十二年授武德將軍管軍總管又從攻潭州流矢貫肘汰股裹創復戰城拔進顯武將軍明年從攻靜江礮硃傷首幾絕一日乃蘇既拔從省還湖南是年宋亡益衛二王浮海據閩規爲興復勢張甚澤從鄒平生致三渠魁皮以獻進懷遠大將軍萬戶虎符俾將其軍監郴州仍總管上至則平郡賊蕭員弼剽兵之餘城中戶纔四百布檄招徠安集之期年將倍萬家興寧盜起宣慰司將調兵萬人加誅未啟行澤說曰今盜始起而從徒未繁官軍遽入民懼俘殺必出遁逃無所追歸勢與盜合

是驅使爲逆也請歸身任致討許之乃歸召父老豪傑曉曰吾止官軍不使得暴吾境汝佃民有從亂者不以相坐聽執送余自贖得五百人惟誅首事二十人餘悉縱遣以交趾之師賦餽米千石入桂澤曰自是入桂陸行千里負擔之民人勝五斗行未中道委負而逃可前知也乃集丁之家謀曰吾將出家貲責諸縣即桂如數糴之上不失軍興而下可紓民力何如衆歡呼稱願他日比貸錢加子來歸澤悉還其贏又請罷淘坑銀鐵戶賦酒酤歲荒發廩而後聞又還廬州蒙古漢軍萬戶郴民號呼遮留數十里不絕未至改潁州萬戶戍無爲軍盜起江東省檄澤將兵討之至則誓以禍福皆不煩兵而從徽州績溪盜起省臣以六萬衆攻之數月不能下因留戍徽尋還無爲省移鎮杭州卒年六十三（姚燧撰耶澤神道碑）子元謙襲元謙卒子祺襲祺卒子中襲（元史）

王守道字仲履眞定平山人金亡羣盜并起州縣吏多乘亂貪暴不法民往往殺令丞及屬吏直攜司署守道爲縣尉衆悅之因轉攝令改眞定主簿史天倪爲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鎮眞定既收大名潞洺懷孟城邑之未附者以爲府經歷及金武仙降署爲史天倪副帥守道謂天倪曰是人位居公下意每不平安能鬱鬱於此宜先事爲備天倪不以爲然未幾果爲所害及天澤爲主帥攻仙復眞定仙走保西山諸砦執守道家人以重幣誘之守道不顧日與史氏部曲昆弟徵發調度以復讐卒逐仙遁去後擢廣源軍節度使天澤爲五路萬戶署守道行軍參謀兼檢察使莊聖太后以眞定爲湯沐邑守道在鎮以幕僚頻歲致覲敷對稱旨得賜金符錦衣

金銑中統二年天澤入拜右丞相即授眞定等路萬戸府參議至元七年卒至大元年以子贈貴特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壽國公諡忠惠仁宗即位復加推忠協力秉義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元史）

邸亨保定路行唐人金眞祐間河朔兵起亨結豪傑以保鄉曲人咸賴之累從史天澤敗武仙繼取河中雙門倚尖二寨從伯顔下宋戰青山磯忽都虎奏其有戰功賜金符牌總押正定河間西京洺磁懷孟顯寶七路萬戸府卒贈昭勇大將軍正定河間萬戸輕車都尉中山郡侯（正定府志）祀鄉賢（行唐縣志）

董文炳字彦明眞定藁城人忠烈公俊之長子也幼警敏善記誦（元史）舉動如成人常共羣兒嬉戲部分左右習爲行陣之事指揮號令無敢違者（名臣事略）歳乙未以父任爲藁城令同列皆父時人輕文炳年少吏亦不之憚文炳明於聽斷以恩濟威未幾同列束手下之縣貧重以旱蝗而徵斂日暴文炳出私穀數千石與縣縣得以寛民前令因軍興乏用稱貸於人以民蠶麥償之文炳曰民困矣吾爲令義不忍視乃以田廬計直與貸家復籍縣閑田與貧民爲業使耕之於是流離漸還數年間民食以足朝廷初科民令敢隱實者誅籍其家文炳使民聚口而居少爲戸數衆以爲不可文炳曰爲民獲罪吾所甘心由是賦歛大減民皆富完旁縣民有訟不得直者皆詣文炳求決時府索無厭文炳抑不予府欲中害之文炳曰吾終不能剝民求利也即棄官去癸丑世祖南征詔文炳率義士四十六騎從行人馬道死殆盡至吐番止兩人能從之食日行不能二三十里然志益厲期必至軍會使者過之還言其狀世祖命其弟文忠解所乘五馬載糗糧迎文炳既至世祖壯其忠由是日親貴用事己未從伐宋至淮西臺山寨命文炳往取之（案元史攷證云世祖本紀八月甲午命廉希憲招臺山寨比至千戸董文炳已破之與此異）文炳馳至寨下諭以禍福守者懼遂降師次陽羅堡（案元明善董氏家傳作羊羅洑）宋兵築堡於岸陳船江中軍容甚盛文炳請於世祖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固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即與敢死士數百當其前率弟文用文忠載艨艟鼓櫂疾趨鋒既交文炳麾衆趨岸搏之宋師大敗世祖方駐香爐峯下山問戰勝狀扶鞍起立堅鞭仰指曰天也且命他師勿解甲明日將圍城既渡江會憲宗崩班師中統元年命文炳宣慰燕南諸道還奏曰人久弛縱一旦遽束以法不可宜赦天下與之更始世祖從之反側者遂安二年擢山東東路宣撫使遙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三年李璮叛會諸軍圍之璮不得遁文炳抵城下呼璮將田都帥降衆遂亂擒璮以獻璮兵有沂漣（案續通志云原傳作浙漣誤今依續通鑑改正）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主將怒其與賊配諸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言於主將曰彼爲璮所脅耳殺降恐非聖天子之意主將從之然他殺之者已衆皆大悔璮伏誅山東猶未靖乃以文炳爲山東東路經略使率親軍以行出金銀符五十有功者聽與之文炳至益都留兵於外從數騎入居府不設警衛召璮故將吏立庭下諭之曰璮狂賊誤汝等汝皆爲王民天子至仁聖遣經略使撫汝當相安毋懼經略使得便宜除擬將吏汝等勉取金銀符經略使不敢格上命不予有功者所部大悦山東以安至元三年授鄧州光化行軍萬戸河南等

路統軍副使造戰艦五百艘習水戰預謀取宋方略凡阸塞要害皆列柵築堡爲備禦計帝嘗召文炳密謀欲大發河北民丁文炳曰河南密邇宋境人習江淮地利宜使河北耕以供軍河南戰以闢地俟宋平役則河北長隸兵籍河南削籍爲民如是爲便又將校素無俸給連年用兵至有身爲大校出無馬乘者臣即所部千戶私役兵士四人百戶二人聽其僱役稍食其力帝皆從之始頒將校俸錢以秩爲差七年改山東路統軍副使治沂州沂與宋接境鎮兵仰內郡餉運有詔和糴本部文炳命收州縣所移文衆諫以違詔文炳曰但止之乃遣使入奏略曰敵人接壤知吾虛實一不可遏民供頓甚勞二不可困吾民以懼來者三不可帝大悟罷之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於淮西築正陽□□兩城夾淮相望以綴襄陽及擣宋腹心十年拜參知政事夏霖雨水漲宋淮西制置使夏貴帥舟師十萬來攻矢石雨下文炳登城禦之一夕貴去復來飛矢貫文炳左臂著脅文炳拔矢張弓發矢十餘矢遂悶絕殆明日水入外郭文炳麾士卒卻避貴乘之壓軍而陳文炳病創甚子士選請代戰文炳壯而遣之復自起束創手劍督戰士選以戈擊貴舟獲之以獻貴遂去不敢復來是歲大舉兵伐宋丞相巴延自襄陽東下與宋人戰陽羅堡文炳以九月發正陽十一年會巴延於安慶安慶守將范文虎以城降文炳請前行巴延許之宋都督賈似道棄師走太當塗文炳復言於巴延曰采石當江之南和州對峙不取必有後顧遂進攻之降知州事王喜時揚州真州堅守不下常州蘇州既降復叛張世傑等陳大艦萬艘碇焦山下江中勁卒居前文炳身犯之載士選別船從子士表請從許之文炳乘輪船建大將旗鼓士選士表船翼之大呼突陳諸將繼進飛矢蔽日戰酣短兵接宋兵亦殊死戰聲震天地橫屍委伏江水爲之不流自寅至午宋師大敗世傑走文炳追及於夾灘世傑收潰卒復戰又破之遂東走於海文炳船小不可入海夜乃還俘甲士萬餘人悉縱不殺獲戰船七百艘宋力自此遂窮諸軍分三道而進文炳居左由江並海趨臨安江陰軍僉判李世修以城來附所過民不知兵凡獲生口悉縱遣之無敢匿者威信前布皆望旗而服張宣有衆數千負海爲橫文炳命士選單舸至瑄所諭以威德遂降得海船五百十三年師次鹽官招之再返不下將佐請屠之文炳曰縣去臨安不百里聲勢相及臨安約降已有成言吾輕殺一人則害大計況屠一縣耶於是遣人入城諭意縣降遂會巴延於臨安城北張世傑欲以其主逃之海文炳繞出臨安城南戍浙江亭世傑計不行乃竊宋主弟吉王昰廣王昺南走宋主遂降巴延命文炳入城罷宋官府散諸軍封庫藏收禮樂器及諸圖籍文炳取宋主諸璽符上於巴延巴延以宋主入覲有詔留事一委文炳時翰林學士李槃奉詔招宋士至臨安文炳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收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注記五千餘册歸之國史院宋宗室福王與芮赴京師備以重寶致諸貴人文炳獨卻不受及官錄與芮家具籍受賓者惟文炳無名巴延入朝奏曰臣等奉天威平宋宋既已平懷徠安集之功董文炳居多帝曰文炳忠勤朕所素知乃拜資

德大夫中書左丞時張世傑奉吉王昰據合州閤中亦爲宋
守敕文炳進兵所過禁士馬無踐田麥於是南人感之不忍
以兵相向次合州世傑遁盡縱諸將所俘州民得免者數萬
口至溫州守將火城逃文炳命滅火追擒其將數其殘民之
罪斬以徇逾嶺而南閩人扶老來迎漳泉建甯邵武諸郡皆
送款來附凡得州縣戶口若干閩人感其德廟而祀之十四
年帝在上都適北邊有警將親征急召文炳文炳至自臨安
入見請事北邊帝曰朕召卿意不在是豎子盜兵朕自撫定
山以南國之根本也盡以託卿卒有不虞便宜處置以聞中
書省樞密院事無大小咨卿而行文炳避謝不許因奏曰臣
在臨安時阿里布（謹案續通志作阿勒巴）奉詔檢括宋諸藏貨寶追索
沒匿人實苦之宋人未洽吾德遽苦之以財恐非安懷之道
即詔罷之又曰昔者泉州蒲壽庚以城降壽庚素主市舶謂
宜重其事權使爲我扞海寇誘諸蠻臣服因解所佩金虎符
佩壽庚矣惟陛下恕其專擅之罪帝大嘉之更賜金虎符還
大都更日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案平章政事阿哈瑪特方
恃寵用事生殺任情惟畏文炳嘗執筆請曰相公官爲左丞
當署省案請至再終不肯或問故文炳曰主上所付託者在
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細且吾少徇則濟姦不徇則致讒讒行
則身危而深失付託本意吾是以預其大政而略其細務也
十五年有疾奏請解機務詔至上都命僉書樞密院事中書
左丞如故未幾卒（元史）文炳忠實強毅立朝謇諤有古大臣風
帝嘗曰朕心文炳所知文炳心朕所知故讒間不行而功立
文炳死後十餘年奸臣僧格敗事帝詔文炳子士選入曰汝
父忠勤不欺成吾大事汝不必遠學學汝父足矣又曰哲彬
不殺降一事較之汝父未足爲多其爲帝所知若此文炳孝
友天至居母喪哀毀骨立奉祀事一遵其父教諸弟如嚴師
雖貴顯如文用文忠歸休沐不敢先私室衣馬金帛悉賜諸
弟未嘗先御閨門之間肅然沒後家無餘財子孫化之（元明善撰
董氏家傳）贈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諡忠獻子士元士選士元
一名布哈字長卿文炳長子也善騎射憲宗征蜀士元年二
十三從叔父文蔚帥鄧州一軍西行師次釣魚山宋人堅壁
拒守士元請代文蔚攻之以所部銳卒先登力戰憲宗壯之
中統初文蔚入典禁兵士元以世家子選供奉內班從車駕
巡狩北方嘗預武定山之役文蔚卒士元襲爲千夫長出師
南征襄漢分禁兵戍淮上士元在軍中修敕武備號令肅然
丞相巴延克江南宋兵保兩淮未下士元數與戰拔淮安堡
以功遷武節將軍從大帥博囉罕（續通志作博爾歡）攻揚州駐師灣
頭堡時方大暑博囉罕病還京師以行省阿里代領諸軍揚
州守將姜才乘隙來攻阿里素不習兵率輕騎數百出堡士
元與別將哈喇圖以百騎從之日暮宋兵至者萬餘（案續通志云續
通鑑綱目姜才聞米運至出步騎五千戰於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董士元戰死與本傳所載各異）士元謂
左右曰大丈夫報國正在今日勿懼也方整陣欲戰阿里趣
令左旋已乃遁去士元與哈喇圖以部兵赴敵死戰鼓譟震
地泥淖馬不能馳乃棄馬步戰至四更敵衆始退及旦阿里
來視戰地見士元臥泥中身被十七鎗甲裳盡赤肩舁至營
而絕年四十二哈喇圖已戰死江淮既平巴延入朝言於帝
曰淮海之役所損者二將而已帝問其人以士元與哈喇圖

對帝曰布哈健捷過人善戰必能制敵夜戰而死甚可惜也至大元年贈鎮國上將軍僉書樞密院事諡節愍後加贈推誠効節功臣資政大夫中書左丞護軍追封趙郡公改諡忠愍士選字舜卿文炳次子幼從文炳居兵間晝治武事夜讀書不輟文炳總師與宋兵戰金山士選戰甚力大敗之追至海而還及降張瑄等奏功佩金符爲管軍總管戰數有功宋降從文炳入宋宮取宋主降表及收其文書圖籍靜重識大體秋毫無所取軍中稱之宋平班師詔宿侍衛親軍諸衛以士選爲前衛指揮使號令明正得士大夫心未幾以職讓其弟士秀帝命士秀將前衛而以士選同僉行樞密院事於湖廣宗王納延叛帝親征召士選至行在所與李庭同禦之飛矢及乘輿士選等出步卒横擊之敗其衆帝稱善僧格事敗帝召士選論議政事以中書左丞與平章政事徹爾往鎮浙西罷辟舉僚屬至部察病民事悉以帝意除之民大悅有聚歛之臣爲奸利事發得罪且死詐言所遣舶前商海外未至請留以待之士選曰海商至則捕繫之不係斯人之存亡也遂竟其罪浙多湖泊廣蓄洩以備水旱率爲豪民占以種藝水無所居積故數有水旱士選與徹爾力開復之成宗即位僉行樞密院於建康拜江西行省左丞贛州盜劉六十僞立名號聚衆萬餘朝廷遣兵討之主將觀望退縮守吏又因以擾民賊勢益盛士選請往率掾史二人至贛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民相告語曰不知有官法如此進至興國縣去賊巢不百里命擇將校分兵守地察激亂之人悉寘於法復誅奸民之爲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自效不數日遂擒賊魁散餘衆歸農軍中獲賊所爲文書旁近郡縣富人姓名具在悉焚之民心益安遣使上於朝中書問其使曰董公上功簿耶使者曰某且行左丞授之言曰朝廷若以軍功爲問但言鎮撫無狀得免罪幸甚何功之可言因出其書但請黜贓吏數人而已不言破賊事廷議深歎其知體而不伐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廉威素著凜然有大臣風入僉樞密院事俄拜御史中丞時丞相諤勒哲用劉深言出師征八百媳婦國遠冒煙瘴未至士卒死者十已七八驅民轉餉谿谷間民死者亦數十萬中外騷然而諤勒哲説帝江南之地盡世祖所取陛下不興此役無功可見於後世帝入其言用兵意甚堅故無敢諫者士選率同列言之奏事殿中舉同列皆起士選乃獨言今劉深出師以有用之民而取無用之地就令當取亦必遣使諭之諭之不從然後聚糧選兵視時而動豈得輕用一人妄言而致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變色士選猶明辨不止侍從皆爲之戰慄帝曰事已成卿勿復言士選曰以言受罪臣之所當他日以不言罪臣臣死何益帝麾之出未數月師敗績帝慨然曰董士選之言驗矣吾愧之因賜上尊以旌直言始爲罷兵誅劉深等久之出爲江浙行省右丞遷汴梁行省平章政事又遷陝西士選平生以忠義自許號廉介自門生部曲無敢通饋獻者治家甚嚴而孝弟尤篤時言世家有禮法者必歸之董氏尤禮敬賢士在江西以屬掾元明善爲賓友既又得吳澄而師之延虞汲於家塾教其子及遷南行臺又招汲子集與范梈等數人皆以文學顯晚好讀易澹然終其身每一之官必賣先業田廬爲行貲故老而益貧子孫不易布

衣仕者往往稱廉吏云子常忠雲南行省參知政事守慈侍正府門判官守恩知威州（元史）

董文蔚字彥華俊之弍子也重厚寡言立志勤苦讀書忘倦及長善騎射膂力絶人事母至孝與人交無貴賤長幼待之無異兄文炳爲藁城令辛丑起民兵南征文炳命文蔚率十有七人自爲一隊與衆軍渡淮甲寅世祖收大理還駐六盤山文炳以文蔚孝謹公勤解所佩金符以讓帝嘉之授藁城等處行軍千戶南鎮鄧州時沿邊城壁未築是年修光化乙卯立昆陽丙辰築褒陽文蔚悉總之治板幹具畚鍤儲帳糧運木石程其工力時其饑飽察其疾病見執役者常以善言撫恤弗事威猛衆咸感之丁巳攻褒樊城南據漢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兵士於湖水狹隘處伐木拔根立於水實以薪草爲橋梁至曉師悉渡圍已合城中大驚文蔚復統已圍軍以當前行奪其外城論功居最己未憲宗伐宋入川蜀文蔚奉詔將兵西上由褒斜歷劍閣而劍閬諸州平地不能守置州事於山師行大獲雲頂長寧苦竹諸砦長驅而前至釣魚山崖壁巉峭惟一徑可登恃險阻未即降帝命攻之文蔚激厲將士挾雲梯冒飛石履崎嶇以登直抵其寨苦戰傾之兵士被傷迺還中統二年世祖置武衛軍文蔚以鄧兵入爲千戶帝北狩留屯上都三年李璮反據濟南文蔚以麾下軍圍其南面力戰城破璮誅奏功還至元五年卒於上都之炭山弟文忠時爲樞密僉院乞護喪南還帝甚憫之泰定中贈明威將軍僉右衛使司事上騎都尉隴西郡伯（元史）

董文用字彥材俊之第三子也弱冠試詞賦中選時以眞定藁城奉莊聖太后湯沐庚戌太后命擇邑中子弟來上文用從文炳謁太后於和林城世祖在潛藩命文用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世祖征雲南大理文用與弟文忠從軍督糧械贊軍務丁巳世祖令授皇子經又命詔遺老竇默姚樞李俊民李治魏璠於四方己未伐宋文用發沿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鄂州宋賈似道呂文德將兵來拒水陸軍容甚盛世祖臨江閱戰文炳求先進戰文用與文忠偕行世祖親料甲冑擇大艦授之（元史）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會憲宗崩世祖欲待城破文用一日三諫速班師（名臣事略）世祖即位建元中統文用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侍衛中書左丞張文謙宣撫大名等路奏文用爲左右司郎中二年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年李璮叛從元帥庫庫岱統兵誅之山東平阿珠奉詔伐宋召文用爲其屬文用謝病不行至元改元召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琿塔噶之亂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文用置書通衢諭之民乃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爲水田民之歸者四五萬戶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諸王哲伯特穆爾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省臣不能制文用輒折以法其徒積忿譖文用於王王怒召文用使左右雜問之文用請與王傳辨王即遣其傳訊文用其傳中朝舊臣不肯順王意文用謂之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所恨者仁慈寬厚如王以重威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王威名於事體不便因歷指其

不法者數十事其傳籍起去白王王卽召文用詰之曰非耶中我殆不知耶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息自是語不行而省府事頗立二年入爲經略事宜還以諭旨行之中興遂定八年立司農司授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山東自更叛亂野多曠土文用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以郡守爲能作詩表異之於是列郡咸勸五年之閒政績爲天下勸農使最十二年丞相安圖奏文用爲工部侍郎代赫舍哩赫舍哩阿哈瑪特私人也其徒旣譏閒安圖罷相卽使應監奏工部侍郎不給廩食屬且瘦死帝怒召治之因急捕文用入帝望見曰董文用乃爲爾治屬食者耶置不問十三年出爲衞輝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衝要民爲兵者十之九餘皆單弱貧病不堪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於道警衞輸輓日役數千夫文用慮妨耕作乃從轉運主者言州縣吏卒足以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主者曰萬一有不虞罪將誰歸文用卽手書具官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不廢諸郡運江淮粟於京師衞當漕十五萬石文用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風水舟不能以時至而先爲期會是未運而民已困矣乃集旁郡通議立驛置法民力以紓十四年汴漕司議通沁水合流御河以便漕文用曰衞爲地最下大雨時行沁水輒溢不得達於河卽浸淫及衞今又引之使來豈惟無衞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衞州城中浮屠最高者纔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事遂寢十六年受代歸田里茅茨數椽僅蔽風雨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裕宗在東宮數爲臺臣言董文用勤舊忠良何以不見用十八年臺臣奏起文用爲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遣用舊臣召文用爲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建議以行臺隸行省朝議未決文用堅持不可曰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爲虎也今虛名僅存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薾然無可復望者矣昔阿哈瑪特用事時商賈賤役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爲不可使阿哈瑪特售私恩而朝廷斂怨也乃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訴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丞從文用議轉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二院學士知祕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榮以貨利得幸權要以掊克爲能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文用陽問曰此錢取於右丞之家耶將取之於民耶取於右丞之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翦其毛今牧人日翦其毛而獻之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卽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圖謂坐中曰董尚書眞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文用曰君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眞仁人之言哉世榮竟以君得罪二十二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時行省長官貴倨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文用至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帝命建佛塔於宋故宮者有司奉行甚急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猶欲併建大寺文用請緩之長官者

日參政奈何格上命文用曰困民力而失民心豈上意耶其人意沮遂稍寛其期二十三年朝廷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有司大爲姦利文用請入奏事大略言救國家可實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列其條目甚悉言上事遂罷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文用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賢才乃舉胡祗遹王惲雷膺荆幼紀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爲按察使徐琰魏初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極選方是時僧格當國恩寵方盛近戚貴人見之皆屏息遜避文用獨不附之僧格令人風文用頌己功於帝前又自示意文用皆不答會朔方軍興糧餉粗備而誅求愈急文用謂僧格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伐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時遠邇盜賊蜂起文用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僧格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業哉急法暴斂使至此爾御史臺所以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於臺事之不行也忤其意益深乃摘拾臺事百端文用日與辨論不爲屈於是具奏僧格姦狀僧格曰請文用於帝帝曰御史職也何罪之有且董文用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遷大司農時欲奪民田爲屯田文用固執不可遷爲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欲使文用授皇孫經具奏以帝命命之文用每講說經旨必附以朝政故事反覆開悟皇孫亦特加敬禮三十一年帝命文用以其諸子入見文用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爲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世祖崩成宗將即位上都太后命文用從行既即位巡狩賽音布拉克之地文用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帝悟即日可其奏是行也帝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文用亦盛言先帝虛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文用自先帝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毋下拜跪飲皆異數也是年詔修先帝實錄升資德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文用於祖宗世系功德近戚將相家世勳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究質問文用應之無遺失大德元年請老賜鈔萬貫以歸官一子於鄉郡侍養尋卒年七十有四（元史）文用性孝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爲學以誠實爲主故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爲華靡其從政寛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有爲歷事三朝每以忠言正論爲己任言事帝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蘊而後已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寢曰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即奮言不顧危禍以片言折權姦定國事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仕宦五十餘年凡十入命饘粥嘗不能自給沒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至老且貴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僉曰出董公門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虞集撰董公行狀）子八人士貞士亨士楷士英士昌士恒士廉士方贈銀青光祿大夫少保壽國公諡忠穆（元史）士廉字備卿以儒業起家爲國子師晚棄詞章之學治經窮理匾其讀書之室曰性齋縉紳稱之（正定府志）

董文直字彥正俊之第四子也剛毅莊栗簡言笑通經史法律爲藁城長官佩金符性好施而甚仁里閭或貧不自立每

陰濟其急不使之知恩所從來微至値病必手予藥或止之日不忍以其賤遠吾愛心及棄官浮沈里社任眞適意親賓過從尊酒相勞家門日以頹赫己獨恬然不見諸辭色以病卒年五十有二（元史）

董文忠字彥誠俊第八子也歲壬子入侍世祖潛邸王鄂嘗言詩因問文忠能之乎文忠曰吾少讀書惟知入則孝於親出則忠於君而已詩非所學也癸丑從征南詔己未伐宋與兄文炳文用敗宋兵於陽羅堡得衆衛百艘進圍鄂世祖即位置符寶局以文忠爲郎授奉訓大夫居益近密嘗呼董八而不名文忠不爲容悅隨事獻納中禁事祕外多不聞至元二年安圖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陳十事言忤旨文忠曰丞相素有賢名今秉政之始人方傾聽所請不得後何以爲遂從旁代對懇悃詳切如身條是疏者始得允可八年侍講學士圖克坦公履欲奏行貢舉知帝於釋氏重教而輕禪乃乘隙言科舉類教道學類禪以撼帝意帝怒召姚樞許衡與宰相廷辨文忠自外入對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講孔孟之道而爲詩賦何關修身何益治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之言焉知所道學而俗儒守亡國之餘習欲行其說故以是上惑聖聽恐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國之意也事遂止十一年伐宋民困供饋文忠奏免常歲橫征從之帝嘗見宋降將從容問宋所以亡者皆曰賈似道當國薄武人而重文儒將士怨之莫有鬭志故大軍至爭解甲歸命也帝問文忠此言何如文忠因詰之曰似道薄汝矣而君則貴汝以官富汝以祿未嘗薄汝也今有怨於相而移於君不肯一職坐視國亡如臣者何然則似道薄汝固預知汝曹不足恃耳帝深善之有旨徙大都獵戶於鄂中文忠奏止之（案姚燧文忠碑銘云詔徙獵戶於鄂中文忠奏止選貧弱者是但留貧弱者不徙餘仍徙也與此稍異）又請罷官鬻田器之稅聽民自爲時多盜詔犯者皆殺無赦文忠言殺人取貨與竊一錢者均死恐乖陛下好生之德敕革之或告漢人毆傷國人及太府監屬盧甲盜翦官布帝怒命殺以懲衆文忠言宜付有司閱實以俟後命乃遣文忠及近臣圖們分覈之皆得其誣狀詔原之帝因責侍臣曰方朕怒時卿曾皆不敢言非董文忠開悟朕心則殺及無辜取譏中外矣因賜文忠金尊曰用旌爾直裕宗亦語宮臣曰方天威之震董文忠從容諫正實人臣難能者太府監屬奉物詣文忠泣謝曰鄙人賴公復生文忠曰吾素非知子所以相救於危急者蓋爲國平刑豈望子見報哉卻其物不受自安圖北伐阿哈瑪特獨當國大立親黨懼康希憲復入害其私計奏希憲以右丞行省江陵文忠言希憲國家名臣今宰相虛位不可使久居外以孤人望宜早召還從之（案康希憲傳云阿爾哈雅下江陵請重臣鎮之帝使希憲行省荆南希憲疾久不愈文忠言江陵卑溼如希憲病何帝即召還事與本傳異）十六年奏曰陛下始以燕王爲中書令樞密使纔一至中書自册爲太子累使明習軍國之事然十有餘年終守謙退不肯視事者非不奉明詔也蓋朝廷處之未盡其道爾夫事已奏決而始啟太子是使臣子而可否君父之命故惟有唯默避遜而已以臣所知不若令有司先啟而後聞其有未安者則以詔敕斷之庶幾理順而分不踰太子必不敢辭其責矣帝即日召大臣面諭其意使行之禮部尚書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敕

以耗中書風曉近習奏請之弊帝銳意欲行之詔廷臣雜議廷臣奏以文忠爲侍中及其屬數十人近臣進言曰陛下將別置省須得人以任今用盜詐之臣與居其間不可其言多指文忠文忠忿辨曰上每稱臣不盜不詐今汝顧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臣盜詐何事帝令言者出文忠猶訴不止且攻其害國之姦帝曰朕自知之彼不言汝也其人欲中害之然以文忠清慎無過乃求文驛文忠卻之文炳爲中書左丞卒太傅巴延薦文忠可相帝使繼其官文忠辭之十八年升典瑞監卿授正議大夫俄授資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車駕行幸詔文忠留居大都凡宮苑城門直舍徼道環衛營屯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尚乘諸監皆領焉兵馬司舊隸中書并付文忠時權臣累請奪還中書不報是冬卒贈光祿大夫司徒封壽國公諡忠貞（元史）文忠恪謹恭慎國家誅賞大政往往預聞是非予奪毅然不可撓屈帝嘗語皇太子曰端誠許國能於大事多所建明者惟董文忠爲然（名臣事略）後追贈上柱國封趙國公改諡正獻子士珍字周卿資表峻潔寡言幼從許衡學淹貫經史通國語善騎射與人交終日敬恭聽其論議煩簡皆當世祖命侍東宮裕宗嘗解御衣賜之帝喜慍不時見士珍至必爲改容至元十九年參議樞密院事聽軍戶康氏子死獄燭微若神老吏咸服其明斷二十三年進同知上都留守司事臨事敬慎而以寬厚行之府中號長者時桑哥立尚書省崇任苛暴專以錢穀羨餘罔上希賞士珍出典倉庾出納均平不事掊克世祖詰之對曰臣收粟不以高概多取於民出粟不以低概少與於軍臣不爲欺羨餘故無自出帝

感悟二十八年遷爲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貪墨屏迹成宗御極召爲兵部尚書大德元年拜吏部尚書五年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賜鈔萬五千緡以旌其廉澈俗豪奢請謁無禁士珍趣向儉素務以清靜鎮定七年召拜中書參知政事與右丞相答罕右丞尚文等同心佐理機務大治藹然有中統至治之風焉會河東地震民多死傷命士珍發屬郡藏粟賑之八年出爲行省左丞以疾不赴改陝西行御史臺中丞武宗立又召移江南行御史臺中丞皆力辭仁宗時拜河南江北行省左丞適淮東鹽法積弊詔士珍往治之皇慶二年漢人中執法員闕仁宗與臺臣謀其人既而曰方今無以踰董士珍者驛詔還仁宗性嚴毅士珍執奏或不得旨至再三必俞允乃已帝輒嘆曰董中丞直人也嘗一日論事榻前忤帝意進曰臣等死生至微國家政事得失至重臣若顧其至微而使君有過舉國有闕政生何面目立人朝乎中書以四方災異欲遣使者巡行郡國士珍曰此時急務選賢能任守令刑省斂薄其民自安使者巡行郡國徒增擾耳事遂寢省臺議禁圜獄欲置犯者於極刑士珍曰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可乎其人語塞士珍在言路蹇蹇自矢有古直臣風奏稍每自笑爲它官則務持大體居中書時帝下議討西南夷臺臣力諫不納士珍偶侍左右承顧問從容進曰臺臣言是帝意解性嗜學好善言動可法人皆憚之延祐元年卒年五十九諡清獻（歐陽元撰神道碑）子守簡天資穎敏殫心經史（正定府志）至正間爲汴梁路總管事至即判庭無留訟有齊人官於梁卒不能反其弟利兄貲誣訴其嫂於官下獄瞬有豪家鬻賤售

其田宅乃同謀賂獄卒殺其嫂以病死聞守備廉得其情捕弟及豪家獄卒皆論死死耶有惡少爲宗族閭里害其同黨乘忿怒殺之而誘其妻以逃事覺有司坐惡少族人以殺人之罪守備閱牘曰惡少既死其妻安在吏不能對乃捕其黨及所誘妻一訊俱服遂釋其人時稱神明（河南通志）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陞湖廣左丞改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拜中書左丞兼知經筵事仍纂修遼金宋三史進中書平章政事卒封冀國公諡忠肅（正定府志）

趙良弼字輔之趙州贊皇人（名臣事略）本姓兆嘉（原作朮要甲）以音譌爲趙家因以趙爲氏父愨金威勝將軍節度使諡忠閔愨長子良貴尚汝招討使良貴子諒許州兵官愨從子良材守太原俱死事良弼明敏多智略（元史）崔立之亂良弼侍母懷牒及祖父遺繪曰非是無以知吾生族將歸趙渡河爭舟挺刃及母首良弼背受之幾折兵顧見哀之手援以登輦母北歸日從名儒講論文藝尤致意司馬通鑑歷代典章制度兵馬強弱地理扼塞有關國家興衰治亂者無不記憶戊戌（名臣事略）舉進士教授趙州世祖在潛藩召見稱旨會立邢州安撫司擢爲幕長區畫有方事或掣制則請諸藩邸托克托以斷事官鎭邢其屬要結罪廢者攜隙沮撓世祖時征雲南良弼馳驛白其事遂黜托克托罷其屬邢大治（案錢大昕元史考異云世祖紀以托克托及張耕爲邢州安撫使劉肅爲商榷使邢乃大治張文謙傳文謙與劉秉忠言今民生困敝莫邢爲甚盍擇人往治之乃遣近侍托克托尚書劉肅侍郎李簡往三人至邢協心爲治洗滌蠹敝革除貪暴流亡復歸不期月戶增十倍據紀及彼傳則托克托治邢有績可稱獨良弼傳乃言其短此史體所謂予奪不常也）戶口增倍世祖在潛藩時分地在關陝奏以廉希憲商挺宣撫陝西以良弼參議司

事阿勒達爾當國憚世祖英武譖於憲宗遂以阿勒達爾爲陝西省左丞相劉太平參知政事鉤校京兆錢穀鍛鍊羣獄死者二十餘人衆皆股栗良弼力陳大義詞氣慷慨二人卒不能誣故宣撫司一無所坐己未世祖南征召參議元帥府事兼江淮安撫使親執桴鼓率先士卒五戰皆捷禁焚廬舍殺降民所至宣布恩德民皆安堵世祖北還良弼陳時務十二事言皆有徵還如京兆察訪秦蜀事宜得實還報曰宗王穆格無他心宜以西南六盤悉委屬之琿塔噶屯軍六盤士馬精強咸思北歸恐事有不意瑺埒總秦川蒙古諸軍多得秦蜀民心年少鷙勇輕去就當寵以重職疾解其兵柄劉太平霍魯懷今行尚書省事聲言薪集糧餉有據秦蜀志伯嘉努劉黑馬汪惟正兄弟蒙被德惠俱悉心俟命後皆如其言（元史）嘗奏言高麗依阻山海國家用兵二十餘年尚未臣附前歲世子王倎來朝適鑾輅西征留滯者二年矣供張疏薄無以懷輯其心一旦得歸將不復來宜厚其館穀待以藩王之禮今聞其父已死誠立之爲王遣送還國世子必感恩修職是不勞一卒得一國也帝即日改館世子賜還有加尋賜封船遣還高麗遂一意內附皆自良弼發之（名臣事略）庚申良弼凡五上言勸進曰今中外皆願大王早進正宸以安天下事勢如此豈容中止社稷安危間不容髮世祖嘉之既即位復以廉希憲商挺宣撫秦蜀良弼爲參議良弼先行時琿塔噶擬北歸良弼與汪惟正劉黑馬二宣撫決議執其黨元帥奇爾岱布哈密喇卜和卓誅之希憲及挺慮有擅殺名遣使入奏待罪良弼具密狀授使者言始遣捕二帥時止令囚以俟報

臣竊以爲張皇不便宜急誅之擅殺在臣實不在宣撫司若上怒希憲等願使者即出此奏帝竟不問陞參議陝西省事蜀人費寅（案廉希憲及商挺傳所載與此並異）以私憾誣希憲挺在京兆有異志者九事引良弼爲證帝召良弼詰問良弼泣曰二臣忠良保無是心願剖臣心以明之帝意不釋會平李璮得王文統交通書益有疑二臣意切責良弼至欲斷其舌良弼誓死不變（案經世大典費寅以奸惡事發宣慰司鞫之獄成待報會赦免寅銜之揣摭二人行迹疑似者故訐以報怨帝信之召良弼再三詰問譴訶百至尋命中書訊鞫寅詞屈）帝意乃解費寅卒以反誅至元七年以良弼爲經略使領高麗屯田良弼言屯田不便因辭遂以良弼奉使日本（案外夷傳及元史紀事本末至元六年命秘書監趙良弼往日本良弼將行乞定與其王相見儀廷議以上下未定無禮可言八年五月高麗遣通事導良弼至日本日本始遣彌四郎者至帝宴勞遣之九年二月良弼遣書狀官張鐸言去年至太宰府守者云曩爲高麗所紿屢言上國來伐豈期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璽書願遣人從來使回報良弼乃遣鐸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求見帝問姚樞等皆曰彼懼加兵此輩伺我强弱宜示寬仁不宜入見是月高麗復諭日本通好竟不報所載均與傳異）先是至元初數遣使通日本卒不得要領至是良弼請行乃授秘書監良弼奏臣父兄四人死事於金乞命翰林臣文其碑臣雖死絕域無憾矣帝從其請給兵三千以從良弼辭獨與書狀官二十四人俱舟至金津島其國人望見使舟欲舉刀來攻良弼捨舟登岸喻旨金津守延入板屋以兵環之滅燭大譟良弼凝然自若天明其國太宰府官陳兵四山問使者來狀良弼數其不恭罪仍喻以禮意太宰官愧服求國書良弼曰必見汝國王始授之越數日復來求書且曰我國自太宰府以東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不以國書見授何以示信良弼曰隋文帝遣裴清來王郊迎成禮唐太宗高宗時遣使皆得見王王何獨不見大朝使臣乎復索書不已至以兵脅良弼良弼曰不見汝國王寧持我首去書不可得也日本知不可屈遣使介十二人入覲送良弼至對馬島十年良弼至自日本入見帝詢知其故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後帝將討日本三問良弼言日本民俗狠勇嗜殺不知有父子之親上下之禮其地多山水無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況舟師渡海海風無期禍害莫測是謂以有用之民力塡無窮之巨壑也臣謂勿擊便帝從之（案續通志云日本國傳至元十一年十七年十八年洪茶邱等累征日本則是未嘗從良弼之言也傳恐誤）十一年以良弼同僉樞密院事丞相巴延伐宋良弼言宋重兵在揚州宜以大軍先擣臨安後訖如其計又言宋亡江南士人多廢學宜設經史科以育材定律令以戢姦吏卒皆用其議帝嘗從容問曰高麗小國也匠工奕技皆勝漢人至於儒人皆通經書學孔孟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良弼對曰此非學者之病在國家所尙何如耳尙詩賦則人必從之尙經學則人亦從之（元史）十六年李梓發盜居南安良弼慮他將爲暴親提兵于營城北爲檄諭之梓發疑不敢歸閉妻子一室自焚死餘皆散還其鄉不戮一人平南安歸江東饒之屬縣都昌杜萬一挾左道婦人聚衆數萬良弼調國兵戍過彭蠡西衛別遣方招討將其軍仗伏舟中僞爲商賈徑造賊所生禽萬一與其相胥某以歸磔龍興市復其民居後有列厇宅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連良弼曰大惡誅矣延求何爲免之（名臣事略）久之以疾辭十九年得旨居懷孟良弼別業在溫縣故有地三千畝乃析爲二六與懷州四與孟州皆永隸廟學以贈生徒（元史）又立贊皇廟學

市田六百畝以贍生徒別市地千六百畝爲趙郡學田且釋俘戶三以供灑掃（經世大典）或問爲治之要艮弼曰必有忍乃其有濟人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必克已然後可以制怒必順理焉後可以忘怒能忍所難忍容所難容事斯濟矣二十三年卒年七十贈推忠翊運功臣太保儀同三司追封韓國公諡文正子訓陝西平章政事（元史）

謹案名臣事略云十七年詔再征日本賦江浙江西湖廣三省再造海艦艮弼極言如是將亂江南欲身任入覲陳其過舉他相以爲不可廢閣詔令異同之間艮弼卒於豫章是艮弼之沒在至元十七年矣本傳二十三年卒彼此互異謹附俟攷

鄭溫眞定靈壽人初從中書紐祜祿納罕南征有功爲哈必齊十戶從丞相史天澤爲新軍萬戶鎮撫憲宗征西川溫四月不解甲天澤言其功帝曰朕所親見也賜名伊克巴圖還至閬州奉旨分軍守還天澤命統四千人營還釣魚山中統元年佩金虎符爲總管三年李璮叛詔溫以軍還討至濟南大軍圍其城賊將楊巴圖等乘夜破營溫力戰却之城破李兵三千往定益都以功復授上賞命爲侍衛親軍總管至元六年進懷遠大將軍右衛副都指揮使九年詔統蒙古漢人女眞高麗諸部軍萬人渡海征耽羅平之（耽羅國傳作至元十年事）十二年陞右衛親軍都指揮使率三衛軍萬人從攻岳州江州沙市潭州皆有功十四年入朝還昭勇大將軍樞密院判官十八年改輔國上將軍江淮行省參知政事杭民饑（元史）不伺報發粟二十萬石以賑饑者（墓誌）儀賜常州官田三十畝二十二年召還二十三年陞江西左丞命以新附漢軍萬五千於淮安雲山泉塘立屯田（元史）二十五年謝歸江南新附民心未安帝思起溫慰撫之固辭乃止三十一年卒（案墓誌謂卒於甲午則至元三十一年也本傳謂卒於二十八年誤謹改正）年八十一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諡武毅追封趙國公子欽紅銓鏞欽以父功授右掖衛親軍千戶遷利用監丞欽子克謹克謹子惟知惟知子彬皆世襲其職（靈壽縣志）紅性聰敏有智略仕爲龍興路同知歷廬州路總管陞樞密院判所至有能聲銓字方平溫自江南行省入覲世祖方次柳林銓從見於行宮世祖奇其貌命宿衛東宮未幾代兄欽爲右掖衛親軍千戶故事大享太室先期賜執事湯沐錢有司或不時給銓上言禮者著誠致潔也今湯沐錢或不均賜非是嘗分董治橋於渾河秋雨水溢銓所治獨堅完不壞勅賜酒餼勞之大德中復以官讓其兄子克謹中統元年卒子克順授臨城縣尉銓儉實無綺紈習既讓官家居作圓亭於衛水之上疏泉種樹逍遙自娛忘其爲顯族焉（正定府志）鏞寬厚樂易由蘄州府判歷靖州路總管府同知政術平恕民多德焉（明一統志）

張礎字可用其先渤海人金末曾祖琛從燕之通州祖伯達從呼圖克諾延略地燕薊守臣富察齊鎔以城降呼圖克承制以伯達爲通州節度判官遂知通州父範爲眞定勸農官因家焉礎業儒歲丙辰平章廉希憲薦於世祖潛邸時眞定爲諸王穆呼布格分地以礎不附已銜之遣使言於世祖曰張礎我分地中人當歸我世祖命使者復曰兄弟至親寧有彼此且我方有事於宋如礎者實所倚任待天下平定當遣

還也已未從伐宋凡徵發軍旅文檄悉出其手中統元年立中書省以礎權左右司事尋出爲彰德路拘推官復入爲三部員外郎賜金符爲平陽路同知轉運使改知獻州同知東平府事又改知威州有婦人乘驢過市者投下官昂吉之奴引鳴鏑射婦人墜地奴匿昂吉家礎將以其事聞昂吉懼乃出其奴論如法至元十四年擢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佩金符宣慰使實哩貪暴掠良民爲奴礎劾黜之遂安縣民聚衆負險爲亂命礎與浙西道宣慰使劉宣領兵捕之礎曰江南新附守吏或失撫字宜遣人招諭以全衆命宣不可礎曰諭之不來加誅未晚從之逆黨果自縛請罪礎釋之宣乃歎服遷嶺南廣西道提刑按察使宣慰使伊埒圖（原作也里脫）强奪民財礎按其罪遷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副使授賓州路（案元史考證云賓州作濱州考地理志賓州隸湖廣行省至元十六年改下路總管府與此嶺北湖南道合若濱州則隸濟南路遠不相涉謹改）總管不赴拜國子祭酒尋出爲安豐路總管三十一年卒於官年六十三贈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清河郡公諡文敏子淑衛輝路推官（元史）

高鳴字雄飛冀定人少以文學知名河東元好問上書薦之不報諸王錫里庫將征西域聞其賢遣使者三輩召之鳴乃起爲王陳西征二十餘策王數稱善薦爲彰德路總管世祖即位賜誥命金符召爲翰林學士兼太常少卿至元五年立御史臺以鳴爲侍御史風紀條章多所裁定尋立四道按察司選任名士鳴所薦居多時論稱爲知人天下初定中書樞密事多壅滯言者請置督事官各二人鳴曰官得人自無滯政臣職在奉憲顧舉察之毋爲員外置人也七年議立三省鳴上封事曰臣聞三省設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曰有壅況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賢俊萃於一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乎故曰政貴得人不貴多官不如一省便世祖深然之議遂罷川陝盜起省臣患之請專戮其尤者以止盜朝議將從之鳴諫曰制令天下上死囚必待論報所以重用刑惜民生也今從其請是開天下擅殺之路害仁政甚大世祖令速止之鳴每以敢言被上知嘗入內値大風雪帝謂御史大夫塔齊爾曰高學士年老後有大政就問可也九年遷吏禮部尚書十一年病卒年六十六（元史）諡文獻（續通志）有文集五十卷（元史）

賈居貞字仲明冀定獲鹿人（元史）金尚右丞益謙之孫也（姚燧撰神道碑）年十五汴京破奉母居天平弱冠爲行臺從事時法制未立人以賄賂相交結有餽黃金五十兩者居貞卻不受太宗聞而嘉之敕有司月給白金百兩以旌其廉世祖在潛邸知其賢召用之俾監築上都城中統元年授中書左右司郎中從帝北征每陳說資治通鑑雖在軍未嘗廢書一日帝問郎俸幾何居貞以數對帝謂其太薄敕增之居貞辭曰品秩宜然不可以臣而紊制劉秉忠奏居貞爲參知政事又辭曰他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不拜至元元年參議中書省事詔與左丞姚樞行省河東山西罷侯置守五年再爲中書郎中時阿哈瑪特擅權忌之改給事中同丞相史天澤等纂修國史十一年丞相巴延伐宋居貞以宣撫使

議行省事既渡江下鄂漢巴延以大軍東下留右丞阿爾哈雅與居貞分省鎮之居貞曰江陵要地宋制閫重兵所屯閫諸將不睦遷徙之民盈城復皆疾疫芻薪乏闕杜門不敢樵採不乘隙先取迨春水漲上流爲彼所乘則鄂危矣驛聞十二年命阿爾哈雅領兵取江陵居貞以參行省事留鄂於是發倉廩賑流亡宋宗室子孫流寓者廩食之不變其服而行其楮幣東南未下州郡商旅留滯者給引以歸之免括商稅并湖汊禁造舟百數艘駕以水軍不致病民一方安之裵安邦以信陽來歸遣入覲裨將陳思聰居其家居貞以計召至數思聰罪而誅之宋幼主既降其相陳宜中等挾二王逃閩廣民爭應之蘄州寇起司空山屬縣民傅高亦起兵應居貞移檄諭以禍福其衆往往渙散壓以官軍遂削平之高變姓名逃逸獲而戮之初遣鄭萬戸討賊鄭言鄂之大姓皆與傅高通請先除之以絕禍本居貞曰高鼠子無知行就戮矣大姓何預吾能保其無他十四年拜湖北宣慰使命未下居貞閉門不出而驕將悍卒合謀擾民乃復出視事人恃以無恐及行鄂之老幼號送於道刻其像於石祠之泮宮十五年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未至民爭千里迎訴時逮捕民間受宋二王文帖者甚急坐繫巨室三百餘居貞至悉出之投其文帖於水火士卒有挾兵入民家者皆痛繩以法大水壞民廬居貞發廩賑之南安李梓發作亂居貞慮將帥出兵擾民請親往卒幾千人營於城北遣人諭之賊衆聞居貞至皆散匿不復爲用梓發閉妻子一室自焚死比還不戮一人杜萬一亂都昌居貞出兵擒之有列巨室姓名百數來上者居貞火其牘十七年朝廷征日本造戰艦於江南居貞極言民困如此必致亂將入朝奏罷其事未行以疾卒年六十三贈推忠輔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追封定國公仲子鈞字元播幼讀書淵默有容由權茶提舉拜監察御史僉淮東廉訪司事行臺都事入爲刑部郎中改右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仁宗即位拜參知政事議罷尚書省所立法遷僉書樞密院復參知政事賜錦衣寶帶寵賚有加爲政持大體風裁峻整不子子鈞名暑皇慶元年從幸上都遇疾卒於家前後詔賻鈔三萬貫供葬事子汝立嗣（元史）

王慶端字正甫（歐陽元撰神道碑）眞定藁城人武靖公善之子也兄慶淵世祖時爲行軍千戸征淮南死（元史王善列傳）慶端初爲郡莞庫進水軍提領訓練士卒常如臨敵敗李璮於老鴉口以功佩金符爲千戸（元史）至元八年監築大都城數爲霖雨所壓或議甃石運甓爲圖慶端言不宜勞民興役遂獻葦城之策所省鉅萬計（歐陽元撰神道碑）移戍淸口宋兵來攻守將戰死城幾陷慶端樹柵禦之先列弱卒城上聚銅爲鉦躬率銳卒踰柵禦敵時疔腫右臂拔佩刀割之（神道碑）裹創力戰城賴以全羣盜四起復擊走之進武節將軍管軍總管領左右中衛兵從世祖北征還遷右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進侍衛軍都指揮使建威武營以處衛兵經畫田廬使各安業別立神鋒軍親教以蹶張弩技作整暇堂犀利局浚采搆室如治家事十九年改詹事丞時有司欲就威武營貸粟數萬石以濟饑民裕宗在東宮以問慶端慶端對曰兵民等耳何間焉即命與之帝嘗遣近侍夜出伺察爲邏卒所執近侍以實告卒曰軍中惟知

有將軍令不知其他近侍以聞帝賞以黑貂裘及親征納延命慶端以所部從時年六十餘與士卒同甘苦晝則擐甲執兵迎敵夜臥不解衣服暇則俾士卒爲軍市自相懋遷征東之功慶端實畫居多成宗即位論其戴功拜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左丞行徽政副使兼隆福宮左都威衛使進階資德大夫大德二年加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僉書樞密院事卒（元史）慶端平生忠敬自矢總戎有律而以仁信將之出入行陣與同甘苦威武之選也請於東宮俾醫一人主藥士卒有疾如子弟更相謂曰吾屬處鄉閭守父兄不如是之至或至物故則歸骨於家北伐之卒長偶遺一駱厳責之必獲而後已其仁愛類如此（神道碑） 從父子思義從征江西廣東兵馬招討使兼領韶州路總管封太原郡伯（虞集撰墓碑）

許扆字君輔其先曲沃人父國楨以醫事世祖母韓亦以醫侍莊憲太后稱旨賜宅正定扆因居焉初從父侍世祖於潛邸進止莊重世祖喜之賜名和爾果斯（正定府志作忽督大孫） 俾從許衡學入備宿衛嘗因事忤旨欲罪之帝悔謂近侍特爾格曰朕欲罪和爾果斯汝何不言自今有所譴責則更相進諫乃置金酒中賜二人飲以爲盟時裕宗居東宮帝又命東宮臣廣善努同飲金酒俄除禮部尚書提點太醫院事賜日月龍鳳文綺衣二襲每外國使至必命與之語辭理明辨莫不傾服改尚醫太監帝命畫工寫其像賜之轉正議大夫仍提點太醫院事有稱大安閣內禮幣者將誅之羣臣莫敢言和爾果斯獨諫曰敬神善事也因置人於死地臣恐神不享所祭帝即命釋之和爾果斯與丞相安圖害國政多所贊証特爾格忌之數譖於帝不聽特爾格敗繫於左掖門帝命和爾果斯往唾其面辭不可帝稱其仁厚賜以白玉帶且諭之曰汝明潔無瑕類此故賜汝也成宗即位遷中書省右丞行太常卿力辭乃命以中書右丞署太常事俄改陝西行中書省右丞時關中饑議發倉粟賑之同列以未得請於朝不可和爾果斯曰民爲邦本今饑餒如此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當獨任之不以累公等遂大發粟不數日命亦下明年旱禱終南山而雨歲大熟民皆畫像祀之和爾果斯不事生業田宅皆上所賜有足疾不能行敕舁小輿入禁中訪以舊事後足益弱國有大政詔就其家問之特授榮祿大夫司徒食其祿終身卒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光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諡僖簡（元史）

皇全藁城人從董文炳等下江南敗李璮又攻拔杭鹽都等處屢立大功世祖授宣武將軍前衛親軍千戶（正定府志）

張延字世昌正定路藁城人幼警敏好學元初行貢舉法延以詞賦冠燕南多士擢正定教授時特爾格專政燕南宣慰八吉桑之妻弟也恃勢爲虐州縣樹碑以阿之求延撰文延力拒之後爲統軍司咨議多所匡益致仕卒於家著有周易備忘十卷東晉書二卷要言一卷文集十卷（同上）

楊湜字彥清真定藁城人習章程學工書算始以府吏遷檢法中統元年辟爲中書掾與中山楊珍無極楊卞齊名時人以三楊目之中書省初立國用不足湜論鈔法宜以榷貨制國用朝廷從之命舉其條制四年授益都路宣慰司諮議遷左司提控掾請嚴贓吏法至元二年除河南大名諸處行中

書省都事二年立制國用司總天下錢穀以湜爲員外郎佩金符改宜徽院參議湜計帑立籍具其出入之算每月中上之遂定爲令加諸路交鈔都提舉上鈔法便宜事謂平準行用庫白金出入有偸濫之弊請以五十兩鑄爲錠文以元寶用之便七年改制國用司爲尚書省拜戶部侍郎乃兼交鈔提舉時用壬子舊籍定賦役高下湜言貧富不常歲久浸易豈可以昔時之籍而定今之賦役哉廷議善之因俾第其輕重人以爲平湜心計精析時論經費者咸推其能壽子克忠安豐路總管（元史）

張文瑞正定人至元初授棗邑縣少清介自律及代耆老遮留適京師始立總管府召爲經歷益有聞遷同知滄州事首葺廟學振儒教一郡翕然稱治以疾卒於州子淵延祐間亦知滄州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使（正定府志）

李仲中山府無極人至元二年由蘭省掾知臨城免貢裁羅諸物邑民賴之（同上）

甄壁其先恒山岩城人元初徙家於新樂性純直好學務踐履隱居教授以禮法聞於世嘗作祖宗世系記遺子孫大德十一年卒蒙古學正叺喇哈撰碑銘稱爲鮮虞巨儒云（同上）

張翼正定路欒城人初爲吏轉錄事拜監察御史又改廉訪司事爲人莊重寡言笑嗜儒術天性孝友能周人之急學士李冶嘗謂學者曰治官如張錄判可也子七人俱有賢名（同上）

趙謙贊皇人至元中爲平山主簿剛毅仁恕能詰姦剖疑祀平山名宦（贊皇縣志）

張節字大用行唐人至元間內府副使累陞爲縣尹遷知晉寧路隰州事擢陞正定等路總管府兼奧魯諸軍勸農使祀鄉賢（行唐縣志）

高健正定路獲鹿人至元間補國子伴讀嘗作大行書院立像修祠以延生徒誨子弟講道其中從遊者眾子禧治春秋爲河東廉訪司（正定府志）

董珪字君實靈壽人家世業儒性恬淡不樂仕進誦讀無輟寒暑見江都龍巖百家表章六經嘗著玉杯繁露發春秋微旨曰此吾家學也遂專經春秋事親色養有純孝稱自縮晦不苟交所游多名士又善治家產積則散之歲饑煮粥以濟鄉人全活甚眾教其子務修己治人之要入官則戒以三事忠以事上清以約己仁以裕民三子佩其訓卒爲名臣晚愛靈山日是荀卿子所謂秦圍趙有芩及松柏之塞者暇則輒與親友縱遊其上或累月不歸至元二十三年卒年六十九人稱爲靈山先生子三章奇彥章歷太平平江臨江三路總管奇任太原路交鈔庫使彥提舉蘄州路稅課（靈壽縣志）

朱顯正定人至元間祖父已分財產顯念姪彥昉等年幼無恃謂弟耀曰父子兄弟本同一姓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券焚之復同居人多義之（元史）

王思廉字仲常眞定獲鹿人幼師太原元好問既冠張德輝（案續通志云原作張德耀誤據張德輝傳改正）宣撫河東辟掌書記復謝歸至元十年董文忠薦之世祖問曰汝何由知王思廉對曰鄉人之善者稱之也召見授符寶局掌書十三年姚樞舉爲昭文館待制遷奉訓大夫符寶局直長十四年改翰林待制嘗進讀通鑑至唐太宗有殺魏徵語及長孫皇后進諫事帝命內官

引至皇后閤講衍其說每侍讀帝命御史大夫伊蘇特穆爾太師伊徹察喇御史中丞色埒默翰林學士承旨都哩徹爾（原作立察）拔等咸聽受焉帝御延春閣大賚羣臣俾十人爲列以進思廉偶在衛士之列帝責董文忠曰思廉儒臣豈宜列衛士十八年進中順大夫典瑞少監十九年帝幸白海時千戶王著矯殺奸臣阿哈瑪特於大都辭連樞密副使張易帝召思廉至行殿屏左右曰張易反若知之乎對曰未也帝曰反已反已何未也思廉徐奏曰僭號改元謂之反亡入他國謂之叛羣聚山林賊害民物謂之亂張易之事臣實未之詳也帝曰朕往者有問於竇默其應如響蓋心口不相違故不思而得朕今有問汝能然乎且張易所爲張仲謙知之否思廉卽對曰仲謙不知帝曰何以明之對曰二人不相安臣故知其不知也二十年陞太監思廉以儒素進帝眷注優渥裕宗居東宮思廉進曰殿下府中宜建學官俾左右近侍常親正學必能裨輔明德裕宗然之裕宗嘗欲買甲第賜思廉思廉固辭二十三年改嘉議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兼少府監事藩王那延叛帝視征思廉謂留守段貞曰藩王反側地大故也漢鼂錯削地之策實爲良圖貞見帝以聞帝曰汝何能出是言貞以思廉對帝嘉之二十九年遷正議大夫樞密院判官大德元年遷中奉大夫翰林學士仍樞密院判官以病歸三年起爲工部尚書拜征東行省參知政事七年總管大名路八年召爲集賢學士十一年授正奉大夫太子賓客仁宗卽位以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致仕延祐七年卒年八十三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恒山郡公謚文恭（元史）

王約字彥博其先汴人祖通北徙正定約風格不凡從中丞魏初游博覽經史工文辭務達國體時好不以動其心至元十三年翰林學士王磐薦爲從事承旨和爾果斯以司徒開府奏授從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兼司徒府掾既而辟掾中書除禮部主事二十四年拜監察御史授承務郎首請建儲及修史事時丞相僧格銜參政郭佑爲中丞時奏誅右丞盧世榮等誣以他罪約上章直佑冤按治成都鹽運使王鼎不法罷官除名轉御史臺都事南臺侍御史程文海入言事多斥僧格罪僧格怒請約與表裏六奏殺之帝不從約以隴西地遠請立行臺陜西詔從之出賑河間饑民均取有方全活甚衆三十一年遷中書右司員外郎成宗卽位言二十二事曰實京師放差稅開獵禁蠲逋負振窮獨停冗役禁鷹房振風憲除宿蠹慰遠方卻貢獻詢利病利農民勵學校立義倉覈稅戶重名爵明賞罰擇守令汰官屬定律令革兩司又請中書去繁文一取信於行省一賞成於六部歷兵禮二部郎中請行贈謚之典以旌忠勸付時政記於史館以備纂錄立供需府以專供億皆從之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奉詔振京畿東道饑民發米五十萬石所活五十餘萬人因條疏京東利病十事請發米續振之中書用其言民獲以甦高麗王昛年老傳國子謜有不安其政者飛語離間及謜朝京師留使人賂用事者留謜不遣昛復位乃委用小人厚斂淫刑國人羣愬於朝中書奏屬約驗問約至宜詔諭之（集高麗國傳作遣山東宣慰使塔齊爾刑部尚書王泰亨齎詔諭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

者君臣彼小人知自利寧肯爲汝家國地耶眡咸泣謝願奉表自雪且請子謙還國其黨與悉聽使者治約逮捕覆按其罪流二十二人杖三人黜有官者二人命故臣洪子藩爲相俾更弊政罷非道水驛十二免耽羅貢非土產物東民大喜還報稱旨除太常少卿尋詔約同宗正御史讞獄京師約辭職在清廟帝不允乃閱諸獄決二百六十六人當死者七十二人釋無罪者八十六人因議鬬毆殺人者宜減死一等著爲令又以浙民於行省南臺互訟不決命約訊之約至杭二十日而理省臺無異辭特拜刑部尚書大德十一年仁宗自懷州入清宮禁以平章賽音諤德齊安西王阿南達與左丞相阿固台謀逆命刑曹按其獄約曰在法謀逆不必搒掠當伏誅獄遂定富甯庫失金約疑番直宿衞者盜之未幾果得實庫官吏獲免監察御史奏兩淮通州倉米三萬石約請必積氣所蒸驗且堪用釋守者罪宗王兄弟二人守邊兄陰有異志弟諫不聽即上馬馳去兄遣奴挾弓矢追之弟發矢斃其奴兄訴其弟獄當死約慮囚曰兄奴即弟奴兄殺之有故立釋之遷禮部尚書請定丁憂之制申旌表之恩免都城煤炭之徵皆從之京民王氏歿江南有遺腹子其女育之年十六乃訴其姊匿貲若干有司責之急約牘曰無父子育之成人且不絕王氏祀姊之恩居多誠利其貲甯育之至今日耶立改前議柴氏初無子命張氏子後既得己子張出爲僧柴之子又歿僧乃訟家產約問曰汝爲僧宜承汝師衣鉢又何爲得柴氏業乎僧不能答遂歸柴氏應後者至大二年上武宗尊號及册皇后凡典禮儀注約悉總之如制仁宗在東宮雅知約名擢太子詹事丞從幸五臺山約諫不可久留即日還上京初安西王封於秦既以謀逆誅大臣奏封其子復國仁宗以問約約曰安西以何罪誅今復之何以懲將來議遂寢明年進太子副詹事約抗章諫節飲辭意懇切仁宗嘉納焉四年立左衞率府詔統侍衞軍萬人同列欲署軍官約持不可仁宗召問約對曰皇太子事不敢不爲天子事不敢爲軍萬人統之約屏人語曰左衞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宜深思之不可累儲宮也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衞士約謂詹事諤勒哲曰詹事移文數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諤勒哲色懾曰實慮不及此又命福建取繡工童男女六人約曰福建去京師六七千里使人父子兄弟相離有司承風動擾豈美事耶仁宗止之家令薛居敬上言陝西分地五事因被命往理之約不爲署行日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遂止爲翰林學士李謙爲太子少傅請立故丞相淮南忠武王巴延祠於杭皆從之仁宗以詹事院諮事循軌大喜諭羣臣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啓又謂中丞托迪曰在詹事而不求賜予者惟彥博與汝二人耳一日仁宗西園觀角觝戲有旨取緞帛賜之約入仁宗遽止之又欲觀倂戲事已集而約至即命罷去其見敬禮如此四年仁宗正位用陰陽家欲御東宮之光天殿約言正名定分當御大內太保入奏遂出御大明殿（案續通志云張珪傳載廷臣用太皇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時珪爲中丞言當御大明殿入奏帝悟移就大明此云欲御光天殿又作太保入奏未知孰是）拜河南行省右丞先是至大間尚書省用建言者冒獻河汴官民地爲無主奏立田糧府歲輸數萬石是歲詔罷之寘建

言人於海外命河南行省復其舊業時田猶未給約至立期檄郡縣董正如部會詔更錢鈔法令天下稅盡收至大鈔約度河南啟用鈔七萬錠必致上供不給乃下諸州凡至大至元鈔參半用丞相布琳濟達贊之遂使白中書省臣遂徧行天下南陽富琳哩翀以書謁約大奇之卽署爲郡學正旣又薦之中書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皇慶改元拜集賢大學士首奏河南行省丞相布琳濟達勳爾舊臣不宜久外召入封河南王又建議行封贈禁服色興科舉皆著爲令甲疏薦國子博士姚登孫應奉翰林文字揭傒斯成都儒士楊靜請起復中山知府輔惟良前尙書參議李源左司員外郎曹元用皆除擢有差辯奏故左丞賓履有遺腹子棄外宜收養歸宗爲賓氏後延祐二年巡行燕南山東道衛輝有毆母寘獄者其母泣請約原其情杖一百而遣之冠州民有兄訐其弟厭詛者鞫之則曰我求嗣也宋授時歷驗其日良信立縱之使還拜樞密副使至治元年英宗卽位特們德爾復相約辭職不出二年以年七十致仕三年復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嘗奉詔與中書省官及他舊臣條定國初以來律令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朝廷議罷征東省立三韓省詔下中書雜議約對曰高麗去京師四千里地瘠民貧夷俗雜上非中原比萬一梗化疲力治之非幸事也不如守祖宗舊制丞相稱善奏罷議不行高麗人聞之圖約像歸祠而事之曰不絕國祀者王公也泰定元年奉詔廷策天下士德巴拉張益等八十五人始增乙科員額至一十五人天歷元年文宗踐阼賜宴大明殿至順四年卒年八十二所著有史論三十卷高麗志四卷潛邱稾三十卷子思誠奉議大夫祕書監著作郎（元史）

安松字廷翰太原離石人金亡遷正定藁城家焉父滔正定儒學正松篤學至元二十年薦爲江淮轉運司知事歷潛江尉峽州司獄江東宣慰司照磨謝事歸再除江甯令不赴松爲吏廉謹治獄稱平其歸也惟書籍衣衾而已教授於家嚴條約以身先之弟子從者多至百人動作法古賢不爲章句之學尤善爲詩溫厚和平得詩之意人稱恕齋先生年九十五卒（蘇天爵墓誌）子熙煦熙字敬仲幼承家學（元史）聞容城劉因之學將造其門而因已沒乃走拜其墓（元詩選）從因門人烏沖問其緒說（元史）錄其遺書而還憲司數以行薦於朝無所就（元詩選）家居教授垂數十年四方來學者多所成就學者稱默菴先生至大四年卒年四十二鄉人爲立祠於藁城之西莞鎭（元史）門人蘇天爵輯其遺文爲默菴集謂其文章以理爲主皆有爲而作詩學陶潛朱熹第以吟咏性情陶寫造化而已自金元氏與宋分疆以詞章辨博相雄長元初姚樞得趙復之書而北許衡力起而昌明之而理學始傳劉因能以所學羽翼許衡而推源於周程朱邵熙私淑於因而力尊朱子之說（元詩選）有訾朱子集註爲非者熙懼爲書辨之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傳在聖賢自夫子以列聖相傳者筆於經不再世而其傳泯焉至濂溪周子默契道體建圖而著書二程擴而大之然後斯道復明朱子以爲道之不明由說經者不得聖賢之意乃竭其精力作爲傳註一字一詞必沉潛反復求其至當故其章句字義莫不妙得古人本旨於數千載之上其闢於

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可謂極深研幾發其旨趣而無遺矣衰世俗儒膠於固見不得其意而妄擬之蓋欲借是以取名實不知其爲害之甚也使其年益高理愈熟必當深悔而火其說矣其後妄言者果焚其書熙尤精於六經論孟嘗病近世治春秋者知讀左氏不考正經因節左氏傳文序事依做通鑑綱目分註經文之下擇取秦漢以來諸家之說附註其後使人得以考傳而知正經其旨一以朱子爲本達於程張以求聖人之意（正定府志）由元豐至至大三年考家禮爲祠堂以奉四世邑人化之其教人以持敬窮理爲先遊其門者望而知爲安氏弟子（袁桷撰墓表）凡當世聞人多往造其門早歲豪邁中年肆力於學一以聖賢爲歸（正定府志）其告先聖文有曰追惟曾閔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其用功平實切密善學朱氏如此（元史）著有詩傳精要皇極經世四書精要攷異丁亥詩注等書（案元文類歐陽元安熙畫像贊云窮乎明善誠身之旨步趨乎格物致知之學關西三傳未必榮於教授之四世荀陵入龍矣以過於伯仲之一塾豈非白茅重而忠信著元酒酗而嗜慾薄者乎鍾期伯牙有同世而不相遇者吾故於默菴之神交而益以重容城之先覺也）

煦字和仲幼承父兄學宗濂洛性理之書兄熙卒事父能得歡心撫其孤如己出凡受學質疑於門者隨材立教人咸有得里人有患惡疾者謂煦曰死必火吾軀既死其家果欲火之煦泣請得禮葬退曰吾負人所託何以見之於地下耶其篤於言行類此時山陝憲府交辟皆不起自號素菴（正定府志）

哈珊畏兀人祖寫云赤爲忽璘以正定府路都達嚕噶齊斷事官家欒城父入侍以哈珊出爲弟哈剌哈孫後哈珊身長美鬚髯沈謀有威知本國文字兼長騎射至元二十年以奉訓大夫爲詹事判官二十四年除正定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兼管內諸軍奧魯勸農事陞嘉議大夫二十九年陞正議大夫仍舊職正定濱滹沱歲夏秋隄堰數決興築費鉅萬言者謂冶河在運舊合交水於欒城縣北轉經趙州之南而東入大陸澤嘉陽堰則冶水由平山西入滹沱其勢益張湮塞之餘枯瀆尙存若浚冶而復嘉陽堰則冶水循故道而滹沱之勢可分湍悍之暴可殺舟楫以通實貨之利也哈珊采其言聞於朝奏可調四路丁夫各萬不逾時績用告成民樂而安之九年西鄙有警授榮祿大夫甘肅等處中書省平章政事賜玉帶至則大飭紀綱廣布耳目調節物宜以敵外患敬事親王善撫士卒邊鄙以弭大德三年入覲帝親勞之易三珠金虎符統領西邊軍馬仍舊平章政事既至以西事方殷甘州城圮奏請堅完之復身率三軍徑入不庭之境會敵遠遁而歸在職九年以疾卒年五十子班祝以蔭累遷朝列大夫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贍思撰哈珊神道碑）

李元禮字庭訓真定人資性莊重不妄言笑歷易州大都路儒學教授遷太常大祝升博士定撰世祖及昭睿后裕宗尊謚議其請謚圜丘升祔太室禮文多所詳定元貞元年擢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回撓二年有旨建五臺山佛寺（成宗紀作元貞元年）皇太后將臨幸元禮上疏曰伏見五臺創建寺宇土木既興工匠夫役不下數萬附近數路州縣供億煩重男女廢耕織百物踊貴民有不聊生者矣伏聞太后親臨五臺布施金帛廣資福利其不可者五時當盛夏禾稼方茂百姓歲計全

仰秋成扈從經過千乘萬騎不無蹂躪一也太后春秋已高親勞聖體往復暑塗數千里山川險惡不避風日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陛下即位以來遵守祖宗成法正當效業持盈之日凡一舉動必書簡册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夫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百倍曩時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方便爲教不與物競雖窮天下珍玩奇寶供奉不爲喜雖無一物爲獻亦不爲怒今太后欲爲蒼生祈福福未獲而先勞聖體致天子曠定省之禮軫思親之懷五也伏願中路回轅端居深宮儉以養德靜以頤神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心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大德元年侍御史烏遜（謹案續通志作萬僧）與御史中丞崔彧不合取前章封之入奏曰崔中丞私黨漢人李御史大言謗佛帝大怒遣近臣齎其章敕右丞相諤勒哲平章政事博果密等鞫問博果密以國語譯而讀之諤勒哲曰其意正與吾同往吾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建此寺蓋以先皇帝在時嘗許爲之非汝所知也或與烏遜面質於諤勒哲博果密抗言曰他御史不敢言惟一御史敢言可賞也諤勒哲等以章上聞帝沈思良久曰御史之言是也乃罷烏遜復元禮職（案續通志云成宗紀載大德元年佛寺成皇太后將親往祈祝監察御史李元禮諫止之與傳所載互異）未幾改國子司業卒贈亞中大夫翰林直學士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子端仕至禮部尚書（元史）

托里哈雅（原作脫烈海牙）輝和爾氏世居巴實伯里祖巴喇珠（原作八剌术）始遷正定仕至帥府鎮撫富而好施或貸不償則火其券人稱爲長者父齊哩克齊（原作闊里吉思）性純正知讀書托里哈雅幼嗜學警敏絶人性堅服雖倉卒無急遽狀喜從文士游尤惡聲色之娛一無所好由中書宣使出爲濟寧主簿故陞平灤達嚕噶齊均賦興學勸農平訟橋梁水防備荒諸政無一不舉去官民勒石以紀其政拜監察御史時江南湖參政教其弟訟人不決托哩哈雅一訊代其事出僉燕南道肅政廉訪司事務存大體不事苛察在任六年黜奸吏百四十有奇召爲戶部郎中轉右司員外郎陞右司郎中贊畫之力居多仁宗在東宮知其嗜學出祕府經籍及聖賢圖像以賜時人榮之母霍氏卒哀毀骨立事聞賜鈔五萬貫給葬事起爲吏部尚書以能敘爵以平允稱改禮部尚書領會同館事進中奉大夫荆湖北道宣慰使適陝人艱食先發廩以賑而後聞朝議韙之至治二年遷淮東宣慰使以疾卒於廣陵年六十有七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恒山郡公弟觀音努廉明才幹亦仕至清顯云（元史）

王元父（案元父字使其名）真定人父振力學篤行起家至江南湖西道提刑按察司經歷子三人長宗禮季宗義元父其仲也長於詩歌試浚都文學擢肄江東道宣慰司令使特健盜起穀溪勢張甚宣慰司遣元父覆視還請獨循發廩以賙毗隸盜遂息進將仕郎宣城縣簿罷歲供玉面狸姦民有詭逃田賦者歲取償里胥元父一正其籍復建孔子廟築壇崇祀錄甯國太平二郡囚又聚考江陰饒教悉有能聲江陰盜有枉爲胥詠者吏黨援之既誣服元父反覆得其情爲具獄白行省事上中書移刑部胥詠者得免死南陵縣偕以貲雄持縣短

長垣溪水溉私田衆溪水大溢巳人訴於縣元父請視毀之未幾擢江浙行中書省掾曹無留事遷湖西廉問官與元父同里嫉其名風豪梗羅織之坐謫免尋起除瑞州平準庫使文仁和鹽場司丞皆不就又除平江行用庫使縣趣赴就官遷承事郎監黃池務稅至治三年卒年六十有七子三人澄沂洙元父甫冠即自立勤苦爲文章履身莊儉不妄計進取人以此稱之至大間嘗爲書言任人別邪正養民重守令法不可輕更令不可輕出書不果上執政聞其名欲官之錢監元父知不足與共事卒謝去後果敗當路累薦其才宜理劇文學宜館職皆不報屏居錢塘以詠歌自娛著有政要書十二篇陶詩註三卷詩一卷（馬祖常撰墓碣銘）

郤廣行唐人成宗時以大臣授元帥府左翰監軍守亳州子溫進校尉獲鹿縣尹曾孫祥穎悟嗜學通大義調通州倉積小心愼密未嘗有過至大己酉調博野縣宣課提領父仲章臥病親嘗藥餌衣不解帶日夜籲天乞以身代父沒廬於墓以哀毀逾度卒教授馬利用爲立孝行碑記之（正定府志）

郝思義字宜之正定人大德中簽州路總管以宰相子自褻衣糧來郡新學宮刊朱子語類獨除酒稅須農桑輯要於里社縣囚至郡即遣民立碑記（江南通志）

樊懋侁正定人皇慶中知黃梅縣興學勸農有循聲縣治徙三十年懋侁治建城郭（湖北通志）

鄭大中正定人初爲納綿路經歷仁宗在東宮因事得見偉其人調吏部主事以廉敏稱除東平路推官人服其能水災民多徙死承檄賑給全活甚衆調嘉興路決獄詳明憲府薦其能召爲吏部員外郎累官奉政大夫（正定縣志）

舒蘇（正定府志作瞻思）字得之其先大食國人國既內附大父魯庫乃東遷豐州太宗時以材授眞定濟南等路兼榷課稅使因家眞定父烏哲始從儒先生問學輕財重義不干仕進舒蘇生九歲日記古經傳至千言弱冠博極羣籍汪洋茂衍見諸踐履皆篤實之學年雖少已爲鄉邦所推重延祐初詔以科第取士有勸其就試者舒蘇笑而不應既而侍御史郭思貞翰林學士承旨劉賡參知政事王士熙交章論薦之泰定三年詔以遺逸徵至上都見帝於龍虎臺眷遇優渥時都爾蘇（正定府志作倒剌沙）柄國屢使人招致之舒蘇不往以養親辭歸至順元年召入爲應奉翰林文字進所著帝王心法文宗稱善詔預修經世大典以議論不合求去命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諭留之舒蘇堅以母老辭遂賜幣遣之復命集傳旨曰朝且暫還行召卿矣至順四年除國子博士丁內艱不赴後至元二年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即上封事十條曰法祖宗攬權綱敦宗室禮勳舊惜名器開言路復科舉罷數軍一刑章寬禁網皆一時羣臣所不敢言者侍御史趙承慶見之歎曰御史言及此天下福也戚里有執政陝西行省者恣爲非道舒蘇發其罪而按之及分巡雲南復按省臣之不法者其人即解印去達藩爲震悚襄漢流民聚居宋之紹熙府故地至數千戶私開鹽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殺巡卒舒蘇擒其魁而釋其黨復上言紹熙土饒利厚流戶日增若以其人散還本籍恐爲邊患宜設官府以撫定之詔即其地置紹熙宣撫司二年除僉浙西肅政廉訪司事按問都轉運鹽使海道都

萬戶行宣政院等官贓罪浙右郡縣無敢為食墨者復以浙右諸僧寺私蔭猾民瀆倫隱役契勘嘉興一路為數已二千七百餘乃建議請勒歸本籍俾供王賦庶少寬民力朝廷是之著為令四年改僉浙東肅政廉訪司事以病免歸舒蘇歷官臺憲所至以理冤澤物為己任平反大辟之獄先後甚眾然未嘗故出人罪以市私恩嘗與五府官決獄咸甯有婦朱娥者與隣人通隣人謂娥曰我將殺爾夫娥曰張子文行且殺之明日夫果死跡盜數日娥始以張子文告其姑五府官以為非共殺且既經赦宥宜釋之舒蘇曰張子文以為娥因許之矣且娥夫死及旬乃始言之是娥與張同謀度不能終隱故發之也豈赦可釋哉乃獨上議刑部卒正娥罪其審刑當罪多類此至正四年除江東肅政廉訪副使十年召為祕書少監議治河事皆辭疾不赴十一年卒年七十有四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恒山郡侯諡文孝舒蘇邃於經而易學尤深至天文地理鍾律算數水利旁及外國之書皆究極之家貧饘粥或不繼其考訂經傳常自樂也著有四書闗疑五經思問奇偶陰陽消息圖老莊精詣鎮陽風土記續東陽志重訂河防通議西國圖經西域異人傳金京宗紀正大諸臣列傳審聽要訣及文集三十卷（元史）

龐公正定人延祐癸酉元兵南侵恒陽抗敵不服越七日城陷屠之龐公乃收其骸骨葬之名曰萬人塚元進士閻思義為撰記之（正定府志）

何體仁字德元中山府無極人幼穎悟隨父官新淦師名儒朱檮洞博通經史尤精於易延祐間舉茂才授本縣教諭其教人去浮華敦本實學徒感化及滿隱居不仕修空谷齋於日端坐其中自號滋川漁逸（雍正志）

史埴正定人延祐中為常州路總管興教勸學即郡庠建尊經閣以儲書籍文風振興（江南通志）

李士興藁城人幼從安熙遊深造有得與同門楊俊民蘇天爵齊名隱居教授多所訓獎人爭師之（正定府志）

倉振正定人延祐辛酉知新州時猺賊竊起振深入賊所諭以禍福羣猺帖然暇日詣學召諸生講解經義夾驛路植榕松以便行者初高芝守新多善政振能繼之州人歌曰高松倉榕一道清風（廣東通志）

邵巨川字百川正定人至治初為上海丞嘗建言以苗糧改科為豆麥民被其利（江南通志）

蘇天爵字伯修正定人（案宋濂滋溪集載天爵藁城人後徙正定）文志道歷官嶺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和林大饑救荒有惠政時稱能吏（元史）天爵少從安熙學為國子學生得與澄虞集齊履謙先後為之師延祐四年馬祖常以御史監試國子員試禮石賦天爵文詳實雅麗拔置第一（元詩選）釋褐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丁內外艱服除調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改翰林國史院典籍官升應奉翰林文字至順元年預修武宗實錄（案續通志云張傳名臣奏議載天爵在史局時有旨修諸臣列傳疏言守令之賢績隱逸之著述及奸臣賊子之事宜直發於書以垂法戒以事不果行故史傳不載）二年升修撰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明年慮囚湖北湖北地僻遠民獠雜居天爵冒瘴毒徧歷其地囚有言冤狀者天爵曰憲司歲兩至不言何也皆曰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今聞御史至當受刑不得不言天爵為之太

獄每事詳究雖盛暑猶夜篝燈治文書不倦江陵民文甲無子育其甥雷乙後生兩子而出乙乙俟兩子行賣茶即舟中取斧逆斫殺之沉斧水中而血漬其衣事覺乙具服部使者以三年疑獄釋之天爵曰不殺何以衣污血又何以知斧在水中又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謂疑獄遂復寘於法常德民盧甲莫乙汪丙同出傭而甲誤墮水死甲弟欲私甲妻不得訴甲妻與乙通而殺其夫乙不能明誣服擊甲死斷其首棄草間屍與仗棄譚家溝中吏往索得髑髏屍與仗皆無評誣證皆見一屍水漂去天爵召譚詰之則甲未死時目已瞽其言皆見一屍者妄也遂釋之其明於詳讞率類此入爲監察御史道改奎章閣授經郎元統元年復拜監察御史在官四閱月章疏凡四十五上自人君至於朝廷政令稽古禮文閭閻幽隱其關乎大體繫乎得失者知無不言劾者五人薦者百有九人明年預修文宗實錄遷翰林待制尋除中書右司都事兼經筵參贊官後至元二年由刑部郎中改御史臺都事三年遷禮部侍郎五年出爲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憲綱大振一道肅然入爲樞密院判官明年改吏部尚書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復爲吏部尚書升參議中書省事是時朝廷更立宰相庶務多所弛張天爵言無顧忌夙夜謀畫鬚髮盡白至正二年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遷陝西行臺侍御史四年召爲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天爵自以起家諸生進爲師長端己率心以範學者明年出爲山東道肅政廉訪使尋召還充京畿奉使宣撫（案名臣奏議天爵奉使宣撫京畿奏免江浙遼陽山東河北諸郡饑民夏稅）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姦貪其興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

其糾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有包韓之譽然以忤時相意竟坐不稱旨罷歸七年天子察其誣乃復起爲湖北道宣慰使浙江道廉訪使俱未行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江浙財賦居天下十七事務煩劇天爵條分目別細鉅不遺九年召爲大都路都總管以疾歸俄復起爲兩淮都轉運使時鹽法弊甚天爵拯治有方所辦課爲鈔八十萬錠及期而足十二年妖寇自淮右蔓延江東詔仍江浙參政總兵饒信所克復一路六縣其方略之密節制之嚴雖老帥宿將不能過之然以勞致疾卒於軍中年五十九天爵爲學博而知要長於紀載嘗著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文類七十卷其爲文長於序事平易溫厚成一家言而詩尤得古法有詩稾七卷文稾三十卷於時中原前輩凋謝殆盡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討論講辯雖老不倦晚歲復以釋經爲己任學者稱爲滋溪先生（宋元文類宋本撰滋溪書堂記天爵高祖買別墅於正定之新市名曰滋溪書堂以滋水道其南也謝端滋溪書堂詩云維之川滹樓淶易恒滏泜汶各異出惟滋有深亦是匠或伏或見乃不容不能百里滹是從混混千里俱朝宗子纍扶柯觀瀏江野雲霧日怒擊擅歸覼子滋贊之纂是溪名楊子所始有田有廬水之泆有室三楹庫華修中經子史堂石左高旨遺子以自課子迺善繼志不惰蒐今摭古扶怪奇羽涵演迤生爲辭副墨往往傳京師寢金青紫世所取滋溪有源子有後斯堂斯書可世守　虞集滋溪書室詩云茲源恒伏流春雨川迺盈林崎廣數羽草木俱繁榮隱深見游條仰喬有鳴鶯君子樂在斯喬居託令名積學抱沈歎時至有敘行抽簡魯史存宋詩商頌并爲穴逗馬公翊江歌屈生叙舊不盈握代木有餘情浩然欲歸海歸歟運濯清方舟我爲擬白髮饞垂線）其他所著文有松廳章疏五卷春風亭筆記二卷遼金紀年黃河原委未及脫稾云（元史）

宋秉善字良夫正定路靈壽人性樂善好施先是儒學基甚隘天曆中縣尹王可栗與秉善戎壽甫謀廣之咸許諾秉善

鄰甫各出貲庀材鳩工括其基而新之未幾可榮解組去工亦尋罷至元丙子歲縣尹蕭承事復召秉善與之謀秉善毅然曰是不可以累我公矣出貲獨舉其事一時聖殿門廡學宮堂齋不踰月而告成宏敞壯麗視昔倍有加焉（靈壽縣志）

劉繼先字敬賢新樂人性剛直不以利害爲取舍至正元年任行唐簿撫字有方人有鬻良田於豪戶者其人恃梗不給值繼先追給之至正壬午邑內饑請於大吏得粟米七百餘石賑濟之全活者衆癸未民復大饑繼先上告於戶曹戶曹不從訴於政府政府復不從乃曰職司民牧民飢而死豈爲上之道哉甯得罪於上而不可得罪於下政府諒其誠得中統鈔四萬貫民免死者半後行臺薦爲大司農（新樂縣志）

王良字士純正定藁城人至正十年以萬戶鎮德慶路江水暴漲民飢出粟賑之寇來襲郡發兵迎擊虜其舟以歸咸德著聞楊鑄撰政績碑紀其事（廣東通志）

楊俊民正定人第進士爲翰林編修歷山西廉訪僉事入爲禮部郎中陞國子司業遷集賢直學士至正中奉命祭曲阜宣聖廟并葺祠宇還拜國子祭酒文學政事著聞於時有淨川文集（正定府志）

趙宏毅字仁卿正定晉州人少好學家貧無書傭於巨室晝則爲役夜則借書讀之嘗受經於臨川吳澄始辟爲翰林書寫再轉爲國史院編修官調大樂署令明兵入京城宏毅嘆曰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夫此古語也我今力不能救社稷但有一死報國耳乃與妻解氏自縊子恭中書管句與妻子訣曰今乘輿北巡我父子世食祿不能効尺寸力况吾父母已死尚何敢愛死乎或止之曰我曹官卑何自苦如此恭叱曰爾非吾徒也古者忠義各盡其心豈問職之崇卑乎遂公服北向再拜縊死恭女官奴年十七見恭死方大泣適隣媼數輩來相率出避曰我將何之乃潛入中堂解衣帶自縊（元史）

王祁藁城人受學於臨川吳澄東歸教授鄉里士多賴以成就（正定府志）

宋貞眞定人與同郡王世賢俱以居喪廬墓稱（元史孝友傳敘）

杜貞眞定人累世同居人稱之（元史孝友敘）

張慶眞定人善事繼母伯父來與居河南慶聞其貧迎歸養之供膳豐備無異所生（元史）

武德政正定人四齡父歿母蘇氏撫育之稍長備甘旨順顏色以孝聞母卒天大旱掘地求水以供葬事不能得忽二蛇躍出隨其地掘之果得泉有司以聞部旌其家（正定府志）

崔顥正定人父彰德以武功官江浙兩淮都轉運使諡桓靖顥以蔭歷建平崇仁二縣尹轉常熟知州所至以廉惠撫其民事親尤孝時人以孝廉目之（正定府志）

張泱字惠伯正定路欒城人官僉樞性慷慨樂施捐己業倡置學田又出錢五百緡具祭器並施經書數千卷邑士稱之（同上）

蘇大年字昌齡正定人爲詩文尚氣不喜貢頌有江海襟懷竹石師東坡松木學康宜仲書家宗之（雍正志）至正間上書於朝官以翰林院編修不拜平生著述甚富自號西坡又號林屋洞主（明一統志）後僑寓揚州卒（雍正志）

閻思義保定路行唐人爲南臺御史學術正大器宇宏遠歷

遼陽別駕轉江東廉訪肅政使有善政民立碑以誌遺愛（正定府志）祀鄉賢（行唐縣志）

張周眞定人由進士任安州判官轉安平縣令振興儒教績有攻聲祀名宦（安平縣志）

畿輔通志卷二百十四

列傳二十二（元四）

元

順德府

劉秉忠（父潤　弟秉恕）　馬亨　劉德淵

張文謙　戎益　郭守敬

李思敬　董朴　林起宗

宋明善　常在　周貞佐

孔璠（兄章）　張毅　韓安世

尹泰　張德昭　韓德恭

柴禎　柴眞（弟登）　李惟簡

孔天鐸（子禎　禎子章）　張世英　王翱

張佐成

廣平府

竇默　張之翰（子野）　石高山（父呼嚕古）

吳元珪（父鼎）　劉恩　劉賡

郅朗　張璧　何榮祖

元明善　劉全　安祐

王士元　秦起宗　董搏霄（弟昂霄）

胡祠祖　李仲芳　王世銘

郭文祚　馬天驥　高謙

趙慶祥（子世英）　張思敬　趙思源（兄思溥　弟思洞）

思泉　高傳

元

順德府

劉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又名子聰拜官後始更今名（案元史考證云元史類編秉忠係世祖所賜名又案輟耕錄云世祖嘗以錢幣問秉忠對曰錢用於陽楮用於陰今國家龍興沙漠宜用楮幣子孫世守之若用錢四海且將不靖遂絕不用錢後武宗用之不久輒罷果如所言）其先瑞州人曾大父仕金爲邢州節度副使因家焉庚辰歲穆呼哩取邢州立都元帥府以其父潤爲都統事定改署州錄事歷鉅鹿內邱兩縣提領所至皆有惠愛秉忠生而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八歲入學日誦數百言年十三爲質子於帥府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歎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天寧禪師遣徒招致爲僧以其能文詞使掌書記後遊雲中留居南堂寺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聞其博學多材藝邀與俱行旣入見世祖應對稱旨屢承顧問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天文地理律歷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大愛之海雲南還秉忠遂留藩邸父喪賜金百兩爲葬具乃遣使送至邢州服除（案王磐撰神道碑云初丁母憂毀瘠骨立衣一敝裘三歲不易及父卒身雖從天竺之教而服食毀損容貌哀戚與循典禮執通喪者無少異）復被召奉旨還和林上書數千百言其畧曰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之教備於堯舜三王因之五霸敗之漢興以來至於五代一千三百餘年由此道也漢文景光武唐太宗元宗五君而元宗不無疵也然治亂之道係乎天而由乎人天生青吉斯皇帝起一旅降諸國不數年而取天下勤勞憂苦遺大寶於子孫庶傳萬祀永保無疆之福嘗聞之曰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昔武王兄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善事夜以繼日每得一事坐以待旦以匡周室以保周天下八百餘年周公之力也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在乎今日不可失也君之所任在內莫大乎相相以領百官化萬民在外莫大乎將將以統三軍安四域內外相濟國之急務然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可及萬事之細非一心之可察當擇開國功臣之子孫分爲京府州郡監守督責舊官以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守治者升否者黜天下不勞力而定也天下戶過百萬自呼圖克諾延斷事之後差徭甚大加以軍馬調發使臣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當是以逃竄宜比舊減半或三分去一就見在之民以定差稅招逃者復業再行定奪官無定次清潔者無以遷汙濫者無以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祿儀仗使家足身貴有犯於民設條定罪威福者君之權奉命者臣之職今百官自行威福進退生殺惟意之從宜從禁治天下之民未聞教化見在囚人宜從赦免明施教令使之知畏則犯者自少教令旣施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後決死犯刑者覆奏然後聽斷不致刑及無辜天子以天下爲家兆民爲子國不足取於民民不足取於國相須如魚水有國家者置府庫設倉廩亦爲助民民有身者營產業闢田野亦爲資國用也今宜核算官民久負若實爲應當差發所借宜依前旨一本一利官司歸還凡有賠償無名及虛契所負者並免追取納糧就遠倉有一廢十者宜從近倉以輸爲便當驛路州城飲食祗待偏重宜計所費以準差發關市津梁正稅十五分取一宜從舊制禁橫征以利百姓倉庫加耗甚重宜令權

量度均爲一法使錙銖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詐珍貝金銀之所出淘沙鍊石費不易爲一旦以繒綿絲幾皮革塗木石散器仗取一時之華麗廢爲塵而無濟甚可惜也宜從禁治除帝胄功臣大官以下章服有制外無職之人不得僭越今地廣民微賦歛繁重民不聊生何力耕耨宜差勸農官二員率天下百姓務農桑營產業實國之大益古者庠序學校未嘗廢今郡縣雖有學並非官置宜修建三學設教授開選舉取士以經義爲上詞賦論策次之更宜擇開國功臣子孫亦令入學選達才任用之天下莫大於朝省親民莫近於縣宰雖朝省有法縣宰宜擇縣宰正民自安矣關西河南地廣土沃以軍馬之所出入治而未豐宜設官招撫不數年民歸土闕以資軍馬之用實國之大事伊喇中丞（案伊喇中丞錢大昕謂即耶律楚材當云中書不當云中丞）拘榷鹽鐵諸產商賈酒醋貨殖諸事以定宣課已不爲輕鄂囉哈瑪爾奏請於舊額加倍榷之往往科取民間民無所措手足宜從舊例辦榷更或減輕無從獻利之徒削民害國鰥寡孤獨廢疾者宜設孤老院給衣糧以爲養使臣到州郡宜設館不得於官衙民家安下孔子爲百王師立萬世法今廟堂雖廢存者尚多宜令州郡祭祀釋奠如舊儀近代禮樂器具靡散宜令置辦徵太常舊人教引後學使器備人存漸以修之實太平之基王化之本今天下廣遠雖青吉斯皇帝威福之致亦天地神明所祐也宜訪明儒術舊禮尊祭上下神祇和天地之氣順時序之行使神享民依德極於幽明天下賴一人之慶見行遼歷日月交食頗差聞司天臺改成新歷未見施行宜因新君即位頒歷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時國滅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迹不墜於後世國家廣大如天萬中取一以養天下名士宿儒之無營運產業者使不致困窮或有營運產業者止輸差稅其餘大小雜泛並行蠲免使自給養實國家養才勵人之大也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隨其巨細長短以施規矩繩墨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蓋君子所存者大不能盡小人之事或有一短小人所拘者狹不能同君子之量或有一長盡其才而用之成功之道也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大開言路所以成天下安兆民也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而或有所蔽且蔽天之明者雲霧也蔽人之明者私欲佞說也常人有之蔽一心人君有之蔽天下宜選左右諫臣使諷諭於未形忖度於至密君子之心一於理義小人之心一於利欲君子得位能容小人小人得勢必排君子明君在上不可不辨也今言利者衆非圖以利國害民實欲殘民而自利也宜將國中人民必用場冶付各路課稅所以定權辦其餘言利者並行罷去古者治世均民產業今窮乏者益損富盛者增加宜禁行利之人勿恃官勢居官在位者勿侵民利商賈與民和好交易不生擅奪欺罔之害眞國家之利也笞箠之制宜會古酌今均爲一法使無敢過越禁私置牢獄及鞭背之刑以彰愛生之德立朝省以統百官分有司以御衆事以至京府州縣親民之職無不備紀綱正於上法度行於下故天下不勞而治也今新君即位之後可立朝省以爲政本其餘百官不在員多惟在得人焉耳書上世祖嘉納焉又言邢州舊萬餘戶兵興

以來不滿數百彤壞日甚得良牧守如正定褒耕洺水劉肅者治之猶可完復朝廷即以耕爲邢州安撫使肅爲副使由是流民復業升邢爲順德府癸丑從世祖征大理明年征雲南每賛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殺故克城之日未嘗妄戮一人（元史）己未從伐宋由陽羅渡濟漢江秉忠曰古者軍實不踰時蓋急武功作士氣也今三軍暴露於外久宜少酬其勞帝即命呼噜蘇諭其志故人人踴躍皆樂爲用進圍鄂州閱三月宋人乞和全師而還（名臣事略）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問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例以聞於是下詔建元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時人稱爲聰書記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言秉忠久侍藩邸積有歲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忠勤茂著宜被褒崇聖明御極萬物維新而秉忠猶仍其野服散號深所未安宜正其衣冠以顯秩帝覽奏即日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詔以翰林侍讀學士竇默女妻之賜第奉先坊且以少府宮籍監戶給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爲己任事無巨細凡有關於國家大體者知無不言燕閒顧問輒推薦人物凡所甄拔後悉爲名臣初帝命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於龍岡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爲上都而以燕爲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奏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爲大都他如頒章服舉朝儀給俸祿定官制皆自秉忠發之爲一代成憲（案續文獻通考云徐世隆祭文云扈從王師秉麾襄守公於是時蜀之尋舉堂上出奇鄂江飛渡公於是時晉之杜預是秉忠尚有戰功也傳略不載）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嘗築精舍居之秋八月無疾端坐而卒年五十九帝驚悼謂羣臣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聞也出內府錢具棺斂遣禮部侍郎趙秉溫護其喪還葬大都十二年贈太傅封趙國公諡文貞成宗時贈太師諡文正仁宗時又進封常山王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不異平昔（元史）書得魯公筆法行草獨師二王（元詩選）其詩蕭散閒淡類其爲人自號藏春散人有文集十卷無子以弟秉恕子蘭璋後秉恕字長卿好讀書年弱冠受易於劉肅遂明理學兄秉忠事世祖以爲士自任嫌於私親獨不及秉恕左右以聞召見遂同侍潛邸世祖賞賜秉忠白金千兩辭曰臣山野鄙人僥倖遭際服器悉出尚方金無所用世祖曰卿獨無親故遺之邪辭不允乃受而散之以二百兩與秉恕秉恕曰兄勤勞有年宜蒙茲賞秉恕無功可冒恩乎終不受中統元年擢禮部侍郎邢州安撫副使二年賜金符遷吏部侍郎三年升邢爲順德府賜金虎符爲順德安撫使至元元年轉官法行改嘉議大夫歷彰德懷孟淄萊順天太原五路總管淄萊府有死囚六人獄已具秉恕疑之詳讞得實六人賴以不死他所至皆有惠政召除禮部尚書出爲淮西宣慰使會省宣慰司歷湖州平陽兩路總管平陽歲荒民艱食輒開倉振之全活者衆年六十卒於官（元史）

馬亨字大用邢州南和人少孤事母孝金季習爲吏庚寅太宗始建十路徵收課稅使河北東西路使王晉辟亨爲掾以

才幹稱甲午晉薦於中書令耶律楚材授轉運司知事尋升經歷擢轉運司副使庚戌太保劉秉忠薦亨於世祖召見潛邸甚器之既而籍諸路戶口以亨副巴宗孟克撫諭西京太原平陽及陝西五路俾民弗擾既還圖山川形勢以獻餘使者多以賄敗惟亨等各賜衣九襲癸丑從世祖征雲南留亨爲京兆榷課所長官以寬簡治之不事掊克凡五年民安而課裕丁巳憲宗遣阿勒達爾等覈藩府錢穀亨時攝庶課銀五百鋌藏府道出平陽適與之遇亨策曰見之則銀必拘留不見則必以罪加我與其銀弗達王府寧獲罪焉避而過之阿勒達爾果怒遣使逮之世祖詢亨曰汝往得無撫汝罪邪對曰無害顧一行既至拘係之窮治百端竟無所得惟以支竹課分例錢充公用及僦公廨輦運腳價爲不應勒償其直而已世祖知其誣更賜銀三十二鋌己未從世祖攻鄂州北還遣亨馳驛往西京等處罷所僉軍幷撫諭山西河東陝右漢中既還復遣轉餉江上軍實中統元年世祖卽位陝西四川立宣撫司詔亨議陝西宣撫司事尋賜金符還陝西四川規措軍儲轉運使時阿勒達爾等叛亨與宣撫使廉希憲商搉合謀誅劉太平等悉定關輔尋建行省命亨兼陝西行省左右司郎中時興元督糧五萬石欲轉餉太安軍計傭直萬緡衆推亨往時丁內艱以攝省府事强起之至則以兵官丁產均其役不閱月而事集無勞民傷財之弊興元判官費正寅狡悍不法亨白省府欲以法繩之反誣搆行省前保關中有異謀詔右丞鈕祜祿珏鞫之亨力辯之冤遂釋四年遷陝西五路西蜀四川廉訪都轉運使未幾朝廷以考課徵諸路轉運使至則併轉運司入總管府咸奪其制書授亨工部侍郎兼領鹽副使亨乃上言以考課定賞罰其人甫集而一一改罷之則是非安在宜還其命書俾仕者有所勸勉從之亨復上便宜六事一曰東宮保傅當用正人以固國本二曰中書大政擇任儒臣以立朝綱三曰任相惟賢官不必備今宰相至十七員宜加裁汰四曰左右郎署毗贊大政今用豪貴子弟豈能贊襄五曰六曹之職分理萬機今止設左右二部事何由辦六曰建元以來便民條畫已多有司往往視爲文具宜令憲司糾舉務在必行疏聞帝卽召見面獎之至元二年進嘉議大夫左三部尚書尋改戶部尚書金穀出納有條不紊時有賈胡恃制國用使阿哈瑪特欲貿交鈔本私平準之利以增歲課爲詞帝以問亨對曰交鈔可以權萬貨者法使然也法者主上之柄今使一賈擅之廢法從私將何以令天下事遂寢亨又建言立常平義倉爲備荒之具宜亟舉行而時以財用不足止設義倉七年立尚書省仍以亨爲尚書領左部亨上言尚書省專領金穀百工之事其銓選宜歸中書以示無濫尋爲平章阿哈瑪特所忌以誣免官會國兵圍襄樊廷議河南行省調發軍餉詔以阿里爲右丞姚樞爲左丞亨爲僉省任其事水陸供饋未嘗有闕十年還京帝方欲柄用之遽嬰疾十四年卒年七十一子紹庭雲南諸路肅政廉訪司副使（元史）

劉德淵字道濟內邱人性辨直有操守好學能自刻厲及遊濟南王若虛門聞思索辨惑等說遂饜飫史學爲專門之業非義理不妄言動一介不取於人朋友死雖千里遠徒步必

至觀前賢奇蹟傳行聲節實勲而不能自已至椎耕牛祭之北渡後赴戊戌試魁河北西路中統建元二府辟其行能授翰林待制以不合於時告歸立言傳後著爲書數萬言其說爲天地立極爲生民立本爲聖賢立法數析温公通鑑數百條扶翊章武偉承正統及見朱子綱目書多所脗合沾沾而喜曰吾天地間可謂不孤矣又通古文奇字士多傳習之凡經指授者雖節目磥砢表表有所立太保劉秉忠以鄉曲義來周恤卻之許衡每過邢必式閭致恭而去至元二十三年卒年七十九（戎益撰墓表）

張文謙字仲卿（案本傳作仲謙據續通志改正）邢州沙河人幼聰敏善記誦與太保劉秉忠同學（案名臣事略云文謙少時欲習簿書之事其父召而責之謂曰身爲長大即衣食於父母心日不安故勉爲此今聞命矣敢不敬從即捨誦讀之習專志儒學戊戌朝廷命試天下士文謙中選得免本戶徭役之差）世祖居潛邸受邢州分地秉忠薦文謙可用歲丁未召見應對稱旨命掌王府書記邢州當要衝初分二千戶爲勳臣食邑歲遣人監領徵求百出民不堪命文謙與秉忠言於世祖曰今民生困敝莫邢爲甚盍擇人往治之責其成效使四方取法則天下均受賜矣乃選近侍托克托尚書劉肅侍郎李簡往三人至邢協心爲治不期月流亡復歸戶增十倍由是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皆自文謙發之歲辛亥憲宗即位文謙與秉忠數以時務所當先者言於世祖悉施行之世祖征大理國相高泰祥（原訛作高祥今據大理傳改）拒命殺信使遁去世祖怒將屠其城文謙與秉忠姚樞諫曰殺使拒命非民之罪請宥之乃止己未世祖帥師伐宋文謙與秉忠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期與卿等守此言既入境分命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獲生口悉縱之世祖即位立中書省首命王文統爲平章政事文謙爲左丞建立綱紀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爲務詔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而文統素忌克謨謀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文謙遂求出詔以本官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臨發語文統曰民困日久況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即位國家經費止仰稅賦苟復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取之未晚也於是蠲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一二年來朝復留居政府始立左右部講行庶務巨細畢舉文謙力爲多三年阿哈瑪特領左右部總司財用欲專奏請不關白中書詔廷臣議文謙曰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無是理也若中書弗問天子將親蒞之乎帝曰仲卿言是也至元元年詔文謙以中書左丞行省西夏中興等路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文謙得蜀士陷於俘虜者五六人理而出之使習吏事旬月間簿書有品式子弟亦知讀書俗爲一變浚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十數萬頃人蒙其利三年還朝諸勢家言有戶數千當役屬爲私奴者議久不決文謙謂以乙未歲戶帳爲斷未占籍者歸之勢家其餘良民無爲奴之理議遂定守以爲法五年淄州妖人胡王惑衆事覺逮捕百餘人丞相安圖以文謙言奏曰愚民無知爲所詿誘誅首惡足矣詔即命文謙往決其獄惟三人坐棄市餘皆釋之七年拜大司農卿奏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請開籍田行祭先農先蠶等禮復與竇默請立國子學選貴胄子弟教育之時阿哈瑪特議拘民間鐵官鑄器高其價以配

民劍立行戶部於東平大名以造鈔及諸路轉運司干政害民文謙悉於帝前極論罷之十三年遷御史中丞阿哈瑪特慮憲臺發其奸乃奏罷諸道按察司以撼之文謙奏復其舊然自知爲奸臣所忌力求去會世祖以大明歷歲久寖差命許衡等造新歷乃授文謙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以總其事十九年拜樞密副使（元史）首議省兵政汰冗員選鍊將士優恤其家未及施行卒（名臣事略）年六十八（名臣事略作年六十七）文謙蚤從劉秉忠洞究術數晚交許衡尤粹於義理之學爲人剛明簡重凡所陳於上前莫非堯舜仁義之道數忤權倖而是非得喪一不以經意家惟藏書數萬卷尤以薦人材爲己任時論多之（元史）中統初政術與時高下獨成均之教彝倫大農之典稼穡歷象之授人時凡出文謙所爲皆隱然有不可變者（虞集張氏新塋記）累贈推誠同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諡忠宣長子晏仕至御史中丞贈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國公諡文靖（元史）

戎益內邱人幼穎悟志行高古出同縣劉德潤之門至正間任參知政事淮東淮西宣慰使戶部尚書（順德府志）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操不爲嬉戲事大父榮號鴛水翁（齊履謙撰行狀）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時劉秉忠張文謙張易王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榮使守敬從秉忠學（元史）先是順德府北有石橋通達活泉兵後橋湮失所在守敬甫冠爲審視地形按指其處得之河東元好問文其事於石（齊履謙撰行狀）中統三年文謙薦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世祖召見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舟歲可省僱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楊村還河以避浮雞淘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引入城中分爲三渠灌城東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自小王村徑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栰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引水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澧河可灌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澆溉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灌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世祖歎曰任事者如此人不爲素餐矣授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元年從張文謙行省西夏先是西夏瀕河皆有古渠其在中興者一名唐來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二百五十里它州正渠十皆長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灌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守敬更立牐堰皆復其舊二年授都水少監守敬言自中興沿河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烏梁海古渠甚多宜加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案元史考證云河渠志至正二年將開西山古金口河許有壬力爭其不可略曰大德二年渾河爲害都水監將金口下閉閘五年渾河勢復浩大郭太史恐衝沒田薛二村又將金口以上河身用沙石雜土盡行堵閉是金口水守敬雖經開濬旋即自行閉塞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頃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又言當於金口西預

閘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帝善之十二年丞相巴延南征議立水站命守敬行視河北山東可通舟者爲圖奏之（元史）十三年除工部郎中（齊履謙行狀）初秉忠以大明歷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寖以後天議欲修正而卒（案元史考證云案志先是太宗西征庚辰歲中書令耶律楚材以金大明歷後天創庚午元歷表上之是修正之議不自秉忠始也）至是江左既平帝思用其言遂以守敬與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命文謙與樞密張易領之左丞許衡參預其事守敬首言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守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高爽地以木爲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守敬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闚几（案行狀誤闚几元史稿誤闚戕）歷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又作正方案九（案原本九字誤作據名臣事略改）表懸正儀座正儀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與上諸儀互相參考（元史）其簡儀之制四方爲趺縱一丈八尺三分去一以爲廣趺面上廣六寸下廣八寸厚如上廣中布橫輄三縱輄三南二北抵南輄北一南抵中輄趺面四周爲水渠深一寸廣加五分四隅爲礎出趺面內外各二寸繞礎爲渠深廣皆一寸與四周渠相灌通又爲礎於卯酉位廣加四維長加廣三之二水渠亦如之北極雲架柱二徑四寸長一丈二尺八寸下爲鼇雲植於乾艮二隅礎上左右內向其勢斜準赤道各貫上規規環二尺四寸廣一寸五分厚倍之中爲距相交爲斜十字廣厚如規中心爲竅上廣五分方一寸有半下二寸五分方一寸以受北極樞軸自雲架柱斜上去趺面七尺二寸爲橫輄自輄心上至竅心六尺八寸又爲龍柱二植於卯酉礎中分之北皆飾以龍下爲山形北向斜植以柱北架南極雲架柱二植於卯酉礎中分之南廣厚形制一如北架斜向坤巽二隅相交爲十字其上與百刻環邊齊在辰巳未申之間南傾之勢準赤道各長一丈一尺五寸自趺面斜上三尺八寸爲橫輄以承百刻環下邊又爲龍柱二植於坤巽二隅礎上北向斜柱其端形制一如北柱四游雙環徑六尺廣二寸厚一寸中間相離一寸相連於子午卯酉當子午爲圓竅以受南北極樞軸兩面皆列周天度分起南極抵北極餘分附於北極去南北樞竅兩旁四寸各爲直距廣厚如環距中心各爲橫關東西與兩距相連廣厚亦如之關中心相連厚二寸爲竅方八分以受規衡樞軸規衡長五尺九寸四分廣厚皆如環中腰爲圓竅徑五分以受樞軸衡兩端爲圭首以取中縮去圭首五分各爲側立橫耳高二寸二分廣如衡面厚三分中爲圓竅徑六分其中心上下一線界之以知度分百刻環徑六尺四寸面廣二寸周布十二時百刻每刻作三十六分厚二寸自半以上廣三寸又爲十字距皆所以承赤道環也百刻環內廣面臥施圓軸四

使赤道環旋轉無壅滯之患其環陷入南極架一寸仍釘之赤道環徑廣厚皆如四游環面細刻列舍周天度分中爲十字距廣三寸中空一寸厚一寸當心爲竅竅徑一寸以受南極樞軸界衡二各長五尺九寸四分廣三寸衡首斜刻五分刻度分以對環面中腰爲竅重置赤道環南極樞軸其上衡兩端自長竅外邊至衡首底厚倍之取二衡運轉皆著環面而無低昂之失且易得度分也二極樞軸皆以鋼鐵爲之長六寸半爲本半爲軸本之分寸一如上規矩心適取然容軸徑一寸北極軸中心爲孔孔底橫穿通兩旁中出一綫曲其本出橫孔兩旁結之孔中綫留三分亦結之上下各穿一綫貫界衡兩端中心爲孔下洞衡底順衡中心爲渠以受綫直入內界長竅中至衡中腰復爲孔自衡底上出結之定極環廣半寸厚倍之皆勢穹窿中徑六度度約一寸許極星去不動處三度僅容轉周中爲斜十字距廣厚如環連於上規環距中心爲孔徑五釐下至北極軸心六十五分又置銅板連於南極雲架之十字方二寸厚五分北面剡其中心存一釐以爲厚中爲圓孔徑一分孔心下至南極軸心亦六寸五分又爲環二其一陰緯環面刻方位取趺面縱橫軌北十字爲中心卧置之其一日立運環面刻度分施於北極雲架柱下當卧環中心上屬架之橫軌下抵趺軌之十字上下各抱樞軸令可旋轉中爲直距當心爲竅以施規衡令可俯仰用規日月星辰出地度分右四游環東西運轉南北低昂凡七政列舍中外官去極度分皆測之赤道環旋轉與列舍距星相當卽轉界衡使兩綫相對凡日月五星中外官入宿度分百測之百刻環轉界衡令兩綫與日相對其下直時刻則晝刻也夜則以星定之比舊儀測日月五星出沒而無陽經陰緯雲柱之映其渾象之制圓如彈丸徑六尺縱橫各畫周天度分赤道居中去二極各周天四之一黃道出入赤道內外各二十四度弱月行白道出入不常用竹篾均分天度考驗黃道所交隨時遷徙先用簡儀測到入宿去極度數按於其上校驗出入黃赤二道遠近疎密了然易辨仍參以算數爲準其象置於方匱之上南北極出入匱面各四十度太强半見半隱機運輪牙隱於匱中其仰儀之制以銅爲之形若釜置於甎臺內畫周天度脣列十二辰位蓋俯視驗天者也其銘詞云不可體形莫大天也無競維人仰釜載也六尺爲深廣自倍也兼深廣倍絜釜兌也環鑿爲沼準以溉也辨方正位曰子卦也衡縮度中平斜再也斜起南極平釜鐓也小大必周入地畫也始周浸斷浸極外也極入地深四十太也北九十一赤道齡也列刻五十六時配也衡竿加卦巽坤內也以負縮竿本午對也首旋璣版竅納芥也上下懸直與鐓會也視日透光何度在也陽谷朝賓夕餞昧也寒暑發斂驗進退也薄蝕起自鑒生殺也以避赫曦奪目害也南北之偏亦可槪也極淺十五林邑界也黃道夏高人所戴也夏永冬短猶少差也深五十奇鐵勒塞也黃道浸平冬晝晦也夏則不設永短最也安渾宣夜昕穹蓋也六天之書言殊話也一儀一揆孰善悖也以指爲告無煩喙也闇資以明疑者沛也智者是之膠者怪也古今巧歷不億輩也非讓不爲思不逮也將窺天朕造化愛也其有俊明昭聖代也泰山礪乎河如帶也

黃金不磨悠久賴也鬼神莫訶勿銘壞也其大明殿燈漏之制高丈有七尺架以金爲之其曲梁之上中設雲珠左日右月雲珠之下復懸一珠梁之兩端飾以龍首張吻轉目可以審平水之緩急中梁之上有戲珠龍二隨珠俛仰又可察準水之均調凡此皆非徒設也燈毬雜以金寶爲之內分四層上環布四神旋當日月參辰之所在左轉日一周次爲龍虎鳥龜之象各居其方依刻跳躍鐃鳴以應於內又次周分百刻上列十二神各執時牌至其時四門通報又一人當門內常以手指其刻數下四隅鐘鼓鉦鐃各一人一刻鳴鐘二刻鼓三鉦四鐃初正皆如是其機發隱於櫃中以水激之其正方案方四尺厚一寸四周去邊五分爲渠先定中心畫爲十字外抵水渠去心一寸畫爲圓規自外寸規之凡十九規爲規內三分畫爲重規徧布周天度中爲圓徑二寸高亦如之中心洞底植臬高一尺五寸南至則減五寸北至則倍之凡欲正四方置案平地注水於渠眡平乃植臬於中自臬景西入外規卽識以墨影少移輒識之每規皆然至東出外規而止凡出入一規之交皆度以綫屈其半以爲中卽所識與臬相當且其景最短則南北正矣復徧閱每規之識以審定南北旣正則東西從而正然二至前後日軌東西行南北差少則外規出入之景以爲東西允得其正當二分前後日軌東西行南北差多朝夕有不同者外規出入之景或未可憑必取近內規景爲定仍校以累日則愈眞又測用之法先測定所在北極出地度卽是案地平以上度如其數下對南極入地度以墨斜徑中心界之又橫截中心斜界爲十字卽天腹赤道斜勢也乃以案側立懸繩取正凡置儀象皆以此爲準其圭表以石爲之長一百二十八尺廣四尺五寸厚一尺四寸座高二尺六寸南北兩端爲池圓徑一尺五寸深二寸自表北一尺與表梁中心上下相直外一百二十八尺中心廣四寸兩旁各一寸畫爲尺寸分以達兩端兩旁相去一寸爲水渠深廣各一寸與南北兩池相灌通以取平表長五十尺廣二尺四寸厚減廣之半植於圭之南端圭石座中入地及座中一丈四尺上高三十六尺其端兩旁爲二龍半身附表上擎橫梁自梁心至表顚四尺下屬圭面共爲四十尺梁長六尺徑三寸上爲水渠以取平兩端及中腰各爲橫竅徑二分橫貫以鐵長五寸繫綫合於中懸錘取正且防傾墊按表短則分寸短促尺寸之下所爲分秒大半少之數未易分別表長則分寸稍長所不便者景虛而淡難得實影前人欲就虛景之中考求眞實或設望筩或置小表或以木爲規皆取端日光下徹表面今以銅爲表高三十六尺端挾二龍舉一橫梁下至圭面共四十尺是爲八尺之表五圭表刻爲尺寸舊一寸今申而爲五毫釐差易分別其景符之制以銅葉博二寸長加博之二中穿一竅若針芥然以方跗爲趺一端設爲機軸令可開闔稽其一端使其勢斜倚北高南下往來遷就於虛梁之中竅達日光僅如米許隱然見橫梁於其中舊法一表端測晷所得者日體上邊之景今以橫梁取之實得中景不容有毫末之差至元十六年已卯夏至晷影四月十九日乙未景一丈二尺二寸六分九釐五毫至元十六年已卯冬至晷影十月二十四日戊戌景七丈六尺七寸四分其

闚几之制長六尺廣二尺高倍之下爲趺廣三寸厚三寸上闊廣四寸厚如趺以版爲面厚及寸四隅爲足撐以斜木務取正方面中開明竅長四尺廣二寸近竅兩旁一寸分畫爲尺內三寸列爲細分寸應圭面几面上至梁心二十六尺取以爲準闚限各長二尺四寸廣二寸脊厚五分兩兩斜刓取其餘於几面相符著限兩端厚府各存二寸銜入几間候星月正中從几下仰望視表梁南北以爲識折取分寸中數用爲直景又於遠方同日闚測取景數以推星月高下也（疇人傳）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恂爲太史令守敬爲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及奏進儀表式守敬當帝前指陳理致至於日晏帝不爲倦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卽日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帝可其奏遂設監候官十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先測得南海北極出地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嶽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影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影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影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影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影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十八刻繼又添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强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强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强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强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强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極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齊履謙撰行狀）四方測驗凡二十七所十七年新歷告成（元史）拜太史令（齊履謙撰行狀）守敬與諸臣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歷黃帝迎日推策堯帝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歷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歷百二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歷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歷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歷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歷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沖之造大明歷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歷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歷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歷以古章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歷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歷（東幾）

（大昕元史考異云宣明術非徐昂所造）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歷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歷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聖朝專命臣等改治新歷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卯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午後八十一刻各減大明歷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大明歷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歷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奇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歷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歷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歷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歷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歷則宿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綫代管窺宿度餘分并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歷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爲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歷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析爲三百三十六限依垛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句股弧矢方圓斜直所求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爲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句股爲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爲盡十九年恂卒時歷雖頒然其推步之式與夫立成之數尚皆未有定藁守敬於是比次篇類整齊分杪裁爲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歷議擬藁三卷轉神選擇二卷

上中下三歷註式十二卷二十二年繼爲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有言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山而上可止開平有言盧溝自麻峪可至尋麻林朝廷遣守敬相視灤河既不可行盧溝舟亦不通守敬因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原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置一牐比至通州凡爲牐七距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閼以過舟止水（案河渠志作壩閘一十處共二十座節水以通漕運）帝覽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守敬領之帝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倡工待守敬指授而後行事（元史）首事於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凡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甎木人服其識（王圻續文獻通考）先是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之帝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名曰通惠河（案元史考證云河渠志至元十二年馬之貞言宋金以來汶泗相通郭都水按視可以通漕二十四年開鑿是會通河之開亦由守敬也）賜守敬鈔萬二千五百貫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守敬又言於澄清牐稍東引水與北壩河接且立牐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守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十七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其言爲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成宗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耳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獨守敬不許其請自是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著爲令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元史）守敬以純德實學爲世師法然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學二曰歷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決金口以下山西之栰而京師材用是饒復唐來以溉瀕河之地而靈夏軍儲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燕吳漕運畢通建斗牐以閼白浮之源而公私陸費由省又前後條奏便宜凡二十餘事相治河渠泊堰大小數百餘所其在西夏嘗挽舟西上溯河源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皆爲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溉灌田土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緩其言信而有徵此水利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古歷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遂有破分之說而立法未均任意進退守敬乃每一百年爲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且自太初迄於大明各歷七十餘家其見施用於世者四十有三類多爲分換毋誇謏一時間有翹出如宋元嘉唐大衍近世紀元不過三數然亦未臻至當考驗天事始雖親密旋已不效守敬所爲歷測驗既精設法詳備行幾五十年未嘗一有先後天之差去積年日法之拘無寫分換毋之陋此歷數之學其不可及者也舊儀既多蔽礙且距齒但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

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守敬所爲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與相套在內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綫距端凡測日月星則以兩綫相望劈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秒之數舊八尺謂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等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尺之表表庳景促古今承用未之或革守敬所爲表五倍其舊懸施橫梁每至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與舊表但取表之景者殊爲審當守敬於世祖朝進七寶鐙漏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嘗進木牛流馬雖不盡得諸葛舊制亦自機妙成宗朝進櫃香漏又作屏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從幸大德二年起靈臺水渾運渾天漏大小機輪凡二十有五皆以刻木爲衝牙轉相撥擊上爲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隨天左旋日月二環各依行度退而右轉又嘗欲放張平子爲地動儀及候氣密室事雖未就莫不究極指歸此儀象制度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初守敬年十五六得石本蓮花漏圖已能盡究其理及隨張文謙奉使大名因大爲鼓鑄又得尚書璇璣圖規竹篾爲儀積土爲臺以望二十八宿及諸大星及夫見用測望精切無與爲比王恂許衡皆心服之（元文類）

李思敬字濟卿唐山人至元六年驗戶充軍直任不避從伐宋破襄樊沙洋尋授陝西路總管府經歷官至承直郎同知崑山州事累立戰功爲元名將（順德府志）

董朴字太初順德人自幼強記比冠師事樂舜咨劉德淵幡然有求道之志至元十六年用提刑按察使薦起家爲陝西知法官未幾以親老歸養尋召爲太史院主事復辭不赴皇慶初年踰八十以翰林修撰致仕延祐三年卒年八十有五朴所爲學自六經及孔孟微言與凡先儒所以開端闡幽者莫不研極其旨而會通之故心所自得有融貫之妙事親孝與人交智愚貴賤一待以誠或有犯之者泰然不與校中山王結曰朴之學造詣既深充養交至其爲人精而通和而介君子人也家近龍岡學者因稱龍岡先生（元史）

林起宗字伯始順德內邱人初四方傳布程朱遺言起宗誦之知敬時劉因以風節學問著名當世起宗欲從游而無以爲介擔簦負笈齋沐立於其門者三日因嘉其志受而教之起宗明於講說探思體踐極其至而後已久之以家貧思省其親因授以治家之法歸而行之事親孝溫清定省皆有禮節親喪廬墓克盡其哀隱居教授率其徒明經窮理立爲程限以驗日進之功其言曰學當以聖賢爲準是非得失了然常在目前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循序漸進至於日至之時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起宗儀容奇偉晨起正襟危坐雖造次無或苟名公鉅儒道其邑見者若有所得鄉閭之人有一不善惟恐爲其所知其爲人所敬畏如此晚號會菴嘗作志學指南圖以爲學道之標準心學淵源圖以爲入聖之極功及中庸大學論語孟子諸圖孝經圖解小學題辭發明會菴家說共數十卷至大間王結來守順德薦於朝蘇天爵薦知名之士十餘人起宗與焉至元三年卒年七十有六燕趙之士識與不識皆悼惜之（蘇天爵撰墓誌銘）

宋明善內邱人從林起宗遊邃於理學知高邑縣政尚寬平

士民懷之（順德府志）

常在鉅鹿人有武力常以義兵勦賊至元中爲節鎭分治邢州有偉績遷節度副元帥左將軍（同上）

周貞佐唐山人嘗爲順德提舉司吏棄歸養親甘旨定省不廢親殁哀毁踰禮廬墓三年至元間旌其門（同上）

孔璠字誠甫至聖裔父天祐遷唐山遂爲唐山人登至元進士授陝西規措河渠副使鑿鄭國渠溉田四千五百頃遷徽州路總管府判官讞獄平恕人稱不寃（大清一統志）後陞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使大德六年以南陽府知府致仕兄章究心經史深明古今治亂之故以耿介終（順德府志）

張穀鉅鹿人至順中累官至都總管兼德興府尹才名著於時（同上）

韓安世唐山人元統間鄉舉第一以詩文名（同上）

尹泰字亨夫唐山人至正間由順德路經歷陞南和縣尹縣興水利人被其惠鐫石誦之（唐山縣志）

張德昭字彥明邢臺人尹華亭刊陳仙居勸學文授邑子弟（邢臺縣志）臺歲澇都水使者抑勒有秋狀德昭固爭至投所授敕求去使者悟乃止（江南通志）民有以鬬殺訴者立辨其冤謝絕饋遺妻子敝衣糲食終三年無怨色鏤衮爲八字須刻之郭門曰公平廉明勤儉慈讓時謂實錄云（順德府志）

韓德恭鉅鹿人中山知府封隴西公自言官至大名鎭遂身退天之道也解組歸講學興禮風俗爲之移易卒子儒應授大都常薪司丞（同上）

柴福南和人事母以孝聞祀鄉賢（南和縣志）

柴眞南和人署寧晉諸州學正善造就人才楷篆書俠名於世（順德府志）同縣柴登學行優粹亦工書忿世不仕有古獨行風（南和縣志）

李惟簡字子敬唐山人由河間稅課所經歷官至河東陝西道提刑按察使累立勳績人稱名臣（順德府志）

孔天鐸字文振至聖裔占籍沙河官至金符管軍千戸兼邢州學校提舉文章政績俱稱於時子顯字伯祥唐山尉太行盜起禦備有方以功陞南和尹顯子章字顯卿工文章試中選官順德學正（同上）

張世英沙河人舉進士爲盧氏尹下車開山通道百廢具興期年政教大舉卒官邑人建祠祀之並立石以誌其績（同上）

王翱順德沙河人爲盧氏尹勤於撫治有惠政後卒於官邑人建祠祀之（河南通志）

張佐成邢臺人精天文學識博徵官大學士（邢臺縣志）

廣平府

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幼知讀書毅然有大志族祖旺爲郡功曹令習吏事不肯就會國兵伐金被俘同時三十人皆見殺惟默得脫歸（元史）暮夜潛出收親屬埋瘞之（王磐撰神道碑）母亡遂南走渡河依母黨吳氏醫者王翁妻以女使業醫轉客蔡州遇名醫李浩授以銅人針法金主遷蔡默恐兵且至又走德安孝感令謝憲子以伊洛性理之書授之默自謂昔未嘗學而學自此始適中書楊惟中奉旨招集儒道釋之士默乃北歸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繼還肥鄉以經術教授世祖在潛邸遣召之默變姓名自

聘使者俾其友人往見而微服躡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世祖問以治道首舉三綱五常爲對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一日凡三召與語皆稱旨自是敬待加禮不令暫去左右世祖問今之明治道者默薦姚樞即召用之俄命皇子珍戩從默學賜以玉帶鉤久之請南還命大名順德各給田宅有司歲具衣物以爲常世祖即位召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天澤時宣撫河南帝即召拜右丞相以默爲翰林侍講學士時初建中書省平章政事王文統頗見委任默上書曰臣事陛下十餘年數承顧問與聞聖訓有以見陛下急於求治未嘗不以利生民安社稷爲心時先帝在上姦臣擅權總天下財賦操執在手貢進奇貨衒耀紛華以娛悅上心其屬結朋黨離間骨肉者皆此徒也此徒當路陛下所以不能盡其初心救世一念涵養有年矣今天順人應誕登大寶天下生民莫不懽忻踴躍引領盛治然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脣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說必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鉤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意者無他意在擯斥諸賢獨執政柄耳此蘇張之流也惟陛下察之伏望別選公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則天下幸甚他日默與王鶚姚樞俱在帝前復面斥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帝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帝不悅而罷文統深忌之乃請以默爲太子太傅默辭曰太子位號未正臣不能先受太傅名（案續通志云姚樞傳以此爲樞之言許衡傳則云默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俱入謝樞止之三傳不同未知孰是）乃復以爲翰林侍講學士俄謝病歸文統誅帝追憶其言謂近臣曰曩言王文統不可用者惟竇漢卿一人向使更有一二人言之朕寧不之思耶召還賜第京師命有司月給廩祿國有大政輒咨訪之與王磐等請分置翰林院專掌蒙古文字其翰林兼國史院仍舊纂修國史典制誥備顧問又言三代所以風俗醇厚歷數長久者皆設學養士所致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帝皆納之默與劉秉忠姚樞劉肅商挺侍帝側默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爲可君曰否臣亦以爲否非善政也明日復侍帝於幄殿獵者失一鶻帝怒侍臣或從旁大聲謂宜加罪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秉忠等賀默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至元十二年默年八十公卿皆往賀帝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減去數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悵然者久之默既老不視事帝數遣中使以珍玩及諸器物往存問焉十七年加昭文館大學士卒年八十五訃聞帝深嗟悼厚加賵賜命有司護送歸葬肥鄉默爲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帝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斯可謂全人矣後累贈太師封魏國公諡文正子履集賢大學士（元史）

張之翰字周卿號西岩邯鄲人中統初任洺磁路知事至元中歷行臺御史以疾歸臺省交薦起爲戸部郎累擢翰林侍

講學士出知松江府減汰虛數漕米十萬石又創西湖書院起先聖燕居樓復貢舉堂建松江小學立上海縣學百廢俱興元貞二年卒於官著有西岩集三十卷（廣平府志）祀鄉賢子野侍從皇太后奉旨注易授翰林院修撰（邯鄲縣志）

石高山德興府人父呼嚕古（原作忽魯虎）以侍衛軍從太祖定中原太宗賜以東昌廣平四十餘戶遂徙居廣平之洺水中統三年高山因平章塔齊爾入見世祖因奏曰在昔太祖皇帝所集安札爾博囉庫爾特依（原作孛囉窟里台）博囉漢巴圖庫庫布哈五部特默齊軍（案錢大昕元史考異云庫庫布哈傳丙申太宗命五部將分鎮中原庫庫布哈鎮益都濟南安札爾鎮平陽太原博囉鎮真定寶訥台鎮大名齊哩克台鎮東平齊哩克台即庫爾特依也此傳述五部將之名有博囉罕巴圖而無寶訥台未知孰是）金亡後散居牧地多有入民籍者國家土宇未一宜加招集以備驅策帝大悅即命與諸路同籍其數仍命高山佩銀符領之四年授管軍總管鎮息州軍令嚴肅寇不敢窺居四年邊境晏然賜金符以獎之至元八年從取光州克棗陽進攻襄樊皆有功十年從阿珠略地淮上十一年從下江南以功升顯武將軍十二年丞相巴延命以所部兵取寧國下令無抄掠既至城下諭以禍福守者迎降復從至焦山與宋將孫虎臣張世傑轉戰百餘里殺獲甚多以功賜金虎符進信武將軍鎮高郵宋平巴延朝京師帝問有瘦而善戰者朕忘其名巴延以高山對且盛稱其功帝即召見命高山自擇一大郡以佚老而以所部軍俾其子領之高山辭曰臣筋力尚壯猶能爲國驅馳豈敢爲自安計帝從之進顯武將軍領兵北征屯伊圖山十六年命同和搭拉領三衛軍戍和琳因屯田以給軍儲歲不乏用納延叛督戰有功授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守衛東宮成宗憫其老以其子庫庫布哈襲職賜鈔三百錠大德七年卒於家年七十六（元史）

吳元珪字君璋永年人父鼎字國器（大清一統志）帝求通書算學者郡以鼎聞參謀漢地公事多所全宥至廣平籍戶定賦稱平允爲河南尹勸種植察奸匪設義倉立社學諸路咸取法焉纂古今農桑輯要行於世改河北按察副使揚厲風采不事苛細百職凜然朝廷將大用之會疾卒於官追封壽國公（永年縣志）謚憲穆（大清一統志永年縣志作謚恭惠）元珪簡重好深沈之思凡征謀治法律令章程皆得於庭授至元十四年世祖召見授後衛經歷佩金符十七年從幸上都受命取御藥於大都萬歲山元珪乘傳未盡一晝夜而至帝奇其速擢樞密都事歷經歷嘗從同知樞密院事安巴進西番鎧甲帝問其制度元珪應對詳明帝益奇之初江南既定樞密奏裁定官屬京師五衛行省萬戶府設官有差均俸祿給醫藥設學校置屯田多元珪所論建二十六年參議樞密院事時繕修宮城尚書省奏役軍士萬人留守司主之元珪亟陳其不便乃立武衛籍理宮城以留守段天祐兼都指揮使凡有興作必以聞於樞府尋陞樞密院判官奏定萬戶用軍士八人千戶四人百戶二人多役者有罰二十八年除禮部侍郎遷左司郎中三十一年參議中書省事大德元年除吏部尚書選曹銓注多有私其鄉里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川蜀朔漠之與宋所由衰也請謁悉皆謝絕三年宣撫燕南劾貪吏若干人遷工部尚書河朔連年水旱元珪言春秋之義以養民爲本凡用民力者必書蓋民力息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敎化行而風俗美宰

一套/137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14 返反内

相嘉其言土木之工稍息六年出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初朱清張瑄以財雄江南僞結當路及伏誅錄其家具籍所交諸貴人而江浙省臣爲尤甚惟元珪一無所汚武宗卽位由僉樞密院事拜樞密副使詔議政中書條上惜人力嚴選舉節財用定律令謹賞罰建科舉課農桑汰冗員易封贈諸事皆切於世務者初詔發軍萬人屯田青海以實邊海都之亂被俘者衆至是願有來歸者饑寒不能存至鬻子以活元珪具其事以聞詔賜錢贖之帝在軍中卽聞元珪名至是特加平章政事賜白金二百五十兩濟遜衣四襲仁宗卽位詔議時政尋出爲江浙行省左丞江淮漕臣言江南殷富蓋由多匿腴田若再行檢覆之法當益田畝累萬計元珪曰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田有定畝一有動搖其害不細固爭月餘不能止移疾去延祐元年拜甘肅行省左丞歲餘召還俾宣撫遼陽諸郡復爲樞密副使召見嘉禧殿特加榮祿大夫賜鈔五千緡貂裘二襲元珪奏曰昔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餘田悉供賦稅今經理江淮田土第以增多爲能加以有司頭會箕斂民困日甚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福詔遵舊制至治元年英宗卽位（案續通考云本紀英宗以延祐七年三月卽位是歲十一月改明年元旦至治傳文誤）又條上軍民利弊十餘事大抵言諸王近侍不可干軍政管軍官吏不可漁取軍戶軍官之材者當遷其職有司賦役當務均一軍民不可有所偏軍官襲職惟傳嫡嗣法度不可有所亂帝並嘉納卽降旨施行之以年老致仕二年起商議中書省事三年卒泰定元年贈光祿大夫河南等處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諡忠簡三年復加推誠佐理

功臣光祿大夫司徒（元史）

劉恩字仁甫其先洺水人後徙威州父辛歸國署貝州長恩幼知讀書勇而有謀以材武隸軍籍累功爲百戶俄遷管軍總管佩銀符太傅府經歷從入蜀數有戰功宋劉整將兵守瀘州都元帥紐璘遣恩諭整降以功易賜金符至元三年宋將以戰船五百艘載甲士三萬人夾江上游先以一萬人據雲頂山欲取漢州恩率千人渡江與戰殺其將二人士卒三千餘人溺死者甚衆授成都路管軍副萬戶六年從平章賽音謨德齊攻嘉定過九頂山與宋軍遇生擒其部將十八人械送京師賞賚甚厚九年從皇子西平王行省伊蘇岱爾征建都恩將游兵爲先鋒師次其地一日三戰皆捷建都兵夜來犯圍恩禦之死者千餘人時久駐食且盡恩畫策招諭淞江諸蠻得糧三萬石牛羊二萬頭士氣益振建都因山爲城山有七巔恩奪其五斷其汲道建都窮蹙乃降入朝升管軍萬戶戍眉州十二年移戍嘉定安西王遣使召恩至六盤山問曰江南已平四川未下奈何恩曰若以重臣之不徇私者奉詔督責之則半年可下矣王卽遣恩與府僚穆齊爾乘傳以聞帝以爲然命丞相布哈等行樞密院於西川授恩同僉院事十五年重慶降守將張萬走夔府以兵圍守布哈遣恩招之萬以城降旬月間得其大小州邑六十四十六年入朝賞賚有加授四川西道宣慰使改副都元帥率蒙古漢軍萬人征鄂端進都元帥宣慰使如故賜實魯蘇（原作宿烈孫）皮衣一錦衣一及弓刀諸物師次甘州奉詔留屯田得粟二萬餘石十八年命進兵鄂端恩設伏以待大敗之海都又遣巴拜（原作

入把率衆二萬來侵思以衆寡不敵成師而還二十一年僉行樞密院事卒子德祿襲成都管軍萬戶（元史）

劉賡字熙載洺水人邢國公書之孫也賡幼有文名師事翰林學士王磐至元十三年以薦者授國史院編修官十六年遷應奉翰林文字辟爲司徒府長史仍兼應奉補外同知德州事考滿擢太廟署丞太常博士拜監察御史時御史中丞崔彧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不受之獨見賡則待以上客大德二年升翰林直學士（元史）秋大雨河決漂歸德屬縣田廬禾稼詔賡等塞之自蒲口首事凡築九十六所（續綱目）七年拜使宣撫陝西由侍講學士升學士至大二年遷翰林學士承旨兼國子祭酒國學故事伴讀生以次出補吏莫不爭先有一生親老且貧同舍生有名在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齒頗少請讓之賡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事皆知讓爲美德皇慶元年遷集賢大學士仍兼國子祭酒延祐元年復爲承旨六年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爲大學士尋又入翰林爲承旨太定元年加光祿大夫會集議上尊號賡猶抗言其不可事遂已天歷元年卒年八十一賡久典文翰當時大製作多出其手以耆年宿德爲朝廷所推重云（元史）至順三年贈光祿大夫河南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文貞（虞集撰神道碑）

郅朗肥鄉人至元中官武安尹剛方廉介政聲卓然（廣平府志）

張壁字國器清河人讀書有大志至元中以才幹薦歷官平山元城縣尹綱紀大振以威州知州致仕（同上）

何榮祖字繼先其先太原人父瑛金貞祐間試文法入優等補吏後授明威將軍守鉅鹿尹權軍器監主簿金亡徙家廣平榮祖狀貌魁偉頷有赤文如雙樹背負隆起有相者謂曰子位極人臣且壽相也何氏世業吏榮祖尤所通習遂以吏累遷中書省掾擢御史臺都事始折節讀書日記數千言阿哈瑪特方用事置總庫於其家以收四方之利號曰和市監察御史范方等斥其非論甚力阿哈瑪特知榮祖主其謀奏爲左右司都事以隸己欲因事中傷之未幾除治書侍御史出爲山東按察使卒莫逞其志有特穆爾喇實者以貪墨爲簽事李唐卿所劾特穆爾喇實計無所出適濟南有上變告者唐卿察其妄取訟牒焚之特穆爾喇實乃摭取爲辭告唐卿縱反者逮繫數十人獄久不決詔榮祖與左丞郝禎參政狄仁傑鞫之榮祖得其情欲抵告者罪禎仁傑議以失口亂言罪坐之榮祖不可俄遷河南按察使二執政竟以失口亂言杖其人株連者俱得釋唐卿之誣遂白平涼府言有南人二十餘輩叛歸江南安西行省欲上聞會榮祖來爲參政止之曰此輩去者皆人奴耳今聞江南平遁往求其家移文捕之可也已而逃者俱獲果人奴也治以本罪而付其主其於事明決多類此除雲南行省參知政事以母老辭又拜御史中丞復出爲山東東西道按察使時宣慰使約蘇（續通志作樂實）姚演開膠州海道有制禁戢諸人沮撓糧船遇暴風多漂覆約蘇弗信督諸漕卒償之榜掠慘毒自殺者相繼按察官憚違制莫敢言榮祖曰第言之若朝廷見譴吾自當之即草辭以奏詔免其徵召入爲尚書參知政事時僧格專政亟於理算錢穀人受其害榮祖數請罷之帝不從屢懇請不已乃稍緩

之而識內民苦尤甚榮祖毎以爲辭至忤旨不少屈未逾月而害民之弊皆上聞帝乃思其言召問所宜榮祖請於歲終立局考校人以爲便立爲常式詔賜以鈔萬一千貫榮祖條中外百官規程欲矯時弊僧格抑不爲通榮祖既與之異議乃以病告特授集賢大學士未幾起爲尚書右丞僧格敗改中書右丞奏行所定至元新格（案續通鑑云元初未有法守有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右丞何榮祖乃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輯爲一書名曰至元新格丁巳詔頒行之　請改提行）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而立監治之法又上言國家用度不可不足天下百姓不可不安今理財者弗顧民力之困言治者弗圖國計之大且當用之人恆多而得用之人恆少要之省部實爲根本必擇才而用之按察司雖監臨一道其職在於除蠹獎安斯民苟有弗至則臺省又嘗遣官體察庶有所益帝深然之屢以老疾乞解機務詔免署事惟預議中書而食其祿尋拜昭文館大學士預中書省事又加平章政事以水旱請罷不允先是榮祖奉旨定大德律令書成已久至是乃得請於上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適子祕書少監惠歿遂歸廣平卒年七十九贈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文憲（案虞集謚議云榮祖謚忠肅與傳異）榮祖身至大官而僦第以居飲器用青瓷杯中宮聞之賜以上尊及金五十兩銀五百兩鈔二萬五千貫俾置器買宅以旌其廉所著有大畜十集又有學易記載道集觀物外篇等書（元史）

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元史）祖侮封清河郡侯謚貞惠父貞封清河郡公謚孝靖（吳澄集）明善資穎悟絕出讀書過目輒記經學皆有師法而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浙東使者薦爲安豐建康兩學正時董士選僉院事待之若賓友不敢以曹屬御之士選升江西左丞又辟爲行省掾會贛州賊劉貴反明善從士選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明善讞疑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既又得賊所書贛吉民丁十萬于籍者有司欲滋蔓爲利明善請火其籍以滅跡二郡遂安升掾南行臺授樞密院照磨轉中書左曹掾掾曹無留事始明善在江西時張瑄爲其省參政假明善馬爲從騎愛之致米三十斛副其直後瑄敗籍其家得金穀之簿書米三十斛送元復初不言以酬馬直明善坐免久之有白其事者乃復掾省曹仁宗居東宮首擢爲太子文學及即位改翰林待制與修成宗順宗實錄升翰林直學士詔節尚書經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毎奏一篇帝必稱善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與聖太后受尊號廷臣請肆赦明善曰數赦非善人之福宥過可也奉旨出振山東河南饑時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民餓馬斃而官無文書振貸明善以鈔萬二千錠分給之日擅命獲罪所不辭也還修武宗實錄又升翰林侍講學士預議科舉服色等事延祐二年始會試天下進士明善首充考試官及廷試又爲讀卷官所取士後多爲名臣改禮部尚書正孔氏宗法以宣聖五十四世孫思晦襲封衍聖公擢參議中書省事（元史）朝廷遣蒙古大臣使交趾明善副之將還國主賚以金蒙古使之受明善固辭主曰彼使臣已受矣公獨何爲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主歎服（輟耕錄）旋復入翰林爲侍讀歲中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入集賢爲侍讀議廣廟制升翰林學士修仁宗實錄英宗

親祼大室禮官進祝册請署御名命明善代署者三至治二年卒泰定間贈資善大夫河南行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謚文敏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晚益精進（元史）馬祖常稱其文刻而不見其迹新而必自己出蔚乎其華敷鏗乎其古聲倡古學於當世爲一代之文宗者柳城姚燧與明善二人而已（元詩選）初在江西金陵每與虞集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爲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驩至京師浸不相下董士選自中臺行省浙江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爲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爲朝廷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爲人搆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爲復初摧折今爲我飲此酒愼勿如是明善受巵酒跽而釂之起曰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隙已開矣請公再賜一巵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眞人吳全節與明善交尤密嘗求明善作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吾所欲知若爲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即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乃驩好如初明善一子（案元史考證云明善自撰元氏新阡表云二子馬祖常碑云長晦次高張養浩碑亦稱二子長晦次玠傳云一子循末備也）晦蔭受峽州路同知早卒（元史）

劉全洺水人從世祖入蜀數立戰功封元帥（廣平府志）

安祐磁州人弱冠上書世祖言當世事帝即日召見與語奇之授近侍官每使治事規模宏大條理不紊累官集賢大學士卒贈平章政事輿國公謚文康（同上）

王士元字堯佐恩州人泰定四年進士累遷知濬州州濱黃河城堞不完至正十七年城毛城陷士元坐堂上顧其子知微曰我守城死職也爾可自生知微不忍去賊並殺之（至正志）

秦起宗字元卿其先上黨人從從廣平洺水縣（案傳原作深水廣平無深水縣深疑洺字之訛蓋改）曾大父官金季兵起歘山鑿爲洞奉其親以居傍籔大洞匿其里中百人閉之具牛酒出待兵兵入索惟見其親屬曰孝士也釋之去里人曰秦父生我起宗生長兵間學書無從得紙父順削柳爲簡寫以授之成誦削去更書年十七會立蒙古學學輒成辟武衛譯史御史中丞塔齊爾愛其才遷中臺史時尚書省專制吏張起宗持文嚴密無所泄仁宗即位罷尚書省轉中書史累遷太子家令司典簿官上言東宮官屬輔導德義財賦非所治也朝廷是之遷南臺御史建康多水或實災而有司抑之或無災而冒免起宗徵行得實人以爲神明文宗初立命威順王征八番時蜀省囊嘉特拒命起宗極言武昌重鎭當備上流之師親王不可遠去力止之及王入見帝詰曰八番之行非秦元卿幾爲失計其後八番師還無敢擾於道路者朝議以起宗治蜀幕府忘其名曰秦元卿帝引筆改曰起宗其眷注如此拜中臺御史劾中丞和尚受人婦女賂買縣官屋不報起宗從臺官入見跽辯久之敕令起起宗不起會日暮出明日立太子有赦起

宗又奏不罪和尚無以正國法和尚服辜帝曰爲御史當如是以元會賜濟遜服令得與大宴又劾罔惠布札爾（原作卜咱耳）籍父妾以逃其父憤死瀆亂天倫流之嶺南自是盡言無諱皆見聽用有御史奏議一卷遷都漕運使出爲撫州路總管至官有司供帳甚盛問其費所從出小吏不敢隱曰借辦於民遂亟使歸之几席僅給而已僚佐有宴集成禮卽止曰我素貧家安儉約務安靜庶使吾民化之居一歲以老去官明年以兵部尚書致仕居一歲卒謚昭肅子四人鈞銓鐸鏞鈞西臺御史鏞延徵寺經歷銓都省掾鐸蚤卒（元史）

董摶霄字孟起磁州人由國子生辟陝西行臺掾大旱從侍御史郭貞讞獄華陰縣有李謀兒累殺商賈於道爲賊十五年至百餘事事覺獄已具賂有司謂徒黨未盡獲五年不決摶霄言于貞立尸諸市天大雨授四川肅政廉訪司知事除涇陽縣尹入爲戶部主事升員外郎拜監察御史又出僉遼東肅政廉訪司事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遷浙東宣慰副使所至理冤獄革弊政以才幹稱至正十一年除濟甯路總管從江浙平章嘉璝進征安豐兵至合肥定林站遇賊大破之時朱皋固始賊復猖獗軍少不足以分討有大山民砦及芍陂屯田軍摶霄皆獎勞而約束之遂得障蔽朱皋官軍屯朱家寺賊至追殺之乃遣進士程明仲往諭賊中招徠者千二百家因悉知其虛實夜縛浮橋於淝水賊衆據硎南渡者輒爲所敗摶霄乃麾騎士別渡淺灘襲賊後賊回東南向與騎士迎敵摶霄忽躍馬渡硎諸軍皆渡一鼓而擊之賊大敗相藉死者二十五里遂復安豐十二年命摶霄攻濠州又命移軍援江南至湖州之德清時徐壽輝將項普略引兵自徽饒陷杭州嘉璝問計摶霄曰賊見杭州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爲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俟乘銳直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嘉璝猶豫未決諸將亦難其行摶霄正色曰江浙相君方面既陷於賊今可取而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諸君荷國厚恩而臨難苟免今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計遂決進兵杭城賊迎敵至鹽橋摶霄麾壯士突前斬殺數級而諸軍相繼夾擊之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次第平摶霄亦受代去徽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摶霄爲參知政事俾提兵討之摶霄卽日引兵至臨安新溪分守各隘兵至叫口及虎檻遇賊皆大破之復於潛又克復昌化縣及昱嶺關降賊將潘大奮等二千人賊犯千秋關摶霄還軍守於潛賊大至焚倚郭廬舍摶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摶霄曰未也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爲怯必少懈伺其有間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受以火礮復約曰見旗動礮卽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千秋關賊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摶霄先以兵守多溪多溪三關要路也既又分軍爲三一出獨松一出百丈一出幽嶺然後會兵搗賊巢遂乘勝復安吉七戰而克之降賊數百人數日賊復窺獨松摶霄以兵守苦嶺及黃抄嶺賊帥梅元來降且言復有帥十一人欲降者卽遣偏將余思忠至賊砦諭之賊皆入暗室潛議思忠持火投入室內拔劍語衆曰元帥命我來活汝汝復何議火起焚其砦叱賊衆散去而引賊

帥來降明日進兵廣德克之蘄僥諸賊犯徽州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以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獲賊兵後賊大潰亂斬首數萬級擒千餘人獲道士焚其妖書斬之遂平徽州十四年除水軍都萬戶升樞密院判官從丞相托克托征高郵分戍鹽城興化賊巢在大縱德勝兩湖間凡十有二悉勦平之卽其地築芙蓉砦賊入輒迷故道自是不復敢犯賊恃習水渡淮北據安東州搏霄招善水戰者五百人與賊戰安東之大湖大敗之遂復安東十六年勦平北沙廟灣沙浦等砦尋進兵泗州不利賊乘勝東下斷糧道乃回軍屯北沙糧且絕與賊死戰七晝夜賊敗走奪賊船七十餘始得渡淮保泗州時方暑雨湖水溢諸營皆避去搏霄獨守孤城賊環繞數千重攻之搏霄坐城上遣偏將以騎士由西門突出賊後約曰旗一麾卽還既而旗動騎士還步卒自城中出夾擊之賊大敗乃結陣西行轉戰數十合軍始至海甯朝廷嘉其功升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搏霄建議於朝曰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之地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爲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并瀕淮海之地及南自沭陽北抵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就三十里中又設一小砦使斥堠烽燧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此善戰者所以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海甯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又江淮南北之民壯者既爲軍老弱無所依歸宜設置軍民防禦司擇軍官材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籍其民以屯故地於是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禦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十七年毛貴陷益都般陽等路命搏霄從知樞密院事布哷齊討之濟南告急搏霄又提兵援濟南賊衆自南山來攻濟南南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衆悉來鬭騎兵少卻至磵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出大破之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踰南山來襲濟南搏霄列兵城中弗爲動賊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黎明啟開東門放兵出賊後旣旦城上兵皆下大開南門合擊之賊敗走濟南始甯改淮南行樞密院副使（案元史考證云順帝本紀十七年三月以江淮行樞密副使董搏霄爲山東宣慰使是搏霄先爲樞密而後爲宣慰與傳稍異）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仍賜上尊金帶楮幣名馬以勞之有疾其功者譖於總兵太尉努都爾噶令搏霄依前詔從布哷齊征益都搏霄卽出濟南城屬老且病請以其弟昂霄代領其衆朝廷從之授昂霄淮南行樞密院判官未幾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十八年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旣而果陷搏霄方駐兵南皮適有旨擢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貴兵已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謂搏霄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戰而賊衆突至卒搏霄刺殺之（案元史考證云順帝本紀二月己巳朔毛貴陷滄州進據長蘆癸酉陷濟南路本）

（紀不書拷胥死節事通鑑書於二月癸酉蕭拷胥以命長蓋時長蓋已爲賊據豈得南陷而拷胥已死實同日事也）蓋是日昂霄亦戰死事聞贈宣忠守正保節功臣榮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公諡忠定昂霄贈推誠孝節功臣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諡忠毅拷胥早以儒生起家飄爲能吏會天下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略（元史）行軍號令嚴肅凡克復諸軍不殺傷不抄掠四方之士歸之禮遇勤至取其所長而用之得將士之驩（輟耕錄）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元史）

胡潤祖廣平人至正間知汝州勸農興學救災恤患時郝令有誣民盜牛及民婦李氏誣服殺人者皆爲辯理州民立碑誌德（河南通志）

李仲芳字秀之清河人知光化軍漢水東至乾德匯而南民居值其衝水悍暴而岸易崩仲芳爲作石隄數千家得安居（襄陽府志）

王世鑑廣平人弱冠爲揚州吏改杭州以廉能稱遷單父簿帝察其能列之政府召讞獄山東會大饑道殣相望厲法者衆世鑑至多所平反官山東都轉運鹽使（廣平府志）

郭文祚字甫卿邯鄲人幼有奇節能文章爲時輩推重累官知潞州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

馬天驥字彥良磁州人博通經史以薦擢風憲彈劾無所避嘗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乎仕至治書侍御史

高謙字舜臣磁州人釋褐將仕佐郎歷官常湖路總管加吏部尚書纂述例格百八十册

趙慶祥永年人博學多識邃於名理隱居不仕後遊吳楚授教湘潭聞學者多宗之子世英字唐臣以星歷名家嘗謂自黃帝堯舜三代而後秦火之餘遺文殘缺漢興師法多門惟太初四分皇極太衍欽天爲最密精心研究能詣其極

張思敬清河人性素清儉仕爲蒙古軍站達嚕噶齊有治績卒贈清河郡侯子天紀官至臺州總管兼管內勸農

趙思源字巨川雞澤人與兄思海弟思淵思泉俱以孝友聞思源尤仁厚好施以子瑄貴贈雞澤縣尹

高傳字起巖磁州人爲團練萬戶赴調遇賊且戰且行賊大至傳引弓射皆中賊懼不敢前矢絕力戰而死（俱同上）

畿輔通志卷二百十五

列傳二十三　元五

元

大名府

王珍（子文幹 文禮）　靳祥（子德進）　貝降（父呼圖克）

張立道　朱文英　劉珪

烏克遜澤（子良楨）　張涫　盧克治

李茂　元善　劉天孚

張積　蓋苗　劉健

李好文　郭嘉　高昉

巴延　尼雅斯拉鼎（子寶通 錫卜沙齊）　海瑁丹

卞琛　李從善　楊崇喜

杜欽　潘迪　王賢

陳子奇

宣化府

劉敏　譚澄　楊惟中

趙瑨（子秉溫）　魏初　梁楫

楊贇　潘澤　崔彧

武恪　觀音努　吳思達

王彰　米安　郭欽

口北三廳

耶律托輝（子赤格邁珠 珠格孫孟古岱）　邁珠子圖們岱爾

和向（父古都斯 齊諾）　子布埒齊　耶律伯堅

達爾瑪實哩　溫義

遵化州

楊時熙　王從政

易州

趙柔　何伯祥（子瑋）　董彥暉（兄彥榮 子信）

柴禎（父從古）　敬儼（父元長）　趙守貴

盧應　邢政（子用中）　王彥彰

張琪

冀州

賈塔爾琿（孫六十八）　張晉亨（兄顯 子好古）　嚴寶

孔元　鄭甫（兄義）　鄭天敘（弟天倫）

吳謙　周祥　劉理

趙志　康繼禮　李良弼

李希賢　吳弼　張執

李璋　孫夢錫

趙州

王義　趙豪　張全（子元）

董元（孫嗣）　劉安世（父才）　陳祐（祖忠 子夔 孫思謙）

陳天祥　王忱　張謙

張居敬　李思明　張公爵

荊元剛（孫思溫）　元思明　段德陞

董鉉（弟錫 銓）　賈廷瑞　陳忠（韓安世）

張會

深州

李春　高源　王綱

梁大有　牛繼志　祝明

王鑑

定州

鮮卑仲吉（子軍孫誠）　李進　范仲淵

王綍　滕安上　王文淵

杜儒　李栯　趙才卿

周源　王明佐　馬景文（弟希文）

元

大名府

王珍字國寶大名南樂人慷慨有大志金末喪亂所在盜起南樂楊鐵槍聚衆保鄉里太祖遣兵攻取河朔鐵槍以兵應之行營師安札署珍軍前都彈壓鐵槍戰死蘇椿代領其衆宋將彭義斌侵大名椿戰不利降之義斌遂據大名珍棄家間道走還軍中安札嘉其誠待遇益厚以爲假子復從蘇勒庫（原作速魯忽）擊走義斌蘇椿以大名降珍妻子故在珍語之曰吾非棄汝輩誠不以私愛奪吾報國之心耳聞者稱歎授鎮國上將軍大名路治中軍前行元帥府事俄以取甯海膠城功遷輔國上將軍復授統攝開曹滑濬等處行元帥府事兼大名路安撫使蘇椿復叛歸金珍覺之與元帥梁中先發兵攻椿椿開南門遁授珍驃騎衛上將軍同知大名府事兼兵馬都元帥從拉卜台（原作剌不台）經略河南破金將武仙於鄭州復與金人戰於蕭縣其將國用安據徐邳珍從塔沁及額斯倫攻拔之（案元史攷譌云金史本傳國用安本紅襖賊餘黨降元爲都元帥安札爾以其擅殺倂邳宿二州之降遣張進等圖之用安乃懼降非拔之也所載與此異）授同簽大名行省事從軍伐宋破光州襄陽廬壽滁州珍常身先諸將屢有功宋城五河口珍帥死士二十人奪之宋人遁乘勝進師連破濠泗渦口歲庚子入見太宗授總帥本路軍馬管民政官佩金符珍言於帝曰大名困於賦調貸借西域賈人銀八千錠及逋糧五萬斛若復徵之民無生者矣詔官償所借銀復盡蠲其逋賦朝議分蒙古漢軍戍河南以珍戍睢州修城隍斥候宋兵不敢犯己酉進本路征行萬戶加金虎符在鎮九年卒年六十五子文幹善騎射襲爲行軍萬戶己未從世祖攻鄂州先登中流矢賜以良馬金帛李璮叛從哈必齊討平之論功詔以官賞文幹對曰增秩則榮及一身賜金則恩逮麾下遂以白銀二千兩器皿百事雜綵百縑賞之文幹悉頒之軍中中統三年制父兄弟子并仕同塗者罷其弟子文幹弟文禮爲千戶文幹自陳願解己官而留文禮詔從之改同知大名路總管府事累遷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近臣言其鄂州之功升簽東川行樞密院事歷全州衛輝東平總管改江東建康道提刑按察使卒於官年五十八發其篋中錢僅七緡貧不能歸葬人以此稱之（元史）

靳祥其先潞州人後徙大名祖璇業儒祥師事陜川郝温兼善星歷金末兵亂與母相失母悲泣而盲祥訪得之舐其目百日復明人稱其孝初劉敏行省燕京辟祥賓幕下佩以金符時藩帥得擅生殺無辜者多賴祥以免賜集賢大學士諡安靖（元史靳德進傳）子德進爲人材辨幼讀書能通大義父歿益自刻勵尤精星歷之學世祖命太保劉秉忠選太師官屬德進以選受天文星歷卜筮三科管勾凡交蝕躔次六氣侵診所

言休咎輒應時因天象進規諫多所裨益累遷祕書監掌司天事從征叛王納延撥度日時率中機會諸將欲勦絕其黨德進獨陳天道好生請旋師以待其降又奏言叛者多惑於妖言遂謀不軌宜括天下術士設陰陽教官使訓學者仍歲貢一人帝從之著爲令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遣德進從行凡攻戰取勝皆豫剋期日無不驗者成宗即位歷陳世祖進賢納諫咨詢治亂之原帝嘉納之授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領司天臺事賜金帶宴服都城以茨苫廪或請以瓦易之帝以問德進對曰若是役驟興物必踊貴民力幾何臣恐未見其可議遂寢敕中書自今凡集議政事必使德進預焉所建明多見於施行尋以病丐閒仁宗時在東宮特令中書加官以留之會車駕自上京還召見白海行宮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議通政院事仁宗即位命領太史院事力辭不允以疾卒贈推誠贊治功臣榮祿大夫大司徒柱國魏國公謚文穆子泰工部侍郎（元史）

貝降（原作拜降）北庭人父呼圖克武勇過人由宿衛爲南宿州鎮將分守口縣後從世祖南征年幾七十每身先士卒最功居多徙居清豐縣卒贈廣平路總管封濮陽郡侯呼圖克卒時貝降生甫數月母徐氏鞠育教誨甚至每曰吾惟一子不可使不知學顧縣僻無良師遂遣從師大名城中郡守每朔望入學見貝降容止講解大異羣兒甚愛獎之比弱冠美髭鬚儀表甚偉丞相阿珠南攻襄陽江陵諸郡以偏裨隸麾下軍行至安陽灘宋騎直前突陣貝降躍馬出陣前引弓斃數人宋騎稍卻復率衆戰敗之至元五年圍襄樊戰有功十一年從阿珠渡江水陸遇敵先登陷陣勇冠一軍宋平以功授江浙省理問官時事方草創省臣有所建白及事須奏聞者以貝降善敷奏數令馳驛往咨於朝及引見世祖選識之喜曰果髯使臣復來耶其見器重如此二十七年遷江西行尚書省都鎮撫適猺獠擾邊從丞相孟古岱討定之二十九年遷慶元路治中歲大饑狀累上行省不報貝降躬詣行省力請得發粟四萬石民賴以全元貞間兩浙鹽運司同知范某陰賊爲姦使暴細民人咸側目貝降至官寘范於刑時論多焉大德元年遷浙東廉訪副使令行禁止豪强懾伏同寅有貪穢者即抗章劾免之後轉工部侍郎賜侍燕服一襲升工部尚書有能聲至大二年仁宗爲皇太子奉皇太后避暑五臺貝降供給道路無有闕遺比至都改資國院使母徐氏卒遂奔喪於杭時酒禁方嚴帝特命以酒十甖官給傳至墓所以備奠禮初徐氏盛年守節教子甚嚴比貝降貴特旌其門貝降居喪盡禮延祐二年卒於家贈資政大夫江浙左丞謚貞惠（元史）

張立道字顯卿其先陳留人後徙大名父善登金進士第歲壬辰國兵下河南以策干太弟圖類命爲筆且齊立道年十七以父任備宿衛世祖即位立道從北征未嘗去左右至元四年奉使西夏以幹敏稱皇子和克齊封雲南王往鎮其地命立道爲王府文學立道勸王務農以厚民即署立道大理等處勸農官兼領屯田事佩銀符尋使安南定歲貢之禮雲南三十七部都元帥寶赫鼎專制日久有竊據之志忌和克齊來爲王設宴置毒酒且賂王相府官無泄其事立道聞之

趨入見守門者拒之立道怒與爭王聞其聲使召之乃得入爲王言之王引其手使探口中肉已腐矣是夕王薨寶赫鼎遂據王座使人諷王妃索王印立道潛結義士得十三人約共討賊刺臂血和金屑飲之推一人走京師告變（案續通志云世祖紀頁棱發其事並走京師告變者頼郎其人歟）事既露寶赫鼎囚立道將殺之人匠提舉張忠者燕人也於立道爲族兄結壯士夜劫諸獄共亡至土番界遇帝所遣御史大夫博爾歡王傳必圖（博爾歡傳作吏部尚書拜特穆爾）與告變人俱來二人者遂與立道俱還按寶赫鼎及王府官嘗受賂者皆伏誅有旨召立道等入朝問王薨狀帝歎欲久之曰汝等爲我家事甚勞苦今欲事朕乎事太子乎事安西王乎惟汝意所向立道等奏願留事陛下於是賜立道金五十兩以旌其忠張忠等亦皆授官有差（案續通志云以上世祖紀作至元八年事）八年復使安南宣建國號詔立道兼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歲貢之禮遂定十年領大司農事中書以立道熟於雲南奏授大理等處巡行勸農使佩金符其地有昆明池介碧雞金馬間環五百餘里夏潦暴至必冒城郭立道求泉源所自出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洩其水得壤地萬餘頃皆爲良田爨僰人雖知蠶桑而未得其法立道始教之飼養收利十倍於舊雲南人由是益富庶羅羅諸山蠻慕之相率來降收其地悉爲郡縣十五年除中慶路總管佩虎符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立道首建廟學擇蜀士之賢者迎爲弟子師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禮人習禮讓風俗稍變行省平章賽音諤德具表言於朝有旨進官以褒之十七年入朝力請於帝以雲南王子額森特穆爾襲王爵帝從之遂命立道爲臨安廣西道宣撫使兼管軍招討使仍佩虎符陛辭賜以弓矢衣服鞍馬始赴任會禾泥路首領必思反扇動諸蠻夷亟發兵討之拔其城邑鼓行而前衙金當何七十城越麻甸抵可蒲皆下之以馴象金鳳獻請朝二十二年又籍兩江儂士貴岑從毅（案經世大典作從義至元十三年與李維屏俱降）李維屏所戶部二十五萬有奇歸有司遷臨安廣西道軍民宣撫使復創廟學於建水路書清白之訓於公廨以警貪墨風化大行入朝值權臣用事遂退居散地條陳十二策皆切當世之務帝嘉納焉二十七年武平地陷人民震驚命立道爲本路總管（案武平原作北京攷錢大昕元史攷異云至元二十五年改北京爲武平路傳繫以舊名非也世祖紀至元二十八年以武平路總管張立道爲禮部尚書蓋據改）未行安南世子陳日燇遣其臣嚴仲羅陳子良等詣京師告襲爵先是其國主陳日烜累召不至僅遣其族父遺愛入貢朝廷因封爲安南王遺愛還日烜陰害之遣使問罪不受命遂遣將討之失利而還帝怒欲再發兵丞相諤勒哲平章博果密言蠻夷小邦不足勞中國張立道嘗再使安南有功今復使往宜無不奉命帝召至諭之立道對曰君父之命雖蹈水火不敢辭臣恐不足專任乞重臣之人與俱臣爲之副帝曰卿朕腹心臣使一人居卿上必敗卿謀遂授禮部尚書佩三珠虎符賜衣段金鞍弓矢以行至安南界謂郊勞者曰請爾世子當出郊迎詔日燇率屬焚香伏謁道左既抵府日燇拜跪聽詔如禮立道傳上命數其罪爲書曉之日燇曰此三世辱公使公大國之卿小國之師也何以教我立道曰昔鎮南王奉詞致討汝非能勝之也由其不用嚮導率衆深入不見一人遲疑而還倉卒出險風雨驟至

弓矢盡壞眾不戰而自潰天子亦旣知之汝所恃者山海之險瘴癘之惡耳且雲南與嶺南之人習俗同而技力等今發而用之繇以北方之勁卒汝復能抗哉汝戰不利不過逋入海中島夷乘釁必來寇抄汝汝食少不能支必爲彼屈汝爲其臣孰若爲天子臣乎今海上諸夷歲貢於汝者亦畏我大國之衛與也聖天子有德於汝甚厚前之師殊非上意邊將讒汝爾汝曾不悟不能遣一介之使謝罪請命輒稱兵抗拒逐我使人以怒我大國之師今禍且至矣惟世子計之日燇拜且泣曰公言良是天子使公來必能活我北面再拜誓死不敢忘天子德遂迎立道入出奇寶爲賄立道一無所受但要日燇入朝日燇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誠有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阮代之何惟嚴等隨立道上表謝罪修歲貢之禮如初且言所以願朝之意廷臣有害其功者以爲必先朝而後赦日燇懼卒不至議者惜之二十八年奉使按行兩浙尋爲四川南道宣慰使遷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使三十年皇曾孫薩克羅封梁王出鎮雲南大德二年廷議求舊臣可爲梁王輔者立道以陝西行臺御史拜雲南行省參政視事期月卒立道凡三使安南官雲南最久土人德之爲立祠廟善闡（案續通志云原作鄯善今據安南圖傳改正）城西立道所著詩文有效古集平蜀總論安南錄雲南風土記六詔通說若干卷子元雲南行省左右司郎中（元史）

朱文英開州人至元四年知平鄉縣下車圖吏以常例供菜茹文英曰昔公儀拔葵且云不可奪圃大之利況受其供乎遣之嘗謂治民如牧羊豺狼不驅欲羊之蕃息難矣乃罷革里正行用信牌催納月課契外一切無征七年奉命開南和之灃河將通漕運文英相視地形曰此潟瀉之地農事方殷安可奪有用之功以興無益之務乎言之總府遂罷役（開州志）

劉珪字禹卿其先行唐人金季喪亂徙居大名父官按察簽事有俊才珪學問博贍孝稱於鄉至元十一年薦爲大理署丞以清愼自矢執法不阿十五年改授承直郎判大名府事三年佐郡多善政例當調百姓請留又三年始移襄陽秩滿授奉訓大夫知涿州事以興學勸農爲務摧强扶弱廉儉自勵事憲知其能別郡疑獄悉委之決尋改奉議大夫都漕運副使審知衛輝河倉七界不避令首爲轉輸守者脫於淹滯立石頌德大德元年資陞朝列大夫順德等處鐵冶都提舉均役裕課逋逃復業者五百戶秩滿得代民立碑誌思六年遷中議大夫德安等處軍民總管開屯田壯兵餉在任六年朝廷倚之至大二年卒年六十有九（大名縣志）

烏克遜澤（續通志作烏爾古澤）字潤甫臨潢人其先女眞烏克遜部因以爲氏祖璧仕金爲明威將軍貲用庫使從金主遷汴汴城陷徙居大名父仲倜儻有奇節遺金季世憤無所施遂縱酒作狂以自晦然教澤特嚴澤性剛毅讀書舉大略才幹過人世祖將取江南澤以選輸鈔王淮南餉軍丞相阿珠奇之補淮東大都督府掾至元十四年元帥索多下兵閩越見澤與語而合辟元帥府提控案牘時宋廣王據福州改元炎興其將張世傑攻泉州興化守臣陳瓚舉郡應之文天祥置都督府於南劒州守臣張淸行都督府事謀復建甯閩中郡縣往往復從宋衆多時軍浙東信州告急謀於眾曰我軍當何先

澤曰彼據閩廣而我往浙右非策之善譬之伐木務除其根當先向南遂度兵閩關八戰而至南劒殺其守臣張清宋師遂退冬十月收福州進攻興化拔之宋多怨其民反復下令屠城澤諫曰世傑不虞我軍遽至方急攻泉州旦暮且失守若出興化遺民使走泉南扇動之後將落膽而潰是不戰而完泉州捷於吾兵之馳救也宋多吾開南門縱民去因得脫死者甚衆世傑得逃民知興化已破乃解泉州圍去明年宋多自廣州還擊潮州守將馬發備禦甚固澤曰潮人所以城守不下者以外多壁壘爲之援也第剪其外應潮必覆矣乃分兵攻大壘破之餘壘盡散遂拔潮馬發死焉命知興化軍爲路授澤行總管府事民歌舞迎候於道曰是吾民復生之父母也郡新殘於兵白骨在野首下令掩埋之又衣食其流離之民有棄子於道者置慈幼會籍而撫育之郡中惡年少喜以貲竄名卒伍冀後得計功版授官吏恐激變不敢詰澤悉追毀所授誅其尤無良者貪暴始戢始陳瓚以郡應張世傑民多戰死者至是吏援例將籍其產澤語吏曰國家至仁誅止陳瓚從瓚者猶衆有民奈何連坐盡爲令曰民不幸詿誤從陳瓚誅及鬪死無後者其田廬貲產並給其族姻有司無所與吏不能逆乃止當江南未定民自相什伍保衛鄉里及時平行省議籍爲兵澤白行省曰國兵非少今籍民以示少非所以安反側也且當籍者衆民或有他心議遂格澤又興學校召長老及諸生講肄經義行鄉飲酒禮士知嚮慕肖澤像祠於學宮至元二十一年調永州路判官湖廣平章政事約蘇穆爾貪縱淫虐誅求無厭有使至永澤戒吏美供帳豐酒食務順適其意使者感愧無所發其毒因問以利害瞻之一郡由是獲安是歲盜起寶慶武岡澤討平之俘獲五百餘人出註誤者百有五十人上書言狀誅其首惡者二十一人餘得減死二十六年丞相僧格建議考校錢穀天下騷動澤歎曰民不堪命矣即自上計行省約蘇穆爾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者永州何獨不然此直府判倚其才排慢我亟拘繫之非死不釋也二十八年（案續通志云原傳蒙上二十六年作明年今據世祖紀及僧格傳改正）僧格敗約蘇穆爾伏誅澤始得釋二十九年湖廣平章政事奇爾濟蘇薦澤才堪將帥以行省員外郎從征海南黎黎人平軍還授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兩江荒遠與百蠻接不知禮法澤作司規三十有二章以漸爲教民至今尊守之又省廢置二十二所以紓民力歲飢上言蠲其租發象州賀州官粟三千五百石以賑饑者既發乃上其事省管徹外蠻數爲寇澤循行得阨塞處布畫遠邇募民伉健者四千六百餘戸置雷那扶十七屯列營堡以守陂木壅田築八堨以節瀦洩得稻田歲收穀爲軍儲邊民賴之海北元帥薛察罕贓利事覺行省檄澤鞫治澤馳至雷州盡發其姦贓縱所略男女四百八十二口牛數千頭金銀器物稱是海北之民欣忭相慶御史臺言烏克遜澤奉使知大體如汲長孺爲將計萬全如趙充國可屬大任詔擢爲海北海南廉訪使故例圭田至秋乃入租後遂計月授之澤視三月民輸租計米五百石澤曰夫子有言事君者先其事後其食吾涖政日淺而受祿四倍非情所安量食而入餘悉委學官給諸生以勸業常曰士非儉無以養廉非廉無以養德身一布袍

歛年妻子朴素無華人告言之澤不以爲意也雷州地近海湖汐齧其東南陂塘鹻農病焉而西北廣衍平袤宜爲陂塘澤行視城陰曰三溪徙走海而不以灌溉此史起所以薄西門豹也乃教民浚故湖築大隄堨三溪潴之爲斗門七隄堨六以制其贏耗釃爲渠二十有四以達其注輸渠皆支別爲牐設守視者時其啟閉計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潟並爲膏土民歌之曰舄鹵爲田兮孫父之教渠之決決兮長我秔稻自今有生兮無旱無潦至大元年改福建廉訪使澤宿有德於閭閻人安之以母年踰八十求歸養長沙歲餘母喪澤以哀毁卒妻杜以夫死飲食不入口者十有三日不死乃復食澤積官自承直郎至中大夫諡正憲子良楨字幹卿資器絕人好讀書至治二年以廕補江陰州判官尋丁內艱服除調婺州武義縣尹有惠政改漳州路推官獄有疑者悉平反之上言律徒者不杖今杖而又徒非恤刑意宜加徒減杖遂定爲令移泉州轉延平判官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劾遼陽行省左丞相達實特穆爾貪國不忠援漢高帝斬丁公故事以明人臣大義并劾御史中丞胡居祐奸邪皆罷之中外震懾升都事以言不盡行解去復起爲監察御史疏言天歷數年間紀綱大壞元氣傷夷天祐聖明入膺大統而西宮秉政奸臣弄權畜憾十有餘年天威一怒陰晦開明以正大名以章大孝此誠兢兢業業祈天永命之秋其術在乎敬身修德而已今經筵多領以職事臣數日以進講不踰數刻已罷而晉御小臣恒侍左右何益於盛德哉臣願招延儒臣若許衡者數人寘於禁密常以唐虞三代之道啟沃宸衷日新其德實

萬世無疆之福也又以國俗父母死無憂制遂言綱常皆出於天而不可變議法之吏乃言國人不拘此例諸國人各從本俗是漢南人當守綱常國人諸國人不必守綱常也名曰優之實則陷之外若尊之內實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國人者不若漢南人之厚也請下禮官有司及右科進士在朝者會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從禮制以成列聖未遑之典明萬世不易之道又言隱士劉因道學經術可比許文正公衡從祀孔子廟庭皆不報御史臺作新風憲復疏其所當行者以舉賢才爲綱而以厚風俗均賦役重審理汰冗官選守令出奉使均公田爲目指摘剴切雖觸忌諱亦不顧也宦者哈沙嬖妾殺其妻臠其肉飼犬上疏乞正重刑并論宦寺結廷臣撓政爲害可汰黜之儉佞側目至正四年召爲刑部員外郎轉御史臺都事五年改中書左司都事出爲江東道肅政廉訪司副使上官一日辭歸八年復召爲右司員外郎九年升郎中尋遷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未行遷爲郎中遷福建道肅政廉訪使中道召還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十一年拜治書侍御史升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十三年升左丞兼大司農卿仍同知經筵事時中書參用非人事多異同不得一一如志會軍餉不給請與右丞烏蘭哈達主屯田歲入二十萬石帝在上都始册皇太子立詹事院驛召爲副詹事每直端本堂則進正心誠意之說親君子遠小人之道皇太子嘉納焉當時盜賊蠭起帝尚惡之下詔分討必盡誅而後已良楨言平賊在收人心以回天意多殺非道也乃赦以安之十四年遷淮南行省左丞初泰州賊張士誠既降復叛太師

托克托總諸王軍南征頁植泊參議冀伯遼（案原本及續通志作冀伯壽）等從之既平六合垂克高郵會詔罷托克托兵柄遂有上變告伯遼等勸托克托勒兵北向者下其事遂問詞連頁植傳封無所驗即以中書左丞分省彰德主調軍食居半歲仍還中書十六年進階榮祿大夫賜玉帶一十七年除大司農明年升右丞（案元史攷證云宰相年表頁植自十三年起至十七年止於左丞無升右丞之事又案順帝本紀八年議圖結西山寨特命右丞達實特穆爾左丞烏克遜頁植總行提調是十八年尚為左丞與年表及此處俱不合）兼大司農辭不允論罷陷賊延坐之令有惡少年誣知宜興州張復通賊中書將籍其孥吏抱案請署頁植曰手可斷案不可署同列變色卒不署頁植自左曹登政府多所建白罷福建山東食鹽浙東西長生牛租蠲悔被災圍田稅民皆德之嘗論至正格輕重不論吏得並祿為奸舉明律者數人參酌古今重定律書書成而罷家居輒訓諸子曰吾無過人者惟待人以誠人亦以誠遇我汝宜誌之晚歲病痺數謁告病益侵遂卒自號豹齋有詩文奏議若干卷（元史）

張洎南樂人志趣高邁以著述名至元中以遼陽提舉徵不就有四書拾遺行世（南樂縣志）

盧克治開州人知漢陽府時郡縣新附人心惶懼克治宣布上德撫慰綏輯一郡向化（湖北通志）

李茂大名人徙家揚州父興壽臨卒語茂曰吾病且死爾善事母茂泣受命奉母益謹母嘗病目失明茂禱於泰安山三年復明又願母壽每夕祝天乞損己年益母算果年八十四卒居喪哀慟聞者傷之大德九年揚州再火延燒千餘家火及茂廬皆風返而滅事聞旌之（元史）

元善大名人父有昆弟五人因負債散江淮久之遂客死至大四年善往尋其骸骨並迎弟姪等一十五喪而歸改葬祖父母以諸喪序列祔於塋次有司以聞旌其家（同上）

劉天孚字裕民大名人由中書譯史為東平總管府判官改都漕運司判官知冠州再知許州所至有治績時檢核屯田臨潁鄧艾口民稻田三百頃有欲害之者指為右屯隙於中書請復築之天孚按實為辨其非章數上乃止襄城與葉縣接壤南為湛河襄城民食滄鹽葉縣民食解鹽刻石河南岸為界葉縣令有貪者陰徙石於北二里誣其民食私鹽繫治百餘家兩縣鬭不已天孚為考其原界移石故處而葉縣令坐罪去歲旱蝗天孚令民出捕俄羣烏來啄蝗為盡明年麥熟時有青蟲如蠶食麥人無可奈何忽生大蟲盡嚙之許人立碑頌其事轉萬億寶源庫同提舉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以母老不赴延祐中知河中府視事（元史）甫兩月會周王實實拉出鎮雲南道經陝西行省丞相阿斯罕意不平謀舉兵向闕先入河中（續通志）時事起不虞天孚日夜治戰守具選丁壯分守要害令河東縣達嚕噶齊托音圖（原作脫因都）守大慶關津口盡收船舫東岸令判官孫拜特穆爾（原作孫伯帖木兒）守汾陰推官程謙守禹門河東縣尹王文義守風陵等渡阿斯罕軍列柵河西岸使來索舟天孚度不能拒凡八遣人至晉寧乞援兵不報居七日阿斯罕將從河上欲縱火屠城同知特爾格與河東廉訪副使明安岱爾見事急且患城中人遁乃詣阿斯罕軍阿斯罕囚之而劫船濟兵兵入城阿斯罕以捉河渡無舟標為天孚罪欲脅使附己方坐府治諭令諸軍天孚

佩刀直前欲過之不得進退詬辱僚王從善等曰吾家本從賊荷朝命至此今不幸遭大變何忍從逆而負上恩哉且與其辱於逆賊之手吾寧蹈河以死遂挽衣出時天寒河冰方堅天孚抜所佩刀斫冰開北望再拜已脫衣循岸潜投水中死事平詔其弟天惠給驛歸其柩葬於大名贈推誠秉節功臣中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護軍彭城郡侯諡忠毅（元史）

張積字景龍魏縣人大父追生以儒行稱積生而雄偉聰秀過人父性嚴厲教以規矩準繩積循循不失尺寸稍長識學於經國體制一覽得其要領後遊京師值丞相帖木兒普化知樞密事見積卓越不羣擢司印職數見白事非他僚等延祐三年除承仕郎本院承發照磨兼管勾未幾丁憂積哀毁幾喪明不茹葷酒不踐生芻服除泰定改元注為通濟監支納官進承德郎二紀考最遷為和寧路兵馬司兵馬踰年以病乞還民涕泣留行病愈起朝列大夫桃源州知州以疾卒年六十有六（大名縣志）

蓋苗字耘夫大名元城人幼聰敏好學善記誦及弱冠遊學四方藝業大進延祐五年登進士第授濟寧路單州判官州多繫囚苗請疏決之知州以為囚數已上部使者未報不可決苗曰設使者有問請身任其責知州乃勉從之使者果閱牘而去歲饑郡府遣苗至戶部請賑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況不得此食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乎因泣下於是凡被災者咸獲賑焉有官粟五百石陳腐借諸民期秋熟還官及秋郡責償甚急部使者將責知州苗曰官粟實苗所貸今民饑不能償苗請代還使者乃已單州稅糧歲輸館陶倉距單五百餘里載輓擔負民甚苦之是秋館陶大熟苗先期令民糴粟倉下得省民力之半辟御史臺掾除山東廉訪司經歷歷禮部主事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建言嚴武備以備不虞簡兵卒以壯國勢全功臣以隆大體惜官爵以清銓選考實行以抑奔競明賞罰以杜姦欺計利害以孚民情去民賊以崇禮節皆切於時務公論韙之天歷初文宗詔以建康潛邸為佛寺毀民居七十餘家命御史大夫督其役苗上封事曰臣聞使民以時使臣以禮自古未有不由斯道而致隆平者陛下龍潛建業之時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覩今日之運百姓跂足舉首以望非常之恩今奪農時以剏佛寺又廢民居使之家破產蕩豈聖人御天下之道乎昔漢高帝興於豐沛為復兩縣光武中興南陽免稅三年既不務此而隆重佛寺何以滿斯民之望哉且佛以慈悲為心方便為教今尊佛寺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方便之教乎臺臣職專糾察表正百司今乃委以修繕之役豈其理哉書奏免御史大夫督役（案續通志云虞集龍翔集慶寺碑御史中丞趙世安承纂於內行御史中丞相辭卒其屬以祉之則是未嘗免督役也與本傳異）入為監察御史帝幸護國仁王寺泛舟玉泉苗進曰今頻年不登邊隅不靖正宵旰恐懼修省何暇遊逸以臨不測之淵乎帝嘉納之即日還宮羣臣擬苗僉淮東廉訪司事帝曰仍留臺御史朕欲聞其讜言以丁外艱去免喪除太禧宗禋院都事中書檄苗行視河道遂言河口淤塞今苟不治後日必為中原大患都水監難之事遂寢後至元元年用薦者知亳州修學宮完州廨有豪強占民田為己業民五十餘人訴於苗苗訊治之豪民引服四年起

爲左司郎都事僅十八日凡決數百事丁内憂宰相惜其去重賻之至正二年起爲戶部郎中擢爲御史臺都事御史大夫欲以故人居言路苗曰非其才也大夫不悅而起既遷至私第以謝人兩賢之出爲山東廉訪副使益都淄萊地有稱産金朝廷建一府六所総其事民歲買金以輸官或忤長吏意輒謂其居有金礦掘地及泉而後止猾吏爲奸利莫敢詰何苗奏罷之三年入爲戶部侍郎四年由都水監遷刑部尚書初盜殺河南省臣延坐五百餘家已有詔止誅首惡至是宰臣追復欲盡誅苗堅守持不可御史取具獄苗曰肆赦復殺在法所無御史獨宜劾苗其敢累朝廷之寬仁乎乃卒如苗議出爲山東廉訪使民饑爲盜所在羣聚乃上救荒弭盜十二事劾宣慰使執敏不法者有司援例欲徵苗所得職田苗曰年荒民困吾無以救尚忍征斂以肥己耶輒命已之召參議中書省事五年出爲陝西行臺侍御史遷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六年復入爲治書侍御史升都御史尋拜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毁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治苗言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爲隘乎力辨乃罷又欲出宿衛士爲郡長官俾資養贍苗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果有不能自存賜予之可也若任郡寄必擇賢才而後可議遂寢又欲以鈔萬貫與角觝者苗曰諸處告饑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僉四川廉訪司事家人違例收職田奉使宣撫直坐其主宰臣命奉使即行追苗請付法司詳讞勿使憲司以爲口實時相謂曰蓋君每事相抗今後有公務毋白參政苗歎曰猥以非才待罪執政中書之事皆當與聞今宰相言若此不退何俟有旨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比至即除甘肅行省左丞時苗已致仕去復趣赴任苗舁疾就道至鎮即上言西土諸王爲國屏藩賜賚雖有常制而有司牽於文法遂使恩澤不以時及非隆親厚本之意又言甘肅每歲中糧豪弊百端請以糧鈔兼給則軍民咸利矣朝廷從之遷陝西行御史臺中丞到官數日即疏乞骸骨還里明年卒年五十八贈攄誠贊治功臣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魏國公謚文獻苗學術淳正性孝友喜施與置義田以贍宗族平居恂恂謙遜及至遇事强目敢言雖經挫折無少回撓有古遺直之風焉（元史）

劉健魏縣人通五經博學能文尤長於周易延祐第進士授彰德府錄事遠近推其學行從遊者衆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祀鄉賢）（大名府志）

李好文字惟中大名東明人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大名路濬州判官入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國子助教泰定四年除太常博士會監察太廟神主好文言在禮神主當以木爲之金玉祭器宜貯別室又言祖宗建國以來每遇大禮皆臨時取具博士不過循故事應答而已往年有詔集禮乃令各郡縣置局纂修宜其久不成也禮樂自朝廷出郡縣何有哉乃白院長選僚屬數人出架閣文牘以資採錄三年書成凡五十一卷（案元史攷證云好文自撰太常集禮稿序云爲綱目者有部記九列縣三宗廟二十有一輿服二樂七諸神祀三諸臣諡法及官制因革典籍錄六合五十一卷原本脫一字）名曰太常集禮遷國子博士（元史）順帝祭太廟乘馬至寢橋無敢至者好文膝行閣橋曰請皇帝下馬帝如其言特授禮儀院史（[illegible]遷樞[illegible]集）丁内憂服闋

起爲國子監丞拜監察御史時復以至元紀元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其益因言時政不如至元者十餘事錄囚河東有李巴拜者殺人凡十四年不決好文曰豈有不決之獄如是其久乎立出之王傳額森都呼（舊通志作撒都拉）以足蹋人死衆曰殺人非刃當杖之好文曰估勢殺人甚於用刃竟寘之死河東爲之震肅出僉河南浙江兩道廉訪司事六年帝親享太室召僉太常禮儀院事至正元年除國子祭酒（元史）從容語帝宜躬祀孔子帝敬納之會上丁夜有中丞屏騶從入禮殿弟子員誤過之翼日督刑曹問所過者一監驟然好文曰中丞弗原其誤乃欲施鞭刑耶遂解印丞相以聞中丞詣謝乃已（梧溪集）改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遷河東道廉訪使三年郊祀召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帝親祀至甯宗室遣阿嚕問曰兄拜弟可乎好文與博士劉聞對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帝遂拜由是每親祀必命好文攝禮儀使四年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未行改禮部尚書與修遼金宋史除治書侍御史仍與史事俄除參議中書省事視事十日以史事故仍爲治書已而復除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時臺臣皆缺好文獨署臺事西蜀奉使者以私憾捃拾廉訪使曾文博僉事烏瑪喇王武事文博死烏瑪喇誣服惟武不屈以輕侮抵罪好文曰奉使代天子行事當問民疾苦黜陟邪正今行省以下至於郡縣未聞舉劾一人獨風憲一司無一免者此豈正大之體乎率御史力辨武等之枉并言奉使不法者十餘事（案錢大昕元史攷異云王守誠傳言四川廉訪使禁與行省平章某不相能誣宣使蕭泊至行騎千平章某奏死獄中王是的延親屬有憾會奈益轉運司官未訟廉訪使某受金廉訪實自皇去官王禁州見訓使以下皆以事罷憲史四人奉差一人籍其家而劉之餘皆斥去卽好文所云闔憲之司無一免者也復傳稱其風采聳動天下論功爲諸道最而此傳言其私憾捃拾人罪并諸不法事奏及互異）六年除翰林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又遷改集賢侍講學士仍兼祭酒九年除參湖廣行省政事改湖北道廉訪使尋召爲太常禮儀院使詔開端本堂命皇太子入學好文以翰林學士兼諭德好文辭上書宰相曰三代聖王莫不以教世子爲先務蓋帝王之治本於道聖賢之道存於經而傳經期於明道出治在於爲學關係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範模則不足以輔成德性自非學臻閫奧則不足以啟迪聰明宜求道德之鴻儒仰成國家之盛事好文天資本下人望素輕草野之習而久與性成章句之學而寖以事廢驟膺重託負荷誠難必別加選掄庶幾國家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妨賢之譏丞相以其書聞帝嘉歎之而不允其辭好文言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出於孔氏其書則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乃擇其要略釋以經文更取史傳及先儒論說有關治體而協經旨者加以所見倣眞德秀大學衍義之例爲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以進帝命太子習焉好文又集歷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一曰聖慧如漢孝昭後漢明帝幼敏之類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及唐元宗友愛之類三曰恭儉如漢文帝卻千里馬罷露臺之類四曰聖學如殷宗緝學及陳隋諸君不善學之類以爲太子問安餘暇之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歷代授受國祚久遠治亂興廢爲書曰大寶錄又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惡所當法當戒者爲書名曰大寶龜鑑皆錄以進焉久之升翰林學士承旨階榮祿大夫十六年復上書皇太子

其言曰臣之所言即前日所進經典之大意也殿下宜以所進諸書參以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果能一一推而行之則太平之治不難致矣皇太子深敬禮而嘉納之後屢引年乞致仕詔王再三遂拜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以翰林學士承旨一品祿終其身（元史）

郭嘉字元禮濮陽人祖昂父惠俱以戰功顯（案錢大昕元史攷異云列傳第五十二卷有郭昂官廣東宣慰使子惠江西廉訪僉事實即嘉之祖與父也彼傳稱彰德林州人此云濮陽人籍貫小異）嘉慷慨有大志由國子生登泰定三年進士第授彰德路林州判官累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除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未幾入為京畿漕運使司副使擢拜監察御史會朝廷以海寇起欲於浙東溫台慶元等路立水軍萬戶鎮之擢嘉禮部員外郎乘驛至慶元與江浙行省會議可否嘉至首詢父老知弗便請罷之授廣甯路總管兼諸郡奧勸農防禦屬盜起軍旅數興供餉無虛日民苦和糴轉輸嘉設法計其戶口第其甲乙民甚便之詔團結義兵嘉招集民數千教以坐作進退萬千百夫各統以長號令齊一賞罰明信東方諸郡錢糧之富甲兵之精稱嘉為最至正十八年寇陷上京嘉聞之率兵出禦遼陽陷嘉將眾巡邏去城十五里遇青號隊五百餘人紿言官軍嘉知其詐出馬射賊分兵兩隊夾攻之生擒賊數百死者無算嘉見賊勢日熾孤城無援乃集同官議攻守計眾皆失措嘉曰吾計決矣因竭家衣服財物犒義士勵其勇且曰盡忠吾分內事也况身守此土當生死依之餘不足恤頃之賊至圍城數十里呼嘉出降嘉挽弓射呼者中其左頰墮馬死賊稍引退嘉開西門逐之賊大至力戰以死事聞贈崇化宣力効忠功臣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省左丞上護軍封太原郡公諡忠烈（元史）

高昉元城人泰定中累官湖廣行省平章時南江黃岑二族為患昉謂遐荒之人撫則治擾則亂請部使者諭之果相率效順朝廷賜玉帶以酬其功卒諡文貞（明一統志）

巴延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喇婁氏（案通志作哈爾努特氏）隸軍籍蒙古萬戶府世居開州濮陽縣生三歲常以指畫地或三或六若為卦者六歲從里師授孝經論語即成誦早喪父其兄庫春購經傳等書資之日夜誦不輟稍長受業建安黃坦坦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生比因命為巴延氏且名而字之焉久之坦辭曰余不能為爾師羣經有朱子說具在歸而求之可也巴延自弱冠即以斯文為己任其於大經大法粲然有覩而心所自得每出於言意之表學者相質難隨問隨辨或解其惑而去於是從遊日眾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預修金史既畢辭歸已而復起為江西廉訪僉事數月以病免及回四方之來學者至千餘人其為學務真知力踐不屑事舉子詞章士出其門不問而知為巴延學者十八年河南賊蔓延河北巴延言於省臣將糾鄉民為什伍以自保而賊兵大至巴延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家至磁與賊遇賊知其名生劫之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遇害年六十有四既死賊舉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心於腹中裹瘞之有司上其事贈奉議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諡文節太常諡議曰以城守論之巴延無城守之責而死可與江州守李黼一律以風紀論之

巴延無在官之責而死可與西臺御史張桓並駕以平生有用之學成臨義不奪之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者時以為確論巴延平生修輯六經多所著述皆毀於兵（元史）

尼雅斯拉鼎（原作納速剌丁）字士贍父瑪哈穆特（原作馬合麻）從征襄陽以勞擢滄州達嚕噶齊因家大名尼雅斯拉鼎起身鄉貢進士補淮東康訪司書吏丁母憂服闋補兩浙鹽運司掾復辟掾淮東宣慰司至正十年賊發真州尼雅斯拉鼎以民兵往襲之獲賊四十二人泰州賊起鎮南王府宣慰司請參議軍事尼雅斯拉鼎建議築四城立外寨建堤穿河募兵與賊抗行省檄其提戰艦巡江且護蒙古軍五百往江寧道遇賊斬馘二百餘級生擒十八人抵龍潭而還未幾出巡江上賊驅船來鬭尼雅斯拉鼎射殺三十賊奪放火小船二百賊遁走俄復據龍潭口又擊走之追斬三百餘級其子寶通（原作寶童）擒首賊陳亞虎等及其號旗捷聞賞賚有加召尼雅斯拉鼎還真州賊犯蕪湖南行臺檄使來援乃以兵赴及至賊船已薄岸遂三分戰艦縱擊之賊奔潰俘斬甚眾因留守蕪湖江口泰州李二作亂移捍高郵得勝湖賊船乘風來攻擊敗之其黨張士誠殺李二復為亂襲高郵屯軍東門尼雅斯拉鼎以舟師會眞除諸軍討之距三垛鎮賊眾猝至尼雅斯拉鼎麾兵剉其鋒後賊鼓譟進更發火箭火鏃射之死者蔽流而下賊縶船於背盡力來攻諸官軍皆遁尼雅斯拉鼎以死自誓謂其三子寶通海瑠丹（原作海魯丁）錫卜沙爾（原作西山驢）曰汝輩可脫走三子不肯去皆死之事聞追贈淮西元帥府經歷（元史）

卜琛大名人家世力農早游學京師得補國子生既而丁母憂怡農於家至正十二年鄒郡盜起剽掠至境琛與從子小十府史李仲亨等協謀糾丁壯數百人擊賊丁壯皆民兵無弓矢直以鋤鉏白梃當賊賊矢雨集琛眾潰散被擒仲亨小十皆死賊素知琛名誚曰從我解汝縛不從殺汝琛唾罵曰我國子生也視汝輩眞狗彘耳吾寧義死不從賊生罵不止遂見殺（元史）

李從善元城人至正間為太常禮儀院判征西夏有功賜虎符世守大名卒贈太師追封魏國公（明一統志）

楊崇喜國子生本唐兀氏博學好義至正末中原多事兵食方急崇喜輸米五百石鈔萬束助國用創建廟學養士割民田五百畝贍之朝廷以事下中書賜名崇義書院（開州志）

杜欽字敬之清豐人通經史明機務以功授兵馬都彈壓備著勞績權開州刺史興學愛人尤留心訟獄多所平反贈亞中大夫（大名府志）

潘迪元城人博學能文歷官國子司業集賢學士所著易春秋學庸述解及格物類編六經發蒙行世（明一統志）

王賢元城人登進士第歷官福建鹽運同知累遷浙江廉訪使清介端謹為世所稱以引年致仕壽百有十歲（同上）

陳子奇南樂人官至眞定路廉訪使以清節稱（大名府志）

宣化府

劉敏字有功宣德青魯人（案青魯不知何地謹據一統志雍正志收入）歲壬申太祖師次山西敏時年十二從父母避地德興禪房山兵至父母棄敏走大將憐而收養之一日帝宴諸將於行營敏隨之入帝見其貌偉異之召問所自俾留宿衛習國語閱二歲能

通諸部語帝嘉之賜名誇楚肯（原作玉出干）出入禁闥初爲奉御帝征遼西及回回國敏皆從行癸未授安撫使便宜行事兼燕京路徵收稅課漕運鹽場僧道司天等事領西域工匠千餘戶及山東山西兵士立兩軍戍燕京二總管府以敏從子二人佩金符爲二府長敏總其役賜玉印佩金虎符奏佐吏宋元爲安撫副使高逢辰爲安撫僉事各賜銀章佩金符李臻爲參謀初耶律楚材總裁都邑契丹人居多其徒往往中夜挾弓矢掠民財官不能禁敏戮其渠魁令諸市又豪民冒籍良民爲奴者敏悉歸之還民習星歷者爲司天太史氏興學校延名士爲之師己丑太宗即位改造行宮幄殿乙未城和林建萬安宮設宮闈司局立驛傳以便貢輸既成宴賜甚渥辛丑授行省詔敏所行有司不得與聞俄而伊囉斡齊自西域回奏與敏同治漢民帝允其請伊囉斡齊素剛負氣恥不得自專俾其屬莽鳴爾（原作忙歌兒）誣敏以流言敏出手詔示之乃已帝聞之罷伊囉斡齊令敏獨任復辟李臻爲左右司郎中臻在幕府二十年多所參贊丙午定宗即位詔敏同行省事辛亥憲宗即位召赴行在所仍命與伊囉斡齊同政甲寅請以子世亨自代帝許之賜世亨銀章佩金虎符賜名多托爾帝諭世亨不從命者黜之又賜其子世濟名沙卜珠丹爲筆且齊入宿衛帝伐宋幸陝右敏輿疾請見帝曰卿有疾不召而來將有言乎敏曰臣聞天子出巡義當扈從但中原土曠民貧勞師遠伐恐非計也帝弗納敏還退居年豐世祖南征過年豐敏入見諭之曰我太祖勵精圖治見而知者惟卿爾汝春秋高其纂次以爲後法未幾卒年五十九（元史）

譚澄（案錢大昕元史攷異云譚資榮傳附書澄事凡二百二十餘言而又別爲澄立傳其姓皆從言旁攷世祖紀至元十一年副元帥覃澄王惲中堂事紀亦有懷孟總管覃澄皆不作譚又交城縣萬封山石刻辛卯年中書省公據後列交城縣長官覃資榮名又清源縣濟瀆廟有中統元年祭濟瀆碑後列懷孟州總管覃澄名又中統五年濟瀆投龍簡碑文稱總管覃侯後列宣授懷孟路總管覃澄名可證資榮父子本姓覃而傳作譚者誤也）字彥清德興懷來人資榮子澄幼襲職爲交城令年甫十九有文谷水分溉交城田文陽郭帥專其利而堰之訟累歲不能直澄析以理令決堰均其利豪民有持吏短長爲奸者察得其主名皆治以法歲乙未籍民戶有司多以俘客占籍及征賦逃竄殆盡官爲稱貸積息數倍民無以償澄入覲因中書耶律楚材面陳其害太宗惻然爲免其逋亡民能歸者復三年詔下公私便之壬子復大籍民澄盡削交城之不土著者賦以時集甲寅世祖還自大理澄進見留藩府凡遣使命澄偕而以其弟山阜代令交城時世祖以皇帝開藩京兆總天下兵中統元年擢懷孟路總管（元史）明年入覲賜金符四年易虎符（譚資榮傳）歲旱令民鑿唐溫渠引沁水溉田民用不饑教之種植地無遺利至元二年遷河南路總管（案譚資榮傳云遷河南路總管兼府尹）改平灤路總管七年授司農少卿出爲京兆總管居一年改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建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民年四十無子宜聽取妾爲宗祀計從之著爲令四川僉省嚴忠範守成都爲宋將昝萬壽所敗退保子城世祖命澄代之至則葬暴骸修焚室振饑貧集逋亡民心稍安會西南夷羅羅斯內附帝以澄爲副都元帥同知宣慰使司事（元史）比至諭曰皇元一視同仁不問遠近特留大帥安集招懷以捍外侮非利微求于汝也（譚資榮傳）尋以疾卒年五十八世祖嘗與太保劉秉忠論一時

牧守秉忠曰若邢之張耕懷之譚澄何憂不治哉遂驛召宣撫大名嘗爲諸路總管求虎符宣麻澄至中書辭曰皇上不識譚澄耶乃爲顯所舉中書侍去之其介如此（元史）追封恒農郡侯諡忠宣（山西通志）子克修歷湖北河南陝西三道提刑按察使（元史）贈禮部尙書追封恒農郡侯諡文憲克恩中山知府追封恒農郡侯克修子忠南康府判官寶兵部侍郎文河南宣慰使克恩子敬漢陽知府（山西通志）

楊惟中字彥誠宏州人金末以孤童子事太宗知讀書有膽略太宗器之年二十奉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暢國威俾皆籍戶口屬吏乃歸帝於是有大用意皇子庫春伐宋命惟中於軍前行中書省事克宋棗陽光化等軍光隨郢復等州及襄陽德安府得名士數十人收伊洛諸書送燕都立宋大儒周惇頤祠建太極書院延儒士趙復王粹等講授其間（案名臣事略周子祠堂記云天歷初國子尉貳之遣監于江左而未至於河朔惟中領中書始嘗其學乃建太極書院于燕都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歲時釋奠之刻太極圖通書西銘于祠壁請雲夢趙復爲師右北平王粹佐之選俊秀之有器度者爲學生）遂道聖賢之學慨然欲以道濟天下拜中書令太宗崩太后稱制惟中以一相負任天下定宗即位平陽道斷事官希崖（原作斜徹）橫恣不法詔惟中宣慰惟中按誅之金將武仙餘黨散入太原眞定間據衆剽掠詔會諸道兵討之不克惟中諭降其渠帥餘黨悉平憲宗即位世祖以太弟鎭金蓮川得開府專封拜乃立河南道經略司於汴梁奏惟中等爲使俾屯田唐鄧申裕嵩汝蔡息亳潁諸州劉福爲河南道總管貪鄙殘酷虐害遺民惟中至召福約束福稱疾不至惟中設大梃於坐復召之福不得已以數千人擁衞見惟中惟中即握大梃擊仆之數日福死（案錢大昕元史攷異云趙璧傳河南劉萬戶貪淫暴戾其黨董主簿尤恃勢爲虐強取民女有色者三十餘人璧至按其罪方斬之劉大驚時天大雪因詣璧相勞苦且酌酒賀曰經略下車誅鋤強猾故雪爲瑞應璧曰如董主簿比者尚有其人俟盡誅之瑞應將大至矣劉屏氣不敢復出語歸臥病而卒時人以爲懼死所云劉萬戶者即劉福也壬子歲世祖立經略司於汴以忙哥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爲使惟中久當撫輯遇事能斷而璧實助之然而傳言劉福事互異）河南大治遷陝右四川宣撫使時諸軍帥橫侈病民郭千戶者尤甚惟中戮之以徇關中肅然歲己未世祖總統東師奏惟中爲江淮京湖南北路宣撫使俾建行臺以先啟行宣布恩信蒙古漢軍諸帥並聽節制師還卒於蔡州年五十五中統二年追諡曰忠肅（元史）

趙瑨雲中蔚州人父昆仕金爲帥府評事兄珪以萬戶守飛狐城歲庚午昆卒珪奉其母如燕州留瑨於飛狐瑨自幼不羈閑習武事癸酉太祖南伐瑨詣縣曰大兵壓境不降何待衆從之丁丑太師國王穆呼哩駐兵桓州署爲百戶從攻燕州金兵閉城拒守國王裨將舒穆嚕猶森戰死王怒將屠其城瑨泣曰母與兄在城中乞以身贖一城之命哀懇切至國王義而許之從攻相州流矢中鼻鏃出腦後拔矢再戰七日破其城論功授冀州行軍都元帥佩金虎符瑨讓其兄珪朝廷從之改授瑨軍民總管稍遷易州達嚕噶齊佩金虎符太宗下河南瑨自易州馳驛輸矢二十餘萬至行在帝喜命權中都省事癸巳趙揚據興州叛瑨進軍平之遷中山眞定二州達嚕噶齊中統三年詔立十道宣慰司以瑨爲順天宣慰使（案三年原本作元年錢大昕元史攷異云中統元年立十路宣撫司瑨不預使副之列至三年立十路宣慰司乃以瑨等爲使傳云元年誤也謹改正）至元元年轉淄萊路總管六年改太原路總管十二年升燕南道提刑按察使十四年遷河南道十六

年致仕明年卒年八十皇慶元年贈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封定國公諡襄穆子秉溫事世祖潛邸命受學於太保劉秉忠從征吐蕃雲南大理中統初詔行右三部事至元七年創習朝儀爲試稱旨授尙書禮部侍郎知侍儀司事（案禮樂志立侍儀司長趙秉溫職在至元八年）明年授祕書少監購求天下祕書十九年遷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侍儀司事授時歷成賜鈔二百錠進階中奉大夫二十九年編國朝集禮成帝特命其子慧襲侍儀使皇慶元年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雲國公諡文昭子憲後仕至昭文館大學士（元史）

魏初字太初宏州順聖人金靖肅公璠之從孫璠無子以初爲後初好讀書尤長於春秋爲文簡而有法中統元年辟爲掾史兼掌書記未幾以祖母老辭歸隱居教授會詔左丞許衡學士竇默及京師諸儒各陳經史所載前代帝王嘉言善政選進讀之士有司以初應詔帝雅聞璠名詢知初爲璠後歎獎久之授國史院編修官尋拜監察御史首言法者持天下之具御史臺則守法之司也方今法有未定百司無所持循宜參酌考定頒行天下帝宴羣臣於上都行宮有不能釂大卮者免其冠服初上疏曰臣聞君猶天也臣猶地也尊卑之禮不可不肅方今內有太常有史官有起居注以議典禮記言動外有高麗安南使者入貢以觀中國之儀昨聞錫宴大臣威儀弗謹非所以尊朝廷正上下也疏入帝欣納之仍諭侍臣自今毋復爲此舉時襄樊未下將括民爲兵或請自大興始初言京師天下根本要在殷盛建邦之初詎宜騷動遂免又言舊制常參官諸州刺史上任三日舉一人自代況風紀之職與常員異請自今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在任一歲各舉一人自代所舉不當有罰不惟砥礪風節亦可爲國得人遂舉勸農副使劉宜自代出僉陝西四川按察使事歷陝西河東按察副使入爲治書侍御史又以侍御史行御史臺事于揚州擢江西按察使尋徵拜侍御史行臺移建康出爲中丞卒年六十一子必復集賢侍講學士（元史）

梁樞宣德人初習詞賦輒棄去已聞京師建太極書院德安趙復講學其中徒步往從之既見得復所書希賢錄讀之嘆曰伊尹顏回心同道同希之當在我也久之辭歸從學者日衆晚嗜易以觀象名軒學者稱象軒先生（雍正志）

楊贇蔚州人年十二給事馬驛馬肥好十六歲祖母勸之還家爲農稍長右三部俾命三十人採木作大都城門俄佩銀符見世祖於廣寒殿授蔚州採木同提舉佩金符凡四爲採木提舉由奉訓大夫改奉直大夫太安州萊蕪等處鐵冶提舉知蔚州平定州實歷本均課程收皮革與碾碓省民錢五萬餘緡時皇太后幸五臺以贇爲中順大夫知宣德府仍領採木使特賜鈔二千五百貫貂裘一至大二年除晉寧路治中（趙孟頫撰楊氏先塋碑銘）

潘澤字澤民宣德府人初從許衡學孝弟謙遜盡變故習由從事太府監累陞奉議大夫知宏州兼諸軍奧魯始有士民以行所學郡旱禱不應乃詣郭西泉投文祝之明日大雨爲屋祠龍泉上州南巨風爲災又禱之以文風遂息州向繫獄疑盜八人澤明其非辜皆出之未幾眞盜盡獲太原民有從貴家奴得僞鈔獲罪者待命他郡遣治獄于市曰神明知

公獨不能活我耶澤訊得其情上之竟雪其誣而振奴與僞爲法韓之興中州人爲監察御史吏部主事時當國臣日行不法察院召拔不能致澤從卒至部捕之論如律轉僉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有田民殺其主者獄已結矣澤詳讞之則其妻與所私夫爲之乃出田民抵二人法又有訟爲豪室奴其一家十七人有司觀顧數年不能正澤以凡今賣人皆書男女左右食指橫理於券爲信以其疏密判人短長壯少與獄辭同具索券視中有年十三兒指理如成人澤曰僞敗在此爲召郡兒年十三十人以符其指皆密不合豪室遂屈毀券還之或言高麗王謀逆詔近臣偕澤治澤謂王今尚主設果事主必上變安能喑嘿以從他臣求竟擇獨輕平主果馳使上明制使多得罪尋入都事御史臺剖白羣疑無所顧讓出爲江北淮西道提刑按察司副使按宣慰家兒怙勢抑買民物不償值與償而不滿者皆比贓論後改提刑按察爲肅政廉訪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至元二十九年卒年五十五（姚燧撰神道碑）

崔彧字文卿小字拜特穆爾宏州人負才氣剛直敢言世祖甚器重之至元十六年奉詔往江南訪求藝術之人及還首言呼圖克岱爾根索亡宋財貨煩擾百姓身爲使臣乃挈妻子以往所在取索鞍馬芻米世祖雖聽其言然慮實竟不辨決也十九年除集賢侍讀學士或言阿哈瑪特當國時同列皆知其惡無人誰何既誅乃各自爲潔誠欺罔之大者聖旨凡阿哈瑪特所用之人皆革去臣以爲守門卒隸亦不可留如參知政事阿里請以阿薩爾蘇父職俾使得請其害又有不可勝言者賴陛下神聖灼知其奸拒而不可臣已疏其奸惡十餘事乞召阿里廷辯又請以郝禎剖棺戮屍從之尋奉旨鉤考樞密文牘遂由刑部尚書拜御史中丞或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近唯御史得有所言臣以爲臺官皆當建言庶於國家有補選用臺察官若由中書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十六員相參巡歷爲宜皆從之二十年復爲刑部尚書上疏言時政十八事一曰開廣言路多選正人番直上前以司喉舌二曰當阿哈瑪特擅權臺臣莫敢糾其非迨事敗然後接踵隨聲徒取譏笑宜別加選用三曰樞密院定奪軍官賞罰不當聽阿哈瑪特風旨宜擇有聲望者爲長貳四曰翰苑亦頌阿哈瑪特功德宜訪南北耆儒碩望以重此選五曰郝禎耿仁等雖正典刑若是者尚多罪同罰異公論未伸合次第屏除六曰貴游子弟用即顯官幼不講學何以從政得如左丞許衡教國子學則人材輩出七曰今起居注所書不過奏事檢目宜擇蒙古人漢人之重厚者分居其任言動必書以垂法於無窮八曰憲曹無法可守是以奸人無所顧忌宜定律令以爲一代法九曰近議裁冗官若徒省一員併一職亦非經久之策宜參衆議以定成規十曰官僚無以養廉責其貪則苛乞將諸路大小官有俸者量增無俸者特給十一曰內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賦役者已十五萬戶乞特降詔旨召集復業十二曰凡丞相安圖遷轉員臣恐爲阿哈瑪特擯黜或居散地或在遠方並當拔擢十三曰簿錄奸黨財物本國家之物不可視爲橫得遂致濫

用宜以之資帑藏供歲計十四日大都非如上都止備巡幸不應立留守司此皆阿哈瑪特以此位置私黨宜易置稱管府十五日中書省右丞二而左丞缺宜改所增右丞置諸左十六日在外行省不必置丞相平章止設左右丞以下庶幾內重不致勢均十七日阿爾哈雅制兵子姪姻黨分列權要威權不在阿哈瑪特下宜罷職理算其官吏亦當量轉他所勿使久據湖廣十八日銓選泛奏賢否莫知自今三品以上必引見而後授官疏入即日命中書行其數事餘命與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議行之又言江南盜賊相挻而起皆由拘刷水手與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成變日本之役宜姑止之又江西四省軍需宜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與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其所欲伺民氣稍蘇我力粗備復議東征未晚世祖以為不切日爾所言如射然挽弓雖可觀發矢則非是矣或又言朕差官度量大都州縣地方本以革權勢兼并之弊初非擾民而近者浮言胥動恐失農時乞降旨省諭又言建言者多孰是孰否中書宜集議可行者行之不可則明諭言者為便又言各路每歲選取室女宜停罷又言宋文思院小口斛出入官糧無所容隱宜頒行皆從之二十一年以劾奏盧世榮不可居相職忤旨罷二十三年加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同僉樞密院事尋出為甘肅行省右丞召拜中書右丞奏言僧格當國四年中外諸官多以賄進其昆弟故舊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唯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為事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皆汰逐之又僧格所設衙門其閒冗之官徒費祿食宜令百司集議汰罷及自今謂官宜如舊制又大都富貴戶多為僧格等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貧民當之今宜核實均輸有敢如前以賄求容庇者罪之又軍站諸戶每歲官吏非名取索賦稅倍徙民多流移請自今非奉詔敢私斂民及役軍匠者論如法又呼圖克諾延籍戶之後各投下毋擅招集太宗既行之江南民為籍已定乞依太宗所行為是皆從之二十八年由中書右丞遷御史中丞薦太醫院使劉岳臣為翰林學士又奏行御史臺言建寧路總管瑪們因捕盜延及平民搒掠多死又俘掠人財迫通處女獄未具會赦如臣等議瑪們以非罪殺人不在原例宜明白定罪又言昔行御史臺周祚劾尚書省官忙古岱綦遜達尼雅斯拉鼎默呼奸贓尼雅斯拉鼎默呼反誣祚以罪遣人告僧格僧格曖昧以聞流祚於嗚達蘇妻子家財並沒入官祚至和林遇亂走還僧格又遣詣雲南理算錢穀以贖其罪今閱其狀詞罪甚微宜復其妻子皆從之二十九年或偕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等奏四方之人來聚闕下率言事以干進國家名器資品高下具有定格臣等以為中書樞密宜早為銓定應格者與之不當與者明語其故使去又言事有是非當否宜早與詳審言之當者即議施行或所陳有須詰難條具者即令其人講究否則罷遣又奏尼雅斯拉鼎默呼實都王巨濟黨比僧格恣為不法楮幣銓選鹽課酒稅無不更張變亂理算積逋期限嚴急胥卒追逮半於道路民至嫁妻賣女殃及親鄰維揚錢塘受害尤慘無故而殞其生者五百餘人近詔含哩拔問悉皆首實請死天下乃知聖天子仁愛元元而使之至此極者實僧格及其黨所為也

貸不顧食其肉請將此三人從公論罪以謝天下從之又言河西人色徹肯領兵爲宣慰其吏詣廉訪司告其三十六事徹僉事傳問而色徹肯率軍人會問者辱之且奪告者以去臣議從行臺官選御史往案問色徹肯仍先奪其職又言行臺官言去歲僧格既敗使臣至自上所者或不持璽書口傳諭旨縱釋有罪擅籍人家眞僞莫辨請自今凡使臣必降璽書省臺院諸司必給印文以杜奸欺帝曰何人敢爾耶封日裕嚕伊納克巴延徹爾比嘗傳旨縱罪人帝悉可其奏又奏松州達嚕噶齊長孫自言不願爲錢穀官願備員廉訪司令茂巴爾斯上聞傳旨至臺特令委用臺臣所宜奉行但徑自陳獻又嘗有罪理應區別帝曰此自卿事宜審行之又奏江南李淦言葉李過惡被旨赴京以辨今葉李已死事有不待辨者李淦本儒人請授以教官旌其直言又奏鄂州一道舊有按察司約蘇穆爾惡其害已令僧格奏罷之臣觀鄂州等九郡境土亦廣宜復置廉訪司行御史臺舊治揚州今揚州隸京而行臺移治建康其淮東廉訪司舊治淮安宜移治揚州又奏諸官吏受賕在朝則詣御史臺首告在外則詣按察使首告已有成憲自僧格持國受賕者許挃諸司故反覆牽延事久不竟今宜尊前旨諸司無得輒受又監察御史托迪實克言女眞人嘉琿達去歲東征妄言以米千石餉實喇特穆爾軍萬人奏支鈔四百錠宜令本處廉訪司究問於本處行省追償議罪皆從之三月中書省臣奏請以或爲右丞帝曰崔彧不愛於言惟可使仕言責閏六月又同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奏近耿熙告河間鹽運司官吏盜官庫錢省臺遣人同告者雜問凡負二萬二千餘錠已徵八千九百餘錠達使張肅嘗獻其妹於阿哈瑪特有寵阿哈瑪特既沒以官婢事僧格復有寵故肅貪恣威厲得久居漕司獨盜三千一百錠宜命臺省遣官同廉訪司倍徵之又言伊呼伯察江西廉訪司官珠爾徹爾岱河東廉訪司官浩爾齊擅縱盜賊抑奪民田貪污不法今伊呼伯以事至京宜就令詰問又言揚州鹽運司受財多付商買鹽計直該鈔二萬二千八百錠臣等謂追徵足日課以歸省贓以歸臺斟酌定罪以清濁源並從之又奏江西詹玉始以妖術致位集賢當僧格持國遣其括核江西學糧貪酷暴橫學校大擾近與臣言色埒默達實密傳旨以江南有謀叛者俾乘傳往鞫明日訪知爲托斯和實沙欺罔奏遣玉在京師猶敢誑誕如此宜亟追還訊問帝曰此惡人也遣之往者朕未嘗知之其亟會以來三十年或言大都民食唯仰客糴頃緣官括商船載遞諸物致販糴者少米價翔踴請勿令有司括船爲便從之有竇泉提舉張簡父子訟或不法十餘事奉旨就辯中書或書簡等所告與已宜對者爲牘袖之覲而後對所告皆無驗並繫獄簡瘐死三十一年成宗卽位先是或得玉璽於故臣扎拉氏之家（謹案舊通志云裕宗后及楊桓傳並作穆呼哩曾孫碩迪家扎拉爾穆呼哩氏也）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卽以上之徽仁裕聖皇后璽是皇后手授於成宗或以久任憲臺乞還他職不許曰卿若辭避其誰抗言哉或言諸政廉訪司案牘而令總管府檢劾非宜成宗曰朕知難行當時事由小人擅奏耳其改之大德元年或又條陳臺憲諸事皆見於施行於是或居御史臺久守正不阿人往往疾之監

察御史鄂蘭實喇劾奏中丞崔彧兄在先朝嘗有罪還其所籍家產非宜等事成宗怒其妄言笞而遣之御史臺奏大都路總管實迪盜支官錢及受賍計五千三百緡准律當杖百七不欲以故臣子從輕論而成宗欲止襍停其職彧與御史大夫裕爾寶朗執不可已而御史又奏彧任中丞且十年非所宜彧遂以病辭成宗諭之曰卿勉爲朕少留兼領侍儀司事與太常卿劉無隱奏新正朝賀歲常習儀大萬安寺成宗曰去歲詩都岱以雪故來後今而復然請不至及失儀者殿中司監察御史同糾之二年加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尋與御史大夫圖沁奏世祖聖訓凡在籍儒人皆復其家今歲月滋久老者已矣少者不學宜遵先制俾廉訪司常加勉勵成宗深然之命彧與博果密諤爾根薩里同翰林集賢議特降詔條使作成人材以備選舉尋卒至大元年贈推誠履正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鄭國公諡忠肅（元史）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遊學江南吳澄爲江西儒學副提舉薦入國學明宗在潛邸選爲說書秀才及出鎮雲南恪在行明宗欲起兵陝西恪諫曰太子此行於國有君命於家有叔父命何可違也此行未必非福若向京師發一矢史官必書太子反不可悔矣左右惡其言遣之歸居歷巷教子弟文宗知其名除祕書監典簿秩滿丁內艱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縣尹皆不起或勸之仕恪曰向爲親屈今親已死何以仕爲至正間朝廷遣守令台哈布哈舉恪爲平陽沁水縣尹亦不赴近臣又薦爲授經郎恪遂陽爲瘖瘂不與人接生平好讀周易每日堅坐或問先生之學以何爲本恪曰以敬爲本所著有水雲集（同上）

觀音努字志能唐古氏世居新州登泰定四年進士第由戶部主事再轉知歸德府廉明剛斷發摘如神民有銜冤不直者雖數十年前事皆千里奔走來訴立爲剖決彰德富商任某抵睢陽驢斃令郤某剖之任以怒毆郤經宿死郤有妻王氏妾孫氏訴於官官吏納任賄謂郤非傷死反抵孫罪王來訴冤觀音努即破械出孫於獄呼府胥語之曰吾爲文具香幣若爲吾以郤事禱諸城隍神令神顯告有睢陽小吏畏其嚴明且懼神顯赫乃以任所賂鈔陳首於是任始伏罪又寧陵豪民楊某夙覬王某田不能得值歲饑王携妻就食淮南得疾死其妻還則田已爲楊據訴之官楊僞作文券曰王在時已售觀音努令王妻挽楊回祝崔府君神祠質之楊懼先期以羊酒免巫祝神勿泄及詣祠相質果無驗觀音努疑之召巫詰問巫吐實因訊得其情坐楊罪歸其田王氏責神而撤其祠官至都水監（同上）

吳思達蔚州人兄弟六人嘗以父命析居思達爲開平縣主簿父卒還家治葬畢會宗族泣告其母曰吾兄弟別處十餘年矣今多破產以一母所生忍使兄弟苦樂不均耶即以家財代償其逋更復共居母卒哀毀甚宅後樹連理人以爲友義所感（同上）

王彰奉聖州人弱冠時總管劉道生薦其才仕爲大司農府使（保安州志）性剛直爲政平恕（明一統志）遷奉訓大夫餘姚州知州除奸蠹弊興學勸農（保安州志）官至江西隆興路提舉後以宜興男致仕（明一統志）

术安奉聖州人性湻素尚儒古隱居不仕能以義方教家璽（同上）

郭欽奉聖州人官至朝列大夫兼上都路總管府經歷有政聲父壽之有隱德以欽貴封太原郡伯（同上）

口北三廳

耶律托輝（原作耶律秃花據通志作耶律托歡）契丹人世居桓州太祖時率衆來歸從太祖同飲班珠爾河水從伐金大破呼齊呼軍又從穆呼哩收山東河北有功拜太傅總領伊克諾延封濮國公賜虎符銀印統萬戶扎拉爾劉黑馬史天澤伐金卒於西河州子珠格（原作朱哥）嗣仍統劉黑馬等七萬戶與都元帥達海甘布同征四川卒於軍子寳通嗣以疾不任事珠格弟邁珠嗣而以寳通充隨路新軍總管邁珠言于憲宗曰欲略定西川當先定成都以爲根本帝從之遂率諸軍往成都攻嘉定未下而卒子和爾合嗣總諸軍立成都府卒於軍以兄伯嘉努嗣自珠格至伯嘉努並襲太傅總領伊克諾延圖們岱爾（原作禿滿答兒）者伯嘉努之弟和爾合之兄也常留中宿衞後伯嘉努解兵柄爲他官乃授成都管軍萬戶代將其軍至元十一年從呼敦攻嘉定修平康寨以守之十二年從汪良臣（案汪良臣原作汪特格考特格傳特格以憲宗九年死於釣魚山之戰其弟良臣於至元十一年進攻嘉定據此爲良臣無疑謹改正）攻九頂山破之殺都統一人嘉定降從呼敦徇下瀘敘諸城圍重慶守合江口又以舟師塞龍門灘遏其援兵十三年瀘州叛從汪良臣攻之重慶遣兵援瀘邀擊破之瀘堅守不下夜率兵攻水城以進黎明先登克之復從布哈圍重慶守將張珏搏戰敗之城下重慶降賜虎符授夔路招討使累遷四川等處行尚書省右丞卒孟古岱實通子也世祖時賜金符襲父職爲隨路新軍總管兼領山西兩路新軍從行省伊蘇岱爾征蜀及思播建都諸蠻夷有功升萬戶從攻羅必甸至雲南詔以其衆入緬迎雲南王時諸蠻往往伏險要爲備孟古岱奮擊破之凡十餘戰至緬境開金齒道率王以還遷副都元帥從諸王阿爾合征交趾至白鶴江與交趾僞昭文王戰奪戰艦八十七艘又從雲南王攻羅必甸破之二十九年入覲成宗即位授烏撒烏蒙等處宣慰使兼管軍萬戶遷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都元帥六年烏撒羅羅斯叛率師討平之九年討叛賊阿塡誅之進驃騎衞上將軍遙授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左丞行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都元帥卒於軍至大四年贈龍虎衞上將軍平章政事仍追封濮國公諡威愍子和尼齊襲萬戶（元史）

和尚約勒伯里巴約特氏（案三廳志作玉耳伯牙吾台氏據通志作神勒巴拉巴約特氏三廳志云上都所屬地）父古都斯（原作忽都思）膂力過人歲壬辰從睿宗破金將哈達軍於三峯山以功賜號巴圖爾甲午金亡乙未授管軍百戶從攻宋唐鄧穎蔡等州屢立戰功辛亥賜名馬文錦白金甲冑弓矢乙卯從攻漢上鐵城塞役於軍賜竭忠宣力功臣資德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沈國公諡武愍和尚襲父職己未從世祖攻鄂州中統三年李璮叛從國兵討之戰老僧口斬獲甚衆升阿嚕罕萬戶府經歷至元五年攻襄陽軍務繁劇贊畫有方都元帥阿珠薦其才可大用十一年從丞相巴延渡江與宋軍戰於柳子爲洪新灘沌口有功十二年從平章阿爾哈雅攻拔岳州取沙市至江陵諭降宋安撫使

高達以功升行省郎中從圖兵圍潭州十三年城破諸將欲屠其城和尚止之由是湖南諸郡聞風皆下改行省斷事官御地廣西首前軍攻破靜江遂兼行宣撫事廣西平授大中大夫宣德路達嚕噶齊以治最陞擢嶺南廣西道提刑按察使時阿爾哈雅恃功驕恣劾奏不少貸遷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浙西宋故都民衆事繁在職惟務鎮靜人服其知大體卒於官年四十九贈宣忠守正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沈國公謚莊肅子齊諾以御史大夫伊嚕諾延薦入見大安閣世祖念其功臣子即以其父官授之拜武德將軍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時江浙行中書省行御史臺皆治杭齊諾上言行省專提江浙在杭爲宜行臺總鎮江南不宜偏在杭且兩大府並立勢逼則事窒情通則威褻盍移行臺於要便之所後數年移行臺於江東遷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使二十六年加明威將軍遷淮西江北道提刑按察使時僧格秉政擅權人莫敢言齊諾入朝面陳其罪衆帝爲之改容及僧格誅又言其黨猶布中外宜早處分改立肅政廉訪司進廣威將軍授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三十一年遷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丁祖母憂服闋東平大名諸路有諸王牧馬草地與民田相間互相侵冒有司視強弱爲予奪連歲爭訟不能定命起齊諾治之訟遂息大德二年使淮東西問民疾苦察官吏能否還奏軍民便宜三十事多見采用歷江西湖東江南湖北兩道廉訪使時中書平章巴延等固位日久黨與衆盛所任之人徇情弄法齊諾摭其實上於憲臺以聞巴延等皆被黜前後七持憲節剛正不撓聞朝廷事有不便必上章極論未嘗以內外爲嫌七年授嘉議大夫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馭吏治民有方以暇日正衙衛表里巷圖學興工尤盡其力俄進通議大夫同僉樞密院事上疏言蒙古軍在山東河南者往戍甘肅跋涉萬里裝橐鞍馬之資皆其自辦每行必鬻田產甚則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發前後相仍困苦日甚今邊陲無事而虛殫兵力誠爲非計請以近甘肅之兵戍之而山東河南諸軍官爲出錢贖其田產妻子詔從之未幾遷參議中書省事贊決機務精練明敏成宗崩迎仁宗於潛邸奉武宗即位危疑之際彌綸補益之功爲多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樞密院事左翼萬戶府達嚕噶齊提調屯田事延祐五年致仕給半俸終其身退居濮上築先聖宴居祠堂於歷山下聚書萬卷延名師教其鄉里子弟出私田百畝給養之有司以聞賜額歷山書院居七年卒年七十一贈推忠輔治功臣光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衛國公謚景獻子倫布（原作龍寶）監察御史壽通洪澤屯萬戶布呼齊南臺御史觀音保襲洪澤屯萬戶巴延呼圖克起進士知鄭州以治行第一入爲翰林國史院經歷（元史）

布埒齊（原作孛蘭奚）鴻吉哩氏世居應昌祖莽格（續通志作孟克三編志作忙哥）以后族備太祖宿衛父婁實克（原作律實）狀貌魁偉有謀善騎射太祖嘗問行旅之事應對稱旨即命爲千戶尋以爲齊王府司馬後從睿宗伐金有功卻還宿衛以疾卒布埒齊英邁有父風幼孤能自刻厲暇日習弓馬夜則讀書承母訓期以成父之志從軍有功襲父官爲齊王司馬世祖親征納延以齊

王兵從布埒齊躍馬陷陣斬其旗所嚮披靡世祖大悅授宣成將軍信州路達嚕噶齊時江南初附布宣上意與民更始期年郡大治俄以疾卒年三十三贈河間路達嚕噶齊追封范陽郡侯子托音布哈（原作脫顏溥化）歷監察御史河南廉訪副使郴州路達嚕噶齊（元史）

耶律伯堅字壽之桓州人氣豪俠喜與名士游用薦舉入官為工部主事至元九年轉保定路清苑縣尹初安肅州苦徐水之害訴於大司農欲奪水故道導之使東入清苑境伯堅陳其形勢圖其利害謂果導則清苑徒被淹沒而水必反故道為災請大司農司官及郡守行視可否事遂已縣西有塘水溉民田其廣勢家據以為磑民以失利來訴伯堅命毀磑決其水注之田許以溉田之餘月乃得堰水值磑者為定制縣居南北之衝歲為親王大官治供帳於縣西限以十月成至明年復撤而新之吏得並緣侵漁其費不貲伯堅命築公館以代其弊遂絕凡郡府賦役於縣有重於他縣者輒曰詣得罪於上不可得罪於下必詣府力爭之在清苑四年民親之如父母比去立石頌其德焉擢為恩州同知（元史）

達爾瑪實哩（原作達禮麻識理）字遵道齊哩克台氏其先北方大族六世祖始居開平父阿拉克布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追封趙國公謚襄愍達爾瑪實哩幼穎敏從師授經史過目輒領解至正五年經筵選充譯史益自砥礪於學轉補御史臺譯史除御史臺照磨十五年拜監察御史出僉山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未行留為詹事院長史俄遷工部員外郎復留為長史明年除中議尋升參議詹事院事十七年為太子家令十八年歷秘書太監吏部侍郎御侍臺經歷中書右司郎中十九年除刑部尚書提調南北兵馬司巡捕事盜起畿甸人心大恐達爾瑪實哩鎮之以靜民恃以安二十一年由中書參議升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二十三年遷上都留守兼開平府尹加榮祿大夫分司上領東領三州以督轉輸二十四年朝廷以前中書平章政事達實特穆爾來為留守時博囉特穆爾擁兵京師皇太子出居於外達爾瑪實哩與達實特穆爾皆以忠義許國相與結人心以觀時變未幾改授達實特穆爾大司農達實特穆爾謂達爾瑪實哩曰我至京師則制於強臣未易圖也因留不行適塔奇勒（原作脫吉兒）以博囉特穆爾命屯兵哈里泊而以留守善安集兵於鄂濟哩部落達爾瑪實哩遇之有禮善安辭去博囉特穆爾復調特穆爾托喇蘇克（原作託忽速斯）至上都以守禦為名事益矛盾達爾瑪實哩與之周旋略無幾微見於外而密遣使通音問於罕哈哈剌海行樞密知院伊埒岱爾（原作益老谷兒）請亟調兵南行又遣留守司照磨陳恭取兵興州訪求在閒官吏之有才者約東東西手巴喇噶齊虎賁司糾集丁壯苗軍火銃什伍相聯一旦布列鐵旛竿山下揚言四方勤王之師皆至特穆爾等駭走所將兵盡潰由是達爾瑪實哩增修武備城守益嚴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冀寧命立上都分省達實特穆爾為平章政事達爾瑪實哩為右丞便宜行事關沁特穆爾用博囉特穆爾命以兵犯上都先遣利用少監特爾格齊（原作帖里斟赤）至上都令備糧餉迎大軍達爾瑪實哩聞陳大義戮之於市民情乃定已而關沁特穆爾帥鐵甲馬步軍蔽野而至呼聲動天達

爾瑪實喱飭軍士嚴守申明逆順之理以安人心巡視城壁晝夜不少息達死士從城而下焚其攻具詔副留守圖嚕默色哈雅引兵出戰敗之未幾博囉特穆爾伏誅圖沁特穆爾奔滇上都以安拜中書右丞兼上都留守提調虎賁司加光祿大夫賜黃金繫腰仍命提調東西手巴喇噶齊明年召爲大宗正府伊克札爾古齊又明年拜太子詹事奉詔至軍中宣明大義諭將威悅遷翰林學士承旨秋除知樞密院事大撫軍院事初大撫軍院之立皇太子專以倚納庫庫特穆爾既而政權不一事務益乖迨達爾瑪實喱至事已無可爲者達爾瑪實喱之卒也先一夕集賓官哈喇章夢太祖召見語之曰我以勤勞取天下傳於托歡特穆爾而阿裕爾實喱達喇不克肖似廢壞我家法苟不即改圖天命不可保矣爾明旦亟以吾言告而主及阿裕爾實喱達喇不以告吾即殛汝告之而不改則吾有以處之達爾瑪實喱其人庶幾識事然知而不言將焉用之吾其先殛之矣明旦哈章入見帝具以夢告帝令以告皇太子比出則達爾瑪實喱已無疾而卒矣（元史）

温義開平人累世同居詔旌其門（元史孝義傳）

遵化州

楊時熙字春卿玉田人嘗爲興文署丞幼穎悟質厚制行不爲崖岸隱居教授二十餘年士大夫多出其門下築一室環種竹名曰庸齋圖其象爲野服蕭然病革訣其門人曰予平生無愧于世言已卒（劉靜修文集）

王從政薊州遵化人由國子生爲安平尹清慎愛民貳名宦（安平縣志）

易州

趙柔涞水人有膽略善騎射好施予金末避兵西山摧險以保鄉井時劉伯元秦友資李純等亦各聚衆數千聞柔信義共推爲長柔明號令嚴約束重賞罰爲衆所服歲癸酉太祖遣兵破紫荆關以衆歸授涿易二州長官佩金符丙戌羣盜并起柔單騎說降其衆以功遷護虎衛上將軍正定涿等路兵馬都元帥佩金虎符兼銀冶總管庚寅太宗命兼管諸處打捕總管丙申加金紫光祿大夫卒至順元年追封天水郡公諡莊靜曾孫世安榮祿大夫江西行省左丞（元史）

何伯祥字世麟（郝經撰碑銘）易州易縣人（郝經撰碑銘作易州涞水人）幼從軍于金（元史）數當敵鋒年十五事中都經略使苗道潤道潤與其副賈瑀有隙一日從數騎出瑀伏甲射之斃于道從者駭散伯祥獨下掖之伏發奮槍大呼殺數人賊遁去遂取道潤所佩金虎符以出間道聞前朝命靖安民代道潤因事之伯祥之父初爲山西賊所擄乃言諸靖與十二人冒險捷出以復父仇掠數百里破壘邸奉聖安水諸堡寨時年十六衆以何郎目之安民卒以符節歸萬戶張柔柔愛其材置左右每戰輒與之俱（碑銘）戊寅從張柔來歸太祖定河朔惟保定王子昌信安張進堅守不下子昌金驍將也柔命伯祥遏其城子昌出走追及之子昌反射中手貫槍伯祥拔矢乘槍策馬直前徒手搏之擒子昌進圍之進去遂平山西諸寨從攻汴梁拔洛陽圍歸德破蔡州論功居多授易州等處軍民總管丁酉從主帥察罕伐宋伯祥拔三十餘柵獲戰艦千餘艘又破芭

燕望鄉大洪張家等寨俘獲甚眾器械山積察罕以其功聞賜錦衣金甲壬子諸軍入宋境察罕自他道遽還諸軍合皇失措伯祥曰此必爲敵所邀不若出其不意而遂深入其地彼不我測乃可出也遂率兵突戰直抵司空塞疏布營壘陵高伐木爲攻取勢既夜命爲五營營火十炬伏精銳于營側天將明令士卒速行而鳴鼓其後宋兵果來追伏發驚潰追擊破之轉戰百餘里他軍不能歸者皆賴以出帝聞之賜金二百兩世祖南伐伯祥參預軍事多所獻納卒于軍贈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追封易國公諡武昌（案趙孟頫撰何瑋神道碑諡忠毅）子瑋字仲韞始襲父職知易州兄行軍千戶瑛卒（據碑名堦）復襲之鎮亳州從圍襄樊宋將夏貴率舟師來救瑋特建營於城東北貴兵縱火焚北關遂進逼瑋萬戶托肯布哈等呼瑋入城瑋不從率眾誓以死戰開營門以身先之貴敗走至元十一年丞相巴延受命伐宋辟瑋爲帳前都鎮撫師次陽羅堡夏貴率戰艦列江上下瑋從元帥阿珠率眾先渡諸軍繼之貴復敗走宋丞相賈似道率舟師扼於丁家洲瑋將勇敢士出戰奪舟千餘艘似道遁去授武德將軍管軍總管佩金虎符宋既平進懷遠大將軍太平路軍民達嚕噶齊俄升昭勇大將軍行戶部尚書兩淮都轉運使至元十八年擢參議中書省事二十年擢爲江浙按察使二十二年改大名路總管二十八年遷湖南宣慰使三十一年拜中書參知政事時宰執凡十一人（案續通志云宰相年表至元三十一年自鄂勒哲而下凡十二人其一則是年十一月所增也故本傳云十一人）瑋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政出多門轉相疑忌請損之不從遂乞代大德四年授侍御史以母病辭七年授御史中丞陳當世要務十條成宗嘉納之京師孔子廟成瑋言唐虞三代國都閭巷莫不有學今孔廟既成宜建國學於側從之賽音諤德齊巴圖果勒等（巴圖果勒宰相年表作巴特瑪琳沁）還自貶所復相瑋言奸黨不可復用宜選正人以居廟堂帝然之監察御史郭章劾郎中哈喇哈斯受賕具服而哈喇哈斯密結權要以枉問誣章瑋率臺臣入奏辨論剴切章遂得釋九年冬將有事於南郊議配享瑋曰嚴父配天萬世不易不果行成宗崩丞相阿固台奉皇后旨集廷臣議祔廟及攝政事瑋難之阿固台變色曰中丞獨不畏死耶瑋從容曰畏死不義耳苟死於義夫復何畏未幾以疾去位武宗即位於上都授太子副詹事遣使促使就職復遙授平章政事商議中書省事帝至自上都臨朝問曰孰爲何中丞瑋出拜帝曰朕知卿能以忠直爲國朕有不逮卿當勉輔至大元年遷太子詹事兼衛率使俄拜中書左丞仍平章政事商議中書省事未幾擢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佩金虎符提調屯田事帝面諭曰汴省事重屯田久廢卿當爲國竭力賜黑貂裘一錦衣二襲瑋至汴建諸葛亮祠立書院以地三千畝贍之三年改河南行尚書省平章政事卒（元史）年六十有六（趙孟頫撰神道碑）贈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梁國公諡文正（元史）子德嚴順德路總管德溫保定翼副萬戶（趙孟頫撰神道碑）

鞏彥暉易州人與兄彥榮俱以武功稱初彥榮以百夫長隸千戶何伯祥麾下累有戰功後請老以彥暉代之諸軍伐宋彥暉從破棗陽斬首甚眾萬戶張柔之駐曹武也彥暉與伯祥別將一軍破大洪諸寨宋人出荊鄂選兵二萬救之彥暉

與伯祥逆戰斬首五百級生擒曹路分等一十六人是夜宋兵來攻彥暉率甲士三千人追擊於曹武鎮敵潰走擒其主將以歸戰光州柔軍於東北命彥暉率勁卒二百伏西南夜五鼓東北聲振天地彥暉植梯先登眾繼之破其外城遂急攻并其子城破之戰滁州彥暉率浮渾脫者十人夜渡滁水入欄馬牆殺守軍三舖焚其東南角排寨木攄大軍繼之比明拔其城會大軍攻黃州諸將壁壘未定有舟來覘柔遣彥暉伏甲二百于赤壁下敵軍夜半水陸並至彥暉待其半過擊之敵大撓死者無算生擒十七人師還又破張家寨以守將獻從攻壽州奪其門生擒三人以出泗州之役諸將自四鼓集城下爲壍水所阻黎明無敢渡者兩軍交射如雨彥暉被重甲徑渡敵將來禦彥暉刺其胷搏殺之眾軍畢渡至晡得其外城尋發其月城彥暉將下顧伯祥失所在乃反求之敵追襲彥暉力戰翼伯祥以出事聞賜彥暉銀符牌兼鎮撫事歲己未兵渡江次武昌宋援兵四集彥暉逆戰有舟數十來挑戰彥暉逐之入湖中伏出圍彥暉數匝左右莫能近彥暉矢盡短兵接身被重傷度不可免遂投水中敵援之出載歸江州見宋官不屈問以事不對竟死年五十六長子信襲授銀符易州等處管軍總把中統三年從征李璮至元四年從元帥阿珠南征九年從攻樊城先登奪其土城焚西南角樓殺敵軍十人擒五人宋將矮張以舟兵來援自高頭堡戰圍八十餘里抵襄陽城下奪戰艦二獲其裨將二人十一年從丞相巴延攻沙陽堡率勇士五十人火焚其柵敵軍大亂遂破之十二年戰丁家洲殺宋兵七十餘人奪戰艦二江南平以功升武略將軍管軍千戶鎮太平州十六年以疾辭子思明思溫思恭思明初患目疾以思溫襲及思溫卒而思明疾愈復以思明襲思明卒以思恭襲懷孟萬戶府管軍上千戶佩金符（元史）

米顧易州人父從吉倜儻不羣尚氣節果敢貲畜隨即散去嘗欲請建太廟以享祖宗任漢官以嚴省部等數事未及陳而卒顧世祖時爲東平路軍儲使南京路宣慰使四川行樞密院事近官嘉議大夫拜右三部尚書弟楫知祁州（易州志）

敬儼字威卿其先河東人後徙易水五世祖嗣徽仕金官至參知政事曾祖子淵樂陵令祖鑑同知嵩州事皆以進士起家（元史）父元長字伯仁（易州志）有學行官至太常博士儼昕學善屬文御史中丞郭良弼薦爲殿中知班著憲章若干卷受知於廣平王伊嚕勒諾延連辟太傅太師兩府掾調高郵縣尹未赴遷充中書省掾朱清張瑄爲海運萬戶豪縱不法適儼典其文牘嘗致厚賂儼拒之二人伏誅權貴多以賄連坐獨儼不與大德二年授吏部主事改集賢司直會湖湘有警丞相哈喇哈斯達爾罕奏儼奉詔恤民且觀釁稱旨六年擢禮部員外郎有故郡守子當以廕補官繼母訴其非嫡者儼案其誣按之果如所言七年拜監察御史時省臣有已黜而復收用者參預官巧佞與相比周以黷貨撓法即日劾去之江浙行省與浙西憲司交章攻訐命儼偕阿爾斯蘭哈雅往治議多不合兩上之朝廷卒是儼議遷中書左司都事扈從上京西京貢人以運糧供餉得官監用至數十萬石以利陷主者匿不發儼按徵之以輸邊九年授吏部郎中以父疾辭父

卒於夜服入御史臺爲都事中丞何某與執政有隙省議欲褫臺選之當否儼曰選者省除吏千餘人臺亦當分別之耶語聞議遂寢武宗撫軍北邊成宗昇遐宰臣有異謀者事定命儼鞫問得其情除山北廉訪副使入爲右司郎中武宗臨御湖廣省臣有僞爲警報馳驛入奏以圖柄用者儼面詰之曰汝守方面既有警豈得離職是必虛誕耳其人竟以狀露被斥旱蝗民飢爲盜有司捕治論以眞犯獄上儼曰民飢而盜迫於不得已非故盜也且死者不可復生宜在所矜貸用是得減死者甚衆至大元年授左司郎中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先是儼以議立尚書省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乃左遷儼爲轉運使陰以陷之比至首劾揚官之貪污者法既大行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行省參政來會鹽筴將定羨數爲歲常額儼以亭戶彫敝已甚病人以爲己非大臣體事遂止仁宗踐阼召爲戸部尚書廷議欲革尚書省弊政儼言遽罷鈔不用恐細民失利不從皇慶元年除浙東道廉訪使有錢塘退卒詐服僧衣稱太后旨建婺州雙谿石橋大興工役以病民儼命有司發其奸贓杖遣之奏罷其役郡大火焚數千家儼令發廩以賑貧餓取憲司發棠材及諸路學廩之羨者建孔子廟二年拜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舊俗民有爭即越訴於省吏得苴緣爲奸訟益繁儼令省府非有司不得侵民訟事遂簡詔設科舉儼薦臨川吳澄金陵楊剛中爲考試官得人爲多延祐四年召爲侍御史湖廣省臣以贓敗儼一日五奏卒正其罪臺臣有劾去而復職者御史復劾之章再上有旨命丞相樞密共決儼曰如是則臺事去矣遂叩帝前奏辯之因伏殿上叩頭請代帝曰事非由汝汝其復位五年拜中書參知政事臺臣奏留之賜大學衍義及所服犀帶每入見帝以字呼之曰威卿而不名其見禮遇如此舊制諸院及寺監皆奏除僚屬歲久多冒濫富民或以賂進儼以名爵當愼惜奏請悉追奪之六年謝病歸徙居淮南至治元年除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中丞泰定元年改江南諸道御史臺中丞皆不赴四年徵爲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商議中書省事儼令使者先反而挈家歸易水輿疾入見賜食慰勞親爲差吉日使視事命朝會無下拜拜中書平章政事復以病辭不從天歷改元朝議欲盡殺朝臣之在上京者儼抗言若輩皆循例從行殺之非罪衆賴以免居月餘傷足告歸家居十餘年卒不能行猶勤書不廢卒贈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柱國封魯國公謚文忠著有詩文集若干卷子自强朝散大夫禮部員外郎（元史）

趙守賢涞水人大德間以明經舉大都路總管修築城隍訓練兵甲有功陞按察司副使（保定府志）

盧應宇天祥世爲范陽人曾祖涉居涞陽遂爲涞人應宣時言動嚴重不喜嬉戲長涉經史尤精法律累遷易州同知兼西南路招撫使復遷大將軍升易州刺史兼職仍舊加榮祿大夫僉都元帥金吾衛大將軍（易州志）

邢政字直卿涞水人（易州志　元史孝友傳叔作保定人）性篤孝負經濟才官奉議大夫軍民匠都總管稱職四遷至中議大夫署刑部侍●郎中六十謝歸尋進禮部尚書手書十誡號錦里散人子用中官至奉議大夫中尚監大使康能端愼有父風（易州志）

王彥彰淶水人累官至餘姚州知州卓有政聲（保定府志）

張珙字廷玉易縣人元末舉進士隱洪崖山不復仕以詩文鳴於世（易州志）

冀州

賈塔爾琿（原作賈塔剌渾）冀州人太祖用兵中原募能用礮者籍爲兵授塔爾琿四路總押佩金符以將之及攻益都下之加龍虎衛上將軍行元帥左監軍便宜行事師還駐謙謙州節古烏孫國也歲己丑將所部及契丹女眞唐古漢兵攻鄂托羅爾城塔爾琿督諸軍穴城先入破之即軍中拜元帥改銀青光祿大夫從睿宗入散關略關外四州經興元渡漢江略唐鄧申裕諸州河南平升金紫光祿大夫總領都元帥從大帥塔沁攻徐邳平之十六年（案續通志云本傳上文己丑爲太宗元年下文戊午爲憲宗八年攷本紀自太宗至憲宗俱不及十六年三字必有脫誤）卒子緯爾齊（原作抄兒赤）襲從諸王伊遜克塔齊爾南征戊午卒於軍子吉嚕（原作冀驢）襲卒弟六十八襲至元五年諸軍圍襄樊九年六十八帥所部戍駱駝嶺一字城立皷城南不發以怠敵心俄而帥銳卒突出攻其城西破之以功賜銀幣鞍馬弓矢十一年諸軍南征渡江明年加宣武將軍宋常州守臣姚訔堅守不下六十八發礮摧其城壁宋援兵突至力戰卻之常州既克帥府令總新附礮手軍臨安降加懷遠大將軍從諸軍追宋二王至海下三十餘城十四年加昭勇大將軍十五年加輔國上將軍十八年論功授奉國上將軍管領礮手軍都元帥二十年罷都元帥更授礮手軍匠萬戶佩三珠虎符廿六年卒（元史）

張晉亨字進卿冀州南宮人其兄同知安武軍節度使事領衆強令顒以冀州數道之衆附嚴實於青崖後從實來歸（案元史攷證云金史宣宗本紀嚴實以興定四年與王贇等同據濟南屢招之不從至癸酉歲降元後於庚辰七月降宋十二月復降元是爲元太祖十五年元史本紀亦同顒之來歸當在實初降時）進顒安武軍節度使西征戰歿歲戊寅穆呼哩承制署晉亨襲爵晉亨涉獵書史略事周密實器之以女妻焉實遣子忠貞入質命晉亨與俱丁亥從國王博囉征益都以功遷昭毅大將軍領恩州刺史兼行臺馬步軍都總領再遷鎮國大將軍實征淮楚河南晉亨皆從甲午命爲東平路行軍千戶圍安慶其守將走邀擊之斬首百級俘獲無算攻定城俘其將士十有五人略信陽執復州將金之才攻六安拔之大小數十戰策功居多實卒其子忠濟奏晉亨權知東平府事東平貢賦率倍他道迎送供億傳書獄訟日不暇給歷七年吏畏而民安之憲宗即位從忠濟入覲時包銀制行朝議戶賦銀六兩諸道長吏有輒請試行者晉亨面責之曰諸君職在親民民之利病且不知乎今天顏咫尺知而不言罪也承命而歸事不克濟罪當何如且五方土產各異隨其產爲賦則民便而易足必責輸銀雖破民之產有不能辦者大臣以聞明日召見如前言以對（案續通志云王玉汝傳作玉汝糾諸路管民官愬之闕下兩傳互異）帝是之得戶額三之一仍聽民輸他物定爲制帝賜晉亨金虎符辭曰虎符國之名器長一道者所佩臣隸忠濟麾下復佩虎符非制也臣不敢受帝益喜改賜璽書金符恩州管民萬戶中統三年李璮叛晉亨從嚴忠範戰於遙牆濼勝之改本道鄂囉萬戶四年授金虎符分將本道兵充萬戶戍宿州首言汴隄南北沃壤閒曠宜屯田以資軍食乃分兵列營以時種藝選千夫長督勸之事

成期年皆獲其利至元八年改懷遠大將軍淄萊路總管兼軍事十一年詔伐宋晉亨在選中間命就道曰此報效之秋也分道由安慶渡江丞相巴延留之戍鎮江兼與民政壹以鎮靜爲務戰焦山瓜州皆有功十三年卒於官子好古字信甫少讀書善屬文器識宏遠勇而有謀父晉亨權知東平府事嚴忠濟承制以好古權其父軍戍宿州戊午（案戊午爲憲宗八年）奏眞授行軍千戶攻樊城身中流矢戰不少卻略揚州循泰興海門而還擊邳伯埭拔之從大軍攻鄂中統元年還宿州忠濟命兼邳州刺史訪民瘼革吏奸立爲條約未幾移戍蘄州李璮叛據濟南宋人攻蘄好古率兵迎擊力戰死之弟好義襲（案世祖本紀至元二年以千戶張好古歿王事命其弟好義好禮並襲職傳失載）下江淮有功（元史）

嚴寶信都人太宗時襲兄職管軍總管兼信都縣尹有惠政子天祐爲上均州百夫長淮西運判（冀州志）

孔元字彥亨新河人（明一統志　案新河縣志暨明一統志俱作新河人元史作眞定人）驍勇有智略歲丁酉棄家從軍隸丞相史天澤麾下戊戌從取焦湖圍壽春先登拔其西堡己亥從征安豐力戰卻敵己酉從圍泗州俱有功辛亥從攻五室山寨俘其衆以歸戊午從攻樊城親王塔齊爾命取樊西堡元率死士挺槍大呼擊殺數百人斬首十九級以獻中統元年扈駕北征二年宣授管軍總把至元十一年從伐宋爲前鋒所向克捷十四年進武略將軍管軍千戶明年還軍北征進武義將軍侍衛親軍千戶賜佩金符又明年圍兵討叛王實勒們等從行院拜奇頁勒啓實追其衆至烏蘇洋而還分軍之半扼其要害地餘衆遂潰獲輜重牛馬帝大悅賞賚甚厚加宣武將軍右衛親軍總管十九年以疾卒子鷹揚襲授昭信校尉右衛親軍弩軍千戶仍佩金符至大元年卒子成祖襲延祐二年卒子阿海（原作那海）襲（元史）

謹案新河縣志成祖作繩祖至正間以忠勇聞爲宰相忌飲鴆死子周彬隱居不仕與此不合

鄭甫字仲美棗強人美容儀音吐洪暢稍長志節豪邁金季擎其父母避亂河南服農孝養後其兄義奮跡閭里因挈家北還時元兵南下從兄謁軍門主帥嘉其驍勇授右副監軍從征益都當矢石之衝常居兄前爲敵身受數矢不爲動尋攻信安拔之義以功累陞龍虎上將元州兵馬都元帥甫初署棗強簿進縣丞涖事嚴明吏畏民安擢同知冀州節度使事旱蝗民饑出所有以賑全活甚衆授璽書仍前職兼管民萬戶時民力日屈積歲負賦浸多有司徵之急乃書爲己券貸錢輸之先是信安之役城久乃下主將欲屠之義甫泣請得免有孚佛子者以符水惑衆作亂棗強之東事覺當事欲盡誅之甫爲營解誅七人所活以億萬計甫六十謝事年七十有九卒於家子十九人義子九人（棗強縣志）

鄭天敘棗強人驍勇多謀累拜征南統兵大帥剿巨寇邊塵肅清帝嘉其功樹碑旌之弟天倫授大將與兄同領兵征南屢立殊勳並勒石（棗強縣志）

謹案棗強縣志云舊志止載天敘天倫姓名而州志所載事實甚備正定志二人俱云至正中拜肅清元帥別無事實前令羅廷唯詞邑鄉賢祀鄭天倫鄭天敘二人而冀州志載兄弟俱爲元帥及活棗強一事及揭廣川鄉鄭氏墓

表觀之而兄曰義弟曰甫無天倫天敍之名考其事與州志相符又爲元世祖時人非順帝時或曰天倫即義天糸即甫卒於世祖時而縣前碑亭則元順帝時所立天倫天敍或其別號故與墓表相符後之修州志者不知何以削去諱而載其人以俟考

吳謙字謙甫信都人父倬廣平路總管謙性孝敬讀書達政事善騎射從事行伍匠贊戎略將帥賴之皆活俘民三百餘口至元十七年授將仕郎清遠丞逾月解綬歸以養親教子爲樂尋卒以子緈貴進嘉議大夫正定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冀州志）

周祥棗強人至元間還充尚書省令史居官廉幹立政不煩不苛仕至戶部侍郎（棗強縣志）

劉理南宮人至元間爲新鄉尹捐貲修學校平賦役杜私謁獄訟無留滯民爲刻石紀之（河南通志）

趙志南宮人至元中（冀州志作至正中）除長葛縣尹爲政寬和撫字有方邑地卑溼志相其宜使爲水田旱則決渠水灌之民獲其利（同上）

康繼遷南宮人元貞二年爲將仕佐郎國子博士善屬文（冀州志）

李艮弼初名艮卿新河人仕至中奉大夫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艮弼性資誠愨有謀善斷歷中外者垂三十年所在俱有惠政民懷思之仁宗嘉其功賞賚有加（新河縣志）

李希賢新河人仁宗時授遼州知州兼管諸軍奧魯勸農事居官律身公勤廉謹有聲於時官至奉議大夫（同上）

吳弼字艮輔新河人至治中任爲新州知州兼管諸軍奧魯勸農事有循良聲（同上）

張執冀州人至正四年任香山縣尹廉謹自勵丙戌秋李重入寇海上奉檄平之民賴以安縣宇橋梁一修前觀而民不擾（廣東通志）

李璋字和玉武邑人疏財仗義母疾革禱東嶽行祠願減己算以延母疾果愈邑人慕其德立祠祀之（武邑縣志）

孫夢錫武邑人博學多識長於詩賦累官至中順大夫江陰縣尹（冀州志）

趙州

王義字宜之正定甯晉人家世業農義有膽智沈默寡言談書知大義金人遷汴河朔盜起縣人聚而謀曰時事如此吾儕欲保全家室宜有所統屬乃推義攝行縣事尋號爲都統太師國王穆呼哩兵至城下義率眾以甯晉歸入覲太祖賜駿馬二匹授甯晉令兼趙州以南招撫使是時兵亂民廢農耕所在人相食甯晉東有葳澤百餘里中有小堡曰澀城義曰澀城雖小而完且有魚藕菱芡之利不可失也留偏將李直守甯晉身率眾保澀城由是全活者眾歲乙亥金將李伯祥據趙州穆呼哩遣義擣其城會天大風雨義率壯士扶長梯疾趨夜四鼓齊登殺守陴者城中亂伯祥挺身走天寧眾一州遂定穆呼哩承制授義趙州太守趙冀二州招撫使丁丑大軍南取鉅鹿洺州二城（案胡祇遹撰王義行狀作南取鉅鹿洺州南宮三城）軍還至唐陽西九門遇金監軍納蘭率冀州節度使朱茂等將兵萬餘北行義伏兵桑林以百騎挑之納蘭來迎戰因稍卻誘

之近桑林伏起金兵大亂奔還獲稍甯二弟及萬戶李虎戊寅拔束鹿進攻深州守帥以城降順天都元帥張柔上其功升深州節度使深冀趙三州招撫使金將武仙以兵四萬來攻束鹿仙諭軍士曰束鹿兵少無壕城無樓櫓一日可拔也盡銳來攻義隨機應拒積三十日不能下大小數十戰皆捷一夕義召將佐曰今城守雖有餘然外無援兵糧食將盡豈可坐而待斃椎牛饗士率精銳三千銜枚夜出直擣仙營仙軍亂乘暗攻之殺數千人仙率餘衆遁還正定悉獲其軍資器仗穆呼哩聞之遣使送銀牌十命義賜有功者庚辰拔棗州獲柴茂械送軍前穆呼哩張柔復上其功授龍虎衛上將軍武安軍節度使行深冀二州元帥府事賜金虎符辛巳（案舊通志云太祖紀十五年庚辰武仙降二十年乙酉復以正定叛金史武仙傳所載相符本傳序謀襲趙州事於辛巳年恐誤）仙復遣其將盧秀李伯祥率兵謀襲趙州并取懸城率戰艦數百艘沿江而下義具舟楫于紀家莊截其下流邀擊之義士卒皆水鄉人善水戰回旋開闔往來如風雨船接則躍登彼船齊戈疾擊敵莫能當殺千餘人擒秀伯祥退保懸城義引兵拔之伯祥西走二子死焉邢州盜號趙大王聚衆數千據任縣阻城水寨甲午義引兵薄其城一鼓下之餘黨悉平義乃布教令招集散亡勸率種藝深冀之間遂爲樂土云

元史

趙斌柏鄉人弱冠隸軍籍爲五十人長世祖時收濟南拔東海州復攻泰州新城左右肩中矢及巢不稱卻元帥孛羅歡嘉其功授百人長大兵至揚州授或銀符忠顯校尉右衛管軍總把積勞擢殂命子英襲其官（柏鄉縣志）

張全柏鄉人倜儻好義善騎射邑人依以爲生元兵南下率吏民歸國王穆呼哩王承制以爲柏鄉令子元襲職佩金符爲柏鄉丞歲饑出粟振之全活者衆卒贈中順大夫清河郡侯子瑞由柏鄉丞累官至敦武校尉珪以子居敬贈清河郡侯（柏鄉縣志）

張元柏鄉人有勇力以仁孝得鄉里心金亂兄避外獨居養親盜至設計擒縛村人恃以無擾雲州置銀場官發民數百爲丁命元部送比至無一軼者里有訟者咸折衷於元或至門感愧而返（趙州志）卒年七十有五會葬者三千餘人以孫訥贈亞中大夫追封趙郡侯訥英宗時官江西行臺副使泰定初拜吏部侍郎尋進左司郎中吏部尚書虛心用人世稱公平云（柏鄉縣志）

劉安世（趙州志作世安）柏鄉人父才以孝聞元初官趙州奧魯總管還千戶居官有聲安世其仲子也（柏鄉縣志）性篤孝父疾革安世中夜臥墅南石橋水上冰融三寸許即以瓶取水飲才而愈遐近駭異以爲誠孝所感（大清一統志）從攻潭州有功累遷忠顯校尉萬戶府把總（柏鄉縣志）

陳祐一名天祐字慶甫趙州寧晉人世業農祐忠博究經史既沒門人諡曰茂行先生祐少好學家貧母張嘗剪髮易書使讀之歲癸丑穆哥王府（案錢大昕元史考異云憲宗于末哥大王丁巳年分撥河南府五千五百五十二戶末哥一作穆哥亦作摩哥傳作云穆下有闕穆哥也依史例當稱穆哥王府傳並沿王惲所作神道碑文而不知其非史法也康撫州哥字）分土于陝洛表祐爲河南府總管下車綏金季名士李國維楊果李微郝元咨訪治道奏免征內軍數百家及椒竹諸稅撫料等錢又上便民二十餘事朝廷皆從

之世祖即位分陝洛爲河南西路中統元年具除祐爲總管以清慎見稱在官八年如始至之日至元二年調官法行改南京路治中適東方大蝗徐邳尤甚責捕至急祐日捕蝗慮其傷稼也今蝗雖盛而穀熟不如令早刈之庶力省而有得南州之民皆賴焉三年朝廷以祐降官無名乃賜虎符授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衛當四方之衝號爲難治祐申明法令創立孔子廟修比干墓且請於朝著於祀典嘗上書世祖言樹太平之本有三一曰太子國本建立宜早二曰中書政本責成宜專三曰人材治本選舉宜審事雖未能盡行時論稱之六年置提刑按察司首以祐爲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案續通志云百官志云國初立提刑按察司四道一曰山東東西道至元六年以提刑按察司兼勸農使與此不合）時中書尚書二省并立帝厭其煩欲合爲一集大臣雜議祐遂朝命預阿哈瑪特爲尚書平章政事欲并升中書右丞相安圖爲太師因罷中書省擢祐有異議許進祐爲尚書參知政事以咱之及入議祐極言中書政本祖宗所立不可罷三公古官今徒存其虛位未須設事遂寢阿哈瑪特怒其忤已除僉中興等路行尚書省事西涼隸永昌王府其達嚕噶齊及總管被誣構家各百餘口王欲悉致之法祐力辯其冤二人皆獲免朝廷大舉伐宋遣祐簽軍山東民多逃匿聞祐至皆日陳按察來必無私遂皆出應期而辦十三年授南京總管兼開封府尹吏多震懾失措祐日何必若是前爲盜跖今爲顏子吾以顏子待之前爲顏子今爲盜跖吾以盜跖待之由是吏知修飭不敢弄法許蔡間有巨盜祐捕之急逃入宋境宋亡隨例詣夏貴逃亦祐斥下馬搗殺之民聞帖然十四年遷浙東道宣慰使時江南初附軍士俘虜溫台民男女數千口祐悉還之未幾行省榷民商酒稅祐請日兵火之餘傷殘之民宜從寬恤不報遣祐檢覈慶元台州民田及還至新昌值玉山鄉盜倉卒不及備遂遇害（案虞集撰陳思濟神道碑云時盜起新昌玉山宣慰陳祐率師往討爲飛矢所中而殞與傳異）年五十六詔贈推忠秉義全節功臣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封河南郡公謚忠定父老請留葬會稽不得乃立祠祀之祐能詩文有節齋集子夔考歐屯田萬戶初在揚州聞祐遇盜泣請於行省願復父讎擒其賊魁戮於紹興市孫思謙夔考歐屯田萬戶思謙字景讓浙東宣慰使祐之孫也少孤警敏好學凡名物度數綱紀本末考訂詳究尤深於邵子皇極經世書文宗天歷初爲丞相高昌王伊都呼所舉授典寶監經歷改禮部主事首言教坊儀鳳二司請併入宣徽以清禮部之選其官屬不當與文武官並列朝會宜置百官之後大樂之前詔從之而二司隸禮部如故至順元年拜西行臺監察御史建明八事一曰正君道二曰結人心三曰崇禮讓四曰正綱紀五曰審銓衡六曰勵孝行七曰紓民力八曰修軍政先是關陝大饑民多鬻產轉徙及來歸者皆無地可耕思謙令鬻民倍直贖之使富者收兼入之利貧者獲已棄之業監察御史李擴行部甘肅金州民劉海延都其男元元自稱本流民非海延都之子告父掠其財擴聽之以藩法抑其父思謙劾擴逆父子之天壞朝廷之法遂抵擴罪明年遷太禧宗禋院都事拜監察御史首陳四事言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中論秦漢以來上下千餘年天下一

統者六百餘年而已我朝開國百餘年混一六十餘年土宇人民三代漢唐所未有也民有千金之產猶謹守之以爲先人所營況君臨天下承祖宗艱難之業而傳祚萬世者乎臣愚以興亡懇懇言者誠以皇上有元之聖主今日乃皇上秉時圖治之機茲不可失也又言戶部賜田諸集賚支請海青獅豹肉食及局院工糧好事布施一切泛支以至元三十年以前較之動增數十倍至順經費缺二百三十九萬餘錠宜節無益不急之費以備軍國之用苟能三分損一以惠民夫豈小哉又言軍站消乏僉補則無殷實之戶接濟則無羨餘之財倘有征行必括民間之馬苟能修馬政亦其一助也方今西越流沙北際沙漠東及遼海地氣高寒水甘草美無非牧養之地宜設置群牧使司統領十監專治馬政并畜牛羊數年之後馬實蕃盛或給軍以收兵威或給站以優民力牛羊之富又足以給國用非小補也又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受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積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員須二十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命中書議行之時居喪者多奪情起復思謙言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並著爲令有詔起報嚴寺思謙曰兵荒之餘當罷土木以紓民力帝嘉之曰此正得祖宗立憲之意賜綵綺段之俄遷右司都事元統二年轉兵部郎中改御史臺都事重紀至元元年出爲淮西道廉訪副使未期月引疾歸召爲中書省員外郎上言強盜但傷事主者皆得死罪而故殺從而加功之人與鬬毆殺人者例杖一百七□得不死與私宰牛馬之罪無異是視人與牛馬等也法應加重因姦殺夫所姦妻妾同罪律有明文今止坐所犯似失推明遂令法曹議著爲定制至正元年轉兵部侍郎丁內艱服除召爲右司侍郎歲凶盜賊滋起剽掠州邑思謙力言於執政當竭府庫以賑貧民分兵鎮撫中夏以防後患五年參議中書省事轉刑部尚書改湖廣廉訪使八年遷淮東宣慰司都元帥九年遷浙西廉訪使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辭十一年改淮西廉訪使廬州盜起思謙言於宣讓王帖穆爾布哈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王以帝室之胄鎮撫淮甸豈得坐視思謙願與王戮力殄滅王曰此吾責也但兵馬器械未備思謙括官民馬置兵甲與王分道並進遂擒渠賊廬州平既而潁寇將渡淮又言於王即調芍陂屯卒用之王曰非奉詔不敢思謙言非常之變理宜從權擅發之罪思謙坐之王感其言從之其姪立本爲屯田萬戶召語曰汝職乃我先人力職所致今國家有難汝當身先士卒以圖報效庶無負朝廷也尋召入爲集賢侍講學士修定國律十二年拜治書侍御史明年升中丞上章乞老不允特旨進一品授榮祿大夫仍御史中丞入謝感疾命下翼日

卒贈宣猷秉憲佐治功臣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魯國公謚通敏（元史）

陳天祥字吉甫祐之弟也祐仕河南因自寧晉從家洛陽天祥少隸軍籍善騎射中統三年李璮叛據濟南結宋爲外援河北河南宣慰司承制授天祥爲千戶屯三汊口防遏宋兵事平罷歸居偃師南山躬耕讀書從遊者甚衆其居近緱氏山因號緱山先生初天祥未知學祐未之奇也別去數歲獻所爲詩於祐祐疑假手他人及與語出入經史談辯該博乃大稱異至元十一年起家從侍郎郢復州等處招討司經歷從國兵渡江諭軍中事深爲行省參政賈居貞所器十三年興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天祥領軍士纔十人入其境去城近百里止二日乃至城中父老來謁天祥諭之曰捍衛鄉井誠不可無兵任事者籍之過當故致亂耳今令汝輩權置兵仗自衛何如民皆稱便乃條陳其事於行省曰鎮遏姦邪當資根本若內無備禦之資則外生窺覦之變此理勢必然者也推此軍變亂之故正由當時處置失宜疏於外而急於內凡在軍中者寸鐵尺仗不得在手遂使奸人得以窺發公私同被其害今軍中再經殘破單弱至此若猶相防而不相保信豈惟外寇可憂第恐舟中之人皆敵國矣莫若推赤心於人使勠力同心與均禍福人則我之人兵則我之兵靖亂止奸無施不可惟冀少加優容然後責其必成之效行省許以從便處置由是流移復業以至鄰郡之民來歸者相繼伐茅斬木結屋以居天祥命以十家爲甲十甲有長弛兵禁以從民便人心既安軍勢稍振用土兵收李必聰山寨不戮一人他寨聞之各自散去境內悉平時州縣官吏未有俸祿天祥從便規措而月給之以止其貪民用弗擾鄰邑分寧爲變謀者時至吏請捕之天祥曰彼以官吏貪暴故叛今我一軍二縣官無侵漁民樂其業使之歸告其黨則謀者反爲我用矣遂一無所問及敗逃入興國境者數千人天祥命驗口給糧事定告得保全而歸莫不服其威信居歲餘代者至變更舊政治隱匿兵者甚急未久興國復變鄰郡壽昌府及大江南北諸城邑多乘勢殺守將以應之聲言攻陽羅堡鄂州大震天祥言於賈居貞曰陽羅依山爲壘素有嚴備彼若來攻我之利也且南人浮躁輕進易退官軍憑高據險區區烏合之衆與之相敵不二三日死傷必多逃遁者十八九我出精兵以擊之惟急走者得脫乘此一勝大勢已定然破取責州壽昌如摧枯拉朽耳居貞然之力趣行省進兵次青山明日大敗其衆如天祥所料初行省聞變盡執鄂州城中南人將殺之以防內應居貞救之不能得天祥曰是州之人與彼勢本不相接欲殺之者利其財耳力止之至是被執者皆釋去後遣天祥權知壽昌府事授兵二百餘人爲亂者聞官軍至皆棄城依險自保天祥遣諭各歸田里惟生擒亂首毛遇順周監斬於鄂州市得金二百兩詢之爲鄂州賈人之物召而還之王宗一等十三人繼亦就擒以冬至日放令還家約三日來歸獄皆如期而至白宣慰司盡釋之由是無復叛者百姓爲立生祠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會右丞盧世榮聚斂驟升執政御史中丞崔彧言之帝怒欲致之法世榮燄益張左司郎中周戭因議事微有可否世榮誣以阻法奏令杖一

百然後斬之於是臣寮震慴無敢言者（宋稿通志云崔彧及盧世榮傳彧與周戴論列盧世榮事並在二十二年）二十二年天祥上疏極言世榮奸惡其略曰盧世榮素無文藝亦無武功惟以商販所獲之貲趨附權臣營求入仕輿贓輦賂輸送權門所獻不充又別立欠少文券銀一千錠由白身擢江西榷茶轉運使專務貪饕所犯贓私動以萬計其隱秘者固難悉舉惟發露者乃可明言凡其掊取於人及所盜官物略計鈔以錠計者二萬五千一百一十九金以錠計者二十五銀以錠計者一百六十八茶以引計者一萬二千四百五十有八馬以匹計者十五玉器七事其餘繁雜物件稱是已追納及未納見追者人所共知今責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爲自安之策以誅求爲干進之門既懷無厭之心廣畜攫拾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跖而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於當代亦恐取笑於將來朝廷信其虛誑之說俾居相位名爲試驗實授正權校其所能敗闕如此考其所行毫髮無稱此皆既往之見迹可謂已試之明驗若謂必須再試止可叙以他官宰相之權豈宜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欲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無能效所損或輕今捐相位以試驗賢愚猶試美錦以校量工拙脫致敗壞悔將何追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充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昔魯哀公欲重斂於民問於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此推之民必須賦輕而後足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歷考前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亂因百姓困窮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其取之有節故其用之不乏今世榮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己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恤顛連之患期錙銖之誅取誘上下以交征視民如讎爲國斂怨果欲不爲國家之遠慮惟取速效於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本既已不存斂財之方復何所賴將見民間由此彫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可勝言者計其任事以來百有餘日驗其事迹備有顯明今取其所行與所言而已不相副者略舉數端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課程增添三百萬錠不取於民而辦今卻迫脅諸路官司增數包認始言能令民快樂凡今所爲竟敗法擾民者若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除去木病亦深始嫌曲突徙薪終見焦頭爛額事至於此救將何及臣亦知阿附權要則榮寵可期違逆重臣則禍患難測緘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事關國家圖繫不淺憂深慮遠不得無言世榮聞其語遣使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面質之既至即日有內官傳旨縛世榮於宮門外明日入對天祥於帝前再舉其所言與未及盡言者帝皆稱善世榮遂伏誅五月朝廷錄天祥從軍渡江及平興國壽昌之功進秩五品擢吏部郎中二十三年除治書侍御命理算湖南湖北行省錢糧天祥至鄂州即劾平章約蘇穆爾凶暴不法時僧格竊國柄與爲姻婭誣天祥以罪

欲致之死繫獄幾四百日二十五年遇赦得釋二十八年擢行臺侍御史未幾以疾辭歸三十年授燕南河北道廉訪使時盜賊羣起山東居多詔求弭盜方略天祥奏曰古者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饑饉誘之天時宜且勿論倘如軍旅不息工役繁興聚斂無厭刑法紊亂之類此皆羣盜所起之因中間保護存養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前人言之備矣彼强梁之徒各執兵杖殺人取貨不顧其主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旦脫縲囚暮即行劫又復督勒有司給限追捕賊皆經慣習以爲常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凶殘悖逆性已頑定誠非善化能移惟以嚴刑可制所擬事條皆切於時用於是嚴督有司捕殺積盜南至漢江二千餘里無得脫者平陰縣女子劉金蓮假妖術以惑衆所至官爲立神堂天祥命繫之杖於市自此神怪屏息天祥言山東宣慰司官冗宜罷因劾奏其使貪暴不法事格不行遂以任滿辭去大德三年遷河北河南廉訪使以疾不起人有冤抑者往往就天祥家求直天祥以不在其位卻去之六年升河南行臺御史中丞上章論西南夷事曰兵有不得已者亦有得已而不已者惟能得已則已者使兵力强以備不得已而不已之用是之謂善用兵者也去歲行省右丞劉深遠征八百媳婦國此乃得已而不已之兵也彼荒裔小邦遠在雲南之西南又數千里其地爲僻陋無用之地人皆頑愚無知取之不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深欺上罔下帥師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恃其威力虐害居民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深既不能制亂反爲亂衆所制軍中乏糧人自相食計窮勢蹙倉皇退走土民隨擊以致大敗深棄衆奔逃僅以身免喪兵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陝西河南江西湖廣四省諸軍使劉二巴圖總管以圖收復叛地湖北湖南大起丁夫運送軍糧至播州交納其正夫與擔負自己糧食者通計二十餘萬正當農時興此大役驅愁苦之人往回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或所負之米盡到固爲幸矣然數萬之軍止仰今次一運之米自此以後又當如何比問西征敗卒及其將校頗知西南遠夷之地重山複嶺陡澗深林竹木叢茂皆有長刺軍行徑路在於其間窄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爲也又其毒霧烟瘴之氣皆能傷人羣蠻既知大軍將至若皆清野遠遁阻其要害以老我師或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士卒飢餓疫病死亡將有不戰自困之勢不可不爲深慮也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趾爪哇緬國以來近三十年未嘗見有尺土一民內屬之益計其所費錢財死損軍數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亦復何益前鑒不遠非難見也軍勞民擾未見休期只深一人是其禍本又聞八番羅國之人向爲征西之軍擾害捐棄生業逃反深入於骨髓皆欲得其肉而分食之人心皆惡天意亦憎惟須上承天意下順人心早正深之罪積下明詔示彼一方以聖朝數十年撫養之恩仍諭自今再無征遠之役以此招之自有相親歸順之日使其官民上下皆知未須遠勞王師與區區小醜爭一旦之勝負也昔大舜退師而苗民格充國援戰而羌衆安事載經傳爲萬世法爲今之計宜且駐兵近境使其水路遠近得通或用鹽引

茶引或用寶鈔多增米價和市軍糧但法令嚴明官不失信可使米船溯江而上軍自足食民亦不擾內安根本外固邊陲以我之鎮靜禦彼之猖狂布恩以柔其心畜威以制其力期之以久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若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慮其關繫之大審詳成敗算定而行彼溪洞諸蠻各有種類今之相聚者皆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敵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讎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恩之以仁拒敵者威之以武恩威相濟功乃易成若舍恩任威以蹈深之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也不報遂謝病去七年召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八年地震河東尤甚詔問弭災之道天祥上章極言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皆人事失宜所致執政者以其言切直抑不以聞天祥自被召還京至是且一歲未嘗得見帝言事常鬱鬱不自釋久之移疾去至通州中書遣使追留不還帝聞賜鈔五千貫仍命給傳專官護送至家天祥望闕拜謝辭所賜鈔而行九年拜中書右丞議樞密院提調諸衛屯田使者五至召不赴十一年仁宗在懷州遣使賜幣帛上尊酒至大四年仁宗即位復遣使召之以老疾辭延祐三年卒年八十有七（案元史考證云張養浩撰神道碑載天祥年八十有七又稱大德九年爲中書右丞時年七十六考之本紀大德九年至延祐三年相距十二年天祥是時實八十有七原作八十今據改）累贈推忠正義全德佐理功臣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追封趙國公諡文忠（元史）

王忱字允中趙州寧晉人慶源軍節度副使玉之子幼讀書明敏有才識平章趙璧引見裕宗潛邸命宿衛掌錢穀計簿授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司副使駙馬博和里數馳獵蹂民田忱以法繩之憲吏耿熙言欲北京宣慰司積年逋負計可得鈔二十萬錠帝遣使覈實熙懼事露擅增制語有并打算大小一切諸衙門等事凡二十字追聚官吏至數百人忱驗問知其詐熙乃款伏裕宗薨於潛邸忱建言陛下春秋高當早建儲副平章博果密以聞帝嘉納爲改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副使忱以江南人鬻子北方名爲養子實爲奴也乞禁之又省部以正軍餘田出調發忱言士卒衝寒冒暑遠涉江海宜加優恤皆從之穎州朱喜嘗俘於兵既自贖主家利其貲復欲以爲奴又有誣息州汪爲奴殺而奪其妻子及田宅者獄久不決忱告正之劾罷鎮南帥唐古特唐古特結援大臣誣奏於帝繫忱至京師得面陳其事世祖大悟抵唐古特罪起忱爲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副使累遷嶺南廣西河東山西兩道肅政廉訪使江陵汴梁兩路總管至大三年拜中奉大夫雲南行省參知政事未行卒（元史）

張謙趙州人元貞元年授廣東道肅政廉訪使發奸擿伏官吏畏之民有湯姓者富於財爲仇人湯舉誣告於縣其親屬公輔嘗以他事告縣令正褒於憲臺因而恤之遂教訟者供公輔縛其僕下水死鍛鍊成獄惟不獲屍謙以爲疑密禱之具檄城隍神期以七日必得如期果獲其明斷類此爲政踰年杯水無所私後卒於官其子護喪北歸諸司贈遺一無所受（廣東通志）

張居敬柏鄉人事武宗潛邸歷徽政院掾升客省使督軍匠建泠泉浮圖除徽政院都事歷中憲大夫都轉運使止支帖

不經漕司者米四十萬石補綱戸買糴船革水土雜木之弊公私便之累官蘄州路總管（柏鄉縣志）

李思明高邑人初遊丞相西曹掾爲壽福院都事歷工戸二部主事刑部員外郎御史臺都事遷陽行省郎中山東道廉訪副使遂爲兵部侍郎質實自信未嘗矜知飾名臨事毅然有守丞相倒剌沙當國思明與之忤會御史封章言天下水旱民貧皆樞相不能調燮所致倒剌沙入言御史誣詆大臣惑亂朝政遂以臺臣損益御史封章奏聞爲罪思明自劾已責於臺臣無與詞氣奮激聞者聳然（高邑縣志）

張公爵甯晉人有材行董修大內諸宮闕用省而工堅泰定間京畿雨水闕陜旱命公爵賑之所活無算至順初有請給西域賈鈔者公爵力排之而止僉憲山南按部松滋小吏受賄獄具有蜘蛛抱筆卒辨其誣在戸曹考核京倉逋粟得二十八萬石廷議嘉之順德旱下車而雨教養兼濟邢民戴之（甯晉縣志）

荆元剛甯晉人至正間爲遼東廉訪使能持風紀爲世所稱卒謚端敏孫思溫至正中爲廣信府玉山尹有善政澤民民立碑頌德（甯晉縣志）

元思明字顯卿隆平人至正間判深澤好賢下士均賦平徭人多思之（隆平縣志）

段德隆字繼賢甯晉人通譯語及蒙古字尋掌制書歷零陵邵陽二縣尹同知南安路總管府事遷興化路總管楚粵俗淫祀德隆悉毀其祠築宮祀濂溪周子民知崇正按屬縣褒民林玉擅專水利罪興蘆蒲閘口以捍潮汝陵患虎爲文逐之虎患遂息父患目疾德隆澂舐之而愈居母喪廬墓側躬負土以封二千石聞於朝命復其家（甯晉縣志）

董鈺字鼎臣甯晉人金二千石誠之孫也歷官邢趙二州牧以循吏稱出俘口三百人爲良民時人高之弟錫字伯祿性英敏純正歷官監察御史嘉議大夫保定路清工匠提領僉符河南路總管工兵刑三部尚書弟鉉字敏之爲開平路總管留守上都除強過惡不避權貴遷通政院使子四人德輔德昌德裕德新俱至州牧（同上）

賈廷瑞柏鄉人父諒以學業爲鄉里師早卒母滑氏守節教以父書長事丞相順德王答剌罕任都事遷吏部除同僉徽院僉省以忤近侍棄官居母喪廬墓三年服闋除揚州路總管（柏鄉縣志）

陳忠隆平人性敏好學工詞賦三試別殿後絕意仕進以吟詠自娛同縣韓世安善屬文隱居不出號埜逸子著有詩雨感應記（隆平縣志）

張曾趙州人好學工古文隱居不仕自號鈔庵（趙州志）

深州

李春武強人武略過人金末集兵降元受行軍督統行東武州事後以功累遷定遠大將軍兼行元帥事又遷東武州節度使春任摧殘之後科役平均人無爭訟有熙皥之風祀鄉賢（武強縣志）

高源字仲淵晉州饒陽人高祖揖爲州法吏用法公平父汝霖爲眞定廉訪司照磨使東平道經高唐過盜死源幼力學事母孝補縣吏中統初擢衛輝路知事累升齊河縣尹有遺

要去官十年民猶立碑頌之遷行臺都事僉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事劾常州路達嚕噶齊馬紹奪民田及他不法事怨懼走路權臣阿哈瑪特以他事誣源飯繫獄時源所居鄰里多阿哈瑪特姻戚素知源事母孝至是聞源坐非辜悉詣阿哈瑪特曰源孝子也天必知之若冤殺源悖天不祥阿哈瑪特感悟得不死尋除河間等路都轉運副使撫治有條竄戶逃者皆復業常賦外羨餘幾十萬緡至元二十四年爲江東道勸農營田使二十八年遷都水監開通惠河由文明門東七十里與會通河接置閘七橋十二人蒙其利擢同知湖南道宣慰司事卒年七十七子夢弼夏弼公弼（元史）

謹案饒陽縣志云元史止言源晉州人攷新通廟學碑記實饒陽人其云晉州以饒時隸晉也謹從縣志於晉州下增饒陽字

王稱字政之先世淄川人祖德金末官長山令兵亂徙安平因家焉父義豐資業施稱少以刀筆試吏從事潁州言互市之法公私利之辟除曹幕以幹才稱累官工部郎中疏言時弊出爲益州淘金總管府遷山東按察副使再轉廣東所至克副其任年五十四卒（安平縣志）

梁大有饒陽人父善治家病革謂大有曰多財適足累子孫吾死其散施之大有即取父所積貨粟三千石焚其劵又出錢十萬緡以給貧泰定四年齊履謙刻石志之（饒陽縣志）

牛繼志武強人至正十四年進士第一官翰林院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祀鄉賢（武強縣志）

祝明字文卿號素庵安平人博學善屬文教授生徒從之者衆屢徵不起著有聲律發蒙行世祀鄉賢（安平縣志）

王鑑字明卿眞定安平人父珝爲吳縣尹鑑少侍父官居吳中介裕自處長受學於虞文靖公集曺唐人近體詩時有賦咏皆平實沉毅遊燕都朝貴交章以茂才舉試侍儀司舍人鑑斂裝賫還隨父寓盤門隱居杜門二十餘年家貧無儋石儲應門獨一老婢客過輒叩鄰家問酒酒至對客劇飲談論不輟晚節益高張士誠據吳獨造廬訪之嘗語人曰明卿高士也吾之益友至正丙午卒年七十三士誠令有司送葬恤其家爲買地橫山葬焉（元詩選）

定州

鮮卑仲吉中山人歲乙亥國兵定中原仲吉首率平灤路軍民詣軍門降太祖命爲灤州節度使從額斯倫南征充右副元帥攻信取安關州諸城以功賜虎符授河北等路漢軍兵馬都元帥歲壬辰平蔡有功加金吾衛上將軍興平路都元帥右監軍永安軍節度使兼灤州管內觀察使提舉常平倉事開國侯尋卒子準充管軍千戶從扎拉合和爾齊東征高麗中統元年賜金符扈駕征額呼布格以功受上賞三年從征李璮至元十年授侍衛親軍千戶昭武大將軍大都屯田萬戶佩虎符卒子誠襲授宣武將軍高郵上萬戶府副萬戶佩虎符改授懷遠大將軍僉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領兵征爪哇攻八百媳婦國使廣東克勦於役以疾卒子胡士克圖（原作忽篤士）襲（元史）

謹案灤州志云鮮卑仲吉字廣仲先本中山人避石晉亂徙居灤仲吉居家尙義敦孝後膺選勇敢充副統海賊陷

祿仲吉率土兵吉拒吕等平之州佐楊眞王欽等共推仲吉權領軍事至元丁丑世祖命爲本州節度使兼管內觀察使元帥石監軍仲秉師旅饑饉後率民耕織境內怙然進金吾上將軍兼授金虎符入覲遣同諸將討信安水軍歲辛卯爲兵馬都元帥將四行臺六總管仲吉行兵多謀略不嗜俘戮汴鄭宋徐燕趙之民全活者不可勝計事與傳異附識於後

李進保定曲陽人幼隸軍籍初從萬戶張柔屯杞之三叉口築堡於龍岡會淮水汎漲宋舟師卒至進率兵十五人奪一舟轉鬬十餘里奪一巨艦以功授百戶戊午憲宗西行丞相史天澤經略河南選諸道兵之饒勇者從命進爲總把由陳倉入興元度米倉關其地荒塞不通進伐木開道七百餘里至定遠七星關其關上下皆築連堡宋以五百人守之巴渠江水環堡東流天澤命進往關下說降之不從進潛覘間道歸白天澤曰彼可取也夜二鼓進率勇士七十人掩其不備攻之脫門樞而入者二十人守門者覺拔刀拒之進被傷幾門俄閉諸軍不得入進與二十人力戰殺傷三十人宋兵走上堡進乃毀懸門納諸軍宋兵不能敵俱散走遂得其堡守之關路始通諸軍盡度己未天澤兵至行在所圍合州釣魚山寨宋由嘉陵江以舟師來援大戰三槽山西復戰山之東有功宋兵戰船三百餘泊黑石峽東以輕舟五十爲前鋒北軍之船七十餘泊黑峽西相距一里許帝立馬東山擁兵二萬夾江而陣天澤下令於衆曰聽吾鼓視吾旗無少怠也頃之聞鼓聲視其旗東指諸軍鼓譟而入宋前鋒潰戰艦相亂順流擁擊死者不可勝計帝顧謂諸將曰白旗下服紅半臂突而前者誰也天澤以進對賞錦衣名馬又戰浮圖關前後凡五戰皆以功受上賞世祖卽位入爲侍衞親軍中統二年宣授總把賜銀符三年從征李璮有功至元八年領兵赴襄陽十二年從略地湖北湖南宋平以兵馬使分兵屯鄂州十三年領軍三千屯田河西中興府十四年加武略將軍陞千戶十五年移屯六盤山加武毅將軍賜金符十七年陞明威將軍管軍總管十九年賜虎符復進懷遠大將軍移屯西域巴實伯里二十三年海都及都勒幹等叛進與力戰衆寡不敵軍潰進被擒至吹巴爾（原作摖入里）遁還至和州收潰兵三百餘人且戰且行至京師賞金織紋衣二襲鈔一千五百貫二十五年授蒙古親軍都指揮使司僉事明年授左翼屯田萬戶元貞元年卒子雯襲授武德將軍左翼屯田萬戶佩虎符皇慶二年加宣武將軍延祐六年仁宗念其父進嘗北征被掠特賜中統鈔五百錠以恤之泰定元年以疾辭子多爾濟襲（元史）

范仲潔定州人至元中爲柏鄉令以興學校課農桑爲務建常平倉民甚便之（深澤縣志）

王結字儀伯易州定興人祖逖勤以質子軍從太祖西征娶鄂勒歡氏自西域徙戍秦隴又徙中山家焉（案明一統志及大清一統志雍正志載入順天府誤）結生而聰穎讀書數行俱下終身不忘嘗從太史董朴受經深於性命道德之蘊憲使王仁見之曰公輔器也年二十餘遊京師上執政書陳時政八事曰立經筵以養君德行仁政以結民心育英材以備貢舉擇守令以正銓衡

敬賢士以厲名節革冗官以正職制辨章程以定民志務農桑以厚民生其言剴切純正宰相不能盡用之仁宗在潛邸爲結充宿衛乃集歷代君臣行事善惡可爲鑒戒者日陳於前大德十一年命置東宮官屬以結爲典牧太監階大中大夫近侍以倡優進結言昔唐莊宗好此卒致禍敗殿下方育德春宮視聽宜謹仁宗優納之及即位遷集賢直學士出爲順德路總管教民務農興學孝親弟長嚴奸禁桑悉登於書俾朝夕閱習之屬邑鉅鹿沙河有唐魏徵宋璟墓乃祠二公於學表其言論風旨以勵多士遷揚州又遷甯國以從弟神僉江東廉訪司事辭不赴改東昌路境有黃河故道而會通隄過其下流夏月潦水壞民麥禾結疏爲斗門以泄之民獲其利至正二年參議中書省事時拜珠爲丞相結言爲相之道當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除惡不可猶豫猶豫恐生它變服刑不可奢侈奢侈則害及於身丞相是其言未幾除吏部尚書薦賢士宋本韓鏞等十餘人泰定元年遷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會有月食地震烈風之異結言朝廷君子小人混淆刑政不明官賞太濫故陰陽錯謬咎徵薦臻宜修政事以弭天變詔知經筵扈從上都結援引古訓證時政之失眞帝有所感悟中宮聞之亦召進講結以故事辭明年除浙西廉訪使中途以疾還歲餘拜遼陽行省參知政事遼東大水結請於朝發粟數萬石以振饑民召拜刑部尚書天歷元年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改同知儲慶司事二年拜中書參知政事以親老辭是時迎立明宗於朔方近侍有求除拜賞賚者結曰俟天子至議之初上都之變失皇太子寶更鑄新寶近侍請覈舊製宜加大結曰此寶當傳儲嗣不敢踰舊制也或致人於死而籍其妻孥貲產者結復論之近侍怨其異己譖誣日甚罷政集賢侍讀學士丁內艱元統元年除浙西廉訪使未行召拜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與張起巖歐陽元修泰定天歷兩朝實錄拜中書左丞中宮命僧尼於慈福殿作佛事已而殿災結言僧尼褻瀆當坐罪左丞相疾革家人請釋重囚禳之結極陳其不可先時有罪者北人則徙廣海南人則徙遼東去家萬里往往道死結請更其法移鄉者止千里外改過聽還其鄉著爲令職官坐罪者多從重科結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貪墨雖多然士之廉恥不可以不養罔者請其得體至元二年卒年六十有二結立言制行皆法古人故相張珪曰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議者以爲名言晚邃於易著易說一卷詩文集十五卷四年詔贈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護軍追封太原郡公諡文忠（元史）

滕安上安喜人少孤克自砥礪留心正學有東菴類稿行世學士吳澄謂其根以義理翼以英華爲有學有行之言被薦除中山教授召爲國子監歷太常丞拜監察御史京師地震上疏累數百言反覆深切時論韙之以疾去起爲國子司業卒贈昭文館大學士諡文穆（深澤縣志）

王文淵定州人幼失怙能自立嘗推擇爲吏弗屑從滕安上游益自刻厲遂淹洽經史作詩紆徐沖澹得韋柳體當代皆推服焉學者私諡曰貞孝先生（同上）

杜儒字席珍深澤人父惟謙常以進士爲己任儒承父志建

義學延明師以教子弟四方從學者置田爲廪餼王正間朝廷聞其賢聘爲雷州教授（同上）

李桓定州人好學工詩足迹半天下題咏幾遍性喜施予合族多待以舉火子守貞孫雲翰亦有文名（曲陽縣志）

趙才卿定州人博學多才隱居不仕所注有陰符經傳世（同上）

周源字濟川定州人輕財好義歲歉出粟數千石賑饑民文廟傾圮捐資修之同知兀納罕爲撰文勒之石（深澤縣志）

王明佐字顯卿深澤人性喜急難通陰陽術數嘗建義學延師教後進遠近來學者皆供餼之徵祁州陰陽學正後歷宣撫教授（同上）

馬景文定州人任芮城令弟希文任歸德府同知並有善政爲時所稱（同上）

列傳二十四　明一

明

順天府

董倫　張熙　蘇敏
吳顒　甄庸　李鸞
楊小兒　賈琳　竇承芳
王二共　劉英　韓士舉
劉士原　李慶　盧祥
顧仲禮　武周文　黃綬
儲福　杜奇　馬宣
朱鑑　秦亨　楊善
劉中敎（子璉　孫楓）　冀傑　薛斌（子壽童　弟貴）
黃潤玉　李季鼎　李嘉
王騏（子復）　李敏　張溪
李素　張法保　張素
趙昇　李儀　毛勝
張敏　王鏜　施聚（父忠）
韓定　李賓　殷謙
周向文　崔富　韓雍
李侃　芮釗　董方
李賓　楊慶　岳正
秦敬　袁彬　冀廷榮
郭登　劉懷義　郭鎮

劉容之　侯顯　高瑄　邢表　李東陽　李琮　李璜　貢欽曾孫棟　柏　史道　田景賢　張恕　張綸　鄧璋　萬盛　秦貴　王獻臣　張禬　許銘　梁材　萬英　甯河　馮琚　李琚

明

張坦　朱鉞　吳瑾　郭敏　曾繁　劉志　李紳　孫節　劉瓚　史俊　夏昂　燕忠　馮傑　方榮　張玘　周盛　王禾　周棨　張綸　趙永　王鎰　錢禴　楊寬

孫雄　金純（子豪）　屈敏　楊塤　陳壯　龔然勝　段正　王信　王傳　胡謐　歐信（孫昌賢）　楊和（子維聰維傑）　朱驥　郝芳　呂循槃　顧大章　邢昭　蕭選　王雄　朱義　陳賢　韓鵬

順天府

董倫字安常宛平人其先居恩縣恩古貝州也學者因稱爲貝州先生元末徵辟不出（傳集覽明書）洪武十五年以張以寧薦授贊善大夫侍懿文太子陳說剴切太祖嘉之進左春坊大學士太子贊出爲河南左參議（明史）盡心民事名其退食之堂曰後樂方孝儒爲之記上封事數千言多當上意（傳集覽明書）擧州吏目蘭溪諸葛伯衡廉倫薦之帝遷擢爲陝西參議又言儒學訓導宜與冠帶別於士子訓導始註選三十年坐事謫雲南教官雲南初設學校倫修身以教人皆嚮學建文初召拜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與方孝儒同侍經筵御書怡老堂額及綵几玉鳩杖賜之解縉謫河州以倫言得召還倫質直敦厚嘗勸帝睦親藩不聽成祖即位倫年已八十命致仕尋卒（明史）

張熙北平人洪武初知紹興府創建廨署置一切畢具規畫甚周人咸稱之（浙江通志）

蘇敏昌平人洪武初授廬州推官擢知府甚得民心卒於官民皆爲流涕（江南通志）

吳顯薊州人洪武初改湘鄉州爲縣顯即以知州爲知縣創建縣治招還流民墾荒田入千餘畝（湖南通志）

甄庸宛平人洪武三十年擧人才授戶部主事有賢聲永樂元年任松江知府端謹廉明政平訟簡二年坐累降右軍都督府經歷三年以薦擢山西道御史出巡廣西四年陞工部右侍郎命造冬夏衣給賜雲南官生暨進并琉球官生肩晉等役竣仍奏准自後依時給賜不待奏請著爲令陞南京工

部尙書宣德元年兼掌兵部事二年致仕庸性寬重言若不出口遇事處之綽有餘裕人稱爲篤厚君子（分省人物考）

李豐宛平人洪武中知湘陰縣嚴毅而勤於撫字民畏而愛之（湖南通志）

楊小兒永清人性至孝母病小兒刲肉一片妻周氏亦刲臂肉煎湯以進母病得痊洪武中旌（雍正志）

賈琳字廷玉永清人少力學工文詞洪武中以太學生授東昌府照磨府號煩劇而軍衛尤橫敢輒辱府中佐史前官不能堪琳執法嚴民賴以少安有嫠母訴子不孝琳呼至前委曲開譬母子泣謝去卒以慈孝稱嘗治廨後隙地得白金二百兩會部符徵發即以金代民輸納建文時將軍盛庸師過東昌卒入民家取酒遂相毆擧一市盡譁琳答卒遣之卒訴琳罵將軍庸詰之琳曰卒王師民亦王民也民傷且死卒不當答耶琳雖愚何至罵將軍將軍大賢奈何私一卒撓國法庸意解爲責軍士以謝民有無賴子從富人陳某貸金不應遂誣以謀叛株連者六十人命錦衣衛往捕琳力言其枉且遣耆老四十人赴闕訴誣訐者乃如律按治其宅心之平恕行事之强毅率皆類此（永清縣志）

賀承芳通州人洪武中以貢入太學永樂四年詔國子監擇才識英敏者應科道之選承芳擢拜山東道御史以建言下詔獄敘復官尋又忤旨謫龍江典史已又復職陞浙江僉事卒（分省人物考）

王二共武清人洪武時由人才授長安令勤廉有爲民謠曰村落安堵賴有王明府歷官鳳翔知府（雍正志）

劉英寶坻人洪武中由辟擧爲繁峙知縣深得民心秩滿縣人詣闕乞留詔復任命禮部書其政績以風厲天下（分省人物考）後改雲陽縣祀名宦祠（山西通志）

韓士擧寶坻人洪武中以辟擧授平陸縣丞廉能慈惠秩滿當遷民籲留之士擧亦久與之居不忍去也在任十八年卒（寶坻縣志）

劉士原昌平人洪武中以薦擢知潞州有惠政陞陝西參議累官左布政使應召至京止跨一蹇隨一僕帝廉得其實稱揚不已命馳驛赴任時有天下清官劉士原之譽（分省人物考）

李慶字德孚順義人洪武中以國子生署右僉都御史授刑部員外郎遷紹興知府永樂元年召爲刑部侍郎帝以爲才敕命治他事不得時至部然屬吏與罪人交通慶輒知之繩以重法五年改左副都御史時勳貴武臣多令家人行鹽爲官民害慶言舊制四品以上官員不得與民爭利今都督蔡福等旣行罰公侯有犯亦乞按問允行忻成伯趙彝擅發運夫盜賣軍餉都督譚青朱崇貪縱慶劾之皆下吏已又劾都督費瓛梁銘曹得等皆被責中外憚之進工部尙書尋兼領兵部事仁宗立改兵部加太子少保弋謙以言事忤旨呂震等交口詆之惟慶與夏原吉無所言帝尋悟降敕自責並責震等山陵事多趣辦中官或有求執不與人號爲生李侍皇太子謁孝陵約束將士甚嚴太子欲獵慶諫止及太子還北京遂留慶南京兵部宣德二年安遠侯柳升討黎利命慶參贊軍務許擇部曹賢能者自隨師至鎭夷關升意輕賊不爲備郎中史安主事陳鏞言於慶時慶已病甚强起告升升不

雞直前中伏敗死慶病遂篤明日亦死一軍盡沒（明史）

盧祥房山人洪武中官刑部郎中才能著稱以從征有功歷本部侍郎卒於官（雍正志）

顧仲禮保定縣人幼孤事母孝洪武中蝗起仲禮行田間泣日食吾苗何以養母俄疾風吹蝗去母沒仲禮年已六十矣猶廬墓三載云（同上）

武用文大興人洪武末以明經入侍燕邸永樂丙戌召爲侍講學士賜冠帶織金羅衣一襲上謂學士胡廣曰朕守藩時喜觀易時王府官僚亦有知者然未若武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處蓋易貴知變不失其宜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爲要妙在虛心玩之耳次日用文入謝上憫其老命爲侍講學士賜之休沐（分省人物考）

黃穀平谷人洪武末以奇童召見送國子監讀書宣德癸丑成進士除御史英廟北征穀疏諫不報扈駕至土木師潰穀奮節死庭子鑑爲國學生（畿輔人物考）

倫福無錫人隸燕山衛籍（明書靖難傳）靖難兵入挈母妻逃去成祖即位詔勾戍卒入伍福與焉謂曲靖衛仰天哭曰我雖一介賤卒義不爲叛逆之臣日夜泣不輟竟不食死（雍正志）

本朝祀忠義祠（勝朝殉節錄）

杜奇北平人燕王初起兵欲廣置羽翼令境內舉賢良方正有司以名上奇極諫當守臣節王怒立斬之時方急兵事未暇逮其家及即位乃族人（畿輔人物考）福王時贈翰林院檢討謚貞直（雍正志）

本朝祀忠義祠（勝朝殉節錄）

馬宣北平都指揮使靖難兵起殺張昺謝貴宣巷戰不勝東走薊州起兵西征不利退守薊州出城再戰又敗被執大罵不屈死建文帝褒恤其家（雍正志）

本朝賜謚烈愍（勝朝殉節錄）

朱鑑北平都指揮使守大寧靖難兵至諸將皆降鑑獨力戰被縛罵不絕口而死（雍正志）

本朝賜謚烈愍（勝朝殉節錄）

桼亨字子貞順天人以易學見知於文皇帝永樂初召至京師欲處以顯職力辭除茌平教諭遷永寧府教授訓廸有方弟子多有成就已而從尚書黃福征交趾多贊畫功乞休歸正統間卒（雍正志）

楊善字思敬大興人年十七爲諸生成祖起兵預城守有勞授典儀所引禮舍人永樂元年改鴻臚寺序班善偉風儀音吐洪亮工進止每朝謁時上目屬之累進右寺丞仁宗即位擢本寺卿宣德六年被劾下獄覆冠帶踰月正統六年子容詐作中官書假金於尚書吳中事覺論戍威遠衛責善不問久之擢禮部左侍郎仍視鴻臚事十四年八月扈駕北征及土木師潰善間行得脫也先將入寇改左副都御史與都督王通提督京城守備寇退進右都御史視鴻臚如故景泰元年廷臣朝正畢循故事相賀於朝房善獨流涕曰上皇在何所而我曹自相賀乎衆愧爲之止是年夏李實羅綺使瓦剌議罷兵未還而也先使至言朝廷遣報可剌知院而不遣大臣報可汗及太師事必不濟尚書王直等奏其言廷議特簡四人爲正副使與偕行帝命俟李實還議之已而實將至乃

命善及侍郎趙榮爲使齎金銀書幣往先是袁敏者請齎服御物問上皇安不納及是尚書胡濙等言上皇蒙塵久御用服食宜付善等隨行亦不報時也先欲還上皇而敕書無奉迎語自齎賜也先外善等無他賜善乃出家財悉市彼中所需者攜以往既至其館伴與飲帳中詭善曰土木之役六師何怯也善曰彼時官軍壯者悉南征王司禮邀大駕幸其里不爲戰備故令汝得志耳今南征將士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可三十萬悉教以神槍火器藥弩百步外洞人馬腹立死又用策士言緣邊要害隱鐵錐三尺馬蹄踐輒穿又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伴色動善曰惜哉今皆置無用矣問何故曰和議成歡好且若兄弟安用此因以所齎遺之其人喜悉以語也先明日謁也先亦大有所遺也先亦喜善因詰之曰大上皇帝朝太師遣貢使必三千人歲必再賚金幣載途乃背盟見攻何也也先曰奈何削我馬價予帛多剪裂前後使人往多不歸又減歲賜善曰非削也太師馬歲增價難繼而不忍拒故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比前孰多也帛剪裂者通事爲之事露誅矣即太師貢馬有劣弱貂或敝亦豈太師意耶且使者多至三四千人有爲盜或犯他法歸恐得罪故自亡耳留若奚爲貢使受賜宴上名或浮其人數朝廷核實而與之所減乃虛數有其人者固不減也也先屢稱善善復曰太師再攻我屠戮數十萬太師部曲死傷亦不少矣上天好生太師好殺故數有雷警今還上皇和好如故中國金幣日至兩國俱樂不亦美乎也先曰敕書何以無奉迎語善曰此欲成太師令名使自爲之若載之敕書是太師迫於朝命非大師誠心也也先大喜問上皇歸將復得爲天子乎善曰天位已定難再移也先曰堯舜如何善曰堯讓舜今兄讓弟正相同也其平章昂克問善何不以重寶來購善曰若齎貨來人謂太師圖利今不爾乃見太師仁義爲好男子垂史策頌揚萬世也先笑稱善知院伯顏帖木耳勸也先留使臣而遣使要上皇復位也先懼失信不可竟許善奉上皇還時舉朝競奇善功而景帝以非初遣薄其賞遷左都御史仍蒞鴻臚事二年廷臣朝正旦畢修賀朝房善又曰上皇不受賀我曹何相賀也三年正月加太子太保六年以衰老乞致仕優詔不許善狀貌魁梧應對捷給然無學術滑稽對客鮮莊語家京師治第郭外園多善果歲時饋公卿戚里中貴無不得其歡心王振用事善媚事之至是又與石亨曹吉祥結天順元年正月亨吉祥奉上皇復辟善以預謀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興濟伯歲祿千二百石賜世券掌左軍都督府事尚書胡濙頌善迎駕功命兼禮部尚書尋改守正文臣善使瓦刺攜子四人行至是並得官又爲從子養子乞恩得官者復十數人氣勢烜赫招權納賄亨逼嫉而間之以是漸疏外二年五月卒贈興濟侯謚忠敏善有才辨以巧取功名而險忮爲士論所棄其爲序班坐事與庶吉士章樸等繫獄久之相狎時方窮治方孝孺黨樸言家有孝孺集未及燬善從借觀密奏之樸以是誅死而善得復官子謙王文之獄陳循之竄善亦有力焉子宗襲爵後革奪門功降金吾指揮使孫增尚公主（明史）

劉中敷大興人初名中孚燕王舉兵以諸生守城功授陳留

丞擢工部員外郎仁宗監國命署部事賜今名遷江西右參議宣德三年遷山東右參政進左布政使質直廉靜吏民畏憚歲大祲言於巡撫減賦三之二正統改元父喪奪情俄召拜戶部尙書帝沖年踐阼慮羣下欺己治尙嚴而中官王振假以立威屢摧大臣小過導帝用重典大臣下吏無虛歲三年諷給事御史劾中敷與左侍郎吳璽等下獄釋還職六年言官劾中敷專擅詔法司於內廷雜治當流許輸贖帝特宥之其冬中敷璽及右侍郎陳瑺請以供御牛馬分牧民間言官劾其變亂成法並下獄論斬詔荷校長安門外凡十六日而釋瓦剌入貢詔問馬駝芻菽數不能對復與璽瑺論斬繫獄中敷以母病特許歸省明年冬當決四法司以請命璽瑺戍邊中敷俟母終具奏已釋爲民景帝立起戶部左侍郎兼太子賓客時方用兵論功行賞無虛日中敷言府庫財有限宜撙節以備緩急帝嘉納景泰四年卒贈尙書中敷性淡泊食不重味仕宦五十年家無餘貲子璲正統十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累官太僕寺卿恥華靡居官剛果左遷逆東苑馬寺卿卒子機幼有孝行成化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正德中代張綵爲吏部尙書以人言乞歸起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流賊犯江上衆議擇將適都督李昂自貴州罷官至機卽召任之昂以無朝命辭機曰機奉敕有云敕所不載聽便宜此卽朝命也衆服其膽識致仕歸卒（同上）

冀俊東安人由行伍從太宗靖難以功累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屢從北征仁宗嗣位命守開平宣德元年進左軍都督府右都督封清源伯謚忠壯俊資性平直明於知人高煦反上親征列侯中有陰持兩端者言高煦機變不測用兵若神俊揚言於衆曰吾知其爲人矣徒尙詐而無膽氣今天威臨之卽震慴就擒矣何神之有竟如其言（分省人物考）

薛斌蒙古人父薛台歸附賜姓薛累官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遂家昌平斌嗣職從成祖起兵晉封永順伯（雍正志）祿九百石世指揮使斌卒子壽童方五歲從父貴引見仁宗立命嗣伯賜名綬長驍勇善戰正統十四年秋遇敵於鷂兒嶺軍敗矢盡猶持空弓擊敵敵怒支解之謚武毅子輔孫勳並得嗣伯勳子璽乃嗣指揮使（明史）貴斌之弟也永樂中從征有功累歷都督僉事封安順伯（雍正志）宣德元年晉侯予世券卒贈濱國公謚忠勇無子從子山嗣爲指揮使天順改元以復辟恩命山子忠嗣伯卒子瑤嗣宏治中卒子昂降襲指揮使（明史）

賈潤玉字孟清鄚人五歲侍母疾夜不就寢十歲道見遺金不拾永樂初徙南方富民實北京潤玉請代父行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明史）京有富翁僅一女翁招潤玉宿其家而闔門潤玉辭或問之曰瓜田不納履也（畿輔人物考）十八年舉順天鄉試授建昌府學訓導父喪除改官南昌宣德中用薦擢御史出按湖廣斥藩司以下不職者至百有二十人正統初詔推舉提學官以楊士奇薦擢廣西僉事提督學政時冦起軍興有都指揮妄掠子女萬餘口潤玉劾而歸之副使李立入民死罪至數百人亦爲辨釋南丹衞處萬山中戍卒冒瘴多死爲奏徙夷曠地母憂歸起官湖廣論罷巡撫李實親故二人坐謫含山知縣以年老歸歸二十年年八十有九卒學者稱南山先生（明史）其著述甚富以朱

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乃取儀禮析爲四卷而以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首末亦各有意義又以五禮得失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以禮記諸篇載田事者附焉別爲一卷通五卷皆爲之註釋總曰儀禮載記附註以小學四書諸經註家或遺或誤撰經書補註以大學中庸旨皆淵奧撰學庸通旨以禮記深衣制十有二幅鄭氏誤註爲裳而玉藻長中繼揜尺註亦誤撰考訂深衣古制以四明新志蕪穢撰寧波簡要志以道德經古註皆昧否爲之註嘗因安遠侯柳溥問古兵法爲註孫子其他論事理者則曰南山錄雜著詩文則曰南山稿皆藏之家（畿輔人物考）

李季常大興人永樂初以國子生拜春坊贊善請授經書深見禮待當時謂爲書庫及致仕猶訪以時政宣德初以輔導功錄其子（分省人物考）

李嘉宛平人自幼以孝聞及長爲奉祠所禮生永樂初以守城功授鴻臚序班歷通政司參議累官禮部侍郎嚴毅剛方無敢干以私者（雍正志）

王騏字秉良固安人少負奇略博覽強記尤專詩禮補弟子員永樂初授永清縣簿擢工部主事廉介不阿爲權貴所嫉謫舞陽縣縣多盜騏捕獲其渠魁誅之餘悉縱去（固安縣志）時夏麥秋禾無收騏請以布代輸公私俱便[illegible]邑亦仿行之其賑饑報災後即發倉全活甚衆（河南通志）秩滿入京疏陳利害數事詔騏還任解任之日行李蕭然縣人懷其德白當道乞留撫字朝廷嘉其能陞裕州同知仍掌縣事年五十卒子復字初暘事繼母以孝聞正統壬戌成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歷通政司左參議（固安縣志）十四年英宗北狩景帝嗣位也先入寇剌關時選能使敵迎駕者復請行以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持羊酒往也先營其弟伯顏帖木耳擐甲胄操弓矢大上帶刀引復等前露刃夾之也先謂復等皆小官可令胡濙于謙楊善等來復辭歸仍理通政司事英宗復辟改兵部右侍郎陞尚書改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分省人物考）

李敦字居學涿州人生五歲始能言永樂元年經魁入國子監因言事切直受知仁廟授戶部主事歷禮部員外郎持己嚴厲臨事剛決十七年陞江西右參議所至洞燭民隱號令必行宣德二年陞四川右布政使官中物不私一毫奸豪有犯法者繩之不少貸蜀人稱爲鐵面李正統八年召爲吏部左侍郎卒於官（分省人物考）

張濬霸州人永樂初爲兵部郎中召至便殿問以急務敷對剴切上嘉之賜衣一襲玉硯一枚擢山東左布政調陝西值歲饑賑恤全活甚衆宣德二年廣東苗亂濬至宣布威德平之詣闕遂乞休（分省人物考）

李素平谷人永樂初由國子生擢山西道御史樸實簡靜不尚表暴十年陞湖廣僉事進浙江副使以平恕得民十四年陞湖廣參政在楚最久楚人多稱之仁宗嗣位召爲右副都御史宣德元年調福建按察使秩滿致仕卒於家（分省人物考）

張法保大興人永樂中爲金吾衛總旗祖母病刲股煮汁以進獲痊後復病刲臂肉療之亦愈擢尚寶丞（雍正志）

張素字文質固安人少孤事母至孝母沒廬於墓側有瑞草

靈鵲之應有司欲上其事力辭而止永樂中入國子監知涉縣調封邱皆築古渾以弭水患除蝗蝻而致年豐政績顯著以老乞還鄉年九十二而卒祀鄉賢祠（固安縣志）

趙昇永清人母病昇虔禱於佛刲臂肉令妻韓氏煎湯療母永樂中旌（雍正志）

李儀深州人永樂間以薦舉授戶部主事宣宗既平高煦儀請去趙王護衛尚書張本亦言往歲孟賢謀逆趙王未必不知高煦亦謂與趙合謀儀言是帝不聽既而言者益衆帝封其詞遣使諭王如儀指王既獻護衛趙亦無事儀尋出知九江府有惠政英宗即位之歲始設諸邊巡撫僉都御史丁璿方督大同宣府軍儲而儀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咸有所建置明年請以大同東西二路分責於總兵官羅文方政從之時朝議遣方政楊洪出塞與甘肅將蔣貴史昭合擊朵兒只伯儀言四裔為患自古有之在備禦有方耳和甯殘部窮無所歸乍臣乍叛小為寇邊邊將謹待之將自遁何必窮兵萬一乘虛襲我少有失適足為笑乞敕政等無窮追不納督糧參政劉璉不職儀劾之璉乃誣儀淫亂事逮參將石亨欲奏鎮守中官郭敬罪先咨儀儀說敬谷謀於核餉主事文卷中戶部以聞致亨敬相奏訐詔儀逮自陳而切責敬等逮止停俸二歲儀雖引罪自負其直詞頗激遂被劾下吏瘐死正統二年二月也儀居官廉謹邊人素德之聞其死建昭德祠以祀（明史）

毛勝字用欽薊州人（分省人物考）初名福壽元右丞相伯卜花之孫伯父那海歸附以濟難功至都指揮同知無子勝父安大

嗣為羽林指揮使併子濟無子勝嗣（明史）宣德辛亥陞都指揮使正統辛酉從征麓川入其境賊伏兵於路勝將遊兵覘之射其象馬應手而仆遂敗其衆奪船濟江直抵其巢走賊首思任發破寨而還陞左軍都督僉事明年復征麓川平其寨擒其黨與無算進都督同知己巳秋大同有警勝遇敵於道生致數人以歸（分省人物考）以武清伯石亨薦進左都督督三千營操練貴州苗大擾詔勝往討未行而也先逼京師勝禦之彰義門北擊退之越二日引兵西直門外解都督孫鏜圍明日都督武興戰歿於彰義門寇乘勝進勝與都御史王竑急援之寇遂引卻勝追襲至紫荊關頗有斬獲事定乃命以左副總兵統河間東昌降夷赴貴州時賊首韋同烈據香爐山勝與總兵梁瑤右副總兵方瑛等從總督王來分道夾擊勝進自重安江會師山下環攻之賊窘縛同烈降還討湖廣巴馬諸處反賊克二十餘寨禽賊首吳奉先等百四十人斬首千級封南甯伯與世券疏請更名從之（明史）鎮守雲南金齒騰衝諸處勝在鎮號令嚴肅而御軍撫夷率以仁恕酋長聞風歸誠明年將兵詣金沙江械賊子思機發送京師又明年餘寇刁放革復叛勢甚猖獗勝率精兵突至騰衝生禽刁放革餘衆悉竄伏事聞獎勞有加（分省人物考）天順二年卒贈侯諡莊毅子榮嗣坐石亨黨發廣西立功成化初鎮貴州尋移兩廣卒子文嗣宏治初協守南京傳爵至明亡乃絕（明史）

張敏永清人博聞强記倜儻不羣宣德八年成進士歷官給事中以才幹聞擢工部侍郎忤逆振幾被排陷賈頴于謙皆雅重之天順元年致仕（分省人物考）

王銓寶坻人宣德十年舉順天鄉試第一知費縣起凋撥敝以治行聞擢御史出爲浙江按察使平情執法致仕歸廣學基嚴文廟祭器獎假後進多所成就鄉人稱之（寶坻縣志）

施聚其先沙漠人居順天通州父忠爲金吾右衛指揮使從北征陣沒聚嗣職宣德中備禦遼東累擢都指揮同知以百義爲進都指揮使義與兀良哈戰聚皆從也先逼京師景帝詔聚與焦禮俱入衛聚慟哭即日引兵西部下進牛酒聚揮之曰天子安在吾屬何心饗此比至寇已退乃還聚以勇敢稱官至左都督值英宗推恩得封伯後義二年卒贈侯諡威靖四傳至瑾吏部言不當復襲世宗特許之傳爵至明亡（明史）

韓定字世安其先居廣平威縣曾祖某洪武初從征有功陞錦衣衛千戶因家京師定好學不倦正統元年以儒生選入翰林院學習夷字授鴻臚寺序班十四年隨駕親征景泰元年入內閣辦事陞中書舍人吏部驗封司員外郎成化初入史館修英廟實錄及大明一統志成以預有勞陞郎中提督四夷館事十二年陞太僕寺少卿十三年史館續資治通鑑成陞正三品俸二十一年陞本寺卿定自幼事親孝處兄弟友愛天性儉約至於姻族鄉里凡窮獨無告者則極力周恤居官四十餘年無或少怠天順間詔求通夷字者大學士李賢以定應詔入奏夷音譯字之說上悅賜寶鈔錦綺一日造朝適會欽反殺朝臣定避難民舍有火千戶同與避匿亂定各散火被曹家誣執爲欽黨擬死罪臨刑訴言與定同避定力爭火遂得釋（分省人物考）

李賓字用初宛平人祖寧官禮部左侍郎賓以蔭補太學生正統改元登進士選庶吉士改工科給事中持節往河南册封饋遺一無所受癸亥陞右給事中戊辰丁艱已巳敵警京師戒嚴奪情起復守東直門戊寅陞南京兵部右侍郎成化丙戌改兵部陞左侍郎巡視紫荊關一帶山場畫立界堠禁伐林木衛護關隘還奏稱旨以疾卒賓居家孝友蒞官勤慎所至除弊興利政聲藉藉尤厚於故舊工部侍郎孟某初任南京生部堂後廳忽得疾卒同官諱之移殮廳外賓往弔立命舁還舊寢宛平陳定與其祖爲友及沒其弟安留金陵年老家貧弗克返里賓爲助舟車歸之（分省人物考）

殷謙字文撝涿州人正統三年解元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累官副都御史巡撫宣府猛將悍卒莫不馴服陞戶部尚書財賦充足軍國賴焉進太子少保致仕（同上）

周尚文東安人正統三年舉人父日晉以舌誣之復明尋官衆昌訓導母喪廬墓盜不敢犯成化中旌（東安縣志）

崔嵩字叙之薊州人正統六年舉人知鄭州改知南通州歷兩浙運同退歸之日行李蕭然如布衣時學問該博增修家禮集說著鹽政一覽卒於家（薊州志）

韓雍字永熙長洲人寄籍宛平（雍正志）登正統七年進士授御史錄四南畿碭山教諭某賂夫敗名逃匿父訴教諭殺其子取他尸支解以詮獄既成矣雍踪迹得之白其冤巡按江西黜墨吏五六七人景泰二年擢廣東副使尋遷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疏劾寧王不法事王府官皆得罪天順初罷天下巡撫官改山西副使被寧王劾下獄奪官起大理少卿尋復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大同七年以事入覲留爲兵部右

侍郎憲宗即位坐學士錢溥累貶浙江左參政廣西猺獞流劫廣東乃改雍左僉都御史贊總兵趙輔討賊先是編修邱濬上書大學士李賢言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宜困欲宿兵大藤峽扼其出入蹂其禾稼期一二年盡賊賢以聞詔錄示諸將諸將主其說雍曰賊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敝也當全師直擣大藤峽攻其腹心餘迎刃解耳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益奔突郡邑益殘所謂救火而嘘之也輔從之雍等遂倍道趨全州至桂林斬僨軍者四人以徇按地圖與諸將議曰賊以脩仁荔浦爲犄角之勢當先破之乃督兵十六萬人分五道克脩仁荔浦十月至潯洲父老皆曰峽天險不可攻宜以計困雍曰峽延袤六百餘里安能使困遂長驅至峽口有數十人伏道左願爲嚮導雍叱左右縛斬之左右皆愕既縛而袂中利刃出推問之皆賊也悉支解刳腸冑分掛林箐中纍纍相屬賊大驚雍乃分兵爲三路一自象州宣武攻其北總兵趙信等率之一自桂平平南攻其南雍與輔督之一從水路入參將孫震等率以行而別分兵守諸隘口賊大懼移其儲積於桂州橫石塘而立柵南山以拒十二月朔雍督諸軍水路並進擁團牌登山連破石門林洞沙田石營諸巢伐木開道直抵橫石塘及九層樓諸山賊復立柵數重憑高以拒雍故張疑兵以引其矢石度且盡乃督諸軍緣木攀藤上別遣壯士從間道先登據山巔發礮賊遂大敗先後破賊三百二十四砦生擒賊魁侯大狗及其黨七百八十人斬首三千二百有奇墜溺死者不可勝計峽有大藤如虹橫亙兩崖間雍斧斷之改名斷藤峽勒石紀功而分兵擊黔林陽江洛容博白餘賊皆旋定帝賜敕獎勞召輔還進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雍方散遣諸軍而遺孽陷潯州及洛容北流二縣雍被劾引罪帝宥之益發兵搜勦皆盡時殄滅四年春雍以兩廣地大事殷請各設巡撫詔從之而命雍專理軍事尋以憂歸明年盜復起帝從僉事陶魯林錦及巡按御史龔晟言罷兩巡撫而起雍右都御史總督如故雍疏請終制不許雍之官乃遣諸將分道出討忻州人告蠻及諸山猺獞掠州縣者皆摧破之九年柳潯諸蠻復叛參將楊廣等俘斬九百人方更進而賊陷懷集縣兵部劾雍奏報不實廣西鎭守中官黃沁素憾雍搆己因乘間訐雍貪欲縱酒等事帝遣給事中張謙等往勘而廣西布政使何宜副使張斆銜雍素輕己皆從而媒孽之謙還奏聞竟命致仕去兩廣人爲立祠祀焉家居五年卒正德間謚襄毅（明史）

李侃字希正東安人正統七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景帝監國陳簡將才募民壯用戰車三事也先逼京師議者欲焚城外馬草侃言敵輕剽無持久心乞勿焚免復斂爲民累皆報可時父母在谷城侃曉夜悲泣乞假冒險迎之景帝初議錄扈從死事諸臣後侃言避難偷生者宜嚴譴以勵臣節上皇將還與同官劉福等言禮宜從厚忤旨被詰尚書胡濙爲解乃已再遷都給事中奏興滅天下學校師儒奉廩侃奏復之戶部尚書金濂違詔徵租侃論濂下之獄石亨從子彪侵民業侃請置重典並嚴禁勳戚中官不得豪奪細民有司隱者同罪帝宥亨彪餘如其請時給事中敢言者林聰稱首侃亦矯抗有直聲廷議易儲諸大臣唯唯侃泣言東宮無失德聽

與都御史朱英亦言不可時議壯之擢詹事府丞天順元年改太常丞進太僕卿明年復設山西巡撫遷侃右僉都御史任之奏言塞北之地與窮荒無異非生長其間者未有能寧居而狎敵者也今南人戍西北邊怯風寒聞寇股栗而北人戍南亦不耐暑多潛逃宜令南北清勾之軍各就本土補伍人情交便戍備得修時不能用奏發巡按李傑罪傑亦訐侃按傑事有驗除名侃無贓罪獲宥六年考察屬吏奏罷布政使王允李正芳以下百六十人因言諸臣年與臣若不堪任事者臣悉退之臣亦當罷詔不許侃性剛方力振風紀貪墨者屏迹其年冬以母喪歸軍民擁泣至不得行服除遂不出家居十餘年卒侃事親孝好學安貧沒幾不能斂弘治初國子生江紀等言前祭酒胡儼都御史高明李侃學行事功彰著耳目並乞賜謚寢不行侃二子德俶嚴州知府德仁河東鹽運使（明史）

芮釗字宗遠寶坻人正統七年進士觀政都察院掌院事者甚器之奏請選進士爲御史得二十四人釗其首也授河南道考覈衙署及畿內百職役奉命按治遼東河南江西所至鋤強擊貪吏民畏服擢江西按察副使以外艱去江西十三郡人詣部使者具奏情懇職事殷得終制起復還陝西右布政使陝西地接戎虜三邊皆屯重兵供餉爲難釗盡心區畫邊備以足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至則首詢兵民利病而罷行之練士卒謹斥堠精器械廣儲蓄敵來寇涼州釗率輕騎馳赴敵復分掠莊浪等處釗隨機應變分兵追勦所向克捷虜遁去壬午以疾卒賜葬祭如禮（分省人物考）

董方字仲矩滑縣人正統九年舉人明年聯第進士授大理寺評事陞左寺正有巨室被盜方捕時東阿縣民將傑通與賊偕行因併執稱傑爲不能辯以考掠遂誣服方廉察之證驗皆明遂出傑神策衛軍詐稱錦衣旗校奉旨詗事詐取人財事覺有司以詐傳詔旨論應死方以被冒名詐財耳傳旨無實迹因得減論金吾衛卒領詞內局中道竊符板尺許還者得之有司以盜內府物律當斬方以物既領出非潛入內府盜者宜以監臨自盜論遂減從徒景泰乙亥簡廷臣往讞諸處獄方得山西時太原民白政與邑人王選搆怨殺之投尸於河政復誣選妻與己通同謀殺既成獄方疑被爲夫婦三十年生子十餘人安得有此乃盡拘鄰鄰質之反復嚴驗始得其情政遂服選妻得免天順丁丑陞本寺右丞時石亨用事熏灼中外或謂一往見薦揚可立得方曰士貴氣節忍恥以要權貴吾弗爲庚辰曹欽謀逆舉兵焚闕方及同官李賓急趣軍士救護賊平累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飭官吏謹備禦嚴操練清屯種籌略多方士卒用命以刑部尚書召還京陳邊務十五條上嘉納之乙未上策士殿前爲侍讀官致仕歸杜門謝客人罕見其面成化十九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分省人物考）

李賓字廷用順義人正統十年進士授浙江道御史觀風兩浙值邊警往大同察看虜情奉敕召募民兵萬餘以法操練軍威大振虜遁去庚午陞太僕寺卿盤革宿弊馬政修舉進右副都御史提督永平山海諸軍務凡關隘城堡器械車馬無不整飭戒嚴以時無事乃散兵歸農籍其種鳥官而屯田

之利以與英廟復辟召爲刑部尚書時相沿以竊盜罪囚遇赦宥俱免以革役所犯論爲初犯免刺發審資奏言律爲萬世常規赦係一時恩例今盜賊日多律法從減事發罔懲彼工往往隨即在逃仍復爲盜見罰者未結而犯之者即至若欲弭盜以安民必須依律而坐罪宜通以革前革後准三犯論殺開奏定奪永爲遵守又因刑部擬罪太刻疏舉失刑者數事朝論韙之己卯丁母憂詔奪情庚辰父病甚陳情乞覲至家而父逝居喪盡禮乞終制特詔起復視事是年曹欽反躬率家人擊之於長安右門尋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奏發倉廩賑貸全活甚衆有鹽徒衆巨艦張旗幟數出江上肆劫掠商旅患之乃嚴督操江將士捕獲渠魁餘黨悉平己丑以九載考績朝京陞左都御史進太子少保仍兼前職丁酉乞休時年六十有二乙巳春以微疾卒賜葬祭如例贈太子太保諡襄敏（同上）

楊慶順義人爲弟子員時塑像蕭楳讀書學宮別舍常以鐵簪注水而炊（分省人物考）領正統十二年鄉薦（順義縣志）授胙城知縣胙有公田千餘頃爲權貴所據歲可獲四五百金慶欲出之以公民利因構怨免官歸行囊止有俸銀十兩聯句云程途千里十金俸仕宦三年七品郎幾卷舊書有餘味吾兒曾傾襲秋香役子果領鄉薦（分省人物考）

岳正字季方漷縣人正統十三年會試第一賜進士及第授編修進左贊善天順初改修撰教小內侍書閣臣徐有貞李賢下獄帝既用呂原預政須之薛瑄又致仕帝謀代者王翱以正薦遂召見文華殿正長身美鬚髯帝望見色喜既登陛進稱善問年幾何家安在何年進士正具以對復大喜曰爾年正強仕吾北人又吾所取士今用爾內閣其盡力輔朕正頓首受命趨出石亨張軏遇之左順門愕然曰何自至此比入帝曰朕今日自擇一閣臣問爲誰帝曰岳正兩人陽賀帝曰但官小耳當與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兩人曰陛下既得人俟稱職加秩未晚帝默然遂命以原官入閣正素豪邁負氣敢言及爲帝所拔擢益感激思自效掌欽天監侍郎湯序者亨黨也嘗奏災異請盡去奸臣帝問正正言奸臣無指名宜求之人人自危且序術淺何足信也乃止有僧爲妖言錦衣校邏得之坐以謀反中官牛玉請官邏者正言事縱得實不過坐妖言律邏者給賞而已不宜與官僧黨數十人皆得免或爲匿名書列曹吉祥罪狀吉祥怒請出榜購之帝使正撰榜格正與呂原入見曰爲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出榜購募者且事緩之則自露急之則愈匿此人情也帝是其言不問亨從子彪鎮大同獻捷下內閣問狀使者言捕斬無算不能悉致皆梟置林木間正披地圖指詰之曰某地至某地皆沙漠汝梟置何所其人語塞時亨吉祥恣甚帝頗厭之正從容言二人權太重臣請以計間之帝許焉正出見吉祥曰忠國公常令杜清來此何爲者吉祥曰辱石公愛致誠款耳正曰不然彼使何公所爲耳因勸吉祥辭兵柄復詣亨諭令自戢亨吉祥揣知正意怒吉祥見帝免冠泣請罪帝內愧慰諭之召正責漏言會承天門災正極言亨將爲不軌且言陳汝言小人今既爲尚書可用盧彬爲侍郎二人者俱諂悍若同事必相猗起聚其黨可並去之徐有貞再

下獄復云用有貞則天變可弭帝皆不納及敕諭廷臣命正視草正草敕曰乃者承天門災朕心震驚罔知所措竊念敬天事神有未盡與祖宗成憲有不遵與善惡不分用守乖與曲直不辨刑獄冤與征調多方軍旅勞與賞賚無度府庫虛與請謁不息官爵濫與賄賂公行政事廢與朋奸欺罔附權勢與羣吏弄法擅威福與征斂徭役太重而閭閻靡寧與讒諂奔競之徒進而忠言正士不用與抑有司闒茸酷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與此皆傷和致災之由而朕有所未明也今朕省愆思咎怵惕是存爾羣臣休戚惟均其洗心改過無蹈前非當行者直言無隱敕下舉朝傳誦而亨吉祥搆蜚語謂正實直謗訕帝怒命仍授內侍書明日謫欽州同知道漷以母老留旬日陳汝言令邏校言狀且言正嘗奪公主田遂逮繫詔獄杖百戍肅州行至家夜宿傳舍手拲急氣奔且死家人楊四醉卒酒脫正拲刺其中且厚賂卒乃得至戍所亨吉祥既誅帝謂李賢曰岳正固嘗言之賢曰正有老母得放歸田里幸甚乃釋爲民憲宗立御史呂洪等請復正與楊瑄官詔正以原官直經筵纂修英宗實錄初正得罪都督僉事季鐸乞得其宅至是敕還正正還朝自謂當大用而賢欲用爲南京祭酒正不悅忌者僞爲正劾賢疏草賢陳之成化元年四月廷推兵部侍郎清理貼黃以正與給事中張寧名並上詔以爲私出正爲興化知府而寧亦補外正至官築隄溉田數千頃節縮浮費經理倉儲本欲有所興革郡士大夫不利其所爲屬訪言正亦厭吏職五年入覲遂致仕又五年卒年五十五無子大學士李東陽御史李經其壻也正博學能文章高自期許氣屹屹不能下人在內閣才二十八日勇事敢言便殿論奏至唾濺帝衣有規以信而後諫者慨然曰上顧我厚懼無以報稱子乃以諫官處我耶英宗亦悉其忠其在戍所嘗念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正聞自爲像贊述帝前語末言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其自信不回如此然意廣才疏欲以縱橫之術離散權黨反爲所噬人皆迂而惜之嘉靖中追贈太常寺卿諡文肅（明史）

綦敬字克恭涿州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蠻獠戢服以病乞歸（雍正志）民攜老扶幼送之百里外涕泣不忍舍（貴州通志）

袁彬京師人少以材力射生選充校騎刺奸從英宗於土木沒也先麾下久之乃使侍帝帝方坐帳中咄咄無所出得彬甚喜彬溫美多計數善言笑時時爲隱語悅帝（傅維鱗明書）夜則與帝同寢天寒恒以脅溫帝足也先之犯大同宣府逼京師皆奉帝以行彬擁護不少懈嘗代帝草書以奉太后貽景帝諭羣臣中官喜寧背帝爲也先腹心勸也先西犯寧夏掠馬趨江表居帝南京彬與蒙古人哈銘侍帝側謂帝曰天寒道遠陛下又不能騎空取凍餒耳且至彼而諸將不納奈何帝止寧計寧欲殺二人帝力解而止也先欲獻妹於帝彬請駕旋而後聘帝竟辭之一日也先縛彬至曠野將支解之帝趨救乃免彬嘗中寒帝憂甚以身壓其背汗決而愈帝居漠北期年視彬猶骨肉也及帝還京景帝授彬錦衣試百戶天順改元擢指揮僉事尋進同知（明史）賜城東第一區（畿輔人物考）以平曹欽功進都指揮僉事（明史）時門達寵幸用事念得言己於上

者惟彬與李賢乃百計中彬訐其受石亨曹欽賄數十事上不悅曰彬倚故人恩負我雖然法當行還我一活袁彬足矣他任命之逵退執彬臨拷掠彬不勝其苦具誣服長安漆工楊塤擊登聞鼓上書言彬留北庭保護聖躬惟彬一人今卒繫付獄拷掠備至誰爲辨此枉者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并下逵治逵恚笞之百餘曰此必有人甚汝塤知逵意在賢謬曰小人有陰事且告公逵喜曰前塤前曰某小人何從見李閣老門指揮以酹肉食小人令引閣老內今辨此此李學士草耳逵益喜出湯沐塤并以酹肉食之奏請三法司會鞫午門外塤至午門憤其餘肉大呼曰天乎冤哉小人何從見李閣老門指揮以酹肉食小人令引閣老內今尙在且言卽有饋彬者恒倍償逵歷指數之彬得不死（畿輔人物考）然猶謫南京錦衣衛帶俸閒住越二月英宗崩逵貶都勻召彬復原職仍掌衛事未幾逵徵下獄充軍南丹彬餞之於郊饋以贐成化初進都指揮同知久之進都指揮使廉靜寡欲與論難之十三年擢都督僉事涖前軍都督府卒於官（明史）

（案明史袁彬傳作江西新昌人而傅維鱗明書孫奇逢人物考均云京師人維鱗奇逢皆燕產也說當較確康熙志列之武勇功臣蓋亦以此）

龔遂榮錦衣衛千戸英宗入塞遂榮寓書大學士高穀言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授命穀袖其書入朝視廷臣曰武夫尙知此禮況儒臣乎陳循劾遂榮越職言事下獄會赦得出（雍正志）

郭登武定侯英孫以勳衛居京師正統時進都督僉事守大同（雍正志）一日敵騎猝至登出戰被執臥登皮帳中帳垂四角以木梃舁之往見其渠渠以登體肥不善走忽之登乃奪馬突圍疾馳還營（畿輔人物考）會上親征而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等全軍覆沒倉卒議班師登言車駕宜亟入紫荊關（傅維鱗明書）王振不從遂及於敗當是時大同晝閉人心洶洶登撫城修城拊循士卒親爲裹創傅藥曰吾誓與城存亡不令諸君獨死也八月也先擁帝北去經大同使袁彬入城索金幣登偕總兵劉安知府霍瑄等出謁伏地慟哭進金二萬餘帝卽以賜也先是夕敵營城西登謀劫營迎駕不果景帝監國進都督同知充副總兵尋代安爲總兵官十月也先犯京師登將率所部入援先以蠟丸馳奏奏至敵已退優詔褒答進右都督上用兵方略十餘事景泰元年春寇騎數千自順聖川入營沙窩登率八百人大破之軍氣爲之一振封定襄伯予世券四月寇騎數千奄至登出東門戰佯北誘之入土城伏起敵敗走登度敵且復至令軍士齎毒酒羊豕楮錢僞爲祭塚者見寇卽棄走寇爭飮食之死者甚衆六月也先復以二千騎入寇登再擊卻之越數日奉上皇至城外聲言將歸之登與同守者朝服候駕月城而伏兵城上將俟上皇入卽下月城閘而大戰也先覺之遂擁上皇去初也先欲取大同爲虎嶠故數來攻及至輒敗始有還上皇意上皇旣還代王仕堰頌登功乞降敕奬勞兵部言登已封伯乃止二年登以老疾乞休舉石彪自代且請令其子嵩宿衛帝以嵩爲散騎舍人不聽登辭及秋以疾召還登初至大同士卒可戰者纔數百馬百餘匹及是馬萬五千精卒數萬屹然成重鎮初英宗過大同嘗遣人謂登曰朕與汝有姻何若是拒朕登曰臣奉命守城不知其他英宗銜之及復辟命掌南京中府事明年

召還被劾降都督僉事立功甘肅憲宗即位詔復伯爵充甘肅總兵官以邊軍貧馬甚艱奏乞借楚慶肅三王馬各千匹官酬其直從之召掌中府事總神機營兵成化十四年復設十二團營命登偕朱永提督八年卒諡忠武無子以兄子嵩爲子襲爵後以非登嫡嗣止嵩身子參降錦衣衛指揮使（明史）

劉懷義大興人性醇謹事親以孝聞正統中旌（雍正志）

郭鎮宛平人正統間知新興州値大饑水溢民不聊生鎮設禳祭河水患以紓擢知雲南府勤於其職凡倉廩學校修葺一新卒於官滇民祀廣備倉旁新興州亦祀之（雲南通志）

劉器之良鄉人五世同居英宗賜其家詔旌之（大清一統志）

張塤固安人正統中任巡檢父瘵疾告天願以身代及親沒廬墓三年景泰初母卒一如喪父負土成墳植木成林（固安縣志）

孫雄通州左衛人以純孝著親沒廬墓三年正統間有司奏表其門（通州志）

侯顯昌平人爲諸生母喪廬墓猛虎遶迹正統中旌（雍正志）

朱鉞通州人景泰二年進士少貧爲州庠生嘗宿學舍同舍生失銀誣鉞竊之鉞不與辯償以銀後同舍生於他處得銀乃愧還其銀又於儒學門前拾得金銀器皿一袋候於學門候其人至詢得其實歸之其人謝以金竟不受歷官工部郎中每過鄉里至州城西郭外即下馬步行閭里親識無貴賤貧富接之以禮鄉人稱之（分省人物考）

金純平谷人景泰五年進士官刑部郎中善勘冤獄出爲桂林知府時獞民作亂巡按王浩遣純往撫純直詣賊壘諭之羣猺皆痛哭聽撫浩欲以聞純力辭擢進中憲大夫誥廣信府丞壹銀抗賊起純督兵討平之再遷山西右布政使以疾致仕（康熙志）仲子濂字濬之正德六年進士授南禮部主事恪勤敦樸陞刑部員外進郎中推鞫詳明以外艱歸起工部郎中出守鞏昌清介絕俗吏民懷畏遷山東運使嚴籌書絕請託歲課三倍其初以老致政布衣蔬食泊然也家居二十餘年年九十二而終（平谷縣志）

高瑄霸州人景泰間歷縣典史興水利築城垣愛民好士政績顯著祀名宦祠（陝西通志）

吳瑾父恭順侯克忠沒於土木瑾嗣父爵天順初石亨恃功驕橫上頗疑之一日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瑾及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對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也誰敢僭若此上自是益疑亨曹欽之變瑾知其謀詣長安門告變內廷乃縛吉祥且爲備瑾及諸將分道逆擊大戰於東華門外爲欽所殺事平贈涼國公諡忠壯與世侯（畿輔人物考　案恭順侯克忠本蒙古人其父允誠於永樂三年歸明明史有傳然史但言使領所部居涼州耕牧未言居京師也惟克忠則史言於洪熙元年以戚里恩進侯其居京師或以戚里故與）

吳琛字鍾秀自鳳翔之岐山徙京師家故貧賣卜以自給已而事舉子業遊順天府學天順元年舉進士擢河南道御史兩按藩鎮皆有聲其在山東有無賴民詭爲僧遊食市中者甚衆悉驅之耕其在朔方有中官出鎮橫歛荼毒人莫敢牴牾琛首爲狀白都御史奏之彼竟得罪去大同萬全之間有牧地數百里析兩地兵民居之衆侵欲擾亂至相殺害有司莫能制琛掘地爲塹數里抵南北山塹中分之戒不得逾乃

已時戍政廢弛命尚書王竑及毓理之乃閱士卒壯勇者復營爲十二居則共習戰則俱往其爲法最良馬之在畿牧者民多以賠爲奸毓與給事中一人偕往治之責太僕之不任事者劾罷其丞六人毓風義凝重梟然不刲於物其有不合者雖貴勢必與之抗人皆以爲能御史（分省人物考）

邢表字居正文安人天順元年進士知獲嘉縣以治行最擢彰德知府坐與王府爭事謫衛輝並有善政歷四川布政使歲災大發廩賑貸全活無算茶課逋者三百餘萬斤表請每斤徵銀一分充梅滯餉從之弘治初就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及卒家無餘貲（雍正志）

郭敏寶坻舉人天順五年知吳侄拊循良耡奸猾脩學均役勸農賑饑民懷其德（康熙通志　案康熙雍正志及順天府志寶坻縣志選舉俱無寶坻舉人郭敏）

楊塤字景和京城戍卒之餘夫也錦衣衛指揮門達惡其同僚袁彬誣以重罪拷掠成獄內外冤之莫敢發也塤素不識彬爲之上疏曰正統十四年駕留虜庭羣臣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特校尉耳乃能保護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辟授職酬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拷掠備至罪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莫敢辯明陷彬於死雖止一夫但傷公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死者無憾生者亦安臣本一介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平昧死上言遂擊登聞鼓以進仍送衛獄達因是欲盡去異己者乃緩塤死使誣少保李賢指使塤佯諾之達遂以聞會三法司鞫於午門前塤乃直述所言皆由己出於賢無預達計不行而彬猶降職未幾英宗升遐言者劾達罪舉塤事爲證達謫死南丹彬復舊職代達總衛事成化初修英宗實錄稱義士楊塤云塤父爲漆工宣德間遣人至倭國傳泥金畫漆之法以歸塤遂習之而自出己見以五色金鈿並施不止如舊法純用金也倭人見之亦稱歎其敏悟或欲授之以官不就遂隱於藝以終（分省人物考　案塤之訟冤事在天順七年見明史門達傳）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戍籍居京師四歲能作徑尺書景帝召試之甚喜抱置膝上賜果鈔後兩召講尚書大義稱旨命入京學天順八年年十八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侍講學士充東宮講官宏治五年憲宗實錄成由左庶子兼侍講學士進太常少卿兼官如故五年旱災求言東陽條摘孟子七篇大義附以時政得失累數千言上之帝稱善閣臣徐溥等以詔敕繁請如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領乃擢東陽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入內閣專典誥敕八年以本官直文淵閣參預機務與謝遷同日登用久之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十七年重建闕里廟成奉命往祭還上疏言臣奉使遄行適遇亢旱天津一路夏麥已枯秋禾未種輓舟者無完衣荷鋤者有菜色盜賊縱橫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江南浙東流亡載道戶口消耗軍伍空虛庫無旬日之儲官鮮累歲之俸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饑已至於此北地昔京素無積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變之生恐不可測臣自非經過其地則雖處官曹日理章疏猶不得其詳況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臣訪之道路皆言冗食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煩科派重疊京城土木繁興供役軍士財力交殫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鉅族田連郡縣猶請乞不已親王之藩

供億至二三十萬游手之徒託名皇親僕從每於關津都會大張市肆網羅商稅國家建都於北仰給東南商賈驚散大非細故更有織造內官縱羣小掊擊關河官吏莫不奔駭鬻販窮民所在騷然此又臣所目擊者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於容隱成於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臣在山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敕羣臣盡言無諱然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廷貴戚者動為掣肘累年經時俱見遏罷誠恐今日所言又為虛文乞取從前內外條奏詳加採擇斷在必行帝嘉歎悉付所司是時帝數召閣臣面議政事東陽與首輔劉健等竭心獻納時政闕失必盡言極諫東陽工古文閣中疏草多屬之疏出天下傳誦明年與劉健謝遷同受顧命武宗立屢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劉瑾入司禮東陽與健遷即日辭位中旨去健遷而東陽獨留恥之再疏懇請不許初健遷持議欲誅瑾詞甚厲惟東陽少緩故獨留健遷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何泣為使當日力爭與我輩同去矣東陽默然瑾既得志務摧抑搢紳而焦芳入閣助之虐老臣忠直士放逐殆盡東陽悒悒不得志亦委蛇避禍而焦芳嫉其位己上日夕搆之瑾先是東陽奉命編通鑑纂要既成瑾令人摘筆畫小疵除謄錄官數人名欲因以及東陽東陽大窘屬芳與張綵為解乃已瑾兇暴日甚無所不訕侮於東陽猶陽禮敬凡瑾所為亂政東陽彌縫其間亦多所補救尚寶卿崔璿副使姚祥郎中張偉以違制乘肩輿從者妄索驛馬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以覈邊餉失瑾意皆荷重枷幾死東陽力救璿等謫戍奎彧釋為民三年六月壬辰朝退有遺匿名書於御道數瑾罪者詔百官悉跪奉天門外頃之執庶僚三百餘人下詔獄次日東陽等力救會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為衆獲宥後數日東陽疏言寬恤數事章下所司既而戶部覆奏言糧草虧折自有專司巡撫官總領大綱宜從輕減瑾大怒矯旨詰責數百言中外駭歎瑾患盜賊日滋欲戍其家屬並鄰里及為之囊橐者或自陳復盜七十人所司欲以新例從事東陽言如是則百年之案皆可追論也乃免劉健謝遷劉大夏楊一清及平江伯陳熊輩幾得危禍皆賴東陽而解其潛移默奪保全善類天下陰受其庇而氣節之士多非之侍郎羅玘上書勸其早退至請削門生籍東陽得書俛首長歎而已焦芳既與中人為一王鏊雖持正不能與瑾抗東陽乃援楊廷和共事差倚以自强已而鏊辭位代者劉宇曹元皆瑾黨東陽勢益孤東陽前已加少師兼太子少師後瑾欲加芳官詔東陽食正一品祿四年五月孝宗實錄成編纂諸臣當序遷所司援會典故事詔以劉健等前纂修會典多糜費皆奪陞職東陽亦坐降俸居數日乃以實錄功復之五年春久旱下詔恤刑東陽等因上詔書所未及者數條帝悉從之而法司畏瑾減者止二人其秋瑾誅東陽乃上疏自劾曰臣備員禁近與瑾職掌相關凡調旨撰敕或被駁再三或径自改竄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或遞出傍寫逼令落藁真假混淆無從別白臣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理宜黜罷帝慰留之尋錄平加特進左柱國蔭一子尚寶司丞為御史張芹所劾帝怒奪芹俸東陽亦

乞休辭廕不許時焦芳曹元已罷而劉忠梁儲入政事一新然張永魏彬馬永成谷大用等猶用事帝船遊如故皇子未生多居宿於外又議大興豹房之役建寺觀禁中東陽等憂之屢上章切諫不報七年東陽等以京師及山西陝西雲南福建相繼地震而帝講筵不舉視朝久曠宗社祭享不親禁門出入無度谷大用仍開西廠屢上疏極諫帝亦終不聽九載秩滿兼支大學士俸河南賊平廕子世錦衣千戶再疏力辭改廕六品文官其冬帝欲調宣府軍三千人衞而以京軍更番戍邊東陽等力持不可大臣臺諫皆以爲言中官旁午索草敕帝坐乾淸宮門趣之東陽等終不奉詔明日竟出內降行之江彬等遂以邊兵入豹房矣東陽以老疾乞休前後章數上至是始許賜敕給廩隸如故事又四年卒年七十贈太師諡文正東陽事父道有孝行初官翰林時嘗飲酒至夜深父不就寢忍寒待其歸自此終身不夜飲於外爲文典雅流麗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工篆隸書碑版篇翰流播四裔奬成後進推挽才彥學士大夫出其門者悉粲然有所成就自明興以來宰相以文章領袖搢紳者楊士奇後東陽而已立朝五十年淸節不渝旣罷政居家請詩文書篆者塡塞戶限賴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進紙墨東陽有倦色夫人笑日今日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乃欣然命筆移時而罷其風操如此（明史）

曾鑑字克明其先桂陽人以戍籍居京師天順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通州民十餘人坐爲盜獄已具鑑辨其誣已果獲眞盜成化末歷右通政累遷工部左侍郎宏治十三年進尙書孝宗在位久海內樂業內府供奉漸廣司設監請改造龍毯素毯一百有奇鑑等言毯雖一物然徵毛毳於山陝採綿紗諸料於河南召工匠於蘇松勞費百端祈賜停止不聽內府針工局乞收幼匠千人鑑等言往年尙衣監收匠千人而兵仗局效之收至二千人軍器局司設監又效之各收千人弊源一開其流無已於是命減其半太監李興請辦元夕煙火有詔裁省因鑑奏盡罷之十六年帝納諸大臣言召還織造中官中官鄧瑢以請帝又許之鑑等極言乃命減三之一其冬言諸省方用兵且水旱多盜賊乞罷諸營繕及明年煙火龍虎山上淸宮工作帝皆報從正德元年雷震南京報恩寺塔守備中官傅容請修之鑑言天心示儆不宜重興土木以勞民乃止御馬監太監陳貴奏遷馬房欽天監官倪謙覆視請從之給事中陶諧等劾貴假公營私並劾謙阿附不聽鑑執奏謂馬房皆由欽天監相視營造其後任意增置者宜令拆毀改正葺以己貲庶牧養無妨而民不勞報可內織染局請開蘇杭諸府織造上供錦綺爲數二萬四千有奇鑑力請停罷得減三分之半太監許鏞等各齎敕於浙江諸處抽運木植亦以鑑言得寢孝宗末閣部大臣皆極一時選鑑亦持正及與韓文等請誅宦官不勝諸大臣留者卒巽順避禍鑑獨守故操有詔賜皇親夏儒第帝嫌其隘欲拓之鑑力爭不從明年春中官黃準守備鳳陽從其請賜旗牌鑑等言大將出征及諸邊守將乃有旗牌內地守備無故事乃寢其年閏正月致仕旋卒贈太子太保（明史）

陳壯字直夫其先越之山陰人父簡移京師壯年二十七登

天順七年進士授南御史翰林章懋莊昶黃仲昭以諫鼇山謫官壯慨然上疏力救得改謫羅倫官南都與壯善及持父喪壯與倫計處喪事往復周悉輒身行之倫常歎服其勇扶柩歸山陰營葬事畢結廬墓側不與世交涉者三年服闋僦居錢塘士大夫每稱之曰浙士居喪如古禮者惟少保于公及今陳御史耳至京復以母老乞南道便養疏論中官汪直尙書姚夔等言皆剴切母卒居喪一如外艱時復起爲御史遷江南按察僉事壯念父母已卒雖官不爲榮遂乞歸居鄉布袍蔬食於清江浦作鷗沙亭讀書其中非公事未嘗入城府縣風采凜然鄉人仰之有司亦嘗憚其知不敢輒移曲直宏治丙辰南京吏部尙書張悅薦爲福建按察僉事擢河南按察副使刑部尙書林俊爲御史時特舉壯自代癸亥乞還甲子卒於家（分省人物考）

李琮順天人天順七年進士（雍正志）知平陽府甫下車即除積猾數人由是合郡安堵有神明太守之稱（山西通志）

劉志字景仁順天人通經史性謹樸言若不能出口每論禮必以朱子家禮爲的爲某國公府教書訓導某公欲遷其嫡母之墓而以生母祔葬請具奏草志禮折之曰以若所爲非獨悖禮且不免於法某乃賂他訓導錢瑄者草疏以進英廟震怒責某公究所爲謀者枷瑄於市人咸服志之有識（畿輔人物考）

冀然勝宛平人性至孝事親存沒盡禮天順間旌表（雍正志）

李瑾蘄州人天順時知鄒城縣廉明善折獄暇則勸農興學吏民畏懷（山東通志）

李紳字搢卿自號抱犢山人世居浦縣後徙至京師隸錦衣衛籍舉成化元年鄉貢連捷進士授行人數奉使足迹徧天下聞見益博九載考最遷戶部郎中貴戚有所干請皆力爲摧抑尙書李敏薦爲光祿寺少卿以意氣取忌謫山西忻州忻其所奉使地也不欲往乞致仕再疏乃得請榜於坐曰五斗懶將雙膝屈三章乞得一身閒紳嘗居城南徙業藥西偏已復歸浦兄玄爲道士晚得疾迎於家躬視湯藥歿葬如禮（分省人物考）

段正字以中號介菴家世出山西寧州其祖始籍錦衣居京師正爲文敏贈七歲賦鸚鵡已有奇句（分省人物考）成化元年解元丙戌成進士（雍正志）令元城召拜御史巡撫河南江西歷陞江西左參政元城邑劇訟繁兼有水患正勤懇斷讞叢塞案無留牘而河不揚波秀藩就封侍從多横肆獨至元城不敢肆爲御史時持大體舉劾及出巡三司輒屏息貪墨望風而遁江西歲饑盜起爲布約束四十條條嚴而不擾巡按例歲一更再留江西一年而假以巡撫都憲之權前所未有也浙西水大溢規畫拯治數百里民免漂溺荊州在遼藩封內宗屬多挾法正奏移松滋三將軍於中都而遼安長陽二郡諸將軍中尉俱削官祿郡境遂寧再臨江西時嶺北九江多盜南昌湖西多訟分歷剿治鋭意興除撫州有權長厲民甚立破其家追贓至數萬廣信苦夫役案以寺觀稅多有餘積者籍使出備直民少甦以故所至吏畏民懷而嚴於自律服無重帛食無兼品學業該博深厚於書無不讀著有介菴集三十卷宦遊集十卷柏臺公案十五卷課程日記三卷宏治

戊午卒年五十有八（分省人物考）

賈鉞字廷威永清人東昌府照磨琳弟也幼好學補諸生比長膂力過人精武略成化初縣多盜剽刼村落鉞率子六人擒盜渠十八又用間掩捕餘衆賊黨悉平授本縣巡檢遇歲饑捐俸易米以施與知縣共乞巡撫疏請蠲稅不可因發官帑賑之秋稔取償全活甚衆曾孫榛栢俱知名榛字季亭少穎悟通六經百家之說補諸生亦精武略授霸州守備訓練之餘披戈講藝軍容肅然有大猾從數十人假東宮龍牌自稱奉命勾檢山東公事經過府州縣衛輒厚致供張少不如意呵斥鞭笞莫敢詰問過霸州榛曰此僞耳以大舟誘其黨入舟中卽率健卒擒之立置於法擢錦衣衛指揮進中營遊擊因民訴冤勾捕楊業家奴楊先先誣榛與妖僧達觀通械送法司拷掠備至論戍廣東柏字嵩年由增廣生任衢州府經歷民有親在而與弟訟產者柏曰訟弟不友無親不孝杖而逐之有陳大戶者鉅猾也柏廉其不法事繫之獄詰朝以兩瓜及安南石榴爲餽皆黃金美珠也柏不視知府受大戶賄縱之而謫柏他去遂解任歸（永清縣志）

孫節字守中通州人少負氣岸不苟交遊成化元年舉於鄉知稷山縣以剛介不容於時罷歸館穀屢空宴如也祀鄉賢祠（通州志）

王信字中孚順義人成化四年舉人知延川縣延川民俗舊獷信召其巨室戒諭懇至凡病於政者亟革之益於民者亟行之不逾歲化洽俗變調咸寧延川民樹去思碑以紀之遷以病卒（分省人物考）

史道字克宏家世涿郡父俊成化四年解元十一年進士官至潁川兵備僉事道應正德癸酉鄉試俊封一束遺之令勿發及聞報發之則二三千人中文章魁首四五十年來父子解元也時人傳爲美談甲戌會試中式未及廷對遭父艱哀毀過禮廬墓側三年服闋歸二甲進士選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劾江彬神周李琮等謀爲不軌劾太監魏彬及其弟爲江彬之兒女婚姻及都御史劉達之阿徇江彬劾太監張忠張說等之專權亂政兵部尚書王憲黨惡通賂劾蘇進劉祥等爭獻偽邪虧損聖躬劾太監武忠等之網利害人穢行無忌太監蕭敬名下劉恭等之投匿墳事諫止大學士楊廷和蔣冕及太監張佐等封爵諫止剏房新寺銀兩免送內庫悉發大倉諫止世宗登極後復蹈武宗弊政四十餘事論救王瓊等之死遂蒙論戍輕處直疏凡數十百上俱嘉納嘉靖改元賜玉帶一品服出使朝鮮儀贐一無所受雖皇華集亦卻之朝鮮國王奏聞且以皇華集封進敕禮部頒給劾大學士楊石齋不法三十餘事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已復下詔獄給事中閻閎御史曹嘉相繼論救俱降謫道謫金縣丞嘉謫茂州判官閎謫崇自縣丞道及閎嘉俱嘗爲庶吉士故時稱爲館中三傑臺省數十人交章薦之復道給事中道以既經投外任具疏懇辭改河南僉事兵備潁州潁人以道父子俱居是官相傳爲盛事歷光祿寺少卿署正卿事官閒之用必覈當否不當者悉奏罷免年餘積庫銀二十餘萬陞大理寺左少卿旋以爲坐院僉都御史有童源者媒諸貴家之事以奏且訐三法司納賄道據法折之從重發遣監生詹榮訐吏

部侍郎徐譜下三法司議道以病在告特旨召令會問道反復辨詰桀覺屈服遂問罪發遣時羅峯奏夜二鼓小僮隔門接到徐譜禮東門有黃精白蠟之數右都御史汪誠齋欲劾奏道云臺綱大臣非可風聞言事況暮夜彼此未見必有奸人乘機造害者遂止且以其言奏之上竟付不問而誠齋心忌之以他事誣劾奪冠帶閒住嘉靖十五年起左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值總兵李瑾叛有勸其勿攜家者道乃奉母以行人心遂安次年二月督兵會總兵官梁震玉林川沙河等處斬獲甚多陞右副都御史仍官巡撫雲中軍民雜處兼以宗儀之府第日繁民居日促甚苦之鎮城之北舊有一城古草場也道奏許令民居住民極稱便大同鎮屬孤懸絕漠士子訓考每患梗隔道具疏改隸本鎮分巡僉事提督學校妖賊楊通礦賊王喜叛聚劉喜等謀害代王及鎮巡等官道設伏擒獲十七年達賊入犯丁家村復多斬獲是歲旱甚道自爲文詣雷公山禱之雨卽沾足禾乃大收十八年虜四萬大舉入寇硃砵河道邀戰克捷創立五堡聲勢相援賊不敢犯拓腴田數萬餘頃工竣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陞兵部右侍郎仍官巡撫十九年二月賊犯乾河門十二月又犯泥河兒道連戰皆捷次年陞兵部左侍郎入理部事適虜入犯山西鎮將俱隨賊以往道身親督戰俱獲全勝以內艱歸二十九年虜犯畿輔起兵部左侍郎道攜家僮數人倉皇奔赴時蘆溝橋一帶行旅絕者數日矣道既行旅人數千皆荷鍤執梃隨之路遂通及抵京奏防邊禦虜數事上嘉納次年邊事少寧以目疾乞休甫七日復召還命處置宣大邊務嚴旨不許退避時宗屬親黨皆爲道危道陛辭九卿以下及諸朝士祖餞北郊及至諭俘臨邊虜卽縛獻蕭芹等陞兵部尚書賞銀兩紵絲道以酋首俺答爲諸虜梟雄設能剪除此賊則餘賊必不攻自潰乃密以方略授指揮林叢蘭等事未就有旨催取協理戎政道遂行入居庸上疏乞休以擒獲功加太子少保蔭一子錦衣衛百戶歸家未幾而卒（分省人物考）

劉瓊順義人成化五年進士爲御史獨持風裁不避權要陞山西布政司參議有主簿畏其廉明以賄陷其吏而中傷之瓊竟爲所陷遂不辯而歸破屋蕭然至自拾馬通以給爨（上同）

王傳賓坻人生有異質大父某官徽州司獄謂其父瑀曰是兒骨相當貴善護之既長廣額疎鬚性資高朗登成化乙未進士知武城縣值歲祲民多流亡希廩歷端傳移文兗郡得銀二千餘兩移檄殷府得粟麥二千餘石布帛二千餘匹悉施以賑民賴全活有盜殺一家七人獄久不決傳賓得其情抵於法擢御史按關陝及江西皆著能聲以勞瘁乞歸（上同）

田景賢字宗儒涿州人成化十一年進士授給事中劾慶雲伯周壽廷杖幾斃猶極言不已尋擢通政參議查覈邊儲緝略戎務咸切時宜歷官禮部尚書掌太常寺劉瑾擅政大臣多所屈景賢獨剛正不阿尋以疾卒（雍正志）

史俊蘄州人貧而好學登成化十一年進士歷吳縣知縣松江府同知有惠政民爲立去思碑陞常州知府遷陝西按察司副使致仕（蘄州志）

胡諒字允夫大興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常州推官清正自持入爲御史以旱災陳言其剴切累遷工部侍郎乞養歸（雍正）

張恕霸州人成化辛丑進士知夏津縣築水患闢荒田民立碑頌德擢南山西道御史丁內艱起貴州道巡按陝西有平哈密功任河南副使歷遷工部尚書卒恕天性廉介居官二十年所得俸祿俱散族親產業自祖遺外未嘗有所增益卒之日幾不能殮（分省人物考）

夏昂字景德宛平籍吳縣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歷官右副都御史總督南糧儲陞工部左侍郎卒賜葬祭昂直質不修邊幅而居官以廉慎稱（同上）

歐信字孚先薊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奉命賑京西活饑民以萬計進郎中督餉大同增置東大有倉歲積至五十萬石歷官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以才能稱卒賜葬祭（分省人物考）　孫思賢嘉靖十七年進士宰合肥值歲歉人民彫瘵追賦甚多思賢招撫移民墾荒納稅積逋頓紓民建祠祀之轉兵部員外郎官（雍正志）

張綸字大經順天人成化時進士授鹽城令擢御史巡通州倉故人有以苞苴來謁者遂不復與見嘗按正定諸境平山令欲增淤田稅綸不聽歷官右都御史致仕卒（同上　案綸之進士科分雍正志及各書均散軼姑從原敘次歐信後）

燕忠字良臣薊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常州府推官服除改寧國府讞獄多所平反徵爲福建監察御史丁外艱起浙江道以災異陳親賢納諫重名器節財用嚴賞資諸事言甚剴切孝宗嘉納之出按陝西黜吏望風解印綬去忤執政出爲陝西按察副使擢按察使民有冰玉之謠進左布政使以簡靜爲治先是有司每藉罰鍰以封殖忠一切禁絕劉瑾亂政忠獨無饋遺干謁瑾銜之卒莫能害也寘鐇變作經畫兵餉食足而民不勞辛未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軍政一新改大理寺卿不徇請囑知州田崑爲人所訟上怒其不敬將寘重典忠屢疏雪其誣竟得釋有胡某者烝父妾因毒殺父行厚賂祈緩其獄忠曰罪孰大於此除至輒駁之會奉命江西而止江西藩臬交相奏訐獄久不決忠受敕往獄成無異言吏部擬薦忠爲吏部及兵部侍郎皆不報或諷使少貶以求進忠曰大臣進退當以正求而得之人將謂何竟不及再命而卒性狷介峭直居常寡言笑不輕交際有包趙之風自奉儉約在仕途三十年祿入僅供朝夕田園邸舍無所增卒之日囊無餘蓄贈刑部尚書（分省人物考）

楊和字節之固安人自少孝親睦族勤學好問及長嚴重剛方不愧暗室（分省人物考）　領成化二十二年鄉薦（固安縣志）授兗州學正陞青州府教授歷徐州學正陞國子監勤於訓誨生徒咸欽仰之遷代府長史卒官（分省人物考）　祀鄉賢及兗州名宦祠（固安縣志）和生平不務蓄積性嚴於教子所至必爲擇師講明義理不專於科舉之學以故皆授巍科致盛譽（分省人物考）　長子維聰字達甫正德十六年廷試一甲第一名授修撰遷右中允因議大禮廷杖出爲山西副使累遷太僕寺卿崇祀鄉賢祠次子維傑字英甫嘉靖丙戌一甲第二名及第授編修充經筵講官校錄明列祖御集并經史諸書陞翰林院侍讀祀鄉賢（固安縣志）

鄧璋字禮方涿州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授南昌府推官歷

陞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曾勇公勤敵人畏之遼東人呼爲鄧鐵面六年巡撫河南有平流賊功還右都御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時哈密陝巴死其子憚厮貝謀害之走土魯番土魯番戍守其地且遣甘州鎮撫官書曰哈密金印在我與我叛四一萬我當還城否則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矣璋以土魯番書聞且言其所求萬不可允乞照前差侍郎張海故事差官經略時虜犯隴州璋督糧戰守虜遁去改撫甘肅陞南京戶部尚書十六年致仕卒贈太子太保（分省人物考）

馮傑字秀夫涿州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歷官四川兵備副使川中賊起率兵督剿屢有功後因深入賊巢陷陣死贈按察使予葬祭蔭一子（涿州志）

朱驥大興人入官錦衣憲廟時掌衛事有妖詿誤者輒釋含歲饑民以攘奪被收自斗粟以上法皆死驥奏從末減時重妖言禁邏卒多鈎致徼功有賈恩爲妖書株連百輩坐死驥奏還誠戍邊從高陽伯禦虜擒把禿王以歸驥小心慎密未嘗妄興一事上下安焉前後所積擒捕功甚夥所有論列率推諸官校以故從之游事者多至顯官而驥不與也（分省人物考）

萬盛大興人舉於鄉父母沒並廬墓三年有靈芝馴鹿之異成化中旌（雍正志）（案明史孝義傳有大興萬盛亦云順天舉人而科分均不書選舉志中亦無之）

方榮大興人神機營都指揮僉事母喪廬墓每旦詣營朝操畢即土培塚有群鳥翔集其樹成化中旌（雍正志）

郝芳武清人母沒自營塚壙廬其旁白鶴來巢所藝麥一莖兩穗服除復留三載成化中旌（雍正志）

秦貴霸州人自貴以上七世同居成化中旌（同上）

張玘霸州人成化間以監生知沁州勸農興學民流者多歸復及代民詣闕奏留復官增秩（山西通志）

呂循架寶坻人宏治五年舉人（雍正志）任孟縣教諭端嚴可師保教精密居官凡九年成就者甚衆（山西通志）

王獻臣字敬止其先吳人隸籍金吾衛登宏治六年進士擢御史巡按大同請悉捐各邊鎮賦治奸人以田宅投獻戚者罪并痛懲濟運需索還朝復陳便宜數事俱見採納巡按遼東劾中官劉恭貪縱爲東廠緝事所訐下獄謫上杭丞再謫廣東驛武宗立移永嘉知縣卒（雍正志）

周盛字永昌其先吳縣人因遷江南大姓實京師乃爲大興人盛童時即謹禮容動遵尺度爲府學生嘗謝客閉戶誦讀一日大雪無火擁衾端坐鄰舍聞之皆歎以告里中長老自是爲里中所尊禮學成諸生咸心折凡七應試弗中及歲貢入太學太學諸生亦心下之每試冠諸生然終不遇也宏治乙卯選沭陽縣令其治教大體絶苛刻厚重廉謹有鄉人竊鄰舍物者主人覺而縛之縣盛曰汝亦人耳胡爲盜鄰里如是貽之斗米居無何里有遺物候還者詰之乃向貽米盜人也一縣聞之皆感化外戶自是不閉歷七年告歸民泣送之（分省人物考）

顧大章字天和通州舉人宏治八年鄉試性聰敏學問博贍倜儻不羈善詩歌古文援筆立就有小容集行世官終西安通判（雍正志）

張楷字汝吉平谷人宏治八年解元十五年成進士正德初授兵科給事中尋轉左（平谷縣志）劉瑾擅政欲寘劉大夏於死楷

抗議申救得謫戍累遷僉都御史巡撫山西鎮守太監吳經貪橫虐民稽寘其黨於法經稍戢武宗西巡建宮造舟稽皆上疏極諫上怒執稽左右拷訊竟無所得乃止卒於官（雍正志）

王禾宛平人宏治丙辰進士（雍正志）知常德府質直嚴明榮王始之藩從者肆意需索禾曰府庫有財欲則取之剝民以悦人吾不能也衆遂斂戢（湖南通志）

邢昭字仲明三河人宏治九年進士由知縣擢御史巡鹽浙江守正不阿因忤劉瑾廷杖一百不死人稱鐵錚邢畢謫高平令瑾誅復拜御史（雍正志）

許銘宛平人宏治十二年進士（雍正志）正德間任山西行太僕卿政暇輒與代士講論經史立法以董勸之一時科目多出其門官終甘肅巡撫（宛平縣志）

用棨字國信通州人登宏治十二年進士知徐州蕭縣有僧欲強姦民婦婦不從僧殺之時其夫他往婦家誣夫弟甚堅棨疑爲冤獄未定夢婦白死狀甚悉乃託疾齋諸寺僧而教人之僧亦至會治之一訊即服遂釋其弟邑人稱爲神明祀鄉賢（通州志）

蕭選字廷舉三河人宏治十二年進士爲盩厔令人以包孝肅稱之忤巨璫降揚州衛經歷尋知蕪湖縣擢御史按鹽河東國計用充官終僉都御史（雍正志）

梁材字大用大城人寄南京金吾衛籍登宏治十二年進士（明雍士起名禪）知德清縣勤敏有異政（明史）累遷浙江按察使宸濠之亂鎮守太監畢眞陰與濠通材按詞兵食一日悉具因自往說眞撤兵衛全浙獲安（雍正志）尋以憂去嘉靖初起補雲南有土官相仇殺累年材召其酋曰汝罪當誅今貸汝當以牟全贖御史訐其輕材曰如是足矣急之變生時諸酋方衷甲待變聞無他乃止歷貴州廣東左右布政使（明史）凡入民課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親爲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傳彙錄明書）時天下布政使廉名最著者二人材與姚鎮也六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甫兩月召爲刑部左侍郎尋改戶部遂代鄒文盛爲尚書上言臣考去年所入止百三十萬兩而所出至二百四十萬國計將安所取給詳求弊端大約有五一宗藩二武職三冗食四冗費五逋賦耳乞集廷臣計畫於是宗藩武職各議上三事其他皆嚴爲節度帝悉報可惟罔任武職停半俸者未行而經費大省尋以母喪歸服除起故官屢忤權倖不得志乃乞致南被劾下吏部議尚書許讚等請留之帝不悦令與材俱對狀材引罪得宥而讚等坐奪俸材由此失帝意考滿遂令致仕初徽王守莊者與佃人訟材請革守莊者令有司納租於王報可及材去王奏不便帝又從之而侍郎唐胄等執初詔帝大怒奪胄俸下郎官詔獄而并責材令以右侍郎閒住明年戶部尚書李廷相罷乃詔復故官加太子少保其秋命監考察京官又命兼掌刑部事帝嘗歎曰尚書得如材者十二人吾無憂矣而以進獻皇稽延晉遷役忤上意尋又以不給雇役廩食及爭籍逆軍布棉事爲被郭勛劾逐落職歸旋卒年七十一隆慶初贈太子太保謚端肅當嘉靖中歲大臣或阿上取寵材獨不撓以是終不容自材去邊儲國用大窘世宗乃歎曰材在當不至此（明史）

張綸字汝誠平谷人山西巡撫稽弟也登宏治十二年進士

ZW 21181000683023
S
Z121·5
15a
2120219

歷任刑部郎中（平谷縣志）正德初權宦惡都御史張珍欲籍其家綸執不可遂止累任僉都御史巡撫大同以忤豪强狼謫左遷參政復巡撫遼東卒於官（雍正志）

王雄永清人官行人宏治十三年秋大同有警命保國公朱暉督之雄極言暉不足任且請罷中官監督以重將權苗逵方督師軍詔雄阻軍乃下詔獄謫雲南浪穹丞（永清縣志）

萬英字子俊順義人事繼母以孝聞舉宏治十五年進士官兵科給事中命查錦衣官校冒濫軍功者劉瑾恐及其黨與遂出爲池州府下車即革秤餘銀七百兩改永州時永値久旱英禱於城隍神即大雨以憂歸遂不起（分省人物考）

趙永字爾錫順天人少從李東陽學東陽稱之登宏治十五年進士入翰林侍經筵每進講必先焚香默坐積誠滌慮以冀感悟君心累錫褒奬偶以疾在告上念講官無直諫遣官賫旨至臥榻促令供職仕至禮部侍郎（雍正志）

柴義字時中其先仁和人父潤以軍功授錦衣百戸遂爲順天人義登宏治十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劉信以毆傷人被誣繫獄劉瑾屬義坐信死義不從瑾銜之圖中傷而瑾敗次年上親擢爲通政使傳命通政官奏事一如柴義義孝友謙和家居儉樸卒賜葬祭（分省人物考）

寗河字伯東通州人宏治十八年進士任戸部主事請臨漳縣陞德州知州臨都御史馬中錫招撫流賊垂成爲中官沮抑當路者知其才擢河南按察司僉事備兵信陽時信陽爲盜賊窟穴河發奸摘伏雖閭里錙銖之奸皆無遺遁一時大盜捕治殆盡以疾告歸信陽人祠祀之（同上）

王鏜字彥升營州中屯衛人宏治十八年進士知德平縣政平訟理擢御史剛毅不畏豪强巡通倉宿弊一清奏請添修通州新城以保倉儲尋奉命按蜀破土賊廖麻子等武宗賜璽書褒之累遷河南副使以憂歸遂不出（雍正志）

陳賢順天人宏治間官遼州訓導教士有方士多樂從之祀名宦祠（山西通志）

馮琚字良珮順天人宏治中守備永福時古田賊韋朝豹羅川七都賊聚衆千人待琚於險薄暮猝遇琚佯疾走諸郡伍悉委其仗賊大喜恣飲村落中琚偵知之天未曙奮戟大呼尋覆山谷賊披靡辟易自蹂踐死者無算於是諸谿洞謂老馬有神不敢肆劫掠（廣西通志）

錢福大興人父喪廬墓有烏鵲白鳩之瑞宏治中旌（雍正志）

韓鵬通州人定邊衛千戸家承孝友六世同居（通州志）宏治中旌（雍正志）

李琚密雲人自琚以上六世同居宏治中旌（同上）

楊寬涿州人宏治間任管糧通判廉介自持禁約倉厫不得妄取且以糧餘積羨扣補失業之數由是民力寬省軍儲不乏（甘肅通志）